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六册目錄

史地類

## 歷代史考

諸史考異十八卷

清 洪頤煊撰

史學 一

## 歷代史評

通鑑問疑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劉儀仲撰

學津 四九

史糾六卷附提要、辨證

明 朱明鎬撰

指海 五六

史見二卷

清 陳遇夫撰

嶺南 八八

闕史邳視四卷附續

清 李堪著

畿輔 九九

## 歷代史論

涉史隨筆一卷

晉 葛洪著

知不足 一一六

通史它石三卷

明 仇俊卿撰

鹽邑 一二四

史懷二十卷

明 鍾惺述

湖北 一三九

責備餘談二卷

明 方鵬著

知不足 二二五

三峯史論一卷

明 萬應隆著

涇川 二四五

明斷編一卷

明 程楷著

今獻 二五一

史疑一卷

明 張應泰著

涇川 二五七

續史疑二卷

明 張一卿著

涇川 二六七

通鑑評語五卷

清 申涵煜著

畿輔 二八三

讀史論略一卷

清 杜詔纂

藝海 三〇七

星閣史論一卷

清 趙青黎著

涇川 三一六

讀史臆言四卷

清 秦篤輝著

九畹史論一卷

清 翟蕙著

先秦史一尚書

漢 伏勝撰

尚書大傳三卷附序錄、辨證

漢 鄭玄注

古經 三三八

尚書大傳補註七卷

清 陳壽祺輯校

尚書大傳補註七卷

清 王闈運補注

靈鷲 三八〇

古文尚書十卷附逸文二卷、篇目表

漢 馬融注

古文尚書十卷附逸文二卷、篇目表

漢 鄭玄注

岱南 三九四

篇目表

宋 王應麟撰集

尚書鄭注十卷

清 孫星衍補集

尚書鄭注十卷

漢 鄭玄注

尚書釋音二卷

宋 王應麟輯

學津 四三五

洪範口義二卷附提要

唐 陸德明撰

古逸 四六二

蘇氏書傳二十卷附提要、補正

宋 胡瑗撰

墨海 四七〇

鄭敷文書說一卷

宋 蘇軾撰

學津 四八〇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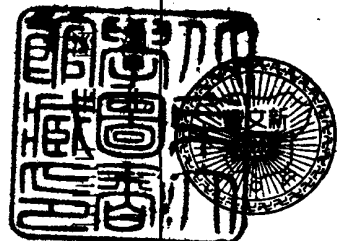
宋 鄭伯熊纂

函海 五五三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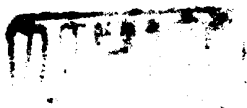
宋 時瀾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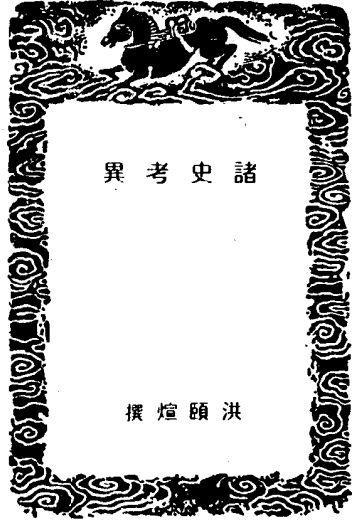
金華 五六〇



ED55/06

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 錢 時撰	六六八
五語解四卷附提要	宋 楊 簡撰	七二六
尙書詳解五十卷	宋 陳 經撰	七三四
	聚 墨 聚	
	珍 海 珍	





諸史考異

洪頤煊撰

# 諸史考異十八卷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諸史考異

### 諸史考異序

史之異始於左公穀陳與魏都與微厥慈與屈銀君氏與尹氏  
履輪與製編此較著者特音聲之訛非若後世烏馬成馬有特  
於是正者也二十一史影矣

高宗純皇帝加明史爲廿二史又加舊唐書五代史爲廿四  
史茲浩如烟海矣修史者各因前人之實錄一事而先後不同  
一人而彼此各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此攷異  
之不可少也鄉先達鈔軒先生著述之暇作諸史攷異始三國  
志終南北史都爲十八卷於前人一字之謬一句之譌皆列通  
曲引而辨正之洵有功於列史亦可見先生無書不覽無擇不  
精矣竊不獲親炙門牆而於先生開示後學之意亦略有微會

### 諸史考異序

廣雅書局

焉竊嘗於南北史之外約記所疑資治通鑑尊武氏黜中宗朱  
子綱自唐武德八年平大祿季年甲子皆差此其大者不待  
論且如宋史載周保卜易遇比之復東都事略則云比之豐通  
鑑及歐陽史皆云唐莊宗時洛陽合何澤歷官太常卿陸務觀  
則云齊海軍從事通鑑載徐知誥改吳天祐三年爲昇元元年  
國號唐而陸游南唐書云國號齊宋齊爲太保兼中書合而  
馬舍南唐書云左丞相都虞候嚴恩五代史作嚴思馬合作嚴  
思嚴淮南州將王仁謙五代史作王仁謙諸如此類野史與正  
史異正史與正史又異豈徒如舊書所紀蔡谷之誤步搖通典  
所稱但馬妄云說馬儀在聲音點畫已也茲於乙巳歲館先生  
家讓其合孫粵在秋間小鈔參軍出其本錢王鐵券文以示  
中有云未足顯功而別本俱作未足顯功此目所親見亦如先  
生所關分土介士之訛有比于墓碑可證者又不待攻而知也  
嗟乎予生也晚羨哲思魯不克多記諸家又無舊書所得管窺  
之見欲以就正前輩而先生歸道山已十餘年矣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型能無撫遺編而流連不置哉同里後學程霖謹識

因史成於取手其講解固所不免厥後爲帙帙浩繁校刊匪易輕  
轉改變譌謬多焉定錢氏大昕撰廿二史攷異參互攷校精  
審不啻余向亦留心史學史記兩漢三史間有所見已載入前  
書錄中戊子冬抄自粵歸里寒廬多暇復取三國志以定南  
北史條其異同辨其得失成諸史攷異十八卷揆度掃葉聊補  
錢氏之闕海內倘有好學深思之士普粹羣本擇善而從刊一  
定本斯亦不朽之盛業也道光十六年太歲丙申八月七日臨  
海洪頤煊撰時年七十有二

### 諸史考異序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目錄

- 卷一 三國志
- 卷二 晉書上
- 卷三 晉書下
- 卷四 宋書上
- 卷五 宋書下
- 卷六 南齊書
- 卷七 梁書
- 卷八 陳書
- 卷九 魏書上
- 卷十 魏書下
- 卷十一 北齊書
- 卷十二 周書
- 卷十三 隋書上
- 卷十四 隋書下
- 卷十五 南史
- 卷十六 南史下
- 卷十七 北史
- 卷十八 北史下

諸史考異目錄

四

諸史考異卷一

臨海漢國燬燬

三國志

夏侯氏

魏書武帝紀養子高貴莫能指其生本末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誼並云高貴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臨燬案承前敘夏侯列傳於諸曹之前亦同此說

濟南相

光初未討潁川賊遷濟南相顧燬案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冬十月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賈注河間孝王五代孫

東武陽

諸史考異卷一

初平二年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燬案續漢志東郡治濮陽時王肱為東郡太守故太祖治東武陽燬案續漢志東郡治濮陽時王肱為東郡太守故太祖治東武陽燬案續漢

利城郡

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都頭燬案續漢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昌昌慮郡以城陽昌慮傳證之則作新昌者誤也利城本縣名東海郡

小沛

四年劉備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兵屯沛先主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劉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顧燬案續漢志沛國有沛縣時人稱小沛以別於沛國志凡稱小沛者皆據流俗所稱知之

兩劉荀

道劉荀王處擊之不克注魏武故事曰荀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顧燬案初平元年兗州刺史劉岱注岱劉孫之兄見吳志與此別是一人而同字公山

李堪

十六年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燬案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作李堪下文斬成宜李堪等瑞字慎之語李堪河東人見張魯傳注

漢監郡

二十二年三月公西征張魯七月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復漢

諸史考異卷一

臨海漢國燬燬

饒安縣

饒安縣

文帝紀元年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注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人醢三日燬案漢書地理志渤海郡千童縣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東漢渤海郡千童縣帝時始改立饒安故續漢志不載

陽平郡

黃初二年正月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燬案樂進傳陽平衛國人也以驍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遺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司馬芝傳太祖從其謀歷甘陵沛陽平太守黃初中入為河南尹陽平郡當在此年之前

穀梁博士

五年置春秋穀梁博士燬案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立十四博士春秋嚴顏皆公羊學也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高第至是始立春秋穀梁博士

天水郡

明帝紀太和二年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亮顧燬案文帝紀延康元年七月武都氏王和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張既傳太祖從氏以充河北臨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讓使治屋宅民心遂安漢陽之復為天水郡當在文帝初年間

陸議

太和二年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燬案吳主傳作陸遜陸遜傳本名議志或稱陸遜或稱陸議亦史之駭文

伍瓊伍宇

董卓傳以為瓊等並情實已皆斬之注英華曰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舊伍宇字德瑜瓊越騎校尉使刀見卓卓送至關中宇田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遂殺宇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謝承記宇字及

謝承

本郡則實與西面致死事乃與字異也不知乎為班之別名也  
別有伍字蓋未詳之隨煙案後漢書卓傳卓怒曰此二君  
志卓卑何用相負遂斬班下文乃言是趙校尉汝南伍字刺  
卓見殺事在班伍字當是二人為校尉謀刺卓也趙校尉伍  
班字傳寫誤即紀述誤也

糾合義兵  
咸洪傳洪乃丹增操擊賊而盟曰兗州刺史岱魯州刺史佃  
陳留太守遼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注臣於之案於時此舉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  
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隨煙案武帝紀此則後有將軍袁術  
州牧韓馥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山陽太守袁遺濟北  
相鮑信而無廣陵太守張超與此不同

郎陵合  
韓馥傳馮交淑字季和郎陵合注續漢書淑為郎陵侯相張璠  
漢紀出郎陵侯相郎陵案下文注為氏家傳說則侯相張璠  
少子儉即淑子田豫傳太祖召除郎陵令其時郎陵侯國已廢  
為縣故稱郎陵合後漢書或傳亦作郎陵侯之孫也

郭城  
豫州刺史郭貢謂郭於未易攻後漢書荀彧傳東擊陶謙使  
或守陳城注縣名屬陳郡今濮州縣也縣今作郭言相隨煙  
案春秋左氏莊公十四年會於郭注郭地今東郡鄆城也釋  
文云甄城音郭或作郭古字通用

韓瑗  
荀攸傳紹連車日暮至其將韓瑗而輕視之可破也注臣松  
之案諸書韓瑗或作韓瑗或去韓若未詳孰是隨煙案字書無  
瑗字荀仁傳紹別遣荀彧荀爽西道發即荀字異文

北平郡治  
田疇傳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道於柳城自建武以來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隨煙案後漢北平郡  
治土垣南漢右北平郡平岡第一縣此當是前漢治治可證固  
百諸語西漢郡治不在第一縣之誤

諸史考異

邱中郎將模金校尉即謂此也隨煙案韓瑗傳為乃因長流為  
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就加司金都尉  
張喬傳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械謂皆有此官不必  
如陳琳所指

新陽  
何夔傳陳郡陽夏人也袁術與橋瑁俱攻圍新陽陽為太祖  
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符合說斷陽新陽案後漢書袁術傳注  
水經注新水出江夏新谷縣又南對新陽注於大江亦謂之新  
陽口其時新陽屬陳故以夔為彼郡人

淮南郡  
劉瓛傳淮南成德人也隨煙案續漢志成德縣屬九江郡袁術  
備號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黃初二年即瓛懷王封淮南公  
以九江郡為國六年改封楚王彪嘉平元年彪自殺因除為淮  
南郡衛平獲楚王未封以前亦當改為淮南郡也

揚州刺史治所  
劉瓛傳太祖表為揚州刺史瓛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  
州治隨煙案續漢志九江北都歷陽刺史治孫討逆傳先是劉繇  
為揚州刺史舊治在壽春此建立在合肥皆隨時所置

賜安郡  
李通傳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郡尉趙儻傳表紹招誘豫州  
諸軍惟賜安郡不動隨煙案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  
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當時置郡亦有

獨道  
龐德傳南安桓道人也隨煙案續漢志漢屬郡注秦州記曰中  
平五年分置南安郡桓道即舊道時分屬南安郡昔書地理志  
南安郡桓道縣與此同

王翁河  
孫禮傳清河平原界與兗州界平原界實以王翁河為限  
隨煙案桓譚論王命都尉孫孫往泰山告祠又云余前作  
王翁擊敵大夫又云王翁殺入五賊無損生人人惡之王翁  
謂王翁王翁河即王翁河元和郡縣志王翁枯河在平原縣南  
五里

懷民  
高堂隆傳懷民西牧年七十餘舉為計曹掾隨煙案領上當有  
脫字此必鄭亭之民鄭又傳注又少為義以典農部民督轄傳  
利濟民郭恩呂虔傳部民吳母孫賈傳西河民恩養者是

合狐懸  
王凌傳是時凌外甥合狐懸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朔蜀  
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隨煙案續漢志平陽屬九  
江郡宛州當是揚州之語注魏書曰懸字公治本名凌此稱凌  
就遷者即懸也史失於改正

江由  
鄧艾傳維守劬關艾上言宜從陰平由那經漢德陽亭越浩  
出劬關西百里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引作從陰平江由那經  
頭煙案下文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梁山道遠  
擊木枝崖危巖而進先登至江由關守將馬遵降鍾會傳鄧艾  
遵乘維到陰平簡選精銳從漢德陽入江由山上當有江字

高句麗王宮  
高句麗傳宮死子伯固立錢氏大昕曰後漢書宮死子遂成立  
遂成死子伯固立此文疑有脫謬隨煙案傳言宮死子伯固立  
伯固死小子伊夷模立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  
麗王宮是也其言宮生能開目視今王生時地亦能開目視  
人句麗相相似為位故名之為位宮位宮稱高句麗伯固上  
不得有遂成一代

益州朕  
蜀書二枚劉焉傳是時涼州並賊馬超趙雲等於綿竹縣自號

黃中陳... 益州... 益州... 益州...

劉平

劉平... 劉平... 劉平... 劉平...

昌胤

昌胤... 昌胤... 昌胤... 昌胤...

亮見先主

亮見先主... 亮見先主... 亮見先主... 亮見先主...

石廣元

石廣元... 石廣元... 石廣元... 石廣元...

前都亭侯

前都亭侯... 前都亭侯... 前都亭侯... 前都亭侯...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

南郡

南郡... 南郡... 南郡... 南郡...

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

陳元

陳元... 陳元... 陳元... 陳元...

孔子對向卒年不同

孔子對向卒年不同... 孔子對向卒年不同... 孔子對向卒年不同...

床障都督治所

床障都督治所... 床障都督治所... 床障都督治所...

建寧郡

建寧郡... 建寧郡... 建寧郡... 建寧郡...

劉德陰化

劉德陰化... 劉德陰化... 劉德陰化... 劉德陰化...

許昭

許昭... 許昭... 許昭... 許昭...

扶江

扶江... 扶江... 扶江... 扶江...

秦松

秦松... 秦松... 秦松... 秦松...

呂範平都陽

呂範平都陽... 呂範平都陽... 呂範平都陽... 呂範平都陽...

漢昌郡

漢昌郡... 漢昌郡... 漢昌郡... 漢昌郡...

劉陽吳立吳昌後漢立曰漢昌吳昌皆長沙郡也

東安郡十縣

黃武五年分三郡置此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注吳錄曰郡治春熙壇案三郡全琮傳作丹陽吳書拾遺宋書州郡志吳郡建德桐廬壽昌皆吳分當春立新縣或立為縣後并桐廬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俱黃武四年分當春置黃武五年於當春縣置臨武縣又折當春置新縣則東安郡十縣有建德桐廬壽昌臨武新城并當春而六也

始平省南字

黃龍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願壇案宋書州郡志臨海郡始置吳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成德傳山陰丁覽注合稽典錄曰晉字孝進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皆省南字

羅陽縣

太元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法吳錄曰羅陽今安同縣願壇案三嗣一傳太平二年二月以合稽東部為臨海郡是時臨海郡未置郡二字是史家之誤又

豫章太守

劉繇傳遂派江南傳為章駐彭澤年餘失守太守朱皓注獻帝春秋曰是歲孫策既渡又使皓則皓則太守所用太守請為玄願壇案諸葛亮傳注孫帝春秋曰初孫帝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亮為豫章太守治南昌縣則開行及遣朱皓代玄此所謂太守皆謂豫章太守

建昌六縣

太史慈傳孫策於建昌分置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郡尉治海豐願壇案元和郡縣志魏吳後漢書中平中分海豐縣立朱書州郡志吳平字榮永修後漢書中平中立建昌即此所分之六縣也

王誦

如曠吳夫人傳漢遺議即王誦音衙命南行武為揚武將軍願壇案討傳注江表傳王誦

臨淮郡

步夫人傳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隨同族步傳臨淮淮陰人魯傳臨淮淮東城人願壇案續漢志武帝置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百官志漢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

諸史考異

徐州郡有下邳而無臨淮不知何時復置為郡

京城

孫韶傳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師願壇案京師即京口魯傳傳備謂京見權求都督別州張松傳注獻帝春秋曰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宋書州郡志太興初置臨淮郡及并淮縣治京口是也

雲陽郡

願壇傳陽羨張乘生於庶民雲陽縣是子微賤卻皆拔而有之乘雲陽太守禮雲陵太守願壇案吳主嘉禾三年詔復曲阿為雲陽當是改縣在前置郡在後

李崇

梓乘傳時率更合河南徵崇亦為學立注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木姓李崇東姓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皆從諮詢太子歡語以異聞年七十而卒願壇案吳主太元元年遣中書郎李崇督關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當是其人

西安縣

潘璋傳遂豫章西安長錢氏曰兩漢晉宋志豫章郡並無西安縣願壇案太史慈傳劉表從子魯數為寇於西安諸縣宋書州郡志豫章郡豫章漢獻帝建安中立安曰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要安即西安之誤

遂領

朱治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春治與賊大破之遂入郡領太守事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願壇案此遂領也是時權未得有九真治仍在吳郡故下文劉表由春無得毘陵為奉邑黃武元年封毘陵侯領都如故

東治

虞翻傳孫策征會稽則拒戰敗績亡走海浦願壇案隨登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開城不受願壇案王固傳官策渡江略地則東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賀齊傳王固於東治侯官長商升為副起兵東部當是東治之誤

吾榮

吾榮傳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案為小史河深奇之河後

為將軍得自選長史表叙為曲阿承運為長史治有名迹願壇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願壇案願壇傳烏程吾榮起于微賤而友之為立聲譽步傳願壇川周昭著書稱吾榮由於牧豎僕令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皆與此異

孫權為將軍

陸遜傳孫權為將軍年二十一始住嘉州願壇案遜以赤烏八年卒年六十三年二十一當建安八年是時孫權為將軍已四年矣吳主傳是歲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別將合長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亦當即在此年

蘇沛

注吳書曰當恐有願沛交馳之憂願壇案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引作當恐有蘇沛交馳之憂注云蘇音標書地七版風屬蘇舉蘇與蘇同何休公羊傳注沛者怒有倫之役漢人不知蘇沛之義矣改作願沛

劉長

賀齊傳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都長願壇案鄭當作劉嘉案會稽志賀齊字公苗為劉長縣吏鄭從為劉立斬之字尚不誤

松陽長

合楊松長丁善備備位汗願壇案當作松陽長善其地理志松陽屬臨海郡三嗣注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傳案

臨川郡

周勃傳負阻劫鈔臨川並受其害願壇案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為臨川郡是時未立為郡而已有臨川之名朱然備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與此別

反語

諸葛恪傳成子闞吾反語石子阿也願壇案項氏家訓音辭孫叔然例爾雅吾義是漢未入獨心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此稱反語石子阿亦大行之遺

諸史考異卷一終



諸史考異卷二

隋海國圖經

公孫淵

皇朝紀晉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德反與熾家魏志作公孫淵史無遺唐因軍其字

武邱

嘉平三年漢計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次次顯熾家魏志王德傳漢自魏勢乃乘船單出迎到邱頭漢面縛水次文帝紀甘肅三年魏帝命改邱頭曰武邱以旌武功此時不得有武邱之名當依魏志作邱頭為正

諸史考異卷二

平州

武帝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顯熾家地理志在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襄平郡國五置平州

狂延

太康元年二月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注一本王作國顯熾家吳志孫皓傳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杜預傳吳督將伍延則作王字者誤也

楊琰

惠帝紀永平元年正月誅太傅楊駿弟衛將軍瑤顯熾家楊駿傳瑤俱作瑤琰官志亦作衛將軍楊瑤說文瑤玉之美者瑤琰甲也二字不同

昌安侯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崇薨顯熾家石崇傳封昌安縣侯永康初為太尉尋薨未嘗進爵為公

李序

永康元年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廙與洛陽流人李序害成都內史耿靜顯熾家洛陽當作昭陽李特載記耿勝作耿勝永康元年詔益州刺史趙廙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廙廙遂謀叛廙率眾入州廙遣眾逆廙戰於西門廙敗死之特弟序與兄弟及妹夫李含等以四千騎歸廙以序為威寇將軍害耿勝序未預其事

東燕王

光熙元年九月進東燕王顯熾家東燕王永嘉元年三月改封東燕王唐為新蔡王顯熾家地理志石季龍分秦州之隴東燕為洛州顯熾家封東燕王郡旋沒於劉聰石勒故顯熾家不載東燕封號毛樵之傳後魏之符苻燕四郡事顯熾家太守是桓溫平後復立

湘州八郡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為湘州錢氏曰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是九郡非八郡也顯熾家宋書州郡志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零陵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文與此同

備以字行

三年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陽顯熾家高密王王略傳字元簡懷帝即位遣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永嘉三年奏備即略也蓋以字行

四十八王

五年三月東海王越娶東海世子昆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於石勒顯熾家東海王越傳昆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魏書石勒傳作二十六王

晉王保

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為其將張春所害顯熾家保傳張春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歿年二十七不言為春所害

諸史考異卷二

懷德縣

七月顯熾家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顯熾家地理志丹陽郡無懷德縣徐州下云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宋書州郡志晉琅邪郡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縣有琅邪相而無此地蘇峻傳有懷德合匡術

安北將軍都督

永昌元年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都督安北將軍錢氏曰按案非敦之黨且亦不可云自如也以敦傳敦之當是自領江州牧與都督事初不相涉蓋敦為有賊文顯熾家劉劭傳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杜鑿為外授由是拜安西將軍

安北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領合肥敦之表為尚書令魏延錢氏之說非也

魏陽侯

成帝紀咸和元年七月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魏陽伯康為魏陽侯顯熾家傳封魏陽侯侯以咸和六年卒

陸贄郡公

穆帝紀升平四年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為南郡公于濟為陸贄郡公顯熾家桓溫傳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陸贄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此仍稱陸贄郡公非也

義城郡

哀帝紀興寧三年二月以右將軍桓溫監荊州揚州之義城諸軍事顯熾家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宋書州郡志義城太守晉孝武立治義陽永初郡國有下蔡平阿縣皆九江郡地故其初分屬於荆揚後歸專屬於揚也宋志以為孝武時立非是

海西公

顯熾家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公顯熾家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二月庚寅廢東海王奕為海西公

謝安都督十五州

孝武帝紀太元九年九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顯熾家謝安傳十五州有重無涼帝紀開後都督亦皆有重無涼涼州已為呂光所據當以安傳所舉為正

田次之

十年四月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並置於五橋澤顯熾家牢之傳作沛郡太守田次之

南嶽校尉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二月桓元襄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嶽校尉仲堪期並遇害顯熾家仲堪傳時以仲堪代都督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並不為南嶽校尉為南嶽校尉者桓傳也

辛夷

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夷擊孫恩斬之顯熾家世說新語德行

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夷擊孫恩斬之顯熾家世說新語德行

今作李景是史臣避唐諱改

周撫卒

大文志哀帝興靈二年六月撫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願煌

南沙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景辰月入南斗明年后勅取又抄略南沙

新蔡王

紀永壽元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隨煙乘漢帝

東郡

地理志東郡屬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願煌案其時曾有東

東郡

泰山郡山莊縣願煌案漢書地理志願煌志說文解字自作莊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秦州

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願煌案七年土脫元康二

汶江縣

汶山郡汶山縣願煌案上文靈帝又以汶江縣廢願煌三縣立

北海郡

齊國書漢以爲國景帝以爲北海郡願煌案此文有脫誤漢

東郡

地理志東郡屬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願煌案其時曾有東

東郡

泰山郡山莊縣願煌案漢書地理志願煌志說文解字自作莊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東郡

東郡縣志始二年置願煌案宋書州郡志魏分願川為襄城郡

曰元皇帝惠帝紀太安元年不書陳留王孫亮亦史之闕

周忌銘誤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廢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廢

納后儀

升平八年憲符周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願煌案穆帝立皇

召博士

職官志周子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義者若徵聘常侍中

河隴諸書

武帝省水衡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隴諸書爲都水官屬願煌

東郡

五行志東郡水旱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災死者三千餘人願煌

東郡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林林願煌案明帝紀永昌元

東郡

刑法志東郡制諸何定律叔孫宣郭合卿馬融鄭玄諸儒

東郡

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願煌案漢書諸侯王表張奐曰律鄭氏

封諸侯國限日附錄是律章句之文

何侯數敬

王祥傳及武帝爲晉王與荀勗往謁謂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致敬今使當拜也侯答云何曾傳文爲晉王曾與侯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官獨致拜盡敬與此不同

無陽疾

裴秀傳初文帝未定嗣而勸意無陽疾依顧頡案賈充傳亦作無陽疾依齊王攸傳作武陽疾

殺字

衛極傳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頡案殺讀如說文極案字通用說文訓爲散南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得衛極散書

法學之甚工即此體三國志劉劭傳注引作然傳寫之謬

壯武郡

裴秀傳述封壯武郡公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詳頡案地理志壯武縣屬城陽郡不言壯武郡

劉柏根

高術傳王略傳永興初略合劉根起兵東萊攻略於臨淄不能拒走保鄒城頡案惠帝紀作光熙元年三月東萊略合劉根反自稱公與臨淄高術王簡奔聊城簡即略字王簡傳亦作劉柏根

梁王彤美

梁王彤傳永康二年梁國燔燒惠帝紀太安元年五月乙酉太宰領司徒梁王彤覺是年十二月大赦改元五月尙是永康二年永康當是永寧之謬

補傳簡不同

初簡傳帝者知太子問弱恐後亂國遺勳及和鶴往觀之勳遂

簡太子之德而簡云太子如初頡案和鶴傳後與簡同初

簡同傳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既奉詔還謝頭

王簡太子明謙宏雅謙如明詔簡曰聖賢如初帝不悅而起欲

去簡簡傳注引于賈君紀武帝使侍中荀爽和鶴俱至東宮觀

簡太子孫盛曰簡補助其語並同

王簡

賈充傳明廷議立晉高祖中書賈補助謂宜以魏正始起年

諸史考異卷二終

黃沙嶽

黃沙嶽是時武帝置長沙嶽以典詔因以光煇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注云長沙一作黃沙頡案武帝紀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嶽嶽官志泰始四年置黃沙嶽治書御史一人

黃沙嶽

諸史考異卷二終

黃沙嶽

諸史考異卷二終

臨淄縣

臨淄縣

應欽傳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給第二駟馬二乘頡案杜預傳升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賈充傳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給第一駟馬賈服志職官志俱不載駟馬之制

並陷石氏

臨淄傳諱名家子鎮中原復亂與清河往悅州荀綽河東裴

裴北地傳鳴並淪陷非所舉俱顯于石氏裴以爲尋隨裴劉

裴傳時勒及李龍行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權用終至大官者

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瑛裴陽鄭系穎川荀綽北地傳暢及裴

收憲等十餘人而已后裴傳苞曾孫樸字元真爲人許厚無他

材藝發於胡石勒以與裴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

寵位至司徒

王羣

何攀傳諸攀奏帝車及孫昭降于涪而王海志於後欽欲攻

涪攀動潘送略與涪由是事解頡案上洋伯唯言潘其德恨

有不平之色始奏潘罪狀時人議之王潛傳亦不言送略與潘

此傳失之

靈州

傅祗傳以討楊駿勳封靈州公頡案靈州當作靈州宋書

傅祗之傳高祖祗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地

理志不載

源家竹書

東晉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頡案傳中所記有七十六

篇又律曆志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家得古周時玉律及鐘

啓傳亦不載

阮仲

阮仲傳魏冠有珠爲嵇康所重康生論所稱阮生即阮

仲也國志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今嵇康集

中有養生論一首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各雜養生論一首即南志新稱三卷其末卷李少君謙桓公玉純則阮生謂之蓬占阮生謂阮神

廣城君

晉書廣城君石崇等事實證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願燈案石崇傳與潘岳語事實證與之親善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廣城君者崇之母也

任統

羅憲傳尚乃使兵曹從事任統偽降斬李特傳首洛陽願燈案李特戰記作任明

藤傳

藤傳傳任吳爲將帥孫時時爲廣州刺史徵爲執金吾願燈案孫時傳作藤循

西豫州

魏書南嶺王宗及胤殺宗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願燈案西豫州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宋晉後廢帝紀泰豫元年劉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屬江都屬豫州南豫州西豫州其省已見於此

陳診

周禮傳李診上已等奉清河王亞爲太子願燈案惠帝紀承興元年七月右衛將軍陳診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成都王穎傳未與初左衛將軍陳診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將軍討穎傳

一本作李診者非也

劉聰未死

李矩傳劉聰遣其太子樂生劉雅生等攻趙因矩遣郭嗣成夜渡河攻樂生樂生潛逃劉聰憤志發病而死願燈案劉聰劉聰劉聰樂生使太子劉雅生等攻趙所居益斯則百室災焚其子會稽王玄以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其久乃蘇死因此附會以爲奪天之詞非實錄也

杜尹

魏書傳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其將馬騰將五百人赴尹曉夜襲尹殺之願燈案杜預傳不言有子尹爲弘農太守爲魏書所殺新唐書世系表弘農杜氏出自當陽侯預

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

歸縣縣

劉弘傳弘都督荆州諸軍事以仇勃爲歸縣令願燈案地理志荆州無歸縣歸宋書州郡志建平郡有歸縣何志云吳分勃歸立

成武侯

周顯傳字伯仁安東將軍渡之子也弱冠其父晉成武侯願燈案周顯傳傳作成武侯

郭璞識文

郭璞傳初庚寅幼時令璞登公家卦成曰建元之末邱山頌及庚寅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庚冰日子志郭生之言郭邱山

諸史考異卷三

上名此賦不宜用願燈案庚寅帝紀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日郭璞識云立始之際邱山頌立者建也始者元也邱山諱也冰雙蓋所記識文與此少異

民間內史

庾冰傳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不能禦使冰郡守會稽顧暕案吳興當作吳國王舒傳時吳國內史庾冰案郡守舒顧暕傳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皆可證

西陵

南嶺傳嶺宛封曲陵公地理志江夏郡有曲陵縣願燈案漢書地理志嶺漢志宋書州郡志江夏郡皆作西陵縣此傳及志曲陵皆當是西陵之誤

兩名改選

王舒傳父會王導傳舒爲外孫乃改會舒內史舒上疏稱以父名勸讓以字同立其於勸無嫌舒復修官雖異而字同求與他事於是改會舒舒不得已而行願燈案江統傳故事父而與自職同名皆得改選唐律疏議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置榮唐之者從一年

版授

願燈傳度澤版授爲五部大督護統義軍版授字紫壁臨平人從明亦謂版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版乃版明爲參軍願燈案相傳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返迎令文選陸機表張合齋版詔書印假版爲平原內史李善注凡王封拜謂之

版官然則在軍中者凡行設統軍皆得版授也

新城三郡

褚裒傳裒邑人三千戶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願燈案地理志新城梁陽城三縣皆屬司州河南郡不言三縣置爲郡

晉書

蔡顯傳漢初江見彭城大喜日製有八足加以二蓋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請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請爾雖不熟幾爲助學死願燈案世說新語純言篇有蔡爲初學死劉孝注云大戴禮勸學篇蟹二類八足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驟也故蔡爲初學取焉此作約學是漢人所改

濟陽太守

謝玄傳濟陽太守郭清傳益願燈案地理志無濟陽郡宋書州郡志濟陽太守曹惠分陳留爲濟陽國即此郡也蔡顯傳陳留將城人其子宋書其傳傳濟陽將城人是陳留後分爲濟陽之證

益州四郡

王遜傳乃以遜爲南夷校尉益州刺史遜以地勢形便上分詐稱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夷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永水郡願燈案地理志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不置南夷永水永昌郡志南夷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永水太守晉成帝分其古立皆與傳異州郡志有西平太守永嘉五年益州刺史州刺史王遜分其古之東立東河陽太守永嘉五年益州刺史

諸史考異卷三

王遜分永昌案內立傳亦不載

按洛陽

陳壽傳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壽將喪其志又坐不以理壽憂被職願燈案以此爲疑議近於詩矣壽病卒下河

召漢晉史

王隱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郭令撰晉史除始末郭璞傳作江賦其辭甚偉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不言召漢晉史

典興

晉書傳纂在郎曹漢晉春秋漢武受漢禮晉尚爲舊禮

召漢晉史

王隱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郭令撰晉史除始末郭璞傳作江賦其辭甚偉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不言召漢晉史

至文帝平蜀乃為侯亡南晉始與馬引世祖討突厥而為輝受  
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隨煇案武帝紀炎字安世魏志陳  
壽王紀以中樞軍司馬突為樞軍大將軍皆無異字

楊俊

楊俊期傳父亮少仕後魏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  
煇案齊書載記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將楊  
安國廣散騎即其人

王弘

劉毅傳劉裕自奉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謝思等率軍至豫章  
順煇案宋書高祖紀義熙八年九月公自表討毅壬午發自京  
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謝思前襲江陵不言有王弘王鎮  
惡及弘本傳俱不言弘預斯役

龐西太守韓稚

張軌傳永嘉初舍差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順煇案惠  
帝紀作永嘉二年六月龐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

晉興郡

張重華傳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耶坦以城大難守守棄外  
城順煇案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  
罕永固大夏遂興等縣晉陽舊是晉興之縣

涼州置郡

李暹傳晉興太守范德瑜為暹置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素訓為威道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驛馬護軍  
大夏太守素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合孤赫為武威  
太守素衡為武興太守順煇案地理志武威西平武興晉興所  
武皆晉郡西河湟驛馬大夏皆縣名後升為郡下文分中州  
人五千戶置唐夏郡唐夏即大夏舊避隋諱改

華縣

順煇傳耶華人也順煇案地理志耶華無華縣當是華縣之  
屬

雍州十一郡

順煇傳又除地陽合為雍州十一郡順煇案地理志雍州七  
郡煇案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為雍  
州其云十一郡者始平郡泰始三年置恐其時未在建中也

平昌郡

伏滔傳平昌安邱人順煇案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  
郡安邱本屬東莞郡後分屬高密國與此不同

堂邑令

戴洋傳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賊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順煇案惠帝紀永興二  
年十二月右將軍陳敏舉兵反地理志元康七年以堂邑置堂  
邑郡是時不得有堂邑令

襄城太守石覽

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  
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覽遣案荀崧傳族父潛承制以崧監江  
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  
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力竭食盡使其小女  
灌求救於覽傳作崧為襄城太守覽為平南將軍誤

孟昶妻

孟昶妻周氏傳順煇案孟昶與宋武帝同起義其妻同謀造宋  
其人當附入宋不當入晉

冠軍城

桓玄傳仲堪出奔郡城開倫期死乃將數百人奔旄與至冠軍  
城為高誘所得玄令害之順煇案殷仲堪傳仲堪出奔郡城為  
玄遣兵所獲遂令自殺死於梓溪

武監級安二部

移沮洳營二千戶于江南立武監郡更招集流人立級安郡順  
煇案地理志沮洳又分南郡立武監郡地理志無級安郡何無  
忌傳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八郡軍事有級安郡當即玄  
所立也

司馬陶侃

張昌傳詔以盧朔將軍領南嶺校尉劉鎮亮引還司馬陶侃  
參軍陶桓皮初等率眾討昌順煇案劉以傳引亮而登長史陶  
侃為大都護參軍陶桓皮初等率眾討昌順煇案劉以傳引亮而登長史陶  
侃為大都護參軍陶桓皮初等率眾討昌順煇案劉以傳引亮而登長史陶

官志

官志領軍統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監長史司馬  
即長史也

宣陽門賊

劉元海賊記賊進屯宣陽門令其將劉厲呼延即等督留軍東  
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權長等率帳下勳卒三千自宣  
陽門擊期斬之元海召聰等還師順煇案懷帝紀永嘉三年九  
月東海王越人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擊之戰於宣陽門外大  
破之東海王越傳不載此事

姬濬

劉聰賊記荷盧遺子日利孫質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濬等率眾  
數萬攻晉陽現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荷盧率眾六萬至於東  
猛圍晉陽姬濬劉現傳作其將衛雄姬濬等率眾攻晉陽現收散  
卒千餘為之鄉導荷盧率眾六萬至於東猛圍晉陽姬濬劉現傳  
俱見魏書衛雄傳

兖州刺史

石勒載記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勒與汲冢從攻平昌公  
模於鄆濮陽太守荀晞討藩斬之順煇案模傳公師藩等攻鄆  
濮陽王越又遣兖州刺史荀晞校之諸等散走荀晞傳亦作兖  
州刺史

長樂郡

使長樂太守程遷屯於昌寧順煇案魏書地理志長樂郡漢置  
信都治安帝改曰安平晉改長樂地理志有安平國而無長樂  
郡蔡豹傳豹歷長樂濟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長武將軍  
則亦西晉所改

劉琨校官不同

劉琨北將軍劉琨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順煇案劉琨傳  
琨妻于及親信二百餘人奔於后勒勸以為從事中郎太子  
太傅卒年六十一

大夏武始二郡

符堅載記光欲破叛堅自稱益州刺史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  
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天錫將擊儼  
又敗儼諸軍於葵谷順煇案張天錫傳儼破作儼擊儼作常  
儼地理志張儼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大夏已見前

印邱縣公

姚襄載記晉遣使拜襄特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印邱縣公順  
煇案襄帝紀永和七年十一月以襄為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

軍事并州刺史李暹傳公

李暹載記張敬又遷治中從事張暹稱藩於蜀託以假道暹大悅謂酒曰貴主名基世土險兵強云云暹頗案此段張敬傳已載之此爲重出

高昌郡

呂光載記存聖高昌太守楊敷說其涼州刺史梁熙拒守高昌伊吾一關熙不從光至高昌諭以郡迎降隨煇案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高昌郡存聖載記從東海公陽於高昌郡當是存聖所立

嶺西諸郡

劉安人德松等起兵數千迎大塚於樓次陷昌松郡大塚乃遣王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暹那連都尉嚴統起兵應之入沮渠蒙遜叛攻光府松郡順煇案揭次符漢志作揭次地理志呂光都於姑臧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其餘建康郡祁連郡那松郡皆張氏置

十二郡

乞伏國仁載記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博陽天水略陽鳳川甘松匡明白馬苑川十二郡順煇案地理志張駿分武始武城爲河州張駿傳因長安復收河南地置武備石門候河陽川甘松五屯護軍案此則順煇甘松皆郡也魏氏永舉

武興四郡

諸史考異卷三

武興四郡

禿髮傳載記傳檄僞游燭河從西平遼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不武威昌松因郡順煇案地理志永寧中張駿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番不縣名至此立爲郡東張掖仍復爲昌松郡禿髮傳載記降光案遼河遼河三郡則遼河河亦郡名

涼州郡

沮渠蒙遜載記酒泉涼州一郡叛降李玄盛順煇案李統傳分涼州爲涼興焉澤焉昌之宜不三縣爲涼興郡此作涼州因避魏興而改

諸史考異卷三終

諸史考異卷三終

諸史考異卷四

臨海洪順煇撰

宋書上

武帝紀彭城縣里人順煇案魏下脫與字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縣里人劉延孫傳帝居統興里與劉與字之謂

庚祿之

之及漢武將軍庚祿之配以精卒利器助等順煇案晉書桓之傳作建武將軍庚祿之神順煇相近

桓歆

桓之兒子桓歆桓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順煇案桓當作桓歆之傳桓歆歆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走之諸葛長民傳於時桓歆桓向歷陽長民擊走之不言之子桓歆兄桓歆封臨賀縣王此紀失之

孫季高

義熙七年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敗收餘眾南走順煇案晉書盧循傳循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襲番禺城循攻之不勝處傳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

廟年六十七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上崩於西殿時六十七順煇案高祖以晉哀帝崩元年底癸亥三月壬寅夜生下距永初三年止六十七歲七字當衍

除字不誤

文帝紀傳義隆順煇案張度傳名與高祖同故稱字王景文傳名與明帝同臣下於帝皆避諱此本迎表給事中游擊將軍並州縣侯臣陸所請一名不偏諱也

東晉

元嘉八年正月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壽張順煇案檀道濟傳元嘉八年率眾北討軍至東平討張縣大破之此東下脫平字

益州二郡

十二年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晉齊新巴西三郡順煇案此文錯誤當云南晉齊新巴西二郡州郡志南晉齊新巴西二郡皆

大隋元嘉十二年五

安國六郡

十六年二月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溪中南益州之南安廣寧凡六郡屬益州順煇案州郡志秦州上無南字南安當作安國張茂度傳太極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溪中秦州之懷遠安國六郡諸軍事吉翰傳元嘉三年徙行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溪中秦州之安國懷遠六郡諸軍事皆其證

加督秦州

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將軍將軍順煇案文帝紀二十一年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贊加將軍將軍無加督秦州四字

荆湘

孝建元年六月分荆襄江豫州立鄂州順煇案當當作湘州郡志孝建元年分荆湘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立鄂州

懷遠

大明元年三月梁州徵求內屬立懷遠郡順煇案州郡志梁州懷遠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在大明前一年

浙東大旱

七年十一月乙未順煇案行錄徒繫東諸郡大獄順煇案此錄文有脫誤當從南史作原放行錄徒繫東諸郡大旱故下文

遺使開倉賑恤本二事俗人誤改爲一

白鶴

明帝紀壽寂之等願廢帝於後堂於時事起倉卒上失履既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鶴代之順煇案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刻白紗帽共著耳禮志晉書與服志皆不詳白鶴之制唐六典乘輿之服則有白紗帽皇太子之服則有烏紗帽未制當亦相同

宋安郡

泰始六年十二月戊戌以始興郡爲宋安郡順煇案州郡志明帝泰始六年立國漫縣割始興之封陽陽山合涇四縣立宋安郡司州豫水縣下云孝武大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

耶立為宋安... 州之... 耶立為宋安... 州之...

西豫州

西豫州... 元年四月... 州之...

徐岳

徐岳... 中書令... 岳岳...

諸史考異卷四

禹廟受位

禹廟受位... 志... 禹廟受位...

二月乙卯

二月乙卯... 元... 二月乙卯...

業士臣

業士臣... 拜... 業士臣...

處士府君

處士府君... 宋... 處士府君...

徐禮之

徐禮之... 志... 徐禮之...

稻榮舞

稻榮舞... 志... 稻榮舞...

首初有... 志... 首初有...

孟海衍文

孟海衍文... 行... 孟海衍文...

婦女無禮足

婦女無禮足... 五... 婦女無禮足...

會州

會州... 州... 會州...

永平

永平... 承... 永平...

彭縣

彭縣... 新... 彭縣...

道

道... 道... 道...

陵

陵... 陵... 陵...

陵

陵... 陵... 陵...

同名改為... 陵... 同名改為...

西海郡

西海郡... 東... 西海郡...

東平

東平... 南... 東平...

南樂郡

南樂郡... 南... 南樂郡...

諸史考異卷四

諸史考異卷四... 南... 諸史考異卷四...

陳郡谷

陳郡谷... 東... 陳郡谷...

臨

臨... 五... 臨...

王沈治江陵

王沈治江陵... 荆... 王沈治江陵...

建昌郡

建昌郡... 建... 建昌郡...

蘇州立建昌縣志於蘇州云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倚之  
建昌戶為承襲承家二縣立建昌縣與此不同當是其重立時  
地如此

南秦州

秦州刺史領郡十四昭始家文帝紀元嘉十四年劉道真為梁  
南秦二州刺史十九年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二十六  
劉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大明四年柳叔仁為梁南秦二州  
刺史元嘉元年劉道隆為南秦二州刺史元徽四年范伯年  
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凡秦州上皆加南字以別於北秦州也

博羅

博羅博羅漢書博羅一漢書博羅傳字晉太康地志博羅縣案今  
本漢書地理志博羅書郡國志皆作博羅無作博字者

南蘭陵

南蘭陵皇后傳蘭陵人也蘭陵秦州郡志蘭陵郡無蘭陵  
縣蘭陵縣屬南蘭陵郡晉書地理志元帝過江後置南蘭陵郡  
上省南字非是舊唐書傳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亦有南  
字

戒涼在碑

文帝哀皇后傳戒涼在碑隋煬帝文帝哀皇后哀冊文作戒涼  
在碑李善注儀禮曰死三日而葬三月而葬說文曰碑瘞也此  
作碑因字形相近而誤

康樂公主

清史稿卷四

九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生康樂公主修明昭憲南齊書徐孝嗣  
傳祖湛之父王之孝嗣風儀備簡宋孝武甚愛之向康樂公主  
臨汝公主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敬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敬當表讓婚  
日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順順姑案何尚之傳尚之尚太  
祖第四女臨海公主封號不應同名南齊書江敬當尚孝武  
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臨海當是臨汝之誤

東城

劉穆之傳十二年高祖北伐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大尉府府  
轉穆之左僕射領監中軍二府入居東城領宗武帝紀作  
入居東府義熙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城起府舍高府在東城

六三六八五 諸史考異 四

亦稱東府義熙皇后傳高祖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是

下官致款

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使止至世祖  
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款顯祖案舊唐書元山試立以  
為徐兗二州刺史起義以應世祖遺使奉牒曰下官近在陛下  
黃龍傳出為攝真王潛征北長史微嘗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  
公府望也南史應陽王義興傳義興獨逃草中兵發軍段宏  
單時追尋義興曰可勿身死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  
官不忍皆在義興南稱下官未嘗稱臣

富陽公主

唐史考異卷四

十一

徐羨之傳子羨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顯祖案前廢帝何  
皇后傳父瑛尚高祖少女陳康康長公主讓欣男公主先適徐  
善壽善之後讓後公主改適何瑛改封豫章康長公主

南中郎

南中郎南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即比之曰為老矣顯  
祖案晉書南中郎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佛德

王鎮惡傳時西虜佛德盛號與世俱提北齊高祖既至長安  
佛德畏懼不敢動顯祖案即赫連勃勃佛勃同聲字

避諱稱字

向靖傳小字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顯祖案孔端傳字孝恭  
名與高祖同故稱字此高祖下脫顯祖二字休文於帝諱  
同若直稱其字如張茂茂王景文則是也祖諱同者存其名改  
稱其字如向靖孔靖傳是也蓋其例如此

各異容德

顯祖宣傳戰事各異與畢乃奔鮮卑慕容德顯祖案晉書劉敬  
宣傳作與廣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以載記者之無容德以  
義熙元年死超以義熙元年嗣位敬宣還至京師在安帝元  
興三年別作慕容德是也相之傳亦作高雅之敬宣並奔慕容  
德

南齊國內史

劉暉傳除南齊國內史顯祖案州郡志南齊州有南齊郡顯安

新史考異卷四

二

西康郡凡二縣後省歸南徐州郡此國也

顯公庄

胡福傳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顯祖案晉書殷仲堪傳忠  
義傳俱作羅企生說文企人在山上企舉踵也二字不同

半城

又或稱及朱超石等追索廣於平城顯祖案南史作半城劉懷  
慎傳子樂祖與朱超石大破索廣於半城是也魏書崔浩傳作  
半城

新康

劉康祖傳度之封新康縣顯祖度之子也故封顯祖案南史  
傳新康縣屬南陽劉康祖南史亦作度之封新康縣男

諸史考異卷四終

諸史考異卷四

蕭鳳沈撰初校陸修撰校

三



諸史考異卷五

臨海洪照煊

宋徽下

龜孟

長沙王通傳傳通於率龜孟龍將軍孔既及穆之等退其  
的龜孟龜孟王又有脫誤當云率龜孟將軍孟龍符因陟下文  
面議

新喻侯

以破宋度真功封新喻縣男子義宗幼為高祖所愛賜爵新喻  
縣男承初元年遊首為侯隨煊案彭城王義康傳新喻侯義宗  
州郡志無新喻縣元和縣志新喻縣本漢宜春縣地吳孫陸  
分置新喻縣以渝水為名今日新喻因縣變也

吳國內史

康悅傳祖義吳國內史隨煊案舊列傳作康義吳與內史  
謝安律孫

謝安律孫

謝景仁傳高祖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隨煊案景仁祖據太傅  
安第一弟景仁是太傅安從孫

袁胤

袁胤傳字士深父文烈袁那內史漢以後父追贈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隨煊案文帝袁皇后傳父胤之  
自有傳晉列傳袁胤字道和子胤無文字

褚淡之

褚叔度傳兄秀之弟淡之高祖合淡之兄弟視褚后后出別室  
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隨煊案晉書褚叔度傳弟后兄叔度  
褚后有嗣

秋當

張茂度傳中書舍人秋當為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  
路毀據不通隨煊案南齊書陸慧曉傳作秋當假還葬父此脫  
父字

江彪

江彪傳祖晉護軍將軍隨煊案南史傳同而皆失其名彪若江  
總傳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  
彪據此可補其闕

五等侯

徐勳傳義熙初除勳單詔勳率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  
勳奏書徐勳傳作封樂成侯無五等一字

袁胤

袁胤案傳外袁胤頭胎生袁胤煊案袁胤當作袁胤兩袁胤  
案舊傳海吳郡太守父胤此脫太守胤胤與兄胤胤三云胤  
見宋明帝拔脚戶江中案微服遊行求戶密使袁胤傳作弟  
子案舊傳求訪則袁胤是袁胤子也

歐水

歐水傳天祥一介常人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誓在敵外後手  
牽而出之願煊案舊書李希伯傳作希在敵水我使牽而出之

宋官稱

宋官稱州刺史王忱奉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官忱病卒召  
為驛騎督護軍運中書侍郎隨煊案晉書范甯傳補豫章  
太守在郡改革舊制不特常憲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子泰時  
為天門太守案官稱稱傳不言案官稱

王洵

王洵之傳弟之為晉史序王洵貨殖王厥作亂洵子弘厥子華  
並貴顯之傳為所附隨煊案今晉書王洵傳不言貨殖事王  
厥事見宋書王華傳

魏宏

魏宏傳王義貞傳宏鮮卑人也為慕容超尙書左僕射徐州刺  
史高祖伐廣固隨煊案晉書慕容超載記作徐州刺史校  
宏奔於魏當是其後歸降高祖

西晉

江胤王義恭傳世祖入討劭姪恭有異志使人往伺書下省  
分諸子並住輔虎門外侍中下省劭遣弟與王階就西省致恭  
恭十二子隨煊案王韶之傳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以省  
宮一人管司詔詔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詔部之譚黃門侍郎  
領著作郎西省知故西省即侍中省也

魏靈孫侯

王靈孫傳以預除徐羨之等謀追封靈孫侯靈孫曰文侯隨煊  
案王靈傳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靈孫文侯傳

王僧綽傳僧綽首于東封義興侯南史王僧綽傳僧綽首于東封

梁簡王志傳祖蓋首宋左光祿大夫蓋章文侯首書地理志  
蓋章有孫蓋無孫蓋州郡志蓋章太守有孫蓋侯和無孫蓋  
其本封在豫章後傳蓋改名作義蓋故前後不同而州郡志  
不言

江寧文釋

江寧之傳江寧元遠濟陽齊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  
參軍文釋傳於世隨煊案舊書經志江寧文釋十卷史  
記蘇秦列傳蘇秦引江遠曰謂人主之情厚而迎之其意當矣  
文遠長安留賦注孫卿子曰昔蘇巴鼓琴江寧文釋曰蘇巴齊人  
也陸王衡猛虎行注江寧文釋曰管子曰夫子懷水之心不

諸史考異卷五

陸季木之杖季木尚能恥之况與季人同處當是無季木家之

何恢

何恢之傳曾祖準高尚不廉後辟祖恢南康太守隨煊案舊書  
何準傳準三子恢恢澄恢官至南康太守恢乃恢季之孫

佛敎自殺

彭義王義慶傳中書舍人彭義慶案彭死義慶不肯服藥曰  
佛敎自殺不得復人身便應直見處分乃以被殺殺之隨煊案  
褚叔度傳兵士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敎自  
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殺殺之與義慶語同

江淮

江淮傳傳已久缺也據備上省國呼嗚之聲乃屋宇小屋中  
傳事之舍更始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嗚之聲之傳會  
受驚色不曉顯顯案此受驚者是江淮故置在本傳後繼之  
江淮同時受驚其情狀略同故者不察誤於兩淮下添兩之字

直勳

南平王無錫傳永昌王直勳案仁勇救虎年隨煊案直勳當作  
直勳案舊傳直勳征東大將軍案直王直勳伏立侍中向  
直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勳案直勳當作直勳可汗  
直勳古之直于其子弟謂之直勳特直同聲字

國憲之

劉暉之傳暉東莞劉暉之暉之子隨煊案暉之傳暉之

直勳

直勳傳直勳征東大將軍案直王直勳伏立侍中向直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勳案直勳當作直勳可汗直勳古之直于其子弟謂之直勳特直同聲字

三子長子應之中子式之少子員之無名者之者應字形相

河州五郡

唐貞觀末可備司州陳東陳陸陸五郡將軍征虜將軍  
司州刺史顧祖安五郡止因郡其時雖郡雖立不常又有  
領新州其州志司州所屬不同

唐元反

唐元二年二月兼宜報秋官回舉其狂酒率即日便起兵  
攻武帝於建元二年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英反顧祖安柳元  
英傳沈慶之傳皆作建元元年秋父舉兵其狂酒失旨其年正  
月便反

今皇帝

沈慶之傳今皇帝即位禮儀之及諸子齊聖恭肅顯宗林文  
百序承明五年被殺後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今皇帝者  
齊武帝也

義陽郡

朱修之傳義興平氏人也祖序豫州刺史顯祖案州郡志義興  
郡平氏縣晉書宋序傳義陽人州郡志平氏縣屬南陽郡  
南史本傳作義陽平氏人

前廢帝

王玄暉傳少帝既誅顧伯柳元暉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  
暉及至顧祖安少帝大怒顧祖安少帝即前廢帝事見本紀

宗越

玄暉傳顧少宗越趙下更符陸軍士為之語曰重作五年  
後其遺法顧玄暉自可宗越更殺我顧祖安此語宗越傳  
不載之

蕭源之

蕭源之傳父源之南頓郡太守永初九年卒源之承初無九  
年思源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除源之王大司馬行參  
軍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源之卒當在承初三年間

壽陽公主

壽陽公主傳往又經壽陽公主弟共集顯祖案案案高麗  
新皇后傳父維尚宋文帝女壽陽公主

諸史考異 卷五

山陰公主怪殺

山陰公主怪殺 山陰公主怪殺五時怪殺以尚書吏部郎補  
山陰王于尚書山陰公主怪殺五時怪殺以尚書吏部郎補  
山陰王于尚書山陰公主怪殺五時怪殺以尚書吏部郎補

劉暉之

劉暉之 劉暉之傳初暉之入府謀不能成暉之見斤外顧  
案案作劉暉之傳沈慶之傳劉暉之傳劉暉之傳

齊諸宰

齊諸宰 周朗傳音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實諸宰顧祖安中周朗  
其知示諸宰手師注示讀如齊諸何千之實重也物而在  
中易為知力者也此從鄭義

吳喜公

吳喜公 吳喜傳本名喜公太宗為喜國祖案明帝紀泰始二年二月  
建武將軍吳喜公王玄暉傳玄暉傳吳喜公王玄暉傳

鄭之

鄭之 鄭克傳境邊武昌鄭之為南康相世子莊取攻之鄭之戰敗  
道走顧祖安齊書經籍志竹譜一卷鄭之撰風公武鄭書  
讀書志竹譜一卷鄭之撰風公武鄭書讀書志竹譜一卷

坐選免官

坐選免官 謝莊傳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事令選奇免  
官事在顧祖安顧祖安顧師伯傳作七年

袁慈孫改名

袁慈孫改名 袁慈孫傳慈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慈不許至  
是言於太宗乃改為慈字景倩焉二年袁慈孫傳慈孫改名

烏傷令

烏傷令 王弘之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顧祖安南史作烏傷  
令

宋書體例不同

宋書體例不同 徐宏傳偽玄靈同於新莽靈靈武克珍自許之音錄及犯命  
徐宏傳偽玄靈同於新莽靈靈武克珍自許之音錄及犯命

千紀受錄靈靈靈靈之謂靈之宋書曰項靈公為  
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極玄惟宜在宋與靈靈其休文宋書  
例不同靈靈靈靈之謂靈之宋書曰項靈公為

靈武

靈武 靈武傳毛德祖案南武陽人顧祖安晉書地理志南武陽  
縣山都毛德祖案南武陽人顧祖安晉書地理志南武陽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壺橋水

趙取

趙取 大且深梁趙取河西人趙取晉書十四年戊戌奉表獻周  
卷趙取傳并甲寅元麻一卷顧祖安晉書經籍志周幣一卷

皇子幼生

皇子幼生 元凶劾傳帝即位後生幼時上猶在諱聞故祕之二年正月  
方云幼生顧祖安二年當作三年文帝紀元嘉三年正月閏月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臨賀公主

孟和

孟和 自序到殺何無忌魏詠之顧祖之孟和諸葛長民志在與復情  
非造宋顧祖案宋書既無孟和傳孟和亦無孟和傳孟和與武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卷五終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講史考異卷六

臨海洪商煇撰

南齊書

侍中彪

高帝紀何子郁定侯延生侍中彪隨煇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蕭氏御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漢書蕭何傳更封小子延  
為侯侯終子遺嗣無子遺弟則嗣此作延生彪非是

吳郡太守冰

蘭生吳郡太守永順煇案梁書武帝紀蘭生吳郡太守冰新唐  
書宰相世系表亦作冰

胡宗之

胡宗之

太祖與賀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前驅宗之等皆陷沒隨煇案  
宋書蕭思話傳作胡崇之魏書世祖紀亦作胡崇之

平鄉縣侯

建元元年降差之真宜道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平  
鄉縣侯可為伯城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隨煇案  
晉書何無忌傳以風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當是宋初滅隆  
改封平鄉縣侯而本傳不載南史作洋鄉侯

朱方好熟二縣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京師二縣朱方始熟可權斷酒隨煇案上  
文上即位朱未語曰頃水雨頻降湖流容前二岸民居多所淹  
漬遺中書舍人與兩縣官優量賑恤成詔曰建康秣陵二縣

貧民加賑必令周悉則此所謂京師二縣也宋書州郡志丹  
徒古朱方南東海郡治姑熟即于湖淮南郡治皆京邑重鎮故  
連言之

梁王

明帝紀建武二年七月王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為司州刺史隨  
煇案梁書武帝紀是時未封梁王而稱梁王者是史臣追書

司徒西閣祭酒

禮志永明二年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隨煇案武帝紀永明二  
年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司州刺史武帝紀竟陵  
王子良開西閣祭酒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  
陸倕等並遊高祖日八友

五行成數

樂志月令水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木數六蔡邕云東方  
有水三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  
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隨煇案月令其數八鄒注  
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正義皇氏用先儒之義  
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  
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金數四得土  
數五為成數九此即蔡邕之說

蘭雲

天文志永明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鴻羊當須與過市降  
昌元年正月庚日於蘭雲中聲南並隨煇案永明八年六月  
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蘭雲即藍雲假借字

南東海郡

州郡志南東海郡視其襄賈西隨煇案宋書州郡志南東海  
無此三縣永初郡國有襄賈視其厚即西隨煇案文帝元嘉十  
二年省厚郡併襄賈何徐無厚郡徐與永初郡同其襄賈視  
其西隨煇案徐志後所省也此又是大明以後復立

西豫州

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州分置南豫州南豫州南豫州南豫州  
永明二年劉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臨江臨江六郡復置  
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嘉啟二豫分置以桑瑛子亭為南  
川汝陽在南隸歷陽界內桑瑛西居晉陽汝陰之中

豫州

南豫州以穎川汝陽南豫州南豫州南豫州南豫州南豫州南  
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淮西為豫州其時稱西豫州即豫州也

豫州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廢六年始治豫州上蔡州在海中週迴  
數百里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設城雉乃累石為之高  
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  
故治隨煇案元和郡縣志海州東海縣水漢魏稱縣地俗謂之  
鬱州倚立青州亦謂之曰橫島宋書州郡志明帝失淮北於鬱  
州倚立青州齊北海西海郡故北海治亦在鬱州

前北秦州

宋文帝為荆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永明郡國志秦州

齊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其元嘉許偕亦云秦州南荆州都督  
督一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為南秦氏為北秦隨  
煇案宋書文帝紀改授都督荆益監雍秦州六州其稱秦州仍  
是南秦下文進督北秦并南七州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  
督秦州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陽竟陵南陵  
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明帝紀永元元年又徙為都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諸軍事沈攸之傳乃以攸之都督荆  
湘雍益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領西將軍荆州刺史紀傳於  
南北秦必分別言之

總明觀

百官志總明觀祭酒一人隨煇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  
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邱遲南齊世祖即  
位尋領東觀祭酒王暕傳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  
總明觀也南史王僧虔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  
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觀學士二人僧文文史四  
科科置學士二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志未分別詳言之

侍中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轡過白門閱假崩留帝乃接之  
曰朕乃陪卿齊世朝曾多以美妾容者兼官隨煇案阮籍傳宋  
孝武遺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謂沈為一雙籍與何偃為一  
雙籍充兼假陸為隨煇後徵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姓名改選

文惠太子傳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隨煇  
案宣帝諱承之丞亦同聲字則祖父姓名亦得改選矣

南郡獻公主

褚淵傳淵少有世譽後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顯煇案宋書何  
尚之傳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當是獻公主初尚何  
劭後尚褚淵文選褚淵碑文作選尚餘姚公主拜附馬都尉餘  
姚其始封也

巴西主

又謂淵妻宋故巴西主嬖廢齊威宣附南康郡公夫人隨煇案  
此別是一妻或前後所未詳也南史褚彥回傳亦作巴西主  
當是親王之女若為帝女公主不宜附夫人南史王峻傳子琮

傳始其王女... 女稱王之證

王倫傳... 以南史王倫傳證之此下當有取文

朱靈真沈放... 傳世隆傳...

積善將軍... 世祖以為積善將軍

劉淵之... 晉州後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降注本本作淵之

張荷兒... 帝紀越騎校尉張荷兒新休範

劉從... 王敬則傳...

東陽州... 劉懷珍傳...

新塗... 劉善明傳...

諸史考異... 卷六

南史袁瓌傳... 瓌字... 瓌字... 瓌字...

垣問... 瓌榮祖傳...

司州治義障... 呂安國傳...

元之度... 周山圖傳...

東徐州... 桓康傳...

張氏五龍... 張岱傳...

湘陰縣... 王僧虔傳...

彭城三里... 劉俊傳...

諸史考異... 卷六

宋氏帝族... 宋氏帝族... 宋氏帝族...

北兗州... 兗州刺史...

南平昌... 江蘇傳...

劉昭... 顧謙欲立...

晉平郡... 王秀之傳...

與子環之... 初秀之祖...

奕品畫人... 蕭惠基傳...

諸史考異... 卷六

未有也劉翰傳弟瑛字士溫榮陽毛惠慈善書與善書婦人  
世並為第一劉係宗備少便書畫以畫入史傳亦始見於此

日錄

魏超傳班固五星載天文日德載五行改日德入天文志左僕  
射王倫議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  
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並章前軌無所改革願超案沈約宋書  
蕭子顯齊書日月德五星並載皆攸入天文同超此例

來官

伴臣傳序元帝用瑕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  
出塞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  
鄭東向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顧超案當時重流品雜選官  
即謂之來官亦謂來流紀慎慎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  
軍主簿劉德宗傳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梁書武  
帝紀天監九年四月並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皆是

面首

結法流傳孝武末年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顯耀  
來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謂帝曰陛下六宮萬數而美惟  
屬一人帝乃為主面首左右三十八人面首容貌魁偉之人  
介士

魏房傳至比干墓作甲比干云云脫非武發墓諱因嗚呼分土  
胡不我臣注分土北葬本作介士顯超案魏孝文甲比干墓碑  
今尚存遺觀之作介士分土是傳寫之誤

諸史考異卷六終

番禺沈寶經初校陸慶慶覆校

臨海洪頤煊撰  
武帝紀詔又遣左民尚書陸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  
曹武等並受節制頤煊案南齊書傳作曹虎思唐唐人避唐諱  
改作曹武

曹武

於河南立新野郡以兼新附頤煊案宋書州郡志雍州刺史領  
新野太守何志晉惠帝分南陽立南齊書州郡志雍州亦有新  
野郡此所立是備郡

新野郡

張樂祖  
魯山城主僧寄死寂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頤煊案楊公則傳  
南齊書和帝紀俱作魯山城主孫樂祖

書卷

天監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朓奏十一年正月驃騎將軍王  
茂為司空十四年四月丁亥王茂奏頤煊案凡史例三公書奏  
餘官皆書卒中大通元年蕭琛附景並特進司空三年二月乙  
卯特進蕭琛卒四年八月景子特進陸景卒又不書薨何也

徐州刺史

六年四月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為領軍將軍徐州刺史頤煊案  
曹景宗傳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  
景宗督軍援義之不言景宗為徐州刺史

揚州刺史

普通七年十一月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處還止以洛陽置豫  
州頤煊案陳慶之傳魏豫州刺史李處力屈遂降遂入其城魏  
書地形志揚州後漢治歷陽魏治壽春後治建業晉亂豫州  
劉裕蕭道成並同置明中改魏之揚州即梁之豫州也

南北青州

大同四年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  
濟睢等十三州既經饑饉曲赦遺租宿債頤煊案晉書地理志  
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立北青州治東陽城以  
備立州為南青州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宋書州郡

志明帝後失淮北於魏州僑立青州南齊書州郡志青冀一州  
共一刺史其寄治在魏州此既言青冀復言南北青當是其後  
所立隋書地理志瓊那郡沂水縣舊直南青州東海郡懷仁縣  
梁府南北二青州即此

合州

太清元年七月改合肥為合州合州為南合州頤煊案普通四  
年六月置合州隋書地理志合浦郡海康縣梁大通中立高州  
尋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此置南合州

陳帝書名

簡文帝紀太清三年六月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頤煊案  
凡書史於新君未即位以前皆尊而不名沈約宋書稱齊王蕭  
子顯齊書稱梁王皆是恩康梁書雖成於唐貞觀十年其父城  
梁則陳史部尚書也禮當為舊君諱而此直書其名乖史義矣

南荆州

在襄陽拜表北伐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頤煊案武  
帝紀大通二年四月南荆州刺史李志以地降不言安昌城魏  
書地形志無南荆州蠻傳延昌元年桓叔與拜南荆州刺史居  
安昌隸於東荆安昌城即南荆州所

蕭方諸

元帝紀大寶元年九月世子方諸為荊州刺史頤煊案大寶二  
年四月擊暹羅其將宋子仙任約襄州刺史蕭方諸不言  
世子八月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為中衛將軍方  
矩即蕭懷太子世祖第四子而亦不言世子皆史之失

詔文服字

敬帝紀太平二年詔曰敬志烈代之至願乎頤煊案陳書高祖  
紀作敬志烈代之遺與入通之至願乎此脫五字

徐妃

世祖徐妃傳諱佩東海鄰人也世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  
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史臣曰徐妃之無行自致滅滅宜哉幾  
氏考異云徐妃失行不見於本傳而論忽及之疑傳文有漏落  
也頤煊案徐妃事附見世子方等傳南史言其淫亂更詳

吳郡十城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十城亦不全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吳

第十二

張道文

景宗傳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軍騎將張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嗣張南齊書張敬兒傳子道文武陵內史道場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有遺文道門聲相近又誤作少子皆史之謬南史張敬兒傳作道門

外兵參軍

蕭穎達傳兄穎與弟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錢氏考雲云按夏侯詳傳南康王長史蕭穎自柳忱傳亦稱西中郎長史蕭穎夏侯傳稱長史蕭穎自則其時穎官實以長史行州府事非外兵參軍也南齊書蕭穎傳傳世祖有詔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和帝為荊州以穎官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軍事特未分析言之耳

任潔之

敗虜國將軍任潔之於峽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隨熅案議之當作潔之南齊書蕭穎傳蕭穎破位賜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潔之見殺遂至上明穎官乃追贈任潔之輔國將軍

元光

章叔傳宋元初袁頭為雍州刺史竟而與之隨熅案無承元光號當是元光之謬宋書袁頭傳景和元年除雍州刺史元光號永元元年八月改元為景和元年景和即永光也

南郡

范雲傳南郡無陰人錢氏考吳云宋齊志俱無南郡而有南郡縣為順陽郡治益寧時縣武帝父諡改順陽郡為南郡耳順陽縣晉書地理志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郡郡及武帝平吳改南郡為順陽郡武帝紀普通六年長史柳津破魏南郡是其後復立非因避梁諱而改

樂安郡

任防傳樂安博昌人南齊宋書州郡志樂安縣屬青州有博昌縣南齊書州郡志青州無樂安郡此是據其舊望

郭犯私諱

張稷傳父承宋石光祿大夫稷復為司馬新與永寧太守郭紀私諱改永寧為長寧隨熅案此暫時所改去任則否張齊傳普通四年遷都陽王司馬新與永寧二郡太守是其證也

王茂先

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隨熅案武帝紀王茂先曾景宗等特角奪之將士皆殊死戰珍國之眾一時士崩南史王茂先之子茂先魏書蕭衍傳俱作王茂先

廣平郡

馮道根傳廣平郡人也隨熅案晉書地理志廣平郡無鄆縣縣屬鄆郡南史亦作廣平郡人

邱遲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傳天監四年詔太尉陳川王宏軍敗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云云隨熅案文選載此書李善注引劉瑋梁與帝使伯之曾珍寫書於陳伯之邱遲之儔也與此異

盧循

王僉傳又除僉盧循將軍南康內史隨熅案循作亂隨熅案此與晉末盧循別是一人

衡州

蕭昌傳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隨熅案武帝紀天監六年四月分湘廣二州置衡州

平陸縣

明山賓傳天監十五年出為北兖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隨熅案宋書州郡志平陸縣屬東平郡南齊書州郡志北兖州東平郡無平陸縣是其後復置

裴遠卒在六年

裴遠傳普通四年進號驍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遠督征討卒時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隨熅案武帝紀作普通五年九月壬戌宣毅將軍裴遠襲壽陽弟冠傳四年當是五年之謬得明年略地至於壽陽紀作六年其年五月遠卒於軍中夏侯通傳六年大舉北伐裴遠攻壽陽未剋而遠卒乃如南定州

夏侯通傳以勤為使持節都督豫州豫州南郡豫寧定五州諸軍事錢氏考吳云本紀失書定州建立年月隨熅案武帝紀普通四年六月分廣州置廣州南定州台州建州分合州置壽州定即南定魏書地形志亦作南定州

年方六十

顧歡傳普通六年南康王泰協日年方六十隨熅案協大同八年卒年七十三普通六年止五十六而云六十者舉成數也南史張志嘗薦之於帝問協年非言三十有五當在天監三年其時年亦相合

健帥

顧歡傳經廣州因成健帥陳文徹兄弟並構之隨熅案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其健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剛輕死唯當為雄廣州健難處別自為種

變唐令

王僧綽傳遊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隨熅案南史作出為錢唐令此唐上脫錢字

年長七歲

劉孝綽傳父綽范雲年長綽十餘歲隨熅案南齊書劉綽傳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范雲傳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三雲長綽七年不得云十餘歲

南蘭陵郡

張縵傳仍遷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隨熅案褚球傳孔休願傳曾作南蘭陵太守唯張縵傳出為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當是脫南字武帝紀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為蘭陵郡陳壽高祖紀永定二年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為東海郡亦有南字

江華三子

江華傳長子行敏官至通直郎早卒次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隨熅案南史華長子敏早卒次子從簡從弟從簡與此不同從簡傳有傳

仁州

羊鳴仁傳詔鳴仁督士州刺史和之仁州刺史范海珍等隨熅案武帝紀在大清元年大同四年八月詔已見仁州之名魏書地形志仁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城城領臨海郡諸曹地理

志彭城郡縣後齊置仁州

殷州

仍爲都督孫司准莫虞應西豫七州諸軍事錢氏考具云殷州本紀未詳置立年月隋志項城縣東魏置揚州梁改殷州即魏仁所督之殷州也顯熲案本紀太清元年七月改項城爲殷州

祖澗之

魏府傳高祖澗宋左光祿大夫祖澗之左民尙書顯熲案宋書藏熲傳長子遠遠長子謙之謙之弟凝之凝之弟澗之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尙書澗之即澗之之弟

父關賊

劉裕傳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關賊齊正員外弟存存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顯熲案劉裕傳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長政傳南齊書劉懷慰傳懷慰本名關

潮溝

嚴植之傳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顯熲案伏挺傳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者傾朝朱昇傳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極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華林遍略

何思澄傳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苑授

諸史考異卷七

九

遍略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顯熲案南史勉思澄顯熲協劉裕王子雲鍾映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隋書經籍志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何權等撰辨正論梁武帝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七百一十卷名曰遍略撰人不同卷數亦異北齊書祖暕傳以遍略數帙質錢得補文義杖之四十

裙酒

劉杳傳在任時坐有人餽防裙酒而作帳字防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稚作木旁若顯熲案顯熲裙裙字也文選南都賦注引廣雅若裙裙也顯熲家訓書證爲吳人呼蓋爲竹餽反故以木旁作裙代蓋字據非裙字之本義

七十二

何胤傳胤家世年皆不承唯祖尙之七十二顯熲案宋書何尙之傳大明四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九

許枯骨

顯熲之傳齊高帝即位除衛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者輒云先人爲禍皆關家剖棺木洗枯骨名爲除祟顯熲案顯熲風俗至今猶然而官不能禁觀此傳其由來已久南齊書有顯熲之傳與此傳詳略不同

劉秉

陶季直傳時劉景夏案以齊高帝徵勢日盛將圖之顯熲案宋書作劉秉此避唐諱嫌名改作景

東陽太守

伏臘傳高祖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鹽並同時生爲立祠顯熲案南史作新安太守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始新遂安海鹽三縣皆屬新安郡非東陽屬縣

區粟城

林邑國傳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和之振武將軍宗慈伐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成其北界區粟城顯熲案宋書宗慈傳任元嘉二十二年區粟城作粟城

太清五年

武陵王紀傳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制陝顯熲案元帝紀作太清六年八月

臨江郡

侯景傳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顯熲案元和郡縣志陳顯明中置錢塘郡隋書地理志錢塘舊置錢塘郡平陳廢郡臨江是舊時所置故不書

諸史考異卷七終

重刊沈氏校勘本

諸史考異卷八

臨海洪顯熲撰

陳書

李賁

武帝紀賁入屈獫狁中屈獫狁首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顯熲案梁書武帝紀作太清二年三月

廣梁郡

永定二年八月以廣梁郡爲陳留郡顯熲案陳詳傳齊割故郡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阼改廣梁爲陳留又以爲陳留太守隋書地理志緜安縣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爲陳留大梁即廣梁避隋諱改

緜州

三年閏四月詔曰吳州緜州去歲蝗旱顯熲案顯熲傳紹泰二年除緜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世祖即位改投都督緜州諸軍事緜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世祖即位改投都督緜州之名元和郡縣志孫賚分會稽置東陽郡陳武帝置緜州

會稽十郡

文帝紀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顯熲案會稽太守持節都督諸軍事止有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徐度沈恪傳並云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靈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此云十郡天嘉六年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道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三郡民運疑削并此而十也

秦郡

文帝紀太建五年四月吳明徹克秦州水柵濟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五月秦州城降顯熲案吳明徹傳秦州皆作秦郡隋書地理志六合置秦郡後齊置秦州是降後仍復爲秦郡也

神農郡

七年三月移蒲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肝助神農二郡隸隸南兖州顯熲案隋書地理志高郵梁置廣業郡等以有嘉禾爲神農郡開皇初郡廢

廣陵

十二年九月周廣陵王曹爽至入附顯熲案隋書地理志

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宋安九城安嶺新蔡故南五縣  
五年九月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亦即此郡

山陽王

後主紀至德元年十月立皇帝叔宣為陽山王顯燿案本傳作  
山陽王

臨海王

四年二月立皇帝叔宣為臨江王顯燿案本傳作臨海王

臨澤

杜伯明傳廣陵臨澤人也顯燿案隋書地理志毘陵郡義興縣  
又廢義興國山臨澤三縣入臨南齊書州郡志臨澤作臨澤屬  
海陵郡

隨高宗入援

後景之亂隨高宗入援京師高宗於始興被隋隨煬帝高宗  
當作高祖

壽昌縣

周文帝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顯燿案南齊書州郡志壽  
昌桐廬並屬吳郡隋書地理志雋山縣舊置新安桐廬縣屬  
屬其時壽昌縣亦當屬於新安郡

拍即駭字

侯安都傳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顯  
燿案侯安都傳軍地拍縱火黃法胤傳乃為拍車及步艦堅拍  
以逼歷陽歷陽人寇賊乞降文選開屆賦駭石駭駭李善注駭  
石今之拋石也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李賢  
注即今之拋車拋車即拍車皆聲之轉

諸史考異卷八

高州有二  
黃法胤傳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胤為高州刺史  
顯於巴山顯燿案隋書地理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此  
與高涼郡之高州不同

東西廬

馮于量傳尋出為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廬等四州諸軍事桂州  
刺史顯燿案周書陽雄傳遠西廬州總管隋書梁比傳開皇初  
出為西廬州刺史大業初改為縣隋書地理志始安郡梁曰桂  
州義熙縣舊置東廬州

樂山郡

劉仲威傳樂山豫章二郡太守顯燿案隋書地理志巴陵郡  
沅江縣梁置曰樂山仍為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樂樂山即樂  
山之謫

南北新蔡

華皎傳尋陽太守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顯燿案  
傳廣運傳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

巴山太守

又令巴山太守黃法胤別從宜陽出邊陲顯燿案法胤傳祇言  
為高州刺史鎮于巴山不言為巴山太守得此可補其闕法胤  
巴山新建人

諸史考異卷八

杜陽

杜陽太守曹宣顯燿案隋書地理志無杜陽郡當是桂陽之謬  
荆信祐三州

陸子隆傳尋陽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是時荆州  
新置治公安顯燿案沈恪傳光大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信祐  
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隋書地理志南郡公安縣陳置荆州武  
陵郡梁置武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不載荆州治所

昌州

袁德傳京城陷入于隋隋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  
司昌州刺史顯燿案隋書地理志春陵郡西魏改曰昌州周  
直傳歷雲庭將軍昌州刺史梁末已有此州

狎客王瑛

江總傳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宣孔範王瑛等十餘人謂之  
狎客顯燿案南史陳暄傳後主即位遷道直散騎常侍與義陽  
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憲侍中王瑛金紫光祿大夫陳  
袁御史中丞沈瓚散騎常侍王儀等皆入禁中陪侍宴調之  
狎客附書高祖紀作王瑛

迎主簿

蔡徵傳梁承聖初高宗為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顯燿案江  
總傳父杯本州迎主簿隋書百官志上州刺史州屬官有都  
光迎主簿

遺遷郡

樊毅傳後主即位改封道遠郡公邑三千戶顯燿案隋書地理  
志始安郡象靜縣陳置道遠郡

江德藻

江德藻傳字德藻濟陽考城人顯燿案南史亦作德藻字德藻  
汲古閣本作德藻字德藻是後人所改

大寶紀年

何之元傳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何  
於賊景故也承聖紀麻自按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顯燿案  
元帝承制不用大寶年號在權制則可而後人論定終不能抹  
卻簡文一代紀元此論未為平允

臨海

陳寶應傳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顯燿案臨安  
當作臨海

錢蕭

前宣威太守錢蕭顯燿案周迪傳宣城太守錢蕭

諸史考異卷八終

諸史考異卷八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復校

六



諸史考異卷九

臨海洪順煊撰

魏書上

盛樂

太祖紀登國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樂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顯煊案漢書地理志作成樂屬定襄郡善無馬邑屬雁門郡

改代爲魏

天興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以爲應以代魏郡宜仍先號以爲魏顯煊案登國元年正月帝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至是始議定焉

諸史考異卷九

宋食散

天賜六年初帝服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始甚顯煊案晉書裴秀傳服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寒星南臨煊初服食散而性與之件每委頓不倫嘗悲悲叩刃欲自殺隋書經籍志有食散論一卷宋食散對療一卷解食散方二卷解食散論三卷今外臺祕要千金方內猶存其法

魏清

太宗紀泰常二年十一月司徒長孫嵩遣城清周幾與叔孫延討西山顯煊案晉書安帝紀作魏將魏清

論語正名

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類下遠近未爲楷式顯煊案論語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俄隨聘禮疏引禮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詔引論語從鄭義

徵士人數

神龜四年廷徵玄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皆差次被用顯煊案高允傳神龜已後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解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親發明詔以徵玄等其就命三十五人又云昔盧同徵客將遊感遊懷人作徵士煩蓋止於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爾焉此稱數百人蓋統州郡所遺至者而言

庚辰

太平真君三年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殺氏考異云此非揚州之廣陵在今光州息縣魏時嘗置東萊州於此顯煊案宋書索虜傳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南至京口此當是揚州之廣陵錢氏說誤

蒙山

高祖紀延興元年劉瓛將垣崇祖率二萬自郁州寇東兖州屯于南城顯煊案南齊書垣崇祖傳崇祖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屬貢蒙山在西南顯煊志南城縣名屬泰山郡

乾象六合殿

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顯煊案四年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此不應重出北史無此句當是衍文

孔子閉房記

九年正月戊寅詔自今國議祕籍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詔者以大尉論顯煊案隋書王充傳有進士桓法嗣者自言解讀讖兆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其時尚有傳本

周文公

十六年詔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錢氏云周文當爲周公之孫顯煊案魏志作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于洛陽此省公字

南徐州

世宗紀太和二十三年南徐州刺史沈陵南牧顯煊案劉芳傳亦作南徐州刺史沈陵外牧盧玄傳作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無南字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爲東徐州

義州

正始元年九月蕭衍置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袁宗之遣使內附顯煊案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十二月分豫州置義州晉通四年六月分豫州置義州正始元年當梁天監三年其時義州義州俱已分置在前

司馬悅

永平元年十月蕭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斬蕭衍遣將齊芬仁等四將以助之顯煊案梁書馬仙傳作蕭

孫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璵那王司馬慶曾齊芬仁作齊芬兒司馬楚之傳改字慶宗曾宗聲之轉

徐元明

延昌二年二月蕭衍郢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土將軍青真三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顯煊案游擊傳作蕭衍軍主徐玄明吳康生傳作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梁書張稷傳作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

弘化太守

蕭宗紀延昌四年十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內屬顯煊案隋書地理志弘化郡西魏置湖州朔方郡嚴綠縣西魏置弘化郡

七州治所

熙平二年城青徐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琅邪平涼肥如和龍九原七城錢氏或與五諸州治所地形志具載之惟涇州志云治臨涇城而紀云平涼未詳顯煊案隋書地理志安定郡舊置涇州陰盤後魏置平涼郡臨涇亦屬安定郡當是涇州前治在平涼後移治在臨涇城地形志徐州治彭城齊州治歷城以所治考之徐州當是齊州之誤

南秀容

正光五年八月丁酉南秀容殺于乞眞反殺太僕卿陸延州將介朱榮討平之顯煊案介朱榮傳作南秀容殺于乞眞

東魏郡

孝昌元年二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眾反顯煊案地形志齊州有東魏郡此魏郡上當東魏字

南州

孝莊紀齊義元年六月辛卯南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顯煊案李彪傳志志桓叔與外叛南州刺史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據導權爲南州刺史建義初叛入蕭衍故地地形志不載

瓜州

於卯以高昌王世子尤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奏臨關國俗顯煊案出帝紀高昌傳俱作秦臨關地形志瓜州郡無關國地理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宿州

出帝紀永熙元年夏州徙民郡遷據宿州反刺史元魏棄城走  
詔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倫攻討之顯熲案常山王傳  
出帝初授齊州刺史于時城人王泰伯相扇謀逆齊城出走  
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倫討之宿州當是濟州之議  
魏分爲三

李肅紀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宣之子也出帝既入關肅武  
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改永熙三年  
爲天平元年武定八年遷位于齊顯熲案魏收仕齊撰魏書自  
以孝靜爲正統陳書何之元傳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  
後高氏所補爲東魏宇文所補爲西魏張太素天文志稱東西  
帝隋書地理志有後魏東西魏之分皆不同收例

揚州

元象元年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顯熲案隋書地理  
志淮南郡舊曰揚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李  
暹傳蕭寶卷豫州刺史堯叔業以壽春歸附詔暹率叔迎接入  
城暹仍行揚州事即其證錢氏改吳改此揚州作揚州非是  
徐見梁書

新安郡

上黨王天穆傳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景爲太守  
顯熲案地形志青州無新安郡而義州有之興和中置

則問

諸史考異卷九

東陽王不傳每於則問合丕坐觀顯熲案則當作則問書刑法  
志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爲隔斷食三日  
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  
平原郡  
常山王素傳休屠郡原等徵案討之斬渠帥徙千餘家於涿鹿  
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顯熲案地形志平原郡漢高帝置皇始  
中屬冀州即此郡

滄州

遼西公傳洪超持節鎮冀州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  
百里負險險道宜分置一州鎮邊海曲朝議從之後立滄州  
顯熲案地形志滄州熙平二年分冀州一州置治饒安城

諸史考異 卷九

燕州昌平郡

京兆王傳羅漢遷洛之際以境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  
就拜昌平太守顯熲案宋弁傳羅漢爲燕州昌平郡守地形志  
東燕州太和中分恆州東部置燕州昌平郡即昌平郡之舊  
馮文通

渤海郡

樂平王丕傳初馮宏之妻高麗顯熲案海夷馮文通傳本名犯  
顯熲案此稱其名非史本文  
廣陵王羽傳羽食渤海郡之東光二千戶顯熲案地形志渤海  
郡有二一屬冀州一屬青州東光屬冀州之渤海郡

桓帝碑

衛操傳桓帝崩後操立碑于大邺城南以頌功德與初雍州  
別駕雁門段熲於大邺掘得此碑文雖非歷事宜蓋馮故錄於  
傳顯熲案此碑不載於帝紀而載在操傳亦作史者重金石文  
之證

董京靈原

崔玄伯傳元伯同郡董謏謏父京時廣陽靈原等俱以領學播  
名遠海顯熲案董京靈原晉書俱在隱逸傳

崔宏

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  
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顯熲案崔玄伯傳名犯高麗顯  
諱紀傳皆稱其字此獨稱名當是後人所改

赫連屈可

赫連屈可土字不過千里顯熲案可當作子銀弗傳屈子本名  
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

華公

古勳傳以敏正稱太宗嘉之賜名曰華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  
勳言其輔佐材也顯熲案下文勳顯熲案世祖常名之曰華頭是  
以時人呼爲華公華非華名亦不取正直爲義

原平

張黎傳雁門平原人也顯熲案地形志當作原平

說日文

封懿傳與之出爲冀州一州平北府長史天平中重贈殿中尚  
書

高陽太守

顯熲傳太祖南伐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顯熲案崔玄伯  
傳作高陽內史

馮代

崔浩傳浩身急就章從少至老所著蓋以百數必稱馮代顯以  
示不敢犯國顯熲案王海急就章本作馮漢魏顯熲師古注漢  
意在忠於本朝也浩身漢爲代亦同此意

中山王熙

刁雍傳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叉等事敗傳首  
京師顯熲案虛同傳元叉之廢盡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起兵于鄴刁雙傳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  
明帝紀正光元年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又  
廢不果見殺中山王英傳熙延昌二年封此作山陽王

太原王氏

王慈龍傳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射之孫顯熲  
案晉書王愉爲王坦之之子王湛之孫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  
弟渾傳云太原晉陽人則慈龍本太原王氏而北人之信故  
稱自云

東徐州

敬安徐州刺史崔鑿女顯熲案下文敬婚白東徐選則鑿之爲  
徐州刺史是東徐州刺史省東字李彪傳崔鑿傳俱作東徐州

太州

薛辯傳長瑜天平中爲洛州刺史歿于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  
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錢氏攷異云大州蓋天平中所置  
而地形志無之顯熲案薛野豬傳高宗初賜野豬順子和平中  
除并州刺史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

中川郡

寇謙傳孫字仙勝顯熲未爲中川太守顯熲案地形志中川郡  
天平初置顯熲未已有此郡天平初當是復置

兖州刺史

劉休復傳稍遷幽州刺史顯熲案顯熲案幽州當是兖州之誤

諸史考異 卷九

下文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會到或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文暉對曰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成梁鄒皆其證士史劉休賓傳仕宋為兗州刺史不作幽州

兄子聞恩

休賓密與其兄子聞恩謀為降計願燼案聞恩改名懷恩乘民子見南齊書良政傳

東州三郡

東州傳珍又破慧導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剛案隋書地理志淮安郡後魏置東州治比陽縣三郡皆當屬於東州州地形志州

諸史考異卷九

郡俱不置

北幽州

李訪父崇延和初歸降世祖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願燼案地形志無北幽州下文世祖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無北字

殊

盧玄傳道虔尙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先無殊患倉卒暴葬願燼案此即今世所謂短瘡也字書無短字古通呼之為珍玉篇珍瘡瘡皮外小起也

徵士頌

高允傳又以昔歲同徵宗將盡遊憐人作徵士頌願燼案傳中列盧玄以下三十四人銜名以本傳考之多不同李願燼初願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此傳無孝伯當是徵而未至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李熙傳字仲照神麈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此傳作李遠仲熙與雁門李熙別是一人李叔虎傳從祖金世祖神麈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將此傳作李欽軍閭傳字友觀此傳字友規結句稱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本傳不載邢穎附其孫邢靈傳稱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監朔方軍平賊子此傳稱中書郎武位子張謐附張袞傳稱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此傳止稱中書郎此傳虛立結句編固安伯高齊稱浮陽侯處固本傳高齊附其子遺傳俱不載

諸史考異卷九

大四百四十一

東徐州 尉元傳劉或東徐州刺史張謙據固城願燼案地形志南齊州治固城願燼置為東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東兗州

中書侍郎李燾與畢叔微對為東兗州刺史願燼案畢叔微傳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密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燾對為刺史無東字

南濟陰郡

元表淮陽郡上黨今韓念祖錢氏考異云案尉元在徐州表稱南濟陰郡願燼縣人趙憐等乞念祖為令詔聽如請然地形志無上黨離陵二縣并未見南濟陰郡名願燼案地形志南濟陰郡治竹邑城孝昌中陷武定五年復錢氏偶失檢耳南濟陰郡與淮陽郡同屬徐州離陵縣武定六年置屬淮陽郡不屬南濟陰郡上黨縣本寄治在淮陽郡見北史徐暉傳尉元為徐州刺史治彭城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因得表淮陽郡上黨令者其刺史職也地形志淮陽郡不載上黨寄治未書州郡志上黨今屬淮陽太守

平齊郡

慕容白曜傳道固及兗州刺史梁州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家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遠歸安二縣以居之願燼案劉休賓傳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為懷遠歸安二縣以居之願燼案以歷城民為歸安縣懷遠歸安二縣皆慕容白曜送道固赴都詔徙齊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有陰館之西隋書地理志馬邑郡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故地形志不載

東青州

韓茂傳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韓立東青州為招徠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錢氏云東青州未詳所在願燼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八月分青州置東青州尋朝議罷之隋書地理志平原郡平原後魏置東青州置未久而廢

張淮

張淮傳字子然一字仲之敦煌人願燼案此與注列子者隋書

諸史考異卷九

大四百四十一

經籍志東晉光祿勳張淮別是一人

蒼雅林說

游明根傳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願燼案謂三蒼廣雅字林說文也

北徐州

劉芳傳思祖振奔蕭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願燼案北願燼案南齊書州郡志北徐州鎮鍾離地形志徐州蕭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城

殷州四郡

崔辯傳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辯為刺史願燼案地形志殷州孝昌三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廣阿殷州所領止三郡

諸史考異卷九

郡

諸史考異卷九終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世祖沈葆和初校郵權覆校

臨海洪頤煊撰

南幽州

唐書傳正光五年等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李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

番郡

諸史考異卷十

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顯熾案地形志  
作番郡

監伯陽

李彪傳初受妻于長樂監伯陽伯陽美之顯熾案備林董  
傳師清河監伯陽受諡詩手詩春秋周易清河長樂二郡相近

管州

悅傳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顯熾案地  
管州崔挺傳敬雅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錢云管州

三荆

李崇傳東荆州蠻安聚眾於龍山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學生  
為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顯熾案傳有東荆南荆而無西  
荆介朱榮傳仍出舊陽歷三荆悉皆生靈從從傳除孝芬荆州  
刺史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錢氏謂荆州亦稱西荆非是

洪始改元

崔光傳鴻乃獲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鴻經綜既集多有遺  
事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顯熾案姚興  
傳天興元年與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改元法顯  
傳法顯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至天興元年戊戌二年己  
亥則亦以宏始改元在天興元年唯恐高僧傳地摩羅什以偽  
泰始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此以  
泰始改元在天興元年

蔡容超族

太宗永興二年蔡容超族於廣固鴻又以事在元年顯熾案太  
宗紀永興二年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滅慕容超於廣固宋書  
高祖紀義熙六年二月屠廣固送超京師斬於建康市義熙六  
年當永興二年

北巴郡

傳覽眼傳假覽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郡  
案南齊州郡志北巴西郡屬梁州隋書地理志關內梁道北巴  
郡

南兖州

魏承祖封平春縣開國子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為趙志  
左右顯熾案山倬傳元又欲用代寒人為傳詔寒人亦謂之  
寒官孫惠射傳魏初已來備生寒官惠射最為顯達餘見南齊  
書倬臣傳

廣陵寒人

不願為南兖以其去建鄴近顯熾案南齊書表叔業傳南兖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孟表傳  
仕蕭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南兖州刺史  
領馬頭太守領鴻陽此與地形志南兖州正光中置治淮城者  
不同

安固桓陵

諸史考異卷十  
清于誕傳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  
顯熾案地形志無此郡縣南齊書州郡志益州安國郡有桓陵  
縣安國即安固之訛

南冀州

路持慶傳恩令尋拜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討冀州之平清河  
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恩令為左將軍南冀  
州刺史顯熾案當作冀州之東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  
傳寫脫誤也地形志無南冀州平原郡下云武泰初立南冀州  
永安中罷州隋書地理志武陽郡聊城舊南冀州未幾州廢  
辛紹先傳子敬孝昌初拜後除南冀州防城鎮將與崔道固  
所授之南冀州刺史不同

樂陵二郡

朱元旭傳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居青州  
之樂陵顯熾案地形志滄州有樂陵郡魏初置義興郡青州樂  
陵郡故千乘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義州

于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被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  
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于  
州顯熾案地形志汲郡汲縣陳城興和二年恒農人率戶歸國  
仍置義州于城中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

秀容郡

秀容郡北秀容人也太祖初以高秀容川原沃衍欲舍居之  
羽健曰臣家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列內差近京師豈以  
沃培更遠地顯熾案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不言南北下文  
留祖德德祖代勒繼為領民酋長高宗末假南將軍肆州刺  
史則肆州所屬之秀容郡即北秀容也亦朱天光傳建義初除  
撫軍將軍肆州刺史永安中加侍中余崇光祿大夫北秀容第  
一酋長尤其明證元和郡縣志秀容縣水漢陽曲縣地開皇十  
八年于此置忻州又于今西北五十里秀容故城移後魏胡元  
所置秀容縣于今理屬忻州此即南北秀容之故地其地相去  
不遠同在肆州界中

西朔州

辛雄傳魏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九月行西朔州  
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變首與五龍破析陽郡應宇文弼  
繼顯熾案西朔州已見李崇傳地形志析陽郡領東析陽西析  
陽二縣析州所屬皆從中郡縣南道行臺即南中府南安郡以  
下皆屬之

北朔州

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朔州刺史六州慰勞大使北朔州城行  
廣州事招納有稱顯熾案地形志北朔州武定二年置不言治  
所隋書地理志襄城郡東魏置北朔州河南郡陰澤又有東魏  
北朔州廣州武定中昭從治襄城即南朔州

行字於世

高崇傳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顯熾案傳永傳字恪期王肅之

為豫州高祖曰已選傅簡期為其長史高祖每數日上馬能擊  
賊下馬作露布唯傅簡期百威陽王禮傅長子通字曼和陸侯  
傅威陽王禮謀反合子曼和先據河內坊聞禮敗斬曼和百冠  
禮傳時為臨洛州刺史仙勝微從附之皆稱其字

永安五銖錢

道德表在布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值二百宜  
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  
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錢成難復私營不能自潤  
後遂結永安五銖錢顯始家今所存有之

東豫州十三郡

張普惠傳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戌十三郡猶因舊  
行前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顯始案田益宗傳太和十九  
年都督光城七陽汝南新蔡末安五郡諸軍事冠帶皆南司  
州刺史治以益宗既渡淮其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  
州以益宗為刺史地志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  
郡六廣陵郡與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末安光城新蔡汝南  
皆南司州舊郡田益宗傳命安壁太守楊景安壁亦嘗道郡  
并之即十三郡也隋書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  
改曰西豫州

西平原

馮元興傳其世父傳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太守贈濟州刺史  
顯始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西平原郡西平原疑即濟州  
所屬之平原郡也

唐州

樊子鶴傳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止平軍  
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開門拒守子鶴攻之建義初拜平  
北將軍晉州刺史顯始案地形志晉州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  
年改孝莊紀建義元年五月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鶴克唐州斬  
刺史崔元珍是排改後書之

梁國蒙縣

李嶠傳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顯始案皇后傳文成  
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后當作王王嶠之妹也凡兩言梁  
國蒙縣人足證李庶家傳梁國蒙人是梁國蒙人之說

高平公主

高平傳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選尚書令顯始案常景傳尚平  
陽公主未幾主薨景欲使公主家令居廢制服

孫蔚

孫惠蔚傳先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詔使加惠顯始案惠蔚  
與李彪以儒學相知高祖嘗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  
猶沈溺滄浪常以為負矣

北隨郡

關元明傳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顯始案地形志無北隨郡  
北隨郡

精陽武陰

杜纂傳南陽平又謂精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顯始案漢書地  
志南陽郡有堵陽舞陰二縣堵陽水經清水注引作堵陽武  
陰即舞陰古字通用地形志無此二郡名高祖紀太和二十  
二年撤陽武主成公期舞陰武王武起當是暫置為郡故不言

趙郡人

李謐傳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顯始案下文兩言趙郡李  
蓋相州刺史安世李孝伯傳兄子孝伯趙郡人謐亦當為趙  
郡人字謐

觀象賦

張淵傳明占候曉內外星分世祖以淵為太史令嘗持統後賦  
顯始案初學記星第四引作宋張鏡觀象賦文選月賦李善注  
引作張泉觀象賦皆因遠唐諱改從聲以音為米人未知何授

陰貞

周澹傳為太醫令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為醫與澹並受封爵  
顯始案太祖紀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充死後案數動發  
當即其人

南縣

王仲興傳趙郡南樂人也顯始案地形志南樂屬南趙郡二漢  
屬鉅鹿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鉅鹿郡皆作南縣

常安

劉曜傳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皇帝案晉書載記作徙都常安  
小字劬

石勒傳字世龍小字劬勒石虎傳勒之從子也祖曰句那顯始

宋晉書載記作石勒初名劬季龍祖曰句那初劬之轉而字  
各異案韻頤人名晉有劬音見石勒載記

慕容軌

慕容廆傳廆死子元真代立元真名犯恭宗廟諱顯始案恭宗  
名昱元真名軌凡音同而偏者不諱如顯始名弘而姚泓  
不諱是也據宇文莫槐傳元真本名見故遺諱後俗寫改作軌  
字

發家

司馬叙傳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顯始案晉  
書蘇峻傳作乃發庚亮父母墓制棺焚屍

杜墨驥

劉裕傳休龍將杜墨驥又攻新亭東廂皇將顯達率所領至杜  
宅被墨驥軍顯始案宋書桂陽王休範傳南齊書高帝紀俱  
作杜墨驥

勇士城

乞伏國仁傳分部內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顯始案漢書  
地理志勇士縣屬天水郡

樂都

秃髮烏孤傳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顯始案漢書  
地理志洛都縣屬上郡

涼州七郡

沮渠蒙遜傳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  
郡封王為涼王顯始案晉書地理志涼州統郡八此外尚有西  
郡不在數中蓋是其時已并省

高昌郡

高昌傳漢西城長史已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置太守顯始案晉書地理志無  
高昌郡呂光載記有高昌太守楊翰沮渠蒙遜載記以熾盤為  
高昌太守

新陽太守

鬱傳漢又遷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河水之南石城東北立帝  
水成顯始案南齊書州郡志新陽郡屬靈巖府

蟻蟻傳世祖以其無知有類於蟻故改其號為蟻蟻  
承左氏成五年同盟于鹿牛春秋繁露竹林篇作鹿牛聖即鹿  
字

父草馬

父草馬五百匹隨煇案爾雅釋畜馬屬牡曰驪郭璞注今江東  
呼父馬為驪牝曰駟注草馬名

犯諱字

宇文莫槐傳與慕容晃相攻擊隨煇案晃字凡五見紀傳晃  
恭宗諱皆稱慕容元真此傳不回復是史之失

南北籍帝

天象志由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隨煇案魏收撰魏書以  
北為帝而以晉為僭收天象志已廢嗣後人取張大素舊補之  
大素唐人無南北之分故立稱之為帝

太史上言

天賜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連字客星及他不可勝  
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改立君語在帝紀隨煇案太祖  
紀天賜六年無太史上言

廣平郡治

地形志廣平郡治曲梁隨煇案曲梁廣平郡第五縣其時郡治  
不必在第一縣與後漢郡志異

受陽

太原郡受陽舊屬樂平隨煇案晉書地理志樂平郡作壽陽

應陶

鉅鹿郡應陶二漢晉屬治應陶城應陶永安二年分應陶置治  
楊城隨煇案元和郡縣志平遙縣下云魏以太武帝名諱改平  
陶為平遙此郡既有應陶復有應陶當有外語隋志趙郡應陶  
舊曰應陶開皇六年改應陶而不言別有應陶縣

淇水

武德郡溫有溫淇水隨煇案春秋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淇梁  
杜預注淇水出河內縣東南至溫入河淇水即淇水之誤淇  
上行溫字

建州

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國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 卷十

中罷郡置州治高都城隨煇案北齊書神武紀天平元年建州  
刺史韓賢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在五月前旋復建州而  
志不書

汾州

汾州延和三年為鎮太和十八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  
治西河隨煇案裴延偽傳以良為汾州刺史使寇魏城民大飢  
人相食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梁父苑裴澤

泰山郡梁父二漢晉屬有苑裴澤隨煇案梁父是梁父之誤後  
漢郡國志梁甫侯國有苑裴裴劉昭補注左傳隱公使勞苑裴  
吾將老焉杜預曰南有苑裴城

東平原

東平原郡劉裕置魏因之治梁鄆隨煇案鄆義傳平城梁俱為  
東平原太守漢書地理志梁鄆屬濟南郡隋書地理志齊郡長  
山舊曰武靈置廣川郡并東清河平原二郡入改曰東平原郡

潁州

潁州天平初置潁州治長城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隨煇案楊  
播傳倫後以太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  
不行

南潁川郡

潁州潁川郡太和六年置隨煇案潁川郡屬潁州此即南潁川  
郡章閭傳崇除南潁川太守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閭義傳

諸史考異

季明武泰中為亂兵所害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皆是

承城

臨陵郡治永城隨煇案永城當作承城承是郡第一縣隋書地  
理志臨陵舊曰承置臨陵郡

南秦州

南秦州真君七年置仇池鎮太和十一年為渠州正始初置洛  
谷城隨煇案裴傳宣出為征虜將軍益州刺史裴得羌戎之  
心復晉書置益州改置所治為南秦州洛谷本名駱谷皮豹  
子傳喜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州刺史益州諸軍事本將  
軍開府仇池鎮將詔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  
必令成就訖南天水郡民柳庸據險不願奉軍討滅之南天

水郡即南秦州所屬之天水郡真君七年置

安康郡

東梁州安康郡開置年隨煇案治于諷傳孝昌三年朝議以梁  
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諷為領遠將  
軍梁州刺史

嚴縣

廣州化城郡復嚴縣一本作嚴縣隨煇案隋志朔方郡後魏置  
廣州嚴縣西魏置弘化郡則作復嚴者訛也

高僧裕

律歷志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又云前司徒  
司馬高緯隨煇案高允傳裕字僧裕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

諸史考異

壬子原肅宗改名正光原

華陰公主

禮志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依謀功故別立其廟隨  
煇案道武宣穆皇后傳登國初納為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  
宗保護事太宗紀高河王紹傳俱不載

新秦侯

散騎常侍都督尚書新秦侯游明根隨煇案新秦當作新秦游  
明根傳就拜東兗州刺史改新秦侯

桓州白登山

食貨志延昌三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  
兩錫三百餘斤隨煇案後漢郡志雁門郡平城補注前書高  
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地形志作恆州

桑乾郡

靈徵志延昌元年恆州之繁時桑乾縣隨煇案地形志恆州  
無桑乾郡隋書地理志馬邑又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  
北齊張集傳父烈桑乾太守

司州

景明元年司州之潁川汲郡隨煇案地形志洛州太宗太和十  
七年改為司州天平初復為潁川汲郡

靈邱郡

太和九年六月司州靈邱廣昌鎮首領隨煇案太和十八年遷  
洛以後以洛州為司州未遷洛以前以恆州為司州地形志靈

邱郡屬位州

諸史考異卷十終  
番禺沈葆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一

臨海洪顯燧

北齊書

樹生

神武帝紀皇考樹顯燧案魏書高湖傳作第三子蓋顯燧子樹生樹生長子即齊獻武王也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諱事云須取君子炎諱晉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顯燧曰體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樹下當有生字北史亦作樹生

阿胡泥

時賀拔允在坐請神武帝學殿之折其一齒曰阿胡泥泥下

因上請殺之顯燧案賀拔允傳字可泥周書作阿泥蓋傳寫有脫誤也

節周帝

魏普泰元年二月介朱律度廢元其而立節周帝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明為皇帝年號中興永熙元年四月神武至洛陽廢節周及中興主而立孝武顯燧案節周帝者前廢帝也中興主者後廢帝也孝武者出帝也魏書三帝紀俱不載其諡號

市虎

文襄帝紀述市虎之疑乃致投符之惑顯燧案梁書侯景傳作述懷市獸之疑此虎字是後人所改

德州

文宣帝紀武定七年梁德州刺史劉頌以州內附顯燧案梁書敬帝紀德州刺史陳法武地形志無德州隋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是時已有德州在開皇前矣

姝姑

天保三年二月姝姑主阿那瓌為突厥虜所破破自殺顯燧案魏書列傳作嬌嬌聲相近

顯祖廟號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靈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為文宣廟號顯祖顯燧案北史乾明元年二月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天統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

諸史考異卷十一

又奏復帝本諡顯祖

又奏復帝本諡顯祖顯祖孝昭本紀乾明元年為皇建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無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三人配樂顯祖廟庭北史顯祖皆作高祖文與此異後主紀天統元年十一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文與北史同

南膠州

廢帝紀乾明元年四月癸亥詔河南定襄趙徽趙南膠光青九州顯燧案地形志有膠州而無南膠

豐州

武成帝紀大盛元年以豐州刺史裴徽為司空顯燧案地形志無豐州裴徽傳亦不言為豐州刺史隋志上黨郡鄉縣又有後魏南垣州尋改豐州後周廢

北朔州

趙郡王叔倫八年徵徽起都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魏北恆三州及雁北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顯燧案范陽王紹義傳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地形志隋志俱無北朔州之名輔相附見張保洛傳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無北字凡漢北朔州以其對南言俱可稱為北州也

兄家家

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婦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為姊姊顯燧案魏王儼傳阿兄僕何能率左右謂其父武威也士開謀廢至尊制家家頭使作阿尼謂胡皇后也顯燧案魏書來迎臣姊姊即陸合章在暹傳顯燧當同安樂公主達擊於汝何似若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情兒亦謂其母

潘相樂

潘樂傳字相樂廣靈石門人也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樂後始為字顯燧案神武紀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文宣紀以潘相樂為司空詔封潘相樂為河東王當是初名相樂後會相字

涇州

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發石龍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懷州樂其地仍立涇州顯燧案段韶傳

會果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  
逾出野貽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水滬縣舊日沛梁置涇州東屬  
二郡陳廢州并二郡為佈郡後周改佈郡為石梁郡涇州東  
當脫涇州二字北史作侯景改為涇州

救勒  
斛律金傳字阿六敦朔州救勒部人也隨煨案魏書高車傳高  
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初魏徙歷北方以為救勒諸夏以為高車  
丁零其種有斛律氏

馬邑縣  
庫狄盛傳割并州之石文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  
數十戶合二百戶為其食邑錢氏云魏隋二志所載原州後為  
平涼郡與馬邑相距甚遠魏志無馬邑縣隋志有馬邑郡而無  
馬邑縣隋煨案此節文有錯誤當云肆州之平寇縣原平縣馬  
邑縣各數十戶其地方相合續漢志馬邑縣屬雁門郡後省復  
置隋改為郡

是寶  
秦雄傳詔與廣州刺史趙青揚州刺史是吉寶等各總當州  
士馬隨行臺任延敬顯煨案北史秦雄傳作揚州刺史是寶下  
文延敬與戰失利寶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亦作是寶魏書官  
氏志是云氏後改為是氏周書宇文貴傳作是云寶魏書陳慶  
之傳作是云寶是云三字之誤

東西夏南北華  
薛德義傳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隋州等反叛顯煨案魏  
書地形志有夏州東夏州華州北華州其以夏州為西夏華州  
為南華俱以相對而名史如此類甚多別有西夏州寄治并州  
界其相距恐遠

陳合案  
慕容儼傳爾朱羽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陳合案代郡  
魏合案亦致通顯顯煨案張保洛傳從高祖出山東又有劉珍  
殺陳合案案尉標乞伏貴和及弟合和王康德並以軍功至大  
官此為重複而史失於刪并

東冀州  
高乾傳父翼拜渤海太守未幾賊徒寇盛冀部軍合境徙居河

涇之開魏因東冀州以魏為刺史顯煨案魏書地理志冀州  
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東冀州刺史地無東  
冀州當是其後省

易陽郡  
李元忠傳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三縣為易陽郡顯  
煨案廣平下當脫之字地形志無易陽郡魏郡有易陽縣魏書  
劉深傳廣平易陽人是其先屬廣平也隋志易陽縣舊日易陽  
後齊廢入襄國縣魏襄國郡當是易陽後廢入襄國郡亦隨改  
名焉

宛川  
魏蘭根傳從行董蕭實資討破宛州俾其人民為奴婢蘭根辭  
曰此縣界于強廣顯煨案北史作宛川地形志無此二縣名隋  
志陳倉縣後魏日宛川

樂陵男  
崔陵傳陵族子華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大諱諱大夫  
華師襲父爵樂陵男顯煨案魏書崔亮傳士泰以功賜爵五等  
男不言樂陵

蘭固成  
陳元康傳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宰廚膳甚被寵魏世宗杖  
之固成固進食置刀于盤下而殺世宗顯煨案文襄紀作梁將  
蘭欽子京北史固成一京

臨海侯  
杜弼傳顯祖發從從從臨海侯時楚州人東方白類謀反南  
北齊應臨海侯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屬城人終得  
保全顯祖嘉之赦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顯煨案地形志海州  
海西郡有臨海縣當是其時廢為鎮

敬顯儒  
敬顯儒傳字孝英平陽人顯煨案北史作陽平太平人敬使君  
碑作公名口字顯儒平陽秦平人北史作陽平者傳寫誤也以  
碑考之顯儒釋稱奉朝請李莊初封秦平縣開國子除晉州別  
駕後從齊神武起兵以功封永安縣侯食邑千戶孝英初為汾  
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驍騎大將軍穎州刺史大都  
督穎州諸軍事而傳皆不載知其脫略多矣

萬侯普  
萬侯普字普樓太平人顯煨案北史作萬侯普廣前二十五  
萬同音注廣復姓士齊特達萬侯普侯普其北監本在萬侯  
普明人之不識字可笑如此

普樂郡  
劉豐傳普樂人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顯煨案隋書地理志  
武郡後魏置靈州通樂縣後周置普樂郡地形志靈州郡縣  
關普樂郡當在所關之中

元朔  
元朔傳字輔宗魏司空之子顯煨案魏司空下當脫其名魏書  
廣陰王傳朔父鬱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亦未為司空顯字  
明皆與此異

父連崔社客  
李渾傳父連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先王倫冀州起運遇普  
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  
臺赴援顯煨案魏書李靈傳渾父道字良執社客崔祖廟小字  
也厚書段永傳亦稱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皆舉其字

襄城王祖  
高德政傳楊楷書中旨以魏襄城王祖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  
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顯煨案魏書孝靜紀作襄城王祖  
及司徒潘相樂

自稱其字  
王昕傳字元景大尉汝南王悅辟昕兵參軍左右言其謹慢悅  
作色曰卿是何人獨為優差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  
下式瞻儀形顯煨案魏書武紀曰此實六河之意也此亦自稱  
其字

高安縣  
陸法和傳既入荆州汝陽郡高安縣之紫石山顯煨案南齊書  
州郡志荆州汝陽郡有高安縣高安即高安之謬



字行

裴文季 裴讓之傳信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顧煊案讓之父佗見魏書良吏傳子元化河東聞善人文季未知為何人

河間鄭人 鄭都信字才河間鄭人顧煊案地形志河間郡有鄭縣而無鄭北史鄭為郡密族係河間鄭人魏書郡縣傳作河間鄭人鄭都信鄭字之誤

梁國人 魏收傳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裴庶讓讓云史書不直顧煊案李庶傳李平為陳國人云其家貧賤故裴等致訟魏書李平傳字譽定額三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無言其家貧賤事彭城王疑見外傳李峻傳梁國梁縣人收傳梁國家人當是梁人之誤當時重地望故以梁人為貧賤

靈太后 靈太后之被幽也班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錄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顧煊案靈媼是胡字之誤太姬即陸媼後靈媼傳後立合登號曰太姬

明月謠言 斛律光甚惡之徒因其女無寵以謠言問陳煊案明月謠言斛律光傳已載此為重出周書韋孝寬傳亦載之

林慮郡 諸史考異卷十一 九 林慮子悅傳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去郡遠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易近顧煊案魏書地形志臨水武安一縣屬魏郡不屬林慮當是後所改併

父靈芝 唐包信父靈芝魏書陽合顧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靈芝其齊尚書右僕射溫國公

南平原貝 崔劭傳本清河人曾祖陳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于河南立貴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人顧煊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南平原貝已熟屬東清河

不屬東平原與此異 同郡 許悼傳高陽新城人同郡郡都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悼與魏中正顧煊案郡傳河間鄭人與高陽同屬瀛州同州而非同郡

不屬東平原與此異

同郡

許悼傳高陽新城人同郡郡都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悼與魏中正顧煊案郡傳河間鄭人與高陽同屬瀛州同州而非同郡

虎字偏旁諱 顧煊傳字文宗顧煊案傳皆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蓋唐人避虎字偏旁諱顧煊傳北史作叔處其避諱與此同

陸豫

陸豫傳字道開趙郡高邑人父哀梁北平太守錢氏云廣顯陸字下不云又姓它書亦未見陸姓者然諸本皆從日旁顧煊案魏書有進士陸存傳慕容寶傳有中書令陸靈字懷道即父

皆曰勇 諸史考異卷十一 十 孟業傳靈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顧煊案晉書呂光載記問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連日節下受任全方赴機宜速來書劉穆之傳公濟流遠代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陳書高祖紀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隋書百官志諸王境內稱之日殿下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日第下節下之稱亦由是也

咸安令

路去病傳咸安令咸安京城下有鄴臨漳咸安三縣咸安之下舊就難治顧煊案隋書百官志齊制難臨漳咸安三縣合置咸安令咸安令有鄴臨漳二縣而無咸安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分鄴縣置咸安縣

阿那瓌 高阿那瓌傳朕至長安封郡公為陸州刺史諱作朕字世人皆稱為珠首顧煊案周書王謙傳作陸州刺史阿史那瓌隋書梁春傳諱又合高阿那瓌等攻利州

諸史考異卷十一終 晉陶沈和初授鄆州刺史

諸史考異卷十一終 晉陶沈和初授鄆州刺史

周書

文苑紀齊神武雷其將詳璋守關而退顧煊案北齊書神武紀在命行臺尚書長史詳璋守潼關

東雍州

魏廢帝三年正月改東雍為華州顧煊案隋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又有終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終州此即地形志所載之東雍州與此別

淮州

東荆為淮州淮州為純州顧煊案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荆州西魏改為淮州相柏縣梁置曰淮安并立華州西魏改州為淮州後改為純州

梁州

東梁為金州南梁為隆州北梁為靜州顧煊案隋志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為東梁州尋改為金州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西西魏置隆州唯北梁未詳所在元和郡縣志劍南道靜州本漢魏陵縣地天授元年于此置靜州疑即其舊地

西益東巴

西益為利州東巴為集州顧煊案隋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魏書傳監眼傳尋假領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即此隋志漢州郡隸江縣後周置集州本在巴東不言東巴州史之畧也

沙州

沙州為涼州顧煊案沙州有二隋志蒲圻縣置上雋郡又有沙州縣置沙州州尋廢地形志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白沙州城任果傳伯父康龍驤將軍新巴南安漢廣三郡守沙州刺史二沙州其地不同

巖州

巖州為巖州顧煊案隋志波都東魏置巖州魏郡林慮縣開皇十六年置巖州許善心傳出除巖州刺史

臨海洪顧煊撰

溫州  
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涪州順熒案隋志安陸郡京山縣置新州西魏改爲涪州陳書周文有傳高祖以侯瑱據涪州南史作江州蓋涪州本江州地

陵州  
孝閔帝紀元年正月於劔南陵并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順熒案隋志陵州西魏置陵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元和郡縣志陵州因陵井以爲名陵井者本沛國張道陵所開故以陵爲號後魏廢帝二年析武康郡之陽安縣置資州順熒志爲詳

南寧州  
武帝紀保定元年九月南寧州遣使獻馴馬及蜀鏡二年十月分南寧州置茶州順熒案新唐書地理志南寧州漢夜郎地武德元年開南中因故同樂縣置即宋齊志之靈州後沒入蠻中故隋志開邊縣有恭州而無南寧新唐志南寧州在羅州之

夕惕若厲  
三年詔曰惟斯不安夕惕若厲順熒案淮南人間訓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說文惕字注及張衡思元賦引易皆曰夕惕若厲得此知河北所行本亦作夕惕若厲

尉遲勃  
建德六年正月尉遲勃擒齊主及其太子恒于青州順熒案北齊書幼主紀作爲周將尉遲綱所獲綱本傳天和四年已薨于京師不與此役動綱之子也

豐州  
越王盛傳大象元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屬戶爲趙順熒案合狐整傳除豐州刺史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隋志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又梁置豐州後周改豐州安富縣即安福梁置曰廣福并爲郡當是趙隋謀改爲安富

禮州  
代吳王達傳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順熒案郭彥傳孝閔帝踐阼出爲禮州刺史暨左生梗未遑朝憲隋志禮陽郡平陳置松州尋改爲禮州不言後周置者蓋改之不審也

二十州  
賀拔岳傳永熙二年孝武詔岳都督一雍二華三岐四梁三益巴二夏諸軍事順熒案魏書賀拔岳傳作二益巴尉藍下有南益二字依此傳改作二益巴恰二十州若增南益則多一州矣傳寫當有舛譌

昌平  
寇洛傳上谷昌平人也順熒案地形志昌平縣屬昌平郡不屬上谷

玉壁城  
王思政傳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督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順熒案元和郡縣志玉壁故城在稷山縣南十二里魏文帝大統四年東道行臺王思政表築玉壁城因自鎮之後置爲勸州郭賢傳尋出爲勸州刺史鎮玉壁章孝寬傳保定初以孝寬立勸玉壁遂于玉壁置勸州是也

沙文方三州  
水恩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錢氏政異云趙剛傳孝閔帝踐阼出爲利州總督沙利方渠四州刺史沙方文三州不見於隋志順熒案梁傳及太祖崩始利沙文等諸州阻兵爲逆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置初曰建昌置文州同昌郡封德縣後周置又立芳州芳即方矣皆與利州相近

樹頽  
楊忠傳因家于神武樹頽高順熒案地形志神武郡作殊頽

信州  
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部浙十五州諸軍事錢氏攷異云隋志梁于巴東郡置信州此時亦未屬魏不知忠所置于何所順熒案武帝紀天和六年四月信州書葉冉祖喜再龍驤舉兵反靜帝紀大象二年分潼州管内新遂普合及潼州管内茂茂六州並隸信州總督府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督府錢氏攷

同州  
梁同州刺史柳仲禮其長史馬帥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順熒案文帝紀梁司州刺史柳仲禮隋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治安陸縣同州當是司州之譌

李虎  
尉遲綱傳大統元年從儀同李諱討曹泥破之順熒案文帝紀作儀同李虎令狐德棻撰周書唐人嘗避唐諱唯此傳尙存其舊餘凡作李虎者皆後人所改

東雍州  
楊寬傳弘農華陰人也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順熒案隋志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地形志華陰屬華山郡故其時以東雍爲本州

何守位日仁  
蘇綽傳何以守位日仁順熒案陸德明釋文作日人注云王肅十伯玉桓元明解作仁此河北本亦作日仁

涪陵郡  
陸騰傳涪陵郡守簡休祖又據室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順熒案辛慶之傳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亦多從逆隋志無何州當是合字之譌若梁郡楚江縣西魏置容州谷山郡

西江州  
賀若敦傳巴西人譚掩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勇勳並顯順熒案隋志清江郡巴山縣梁置宜都且昌

郡縣後周置江州河陽郡... 郡置江州魏廢帝三年改江州為河州此即西江州矣

南幽州 郭賢傳趙與陽州人也... 南幽州

南幽州 郭賢傳父旭建義初雍州大中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 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為靈州南字

韓陵 魏善傳天光拒齊神武于寒陵... 韓陵

務州 首只考異卷十一 云定傳祖比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 務州

高梁 揚揚傳正平高梁人... 高梁

郟州 又於郟郡置郟州以揚為刺史... 郟州

備城郡 韓盛祖與魏備成郡守... 備城郡

漢州 漢州郡與魏備成郡地志不載... 漢州

折州 裴侯傳出為郟州刺史... 折州

中華郡 志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折州... 中華郡

合狐 合狐傳拜御正中大夫... 合狐

洵州 寇僞傳子奉位至僞同三司... 洵州

清河 清河自稱巴州刺史... 清河

川縣後周置州尋廢... 臨信奉合開通六州

辛慶之傳族子昂天和初... 昂令老躬使還巴州

趙顯聖 趙顯聖附志巴東郡... 後周置臨州巴郡

東徐州 魏除東徐州刺史... 東徐州

州刺史徐即東徐州地... 東徐州

安縣後周置中州... 安縣

南洛州 泉企傳大將軍王雄南征... 南洛州

直州 李遷哲傳安康人也... 直州

上甲郡 縣齊置安康郡後魏置... 上甲郡

扶猛傳上甲黃土人... 扶猛

青州 世為渠帥猛梁大同中... 青州

邑陽 煇案隋志眉山郡西魏曰... 邑陽

陽州 陽州上洛邑陽人也... 陽州

平州 又侵陷南郡之當陽... 平州

李寶鼎 熊安生傳東魏天平中... 李寶鼎

基平郡三州 蕭歸傳高祖詔以基平... 基平郡

信州 魏置華陵縣後周改名... 信州

恒陵 魏天和三年梁州恒陵... 恒陵

南洮州 羌傳大統四年以合定... 南洮州

洛義郡 氏傳世宗時興州人... 洛義郡

氏傳世宗時興州人... 氏

氏傳世宗時興州人... 氏

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為興州鳴水縣西魏置曰落業並置落業郡

諸史考異卷十二終

番禺沈葆和初授鄒櫛校

諸史考異卷十三

臨海洪頤煊撰

隋書上

平原太守

高祖紀淑生平原太守烈烈生靈遠將軍頤煊案周書楊忠傳作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祖以軍功除建遠將軍行號與此不同

尉遲迥

韋孝寬成尉遲迥於相州頤煊案字文述傳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亂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遲敗於相州迥木姓尉氏後改尉遲周書皆稱尉遲迥隋書皆稱尉遲迥下文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今日已前賜姓復其舊此在未賜姓以前故稱尉遲迥

二十郡

以隋州之崇業郡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應山初安蔡州之蔡陽鄧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隋國頤煊案二十郡所在皆見于地理志唯不載土州之永川息州之建安未知是何郡之改隋州崇業郡亦不見于志

馬榮伯等六儒

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頤煊案備林馬光傅字榮伯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復秦仲讓孔德寶王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北史作詔徵山東大儒馬伯榮等非是

民部省書

六年正月遣民部省書林威進省山東頤煊案隋書林威初應避民字諱百官志又改吏部為選部戶部為人部字尚未改新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北史在戶部尚書林威是又據改後書之

浙州

十年六月浙江刺史元曾為靈州總管頤煊案元曾傳歷靈州二州刺史拜靈州總管地理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此作浙江是妄人所改

生日

仁壽三年五月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頤煊案此為後世重生日之始在唐中宗元宗之前

南蘇道

煬帝紀大業八年左第六軍司南蘇道頤煊案高麗諸道皆本于漢郡縣漢書地理志高麗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南蘇道當因此水得名

高陽郡

九年十月改博陵為高陽郡煬氏攷吳云地理志失記頤煊案地理志博陵下不言改為高陽河間郡高陽縣下云後置高陽郡當是其後所改并也

德皇帝

禮儀志陳制永定元年武帝受禪明年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頤煊案陳書武帝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周太祖皇考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此于陳制稱皇考德皇帝蓋

後齊

北齊籍于帝城東南千畝內頤煊案隋書北齊書稱後齊此作北齊是後人所改

關戰

皇帝諸疾加以孤獨頤煊案下文皆作關戰關戰即案陳漢書匈奴傳注案戰有衣之戰也

期衣

食命婦歸則期服期衣元色頤煊案皇后衣十二等案衣襦衣期衣期衣期衣皆本于期雅五等期雅秩秩海雜注如雜而黑在海中山上此即改作期衣說又玉籍俱無期字

案記

音樂志案記取公孫尼子頤煊案史記案書正義其案記者公孫尼子次孫也馬氏意林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禮也車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今在樂記中

宣業舞

通志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朝容舞為詔舞宣業舞為

武德舞旗詔為言官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顧煊案今商  
志作宜利舞

盈不足

律麻志七曰盈勝以御隱雜互見顧煊案九章算術作盈不足  
以御隱雜互見周禮保氏九數鄭司以注亦作應不足

劉焯卒

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歷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  
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改法又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  
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歷命焯死焯竟不行顧煊案劉焯傳大  
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

日景

諸史考異卷十三

天文志攷靈曜周體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于地  
千里而差一寸顧煊案辨正論卷五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  
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豈木無影  
漢國影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一本作立夏之日

顧欽反

中大通六年四月丁卯燬感在南斗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  
顧欽舉兵反後年更為大同元年顧煊案武帝紀顧欽攻漢中  
在大同元年十一月

北營州

建德七年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是月營州刺史高寶密據  
州及顧煊案周書武帝紀作建德六年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  
寶密據州反

呵楊為麻

五行志時人呼楊姓多為麻者顧煊案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  
注郭璞三蒼解詁曰楊音益匡謬正俗文曰俗呼姓楊者往往  
為益音有呵依據卷曰按音灼漢書音義反楊稱為由與如此  
則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縣遊太守

恭帝義隆二年縣遊司馬太守武賦羊羔生而無尾顧煊案元  
和郡縣志麟遊縣本漢杜陽縣地附于此置仁壽宮義隆元年  
獲麟于公所因廢官置立郡縣地理志不載

祭法度

刑法志梁武帝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即清陽祭法度家傳  
律學于是以為兼尚書制定律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二  
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  
守廷尉顧煊案經籍志梁律二十卷梁義興太守祭法度當  
是其後所歷官也

劉訥

百官志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郎顧煊案劉訥傳有劉訥者  
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

陸始

陸始名公之弟位居稱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顧煊案陸始歷  
吏部尚書晉書附見其父陸玩傳

國主稱臣

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顧煊案宋書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為封  
國若自吏相並于國主稱臣去在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  
制為下官致敬

南新豐

地理志渭南縣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源源中源二縣後周  
郡及二縣並廢入馬頰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明帝于今縣  
東南四里置渭南郡及南新豐縣西魏廢帝二年改南新豐為  
渭南縣志不載

秋谷

諸史考異卷十三

安定郡臨涇縣大業初置初曰秋谷尋改為馬頰煊案秋當作涇  
元和郡縣志隋大業元年于今縣置秋谷縣取縣內涇谷為  
名

廣潤

靈武郡靈武縣後周置曰建安開皇十八年改建安為廣潤仁  
壽元年改名為廣潤煊案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八年改為大潤縣  
當因避隋諱改

荊州

西平郡舊置臨州顧煊案唐當作郡地形志都州郡縣開元和  
郡縣志後魏孝昌二年立都州  
吳安

敦煌郡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州大至吳安開泉合  
為常樂縣錢氏攷吳云吳安當作宜安顧煊案漢書地理志精  
涼志皆作吳安應劭曰吳水出北入其澤元和郡縣志晉呂縣  
本漢吳安縣因縣界吳水為名也晉書地理志宜安當是傳  
寫之訛

閩郡

河南郡閩縣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為臨煊案元和郡縣  
志周明帝二年置閩郡郡閩縣本湖縣縣名閩古文閩字也說  
文從門吳聲開皇三年廢閩郡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閩郡  
縣

白狗堆

汝南郡襄陽縣又有白狗堆梁置淮州後齊廢州以置齊郡  
顧煊案地形志西淮州蕭衍置觀因之治豫州界白狗堆即此  
城

諸史考異卷十三

弘農郡長泉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改為馬頰煊案元和郡縣志長  
水縣後魏宣武帝分盧氏東境置南陝縣西魏廢帝改為長淵  
義宣元年以犯高祖廟諱改為長水此作長泉亦避唐諱改  
內鄉

新陽郡

新陽郡內鄉縣舊曰西漸陽郡西魏改為內鄉顧煊案元和郡  
縣志後魏于此置漸陽郡廢帝改為中鄉縣隋開皇三年以避  
廟諱改為內鄉

魯州

東平郡後周置魯州尋廢顧煊案上文襄城郡魯縣後魏立魯  
陽郡後置魯州大業初州廢二州地相近不應同名錢氏以魯  
陽之魯州為廣州之謬其說是也

貴鄉

武陽郡貴鄉縣東魏置顧煊案元和郡縣志貴鄉縣本漢元城  
縣地後魏孝文帝分置貴鄉縣地形志天平二年分館陶置  
曲沃

曲沃

終郡曲沃縣後周置建德六年廢顧煊案此文有脫誤地形志  
正平郡曲沃縣太和十一年置  
太平

太平縣後魏置順熒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太武于今縣東北二十七里太平故關城置秦本縣周改秦平爲太平

伍城

文城郡伍城縣後魏置曰刑軍縣改爲伍城後又置伍城郡開皇初郡廢順熒案元和郡縣志後魏于此置伍城郡領京軍縣孝文帝改京軍縣爲伍城縣開皇三年廢伍城郡地形志作五城郡五城縣永安中置

善陽

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曰招遠大業初改曰善陽順熒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改爲郡陽縣

永年

武安郡永年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後齊廢北廣平郡及曲梁廣平二縣入仁壽元年改廣平爲永年順熒案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省典梁置廣平縣仁壽元年改廣平爲永年避煬帝諱也

昔陽

趙郡鼓城縣開皇十六年分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爲鼓城順熒案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十六年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爲鼓城縣水經濁漳水注昔陽城本鼓城作昔陽是傳寫之誤

維州

北海郡北海縣開皇十六年分置維州大業初州廢順熒案維當作維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六年又于此置維州取界內維水爲名大業二年廢維州

魯郡

魯郡舊兗州大業二年改爲魯郡順熒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于兗州置都督府二年改爲魯州三年改爲魯郡博城縣下云大業初州廢即魯州之改爲魯郡也志脫魯州之置錢氏引王劭舍利感應記以爲魯置秦州是誤

南陽

宣城郡涇縣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順熒案南齊志宣城郡無南陽縣當是廣陽縣隋改作南陽

新會郡

南海郡新會縣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併益允永昌新建臨

諸史考異 卷十三

潭化召樓集六縣爲封有堯十二年改爲九州順熒案此節文有舛譌宋齊志新會郡有新縣而無新建十二年上當稱開皇有堯二字餘涉含詎縣有堯山而誤

樂陽郡

樂陽郡樂山縣梁置樂陽郡順熒案元和郡縣志陳于此置樂陽郡

南司州

永安郡黃城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順熒案元和郡縣志黃城縣本黃城鎮周大象元年改鎮爲南司州

湘陰縣

巴陵郡湘陰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岳陽郡岳陽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諸史考異卷十四

臨海洪順熒撰

隋書下

宋表

經籍志梁有漢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順熒案陸德明釋文序錄宋表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七志七錄云十卷五業是五等之誤中表古字通用

伏曼容

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順熒案梁書伏曼容傳作臨海太守

張謙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諱參軍張機撰順熒案陳書本傳作張謙撰周易義三十卷

論法

大戴禮記十三卷梁有論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順熒案大戴禮記本有論法篇曰虎通篇引禮記論法仁義所生稱王論篇引禮記論法強理動直曰武故志附于大戴禮記下劉熙注宋赫洵撰論法多引之

續春秋義略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園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順熒案陳書王元規傳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不詳撰沈書陸德明釋文序錄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與此合

京相璠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京相璠等撰順熒案水經載水注京相璠與其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孟整

梁有孟氏及孟釐注論語各十卷亡順熒案孟釐當作孟整經與釋文序錄論語孟氏注十卷孟整注十卷一云孟陞陞字少孤江夏人東晉無軍參軍不就

齊春秋

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順熒案梁書吳均傳除奉朝請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請均表求...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劉景...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益部耆舊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英着可錄...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太康地記...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西京地記...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殷輿...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諸史考異卷十四

老子節解...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莊子義疏... 諸史考異 卷十四

鬼谷子...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衡所...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甲子元原... 諸史考異 卷十四

亭亭白姦法...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子寅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玉女反閉局... 諸史考異 卷十四

開局法... 諸史考異 卷十四

上入戊日... 諸史考異 卷十四

以第一算... 諸史考異 卷十四

上第五算...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行失窟入...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移算上算...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卯上算...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去勿反... 諸史考異 卷十四

阮河南樂方... 諸史考異 卷十四

阮河南方...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李陵集...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辛德道...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江智深...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梁明帝...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升遷伯...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李穆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王世積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美陽伯...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蘇威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李德林傳... 諸史考異 卷十四

諸史考異 卷十四

左侯射楊邊產

滕穆王

滕穆王璿傳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  
竟陵郡公願焯案周書楊忠傳子堅嗣弟整弟惠大象木大  
宗伯竟陵縣公慧惠古字通用

蔡允

牛弘傳安定鶻人也本姓蔡氏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  
公賜姓為牛氏願焯案周書高寶傳又有安定蔡允本姓牛氏  
歷官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  
姓字文氏子弘大業末復姓牛氏北史其先避難改姓遼氏

順致古道

諸史考異卷十四

堯舜至聖猶攷古道而言願焯案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鄒  
康成云稽古同天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攷古道而行之  
此亦同于王肅

廣州總管

韓擒傳于是拜為廣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願焯案陳書後主  
紀作京口總管韓擒虎

任緝奴

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緝奴搗之曰老夫尚降  
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願焯案陳書任忠傳小名緝奴壽城陷其  
軍入長安階閤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

王述

王長述傳京兆霸城人也祖魏魏大將軍焯案周書王顯傳孫  
述字長述蓋以字行

彭陽縣公

合狐縣傳魏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願焯案合狐縣碑亦  
作魏彭陽公邑二千一百戶北史合狐縣傳作彭城傳寫之

李元操

李孝貞傳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于是稱字願  
焯案高祖紀祖暹將軍孝貞避嫌名高祖改稱字王劬傳  
有家著齊書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文學傳序趙郡李元操  
皆操其字

諸史考異 卷十四

斐謙之

薛道衡傳河東表謙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字值  
其人今復遇薛君矣願焯案北齊書作斐謙之附見斐謙之傳

魏史

魏書傳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願焯案魏書後魏  
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彥深撰魏書撰于北齊天保二年以東  
魏為正統故止于孝靜帝澹書撰于隋受禪初年以西魏為正  
統故止于恭帝此兩書所以不同也

蕭修

劉行本傳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修以涿州北附遠與叔  
父璠同歸于周願焯案周書劉璠傳作益州刺史蕭修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傳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  
藏武平初慕容郡公周武帝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十年以  
功授大將軍十五年授州總管願焯案北齊書慕容紹宗傳  
長子士爾以謀反伏誅士爾弟建中襲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  
開皇中大將軍州總管三藏即建中之字其官位皆相合

柳霞

柳莊傳祖李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晉州刺史願焯案周書  
本傳作柳霞父李遠梁臨川王諡諡參軍宜都太守

渾象

渾象傳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願焯案天文志延嘉七  
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為一度

煬陽

王劬傳大象元年夏煬陽汴水北有龍閣煬字三火明火德之  
盛也願焯案王篇煬字注亦作煬陽煬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  
鄭烈碑皆作煬陽店店處用紀信碑亦作煬陽地理志作煬陽

袁受命

袁亮傳亮袁亮生景子年受命願焯案史記帝亮本紀集解  
皇甫謚曰亮以甲申歲生甲辰印帝位律原志引竹書紀年亮  
元年景子與此同

皇甫謚

大三百七十八  
小五字

皇甫謚傳字元慮安定烏氏人也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出為  
魯州長史願焯案皇甫謚碑字元慮安定朝那人授廣州長史

洛州刺史

辛彥之傳人云洛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願焯  
案洛州當作洛州

是察阿羅

何妥傳孔子云是察阿羅則罪無掩故願焯案月合孟冬之月  
是察阿羅則罪無有掩蔽山并兼攷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是月  
也察阿羅宋版以下諸本皆脫月也二字據此傳則經本無月  
也二字山并與之言不足為據蔡邕王肅云月合周公作此以  
為孔子之言亦異

章仇太翼

虛太翼傳本姓章仇氏煬帝即位賜姓為虛氏願焯案經籍志  
風角七卷要低一卷章仇太翼撰撰虛傳劉臻官進章仇太翼  
于官中房陵王勇傳蘇州民章仇太翼皆舉本姓

後國

後國傳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願焯案梁書作倭國妥  
委古字通用

孟秉

字文化及傳應揚郡將孟秉願焯案煬帝紀作應揚郡將孟景  
王充

王充

王充傳願焯案王世克因避唐諱世字紀傳中又皆稱王充  
何也

諸史考異卷十四終

指批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薛史考異卷十五

臨海漢國遺稿

兩史上

西陵太守

宋武帝本紀以西陵太守朱齡之為益州刺史隨煇案宋書本紀朱齡之傳俱作西陽太守郡志西陽太守屬郢州西陵縣名屬西陽太守

北東海

元興元年正月進公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離北梁隨煇案宋書本紀東海上無北字州郡志南徐州治南東海此稱徐州即北徐州治彭城東海上不應加北字

諸史考異卷十五

王球

文帝本紀元嘉十七年十一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十八年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隨煇案宋書本紀皆作王琳宋書有王球傳而無王琳是傳寫訛也

徐道實

孝武本紀孝建元年二月兖州刺史徐道實舉兵反隨煇案南郡王義宣傳宋書本紀俱作徐道實

鮪鱈

明帝本紀以鮪鱈鮪鱈一食數升者其過度隨煇案南齊書虞願傳未能食尤好鮪鱈以銀鉢盛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可想見其珍貴

劉彥節

齊高帝本紀與袁粲相殺回劉彥節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隨煇案宋書袁粲傳時粲與齊王禧劉彥節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案字彙節見宗室長沙景王傳史臣遺唐璣名詩因舉其字

配享太祖廟庭

武帝本紀永明十年正月丙戌詔故太宰褚彥回故太尉王僧虔司空柳世隆驍騎大將軍王敬則領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隨煇案王敬則陳顯達此時尚存後二人以反罪伏誅配享廟庭徒成虛語南齊書禮志於一

人籍街上誤添故字錄氏已駁其失不知此紀之尚未誤也

楊婆兒

蘇林王本紀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求天位及文惠靈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微也隨煇案袁粲傳于時何潤為文惠太子作楊野歌辭甚刪麗太子其脫隨書音樂志其歌曲有陽件後呼為楊婆兒皆此曲一聲之轉

王假子

東晉侯本紀道王寶孫督戰呼為王假子隨煇案梁書武帝紀閩人王假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南齊書本紀作道左右直長關暨王寶孫督戰呼為王長子

諡曰懿

梁武帝本紀皇考歷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昭鎮北將軍諡曰懿隨煇案梁書本紀無諡曰懿三字

大明八年

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林陵縣同夏里三橋宅隨煇案當依梁書本紀作大明八年

王天虎

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諸江陵隨煇案梁書本紀作王天獸皆避唐諱虎字改書內凡白虎幡虎黃虎虎虎虎虎虎虎諸虎字皆不避唯人名犯者則改蓋其例如此其間有與例不合者皆後人所改

臨川王宏

大監十二年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十七年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隨煇案梁書本紀十七年五月戊寅驍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辛巳以臨川王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此刪戊寅辛巳兩節前後官位遂不合

土州

太清元年三月甲辰遷司州刺史羊弘仁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景隨煇案隋書地理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興置土州梁書羊弘仁傳作土州因字形相近而誤

武帝本紀作兖州誤

京師

二年三月己未屈從新李真傳首建都隨煇案梁書本紀作傳首京師前文本紀大寶二年七月景遷至建都梁書本紀作侯景遷至京師李延壽撰南史每內北而外南故不以梁都為京師如此類甚多

東方光

元帝本紀承聖二年十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北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隨煇案梁書本紀作宿預土民東方光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二年正月陳霸先遣宿豫太守杜僧明率眾助東方光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四年不載此事則作歸梁者是也

孝閔帝

陳武帝本紀承聖元年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家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隨煇案周書本紀皆作孝閔帝

太后

宋少帝司馬皇后傳隨煇案宋書本傳作少帝司馬皇太妃延壽於諸后未立為皇后由所生尊崇者則稱太后如宋書武帝胡婕妤史稱文帝胡太后文帝路淑妃史稱孝武昭路太后文帝沈婕妤史稱明宣沈太后是也少帝司馬皇后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為皇后前廢帝何皇后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故皆稱皇后宋書稱少帝司馬皇太妃非也

南郡王

齊鬱林王何妃傳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隨煇案傳中南郡王凡三見是時鬱林雖未即位不當稱其舊封此亦史之取文未改正者

徐妃

梁元帝徐妃傳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隨煇案今世所傳金樓子六卷無徐妃事

子懷珍嗣

宋長沙景王傳義宗卒於南兖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懷珍嗣隨煇案宋書本傳作子懷侯珍嗣珍字形相近

海西

海西

臨川烈武王傳劉道字慧明淮南西人頗煇案宋書本傳作臨淮海西人州郡志海西屬臨淮郡當是其先屬淮南也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頗煇案杜甫詩才兼鮑照愁絕倒草莊詩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照唐人避武后諱改作昭

錢尚書 江夏王義恭傳徵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頗煇案彭城王義康傳義康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錢命斷之

改刀為力 元凶劾傳初命之日劾在文為召刀後寇高改刀為力頗煇案說文初勉也从刀召聲讀若奔樂詔字在刀部此必俗體有作初者而南史妄為之說

廢陵王 廢陵王穆傳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東海王明帝踐阼封廢陵王頗煇案宋書本傳作廢江王

安陸縣公 晉熙王昶傳乃以第六皇子變繼昶封為晉熙王齊受禪廢昶封安陸縣公諷反昶死頗煇案宋書本傳作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諷反昶死

武監太守 王玄謨傳謝晦為荆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監太守頗煇案宋書本傳作武昌太守州郡志武監郡屬荆州武昌郡屬鄂州孝建以前屬江州

冀州刺史 元凶竊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頗煇案宋書作益州刺史下文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則作冀州是

服領 蕭惠明傳今以惠明為屬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從頗煇案宋書本傳服領作服領

偏諱 蕭瑄傳帝每朝諱瑄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歎容瑄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瑄上曰各有家風頗煇案六朝凡言

諱者皆其父名此犯武帝父順之偏諱

謝宣明 謝晦傳以晦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精兵獲將悉以配之頗煇案劉瑀傳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可想見其威嚴

字通遠 謝晦傳字宣遠一名橋字通遠頗煇案謝密傳通遠懷清悟宋宋標聞訊是舉其舊字

從叔混 謝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頗煇案宋書本傳現作混晉書謝安傳混為安孫瞻為安兄曾孫靈運為玄孫玄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知故瞻以混為從叔靈運為族弟也

瑛生靈運 謝靈運傳祖玄瑛生而不慧玄謂親知日我乃生瑛瑛兒何為不及我頗煇案宋書本傳作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晉書謝玄傳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三傳文異當以宋書之言為正

開諱徒跣 謝超宗傳父鳳將軍劉道隆正觸其父名日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頗煇案王亮傳父攸沈疇之云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姪較尊傍大為大傍無較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亮不履下牀跣而走蓋六朝人重避諱其禮如此

越驕 謝靈運傳超宗從越驕詔家人不得相隨頗煇案宋書本傳作超宗坐事徙越州

南奔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頗煇案宋書百官志漢東京御史中丞通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南齊書王僧虔傳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故世以此為左遷

散騎侍郎 謝靈運傳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頗煇案謝靈運傳與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王弘傳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員外散騎亦以有國封也

東鄉君還財 及東鄉君薨還財于萬國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安司空瑒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頗煇案上文稱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僅役千人此為重出

雙聲疊韻 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護為雙聲破礪為疊韻頗煇案宋重修廣韻卷末有雙聲疊韻法章灼頁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章字良兩是雙聲疊韻兩章良是聲韻即本於此

新歲三十五 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頗煇案宋書本傳作新歲便三十五莊以泰始二年卒年四十六此與江夏王義恭傳在孝建二年則作四十五者誤也莊高祖謝萬晉書萬卒年四十二此作四十四亦誤

唯宜飲酒 謝朓傳仍為吳興太守弟綸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為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頗煇案謝綸傳初朓為吳興於征虜清送別指滿口日此中唯宜飲酒文意相同

珣字音 王宏傳客有疑其諱者宏曰家諱與蘇子高同頗煇案宏父名珣客疑其所諱音陸德明爾雅釋文珣音均反又音峻說文云周書所謂珣玉讀若宣宏言與蘇子高同則是讀音峻也

路邊之 王僧達傳路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頗煇案路太后傳太后弟于撫軍參軍瑒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瑒之父道慶給事中此作太后兄慶之孫疑誤

駟駒牧馬 王融傳駟駒之牧遂不能嗣頗煇案毛詩駟駒牡馬釋文牡本作牧顏氏家訓書證駟駒牡馬江南書皆作此牡之牡河北

木亦為收之故此同河正本

大宗不表

王瞻傳從父伯遠而異之謂其父曰曰大宗不表奇之此子  
顯煌案案書本傳作從父伯遠僕射伯遠謂其父曰吾宗不表  
奇之此子道字詒

養炬

王壽傳統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養炬養泰小字炬鈞小字也  
顯煌案案書王鈞傳時人為之語曰謝有養炬王有養炬炬是  
養泰即鈞並小字也與此異

般鈞

王鈞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鈞及劉孝綽陸倕到洽般鈞  
等遊宴玄圃鈞又與般鈞以方雅見禮顯煌案案書本傳作般  
鈞劉孝綽傳亦作陳郡般鈞般鈞般鈞般鈞各有傳

稱小字

王或傳上手詔書之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般鐵並處  
之不解顯煌案王宏傳字休元蔡顯傳我不能為徐干木著紙  
尾范泰傳君生年重般鐵今以此為報干木徐泰之小字鐵般  
景仁小字也

王綸之

王綸之傳字元章齊永明中歷位侍中顯煌案南齊書作倫之  
附見其父延之傳

坐聖制化

王都之傳坐聖制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顯煌案謝晦傳永  
初二年坐行璽封領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  
球板免陳侍中不言都之同免

諸史考異卷十五終

南海潘方成初松潘縣令

諸史考異卷十六

臨海洪顯煌撰

南史下

避諱稱下官

王榮傳傳榮弟完從侯射遠避徐州刺史時安都曰天之  
所廢誰能使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  
顯煌案南齊書本傳作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榮祖下都  
人於徐州刺史何遜以百史避唐諱改作下官餘見到摛傳敘  
氏考異

襄陽星照

袁顯傳頭目蔡與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顯煌案宋書本  
傳作襄陽星照下文云天道遠遠何必皆驗字當作星

孔奐

孔奐之傳子孫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孫子幼孫梁遠枝  
江公主簿無錫幼孫子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期顯

彭回傳彭回拜司徒彭回曰名德不昌遂有期顯之壽顯煌案  
彭回傳彭回四十八不得二期顯之壽

殷恆

蔡興宗傳太子率殷恆為中庶子顯煌案下文殷恆凡三見宋  
書本傳皆作殷常

新昌太守

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顯煌案宋書本傳作新昌太  
守州郡志新昌郡宋未立屬交州刺史而無永昌

務

何顯傳承元中推惠景國城乃道石點點製製務務任赴其軍  
顯煌案劉穆之傳及武帝親京城務之反室廣布雲為務務任見  
帝方言務務之謂謂之務或謂之務務西謂之務今世有權  
務之務蓋軍中兵士所服

張濟

張穆傳帝時亦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如君兄弟有何  
名稱顯煌案兄謂張穆弟謂張濟齊書張濟傳馬湖郡人或云

楊家人也初事和歷生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穆穆甚相知重以  
為心腹雖家細事皆以任焉非穆弟或當時曰穆弟耳

張穆

張穆傳邵兄穆子也顯煌案宋書本傳作邵兄穆之子南齊書  
張穆傳亦作祖穆普現邪王國郎中令

宋略

張子野傳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  
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多善而云魏性南太守沈璞以其  
不從義師故也約雖從魏謝之請而為魏顯煌案宋書張子野  
傳無此兩端蓋由兩釋後削之

白濁書

周捨傳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與相白濁書餉捨衣履及婢以  
開坐免官顯煌案案書本傳作獲武陵太守白濁書許遺捨面  
錢百萬

合族避諱

周正傳正詔附王偉又與周后珍合族避諱改姓姬氏  
顯煌案案書侯景傳景曰前世吾不復惟惟阿翁名標景黨有  
知景別名周者於是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

北侵

赫元景傳及朝廷大舉北侵顯煌案宋書本傳作及朝廷大舉  
北討案書裴子野傳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南史作大舉北伐此  
皆內北外南之說

卒年不同

柳悺傳悺年六十卒于州州刺史顯煌案案書  
本傳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六十四

反語隱微

劉俊傳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到忱為顯煌改名俊焉顯  
煌案說文忱从心允聲後漢書賈武傳太后允豫未忍允豫即  
猶豫足證忱字反語為隱微也

沈僧受

劉孝綽傳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受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  
顯煌案案書本傳作太府卿沈僧受

東西一百

齊豫章王疑傳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隨煇案隋書食貨志梁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部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

承福省

竟陵王昭曾傳明帝慮有伺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叔茂及江陵公寶賢往中書省高武諸孫往西省其夜並將加害隨煇案南康侯子恪傳如安王遙光勅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正並救竟陵王昭曾等六十餘人入承福省期三更當殺之西省即承福省也

于瑤之

晉安王子樹傳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阮報其兄于瑤之為計

寶實存魏

翻陽王寶實傳中興二年謀反奔魏隨煇案和帝本紀中興二年三月辛丑翻陽王寶實奔魏南齊書本傳作中興二年謀反誅魏

彭城侯

陳顯達傳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軍事平封彭城侯隨煇案南齊書本傳封豐城侯邑千戶

晉興縣男

周山園傳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隨煇案南齊書本傳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

義廟蘇侯神

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坦護之入義廟廟有神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其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初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義廟祀神廟有神蘇侯像懷珍云云與此不同

鮮于琮

陸襄傳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鮮于琮

中從事

劉善明傳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中從事

諸史考異 卷十六

傳在辟為中從事明僧紹傳祖州中從事南齊書作州治中梁吳平侯景傳祖道明仕宋終于書侍御史梁書作治書侍御史皆避高宗名

孔徽

劉瓛傳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或曰與友孔徽同舟入東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與友人孔徽同舟入東

蕭淵明

貞陽侯明傳隨煇案陳書武帝紀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梁書敬帝紀齊送貞陽侯蕭深明來主梁嗣亦唐人因避諱開淵字

吳郡浙江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屢以水災不孰有上言營漕大瀆以瀉浙江隨煇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浙江即南江梁書本傳作吳興郡上言傳寫衍興字

通理弟又理

南康王會理傳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所陽侯至是亦過善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覽隨煇案南齊書南康王傳會理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無又理名史即以又理傳為通理其誤甚矣

南陽縣男

康綽傳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隨煇案南齊書本傳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邑三百戶

長兼侍中

張纘傳累遷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隨煇案南齊書本傳作累遷

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史字是後人誤係見王儉傳欽氏考異

東平范人

呂僧珍傳東海范陽人也錢氏考異云梁書無陽字東海固不得有范陽縣而考之宋志范縣亦隸東平非東海也隨煇案級古開本梁書呂僧珍傳東平范人字尚不誤

三橋宅

范雲傳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隨煇案梁書武帝紀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甲辰成生于恭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周興嗣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救興嗣陸倕各製寺碑

冀州刺史徵

裴邃傳魏冀州刺史徵之後也隨煇案梁書本傳魏冀州刺史征之後晉書裴潛傳父徵魏冀州刺史弟禧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不言為冀州刺史

卿年三十五

江淹傳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隨煇案梁書本傳淹天監四年卒時年六十二淹年三十五當昇明二年在建元前矣前後年歲當有一誤

離陵鄉人

陳伯之傳濟陰離陵人也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隨煇案梁書本傳作離陵人南齊書州郡志離陵屬濟陰郡王廣之沛郡相人同屬北徐州改稱鄉人

文藝

朱異傳天下唯有文義其書卿一時將去隨煇案義當作藝即上文所云異涉獵文史兼通雜書卿其長是也

新安令

顧協傳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隨煇案梁書本傳作除所部交都令

任約

王僧辨傳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辨改發國陳武帝度江戰敗則殺馬死任約得北歸隨煇案此與侯景大將任

約為胡伯所撰者則是一人

陳太子深傳隋將韓擒虎自南板門入頤煇案舊唐書廣達傳初隋將韓擒之濟江任忠傳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引擒軍其入南板門此與後主本紀稱韓擒虎皆是後人妄加

黃法範傳出歷陽於是為拋車及步機擊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寇之頤煇案陳書本傳拋車作拍車砲亦作拍三字皆通用

安成王 吳明徹傳安成王瑛代明徹隨煇案陳書宣帝紀瑛瑛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瑛當是瑛字之誤

韓子高 陳子高傳會稽山陰人也頤煇案陳書作韓子高南史目錄亦作韓子高此作陳字傳寫之誤

姚僧坦 姚察傳父僧坦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頤煇案坦當作垣周書姚僧坦在藝術傳隋書經籍志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傳唐志姚僧坦撰

郡祿 板長之傳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祿秩皆入後入頤煇案此文有脫誤宋書本傳作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

江陰郡 沈文阿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江陰郡頤煇案隋書地理志江陰郡江陰縣梁置及置江陰郡平陳廢郡陳書本傳作監江陵郡

諸領軍 邱靈鞠傳州從事諸領軍沈演之演之日身音為州職諸領軍謝嗣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頤煇案州職諸領軍當用下官禮此為異數故特言之

高爽 卞彬傳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勰為晉散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而爽代勰為縣情遠迎贈甚厚頤煇案爽書高爽

附見吳均傳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晉陽當是晉陽之謬 郭進之在尋陽 陶潛傳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頤煇案宋書顏延之傳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後劉柳為江州刺史其時延之當在尋陽

少文舊宅 宗測傳遠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頤煇案下文測送弟妻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南齊書本傳作遠往廬山止元武司宅當是其舊宅所居名異耳

樓惠明 關康之傳又有東陽樓惠明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高之祿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頤煇案南齊書徐伯珍傳樓惠明忽乘輦舟向臨安縣聚不知所以尋而唐高之賊賊即與此不同

蔡開 戴法興傳法興與戴明寶蔡賢俱轉參軍督護頤煇案賢當作閔宋書本傳作蔡開下文大明二年以雨下預密謀開時已卒

濟南太守 徐爰傳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頤煇案宋書本傳以爰為南濟陰太守

臨淮王敬則 阮佃夫傳又語所領細細將臨淮王敬則頤煇案南齊書于敬則傳晉陵南沙人也領細細左右與壽寂之同號景初或寓居在臨淮

潘妃 茹法珍傳帝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枝也頤煇案王茂傳時東昏侯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蓄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

諸史考異卷十六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海樓校

北史上 魏始祖 魏神元本紀神元皇帝諱力微頤煇案魏書本紀稱始祖神元皇帝

文帝如晉 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頤煇案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朝

劉琨子遊 穆帝本紀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遊為質乞師頤煇案魏書作以子遊為質晉書劉琨傳亦作子遊琨字傳寫之誤

元年至九年 追武本紀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錢氏考異云自什翼瓚被殺後即稱追武帝元年以至九年詔葬之甚北史不當仍之頤煇案追武六歲而昭成崩逃獨孤部質爾部九年而後返國事同夏少康非空籍可比錢氏之說未為得之

義陽公 天興五年五月魏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頤煇案魏書本紀作義陽公

武牢 明元本紀泰常八年司空奚斤既平突獯還圍武牢頤煇案南史虎牢字不避北史俱改作武

閻氏幾 文成本紀與安元年十一月甲申皇魏問氏幾錢氏考異云后紀傳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皇帝而堯文成即位追尊魏是閻氏之黨在文成即位以前紀書于即位之後自相矛盾頤煇案魏書恭皇后傳真君元年六月生高宗世祖末年魏即興安元年十一月本與紀合北史刪去其死年遂致舛悞

什寅 獻文本紀皇興四年二月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吐谷渾什寅頤煇案魏書本紀作拾寅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海樓校

李大本紀太和二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發使於宋注發一作義順煇案魏書本紀作鄭義鄭義傳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監朔將軍賜武子使於宋則作鄭發者誤也

破六韓 李明本紀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聚眾殺鎮將顯煇案魏書本紀作破洛汗拔陵北齊書破六韓常傳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後入訛誤以為破六韓周書于謹傳作破六汗拔陵

萬俟醜奴 李莊本紀永安元年七月高平鎮人萬俟醜奴僭稱大位顯煇案魏書本紀作萬俟醜奴萬字是妄人所改已見北齊書方俟

侯深 三年九月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眾鎮北中顯煇案魏書本紀作前燕州刺史崔淵

李賢 李武本紀永熙二年七月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略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洛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嶠中顯煇案周書作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賢和

即位改元 恭帝本紀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顯煇案廢帝立三年為宇文泰所廢恭帝立三年遷位於周閔帝皆未改元建號此改元二字當是後人所加

牙鈔 孝靜本紀天平元年十二月鄆內外戒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務形從事顯煇案魏書本紀作不得以牙鈔從事

齊書本紀作北齊長公主誤魏孝莊紀亦作崇妻鄉郡長公主

年號神嘉 天平元年初孝昌中山胡劉彥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顯煇案李明本紀孝昌元年十二月山胡劉彥升反自稱天子失其年號

八月壬辰 文襄本紀武定五年八月壬辰顯煇案此下俱與北齊書文襄紀異北齊書此紀本關後人雜宋他書以補之故不同

賀拔仁 文宣本紀天保元年六月又詔封功臣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顯煇案神武本紀兆徵神武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綬行以幣之及神武謂世子曰賀拔焉過兒樣實無罪焉過兒當即仁之小字

廟號不同 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天統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武武平初又奏復帝本諡廟號顯祖顯煇案孝昭皇建元年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高祖文宣皇帝廟宜泰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三人配饗高祖廟庭天統元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建元年即乾明元年當是二月景申初葬廟號顯祖九月壬申議定三祖改號高祖故前後廟號不同

策試秀孝 武成本紀河清二年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顯煇案魏書靈太后傳又親策秀孝州郡計吏於朝堂刑罰傳有司奏策秀孝北齊書本紀作策試秀才非

衛可瓌 周文帝本紀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僞君王衛可瓌顯煇案魏書作瓌同書本紀作衛可孤北齊書賀拔允傳作衛可臈皆相近

兄弟避 四月引兵上隴諸皇子避為都督領州顯煇案周書本紀作雷兄子導大統四年華州刺史宇文善與成陽與帝會攻破帝

雀即兄子導也宗室傳邵惠公顯子導

高慎 大統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顯煇案周書本紀作高仲密慎字仲密見北齊書高乾傳

長子覺 十四年春魏帝封帝長子覺為靈都郡公顯煇案周書本紀作詔封太祖長子毓為靈都郡公孝閔帝紀諱覺文帝第三子明帝紀諱毓文帝長子大統十四年封靈都郡公此紀作長子覺者誤也

帝不愈 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顯煇案當作念與

武縣公 隋文帝本紀從食寶泰破沙苑陣封武縣公顯煇案周書楊忠傳作進爵襄城縣公

永富郡公 開皇元年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費榮定為右武侯大將軍顯煇案隋書本紀作永昌郡公費榮定傳與隋書永富縣公

榮感入太微 煬帝本紀大業元年甲子榮感入太微顯煇案甲子上脫六月二字

給復三年 五年六月戊午大赦隴右諸郡給復三年顯煇案隋書本紀作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一年

保母乳母 明元密皇后杜氏傳先是太武保母曾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及即位尊為皇太后顯煇案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帝文成即位尊為保太后其尊為皇太后告於郊廟蓋其時制如此

宋武明皇后姜氏傳神武居於蟻欲娶其女及姑姑公主至  
后遂正室盧之顯焯案姑姑即蟻下傳云蟻公主者蟻  
主傳久聞阿柳環女也武定三年使慕容儀往聘之號曰蟻  
公主此稱姑姑公主亦史之駁文

宣帝后陳氏

周宣帝后陳氏傳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帝崩出俗為尼改  
名華光后永徽初終顯焯案自周大象元年下距唐高宗永徽  
元年凡七十二年元皇后傳年十五被選入宮與陳皇后同時  
卒而復同二后自視時尚存

孝武

魏常山王遺傳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及武帝  
崩秘未發喪顯焯案武帝即孝武也下文又云初孝武在洛一  
傳之中台稱前後互異

庚信贈詩

順子傳字大猷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改淮南縣公初自都  
還庚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顯焯案今庚信集  
顯司寇淮南公詩就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

高諒

陽平王熙傳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顯焯案魏  
書本傳作殺行臺高諒

元善

京兆王象傳又字伯儀累加侍中領軍車馬賜死於家又子舒  
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善義二州刺史子善  
亦善善任少隨父至江南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賜爵  
江陽縣公又弟羅字仲綱顯焯案隋書元善傳祖又魏侍中父  
羅初為梁州刺史及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善義二  
州刺史以元善為元羅之子元羅為元又之子而以元舒官位  
為元羅傳皆與此不同當是隋史之誤

臨淮王

臨淮王讓傳或弟孝友襲爵臨淮王顯焯案淮陽當作臨淮魏  
書本傳非善書元孝友傳俱作臨淮王

高聰

齊川王暉傳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黃門侍郎崔光

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  
顯焯案魏書本傳作中書侍郎高聰

賜如意

廣陵王羽傳羽召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效賜如意以  
表心顯焯案賜如意之禮已見於此

彭城王

彭城王勰傳勰子邵字子訥襲封侯氏勰與云魏第三子依  
封長樂王即孝宣帝也子依弟正封始平王於河陰遇害又  
孝莊兄子小子劼封陳留王傳皆失書顯焯案彭城諸子北  
史所載不及魏書本傳之訥劼有二子邵字世曹襲字世紹武  
定初封侯安子劼子直字方雷劼子直直當是庶長兄

東海王瑁

北海王詳傳瑁弟瑁弟初封東海王顯焯案魏書本傳作瑁  
弟瑁弟瑁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瑁瑁為東海王

兩議

穆崇傳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  
封邑是獎國主臣坐待之不為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  
者兩議焉顯焯案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

諸史考異卷十七

九

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謂  
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  
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故議者兩議焉

符氏

陳業延傳昭成崩符氏內侮顯焯案魏書本傳符氏作氏寇

次中山

崔宏傳任慕容垂為高陽內史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  
海濱顯焯案魏書本傳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元伯棄郡東  
走海濱道武紀皇始元年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  
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戊午進軍中山

鉤已

崔浩傳往年以來獎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泰亡顯焯案魏  
書本傳再守羽林皆成鉤已史記正義引天官占云獎惑環  
繞句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其已字形句曲鉤已即鉤  
曲也後人不知鉤已字義妄改作越鉤陳其誤甚矣

趙淮

長孫肥傳昭中山太守仇儒亡國匪道那推趙淮為王顯焯案  
魏書本傳作趙淮長孫肥言云燕東傾趙趙淮知其名淮水  
不足字當作淮

孫伏連

于栗磣傳王顯欲造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于孫連等屬色不聽  
孫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壁錄尚書事顯焯案魏書本傳作  
給事中孫伏連

巨彌也列河

于謹傳字思敬小名巨引顯焯案周書本傳作小名巨彌於是  
西部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本傳作也列河

天下盛門

崔悛傳悛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余悛崔李何事者  
哉在暹聞而銜之顯焯案魏書崔悛傳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  
世家於樂陽頰川之關北齊書崔悛傳悛安平人

匿於長樂

宋隱傳被徵乃乘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  
云云顯焯案魏書本傳作後匿於長樂之經數年而卒臨終  
謂其子經等曰與此不同

韓子連珠

李先傳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  
顯焯案魏書本傳連珠下無論字今韓子五十五篇無連珠名  
固安侯

幽州

盧昌衡傳孝徵每日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顯  
焯案隋書本傳作自謂無愧幽州矣昌衡祖盧肅卒於祿壽監  
臨幽州刺史父道虔天中歷幽州刺史猶言無愧於其祖父

此改作無愧國明非是

叔虎

盧觀傳弟仲宣弟叔彪顯焯案魏書本傳仲宣弟叔虎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虎當是虎字之誤北史避唐諱改作叔彪北齊書避唐諱改作叔武皆其證

南潁川太守

高允傳初允所引勳模者長樂信都人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顯焯案魏書本傳作出除潁州刺史誤模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

名字不同

崔辯傳士元弟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孝武西遷拜尚書左丞潁州刺史與弟說特相友愛說本名士約累遷和官尚書總管潁州刺史顯焯案魏書本傳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攷關西士謙周書列傳作崔謙說周書作說字形相近

爲羣拜紀

崔孝芬傳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令當爲絕羣百顯焯案魏書本傳作今當爲羣拜紀今汲古閣本北史是妄人所改

趙郡陸仲諫

崔暹傳命暹望高坐開講同郡陸仲諫陽屈服之顯焯案北齊書本傳作趙郡陸仲諫陸暹傳趙郡高邑人宗人仲諫天保時尙書左丞則作同郡者非是

光齊兗三州

諸史考異卷十七

鄭道昭傳陸光齊一州刺史顯焯案魏書本傳作出爲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地形志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晉書地理志登容趙移青州於東萊郡光齊二州本向在一城子述祖傳歷秦州刺史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兖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其時兖州亦當寄治在掖故或稱光州或稱兖州明是一城陸氏疑爲光字之誤非是

番州

薛道衡傳場帝嗣位轉潁州刺史顯焯案房彥謙傳場帝嗣位道衡轉歙州隋書地理志南海郡仁壽元年置番州

諸史考異 卷十七

諸史考異卷十七終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南海乃成初校書郎高潛撰

主

諸史考異卷十八

臨海洪顯焯撰

北史下

東清河

房法雲傳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謙隨慕容氏遷於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釋幕人焉顯焯案魏書本傳清河釋幕人脫東字

許赤虎

甄琛傳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顯焯案魏書本傳作許敬李彪是後人所改許彥傳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諷廷與中著作佐郎北史避唐諱改許赤彪

東吳

邢邵傳其高情遠識開道當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顯焯案北齊書本傳作東吳以還無門字句不可解當有脫誤

宣武

崔鴻傳雖明旨已行着宜消息武帝不從顯焯案武帝當作宣武

妹夫

劉蕤傳永安中與妹夫李疑俱來歸魏顯焯案魏書本傳作姊夫李疑

魯康祖

傅永傳齊將魯康祖趙公侵豫州之大台口顯焯案魏書本傳作魯康祚下文同

營陽

傅豎眼傳本清河人也祖父融南徙徙河家於營陽顯焯案地形志東清河郡治營陽城

臣卿乃少

孫紹傳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顯焯案魏書本傳爲太府少卿故云然魏書本傳作臣節乃少非是

幽州

祖瑩傳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忽有此子也顯焯案孟子作幽州尙書作幽州孔氏正義云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與此本同幽州字亦當爲幽州

卷十八



足一名教  
解斯稱傳云父足一名敦時據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  
格請減已隨以贈之頤煊案魏書本傳足一名敦皆作敦

高崇之  
高崇之傳父崇字慈善除洛陽令為政清斷頤煊案魏書本傳  
亦作高崇字謙之傳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當得入奏是非  
樂下有之字

游娘

齊趙郡王廩傳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其母魏華山公主也陳  
煊案后妃傳序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兩宮自餘姬侍並稱  
姬而已高陽太妃游氏傳有焉娘李娘王娘穆娘北齊書本傳  
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以下文證之山字誤也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傳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酒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  
而醉時年三十四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頤煊案其齊書本傳  
作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惶惶不知所為數日  
而斃故時論紛紛以為賜鴆也時年四十四皇建中配享世宗  
廟庭皆與此不同

見太后

琅邪王儼傳出微居廿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頤煊  
案北齊書本傳作不得每日見太后

獨孤如願

莫多婁文傳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頤煊案其齊  
書本傳作獨孤如願周書獨孤信傳本名如願

高隆之

高隆之傳文宣末生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總登  
等二十人於前懸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發一時頭絕  
並投之漳水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權等  
徐人並投漳水

斛律

斛律光傳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困因詣庶謂庶曰暫來  
見爾還爾即去庶父諸杖庶而謝焉頤煊案南齊書陸慧曉傳  
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護者可卿

贊物

陳元康傳子善藏尉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隋書本傳作贊  
治皆北史進高宗名改作務

曲陽

村鄉傳中山曲陽人也頤煊案魏書地理志中山郡上曲陽隋  
書地理志恆陽舊曰上曲陽後齊去上字杜寰卿傳博陵曲陽  
人其時中山已併入博陵郡

胡皇后妹

馮子璋傳子琮妻胡皇后姊也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胡皇后  
妹以下文太后妹夫之言證之此辨字誤

幽國公

周章武郡公綱傳綱尚書合諡曰孝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  
公頤煊案周書本傳作重贈太師柱國幽國公此省幽國二字  
非是

恆為同州

中山公護傳出植為梁州恆為同州欲過其謀頤煊案周書晉  
湯公護傳恆為潼州刺史

賜姓

寇洛傳明帝二年賜和姓若引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若口引  
氏魏書官氏志若口引氏後改為寇氏此若下脫口字

康狄案

李賢傳拜賢孫庫狄案為儀同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賢甥庫狄  
案

次子暉

字躬傳子暉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為  
嗣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子暉次子暉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  
以為嗣暉誤乙非是

可頻氏

王雄傳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亦作賜姓可  
頻氏北齊書斛律光傳河清三年周文帝遣庸國公叱羅等  
寇洛陽北史作庸國王雄

封邑不同

獨狐信傳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五子順武成縣侯頤煊案周

柱國奉

本傳穆文侯縣侯順項城縣伯  
蘇綽傳乃命綽為大詒其詞曰惟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  
會於王庭柱國奉伯羣公列將罔不來朝頤煊案周書本傳作  
柱國虎伯羣公列將其時魏帝祭廟因作大詒羣臣自當以周  
文為首當時周受禪後史臣改作李虎非實錄也

華山郡

章孝寬傳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華陰  
郡事魏書地理志華州華山郡第一縣華陰未嘗置郡

子孝德

王傑傳追封鄂國公諡曰威子孝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頤煊  
案周書本傳作子孝德漢即傑字之諡隋龍藏寺碑太師上柱  
國大威公之子金城王孝信傳又傑字之別體

子城

劉雄傳臨洮子城人也錢氏考異云魏志臨洮郡無子城縣頤  
煊案隋書地理志金城郡金城縣舊縣曰子城狄道縣後魏置  
臨洮郡其時子城當屬焉

令狐邁

令狐整傳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  
右頤煊案元和姓纂令狐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漢有令狐  
邁邁王莽亂敦煌生稱稱八代孫擊周御正中大夫生熙隋吏  
部尚書

豆盧氏

豆盧瑩傳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  
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頤煊案周書本  
傳作或云避難改焉隋書豆盧勳傳作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  
氏焉

叱利氏

楊紹傳賜姓叱呂引氏頤煊案隋書觀德王傳亦作叱呂引氏  
周書本傳作賜姓叱利氏

韓擒虎

韓禽傳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韓擒周易師卦田有禽釋文云徐  
本作擒禽擒古字本通用禽本名擒虎史臣避唐諱皆關虎字

青龍馬

先是江東話曰黃斑青龍馬數自善陽溪順熈案附書本傳作青龍馬舍本名名試本傳作擒本名豹皆避諱改

合孤廷

申徵傳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合孤廷等起義遂保固熈案事見合孤廷傳本名廷

附姓

陸通傳賜姓部六孤氏順熈案部當作步六孤氏魏書官氏志步六孤氏後改為陸氏此是賜復其本姓

邵州

楊樹傳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順熈案魏書地理志邵郡屬東雍州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道薛榮祖鎮之因因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隋書地理志終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投杆

隋房陵王勇傳每恐議請出於杆軸煇毒過於益杓順熈案隋書本傳作議請生於投杆後人見與下句益杓對改作杆軸非是

邗國公楊惠

高顯傳隋文帝得政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順熈案李德林傳邗國公楊惠滕穆王瑋傳一名慧進位上柱國邗國公周書楊惠傳作惠

懷州刺史

李德林傳因出為懷州刺史在州逢早謀人掘井灌田為考司所取順熈案隋書本傳因出為懷州刺史轉懷州刺史在州逢尤早謀氏掘井灌田此則轉懷州刺史非是

東梁州

劉昉傳父孟良從武帝入關為梁州刺史順熈案隋書本傳作東梁州刺史

李雄

李雄傳渤海衛人也順熈案隋書李雄傳字昆處趙郡高邑人與此別是一人

子魏管

諸史考異 卷十八

來漢兒傳高慧慧據江南及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順熈案達奚長儒傳授子都督數有功功名皆不見於百官志

鎮江都

張衡傳若爾之鎮江都也特救從因為開謀平陳之後頗有力焉順熈案隋書本傳作鎮江都督若爾傳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若爾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地理志江都郡後周改為吳州壽春則壽州治所也

將作少監

字文化及傳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順熈案隋書本傳作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史脫三字

廣靈

賈訥傳訥攝攝東郡為大人遷居大靈順熈案大靈即廣靈隋時避諱改

論語孝經

陳奇傳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足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順熈案奇注論語孝經當是寫於竹簡故云然

泉魚

劉獻之傳見早魚之數方乃歸而養親順熈案早當作泉

講書

徐道明傳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杖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順熈案魏書祖暕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

諸兒考異卷十八

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堂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謀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退取乃留勝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飛徒千數而不講生徒藉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請到蘭蘭遂為傳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

張黑奴

熊安生傳常受其業稱名於後者有馬梁伯張黑奴賈士榮孔籠順熈案張黑奴即張買奴馬光傳字榮伯開皇初微光與張

仲謀孔範在梁張買奴隋書馬光傳作張黑奴

南昌縣侯

王襄傳襄南昌縣侯順熈案周書本傳曾祖倫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壽梁侍中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南昌文憲章侯南史王儉傳儉南昌縣侯倫為王儉首孫儉首本封豫章縣侯因縣改名故稱豫章南齊書州郡志縣又改名南昌故袁所冀稱南昌縣侯徐見宋書王曇首傳

王軌

順之儀傳及帝殺元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順熈案元軌當作王軌周書王軌傳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儀切諫帝不納王軌亦稱烏丸軌

草馬

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四匹順熈案草馬即化馬已見魏書楊雄傳隋書本傳改作草馬非是當從宋本

陽洛

寶瑛傳遼西陽洛人也順熈案魏書本傳作遼西遼陽人地形志遼西郡無遼陽縣陽洛作陽樂古字通用

冀州釋縣

蘇瓊傳冀州釋縣人成氏順熈案地形志釋縣一在安德郡屬冀州一在東清河郡屬齊州故此稱冀州以別之

騎虎

庚季才傳吾今營騎虎或不得下矣順熈案虎字是後人所改

靈臺秘苑

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順熈案隋書經籍志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靈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卷數與此不同

象州逆帥

何稠傳象州逆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順熈案此節文多舛錯隋書本傳象州逆帥杜修遠羅州逆帥羅增等相繼降款分建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羅州刺史馮暉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

淮陽上黨

始時傳淮陽上黨為縣金甫史南徐州刺史沈既見而

諸史考異 卷十八

善之隨煇案其時上黨縣寄治淮陽郡見魏書尉元傳

劉虎

錢弗劉武傳南單于苻裔居於新與虎意之間隨煇案魏書本傳作劉虎通唐諱改作武虎意當作虎虎傳之謂

大沮渠

大沮渠蒙遜傳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蒙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隨煇案魏書本傳晉書載記皆作沮渠蒙遜無大字

若洛廐

吐谷渾傳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死若洛廐代統部洛是為慕容氏隨煇案徒河慕容廆傳子奕洛瓌皆聲相近

時羅漫山

秦厥傳處羅大敗秦妻子將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隨煇案唐書行本紀功碑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漫羅山元和郡縣志時漫羅山匈奴謂之天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

李廣三子

序傳廣子當戶椒散當戶子陵誠及匈奴椒散歷侍中郎中令嗣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具漢史附錄案魏書世系表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尉都尉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嗣內侯生禹字子通而椒散字史記漢書李廣傳並云廣三子

詩史考異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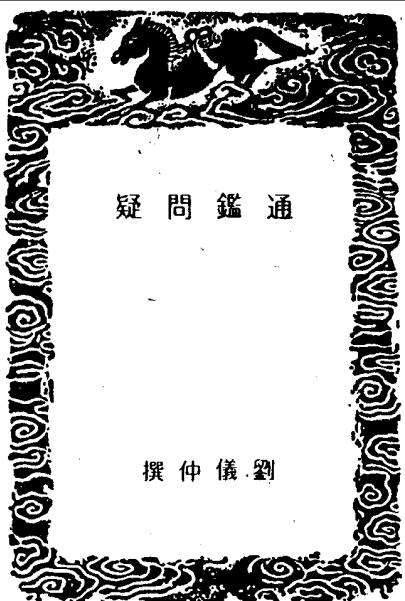
三

曰當戶椒散皆為郎中當戶殺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敢以校尉從擊騎將軍擊胡貊尉郎中侯代廣為郎中合敢勇禹有寵於太子廣三子當以史漢之言為正

諸史考異卷十八終

南海海乃成初校尉黃漢撰校

大二百八十九



通鑑問疑

劉儀仲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通鑑問疑一卷宋劉儀仲撰儀仲筠州人秘書丞  
 恕之長子朱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  
 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儀仲宋史原本作儀仲  
 均傳寫之為郊社齊郎其始末則未詳也史稱司  
 誤今改正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  
 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  
 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選史事紛雜難  
 治者輒以議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  
 精詳儀仲此書即哀錄恕與光往還論難之詞據  
 書末稱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云云蓋成於熙  
 寧以後邵伯溫聞見錄稱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  
 劉敞以唐逮五代屬范祖禹以三國歷九朝至隋  
 屬恕故此書所論皆三國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  
 論皆極精核史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  
 至周顯德末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開  
 鉅細之事加指諸掌者殆非虛語通鑑帝魏朱子  
 修綱目改帝蜀講學家以為申明大義上繼春秋

通鑑問疑

今觀是書則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  
 爭而不從是不但習鑿齒劉知幾先有此說即修  
 通鑑時亦未嘗無人議及矣末附儀仲與范祖禹  
 書一篇稱其父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  
 非子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儀仲不及見君實  
 不備知凡例中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淳父亦  
 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所舉凡入事復載得  
 祖禹否書具為剖析乃深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  
 恐復有小言破言小道害道如己之所云者故載  
 之使後世有考焉其能顧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  
 其所失尤足見涼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通鑑問疑提要

通鑑問疑

宋劉儀仲撰

秘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資治  
 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秘丞公  
 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竝高意氣偉然以直不  
 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為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  
 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知秘丞公於  
 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秘丞公有子曰儀仲傷其先人  
 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廷嘗備問餘論乃集其與  
 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與於漢儒推五行相  
 生指豐穡相傳以為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  
 之則亂臣賊子釋然付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  
 楚固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而魏晉  
 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  
 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為僭  
 偽哉况微弱自立者不必書為僭君自立者不必書  
 為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為通論然  
 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苻  
 登封為苑川王乾歸稱河南王前秦封為金城王又封  
 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後降於後秦已而  
 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為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  
 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河王後乃稱梁  
 王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  
 王苻檀稱涼王後去年號降于秦既而復稱涼王段業  
 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魏封

通鑑問疑

通鑑問疑

為涼王若此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者謂之秦涼則其所稱又屬號屢改若不著名知復為誰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號稱之則王莽公孫述亦不當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為某主但去其僭偽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諡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舊史之文不為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為過然非出已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

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朱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間及比王莽補無王之際亦可也五德之固出於漢儒由是並依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受符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震巴蜀似晉元吳大帝與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得紹漢為偽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承為偽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魏

通鑑問疑

三

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泰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祖王公稱率周秦漢晉隋唐皆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勳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堯東晉元帝已前稱崩堯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其世次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李昇稱吳王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

元帝為例

道原曰嘗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晉元比光武茲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擾天命不常唯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偽之主必復為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並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符健姚萇慕容垂等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稱名號

通鑑問疑

四

皆繼踵仆滅其興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黜之不當疑也  
君實曰道原黜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愚慮所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並為敵國則與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晉孫琅邪嫡嗣其鎮建都加鎮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天下推戴元帝者時宗室領藩鎮最親者強盛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符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符姚慕容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為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于魏猶勾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吳主陳主當稱吳主隋陳主叔寶蕭瑒附庸為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隋主而不名蕭瑒為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瑒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主某侯無國邑者則曰

賜爵關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若云無國邑者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官宋孝武大明中分賈土郡縣為僑縣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荆州有河東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通鑑問疑

六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用稱亮而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亮餘雖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卒隋書帝紀內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亮新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務政事皆稱亮若依古禮五等稱亮則晉惠帝時令長辛伍皆有爵邑不可盡稱亮也西晉荀勗等為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宰相京晉庾亮何克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亮餘皆稱卒南北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亮至晉已後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稱亮或亮或卒於例未勻不如用陸淳例皆稱卒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為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除諸王三公三師稱亮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亮宰相不應稱卒

君實曰長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何故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承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皆與劉仲更歷合舊本八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月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乃誤作

通鑑問疑 七

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辛卯不誤建康實錄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為冠軍丁未大風皆與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三月為正月南史誤以二月朔為己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諸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

道原曰姚興載記姚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隆碩德取隆於姑臧姚平攻魏城陷之遂據秦壘魏軍攻平

姚汾水守之碩德攻隆為持久計隆懼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來俊平陽攻陷乾壁八月車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進軍圍之

姚興悉舉其眾來救帝度東坑逆擊與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圍姚平於乾壁然後呂隆降于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誤也晉去中國遼事得於傳聞或前一年或後一年載記往往按諸圖書而本紀過者時起疑註故差誤特甚

通鑑問疑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五月司馬休之晉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於義熙十二年五月書司馬休之晉宗之奔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晉宗之與劉裕相攻遣使來求援五月休之等為裕所敗奔于興晉書休之傳亦云奔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秋北史僭偽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月為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奔秦亦誤云奔姚興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寶二年四月紀僭位于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天文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即位于蜀

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即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按蕭棟以大寶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寶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

通鑑問疑 九

憂之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大寶二年不應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紀僭號為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專統本州何謂更改督字南史畧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都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軍事至惠帝乃并任非秦州則單為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

通鑑問疑

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朱志江州領那九豫州領那十而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時軍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為太祖顯祖為二祖帝紀太宗永興二年詔道武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言號烈祖又太武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為不預二祖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支廟號太祖昭成廟號高祖皆為不遷之廟則太宗上皇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為太祖史官但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支太祖之號亦必去昭成高祖之廟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序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支昭成皆不冠廟號也禮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為太祖比后稷世祖烈祖為二祖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二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授高祖大司馬侯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年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舊本梁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於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死為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田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癯者年踰七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為斷也又云所授之田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開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通鑑問疑 十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田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獲桑者即得為

通鑑問疑

禾業賦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給二十畝或十六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還之田不種桑者是露田又不種賦又云嘗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田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相鄰地形安得如此并田廢久矣天下皆民田也魏計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給之其亦有說乎

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受觀均田制度似令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劉石符姚秦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有分限丁口計畝給田老死還納別長壯者非若今世作全戶稅佃不計其歲月但不得典賣耳詔書言其畧故云還受以生死為斷本志言其詳故有還不還之別也不裁樹者謂之露田男夫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之有婦者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謂戶內更有

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三十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一丁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給田止於一百二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前後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時榆棗謂初受田者雖娶婦同一戶不復給田非桑之土惟種棗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并麻榆地亦十六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勸人種桑故賜為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得種桑麻也而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盈者受種如法謂種桑不還田計見在男夫及丁口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

兼并其意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實曰然君實訪問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道原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子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子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漢之辟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事跡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衰秋卷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二京三都等賦解嘲寶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跡則隱沒不書太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公之於孟荀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所疑二事也

通鑑吳蜀曰主曰祖南北朝曰主曰帝曰祖司馬公言地隨德齊不能相一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為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為夏國主

為主但不受亦不還耳若受少桑田者復受於官種桑果故盈者得買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也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它畔猶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逐戶傍近不必地相鄰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受之口分則沒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云永業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眾官無閒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為空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

兼并其意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實曰然君實訪問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道原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子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子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漢之辟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事跡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衰秋卷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二京三都等賦解嘲寶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跡則隱沒不書太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公之於孟荀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所疑二事也

通鑑吳蜀曰主曰祖南北朝曰主曰帝曰祖司馬公言地隨德齊不能相一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為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為夏國主

陸雲本無元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家自此談元殊進通鑑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鹽陳元康於墮下作單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書而漢廷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為類回不知叔度於類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疑六事也

主與帝非列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為帝若言無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為主此義仲所疑三事也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漢高祖射蛇事高祖斬蛇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

陸雲本無元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家自此談元殊進通鑑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鹽陳元康於墮下作單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書而漢廷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為類回不知叔度於類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疑六事也

孫彥高在定州黑曜園州城彥高倒鑲宅門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鑲鑰比此類過貶事皆不書而晉陸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於大道不知凝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鑲鑰此義仲所疑七事也通鑑及大業記稱煬帝弑文帝通鑑書曰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歷及新唐書稱武后殺太子宏通鑑書曰太子宏薨時人以為武后殺之通鑑疑以示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鸞祖事唯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馮鸞毒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太上入謁遂崩司

孫彥高在定州黑曜園州城彥高倒鑲宅門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鑲鑰比此類過貶事皆不書而晉陸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於大道不知凝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鑲鑰此義仲所疑七事也通鑑及大業記稱煬帝弑文帝通鑑書曰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歷及新唐書稱武后殺太子宏通鑑書曰太子宏薨時人以為武后殺之通鑑疑以示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鸞祖事唯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馮鸞毒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太上入謁遂崩司

馬公安知鳩顯祖安得不彰然則司馬公安知鳩顯祖者是馮太后與否也此義仲所疑八事也

純夫曰足下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答然其問所問節目曩日當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以解諸儒之疑此通鑑起予之助也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悔難通鑑之為考君實寓局祕閣道原實預討論君實與道原皆以史官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原猶督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甫司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

通鑑問疑

六

照義仲

唯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諱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子雲云後世復有子雲元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况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實所以用意遠矣非為寡聞淺見道也然君實始成通鑑以道原遺言求通鑑定一本乃錄本以附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子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則君實期義仲亦厚矣義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

通鑑問疑



通鑑問疑

通鑑問疑志略

見公武撰

右秘書丞高安劉恕字道原嘗與司馬公修通鑑司馬公深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恕子義仲纂集其往復相難者而作此書十國紀年敘附于後

通鑑問疑志略

四庫提要辨証

余嘉錫撰

通鑑問疑一卷

宋劉義仲撰義仲筠州人秘書丞恕之長子宋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原注云案宋史原本作仲受辛雖亦作義仲均傳之誤今改正為郊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

嘉錫案宋史所附義仲事僅據黃庭堅所作劉道原墓誌銘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三故不能詳其始末考陳師道後村集通鑑叢書別本卷三有贈劉主簿詩注云義仲

字壯輿又卷十九劉道原畫讚云紹聖四年春過鉅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蓋義仲嘗官鉅野縣主簿也張耒右史集卷四十九冰玉堂

通鑑問疑

記曰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敘其大父與父之

事於予則義仲久屈於薄尉矣東坡後集卷七有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詩似其後嘗為縣令輿地紀勝卷二十七云劉毅之讀書堂在高安縣宣政

鄉靈山院知縣范擇能立祠於法堂之右併其子道原孫原無此字今補壯輿塑

像祀之扁曰冰玉堂又曰劉義仲字壯輿有祖父遺風仕至修史檢討嘗

襄篋去蔡京曰吾但知有天子不知有權臣既忤蔡京不復仕卒於廬山有祠在鈞山故居萬姓統譜卷五十九云劉義仲字壯輿恕子長於史學

平居厲節操有祖父遺風後以蔡京薦召為修史檢討至京師時宰以下並不造謁忤京不復仕卒於廬山所著有大初曆兩書所紀互有詳略館臣雖未見紀勝然統譜非僻書提要乃云始末未詳蓋失檢也又吳垞五

總志云義仲字壯與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宜和初特起爲道史官既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考呂本中師友雜志云大觀政和間予客京師時劉義仲壯與在京師守官日相問訊大觀政和間蓋即其官修史檢討之時所修之史卽道教史吳炯以爲宜和初始起爲道史官者誤也見補之雞肋集卷三有漫浪閣辭云南康劉義仲壯與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蓋不欲一日棄其力於無用也築室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蓋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此記蓋作於義仲棄官歸山之後見以道嵩山集有闕圓機圓機姓郭名中案日病酒數作存問之詩自注云圓機正看劉道原長篇疑事又卷十八題長編疑事云長編者溫公資治通鑑纂章之私號也溫公自洛中以所修纂章寄其

通鑑問疑

二

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而自名之歎抑道原名之歎道原日誦萬言而動發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餓也其忠憤耿介當熙寧初不爲大丞相學髮少貶者雖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因遠沈醉之端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爲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折微如此安得不善耶惜其初不自珍而公以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聲碎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義仲壯與政和戊戌爲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壯與作資治通鑑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與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復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於殘缺僅存之書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與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據余之哀云宜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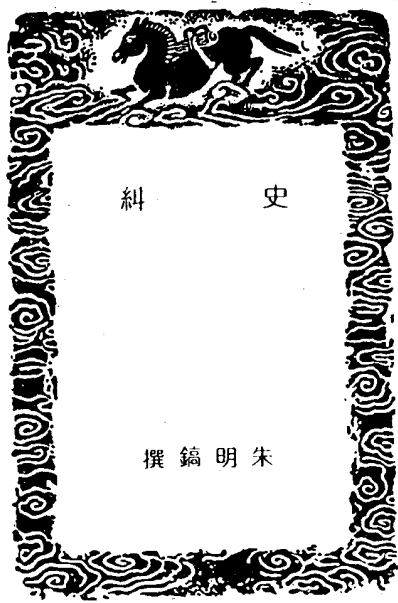
通鑑問疑

戊寅嵩山見說之題據其所言是此書初稿本名長編疑事撰人爲劉恕道原今本名通鑑問疑題劉義仲撰者疑義仲重編後所文題也嵩山集卷十六又有劉氏藏書記云公之子義仲壯與人遇往不羣而自處惻惻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仕四方妻子不免飢寒而敢然唯是之求謂東晉位老編纂記第九云劉道原壯與後世其子壯與也無後蓋於南康軍監酒後數年胡少波南康亦之已既其編纂矣故劉道原之傳其編纂之以資通鑑考異多有遺事也甚於人之飢渴而赴飲食者既已殫成其父十國紀年卷十五與劉今亦不存而身採周秦之遺文以爲十二國史皆論著春秋矣而與前編無先編後紀年二成或一書則可無恨方且爲周易之學徐度却掃編卷中云劉義仲字壯與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皆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此皆可以見義仲之學行并錄於此義仲所作又有歐陽子列傳見豫章

通鑑問疑

三

集卷二十六晉太尉陶威公侃贊見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引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糾六卷明朱明編撰明鑄字昭吉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舛悞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為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審為傳寫所佚或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篇與全書體例截然不同知為後人擬拾殘稿編次成帙也明代史論至多大抵皆八比餘功偶檢綱鑑

史糾 提要

數紙即妄以臆說翻案徒侈游談明鑄名不甚著而于諸史皆鈎稽參貫得其條理實一一從勦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為有根據其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復漏中頗沿襲袁松之三國志注劉知幾史通吳縝唐書糾繆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醮而身殉後夫取冠列女顯然乖謬之類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華三朝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

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例無去取夢華實未旁置一詞而明鑄誤以紀述之文為夢華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密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史糾 提要

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例無去取夢華實未旁置一詞而明鑄誤以紀述之文為夢華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密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史糾卷一 指海第壹集

明 朱明編 撰

三國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三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謀深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為逆於獻帝為正今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微詞以遠禍也陳壽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筆何言尚畏南史之及身哉

史糾 卷一 守山閣

志云公軍官渡紹連營稍前依沙磧為屯東西數十里八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兗州牧擊黃巾于壽張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即征戰損傷士卒物故容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是明乎棉境內之師以拒之軍容甚盛但觀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么麼之眾殲十萬之師乎袁松之辨之最詳附載于後松之曰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分抗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奔敵非八千人所能縶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隱避難尋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按陶謙則直知大體于嵩何卻而必欲殺之且操為人推威名已立謙即不能為許子將獨不若鬼鑄有耳乎操已心識其必死姑以殺父復仇為名肆其東封耳章昭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銜送闕于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此實錄也郭頌世語歸獄于徐牧陳壽同之議不遺草氏遺矣

志云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意教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按吳志劉備破曹軍權始有合肥之役是赤壁在先而合肥在後也今記載舛訛先後倒置宜為孫盛所駁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載華歆勸兵入官事甚詳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郝處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應曰郊公天下宰

史糾 卷一 三 有是乎據此是首逆者操輔逆者歆今書坐書廢黜死書伏法概為專目獻帝之詞而大逆主名終不得由筆耳此洩水修資治通鑑所以交陳志而載吳傳也

志云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貳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按趙岐三輔決錄注時有京北金禧自以世為漢臣日碑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與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之子逸遯弟穆等結謀是則謀討非謀反也再按袁暉獻帝

春秋收紀吳者操實主之王必時已先創死則討斬之名無由曲歸矣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如志中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之屬朱考考悉以擊易之愚謂建安之年尚無易此時獻帝猶守祭統操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及山陽遜位黃初號蜀蜀為正統吳為敵國曰討曰伐凡宜董正恩闈范曄東漢書紀吳之傳直云討操不克夷三族考亭綱目述祖其說雖以二人為忠壽以二人為賊二史所見孰優吾子承祚三志而識蔚宗之思精吾子洩水通鑑而服考亭之筆正范曄自

史糾 卷一 四 而思精 志云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按齊王為任城王楷子孫盛春秋主之即有疑辭要亦不甚河漢也據壽所書遺體莫考支系亡辨豈其出自空桑抑亦全憑臆竹當時劉放孫資之徒逢迎司馬夙以漢少帝奉呂政之事謗之壽亦沿其說而著筆耳壽載廢張后廢齊王事特近且史之筆愚每謂壽書魏事易壽書事難蓋土行已盡可顯列其隱身立晉朝難罪狀其祖也今于操多曲筆于懿師多明文何耶或以操夷夷雋雄積苦兵間奪天下于黃巾黑山之手而司馬父子蹈藉餘孤媚以弋天位此不過新莽楚元之屬耳當塗典午情罪差異故亦輕重其詞歟

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書法至此是無天矣大行之慘夷于大夫即司馬躬自削頰尚或心戰而不敢下或曰壽官于晉之故然則郭頒傳暢習鑿齒獨非晉人乎郭頒世語傳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春秋深斷充濟之逆歎服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末詳盡具有

徵文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擬亂人乎

志云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按王粲英雄記術所恨者陳瑀非陳溫也溫先瑀瑀揚州自病死陳瑀為術所暑術敗而復育之所以怒而治兵然瑀亦止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文陳志殆不深攷

董卓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授命本朝首當入漢紀不必贅魏志也史通限斷之說誠不可易然則袁紹袁術呂布諸傳可無讓歟官渡之戰徐州之擒魏功燭焉比事屬辭勢必連及要以大義折衷魏志斷自夏侯元讓強以餘人綴入不過代後漢載筆耳至于卓傳術傳之評松之餘議其詞復恨其未盡此直瑣瑣何足云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按王彥偉之議上方孔父視彼王沈王業二人罪通于天矣陳壽不為立傳而附見于夏侯尚傳之末一異也經被收解

史糾 卷一 六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以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彥偉之母允矣聖善非止知與知廢之母及東海賢智之母所得彰彰其誼者而陳壽刪去不錄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世讀史不闕本末者徒以彥偉之母一清河節婦人耳而彥偉并不能辭乾沒進趨之惡名二異也或曰書經忠是昭晉纂壽亦畏罪耳則應之曰太始元年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尚深愍其忠而壽志必曲掩其美三異也

荀或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或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鑑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遠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恩謂荀文若所謂充志者矣輔漢至延祚二紀謀敵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荀文若不操歸而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當遂成議九錫勸進雖然煩與文若始恨韓盧得肉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飴甘以達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者也未充之說非愚

史科

卷一

七

則陋矣賈荀合傳尤為不倫賈詡為淮記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甫夷逆禍重結致使行在兩辱即官采和問獻帝本紀髮恒上衝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若忠逆同區何以垂訓松之以為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恩謂非也賈詡止堪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辜遺此酷乎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仲謀何笑笑者笑其始直作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彥方明德在人為世師表陳壽不為立傳附見于管幼安傳中所見者商賈自穢一一語而已華子魚佐逆弑后壞屋發壁獨掩覆不書本傳綴附小美演至于言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而善者懼矣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以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姜維始謂官救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至已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于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

此皆語之不通者也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子漢世終不臣魏寧為漢處士不為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翼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耳陳志以為帝不能用帝即能用幼安為之用乎詔書歲下安車重茵備極隆禮幼安終以老病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欲屠戮曹亦生擒三叛首獲天下快焉恩謂司馬氏父子柄國奕視其主在朝貴仕惟預謀九錫文為典午勸進而已乃彥雲公治唱義于前仲恭公休善忠子後或思明帝之顧命奮袂誓師或自傷魏室之重臣願清帝側司馬會不悔禍阻兵安忍收魏氏之甲兵攻魏氏之城臣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之公孤參夷三族殖及尺童凡有知識莫不含辛咸謂西陵苗田無淚可揮忍死登牀六尺安在厥後子孫裔裔有以面覆林之事石勒胡人有司馬狐媚之辭知典午父子兄弟之邪則知公休諸人之正而修史無識昧于大義指忠為叛以憤為快文飲即非誣侮要亦魏之烈士唐咨本屬亡命寧非吳之義師曲予之以叛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史科

卷一

九

蜀志後主紀

評曰官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借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捐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蕪蕪郭諸人則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朝恪遵諸葛遺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鄭侯未必有所改張

增立也且諸葛子意武之世庶事草創建興之時規條粗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必不空廢厥曹遺議後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義維管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弄機柄成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尚曰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葛所痛心疾首者也再按孫盛異同記瞻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表後主召還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閣字代維

史科

卷一

十

政事則姜維曠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息明悉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借事歸惡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于諸葛相國之評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為陳史詭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咨述追思則以為召公之甘棠誦美遺篇則以為周公之諸誥遠為匹管近復亞蕭天下有周召管蕭而不嫻將略者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略為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略為短當時中樞之貽畏蜀如虎之刺及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晉代君臣父子所深謹壽不得不為微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書中有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本指約略可見後人宜玩其全文毋捕其單詞可矣至以愁怨之故子思遺多深文則思不能為之釋也

譙周傳

周勸主啣璧俛首事仇視顏希利粟冀徵榮孫綽論之詳矣顧慮重有恨于周者作仇國之論以本國為因餘以敵國為壁建當塗其藉崇為正統昭烈帝命部以問位身受漢官獨吹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祖周舒之

說演杜瓊之議造作符讖肆成妖言先主名備訓以為  
具後主名禪訓以為授曲詆至尊之諱巧作亡國之辭  
此不必陰平縉車綿竹吹咽而邊鄙不覺之夕後主高  
枕之年周已翹首頓足日夜懸望魏軍之入矣心乎亡  
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匹借曰周明于天文則  
當塗未幾與午籍之典午二傳牛氏代之乾象有懲周  
何以一無推驗寂若吞炭耶陳壽不加貶詞擬以安劉  
冀邦譽之斯時後主嬰城固守勢窮而潰魏即往刑斷  
不以亡國之君肆諸東市蠶叢土著恐難尸誅則傳所  
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者周或自以為功而陳氏亦從  
而功之耳輸國與人受賞徵侯如周者當斬頭瀝血以  
祭昭烈之廟北地之墓招思遠諸人死賊之魂而告之  
并圖其奸狀於鼎曰使後世人臣無如謀周也

吳志士髮子微傳

呂岱誅士微一事據士微傳岱命士匡誘降後復行誅  
據呂岱傳潛軍卒至罪人被縛一以為誘降殺降是無  
功而有罪也一以為用兵若神是無罪而有功也後之  
讀史者信士微傳乎抑信呂岱傳乎

史糾

卷一

五

周瑜魯肅

按吳大帝與漢昭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迎昭  
烈于當陽追公瑾于已使皆信自一人非關別議來輔  
本多首事惟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為始謀  
傳魯肅則以魯肅為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葛亮為始  
謀三人同詞莫適為主載述之體將無大謬或曰吳蜀  
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何妨互無序也  
或曰遺忘過誤失在偶然耳周魯同傳上下概不相蒙  
又無詞以處也據大帝評諸四臣之語稱肅二長以為

呼公瑾逆擊孟德為快要當以子敬本謀為正  
陳氏紀事簡質有良史風但統觀大體其闕有四不誌  
歷學一闕也不傳列女二闕也不據高士三闕也家乘  
國志未及廣採四闕也治歷明時王者所向蜀用編訃  
之四分魏用楊偉之景初吳用劉洪之乾象並行刊落  
不復著說傳管輅則偏遺楊偉之歷表列闕擇則不著  
徐岳之受學代更兩易何沈著書乃始詳著未與史有  
烈女猶陽之有陰日之有月相須而成也當時王經之  
母姜敘之母夏侯之女辛毗之女陸績之女孫翊之妻

史糾

卷一

五

徐氏趙昂之妻王氏類皆卓卓矯絕舉其行迹殆賢于  
士大夫而概行刪削不入國史傳至後世內則何觀立  
朝以功顯在野以節著若冰並吉茂焦先董遇或以清  
介流聲或以苦貞顯號而姓氏不登一無齒錄至如華  
陽有志者皆有傳即無史故老是詢而紀事荒落簡  
帙微勸太守鄧方參軍費觀太常賴恭光祿黃柱皆失  
行事不為傳訪甚至衛文經韓士元之流既沒名實復  
亡郡縣穀梁失短未免三歎猶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  
官也若夫吳壹椒房至戚位至通侯推其地例應屬  
辭行狀放失謙周尚可在可訪而存即一無善狀何嫌文  
史從同吳孫邵為丞相實任顧雍陸議之先列傳無名  
事較少見即章昭為張惠恕之黨剛落不書而項峻吳  
字已有注紀何不採存以備規則首相無傳自吳志始  
諸如此類或免傳疑之失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宋書

武帝紀

紀云零陵王亮按零陵以酷死非正終也自是而後君  
無不禪禪無不酷山陽考死頊成異數休文書法一無

明文何耶愚謂零陵王之死宋越之也汝陰王之死齊  
越之也沈書前書後書俱類為殘身之善辭後人習  
其讀而忘其本幾不知立人之有罪矣按零陵汝陰之  
死綱目特書宋齊為誌此固大傳義理之文春秋誅意  
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獨是當時實錄如外戚協謀  
掩蔽絕其命監人行毒賞邑酬其德灼人視聽概削不  
錄抑何心眷篡臣願為前驅耶

文帝紀

紀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虜自瓜步退走二月索虜自  
盱眙奔走按魏太武南下宋所不亡者僅耳脫佛狸渡  
江不屬聲言則卯金已亡禾黍何植而沈氏概作自張  
之辭何可示後或曰宋書撰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  
及徐爰沈氏修之耳諸氏為宋臣禮宜為尊者諱沈氏  
兩更易代理絕離嫌何故曲為夸文乎孝武大明中魏  
使通和曰索虜有請明帝奉始中魏人來聘曰方物有  
獻或等之小國乞盟或齊之雜夷請吏凡皆踵襲四家  
之史而不自知其陋者也即魏書亦然

史糾

卷一

五

文帝紀

順帝紀

紀中載袁沈諸人或云據地以反或云有罪伏誅夫蕭  
道成之心路人所知也沈荆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投袂  
而起劉暹王宜與黃同輩心術執政欲與同即忠貞  
之跡少讓袁沈亦高出諸淵而休文概加反名坐以罪  
狀抑何善作酷犬也首罔大倫是非舛展赤章贖罪自  
悔何晚嘗讀南史順帝紀袁沈諸人頗有書法在攸之

則曰舉兵不從執政聚則曰據石頭謀誅道成在遐宜與及同則曰不從執政或曰貳于執政文盡不汗彷彿南董孝亭綱目循其意而不改嗟乎一代良史吾推延壽為才矣

律志

嘗以漢名而稱事上盡幾年志由宋立而汎引遙取鳥紀史通之議已責班氏移之相繩休文何辭張先味準嚴宜藝律已入范書杜盡辨鍾業王養馬先形陳志荀曷列和往復之辭劉秀鄧昊造笛之制時晉無書應成

史糾

卷一

七六

別錄連續紀載無乃辭費鍾宗初滅箱笛奚縱繼損十分元嘉樂制事止二人存志實錄數詞而已

歷志

劉洪乾象彪書僅紀楊偉景初壽史先遺晉武泰始之改歷江左劉智之浮詞並悉詳述以備參考補前史于既缺故後人之纂修但年代既殊理有限斷陳史太略宜續三國之後晉紀宋成別修典午之書何必混行著錄如同一家遠載兩漢失尤昭灼律志已明無用煩陳至于馬彪志劉歆之年妄以太初同三統揚雄惑益日之說遠至宋擬為太元何歷上于元嘉庾延宗不嫌難難祖歷奏自大明戴法典讓以六條前何後沈或論或述此則禮重稽古事關知今記述之上善未容求疵者也

禮志樂志

宋與江左多承舊儀劉用馬制晉製魏典自黃初以迄義熙並入志中沿流遞源義或無嫌但王導議與太學表至于言衛瑾勸成封禪疏凡四上勅之宋冊無關體要樂府盛于魏祖巴渝造自仲宣魏製初平章昭炎缺

建安文章古道來昭東南竹箭價並珥琪陳志刪落會無概見傳云荀勗卓有鴻文張華成綏縵多碩采曹毗王珣並造歌章渡江之後賴以揚麻統收並採王虞合傳此或魏晉之功臣抑亦劉宋之贊枝也里詭塗舞事係風俗職在史臣載之宜悉督護悲歌懷懷新曲讀曲哥之哀第四壽陽樂之本南平王厥之長史變攸之之鳥飛隨王誕造襄陽之舞沈懷遠朔流梁之器音即近于淫哇事必誌其自起若夫子夜為太元女子前漢屬沈玩將軍阿子由晉穆之呼人團扇係王珣之竊婢事關曩代空爾煩文繞歌代有詞意並非漢舊儀章一家并易曲名劉宋四篇首詰難譯凡同制禮樂中舞歌二章工人相語手習而已景恂廢樂言自不謬何承天網羅古曲私造于家顧拔大篇得十五。句有字義稍變意在炯鑑朱鷺為朱路悲翁為悲公翁離改以離離石留易之石流上陵增者遠期削如所思思親義非當風而揚灰上邪語無冬雷而夏雪開典正之文備風雅之藝即芳樹一篇翠穎紅葩有同時製當亦采蓮鳴樹古詞者流志不墮于惰薄情有類乎正風固為上誇大字

史糾

卷一

太

下陵四箱情乎劉宋用彼昧襟失茲典型也休文見時不用全錄歌章并著義熙之年不沒私創之實倘亦良史之遺乎

天文志

春秋紀災具削事應叔世告微無辭曲引孝武十八子明帝廢豎屠割天親貫盈上通乃繕閣志內一臣橫死論見數四而本枝殖醜不動天文斯豈風人有言夢夢者天抑亦左右失記司史者過也詳載前朝失難屢詰但母邱諸葛不改逆名骨朽木拱說無論定諸人不反

地上猶反地下陳志籍附微詞晉紀曲修國諱沈氏治冀紙繆皆不釐正史官為一邱之貉大可悼也

符瑞志

斯志一立子元深詆顯神器至重方之逐鬼太息輟耕接踵于世叔皮著王命之論休文造符瑞之篇異文同指未宜刻繩故西漢白蛇東京赤伏當塗黃鳥典午册丹元照未終永初將肇姓氏昭于雜讖小字著自金雌跡近矯誣理銷窺伺史臣載筆良有深懷竊所怪者草木之秀為英飛走之雄為特何關治亂無簡章載漢

史糾

卷一

九

平之黑雉宜舉石虎之蒼麟遺永嘉之金鷲獨誌建興之赤雀何薄何厚橫茲去取甚至元嘉嘉禾泰始白鳳吳興郡之芙蓉一蒂二花樂遊苑之荷垂二蓮同幹茲非山海經之未親曾豈爾雅註之未詳似有重心徒疑好弄何氏原志十五沈書刪其九篇增此補闕上者為相如封禪之書下者直新莽功德之頌開後世天書之漸長仗臣質雪之愆騰侯自云為後制稿詞本鳴謙斯志其一乎

五行志

災異諸說魏得之高堂隆晉得之郭璞于寶沈氏廣收條流要為二代史臣屬草而已顧景初翁仲明指金人列子服敵鄧芝傷獲毒非有賊目為射妖成麻長人之見太康庫井之龍符瑞為禎五行為異美忽惡會無定形愍帝北陷虞庭丞相擢甲露次枉斬淳于以飾觀聽此時稱丞相者元帝位後將軍者茂宏目丞相以大察身始與為季野年代未接初晚同朝人無士龍之辭應亦粲然而笑也 樂志曰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舉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為二曲

此阿子之歌從穆帝始也五行志曰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董忽歌于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此阿子之歌從童子輩始也二者何從沈氏一無折中徒貽後疑耳

州郡百官志

州郡志本之王隱地道永初郡國及何徐兩家其間朝爲廬九夕入長桂橋爲土斷離合萬千明序幹條燦同觀火但地理不誌風俗無通鴻文既落致無卓觀宋家六十年之中官制無幾左右積習全度東宮駙馬都尉尚歸尚主增定曹郎惟功論刪定二署而已事既不繁載筆爲易至于上述卯金下及當塗或亦溯源必涉乎二志不冗不濫繁之諸志爲無幾焉

傅亮傳

徐傳諸人並不夏死三人者受不可受之名居不可居之功一跌赤族自其分也顧推原本心廢昏立明兼之不貪重權援立長嗣以視平勃之黜少帝迎代王霍光之廢昌邑帝宣帝事初不殊而平勃霍光以功高蒙厚賞徐謝三人以震主膺顯職事有幸不幸未可異論也

史糾

卷一

注

傅亮見收獨曰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詞正氣慘宋書削去不載非實錄也

謝晦傳

既書晦避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廢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賈應期蔣慶慶于斯等並伏誅又書廢登之殷道賢何承天並皆原免一庾之身乍生乍死爲之粲然

王鎮惡傳

王鎮惡橫死非沈田子殺之宋武帝殺之也英雄方得天下日夜所焦心勞思者無非斯除異已及勝已者耳

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所謂異已者也王鎮惡所謂勝已者也鎮惡平江陵平關中疾于風雨勞勳天功武帝身收其功而心畏其材爲日已久及大軍東歸私語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衝璫等也又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則明教田子殺之矣田子持刀武帝推刃曲罪專殺不過掩天下聽聞使獄有所歸爾關中大事付之十歲兒子輔以狼如羊貪如狼之數將軍而復誨之以相殘相滅所謂爲天下者不顧家乎帝意以爲得殺鎮惡即失關中屠兒子不可悔也宋書削

史糾

卷一

注

其語不載武帝奸雄之略無由得意宜乎鄭夾祭通志斟酌書史之間往往奔沈而登李也然則孟昶在當得考死耶曰不然孟昶不仰葑者并以煩丁督護矣盧循徐道覆曲爲武帝作沈田子者也

劉懷慎長庶子榮祖傳

按榮祖一知幾君子也謝晦接泥志在異辭廢立大功掉首不顧及至徐傳駢首榮祖脫然易曰知幾其神榮祖有焉史臣詆以偏險褊隘願失士大夫之心嗟乎當時所謂士大夫不過謝宣明面不見向耳以此云失庸何傷乎

張暢傳

宋書闕到彥之傳張暢之傳則有二一附張劭傳中一與殷淳同列張數亦有二傳一附張劭傳中一與羊欣同列一書之中一人兩傳以前傳出子高氏小史也既有休文正本則前傳可刪矣高氏立趙倫之王懿張劭三人之傳補厥漏遺足爲休文功臣但休文不爲到彥之立傳高史亦缺焉而不載同一人也蕭綜之傳既著南史復著北史裴叔業之傳半立于南半立于北或彥

見于書冊之中或埋沒于正史之筆然則人亦有幸不幸耶

王微傳

傳稱微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思謂謬甚王微嘗以元嘉三十年卒時年四十六年于何驗之即以沈書本傳驗之復以文帝本紀驗之再以李史驗之按王微本傳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此時實元嘉元年也攷文帝紀元嘉九年封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悉典方州則參軍之命應在此年王微在元嘉元年爲十六歲是無可疑矣元嘉二十年卒亦當爲三十六歲何得云二十九耶攷之李史載其從弟僧綽宣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過獨與僧綽仰觀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由此言之元嘉三十年王微尚在何得云元嘉二十年卒耶微年爲四十六是又無可疑矣或曰沈氏之去宋代也近李氏之去宋代也遠信遠無事信近也愚即以沈書本傳再攷之傳曰微終道令以舊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

史糾

卷一

注

攷何偃列傳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復使任義陽王祖國事歷職顯赫初未嘗爲長史也及元嘉二十九年始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則王微卒時當稱何丹陽何中庶不應稱何長史此微之死當在二十九年三十年之間斷斷不爲二十年也明矣不然卒于十年之前而預稱十年後所加之爵不亦誣耶以王微本傳細考之微嘗以四十六歲卒不得云二十九歲此記歲之謬也以何偃列傳細考之微嘗以元嘉三十年卒不得云二十年此紀年之謬也沈書自章



其繆不依李氏之史曲證而成之也或曰元嘉七年王徽十六歲則計至二十年卒應得二十九及再考衡陽王列傳五年為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參軍之舉應在此時以五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一以八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四亦不得云二十九此衡陽王本傳之可驗者也

義康義宣傳及劉湛范曄臧質魯爽沈攸之傳

彭城王地逼至尊徑意率情親暱驅扇達膺天誅即覺由已造而原本可慰南郡王口吟舌言行屍走肉甘為

史糾

卷一

菲

禍始送死刺殺疑跡彭城萬里而遙沈書同傳未當物情牛驥同皁飲溺互陳讀史至此掩卷三歎至于劉班黨同自貽伊戚視諸范曄大逆未可同年沈仲達志存本朝不顧姻婭正氣格天人倫攸在下與覆荷臧質醜酒魯爽並類同讎殺次失理抑何忝甚吾聞之傳也人沐則心覆或者隱侯其沐乎

沈攸之傳

按傳云仲達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繕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此皆褚淵王儉之徒附綴其罪以媚新君沈書治之非信史也傳中立詞頗味大義舉旌指逆目為搆亂釋忿幹事謂為矯情臧質宗嚴遊樂程巖四人率皆斬頭陷胸以義為歸沈書不立忠節傳更不附孝義傳董狐左史之筆掃地盡矣

袁粲傳

傳曰大明三年坐納山陰氏丁家之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是景倩之政以賄成也景倩志操立于童年官邪賂章胡至于此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云搆婦翁人之多言變蠅點璧書史之誣猶泉口也

孝義卜天與傳

卜廣威首犯逆鋒義問在天生越阮數大氣於之隆耳魏雙曲踊三百響姚錫鞠不休將家常技會何足殊附之孝義理失類從至于敘良吏則傳聖理諳不蒙稱述虞慮見石概不宜昭列隱逸則百年孔氏比肩孟賈元亮翟妻偏遺簡帙採拾未周為一恨也

自敘

原念先烈不揚祖德人有同心無齟齬論沈璞被過始與手疏往復吳質受太子之言德祖答陳思之教質之往事初亦無嫌及至豺聲已振獲口方張即其文同崔蔡書比宜官便管投諸爾輩以除其異乃載入家乘嗚為真本載騁呼以為好音邪定管學斯獄休文胡不聞

史糾卷一終

史糾

卷一

菲

史糾卷二

南齊書

紀志

蕭書諸志禮樂為優紀敘簡數無支無夏州郡治立條貫昭晰亦稱善製良史之才茲其尤也顧祥瑞一書路弁衛葛同入皂囊野鹿山雜並形簡牘隱侯作備恨未免焉荆州襄陽之鞠旅悉目為義順帝和帝之受戕書法從同謀人國而錫嘉名弒共主而無特筆此蓋記事之體徒存義理之文有媿也

史糾

卷二

褚淵傳

罔為臣僕箕子所以明志一心事君憂嬰所由抗辭生無明闇需無小大筮仕既定當死生以之彥同身載樂仕兼受顧命馮玉几而宣訓受黃離以揮涕陵土未訖輸國與人三復任遐之語再譯百姓之謠非毀駢集直道猶明而史臣著論曲為駁辨不執南史之簡直書其罪顧踵仲池之詬以釋厥贓史云責仕皆由門慶平流坐至公卿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徒切斯為何語而以傳後管章敘跡辟召或出單門楊彪坐卧小車固由華胄豈其世受朝恩理應重國如寄至于祭淵異意發有同心之目傳云與袁粲受顧命輔沈攸之得懷取之名傳云沈攸之事刺波白眼本屬孫繩以名節遽云輕薄傳云輕薄于顏以名節之以此駁辯論此傳為多後之效褚王者甚多則徐行緩步彷彿仲實則散輟糾轡行迹不端去主同吾恨史臣為倡于前也

高帝十二王傳

桂陽始興二傳並有闕文不足深論願諸王之中江夏宜都最為有意而考踪微跡強半遺返按蕭景陽為表

章之子諸叔舉動繼悉深聞家承簡脫不應至此豈其  
意反江祐不欲為混泥畫眉耶獨恨哀哀小龍搏盡金  
翅二王濟德復秘幽光未免望缺史官耳

蕭遙昌傳

魏孝文壽春之役與師問罪敵辭甚正蕭氏書為虜主  
寇壽春此李太師所謂南人呼北為索虜北人呼南為  
烏夷史習使然無足深怪獨是中載行人往復之辭一  
曰聖旨二曰聖衷天下有對寇致辭而尊之諛之為聖  
者此史中之名實乖刺不可不釐正者

安陸昭王編傳

傳載于寶歷于義師下望物情歸已鄭淵仲通志略敘  
曰蕭氏襄陽之師南齊謂之義師李氏晉陽之兵隋書  
謂之義兵謀人之國而可謂之義師乎伐人之君而可  
謂之義兵乎此語誠為篤論但南齊書之成也蕭景陽  
奏于天監之年隋書之修也魏侍中竦于貞觀之代身  
立其朝口多指斥豈所謂定哀微辭以違時難之意乎  
兼之建武咸興之間高武文惠子孫植醢殆壽景陽固  
豫首之息也金甌時擬其口懸望江漢之旅如救焚然  
史科 卷二 三

長政傳

長政一傳有不必錄者二人有不應錄者一人有不及  
錄者二人有附錄孝義而應改入長政者一人不必錄  
者傳災虛原也不應錄者孔秀之也不及錄者崔景真  
夏侯恭叔也附錄孝義而應改入者樂頌也傳令山陰  
虞守晉安並屬宋臣無開齋職虛原于建元元年即捐  
館舍傳災于建元元年進號將軍是尚得謂之齊縣令  
齊太守乎未書官錄而不錄此沈隱侯之失也齊書不

必錄而代宋書錄之此蕭景陽之失也孔秀之治乳臭  
小兒以博威名善狀寂寞惟此一專絕無慈心徒有積  
氣列之酷吏庶其信之樂頌為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  
有一老極行擔糶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行跡  
如此當孤立儲吏不宜附兄願著名景真為平目太  
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  
立生祠真侯恭叔為景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  
如燭成以為善政所致而長政傳不列二人抑何也李  
史散逸附見于列傳之中而循吏傳亦不列二人抑又

周周傳

周周傳載何允精信佛法無妻妾此非實錄也何子季自  
有妻但無妾耳按姚書云允妻江氏夢神告語即代夫  
死則子季非無妻也其子何子哲少無母志祖尚之為  
娶王氏女涕泣哀告因遂初懷則無妻者何點非何允  
也及其暮年復娶孔嗣女置之別室張融誌之以詩所  
云惜哉何居士薄暮遺荒淫是也則子哲又自有妻何  
氏兄弟無無妻之說景陽信彥倫何肉周妻之語遂執  
此議高逸傳載何求子并附子哲子季盡刪江氏孔氏  
之事總之一語既失便欲護前文人之習大抵然耳

頤歎傳史臣論

顧景怡著夷夏論優老劣釋史臣著辨駁之以為佛理  
之貴諸家莫尚斥斤吾儒甘為道蠹推其意梁武惑溺  
佛教特借此論以為對子先首耳夫釋部入華肇自東  
漢用迄于今其教幾熾大儒有闢之者于宋為盛如廉  
雖開闢之屬是也大臣有好之者亦于宋為盛如富鄭  
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屬是也大儒懼大道之不明慮人

心之易惑故開之不得不嚴大臣位極人臣名滿天下  
功高而不退則身危震主而恬寵則無後唯虛無之理  
可以吐弃一切濬己之雄心而釋人之忌志用以優遊  
善後而無害焉故好之不容不至張子房赤松之游李  
長源麻姑之酒並同此懷非徒念誕以惑後人韓彭諸  
人苟知好仙則必無植臨之禍李德裕之流苟知好佛  
則必無朱崖之竄功名之極無所復增庶仙佛之地可  
以湛懷而啟悟解諤而容身此碩德之老明哲之夫深  
人沈涵于是二者之中而不出也愚嘗極論之公卿大  
臣可好佛而天子國君不可好佛男子可好佛而婦人  
不可好佛智慧男子可好佛而愚妄男子不可好佛智  
慧者湛取佛理靜修吾心躁者得佛而平傲者得佛而  
謙苛者得佛而寬刻者得佛而怨慳者得佛而施愚妄  
者不以佛為治而以佛為恃以為吾之積習深過維彼  
梵聲唄響可以一切銷之也而淫刑冒色之性恣肆而  
無檢則佛者適所以便于為惡之具也宋明帝慘毒恣  
懷寺塔一建即百姓賣兒貼婦之錢亦所不顧梁武帝  
廟犧身登宮禁斷刑淮堰一決流數千萬命而不之恤

史科 卷二

史科 卷二 六  
究之鯀鯀傷生臺城隕命伊蒲盛饑不救楚獄手足成  
贅無補唐亡至于婦人內言不出酒食是讓臺越聽講  
臺詭何存胡太后以都統僧進朝士之金一時怪之  
徐妃贈枕瑤光名入金樓子之中見者以為愧下至假  
尼之入宮寺主之淫禁徒穢李百約劉响之二書而已  
天子而好佛則必喪天下國君而好佛則必亡社稷婦  
人而好佛則必自獻其身愚妄男子而好佛則必自  
察其惡然則好佛如何曰不好佛而佛之理存好佛而  
佛之理亡此不可不白也吾願為富鄭公趙清獻蘇文

史科 卷二

史科 卷二 六  
究之鯀鯀傷生臺城隕命伊蒲盛饑不救楚獄手足成  
贅無補唐亡至于婦人內言不出酒食是讓臺越聽講  
臺詭何存胡太后以都統僧進朝士之金一時怪之  
徐妃贈枕瑤光名入金樓子之中見者以為愧下至假  
尼之入宮寺主之淫禁徒穢李百約劉响之二書而已  
天子而好佛則必喪天下國君而好佛則必亡社稷婦  
人而好佛則必自獻其身愚妄男子而好佛則必自  
察其惡然則好佛如何曰不好佛而佛之理存好佛而  
佛之理亡此不可不白也吾願為富鄭公趙清獻蘇文

忠之好佛而已矣不願為梁武唐敏及笮融之好佛也  
即好仙亦然吾願為張子房李長源之好仙而已矣不  
願為秦始漢武及高駢之好仙也愚因論蕭子顯書并  
及之

按南齊書江淹為十志沈約為齊紀蕭子顯自表武帝  
別為一書江沈之書不行而此史遂入秘閣議論出入  
具有史裁較之諸家斯為最上顧立傳之體實則疑濫  
簡則近俟比擬並列尤戒不倫王侯繼兒稱兵張仲蒼  
守無貳一忠一叛何由同科裴叔業惡迹散見送質拓

史料

卷一

七

跋擬為作傳豆冠先朝使仗節遺蘇卿僅見表志其  
遲以老婦而服男冠不入五行哀窮以怨宋而謝貴仕  
不登孝義譜如房叔安之勁節崔景真之賢良孔佑之  
至行通神康道愍之冒險訪母皆刪其姓氏沒其事蹟  
有美不書有異不紀太史之簡焉用彼為

梁書

長沙嗣王業四傳

統論史體有子附父傳者無父附子傳者間有之非曰  
餘盡即屬遺跡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古今大義也  
宣武之忠昭于天地何得殺其行跡而以嗣王冠其前  
耶

良吏沈瑀傳

述瑀所為乃強勉自持孤立行一意者耳下縣之吏命  
著芒蹄鬻瓦之辱志在必報外持清白內深刺骨謂為  
循良未免失之倘遇龍門氏之筆久置之酷吏傳中矣

諸吏傳

梁武就情釋部躬效繼流諸吏闔風梯航獻款繡關進  
表具諱大都江左以來唯斯稱盛且夫龜茲偏安

未接其使白題得國博物始識其名婆利獻金色之席  
高昌貢鳴鹽之枕扶南生犀犀容赤馬或在天監大同  
之時或在普通泰清之歲皆來無虛月故史並紀年錄  
其君臣之名紀其厥貢諸品垂之永久允矣實錄至于  
范奴牧欄二種化鐵東明擊水魚龍浮橋混填以柳葉  
為妻彌呼以女人自王高昌殿上之馬有行有列倭國  
孔光之地乍合乍開諸如此類悉載前史蕭沈修書已  
厭辭複今乃累牘不休初乏限制助說隱侯之冊雷同  
驕子之文是謂數見不鮮抑與耳食何異

王僧辯傳

忠梁者王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者在受  
齊文宣詔迎貞陽耳其于梁室實有再造之功姚伯審  
父子代為陳史傳中吹毛求疵孽肌分理詆僧辯及柳  
仲禮趙伯超並有屈膝侯景之事夫殺侯景者僧辯勢  
不可為姑強顏隱忍以圖得當及力能辦賊則割及仇  
之腹中以雪二帝之恥于事有補而于義本無嫌且師  
援臺城柳仲禮建為盟主裴高宿將不敢異同邵陵親  
王悉稟節制此時僧辯一偏將軍耳及白緝解軍僧辯

史料

卷一

九

尚思一戰仲禮觀面媚賊望風送款則屈膝侯景者柳  
仲禮非王僧辯也即其降在偏裨事難立異柏率學步  
以拜大羊則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官當思為賢者諱  
之義本傳宜直削其事而不載即載之以明實錄尤  
當效太史公立傳之法不見本傳而散見于它傳之中  
以彰錄功掩過之體今乃顯文而深詆之推其本意不  
過廣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以相稱代為釋慝而已  
然則掩莫大之功而橫加以辱身踐行之名伯審父子  
安乎傳復云霸先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勳

已重霸先人地實激勢非相軋何由得果有良心則  
長子預備之策已久用之何至束手登樓父子并命耶  
總之授人以北門之管結人以姻婭之戚明罪既成倏  
然反噬事在不圖理于天怒僧辯以六度亡身霸先以  
猾賊竊國姚史高下在心並重直筆矣

按顏氏家訓養生篇曰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  
妃主姬妾略無全者惟吳郡太守張暕建義不投為賊  
所害詞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  
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今姚書載張暕而遺謝夫人亦一

史料

卷一

十

陳書

本紀

後主沈湎冒色艷妻煽處姚氏留舊臣之體不忍直書  
過端乃于篇末著魏文貞之論用昭炯戒殆有風人忠  
厚之遺焉獨其于王僧辯之襲也必書曰討于江陰王  
之行弒衛陽王之沈江必書曰莫則猶之乎諸史之詞  
而已

姚察傳

姚伯審之傳凡有一失僧坦精曉岐黃官居醫正諱而  
不錄一失也隆重所生言多溢美復與狎客同傳二失  
也黃叔度父為牛醫東漢未嘗滅名徐嗣伯心愈薄技  
張融勸為無害醫術過曉何損家室乃概削之而不一  
載乎江總持心飲狂泉君臣卜夜數其亡陳之罪應與  
麗華之頭並懸青溪姚氏不深貶絕翻感其獎飭之功  
申以父黨之敬先察立傳抑何淺諱其祖而深贖其父  
也觀總持自序指斥太建徒憤怨望識者歎為言跡之  
乖而姚氏以為實錄指黑為白乃至于此

司馬申小人之尤也醜正人則傳撥戮矣樊侯人則孔  
範將矣媚宦官左右則李善慶蔡脫兒輩表裏為奸利  
矣史官概削事跡為作佳傳獨至族誅毛喜遂迎王意  
散見毛傳而不敘本篇何比昵之深也白雀巢庭虛為  
於美黑鳥啄口偏為匿瑕姚氏殆有其朋之歎矣

梁之亡也始於朱異而成于柳仲禮諸人姚氏修梁書  
不為柳仲禮立傳陳之亡也始於江總而成于孔範諸  
人姚氏修陳書不為孔範立傳二者皆謂之縱惡

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陳陳之年而亡于王琳遇獲之  
年王琳一日未死則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後尚有明帝  
此梁本紀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屬必欲  
與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傳之所宜收者

姚氏修本紀則明帝修列傳則王琳不如何之元  
所纂梁典猶存其行事而不沒其實為一時之良史也  
姚氏之意以為身為陳氏之臣登蕭莊于本紀則無以

處乎霸先是明以篡逆之名加之矣陳書既目王琳為  
寇欲為之立傳則必置之罪豈謂留異陳寶應之間曲

史料

卷二

七

加忠臣以反覆善亂之名義復有所不敢而心且有所  
難安不得不散見其事于陳書諸傳之中而深沒其名  
子梁書列傳之內此則姚氏作史之大凡也愚謂蕭先  
之篡逆由立梁敬帝而益章蕭先之猖賊因襲王僧辯  
而愈著本紀既有敬帝何必無明帝列傳辯何必無王  
琳梁代之史要當以何氏之典為正

北魏書

出帝紀

示照為高歡所迫獨開關西產棄黃屋之尊蹈匹夫之

史料

行誰為致之魏氏加意掩飾歸罪侍臣乃云奔散之役  
事由斛斯顛倒是非欲蓋彌顯宜其書被破滅史之名死  
有發骨之慘也孝靜不立本紀後人所補魏氏目為亡  
國之主君臣之名直可勿立矣諸如帝紀之中江左呼  
為島夷主國類書名氏通使曰朝替代曰僭無異夜郎  
之自比漢大倭國之相矜日出天驕之臣口無遜言烏  
足怪乎或曰修魏史者是不一家既有崔浩高允操觚  
于前復有李彪崔允續簡于後然則夸張之詞又非魏  
收一人獨執其役也

史料

卷二

七

高湖傳

此傳專為齊神武而作也江左相沿競稱門地北土學  
步事在效噴漢高太上本出布衣印金再興率由田舍  
初不見病當時要亦無傷帝業自史筆多佞曲加飾飾  
張湯七葉頓榮遠削離名長孫一女皇后遂滋溢美况  
天子父祖敢無諛詞至于高謚非石渠辨論之器乃云  
繕錄遺書樹生無金馬玩世之材復云浮沈辭爵騰鮮  
卑于華胄諱罪徒為考終穢史固然理毋庸怪也

崔浩傳

傳云浩晚成不曜華年故時人未知按伯淵博通強識  
材敏夙成結髮登朝旋致通顯晚成之語誠所未解太  
武御粥之賜至尊固已知何侯妻母王氏始奇浩才能  
乎伯淵以多才殺身議事廣肆庸肆選倫祇以太曜華  
采遂致國書刊布倘能昭晦便成令器果如史氏所言  
閃湛郝標二人之詔詞又何自而入耶

司馬國璠傳

司馬國璠以亂謀坐誅此休之子文思傳中已明列之  
據云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為親之

史料

引以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  
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及  
請叔璠傳則云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璠賜爵准  
南公率無子爾除叔璠安遠將軍丹陽侯卒田此言之  
國璠復似善終者豈國璠如絳市之囚關日而復蘇耶  
豈拓拔寬政罪人之子并得時復爵邑嗣絕而復除耶  
吾聞封元之傳以國璠事連坐四子一旦并命則叔璠  
同產未必終保通侯之賞竟免殿刀之戮史氏失誣可  
據信耶

源子雍傳

子雍傳云子雍職敗被害年四十子延伯傳云隨子雍  
北討與葛榮戰及時年三十四父子之年相距七歲當  
由筆誤耳

薛辯傳

薛士達被罷節閩翰情關中神武國王深見疾忌史氏  
因之遂施曲筆朕祖破胡沒其操行乃父延智剛其公  
方惟有官闕直等平流薛氏河東右姓汾陰望族門膺  
寵爵家植文宗祇以士達不忘本朝普泰太昌之間稍

史料

卷二

七

見同異因而目備才為腐學指時達為曲引始祖甚得  
人和書為倜儻易贊本屬考終詆以惡疾總之天子所  
愛史官亦愛之天子所惡史官亦惡之薛氏不立傳代  
為大家吹毛魏收之書不過語子郵而已

羅結傳

結孫拔高祖時進爵為王拔孫延大興中驃騎將軍按  
天與屬太祖初立牟鑿拔任孝文其孫必非道武驍  
蓋記年偶誤也魏收子崔鴻十六國春秋議其事在元  
年者紀之二年事在二年者紀之元年以為失在不考

史料

愚謂崔鴻所誤止一年二年之近收所誤者乃至數十年之久彥驚有知應笑人耳

劉休賓叔父旋之傳

據云旋之子法風法武高祖運盡河南人士注風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即孝標也按孝標才名迥秀昭耀江左彼自棄其南金履笑並得燕石魚羊之臣代拓拔護前不亦異乎

李平傳

按北齊李庶同王松年盧斐共訟魏收史不實庶則以

史糾

卷二

六

祖平傳載為陳留人家世貧賤故也王松年則訟王慧龍傳自云太原人盧斐則訟盧同附盧元傳內及開魏

書慧龍之傳誠如所訟盧同雖然綴張烈之首未嘗附盧元此收本傳所云與崔綽同改者也至于平傳本云頓邱人彭城王疑之長子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地斯豈收受訟後自行改革耶被勒武成虛心直筆耶細考當年魏收為楊愔高德正所左右王盧髡鞭受辱李庶殞命臨潼生者猶慮投訴死者詎惜舞文苟能抑情審克怙心改竄頓邱亦屬名家收本傳中何不言與盧氏同改乎蕭闡隋史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顏之推辛

德原修魏書九十二卷唐藝文志中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茲得非二書之筆乎收書往往散逸多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高氏小史或復取材于魏澹太素之書未可知也若收本則宜如李氏所訟爾

李崇傳

傳載明堂國學一表李百藥北齊書以為邢邵所上紀之邵傳中李延壽北史仍其文而不變其小異者北齊書則以楊愔魏收與邵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北史

則以楊愔魏元義與邵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愚思邢魏年事稍遠靈並局事主名譽相次何故述史時忽移子才之筆為繼長之文豈伯超輕薄性成忌刻素著子才名位遠出其前遂錯亂表疏謂子才經國大章率由蹈襲前輩聊以報偷竊任昉之語耶及細考二李之書玩其文勢邢奏應在大昌之後大昌屬出帝年號此時元義久誅靈后已枕枯骨何由署名禍水無因作合卽神龜正光之年年子才遵彥位未逆顯敢與尚書領軍連名進牘且據百藥之史伯起身列其中三人通關大議無故以河間上童易為頓邱拜表語情已絕微理必無斯則魏書存實而二李失之函莽也

崔休子叔義傳

傳云叔義坐兄俊鑄錢為城陽王徽所殺究其實鑄錢者兄叔仁非兄長儒也魏收素與崔俊有郁曲借家事誣讒羊盼可以代樂騎馬牛可以變向難有是理乎佛助輕薄兒驚蚊蝶之號良不虛耳

李彪傳

魏收修魏史忌前校勝無與為輩畏人形其短乃引房

史糾

卷二

六

延祐辛元植陸仲才柔恭昂之高孝幹之徒與之共事諸人悉無異述才收遂得需肆其長史中魏臣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曲加繩削絕無推崇先進之義鄧淵劉橫蕭儁山偉固無足論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崔光李彪踵邊固之例復以無所成就病之官兼著作即各善詞職任起居便形批陋歷排前哲自以為功愚謂崔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二公府毫翰翰蓋亦有年豈于國史之任分寸無補而一代著述必仰成于魏收一人之手以愚意斷之凡自太和景明以前

紀傳之光明俊偉者表志之鴻博整雅者悉屬長仁道

固所裁定收不過拱手述彙特于列傳中意有輕重則上下其手耳景明以後所著宜曰魏收魏書庶幾史記存馬談之論前漢留孟皮之名同一義例乎收懼畏其如此書成時即取崔李之本燒之盜掠前美掩為已作塚無存骨殆以報焚如也

陽固傳

陽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坐以獲罪此載在魏起居注可證也今收為固傳乃云出試守北平

史糾

卷二

五

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又云大軍征破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然則初讀彈文繼招入幕起居為墨史國史為循良抑何翻反之甚愚謂官論美惡不論篤彈非其罪也輪作城且逾章其榮如其罪也擁笏垂魚適昭其辱收何必曲為陽氏諱耶

爾朱榮傳

榮傳有二失論所云彭韋伊霍不與焉廣載詔文代爾朱揚厲一失跋扈巨跡尊鄙瑣狀悉掩不載二失論所云世稱受榮子文略金代作佳傳者也愚謂在收為篤論不足深怪孝昌正光之間靈太后淫縱不制鄭儼李神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耽兒此時向維無師氣嗜欲死即河陰之後太傷酷濫衮朝貴既懸矣辭蕭谷竊謂元義即為猶賊不得不以廢靈太后為快舉爾朱榮即為則廢不得不以沈靈太后為大功況乎擒葛榮聖元顯除蕭寶實乃侯醜奴歷平刺難厥勳不細倘其一心莊帝不萌悖逆豈趙元則之福文斥李顯和之九錫謂之彭章伊霍夫復何過況魏收所論乃反語非正辭乎愚故責其二失併為釋謬

爾朱光傳

天桂一日不死則高歡一日附秀容高歡一日不死則侯景一日附渤海侯其既死他無足慮則乘間而起各擇私圖奸雄心事大都同也史官作光傳言高王忠義惡光犯順莫其必敗將舉義師以文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之純臣矣步藩之師曾被大行密詔高歡何故代光擁立高王又將如狗爲人所噬也總之爾朱弱則魏去爾朱強復依人反覆觀望以規利便彼所以不與光協規者光屬粗人計可縛取爾朱一族期功強近人身既惡咬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黨竊取權籍自開伯府其子魏室存亡莊帝生死猶之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官曲爲美言將無所謂顏厚有忸怩耶曰不然北來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中美官可欲而谷質可懼欲與懼并史能出矣

張普惠傳

張洪賑一傳衣衾至四千餘言表疏悉載不嫌紙費傳中之最繁最悉者惟揚播一門及此傳而已推其故魏收父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受使簡攝事隨得

史科

卷二

三

釋子建父子感其恩爲傳以報之崔休羅同臂楮爲爾寂寂普惠楊椿下筆不能自休國史之任借酬恩怨大可怪也傳中隱益州驗賊之事惟載行臺遣使之失以爲楊公熙扇惑子建有先見焉不克以行幹盡而徒以文蓋誰知修史之家類非一氏他人已戴筆特書其後耶

斛斯椿樊子鶴賀拔勝傳

與齊異規定稱謙道投身西魏率曰不材此是魏書大病斛斯椿可人但不從神武敢子致難遂至躬受試誅

史科

集詭爾其耳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雖蒙惡名無由昭雪史官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類留忌諱歷代類然不獨一伯起氏也唐人纂隋書目君素爲善及本朝修元史樊閔本爲忠此由帝王比蹤堯舜所以史官並繼董南史之良否君與臣實交任之賀拔兄弟無令孤周書幾爲魄佛助所掩讀史者于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毋徒依史官生活也

節義傳

節義傳中石祖與可削也祖與營太守縣令兩喪賜爵

史科

卷二

三

上造以恩言之守令悉屬王官果有治狀恒典自有國卹卽無賜家人或能視舍何煩郭民屢出辦喪此蓋善事上官逢迎當塗者之所向李維郭尖優爲之耳故祖與宜去或曰然則石苗之葬縣令黃宣也張宜祖之殯縣令元承貴也二人猶之石祖與也二人亦宜去曰是不然本傳明言之矣董令無藉功強近之親元令有弱息旅魂之痛所治有行德者急錄其行以風薄俗可也

良吏酷吏傳

杜纂不宜列良吏傳鄭道元不宜列酷吏傳杜纂降賊受其僞署後勸葛榮水灌信都循良之吏豈其屈膝綠林一城何舉俾民皆魚食有葛尾居然可觀此人而躋之良吏則國僑先宜款荏苒卓茂不嫌事赤眉矣鄭道元抗靈后之旨正邱念之罪正氣凛然邦之司直卽其器業微峻無太邱醇酒之風有龍門破柱之氣遽加酷名失在誣讒沉陰盤穿井有死靡貳不入節義之傳橫被毛鷲之聲良史所深斥也

王徽傳

王洛誠以日者之兒負辟陽侯之寵恨無淮南袖錐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宛同宗講推其由然王椿之婦係佛助次姑以瑣瑣姻姻之故遣使魏朝國史移爲太原家狀不亦怪乎

僧晉司馬敬傳

江東雖小正朔攸在史官于典午南渡視同光緒載厥土風申申相嘗崔彥鷲十六國春秋推崇江左不復唐筆卽其文史猶入而器識固已軼倫矣雜國唯鐵弗慕容沮渠蒙氏庶幾可存蓋以參合統萬之師姑臧和龍之後魏之取威定伯實斯舉其餘須盡削之以入晉書抑更有說焉金行失次五馬渡江諸國藉警風塵家思逐鹿短垣自踰鹿國不有成則爲拓拔不成則爲鐵弗徒河耳愚意凡諸帝制自爲互吞互滅初不因魏氏起家及不在稱臣貢獻之列者悉可不載竊又謂符堅有國書如姚秦張涼如慕容燕如拓拔魏皆須附錄源州元壤旣入其版圖魚羊老羌復甘爲臣妾或銜璧稱藩或服官駁歷倘泚水不血誓筆有人畜四姓爲小侯差可無媿

史科

卷二

三

自序

作史之家類有自序遼固以來尙矣序中不週述作史大指及先代統系所由而已從未有自立佳傳者魏收矜克性成躬自誇詡其便梁也奸穢狼籍實傳宜淫館客由此得罪自傳則曰副王所聘蕭衍所風流文辭收辭藻富逸行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其修史也實得陽休之力力休之左右之始有兼著作之授自傳則曰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備其任其才名本出溫邢之後且又年事不侔自

應推先之乃于靜帝人日之間則曰時那亦在側甚  
惡焉稱述文襄之語則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我  
亦使才子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其意凌  
轅二人直出其上逮遼彥歐叔出米之斤更痛于當塗  
遂逝之刺而嶽嶽之鹿終逢折角矣其父子建為東益  
州刺史幾以賊敗自傳則曰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  
南居脂膏之中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  
不周瞻此則為親者諱兼合于古者作銘言善不言惡  
之義未可深非也

史糾

卷二

註

天象志

志云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朝日有蝕之占曰君陰謀三  
年出帝為射斯椿等諸佞闖構猜于齊獻武王託討蕭  
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按日食者陽  
消陰長之機君弱臣暴之象高歡歡主于此出令辰弗  
集房大象昭然不曰臣有逆節翻謂君有異謀茲豈京  
房易占之術劉向洪範之學耶志云十五年乙丑月犯  
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隋死後人以為大臣疑  
當作吳越蓋筆誤也愚謂魏書以江南為島夷以齊武  
為大臣皆事之發彙者

地形志

崑山郡志云後漢建初中為淮陽永元二年復今按後  
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徙常山王昞為淮陽王和帝  
永元三年五月移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為常山王昞傳  
云徙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昞自常山  
徙封淮陽非改常山為淮陽魏氏据范曄書而誤建初徙  
昞封則以為章帝易郡名矣永元紹側封則以為和帝  
復郡名矣總之讀東漢諸王傳未詳耳

樂陵郡縣志注云後漢曰富平孝明改按漢書成帝  
好微行嘗自稱富平侯家人則富平封邑兩京已著不  
應後漢始改或富平自有兩邑厭次為富平猶之安陰  
為安喜苦陘為漢昌曲逆為蒲陰耶

靈徵志

此志歷誌魯徵上合春秋紀異之義及其侈口諸祥則  
猶之休文符瑞之篇而已志中白鼠為災白狼白鹿為  
瑞按穆天子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  
不至則白狼白鹿未必不與白鼠同類也志載宣王得  
白狼而犬戎服不知出自何書應是誤以周穆為周宣  
耳

釋老志

史官立志上關王政次繫國體然後奮筆從之二氏之  
學任其自存天地之間于事已畢乃剖厥源流詳其宗  
系楚英之盛饒徒存燕昭之靈氣何在豈深悼時非昔  
誠世主續司馬封禪之書耶封禪義主于諷釋老情存  
乎勸闡其意指歸命鸞峰之側蕩心五城之間行非鳩  
摩不嫌登肩而抱兒術無樂大何惜繫印以尚主斯盡  
史糾

卷二

註

外道之招殊非經國之典吾欲刪之以嚴史例 按外  
史釋迦實以周昭王時生志以為周莊王時生者非  
一則實沙門曇無讖也在沮沮傳則以為妖恣宣淫受  
拷而已在釋老志則以為言事多中從容就命二者從  
志乎將從傳乎 傳作曇無讖志作曇摩識無摩聲相  
近故轉而訛耳  
魏收之書頗有史裁四夷之傳不襲舊文十志之中無  
溢前代比之沈約宋書才藻不如而斷限差勝所以魏  
澹張太素之書皆廢而此史獨行但傳中每詳親煙不

厚頗辟雖譖牒之舊已久氏族之考方興按之史筆終  
乖體要宜當時楊愔極祖魏氏尚以此見短也至其抑  
魏伸齊詔濟衛至舉按恣情妍醜頓易即無王李二家  
之訟穢就自應喧播矣

史糾卷二終

史糾

卷二

三

北齊書

文義紀

渤海王業不孫子惠湖其樹迹全通晉景則置帝紀將無過情此紀叙次不倫中載侯景答書尤屬無謂一紀之中或取魏紀或取梁書或取北史割竊三家率爾而成絕無裁割疑非李氏之筆當屬後人所補

邢邵傳

傳中載請置學及修明堂奏本出李崇之手非邢氏筆也魏收載入李崇傳中茲復云與魏同奏蓋李氏不考故耳

史科 卷三

祖珽傳

讀史至祖孝徵盜銅壘事未嘗不掩卷一笑惟金三品自有高下銅壘二面殊非金巨羅之比梁上君子或過而不問孝徵雖貪何至遽以入懷所謂下流攸鍾泉惡皆越史官之筆未免太甚恩按姜謨之傳邢邵傳魏收傳以及此傳亦非李安平之舊李本稱歎為高祖證為世宗洋為顯祖頌為肅宗世祖率無稱證之例諸傳總號為謚當屬延壽之書李本卷帙散逸後人取北史相稱其中小異者則采高氏小史特敘青時未及詳較耳不然稱號稱謚何一書而兩例也

陽休之傳

史襄陽子烈為時論所鄙者有五端愚謂說祖珽撰御覽事洵有可議其餘諸事可重未可鄙也文林館既立子烈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領袖後進亦屬佳事何故指為傳會必若袁轍之忌邢邵魏收之排劉壹方見先正年事之崇平專將九子在何承天以為美

談而在陽子便為詭端大不可解至如立齊高本紀魏收欲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子烈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陽子史裁自不可移必以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曹氏平黃中之歲即為魏元平司馬平公孫之歲即為齊元平建安不問屬之當塗正始未嘗移為典午永熙天平忽曰改步將置武靜二帝于何地子烈諷勸善正全從國史起見不因存沒異懷且向歆天文父子不同劉張師說前後頓異况區區比肩事主之人乎子烈性通率不與領職再居吏部謂為妨吾賞適其領中書監也謂人曰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亦即此意夫芥視軒冕復謂為鄙必且嗜遺乾沒不休方為無累青史矣至于燕王之封子烈謂所親曰我非變歟何意忽有此授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僥倖謙遜社封淫名邪龍會何足顧子烈斯語律以顏異反唇彼無所辭倘謂喜得假王口失常度未免失之何漢凡此諸事史官之所鄙後人之所重即史官亦無定見不遺當時為高肱韓長鸞諸人所鄙史官亦從而鄙之耳即子烈實有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六王三川曲為

史科 卷三

文苑傳

敘中譽宋孝王不容口據謂待詔文林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舉其外如賈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嗚呼此論則孝王必文行兼美遠出顏介諸人之上及綴循吏傳而孝王復附見宋世良宋世軌之後以為孝王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言多

文苑傳

復何故 敘中譽宋孝王不容口據謂待詔文林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舉其外如賈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嗚呼此論則孝王必文行兼美遠出顏介諸人之上及綴循吏傳而孝王復附見宋世良宋世軌之後以為孝王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言多

妄繆篇第九雜無著述體由此言之孝王文無足采胸有鱗甲特一傾險士耳文苑則舉之上天循吏則按之入地鉅鹿伯起之癖不圖于安平復過之劉善經隋書中僅一見之按北史云善經諸人事多遺逸則善經亦孝王流亞耳

宇文護傳

宇文護保宇文氏之周公也幸則為周公不幸則為薩保耳史臣加以至逆之名冤矣文帝指館王業未成外

史科 卷三

宇文護傳

寇方張諸子尚幼此時宇文氏無論不得王并宜失霸薩保左手據天下之圖而手以奉之孺子王其事不可謂不難未幾孫季之嫌構幽廢之勢成此閣帝自廢非薩保廢閣帝也或曰廢君非純臣事然則伊尹廢太甲矣霍光廢昌邑矣一君廢復立一君一君死復建一君未嘗陰覬鼎食立孩稚薩保此心惟不忍負一死叔父耳奪非常之富貴而付諸弟以富貴之故而并疑及所奪之身韓盧得兔不敢自肥而進之主者主者既獲彼狡而并烹此走庸詎人情乎武帝有云三十歲天子豈為人所制此志一萌薩保無生理矣所謂功高者主震地逼者身害也或曰薩保殺明帝罪不赦愚謂明明以疾不以弑明帝大漸之日口授遺詔文成數百至今誦之首尾溫厲古今受醜者多有之卒然中毒不能少須臾死乃從容作絕命辭乎安進壽之說創自武帝一人已外無一人知者及安破誅齊王憲為之請命倘薩保當年猶然行王莽竊真之逆中外便應喧嘩即禁中祕宮外人不得預聞而齊王介弟出入禁闈莫察性成動靜先知何至十三年之久意中尚無此罪人

宇文護傳

寇方張諸子尚幼此時宇文氏無論不得王并宜失霸薩保左手據天下之圖而手以奉之孺子王其事不可謂不難未幾孫季之嫌構幽廢之勢成此閣帝自廢非薩保廢閣帝也或曰廢君非純臣事然則伊尹廢太甲矣霍光廢昌邑矣一君廢復立一君一君死復建一君未嘗陰覬鼎食立孩稚薩保此心惟不忍負一死叔父耳奪非常之富貴而付諸弟以富貴之故而并疑及所奪之身韓盧得兔不敢自肥而進之主者主者既獲彼狡而并烹此走庸詎人情乎武帝有云三十歲天子豈為人所制此志一萌薩保無生理矣所謂功高者主震地逼者身害也或曰薩保殺明帝罪不赦愚謂明明以疾不以弑明帝大漸之日口授遺詔文成數百至今誦之首尾溫厲古今受醜者多有之卒然中毒不能少須臾死乃從容作絕命辭乎安進壽之說創自武帝一人已外無一人知者及安破誅齊王憲為之請命倘薩保當年猶然行王莽竊真之逆中外便應喧嘩即禁中祕宮外人不得預聞而齊王介弟出入禁闈莫察性成動靜先知何至十三年之久意中尚無此罪人



也當是武帝欲甚薩保罪特加之辭耳王與諸人之誅  
威曰伴齊王憲而死李安諸人之誅吾亦曰伴晉公護  
而死然則薩保可不死乎曰不可後世之人不幸行周  
公之事居周公之地即周公復生不復望活區區一薩  
保乎薩保之受誅此豈周公而死者也陳宣帝之溺衛  
陽齊昭帝之賊濟南及宋太宗之殺武功此不學周公  
而死者也嗚呼忍矣

賀拔傳

賀拔兄弟傳魏書立之其齊書立之其周書復立之愚  
意賀拔本屬魏臣為破胡晚年與黑獺相周旋耳賀拔  
諸傳止應魏書紀錄齊周二書可無載入

劉瑛傳

據云南鄭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許焉唯令全  
璠一家璠泣請再三太祖遂許之南鄭獲全璠之力也  
及觀赫連達傳則有疑焉達從達奚武收漢中拒守積  
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賀蘭願得等以其食  
盡欲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  
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土猶強城

史科 卷三 六

渾向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鬥則成敗  
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遂受  
蕭蕭降以此言之則南鄭獲全者非劉瑛之力又赫連  
達之力也在璠傳則以為璠功在達傳又以為達功兩  
人同功誰適為主而史官之抵牾已見合二傳觀之欲  
唐南鄭者賀蘭願得之徒非太祖及達奚武之意也即  
達奚武請屠之說并屬史官誣文達奚武之兵威遠至  
上聞則逞臆行意何施不可乃集議行庭採擇眾論耶  
且此請既已不行便當明朝廷不殺之仁受降之外自

無它法何故廣開議端強立同異然沒其恩于上面巧  
歸其善于下達奚大將不宜有此險情贅行也史官嘗  
曰不過欲甚劉瑛之美遂使兩傳立言不復相蒙耳

周諸王傳

楊堅殺宇文子孫殆盡其意惟畏為我難耳周家子孫  
滅隋家子孫安矣一傳煬帝終死于宇文文化及之手化  
及即周賜氏然不死他族而偏并命于茲姓天之報施  
凶人何其巧也周氏諸王間不乏賢代王不遜聲色滕  
趙俱能文章或謚以僭或謚以篡或謚以惑或謚以野

史科 卷三 七

一辭焉載事之筆焉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則直可  
無議耳即晉公護齊王憲之謚亦有辨晉公護之謚  
謚也武帝之志為之也齊王憲之謚煬也宣帝之志為  
之也然史官猶可解者曰此固周志而登之周書也史  
官書法宜云何曰趙王招為隋文所害謚曰僭餘準此

隋書

諸志

宋書以陳書無志晉書未成無志并蜀魏吳晉四國之  
志而入于宋書之中隋書以梁陳書無志後齊後周書  
無志并四國之志而入于隋書之中史官以此誇多門  
繁可矣律以史裁則兩史均譏書名宋書雜載吳晉蜀  
魏之事可乎書名隋書而雜載梁陳齊周之事可乎倘  
嫌本書未備則附益其下增廣記聞如裴松之之註陳  
志可也不然或書之後徑自孤行以備搜採如魚豢之  
魏略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可也混而一之記事記言之  
倫脊于此大失矣或曰隋書與宋書不同宋書紀志列  
傳成于沈隱侯一人之手隋書紀傳魏文貞立之隋書

諸志于志寧李淳風章安仁李延壽同修趙國公長孫  
無忌主之一成于貞觀之十年一成于顯慶之元年當  
時呼為五代史志實與隋書並行乃後人混編而入之  
者夫然則魏文貞與沈隱侯又自有辨

章世康傳

按世康本傳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嘗慨然  
有止足之志又云世康嘗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榮  
矜物若然則無以處乎尊師之傳矣章師之傳曰族人  
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是晉王廣為雍州  
牧盛存望第引師為主薄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  
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  
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師本傳言之世康知足知止彷彿  
二疏之風矣師傳言之則世康一躁競盈胸毒齧齧  
懷之夫而已按本傳又云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共推  
父時田宅盡以與之此杖前子之子抑杖後子之子居  
官落拓頓至于杖天下無此父兄之教且推田分宅鶴  
鶴之輩亦云殷矣橫加箠楚抑又何心此史官之實言  
而非實錄也李氏北史諸章合傳而並載不刪尤為可

房彥謙傳

吾讀房彥謙之傳而嘆賢者之不可無後也子孫早盛  
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蓋章子孫不肯降在皇隸先  
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矣即刑  
德之思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賢遂削張湯之酷後  
人負荷蓋可忽乎彥謙誠賢者位非通顯細行畢書才  
非作者遺文備錄斯蓋有絲吾謂魏書高湖之傳為高  
歡而作也楊潛之傳為楊愔而作也陽固之傳為陽休

史科 卷三 九

之而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文皇后而作也房彥謙之傳為房元齡而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榮公護兒前書歌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故而曲為揚譽世基昭惡因虞世南之兄而頓置文林未詢國書先參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風已

南史

趙倫之孫情傳

情向海鹽公主後謂離婚史載其由不過家人反目以

史糾

卷三

十

言戲始以手擊終此闔門恒慮見女穉情文帝何故不加正訓絕其姻媾耶及推其實海鹽與逆瀆私通趙情入宮忿詬搜絕帳帶文帝震怒并賜海鹽生母以死辭婚之事繇此不然文帝亦溫恭主何至淫刑過舉而怒猶未息耶此李氏之考事未嚴者也

劉韞傳

劉韞史之所謂人材凡鄙陋薄給形資人唯笑者也彥節謝權知為將族此又前識之士明決之夫矣孔臯狂且忽爾見幾何前愚後智頓成回易總之新朝受命故國孫支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悉授惡聲沈書坐諸劉以亂李史目彥支為下材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者也

吉翰杜驥傳

按吉翰傳刺徐州時有死罪因典獄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詔語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獄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呈視詔謂之曰昨工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因生命愚謂典籤固有罪罰之可也殺之不可也殺玩法之吏以寬不救之民是

史糾

卷三

七

舞文以立威其處心積慮成乎殺也按杜驥傳驥欲棄雜陽慮為文帝所誅會姚聿夫正率所領率鍾于雒水驥乃誑之共事聿夫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于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遂卸罪于聿夫上大怒使鄭順之殺聿夫于壽陽愚謂此一役也杜驥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詩人有言為鬼為蜮驥之謂哉此二人者志存刻深中藏險賊李氏悉載之循吏之傳無乃失之誣乎抑江左偏安民方肉吏不刀絲人殺人不足晝夜二人奉職稍稍有狀姑寬取以充數乎質之史遷立傳之義正復相病也

義康傳

傳曰上疾嘗危殆命義康且願命詔義康流涕還省以告劉湛殷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答按宋書則不然義康流涕以告殷劉劉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殷景仁並答此最為得理劉湛擁戴車子為日已久固應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仁盡心朝廷自應結古不置此李史之不及宋書者書史違違異同名為一家及紀此事未免好新而失之不啻正矣

宋文帝諸子傳

按總敘潘淑妃生始與王濬及視逆潘本傳乃潘母卒命淑妃養以為子在總敘則氣屬含生在本傳則體歸質歸入室之戈自行操焉

蕭穎胄傳

按此傳大概與蕭書同而微有異者蕭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蕭文炤孫未陳秀五人也李史所云斬山陽則席闡文一人之力也蕭書云山陽至州單衣

史糾

卷三

七

白服將左右數十人而已李史言山陽至州將步騎數百人數百數十茲屬小節不嫌與辭至于席氏功高辭辭首義一史累載其文一書全削其實傳信傳疑後人何從思按蕭氏南齊書放于天監中武帝詔付秘閣晚有訛謬應時改定吾知蕭書為實錄而李史為附會也

循吏王洪軌傳

正洪軌貪功好大巨民被殲招魂樹位羣以為仁夫獨人之父寡人之妻孤人之兒萬骨皆枯僅博王列史一哭究復何補與死得刺史哭生得刺史笑耳且起家東徒以晚蓋之勤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隱逸杜京產傳

隱逸傳載杜棲及剡縣小兒心窺非之以理相揆杜京產入隱逸傳子栖入孝義傳剡縣小兒附之此上格也曰李氏著書父子不別繫也然則因杜京產之隱逸而及棲之孝義猶為父子著代之例因杜棲之孝義而併及剡縣小兒之孝義并忘立言篇目之名矣收孝義之姓氏亂隱逸之篇目無倫無脊真此為甚 南北史紀事有體綱雜散逸功在諸書之上若夫父子相承祖孫並繫詳列家乘草賈賸聯以供觀覽最為簡直而深嚴史載有乖體制張揚在酷吏之科交世不應同傳祖約居叛逆之例士雅仍自孤行黑白混登不無遺恨但推其原本蓋亦有錄晉世賈弼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因肉諸騰號此寧藏助緣以修史終然翳奪貽笑大方

沈昭略傳

按東昏行沈昭略責徐孝嗣以不能廢昏立明以厭

之曰分作破鬼面及閻孝嗣傳孝嗣謂昭略曰始安王  
事遂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願此言之不  
容有柳諶事矣二傳何所紀之乖刺也

武帝本紀

劉山陽之死按武帝本紀則拔戰斬之者陳秀也按諸  
傳則勅兵斬之者蕭闡文也一人之書在齊屬  
際在梁屬陳將安所傳信乎

潘妃傳

按本紀帝入收發潘妃誅之按王茂傳時東昏妃潘  
王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王茂茂曰亡秦者此物  
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欲求為婦王兒泣  
曰昔日見遺時主豈下匹非類義不受辱乃見從經  
本紀書之則武帝赫然行小白之誅孫列傳言之則王  
兒貞烈矢柏舟之節胡居乎一人之筆內矛外盾不辭  
為杓端兩是也

曹景宗晉軍援昌義之

曹景宗傳曰詔景宗頓遣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  
欲舉其功乃進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

史科

卷三

五

先頌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  
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具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  
捷矣章獻傳曰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大邵陽  
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獻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  
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留觀彼  
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帝怒景宗之不進觀  
彼傳則武帝幸景宗之頓軍且龍環御刀之賜裝得而  
殺何故復受景宗節度乎此南史兩傳之自相抵牾者  
也

沈約傳

沈隱侯宋書追原家乘華胄遙遠下筆不能自休此自  
敘則然而李史直取以作傳此豈史官之體

何敬容傳

南史作梁臣列傳紕繆非一即如敬容一傳中云淺于  
學術通若首餽餉無貽則略不交語是蓋不飭者此  
何敬容也末又云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  
囊衣而已竟無餘財實時亦以此補之是家無長物者  
此何敬容也一人之身乍賢乍佞一傳之中自捐自埋

史科

卷三

六

總之何國禮勤于簿領拙于風采輕薄之子遇輒反唇  
所以江簡有採荷之辭蕭巡有之什一時競傳互  
相弄墨李氏沿彼舊流辭多溢惡厥有錄哉

孝義趙拔扈傳

趙拔扈晉社報警劫殺長吏攻據城邑以正律之居然  
一盜耳呂姥聚黨以修子都漢書不稱其慈王詣擾遠  
以伸父冤齊史直目為寇拔扈何幸擅斯隆譽耶左氏  
有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  
借忠孝之路以開盜賊之門未必非拔扈一傳始之惜  
也其末講于春秋齊豹書盜之義也

隱逸鄧郁傳

傳載衛夫人事其失也誣燕齊迂怪之談乃出良史之  
手耶若然則洲記荒經搜神雜信當與馬班二家分路  
揚鑣居然有正史之目矣總之南岳先生傳奉詔之臣  
不得不著作之官不可不刪

傅綽傳

惡蛇享祭之事李氏載之以為傅綽毒口之効愚謂死  
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詆無以勸後且大鳥騰翮忽

下楊公之靈巨蛇揮涕偏印寶氏之棺漢朝不為志怪  
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默彼遺直寬此筆舌也

北史

胡靈太后傳

按傳云椒掖之中以國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  
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請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  
子何緣喪一身之死而台皇家不育家嗣乎及肅宗在  
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  
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身死所不辭也  
思讀而疑之既而廢然曰史臣書此其非實錄也明甚  
靈后一淫婦人何能曉暢大義若此甘自捐軀命于受  
孕之時而翻厥兒嗣于繼統之後始則祝胎有詞繼則  
擲子而食初終兩載並不相蒙即失行之婦間多明誓  
要之此語出于文明馮后之口則可信出于胡靈后之  
口則可疑馮后姪而曾時出于正胡后姪而惡盡納于  
那維嚙狐綏唯唯求維壯根根解令應所不媚即或有之  
當錄宣武春秋已高萬方求嗣宵夕之際密許以不死  
故嗒口大言給諸夫人耳又或不然則以食生之心幻

史科

卷三

六

為輕死之言六宮腐爛其語官寺交稱其德宣武優柔  
易說難斷遂使鈞弋故事不舉魏朝而拓拔之紀錄斯  
不臆是則靈后之為計止在求生而諸夫人尚墮術中  
也史臣書此其非實錄也明甚

史稱魏晉制太子生母賜死為故事此亦非實錄也賜  
死之事一行于道武再行于獻文孝文而諸帝未嘗隨  
行獻文孝文初非帝意陰主其事者文明馮太后為之  
祟也道武殺明元之母劉貴人獻文殺孝文之母李氏  
孝文殺太子恂之母林氏曰此魏家故事也而魏家故

事實不終太武之母杜黃嬪明元未嘗殺之也景穆之母賀夫人太武未嘗殺之也文威之母閻氏景穆未嘗殺之也明元太武景穆未嘗行茂陵之誅而何獨致疑于直武杜氏賀氏閻氏未嘗有鈞弋之痛而何獨致幸于胡嬪則不殺者故事殺者非故事也馮后曰不然李閻二族將闢起而視吾位告其子若孫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子若孫勉應之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臣民相率口誦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史臣錄而筆之書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實則不然道武一時殘忍之舉而馮后因口實之以為故事史臣錄而筆之書者大誤也非實錄也此胡嬪后所為在椒掖之中舊其長舌以死為歸者也

元謀傳

史稱謀無作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此事謬矣按趙郡王愛其太子即謀始遷肆州繼廣食邑謀恐辭不受高節素風一時無輩及爾朱議欲遷都恐喝河陰之毒謀抗辭無擁強禦色沮此非材識而何史因魏氏之言沿而不削亦一疵也

鄭義傳

史云鄭懿雖不潔清美然後取天下豈有義然後取之人而猶被不潔之名者乎魏收祇讀章句不諳大義一遇經傳附會即取乃知禮義之文中外相應收不敢望見左邱司馬也李氏仍之不削亦是一病

楊播傳

楊播高祐二傳當時疑其詞多溢美武定天保之間楊播高德正方用事魏收所云我為二公作佳傳是也及細閱之高傳尋常略無語筆楊播傳文成一卷其詞數千

史神

孝友逸羣百口殲盡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爾朱固屬淫刑楊氏本無惡然其中緣飾過情史官未免有之李氏知為穢書而一一襲改亡所及改是為大失

爾朱兆傳

秀容渤海術本一家爾朱以輕僭隕躬高氏以深奸定霸史官不審加高氏以舉義之文魏收仕齊語言如實固無足怪北史仍襲陋說豈亦受北來酒肉之贈耶

爾朱天光傳

據天光傳云建義元年夏方侯醜奴擊蕭寶實于靈州高之遣僭大號及寶實本傳復云與侯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方侯醜奴醜奴以寶實為太傅天光之傳則寶實受傳寶實之傳則寶實自投二者何去何從醜奴狂僭以天光之傳言之寶實復後始稱僭號以寶實之傳言之則醜奴狂僭已久來便授官否則太傅之職非至尊孰與除此耶二者又何去何從且天光傳所云寶實被高之地靈州也及細考本傳寶實曾至平涼後仍歸雍州即今被窩乃雍州非靈州也二者又何去何從

斜斯椿傳

魏收立斜斯傳曲諛之所以詔高王也北史削去樂亂干禍之辭而猶存倣性伎巧之語天下有倣性伎巧之人而能辭店受牛留心軍國重事者耶李氏著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于列傳舊史或交削以見史筆或濫存以形疵陋其中玉石較然自辨

節義傳

史載郭炎皆龍超乙速孤佛保三人搜捕逸漏可稱良

史獨傳中王元威石祖與一以匹夫而喪天子一以部民而結上官長無恥之習開側媚之端猶然仍魏氏書而不削未可以訓也

梁蕭傳

北史削劉石諸國不載最為得衷獨縱蕭梁著以江陵黑子屬西魏附庸耳愚謂梁雖小弱實中華帝室之貴殿諸鐵仗徒何猶然高夷相畜耳以升簡端于理為允

高麗諸傳

諸本國之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則削之

文宣紀

紀云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于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后妃傳云薛嬪者本娼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納宮中大破嬖寵其姊亦且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為其父之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產亦從戮記言無故則暴怒出于一時傳曰過產則行刑施之有漸紀傳之說將安所從以清河王傳考之帝斷薛氏姊而錮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其說大概與后妃傳相類紀特欲甚文宣之暴措詞未免兩歧耳

段韶傳

傳云周文遣將率美夷與突厥合眾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迎之詔曰不如陣以代之彼弊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及閔高趙郡之傳則不

然傳曰是役也敗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  
所屠無遺新葛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  
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光面折孝先于帝前曰段  
婆善為送女客于是以獻為龍歸此言之惟敵是求者  
高須拔也容頭過身者敗孝先出孝先堅壁固壘以老  
敵師是亦將所尚明月素號知兵何故輕致反唇或  
者非實錄乎語孝先材略不在明月下勅勒老公服之  
而厥子黜諸至尊之前平且聞高敵則選懷觀望孝  
先不免辱國閱孝先傳則老謀壯事又復萃于一人一  
傳一事並出李氏之手兩兩相背正復不解

邢邵傳

置學一疏魏李崇之筆延壽混入邢傳始魏白藥之史  
而忘其訛也但二李亦復小異伯藥以為與魏收同奏  
延壽以為與元義同奏改魏收為元義者應是見處太  
后客教此時疑伯起尚未登用遂稍稍更定耳獨不思  
此疏上于永泰太昌之間元義胡后久作家中枯骨焉  
得同之上封事並望其勸讓乎此紀載之一可笑者也  
中載宣武當于春秋進運每勸禮接名賢以邵宿有名

史料

卷三

三

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引別見邵傳邵崔暹無  
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  
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勅用妻兄  
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啟宣武執其端擅  
邵繇是被疏及按律暹本傳則又不然暹親暹日隆好  
薦人土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類不悅  
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尚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  
才言暹短過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以二事合  
觀同薦一人而被毀及被毀而能容與不能容則大異

一崔暹也胡為猶深刻念于宣武之世而論暹大度于  
文襄之朝也在宣武之世則衡之在文襄之朝則容之  
一車而前後異同寬狹頓易此必史官好立議論之過  
以致紀事之互舛耳且容容既敗渤海乃與宣武之世  
六鏡拔扈甫形爾朱反跡未見此時實六渾不過一鮮  
卑容耳高氏

史科

卷三

三

無以處乎崔暹本傳矣總之後代史官久不識闕文之  
義事取據聽不顧厥咎所以盟盟夏五之文此風邈不  
可再也

簡林張景仁張彤武傳

張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他藝則諸儒林徒辱逢掖李  
鉉馮偉有知便應割席張彤武裝塞匪擊忠諫被誅死  
生之際偉然可觀此當舉其大節沒其小疵傳中以景  
同諧之故謂其通姬胡兒與相首尾均此一人始則屈  
志瑣瑣之側終則抗顏萬乘之前有是理乎北史至謂  
少年美面為王元則所愛悅曲舉斷袖之歡以載傳經  
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胡長仁傳

太白食鼎之變北史以為二胡當之按胡長黎為趙州  
刺史昂屬趙分刺史當其災咎徐之才之說其屬有據  
及長仁賜死復同此占曰食鼎不利胡王以長仁姓胡  
封隴東郡王故也果爾則非鬼見異必傷秦必之宗牛  
斗呈祇斷禍吳均之族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鹿頭  
鱗介之倫傳會成說徒資嗚嗚

恩倖郭秀傳

傳云秀親龍日隆張伯鸞邢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採相  
附會愚謂此非實錄也按張華原循良之吏齊代治行  
推為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稍加禮貌不峻絕之而已  
否則效杜征南故事賂遺雜中權貴使不為我難耳史  
官遂加深文為善者懼矣

蘇藥傳

傳曰性傾險無行論曰志識沈敏方雅可稱一傳一論  
何相背之戾也按李氏南北史緒綸率割裂成章率爾  
而作割襲前人無復已筆問或有之僅屬一縷李氏詳  
于紀密于傳疏于論其大率也總之作史之體是人賢  
否既具載本傳曰論曰贊曰評胥屬駢枝苟無創別  
聞與本傳相左右者作傳之後不必作論贊評我朝宋  
王二公之修元史也加人一等矣

楊素傳

按素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兵屯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  
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與驍騎十餘人  
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及閱文帝十三王傳大不然楊  
王憲之傳曰齊主聞晉州見圖自來授之時陳王純屯

史科

卷三

三

千里徑大將軍承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  
汾水關並受憲節度竊此言之則屯雞棲原者承昌公  
椿非齊王憲也憲傳又云憲密謂椿曰兵者說道汝今  
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  
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兵  
逼退盛與侯莫陳芮遠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  
逼憲又救之會被勅追還率兵夜退齊人果疑柏菴為  
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此言之則救者齊王退者  
非齊王也奉勅夜退者齊王懼而宵遁者非齊王也戰

而新舊者齊王僅而獲免者非齊王也望柏苑為疑兵  
齊人未嘗追躡率盛茂而苦賊楊素何不列名二人之  
傳序盾抑至此乎或解之曰周書成于合狐隋書成于  
魏氏二人實各有所本後人不能定其是非至于北史  
出一人之手立齊王傳則歸功于齊王而楊素不聞  
南錄立楊素傳則溢美于楊素而齊王影而復軍蓋路  
與二家成書不復詳校焉

史糾

卷三

天

史糾卷三終

史糾卷四

新唐書

高祖紀

突厥殺劉武周于白道歐宋新書以為在武德之五年  
劉昫舊書以為在武德之三年司馬涑水秦新而取劉  
其必有所據矣

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按高祖辛巳詔不  
過沙汰僧尼禁增寺觀非廢法也且七年十月曾幸終  
南山謁老子祠矣此詔下而事盡不行未嘗廢亦未嘗

史糾

卷四

復新書云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浮屠老子法二  
者皆非實錄也据劉書辛巳之詔亦在五月而非四月

太宗紀

紀云太宗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此史官書  
誤宗室降為郡公非縣公也吳縝糾繆之言良然續又  
云紀中太中享年差三歲余細考年歷太宗生子開皇  
之十八年隋文崩日已七歲矣合大業十三年武德九  
年貞觀二十三年計之應五十二歲今紀云年五十三  
所差一歲據吳氏言之則太宗享年五十矣吳氏之言  
亦不為無謬當以劉昫之紀為正劉昫書曰太宗年五  
十二

高宗紀

總章二年冀王旭輪改名輪此皆史官書法之繆冀王  
原名旭輪不過仍令單名耳初未嘗有所改也新書舊  
書書法互有勝負即如房遺愛柴令武謀反荆王吳王  
非與同謀長孫諸人憎之強擄之以死舊書混而書之  
不過曰房遺愛元景恪薛萬徹柴令武謀反伏誅而已  
新書書曰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

公主謀反伏誅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是非斷斷不滅春  
秋之筆此舊書員而新書勝也高宗改元十四舊書于  
改元之故必詳其說新書類略之而不載舊書于永徽  
必稱七年于顯慶必稱六年餘皆以此為準新書徑稱  
元年而無七年六年之文不知諸元惟麟德可以從歐  
氏書法以有詔預改耳它元則不然或改于二月或改  
于三月或改于八月或改于十二月未改元之前所行  
之事不得不連而相舉以是知劉氏七年六年之文為  
必不可易開卷明然若撥霧而見青閱此新書員而舊  
書勝也

中宗紀

景龍元年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  
死之此史官書法之誤也是時武三思及子崇訓既已  
誅之矣何不克之有但眾嬌身穢弄兵自焚耳

元宗紀

紀略傳詳史體固然過加刪削母乃太簡元宗春秋既  
高阜心日薄時御勤政之殿屢登花臺之樓君臣曲宴  
賞花賦詩甚至尊邀宴罷之車醉臣受牀褥之賜休

史糾

卷四

三

假縱遊戒無入署旬節張冥官為賜錢半成勝事全繫  
風愆史臣沒而不書何以鑒後及其西蜀迴鑿南樓高  
御肅宗徒步而控轡上皇撫背而止車父子歡然允彰  
孝道筆削不及後代何觀至于李林甫之平章事也書  
曰是日大風拔木楊貴妃之入侍也書曰以壽王妃楊  
氏為道士號太真春秋謹嚴稟筆端舊書義例敢望  
肩背但楊氏固為禍水安胡最屬亂源寵以使相假之  
王封紀中曾不一載吳縝病其疏略不其然歟

肅宗紀

肅宗紀云乾元元年十月立做爲皇太子代宗紀又云乾元元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二紀相距幾何或以爲四月或以爲十月以舊事考之代宗實以乾元元年五月正儲位則十月四月所紀皆舛

代宗紀

代宗天質仁厚高出世主優崇宦官是其大疵姑息藩鎮事非得已肅宗獨柳南殊河朔迷失代宗矯而過之馴至委權至其待功臣有體敬事汾陽使之功高不懼僕固懷恩罪惡滔天卹其老母嫁其幼女武臣悍將可

史料

卷四

四

以感而泣矣此視雍猜之主焉蓋弓藏深文密網參夷遠及何但什伯與千萬哉歐陽曰爲中村之主未免太甚善乎劉向之言也曰罪已以俾僕固微樂而悼神功繼載籍之在回重宏緒之儒雅修己以履星變側身以謝咎傲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作梗百恩勞師敵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過歟

德宗紀

貞元三年。原作德宗三年今正。十月壬辰射生將韓欽緒謀反伏誅按欽緒游環之子也欽緒逆連妖僧德宗以功臣子特原之所誅書止妖僧李廣安及餘黨百餘人欽緒未嘗正典刑也

昭宗紀

景福元年十月河東將李存孝恃擁孫揆之功快悻悻報及李克用康君立存孝益不平遂據邢州與張勳通本紀書曰河東將李存孝以邢州叛附于全忠乾元元年三月太原軍陷邢州執李存孝用輾裂之刑本紀書曰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一曰叛一曰寇此史官代朱溫李克用執筆也存孝果叛在克用不宜書

寇矣克用果寇在存孝不宜書叛矣且當日邢州之據實與張相合縱未嘗送款朱梁克用意中指爲叛耳在存孝不得云叛即河東州兵自戰其地自執其將未嘗侵天子土疆賊天子命吏朱溫意中指爲寇耳在克用不得云寇書寇書叛兩者均失至于紀事年月遠近乖謬李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在懿宗咸通之十三年本紀乃以爲傳宗乾符之五年宋威殺王仙芝賊黨尙君長在乾符之五年本紀乃以爲乾符之四年疏舛之病卽二事可見

諸志附表

紀事志並出歐陽文忠之手所紀災祥年月日互殊武德二年地震在高祖紀則九月乙未在五王志則十月乙未貞觀七年兩土在紀則二月丁卯在志則三月丁卯貞觀十二年地震松蘿在紀則正月乙未。案州地。在志則正月壬寅貞觀十三年石然雲陽在紀則四月壬寅在志則三月壬寅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在紀則十月乙巳在志則九月己巳傳宗乾符中五月風雹在紀則五年五月丁酉在志則六年五月丁酉二者何所取矣當以實之司馬陳水及劉道原

史料

卷四

六

舊唐新書舊唐書疏新書其大較也舊唐志十有一新書立志十有三而增儀衛志兵志選舉志焉舊唐表而新書立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焉舊唐志后止入帝紀新書既爲武后立紀又爲武后立傳新書子諸傳之外又立卓行傳舊唐表又舊唐表臣道臣傳凡此條例皆卓度越劉史允容置諸願有違漏者宰相世系差似可刪遠違舊唐表一

之謫孰崇孰卑惜修史者見不及此新書不當刪而刪者帝紀之詔敕新書當刪而不刪者諸相之世系也帝詔許載劉書殊足觀覽雖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詔語臚列亦以備一代立言之體歐氏全削不取此新書之微過子舊書者耶 宰相世系世系不一蘇瓌字目容乃曰字廷碩廷碩頰之字也蘇黨本瓌曾孫乃曰七世孫七世抑何遙遙耶李暉本李承之兄系中以兄爲弟李藩乃李承之子系中以藩作潘李成之高祖名芝蘇頌之曾孫名翔並削去不敘于惟謙相中宗而于

史料

卷四

七

氏表不載武什方相武后而武氏表不載李藩相憲宗而李氏表不載鄭絳相昭宗而鄭氏表不載諸凡疏漏是不一倫

代宗母吳皇后傳

傳中所載強半皆虛吳后入宮在肅宗未爲太子之前林甫傾陷在代宗既已成童之後三日洗童員姆擅易語既誕絕事復不經宋之修唐史也命翰林學士各搜吳聞人置一通以備舊史所未載以故神官說部絡繹奕會苟期悅耳不務協情借南董記言之同競王何詳事之長此其短也咸林吳氏駁之極詳今全載之吳氏糾繆曰今按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按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按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

加除治者乎此其證三也代宗既為嫡長孫而又生之  
三日元宗親臨浴之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遂敢  
幸爾取它兒身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稱尊其言有同  
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  
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于傳聞  
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于後世也

高宗三女廣宗十一女

高宗之女義陽宣城兩公主四十不嫁武后以嫁衛士  
太子宏傳載之而公主本傳略之義陽下降皆皆宣城  
下降王易一人即太子傳中所稱當上衛士耶吳氏糾  
纏以為四十不嫁事似有而實虛此語誠然蕭淑妃被  
難之歲大約與武后入宮之齒相亞其女即被幽繫猶  
願在童子字人之日豈其適至華髮據宣城本傳下嫁  
頓川刺史王易則王易之為刺州而不為衛士也明甚  
即權殺之官略不可考而王易居然仕籍本非老兵衛  
士之說胡為乎來哉即曰向主之後予以美官本傳胡  
不言本末而直以下嫁頓川刺史為文也則四十不嫁  
固虛而下偶衛士亦復不實太子宏之傳曰義陽宣城

亥則高宗纔四十八耳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

元宗女

書稱元宗二十九女而數之乃三十女即蟲娘見情至  
代宗方得封名要不可謂非元宗女也新書之疏略大  
約可見至如駙馬之姓名諸傳互易廣寧公主之夫在  
楊妃傳則以為程昌翁在公主傳則以為程昌允宋避  
太祖諱故作奇此  
去盈在公主傳則以為張去蒼臨晉公主之夫在孝友  
傳則以為鄭潛曜在公主傳則以為郭潛曜不寧惟是

史糾

卷四

十一

太宗女豫章公主之夫在唐檢傳則以為唐善識在公  
主傳則以為唐義識二者何去何從讀史者未知所稜  
獨也

諸王傳

莫年卒月紀以傳信史官之筆未可輕下乃有紀然而  
傳不然此傳然而彼傳又不然者流之後誠何所取裁  
即如常山王承乾之卒在太宗紀則貞觀之十八年在  
承乾傳則貞觀之十九年太子宏之卒在高宗紀去本  
傳則上元之二年在太子賢傳則上元之元年肅王詳  
之薨在德宗紀則建中之三年在肅王詳傳則建中之  
二年惠昭太子之薨在憲宗紀則元和之六年在穆宗  
紀則元和之七年在惠昭本傳則元和之五年諸王而  
外復如武惠妃之薨在元宗紀及惠妃本傳則開元二  
十五年在楊貴妃傳則開元之二十四年然則從傳乎  
從紀乎從此傳乎抑從彼傳乎帝紀修于歐陽列傳成  
于小宋猶曰二人分局或未校訂以故載筆有舛及二  
傳之矛盾則成于一人出于一手何相背之戾也諸王  
享年紀錄亦復多誤江夏王道宗莫年五十一本傳乃

以為五十四道宗生于隋仁壽三年癸亥之歲死于永

一何以見之劉武周度索原之戰道太子宏薨年二十  
宗年十七此武德二年也按此可推太子宏薨年二十  
三本傳乃以為二十四按王忠傳王后廢武后子宏  
元二年乙亥薨太子重潤薨年二十傳乃以為十九重  
正得二十三太子重潤薨年二十傳乃以為十九  
生改元永淳是歲壬午死于大據傳攻傳其失自見即  
足元年是歲辛丑正得二十劉昫舊文所書不  
劉昫舊文所書不一身任筆削者獨不可一  
而乃沿襲其故耶吾恐吳兢劉知幾所修之史正復不  
然

中宗子殤帝

吳氏糾纏曰今按新書凡列帝諸子間有史失其傳者  
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  
今此所謂殤帝者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  
溫王中宗崩后矯遺詔立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  
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肅宗即位復封為溫王景  
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為  
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于諸王事亦稍殊若以  
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蹟  
則宜列之為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宜編之于中宗

史糾

卷四

十一

肅宗之紀今傳但紀殤帝二字其餘皆略而不述亦不  
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反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  
者使後世覽者真知殤帝之為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  
者也此咸林為溫王不立紀傳而發也愚按溫王封爵  
事蹟散見于中宗肅宗之紀及章庶人太平公主之傳  
雖無紀而有紀雖無傳而有傳宋景文之所以闕如也  
雖然帝子詳列溫王則否咸林之論當非紀諸瑣瑣  
五尺豎子制命妖后即位後所行不過斜封墨勒耳何  
事可紀何紀可立即以漢昌邑王晉海西公例論之宜



為溫王立傳而不應為溫王立紀

紀傳書名

史官書姓書名書字所以傳信也高祖之子勝王元懿而紀書為越王元茂憲宗之子信王恆而紀書為信王恆昭宗之子德王裕而紀書為德王祐晉王暉之子范陽郡王諤而紀書為范陽郡王雷觀使崔瑋而紀書為團練使崔灌黃州刺史翟章而紀書為黃州刺史龔章雅王繪之曾孫景恒而宗室世系書為景悞李承之子李藩而宰相世系書為李藩此歐陽永叔之過也

史糾

卷四

三

劉昌裔之傳誤以楊子琳作楊惠琳孟元陽之傳誤以蘇光榮作蘇元策田令孜之傳誤以鹿冥宏作鹿景宏仇士良之傳誤以魚宏志作魚志宏突厥之傳誤以李高遷為李高遷一吳大瓊也在柳晟傳則以為大瓊在吳通元傳則以為道瓊一胡利之子也在突厥傳則以為登羅支在李靖傳則以為登羅施一何重霸也在武宗紀則以為重霸在進酒傳則以為重順一牛勳也在僖宗紀則以為牛勳在田令孜傳則以為牛頊此宋景文之過也藝文志中以仇甫為裴甫公主傳內以鄭氏為郭氏臨晉公主之夫郭潛曜也宰相世系以蕭管為蕭登袁朝始祖以袁榮為袁察此紀姓紀名之誤也歐宋兩家分任其過者也君臣正名史官并宜詳書中宗初名哲武后改為顯穆宗初名睿考改為恒紀中絕無明支劉齊賢犯章懷之名改為景先楊隆禮避元宗之諱改為崇禮傳中并行遺落後人讀史不恨其闕如耶

裴叔傳

傳云麟州刺史裴叔起告叔反此史官之誤也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未嘗告元真反所勅者裴叔耳此亦

史糾

卷四

三

隋代事于唐朝無預雲起本傳可考也且武德初并未嘗有麟州麟州置于元宗開元之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而始置此州在高祖時何得有麟州何得有麟州刺史即何得裴叔起為麟州刺史而告裴元真反耶裴叔之傳裴叔起為麟州刺史巨源之傳巨源貶麟州刺史一在高祖武德之初一在武后天冊之歲悉以子孫四五十年後新置之州為授官左遷之誠誠不得其解也即曰劉昫之史亦然舊史本多誤後來史官官一一是正之始無愧厥職耳

李勣傳

傳云勣以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劉昫舊書則云癸年七十六愚細考之李勣功卒年六十八舊書新書皆非也按李勣功本傳年十七往從翟讓作賊時大業末年也義寧三年即大業末年所不必論加以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高宗永徽三年以至總章二年共十九年通計之李勣功止六十八歲耳卒年八十六癸年七十六劉宋二史果何所據而書之耶即曰大業末年原屬統解焉知非十年十一年而必以十三年通

史糾

卷四

五

斷之乎若然則李勣功卒年或七十或七十一不必云七十六也倘曰李勣功作賊時在大業中則舊史之書裴稍近而新史之書卒尤遠矣

長孫皇后歸太宗

皇后本傳曰長孫熾嘗聞寶大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弟熾曰此明眉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熾以女歸太宗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父長孫熾也高倫傳曰士廉少謙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為文德皇后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舅高士廉也後之讀

史者從皇后列傳乎從高倫列傳乎按觀唐書高倫傳

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倫請朱厓主簿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居之倫妹即長孫皇后母也此時晟捐館已久然其母子惟依渭陽則主婚者屬舅不屬父可知也或曰倫謫嶺南中原隔絕武德五年方歸歸命則文德結納已久主婚未必屬倫或亦長孫季遺命乎兩存之可也夫史可兩存則史可兩疑夫賢錄也遠矣

史糾

卷四

六

劉宏基傳

傳曰時討薛舉賊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宏基軍力戰矢盡為賊拘仁果平乃克歸此史官大謬不然者按淺水原之戰仁果將宗羅喉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果降則淺水原乃戰勝之地何得八總管軍皆沒乎宏基敗陷實在高塘一戰史官誤以高塘作淺水原耳即高塘之役所陷者不過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三人亦無八總管並沒之事此書事之最謬者不可不是正也

薛萬均萬徹契必何力戰功

薛萬均本傳曰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敵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契必何力本傳曰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于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鎗墮馬步鬥士死十六七何力馳壯騎圍奮擊虜披靡去有詔勞軍于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居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詢其故何力具言

萬均敗狀二傳之言抵牾不同如此信二薛傳則兄弟皆有力如虎之帥信契茲傳則萬均一貪冒敗軍之徒二傳將安所從乎

蕭至忠被誅

王琚傳曰太上皇聞外譏詔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門以拒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次誅寶儀員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應福李猷于內宮皆由此言之至忠應時行誅未嘗少猜天戮也至忠傳曰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由此言之至忠亡命竄未嘗暴尸樓下也二傳不同如此

杜鴻漸傳

史臣以崔旰一事惡其善亂愚竊以為過矣崔旰亦才臣杜之策力不足以殺旰而必欲圖旰其勢必激而為亂旰據形便握勝兵全屬恐非朝廷有即柏貞節楊子琳李昌慶三人始雖執言討罪終歸台從耳杜之善觀大勢明于要領許旰不死以平其忿委旰以政以滿其望薦旰為尹以發其感因日與從事縱酒高會以釋其疑疎臣革心從國家裝入觀天子此時旰力可以叛

史科 卷四 大

智足以亂而不忍叛不忍亂吐手夷劍閣之險擊而還之天府伊誰之功一一皆杜之異力凡有才之臣樂職之士不能殺之即當用之既不能殺復不能用惟相率為逆耳若杜之異者可謂能用崔旰矣凡有德之人用之易有才之人用之難有才之人而繩趨尺步者用之易有才之人而貪亂樂患者用之難杜之異曲為其所難而史臣不知其所用醜深蓋誠無當于直筆矣愚更有進者杜之異後有平蜀之功前有恢復之舉白草進說肅宗光復舊業盡于之異數言迄今釋其辭彷彿

惟險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吾以為為之異之功不出李郭下特其不持大體勸肅宗即真耳恩嘗曰杜之異房次律皆儒臣之有用者房次律勸親王握兵緣山聞而失箸杜之異勸肅宗和虜西京因而遠收史臣以車戰之敗隨以病房荆南之走即以詆杜概為儒者不知兵循其一實而掩其全微亦太苛矣章見素附楊劍以進身史臣載其強諫杜之異化崔旰以平蜀史臣疾其長奸總之司史者過也或曰舊書云然新書因仍不改吾更有尤于子京者知探劉氏之史而獨遺劉氏之

史科 卷四 一

論爾劉昫舊唐書論曰時以任崔旰為非則不然矣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當以此論為正

鄭細傳李吉甫傳

史臣欲甚李吉甫之惡于鄭細傳則以譏鄭細之事歸之史官欲甚李吉甫之美于劉開傳則以討劉開之功歸之究之二事皆虛而史官不一刊正是大病也按盧從史跋履自恣險與王承宗連和此時吉甫出鎮淮南鄭細方在中書一內一外謂詞何由得進此言譏者安也討開之功全由杜黃裝軍機進止悉與平章此時吉甫之官祇一中書舍人耳西川之功盡歸吉甫將置杜相于何地此歸功者罔也要之一說亦自有故鄭傳之說出于李絳之門生故吏此時李鄭望重物情所歸李吉甫以柔巧結主知舉朝頗薄其為人而修史者輒因李鄭之故曲加以不自之名綴之以莫須有之事及至李德裕秉國重修憲宗實錄此時史官之情汲汲欲歸美于其父而無由則竊杜氏西川之功悉以歸之中書舍人而軍國重事皆欲仰成于綸語視草之一人矣愚

謂鄭傳入語之說李絳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李傳平開之說李德裕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此史官之能古今一律者也

黃巢以皮日休為學士皮襲美陸魯望有松陵唱和集至今傳之及閱唐史魯望附無功桃椎之後襲美入林言尚讓之黨兩人壁草木猶臭味也何一薰一蕕背馳至此史官耳治之功多子自治毒筆陷人正復不少陸放翁辨之及詳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江東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為吳越丞相孫瑑為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考子良聚子也按尹洙為一時正人不輕立言襲美果如朝川之王翥于祿山義興之蔣挽于朱泚則師魯必嚴薄其子絕其子孫安肯受談墓之金簪筆為之作誌耶且襲美既受偽職日日從老兵扣鞍逐馬顧安得從容西瀾投足廉石之門文詠無間耶後人口語以之歸咎于司馬涑水涑水通鑑不遍承歐宋之誤歐宋新書又不過襲劉昫之愆顧劉昫亦無足道馮道為親翁長樂老

史科 卷四 三

是其所慕視君如奔畜身類倡修史之日以為有才之人類皆從賊事仇如此也曲陷知名之士以釋已慚而歐宋安其舞文不為平反二人似不得辭其咎矣新書較舊書本勝歐宋之功自不可沒顧其中流品不分者有之持論失衷者有之安置乖方者有之筆蹟漏逸者有之前後錯亂者有之請系混淆者有之兼筆率意者有之挾義太苛者有之劉文靜開國謀臣乃與裴寂錢九隴同傳此乃許敬宗等修史之舊劉幽求助平韋胤乃與王琚王毛仲同傳牛僧孺清望絕俗乃與元稹李逢吉同

傳此流品不分之失也蕭統無罪被誅乃有誦聖之詞  
裴劉人品週別概致譏斥之語諸遂良斬非讒人惑于  
敬宗之史遂致疑其用譖劉善對策忠直海內傳頌其  
文覆用譏其懸疏此持論不衷之失也劉延祐素無文  
采絕少時譽列之藝文傳實知章暮齒之休位望通顯  
列之隱逸傳沈伯儀彭景直諸人之奏議應入禮儀志  
而乃贅入儒學耿仁智張不矜之節烈應在忠義傳而  
乃附見列臣其最謬者崔無詵始黨草庶人繼善楊國  
忠乃列之忠義傳卻說屈膝于思明稱臣于朝義乃列

史糾

卷四

三

之文藝傳此安置乖方之失也雷海青痛哭發碧池至  
今猶有生氣不得同安金藏同懷信史僧一行博極羣  
書大衍之歷一時無輩不得與李淳風諸人並附汗青  
此事蹟漏逸之失也永安王孝基沒于武德二年而武  
德四年乃有突厥相持之職顏利死于貞觀八年而貞  
觀十一年乃有劉蘭拒卻之功平章崔圓卒于大歷中  
時李泌未相也必以崔宗貞元元年方入相而崔圓之拜大學士乃  
云引泌例而辭位節度馬璘卒于大歷末時却珙未將  
也而貞元中之議城臨渾乃云向璘幕而進詞死者復  
生令人咋舌此前後錯亂之失也獨狐懷恩本獻后之  
弟而以爲姪徐齊暉本惠妃之弟而亦以爲姪王瓌本  
恭憲皇后之弟而以爲惠安皇后之弟王勣王旭本珪  
之孫而以爲曾孫蕭至忠本德言之曾孫而以爲孫張  
鑑本後允之曾孫而以爲五世孫李景讓本愷之曾孫  
而以爲孫李元道本換之高祖而以爲祖袁政漢本素  
立之伯而以爲父韓大敏本韓休之叔而以爲兄崔貞  
佐本日用之從子而以爲從弟孔戡本巢父之從子而  
以爲子尊卑不明親屬遽易此譜系混淆之失也久服

史

史科

三

止有元年而王求禮傳曰久視二年春大雪天策止稱  
上將而褚亮傳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壽春本寧王之  
降封誤以入闕爲出閣持盈本玉真之小字誤以氏號  
爲封號殷開山所敗之地誤以高塘爲折據薛萬徹所  
勝之城誤以泊灼爲泊灼敬暉之流本在瓊州誤爲嘉  
州韋巨源之貶本在鄆州誤爲麟州裴行立之擢本在  
沁州誤爲泌州裴巨卿賢孝誤以無傳作有傳夏悼王  
懷恩王以有傳同無傳二王有容容之晉同三品本先  
天初誤以爲景龍初武攸暨之降王壽春本神龍時誤  
以爲長安時此秉筆率意之失也僕固懷恩本非叛臣  
兩京收復厥功不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二女爲  
胡廷嫁之絕域細人交構其間遂激功臣使亂叛臣傳  
中可以無傳崔允官之誅初屬太甚實爲快舉厥父  
秘記始得洩憤此時誅宦官唐固亡不誅宦官唐亦亡  
誅宦官朱溫固強不誅宦官朱溫亦強黃門之生死何  
預什梁之盛衰所謂窮究暴討君側雖清尚禁逆遂張  
者當時此言何必遂爲實錄崔允奸臣之科可以無坐  
二人宜從劉昫并置之平傳之中而一目以拔一目以

史糾

卷四

三

奸則立功任事之臣讀之未免氣短此挾議太苛之失  
也新書之失既章章矣新書之美亦復指不勝屈諸志  
之懸麗列傳之博綜立意備嚴第爲周瞻勝劉昫遠甚  
願昫書稍勝者不過記事捷直耳至于紀志之中類失  
蕪復論贊之文間雜下俚讀者俱能辨之而我朝揚升  
菴諸公必譽劉昫而斥歐宋更有惜于廿一史之從新去  
舊此亦好奇之論非守中之說矣  
新唐史本屬分任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纂修至  
于八年之久兩家似宜關議一人尤宜詳較何至一書

之中自啟同異一頡利之禽也在江東王傳則以爲執  
之者李道宗在李靖突厥傳則以爲擒之者張寶相一  
吐谷渾之討也在太宗本紀則以爲貞觀八年在吐谷  
渾傳則以爲貞觀九年一武后之居也在恒彥範傳則  
以爲處集仙殿在武后及張易之傳則以爲在迎仙院  
一安大清之平也在李光弼侯仲莊傳則以爲被擒在  
史思明哥舒曜傳則以爲請降一渾釋之之死也在渾  
瑊傳則以爲賊沒于杜蕃在代宗紀及釋之本傳則以  
爲見殺于僕固一權梁山之反也在元宗本紀則以爲

開元十年在王志愔傳則以爲開元九年一劉潼之入  
朝也在德宗本紀則以爲德宗聞而入帝都在淮本傳則  
以爲成隴而歸闕下一章宏景之封還詔書也在宏景  
本傳則以爲穆宗之世在劉士涇傳則以爲憲宗之時  
一劉總之歸地也在穆宗紀則以爲八州在崔植傳則  
以爲七州在溫造傳則以爲九州一魏暮之罷相也在  
穆本傳則以爲大中十五年在宣宗紀及宰相表則以  
爲大中十一年一劉承偕之謀劉悟也在悟本傳則以  
爲承偕同都將張問在賈直言傳則以爲承偕同慈州  
刺史張皎一李進賢之被逐也在宣宗紀則以爲楊遵  
慶操戈而見伏在嚴綬傳則以爲楊遵慶被焚而受攻  
傳云兵卒焚進一龐勛之亂也在崔彥會傳則以爲成  
廣死乃攻進賢一龐勛之亂也在崔彥會傳則以爲成  
桂林八百人三年請代復留一年因怒而相繼在康成  
訓傳則以爲成桂林七百人六年之久並不見代積憤  
而成禍互相遠戾更僕難數一彼一此使後世安所取  
信乎按新書成日仁宗命裴揚陳薦文同吳中錢藻共  
校勘之五臣身任厥職從容文館自睹瑕駮暗默不置  
一言是則此書之短五臣與歐宋分載其半矣

史糾

卷四

三

席據侯一生不作草書可謂謹矣而東與安祿山相表裏為勳降使時至謂祿山公道無私矣保森之罪莫此為大其意非不知范陽即逆謀特見此胡得君欲借以達迎元宗為固龍地耳不作草書與光之不旨溫室樹定復不殊而宋景文純為之作佳傳鄭蕭卻宦官蔭子之請可謂有守矣及聞文苑英華乃為仇士良作神道碑至目之為全德獲之為殊勳深以甘露之事快為除鬼之舉七松處士寧復有心肝耶而傳中未之深考一無詆辭此二者謂之繼履柳伉上疏請誅程元振此時柳學士封章幾與朱雲之請上方同為快舉而新書不為立傳畢炕于天實時為廣平太守死祿山之亂可見二十四郡之中既有顏平原為之前驅復有畢廣平為之後勁而新書不列之忠義韓昌黎為其子畢炯作誌所謂廣平死節而其子不荷其澤者是也劉闢亂蜀有嫂廣氏絕不與往還白居易作詩美之而新書不實之列女此三者謂之佚美

帝紀之謬莫過孝宗姑學大臣之書者言之乾道六年既書辛次膺嘉淳熙八年復書辛次膺能淳熙元年二月既書慶允文卒淳熙八年八月復書以敷文閣學士虞允文為兵部尚書淳熙七年七月既書李顯忠淳熙八年八月復書李顯宗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隆興二年八月既書張浚堯乾道五年二月又

書贈太史諡忠獻淳熙八年八月復書張浚都督江淮軍馬乾道四年既書龍大淵卒淳熙八年八月復書龍大淵知閩門事一人之身倏而就木倏而遷除倏而捐館倏而降論咄咄怪事可發大噱若隆興元年七月既書給還岳飛田宅矣淳熙八年七月又復書之隆興元年既書盧仲賢齋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仲賢擅許之下大理寺二年三月械送柳州編管淳熙八年八月又復書仲賢齋書之前後重書何其無定據也總之修史者仰成于托克托一人而已而元順帝復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遺金三史告成宜說謬不倫之狎出也

紹定四年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愚謂楊后之齟齬不踰老傳之數此史官紀年之謬也按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距此止七歲耳寧宗存者不過春秋六十有四楊后以聖妃正位宮中反長于寧宗十一歲乎此理勢所必無也即瀛國公即位時亦四歲是皆史官不核之過

紀曰咸淳元年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歿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此史官誤甚按襄樊之圍張順張貴援之順之死事在咸淳八年非咸淳元年也

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時以為天意說之條謬莫此為甚潮三日不至或周室將亡三川告竭之意吾不必真辨獨是蒙古駐軍必不向錢塘江息肩也明甚蒙古軍中如范文虎張宏範呂文煥輩曩昔宋人叛而入元誰不知錢塘江有羅刹水之號乃敢壁三軍于死地即巴延謀駐范文虎輩必大聲急呼告之以故何待遲之又久以至三日之後耶一夕不可何況三日臨江不可何況沙上此理之所絕事之必無而史官採取異聞以侈張之盛事後儒不察曰莫海湖之靈一掃陰山之卒并為史官所侮矣吾一言以斷之曰海潮三日不至此理與事之所或有也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此理與事之所必無也後人讀史者毋為史官所誤此議前輩有發之者偶謹而論之志其姓氏非敢掩為己有也

周伯星既列之景星中矣復列之客星老子既列之客星中矣更列之妖星王蓬芮句始菟昌城光此妖星也皆以為瑞星仁宗時出奇星一時保章臺所不識當屬二帝北轅蒙古入主之兆復以為瑞附之景星之末可謂載筆失倫矣至于五行志中水災火災帝紀既已詳之而志中又爾復出是贅疣也

志曰觀文殿即舊延恩殿慶曆七年更名觀文殿置大

學士自謂昌朝始又曰國初為文明殿學士宋庠言稱呼同真宗謚號乃改為紫宸殿學士以丁度為之時稱為丁紫宸慶歷八年御史何邴以為紫宸不可名官于是改延恩殿為觀文殿即二說言之觀文殿之改在慶歷八年乎抑在慶歷七年乎

藝文志

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此言失之不考按刊板始自後漢之乾祐中聶崇義為國子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刻板于國學則經籍刻板已大行

史科

四

于漢之乾祐時矣愚又以刊板之事固不始于周亦不始于漢而實始于唐之季代五代之天子率兵強馬壯者為之何知有詩書經籍之可重而屑屑為梓木之舉乎其事始于武宗宣宗之世無疑但事實年月無所考耳又真宗景德元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少從師業儒經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由此言之經籍刻板權專于唐而盛行于宋即顯德學者無筆札之勞亦非確論也 續名臣言行錄志中以為不知誰氏所撰此書成于李士英之手李固考亭之自出也如此疏漏亦非一端

向敏中傳

傳曰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頗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各門闕寂然云云揚謂此非實錄也按宗諤本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宗諤已物故矣何得天禧之初復有李翰林入直耶此非實錄一也真宗即位

之後向敏中未嘗僕射張齊賢先有端揆之台何得云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耶此非實錄二也顧此不當責托克托應責考亭名臣言行錄中曾載此事修宋史者不過據拾其詞爾

張浚傳

魏公之傳強半失實殺曲端則委吳玠以咎平楊公則沒岳飛之功諸如富平之敗符離之潰廬州悍將之叛皆曲加掩飾深為之諱而巧為之辭宋史是非頗不肯認若此一傳未免失之諛而可削也考亭為魏公擬狀晚年自悔其失實元人作傳純取狀中語而不一為釐定抑獨何耶宜揭侯斯極論魏公之罪不少借也是非久而益定愈過蓋而彌章即有南軒為之子考亭為之狀終無補于魏公志大才疏之失可見人心良史自在天地間耳雖然魏公之失固不可追魏公之美亦不可沒徐夢莘之流所著北盟彙編厚誣魏公一時正人如李伯紀趙元鎮張德遠輩無不肆其惡喙此不過磨礱集碧雲駝之屬耳流傳人間變亂黑白悉聚而火之可也

史科

卷五

六

曲端傳

曲正甫在陝屢立戰功既與年戶張德遠猶假其旂飾以給金元史官概沒不書至于欲殺王庶欲殺王瓌即有其意而無其事則歷歷數之以證成其築營跋扈之罪此無他張德遠之傳不得不佳曲正甫之傳不容不惡此托克托諸人純襲高宗日歷魏公家傳而誤焉者也且同傳之人劉光世以淫沈竊榮張宗顏以異悞貶秩正甫何得復殿諸人之後愚意張浚曲端二傳皆宜削而改之方無愧于信史

汪應辰傳

傳稱汪聖錫廷試第一宰相趙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八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按此是新進士賜中庸自汪聖錫始也實大不然按張知白傳仁宗即位進士唱第賜中庸中書上其本則是特賜中庸始仁宗天聖之元年不始于高宗紹興之五年矣又按宋史新編仁宗以中庸賜王堯臣以大學賜王拱辰則是特賜中庸始于進士第一之王堯臣不始于進士第一之汪應辰矣此史官紀事之誤

史科

卷五

七

梁灝傳

本傳梁灝年九十二及第十五五年而卒推其登第之年七十有五與世俗所傳老年得雋初不甚殊遜齋開覽亦載其登第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果爾則灝之登第年當八十二不止七十五年此宋史所紀復與遜齋小異及考洪容齋筆記則大不然梁灝少年登高科歷開封府推官遇病暴卒推其捐館之日不過四十餘日容齋博覽記自應悉其家乘有所考授宋史信遜齋之語略容齋之筆遂致傳會俗說徒滋傳疑耳

蘇轍傳

傳云轍議歸米脂安撫五若夏人乃服此非實錄也元祐四年歸五若五年夏人即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矣六年又攻蘭州三日恣其殺掠矣七年又攻綏德州以重兵壓涇原境矣歸若之後歷歲被兵夏人初未嘗服也總之夏人之服不係于五若之歸不歸狼子野心非我族類我固既立戒邊吏勿生事可也至于歸地修好誓之小兒然啼則予果失果則又啼

耳臂之犬然投之以骨則猶然益爭耳此元祐諸君子之失計而紹聖崇寧之小人籍以爲口實者此其一端也

外夷傳

同龢傳曰同龢後說爲同龢按新舊唐書同龢自請改爲同龢取迅捷如飛鴻之義非音訛也拂蘇傳曰歷代未嘗朝貢按北魏書隋書拂蘇已通中國載在外域志唐之貞觀開元悉貢方物來朝王會圖中久已有拂蘇之號矣乃云歷代未嘗朝貢耶

總論

宋史有三善有七失請歷言之宋人私史最多實錄難據紹聖崇寧紹興之閭日歷悉出姦賊之手諸如魏泰之碧雲駝王庭秀之磨衲集蒲宗孟之兩朝國史徐夢莘之北盟彙編悉附會姦賊而起黑白混淆賢奸倒置暗之令人氣隘而宋史概行棄黜不以竄入筆端是非好惡頗不肯謬于聖人此其善者一也文文山謝君直悉得佳傳以視魏志之金禧耿紀晉書之諸葛誕母邱倫宋書之袁粲沈攸之唐書之骨儀陰世師或書爲叛

東綱

卷五

九

或指爲逆天相逕庭此其善者二也忠義立傳必請于天子直書無諱凡與元朝抗命矢死靡他者悉得登載以養天地正大之氣厲人臣事君之節此其善者三也至于銓次失倫往往有之李中師詔阿新法諸鄭公之家遂至免役牽錢乃與李大臨祖無擇同傳俞允悅中官出妻拜之中官王乃與李允先庭同傳鄭雍明與楊異共劾劉摯兼以白帖結章惇之欺乃與梁燾干岩與同傳王漢爲蔡京之客居然入幕豈非楊時張燾之流乃與孫贊李昭玘同傳鄭望之奉使無狀李伯紀

史綱卷五

露草功之乃... 金源之卒乃與于友... 爲東朝故人曹勛父子曲承宣和恩倖兼保金主亮之守盟乃與王肖肖胡松年同傳梁成大李知孝極惡竊奇爲士卒之所不齒乃與林勳許忻同傳君子小人各有其類無故以結蟻含糞之物質諸孫應之謹此其失者一也張叔夜何栗孫傳皆死國難名義無嘗乃與張闡壽昌同傳曾輔以小臣抗疏爭徽宗微行之失乃與余深薛昂同傳曲端守陝張德遠中以危法乃與劉光

東綱

卷五

十

世張宗頤同傳惟薦草于猶中混驪足于驚步其謂之何此其失者二也陸佃賦舊師之恩安石爲許將有趨時之智似有可議而大端無虧終不應與林希溫益同傳安壽協規紹述尚畏名教終不應與黃履蒲宗孟同傳侯蒙莊類不免能救劉仲武十人于死地終不應與林摠朱謬同傳蕭振有治行竄槍擄鼎事尚可原何韓初附捕議後辭岳氏之寃二人終不應與王次翁羅汝楫同傳史浩顯阻恢復之論大殊通虜之秦檜王淮始

東綱

卷五

十一

開道學之禁差異質首之胡紘二人終不應與程松張若同傳林栗擬定藥鑿議事通達即顯劾大儒尙當在議功之條終不應與何澹胡紘同傳上官均初議其正祇與蘇呂意見各殊大立異同終不應與楊畏蓋必同傳史官之筆一出一入且有嚴科不以小嫌蓋巨惡亦不以一嘗掩大端總之君子小人當辨其內不當辨其外有陽入君子之鄙而陰禍君子者其人可誅也有陽入小人之鄙而陰庇君子者其人可原也君子有過亦宜繩之不敢以君子之名而或寬之小人有善亦宜錄之不可以小人之名而或拒之宋史持例未免過嚴將

史綱

卷五

十一

使貌爲君子者人爭附之而不敢與其究也小人之鄙愈盛而君子之勢愈孤人亦樂于鄙小人而并絕其爲善之路此其失者三也陳靖奏勸農之議泥古難行無益民生不必入循吏傳辛文悅爲太祖之師一時之寵異不過因師獲幸如周仲進之流不必入儒林傳致若水處末流之會發禪讓之談清狂不惠抑至于此幸而一麾出外否則足取道醜不必入忠義傳神放以終南一山爲仕宦之捷徑北山移文間之恬不知恥本屬常秩一流不必入隱逸傳巢谷論達好奇萬里爾足善與二蘇作緣至本傳爲美談徑附子瞻子由傳後可也不必入卓行傳凡立一傳必使名實允協倘嘗議可加終有愧于良史此其失者四也葉夢得宣力建炎紹興之間宜與范宗尹輩同傳而顧入文苑郭孝甫抵觸蔡京列名黨人之碑安世道痛憤吳曦遺書制使之尊宜與張魯揚巨源輩同傳而顧入隱逸陳師道峻卻趙挺之之衣劉道原面督王介甫之過宜在卓行傳而顧入文苑王樵以父母被虜志誠契丹築兩室以自居號貧翁而鳴志宜入節義傳而顧入隱逸趙蕃爲正學之望堅

史綱

卷五

十二

不仕之節宜入儒林傳而顧駁文苑之末徐中行父子等之題詩墓上推爲道學之宗劉勉之胡愈並屬善學師資之敬郭雍遠于易理魏掇之明于治要六君子宜皆入道學傳而顧入隱逸命名既舛位置并失按部而就班覺所處之非據此其失者五也更有不必立傳而強立者丁汝于契丹且爲石晉之臣於宋朝何預而存之成閔張宗頤無足比數附見張浚劉光世之傳末是亦足矣張璠饒虎臣戴慶炳趙鼎輩四人之傳止有官銜可書絕無事實可紀何不削去而徒有詞費

史綱

卷五

十二

之譏此其失者六也儒林傳之孔宜孝義傳之姚宗明陳兢歷載其先世譜系刺刺不休以謂世家業則詳以言乎國史則遺此其失者七也去其失而存其善是在乎後之刪宋史者

遼金二史

遼史纂于耶律儼陳大任金史纂于元裕之劉京叔托克托襲其成而已遼史贅疣最多金史重複不少一事而列傳雜見一語而前後復出以語體要概可芟梓作史之意以為不如是則謀篇不衍卷帙不大未可以成

史糾 卷五

一代之書耳遼史之闕考朔考此表斷不可廢未遑不若指掌此修史之功也至于公主表遊幸表紀傳已曠事實年表何煩贅陳累牘不休徒費紙耳金史規模稍闊兼有元劉兩家為之屬筆所以迴騰遼史顧其中不無可議者太祖紀云追及遼主大敗之獲其傳國璽按遼史天祥紀璽已失之桑乾河中矣此璽何緣再獲當是劉石之後典午為白版天子自時厥後悉以得璽為榮 失璽之事然作史者遼金皆成一人之手何前後兩載也未展天資刻薄許其死節容奇標掠身驚旌以盡忠叛臣傳之張覺在宋史附奸臣之中在金史列叛臣之首既入宋史而復入金史是不可不刪也列女傳之韓慶民妻夫則遺之貞官妻則遺之命婦宜入遼史而反入金史是不可不校正也

史糾卷五終

史糾卷六

書史同異 文多不錄錄其有論者

陶潛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沈約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李延壽南史

南史淵明作深避高祖諱也李氏以虎為武以丙為景以淵為深以世為代以民為人諸葛長民李道民潘昇為道人長人皆避廟諱而設律以疏文不諱之義殊不必爾亦狃于江左之習犯祖父之諱輒相向流涕李氏

史糾 卷六

修史不得不沿襲世尚風靡後人校史者悉宜改正舊史即兩漢書亦然否則莊光緒為嚴光趙談終為趙同矣

裴子野傳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志及者承天宋史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 裴思廉齊承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 裴思廉

按裴氏宋略世無傳本惟司馬涑水陸唐老通鑑中偶載子野史論嘗屬宋略之遺也可見宋時載籍極備本朝中祕邇之遠甚民間藏書亦無虞勝雖陳農之使四出而不準之徒難遇矣

袁祕傳

永嘉王肅莊僧位 裴思廉 永嘉王肅稱尊號 南史 後梁明帝之在江陵也陳書稱名曰蕭歸南史稱諡曰梁明帝此南史書法為正姚察父子意中惟知有陳不知有梁矣江陵時號影國延祀至三紀則猶然武帝正

高也陳氏既可帝制自為蕭氏何嫌再整玉步恩意梁

書中明帝必應為之立紀王琳必應為之立傳一如何之元梁典之制則庶乎其無議矣蕭穎士依春秋編年例自漢元年訖義寧作傳百篇至陳受梁禪書曰陳霸先及王緒作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助之又助史譜作梁不禪陳論茂挺為武帝之枝孫太原為僧辨之裔持論未必無偏然以視姚簡之書法則二書差快人意也

江總論

納書自敘其略曰大建之世權移蕭小認厥作威量被權黜奈何命也時人謂之實錄 其為自敘云大建之時云云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史 江總特一浪子耳天子狎客賦詩酬飲以國輸人乃徒宅忘妻之流也指斥大建咤命不辰亦復何心姚簡之徒以父執之故曲致美詞此當以南史為正

蕭陳梁二史後

按書史異同南多于北而南朝中唯陳梁為少蓋修二書者姚簡之實董其事姚李比肩立朝年事已懋載筆敢言勢難抵牾其情事然也至于大義所昭奮毫獨斷祕簡將絕書牘偏詳李氏要有尚長鄭爽深著通志略百帙備錄書史凡有異同必顯諸家之書而存李氏之史宜乎諸書既成李大師父子著作復藏本祕閣卓然單行于八家之外也 梁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王琳張彪是也陳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陳暄是也魏書無傳而北史有傳者念賢以及乙弗朗六人是也魏書有傳而北史無傳者高湖諸傳是也後齊書無傳而北史有傳者彭樂是也一人而兩齊書有傳北魏書復有傳

史糾 卷六

高也陳氏既可帝制自為蕭氏何嫌再整玉步恩意梁書中明帝必應為之立紀王琳必應為之立傳一如何之元梁典之制則庶乎其無議矣蕭穎士依春秋編年例自漢元年訖義寧作傳百篇至陳受梁禪書曰陳霸先及王緒作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助之又助史譜作梁不禪陳論茂挺為武帝之枝孫太原為僧辨之裔持論未必無偏然以視姚簡之書法則二書差快人意也

者裴叔業是也一人而南史有傳北史復有傳者蕭綜是也

宗室元丕傳

北史高史無甚異同而高史爲明晰係南人高峻所撰初集六十卷其子迥益成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載在新唐書經籍志中魏伯起魏書帝紀及皇后宗室諸王列傳強半亡逸後人乃採高氏小史補之書開王伯厚困學紀聞謂高書不甚流傳然則小史在宋時已屬秘閣本矣

來護兒傳

護兒率樓船至滄海云至遂班師魏徵率樓船云至乃旋軍北此隋書所紀爲實護兒失利屯師海浦高建德未嘗

張元而北史改竄隋書詞多溢美正以張瑛來濟同時貴仕耳時語曰世南男作匠護兒兒作相厥子柄國乃考自應得佳傳矣房彥謙瑣瑣卑職因房裔而立傳迨至五六百言魏季景魏長賢魏書本不立傳因魏文貞而收入北史此史官一時習氣也

書齋周隋書後

按李氏之史與諸書異同者北較少于南蓋以修北齊書者李百藥修北周書者令狐德棻修隋書者魏徵三公位高望重又率李氏丈人行也延壽承父大師之指藉以卒業伯起之書或多翻駁三公之史安敢削棄所以同者什九異者什一鄭漁仲錄史至隋書而止唐書五代不復措詞祇以二書屬歐宋先達之筆不敢互立同異鄭氏之指上與李氏同符可以揀文人相輕之失矣每見後生著述自治無多一遇先輩輒思反唇相稽

曹子建所謂李緒瑣瑣會何足云聞李氏鄭氏之風者應亦渙然汗沮耳

新舊唐書異同

武后紀

故司空李勣孫柳州司馬徐敬業僞稱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爲號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討亂

此書法已爲紫陽綱目開先矣三國鼎峙屬爲正統其說創自鑿齒高貴慘死南開書其義起自蕭穎士帝在房陵書疑乾侯其論出自沈既濟紫陽一一遵之須知大儒亦自有藍本也

文宗紀

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望日有蝕之書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書

以晦日食者有之以二日食者有之自古未有望日食此則司史者過也以新書爲正月晦日二日亦可歷之過日食未有朔者或平朔定朔立法未密耳嘗聞宋史年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奏月食于晝已而其言不應月食晝便可日食望太史好爲迂怪乃至是耶或曰開成元年元日史官以忌諱故錯錄也得之

史糾

卷六

六

諸志

監察御史裏行貞觀初馬周以布衣進用太宗令于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任裏行之名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爲監察裏行也龍朔元年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後亦頗以裏行名官

監察御史裏行之名不自龍朔昉也舊書之說爲詳按

官制以太宗詔勅之語入官銜者凡有三一監察御史裏行一平章事一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太宗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特以之勅藥師耳初非官名也而平章事之名即自此始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侍中中書令也亦詔勅中語初非官名而同三品之名即自此始高宗時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則同三品之名自文瓘始入銜矣永淳初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之名自待舉長倩始入官銜矣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爲監察御史裏行則裏行之名自本立始入官銜矣推其由來皆太宗一時王言後遂相沿爲制此不可不考

吳王恪傳

新書于詔勅諸文概削不錄往還書教必行竄易宋自穆伯長蘇子美古文旣行痛絕西昆之體厭薄太甚凡遇排偶悉易散文愚意一代王言自有其體何必其除舊作曲徇己筆即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詔臚臚列或備一朝綸綍新書不如舊書之存實也

吳兢傳

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于壯年書 兢敘事簡核疏良史世謂今董狐云

吳長垣才擅良史風節挺然折燕公之門解相王之獄大節旣已無疵著論記復紕繆按長垣在長安景龍間私譏唐春秋迄未成書集賢論次僅得六十餘篇卷帙未聞盈八十也復以書事不當遠謫荆州此時燕公秉國未免高下在心初以爲紕繆者燕公主之權以爲紕繆者李哥奴主之舊書乃祖其說耶韋述傳言初令狐

史糾 卷六 七



德業異於二人漢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章述屬草始分紀傳然則八十餘卷或子弟誤之作長垣之筆亦不可知

駱賓王傳

按賓王潛踪蒜山阻風五陵王那相推刀已同唐杜諸人并命矣倘效張儉之亡命自行秦始之大索何故姓刑方騁偏存寬政新書之說非實錄其端本之唐人說部唐人最惡宋延清必醜詆之而後已靈隱寺題詩樓觀門對之句以為竊之老僧老僧乃賓王避禍羅浮入空門者展轉流傳荒誕據宋子京好採小說闖入正史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應惑于唐詩紀事諸書遂採之而成文耳

柳公綽傳

柳公綽字起之舊柳公綽字寬小字起之新書此新書所紀為實劉書凡遇一字字輒為改易房元齡之字喬顏師古之字簡悉以字作名以名作字至柳寬以小名作字其失與房顏二傳同也按顏祖之推字介弟相時字眉皆一字字顏氏自有家法耳劉氏以字為名失之不考至于陸長源本字泳乃加一字曰泳之李叔明本字晉乃加一字曰晉卿劉氏意中幾不知古人有一字字矣

史糾 卷六

書新舊唐書後

舊唐書有傳而新唐書無傳者凡二十七人祖孝孫唐衡宇文籍韋辭王正雅張揚趙仁本趙道興闕巨源長吏之李君球李瑜酷吏之萬國俊忠義之成三郎尹元貞邵真趙惟文施之鄧元挺李拯方伎之僧元其神秀一行隱逸之王守慎徐仁紀孫處元烈女之魏衡妻王

氏宋廷瑜妻魏氏女道士李元真新唐書有傳而舊唐書無傳者凡一百三十八人元結顧少達鄭珂瑜杜悛鄭薰韋博王鐸康承訓牛元翼傳良弼李昇高師厚趙雙鄧處訥陳儒裴坦鄭延昌王浦盧光啟周賈劉巨容趙德謹楊晟顏彥明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孫儒劉建鋒馬殷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馮宏緯王潮劉知謙忠義之王行敏李育德吳保安張興蔡廷玉朱體微張任周曾黃錫吳錄張遜孫揆卓行之權舉孝友之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宏度宋思禮鄭潛曜沈季詮許

史糾 卷六

伯會侯知道程俱羅何澄粹李典陳饒奴許法慎林橫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循吏之羅羽章丹薛元賞何易子隱逸之孟詵秦系張志和陸羽陸龜蒙備學傳之沈伯儀彭景直張齊賢殷駸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邱康子元趙冬曦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僊助趙匡韋彤陳京林道韋公肅文執之蘇源明皇甫冉柳并歐陽詹李頌吳融呂向鄭虔列女之房元齡妻盧李翁母鄭康妻李符鳳妻高啟妻秦王緝妻韋盧惟清徐健娘安南賊帥陶齊亮母金高彥昭女李侃妻楊買直言妻黃李妙法謝小娥楊含妻蕭李廷節妻崔殷保晦妻封李拯妻盧山陽女趙周進妻朱延壽妻王方伎之姜杜生凡不立傳而事跡時見它傳者不錄吳淑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忠義傳元德秀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甄濟舊書列忠義傳新書列卓行傳賜城舊書列隱逸傳新書列卓行傳司空圖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孫思邈舊書列方伎傳新書列隱逸傳武攸緒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隱逸傳薛懷義舊書列外戚傳新書附見武后傳賀知章舊書列文苑

傳新書列隱逸傳詳按諸人所列傳不同而新書為勝惟賀知章入之隱逸傳殊可咄咄實監位登三事年踰懸車偶乞鏡湖便稱高蹈則充縣山人隨駕隱士悉可無慚青史亦何以服王無功陸魯望諸人之心耶劉書外戚傳以薛懷義歸入其中姪禿上丞外則行之戚子何有果爾則呂后之辟陽侯馮后之中山王皆可聯嗣附椒房之戚矣此皆史官載筆不倫新書舊書同為一邱之貉者也

史糾 卷六

劉書立志十一歐書立志十三劉書分禮儀音樂為二志歐書合禮樂為一志而分儀衛車服為二志分選舉百官為二志分兵刑為一志舊唐則有輿服無儀衛有職官無選舉有刑法無兵志也至于宰相年表方鎮年表宗室世系宰相世系諸表及卓行有傳藩鎮有傳姦臣叛臣逆臣有傳皆劉氏之所未備而歐宋二公所增修者較舊史為精彩一變矣

按五代史劉昫傳止言監修國史並不及修唐史一字豈永叔護前沒其功不錄耶抑劉歸轅本乏文采特以故事著名耶傳中稱一朝臣有避祖諱讓官不拜者中書作勅曰聞名心懼昫遽執筆竄易之曰有恥且格一時傳以為笑由此言之劉氏之文采概可睹矣而舊書是非頗不肯謬時時與新書分道抗行當是舊書為眾家所成徒以歸義官望最高推之為主名耳問吳縝進新唐糾繆表中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縝之徒縝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與規模然則宋時所行者趙縝舊唐書非劉昫舊唐書也洩水資治一書廣採家傳說部而間用唐書往往復出劉宋兩家之外心竊疑劉道原諸人私有筆削今以咸林一表窺測之抑當

史糾 卷六

疑劉道原諸人私有筆削今以咸林一表窺測之抑當

用趙璧本耶我朝楊升菴汲汲推劉書不置至舉姚崇  
說元宗十事將舊書新書相擬以爲宋不及劉不啻千  
里而遙然十事舊書不載及宋子京姚元之贊中已明  
言之此則本出自吳兢昇平錄升菴欲歸美舊書徑以  
吳兢之筆誤充劉昫之簡耳偶論舊書而并及之

史糾

卷六

三

史糾卷六終

皇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史糾卷六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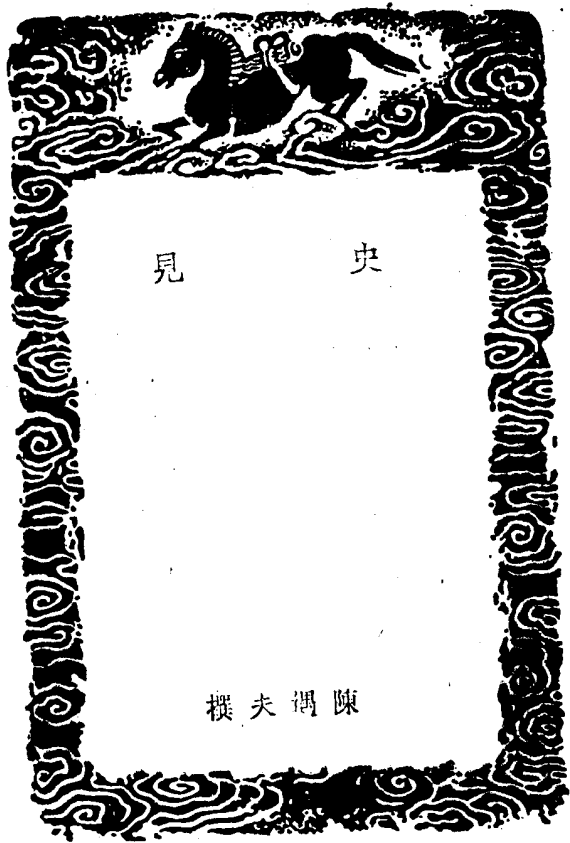
史糾六卷

明余明鑄撰。明鑄字豐百，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抵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編。其書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爲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卷，與前體例雖然不同，知爲後人摭拾殘編，編次成帙也。

嘉錫案：吳偉業梅村集卷二十四有昭邑墓志銘云：「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十有三種，史糾特可傳。」盧文昭抱經堂文集卷七史糾題辭云：「此明季太倉朱明鑄字昭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觀之，亦尙有全錄錢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成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議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書人之失也。」是明鑄之元本史糾與兩異同本各自

史糾

爲書，後人乃削異同之繁文，附之史糾之末，編輯者且於書史異同之下明著其說矣，非由元本殘失而後摭拾之也。至明鑄之字，明詩餘卷七十六及墓志銘均作昭邑，與盧氏合提，要作豐百者亦誤。



史見卷一

周室封建

清 新寧陳遇夫交甫撰

封建古制也。夏商以前闕其文。秦滅其典。漢以後失其法。後世遂以周之積弱。失在封建。不知東周之弱。而不亡者。封建之力。而西周之亡。非亡於弱。亡於強也。鎬京土沃而俗武。據千里形勝之地。以東制百七十五十里之諸侯。何患弱哉。周之制。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田。祿。有常數。庶人一夫百畝。皆有定分。列國所貢。則因其土之產。而王國所無者。以供祭祀燕饗之需。非若後世征山海。植百貨之可以羨餘進也。苟天子多求之。勢將無所出。今觀雅詩所載。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僖公。子。行。彼周行。噫。亦甚矣。諸侯之力。不足以供。而懼禍之先及。故相率而不朝。其詩曰。有苑者柳。不向焉。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諸侯之不朝。非故為抗也。周激之使然也。史稱蘇王下堂見諸侯。王室始卑。而猶能北伐太原。至於命泉。獲馬千匹。而歸。使王室卑。其能遠事征伐乎。及厲王流。蘇。周召共和。天下諸侯。不聞有乘車。謁觀者。嗚呼。使無封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待秦二世矣。東遷而後。失形勝之地。上無賢君。下無良臣。紀綱不立。內難屢作。寄命諸侯。安得而不弱。不然。商之諸侯。不滅於周。而不聞商之失於積弱。蓋積弱非關封建明矣。夫古未有紀綱不立。而可以國者。也。東周之紀綱不立。而猶綿延數百年。則封建之力也。而豈封建之失哉。

史見 卷一

一

史見 卷一

三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長為難。而不敢為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老疾及寡。遞減之。鄉田有餘。以給比鄰。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其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鉏鋤斧鑿。槽幕編紉。皆有定數。其事若焉。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覺其易。兵雖多。而不費官不濫。而易祿。其時風俗淳美。外戶不閉。行千里不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為上考。訪遺逸。勸農桑。行鄉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為治。而學術未醇。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綱紀之所及。已如此。況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安之。故可經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不安。不安則奸偽起。奸偽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而奸偽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冥悍者。無論已。即讀書談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以師古為迂。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為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為井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意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唐志論

史見 卷一

二

項羽本紀論

史。正名分之書也。而難於正亂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子之進秦。隋也。以其一統也。其進魏與梁也。以其時無如是之強者也。夫苟視強者而歸之統。則正統之論。可不作也。章子籍統之說。謂竊結暴亂與偏安而非其正者。不可與三代並也。故別之為正統。竊統。竊統者。猶曰。非其正耳。而蘇氏又從而非之曰。正統之名。猶曰。有天下云耳。夫有天下。而遂名正統。則誰不知之。彼稱帝則帝之。稱王則王之而已。正統之論。又可不作也。蘇子以正統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於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嗟夫。聖人以名為教。亂臣賊子。不敢肆者。畏其名也。名當其實。則名正。名非其實。則名不正。若輕與其名。而陰求其實。則是名非其實也。且天下無君。竊君出而制天下。則已耳。設角立不相下。則取義正言順者乎。抑取僭竊者乎。此安可以強弱論也。如以強弱論。苟始強而終弱。或始弱而終強。必既與之而又奪之也。循蘇子之說。勢將至乎此也。子長列項羽於本紀。其意亦以當時無強於羽者也。不惟君臣大義。而姑與其一。日之強過矣。說者曰。秦滅。政由項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項繼秦。編年法也。吾意不然。據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項氏亦起。江東。二年四月。沛公見項梁於薛。六月。沛公如薛。與羽共立懷王。羽與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懷王為義帝。分立諸王。則王諸王者。義帝也。四月。漢王就國。五月。還定三秦。至二年十月。義帝弑。漢遂伐楚。入彭城。羽未嘗專制天下。安得繼秦。且項氏世為楚將。義帝楚後也。子房以五世相韓。求立韓成。成死。而委質於漢。以報項。視項氏何如。諸將之奉義帝。以為名也。項氏之奉義帝。則分也。義也。君臣之分定矣。而

奔變乘之。此在他人且不可。況羽乎。初義帝約。先入關者王。關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悅。而強負約。名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以沛公為漢王。羽之剛悍自用。猶以義帝一言。不欲顯背之。亦見公義之在人心矣。剛悍如羽。終身不敢稱帝。羽不稱帝。而作史者列之。豈理也哉。王莽之亂。更始伯升。皆宗室。而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伯升與世祖。北面臣之矣。後伯升見誅。世祖適武於更始。世祖之即位也。使使徵鮑永。永收繫之。遣人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出其使。發兵封印。授河內。世祖問其來。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愆以其幸。當故悉罷之。世祖不悅。時更始河內太守。守懷攻之。不下。使永說之。守降。乃喜而賜永洛陽商里宅。永固辭不受。後為司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之。永曰。豈有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雖獲罪所不避也。拜泣而去。嗚呼。亂世君臣。知大義不失節者。永一人耳。世祖不以爲賢。而反見嫌。則君臣之分。不明於天下久矣。義帝之不得爲君。與更始之不得爲君。一也。向使羽知大義。一時賢將相維持調護之。平暴亂。一海內。而歸之義帝。王室治則退居西楚。如西伯之專征。亂則攝天子之事。負展而朝。諸侯終身不失臣節。雖伊周無以加也。而豈所望於羽。後唐莊宗。欲稱尊號。張承業曰。吾王世忠。唐室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不謂官者。乃有此言。惜乎莊宗不足語此也。此義不明。遂至見利不顧。放弑和尊。置如弈棋。而棄同狗。人道漸滅。禍可勝言。乃作史者。不正其義。以教萬世。視強者而姑與之。是避何說哉。夫史是非之衡也。史失其衡。則是非聚訟。予少時。曾見世史類編一書。自唐滅削朱梁。以沙陀李氏繼之。沙陀滅。削晉漢。以兩唐繼之。兩唐滅。而後授之宋。謂兩唐唐宗室也。此又矯枉之過。歐陽公去五代。未百年。而兩唐世家。不直書爲唐宗室。其是否未可知也。然即唐宗室。亦不可繼大統。或曰。蜀漢繼漢。而南唐不繼唐。不同乎。曰。不同。昭烈仕於朝。屢立戰功。受獻帝密托。誅曹以安社稷。事不可爲。開關楚蜀。討賊之義。聲於天下。不第而昭烈繼漢也。知語遠竄江湖。唐室之興亡。無與焉。幸值世變。藉力徐氏。徐氏每徐而因。以冀吳。原其志。時時竊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惟功德及天下。與大義伸於天下者。得有之。而豈私於李氏哉。此又統之一變也。

前漢書論

君子不幸而仕於世。國事日非。天子孤立。流涕痛哭。而譏毀隨之。一旦國破亡。則擢鋒鏑。昌矢石。九死不悔。而小人者。方且崇富貴。極聲色。玩好之奉。偷生苟免。視宗社危亡。若秦越人。嗚呼。君子何樂而爲此。夫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自中材以下。視利害相去千百。鮮不易慮。所恃史官以名賞罰之。使易世而後。賢人君子之行。莫不掩卷太息。傍徨不忍去。而於小人之覆國者。如見穢物。若將沈焉。故雖小人亦有所懼。而自愛其身後之名。蓋史之權足以維綱常。扶名教如此。子謂班氏漢世。未嘗不恨孟堅之非其人也。元帝時。石顯用事。京房以明易召見。內殿。委曲曉譬。上始然之。而優柔不斷。房卒爲顯所陷。固以爲不量淺深。危言觸禍。構怨強臣。雖不旋踵。誠如固言。是強臣必不可犯也。勢必非其處。由其質。而後已也。王章剛直敢言。以司隸遷京兆尹。彈劾其職也。而曰。不量輕重。夫忠臣事君。惟義是

視。豈量輕重哉。量輕重而後行。鄙夫患得患失之所爲耳。子謂管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愚者不量輕重而行者。也。量輕重而後行。則則達比干。皆千古之妄人也。章之極論王鳳也。帝威將欲斥之。使章言得行。則王氏之禍。不至滋蔓難圖也。董賢以嬖臣封爵。王嘉爲相。抑止之。何武已爲三公。封侯矣。哀帝末年。復爲御史大夫。時王莽就國。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聽。值哀帝崩。太后召莽入。誅董賢。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以爲惠。昭少主之世。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成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而太后宜用莽。此皆義所當言。而其事又大臣所宜言者。固乃曰。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罷。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普障江河。用沒其身。夫武嘉身爲宰相三公。而不降。則又於誰障。毋感乎劉輔。鄧崇皆以狂瞽目之也。死生大事也。忠孝大節也。殉節而死。雖有他過。固將宥之。若喪勝拒。莽雖夷。齊何加焉。而廷論爭言小事。曾不爲賢者諱。老父入弔之語。於名義何取。必汚之而後快。是誠何心哉。東漢黨錮之禍。成於張儉。成瑨。而始於李膺。破柱殺張。在諸賢亦未免風采太峻。嫉惡太甚。而范氏壯其節。而略其過。以爲李膺振拔汚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使天下之士。咸激從之。其論陳蕃曰。以遞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信義足以樹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力也。夫陳寶。既收一跌。不收。舉國愈肆。凌暴以至於亡。何力之有。而范氏以力許之何也。從來小人。惡害宗社。流毒生民。未嘗不畏天下之起而誅之也。即幸而得勝。其中必有震悸不寧者。苟或繼之。未必可以再三。彼倖也。樊忠義以勸將來。故權姦有所畏。而不致發。今以君子之一跌也。遂以不量淺深罪之。是必袖手旁觀而後可也。不亦沮忠義之氣。長姦邪無忌憚之心哉。田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魯之不能討。齊亦明矣。而大義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此春秋志也。且夫名者。人情之所重也。苟非下愚。莫不自愛其名。以魏武之志。終其身不言禪受事。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賈充之弑愷也。假手於成濟。雖其母。不使其母每及成濟之弑。君。輒切齒唾罵。而不知其子之所爲。聞者皆竊笑。充既老。常以身後之賤爲憂。充佐其主。君。冀國。何患不得志。而諄諄慮之。慮作史者之權。能發其隱。而誅其後也。范氏而外。知此義者。益鮮。陳壽作三國志。盛稱華歆。清純德素。無一貶辭。故始從袁術。術敗而歸。孫策已而歸曹。伏后之秋也。故勸兵入宮。填戶發壁。牽后而出。此盜賊所不忍爲。而故爲之。其清純德素。固古所未聞者哉。嗚呼。史之失其權也。久矣。後之如固與壽者。又曷可勝道哉。

後漢書論

魯論有言。子不語怪何也。說者曰。怪異亂常。語之人將感而駭之。故不語也。吾意不然。夫既有其事矣。豈人一言以示天下。則可無感可無駭也。而故不語之。則且益感之而益駭之。何取於不語也。聖人之不語也。謂其不足語也。天地大矣。無物不有。少所見則多所怪。苟習見之。是皆不足怪也。今夫陰陽之氣。薄而爲風。激而爲雷。凝而爲雪。散而爲雨。使開世一見。未有不怪也。唯習見之。是以安之爲固然。其於人物也亦然。人地之各如其常。鳥獸土木之各肖其類。必然之理也。天地不能有正氣。而無雜氣。猶人不能有和氣。而無滄氣。故無形者。忽而有形。有形者。忽而無形。有粹而或非其粹。偶然而非其偶。然之事。亦

必然之理也。孔子作春秋不書而左氏書之。世或疑其浮誕。而不知深得聖人之旨。何也。彼以為偶然之

五代史論

天下不幸無湯武之君。則必就其強而有力。可以庇民者而定于一。苟得強而有力者。而不能定于一。四

史見

古之書史其少。後世之書史其多。古之書史。其辭多。古之書史。其辭多。古之書史。其辭多。

闕。不得不爾。第不當紀皇后而削惠帝。故帝紀宜如班史。至褚少孫所補。則鄙陋無常。可刪也。班氏漢書

史見

言依于順。因勢導之。從者過半。此君平之賢。而班氏之善言卜筮也。即以漢一代之言。如邪惡之直諫

相且爾。何論其除。是故處士視其志。遜世高蹈。而志于道義。可也。遜世高蹈。而詭譎避名。則不可。漢楊王孫是也。儒林視其行。通經學古。而謹慎無過。可也。通經學古。而厚身賤行。則不可。管寧是也。他如豪俠倭幸之徒。本不足錄。其有善可稱。與事關國家。誓之可也。無善可稱。而罪不及君國。可無書矣。此中又有可刪者也。自唐宋來。鉅元提要。代有作者。然取節於字句。未嘗去其之義。且表志缺略。不得為全書。但紀傳可以文士任之。志則各有專家。未易兼綜。而又以簡節開所定。號為正史。草茅刪改。疑于僭分。苟有啓沃之職者。任其事而論定之。使義例正。實則當其煩。雖歸于大雅。讀者不苦于浩繁。而善惡勸戒之旨。燦然可按。則上之朝廷。可以資治。下而學士大夫。亦得援古證今。不至蹈不學無術之說。其於立身治人。亦庶乎有所補也。

經傳

古聖人之行事。不可得而見。而得之於經。古聖人之論說。不可得而聞。而亦得之於經。經者。聖人之意也。孟子論堯舜湯文。五百餘歲。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以後聖人之心。思學力。溯前聖猶賴五百年之見。知如此。後之儒者。其心思學力。未必盡如聖人。而生數千年之後。禮湮樂廢。典籍散亡。而追求聖人之意。噫。其亦難矣。易對靈自羲皇。千餘年而文王周公演之。又數百年而孔子贊之。以成一書。其精微廣大。如天地之不可涯涘。而焦京之徒。主于卜筮。王何以降。入於莊老。至於宋儒。折衷諸家。按辭據理。較為切近。而於左氏所載。絲象取類之富。變互之奇。其不傳者已多矣。況義文精意乎。典謨所紀。皆堯舜禹皋。觀而告戒之辭。殷盤周節。則曉諭臣民之辭。其深奧信屈已如此。伏生偏能記誦之。至於孔壁古文。文從字順。而偏遺忘。此誠有故。不得不啓後人之惑。則以古人意深。後人意淺。可判也。經書中其明白簡易。莫如詩。其可依儀行習。莫如禮。祭祀陳祖宗之德。燕饗通君友之情。按文以求其義。可也。國風附答諸什。則非耳。則目見。安知作者何人。作者之意。疑信參半。固無足怪。儀禮古人所行之禮。如今之儀注。其字句古奧。多與近代殊。不便於誦讀。而代變新制。古禮又多不行。至明途廢而不用。禮記中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筮釋儀禮之書。儀禮詳禮之節矣。此則申其義也。當周末年。諸侯去籍。又經秦火。蕩析無遺。今儀禮十七篇。皆士禮。大夫禮。鄉禮。惟親禮出於諸侯耳。王朝之典。無存焉。意禮儀三百。即古儀禮十七篇之類。其散逸者不可復識。禮記特存其義。而內則少儀。曲禮。諸篇。即所謂威儀三千之類。漢人輯之。復附以書傳中之言。禮者以補其亡。失雖開有。不倫然古之成書。歷代守之。未可以後人意見。輒加增毀也。至於周禮。略齊盡一。固無可議者。宋儒以介甫之故而疑之。夫聖人治天下。職必周。彼分田授產之制。既備矣。而天時人力不可齊。雖同田之中。不能必登畝之如一。而冠特喪祭。疾癘天札。有出於常費之外者。緩急而無所資。則是天下有無告之民也。於是借貸之令。使服役於公。旬以為息。其於民。固自無害。介甫豈不知周禮意哉。其意欲以富強之術。矯宋之積弱。諸賢竊起而爭之。遂不得不引古道以相折。曰。收息亦周公遺法。此介甫之強詞也。而執此以疑周禮。過矣。世之謂周禮為偽書者。或以周都鎬京。無五服之德。或以散官太多。千里之入。不足以給。此皆不足疑也。周禮為經國久遠之書。亦曰一定之理。當

如是耳。且周公營洛邑。以朝諸侯矣。非宅中哉。京邑居中。五服環衛。理之常也。事無大小。必有專司。亦理之常也。至居重取輕。未嘗不因地利。而任可兼。理未嘗一事必需。一官計。國用之通量。入為出。冗員必汰。何思不給。夫子謂管仲。仲官事不攝。不為倫。然則周官雖列其名。而其中之兼攝者。不可指數矣。何以此疑周禮哉。若夫春秋之義。則說者更多矣。自左公。穀義例不同。諸家傳習。各附其師者。千有餘年。遂至舍經從傳。三家並立于學官。而不能相一。有宋南渡。胡康侯折衷其說。獨出己意。而伸其說。至今宗之。而議者謂其穿鑿太過。未知於聖人之意。當否。予近讀元史。得元儒趙訪所說春秋。又特出一解。訪自言。聖業於九江黃澤。澤告以有魯史之春秋。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旨。可得而求。訪研思二十餘年。作春秋集傳。其序略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罕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始數千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世變如此。則人心安所底止。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魯伯與。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君臣能無感志。與故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削則削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說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其厭於尋釋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道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由不考孟氏。而昧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書其禮。不書。二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書喪。不書葬。不書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執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皆書。六曰。公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婦歸。來廢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論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皆書。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惟

王后嘗適諸侯雖告不許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宋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帥師少稱將將帥師稱師將帥師稱其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異物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士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而存異或略常以明變或略彼以見此或略是以著非或略轉以明重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所書有事同而文異文同而事異者予奪無章則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大夫專兵而諸侯故此春秋之實也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資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稱則稱人五曰謹僭竊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猶見故諸侯之與以攘御為功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異其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倘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其以月為恆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策書之大體則謂夫子書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其敘述之意如此自非於春秋義例確有所見安能排二千載之衆論紛紜而是正之情不見全書不得其解說之詳蓋自元末以周禮缺冬官為不完之書至明遂定為五經而三傳之學俱廢註疏各有專家著為令以取士稍有出入縱高談妙論皆以不中律解之士子童而誦習白首而守一編其於古註及他家所說長如蛇蟻惟恐洗焉尚何暇考究同異仲一

此見 卷一

史見 卷一

一八  
 喙於其間夫古人之意深遠矣吾烏知自漢至唐千有餘年讀聖人之書遂無一識聖人之意者也吾又烏知夫數千百年之後讀聖人書無好學深思而得聖人之意者也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在其說以備參考可耳而播棄不遺使學人勞神焦思微言大義湮沒而不可得惜哉自九經廢而好古者又有十三經之刻十三經者於九經之外益以孔孟孝經爾雅仍取古注竊以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與孔孟等而大學中庸二篇表而出之戒記之中此宋儒特見不可復混入禮記而以學庸二書借論孟為四書取士以為首而五經次之此又明人特見遠出漢唐之上固不可易蓋古學士專治經治經者必兼通論語孝經以為常學庸則附錄記孟氏尚列子書夫易與書詩雖先孔孟而作然一經各治一事推廣其理則無所不通而體裁文義則各有專主且古人之書其代愈遠者其詞愈奧此自然之理若夫學人立身行已知愚賢不肖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則孔孟四子之書也孔子虛夫後之學者求之高遠茫乎不知畔岸而莫得其指歸也是故引而近之日用之閒使切實可行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記者亦謂子罕言仁夫在天為天道在人為性性中有仁萬理所從出也自宋以來儒者動言心性謂不言心性則事功為粗述夫子頗不言性與仁將何言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不可見也居處執事與人其可見者也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仁不可見也恭寬信敏惠可見者也不得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又可見者也從其可見者而力致焉則盡人可能也孟子言性以仁義禮智不可見而其端可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可見者也欲害人之心存察之心珍臂輪鑿鑿聞斷無恥之心又可見者也從其可見者而力制焉則盡人可能也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素不學者執而語之亦皆通其說也然知而不行者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四書中中庸最精深博博三十三章突兀離奇莫可端倪顯而極平贊化育配天地微而入於無聲無臭然約其旨惟以達德行達道推而至於治家國天下之九經以實心行實事而已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說也是故立說以教人必引而近之使求之日用行事之實而不索之於性天幽遠之區此聖人之意也今之講書者吾惑焉以四書取士謂士子讀聖賢書識聖賢之意以見之行事也而士子讀書止為課文講章家新說繁興是非非外避小嫌而味大義支離瑣碎自相闕隔彼漢唐說書猶辨事理也今之講說專辨行文夫以經書之光明洞達發為文章則探其蘊而不可窮取文章之鈎牽避忌以說經書則瀆其詞而晦其義嗚呼此又非聖人之意矣

史見卷二

離著

子長作史魯隱即位。書于周紀中。周秦本紀。皆卒孔子十二。諸侯年表。亦曰始共和。訖孔子繼春秋。尊孔氏也。其上溯黃帝何也。周室東遷。政教不行。故孔子修魯史。明王法志在義不在事。則尙書雅頌與列國史官載之。未嘗亡也。自戰國迄秦。而後大亂。方策無存。存者亦散失訛舛。遂不論次。則後無所考矣。故始黃帝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其實不然。遷所論陰陽。儒墨名法。諸家而歸重於道。乃述父言。非遷言也。遷不宗黃老。而不諱其父之宗黃老。此遷所以爲信史也。經學不明久矣。遷序孔子以爲修經術。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正。置老子於列傳。以中韓附之。曰其極慘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非確然於聖賢之旨。能爲斯言乎。王介甫謂遷置孔子於世家。自亂其例。多所抵牾。噫。孔氏之道。不以世家而大。而遷世家孔氏。尊孔氏也。苟尊孔氏。則又何責焉。禮記輯於漢儒。而宋人必欲去呂不韋之月令。月令順天時以達民事。政之大者。非惡月令也。惡其出于不韋耳。不韋著書。食客數千人。其中豈無伏生孔甲輩哉。出自漢儒。則以爲是。出于不韋。則以爲非。甚哉宋人之固也。朱子欲以儀禮爲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其餘曲禮少儀。以類相從。如此則得之矣。

史見 卷二

三

史見 卷二

三

孟堅作漢書。自秦以上不錄。以爲漢家一代之書而已。乃作古今人表何哉。史以載事。事不核則人不信。彼洪亮之世。書傳中偶得其名。何所據而品第之。以聖仁智爲三等。固有所未盡。而又列爲上中下九等。更失之譚魯連。而相如權術士也。而躋於伊傅之列。老氏孔子所推。縱非中道。何至與祝鮀任鄙同科。無忌戰國賢公子也。置之第五。而呂不韋亦居五。至魯隱讓國。乃斥以下。愚揣固之意。蓋以隱不即正而欲授桓。反爲桓執。故耳。人亦有言。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名位世所爭也。苟有讓者。君子必與之。宋宣舍子而與弟。春秋不以爲公之難。累宣之高。公子札當立不立。卒階吳亂。後世惜之。而不以爲罪。信如固言。則趙宋墓祖亦可列下。愚而戕賊同氣。以固大實爲賢主也。固作漢書。下死節而否正直。所見大率如此。

東漢之末。朝政亂於上。而風俗清於下。李膺以黨免歸。士大夫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陳蕃爲光祿勳。時范滂避主事。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乘官而去。郭林宗曰。若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謝焉。漢世重名節。不以官貴。風入類如此。晉孫楚爲石苞參軍。始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楚恃才倨傲。不可爲調。然上官略苛。禮以養士氣。自是盛德事也。元帝避江左。就見杜夷。夷固辭。朝命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恆就諸訪。賀循老病。太子親往拜之。史臣謂西漢之崇張禹。東都之禮相榮。非是過也。晉區區江左。編歷百餘年。蓋元帝尊尊禮士之報。豈待遊哉。

隋文行事多與秦同。如禁大刀長槍。毀甲仗。禁私家畜兵器。然河東不得乘馬。禁吳越大船。築長城。征高麗突厥。禁緯候圖讖。禁私撰國史。廢太學及州縣學。皆與秦暗合。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從之。官則古所無也。盜邊糧一升。皆斬。籍沒。以錢試左右。受者輒死。其猜忌果於殺戮如此。當開國之初。而元氣已盡矣。何以能久。

梁末年趙巖用事。待溫籍最厚。及唐莊宗圍梁。巖走投籍。籍斬之以獻。又與段凝善。皆勸末帝。廢王彥章。而用凝。梁亡。段凝奏請誅嚴家。屬遂族滅。嚴以小人親小人。禍之烈如此。晉江州刺史王彬。敦之從弟也。素以義抗。敦不協。敦誅嚴。王含欲投王舒。其弟應勳使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視其危必能整頓也。舍不從而投舒。爲舒所害。彬初聞。應來甚喜。其舟待之。既而不至。深以爲恨。不因人於厄。此君子之常。不獨彬也。而世之甘附小人。以取阻滅者。相踵而不悟也。哀哉。

唐尊仕唐。滿王從珂犯京師。帝出奔。宰相馮道。使盧革勸進。盧曰。滿王入朝。郊迎可也。今天子蒙塵。於外。遼以大位勸人。若滿王以忠義見責。何辭以對。不如率百官詣太后。取進止。語未報。滿王至。道又促革。唐對如初。李愬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馮終不草。唐雖歷事。唐晉而臨事。猶持重。李愬碌碌。唐帝嘗曰。爲粥飯僧。然猶不若馮道之庸劣無恥也。而世皆以德益推馮道。嗟。世人情識見概如此。真是可恨。

史見 卷二

三



役也。後之任戶役。直罪之而已。漢御史守相。得專辟召之權。魏晉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皆考之里閭。試之曹掾。然後入備王官。所謂舉所知也。後之任選舉。則舉所不知而已。

趙盾君誅意也。歐陽子謂捨穿罪盾。乃逆詐用情之吏。聖人不為。故疑盾實弑。夫傳本國史。盾奔而穿。三傳皆同。豈盡誣乎。然安得不罪盾也。蓋之欲殺者盾也。穿之弑者盾也。為盾而弑。盾權雖不足。猶當致力討穿以報君。況盾之權。可謂穿乎。盾不禁穿於未弑之前。又不討穿於既弑之後。固知秋君實盾意也。方襄公。盾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盾殺樂矣。及穆之逼。背秦而立夷。秦潛師禦秦。是又欲殺雍矣。夷既立。國有嫡君。以理論秦。秦必退。秦即不退。亦不能以一旅之師。入晉而易主。乃秣馬厲食。私一舉而殲之。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正卿權重久矣。盾廢二公子而立靈。此與里克何異。而伏甲噬。不能死盾。而盾之有備可知。左氏以宣子賈大夫。每曲為之辭。所以益啓後人之疑也。臧氏奔邾。晉君臣欲誅之。而無辭。乃以犯門斬關盟之。而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如防為要君。亦春秋法也。誅意也。謂之逆詐可乎。自西漢引春秋決事。取誅意責備之說。務為深刻。後儒非之。遂謂聖人第直書其事。一切微文。諷刺皆非聖人意。孔子固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若直書其事。則文耳。史耳。所竊取者。又何義乎。是皆矯枉之過也。

以德治民。謂之循吏。以刑治民。謂之酷吏。南史循良傳。吉翰刺徐州。有囚當殺。其典獄欲活之。因呈事。翰曰。卿欲加恩。此因便當代其罪。即殺典獄。而原因有杜驥者。給其友而反。謂之陷之重辟。洗冤令餘姚。苛法繩豪宗。以報徵時之辱。其悍戾類如此。謂之循吏可乎。延壽之論曰。晚代情偽繁起。不可御以鞭黃之化。故所取多強悍。謂之有才。不知無才者不能酷。酷吏皆有才者也。人情無不愛生。而畏死。彼志在擊斷。而才足以勝之。一入符網。不可復出。故莫不縮頸戰汗。重足而立。是以令必行。禁必止。然而好生之意。盡矣。嗟夫。好生者。天地之心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漢之郡都。蓋宜其廉潔。剛正。豈不卓然名臣哉。然不得免於酷吏之名者。為其好生之意少也。若南史所載。置之酷吏中。且若與之同列矣。乃曰。循良。不亦反常悖理歟。甚矣。作史不可無識也。以酷為循。貽誤豈小哉。是非之辨。義與利而已。湯武逆取。天下不以為非。志在救民。以義動也。郡縣苛法。秦苛法。秦起亡。秦陳項魏田之於漢。高成敗雖殊。始事則一也。是不可以僭逆論。西漢之衰。君未嘗暴其民。民未嘗叛其君。王莽狐媚竊據。人心不服。故一時舉事者。誅莽以存漢。則謂之義。背漢而自立。則謂之賊。世祖既正位矣。竊述何為者。不謂之賊。而何。張步李憲。竊盜之雄。彭寵受命典郡。畏讓而叛。王昌。虛勞。偽稱漢宗。皆盜也。范氏竝列之諸侯王上。蓋以秦失其鹿為例。而高材材足先得者。光武也。大義不明。崇茲賞。毋惑乎身犯大惡而不自知也。

周共主也。魯秉禮之邦。宗國也。無罪而見滅。作史者惡之。呂不韋相秦。滅東周。黃歇相楚。滅魯。罪不容誅矣。歐陽子記歐陽曰。是歲也。嫪毐亦為亂於秦。秦覺其族。而呂不韋廢。所以明天道之可畏。報應之不爽。小人而無忌。懼未有不覆敗者也。即以文論。亦見子長文法整暇。非後世作史者所及。讀者草率略過。

便不見古人用意深到處。子長不獨文字雄深。其識見高明。其書及制百家評議。不可勝計。如燕丹烏頭白馬生角之類。許由范蠡。每多疑詞。惟以孔氏所傳為正。若其識高。此論最當。知遷述往開來之功不小。而後世當典章大備之日。故勸荒誕。以誇奇。其不足語於史明矣。

宋太常傅隆曰。樂舞備八音。行八風。八音。謂而後成樂。故以八為例。天子至十。降殺減其二。列耳。若一列又成二人。則十止。四人。豈復成樂。俗人如俗。此杜預法左傳之說也。服虔注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八。士二。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皆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例之證也。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祠后稷。舞者用童男十六人。亦二八之例。應劭曰。十六人。古之二。倍也。漢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坐取百姓男女各一。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宋均為守。乃下令曰。自今以後。為山娶姬。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與西門豹河伯娶婦事相類。而無事。善術過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以為吏能宏厚。雖貪縱。猶無所害。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值漢明嚴切。不行其志。然此言固不可易也。

元帝時。罷郡國廟。韋元成言。是成帝時。復南北郊。罷諸祠。匡衡言。是劉向漢代名儒。猶且惑於鬼神靈爽之說。故鬼神而遠之。謂之知。聖門且難言也。成哀之。問漢運中衰。雖天意亦人事之召。豈能祠廟所致哉。後杜郡亦言之。

韓延壽以德化民。其才過趙廣漢。望之稱儒者。乃嫉其治郡功名。出已上。故按其前事。致齋不服。兩相告評。竟以此殺壽。殆非君子之行也。故知志於功名。則不足以語道德。卒以剛直取禍。豈天道之還。毋亦見道之未深歟。

西漢重長者。遂有偽長者。袁盎嘗譏周勃。以晉文帝矣。勃繁而盎救。非其情也。勃之釋。賴薄太后言。豈盡力哉。說中屠嘉以釋下車之慚。詔諷文帝。以解淮南之悔。長者當不如是。甚至止帝不自悔過。而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何其戾也。傾陷趙主。乃其故智。豈以詐取名。而錯以刺致敗。君子寧取錯不取盎。子讀東漢書。見莽容殺雞。奉母事。心竊疑之。師友人之大倫。獨不可為林宗。其半俎。使吾母為賢母乎。故知東漢尚名節。遂有偽名節。上崇儉而朝多布被。上獎廉而署有懸魚。此亦世道人心之憂也。

漢末天下大亂。田疇為劉虞奉表。京師既行。虞為公孫瓚所殺。北歸。遂入山中。躬耕。感信及人。人皆歸之。常念為九賊。殺其郡人。值曹公征烏丸。乃從曹公破柳城。論封亭侯。固辭不受。魏人士當以此君為第一。

晉武時。太守文立。請絕聘士禮幣。皇甫謐曰。東自元緒。古制也。強學待問。席珍待聘。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古聖王求士。恐禮之不重。豈吝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求士乎。夫子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奈何棄之。識者以此知晉武之無經國遠猷也。謐遂終身不仕。

晉食貨志。紀農事。頗詳。自魏以來。皆著於書。此自要典。作史者不可不知也。晉紀綱政令。無可取者。惟農

食一事。略有經緯。至於末年。變亂迭生。而時和年豐。百姓家給人足。蓋重農所致。沈恪事陳武。受使督勤兵。送梁敬帝出宮。恪不買此一事。是為陳臣第一。亦五代所少也。宣帝時。督吾廣有恩惠。

范氏作獨行傳。謂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以此論李克。繆彤。范冉。劉翊。諸君可也。忠孝士之大節。若誰尤李業之忠節。彭修之孝義。恐非一節之行。王彥方之德義。感人遊董卓而拒曹公。亦當在徐委中居之列。

周瑜破曹。便說權取蜀。并張魯地。而鎮之。與馬超結援。瑜還據襄陽。以感北方。值瑜卒。故先主得入蜀。此天意也。蘇子由以天下而入巴蜀。為先主失計。蘇氏父子論事。不備多如此。

鄧艾入蜀。誰周勸降。陳壽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盛曰。不能固守。當退次東部。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山水峻。非步兵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姜廖五將雲集。何憂於亡。誰周偽備。揣天文圖。識久蓄降志。驚唐謀國如此。而後世或以為智士。是則後之效尤。而世修降表者。盡智士也。哀哉。按魏入蜀時。吳使丁奉督軍向壽。春施續聚兵南郡。丁封。孫異如河中。皆將以救蜀。聞降乃罷。時後主亦欲適南。誰周力持之。乘忠義如土。真視宗社如飄瓦。律以名教。是漢室之罪人也。

孟嘉初為庾亮從事。後乃參桓溫軍。亦未見有阿附桓溫事。考其生平。與王子猷支頤看西山無異。乃那超不附溫。傳而附嘉於溫。何耶。東坡雜說。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安許人者哉。蓋謂嘉亦謝安之儔也。特遇與不遇。建立相懸耳。

蘇老泉論諫有正議。有權術。故其君易從。李鄴侯得之。貞元中。成陽人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捍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此正論也。又曰。起今社鄴有祠。請詔毀之。則不至驚人耳目。此則權術也。又曰。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帝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此等事。最是無關輕重。亦必委曲歸之。於道此進言之法也。德宗謂鄴侯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朕問難往。復詞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屈服。而不能不從。於此見鄴侯涵養學問之功。漢唐中。惟留侯鄴侯。人品相似。其善諫使人主聽信亦同。漢高。大度。故留侯之言。簡要。唐德宗。察。故鄴侯之言。詳密。二公德藝。術知。大略皆得之。黃老。昔人謂子房似諸葛武侯。非也。武侯誠為不難智數。陸宣公似之。

順宗即位。首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追墮陸陽城。赴京師。王叔文謀奪官權。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軍。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便使其謀得成。唐之禍也。劉柳文人。輕躁浮薄。則誠有之。然志在功名。非苟溺富貴者。叔文小器。以蚊負山。自是債事。然與姦邪殊科。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蓋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也。而故甚其辭。亦衆惡而不察耳。

劉知幾幼時。授尚書業。不進。聞講春秋左氏。輒能辨析。論年遠通覽。羣史。蓋性有偏好。故成就有專家學士。類然。中宗時。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己意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而委國史於吳兢。知直筆之難容也。元和開韓退之才。重一時。柳子厚責其不為唐修史。及為順宗實錄。官官惡之。贊議罔然。卒釀改元。為乃知作史。誠難言之。吳兢說唐史。當時所推。然為則天撰本紀。沈既濟非之。謂當書太后。不宜曰上。中宗宣稱皇帝。不宜稱廢。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列為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不當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書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書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若后姓名才。載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方是時。議不行。後考亭朱子修綱目。皆本此論云。

漢景帝時。梁孝王得罪。使山叔治梁獄。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上問之。對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誅之而太后不安。是髮在陛下也。帝大賢之。唐給事中。得批敕。例別連白紙。李藩為給事。輒於黃後批之。識者知其遠大器。後當國。有詔以河東節度王鐔。兼宰相。藩筆滅之。署其榜曰。不可同官皆駭曰。縱不可。宜別奏。何遽以筆塗詔耶。藩曰。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奏。事竟寢。田叔善於行權。李古之遺直。然亦其時禁網疎闊。不若後世文法拘牽。故賢者得以行其志也。宋李文靖為相。引荀爽語。謂中使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觀此等事。想見君臣親愛之深。去古三代猶未遠。

灑水之捷。評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謝公當國。文武用命。民無勞怨。應機委任。悉得其宜。故能矯情鎮物。外示安靜。使眾心不搖。既破苻堅。廡桓石虔難制。又懼桓氏失職。缺望。乃以桓伊。石虔。石民。分守三州。各得所任。以厭服其心。使宋序進。據洛陽。謝元宜威彭浦。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值道子。纒構。次年而安卒。大志不就。當堅敗時。安奏請乘其。使謝元徑造。潁。經。略。後。都。已。而。克。兗。州。復。頓。城。疏。漕。運。進。兵。青。州。又。進。伐。冀。州。據。幽。州。滑。澤。符。不。復。遠。欲。降。遂。渡。河。據。黎。陽。三。魏。皆。降。而。道。子。用。事。於。中。安。既。卒。而。元。亦。引。退。符。室。之。不。復。與。天。意。也。方。中。原。雲。擾。荷。姚。慕。容。自。相。蹂。躪。天。若。佑。晉。使。謝。公。運。籌。策。指。揮。而。收。之。何。難。奏。效。哉。後。來。論。史。惟。明。儒。章。楓。山。深。許。謝。公。吾。鄉。白。沙。先。生。是。之。其。詩。云。一。著。將。窮。一。著。通。謝。公。全。術。算。江。東。眼。中。論。事。如。章。子。是。有。當。年。國。士。風。其。此。識。見。方。可。謂。知。人。論。世。

五代史。晉出帝重貴。為石敬瑭子。及即位。封敬瑭為皇伯。歐公論曰。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自然之理也。降服者。恩屈於義。降服為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推闡鄰。俚。人。必。諒。之。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而。為。其。子。者。亦。自。諒。其。所。生。絕。其。天性。之。親。以。為。伯。叔。服。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故。書。追。封。皇。伯。敬。瑭。為。宋。王。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得。之。以。欺。天下。也。其。議。英。宗。讓。王。禮。皆。本。此。意。

笑謝審使人訪女奴得之富民獲免知州以公冤死者數人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事於何地耶獄事關諸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謂也白沙子云僕每讀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於漢書得記蓋公處蘇正和事蓋公勸素與正和有仇正和以事件貴成涼州刺史梁鴻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勳勳止之正和得免請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不為正和也怨之如初此又君子精義之學正大光明不獨用意之厚也凡史冊中如此類皆當揭而書之為後世法

王介甫新法其間有可行者如方田均稅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量定其肥瘠而分五等之稅著為額去影射平輕重自是不易之法保甲則古人固行之後亦未嘗不舉行也募役則視州縣事之煩簡應用僱直多寡計民貧富輸財募役名免役錢未成丁者亦以次輸名助役錢此在貧戶或有難辦然得免於公句追呼以自畢力於衣食未為不可農田水利其時得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揆以儒者之論近於爭利而損下然柳登強之匿欺苟不至於擾民亦國法所必核也惟市易之法以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市於官則需其金帛田宅為抵當而貸之錢均輸之法令發運使總五路賦入資其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賤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制其有無是二者則商賈之行艱斷之術非國體也保馬使保甲養馬則有耗瘠以致累者矣肯苗使出息貸錢則有急迫不能償者矣夫大抵更制立法必慎擇可任之人因民情土俗之便假之歲月方可冀其成功人情安於因循而憚於改作縱有良法未必樂從況擾民者乎荆公任好利之人以行與利之事而又責效於旦夕之間其何以濟溫公能新法同列病其太速罷法太速猶不可況於與法而欲免於民之怨謫也必不能矣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廢其時聽民自墾故豪強得以兼井而無力者遂致貧弱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按其田之多寡而征之而田則未盡屬之民也漢興循而未改聽民自占而收其租成帝時師丹欲復井田而不果行至晉武始分民田因亂而廢北魏文帝繼行均田其法較密齊周隋亦倣而行至唐貞觀乃定口分世業之制行之百餘年法久浸敝歸授之閒煩擾欺隱之姦生楊炎遂變為兩稅兩稅法立田始盡屬之民而非田之制盡廢矣按通考所載田數漢元時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田至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而宋元豐開田只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餘頃雖宋之士宇除幽薊靈夏交趾不入版圖然皆邊陲屯戍之地為田不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也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蓋朝廷重擾民未嘗窮究故莫得其實此宋代仁厚之澤遠過前代者也王荆公以宋積弱欲行新法為富強計溫公力爭而罷之後世以汴梁之亡由於新法此亦深文之論其實新法果行未嘗無益國計而究無救於汴梁之亡蓋立國之本原不關富強也強莫如秦富莫如隋而亡國皆最速豈貧寡之故哉

之延名師碩儒為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好人亦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為講者今日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人亦蓋明初時未有講學書院故楓山有此論豈知後來書院盛開而支離冗雜分門別戶反成黨禍哉然此非書院講學之過也非其人也

朱子謂賈誼之學雖本於戰國縱橫之學特計較道理不至於秦儀蔡范之甚爾緣他根脚只從戰國中來此說恐未必然縱橫家學問總是利害兩字計較目前以傾動人主觀其意之所欲所畏而中之其賈生所不屑也即以文字論賈生文亦真樸無策士習氣張南軒謂賈生英俊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然也此說却當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更探本之論彼治安策中所陳皆是三代王制謂縱橫家有是言哉

明儒胡敬齋謂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空言無實宋程明道上神宗劄子純然先王之教簡易之法用力甚易得效甚速劉念臺曰明道論取士即古周禮選遺之法今名皆具在惟其實非耳惟論養賢劄子欲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給俸而不任官止以應詔命凡政治典禮則委之詳定許得奏陳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觀其才識累歲而後任之此論却好要之名在實非四字足盡後世政弊苟非其人而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議政治豈緣曖昧之好有不勝言者矣固知有治人無治法立法則弊生帝王致治澄其源而已徒法固不能自行也

鄭澹泉有言唐虞夏周皆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求求元聖曰數求哲人曰旁求俊又曰人惟求俊後世求賢之名自此始極平常語一經拈出便足垂教真是善讀書人

荒遠之事聖人不道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典說可據也宋羅長源作路史於佛國之土俗物產考究甚詳是破世俗之感伊周非攝之說尤闢名教又謂孔子不說伊尹惟孟子稱之至百世之師獨推伊尹柳下惠而不及伊尹蓋伯夷柳下人所不肖為而伊尹則人之所願欲為也然伯夷柳下可學而伊尹不可學學夷惠不成不過陞與不恭學尹不成不知所底止矣此等語更闢繁千古名言其於古昔荒唐之語亦多所折正其文深奇古奧自成一家第以上世之事無徵不信故其書不傳至明世史類編撮其略而失其體斯不足觀矣

歐陽公謝知制誥表云聖躬勤儉王事焦勞邊鄙未固庶姓未蘇故每進一善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未嘗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得祿砥礪尚須訓誡丁寧其作內外制章皆恨不得專一思慮以極道天子難喻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皆此意也請補館職疏云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道德通於古今治亂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其言如此此古人所謂有用之文章經世而華國者也自明以八股取士謂之文章蓋藉以講明聖賢之理耳苟於理無所發明非經世華國之謂矣

居夷浮海雖是萬言然到天下大亂時聖人明哲見幾自然要全身遠害言之必可行非若後世文人才士長河短七故作壯語以欺人也聖人生亂世瀕於危險者屢矣以天德自信以斯文自任此修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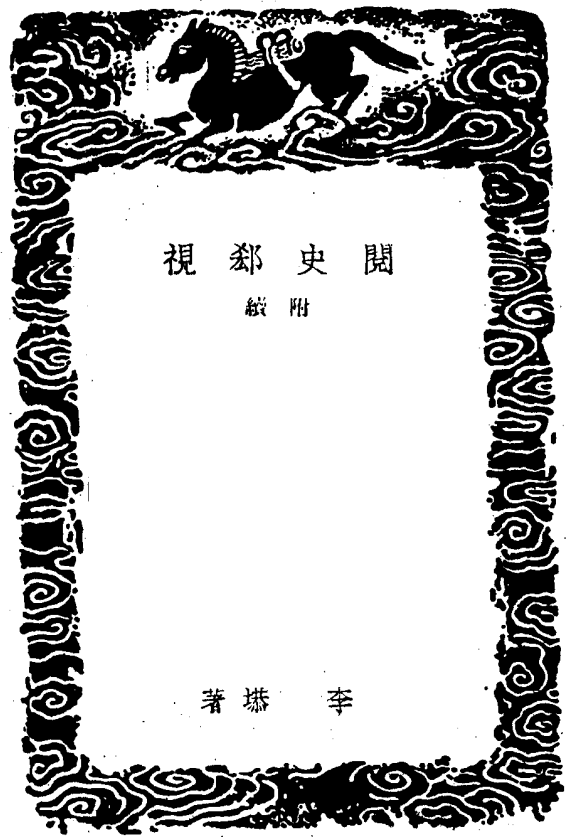
善之常固是不變不懼然天道遠而難知萬一有不能解免處聖人亦止安於義命之正非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左慈劉根也幸其時列國之君猶識好賢禮士之名而卿大夫尚多賢者故去亂國適治邦冀道之一行以濟世安民不忍聽斯世之論告而莫之拯救故馳驅僕僕如此假使列國諸君皆肆行暴虐當國諸臣盡如宋桓司馬輩聖人自當蕭然遠引如鳳凰翔於千仞無安坐而落旣置之理豈得謂聖人無隱意乎讀諸家拘泥不通見聖人接引荷篠荷黃沮溺諸人有仕以行義之說使謂聖人無隱志志隱逸之流非聖人之道夫苟不同道則聽其與國充耘籽可矣接引胡為彼皆見道之士其才可以用世但獨行其是未免所見者偏蓋聖達節次守節惟聖人之道大面後可以行惟是故道濟天下撥亂世而返之正者聖人也世亂則隱獨善其身者志士也若夫世亂而仕則得其志必以濟人物為己任而不失其正非其道義決不枉己以徇是亦聖人之徒可以有為者也若與世浮沈俯仰亦不足觀也已及門之士再有季路仕於權門聖人未嘗止之然終不以為賢於顏淵閔齊則聖人非貴仕而賤隱明矣獨是天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世方多難而賢人君子之勢未孤相與維持調劑之則事尚可為宋王介甫新法既行諸賢皆投劾引去堯夫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秋新法雖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耶此即夫子接引荷篠諸人而及門弟子仕於列國之意也夫天生聖人以爲天下天下亂而聖人不救誰其救之故非萬萬不可為聖人猶未忍置非謂聖人必不隱也聖人時中無所不可若聖人不隱則荷簣果於忘世而聖人又果於用世矣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自是出處之正所謂不仕無義者謂君臣主義分所當盡力所能盡自當為君盡之不可私其身而遺其君蓋為荷簣諸人廣其見而破其拘非謂時不可為亦必仕而後為義也必仕而後為義則可以處而處是無義矣為此說者是欲富者之所藉口也或人疑居夷為陋夫子故以理論之子路問浮海而喜夫子故以義裁之蓋聞言遠喜猶是平日率爾之風夫子謂凡事皆當揆度義理審量而後行若不度量而行便恐有過差處此即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意非謂海必不可浮我必非浮海之人選自反其辭以資子路也東漢之末黃巾亂離原入海隱於鬱洲山中孔融以書召之不答繼以董卓之難王宰播遷原遂渡海適遼東學徒從而居者數百人講誦之聲不絕後曹氏當國中州稍安以遼東非可久依復渡海而歸此獨非浮海乎安見海必不可浮也孔子沒後楚滅越越衆散遁海上而民居遂徧百粵秦并天下使屠雁入粵討不服越人走險以叛秦而民居遂徧東南海島至漢武開邊悉為郡縣非皆中國乎後四百年而晉泰日南又五百年而宋來交趾噫惜不得聖人居之耳使聖人居之吾知成邑成郡時禮樂蔚然振起而閩廣又為腹地矣賢豪之生不擇地隨不願視其人耳彼唐宋諸君子移官嶺表輒悲愴憤憤不能一朝居而呼號望球抑又何哉

每見坊刻孟子去齊文字必代齊宣作輕薄語是留却是送此時下講章誤人於聖賢身分情事不會夢著分毫也齊王是十分愛敬孟子孟子亦十分欲行道於齊其所以不合而卒去者正自有故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世變風移大不相同春秋時先王法紀未盡亡列國諸侯猶以禮教信義之名相維繫其卿大夫尚多君子共守此意所以孔子相魯只是以德漸化返薄還淳不須大段改革惟三家僭梗故亟亟於墮郈強公室以弱私門使政歸於一設久於其任三家自要服從但得巨室服從則弱國歸心強國慕義而化行天下矣其時齊強魯弱夾谷之會斬柴夷於壇坫之上而景公心作不惟不能抗止且歸田以謝過則先王禮教之名尚行於天下也到孟子時所謂禮教信義掃地無遺七雄樹兵日尋戰伐時田氏有國已數十年外則田嬰田忌進戰退守內則淳于慎到縱橫遊說其餘智計之士則籌兵食盡地利不復知有仁義教化之說積習已成牢不可破假使齊王傾心實行井田學校之仁政舉國用事之臣必無窮聽齊王如此做作齊王亦必不能盡遠舉國之議將從前國富兵強已成之規模洗滌淨盡而別做一番世界且如孟子之說善戰服上刑連諸侯次之闢草萊又次之如此則用事諸臣必無一人能安其位者所以齊王孤疑回惑終不能放膽聽從孟子孟子亦知齊王到底不能屏衆議而獨用己故有去志觀居休養便是此意蓋未至人國不知就裏如何及既至其國眼見今日攻一城明日取一邑選車徒急賦稅腹心之臣計盡於內強勇之士經營於外如此舉動而望其改絃更張顛趾而出否此實難矣因見齊王天資可以為善又宵降心相從有明以教我請嘗試之之語而待賢之禮貌不致故有可留之道也至欲委曲留孟子則更齊王本心是時列國爭養士已成風俗孟夫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所至國君畏其議論過高耳未嘗不心慕其賢也齊故大國孟子若宵與諸弟子留齊自隱然為國重強鄰大敵魯聽加敬所不待言齊宜非下愚豈不知此況齊宜本好士稷下名流如三驕子輩以百千計皆錦衣玉食游談相高豈於孟子而惜鍾鼎之養孟子若宵居齊自有薰陶漸染之益於式之言固非虛願素餐之說儘可自信何至途與龍斷者比因王有萬鍾之請孟子故以欲富答之蓋欲富也夫去就君子之大節進以禮退以義光明正大之行必不隱忍小就為庸人藉口且孟子之志欲王道之大行不為區區與小利行小善也獨不觀陳臻之言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幾言弗行也則去之孟子當戰國時立身行己自是做第一流人必不宵在第二行下豈待齊王禮貌既衰而後去乎若如講章所云則禮貌既衰而未去矣孟夫子泰山喬嶽壁立萬仞其自待何等豈有親見齊王意中如許輕薄而不知知之而猶戀戀不舍耶何不思之甚也然齊王未嘗不欲留孟子孟子未嘗不倦倦於齊而終決志以去者則見於尹士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王如改之則必反之語註云所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此紫陽先生說書之憤以其無據不輕下一字講章家不得其說只以行道為辭夫孟子在齊久其為主商度者不知凡幾而王無行道意至去而盡為王留者不聞及此意時子告陳子亦不聞及此意何有一旦猛省遽反孟子而行王政乎此必不然也齊以意揣之孟子於王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不在用人行政上規諫且所居者客卿無官守無言責有事則告有間則對孟子無所憾於王王亦無所忤於孟子何有苦諫而不用力言而不改者計孟子於齊所耿耿不忘者惟取燕一事耳蓋戰伐之事不得已而行之乃士君子與人家之一大事而此舉又齊宣仁暴分途之一大關齊國治亂安危之一大機其時孟子適在齊齊王又嘗問孟子所以勸齊伐燕之語當時已有此疑夫喻之之亂舉國無君人民塗炭

夫尚多君子共守此意所以孔子相魯只是以德漸化返薄還淳不須大段改革惟三家僭梗故亟亟於墮郈強公室以弱私門使政歸於一設久於其任三家自要服從但得巨室服從則弱國歸心強國慕義而化行天下矣其時齊強魯弱夾谷之會斬柴夷於壇坫之上而景公心作不惟不能抗止且歸田以謝過則先王禮教之名尚行於天下也到孟子時所謂禮教信義掃地無遺七雄樹兵日尋戰伐時田氏有國已數十年外則田嬰田忌進戰退守內則淳于慎到縱橫遊說其餘智計之士則籌兵食盡地利不復知有仁義教化之說積習已成牢不可破假使齊王傾心實行井田學校之仁政舉國用事之臣必無窮聽齊王如此做作齊王亦必不能盡遠舉國之議將從前國富兵強已成之規模洗滌淨盡而別做一番世界且如孟子之說善戰服上刑連諸侯次之闢草萊又次之如此則用事諸臣必無一人能安其位者所以齊王孤疑回惑終不能放膽聽從孟子孟子亦知齊王到底不能屏衆議而獨用己故有去志觀居休養便是此意蓋未至人國不知就裏如何及既至其國眼見今日攻一城明日取一邑選車徒急賦稅腹心之臣計盡於內強勇之士經營於外如此舉動而望其改絃更張顛趾而出否此實難矣因見齊王天資可以為善又宵降心相從有明以教我請嘗試之之語而待賢之禮貌不致故有可留之道也至欲委曲留孟子則更齊王本心是時列國爭養士已成風俗孟夫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所至國君畏其議論過高耳未嘗不心慕其賢也齊故大國孟子若宵與諸弟子留齊自隱然為國重強鄰大敵魯聽加敬所不待言齊宜非下愚豈不知此況齊宜本好士稷下名流如三驕子輩以百千計皆錦衣玉食游談相高豈於孟子而惜鍾鼎之養孟子若宵居齊自有薰陶漸染之益於式之言固非虛願素餐之說儘可自信何至途與龍斷者比因王有萬鍾之請孟子故以欲富答之蓋欲富也夫去就君子之大節進以禮退以義光明正大之行必不隱忍小就為庸人藉口且孟子之志欲王道之大行不為區區與小利行小善也獨不觀陳臻之言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幾言弗行也則去之孟子當戰國時立身行己自是做第一流人必不宵在第二行下豈待齊王禮貌既衰而後去乎若如講章所云則禮貌既衰而未去矣孟夫子泰山喬嶽壁立萬仞其自待何等豈有親見齊王意中如許輕薄而不知知之而猶戀戀不舍耶何不思之甚也然齊王未嘗不欲留孟子孟子未嘗不倦倦於齊而終決志以去者則見於尹士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王如改之則必反之語註云所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此紫陽先生說書之憤以其無據不輕下一字講章家不得其說只以行道為辭夫孟子在齊久其為主商度者不知凡幾而王無行道意至去而盡為王留者不聞及此意時子告陳子亦不聞及此意何有一旦猛省遽反孟子而行王政乎此必不然也齊以意揣之孟子於王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不在用人行政上規諫且所居者客卿無官守無言責有事則告有間則對孟子無所憾於王王亦無所忤於孟子何有苦諫而不用力言而不改者計孟子於齊所耿耿不忘者惟取燕一事耳蓋戰伐之事不得已而行之乃士君子與人家之一大事而此舉又齊宣仁暴分途之一大關齊國治亂安危之一大機其時孟子適在齊齊王又嘗問孟子所以勸齊伐燕之語當時已有此疑夫喻之之亂舉國無君人民塗炭

齊為鄰國無聽其死亡坐視不救之理故孟子未嘗止齊之伐燕而但勸以行仁政仁政所以禁暴止亂也。使齊王聽孟子法文王之言則一舉而仁義之聲滿天下也。而王不從。然而反旄倪止重器謀於燕。棄置而去。不惟諸侯無辭。而子平既立。亦且心服齊義。王可無虐名。而齊可無後禍也。而王又不從。至燕人畔。子平立。而王亦悔矣。然天下事失之於前者。未嘗不望補救於後。是以君子貴改過。故孟子諷陳賈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此非泛言。正與王速出令同意。蓋亟亟乎望王之能改也。是時燕昭雖立。而齊勢方張。燕衆未集。齊王計惟有返其地。還其民。人重寶遣使修好於燕。謂前日以燕國之亂。不得已而有此舉。今嗣君能行先公之政。光復舊業。孤之望也。何敢因之以為利。如此。則燕昭可無復讐奪取之名。而燕之民。幸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更生。出於意外。夫且忘前日之慘。而戴今日之德於無窮。豈非改過不吝之君子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無虧於德。然齊王又必不能從。何也。此事在仁人。則為善補過。能下人。能以大字小。在智士。則為善謀國。使國無後患。而義聲益彰。而在小人。則以為怯。而損國威。以自屈於人。為大恥。彼戰勝攻取之徒。方謂自誇。誰復聽此語。不但此也。不為與國。必為讐邦。則燕昭之志。且有乘其勢之未集。而掩襲之。離間之。多方以阻之。此策士故智。勢所必然。使其怨毒愈深。長禍胎而滋亂本。其有不自貽伊戚哉。夫春秋之世。楚為強霸。吳未通於上國。而伍員以編旅之臣。閉關逃死。竟能使國成與師。三戰入郢。句踐以會稽之辱。臥薪嘗膽。一戰而沼吳。而況幽燕用武之國。以昭王之明。傾心下士。以望先人之恥。而報舉國之仇。齊驕燕懼。齊情燕奮。齊曲燕直。下齊之師。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士君子傾蓋之合。一飯一金之惠。見其失策。猶且為之營謀排解。而不忍去。而況於君臣之義。知遇之殷乎。既不可以口舌爭。不得不以去就爭之。又不得不獨為行進計矣。夫仁政行而齊民安。此天意也有待於後者也。毒燕而齊民不安。則人事之招也。國之不保。而何有於王。而事屬未然。且目前之利者。必不之信。是賢人君子所隱痛也。故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蓋能改過。則王無暴行。不失義聲於天下。故孟子猶可留。或俟時會之來。以徐圖後效。此之不改。而與燕為仇。以遂其過。勢必日甚一日。豈可復居危亂之邦。無道之朝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不為。豈有甘為暴虐之行。知而不改。而可與圖治乎。此則雖欲不去。而不得矣。然其罪亦不盡在王何也。當燕畔時。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此便是改過之機。王之足用為善。此亦其一端。而無如誘而蔽之者之多也。孟子謂齊人無以仁義為王言。非盡非薄其君。其實齊人無知仁義意者。觀留行章。知左右之無正人。觀奕秋章。知舉朝之皆佞士。不惟不能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且從而錮之。蓋之。煽惑之。欲望有成。豈不難哉。此孟子之所以深為齊憤。而終于王乎。愧也。不識先儒說書。付及此意否。因作是題文。附志其說。

右史見二卷。國朝新甯陳邁夫交甫撰。按是書前卷史論後雜著。昔劉知幾撰史通。於歷代諸史。攻擊不遺餘力。卷內刪史一則。實已盡其概。又如謂宋人必欲去呂不韋。月令為非一條。王介甫新法。其中固有可行者一條。皆持平之論。宋稗類鈔。謂元祐初。政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至罷僱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調諭編亦稱東坡登禁林。與司馬溫公共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則僱役殆未始不可行也。至謂茅容殺雞奉母事。為東漢尚名節。遂有偽名節。王叔文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為故甚其辭。謝安當國。公任得宜。衆心不搖。而澗水之捷。評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則又不同矮人觀場。隨衆毀譽。而又非過為危言。論以發動耳目者。信通人也。道光戊申。展重陽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閱史鄰視

附錄

李堪著

閱史鄰視卷一

清 畫縣李 堪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公未殺之時乃居東之日耳故成王禮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饋公於桓公而執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想常厚小人之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爲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唱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覺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投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我之事而起人之聲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附之細心

閱史鄰視 卷一

一

閱史鄰視 卷一

五

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其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費於官也蓋凡人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劉羊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晚在前衛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況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陸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悍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細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知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謂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廟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鳩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向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隴斯彌不伐樹王義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從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開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臨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飯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驚可以富貴適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驚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御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把下之風市上之勝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道隨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雖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被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常選漢陽關西安定北地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守其治察得其精乃為其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辭宜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瀛捕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澹潔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矣然後大事可為也

漢高黎韓信遠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其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真樂為死矣

漢高九國自鴈門以東遼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魏以往奄有龜蒙為楚東帶江湖潯滄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廣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九嶷為長沙諸侯北境周而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陝西與京師內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棠紅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錙銖而每髮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

漢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為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廟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與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禮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教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費粟務農天下安甯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成弊遠則成弊然使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兼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子代北逃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傾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劉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行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文帝及文帝乃從淮陽王武為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親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直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鉅鼓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宜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則直不惟漢之鉅備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韓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限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蓋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難開梁楚問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備戒門下客至亡貨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饒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翁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辭粗治行者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慎嚴尉尉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慷慨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稱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湯伏不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莖有所慮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慶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島忠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勸諫以為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島類陸秀夫於倭德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諫苦空不同一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為人暗啞叱咤千人皆服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悲憫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雖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且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豈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對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苟或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

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憚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澁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省，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衆將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當此天動地駭之時，而談笑應之，其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亦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諸於大中之也，故專與開浙自誤。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籍於官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矣。至焉。朱鮪降，光武封為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忘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略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鬪者。小云乎哉？徐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論諸縣，樂從軍者一身，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大略哉。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望之其庸人，固夫其本無可稱，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節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羅網羅，而自理其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寄存幸耳。曹公徵劉曄，將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曄獨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曄之形勢，四人爭對，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遂知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操坐也。公探見其心，坐曄，曄以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公人心腹之得，乃如此。彼

陳壽志不惟略，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偏於苛虐，魏略載郡

被書錄寡婦，或有已和配嫁，皆錄存，號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憐言其刑，頑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宜宜哉。且待宗於太薄亦大失策也。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淨也。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舉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成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開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道之，不敢信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困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江東，兼併荆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為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密接，人人有說，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敷，外國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適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爾爾爾爾，外國人皆笑，四坐並歎。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特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遇所遇，同之宿願，其濟之宏才也。我之剛復相祖，其必以此爲師而後可。』或有不巧巧令色之譏，即以丞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語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我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諷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間也。崔光、張安世不失爲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爲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桂陽王休範自尋陽夜取道大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丁文、蔡等直向朱雀門，戰勝人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僞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充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跡一說，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指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嗚呼！毅之所長，乃么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劉道和內繼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滯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籌畫，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答履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互時，未嘗倦苦，我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瑣籍，性容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饋，未嘗嘗餐，真近古之人家哉。王崑崙子言曰：「程



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自為亦何為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憤厥事矣此論固可補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魏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為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大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尚氣勢驕逆而前如頹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敎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尙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敎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積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惜珍獨悟其旨私具楸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楸溪材竹裝為船艦登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楸甚多惜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翥裴顧歡聖感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朝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混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賊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則不驗則萬世宜道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真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關雉亦號開府一時奸邪施紫者與狗馬全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督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為夢夢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山性生也哉異矣

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符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遺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城去劉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退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謀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道衡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亂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絲紊也

誦讀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釋將降魏於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釋並不知文武之道爲何如者而狠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爲治易危爲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詩而不知爲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爲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鑼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尙曰不然兵互千里動關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爲壁壘重設旬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 閱史郡視卷二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殷開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鳩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害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聊借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督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饑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諛見真英主也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而追求待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成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縉黃諸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僧齋會其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册府元龜誕聖一則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而追求待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

天下有一法即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行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亡也以藩鎮秦明去封建輕郡縣無藩鎮其亡也遂以匹夫矣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鎮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鎮固不

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雖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況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歸實，惡不歸罪。兵以雷而收，機以緩而失。政以擊肘而無成。平時則簿籍雜沓，資財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稱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建即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廷強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城，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為逆。樂利則民不肯為逆。講武練兵，即粹有逆者，而衆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鯁鯁焉弱之哉。沿而後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閒文且為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中葉以下文符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曰：天下強，君孰與不強？百姓不強，君孰與強？李衛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余覽漢史，以至南北朝，自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識，可謂卓絕前矣。王崑繹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

武靈增父在母服，韋廉人增出母服，盧履冰褚無量力，謀其非有大識也夫。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教士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請泣相對之語，不禁為之泫然淚下，不自止云。李納道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唐自南詔入寇，敗柱元頰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瘠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草舉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舉廢戎資，遂成難。第未決耳。至元頰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子遺。今瘴夷尚新，非痛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聚散，饋運遠邇，曲折成具。乃召智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莽，與州兵之任職者，廢消擇悉三四，士無敢怨。又請中人於安定，引人河中，野人浙中，由是器械庫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嘉議，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營盤，奇鋒，流電，霆突，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印，峽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險，險舊制，歲抄運內粟。

嶺黎、贛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瘴夫多死。德裕命轉運，雅粟以十月為期，始先反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乃安。於是二蠻侵擾，南詔請還所俘，拔四千人，西番維州將悉坦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固，東北山索，蓋傾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異時成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坦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夫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黨刑制之情哉。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邱山。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善救災者，勿使至賑，賑給名言也。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言之防，蓋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關，重致泗山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績。非李元直示弱招降，能速等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即奏蕩平之功。二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成者也。馬懿字洵美，與諸兄學，較策數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崔郾治號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蒞郾，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後郾士沃民，難以惡俗，非用威莫能治。知如此，可與言政矣。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嶺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奕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慧，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唐隋制度，與作禮樂，又請簡省簿書，則其抱負經濟，不止天文古蹟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法，而傅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臥，臥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言固有所據也夫。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儉乃盡界以術，後行儉在西陲，屢立奇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漢，方城敬元失律，審禮裴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賀京師，有知道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為安西大食使，徑莫賀延曠，風磧甚，行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發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微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

以方漢武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募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召四鎮會長儀約政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開眼非討戮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儀相善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爾召諸部屯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磨邊邁甸獲邁甸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邁甸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奮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數得其數則功易成行儉能平都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竅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尋其數而已

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讓王勃等浮蹤街路非尊爵祿之器千古名言也齊濟諫龍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使麻察因道諫駭察素奸佞違言狀明皇怒召泚入口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泚之淺暗固不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孔光不答溫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沈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不則平居道聽途說輕浮淺露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魏元忠從整匡江融學兵盡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積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鄒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則切可爲萬世取人者鑑鑿而後人覆轍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沈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宣稱帝不宜曰廢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後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躋倍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爲得宜予謂武氏不可入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別立篡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倭勸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動然蕭美可喜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進至宰相而喜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爲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者豈可不悚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爲寇準拂鼻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鼻耶謂大漸恨遂成讐隙故君子於佞人苟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韓思善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績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尚多端矣

王曉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表裏爲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會豪告以禍福唱以金鉶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其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脆之地寬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爲長策若如今之猶獨向異其服習其教猶悍難制則又禍端也蘇定方父嘗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嘗卒代領其衆破賊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爲匡道府銜卒成大將此遭時圖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爲免舉免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緝緝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宋瓊挺挺二張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峭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廢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天覆地載賢奸全在御御問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后后悟使人迎廢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語廢陵事文惠數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若還太子專爲文惠者一若太子爲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成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泫然交頤也蓋誠至則惟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術徒誠而不可濟也徒術而誠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即術也諫君有五惟諷諫爲上諷即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政尚仁恕不事鞭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殺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爲唐名相有以也夫魯吳守南陽一年至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逸謀擊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弼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終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勸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潘滑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志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於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奔命建甯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奪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尙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嘗言曰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為方鎮實則禍源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為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賦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其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深林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幸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寔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盜借道調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調得乘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於是除道調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調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與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為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宮為九公集創殘餘之衆以邊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關府馬武山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閣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瑄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梓敬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蚌甲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何嘗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條段文昌者以兩河略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時豈銷兵之時哉而逼人以逃限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厲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

五代之梁晉罪狀比肩而石敬瑭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冊為皇帝文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父其留千古之笑罵也

### 閱史郊視卷三

宋藝祖恢闢大略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間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字內而成一代開其之天下也

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下又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開里郡國遞審連署以聞仍為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斑也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統君臣朝野言之也至真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誦讀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語未可厚非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衛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真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越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鋼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哉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司行禮外能近甸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

但命諸王略收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即周之閭閻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誤矣。差役變為雇役。雇役變為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奔役。包稅。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隨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事。使之為之。亦未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件則不知所謂。謂之庸已矣。

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蒿材重名。顯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繁。如蔡邕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黃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實以恩禮請文為布衣。交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任延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道功曹。奉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轡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愔之於辛儼是也。劉賈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賈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於短取。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俠邪。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遂巡走入。然則文正固宋室養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為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者。使為君父捍患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弟。及郡國三百石吏為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強。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為軍者。退還。是以兵為姦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為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為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惡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為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勤躍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工虞水火。蟻相傳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道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為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士之徒虛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疑銓擬不允。當審官之司。慮議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舉惡。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詳判。歸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能矣。又言。唐之盛時。官奉甚厚。普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宋皆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俸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及。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既長增立。而馬益鞭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兩不可解之政也。

宋太祖即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第二等種梨半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非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秋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論民能廣植桑。墾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戶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桑者。不須責課。豐歲則論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從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罰四十二尺。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稼穡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亂之治。墾荒為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濬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禦北方。一二百年無脫巾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地。地之肥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租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賤。得錢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後。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今世之一條糶。易不思及此哉。徽宗愛書畫。修道觀。采花石。天下釋職。然佛道寺觀。皆董同盡。糜財至鉅。為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而去之也。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惟宋祖英容。每事輒具。割子進呈。曰。如此。庶盡粟水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論禮讓。庸懷之人。真不可以為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瑄守瀛洲。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隴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馬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榮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禮賚。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為開謀。詢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略者。惟藝祖。藝祖

亡而天下不能說一表。

許驥父唐值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朔易之民不即去者。必為所虜。信以厚資不樂他徙。唐遂濟齊百金而南。宋幾石晉果以燕。前唐契丹。唐歸路遂絕。有禮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斃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

孔道輔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狄肯亦以得士心為呂欽。初歐陽修等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懣懣呼。不待其怒。擗也。削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李藥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軌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道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衆。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登廷聚訟。言攻言守。毫無一足。歐陽修贊王彥章。尚悔西事不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借論八陣圖。進神槓。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軍內。比以橋。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兔毛川。頗得制之道矣。王崑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烏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以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墜。收甲兵。徵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都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除。梁莫觀。良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衆心。而竊天下。故將將權去。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滅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驍衛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營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餘隊。多張聲勢。以縋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為合餽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五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相近。出散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舊用旗幟為號。昨劉平收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步馬軍。朔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背蓋駐山東。振撥兵掩襲。乃

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背。旗後見者以排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盜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耳。臣以跳蹬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強。事以謀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城。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均。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發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帥。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為未可也。山界部州城。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關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喚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落覆巢穴。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所逼。或因儲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為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驛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關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敗。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營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能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儆備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皆更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陳。陳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宜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中。莫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誠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聞史部編 卷三

馬舖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宜教等兵久未會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盜難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而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宋之兵將靡靡紛紛如在前其不能制元吳也固宜夫元吳地小兵寡而以神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略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其坐懸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營旁草中見老羌羊牌占吉凶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皆滅頭膝則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擊擊大破之夏人乘堡去呀宋人爲小醜所輕笑如此聞之能無汗顏乎

元吳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爲人懷密算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僞智高謀一出已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耶沔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顯出兵助討智高余謂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欲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徵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其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神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吳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庸籍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僞智高也未至廣西鈴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掛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文弱爲習賞罰恣柔將卒忘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半賊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青在元吳反時名位尙未大著德用則赫然有聞矣乃自請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夏國主乘常被窟藤甫言繼遣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道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路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才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備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價之巨難以近待遠以俟待勞以備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水於渤海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強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竹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

百獨騎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道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於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行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吳丹苟使強將勁兵各割邊要練卒精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耳乃宋人視之如猛虎毒蛇不可嚮還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真不知兵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師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聲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創圍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加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因而能之以釋其疑噫荆公此數舉頗強人意而魏公乃欲罷之耶蓋魏公爲懼遼之強而己矣夫遼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遼人特故造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強彼必不敢收盟也如其敗盟我之訓甲練兵何爲者正當擊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爲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聞靖康時朝臣謂用李綱非金人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歎宋人恐懼顛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荆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遼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賴哉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舉一腳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奉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尚敢備強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準準幸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銳然有爲積財練兵意在刷恥一時才略之士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或間但宋朝一代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動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

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欲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帶宋人之偏激狂弱不知遠略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廣岷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虜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思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虜外人然後能用周大事誠哉是言

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對曰聞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閩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爲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茂有用入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

俗易輕廢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諒有所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神師道請遲西師之至。待其稍歸。議諸河上。李綱與趙鼎。不仲之言。以為怯緩。使不仲研營而敗。金人長驅入燕。神師中上言。勦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提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還朝。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為瑣城法困之。避暑雲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為將遁。責師中遲。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化。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倭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激。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盡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為起居舍人。時相間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知志誠而識。不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敵退之後。吳敏等乘政有八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不管防秋。不管春秋。不管砲石。不管安石。不管肅王。不管舒王。不管燕山。不管河界。不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不管陳東。不管二太子。不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為天下所得笑如此。

方臘將反。召其乘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眾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盡江而守。輕徼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籌畫密往來。遲滯。為奸盜所窺。何如此。治天下者。尚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略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鎮。使自為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請暫駐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面及荆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石遺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也哉。

岳飛命牛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苑亭。捷於渤海。董先。姚政捷於穎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穎昌。淮甯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皋及傅選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

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略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振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馬。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臣。敗。之。可。恨。也。哉。

李迨其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賈贖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充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冗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選之人。怨望。遂不敢議。裁。何。為。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愚。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虞允文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其宰相事也。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傑之士也。何物王蘭沮其功業。然其初乃歷城人。為耿京掌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宋始南渡。一也。金王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慷慨。其才略必皆有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濟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陽後下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宜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俾倪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韓官鎮。張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其言惟孝生平。蓋英謂曰。今日正我輩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張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宜樓。張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適句。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龜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卿為君侯。紆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沸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間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間之。逞場屋之士。田里之家。一或即戎。即指之為儒人。斥之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辱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市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衡州有靈祠。吏民風所畏事。胡穎至。微之作來。詔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



室察影響成無有尤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類甚善其言其最上理也  
 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言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道寄  
 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烏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  
 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烏不竭力於此求之  
 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  
 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石畫乃不惟舉朝廷儒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積豈氣數使然  
 耶

江南初平沈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歸爲兵亦一策也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靈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卓識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鼓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略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  
 鼓兵略云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  
 功今患藩鎮之強兵俱萃於京師雖濱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  
 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  
 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夫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  
 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  
 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強幹弱枝之意然  
 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憊豈善策哉而況以輕將而取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家傑幹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涉許國者駕馭之烏能制  
 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 國史部視卷四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  
 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因而歸我矣夫三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即漢唐宋之興  
 亦爭城爭野兵相殺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  
 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爲海陵所殺無噍類阿魯補以罪殺撻懶以逆圖被殺及其二子兀  
 朮子孫亦爲海陵所誅離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粘罕孫秉德其海陵祔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  
 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皆所謂以殺啓殺也開國君臣何爲而不仁耶  
 金海陵後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職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  
 務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簽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  
 老弱城守壯者裨裨貞祐時任子爲監當者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監軍官元光末備瀋關黃河又簽軍  
 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憤懣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潰亂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鬻備何求不獲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  
 口分以制民產徵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紜度支日蹙乎此言甚善子晉謂顏

習齋先生曰井田必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剛官田與女直其質皆民田也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乃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或指以為  
官田而奪之可哉

神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蓋以宋  
事虛實告之能逆測其不說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為叛臣所料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千載而下有  
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玠等敗賊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兀朮道敗  
不見於金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為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  
也但當論其成耳

宜宗遜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  
凶荒饑甚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斯民之阨運也哉

錢牧齋謂言曰金南渡之後為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為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  
少退解嚴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能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鏖熟易  
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困苦必相  
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  
相體宜宗嘗責丞相僕故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會使紀  
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為  
弱主諛臣低肩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謂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勤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  
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圍涿州降之進  
克瓦橋關拔順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備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州遂入燕執劉守光  
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為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荆出師與真定定  
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收周德威兵  
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崖石自  
崩成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真攻  
克宜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收金兵於五回嶺拔易深二州  
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為三右軍循太行  
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遶海而東破深薊大  
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清滑秦鞏河間濱棧濟南諸郡此出紫荆攻燕之三  
也宜德即宜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收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為

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  
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傷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  
席卷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背背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賁驍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  
十萬坑之而去金乘間遜汴元復圍燕都又不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  
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即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倍極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且置僧者斷  
其腕事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眾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  
香聚眾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  
有耶律楚材之言則其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既平中原黷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  
仁耶抑中原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勝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蓋倭史也王禕等漫無訂正何以  
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棄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劉盡殆欲殲盡自  
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  
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  
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  
有荆襄則可以保淮向有淮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向有淮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先  
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繞襄陽絕其糧路重  
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  
施黔選鋒透出襄陽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鄂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  
并取荆山蜀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澤奪取關隘據濡須塞  
皖口南入舒和及於蕪黃徜徉恣肆以規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成選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  
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貫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互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  
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運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  
衝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策此後世守  
江攻江者之大榜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密秘為敵國所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清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溢漕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

元之世類之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湖。張士誠據東。方谷其舟楫。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為常。其後潮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既而潯元會通海。遂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而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為城。南有大海以為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潯左臂。從腹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嘗先臣邱濬之諍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看核可自勞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於通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郭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禹分九州時。民戶冊府元龜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冊府元龜。周公相成王時。民戶冊府元龜一千三百七十一冊府元龜。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三冊府元龜。漢平帝時。民口一千二百一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冊府元龜。西漢時。民口五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冊府元龜。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二冊府元龜。六朝時。民口一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冊府元龜。魏時。民口九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冊府元龜。晉武帝與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冊府元龜。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冊府元龜。晉武帝與天下戶冊府元龜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冊府元龜。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冊府元龜。至隋大業。一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冊府元龜。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冊府元龜。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冊府元龜。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冊府元龜。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冊府元龜。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歷中。戶纔一百三十萬冊府元龜。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千四百一十冊府元龜。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一冊府元龜。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九冊府元龜。徽宗宣和。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冊府元龜。四百六十七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冊府元龜。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十六口冊府元龜。五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三冊府元龜。其末年。戶一千九百九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冊府元龜。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七口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冊府元龜。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即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為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口。士田真清冊而簿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為後世鑒耳。廿一史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史為繁雜。如元史志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況後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非淫即貪。奢侈者瀕滅。嚴厲者闕。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特財。陳友諒特兵。朕獨無特。特不殺人。有信義。守勤儉而已。又特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備。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瀋陽。皆未合朕意。夫先擊既盡。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漣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擁部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擁部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稱英主也。太祖諫諸將校曰。朕昔下令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軍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元兵最強。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譏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寄鳳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以給絲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即勸教豈有不與人接者則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焉概云不知何者為教何以用之將來其望之極遠榜論於天下致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吳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非也宜哉但太祖言則望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誦讀為正學而經濟為兼學也亦明昧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言聖賢之學但為前人詞章所溺而當時無明聖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與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墨故轍也可慨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節制編緝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軍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國之病乃不用而反速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說方向精神甚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顏習齋先生嘗言治歷本以教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或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神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叅討論周官法度處使殿弄柔翰方孝孺書事詩曰風軼形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之英武一傳而為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略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能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篡君罪無可道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即削弱崩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論楊士奇曰近覺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剛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怒責王振罪女官刃如頸已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遂逐羣賊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閣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

為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沈其間而貽咎人道委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李夢陽曰夏竦經驗個個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照籍益省坐穩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盡顯斷萬幾精駁局體一變成化開三原河州草縣封邱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濤惟艱倭幸請劍必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慄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委任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鈞鈞陽董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成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同基義存矯直亦運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歷歷可想至正德而後特矣

劉文靖傳曰宏治以前士攻舉業仕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棄皆慕說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與健獨數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與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彙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雖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後士競以文墨相高分門別戶評古彈今甚至乘職掌而專事浮靡而國事日壞淪胥以亡矣東陽輩為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崔銑與羅繼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死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曰若求其次其傅邦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為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崔羅二公之言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羣小國政濁亂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王陽明寄楊憲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體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以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此善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洋行之在力謀之在衆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容跖前後毀譽自為矛盾臣謂無全利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酌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計而以人言行終也權定持又以人言罷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譴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視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慎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簡簡以仰體省事尚實之意是謂者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模稜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此佛人之情務為操切者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浮議是謂振紀綱通者天子號令概從意玩伏望救下部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據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遠近嚴與為期註銷

積久以遠制論是為重罰令今也稱人才不必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以無用見議大言無當以虛聲明譽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其本業名實茫然臣願陛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數名實皇上即位元年獨賦一半國用過費途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救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貧污顯著者令所坐職輸邊自納以為固圉一助又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強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使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大者若救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體國家之元氣乎是為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并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時簡精銳擄其空虛則目前之計也是為飭武備江陵作用大略見於此疏真教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又云其子曰聖誰知鳥之雌雄明自萬歷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為是為忠為負氣而爭鼓舌而辯呼朋引類號呼喧鬧各不相下使聽之者迷當之者贖而國是因之日亂矣至今世呼生員曰雀鳴又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剽謂其聚賭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講談多誦古先之書蓋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為歎矣

世所詬病也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窟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聞寺極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賊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趨柄已振百爾臣工皆憤然不敢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籍鍵以繩宵人者宵人皆借之以以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斬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夫宵人聞寺無可言矣而一時號為君子者亦多不為國家計慮久遠結黨負氣曉曉爭辯甚至自相攻擊而國是日潰大廈不支矣謂之何哉

神廟末年高攀龍馮從吾等講學京師或邀鹿善繼往既而善繼聞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學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鹿公之見卓矣哉

非日不暇給鳥視所謂一觴一詠咬文嚼字者乎一觴一詠咬文嚼字而已者其至矣高倍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雖腹心不得聞也而必須關白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為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惟於稽考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於出入之議職仗未具知其為盜而不敢誅也符牒未下知其為奸而不敢捕也機密速應固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譴一金之費千歷諸司一令之行徧咨羣長甲可乙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辦文移之日多少有落軌則下以廢法而許其非上以停法而重其罰故君子不敢為善始甚於小人不致為惡矣三代而下惟漢為精網疏闊故汲黯得以矯制而發倉粟陳湯得以便宜而斬郅支然當時不聞以法疏而多弊也秦制日更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亂益甚法亦何以詳為貴乎明興之初雖國用重典而人以意適故功要其成事觀其利不肯者以詳而懼賢者不以詳而阻也而何至如今日瑣瑣之甚乎有味乎其言之也蓋上古法寬後世法密盛世法寬衰世法密有識者其知之矣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勇厲也器弗精也私門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藉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贈遺酬謝焉抑而不收聲者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維縵鞋靴脆於履絢而將氣已喪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腹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哨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意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真念也嗚呼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為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尚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論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養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歷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物而論者以為變祖宗法萬一有警調發必闕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馴牝三千思馬斯威之詠悉官養之與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於遊荒置牧場而以官領其事歲課華息復佐以善人易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蕃庶而馬自蕃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絕馬以馬少為虞哉

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登殿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為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因不勝榜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為割言若割割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審矣鎮撫司胡為者或其弊政也

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為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為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想谷先生所著國史郡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為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國史郡視五卷。吾宗蓋吾想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為作也。其於諸史中。衆人器置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為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孫勳敬書。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己見以爲之先。而詭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新進句。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釋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己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髮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鄒歌者田
- 齊都忌諷威王求諫
-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諂
-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 申屠嘉召責鄧通
- 張釋之諫趙主爵大夫
-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 孔臧辭御史大夫
-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游燕之難。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庸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高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都侯下諸侯。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道詣相國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年老癯病勿道。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賢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之有禮讓。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忠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者特庸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願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謝罪。來以爲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舉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謂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庸儒爾。

絳灌爲資氏擇師傳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資氏爲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傳。資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爲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爲退避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爲人所略賈。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爲母舅薄昭擇賢師而置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讓帝也。

申屠嘉召資郭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相時太中大夫郭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意慢之禮。丞相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徵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令使召君。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厥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爲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繁而不重。耶。漢置丞相。仍奏之舊。其職號爲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爲相者。無非高帝之舊臣。其人望之重。皆識權柄之所歸。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爲相。而通不敢輕啓讒。隱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宏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避。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宏未嘗不風。遂以給事。謁者爲帝私人。而以外朝之臣自處。丞相之職。自是分而權亦輕矣。宏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本朝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趙主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答顏淵爲邦之問。亦終戒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於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以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下之化上。甚於影響之應。形聲其爲害。可勝道哉。古之君子。所以於侍御僕從之臣。不使一儉人。聞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漢陽之行。對資德元有帝邸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趨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強對爲能。其足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盜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之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問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

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憤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後。隨隱隱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間人。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將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即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耳。孰謂滅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能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此衆不可蓋。所以發齊人王先生之歎也。是以古之明君賢臣。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也。片善可取。不問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網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鄉儒學尊孔氏

袁章六經。臧親聖人後。以當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遠避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網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謀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德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魯攻之於魯。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悉矣。而立政之作。其於為治體統。尤為諄切。曰。常伯常任。舉人者。議政而在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之所使共役而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蓋甚遠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所使而親近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卒。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圖守大訓。無敢廢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如此。周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耳。所以善其心。愛其德者。將誰實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吉之論。可謂真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涉史隨筆

九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間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盡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他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庠。遠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與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閱習而後能。微而至於中林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養。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道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為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為可惜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皆命。不宜相遠。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雖然。歆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為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政干之以私耶。吾願含有言曰。焉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情知之。政復何害。何至唾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為宛令。梁冀以資客託之。植曰。朝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歆願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遠。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薦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舉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懼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赴敵。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亂逆節。豎立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庸人無所畏。臨陣而擊。賊死交而賞除。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賊必息矣。

誠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誰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爾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階。

涉史隨筆

一一

然人情所在，為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忌哉。英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制停年格

魏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從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之塗，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肯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叔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備賢否，義均行腐。次若貨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亮奏不報。後因陞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使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為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為斷也。何則。人物實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程王之命伯回者是也。夫所閱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察官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偽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率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收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收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敘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以私目不盡舉之罪。小則謹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如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繖，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略，有異政，帝以蠶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調，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從而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願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況人之常情，雖不能不棟動於一時之譽，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推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罪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繆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人。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誠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為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屏屏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嘗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祿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所不廢，赦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為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為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魏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宮伯屬之家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家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

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誠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元齡等何為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諷耶。魏徵之辯。其足以救太宗之失。仲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其交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謹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謹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營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舉。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取。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實質。類不能與諂諛儉。諂諛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抵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致太平矣。諂諛儉之人。進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諂諛之人。則亂。為政大體。無出此塗。九齡之賢。能為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傷咎必至。若長棄。則才用可惜。請除餘缺。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因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送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察大度。觀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乘其所短。使瓊無翕受敷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為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屬國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為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為人。於不己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為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己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己。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晉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天下者。惟宅心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瓊者。其亦庶幾於此乎。

元宗用韓休為社稷

唐元宗以韓休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當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親雖瘦。天下必肥。肅焉奏事。常順旨。既退。吾疑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疑乃安。昔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昔楚莊王有疾。召令尹曰。當侍筮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中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則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逐之。莊王之筮蘇。即元宗之韓休也。莊王之中侯。即元宗之肅焉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考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中侯肅焉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為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誅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綱。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舉者。以帖經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者。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收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防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得尊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流毒至今。士拘一日之長。偶乖程式。雖生平力學。不免摺棄。程度苟合。雖未學膚淺。俯拾科級。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請。有志復古者所宜深釋也。

崔祐甫引無虛日

崔祐甫為相。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詰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意小智所能維持。昔曰。惟說式克欽承。勞招俊又。列于庶位。宰相之職。固宜若此也。祐甫之薦拔無虛日。彼蓋欲盡其職分耳。何暇以親疎為問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

之舉。已耳目之矣。今舉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既得所付。則庶官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之君。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為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錢。某月須如干救。及期。晏不候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問有札。振荒歉。有司不過問于上。舉而行之耳。後世此政不舉。遇時艱。小民窮。馮傾覆無所赴。慰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動等死之念。相聚而為盜賊。咎當誰任耶。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並事給訖。奏聞。政懲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為人上者。可無念哉。

韋澳願周舉無權

周舉為相。謂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舉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舉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乘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舉以為可用而用之。舉以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賞罰者。何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洪範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寵固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禍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于未亂。保其邦于未危。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彼視喜怒。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如仇士良之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咸否毀譽。皆可得其真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於太寧。

之城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厥理皆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而已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暨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參知政事守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少師葛洪蟠室老人涉史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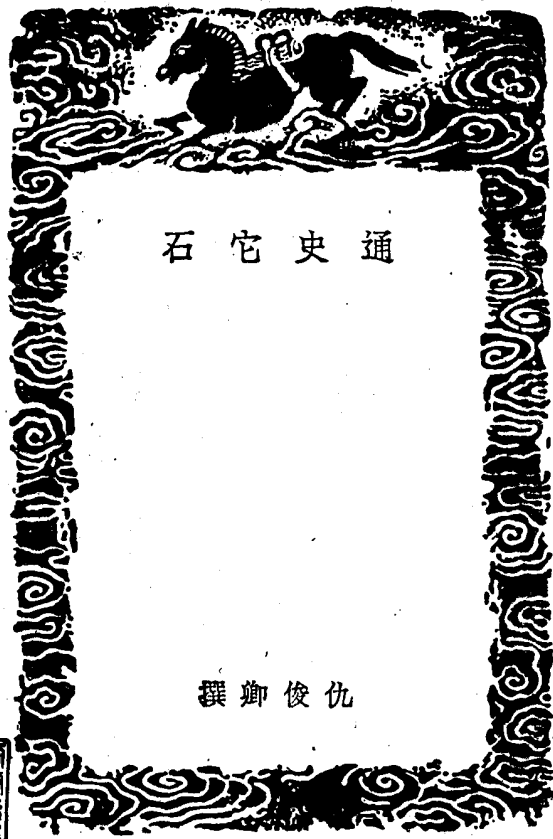
附錄

宋史傳略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衛溥榜進士第。嘉定間。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御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諡端簡。杜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為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為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成。或寓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借濟南王少參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旬宜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嘗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迺掩卷嘆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離珠以爲巧。篇章明徑。不浮靡以爲華。忠誠吐露。不欺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撥書拾黃闕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別。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于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爲然。因付高安尹謝樹刻之。併紀其槩。且以爲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 涉史隨筆跋

史傳浩濶。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彙爲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感慨。寓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廟堂。而鳴雅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偕濟南王少參朝。君同事南昌。遂朝言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迺掩卷歎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離琢以爲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爲華。忠誠吐露。不欺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撥弄拾黃闕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於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爲然。因付高安尹謝樞刻之。併紀其槩。且以爲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通史它石

撰 卿 俊 仇

通史它石卷上

明 舜 徵 仇 俊 卿 撰

古史秘錄有帝系譜及皇圖要覽諸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循盡紀困提紀禪通紀流沆紀此皆劉恕...

少昊青陽氏黃帝第五子名摯方嫫氏所生母感大星流于華渚而娠大戴禮云黃帝之子少昊生于維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

通史它石 卷上

通史它石 卷上

其神農收少皞諸子亦列五行之官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正官也...

聖王開天順時作曆垂統以昭治道迺諸三代之王迭建曆法然弗諸建寅得氣序之正者五帝相傳之秘典也尙書贊舜攝位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比即位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通史它石 卷上





也。史氏嘗為特傳，司馬遷乃以王蠋附于田單傳末，單復齊之功雖偉，才將皆可能也。未若蠋存齊之心而節之獨抗，非烈士弗可與也。國初徐一夔為王蠋碑文，亦為此未據，故表之。

本紀者何？正統之謂也。必神靈之胃，或草味而與者，然後可語也。是故據符登極，以臨御天下者，不可屢數。上焉揖讓，次焉相讓，下焉推戴，外此而干紀者不與也。自戰國而降，秦二世之日，秦雖並吞於草澤，子嬰出降轅道旁，此時之紀，當屬誰乎？秦二世二年六月，陳涉倡義起於窮八，沛公項梁相繼為天下除暴秦。九月，項梁沛公如薛，比時諸將皆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王，都盱眙，以陳嬰為上柱國，輔之以項羽為淮安侯，沛公為郡長，武安侯呂臣為司徒，夫立為楚王，乃懷王孫心見人心之追戴於懷王者有在也。秦滅六國，楚尤為無罪，誘懷王入武關而不進，楚人思之，越世不忘，故立其孫心，楚之有君係天下之望，俾十九王皆有所歸也。懷王初立於盱眙，項梁一戰而勝，章邯遂謂秦兵不足慮，不為設備。九月，章邯襲殺項梁，楚衆皆惶恐，不知死所矣。懷王乃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進取彭城，楚軍聲遂振。章邯猶輕楚，圍趙懷王，拔用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且遣沛公西入關，其人善任用，可與有為者。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出降，約法三章，大得民心，為漢元年十一月，項羽入咸陽，燒秦宮闕，坑降卒，虜子。女玉帛，人心怨憤矣。羽乃還報懷王，自以據勢擁兵，必將唯唯而王之也。懷王能不畏強悍，執守前言，應之曰：如約，先是楚王命將之時，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獨先入關，項羽懷王初不從，羽入關之請，而遣之救趙，今又執以如約之應，而拂其擅勢之要，遂自稱西楚霸王，且言懷王吾家所立，安得主天下約云云。遂徙懷王於長沙之郴陽，尊為義帝，實置之僻遠，易以行其謀也。二年，羽命九江王黥布及臨江、衛山三人同受羽謀，四年，布遣人弑之江中。觀懷王之分布諸將，救趙滅秦，是亦英主，可與有為者，但天方廢楚，不能逃世運耳，待其自斃，以終天年可也。以臣弑君，天神殛所速也。楚相昭子亦曰：弑義帝非所以為名也。遷史顧不以竊統臣之，而以羽為本紀，是獎借弑逆之賊，主持亂世，但知有強弱，論成敗不計上下名分，天道王法，何如而可也。班史降羽與陳勝同傳，頗為得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仕陳涉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著論凡二十一篇，其論孔子其載家語及世家，子上子高之言，問見戴禮有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幸子再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誰識之？乃作楚聘歌，歌曰：大德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分，欲何之？又哀公使使以幣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嫂之歌曰：登彼丘陵，矜麗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塞，明然迴顧，顧彼泰山，鬱崔其高，梁甫迴迴，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洟淋漓，其載成，成子自聘聘，管過于術，右宰殺臣止而解之，陳樂而不作，備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解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術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殺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還其璧，歸宅而居之，渠又云：子思作中庸之故，更有成慨，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向曾庶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發誓，殺戮之旨耳，殊不類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是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朝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註成義，古人所以為山維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儒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贊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欲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厄于陳蔡，作春秋，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盡亦隨時乎？子曰：大非所病，病不大也，大不見容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記問篇載孔子與子思問答，頗詳。朱子語錄，其對漢卿者，有在獨治篇稱孔鮒一名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緯第七卷，漢太常孔臧以所撰詩賦及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附于篇謂之連叢，其書至東漢時始出，故不見稱于董賈，漢史不為作傳，嘉祐中朱成爲之注，困學紀聞曰：大戴禮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賦，孔叢子之小爾雅古詩之存者，三子力也。邯鄲書目亦有之，但孔鮒仕陳日淺，退居草昧，其名不振，噫嘻，司馬遷之作，宣帝時，其外孫楊惲述其書始宣布焉，韓愈文章，初亦不傳，後其婿李漢傳之士之遇世鮮可能也。爰感而撰孔叢子傳。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乘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謂德兼三王五帝，故得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呂東萊大事記引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于皇，王貶于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會是而可使臣子稱之曰：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廢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于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于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紀信，蜀西充人，從沛公爲將軍，方漢戰敗于彭城，還守滎陽，與楚相距，有敖倉在焉，鄭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有藏粟甚多，在滎陽成阜，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于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敖倉溢，而秦亡，呂東萊大事記亦有取也。比時□□□□敖倉粟盡，漢軍乏食，漢王困於重圍之中，求割滎陽以西爲漢，楚猶不聽，楚視漢，凡上滎耳，漢三軍自謂曰：釜魚也，將軍紀信義憤發于丹衷，遠籌濟夫大塞，謂臨難怯敵，非勇也，君危自全，非義也，勢窘謀非智也，乃聲爲投降，以意敵之氣，俾開間道，脫于阨，戴黃屋，駕王車，夜令女子二千餘人，披甲出東門，詭稱漢王降楚，楚軍悉赴東門，譟呼觀降王，而漢之真主已挾數騎潰圍而西逸矣，楚恃四十萬之衆，困漢于重圍，若謂飛鳥不能度，狡兔不能穴，孰料紀生權謀，頗令楚衆改易聽聞，變亂計策，初欲快心于受降之地，頗訝挫氣于假王車旗者乎？紀生以容赴敵，視死如歸，非若程勇冒險，力屈就擒，不可登于明堂者儼也，問之董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後趙氏定，祀于廟，宜也，漢獨不之然焉，或曰：兵法尚首功，誰不可以爲功也，蓋不開孫子曰：兵詭道也，若紀生者，在敵爲誑，在漢則忠，張高揚其偉也，且用間有五，死間爲難，紀生以死間敵，當配廟庭，秩之

元祀可也。再越歲為漢之六年。大其功臣。頗不得與十八侯位次之列。殊可慨也。或又曰。解榮陽之困者。陳平用金間楚君臣也。曰。是徒見其跡之微。而未窺其機括之大者也。平之所能間者。使項羽疑亞父。亞父發憤以愾骨告歸。乃計之所能致也。若紀生自蹈鼎鑊而甘心焉。以微漢王將來之業。非他人所能贊決者也。前乎此見之者。惟逢丑父乎。昔逢丑父之役。迫迫齊急。逢丑父見勢之不免也。乃與王易位。令王下車取飲華泉。以脫其難。而身代王俘。策之奇。胆之壯。歷春秋及楚漢。並為丈夫不朽也。昔者先軫死于敵。晉文公以三命命其子。先且居為卿。食報厚也。且紀信與周苛二丈夫。均為秦陽之故。一死于重圍未解之前。一死于孤城既破之後。猶程嬰公孫杵臼死有先後。忠節同科。厥後周苛之子成。封為高景侯。遷史附周苛于從兄周昌傳首。雖無專傳。猶得互見其名。至班氏漢書。雖周苛姓名亦不表見于周昌傳。則略之甚也。愚謂紀信周苛當視程嬰公孫氏同傳可也。況鄧食其為齊所烹。其子疥。封為高梁侯。追論死漢之故。紀之當封無疑也。即項伯等四人皆封為列侯。賜姓劉氏。雖為項伯于鴻門宴時。洩謀以翼其生。未若紀信捨身以代其死。功尤烈也。至唐盧藏用始為碑文。詞旨悲壯。宋時錫封忠祐侯。諡詞云。以忠殉國。代君任忠。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為重身。為輕難。雖糜捐不避。侯有力焉。迄今順慶府有開懷樓。基在西充縣高陽里扶龍村。可見百世人心。義舉難泯。

古史闕疑。凡人物之姓名。有不能全具者。皆致慎法也。如左傳于史墨史伯遺其姓。甘公石公逸其名。類不能釋。即于其中有不得其名而槩之以公者。等詞也。與直書某氏者有差也。漢仍秦法。以郡縣天下。代封建。則當時郡守。視古諸侯。爵秩匪輕。況郡守稱循良之最。如吳公者乎。

漢史失傳。於是補吳公傳。

吳公汝南上蔡人。仕至洛陽郡守。治行為天下第一。孝文皇帝亦聞之。而召問焉。徵為廷尉。是皆簡在帝心者。史猶失其名。更不述其治行之績。如何。如祇書為天下第一之片語。附見於賈誼傳中。似略也。噫。此史家相沿之體。凡人之美惡。有不能盡著者。每于別傳互見之。人臣之職。莫大于以人事君。故曰。大臣以得士為功。吳公為郡守。能薦郡內之賢生。謂其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倚重吳公。即召賈生為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柄用不偶矣。賈生不能俟時。協議英銳之氣。頗欲收服色。易正朔。新制度。定禮樂。莫非與公政事之緒餘。賈生習其行于洛陽郡中。悉學于效。乃輒持此以稟聽于文帝。欲以學于一郡者。移易天下。不諱。諱。以為少年晚進。頗欲執事。新入耳目。度視老成。專無害心。按。按所必至。雖吳公亦將概之也。况當文帝時。漢高寬大之度。賈誼畫一之規。未泯。策以資太后。尚去。嗚呼。風所漸。內外百僚。莫不簡易為心。故漢刑法云。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有功。臣議論務在寬厚。厚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許之俗。風流篤厚。故吳公之政。優悠。馴。操。諸日月之恆。江河之恆。形跡不肖。慕。思。慕。常在人心。非若。庸。庸。者可。指。而。言。始。近。於。天。無。愾。之。世。此。與。公。循。良。之。名。可。得。而。稱。循。良。之。跡。不。可。得。而。悉。數。也。因此。有。徵。于。宋。史。之。于。張。益。公。者。焉。咸。和。六。年。復。以。張。詠。為。知。益。州。其。宗。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口。州。知。益。州。宋。史。止。張。張。公。治。政。優。異。一。語。再。不。詳。治。政。之。故。與。漢。史。書。吳。公。止。云。治。行。第。一。此。見。史。法。

之簡而明者類也。或又曰。遷史于前漢。不惟失吳公。猶有劉寬之長者。班固于後漢。更遺杜詩廉范。其循良有如此者。可矜之邪。非。非。當。時。去。取。有。愛。憎。抑。絲。毫。之。未。精。也。更。按。遷。史。盡。於。武。帝。之。世。取。汲。黯。鄭。當。時。二。人。宜。以。吳。公。冠。于。汲。黯。之。上。否。則。以。吳。公。德。望。隆。重。當。與。中。公。程。公。同。所。尊。禮。不。可。與。卒。吏。相。伍。耶。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乃。奏。夷。則。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嫗。嫗。風。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嫗。無。所。配。是。以。時。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詩。人。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鑿。鑿。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云。云。又。有。房。中。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籍。管。更。名。曰。安。世。樂。至。孝。武。時。乃。立。樂。府。有。趙。代。秦。楚。之。製。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和。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云。云。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絃。美。原。高。穆。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季。姜。女。置。甫。之。妃。太。任。太。姬。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王。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伯。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益。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于。當。世。道。譽。垂。于。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宮。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風。以下。定。陵。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云。云。放。鄭。聲。鄭。聲。淫。其。能。樂。府。官。郊。祭。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魏。武。帝。平。荆。州。獲。杜。舞。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鄭。尤。悉。樂。事。于。是。使。制。定。雅。樂。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滄。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滄。詩。明。帝。太。和。初。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樂。本。漢。時。房。中。之。樂。也。往。昔。護。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于。劉。石。遭。離。喪。亂。舊。典。不。存。梁。妻。子。野。末。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人。神。通。天。地。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以。至。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代。先。之。以。忿。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曼。為。環。瓊。會。同。草。觀。則。以。吳。趨。楚。舞。為。妖。妍。織。羅。錦。綺。修。其。衣。陳。金。鐘。玉。珥。其。器。在。上。頌。揚。羣。臣。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說。和。夸。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為。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奏。樂。頗。有。增。益。及。後。主。嗣。位。沈。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籥。鼓。謂。之。代。北。酒。榼。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竹。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靡。相。高。及。於。輕。薄。男。女。倡。和。其。音。甚。哀。隋。開。皇。時。平。陳。獲。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修。皇。后。房。中。之。樂。文。帝。清。祖。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節。取。之。為。房。內。典。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川。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世。豎。牛。弘。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封且為閩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武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善之。閩中有渝水。因以為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榮改創其調。晉及江右。皆制其辭。人之勤而有節者。莫若舞。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夫樂之在耳曰聲。在口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聆音。容觀乎目。可以知節。故聖人假于成羽。以表其容。綴兆俯仰。以昭其度。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足之歡。至而自述。此舞之所由起也。樂以象成。故有虞之舞。于羽。兩階。武王之舞。繼于山立。聖王之文德武功。氣象可想見矣。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較之舞。簡謂者。有不問乎若巴渝。豈可以諧登歌者乎。雖然。周官。舞師。掌教。舞。樂。祭。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又。有。韃。舞。氏。掌。四。夷。之。樂。登。祀。饗。則。獻。而。歌。東。夷。之。樂。曰。佻。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先。王。之。升。歌。策。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所。及。也。猶。然。以。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指。獻。其。長。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漢。用。巴。渝。舞。于。饗。享。恐。王。制。不。如。是。也。後。世。有。用。乞。祭。樂。者。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以。乞。祭。濫。觸。胡。俗。伏。願。三。思。審。其。所。以。至。光。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實。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健。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伐。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漢。初。房。中。之。樂。近。于。楚。巴。渝。之。舞。離。于。夷。當。時。與。王。名。佐。何。無。一。言。及。之。想。相。勇。狎。習。與。之。相。便。故。不。暇。究。樂。舞。之。尚。正。否。也。周。樂。不。特。以。春。官。掌。教。國。子。小。舞。又。有。地。官。掌。教。兵。舞。凡。祭。祀。饗。享。帥。而。舞。之。皆。選。德。也。詩。是。則。張。衡。舞。賦。可。以。歷。七。聲。而。縱。躡。曹。植。舞。序。不。必。歎。中。廢。于。新。歌。前。代。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展。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詩。人。譏。在。屢。舞。不。讓。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也。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云。巴。渝。鼓。員。三。十。六。人。蕭。相。國。一。言。上。林。空。地。諸。民。入。田。高。祖。遂。械。繫。之。田。勤。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怒。曰。君。遂。取。武。庫。是。後。乃。退。云。云。可。見。與。王。之。君。怒。可。已。亂。守。成。之。主。未。免。以。奢。恩。廢。法。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高。祖。有。焉。古。之。帝。王。世。治。壽。考。為。三。皇。以。上。壽。敵。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降。而。中。古。堯。舜。壽。考。殷。之。三。宗。皆。精。神。致。理。非。導。引。長。生。者。也。且。天。地。日。月。時。至。皆。盡。況。人。生。其。間。亦。一。物。耶。凡。物。之。生。莫。不。有。數。惟。其。有。數。雖。天。地。莫。能。遠。也。固。山。崩。川。壅。沙。漠。之。外。滄。海。遺。跡。太。行。麻。姑。羸。蹄。附。亮。顏。魯。公。以。為。桑。田。之。變。者。也。土。石。自。天。星。隕。如。雨。地。裂。山。移。則。天。地。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毀。幾。乎。熄。矣。是。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盈。虧。而。況。於。人。乎。奈。何。封。君。世。群。不。知。於。此。破。于。方。士。之。言。以。祈。不。死。不。死。遂。然。而。小。者。亂。胎。胎。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計。許。玉。斧。首。黃。帝。鑄。鼎。以。病。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吊。之。三。載。而。出。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亦。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黃。帝。初。無。蒼。龍。上。昇。之。事。老。子。初。無。青。牛。高。蹈。之。跡。王。子。初。無。緇。風。空。塞。之。言。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惑。弄。其。君。而。取。寵。惑。世。云。爾。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保。倖。千。載。彭。祖。七。百。

丁令威華表亦必死而已矣。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于敗亂而終不悟。豈不哀哉。明妃王嫱也。婦字昭君。齊國主穰女。獻之元帝。以備後宮。帝後宮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等。同日棄市。唐文粹載程安設為毛延壽自解語云。帝見王嫱女。召畫其形。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遺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閼天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遣女樂于魯。而聞孔子。秦遣女樂于戎。而聞由余。是豈曰選其惠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辭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諫其貨哉。

漢室中衰之際。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揖。北面而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武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然耶。當時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成歸。曰。誠難以其棄幸富貴。其忠義之節。深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指斥。羣臣亦無為之言者。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權死。劉璋開門迎劉備。坐失益州。霍諝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款手。紹。款。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光武與玄德而忍為此耶。

通史它石卷中

六朝時。蕭衍之兄蕭懿。為齊東昏侯所害。衍遂起兵。與陽。遣時昏亂。遂遷齊鼎。于意光武之中道而武於更始者。得非以其伯兄之不得其死。枕上淚痕之飲恨難解故耶。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恩。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特勤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野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靜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更士心恐。而馬武與吾。

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乘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窮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尉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此猶陳餘不救張耳云云，然王霸待賊兵之疲，夾擊致勝，陳餘於秦兵終不攻犯其鋒，幸得楚兵以解張耳之危，而故以怨移。

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乘衆挑戰，斷擊隊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此敵飢持久以弊之，乃坐勝之法也。武德初，唐太宗征劉武周與宋金剛者，待其糧盡計窮，賊餒而自遁，若曹操之征張繡，不用荀攸之謀，遂致劉表來救，而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致是。』曹公遂之而敗也。」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語。當草昧之初，上下之分未定，丈夫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爲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倚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裴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子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馬援爲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讀者曰：伏波欲裹屍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未能忘懷耳。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兄與欲封之，與固辭，貴人問故，與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宮主，恐心皆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爲禍，聽所譏貴人，咸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郾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與之言卒驗於其家。樊條弟鮪，爲子貴求楚王英女，備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時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向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鮪已卒，顯宗念鮪故，諸子得不坐，然鮪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肯家有榮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爲方劑而不能自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唐長孫皇后嘗自占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謂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軍如流水，馬似遊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妾時以順而水湧於舍側，王彭以哀而水湧于莠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湧于營中，然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湧，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耶。唐子西作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謂矣。考史，伯宗乃耿廣之子，龜豎比之蘇武，范曄擬之陶相如，蓋以其單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敵萬之衆，威激奮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史士楊水之餘，卽道去，是揚斗升之水，勝數萬之師，吾是以知其之外，無復餘物，天下豈有難爲之事。

通史卷石 卷中

二二

之歲月，則猶不致大謬也。後計不出此，不宗以古制，而難以五經記載之說，不正之羣儒，而出于一人之手，不磨以歲月，而卒制于一年之驟，蓋不待見其書而已，逆知其駁矣。當時張肺等奏，後擅制漢禮，破壞聖制，宜加刑誅，帝以一發目之，不亦野哉。宋晦罷曹褒奏所撰制度，蓋不成之爲禮也。

陳寔吊權聞張讓之喪，或謂善類多賴保全，讓者則訝寔此吊乃鄉愿也。君子居亂世，危行言遜，郭泰近矣，何必屈己以媚于人。顧一吊焉，豈彼微望之計，則羣士之不吊者，受禍慘也。獨爲君子，猶有恥，又況獨爲朝世者乎。或曰：孔子見陽貨何如曰：陽貨先，孔子不得不見。

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楊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請能邊兵，且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毀泉臺則讓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罷邊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爲人臣，皆如子山，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好大喜功之域，而班超傳首張紆，關龍輩何以生事邊陲，遺無窮之患哉。然則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風風黃龍並集，作贊頌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資后濁亂，既殺宋氏兩貴人，而并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并及無罪之梁棟，是乖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天人感應之機，瞭然矣。有何德政而致鳳皇之舉，畢而改元章和哉。子山何志慮不若何，而爲此無稽之頌也。

東漢良史，吾必以班固爲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錄述之所謂凡爲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噫，不然也。孟堅之死，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后三公主，權勢浸淫，盜干天柄，滿而必溢，天之道也。而孟堅以文學之英，爲幕府之客，逮憲專權，自恣既殺，尙書郭舉侯，又殺都鄉侯暢，固隨而不救，而徒以典文章爲業，夫以憲之爲人如此，正李滿所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福，張九齡所謂火盡灰冷，必有凍烈之災也。固博極羣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著華托異，以白芷漸漸，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執斧乎。

和帝之時，竇憲凶險驕橫，卽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羣邪根柢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若合符節，可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節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剪，而閹人之政柄復移，劉寵榮守會稽，節節除苛煩，專察非法，及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更，竇百錢以送，而寵選大錢受之，若可謂循吏矣。然寵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何也。寵自桓帝時爲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得君不爲不久矣。子時閹人假竊大柄，誣陷良善，寵獨不可中一嗾乎。豈寵以宦官之橫，不敢言耶。彼王甫規之論，檢作獨不可中嗾乎。陳蕃之諫，校獵獨不可中一嗾乎。豈寵以宦官之橫，不敢言耶。彼王甫規之論，檢作安在其爲三公哉。吾聞劉寵卽胡廣之流，乃小人之中庸者。

郭林宗之爲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勸以出仕而彼不屑，爲大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割切之言，爲

通史卷石 卷中

三三

燕對二人之列而不指斥曹節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當亭亭物表，皎皎海外，傲百氏，蔑王侯，奈何周旋京師，汲汲以誘引士類為務，不有昧于蠱惑善價之義哉。夫國家之計，食肉者已虛之久矣，秦童食而何預焉。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而不思。秦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秦雖嗟嘆之而卒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臧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雖然，秦固不得為有道之士也。將不為善人乎。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不傾慕。因以介于河內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劉長卿一見自樂，遂為知己。李賀一見韓昌黎，遂振名聲。古豪傑未有不得先達而能自奮躍者也。張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梁冀陷阱之計，正如鄧禹使虞詡長朝歌，事相類也。然則至朝歌而賊自散，綱至廣陵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大有為之才，無往不利，豈可以盤根錯節挫其鋒乎。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張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棄赴之。儁自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懼懼乞降。兵法曰：示形在彼而攻于此，乃奇兵。十出而九勝者也。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涉沙，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大亂，遂敗之。此越設疑以分吳師，而致勝于笠澤也。不特是耳。漢初，遺韓信、魏王、盛軍浦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此信之設奇，滅魏而與漢，亦一事也。惟郭淮能料敵以不敗三國時，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園，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待上。

昔漢祚凌夷，官官用事，宗社有綴旋之危，宰相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頗而不扶，禍則斯唱。典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割席，以極財求。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衣冠凍餒，死倚懸壁之間。然則卓之窮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于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仗義執言，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之厚施，王莽之下賢，皆此類也。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姦權攘國之故智也。不然，何伍瓊、周岑、袁隗，皆以賢而殺之。盧植、臧嵩、荀悅，皆以賢而貶之乎。未幾，神寶王充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母妻屠戮，骨肉灰煙，宜矣哉。

世史作本紀，乃以明帝王相傳之統，統屬天下之心，非可有一毫假借于其間者。故曰：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舊唐書以正統與武氏，歐陽修亦不改正焉。何黃于陳壽志三國帝魏者乎。或曰：混沌氏，非太昊之佐也。葛不糾之曰：上古鴻荒，正統之說未辨也。予何追于開闢之後，神黃之前哉。春秋之法，吳楚僭王，猶夷之戰，圖高士仲連，不肯帝秦，唐明宗繼莊宗，不書即位，止云稱帝，況篡逆之人。

不肖莽莽之流，在所必誅者也。可以正統子之乎。況曹操逆節當誅，出身微雜，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詳其本生，或云夏侯氏所出，故列傳夏侯氏與諸曹雜書之，亦微而章也。安可予之以承正統。凡天下混一為正統之時，江左猶存，未嘗混一。至晉而後吳亡，安得豫以大統與黃初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統，魏為篡蓋公論也。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于國史，既而張斌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附魏吳于下方，庸常續後漢書亦是法也。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履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亮，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主，設心已偏。實何足據哉。解之者曰：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巧養，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害而相資者耶。操之為魏，似不足深怪也。嗚呼！天下有常道，所以繩柱直，人心有其性，所以通好惡。如其乘勢利便，無所不至者，君子所不為也。且魏武帝自詭言孤欲立功，望封侯，作征西將軍，死題其墓道曰：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彼欲自方為侯于漢，而壽順帝之子魏何耶。履履大分，豈淫凶之勢可奪，必如是。大綱舉而鑿戒昭矣。

雍丘之役，滅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超敗，死於雍丘。洪為超故吏，感其恩，因怨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舉大事，其可得乎。迨晉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之無遺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蓋其私耳。榮是為義，則前此若漢朱劭，晉為董賢自劫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葬屍葬之。王莽聞而惡之，以他罪殺劭，劭為賢所比，自可誅也。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為安史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破其輜重，紹軍大潰。先是操還官渡，紹議攻黎陽，田豐諷操，紹械繫之。於是紹謂逢紀曰：田別勸前，諫止吾，吾亦愆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又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夫田豐言兩說，紹以喪許，而紹背拒而不聽，則其心之相遠也久矣。豐不能見幾，陷穽以及於禍，此韓非子所以為說難也。

又曰：無前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澠水之敗，則主猛之言不聞。太宗思魏徵於伐遼，玄宗思九齡於奔蜀，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著龜明鏡，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

論衡衡鼓事曰：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遂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衡之趨鼓似不及也。

華嬌晉云：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能守家風。世世所貴，不及楊氏也。楊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由於奢僭，故紹術陰懷不軌，為曹操所噬滅。操起徵賤，其中心所忌，惟楊與袁耳。袁既被滅，楊猶無危乎。然彪之守正，操則無何者也。乃取其子修殺之，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為恃家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及

四望通輪七香車驛驛馬。又遺其妻錢帛裝糶甚厚。下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帛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書引致致謝。及考揚修與曹植最善。植有文字。每令修點正。想同時必有如而識之者。況操本有忌揚之心乎。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彪不當與之同朝可也。操自彪為豪。久欲甘心焉。未得其間耳。以故指其與袁術為婚。終下之獄。賴孔融滿寵與之解釋。幸而得出。然猶自稱足驕。積十年不行。方始免禍。吁亦危矣。

古人重天象。先王以南正仲司天。既而後和堂之命曰。欽若以見垂象之不敢忽也。夏仲康之世。尚書始云。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日食之戒。端于此矣。降是周幽王六年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古人于天象之變。必書朔與日。以示加謹。春秋之世。時人猶有能得而書之者。君子已譏其古步之疎。迨戰國後。古曆廢壞。漢世推候。尚多可言。若南北史。則闕謬太甚。按自李延壽南北史不作。諸志後來之闕史者。遂以隋書上接晉書。然隋書諸志。南止及梁陳。而不及宋齊。北止及齊周。而不及元魏。而沈約隋書。則魏收諸史。世所罕見。故宋齊魏之事。無由考焉。近世鄭澠仲作通志。號為該洽。然其天文略所書日食。以梁武帝天監十年。上接宋恭帝元熙元年。蓋止以隋志之所有者書之。而更不考宋齊之事。疎略如此。又泥梁陳兩代。日食凡十四。而隋志僅書其四。則隋志亦未為詳盡也。今就帝紀中刷出所書日食。類而載之。南宋齊梁陳。北魏周齊隋。上承晉。下接唐。然後所載稍備。然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僅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如南齊高帝建元二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是年日食。南史書九月甲午朔。北史書六月庚申朔之類。夫縣案著明。同此一字。而豈有食于北而不食于南之理。如以為陰雲不見。則不書。然北史所書過倍南史之數。豈南常陰翳而北常開霽乎。又歲年之不合。與年同而月異。皆所不可曉者。春秋日食。不書日與晦朔。納以為官失之。今二史抵牾。乃如此。其為官失也。大矣。

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然固有當食而不食。出於曆法之外。如唐開元盛際。及宋朝中興以來。淳熙三年。元慶四年。開禧嘉定等年。皆有當虧而不虧。邵雍云。日當食而不食。曆算之誤。云先時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益不能不少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此說得之矣。

王真緒紹二父皆死。非命哀感終身。不仕。紹繼出官。寧微罔極之思乎。開康臨絕時。謂紹。山公在。可無憂也。紹以山公故。出。其亦父之遺命耶。史以真入孝友傳。有以云。

論郭牧乘子事。曰。凡不幸遭兵燹。而人倫兩全。惟魏之張範為可與焉。當時範子陵及弟宇。俄為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賊之義。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若牧之乘子。令其自遊。可也。繫于樹。何忍哉。是其仁心已發。生理自絕。後之無子。乃天道也。曷謂無知乎。善乎。莊子有以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此以天屬。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救也。彼無鬼詭乎。

論澠水之戰。曰。師以左次為難。故齊桓伐楚。次陘。善之。況偽却復進。詭道之常。符離。陸軍却陣。將欲俟晉兵半渡以擊取全勝也。朱序諫呼于後曰。秦軍敗矣。軍遂奔退。玄乃得以乘勝圖之。秦軍退不可止。是融以輕敵之心。用無制之兵。自取其敗。然而融騎踏中矢。玄亦有天幸。致之非謝安帷幄所能策也。

侯景使侯子瑳。意與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暉。書生不問軍旅。或勸暉迎降。暉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其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瑳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奉任專。朝廷傾危。不能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願爾所求。景怒。盡殺之。侯景稱亂。揚白華殺使者。益之于前。永安侯確假射鳥。同之于後。今張暉抗戰不屈。一門就戮。甘之如飴。天乎。胡不為暉雷烈雷以護救之也。

精賞乃南康郡公淵之世子。以博讓弟。屏居。下終身。六朝之高潔者也。貧之所存。為父淵失節。故深藏。遠引。以自抗。淵初與宋明帝在藩相善。為顧命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願乃賈國佐逆。甘心事齊。淵本宋司空也。史書齊以淵為司空。以之者深貶也。沈文季嘗于坐次叱之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何點作齊書。亦深誣之。夫以曹馬之篡。猶遲之歷年之久。至劉裕代晉。亦必南征北伐。有功而後取。今蕭道成取宋。直以乘時。擄近在旦夕之間。視曹馬輩更不及。淵以世臣之華。冒王室之謬。親不恤舅氏危亡。願受權奸。媚乳之恩。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起起之人。曾無愧恥之心。其狗彘之不若者。宜深以為恥。服除終身不仕。幾諫不能行于膝前。裕繼以申于苦。若貴者真可以洗刷。食榮。晉進之恥。匪特屯符逋復者等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守書。魏心在乎魏也。晉亡而陶潛。守書。晉心在乎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守書。唐心在乎唐也。今貴雖遁伏于齊。當云宋隱士。以明不忘故國之思可也。

陳徐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至席散。當其前。膳羞。皆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並遣將。以備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朝宴罷。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怪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宴官。文武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則後世。帕裹餘食之類。豈始此歟。東方朔伏日。懷肉。云歸遺細君。則漢晉間。君臣宴享。已有微歸事。亦朝廷待臣下異數也。此禮。明廷大宴。臣僚亦沿之。但未嘗名為餉父母。思雖渾而儀似。裝識者當自別也。

高顯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禦守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聚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敗。

高顯此策。乃伍員。楚之故智也。春秋時。吳子闔廔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敢任。忠若為三帥。以肆焉。一帥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亟肆以能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廔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于吳師入郢。陳之無道。非楚劫敵。直可搗而殲之。

猶用此迭弊之法。善用兵者。慎重如此。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通自六世祖玄則以來。世傳儒業。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仁壽初。通方弱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以干文帝。不傳。卷而講授河汾。大業間。召通獨郡司戶。繼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微皆不至。隨卒。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道雖未弘。趨則大雅。值隋末之亂。無能知用。亦緣自處高亢。俗儒多妬。而名聲不著。隋史遂不為立傳。探其抱負。若不首列儒林。次亦當居隱逸。而何獨遺之。即其集中所載。門人多貞觀時名卿。其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考其行事。程元仇董。蓋常無所建立。惟辭職在唐史有傳。然而陳無已云。禮樂俟仇程。推讓其門人如此。可以溯其源矣。唐初作隋史者。乃魏徵總裁。陳叔達秉筆。皆嘗遊于門。不為立傳。以振師之道。至宋祁作唐書。每為通追顯。散見于王勃王質傳中。而于王績傳。稱述尤詳。曰。績兄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做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于王勃傳則曰。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遺書。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物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攷之世系。物乃通次子。通之子。疑所生。四世相承者也。于王質傳。亦稱五世祖通。為隋大儒。夫唐書表揚王通。不一而足。隋史顧不之及。或疑唐初撰隋史者。多同時人。忌其才。故抑之。迨越世之後。宋人為唐書。追仰不已。因于諸傳屢言之。既揭為隋末大儒。即繼以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姑託之諸儒。未斥其人也。宋史直指為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傳道王通。因慨房魏止欲保全功名。畏無忌之威焰。而沒其師之祥風。恐三代遺直不若是也。蓋無忌之忌王氏者。由王疑之。次子劇。勅貶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故惡之。而因抑王通。無忌處貴戚。享功名。獨此一事。令人疑。嘗時陳叔達撰隋紀二十卷。王績欲借觀。且言吾茵城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耳。不識陳之具稿時。曾有通傳否。恐固不為通惜。殊為唐初掌書編者生噁也。

隋煬帝開河記云。雖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與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為信。及道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其後五百年。趙葛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為天子。與留趙村之言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

楊廣之逆。綱目既正其罪於前矣。楊玄成者。乃楊素之子。素首謀逆。與開乎。叔則玄成是為逆黨。今又舉兵向關。綱目亦書起兵。正猶捕盜之法。或其徒中自能告首。亦與免罪行賞是也。然則討賊如此其急。為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楊既書。故凡聚盜反者。皆書起兵。其間有死節如御史游元。將軍獨孤盛。給事中許善心。皆不得書死節。蓋以其盡節於賊逆之人也。至是上書宇文述擊玄成。不以討書。下書玄成敗死。不書伏誅。此可謂得春秋諷微之義矣。

### 通史它石卷下

唐之天下。本太宗所有。當晉陽始事之日。高祖顧太宗曰。今日破家滅疆。亦由汝。汝家為國。亦由汝。是高祖之天下。亦太宗奉於親而享之者。高祖初以建成為太子。何其誤耶。繼治之世。立長以從順。與王之世。立功以定爭。此不易之道。高祖不計與王之功。而謬以繼治之法處其家。致太宗不幸有事于玄武門也。使高祖如文王為心。舍伯邑考而立武。建成法泰伯之德。甘遜以讓國。太宗取有庫之封。親愛以因心。豈不處之各得其當者乎。

衛遼陽漢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遂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遂持挾鎗劍。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衛。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閭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荆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祭。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其廟。題詩于壁。以序其事。詩云。武牢關下。誰能旗。挾纓騎馬上。飛。漢業未興。主蕞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叶雨。歸。歸。嗚呼。始事功臣。史氏不為立傳者。不止一衛將軍也。閱許集拈出。

夏書堯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澗。又東出陶丘云云。杜佑鄭維。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渡。而以水經依取馮貢為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馮浮濟深。達于河。何今濟深。斷不相屬。對曰。堯濟自溫入河。

地而南出為澤。又派而出曹漢之間。汝水從南入之。故世又言浮汝濟濟。不言合於河。自東武陽至于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欲河溢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溢出口者。初濟既入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流。滲漉入地。流行遠受陽而遂溢為梁。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河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瀉。住吐下。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瀉瀉逆上之病。以今諸水固不同。情辭之九夏辰風冷熱。亦各有際。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流。南谷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魁山則分水。水過水則合者。未必盡然也。許敬宗謂濟入河。汝地而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谷北谷之異。惟中冷為天下第一泉。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得賦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異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谷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谷之水不同。劉伯羽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亦本乎是。

廣記太白嘗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倣草草。草大喜。賜羅八百匹。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為謫仙人。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器慢不為。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范曄。曄深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曄嘗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在天寶初。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亦云。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將以何說為是乎。子以臆斷之。則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為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南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劍南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嶽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瑄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靈蓋開國終言劍南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蓋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會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陛下與至皆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陛下從至皆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借糧去。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已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聞哥西遊何時還者。君子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之主。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之主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吁。詩意亦微。

而顯者與。信如是。則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為而作也。耶。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惶幸蜀之詩。太白見得事理不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辭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諱。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為異議乎。然則太白又為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胡為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曰。此亦白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不辯而自明矣。

唐中葉武事不競。監軍誤之也。韓昌黎集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監軍中貴。故為公諱之。西水門亦公作。記云。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成。其徒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內有監軍是。否。司馬是。謀。二句。諸本及石刻皆有。此二句。開本刪去之。蓋開本公晚年所定。疑其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提學彭雲田嘗語曰。君子擬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噙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作神詔。孔文仲作伊川彈文。朱文公作紫雲碑。陸放翁作南園記。姚雪坡作秋聲記。李西涯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唐興元元年。太尉李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反。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河東節度使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殺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璠入見。上以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璠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願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璠亦自殺。

嗚呼。石演芬明於大義。而不暱私恩。死之得其所。視丁建陽之養子呂布。李克用之養子存孝。皆壞也。李璠密以父不執告德宗。人倫有五。君臣為大。從其倫之大者。忠也。但欠為父伸理。激讎之故。由盧杞讒始。使然則忠孝兼之矣。已而從父以死。是也。當時有詔以李懷光嘗有功。有其一子。歸其屍。使收葬。非德宗念璠乃爾耶。是詔當行於命馬燧行討之初。以懷光叛逆。止其身。念嘗勸王解圍。特宥其子。此天討之餘恩也。璠雖得是命。直當以不死誅餘兄弟。不然。璠之告父。特為自免之策而已。與安慶緒相去無幾也。處人倫之變者。辨諸。

論韓愈平淮西碑曰。春秋論戰。虜功實必歸功于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非裴度悍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非麗。足重國紀。想裴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誦碑文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以歸功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黨。故抑其文。或又疑李逢吉與裴初議不協。皇甫韓愈陰毀為黨。致爾及觀裴度奪裴耶用兵。帝之愛動機。皆歸功于君上。不敢以元功自居者。野史云。裴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對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為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臨。



江蘇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貽笑。不知世有段文昂。陳無已云。龍圖孫  
 士悅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如許銘。如李商隱讀碑。有詩云。落句曰。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  
 流沫右手厭。佩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符。得首柳八駁。淮西碑。有帽子使  
 我爲之。便說伐叛矣。此才人。不能常態耳。夢符詩云。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觀之入蔡。  
 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于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著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  
 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時。已有藩鎮兵事。一日裴公騎驢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  
 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彼見吾龍鍾。故相謂耳。及裴爲右相。始驗況。裴公行師。發  
 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雞去肉爲己。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己酉乎。已而時日  
 果應。

按吐蕃頑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  
 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間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  
 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自吐蕃寇西川。草草與東蠻。南林  
 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  
 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西塞。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  
 論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武元  
 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  
 刺史盧藏。徵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持西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  
 請如德裕策。獨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地。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能戍兵。中國  
 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何事失信。安馬蔚如川上。平涼。陝。高。騎。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成。陽。橋。  
 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益。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  
 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  
 德元年。陷入吐蕃。草草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  
 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釋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禍天子。故祖宗故地。不復德裕  
 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冤于無窮。朱子於綱目。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  
 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及以義利斷之。直牛而面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當鄭公嘗  
 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  
 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  
 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神諤發兵迎之。取解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  
 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懼。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將歿。曰。四思未除。吾死不  
 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

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  
 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建武十一年。馬成等破河地。遂平。武都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擊陸。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  
 之。從降。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  
 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  
 援爲置長史。繕城郭。起塢。開溝。澗。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僕王君  
 長。光武悉從之。乃能馬成軍。因致大中。祥符。南海。贊。魯。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  
 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襄獨以爲。去殘。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河。賜。以。開。田。使。自。營。今。縱。卻  
 之。必不復還其部。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叛。  
 宋寧宗嘉定七年。金。淮。州。李。全。兵。起。時。因。金。主。賦。益。橫。河。北。山。東。道。民。保。舉。除。險。聚。聚。爲。盜。時。目。爲。紅  
 襖。賊。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此。二。事。可。爲。待。悉。但。謀。之。法。當。時。不。然。可  
 怪也。

魯昭公欲逐三桓。願自出居乾谿。漢獻不能制命。而從曹操遷許。唐昭宗避李繼筠。幸鳳翔。又雖得梁。解  
 圍而出。唐。遂。亡。皆。前。事。之。鑑。  
 李愬光方在勤王。以解奉天之圍。乃先言吾破賊後。見天子。當勅盧杞之姦。遂被杞問。不及面君而陷怨  
 叛。王。查。章。未。及。勝。唐。先。自。言。俟。吾。破。賊。還。誅。姦。臣。致。趙。岩。張。漢。傑。等。讒。語。掩。沒。功。獲。陷。之。亡。身。皆。機。事。不  
 密之過。  
 唐。肅。宗。從。珂。入。洛。陽。廢。其。主。閔。帝。從。厚。爲。郭。王。而。自。立。執。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按。傳。云。王  
 弘。贊。遣。唐。閔。帝。于。州。麻。唐。主。從。珂。遣。弘。贊。之。子。楷。往。悅。之。閔。帝。不。飲。楷。殺。之。云。云。閔。帝。之。在。衛。州。也。惟  
 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憐。哭。半。日。自。經。死。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  
 而不及宋令詢。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泰元年。秋。郭。王。之。下。皆。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義。之。意。也。當。時  
 誤。因。帝。者。宋。弘。昭。馮。贊。孟。漢。瓊。唐。義。誠。爲。甚。濁。王。之。誅。義。誠。雖。不。足。以。贖。國。祚。君。之。罪。亦。足。以。少。懲。奸  
 賊。快。于。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殺。封。倫。字。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  
 自謂無適不容者。又稍不同矣。  
 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丘爲員外郎。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  
 可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獨人口錢。自餘稅悉收。收帛。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朝。議。然  
 沮之。謂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民見錢與金。求國富庶。所  
 謂擁軍救火。搗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  
 田。桑。無。隙。地。自。吳。楚。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徐。知。誥。頭。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  
 圖志齊丘傳中。略而不詳。資治通鑑亦佚此事。洪容齋筆云。自兵興以來。民間以見錢。納稅。直。既。爲

不蓋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最嚴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一篇上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云云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云云今之君子為國惟知後民以益利豈不有視于偏閭之臣乎

歐陽公遷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偏石榆關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匈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以待外寇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為耶律之藩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險阻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度常山陵獄全魏矣李東陽云金元相承二百載備災衣冠化兜鍪按金太宗天會二年滅遼至哀帝天興三年而亡元太宗以甲午年滅金至順帝二十七年而亡相承共二百四十餘年燕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元初為燕京路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為大都路即順天府地今有五鎮三邊及西陲東海等處五鎮遼東大同薊州偏頭等關三邊即延綏寧夏甘肅是也西陲今陝西邊地東海遼海也大明一統志遼東延袤二千里皆臨渤海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故城以居稱東京置遼陽府元為東京路我朝洪武中改遼東都司置二十五衛以備胡然此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日者四百三十二年矣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成祖文皇繼建都焉中國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者於是一還乎茲此我祖宗之功視古帝王所以為獨盛也歟

迂誕之士使人敗國亡家從昔有王元以大有誤隗器以抗光武乃謬為大言曰請以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竊意以反復受誅陳野人欲牛擒周陽五以取侯封為周德威所殺蔡延廣又為大言對契丹使喬彞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它日不狹子孫取笑天下契丹以此益怒與兵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馳騎見德光于封丘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彞責前言延廣乃服以面伏地不敢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引手扼吭而死

人君即位改元常事爾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及後世學士大夫始謂孔子修春秋皆元年為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蓋正始之謂也自漢中葉以建元紀年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耳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矣出帝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時劉知遠為北平王因擊臣上殿勸進即皇帝位稱天福十二年晉高祖即位改元為天福止八年而崩出帝繼之稱年開運漢之即位顯晉出帝開運四年乃上冒天福稱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爾至隱帝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且帝名承祐年名德祐與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災大之失本紀無譏不能不致後世之惑也若梁

化鳳曆年號之說又未暇辨焉通於歷數世紀者自可推也  
假韓熙載投李煜書及諫南唐輕動兵以于中原併陳覽監軍豈淺識無為者耶其於居家諸妓妾夫乃適亂世以避禍而放情自汗者乎唐時士大夫以妓妾佐歌乃其常態李密之愛姬名等兒每見資僚有

文章奇麗入意者即付等兒叶音律以歌之又白樂天燕子樓集序徐州張尚書建封愛妾吟詩善歌舞雅多風態白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之酒酣出吟吟以佐歌樂天因附詩落句云醉始勝不得風嬌牡丹花司徒李愿落陽盛會朝士出歌姬御史分司杜牧指紫雲白可以見附諸姬皆回首故杜牧吟詩有忽發狂言驚四座滿室紅粉一齊迴之句熙載沿其舊習夫亦庸中權者乎古賢豪不遇於時求為善全者多不可以繩墨獎東之

韓通家難之慘或有說焉先是世宗於南唐李景之使臣孫晟問江南虛實晟不答世宗怒亟召韓通收晟下獄并其從者二百人盡殺之晟忠於唐者也通閩門之禍得非冥報乎權勢所在者不可不慎聖王之所慎者莫大於受終正始乃有天下者統緒相傳之要機也黃炎世逸不可以稽觀堯之禪舜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追舜之禪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周書顧命一篇成王之得正而終康王之承統而善始並可法也自五代以來此禮不講率多苟且便安致使治天下之大端得以令終有假者之或寡也宋史于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不為明言以全母子兄弟宿諾之心盟顯為影響可疑之辭令後之好事者紛紛多議程敏政追論李景長編有以也謂緣潤潤湖山野錄既陳經附會涑水紀聞致宋君授心盟之素定者若為倖舉反覆之態既曰遙見燭影下太宗有遜避之狀繼以好為之語夫遜避之狀即非獲奪之情況則君臣兄弟密切之間非羣臣所得參焉者好為之語是誰屬垣而側聽者耶錄出於僧文墨不可盡信紀聞乃司馬公二百年後所述疑信之間而人願有附會之者益來

多口近世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而夏寅丘濬並為怨而辨之如其無將之心乃不赦之罪不可輕以失入亦不可輕以末滅也凡篡弒之來皆先有媒孽積漸所至而禍發於臨機遡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之恩龍行虎步之讚是何等友愛因心者劔杜太后懲于周以幼主亡故欲世有長君猶與夢夢也兄弟相傳之治命中心藏而道行太宗於太祖彌留之際何不可忍願肯讓讓如此乎人皆以太祖無傳弟之遺命適其幸洛回京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輔汝為相也此非傳弟之明命何待大漸而復得耶或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駭人聽聞然此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殺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自相抵牾不可合而為一者也或以太祖崩後不驗年改元宋后喪不成服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獨影之疑是又不然太祖以開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仙太宗以是月二十二日即位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切計崇禎之遠詔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等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元符二年哲宗崩徽宗即位給事中張原上疏云喪制大事臣為君服未嘗改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彌其服制備宜一時也非故事也蓋太宗即位之初以時有并汾紛旅故以十二月改元用昭國有長君可以鎮懾亦天下初定不得已而然者耶且不驗年改元五代常事唐亦有然按中宗於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改為景雲元年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德宗即位致為永貞元年則太宗亦因襲此誤耳若宋后乃太祖第三后太宗即位稱為開寶皇后追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二月改元用昭國有長君可以鎮懾亦天下初定不得已而然者耶且不驗年改元五代常事唐亦有然按中宗於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改為景雲元年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德宗即位致為永貞元年則太宗亦因襲此誤耳若宋后乃太祖第三后太宗即位稱為開寶皇后追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程敏政云。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若廷美德芳之死。似不可諱。然自五代凡當次者。多傾開封。太祖時。太宗嘗為之。太宗即位。亦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皇子。德芳同平章事。與元尹。莫非親之。欲其貴。不意後來之變。傍作于人。太宗不能慎于微而辨之早也。

人君舉動。務在萬全。費祿皆首。無為僥倖。決敢敗于一舉。追惟景德淵淵之役。跡誠孤注。奚責王欽若之為。譴譴乎。晉明帝為太子時。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泚城。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夫內難之微。猶不欲以太子帥師。況在夷狄外侮。願以人君自將之耶。漢光武欲親征隗囂。光祿卿郭憲諫曰。軍親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然而光武中興英主。撥亂制勝。乃所優為。臣下猶不欲其遠征。唐太宗比迹湯武。至於高麗之役。追思魏徵。不亦有創而感乎。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戰。長史張昭曰。陛下壯盛之氣。忽強暴之慮。三軍之衆。皆為寒心。此乃偏將之事。非主將之宜也。權乃止。夫在三國季世之臣。猶寶愛其主。況一統之盛。而君顧輕動哉。夫前事之鑒。後時之鑒也。千鈞之弩。不為驪鼠發機。即使全勝。不足以增軍威。或少舛適。有以傷國體。恐禁中頗牧。不應若是之計左也。宣王中興之盛。止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不越形兵。以示威。驅之出境而已。何嘗見羆狁與之交綏也。若華之強。其君以臨巨測之危。當時在翠微皆駭聞。而欲退班以俟議。君上已創心。而欲回宮以命師。固固要以此之。則朝著之。人情驚竦。寧為御駕所安者乎。至澶淵城南。亦可以為形勢臨之矣。猶強之以渡河北。嗚呼。危哉。使時無張環一矢之力。捷覽之悍將不斃。則虜兵萬衆。不即沮退。與宗孤軍。寧有轉足之地乎。先時勸駕出征。準曰。不過三日。可了此事。比在道命王且馳還。為東京留守。且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蓋老成慮事。有難于言盡者。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噫。君臣之間。疑懼至此。準亦無策可矯。為大言以寬解。是誠注之孤也。詎知有金注乎。計實左矣。其幸而成功者。帝天之靈。祐助于宋。不遂中阻耳。未可為萬世禦夷法也。

明道先生嘗為新法條例。司官伊川於行狀削之。殆欲為明道諱也。不知古之豪傑。仕于濁朝。不卑小官。非以祿也。莫不有深意。即如狄梁公仕為周。心存覆唐耳。孔子同魯人獵較。先簿正祭器。明道之不辭此官。得非欲藉是以轉移新法乎。事雖不竟。心則有然者。何諱乎。況安石亦欲以明道借重于新法。如漢之石顯。託重于章玄成。貢禹。唐之王任。收斂于劉禹錫。柳宗元。而士人之處世。亦有此機。不可以執一論也。歐陽琦。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罷起南安。欽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朝廷議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敗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遠。遂國反口。道公蒞河朔地。言深。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義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公祠堂記曰。靖康建炎間。虜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楊公死。燕山。忠義陽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

死之。義也。公之往也。苦國則有辭矣。虜饑方城。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紆禍。且為後嗣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義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遠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可言。當崇慶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遠。遂國反口。道公蒞河朔地。言深。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義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公祠堂記曰。靖康建炎間。虜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楊公死。燕山。忠義陽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

死之。義也。公之往也。苦國則有辭矣。虜饑方城。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紆禍。且為後嗣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義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遠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可言。當崇慶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遠。遂國反口。道公蒞河朔地。言深。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義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公祠堂記曰。靖康建炎間。虜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楊公死。燕山。忠義陽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

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從己則不能也當知歐陽公于此亦非阿所好者觀其文集載夷簡三疏指斥切齒且有未汗斧鑕之語君何不悟聖之文正求忠于君后而莫申其憫純仁追孝於君親而未游其數歐陽亦欲引繩于君臣朋友之交而弗掩其實莫非國體所繫之故也又聞純仁在哲宗朝為尙書右僕射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歐陽公碑文得非純仁置往咎之謂乎君子于小人每從厚如此

洪皓持節不在蘇武之下武歸漢猶以為屬國登之雲幕皓歸宋不能重任反聽讒陷俾之卒于貶所何以風勵臣節世道可哀

廣文靖公傅載馬伯庸欲光州人關伯瓚適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與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又聞熊伯幾云初危太樸素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于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必復曰必求其人其餘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鑑

又廣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補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美女粉花喻揭而集為漢廷老吏序出適揭歸省慕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廣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俛仰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廣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曉然遂即席辭別廣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廣公中有筆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為廣公發也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趨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蓋天錫常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佛蘭鐘衲衣香煖留春壽石鉢

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採芙蓉廣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陸當時自負能詩意廣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廣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陸以事至臨川謁廣公席間談及前事廣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陸誦之公曰此身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聞天竺雨音調更差勝廣大服而去此亦熊伯幾云云

文陸天祥之嗣子文文山集附錄丞相傳天祥別號文山以弟壁之子陸為嗣元至正十九年丞相以不屈死於燕京大德中陸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都有欲官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代視南海道卒其子富為與文置丞陸以名家子而不知王真不肯仕晉之義劉向之子歆願翊贊新室荀攸之子咸帷帽曹瞞是皆先烈之玷惜也昔吳時李衡嘗以事陸瑒瑒王休及

即位為明帝衛憲罪及欲奔魏其妻習氏曰逃我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夫吳之視魏特敵國耳非若宋之于金華夷辨也陸何顏以見華人生前會祖父子死後乎亦宗祏之不幸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乎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在洪武初被徵修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窮經之要黃曰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相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號鐵崖淹貫經傳雄于詩文奉定李輔榜進士由天台尹收錢青鹽場司令提舉杭之四務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調海鹽令未任見世亂去而客錢塘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于建德劉敗擊家東下松江通守顧遜具舟楫迎之遂寓松江登寮于百花潭上顧其樓曰小蓬萊據松之勝超出埃壘不啻真在山雲氣中先生晨興披鶴冠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喜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談大噱或出桃核杯酌酒半酣取鐵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為謫仙人也嘗遊嘉定為邑尊密邑之碑刻題賦多出其手一日遊歸龍江夜眠普門寺宿盜俟其亡盡竊其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長物又奚恤乘服其器國初膺薦不仕而還詳鐵崖集嘗讀先生煮茶錄末有小童報曰凌得芽熟矣大醒塵夢書當快意者此也所著有春秋大意透天關宋逸金三史正統辨史鐵史義拾遺屬則遺音古樂府行于世洪武庚戌卒年七十五葬天馬山小蓬臺貝瓊作記脩同有詩重刻鐵崖集陸松序

楊維禎為海鹽州守未及任而隱于雲間予讀海鹽志入于守令署中或謂楊公未嘗臨蒞而妄估臧之予曰禮于前母之喪于異國者亦不減服茲可例估侍之義也使車雖賤板授已定雖民孔邇之愚寧可以越世遐遺者耶齊稽查回進位司徒疑疾表遜位改授司空卒司空接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否王儉議依禮歸在途聞夫家喪收服而入今據屬雖未服動而吏節棄于天朝宜申禮敬又議云孫德祖從樂陵陳留未入境陳留迎吏依妻婦有吉日齊哀吊云云朱子語錄南北朝是德節而士夫問禮樂不廢今以楊公入誌乃依王儉之議禮朱子之語錄信可遵而不謬者禮有宜有權協諸此也

仇謙謙翁與胡比部仰崖公曾大父少豐府君同舉於鄉生平著述甚富通史它石一編貫穿二十一史靡弗摭摭則缺尤鉅焉翁沒後數十年嘗向未顯茲樊父師搜采邑中文獻從翁竹孫孝廉君借得鈔本謀廣其傳吾師孝韓先生即比部公之孫以與翁世誼官任梓人役而力未克舉其全先擷取論著之尤確者都為三卷行世元聞與觀盛舉亦幸應兄弟輩借先生令子相如效贊訂之勞焉所愧三姓子孫我偏落魄難襄黃梨之費祇詫補苴之勤於先正非功於家門有祝爾三款用題卷尾

通史七石 卷下

天啓甲子三月三日家子願元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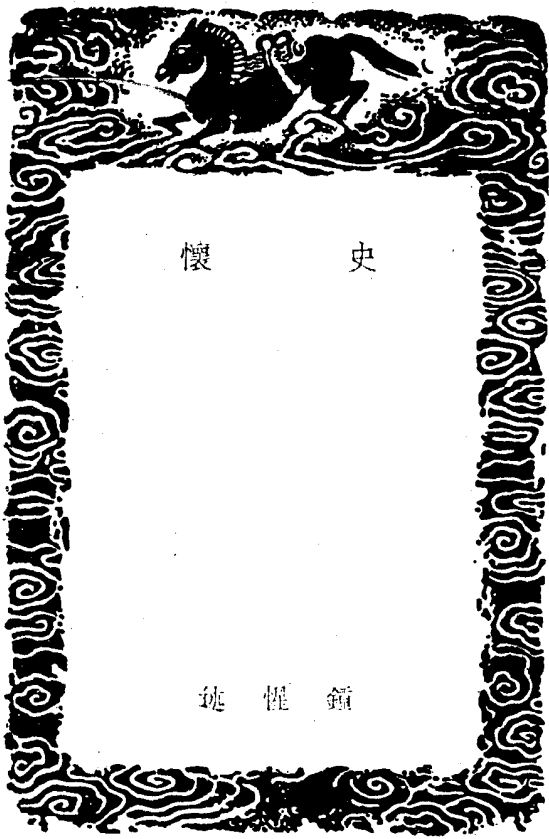
元碩

元從

任全職

五六

〃



序

史懷者吾友鍾伯敬經世之書也。鑿括正史而論斷之。自云取謝康樂懷抱古今之意。蓋伯敬一官閒散。不操經世之權。而生平之慧心明眼。高才大識。無所用之。恥以文人自了。特向瘴瘴中。借古人之天下。而發其蘊。上下數百年。掃理障。決羣疑。洗沈寃。誅既死。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義經權。而各成其是。此豈口耳坐談者所可辯哉。觀其咨林少殿座主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又答韓晉之書云。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夫曰經世之旨。有所窺。又曰差不同文人之見。則伯敬所自負者。不待予之誦其美也。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視其全。為可惜耳。然其答韓書末又云。三國以後。史無識無體。真不堪讀。止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厭。觀此則一言蔽之。欲求其全。亦不可不。猶夫詩歸之不及宋元也。世之服膺伯敬者。大都在詩歸一書。不知詩歸。豈雅雅。而史懷吐經濟。經濟之於風雅。何當過之。譬之經。詩歸則美惡得之。而史懷則道政事得之。公好惡。寓褒貶。又取之春秋矣。於義史懷二而詩歸一。二何遜於一。所以然者。今世盜詩人者多。諒經濟者少。詩歸行世久。而人厭低者深。史懷傳天下。寡而人誦。讀者猶未遍。故就一時之心目。而淺窺之也。每欲告天下。而因循不果。去歲備兵武昌。適嗣君特以爲質。予閱而不勝年。前死生之感。因取而細評之。不敢沒其善。亦不敢阿其好。其中是非。非唯唯否否。悉如伯敬之論。

史懷序

一

序

開嘗論人代無史。則混沌無眉目。虛空無輪序。倫類無流品。填典無蒂繫。故曰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書也。聚數千百年。登場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卽有語言狀貌。謹屬之。卽有神情意度。謹紀之。而況深謀秘計。隱事昧情。繞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鈎描繡畫。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奸邪。直榜樣耳。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概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服者。存精神於糟粕之中。卽無事。一磨勘。而古今之成算。固已煒然矣。比之亦有。請熟讀者。不必同局。醫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園工妙手。有前人扶之。今日始參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開。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扮演。心靈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駁。造物之銷算也。寥寥古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敬。可稱解人。其人風韻清嚴。神檢閒逸。與人落落穆穆。開佐片語。微甚冷甚。令人服亦令人畏。他人之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團中。輒加筆駁。穢積紙數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知者於時。魏士爲者。扁舟襄棹。不遠數千里。來觀伯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談。凡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風概。士類翁以文人宗之。然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年士爲死。伯敬隨之。各勵志以沒嗟乎。惠開有言。人生不待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況挾個儻之資。竹無百歲壽。其爲痛悼。可言哉。可言

史懷序

一

史懷序

二

史雖未必盡謂同心。而要見伯敬之心。慧眼之明。才之高。識之大。別自有在。非僅備詩人已也。茲刻成。將見世之服膺伯敬者。不獨詩歸詩歸云爾。有蘇風雅而進求之經世者矣。故序其略如此。陶珽拜主甫題。

史記序  
二  
哉。伯敬之胸懷。欲筆之書者。百未竟一。卽筆之書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一。大略可想見也。標一字於紛雜之中。彌見精詳。豈一義於語言之外。彌見淵洽。比人縱事。各具端委。真是益人志意。作是觀者。可第曰文人之書乎哉。鄒之麟漫書。

### 史懷目錄

#### 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 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史記目錄

史記目錄

#### 卷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 卷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燕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 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史記目錄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本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史記 目錄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史記 目錄

卷八



史記四

- 李斯列傳
- 蒙恬列傳
- 張耳陳餘列傳
- 魏豹彭越列傳
- 黥布列傳
- 淮陰侯列傳
- 田儻列傳
- 樊鄴灌列傳
- 張丞相列傳
- 鄧生陸賈列傳
- 劉敬叔孫通列傳
- 季布繆布列傳
- 袁盎蒯錯列傳
- 張釋之馮唐列傳
- 萬石張敖列傳
- 田叔列傳
- 扁鵲倉公列傳
- 吳王濞列傳
- 魏其武安侯列傳
- 韓長孺列傳
- 李將軍列傳
- 匈奴列傳
- 衛將軍驍騎列傳

卷九

史記五

- 平津侯主父列傳
- 南粵尉佗列傳
- 朝鮮列傳
- 西南夷列傳

卷十

漢書一

- 太史公自序
- 貨殖列傳
- 日者列傳
- 滑稽列傳
- 佞倖列傳
- 遊俠列傳
- 大宛列傳
- 酷吏列傳
- 汲鄭列傳
- 循吏列傳
- 淮南衡山列傳
- 司馬相如列傳
- 景帝紀
- 武帝紀
- 昭帝紀
- 宣帝紀
- 元帝紀
- 成帝紀
- 刑法志
- 食貨志
- 楚元王傳
- 蒯伍江息夫傳
- 賈誼傳
- 爰盎計錯傳
- 賈誼傳
- 賈捐枚路傳
- 景十三王傳
- 李廣蘇建傳
- 董仲舒傳
- 息夫躬
- 路溫舒
- 中山靖王
- 長沙定王
- 蘇武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見寬

張湯傳張安世

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欽

武五子傳廣太子 昌邑王賀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買傳嚴安 王廣 買捕之

東方朔傳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博 陳萬年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趙充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陳湯

衛疏于薛平彭傳衛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王貢兩廢館傳

韋賢傳玄成

魏相丙吉傳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 京房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 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馮傳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史丹傳喜傳

薛宣朱博傳

翟方進傳

谷永杜鄴傳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楊雄傳

史 傳 目 錄

循吏傳黃霸

佞倖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 王闔

隗囂公孫述列傳

宗室四王王侯列傳齊武王縉

李于劉宋列傳李通 來歙 歐陽氏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耿弇列傳

姚王祭列傳祭遵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卓茂 魯恭

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卓列傳宋弘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 杜林 鄭均

桓馮列傳馮異

申屠鮑列傳鮑昱

史 傳 目 錄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當 廖范 蘇張  
朱馮虞鄭周列傳朱浮

梁統列傳

張曹鄭列傳鄭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倫 楊震

劉趙滔于江劉周趙列傳許包 劉平 趙孝 黃于華

班彪列傳

第五鍾離朱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權

朱樂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閔 周典

郭陳列傳陳暹 龍子忠

班梁列傳班超

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孚翟應霍爰徐列傳楊祐 翟璜 爰延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崔駰列傳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虞傅蓋臧列傳虞翻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陳實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郭符許列傳

史綱 目錄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並宜

儒林列傳劉昆 戴聖 孔僖

文苑列傳王逸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倕

方術列傳華陀

逸民列傳

烈女列傳王霸妻

卷十六

三國志一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傅劉巴 馬謖 董恢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費禕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郭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三國志二吳附注

孫破虜射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周瑜魯肅呂蒙傳

史綱 目錄

程黃韓將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諸葛藤二孫漢陽傳諸葛恪

卷十七 三國志三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后妃傳下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 曹洪 典

荀彧傳荀彧

袁張涼國田王兩管傳王彧 孫原

崔毛徐何那鮑司馬傳崔瑗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微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閔傳

任城陳蕭主傳

武文世王公傳查舒 中山王爽

王衛二劉傳王粲

徐胡二王傳徐璠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王凌 鄧芝

方技傳管輅

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景帝

惠帝

史記 目錄

明帝

后妃胡貴嫻

何曾

羊祜杜凱

衛瑾張華衛瓘 瑾孫琦

宣五王平原王幹

王沈荀顛荀勗荀勗

賈充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劉實

王渾王濬唐彬渾子濟

山濤王戎樂廣

劉毅程衡和威武陵任愷崔洪郭奕和嶠 任愷

傅玄咸

向雄段灼閔續

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靈

卻說袁甫

愷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周浚

劉琨祖逖

陶侃

溫嶠

郭璞

王湛

王舒王彬

殷浩

史記 目錄

史懷 目錄

謝安

王羲之

朱序

殷仲堪

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孝友與衰

忠義繼紹 劉敏元

良史胡威 郭伋

儒林范弘之

文苑趙至 顧愷之

隱逸范粲 郭文 孟暹

王敦桓溫

劉元海

石勒

慕容廆

符堅

姚弋仲姚萇

姚興

慕容垂

慕容盛

二四

### 史懷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明 景陵鍾 惺述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爲君也。沒而證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之謂也。沒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證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鄭伯克段于鄆。殺梁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與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己。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殺梁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部北鄙貳子己。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己邑。至于虞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

史懷 目錄

二五

史懷 卷一

一

厥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武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背于之京之西鄙北鄙之虞延以為阿己之資哉然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為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庸哉左氏腐人也謾失教設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辭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恐類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偷鈴為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因而致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其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宜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為進言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碯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為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人乎石不補一段正論子後老成一語將為口實楚圖伯比料莫敢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敢於蒲城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捷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著乎告君諷可也睡不可也睡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為程耳我為反語以聽君之悟于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獲者奔視賊逐之喪戎師前後擊之盡殲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側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作此痛心之語他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詞馬謬諛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輓輓大官食其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鄭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子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菟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于桓公而請

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自古亂賊弑篡多從諂入隱公無術以弑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諸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為周公勸也君子曰事不近情自宜怪而拒之鄭為周公勸豈情哉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熹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部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嘗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即迂詳即累也此何等事而暇為此迂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闕于裁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附狗狐后見羣臣有勝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妒其造化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奉於王卒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蓋將有亂幣兵有堅瑕鄭計在避楚趨亂以分幣者之神非惟整失其為整且化而為亂妙於攻幣者也隨計在避堅趨瑕以分幣者之力非惟整失其為堅且化而為瑕妙於攻幣者也鄭人軍於蒲城將與隨校州蓼伐楚師闕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庚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野以禦四邑我以銳師背加于郟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莊公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益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蕩于行國之禍也此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夫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為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公羊傳曰諱與齊狩也齊侯能為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為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適王姬王姬女子齊命魯主之也殺梁傅以為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殺梁傅以為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締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夫魯為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郟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為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殺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為之妻。通于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寬對相觀。巧矣哉。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宋萬執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乘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于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恕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雅。可為千古遺吏之法。公如齊觀。社曹劇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盡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

閔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泉落氏。里克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其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為事君之法。及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卒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備。況哀怨之氣。在于一時。不足招雷而致災乎。獻公滅狄。滅翟。滅虞。滅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亂無已。此可為不脛內治之戒也。

傅公

慶父通乎哀姜。閔公之弑。美與焉。齊人殺之。千古快事。此齊桓公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為為貶。與弑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燮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償。冀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燮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驚焉。無戎而城。警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為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著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晉僖公糴于秦。子桑請許之。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既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稱主作用妙矣。哉。及秦僖公糴于晉。晉弗與。丕鄭謀。號射曰。不如弗與。夫不約之請伐晉。為父讐也。號射何為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錫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離。辱社稷矣。其下貳圍也。秦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秦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撫諸子。諸侯聞之。喪若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勦。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館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武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故館晉侯。饋七年。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若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于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于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作爰田。衆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待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卻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疑。兩路橫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所待命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讐。著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卻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惠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夏大旱。公欲焚巫。咸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此語帶過。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諷諫之妙。人不知之。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秦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為不貞。齊姜殺棄下之女。不為不懷。然其從容詳安。似皆遜之。

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能也。稽首。人所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捷而深。出人意外。然世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

及楚。楚子嚭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諷甚妙。甚。正以遇于中原。辟君三舍。一片雄心。此時已定。難以告人。故為此權辭耳。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亡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伴免而稱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數語學問蘊藉如此。豈肯于困厄之中。殺一賢者乎。且。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自倍于除其所忌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驪。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子處成功。只宜如此。越滅吳。范蠡為書辭句。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

此中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謀，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猶有情理。句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禽輔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筋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誠心露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與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固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遠以困敵國，其種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此，人謂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衛元咺誣其君于晉，晉執衛侯，孔子以為衛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其難在于咺直而衛侯曲也。咺臣也，何直之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入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己立，然後為踐土之會。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後出，叔武守國以待衛侯，若宋日夷之于宋，公可謂賢矣。而衛侯以魯桓公之待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侯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咺，咺雖不攻，以其直加于衛侯，而衛侯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與其國，武子非與咺爭也，挾一不直之君，以與其國及天下之心爭，而欲保身全君，泯曲直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謂難乎。公羊歸惡于元咺，以存君臣之義，豈謂曲在咺而直在衛侯哉。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公羊傳曰：衛之禍文公為之也，獄情所歸明而決矣。

晉侯使醫術衛侯，命貨醫使衛其死，管仲有疾，曹伯之醫侯穡貨，穡貨曰：以曹為解，管侯說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命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穡貨穡貨史以全君之國，則置之，何以勸社稷之臣哉。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棊，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慧人一語，使人恍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鄰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者。

杞子自鄭始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存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逆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卻妙在鄭實不知，而蹇高以蹇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生妙事，天生妙法，天生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為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蹇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謚之曰靈，不曰成，乃曰王生，而以亂取，死以取，爭謚，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其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道而謚之曰其，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其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于請謚為身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殺，狼賸以斬因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賸怒，其友曰：盡死之賸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為難，賸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灑然矣。斯之謂勇，彭衡之役，以其屢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衡又用之，人所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秦晉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殺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遂客書，似從此反看得之，秦人明知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謫秦，秦自正秦，穆心器器，過桓文遠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而無數精神，在此一段。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于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如此看乃妙。

宣公

晉靈公侈，趙宣子驟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甚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畏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角殺機，萌于此矣。陳靈公淫于夏姬，泄治諫曰：吾能改矣，遂殺泄治，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正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管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曰：嗚呼，是子之易也，遂刎頭而死，由此一事反觀之，則專諸為公子光刺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蒞政刺侯累持兵就而待衛者，其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閣著阿堵哉，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為權，巡功，城者諷曰：睥其目，備其腹，乘甲而復于思，乘甲復來，蓋護其獲于宋而歸也。華元使其勝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乘甲則那，若不解其乘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



其曉乘謂之尤為有體。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乘我莽，止得尤妙。口乘我莽四字，可惜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道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之矣，一樽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晉之師為救郟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郟而歸。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為元帥，言出其口，思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讎，遂制欲戰。林父既合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變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乘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郟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亦狄伐晉及清，先穀君之也。坐先穀以君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郟之一役，舍林父而殺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以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噴華元設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存，范蠡之曰：余雖視然人面，說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必以為為殉。及卒，嬖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曰：必嫁是，曰：必以為為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魏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其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初稅畝，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于後世乎哉。雖然，既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猶易。不責壞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者，可乎。君子之責人也，責其易者也。

成公

晉之戰，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晉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屣，未絕鼓音。張侯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朱服，鄭丘緩自始，苟有險，必下推車。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晉強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懼，安得不敗。

齊敗于鞏，齊侯賂晉紀離，玉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東，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一粟之晉，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盛我弱，中亂而無以自處，即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侯使韓宣惠來，言改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傳曰：蓋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唯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悔者何，蓋之戰，晉為郤克也，為郤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得無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為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復諫，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為而言言之。棄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為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襄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益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實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稱善，以唐吾民也。其識識很高一層。

藥武子曰：善約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腐而近矣。反自鄧陵，使其視宗所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老成憂國，淺識人以爲不情矣。

鄧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欒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乃欒公以出于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攝飲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大夫子晉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誠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于此。因思春秋時每有交戰，其君臣在戎馬間，往往從容詞令，有體有情，如榼相對，若鍼鍼執榼承飲于子重者，正示整暇以威敵耳。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子重于此，亦復以整暇應之。

晉厲公被弒，晉大夫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者悼公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顯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庚午盟而入，節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廢立之際，巨室爲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輒不得。一毫操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壯，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羣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爲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節，次甚妙。漢文帝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史懷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祁奚舉其讎。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于君與友也。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而絳張老止之。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為忠言也。豈待士飭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既而出。何其遠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禮。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開光熒妙絕。乃詳言后羿遊散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雍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野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民牧。趙充國屯田備光意也。既置諸戎。折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為戰守也。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官有主張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為此。枉其明也。可謂知本矣。

史懷 卷二

一九

史懷 卷二

二〇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場。具饘。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淤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陸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邇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郇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比武守。使西鉏吾比府守。令司宮巷伯。敬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川馬于四墉。祝盤庚于西門之外。世間最倉遽之事。孰有過于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開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為蔽。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者。而後為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為蔽。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欒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黶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欒之報也。

師黠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黠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黠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干乘之相。易淫樂之醜。必無人焉。故也。師黠師黠之流亞也。鄭人以為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情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日中無人。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奸人好事。不是一廉字便足自了而已。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竹。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諷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諷有祝。禍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為重。匡救于事前。而彌縫于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置人我德怨于其間哉。若室之戰。郤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遂以徇。吾以分勞也。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德。步已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為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魏益之亂。晉囚叔向。欒王歸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欒王歸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果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欒奚吳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遊。人品所係。固不安依人以求免。即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于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為禍。苟非有諷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史懷 卷二

二一

若此母者所謂自為謀則過其為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誠而置其妬。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海盜。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為迂。為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觀樂王黼權取魏氏。及辛舌鮒為晉歸季孫始末。雖詐過人。真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貧。而後其才能為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子十萬錢。塞破屋宇矣。漢陳湯才略勳名蓋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為國愛才者矣。若既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為賞罰。乃馭下之道也。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弑逆之謀已見于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為榮姜明矣。特借姜為聾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觀此情事。杵蓋用其妻喻公以行弑也。杵之謀。其妻共之矣。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閒。蓋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才晉實用之一語作主。歷數折公雍子子靈苗黃皇奔晉之故。立談開一部掌故。乘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矣。

衛殖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鱒謀復衛侯。而剽刺衛侯入而殺之。繼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鱒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殖。殺梁傅曰。喜出君。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反。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驪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其君。久之合者易離。離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為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勞謙畏懼。求免于里。克傅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味也。兄弟迭為君。而攻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為讓也。若夷味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亦何以為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其讓國非難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劫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為怨。而所好者不以為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像光景。舞象前以下。語便着實。歌周南。舞周南。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慎如此。

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助衆招謗。凡民心口。固不足據。仕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德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祖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其家。亮猶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知。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很甚快甚。不很不快。可為除惡人之法。

叔向與姜娶。語曰。齊其何如。姜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姜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為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鄭籍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詰書子產。規其失。此一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二語人未說及。卻是至理。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乘疾及晉。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子自處者也。彼何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為何人乎。

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故閻田。天王

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茨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于中其君。而能為所欲為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楚子次于乾。命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汪後引新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洽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弟也。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慈主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慶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脩。此晉弱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為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意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即繡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向以食開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乃使叔魚。小人偏有用。器使之妙。妙在用詐。庸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自歸于魯。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干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則諸吏將為子。歸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歸。思知己。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季孫為惡之一焉。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讀古今論人之言。未有不使之憤者。豈非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為識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成謀國。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著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知此無以自立。

有基學于大辰。鄭裨適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遙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冥人借

口不得。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涪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親也。龍鬪。我獨何親焉。龍之則彼其至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遊戲人。知其淡言解紛。粉粉妙境。不知全以竹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強隣。其舉動議論。庶幾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即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厥。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參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我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新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莫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即晉處中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誠。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疏愈微而不覺矣。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淫婦。及老。託于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繩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與國為讐。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與國為讐。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特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為正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酷。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下。嚴法驅于後。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魯取郝師。郝人怨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婚。韓宣子使郝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晉人以死者為死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史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潛臺斬蛟投壁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許其端。屋去之。如始至。誠度如此。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九月己亥。公孫如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昭公非無去之之力。與去之才。亦本無去之心。代為其臣報怨。而以其身殉焉。子家稱所謂。識人以君微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

氏節節皆密。公節節皆庸。臣益密而君益疏。臣益密而君益疑。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益能去之。上不能去而置之。彼猶備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為所欲為。庸君舉動。可勝嘆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曰。主以不賂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問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魏子入。使人魏子曰。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為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疑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意于微死。何暇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為叛人窺破。出入無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謀。虎之請伐魯。人知其弊。魯而不知其敝。齊亂人一言而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其謀國之人也。觀孔子墮成。誅少正卯。不可謂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功成。必先有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越未為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者耳。且其意不出于哀於而出于驕。其致敗在此。不係于救越也。若救越之後。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亦有榮榭。彼池焉。宿有妃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此夫發致敗定案也。于救越何與。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贊乎。對曰。私贊不及公。好不廢。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借之。遂死于柏人。王生舉一臂。而為其君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告公山不狝。公山不狝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魯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鄰不狝魯之叛人。亡于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狝之叛。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名。未必無意。吳師克魯。東陽。公甲叔子與析朱。組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于敗之中。不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夏。陳轅頤出奔鄭。初。轅頤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頤進。稍體梁。輒股。肅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謙對曰。權先行。權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即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開其過者。皆為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蓋敵疆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于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為中國所制。強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小邦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子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邦之本也。小邦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做之以其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為小國所弄哉。

齊陳恆執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陳恆執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為此信字補一注脚。

衛太子疾。請殺禪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諸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于藉圃。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車。向兩社。紫衣狐裘。至。相。不釋劍而食。太子使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相。帶劍也。機鋒。此千古除惡妙手。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于人以為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曰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惠王三年三大夫出而自立王子黜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釵叔謂子黜樂禍禍必及之而曰蓋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黜之不足成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黜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周之衰也納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強國如請隨一事皆伏不敢動此為國以禮之効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晉王一字招號天下請隨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為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詁未有若此明盡者。

王將錫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蘇也和蘇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于敬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魯餓臧孫辰請于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辰請如齊議事之人即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為人臣事君之法。

莒太子僕紱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遠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番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于君得得一死何事不可為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莒僕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于淵淵里革斷其書而棄之蓋山前更書一事為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書師存侍曰藏書不如實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

里革論淵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末參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于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誇其辨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格慎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以為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故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論子產之論實沈歸鄭子之論官史舉之論龍見舉遠扶輿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諸父為客秦鼈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殺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憤中諺語口角如生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略

史懷卷三

國語

周語

國有詭紀一國之事也一國之中以一人一事為始終變編年為傳紀之萌也。

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頌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此周之所以為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微可視矣祭公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曰夫兵戡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虞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孫吳說不出。

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攻之于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伎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

厲王虐國人諷王召公告王曰民不貽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諺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得監諺一事又益一虐焉不仁者可與言哉。

宣王周中興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譏者三焉曰不繕于敵曰為魯武公立戲曰料民皆三大事也其意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如此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為也春秋始隱公左氏傳之

父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孟嘗伯客有一人背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白起持其飯比之。客開。而自發。以一甌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天。舉朝紛紛請復。不知孟嘗父此時何以為人。吾以為善懷人者。未有復于文伯之母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誠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妻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捨色。無洩涕。無搗膺。無受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辭。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為其子愛名。有甚于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是。以禁之名。於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于愛其子者也。崩摧中一部。禮經出其商類。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慎終二字。足以當之。

吳伐越。順會稽。獲骨焉。節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持之。其言好問。一至于此。以至陳則肅慎之矢。楚則商羊。洋質。遣使遠問。夫子至是邦也。必問其政。其故可思而得之。

齊閔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于肅。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恭字太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于此。人臣告其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齊語管子于魯而殺之。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殺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爲古今確評。其爲管子知己。又何減于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功。而小其器。其意舍吐于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不用之也。曰。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于魯。惟管子不肯用于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尸授之。此復于爲主之人。不暇復爲憐才計也。然桓公已先知之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不必予我矣。兩國君臣當機。靈犀相對如此。

治國家不失其柄。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雖本策末。勸之以費。賜料之以刑罰。此管子之自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強作用。總不出此數語。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若鮑叔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皆可謂信者也。

管子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成。猶做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即非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國焉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今日隱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病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舉其國而伍其部。使四民勿離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蕭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故之以爲專者也。

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請俟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合。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恃也。齊有所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前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遺情矣。

相地而征。則民不移。差也。即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即商君爲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或置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晉語

魏其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觀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爲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奪其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牀笱之禍。幾于亡國。人以爲變。亂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微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驪有寵。與伊比而亡。夏。則已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變亂並論。忠臣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變爲賢也。似從逢干夷齊口中出之。

郭假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豐。爲人而已。蓋言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變作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爲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爲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中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中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值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感情而易辱。愚不知避難中。

生作人之質與其所以可殺之道。彼此一輩亂人看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于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  
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優施教。雖聖中。生之能與吾國之利。語語為獻公。伏一死地。人之畏死。有甚于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  
千古說錄如此。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處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  
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為友人也。不知自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每語此語。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俱若無人。  
范獻子聘于魯。問其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其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戒其  
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引咎一語。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  
識。

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  
為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其君。使至于難。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漢吳王濞反。上曰。  
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  
為義。不反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之言。言有正而實。諂者意  
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龍鱗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  
當求之言外。實望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發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  
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  
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皆庸愚乎哉。

戰守以人和為本。人和在于擇吏。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尉以保障。誠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為歸。其後  
知氏之難。舍長子邯。而往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是臨事而求。將不若無  
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于苛政。漢世守令。即為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為一事。而出一手。誠  
良法也。

鄭語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  
同裨同。豈乃乘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汗隆人事之。始終  
備焉。觀史伯之論。旨廣而意危矣。

楚語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見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  
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性器時服。而後使  
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  
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視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  
采服之儀。雜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于是乎  
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一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  
而不瀆。故神降之。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戾。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匿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濟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獨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使相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世。彼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  
為司馬氏。胤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  
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情。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核者。說堯坐視宗。歷歷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  
無。其大旨。盡于神人不雜四字。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  
楚白公之亂。葉公能料于事前。而定于事後。知難而進。成功而退。其于為人。為己。為國。始終之義。盡之矣。  
其言曰。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息怒怨以脩其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蓋謂昔無極。聖已死。白公積怨無  
所雪。而一發之于子西。此情所不宜有。而勢必所至。何其言之透也。

吳語  
吳晉會于黃池。越讓吳。人其郭。楚其姑蘇。徒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敵之先。其賤極矣。然夫差此時  
外對強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  
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于艾陵。黃池之閒。所謂魚脫于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  
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中包晉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晉  
對以知仁。勇人知包晉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報吳之志也。  
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吾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成進曰。審則  
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則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蘆進曰。審則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  
察如進曰。審則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羣臣而斷者  
王也。

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屏。是子也。外有屏。是  
我也。吾見子于此。矣。王遂出。夫人遂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屏側席而坐。不墻。王背楹而立。

史 卷三

四五

157



大夫向權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乃闔左圍。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增。越臥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又當吳艾陵黃池之後。吳驕而越怒。吳伯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亂而越整。不待兩君相當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圍。側席不增。使人之夫妻君臣困苦。至是。揆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反者。古之善處勝者。能使人不吾復。管敗齊于鞏。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管侯聞之曰。嘻。安有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管也。管之處勝有道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同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昏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昏之疾。其歸若已。若有事。吾與子同之。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越以夷裔之主。能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之以救趙而勝秦。亦以自示其貴精不貴多。在和不在衆也。無越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精不和而欲效其所爲。不幾于宋襄之仁乎。

越報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越滅吳。范蠡文種。羣臣爲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免死烏盡之悲。隱然言外。庶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烏曠之主。自是變心。此范蠡五湖之去。超然出種蠡之上也。

史懷卷四

戰國策

西周

周至春秋與列國匹。戰國之周。不可爲國矣。然而不亡。以至于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爲名。則天下何利于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爲利。而聲畏天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亡也。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爲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出于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于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存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東周

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爲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習尚伎倆。盡于此矣。

秦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合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從非其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道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若十上而說不行，金盡委敵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為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云爾也。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期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若着謀之軫，若着敗之即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為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且見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為楚不為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于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甘茂為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開之。至要王為息壤之盟，所謂未有讒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獨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則內有讒臣，又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而又置一相聞者伺于傍，則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天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行止，止者止，毋相與圖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圖矣。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圖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即從不故，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變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圖天下士，天下之為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圖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傑而難于予矣。

兵家只情形兩字，參得入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曰：楚人自戰其地，成顧其家，各有散心，此主反為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曰：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

鋒，二軍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此合反為分之形也。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主自請自起伐趙，起不肯行曰：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料敵之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暗刺應侯之心，尤為微中。又曰：忠臣愛其名，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君之將，不覺說出本心，杜郵之劍，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伐趙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為應侯者何思無人哉。

韓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于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者三，而于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而備自立，尤深致意焉。不知自起已先言之矣。其言曰：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發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疆，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言皆韓非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秦事者不追咎起之疏哉。

邊吏侵民，官軍掠民，以備遺權，非惟為邊患不細，亦足傷忠臣清議任事之心，而為庸人發交欺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或謂王稽曰：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窮，果誣以反，杜預伐吳，數餽道洛中，費要人問其故，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元勳，猶如此，況其他哉，亦可憐矣。

齊

章子以不欺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士固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強其弟亮背蜀，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背吳，皆可為忠信之勸。

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己也。問于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畏己也。問于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不知其客之有求于己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非惟疑之，且信之矣。察疑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蔽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暗暗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諫君，與亡關頭，從問房小語破之，快哉！令初下，羣臣進諫，數月之後，欲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楚軍之法，殺軍殺將者，賞極于令尹昭陽。已為楚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中人，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其人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齊將封田嬰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閱為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夫齊之毀地而封田嬰，是其所所以弱也，願勿止此言。有至理，即尾大不掉枝大披根之說。齊田氏魯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聞此，當不敢封嬰于薛矣。

田文嘗諫其父靖郭君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蓋進之以好客也。然孟嘗君客

三千人止得一馮煖始似不甚知煖使有彈鋏之歌煖之報孟嘗君也爲之營三窟使齊梁交重之蕭黃  
 曰而已同其利焉如是而已矣要之客齊說辯也忘其人之多疵門人證之勿聽其子文沮之勿聽  
 曰劉而類破吾家苟可操齊說辯者吾無辭爲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專也及宣王薨閔王立靖郭  
 之交大不善于閔王親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辭曰固不求生也至其見閔王  
 也其一言王爲太子時辨勸嬰廢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肯凡所以爲靖郭君者  
 無一步不自處死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說辯置其心于毀譽之外固非孟嘗君所及而說辯之所以報  
 之者投其身于生死之中去馮煖遠矣戰國之士稱孟嘗君好客者孟嘗君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藉遠怨之時其大指  
 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是也老氏退一步之法蓋其學于鬼谷者  
 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于中韓且通于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  
 也言戰之害蓋惠王主賢而國實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微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  
 戰各有其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苦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閔而望女今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向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  
 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之誅淖齒立齊王其母倚門倚閔之言激之也其  
 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今人以此爲母望子歸之言作兒女子私情視之失之遠矣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濫水有老人涉濫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  
 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慮無人嚴下有貫珠  
 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  
 令曰寡人憂民之穢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  
 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之乃使人聽于閔里聞丈夫  
 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齊王忌田單而欲圖之此密事也他人不聞而貫珠聞之爲  
 貫珠者危矣乃既自全又全單又廣王之意而爲之收譽于民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  
 之善已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而地步甚高非惟爲君爲大臣者尤當知之爲君而始其臣之善者自  
 同于臣者也爲大臣而始小臣之善者自同于小臣者也非高于自處之道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無恙耶撒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

問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  
 今不殺乎此一問賦誠尤自過人即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  
 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于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  
 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于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  
 者以千數至于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賢之難人知入進賢之難難于爲主死爲主辱洞見至隱之  
 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入臣妬而不進賢雖爲主死爲主辱不足以贖其誤國之罪也況庸庸者乎

智伯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又與之韓魏滅智伯之志定于與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滅智氏而不  
 欲爲禍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于趙而趙妻于君臣之不足以致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焉趙亦恃  
 韓魏之陽合于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果于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忌張孟談之約韓魏其線索呼應久  
 矣用趙以滅智氏者韓魏也蘇秦所謂後起之藉韓魏得之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  
 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途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簡露之堅不能過也欠足矣銅少奈何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缺銅爲柱質諸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于牆寓兵于柱  
 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長文法如此備備居無  
 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嘆也陶侃竹頭木屑猶師其意而爲之

從古將與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  
 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始將有變臣遇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於其行高孟談亦入見襄子曰臣  
 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目靈警真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爲襄子  
 過之言不用則爲智伯臣能當其君若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耳今謂與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  
 豈不誤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都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降有  
 日韓魏之君無善志而有變色是非反如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笑矣二君趨而出都疵謂智伯  
 曰君又何以旌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臨而趨疾神誠微驗一至于此

而猶不能悟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味乎  
 武靈王胡服之令行于公子成又行于周紹成叔父也而紹太子之傅也猶以體貌論之趙燕臣隸也則  
 曰寡人胡服子弟弗服也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直劫之以刑矣

蘇代說秦陽君天下事秦有六害皆不利于趙而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秦秦之利害不在天下不在

趙而決于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雖有一片為國真心安能行其說哉。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以行其說而後己之身家利焉。又不獨戰國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怒者固落第二義矣。

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于幕下而嚼之。盡一杯。文侯謂魏斯賢。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能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以樂羊之才之功，事魏文侯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為忠且信。效易牙之所為哉。魏斯賢一語，勝滿儀勝書矣。且贊其生子而置之不顧，可也。子已死而嚼其羹，何為者哉。此可為人臣殘忍求信而取疑者之戒也。

秦敗魏于華。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訢止之，不可。支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支期曰：王勿疑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信侯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入見王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于應侯矣。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權貴人市其主之身，試于不測之地，以媚于強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于應侯，內聽于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長信侯，使自首其使魏王入秦之情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擲悲夫。

六國割地賂秦之害，人能言之。莫透于欲蠶者制地欲地者制蠶二語。從古亡國之禍，皆臣市其君，豈可獨怨于強隣哉。

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侯曰：非所謂學于子者也。從子之請而廢子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其其人也。循功勞，視次第，此名家法家學問得力處。申子請官其從兄，昭侯不許而申子有怒色，是昭侯之于名家法深，而申子之于名家淺也。成午從趙來，謂申子曰：子以韓重我于趙，請以趙重子于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一趙也。由此觀之，戰國之士，誰非用其君以自便其私者哉。昭侯不為申子用，所以能用申子，惟其名法之學深于申子故也。

燕

蘇秦說齊宣王之言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飽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為齊伐燕言之也。然戰國之士沒于富貴而殺其身者，正坐此病。得進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饑也，不敢食烏喙耳。蘇代為燕謀齊，請以寶珠玉帛事其左右曰：夫驕主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于財，痛入骨髓之言，每感承平君諷諭此為之心，國既亡矣，貪者持其財，安往無事。語之則不信，事至又無及，千古一轍，神或蔽之。

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為嫌，而隗亦不自為嫌，真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蘇子始為燕說齊，伐宋非難宋也，齊伐宋，宋急遣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敵，則使之伐宋以敵之，齊力既敵，則與秦其承齊之敵，承齊之敵，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為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 史懷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連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周本紀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舍人和戎之說。實自古公啓之。土地重于財物，則財物，人民重于土地，則界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土地，其取舍又自不凡。蓋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周有天下，定于此矣。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精德累仁，使子孫得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于古公，故弱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為其祖父諱也。而後人乃屑屑焉代為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外，不強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姜里之囚，閔天之徒，患之用美女文馬，因嬖臣獻紂以順文王，處昏暴之君，不得不如此，是亦臣子至情，所謂兼以濟塞也。且救君父而又為百姓去一炮烙之刑，豈可以其出于美女文馬而不為功哉？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為得之。

秦本紀

秦之先，蜚廉惡來父子，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誅惡來，是時蜚廉為紂召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蜚廉之臣，豈可易言？晏子曰：國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若蜚廉者，可謂無負于私暱矣。變布反命，祠彭越頭下，蓋有此意。嗚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于故主存亡之際，視蜚廉何如哉？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魯豎牛為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討豎牛者即昭子也。三父為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討三父者即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人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于他人，則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皆不足以警頑悍之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于用請，請則請矣，然從一片求賢苦心出之，其取由余于戎，亦略祖此意。及得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困于齊而乞食，臣入蹇叔收，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續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積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得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奚之于蹇叔，一一從識上看出，可謂觀其大者，繆賢于繆相如，亦以此得之。秦君臣如此，所以竊也。

舉大事以人心為本，雖作不順，亦恆藉民心為之。管殺不郊，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使，何故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誅大臣是動衆事，而反以此察其民之調，若得其妙，司馬謖諫曹爽何邪？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恒亦用此取齊國，有民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為所欲為，而國亦從之，可不畏哉！

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旨在簡易，以便民而勿強之，其用意自妙，而商君遂醜詆先王之法而破滅之，以為其所為，秦以富強兼天下為皇帝，不知秦之所以帝，正秦之所以亡也。蘇軾謂先王制禮，莫不近于迂闊，所以使民自管而不輕為教，秦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于無禮。又云：秦變秦書為隸，簡策為紙，簿書繁多，更不究其意，秦人有以曆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弊，一至此思深哉！其言之也，山余之論，一變

為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豈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蓋有深感矣。

秦始皇本紀

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觀其上者，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遊戲，名法之效，以遊戲終，而國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始皇也。曰：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近于戲矣。蓋以此為漢用酷吏效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始皇用術石量書，太史公曰：貪于權勢，至如此，用貪字易卻勤字，用權勢字易卻政事字，洞見深文。後之史官，無此眼，無此手，博浪之椎，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處，智力其可專耶？至平陰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以秦末士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強兵之餘效也。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徒恃力足以勝之，勝之而無補于亡，況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恃，勝之亦不易乎。

項羽本紀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濶陽，項羽之分，止于西入關，濶陽以後，羽入關以後，著著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非有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可竟學矣。妙解難與人言，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雙會稽守通一事，與陳涉田榮起手略同，庸人不能為，帝王不屑為，真英雄局面也。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識力，殊不在此，在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占便宜人。沛公之起，蕭曹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楚懷王用宋義為卿子冠軍，直以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曰：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飲酒高會，驕惰甚矣，何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胸中原不能辦耳。承秦之敵，語似可聽，然實無所見，不過戰國醜詐舊話而已。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倉卒求一將，無從摩娑，聞一言之近似，即以能，不考實慮遠，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信陵竊符救趙，破秦已，無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已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善為必勝者，不留退步。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間機緣所湊，合有少一人不得者，節次所布，尚有多一語不得，錯一着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送一項氏人與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曰：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見事之，何其見事之捷，而入想之細乎？從張良笑，笑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得見將軍于此。謝詞氣只合如是，卻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道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等語，先向項伯講明，得意于羽後，又留與樊噲代為說脫，此處全然不露，蓋謝羽只在平其氣耳。一說事理便落第二義矣。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也。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訓。沛公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此倉皇中備強也。樊噲擁盾入坐，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及噲折項王，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此，驚怖中安詳也。地步體面，毫不自失。一時應機發付之妙，更不能別尋一語替之。二主如此，在楚欲勿為項王，在漢欲勿為高祖，其可得乎？

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天譴其主，缺一不可。不知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天性中出，方是其正。膽智所以幸能濟事，項伯嬰良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尚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與諸將相，已自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鬼神，為泣，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帶劍，裂眦怒髮，氣固足以制人矣。飲酒唱肉之後，徐折項王，節次尤妙。莽莽中有左師公緩步迂語氣象，其一段正議，妙從樊噲吐之。若出自張良，則漢輕而語亦疑矣。尤妙在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二語蓋封侯之賞四字，明明以盟主推尊項王，項王得此，意滿而心解矣。其立言之妙如此，觀噲諫漢王入關及枕官者數事，有大臣風節，噲不死，其背黨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太史公敘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摹寫。肺肝如見，真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和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為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路地至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日。此留侯佐漢初著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開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為南陽守及自為，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此沛公入關緊要著數也。

漢王之出秦關，入關收兵，欲復東，哀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秦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項羽必引

兵南走，王深覺合秦陽成，秦關且得休，使韓信等韓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秦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哀生此策，亦漢得天下要著。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尤為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非者然，妙處不過數著，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淮水，可也。項王怨擊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漢漢妙著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遣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擾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著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著矣。妙著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著，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著，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懸著，我與敵俱不得與，旁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我所利者，曰應著，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著，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為吾用。高祖至竹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于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朝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為也，知反之無能為，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為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而信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周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皆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漢五年，諸侯擊臣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真英雄真皇帝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興。至蕭何營未央宮，則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時也。而猶云云，遠識遠慮，其異于羣雄以此。光武有言：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微時，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即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疑出關，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乃二年二月事也，則其意向局而久定矣。蓋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為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為天子及既為天子之時，自視反若不足。

高帝終不以成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礙之慮，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為之所，不肯作法于深，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之，為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眼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如何，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開其大尤為復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為開國綱常之異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聰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為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苦心如醫之甚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回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于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為皇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蒙奴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為蒙奴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為蒙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為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為所欲為耳然其際亦危矣

呂后本紀

項羽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前借羽之奪于漢也呂后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後惠帝遂無紀危諸呂之奪漢也

周昌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趙王所以當呂后時能不阿呂后意保持趙王此高祖託趙王于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詔時已定矣

留侯有逆子辟疆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遺恨自是漢家殺運未休天生一鄙商子寄救之妙甚呂后謂鄙兒不欺已鄙兒二字口角面貌醜陋或作鄙兒便失之矣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葬毋為人所制主意如此雖百鄙寄何為哉及寄給說呂祿將印以兵屬太尉呂嬰聞之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室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須者漢危矣哉慈嘗謂嬰封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漢之雄略消得一侯勝呂氏數王耳

齊王嬰兵誅呂氏呂產等遺類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留梁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此最是誅呂安劉先著其得力在平勃朱虛之前呂產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呂氏之敗敗于灌嬰牽制耳文帝即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平勃朱虛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趙王恢幽死後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有議有體藏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法也文帝善用之

即位之三年遺諸侯之國固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曰前日計道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狀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圖駕馭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妥也

提繁上書教父自是豪傑立言婉婉情理感人肉刑法其來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教父哉然文帝博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慈慧風根

文帝謙遜愛養事以靜為主至欲自將擊匈奴大臣諫不聽何其勇也愚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擊匈奴在一己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圖天下之安故常歸于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文帝道詔薄葬知喪其旨本出老莊而一片虛懷謙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天官書

此書以理數為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而棄之故凡文章敘事理幽隨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有鍼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為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于心口手之間寫幽隨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奧而動警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于後世而文筆之妙留之也

封禪書

封禪依古外祀崇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雜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為一將封禪與求仙牽合為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為一似涉博會而其中格格不相索處讀之自見繁縟萬餘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詭語翻弄其裏貶即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神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詭誕方術皆不出虛穢之語如夢如噫如譫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執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繩靡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實癡種子疑城怨海累劫難斷怪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視矣意與魏然斷案傑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卻妙在含蓄冷洽無極力收括之迹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真主之言無所因緣斬斷葛藤自是特識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確斷如是方士烏得而惑之哉

褚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多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人為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愕之事散見于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即諸帝有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于他處作史之法原是如此

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力不暇給文法繼其後事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鄭國爲韓開秦，令鑿運水，開渠溉田。此商君強本之謀也。苟免韓一時之患，而永開秦數世之利，使秦暫寬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爲韓開秦乎？蓋戰國策士之習，本爲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子在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

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及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安，故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一百萬石以上，效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渠，及漕車下，御史大夫張湯問其事，因言：砥柱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渠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渠水通河，斜水道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河入，渠之絕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河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渠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渠，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漲石不可漕，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全利通渠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武帝塞宜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一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脈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蓋胸中別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需費彌罪，而需費彌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錢幣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難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購財役貨，曰：公卿大夫，諛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竄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賤之，賤即貴之，富商大賈，雖所不加賦，而天下用

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于此，然則史遂無幾乎？曰：惡得無幾？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于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錢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式之強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享弘羊，置其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十餘鍾致一石，只七字寫盡千古漕解之苦。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後世鹽法，做此意爲之。

言利之流，至選舉陵遲，吏道難而多端，猶可言也，至廉恥相冒，諛諛取容，不可言也，非洞見本末，說不到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需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算告緡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于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得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享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已久矣。



齊太公世家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得人司馬遷謂呂尚多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奇計陰權四字乃後世腐儒所首為太公諱者不知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賢何事廢權謀況兵乎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像作一富強之規為管子霸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禽遲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為太公所為哉能為太公所為而不為寧聽後世北面事齊此其所以為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食者數世弱者後亡孰謂齊得而魯失哉

鬼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確然射鉤之時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不知畢竟桓公先管仲一著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為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敵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于易牙開方豎刁庸妄之極已盡于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即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況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忘親以適君自宮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于此管仲即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魯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燕召公世家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爽君爽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履假于上帝成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于是召公乃說始而曰召公疑之曰君爽不說直道也既而曰召公乃說虛心也疑而後信乃為真信不說而後說乃為真說古君臣朋友之間相知相得正在于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為周召乎哉

管蔡世家

周公誅管叔後分股遺民為二離其黨弱其力也其一封微子啓其一封康叔仍是豎股故智而其迹不露歷變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

陳杞世家

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施之開微矣哉

衛侯世家

國君宜淫而殺其諍臣亡道也乃陳又甚焉蓋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泄治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聽遂殺泄治其失又甚于自殺之也惡乎可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彼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間吾願為仁而不忍言勇雖然



史懷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

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為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心肝忠告勸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閭閻竝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于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為用如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捷解人相遇點頭即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地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鏹之報有山然耳

夫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背抱父兄之恨機緣本末對正兩相值救越王一段若不以驕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之際可見古今霸王其若若臣無機心而慈性者

爭死不難于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于外，自是則家當與地定于唐。故史佚因而成之，即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昵恩俸，史將諫之，其肯遂君之過乎。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叔伐曲沃，武公此舉，在周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立晉侯弟緡為晉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此二十八年中，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釐王受賂，命武公為晉，如祖父聲盜而其子與之市，因為利焉，敗與極矣。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黠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醜惡之形，隱然言外。為後來弑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威夫人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色無主，則民不威，驅揚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謀，足以發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為後，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此處不及周昌遠矣。息之死，自不請，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息死于信，不死于義，不學之過也。為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重耳以亡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無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乘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嗾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粗然脫于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皋少，國人以亂，故欲立長君，盾乃迎公子雍于秦，欲立之。秦衛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于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發兵拒秦送公子雍者，廢成謀而挑強鄰之怒，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便，一至于此。夷皋立是為靈公，雖而論之，則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怨與仇俱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出其數諫乎。若是乎盾之闇而鈍也。

楚世家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其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誅之詞也。縱寇發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收，其主力不能誅。

之者矣。

楚莊王負大志善藏，其用人也，即位三年，淫樂不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為耳。彼伍舉看破，微言挑逗，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後悟也。雖謀隱衷，一時君臣相視莫逆，千古讀史人容易錯過。春秋時伍氏之聲，子胥入吳，楚始終為吳所困，至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楚，越王句踐射殺吳王，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敵，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節全在于此。

儀秦縱橫之士，其意以遊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于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持有斬向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遊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越世家

句踐滅吳，後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句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強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著，蓋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固范蠡輩作用也。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府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窮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為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范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越之道，不出于此。不然，是陶之一富人而已。重于棄財，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于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屬之曰：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富人所難。宋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辨為此言矣。莊生謂長男亦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智謀所見，自然暗合。長男蠢物不知，亦何足怪。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遇，正當憐之，終始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讓，不必見諒于賈豎之長男，亦何思不見信于知己之朱公。乃徑徑一念，必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

鄭世家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大不言窮，小不言強，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詳邪。及犬戎殺幽王，並殺桓公，秦非子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真。士大夫顧天下太平，不獨為國，正以為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伯教桓公居斂郟之閒而勿近楚，桓公雖死，鄭亦能國。周衰，料齊秦晉楚之必興，一部春秋戰國全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畫定。如數一二，理乎數乎，時與勢乎，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何患趨避無門，藏身無所。

傳取殺鄭子而內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去一君以立一君，雖有德于人人，即以此疑之矣。此魯賢牛首



死即已。死即果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非惟確略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誠心感人。騙策智勇。良非苟然。致證隱士。賞其功而惜其志之不咸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爲楚。徘徊感慨。有不盡之意焉。勝爲人備耕。鞭之。上恨恨久之。全盛時草澤中有此一。種恨恨之人。爲愛不細。由秦滅六國。士無所歸耳。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貧。勇俠者非。心常歎。成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于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外戚世家

總敘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遂節敘事。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顛倒。隱然各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章章法之妙。使宮閣恩倖之別。各有所以自安。而無所觀。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成皋。發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于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于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況入宮相妬之女子乎。

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自將擊胡。意自有所爲。本非輕舉。齊王與居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樸忠人也。明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相輒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汗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乃爲民請免。自贖于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汗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釋。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已。而過歸君。其意尙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不乎。其得免者。俸矣。故曰。蕭相國。樸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奮。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不輕從人。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毋行。眼中已看定一沛公矣。從來關中與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爲家。盡棄卵者。幾希矣。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譏高祖。英雄草莽中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入關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握庫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便定于此。乃筆更此種識力。從何處得來。真天授也。

上已捷。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議。盛言何守關中。補軍給食。將漢王。與何患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醉而疑解矣。非惟明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出于此。明何之功。何知之。解何之禍。何求之知也。

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汗。及爲相。置田宅。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清謹者能之。至云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遂誠名。從學問世。故中出。何最後作此舉動。出此議論。正以自解其強。買民田之嘲。而明其始之爲自汗也。人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曹參大學問人。深于黃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主意何嘗不定。禮蓋公以定。疑即田單拜卒爲神。師故智耳。蓋如齊故俗。參一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接之。益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此。豈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爲漢相。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俗之意。史之言文。刻深務聲名者。輒去之。知千古吏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操耳。何其識之遠也。飲醇一段。似頑鈍。復似滑稽。其藏身之妙。即寓于治國之中。善用黃老者。留侯外參一人而已。

留侯世家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髮漢。則用田榮。反齊。則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汗。晉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子房是何等英雄。一見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地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著驚人。子房已心折矣。點化機鋒。全在于此。蕭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說。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駭之。爲其老強忍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子過圯上。曾有詩駭之曰。警蹕秦皇帝。漢橋老翁翁。術惟羣力外。進履衆人中。智勇皆何往。天人有通英。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鮑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吾聞其將屠者子。賈豈易動以利。乃張疑兵。使人持重寶。啗之。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卻不在此。乃曰。此獨其將畔耳。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擊著在此。很手亦在此。始不戰而啗之。降不受其降。而戰。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戰。用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

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樂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觀子房以田榮反害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二三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知自頂及踵已為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乘之一語有漢王先吐之何人出如此手段其如此眼孔先開一大門戶以待留侯之放步而入其大度人也使如項王印刻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立六國後樹秦政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業破秦為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鄧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若用前著所以敗也子房借前著而發八難中其文儘有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截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其指畫光景乃能千古如生其主意在末段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卻先用前七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誦此而聽之聞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古今善讀史人孰為過于勸者

沛公入關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留侯言之乃還軍霸上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亦以留侯言即日駕西都關中同一諫出舍也同一勸都關中也豈其出于樊噲劉敬則非而出于留侯則是乎蓋重留侯之為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于言不亦難乎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呂后劫留侯此第一難題也子房之妙卻妙在用楚到底不露一毫手腳然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此一諫尤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為之以見大臣悟主回天不得已而後出于奇也

留侯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字重四皓之為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有大子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之決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強其出為子非不為漢也說者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非惟不知子房四皓並不知高帝矣

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輩奇人為子房用觀其血脈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為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黃石有四皓且並子房而為黃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黃石助子房報韓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而至如此行踪不謂之一路人可乎

陳丞相世家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見伯常耕縱平使游學此古孝友人所為張負亦其有品不難在子平女孫為婦資之以財雖在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典則廣大人不能道人生三黨此一流人最不易得而平兼之真異數也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反以平掩才能不知何如其行誼恐出平上

對雄主其氣貫而情貫真平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強之

極也諸將謂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其之極也氣不強則以為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真則以為偽人而自取其疑彼雄主者何庸于庸人偽人而留之哉

盜嫂受金之誘入漢王疑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而直論用人救時之理特達斬截真高識濟變人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為陳平分解則有體蘇秦自為言則無賴矣

開國佐命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長于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其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辦耳文帝曰荷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開得精明逼入縱下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英主強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駁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侯周勃世家

勃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為主此武帝所以識汲黯霍光也光武之子彭寵又以此失之不觀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為亞夫輩屈耳全是一片確心所出

魏武賜荀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或即自殺景帝召條侯賜食獨置大噉無切肉又不設箸即空器意也條侯噉人兵在其頸而不識哀哉猶顧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目送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眉宇間殺機怕人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焉曰何曰參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絳侯周勃爵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幾不得而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交情盡頭之言。處安子地步甚高而分誼甚深。所以報安子者至矣。知己而無禮。不知在縹緲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真。至交之道。不盡于一解。勝相顧。使淺者自失。而人之已。補一禮字。為交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為安子。非自為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父一段議論。又似為知我者。安子也。下一注脚。

老莊申韓列傳

古來勳業富貴中。實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往往先證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于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忘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太史公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誅莊賈之意。在請賈為監軍時已定矣。使者持節放賈。馳入軍中。斬其僕車之左。驅馬之左。以徇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誅賈後。自然少不得此一番舉動。非惟厲衆服人。以穰苴人微權輕。一旦誅君之寵臣。辱其使者。不如此無以自信于君。然使穰苴胸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亦不必請賈而誅之矣。

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為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近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貴。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貴。以不從。不獨行兵。凡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以誅死不可貸之形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讀孫子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數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以熟勝之。

伍子胥列傳

以伍子胥報父仇為主。而鄙公于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踐。一父仇也。白公于鄭子西。又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插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一箇中冤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豎。人生真不願見此境也。

楚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輔太子。二人同事。已是禍本。若知無忌謀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說賊小臣。腐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惡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死。孔子哭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以洙泗中宰相與之。孔子為素王。素臣一坐。不應在丘

史懷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湯武又當別論矣。

武王已平殷亂。伯夷采薇餓死作歌。真有不滿于周之意。非獨不忘殷而已。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況人乎。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二語是餓死作歌主意。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立言甚妙。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有。天下之局。為之一變。非惟為殷諱。蓋亦有不忍言者矣。

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于若不可尋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必欲彌令辭意相刷。便失之矣。

管晏列傳

鮑叔薦管仲。不獨忠于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伯一大關頭。夷夏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戴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不情甚矣。然曲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卻是千古

史記 卷七

明而在回也。子冠冠雄鷄，陵暴孔子，恐謂聖門無子路，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當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是何等情性，真大勇人也。聖人不得中行，最忌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子貢說田常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偽之一字，說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蠢亂誤國情形。況以偽臣而事愚主，非與起商君輩治國學問，只欲救一偽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衛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說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其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內已默計鞅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蚤被英主看破，曰：孝公時時睡，曰：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一段強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家給人足，勇于公戰，怯于私鬪，此商君變法絕頂功效也。即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強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于目前，功罪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為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為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怨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子，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強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辟之取非其有得少者其禍小，得多者其禍大也。

蘇秦列傳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軌，皆有成算，何曾一毫嘗試，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于富貴也，不然，其才辨豈出魯連輩下乎。

秦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不曰妬士而曰妬君，辯士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奸壘蔽欺橫，寫出刻骨。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甚奇，說來卻甚切至，有著落。

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卻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一句收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真有一段情理，乃使人不得不聽。

臨淄之中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嗟乎，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為兵者，輕民命甚矣。民生斯時，其是劫運，此信陵君選軍八萬之令，猶有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以使之。蘇秦所謂恫疑虛喝，駭於六字連用，方得秦人數世精神。

蘇代約燕王一書，比之蘇秦，其說更密，更鍊七國情形，胸中口中掌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正告

天下數段，言秦之橫，適燕者數段，言其高，雖橫寫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不出于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莫測，而絲理易尋，覺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規一事固非逐節而虛之，出而為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蘇氏兄弟起結皆在燕，雖中間成敗離合稍異，終以燕為著腳。

張儀列傳

蘇秦自以為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意自六國相印而止，故儀為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為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著亦在于秦，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為退步，非得已也。儀秦成敗，亦其所託幸不幸耳。

司馬錯與儀爭伐蜀之利，在臣願先從事于蜀，一易字甚醒，此儀之所以伏也。伐蜀一事，史不為錯立傳，于張儀傳見之，嘉儀之能為國以從錯，且伐蜀後，秦以富強天下，為儀連衡地耳。

教六國攻秦者，難于弱，蘇秦之于韓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強，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了此，思過半矣。觀儀之說趙，又與他國不同，抑揚吞吐，綉索機鋒，甚妙甚苦，所謂恫疑虛喝，駭於六字，俱于此見之。

穰侯列傳

穰侯有功於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聽白起之留于秦哉。史記穰侯傳云：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插此一段，明起之死死于此也。禍福機緣，看得甚透。

白起王翦列傳

上黨之役，為上將攻韓伐趙者，王翦也。及秦開趙，括代廉頗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臨為尉裨將，臨亦安焉，與起共事，兩無嫌怨，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著著皆妙。

王翦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法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買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荀傳自為起止，落落忽忽，仲縮藏諸，尋之無端，首略彼孟子，即及三臚淳于髡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本題者，而于三臚淳于髡諸子處，煩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蓋以孟荀為主，而錯用諸子佐使之諸子，雖非孟荀之倫，亦以見士生戰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類人也。

淳于髡見梁惠王，立語連三日三夜，欲以卿相待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視于事先，游于事後，玩世藏身，自是得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貴之備耳。史遷謂其博聞強記，學無所主，看髡甚高，又曰：其諫說慈嬰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其于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其志在音樂，默然無言，王聞之大駭曰：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後人有所感者。其人未及試。會先生來。其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此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未及視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語。從此生出承意觀色。正于此著精神。若已視且試之。則已了。然不待死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戰國策士用以取容希世。孟子比之妾婦而用之以重其言。重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孟嘗君列傳

田嬰駭人也。五月五日生。而強其母勿舉。曰。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此與市兒村媼口語何異。既舉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答。曰。人生受命于天。將受命于戶耶。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語語帶諷。即封人闕地及泉陸相見之意。對駭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一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嘗主意。卻問子之子。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透悟之言。喚醒一世貪癡。此遂生學問。不獨通于好客而已。

戰國四君好客之說。奉申奉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尚矣。平原好客而不及孟嘗。然其意猶在為國。孟嘗則一意工于自為者也。中立為諸侯。是其主意。歸宿處。然孟嘗絕後。而平原猶得與趙俱亡。有天道焉。孟嘗貸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馮驩收資。舉券燒之。告其民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若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為第二義者。對民言正宜如此。當機轉。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為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于趙。而竟為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彘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劍歷階。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其今日言從。中不決。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先責其主。節次甚妙。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語甚破的。說得理勢整齊。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決。正是此語。樊噲鴻門一篇議論。便祖此出之。不然。一按劍擁盾。足以悅主乎。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為而不得為。非貧賤之謂也。捐封侯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是窮愁。莫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蓋自傷不能救魏齊之死。及信陵之賢。不免救齊以殉秦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于信陵無能為役。處魏齊一事。固為過之。

信陵君列傳

古之好士者。其于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侯。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為為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特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偃。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趙王陰事。及所道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救之。竊符何以知生之必能救趙。而後救之。竊符也。曰。于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于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救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于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為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于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內符而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為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整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待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豐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轅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于市屠中。自不是開著竊符之事。尚未萌芽。已先看定一舉晉鄙之朱亥矣。所云贏欲就公子之名。故公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隨其口角轉身。即是看留侯地上進履識解耳。

春申君列傳

公子與客赴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遠也。信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壽秦昭王。全楚。讓太子歸國。立為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獨享國之好。所謂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飛揚簪珠。風流是玉石村富人。按拾耳。楚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歇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欲先遣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疾返而後圖之。歇道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去已遠。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應侯令歸歇。以視楚歇。固先算定一應侯為之用矣。賈智如此。豈不能消楚之一春申君乎。愚嘗觀此舉。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大智而小用之。

范雎蔡澤列傳

王稽為秦使于魏。鄭安平欲處范雎。乃詐為卒侍稽。古人萬一士。苦心如此。務見安平。便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范雎未究。即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然兩人能識范雎。及任事于秦。則俱敗。世固有長于知人而短于自運者。此漢高帝于魏無知邪。所以獨賞其薦賢之功也。



一范睢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聞也故曰禍來神昧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應侯懼不知所出秦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所謂廢糧斷馬惟恐失時者乎然謂澤能奪應侯相其實不然何也此時應侯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並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侯于死耳豈奪其相位哉若相位則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于相而後死地生焉相秦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死路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救死不足者甚多若澤者能釋人于死而不代人處死地亦可謂有識矣蓋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雖之奪秦相于穰侯手也其時勢難于蔡澤百倍何者穰侯成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雖疏而相方負罪求釋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于成而有功之人與受所欲急釋者于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穰之于穰侯上書不敢言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于秦至再至三而後言之澤面取相印于穰授受立談間耳故穰侯之相雖真奪之澤之相雖自予之子之自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辱識時知幾進退巧拙之際雖不如澤穰侯不如穰也

樂毅列傳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通者甚少故廉頗之怨思用趙人而不可得樂毅奔趙于燕王書後往來復通燕兩國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廉頗相如列傳

以廉頗相如主盟中開趙奢李牧周始穿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于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觀相如為官者令釋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埋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識卓然有主君相如智勇從小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眼乎相如事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于官者舍人安知非賢之隱于官者也

冒頓不以善馬愛妾易土地秦數世以廣土強國為務豈有用十五城易一璧者開口已白不情分明是一豪奪之局亦欺趙之無人觀趙所以處此者何如耳一相如待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瞞之其理勢鑿鑿論處分一中節而秦始移其愛璧之意以璧相如并畏趙故秦王左右猶從一璧之成毀得失起見秦王識量自出左右上而曰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讎不如因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求璧初局矣

君曰君子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此申韓管商治國學問者為將從何處得來蓋古疆兵之道即在治國之中曹劌重一情字奢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為將如此方有本領今營一戰而不暇此不揣其本而務其末者也況未必能戰乎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必信而妙者趙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謀者斬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謀者何以知其諫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諫請誅置對甚難奢曰皆後令應變轉境固警之甚在此三字兵機復是福機難與疑人言也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而相如曰王以名使括猶膠柱而鼓瑟也此一語道破古今匆急中用人之病括嘗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亦不謂善既不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于涉世深于謀國者不能知之奢告括母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不難于行而反難于言者奢一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知矣及括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卻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母如此亦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己之言再述一過亦幾于括之讀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李牧居鴈門備匈奴下令曰有敢捕虜者斬不幾于為將而縱敵乎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亡失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代將以戰為事亡失多邊不得田牧而後知老將持重之效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蓋虜困中國只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亡失者田牧之本也不失即為得戰守之道思過半矣

田單列傳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養其氣不滿不發而牧之士氣實法在持之故謹烽火多開謀厚遇戰士用其寡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削降者掘城外家墓用其怒其滿而後發一也

兩敵相當反間之法忙中偶一用之可耳數用則套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數不能識破是何庸主之多平齊之開燕也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攻者二耳樂毅畏諫而不收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出自田單之謀故時勢情理揣摩不甚相遠不然燕易主亦非甚庸愚之主也然此等處不察即明主與庸愚何異

為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內者乎為將者有若司馬穰直與士卒平分糧食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盡散飲食饗士者乎何者相已故也有益于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勇于言者也有損于己之事身家之士所怯于為者也怯于此又安能勇于彼乎

燕人齊令曰環遼邑三十里無攻以主蠲之故已而蠲不肯事燕自經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宮求諸子立為襄王蠲生而完遼邑三十里死而立一王復齊奮物豈苟為生死者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為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于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魏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于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于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魏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秦釀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困魏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而秦不帝。魏不帝。秦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其係于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齊攻聊城。所謂強弩之末。莒即墨之形也。燕將亦待齊之敝而返耳。齊之必決于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若其意原在說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

仲連好奇偉。備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蓋一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外。而後能用人。乃仲連之妙。用其策。而深于寄其好者也。故有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范雎。蔡澤。張儀。輩是也。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反不保者。蘇秦。李斯。輩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榮者。廉頗。樂毅。田單。輩是也。策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者。韓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魯連。是也。其策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閒者。淳于髡。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嬴。王蠋。輩是也。不盾行其策。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別以空言自見者。莊周。荀卿。而下。三屬。忠。慎。接之徒。是也。

屈原賈誼列傳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甚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蓋偷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佞庸懦。身都榮勢。何羨于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緣乎。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待于文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事死。不與。亦是一類文人。氣質。又執謂忠。義。人不於重文字哉。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誦合耳。故諸奏疏。皆略不入。其有體裁。蓋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賈生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捨。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因當改正朔。易服色。革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天下和洽。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賈生所爲。蓋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非一味少年紛更已也。與魯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與其意略同。正欲以三代制作。救叔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覺太迂。賈生乘漢興二十年之日。遇文帝。可與有爲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于兩生則笑其愚。于賈生又病其躁。士之有爲者。亦何所適從乎。漢以後。不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誠見誤之也。

呂不韋列傳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誠。得彌誠。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既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真賈人狡狴也。

刺客列傳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魯莊公之知沫。不滅秦穆公之于孟明矣。法戰之術。窮。作一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士固不可以一事盡也。雖用劫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人臣之位。顏色不變。辭合如故。蓋仍以禮與信服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刺客可易作耶。史記列傳。如刺客。游俠。貨殖。皆儒者所不道。史遷特爲立傳。自有深意。故皆取其入足爲刺客。游俠。貨殖。重者。以質之。彼其看刺客。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後人淺求之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鐵其不死。范中行。之愆。而滅其恥。蓋愧心所爲也。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死哉。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真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移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然襄子再以其身試讓。讓之錄。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爲此成人之名。以爲名人之好名。有甚于身者。此戰國氣質也。

聶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善後之慮。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是爲難耳。觀其謂仲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誰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爲難也。豈不殆哉。誠密義重。政自刑。以絕跡。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爲其姊。史記。鄭使。政知其無。溺。忍。之志。不重。暴。愆。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于。韓。市。者。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此段。文。雖。婉。至。未得。聶政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明。

恐不能須臾。武以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脈誠疑。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軻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若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荆軻自代。債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軻。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皆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皆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軻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道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實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遺。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 史懷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滅族。蓋其起念結想。盡于倉鼠一歎。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廟鼠有別。若其為豎止人犬之豕乎。如斯之為鼠。不死于人犬。而死于狸者。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併天下。而于秦亡。關口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若一過。想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早看破此一輩人。

御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莫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七國重士。故斯為此語。以備秦魯朱家。猶用其言。以脫李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意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并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于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并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矧六國且亡。斯一遂于秦。且無著足之地。求為廟鼠而不可得矣。斯舍秦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著。別無退步者也。秦既并天下。為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滅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

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駭。心口相逆。恐懼苟且。無可奈何之意。已見于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為遠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懺悔修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得祿三字。實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厭。此正斯之自道也。

蒙恬列傳

蒙恬修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謂之阿意與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張耳陳餘列傳

淵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攢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禍人也。斯從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為持重。未為甚錯。錯在使五千人先營秦軍。送張騫陳澤于死。便有苟且塞責之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覺為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為。貫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敗身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養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

貫高等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其主志氣在禍福之先。問曰。縣名為何。問得誕甚。甚甚。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死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主。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于陳。立為王。章邯進兵擊魏王于臨濟。市為請救于齊楚。不克。死之。市之子魏。雖不及子房之子韓。然始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為子房。則當為市。宜表出之。

彭越雖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奪于真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繡繡布輩所為。彭越韓信不為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越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隨何

說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編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若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為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于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即勸布殺楚使者，先著使人不能為應，急著又使人不能如此。其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驛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漢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疾足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尊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于囚，遼處于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于亡，蕭薦于高祖曰：必為大將。夫囚之于相，亡之于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于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為大將何，取于不亡，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為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座之薦衡執于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

韓公諷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信而韓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韓公之言輕，即出舍都關中之謀，出自樊噲，韓公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深母子信則飯之，屠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鍊信也。深母見信，信亦婦人常性，竟深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喜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我不能死，我矜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若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為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惟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信所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事之君矣。當時非漢即楚，信亡將安之乎。其亡也，亦知有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為大將，故以亡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問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亦也。信下齊，請立為假王，上大怒，罵及問良平，臨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兩復罵，妙甚。轉轉中機，權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木罽波軍，拔趙城，立漢赤幟，背水陳，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著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為妙。

拔趙城，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陳，乘大將旗鼓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而歸，見漢所立赤幟者，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城，立漢赤幟，歸著處。兵家用奇，著著從恐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

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我也，亦危道也。韓信未出，非隱時使人開視，知廣武軍計不用，還報大喜，便有先著，不專靠背水陳一策破趙，後求廣武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為，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著。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知襲其兩長，二語皆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

高祖偽游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教信封為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求免一死耳。此時何時信敢尚言反哉。史稱陳繡拜為鉅鹿守，信信屏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為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即反何能為也。恐管謂信之反與不反，只決于聽通與不聽耳。一謝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繡謀反一段情事，則又在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可見信之謀反，係于通而不係于繡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繡謀反之誣。

田儂列傳

觀田氏兄弟本末，儂之殺令自王，與項氏陳涉起手略同。儂死，榮負項榮而逐其君田假，假固齊後也。齊人立之以繼儂，較之儂自王者，孰順榮怒其立不由己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之義乎。且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榮，及榮追邯，告急于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榮，始而榮救榮，不旋踵而榮殺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之，敗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為齊相，當鄭生之說下齊，何至能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亡，橫實亡之，齊亡而橫又自立為王，是齊亡則橫之利也，而橫之立，又無救于齊之亡，海島俱死，自是戰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亡齊之罪耳。

樊鄴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為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呂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令平時仕宦人處此，能無快哉。況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躍治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二字作眼目，卻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所得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主如憲，分教曹窺灌嬰，中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而歷歷可見，真不啻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趙堯周昌相趙主如憲，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大夫耳。捷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其術，以薦顏真卿而殺之，小人作俑效尤者，不足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入至此哉。中屠嘉斬鄧通正也，欲斬宦錯私也，二事已不可並論矣。況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景帝何如主，而欲

以私斬錯哉。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鄧生陸賈列傳

鄧生聞諸將握鹹好奇禮。乃深自藏匿。自是為高。以諸將好奇禮為握鹹。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為齷齪大度之微無疑也。然好奇禮與慢易兩相習氣。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奇禮之諸將對慢易之鄧生。自不相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奇禮之諸將。其解冠漫漶無怪也。沛公一見鄧生。被洗延坐。何嘗真厭儲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川腐儒。蓋極而戲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漫漶。別是一種俗儒耳。沛公踞洗為鄧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鄧生長揖不拜。為沛公者。惟有被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撩逗。只令如此。蓋鄧生之資。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鄧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閔。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顯蓋諸臣固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探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享。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辯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生也亦淺矣。賈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平將相和調。則權不分于古謀國名。身為侯。不出杯杓。篋篋之內。而已。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辯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一終于辯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甚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朱家心知是李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李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亦三人真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李布鍾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李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李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亦三人真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李布寄資賈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曰。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顧不重耶。布適大說。布名根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耶。古今人為此一念。為游客所制。曹丘生敢于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為。恐亦清時之一變也。

布母弟丁公為楚將。為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唱之也。卻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著數。真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之以徇。容我者救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為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主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賈主以自為功之意。漢購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疏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于醜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諂。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禍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能。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為使亡歸。盎何以謝漢。錯也。漢無法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衛夫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為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頗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躁刺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傲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當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當夫一事。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入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為主。然鞠犯罪盜高崩玉環二事。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嘗觀張叔稱爲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于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誠于法之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入之路。稱爲長者。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于公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吏顧行阿意者。勁輻相去遠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于用柔耳。以老人而于衆人。令廷尉結驥。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點。

文帝居代時。未爲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忘。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即位。止蒞問馮唐。問廉頗李牧之爲將。拊背而歎。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入大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爲意。急急求將。得頗收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于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聞處乎。君臣對語。如朋友。少開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慮。慎。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爲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忘鉅鹿。拊背而歎。頗收。誰謂文帝非用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太史公敘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真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真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威于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爲子孫爲小吏歸。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南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條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是數者于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尊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聽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用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奮檢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真。真僞之間。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袖衣。期不爲清潔。期不爲清潔。五字。近于奸矣。與何敬容暑月。薰衣焦背。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耳。大之爲王莽。小之爲王安石。皆不出此一極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爲長者。上曰。舒守塞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不能忍。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爲長者也。乃復召舒爲塞中守。是時。匈奴爲邊患。安取于

長者而用之。正意其能得士心。爲之用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觀扁鵲受術于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人甚難。有甚于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曰。天喪予。諸祖以授後。後爲聖。聖千聖百祖。一傳字。不欲吾道止于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微結。以診脈爲名耳。世間真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脈爲名。所以堅人。而不收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卽段善本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漢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後世國用。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忘其利。使諸侯私招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吳用此爲反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可假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竊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善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卻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己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假塞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僞。爲己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乘辱之。總緣胸中有丞相二字耳。真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問。史遷于傳末。特追敘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盡。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武安族誅之案。卽灌夫冤證也。而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于既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辣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游戲。僞于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母君臣之際。處分極安。安國爲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輸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于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脈理。必因公主治太后。使太后轉言于帝。乃爲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爲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爲之言。太后喜曰。爲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開委曲安詳。真有融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

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梁王言之。幾于遂其惡而厚其毒矣。全當觀其請出公孫詭羊勝一段。有後此匡救之正。乃可補前此繃縫之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入見王而泣曰。兩泣字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帝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內。一而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為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處用之者反落第二。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開道。其意自周古公發之。千古制馭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所謂漢所餘。彼所鮮者。則糴粟食物之屬而已。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糴粟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勝委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通商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然。語語中的。亦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屠屠然較。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駭國矣。況說之言。又辯而強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余屈秦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狄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即倖而勝之。此四字已說不去矣。況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紛紛。實蘆翁一王。恢開之貪。躁小人。何可勝誅。

衛將軍驍騎列傳

衛青以奴虜為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為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加于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為大將軍。代為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述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權權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細不肯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師。或言當赦青。其歸天子。天子自裁。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為驍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為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于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太史公敘驍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熾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卻詳大將軍幕北一職。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敘驍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驍騎。幾于青李廣之視

大將軍。其感深矣。大將軍聽前乘言。奉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喜。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比及所不肯也。然自畫出一真樸人與雄主看。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卻似大權術占便宜人所為。

史記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妙在不說透。千古老奸。情形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于此。汲黯指其布被為詐。弘即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涪海。北築朔方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假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何上。見天子遺假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細其說矣。然願能西南夷。涪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涪海之所以得罷也。卻得古人納屬之意。滅其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為。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為妙用。至其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假。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本色。史謂其意。意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主父假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為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假費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為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資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視人主意。向不可移。遠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後者多矣。

徐樂之論以安民爲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假重一梅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謹察其候。使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于悔矣。三子之言互相發。故并之。

南粵尉佗列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舉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遼繆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稱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倏傑哉。當其時。囂豈不爲子孫計。而病以授佗。蓋英雄未了之局。與其子孫不肯者。敗之不若子。臣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于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于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閒。上不能爲沛公。下恥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爲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著著算定。爲後來扶餘輩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文帝予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備強處。然憤爽會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況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亡人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河者。朝鮮王長。即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脫脫免罪。功失外夷心。開發生事。從來如此。且以誘諭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況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美。即不請。蓋知而故縱之。自欺欺人。實名美二字誤之。此大病痛也。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師。所爲名美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憤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依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終以約降之說。略樓船。左將軍以戰持之。陰除降右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奪之。左將軍之計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于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樓船賸爲虛人。誤國如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于樓船。差強人意。可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巴蜀民竊出取笮馬。燒僮僮牛。以此巴蜀致富。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卽一事。小小狡狴耳。而臨卽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卽令是千古第一嬌才好色人。謬甚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卽。臨卽令曰。長卿久富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涼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胸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繼往奏琴辭謝。爲鼓一再行。使俗人爲之。不知多少。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在臨卽令之先。此時卓王孫富人。也有臨卽令此輩舉動。其女不忠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卽令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卽令設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雖警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著。臨卽令之于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阨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淺嘗人讀之。賦意。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近。自不可強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無限深情。在復用數字。又說得甚於前。善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傲蜀。雖近于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此。不得不然。其在通西南夷。而不在于傲蜀。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恥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夷一節。欲實其慕蘭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功業之流弊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己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尙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寵哉。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推殺辟陽侯。雖不可爲訓。然爲漢濫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識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爲相者凡四焉。乃知黃霸爲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諷力，便是矯制發策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數語暗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賑貧民，民惟邦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遠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黯正于此處得之，為治擇吏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寢淮南反謀，幾于正己而物正者，至于出守猶不忘國，過大行李，言張湯之奸，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固大臣深遠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重，黯極矣。武帝得人為庶，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黯為之，使黯為之，其大節不異于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黯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黯一知已也。武帝許黯社稷臣，黯一知已也。大將軍數請開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已也。淮南王反，禪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已也。

黯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殊帶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思，不似惡者之言。而大將軍聞愈贊黯，請問國家朝廷所疑，蓋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量如此，肯亦可作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黯表出之。黯雖仇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于面目，故雖不甚合于主，不甚說于時，亦未有以害之。無其誠而效其惡，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為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于酷吏者，則曰：奸偽萌起，上下相誣，事益多，民巧法也。盜賊侵漁也，取為小治，盜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誣，以文辭避法也。官事益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封侯之禽也，就錯之東市也。郡都之斬也，周陽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誠宜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為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的為之悚然矣。義縱傳言其治政行少，繼繼二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風而為閭，斷離而為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茲。黎民艾艾，數語可想出繼繼二字之意。字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刺落無餘，故郡都傳云：是時畏朴畏罪，周陽由傳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遠矣。

郡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傷張湯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謹身而養其賸者也。廉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況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郡都為守，郡尉步人府，事成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驢。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于陵郡都，郡都而知其為司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為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湯為人多詐，無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登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讀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據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非用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據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事知之者，以為能罪之者，以為酷，汲黯察其內核，詐以御主心，此大臣識微洞達一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跡作用，諷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似為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及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機警，難乎置對，湯不謝，又伴驚曰：固宜有，且點極矣。湯慣作此狡術，幸以復詐面欺誅，快哉，而湯之死，始于誠宣成于趙禹之手，宜無論矣。禹其所見事者也。酷吏死于酷吏，有天道焉。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于嚴，父質驕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之廉于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為其子報讎者矣。義縱之無行于未貴之前，湯之母理湯于既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所謂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于一人之身，豈苟然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其所留，亡于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為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卻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于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為讎，使月氏欲與共擊匈奴也。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燕賈智固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為之事，自有一人為之，蕪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所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驅之職，枉其才矣。然因職失候，乃有通鳥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輩功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說。

天子既開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略置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為然。揣摩雄主，思想慮顧，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攝摩來轉，如瓊無端，皆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一等庸儒之君，不為人所利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厄在庸人易為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拂拭，於能仗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事在縲紲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賤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為要領。

游俠者所不言，子長為之立傳，津津不容口，必先為游俠昭雪，其明白不與豪傑同類，正見自家文章推許不苟，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侯侯為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幸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士，且不必計其為吾用，而先不以其為我患，不為我患，即為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孫侯無此特達之識。

衛將軍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聽察，杜千古關說之路。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為其言，未可知也。帝此語量衛將軍太淺，故解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為之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倭倖列傳

嗜癮，鄧通所以取寵于文帝，錢錢則文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于嗜癮而發于錢錢，竟以餓死。則嗜癮者即餓死之根也。傳后之殺，馮昭儀也。始於當熊，所謂好尚不可為而況惡乎。倚伏之閒，豈可定哉。倭倖至柔媚也，韓嫣為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而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弓高之孫，李延年至為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倖倖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為護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不至者。

滑稽列傳

滑稽滑稽六藝說起，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一世，傍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明笑經術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二事不相礙，合得無謂，豈不亦倖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于口齒眉宇之間，只一序一贊，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卻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圓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妙妙文，無意而淡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于友者也。其于孫叔敖，不在擬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廉于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與事同情，真情同義，然教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寇從東方來，令廉頗觸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鶴，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出來，說得慷慨，有一陣沙在前，便是亡秦之機，千古倫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往復一段，似史遷未著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刺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隱于下，常游于下筮之外，季主以為道在于下，當求于下筮之中，一問未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于二子，猶蘇門之于叔夜，管輅之于何邵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助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困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救海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堂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蠅修備知物之說，以為計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積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官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于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于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書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窮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貨殖傳言：耳自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蕘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於勢能之榮，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懼，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預詩有云：無貧富不憂，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莫遂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飢，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揜鳴琴，揄長袂，端利履，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險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圖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史士難文。非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路道也。農工商賈。皆長困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家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俗人謂太史公羞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聊從筆墨游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為此發憤之語耶。齊俗賤奴。而刁獨愛貴之。架點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開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用乘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與僮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寄倉粟。其乘取權略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而錯費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懼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廉恥蕩然。無復血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意而貧者。舉以為收。學重富賤貧。以為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因之。久而不知耳。以未致富。用本守之。以武成功。用文持之。經權變化。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自序

觀太史公執轡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句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覺千載而下。五十餘萬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終之曰。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忍以文字讀之耶。

史懷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強。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感。而微近于閭與。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贊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龍鏡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感慈護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中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于桑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師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即位六年。承文景富強。技藝欲有所為。而休息已久。臣民

習于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句奴初著。先為此語。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為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微之士。當于此過其前。而王恢以貪賤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為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蹏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又安能入堪霍氏之專。而拱己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為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到于馭吏。非到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比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至幸宜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勿得以春夏。撞巢探卵。彈射飛鳥。其為令。符瑞之說。千古騷主。諛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撞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其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首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為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周政乎。適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始謀特識。遠見之言。豈似有隱憂者。昔周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為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為美談。何害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管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感。其意正如此。

文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妙。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九種。鼓中殿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主習尚。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至此與臣下角勝。交相矜。則帝王風益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諷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為奇快。皆讀史至盡。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為之氣塞。劉欲云。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之。而學士棄去之。為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開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從焉。為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阿臣不讀書者為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于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氏為感湖內亂。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于可欲者。大刑用甲兵。兵利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虞以至漢。官刑而兵制之得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為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一事者乎。

食貨志

班氏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為貴。謂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輪入太學。入穀賤罪。亦以粟為貴。則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錢。謂錢之非殺難為巧。則不可得。因悟私錢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殺難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況又過也。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誠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殺難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錢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農。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種。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大夫。京師在東。東海。宜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皆自漁。海魚不出。後復子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成。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海魚欲近。漕關內之穀。糴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海昌。習于商功分錄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

便。海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常平倉。為萬世利。其說自耿種昌發之。實做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為海昌所諷。明矣。不知海昌之策。樹之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海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善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楚元王傳劉向

劉向好枕中祕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譏。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擁戴王氏之杜欽谷永張禹輩爭。始終為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劉向。謂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處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為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為中郎。其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為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為止此。則諫邪益無所。忌。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說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開蔽而閉。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消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已可笑矣。與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為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關。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實。問。皆。稱。首。謝。下。詔。為。堪。暴。白。情。形。業。已。裕。然。微。堪。為。光。祿。大。夫。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堪。決。顯。口。堪。竟。以。瘡。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即。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製。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情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為天子孫。孫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妙于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權。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折武。器也。曰。安有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蓋猶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

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憫惜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于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真古

右文之意。即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諳此道久矣。所謂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蘇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故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即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朔伍江息夫傳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賞赫聲。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于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剛。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充。充非是以自固于上。用之皇太子。充輩頭一著。已託出無餘。充雖黜。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則死。鳥困不得不出于屋。一事以為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用之。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乘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武帝求斯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以中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以敵為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為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為惡資本也。

息夫躬謙論無所避。兼畏其口。此從來小人會乘深罪。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謙。有佞邪材。躬首誣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大馬。備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悞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輸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為寒心。而王嘉謂其諛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為不可用。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遂段數來。隨筆成變。不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開架節目。羅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于目前者。有驗于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打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並錯雜能言之。至其所論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資。大臣之識。其本末未嘗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熱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銳。不知其鈍。知其鈍。不知其厚也。

韓淮武人。誣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卻以繁單于類一事。勝之。恥以文士自了。其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為韓淮地者。能無愧于賈生耶。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臣子于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己獨能之者。苟真有以自信。亦不嫌于排棄而自任者。何者。國家大事。

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于己者輕。而成敗之關于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曰。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其有以自信。而不暇于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尤人之數。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難于老臣者矣。充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袁盎前錯傳

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至于應變。其二其三。皆論募民徙塞下。主于持久。則其所持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于核蓋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于欺。手盡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于上。告君之道也。

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為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于夷。此微俸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遂亡。而宋弱以元亡。金亡。而宋亡。不修己而恃人之過也。

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于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初。既不強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壘器具。屬一一為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率勸往。自為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徒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曰募兵。而曰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為兵。非一日之故也。雖以徒為名。一部屯田全局。藏于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實于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胸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徙之民。有一試輒効。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為兵者。復自兵而化為民。兵再化為民。則不復可望為兵。而不肯將吏。弱者與之。儉安。弱者因而廢削。之法久而做。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益良吏。明管子什伍教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為民之漸。而終募徒之局也。

賈誼救路博傳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尚隱。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與與勝。莊。梁事敗。見王先生為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于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亂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番反覺合傳之無謂。

路溫舒緩刑。痛切懇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實帝綜核之始。所救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孟舒輩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即今收藏家貴德板書之意也。

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主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梓色。趙主亦曰。中山王但奔奔。不佐天子。稍節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

一種作藩王真受用舉問。觀其開樂一對。甚有成心。安知非成于藩王。伎削自障于聲色。為全身寄憤之地乎。而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陸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開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賀樂土。臣雖蟻。敢不以實。陸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避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與得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即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粉粉求自試。正逢忘者之機。袁立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即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兒。為程姬侍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兒以應。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于此矣。然則唐兒發祥之奇。又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觀江都廣川所為。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是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武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助。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無驕于女。陵言出而難于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許之。不為之所使。陵遠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蓋為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恨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管收降虜。其言陵軍無後救。為之鄉導。奇數三也。三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勝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後涕泣。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遠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諛可取。而其語近。邊此時。只合管漢救之不至耳。即上亦會。倘陵無救。以此為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為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喜誇奇功。通輕俠。既無卓識。其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其禍。且為人品累者。

衛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命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庸人不可曉。以是非。而可憐。以禍福。蓋以一絕大干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塞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而鄉號哭。血且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為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合謁武祖廟。雖主賓過。哀然矣。

武與桑弘羊有怨。數為燕王所訟。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疑其奏。甚得大臣體。武精忠為外夷觀瞻。才一聞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思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存容。不急急于指切一事。以說理為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實生之激。無微錯之萌。而氣運圓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乎。然見于筆墨之間者也。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卻從天人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若來甚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深。而其傳也遠。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廷尉有疑。奏使寬為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即張湯亦不自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于自見。吾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

寬表奏開六輔。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不絕。課更以嚴。上由此愈奇寬。兒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棄取。占便宜。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于寬者乎。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是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策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此言為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諫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張湯傳

上行幸河東。將亡書三箴。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箴。非獨以敏勝。亦以慈勝。以敏識難。非一切書。腹笥行。祕書。豈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張氏成敗相反。學者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于自處。亦高于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妙全在此。不然。上語為蔽賢人口實矣。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遂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霍光聞。于此等處。見其條理。非然。不待不以大臣之識推之。所謂味道有子。李處無兒。正如此看出。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欲優于永，然其為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為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郝超為桓氏謀主，以父情忠于王，至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為超者亦苦矣。超後物世莫能知其入，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氏子雅爽，其氣韻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管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袁帝即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疑懼，不知所出，豈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別尋一罪名坐之，乃可為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開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著之妙哉。

宣帝諡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諡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

巫蠱之禍，中于骨肉，班氏以為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劾書察之，為賀者危矣。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特予補外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

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與等皆之太子宮，親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慶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膏肓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知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貴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又為奏薦興，竟為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史懷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惡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為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為人主者，豈遂哉，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哉，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其食告，以地震告，為人主者，即至悲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哉，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開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呼，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為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收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救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慚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慚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慚，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為冤，而漢益不可為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為榮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為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其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滅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操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為刺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始保儲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弊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尚鞅鞅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為輕重車千秋以一言解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遂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為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為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可自輕耶

太僕藏長樂告楊傳書備極羅織止免傳為庶人傳子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傳此書雖涉怨望輕微未至如長樂所告也傳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尚在疑自為此書以實所告此傳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慎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晝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吉篤慎實相猶以萬年編己處之仕途好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詞也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媚之為效一至于此人亦何憚而不學媚乎今孤直之士簡于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厲己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為友為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死事難而義正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誣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黨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為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祝宗所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經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諷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為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謬本題乃云取民所主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社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竊

奪之人智可敵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能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為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誦王章猶為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為章乃為漢也必不可為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為達生福為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皆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爾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尚符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宣帝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為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滿此不在驕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駭問諸兒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趙充國卒慶忌列傳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藩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若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相罕開味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光也可以舍罕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乎曰罕之要領在我也罕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拜豪康當兒使弟離康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并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離康種人願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離康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拜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勸漢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拜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拜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拜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光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首使已分于先零之罕拜復與先零合戰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軍地令軍毋燔聚落獨牧田中罕光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拜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拜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光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開亦安能了然于手心乎



敵如治難者使之然而自潰。老臣為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充國雖奏屯田。妙在為將者不避嫌疑。為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誠。足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臣。竄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召。往返商確。務求詳妥。充國披開條答。不取作一影響皮府之語。極曲折極直。以論事為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畫其事之核。練有若。錯之策。何如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腹臆苟且之道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諸前。不使者皆頓首伏。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當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真心為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思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益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遊事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城。然有識者以爲。將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堪伐一時事。以欺明主。說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乎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離于老臣一語。充國傲首傲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傳當鄭甘陳段傳陳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與茂材。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葬。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罷。因賜諡曰繆侯。處一士而以得殉之。又以身後名殉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執符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進坐而不悔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陵陵爲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依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蓋光白道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始功者。得以緝制之罪罪之。法吏處

儒彘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謀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爭利。何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始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得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孫所圍。有倣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曲。中。已自可憐。湯辭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問此一。語。死始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如鳥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立其前。問且見之。其視顏汗背。何首銖。之。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徒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形。康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謂可憐。可憐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支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諫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畏知死。不避廢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永父報仇。永之爲湯。諛。實。正宜耳。然不如教育一書。痛快直達。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得奏事之體。

傷疏于薛平彭傳傳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萬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伴。況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強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教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薛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屬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薛護太子家。視。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傳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親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不足。辱知止。不始。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者。託爲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公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于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持平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廉。與盜為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侵廣。謀吏者不察盜之侵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嚴。盜亂由此。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和御史。人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捕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頓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友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入主。抑何其核也。

王貢兩鮑傳

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為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為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令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為喜。如強者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既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臨察之時。尤為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為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于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于忠愛。其文流于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于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為忠愛。文之為經術耶。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諫之不至。則贖之不足。必居一手此矣。

韋賢傳五成

韋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駕驢馬車。騎至廟下。削得為關內侯。自傷貶黜。父傳作詩自勸。蓋未幾爵之前。以克讓為美。為人弟之道也。既獲爵之後。以守成為賢。為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接遺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因丞相死。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始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為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

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卻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此一事衡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遠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其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于風何異。其心迹險闊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為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辭識過人。光聞而驚。授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耶。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恥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為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為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微。卿有恩耳。豈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己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真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為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魏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侯勝京翼

黃霸以夏侯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新從何處得之。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慚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慚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古論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于術數之中。其計誠微。而其心誠苦。元帝柔靡。作崇。房請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為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顯設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張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囚錄。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起之。此事甚辯。可補正史之遺。為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尹翁歸張敞韓延壽

先是穎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思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問之。廣漢故滿其語。令相怨。又教吏為簿籍。及得投書。削其姓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于斷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思于姦民之合。姦合則為黨。姦易得而難窮。廣漢新治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為黨。雖近于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于此。江乙謂楚士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為民

上者為風俗計，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為太守，欲更政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為，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為有法。

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平能，必有其精神出之，乃不敗。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稼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獄獄，歸美正盛，操縱而史云行之，發于至誠，至誠者，真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

盜劫質案，質吏頗質不敢并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即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惇為偽降者所劫，惇將韓浩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清之截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猶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共之，否則使賊全失其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宋公子曰：「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于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以殺榮畜一事，為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傅婢，欲以符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何異？勿論魏相為丞相，非可以存劫取勝者，正使要符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在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為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受人，我開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翁歸為吏，非不強直，史稱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妙用亦出于此，為吏強直，人已不堪，若辭色驕傲，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舍其強直而罪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賈誼有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能免此，惟延壽幾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置，實大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吏不入循吏，亦自有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于魏相事，若一轍，蓋其崇尚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真有所本者，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概乎未聞道也。」

張敞敏練長才，坐與楊惲黨，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疑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敞坐殺聖婢，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人知其作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 史懷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何傅孟寬陳 孫寶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吏易，廉吏而兼能吏，難廉止于潔己，能藉于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為廉吏而欲為能吏者也。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子蓋寬饒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

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理正氣強，而語特圓妙，人已開大有學問權術，深于涉世人也，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人見勅曰：「今日應舉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受職。」寶曰：「誰也？」文曰：「蜀陵杜群。」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群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罪去。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怪寶素素。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當且固。勿有所聞。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誹明府也。即度保李而禮其事。兼口謹。終身自贖。寶曰。受教。保李耳目。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鑿爲小戶。但持銀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保李同土壤。素無嫌。如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過禍耳。保李遂不敢犯。寶亦竟歲無所。舍對寶。問保李。千古巧宦。人色厲。而博強項。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說。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保李。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情理節次。寫出如見。侯文爲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遠心。然善處之道。實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病不肯仕。後求受署爲掾。出處之際。權機在我。甚爲不苟。寶能用之。勝取百保李矣。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邪。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密。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之固君子也。

匡張孔馬傳匡衡 張禹 孔光

匡衡經術儒者。然其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遺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于重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其意自妙。若留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觀。遽用作宰相。用其才。受過其器。附權長勢。蔽賢妬功。甘爲石顯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奏衡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抑快千古。衡竟以體面留。忍就列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半陵伯一事。竟以欺愚。收決裂過之。鄙夫患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宰相。而向與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經術掩。衡之佞。亦以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永始元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山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三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階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驚動萬分之一。決于一禹。車駕至禹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著。被老奸以一身。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枉心懷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爲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宮機局正同。王氏益漢。始于杜欽谷永。而成于禹。宋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私人。

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爲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爲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禹得君如此。而以此報漢。罪之深也。太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避勝之。能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于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手。禹以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奏請求之。帝引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真有爲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爲。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爲漢制王氏之心久矣。若禹始終一溫飽俗骨耳。其效遂能亡漢俗之爲患至此。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豈非以其俗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真不俗人也。惟其不俗。所以不可奪。

定陶王求爲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持正議。與二氏爭。及王入繼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改居近帝。并稱尊號。光又爭之。猶有大臣風節。不幸與王莽同時。連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然未至如張禹賣國。不可以其畏慎與禹同罪也。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于弟子終無所處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于自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無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此語得之。

王商史丹傳史丹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爲王鳳所陷至死。鸞皇生息族。必反以爲異類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詔商忠直無罪。數語爲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許諍商之王章。商之公案定矣。定陶王以好音善擲。上數稱其材。幾于奪嫡。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中。且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逆折其萌。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閒。其捷甚微。至中山哀王薨。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上望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卻是爲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謂丹。丹亦無辭。蓋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折。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相。臣竊戒屬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于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疑病。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爲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靈覺。可見靈覺之詞。不出于至誠。不足以感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開乎。

薛宣朱博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滿。樛陽令謝游。皆貪狃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

及宜視事。詣府謁。宣酒飯與相對。接其備。已而陰求其罪。咸其得所受。宣察漢有改節。宣之效。乃手自撰書。條其奸。封與滿。曰。吏民條言。若如。或議以為疑。于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辜。故密以手。許相。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漢。自。知。罪。誠。皆。應。記。而。宣。詞。語。溫。潤。無。傷。害。意。漢。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探。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探。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謂。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實。賄。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證。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孫。平。鑄。分。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微。亦。解。印。綬。去。待。周。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足。以。服。人。意。足。以。感。人。非。一。味。滑。刺。者。可。比。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尊。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禮。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用。人。而。不。為。人。所。用。也。

宣為相後。反覺。案。然。所謂。功。名。掛。于。治。郡。時。也。然。當。其。為。丞。相。而。在。方。進。為。司。直。宜。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為。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于。此。今。始。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暴。其。短。百。計。巧。鋼。卒。之。不。利。于。己。者。不。必。皆。賢。者。為。之。而。賢。者。懼。用。之。途。又。非。巧。鋼。者。所。能。終。塞。以。霍。光。之。賢。始。而。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成。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成。事。許。為。醫。入。獄。為。成。訓。誡。卒。免。成。罪。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若。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自。立。聲。譽。為。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遂。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華。乃。去。融。與。才。合。若。范。者。吾。即。以。其。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思。不。作。忠。臣。治。民。何。思。不。作。良。吏。

齊部。舒。緩。奏。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收。起。就。職。博。奮。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吏。齊。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自。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偽。者。為。真。自。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辨。千。古。名。利。中。偽。人。當。用。此。法。處。之。管。范。汪。為。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躍。就。訪。汪。雖。實。投。檀。而。意。以。趣。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命。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偽。人。法。也。

凡。為。吏。有。時。乎。用。滿。但。滿。者。病。于。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于。不。爽。博。召。見。功。曹。閉。門。其。得。其。險。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既。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遺。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于。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疑。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

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博。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傳。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為。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為。上。所。覺。召。問。狀。玄。滅。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柱。心。塗。面。身。名。俱。敗。千。古。快。之。為。傾。險。者。之。報。此。淺。深。小。人。不。學。之。過。也。

霍方進傳

霍。義。討。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開。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為。節。節。皆。錯。此。楊。玄。咸。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

永。一。意。為。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后。宮。解。免。王。氏。而。后。宮。尤。其。所。重。引。蔡。女。蕭。牆。四。字。風。切。后。宮。立。言。甚。為。微。巧。不。知。蔡。女。蕭。牆。可。以。持。后。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飭。正。二。女。楚。莊。忍。絕。丹。姬。幽。王。惑。于。褒。姒。魯。桓。脅。于。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后。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后。宮。親。屬。勿。與。政。事。捐。妻。黨。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于。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中。伯。之。忠。必。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所。以。為。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則。永。之。言。可。以。止。于。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賞。布。衆。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旁。及。諸。時。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尊。為。后。宮。而。發。者。公。然。賣。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著。著。步。步。皆。有。綫。索。使。人。主。不。得。不。入。其。彀。中。而。已。操。其。權。真。小。人。之。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后。宮。者。淫。數。端。則。永。言。為。對。病。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于。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鉤。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于。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磨。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侍。屬。吏。有。體。在。嚴。于。法。而。寬。于。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即。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肯。敬。之。如。一。蓋。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奸。犯。科。反。一。切。優。容。之。奈。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于。正。己。以。率。下。故。有。所。謂。于。法。以。媚。人。喜。于。下。之。奉。己。故。有。所。謂。于。禮。以。自。尊。故。耳。師。丹。與。傳。喜。俱。以。議。博。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于。大。臣。之。義。甚。正。即。貶。黜。何。愧。而。為。王。莽。所。廢。顯。成。一。蛇。足。真。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風。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為。此。無。可。奈。何。之。事。與。廣。驢。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疑。甚。矣。自。賦。江。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非。異。人。真。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于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言。數語為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于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為之。于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靜是也。

循吏傳其節

循吏傳其節。馮翊以勸入財為官。不著右職。其俗吏服孔也。循卒以循吏為漢名臣。入貨一途。何嘗無賢者。蓋循性習長于治民。故喜為吏三字。是其一生真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絲自見。故入財為官。忍而為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佞倖傳。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耶。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官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為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于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此各自求弱。折而入于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于漢疆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于漢疆之日。勢使然也。單于弱而漢道益衰。其強弱與漢相終始。漢之盛衰。不係于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觀矣。

始呼韓邪娶在伊秩鞮兒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腹胥。皆長子。且莫車少子成樂。二人皆小子。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倒戈。且莫車少年。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鞮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醜詣所。奴候入侍。且腹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兩閼氏高誦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即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于顯渠閼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皋。蓋深重之。甚于立其子矣。雕陶莫皋卒。傳位于且腹胥。以致之子。且莫車而後。已嗚呼。視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章法脈絡井然。有成局于胸中。文甚簡妙。開閉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史記 卷十二

亭而輪臺。聖賢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置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間。而為之甚便。一至于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傅介子。漢樓蘭。與陳湯。誅鄯支。情法不同。鄯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為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鄯支管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獄室。當刑。漢法豈可施于質子。此王莽所為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漢過益明矣。何怪呼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賞。遠使有利。遂以為例。成則為介子。為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遺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于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為名。誅之不成。而遣醫養視。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于農之意。至桑弘羊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為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為重。苟有可為。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倖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于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開。建議者盡成畫餅。況輪臺注險之說乎。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慧心達識。卓絕千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無一深情人。能求于色之外者。覺武帝一詩一賦。俱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繼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為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于天。乃入定陶王世子為嗣。即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耿育復得進其說。轉免于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如鏡。欲絕人祀。預營此為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責。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皆稱疾不朝會。莽敬懼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耶。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為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舍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王氏之與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與驕勝。建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事辭讓。非全出于偽。王氏勢猶未厚。故鳳氣。尚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自杜欽谷永陰為王氏地。事遂不可為矣。

王莽傳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迹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騷踉蹌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詞則病者之嗜嘔夢之響也。其面目則僂佝之散塗而登場也。所為始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誰媚女主。而幸衛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為終始。可笑可厭。可惡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難老為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為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為備。重成而奉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居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墻深宇。堅焉深錘。健焉者先為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備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梓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其主相視。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子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莽喜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惡。從來大盜本領在此。色厲而言方。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倆。

### 史懷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業舉大事。而光武以勤于稼穡中興。帝王託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為。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衆反恐匿不信。見光武絳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亦終不能勝我。即勝而可以不至于亡也。昆陽之役。奔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惟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為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于此。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衝之制在氣也。乃與收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時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昆陽之圍。諸將見莽兵盛。皆惶怖憂念。欲散歸諸城。光武諫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

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編作不得。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諸將。遂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疑曰。昔曰諾。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變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輩庸人。難于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其功。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為邪。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

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劉。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蘄中以應。郎城內盛亂。轉相驚恐。言郎使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趨鄴。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鄴郡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餓。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推鼓數十通。給言鄴郡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鄴郡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誰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歲犯霜雪。天時寒而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舉數車而陷。此豈有成算乎。不過惶急中迫出此段權略。固捷如此耳。窮則至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無船不可濟矣。復道王新往視之。何益。帝亦知窮有權略。正欲藉言冰堅以困衆。心應變之道。不得不出于此。即徐還坐請鄴郡將軍入之意。窮還果言冰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詭言之也。觀新擊鮮。茂賊衆乘挑戰。窮堅臥不出。方變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斷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自是定衆應變之行。光武之遺視河冰。蓋選擇而使之也。諸母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敢曲。惟真柔耳。二語合得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道。委妙用。被兒女子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為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得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罪惡。誰想二百年后。有此一番舉動。雖行在漢子孫。不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止于武則天也。于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光武皇后

明德皇后

和熹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有廢后一事。不可為訓。魏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為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慮迷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卻不出此。凡世間大度量人。即大權術人也。

郭和熹與明德明略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郭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著著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慮貪貨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工于取權勢者。也。譬之善宦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舍此而和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

同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于盆子焚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為無道。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烈傳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能動衆。由其始下相小有辯智。足以爲患。郎不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恩全亦以此耳。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諱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許旨。哀帝臨崩。以綰綬付賢。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推權。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園。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綰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綰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忘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閔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始盆子輩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閔與王郎彭寵輩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漫然擠之叛逆之列。真無識也。

陳嘉公孫述列傳

方烈勸陳嘉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嘉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嘉之敗。過范增遠甚。嘉起手一段。施爲。猶知曾漢。似皆出望計。望去後。著著亂矣。

嘉不聽方烈之言。輕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嘉自以與公孫述敵國。恥爲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爲也。故善收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其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爲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也。

諸將議立劉氏。宗傑成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亦庸庸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于公。卒皆如此。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立。以自爲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爲。正

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即與光武李通俱遣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當大悟歸漢。若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緊著也。

李王鄧來列傳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真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流亞也。正可以勸名盡之。

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爲漢精神。似與陳嘉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露降漢。露許而中變。則責責之。露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而歸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露之局而已。實責露而露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歙欲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亦雖在別。不能勒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爲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邪。

廢太子爲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力爭之。期于必得。不苟爲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歷獨守關。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鄧寇列傳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乎。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顧效尺寸。垂功名于竹帛。中興是何等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聲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著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還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關元勳。自是道何一流人。不當于職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輻轉之馬。調代嚴紆爲護羌校尉。以紆失信。微許諸羌。先是小月支每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調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即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圖我。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破。諸胡不復何可再用。而當恃也。故調又以誠得之。遂撫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賂諸羌。使相召誘。其後任尙等夜爲羌所攻。義從諸胡并力破之。此乃真以夷攻夷。著落得力處也。



用鄧禹入關得一意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著也漢用恂與禹之自處步步暗合道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與禹俱敗禹實爲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幸以勝異實爲之功不在禹也即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爲中興元勳者在明于取天下大勢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翅回蓬終能奮翼隨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非非然實中有得取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既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蒙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意在并躬兼而有之卒以誦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果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難矣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于扼要處開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爲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漢遂將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鄒圍休帝勅曰可直往鄒則蘭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鄒帝讓之曰開欲先赴鄒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鄒果不能克憲遂拔圍陵殺休馮惜殺宗欽又擊鄒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惜所親信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惜者必責防也後月餘防果執督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胸中憤憤悶悶然絕無分曉其緣索機關轉動似皆聽于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己鋒不覺盡露似爲勝之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爲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明于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十九年妖巫維尼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殺食多數攻不下士死傷帝召公卿議上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徵圍緩賊賊棄散遂斬臣鎮等此用疑之妙不獨兵事爲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倖倖也

耿弇列傳

光武聞鄧邯兵到將欲南奔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鄧邯不足定也此即用王常上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被王郎要著在此至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郎後始弇于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其主借僞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遺床下請開力陳其不可光武之弇于更始未必不決之姚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自相同也

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振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開弇求徵亦不自安遣弟國入侍帝善之帝止弇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況遣國入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弇自全之道不得不出于求徵可知矣

姚期列傳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溝當王莽時謂妻子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其食糲糲不苟爲儉者也魯肅家富于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奢者也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我所得有儉奢之間皆有深心有妙用遵與漢之儉正所以爲肅之奢未可爲守財人道也

竇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爲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誠棄取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光武正爲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爲著著算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即是英雄宋錢微證正祖此一派行藏

擊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竇融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融與楚戰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武師爲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爲竇憲顯死也此何等事而爲權倖功罪地邪蓋肅宗切責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求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大志其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短步能言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幸當從汝受學勿悞也援有此兄真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其好名真作事人根本如此况幸援行服其年不離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真有感知之意世祖即位援兄良先詣洛陽其誠真主又在援之前援嘗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哀哀吾憐憫多大志此哀字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馬伏波高爽人胸中無俗物而事事著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著實少亂兒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

留牧畜轉游離漢開因處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殺數萬解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復邑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曠南所過郡縣皆城穿渠此非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慮一生只一實字可為空談利濟者愧

公孫述嘗謂而見援援之曰天下雄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為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意與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于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其眼曠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即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卻看得深大要疏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竊不憚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幾人說夢矣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二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軍士從客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開勝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燕跼踖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軒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為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于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鞍躍躐自矢馬革裹尸葦菲茨方只緣胸中多卻老當益壯四字耳

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為所中致有惹草之謗使後人用為永鑒屈體後生古道游然可慨也愚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宣王以常林郡邑者德每為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為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為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溫文柔密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誠精警一段防範稽檢之意往往露于款洽之中而流于意言之外為羣下所覺一時功臣像為欲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其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誠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處盛滿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舉示于此他如李通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子孫各守一藝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馮異之謙退不伐賈復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詣洛陽寶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間稍通高祖之裕達然所全亦多矣

京魯魏劉列傳卓茂 卷十三

為長者貴于近情不為己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于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為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養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嗔解與之挽車去此疑一步法非即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于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請府送馬非惟處己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為長者偽不得只是一真真則平平則近情真與偽有心無心之辨也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誦矣乃曉譬之曰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事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賈備中寓一段調停和解忽尋出一禮字替卻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術世故中通透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為老奸竊閃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強取己女為妾及貧民錢不償者帝召民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饑饉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財物邪賈遺之密使諷漢超曰願還其女并所貸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安不犯界感乎天也豈不殺雞成乎人也觀于天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袁安之使觀亦可謂高識矣上下聞如此此吏治之所以盛也

致殷富其輕點浮蕩廢業爲忠者輒喚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于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葬止于懷練一正至鄧禹西征輸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步步著實不苟爲奢儉覺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丹是古今第一篤友人只是慎始不妄交耳陳遵頗交丹丹拒而不許侯霸遣子願交于丹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自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入寄謙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名譽意氣不足以動其胸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憚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益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此邪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柬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那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人不能知痛癢至此

鄭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即脫身爲傭得錢帛以予兄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上也蓋寬饒爲吏身無餘貨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爲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下也

桓馮列傳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入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知之臆臆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始才大題目大陷穿然觀敬通文詞壅塞亦寡亨通之氣郭丹曾爲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爲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荷諫家二子所爲過于衍而皆不害爲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中屠鮑列傳

郭以天文所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迂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于天命識其主不過欲以身爲佐命及爲漢將陳俊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惟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沈于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郭禹之高識而不與其功名超于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游莽終之佐漢但以實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鴻冥龍變若揮者庶幾近之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奮爲吏儉約養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茹荼若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主死可謂功自厚而薄責于人者矣忠臣良吏當于此中求之

史懷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桓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諱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臨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諱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諱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繁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諱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諱鼓琴諱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諱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繁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諱可見薦賢爲國干繁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右心而已若繼紹在齊王問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瑟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一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居亂世身自儉約故財結客亦自爲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業人而養之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

蘇純性強切持毀譽爲士友所懼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思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強切人能被人思其難只是誠懇感人耳

今夕蘇儒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管荀喙爲撫軍從從甚厚從弟求爲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仗節斬之既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冀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語意出于蘇章皆執法人先置身于無怨之地者也

不章以父爲李嵩所殺夜則寤地喪則逃伏經月遠其髮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得高而殺其妻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高破膽至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于死之又掘其父墓標首于市高憤悲感傷吐血死若使高死于不章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露露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客手段精神物物欲動附王頌以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泣上取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破發家焚竹與不章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頌事又惜不章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庚鄧周列傳朱淨

彭寵之反朱浮躍刺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特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翁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統列傳

梁冀非資德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雋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位而其性不難取庸主驕后端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秋主豈國誅勳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亡其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鄭玄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于少而不利于多者多者難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聲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途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于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 楷 楷子 玄

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語關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條奏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舉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誣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難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疾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右文之主體恤

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郭子然告因焉得愛釜庖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廉者使其可受只在胎之以安因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士固未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其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以變化氣質驕貴二字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非惟自崇節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襲望塵學問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剷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疑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而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子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褐帶索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于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與處士資虛聲者何異握六師誅有罪使官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爲省事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轉紛紜爲亡漢之根乎此事惟曹孟德才膽能行之非一切庸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丁鴻讓父爵于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即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著益見前讓國之非僞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張法騰馮度楊列傳馮向 楊

桂陽鳳賊渠帥下陽潘鴻等畏向威烈徙入山谷向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潘鴻等驚竄向欲擊之而士卒驍富莫有鬪志向計緩之則不戰退之則逃亡乃宣言下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向乃密使所親者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向人寬慰深自責咎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失少少何足介意乘間成憤隨向勸令林馬歸食明日徑赴

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每其所不可舍。而唱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于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尙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除黨南走。皆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言格賊入荊州界。于是徵交趾刺史張野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野不肯出獄。方更守持械節。乞傳尙詣廷尉。對面直。若尙不徵者。野理皆平。終不虛出。望塵受柱。尙竟以辭窮受罪。以尙將略。猶以罪二人。自取罪辱如此。況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尙不幸偶紀對耳。若非強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臆臆者多矣。又可見救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祇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慎言赦也。是時皆桂陽。賊相衆。攻郡縣。賊衆多而遊力弱。吏人憂恐。擬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發。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帥。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其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詳也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己于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況骨肉之閒乎。薛包與弟子分財。婢取其老。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于讓。在于讓而善爲辭。只是不近名耳。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事在郭伯道前。平不聞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未必由于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繫于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既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諱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其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悟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而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饒益烈。既不逆其所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于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擬漢室。正以贊僞者止殺。其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于父。古人著作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詎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邁。而固謹細。固其所也。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嚴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關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請超于絕域。絀成固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 倫曾孫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持盜賊。倫獨依險固。築營壁。賊至。萬衆拒之。一段定見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即異之。特召入與語。至夕。其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庸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書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于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庸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謹知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皆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聖賢慎獨。真學問。不愧屋漏之旨。和盤託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即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術。知孫斌。知閔子直。知甄子然。知臧吳。爲種收中常侍單超兒子匡者。羽也。自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于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認種者。曼也。之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于此數子。亦若著著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即收一人之用。當時能用種。豈不并此數人得之。種救出後。他無表見。卒于家。曼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榮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暉兩等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也。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古之爲賊者。不必盡然。

初。陳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先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贖之。暉少子頽。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陳處張堪堪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慕義也。

子嘗謂擊鼓映雪。此古人與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常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竟。則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願陳阮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詳也 袁固 周典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安邊。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為還之便，司徒桓處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真心為國者也。豈知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為身名地議。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彭越、張敖，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朕默仰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于上，國家大事專恃一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延熹末，黨事將起，閻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自備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閻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閻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閻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開始末本領，苟全性命于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之凶于賊鋒，所由來矣。漢末焦光寒貧，諸晦行匿，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冀皇以前要其本指，歸于全身，實兇亂末世迫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為高士也。然閻能使賊不入其閭，鄉人就閻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于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向書陳忠薦周與文辭，可作尚書郎。自言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技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于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固陋，示樸美不必自己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錮一文士，恐形已短，不願國體，則亦愚而隘矣。

郭陳列傳 魏子忠

陳寵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間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為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 班超

班超備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衛，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為立傳，不附父兄之後，真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于家國人之開處，皆有其道。史稱超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固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陲而已。

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投筆，而難于備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屑為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為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起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碌，固豪傑人有心用世。

以此為鍊性之資也。超與從事郭恂同使鄯善，見其王禮意疏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引入人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出人以自專，其功淺深廣狹，度量相越甚矣。」

超自請往服西域，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隱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真心為國之人，其言動發于至誠，絕似趙充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于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其私圖，處成功，引讒毀之計，似亦無出于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

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之。超謂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從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薄供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數語乃尙所謂平業者也。不知平平二字，正超授尙以善後之策，此大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使非介子甘陳一往喜功之人，可到學道讀書，乃有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耳。漢討光胡，欲開募鮮卑，冀獲其用。應邵以為虜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邊將不聽，便取縶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而不在我，千古欺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為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恐以為可募，隨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中，別尋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固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

霍諸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冤，出之于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為此更難，不知語所以能為此者，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憐可避者甚多，能為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于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所能為也。

爰延為鄉耆夫，仁化大行人，但開耆夫，不知郡縣，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岑暄為鄉功曹，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婁諸，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噓，知有功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于此，可不畏哉。君子不欲多上人，況以屬吏而掩上官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慎得之。凡物有諸己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難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即是人情。蘇子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勤學，秦漢以後，紙學日趨于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 史懷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霍應霍爰徐列傳楊終 程璜 霍諝 爰延

楊終以諫徒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微，羣儒集曰：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固薦終經學出之于獄，引與共事，不獨虛心憐才，古人于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模，以一念不苟，成其不朽，移此心于他事，作宰相可也。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酈自恃能高，而忘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涕，懿怪而問之，酈曰：國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酈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酈對第一，拜尚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買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霍醜起家經術，後以諫顯，與孫懿篤好，祇以一念蹶進，流激不情，醜態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准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真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于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從古驅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頒虜，使不為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其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瀕不堪無官之苦，故進而難于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于此。李恂為兗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校尉賈胡遺匈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恂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儉，不知有居官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居官廉儉，正為後來退步地也。

李陳施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自以為僞，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故大本進者，欲吾堅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部民見問于太守，又以郡人言郡事，自有難于頌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惜身世語默之道，龐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

慮心得來。觀漢世廟參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將將于吏。即隱然寓兵于民。後世將與吏。截然判為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暉列傳

章帝好崔暉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暉乎。試請見之。暉由此候憲。憲屢屢迎門。笑謂暉曰。吾受詔交公。遂揖為上客。天子薦一士于臣下。臣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開暉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為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暉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暉而有之。為帝若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為王氏有也。然暉見知于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暉。暉卒以直諫。憲被疏而出。雖不見用于公朝。終不為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敗。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暉。此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暉得脫。然二子優劣。定于帝之一言矣。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廢太子為濟陰王。固太后稱制。固顯入參政事。爰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官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為亡漢之根。哉。瑗此種廢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禪請為設。瑗聞而遽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關主。借此為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著也。

崔寔視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新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為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奈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實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宦途熟套也。侯霸以大巨辟一士。相見止于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況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深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為高士也。

黃憲起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傳不載一事。實錯舉一時稱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于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憲。

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踞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護。先驅卒有阮儒燒許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坑儒焚書。從處士橫議。看出感應至理。曠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處太盛。幽明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為之識也。從古奸雄。意狠手辣。亦必有一種痛癢。為人所制。極其痛癢。雖其殺機方盛。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

衆。此曹操一帶人痛癢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拒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置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殺。正綠老瞞胸中。先有此段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奸雄易說。庸人難。奸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癢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諱死。廢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太子。是為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祐卒為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種陳列傳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寬用事。獨理其輪于都亭。此千古雄快吏也。及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此即狄山毀張湯。湯出山乘鄒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造賊壘。賊降之。埋輸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為虜所殺。固落權奸彗中。即若顏果卿死賊。亦足令人知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虞傅蓋臧列傳

虞謂受命討光。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借此為名以怠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在此。賊分鈔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為賊所覘。其日增兩寇。正作此伎倆。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為賊所圍。使人請救。乃密治軍營。聚薪城中。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真木偶人也。

馬融列傳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飢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便為絳帳豪華之根。失身外戚。亦生于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為劉鄩陽球所擄。兇徒胡方。球又將其部主使加毒害。所略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焉。邕以此時死。豈不是一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脅。負黨邢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真不幸也。然邕于卓屢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于色。安知非自諱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漫然殺之。誠為凶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為李催郭弘輩徵命所污乎。此則死又賢于生矣。

中郎誠焦尾琴。慧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感應之言。非慧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列傳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其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有疑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可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

補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猶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慎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罪過趣之一字難施于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名致書爭問根皆不發封藏書于壁及逮捕貴戚發書于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慮又從處亂世風憂患磨鍊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邪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寔者引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己而借人者真感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冉鄙貴倖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雖自解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

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數目地勢合散詳確似趙營平可爲論邊事之法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奏報含糊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郭符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于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士使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登身事外真大古便宜人也然林宗誠知人而符融又先知之使交于李膺郭始見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處衰世忌于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郭能避而李露其氣融既齊名而藉以悔既以吉既能慎而藉其才名不能累人頗養與謙何如耳林宗寓宿茅容且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寓在一真字孟敏荷甌墮地云而不顧林宗見而問其意林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敬之高寓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資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卻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真敏之定正林宗所謂識之基也

候陳寔陳蕃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卓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膺夙性高節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融幅巾危冠手執麈尾執事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可見當時龍門浮雲羣聖承繼之人正元禮輩所輕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于前輩也

賈武列傳

漢忠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忠宦官用董卓除之忠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爲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爲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爲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

孔文學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瑞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疏耳疏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著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學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學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礙網張羅其自理甚疏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疏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其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于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噴喜不待妙舌妙手也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勢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覘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著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若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操殺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恐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子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質彧已死而操猶以恩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質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勢也

賈直列傳

賈直項人以爲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直先相北海時誅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邱岑盡收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難奏宜考岑宜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尉其儼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騎騎時原赦宜宣又以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吏似太肥然在獄晨夜誦自處能忍便是宜簡處

儒林列傳 第五 孔傳

劉昆走避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光武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每其席以益通者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勵之下使人精神倍生  
以公卿中非涉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  
太守且直規不即見竟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書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強  
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萬行徑不同其為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  
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橫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文苑列傳 王逸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為遂輟翰而已最是奇才能虛心服人又  
能讓人彼胸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  
以公卿中非涉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  
太守且直規不即見竟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書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強  
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萬行徑不同其為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  
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橫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獨行列傳 范式 李善 陸機

范巨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行矣然有一處為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  
有敗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為奇自覺尋常乃可

李善李元蒼頤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緒始生數旬貧財千萬諸婢欲謀殺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縊逃山中備嘗艱難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鍾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并為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家未  
至二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一蒼頭欲自出脫離賤為良甚為不易李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  
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為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可事續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慎獨學問  
此善託孤之根也

陸績母截肉必方斷意以寸為度此子此母孔子之所謂有恆也

方術列傳 陳

世間小技術皆有至理況醫為人之司命乎然華佗輩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為戲而試其奇  
濟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  
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閑又云療貴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強不  
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涉世窮理之言又可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通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實如梁鴻者嫁之此語故是伯鸞知己

列女列傳 王霸妻

王霸威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蓬髮麻齒正使有此慚其情不諱亦不害其為高及聞妻言而起笑  
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借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  
也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詞掩卷不及疑好遠甚女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蔡康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竭流離成都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為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  
流涕請董祀之死正體貼此四語之意

### 史懷卷十六

三國志 一 注附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松以益州賈于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  
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于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人以爲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睡約龍潛  
蟻風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至于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卻甚疎操  
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  
應之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諒表也正與悲憫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荆州與益州二若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璋荆州可有蜀此時有荆州可免後來  
與吳借與爭之費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為赤壁之役者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為曹公所  
先主于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璋而獨忍于璋也

孫權遣使欲其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不諭。還。觀權如此。著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恐無其名。追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荆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事過先主。想其胸中自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後世觀場才武之臣。于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雞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于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勢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親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在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關張馬黃趙傳

為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眾。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于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趨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禮有識。此大學問大作用。人事豈可于戰將中求之。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雀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真算得定。即武侯猶當下席謝之。注

龐統法正傳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孟德到吳。聞此人密有自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諷孤莫行。其意獨為。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顧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為。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卻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為之于前者。此類是也。注

董劉馬陳董呂傳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相。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

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為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有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費禪使吳。孫權昏大醉問曰。楊儀魏延。敦豎小人也。雖皆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遠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郭鍾耳。注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廖立指切蜀事。歷歷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為不是。而表勸之。語似屬謹。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己思過之議。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于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廖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為善。

張王向張楊費傳

張育為丞相長史。請亮諸事。送者數百。育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其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鍾傳

後進文士。秘書即卻正。數從光詣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度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尊儉。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有所施。為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讒。疑者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做苦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光此論深心高識。達于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中韓書。益人智意。蓋深覺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皆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發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子魏。此亦一證據也。注

蔣琬費禪姜維傳

琬代武侯為尚書令。既無威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禪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日。暫視己。竟其意旨。其速數倍于朝。唯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郭張宗楊傳

時病不羸之通敵。靡不法。疏之鎮靜。尤代。靡為尙書令。欲效。靡之所為。失之遠矣。

吳增巴邱之戎。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為魏。而吳眉眉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有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授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開治兵。事復欲復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矣。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強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備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備曰。謂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攙縱。不留一隙。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受之于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于卓也。其妙全在于強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孫策投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

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安發。權行五六里。遇過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艘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微軍還濡須。夜渡。有危險中。權銳而暇。曹公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其語異。卻有親意。操諸將。其詞。卻有畏伏。意皆宜得之言外注。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卻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渡雲臺手也。注。結好子。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龍。踞以致討。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于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亡蜀。好觀其與浩周。往反數。心口遠。拒情見乎辭矣。注。鄭泉嗜酒。閉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飽即住。而嗜者。勝。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饜餒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于衆中面諫。使人主懼之。此真酒人本領。徐於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為酒。空實我我心矣。含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李衡傳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為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因表列前失。此兩相如。所以教終賢也。諫何減。許允婦。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勸兒植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君。吾嘗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于自全者矣。邵時字溫伯。時為護鄂功曹。被收。惶遽無以自明。時進曰。時今自在。時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吏自列云。不自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時辭。時怒。猶盛。時慮。遂幸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時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膺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說橫興。干國亂紀。時以啗。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鎮歸。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之為愈。實由于時。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時不惜死。死又為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為死者哉。鎮鎮歸。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愚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時之所以為知己也。注。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擊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給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目五步之內。視上于衡。則下。于帶。則旁。則邪。以禮視。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傲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為故主周旋。辭對中。忽盛出一部。家故。整整不易。

可謂辨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為拔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為長惡不小矣。

宗室傳

婦賢戴貞殺孫翊。翊信其妻。其妻與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將孫高傅嬰等。若非平日暗著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間取賊奴之首于床帳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順諸葛步傳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雍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洩。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願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不可。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威格處。其詞責子談于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悲憤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閒道人不知。

權欲種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于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非家國手。其緊著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程督以年長數歲。侮瑜節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真心為國。亦不得不如此。晉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纏綿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于形容。是公瑾知己。其立折將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

孫劉并力。推曹公于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開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荆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欲取荆州。恐為操所先。正為此耳。甘寧戰將。見亦曾及此。此亦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亦虛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為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荆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于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賦操于樊鄴。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荆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為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荆州方略。極言吳之不懼于操。無賴于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一時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傅甘寧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為事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于死。自當禮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策從容獨與範。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暨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能。今捨本土。而託將軍。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縛著符。謂諸將曰。諸君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真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甚大注。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為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為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于桴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者。是也。遇與大帝英主。才好文。漫然以疏直乘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尚不知。故云自恨。碎節竹體不。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吐幽憤。語語實堪。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迫感于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漢陽傳

諸葛亮死後。臨淮城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言聲成風。人情之于品物。榮極則衰。生又云。自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格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悚然于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為辭矣。

當哉。  
 下令讓還三縣。疑于數言。字字不情。初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爲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願。自首至趙。趙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奸雄若不辨自明者。奸在于此。  
 司馬建公曾舉公爲尉。及爲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婉氣直。對奸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盤盞。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臍皆沾汚巾。漬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爲持法。峻刻垂節。利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殺見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公爲大將軍。袁紹駭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張詡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初舉事時。便爲標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尙數引虜入塞。爲害甚。擊聚自呼。汜入派水。爲易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滸河。至今清溉萬世利。恐孫劉君臣未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值民之術。修將帥之事。三國人伎倆不過如此。強本節用之道。不講久矣。  
 安定太守母邱與將之官。公滅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遣使通。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輩一往貪功冒險之人。并班超陳湯傅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薄罪厚賞。以來之。卒之不賞而自來。不賞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 史懷卷十七

#### 三國志三注附

##### 武帝紀

魏武命世英雄。爲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邵。公無如之何。而橫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子許與之中。微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答。不答妙甚。公固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痛痒。全在于亂世英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問而大笑矣。然亂世英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蓋當時上書言時政。更迹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爲治世能臣。是後政教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行東歸。亂世奸雄。其志決于此矣。嗚呼。臨能臣而英雄。豈非世使之哉。

事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帶威。然老瞞一生受用。在此八字。遂爲千古惡人口實。  
 曹公器量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圖還自相戕。則指劉岱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忘克而少威。兵多而分。並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

##### 明帝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于軍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洧南。勅司馬懿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遠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將將手段。特用之于懿。尤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爲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役。懿方與亮相拒。謂南帝曰。權走亮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公子耳。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其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聽他。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讓即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營謀。其作用乘取甚奇。在諸奴在得其慝而用之。在張讓在得其喜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其所乘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英雄也。  
 史記 卷十七

郝昭遺令戒子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此理甚明曰吾數發家取其木以為攻戰其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因為將看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為將而發家取木即此一事將豈可為乎注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為布以水沃鼠鼠死此非甚奇自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洗之物反其所始也注景王議廢勞羣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遠心其厚顏啞口亦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彈文又似辭辭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即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為奏首賊臣作用注

髦立後景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及后少康中興是何主意紛紛論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刃立其後也

后妃傳下后

文帝為太子左右贊請賞賜后曰王自以至於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觀此則翼翼畏慎一念亦自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太祖嘗得名瑞數其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取其中者為偽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雖主偽不得偽之敗決甚于貪又曰吾事武帝四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貪開國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注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書策點辨慧遜倍多端亦小有才者然負吳以自媚于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于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盛自誇詡之理乎柔佞小人賤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 曹洪 興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或之臣于漢也孰能聽之注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于少時幾至殺身可為吝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牢矣丁謐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貪婪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宜王稱疾避爽而密為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懿者愈庸愈疎而懿之所以疾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謐亦過計諷之未半覺謐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買傳買

李郭入長安買謂買為禍始蓋欲自脫于李郭之手而寄其身于張繡後快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

耳豈為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郎管傳王郎 郡原

襄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與為屬與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從軍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于門襄乃下道至士牛營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大有權術是古今第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一段議論為薄情人矣其異于人處只是一厚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蔭卿厚德之言發出反身學問注

觀哪原匿劉政全其身又全其妻子蓋義俠膽智居亂世者人但知其隱君子而已政之投原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此語細藉而沾沾自喜業解衣以待之矣

浮慕是後學一大病漢末尤甚原志士自不為名所懷還背孫松解不致書鄭玄之意是何等識力人各有志志高者通是原一生本領而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又原立志之根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瑗

曹操殺崔瑗最是千古可惜人而世多不談及陳壽以孔融附瑗傳末瑗地位身分儘高矣漢末名士惟華最劣除卻秋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徇豫章豈有為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而猶以年德安受孫即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故收衆欲為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為之用若為不知也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晴

袁紹在黎陽昱有七百兵守鄴城太祖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損其威處窮弱之地有取輕于敵而獲全者曹公攻馬超關超益兵并來輒喜謂可免再舉之勞正可與此反君吳蜀合而後三分之形成使兩家知此終不為魏管所乘矣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曹公取荆州威震江南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必資備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此魯肅以荆州資備之意也孫吳不得不合之勢豈一眼看定久矣後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且請密之此呂蒙襲荆州時也董昭言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可使兩賊相對持勿令權得志合兩說觀之孫劉強弱存亡終始在離合二字而魯肅呂蒙之計得失較然矣

太祖徵陳及將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敵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陣獨臥車中終不言濟怪而問之陳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陳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陳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狃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

五人真是純漢。如今諸生臨場溫習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一語。韓非說難中不付拈出。而曹公見。臣主聰明。對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爛爛在心目之間。嗚呼。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智不如一誠。注

劉司馬張溫傳

李季為諸生。皆種雍。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粟。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揚沛著乾糧。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為陶士行之師。注

任蘇杜鄧倉傳

蘇演之叛。蘇則請因。擊之。善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于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為善者無主。必權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即善惡離合之意。

二李滅文呂許典二廬閣傳

當漢和帝時。常侍左伯衡等。權傾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于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思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頗促取版。既入。見尹。欲欲主人。物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伯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饌謝尹。息又勸門下。言無常見此無兒兒。童子弟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悲。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注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蕭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注

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籬。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太祖未及推。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籬受。車內以感之。修必復重。自必推而無。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為陳思。連綴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怨業。而修自疎。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祿原之正。吳質之譎。乃可視修所為。豈是吳質對手。注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亡。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之幸也。骨肉開。開聲結怨之言。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此語殊有深恨于其父。中山王袁基。謹退讓。極能翰。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衛二劉傳

王衛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于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植初得曹。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浴。粉。塗。粉。頭。拍。胡。舞。五。推。鏡。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說。謂。淳。曰。郭。郭。生。何。如。郭。子。是。乃。更。著。衣。帽。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議。袁。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皆。謂。郭。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攬。諸。士。表。其。所。長。令。之。延。舉。皆。一。念。名。根。之。非。必。其。能。友。勝。已。也。注

何郭求父子傳。嚴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即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誑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反驕。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徐胡二王傳

車駕幸許昌。問選曰。頗復中聖人不。選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謂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醜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選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選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隨右三郡反。選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選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殺。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放。民開私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斷淫。淫。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選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選與光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選辭客。經濟精敏。操履清慎。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選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奉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開透。徹。不。苟。者。惟。徐。選。鄧。雲。二。人。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為戎首。而猶數通書乞食。向虎口求活。不應。且法至此。刃已在頸。而太傅猶先下救。救後。為書。論之。凌出迎。宣王。遣接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銀。凌。而。縛。水。次。道。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套。著。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圖。舉。大。事。耶。



鄧艾陳光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在晉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妻即會母也昔妻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置樂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

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山彼發願不快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生男故

欲以得男之藥成侯曰得男佳事聞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女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

字又為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駭愈愈愈奇張夫人直是兵機成侯雖判斷得痛快一絕妙賊吏耳注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掾郗暉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應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

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性則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

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

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

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戰文王將西梯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勸會取艾不足

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實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事可復疑卿邪賈亦

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臨驅策

郭神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權推之矣古帝王于功臣必逆使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

士能竭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于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

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時表徵為吏部郎魏末尉廷造焉徵一見而異之問焉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中之無已者何焉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其所不足觀此

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奉孔子于老子之上久矣觀其答何晏茂于神明一段是步步著實學

問行人尚清虛豈是輔嗣為戎首耶注

格年十五與鄧瑒太守單子春談白云年少賡未學剛若欲相觀權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暉所謂對

維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使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想見前輩

之妙注

格又曰夫風以時動爰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

道術皆不能精問格風之推變乃可爾乎格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

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折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驚竄兆民駭驚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

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趨幽靈風可懼莊子天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胸

中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趨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相當精

神注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蓋其人負絕才絕情而開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

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史懷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魏武其人卻有情司馬宣王恨其人特無情非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

一種陰鷲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閣房之趣略不以其心以為熱則生情有情則為取天

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為恨詩曰以此出立上

曹氏取天下于漢而司馬氏取天下于曹懿之不肯屈節曹氏魏武見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

氏必不能越曹氏而徑取天下于漢其勢又必因乎魏是以卒事魏魏武一生經營半以為晉而懿父子

經營全以為取漢天下于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為君臣而操不知懿與操並世為君臣而操不知何

以為操也操知懿有豪雄志晉見其很頗相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

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矣哉

討公孫淵過溫父老故舊譏飲累日帝歎息慨然有成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途遐方

將掃羣穢遠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功成歸老待罪無陽此時已公然作豐沛舉動無一字人臣語

平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讓返三縣一篇長文。抵不得此四字。然魏武之服人在此。可見奸人不足。一味風波。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事。明帝以面覆沐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導報冤對夫人。開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託出。方能使亂賊悚然。然不過爲子孫謀。而不知反爲後代。

景帝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疑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陳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逆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之散在人間。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別才也。

帝自有痼疾。文意來攻。驚而自出。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忍而講。不必言。但覺傷胸。捫足者。造次中酬對光明。

惠帝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道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命。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乃安。同一宮寮之權。戴其主而爲之謀也。爲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賈惠。而可以不敢。立想愈妙。而應機愈省。者所以妙也。

明帝

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操。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請遂止。從來誣聰明有才人多用此等題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朦朧昧中名士沒入而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真逆折之。自是省力。然妙在占先。敦自以先手輸。太真亦天奪其鑑也。

帝微行湖陰。察牧督。雖以點捷得免。一候騎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濤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后妃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衛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備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道洛陽。令司馬華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備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將將萬人。而並亂石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委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蠶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輒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持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貴嬪可謂健婦。妙在嬌嬈之中。微帶膽骨。然其媚媚。卻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繩維主耳。士之遇于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更覺媚媚。即此意。

何曾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道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殺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案曾始末。一鄉愿老奸耳。然看曾之前後。甚明。往往于所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憤憤者。胸中原不憤憤而始末如此。所以爲鄉愿爲老奸也。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耳。國亦何利于有此臣哉。固知安樂老胸中。珠白了了。乃對那律德光曰。無德無才。

羊祜杜凱

祜嘗室元勳。自無爲曹爽。庸人所有之理。其不受爽辟。宜也。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一生腳根。定于八字。爽敗而祜曰。此非愚慮所及。深厚自是大福。德人語。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會荀勗之間。得免于難。未必不緣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屬以平吳之事。知人哉。雄主也。祜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斷。出于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爲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爲大臣乃能爲大將。蓋意如此。而誠成。聖田。其取吳著數。令眼若定。快手隨之。至爲步關一役。身定。既難。以明主法。不少假借。與諸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偏不讓入。智愈深而勇愈沈。君臣間。紀綱心計如此。欲不亡吳得乎。此後一段謀爲。純以懷柔爲主。其布德示信。不至舉吳之人心。盡入于我不已。步關一事。又何足煩其指。歷然祜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祜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動對也。布算已定。而委之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祜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祜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祜嘗以政漁廢政。即安石賂賢意也。善藏其用在此。徐膺雖不識其意。然執就一諫。自不可少。祜欲出而借膺言。以自止。甚爲有體。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鄧騭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漢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開合眾。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滿堂。乃當如公言耳。杜元凱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于此矣。羊公峴山一歎。哀樂異人。其名根之重。即沈碑裏水之意。而以遠識高識出之。深潭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動於隕淚一碑。無所不入。交情冷妙。

結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非謂其病也即劉暉秘伐蜀之意

華深贊成其計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當其時無論帝能用結即遣張暉已自得入矣

預言德不可金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注二事實之古人口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

其陰以推羊公乎元凱自謂正氣在胸中不可及一時人石密何物以宿賊奏免預職及嗣右之役

鑿欲使預出擊幸預之收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事之安危可謂不忠之極矣預奏以不可而鑿以軍與法中之幾致殺預其後隨右之事卒如預策鑿軍還論功不實

直較鑿不勝誅矣管法不行使預糾之言論諱諱並坐免官何愛于鑿而為此雖于預盛德不無少傷

然皆朝廷用法不明所致也晉武有滅吳之志而預契之可謂君臣同心前有幸祐後有張華而師期遲速當機之際猶為羣議所亂

苦心苦謀幸而得之甚矣謀斷之難言也羊公所謂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意蓋如此預立藉田建安邊論

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諸事在伐吳之前立許宮置屯營與水利漕漑諸事在平吳之後

古之伐國用兵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此非為將

者所知然為將者不可不知

衛瑾張華衛瑾 瑾孫也 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瑾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瑾託醉因跪

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瑾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遂曰

公真大醉也瑾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疑是怨瑾瑾以廢立一事結怨賈氏竟致誅夷然其苦心血誠符九

廟亦鑒之杜元凱以為殺鄧艾之怨考其事實亦有不盡然者按蜀平後艾承制專擅鍾會亦懷異志瑾

與會密奏艾反狀會遣瑾收艾欲令艾殺瑾因加艾罪瑾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稱詔收艾其餘一無

所問艾諸將欲圖劫艾瑾偽作表將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四諸將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

者若如此又之去玠又豈止其開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可作晉史斷唐太宗修

所後人 宣王平原王幹 幹外近不惠觀其體用似有道術者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己此豈憤憤人所能至處齊王問恭備

哀樂皆有節次有關係文章之有幹猶宣王之有幹雖作用昭晦不同皆未可於族類中求之字年九十

幹年八十皆以壽終持正之人何必不自全于亂世哉 王沈荀勗荀勗荀勗

荀勗為獲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

如赴曹爽之死遺愛於安邑薦衛瑾山濤鍾會之反議遣王公之國及省郡縣吏止令史掌文法諸事

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脚根而後為所欲為從古小人脚根既定為惡

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賈充出則曰賈公遭

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其勢利炎涼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才與惡畢

用于此矣 賈充 充與諸葛誕論及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死陳

玄伯請于晉文王斬充以謝天下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司馬平枕哭高貴鄉公臨終遺令曰有魏真士

河內溫縣司馬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淪沒晦闇中天生此正人留此正論

為賊奴公案不能有二不可無一也 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

論奉充後一輒字寫出妬婦精神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舒曰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

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稱不就 之高以為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涇陽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

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橫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偽選

者甘即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然總出一念只是極其極不苟耳元少名選純而卒成宅相伯敬先舒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此非獨妙于自衛亦高干自處舒少不為人所重以選鍾

當國家偏安之時，君父窮辱而身自豪侈，如羊石諸人，暴殄天物，借越法制，非惟失事上之禮，亦味保身之道。劉質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帳下甚麗，兩婢持香囊，質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點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于此驚悔，業謝不暇，乃答曰：『是廁耳，甚矣崇之鈍而闇也，不死何侯。』」

王渾王濬唐彬陳子濟

王武子以其父渾與王濬爭伐吳之功，故每排濬，時議譏焉。然齊王攸之國，濬諫而武子亦諫，至穆帝位，請忤旨左遷，古人于國家大計，不以私嫌生異，同如此，此是從國家起見，然武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林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林陵，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甘，況濬乎？觀杜元凱于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于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濬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閒處，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勣入蔡州，破吳元濟，棗權而迎裴度，度遜避，勣曰：「使蔡人知朝廷之符，度幸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統歸學問，尤見主腦。

濬兩上書自理，一辨其不受節制之故，一辨其取吳寶物，理皆甚明，詞皆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以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賞之所以不酬其功也。渾濬爭功，帝嘗遣劉頌校其爭，頌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失平，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賞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制之說，猶為有體，至賞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濬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其詞愈狂，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所心善中濬，則根所之功，其忠為濬，則者，也。

山巨源王戎樂廣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樞術，浮沈于權阹之中，奄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己，居世則賢奸其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作用不露，則有一二持正匡時為身名地者，皆和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謂濬之為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李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具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視時不可為而後晦于高陽之遊，悲憤之感深矣。居漢河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為晉室忠臣也。高陽酒徒不知也。李在道邊多子，知其為善，必能識其甘處而就之，勢利中心目最虛憊之人，步步不肯空發者也。

戎田園水確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為貧鄙人藏身之地，士夫居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為保身之智，若藉口王霸之請田，爾何之致產，專利聚斂，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為，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免于難，或獨不聞之乎，至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貧濁而欲分其名，計已巧矣，富貴已極，而黃蠶數語，強作清態，尤為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越之討苟唏也，行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衆其推為元帥，行以賊寇議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官，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以晉故，行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行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重海內，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褒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行千古勢利中偽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勢窮情見，被石勒一老門照膽看出，和盤託出，快甚快甚，其悅行處，得得有趣，怒行處，怒得有禮，所云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勸行短長，始終與山濤羊祜無不不爽，亦異事也。若樂廣清已中立，人莫見其際，而感懷太子之廢，從官冒禁拜辭，廣為之解道，名士本領，當于此求之，既以持正亦能全身，而衍一則曰計不由己，再則曰少不豫事，可恥復可厭，卒死難壁，安在其苟免者之必能免也。

劉毅程衡和嶠武陟任愷崔洪郭奕和嶠 任愷

惠帝為太子不令廢立之際，臣子所難言，和嶠因侍側，言于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駭人在前，非一意周旋語，竭孟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為先，以淳古人當多偽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道而後及于敗也。」

傅玄

人臣居利繩之地，胸中不必先著正直忠厚兩念，要當以喜心出之，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勳，或值日暮，捧白簡，帶帶帶，不寐而坐而待旦，是何等念頭，其一往其難其慎，如不得已之心，可謂幽獨，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大夫一挂彈文，官爵不足論，人品名節，聽命于此，有如始之以游戲終之以驕，甚至要挾，為報復，為沽名，為規利，為媚權，此真不可解也。

玄上封事，言郭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為患，深憂微慮，逆睹五胡之禍，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玄也。

言也。認得真忠直。不肯為偽明哲。從古持正人。胸中須先具遠識。識若不定。磨必不堅。

向雄殺灼圖報

鍾會以反誅。雄為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子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主背主。以立于時。辭令絕似左氏。不獨氣強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忠。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屈也。段灼之理。鄧艾。閭橫之葬。楊駿。同一高直。續之葬。駿。要駿主簿潘岳等共事。岳畏罪。推續為主。三子身名俱泰。而岳竟囚終。人亦何憚而不為義也。

史懷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靈運

讀嗣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悲士生亂世。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憂畏。恐不能自免之意。即于放誕中見之。何者。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無論廣武武牢山之歎。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貴著世事。以酣飲為常。或使人謂狂。或使人謂慎。作用不同。皆發全身一念出之。而烈士壯心。終不可已。故其率意獨行。不經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為。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臥鄰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廚。聊以自遺。其窮途之一哭而已。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茫然不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于禍哉。觀其問道于蘇門。著論于養生。省躬于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于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為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子謂才如金。識如火。鍊錘之微。則洪爐一煨。已為鈍鋼。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鑄難。惟叔夜之才高。所以益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其難如此。而樂以達之一

字題之。若致羨于竹林之樂。而不得者。其豈然于太平之中。而未嘗設以其身一息處乎。其地者也。然達之一字。其出無意。而其來有本。嗣宗諸人。自知甚明。故自處甚高。觀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又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表楷所謂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意正相發。此言之達。豈易言哉。嵇叔夜有言。氣靜神虛。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此種阮作人之本。非開道者不能與于此也。達豈易言哉。

晉文帝曰。阮嗣宗為至慎。常加保護。此可謂極相知者也。王敦謂阮思曠為虛譽。無實出之于外。劉伯倫為建威將軍。時輩皆以高第。伯倫以無用。能可謂極不相知者也。然其為保身則一慎之一字。特達曠觀。英雄眼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于未亂。乃其所求。此名于世而不可必得者也。阮稱為至慎。而稽自謂顯明。咸否。阮稱為識密。鑿洞。而稽自謂好善。聞人。此成敗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有同乎。曰有烏乎。同。曰無欲。曰不偽。不可見名士。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于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于己。乃可無求于世。今人動作名士。而孔向人。見人營治生計。即目之為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丐。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于俗而已乎。阮裕厭辭徵命。而幸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策拙于人。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

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為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為貪鄙人藉口耳。謝靈運。有過于稽。阮輩所為者。至王敦為逆。將殺劉隗。靈運極力周旋。救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靈運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靈運曰。明公之舉。雖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遠。高義周人。望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遂武。曰。靈運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靈運曰。公若入朝。雖請待從。其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據猛虎之巖。雖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吳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想。肯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靈運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真。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濟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名全。身者可及。即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神色。而樂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為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士無正骨。作骨。是乃大俗耳。

卻說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卻說對策云。助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賊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畏哉。鄙夫以思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處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止。則不期盡而自盡。縱以勢之所不得止。則不期動而自動。說之言曰。遂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若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道。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于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為淮南大農。人間壽陽已西。何以復旱。壽陽已東。何以復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旦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溢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僂甚悅。故至旱。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即成至理。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愍懷太子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亦非人事。世祖有言。如此晉祚安得長。其端見于此矣。然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書也。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彈章訪單。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遺書言賈后羅織。煢煢始末甚悉。史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為太子分訴也。此史人不可無此眼孔也。

潘岳

賈后構廢愍懷太子。命潘岳作書草。若精神之文。極其狂逆。逼太子使醉。而使自書之。文人作惡如此。可恥亦可恨。族誅之報在此矣。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岳遠。母教。貧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開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母為名。板輿一語。至今遂為佳話。仕進則云為母而出。開居則云為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真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藥。

周處

處孤未弱冠。精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山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聞里相處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以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處曰。古人貴朝聞夕改。若前途尚可。且患惡之不立。不患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曰。自知為人所惡。始知人患己之甚。見智勇人回頭。處其為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已。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惡。已。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為善之時矣。處賴賈放屠刀。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事後正足現過人處。

自古邊疆多故。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諫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于人。此成禽耳。是牽制之害也。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還宿。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而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撓。將必喪身。此孤立之害也。以將子敵其事。小以士子敵其事。大然子以為朝士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之。數項身于賊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古

趙王倫

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為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聽于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于盡者。賈后謀廢太子。罪在社稷。司馬雅許超。郎士猗。以東宮官屬。謀討之。不獨私情。自是春秋之義。使張華裴頠。能為內主。名正言順。而事亦不忠。不成。廢賈后。以復太子。補天浴日。社稷之功也。二子經理守文。不可與濟變。使雅等孤窮無聊。以趙王倫貪冒。可假以成事。因孫秀市井小人。交關其間。而為之。無正人君子為主。張無論倫。會燕于賈后。虛太子復辟。禍且及己。如此大事。假手于貪冒之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為功。然不利于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孫秀為倫謀。且緩其事。待賈后害太子。然後廢后。以為太子報讎。一段義舉。供小人貪冒之用。而同歸于盡。此烏賊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曰。國水案。小人勿用。此何等而使人用。而向歸于盡。此烏賊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得此。卒之二子。俱不免。甚至金谷草草。玉樓珠。

周浚

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王敦勢盛。帝漸疏導。導上書言導之忠。故導等獲全。蘇是觀之。周家兄弟。何負于導。導非惟負伯仁。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則教已。故聽救殺。頭人望也。必知其救已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心哉。總之。顯兄弟忠于國。篤于友。然剛而近。則不能知人。料其兄伯仁。風德。仲用。大女反。不知何。之。確。確。確。

劉琨

琨與遼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遼實。琨躁而遼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取。則皆不能為我用。而皆足為累。方其困于劉喬。父母為虜。借力王浚。粗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之說。殺之。驅其子泥。為劉聰鄉導。害及父母。琨之心。碎而意阻矣。表狗盧為代郡王。狗盧死。其衆歸于琨。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于方張之石勒。一

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

陶侃

侃母截髮饑貧為其子仕進津逮之地...

蘇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快快...

溫嶠

溫太真臨過王敦全在以講取錢風...

郭璞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

王湛

晉人崇尚虛名士一有名于時使公然...

不足盡聊如此射矣此語卻其深...

王舒王彬

王舒與王彬皆王敦弟從兄弟彬以...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

謝安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

之役。從容以挫強虜之鋒。安于此睡以用照。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于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懼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飾物。彼倒執手板。賭墅失措者何人。何不一效安之矯乎。

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諷其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不知當時疆寇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蓋不惟無廢務。此安所以能為清言之本也。桓溫有言。我不為此。卿輩那得坐談。安蓋以一身兼之矣。又焉知安經濟實用。不善藏于清言之中邪。

秦師百萬。屢境。幾驚千里。便有被髮左衽之禍。安以一身係存亡安危。敵至之日。欲其不憂。克敵之後。貴以勿喜。此非人臣之情也。特觀其所以用憂喜者何如耳。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固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養其氣。鍊其膽。即以恭喻之。玄平日之能勝安者。是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使玄能全待其平日之能勝者。以禦敵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置書了無喜色。既能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廢齒之折。自是至情。觀安之不能不喜。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故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于用其憂喜耳。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作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王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又云。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東土饑荒。羲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為法不一。奉制者衆。道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議。用旁觀之術。鑑為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為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千古之眼。論人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羲之其潛而躍者乎。

朱序

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苻堅。沈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以情輸晉。卒破堅。因嘆漢李陵降虜。謂欲得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為千古叛人護身欺世之套。至序始一雪之。不勝兵馬。不毀馬。朱序一呼。安江之報乎。

殷仲堪

桓玄見仲堪。鄙其精神不備。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心自超然。妙于相人。不必言名理。然捷如此。此後。仲堪人。然能識。玄則下。邪。行。此。步。而。不。能。識。其。大。章。齊。鳥。鳴。玄。亦。得。與。往。往。以。為。牙。利。其。長。

史懷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自尉佗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為帝。中不肯為臣。下不屑為賊。審機擇便。于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輩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據。而外修臣節。視陰偷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真有見于君臣之分。而俯首心服哉。託于恭順之名。與義以為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器量不如。勢強氣盛。改元稱號。置官備儀。奉表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順逆存亡。固天道之常。亦由其違其順。俱不轉于朝廷之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為計也。然其效勝于唐之藩鎮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來。魏。為。多。士。能。于。兵。戈。操。一。錢。亦。未。易。事。

孝友張爽

袁明稱皇后伯父也。諸父並貴盛。惟袁父獨守貧約。則其父自高隱士也。袁躬稼給養。以全父之高。所謂養志之孝。惟袁足以當之。父亡。作宮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袁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衰負至性而所值父母皆賢此則古聖賢之所不可必得者天之所以厚養者至矣兩賢皆富室感哀之義皆改節安貧可謂刑于寡妻者也真是孝友人之福也

賢與諸兄過邑人陳華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華弟微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華微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若君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提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微聘君實宜之登堂拜母古人交道中非常特起之禮也泛用之而習行之則其勢必不能久即久而愈覺其輕不能久與久而輕交之所以傷而不終也哀不拜陳華之母正是善交久敬之道與漢王丹子欲奔友人之喪丹撻而止之令寄縗以祠同一慎始之意而準兄弟以此一事下其亮直以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許之亦是特識哀雖終身不仕厥後賊掠陽翟哀率眾保于禹山修戰守之備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憤而畏其聲是以皆退就中經營部署才似管子而幾以德掩然亦何可掩也看孝友人于此作用實際何如所謂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亦可窺其一斑矣昔袁閔居漢末土室自蔽黃巾賊起鄉人就閔避難賴以獲免一隱士身作干城儼若一敵國焉賢者不可測如此

忠義格類 劉敬元

稽紹父死于晉卒為晉忠臣其于王莫異迹同操觀其立朝持論駁陳準之證議與張華之復爵惠帝反正上疏無忘金鎗齊王問輔政諫止驕奢蕩陰之役竟以死殉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誠若紹者可以反觀矣人謂侍中忠臣子

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奔為賊所劫敏元已免懸平年老還請于賊以身代賊意哀之一賊賊目叱敏元曰吾不汝放此公發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畏死乎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視面目而發斯言願諸盜長口當為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敏元于此仁心義膽不必言乘機審時不先不後蓋亦有妙用焉非莽莽而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氣強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衆情以制其一而借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收功全在後一段可為應變之法應變者貴于濟不貴于死也可見有勇人不可無智妙在先得衆所謂以賊攻賊先擊後實者耳

良吏胡威 郭世

清者上士所安之以為常而中人所勉之以為異者也以為常則出之為無心為無迹為近情行之為恕為自下為可久威所謂臣父清畏人知者是也以為異則出之為有心為有迹為矯情行之為刻為驕為久而變威所謂臣清畏人不知者威自知不如父而論清之情理甚妙威父實為荆州刺史威往省驛驢單行每至客舍取糶自糶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問大人清高何由得此實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糶耳辭歸質帳中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伴與為伴陰助其裝威疑而誘之既得其情卻之

道信白質杖之百除名而後已凡此數事皆威之清畏人不知不知其父者也然威亦可謂自知者矣可謂自知者矣

勤每東西置飯軍中勸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胡夜失火燒軍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勸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勸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騶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斬壞軍以牛馬負妻子而逃處橫逆別無苟免之道非才則誠攸于此一事可謂才誠互用然亦苦矣若特其才誠以求免則又極愚之人攸甫免而乘間急逃如魚鳥脫于弋釣焉躍逝非惟愛身亦其能自愛其才與識者也才以運誠誠亦不足謂變白愛其才

儒林范弘之

范弘之論放淫宜加贈諡不得因桓溫之黷以為國典乃多岐溫移鼎之迹此即杜甫之理房瑄超然于成敗炎令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宇宙開絕不可無此種識諡卒為溫故吏王珣所配出為餘杭令弘之遺書會稽王道子發明其義又以書責珣數其不忠不孝弘之竟以餘杭令終沒齒無怨可謂不負所學矣或謂弘之宜仲清而不必貶溫以重桓黨之怒使其事卒不行不知浩功無稱而其志與溫逆相去遠矣理浩之冤正欲以討溫之罪耳又豈獨為浩而已乎必實正當論其乃心王室耳弘之理浩而微溫事正深識兩入之心不以功過掩其美惡

文苑趙至 顧愷之

趙至真年十四遊太學遇魏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靈寤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微入也汝知文章非

體之於伐過質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過贊之體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體之不覺有異遂中且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柳所繫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體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體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體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體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善調弄人者皆委其身以供人之玩而已因以為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微然隨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為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默也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據而隨聲逐隊以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遙贊令植鞠人代己長康自力忘倦至于中且瞻蓋為長康所調弄而不自知也至于樂業自蔽以候桓玄自全于猜忌多忌之際其癡處即其點處且癡點相半正學道人生因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為嗣宗之狂或為長康之癡狂者處而癡者忘癡尤深于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為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觀察人而以為其所嘯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于柳葉之中而為其所蔽者也以順虎頭為戲借玩世者

隱逸范滂 郭文 孟陽  
 齊王防被廢，遷于金墉城，蒙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蒙又不到，遂稱疾關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歲，終于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良終身不仕志趣略同。一篤于君，一篤于親，似不宜入管隱逸傳，然如此忠孝人，自足為隱逸重也。隱逸何事而必得此

郭文不妻，不肉，與猛獸狎，暫處王導西園，後歸安，遂不復語，臨終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舉手指揮，豫到死期，觀其始終行徑，此修禪人戒定慧所得已深，涅槃中絕妙光景也，似不宜以隱逸盡之，文亦始終不露一禪家伎倆，作史者亦未能妙達此理。

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陽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爾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豈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非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士以隱藏拙而反盜虛聲，貧賤驕人，此東漢以來習氣也。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數語為隱者考實，說得無懈閃處，且少孤隱士而自為此語，故為妙耳。氣一字試得高人，敗與然不知世間高隱學道人，自有習氣未除也。

王敦桓溫

敦加荆州牧，上疏請裁爵賞之濫，杜漸防萌，慎之于始。曰：自臣以下，宜皆除之。又曰：臣一宗僕陛下，傾覆亦將等之。又曰：伏願諫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似亦有大臣之識。及劉隗用事，頗疏開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為事上疏，不勝怨憤，請令導錄尚書仗節及都督，所謂裁抑自王氏始者，安在乎。敦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尤其是老奸作用，未幾舉兵，內向以劉隗為名，就中關通，或謂導不能不與焉。然觀敦姑執事，病甚，曰：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導予王含書，止勸其當還武昌，盡力藩任，而卒不出于敦所處之上計，導于此非不忠則不智。二者必居一焉。又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倭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倭臣蓋指隗也。此豈非導合謀誅隗之定案乎。桓溫逆節與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敦榮乎其末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為敦所為，其狼狽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敦與溫皆逆朝帝，一作送子身，一作送子石，一作敦子石。

劉元海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為禍始，亦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慎其微哉。  
 夷狄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于光渠遣子于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將奪其效，其毒處腸中，不肯去，待時而發，醫見而走矣。可畏哉。以夷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況以夷攻盜乎。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柏楊進諫，以為假之威權，平吳

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後秦涼覆沒，李暹請假一將軍號，鼓行而西。孔柏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樓能，恐涼州方有難耳。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于中國也。一篇制策文字，豈曾犯順亦以微功得假都督之號，遂使不可制。以國者固在慎始也。

胡人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于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理名言，與中國名士雅人襟期契，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于弱，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于中國者，未嘗不由此。此孔柏楊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昶王郢李暹之譽也。若其狎舞腥腥之氣，尚未去體，人豈不望而遠之乎。亂化為亂，識者固謂其不得不在其言不可專罪。其言不可專罪。

成都王穎敗後，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其奴才也。然吾與有言矣，不可不救。劉宣等固諫，以為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今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此天厭晉也。元海遂為之轉念，宜固高識。然元海此段意氣，亦自不可少。其能成大事，蓋亦藉此。嗚呼！元海之不可不救也。嗚呼！元海之不可不救也。

石勒

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雖吾觀其聲，恐將為天下之患。迨遺收之，會勒已去。此其識鑒。遂出王昶王郢樂廣張華之上，兵敗為勒所獲，獻諷乞活，卒不免排牆之厄。一代名流，聰明絕世，當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已死，衍將饒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衍即收勒亦無解于說，在王胡也。說一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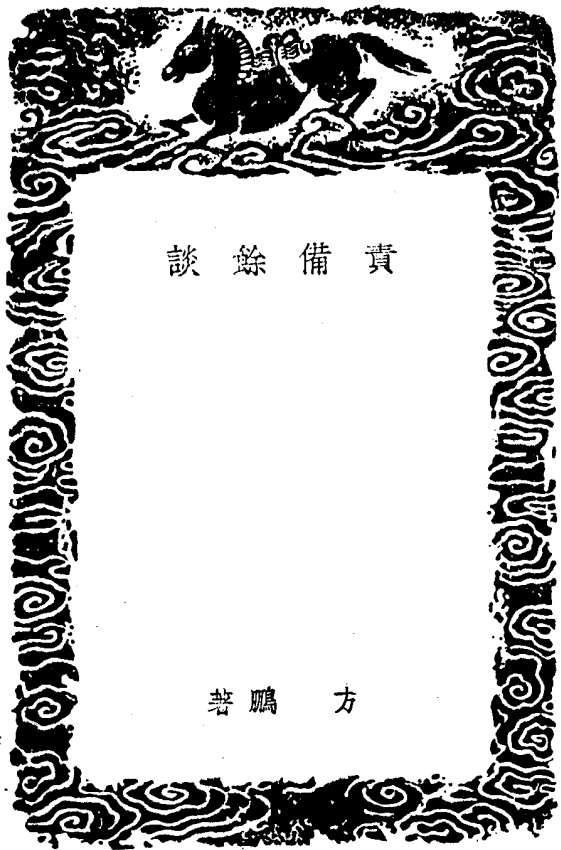
慕容廆

晉之羣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為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其子幹勤王一語，成于魯昌說之勸進，敦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非讓內治其國，而外能隨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萬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禦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為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為忠順者之勸，不宜墜入載記也。特識。

苻堅

苻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卵翼慕容垂，使得長其羽毛，刺刃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瑕蹈登，亡秦者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光胤之仇也。終為人患，漸除之堅之謀伐晉也，言不便者十九。平陽公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徒遺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堅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光胤之賊也。臣恐非但徒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眼目，屈指金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于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甚至使融禍來神味。蓋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沒，垂一軍獨全，召貴以坐視不援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事固未晚。雍容猶豫縱之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裁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鵬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 隱公欲讓其弟
- 叔術讓國為賢
- 聲伯收其出母
- 叔孫昭子祈死
- 叔姬之喪歸祀
- 獻子甚愛二叔
- 宋君兄弟傳國
- 荀息不食其言
- 急壽兄弟俱死
- 戲陽迷信義
- 禽息罵賢碎首
-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狼曠死敵  
 叔向違母娶妻  
 買獲舍母載君  
 子皙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亥殺女殉葬  
 棄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逃而死  
 逢伯厚誣微子  
 莊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保申答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蘆吞蛇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荆崩芮死君難  
 會稽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霸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李牧不受君命  
 几汜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跪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釋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趙壹謁人  
 楊王孫命裸葬  
 鄧譙奏勸舉主  
 戴封麟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慎  
 陳成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家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自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賊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留錢償飯

邴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荀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顛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向柳自恃故傷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留贖

周澤禁妻於獄

陳器益地與鄰

疑之還履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竇媛許子告母

元瑛設橋濟盜

唐縱載書受謗

蕭尤不肯逃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昭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融山

吳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環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呵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重榮射殺繼母

范質鼻吸膿詰

龔穎報讎

竇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廢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狼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途投杯抵賊

丁謂拂筆鬚

范獨公不喜佛

韓治不忿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投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劉溫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能新法  
誠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賢狄青  
富韓俊劣  
和靖迎佛龕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歆不欲坐講  
無已卻衣凍死  
饒宋登廟讀書  
何臬請守社稷  
張浚勸罷李綱  
留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獄死  
徐尹園門俱死  
許吳二公仕元  
察罕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難

### 責備餘談卷上

明 崑山方 鵬著

####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弑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嘗讓歎，則顯授之，以慰其願望之心，不當讓歎，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當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殺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弑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 叔術讓國為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為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讓按顏公之女為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弑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為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

亦擅乎。且以臣而妻小君，以弟而妻丘嫂，洩莫甚焉。惡得為賢耶？然則孰為賢？曰：養母戚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既出適齊，管于奚而歸。聲伯伯，聲伯收其外妹為施氏。齊卻擊求婚於魯，聲伯畏其強也，奪施氏歸而與之。卻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適於河，沈其二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也。為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為女者初歸於施，奪嫁於卻，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出一轍。雖有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既出，在禮不當養之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為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為守禮之國乎。

叔孫昭子所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日亂也，齋於其親。使魯宗所死，七日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實意如以逐君，遂稱額而悔禍，此社稷之衛也。是誠然矣。至謂使魯宗所死者，知其無可奈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為昭子者，正當備告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共扶公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所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蹟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為諒矣。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為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既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歸也。夫既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葬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謂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成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死，有所歎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聞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弑，而馮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子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子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

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弑與夷者皆也。非馮也。子曰：馮立不討，皆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弑矣。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弑君之國，皆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弑矣，仇牧當乎號傷厲，背衆泣，取諸囚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為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為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即異，是為離德者乎。既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宜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宜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為安，所謂好仁而惡者也。善乎晉大夫諍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諛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弑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劇賊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願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不應。夫人啼而求，太子出奔，告人曰：速禍子，速曰：太子不道，吾遠之則禍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嗚呼！非也。方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非義也。終則遲疑以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為也。而願以信義自許，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為衛哀公使求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違道者也。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堵雍姬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祭仲，祭仲殺雍姬。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一父也，夫亦一夫也。且泰君之命，事不起於夫也。救父之難，義難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堵，堵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



然以答之皆所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奈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僮仆覆酒主父怒而答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懷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武焉乃僖盤殮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不從夫歸乎無愧矣

先軫狼頭死敵

微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因呼狼頭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其友曰可以死矣嗚呼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以先軫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頭見黜於先軫誠有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頭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違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嚮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賈獲舍母被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葛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葛亦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露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已與其妻扶持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子胥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曰子強委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實甲而往將殺楚而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穉長賤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與夫楚信有罪矣然不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黑也黑也強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且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爲爲政耶既而子產曰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

齊襄復九世讎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差遠矣然猶五服之尊焉至於九世則遠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爲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爲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諱之實夷王誅之也人臣爲天王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爲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讎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申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溪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王不誅之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縱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哀三良者多二女子薄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頌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嗚呼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報平王尸

平王之仇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

可於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欲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仇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途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德也。若仇毒之計已行，殺逆之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而縛銜璧，大夫其姪，士與柳。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寶也。其經與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為武王，而厚誣微子為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曰：君之難，不私其身，不顧其家，義之正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謂徒死也已。

石吞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吞，道有殺人者，奮追之。則其父也。奮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奮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當何如。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教其父，併存其子，然後辭爵避位，廢為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奮之不足以知此也。

保申答其國君

易曰：繫蒙吉。曰：非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元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譏焉，不敢加於成王也。荆文王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下以臣為保，今王有過，當答。旬將答王，王曰：不殺免於權權，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答之者再。夫保申之答，即易之所謂繫也。所謂繫也，所以教士，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楚昭功罪均責

君與父同道，歧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郢，郢公辛之弟懷曰：

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貨及懷子，兩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率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為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則人知懼。且知威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見其大夫藍尹寬，載其孳。王曰：成子，對曰：君實亡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既返國，復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曰之役，實棄不效，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以微君庶後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怨讟之語，負此二罪，伏鑕以請可也。而又敢為大言，以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諒辟，不待其辭之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為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為孝子，當為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鳴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為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為孝。寧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雖然，君親一體也。將相之父，為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菹吞

楚惠王食菹，遇蠅，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菹，遇蠅，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應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管文公嘆矣。有髮纒，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為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取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管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受僭為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為離也，奈何。子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子為離也，自矜不職，能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開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擲榆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為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為者哉。

故其始也殺子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從盾則君子情其慈

夫子折衷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也。人不善我，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此諸子之論而夫子折衷之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諸父昆弟姑姊之屬可也。概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荆刺死君難

齊崔杼弑莊公，荆刺蒍使管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人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荆蒍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荆蒍蒍以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而吾死也。人曰：亡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亡也。且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君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會哲擊子

會子有過，曾哲引杖擊之仆地。有開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為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為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其瓜小過，而曾哲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恐竊感焉。王后親織元統，夫人加以絃綆，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為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為愠，而奪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官家以妻則媼，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嬖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料以食代王。宰夫持料擊殺之。嬖子遂與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賊，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嬖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真卿、吳郡、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程公，不見其為。冬食芋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既而程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真卿、吳郡、張巡諸公有城社之寄焉。

附而則無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也。酒漿流濁，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喞然而歎，拜為王后。其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聘而為人之妻，甚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為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為親，然有時而為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為子起，無如禮何？為子不起，無如罪何？請誦楚莊王之為太子也。出遇大夫，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為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詳。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為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逆辭矣。

孟政姊自殺

孟政刺殺韓累，即抉目刎腸以死。蓋亦自愧其名，不特為姊也。其姊發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軀人插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為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既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尊而死也。既心知其為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蔡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其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衛君舍人至，衛久之，齊衛交惡，衛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纒之事甚類。予曰：不類也。楚王宴羣臣，率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文之夫人通於其客，潰男女之倫，傷閭門之化，舍人不誅，夫不出，尚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若若人，雖多亦奚以為。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為將者，但得專制，固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為趙將，秦人聞之，以趙愆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趙班師，卒死於獄。論者

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屣捷之勢備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槍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凡犯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凡犯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裘揭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凡子老矣恭不可釋乎犯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利夫犯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會子冠至則去子思冠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畏惡抗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不暇擇木魚避輪竿避投溝渚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仲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備耕之人故奮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圯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即豫讓之匕首皆之勢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諷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惜乎一遇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坡於博浪之舉則反讓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正

坑焚黨綱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綱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讖許時事奔走諸侯秦政畏惡此輩積不能平苗而未遠李斯以惑亂黔首數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迨漢建武永平之開學士大夫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讒譖極而後媚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詆訕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綱之禍成矣嗟乎秦政相虛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蹈晦身既毀辱國亦隨亡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恥爲善類之遺殃豈有不能辭其責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召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願張釋之曰吾襪解爲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

襪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嗜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鹽鐵之徵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腹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魯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亡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開儒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道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間若是之不倫耶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於儒哉流離者不問而齒決者有問廣德之謂矣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舉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行遵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賊有罪輒予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余何不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者因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雜文弄法作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何懼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誤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

林盧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尚帝女。林盧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吾何。我已許之。然法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為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姑宥其罪。廢為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發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若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奸劇盜。必驅之。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為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為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為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榻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蓋葬城。西。妻子草索。謂關。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梁松挾貴。以傾。執友。皆失之矣。且拜而不答。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則有間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乎。皆鍾會往見。稽顙。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韓故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為諂也。其知者以為盡禮也。人君其符如天。敢不敬乎。韓故事光武。指天誓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帝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能相。薦與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睡。忽驚。頓。拊。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殿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為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贓物。簿入大司農。帝命。鍾離意。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尚書。恐則曰。無禮。尚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贖。賜。無。宗。宋真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且。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朱程羔羊之節

朱程羔羊之節

朱程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許。不免龜山之譏焉。然不但程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固事竇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為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途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為怪也。或曰。龜山譏朱程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許武讓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為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偽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委。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翁。然。稱。二。弟。克。讓。遂。得。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翁。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賜。奪。其。產。陰。使。之。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顯。斥。貨。利。以。彰。己。之。善。是。無。往。而。非。偽。也。為。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污。其。兄。以。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為。孝。廉。也。哉。

楊政趙嘗譏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微不隨。而合乎中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陽。候。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為。交。友。趙。壹。詣。河。南。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稱。薦。夫。二。子。皆。事。干。譏。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為。者。哉。任。情。負。氣。持。刀。劫。人。其。與。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頭。血。踐。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尚。也。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也。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真。必成吾志。郭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糜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重惑矣。郭侯曰。善。從而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微荒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郡議奏勸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驟然以為恩。則近乎私。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為太尉。舉主第五倫為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階。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彼私也。管惟洪為左丞。鄭眾以自代。眾劾奏。洪曰。此。挽。弓。自。射。矣。眾。問。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當。何。如。公。朝。則。彼。私。家。則。彼。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戴封兩自焚

昔湯以久身爲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烹以享上帝也。得情公遇，早欲焚巫廷，咸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積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即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咸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勸分，此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寒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縑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聞伯父之喪，能官持服，蓋其性尚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日，聞有家上九日，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汚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鞭手之問，奴活不返，雖罵以畜產，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吏之吏，奸究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概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偃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喬元殺子擒盜

甚矣喬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耳。格私幣以贖子，御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蒙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子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飲。揚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椰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即把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榻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新州刺史，嘗錄囚，因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憫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暹除臨緇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據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據曰：新黨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

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是可爲也。則皋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而何待於二人耶。

伯敬過於恭慎

汝南陳伯敬行必短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開因，即脫履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增亡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慎而慮者也。君子恭而中節，不至於拘迫，慎而當理，不至於恐怖，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宵小廉曲謹以求避之，況終不可避耶。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膝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其曉所言，大意教咸語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諂事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答哉。咸竟以剛暴得罪，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家會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贈賻千萬以上。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家會，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城，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徒爲觀美焉。則其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構屋，侈爲土木之費，致盜賊之旁睨，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獨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其不類，獨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胤參掾。賢參相謀，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譖，則賢者必死，詠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證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憫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皆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嘗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怒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

知此必嘗以大義誦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獨無護乎？予曰：誕不足道也。魏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為之備論云。

### 賈備餘談卷下

#### 袁安不治賊吏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賊罪物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為也。韓愈在中書，見諸路摺撫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銅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觀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賊橫暴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賊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賊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簡藥，未達不昏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皆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 范丹留錢債飯

范丹餓，姊飯之，留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弟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也。里族朋友之間，貨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債飯市肆之所為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小哉！

####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衆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衆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丕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則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充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 郭翻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即以稻與之，縣令欲繩其民，牧為之請得釋。民大慙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不肯受。晉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誤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開荒治穡，迄於西成，勞亦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取予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陷其民於冒濫之罪，獨何心哉！

####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概以許國為義，徇君為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碚，魯之季友，附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碚則宜而易牙為怨，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為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為貪。

####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裏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為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 荀晞殺其昆弟

荀晞字道將，為兖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不許，因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

即命斬之。從母申救。不聽。於是曉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既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既犯之不能處之。而遂殺之。三也。嗚呼。委曲盡到。以求其生。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諒其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懷感君臣過世

死等爾。死善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感被執。正可死之時也。庾珉、王雱、辛辛、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視顏歸、房、莫甚焉。殆夫。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既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感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為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王敦殺周顛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顛時。顛未知帝意云何。不願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顛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屢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亡。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知其為甥女而遂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自故其與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成。隆體貌。非特為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皆乘小馬。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轎。鼻無轎車。履行田園。微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遠夷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皆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為泰。而以此為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皆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關吏不肯為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被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柳何更作。時應耶。柳曰。我與士運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

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復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向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棺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為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道矣。

時苗去任留饋

時苗為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為乎留之乎。且牛以砥饋為愛。饋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鹿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皆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為太常。請齋遇疾。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論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既實於獄。必加之罪。而夫婦之義絕矣。為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沾修潔之小學。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贖之。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露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僞之風也。陳露與紀伯為鄰。伯夜竊。露以露地自益。付之不問。足矣。露乃密拔其藩。所侵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既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論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僞之風耶。

疑之還履不受

宋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履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者償之。其人得履送還。不復肯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履者。曰。是卿履耶。即跪而歸。其人得履送還。曰。非卿履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事當從實。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疑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欺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疑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雖然未聞道也。少年因感家禍。欲絕昏妻。厥祖尚之。強為娶琅琊王氏。視將親迎。涕



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為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悻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寶環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寶環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救。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恐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處於墓側。致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致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瑛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為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惡。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瑛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笋者。元瑛憫其夜涉。伐樹為橋以渡之。孔中丞救。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故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橋編籬。以為之防。亦不為過也。而二子必為橋焉。豈非教人為盜乎。教人為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勞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車以歸。謗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能無投杵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寶之寶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璟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謗之道。則殊焉。蓋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璟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祕。則謗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即載之策。兩能無惹苴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焉。可以為守身避謗之法矣。

蕭允不肯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荷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法也。蕭允仕梁。為太子洗馬。嘗寓京口。值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耳。孔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事。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賊。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為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有犯命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邪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而與之邑。臧武仲以為賞盜。滋殆有甚焉者歟。魏王問

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嗜嗜終吉。嗜嗜終吝。家道尚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為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事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開弱。受制武曌。應聚弗恥。叱馮弗戒。不忠其不忍。而忠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共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盡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蟲。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刑。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鯉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鯉說之曰。副為不孝。張為不道。法當當死。詔從鯉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營之。國忠微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繼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離耳。守珪養為假子。引為偏裨。由是榮耀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漸弭。忠智俱燬。功孰尚焉。何乃遲疑顧慮。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夫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因詣行在所。守珪雖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真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道順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潘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真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尚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楊怪其兄弟三人。皆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為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為善人。而不敢必其為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存容藹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淺不足傳者河間傳是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為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為僧稱疾罷職帝皆不許韓渙與之解和飲酒交懽晟遂表薦延賞為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為相明矣晟豈為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既相首以私憾賤徐暎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慎也

成芮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為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污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為烈哉唐將成芮與魏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芮芮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送楚言妻李氏詣其夫曰君嘗解芮當為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厲刀席下方其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芮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真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覆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挾以吏部尚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為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愆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既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贖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環死難

李從環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為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從環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從環來乎李泌曰不來從環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環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為指揮使明宗革變於魏帝遣從環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衛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環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環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為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歸死君教之則終喪而事其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既

敗則環可以無死矣情乎德宗不先期以教之也莊宗既敗則從環不可以不死矣情乎莊宗先期以教之也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盤遺世亂離女真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請付諸宮觀備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精神咸仰以為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宮觀何為者哉資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人無異投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吟接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母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既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矣懲管怪宋相李昉有求差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以為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使遇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吒必將長揖而去豈肯貪味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為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予為恩贈嫗為愛此村氓里媿之所為而謂大臣為之乎周世宗時郭玉為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謀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為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為樞密使發封詔詔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為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為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詳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詰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即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范質鼻吸醋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譽之不置。毀之不怒。以含忍為強。以包荒為泰。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為胡廣為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為人可知矣。宜乎其言若是。

馮質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即位。王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即推殺之。馳走闕下。肉袒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為親赦弗治。宋襲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慎儀守歙州。為盧絳所殺。頰袖鐵簡入朝。會絳來。見頰。遂前擊傷之。太祖驚問。故頰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遂誅絳而釋頰。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蓋殺之下。庭陞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問。是長亂之道也。

寶儀兄弟坐立

寶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為宰相。次堯佐直史館。堯咨為節度使。省華尚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左右。坐客感躍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省華教子為法。或問曰。此可法乎。予曰。宋士大夫風俗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為法也。父子宜宜。兄弟宜立。不亦過乎。客皆笑曰。彼父兄似友。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日感躍不安。則是坐者強而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為司馬昭所殺。其子襄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為忠也。稽康亦為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薄陰之難。可謂忠矣。而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為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稽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荐歷顯宦。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為孝。其死也不可為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襄者歟。故褒上也。紹次也。曉斯為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為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並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真觀政要。宜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陞失狼繫鼓

前代設登聞鼓。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

民牟陞。訴其家奴失狼豚一口。此雖里污黨正。足以辨之。乃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太宗不即加譴足矣。賜之千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堂。告之宰相。欲推此心以臨天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教。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為國太夫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主於情而略於法者也。雖然。昉於喪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二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出母嫁母加厚

張永德父頌。先娶馬氏。生永德。頌出之後。娶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封莒國太夫人。郭稹仕至蒲關。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為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官。此二者。人子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絕於夫者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為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賊。扼其吭。賊流血。賊黨攢刀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賊。猶段太尉持笏擊賊。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護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擬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吠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背則忌。而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為相。嘗會食中。糞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丁謂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黃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腹之可也。而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閻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謔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

視聽其神學也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殷民之未化者耳任夫悍卒凌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處書曰庶頑諷說禮以記之固治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竝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子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矧長官立命處斬成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責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穎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食判彥終身銜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師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于晉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高行潔辭榮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中屠蠅陶榮榮陸魯望諸公清風勁節神補風教執得而讓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虛藏用晚節駭異爲司馬顧所識神放特恩駭駭爲王嗣宗所勸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觀同遊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擲杯於案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毀李觀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沿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當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汎作賜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汎講則不可耳子曰不然苦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慨傷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證書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且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作聖作時柳開知澠州適開其覽開仗劍叱白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簪笄耶劍幾及且急走而免且不知其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並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遞變也入而慶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爲不當而蘇氏慨慨加戲侮蓋亦如妹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爲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當想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醉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相語不見有酸醜之容悼惜之語而輕許訕笑無異平時亦可以占其所存矣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撥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撥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恨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賦之所爲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于平典法幽犯乎鬼神且波權奸之子彘也而進賦之罪於是乎不可文矣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尚書翼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戲場每赴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感逢世每遇士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三人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慈可笑也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下主之剛狠暴戾而必逞其私私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維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

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怒已積。可為至憂。二賢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覿。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繼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二賢之謂矣。

趙抃不能新法

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開不容疑。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平矣。神宗威韓琦之疏。而論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升之等。即欲奉詔趙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懦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願而去。夫聖賢之心。主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開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誡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賢狃青

狃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為戲。亦偶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駭卒。詬罵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為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賢者狂也。而或取忘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笑楚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遣楚者。謝焉。狃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為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為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為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為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吊。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誦觀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論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

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答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萬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欺乎。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宦官之賢

周有巷伯。漢有呂強。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二三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誣。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令蘇安世鞠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覈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覈鍊何等語也。蘇大慚。沮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傳。魯勝。百端了翁。不服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汪為相。宦官邵成章。劾其謀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邵成章再來。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偽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時搢紳。不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借。使其實繁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馬紳疏文。一引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亞夫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況刺客突前。如入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囊椎露刃。公曰。何為。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既而曰。不忍取。凡上金幣而去。張魏公凌。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欽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陸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兜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放之辭逆矣。放但知君之為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草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負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嘗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縣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裝。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負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誦讀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

書者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敬也。夫廟何地也。登廟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嘗見編黃者流。崇奉其書。而之甚謹。而之甚嚴。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樂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何如耳。欽宗以庸儒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與復。何異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子之一說。亦是也。然察乎國勢。不量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為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為盜所熱。妻妾為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與之說近之矣。

張浚勸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慎也。稍有開隙。則人指以為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督勸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者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驚曰。綱之禍自此始矣。無何張浚勸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去。夫大臣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司寇執之。朝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矣。綱雖頓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勸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關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特議。第其人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明。不亦謬乎。

留正稱疾而逝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遂之為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即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腐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道陳宜中以右丞相。遂會澗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遂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頰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逆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為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竄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

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既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善類。而汝愚亦實死矣。味於輩牛之性。幸至羸豕之囚。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胄之禍也。

徐尹閻門俱死

宋亡。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殺者。寓居澶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閻門焚死。夫應鑣也。殺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殺也。彼有城社者。以身殉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污也。死之可也。卍角之童。權權之女。何辜耶。托之故人。留之民間。以延一脈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為餒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反。師旦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匿曰。明日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益也。善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深不滿之。然在二子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開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為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夏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耶。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明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教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回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入其帳內。豐因給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惟待人。而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為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量己之不可以為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為敬德。以不貸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關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偷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聞李嗣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為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七齡一疾遽天死。天地為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備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檜。隨街列居。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咸河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殺。棘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軍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為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為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為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兩戍樓。無奈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老庸下。骨肉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憂復康哉。復康哉。地下從黔婁。

責備餘談 附錄

崑山縣志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脩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濱者十餘年。足蹟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為詩文。典雅不尚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流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劾萬鴻臚。王守仁。忠節才。可齊粉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即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真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容之。尋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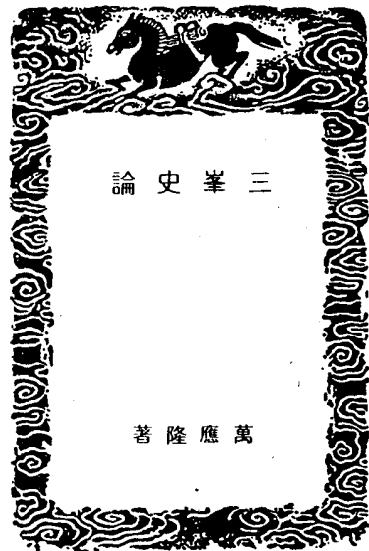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方鵬。改亭存稿十卷。續稿六卷。方鳳。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

責備餘談 附錄



三峰史論

萬應隆著

三峰史論目錄

魯仲連

田橫

霍光

桓譚邦惲

魯肅

徐族勝荀彧

趙雲霍去病

陸遜劉曄

季漢二篇

漢繁人心之久

李勝

曹髦

蘇洵

司馬光

三峰史論

三峰萬應隆著

後學趙

紹祖 同校

魯仲連

魯仲連射書聊城解紛之豪士耳其不肯帝秦至欲踏東海死之則凜凜綱常孤竹二墨之伯仲也方新垣行肆為邪說欲媚秦以自重使非仲連折之其主不敢不俛首而聽方是時何國無垣衍哉六國皆折以從矣秦改周自立且晚事耳然則天下共主得以

三峰史

一日安其位延其歷者蓋一士之力也豈特周之文武賴之其自三皇五帝以來一日無暴諸侯肆然而篡天子之位則一日天地冠履上下清寧之恒體尙未墜也方秦之強而恣其無道也號令行於六國故張儀至楚而楚不敢誅其欺索太子丹於燕而燕不敢愛其嗣且烏頭空白馬角徒生荆刺易水之精誠得以上徹於虹日而天地鬼神不克自必其徵信以保其佑命則秦之威亦殫矣況橫暴之世刺客林立於天下曲者鈞衡直者利刃言脫於口則鋒集其體矣匹夫之身何所持以無恐故士患不能謹生死於度表耳誠能必行其志誓以一身易泰山之重將險犯之而未必死者良之狙擊於沙中是也氣凌之而未必死者相如之完趙璧於秦廷是也黃石暗贈地橋之書鑄池君明唱祖龍之死神何必無公憤天何必無曲脊哉苟甚怵於心慮於慮將重垣石室蹇人何嘗率長生刺石鍼金暗者何能終無恙耶故七國之天下非秦之堅甲利兵能亂之能撓之乃七國之士朝從暮橫交亂之交撓之而文亡之也天下之勢強國代有乘時自利之臣不乏反側無信者乘主志之不堅而顛倒搖惑之不懼不回卓乎以三綱為已任之士未時生也若仲連者豈不誠偉矣哉汲黯在朝斯邪國折計固矣孔融讓論漸廣荀彧一言忤旨而篡臣必置之死然操終身不敢為逆論者皆歸功於二子然則烈士匡時扶教之力又在貴賤生死之外也否者孔氏春秋亦匹夫一時之書耳何必告備於天自鄭重之如此其謹乎

田橫

武王同心之士三千人敵紂與周勾踐以君子一軍沼吳霸越得士之效蓋如此然田橫以恥見漢王自到死二客從之皆自到海上之客五百人聞之皆死無一生者古稱得一士而可與五百人所表見何其狹也或謂橫輕來輕死行同兒戲與田榮之初輕撤國備又輕烹鄒其皆躁動無謀不足輔也又或謂自古無以客成客則東持不可行徒義相羈耳故四公子之徒皆不能輔其國以強而予謂客之為稱猶之稱隣稱友此美其臣與士之辭未可以損其實也漢之季也得士之死力者有三公焉臧洪怨主人袁紹不救其舊君而閉城以自見其心紹不能赦之以勸義顧離敵攻之至城破之日城中七百餘人無復存者故當時之士願與洪同日死不願與紹同日生蓋大義所激其介介如此杜襲為西鄂長荊州出步騎萬人攻之襲率吏民五十餘人相拒守死者三十餘矣仍十八人皆被創無反畔者諸葛誕之敗士被獲者皆拱手成列以待戮人人不降以至於盡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烈如此雖曰極亂之世人肯輕生抑義訓分明加以拊循之恩淪入心髓故不可復奪也唐之亂則張許二公之守睢陽至婦女皆為之死亡何救至亡何賊斃雖勢窮不能待誠天以完節付一城之人哉善乎巡之言曰身死節完之日即功成業立之秋也敗亡顧何害亡而後知存敗而後知成耳吾得而暢論之入之有心此物之性天之命也得其心斯所以盡人物之性立天地之命根本之所繫也使九州之大千歲之久唯飽煖安逸萬物從同皆充充然通融融然樂無有阨窮固結之處漸之則陽



三才史論  
散陰消覆載不相屬日月失紐川竭嶽流造化或幾  
乎息矣故孔子與子貢論政權宜之盡立經常之論  
至於去兵去食而留信以死此謂受事之初方欲有  
為之始而民窮財殫伍虛地廢或天災總至敵寇迫  
切七年之病已錮而三年之艾無暇求也雖湯武更  
生不可復行其政故發此本論為萬世立人極耳今  
論者或謂兵食既足之後始可以議去然既以足矣  
復何為而去之且聖賢既措手於其間則七日可效  
若月望成矣何有必不得已又必不得已哉奸矣外  
矣此猶言田橫之客可不必死皆過論也

霍光

張敞白退霍禹山雲欲令各罷政事皆以侯就第用  
保全之封事曰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  
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爵邑延及子孫終  
後田氏篡齊趙分晉而季頡魯故孔子作春秋議世  
卿特甚周公攝政成王七年耳而大將軍光擅漢二  
十餘年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使迫陰陽月晷日食蓋  
冥夜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妖祥變異不可勝紀吾

三才史論

以史稱光之精忠小心無過不宥如做所陳蓋以不  
學無術久握海內之命未能歲勅子弟遂致其奴馮  
子都之權盛於丞相尚書蓋積漸之所及也方先帝  
託政之初金日磾即自引外國之人不敢居光之右  
其子為帝弄兒少見淫縱即用大義殺之則光之天  
質謹慎不如日磾遠矣且周公擅政七年未有廢立  
之功伊尹放君三年改過復辟而昌邑王長廢終不  
任漢事斯言之光之所遇不幸不如伊周抑又遠  
矣方漢之初與呂太后用淫亂病國作法於涼其後

長公主主多至帷薄不脩而大臣如霍氏梁氏之  
家虧損刑于之雅化章其婦禍霍光之妻遂至藥殺  
帝后謀進其女故吾以霍氏之傾萌於驂乘惜於故  
劍之求理勢宜然非天祀之也方其妻以迫切而白  
於光光宜遠聞於帝席棄待罪其勢不過族滅猶冀  
朝議憐之賈其一子養土之息少延其血祀不知出  
此蔽妻邪謀醫醫衍勿治天賦不違究也宗族安在  
哉許世子昧於嘗藥蒙弑父之誅趙盾以亡未越境  
縱賊不討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用春秋求之光

三才史論

六

惡能免於弑逆之魁者哉千載之下徒以光之忠功  
在社稷赦而不察故孔子沒而綱常廢首惡漏於天  
刑不亦舛乎不亦舛乎吾故表而出之使後知警焉  
桓譚叩暉

桓譚叩暉

自古以外戚世政歟移繼鼎失之易得之亦易者王  
莽一人而已矣雖錄太后長壽宗主於內冲人短折  
啓其盜心抑一時人心狂惑附會樂成遂影隨聲大  
勢以傾蓋都人士之辟非天意也周之興也盟津之  
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而是時稱莽功德者至數十  
萬人之眾雖寂寞如楊雄亦差等泰新致其美甘  
令萬世之後口有餘過舉有餘腥也人心之蠱莫激  
於同同是以奪天叛聖破國亡家若羣飛海水焦於  
屋閭未有如莽時之甚者顧砥柱不言子然獨立者  
止桓譚一人非為乎其強勇過孟賁能然乎譚蓋  
守經不挫廉頑立懦百世之貞儒也又嘗以不學識  
緯性旨溯危他史記其以鼓琴侍主動色於宋宏而  
范史譚之蔚宗可謂知去取矣吾嘗謂上帝好生發  
至言於角獸神靈震怒驚折翼於言媿媿而陳天

命聞言不信落落以建大策有志竟成雖子陽固井  
底之謀而實融決東歸之志發聲振聵馬文淵之席  
榮於陸賈然母子至親猶次且於反正兄弟切戚尚  
艱難於復辟豈有忠言至論直鍼白骨之肯肯金口  
木舌同作得溺之津梁如到憚之上書於莽請其選  
位而還之天漢者也自昔篡弑之朝奄奄一無生氣  
如新室極矣自有此書而天壤之間生氣勃然醒天  
夢炙人狂惜乎莽不能用乃欲使其自引狂疾因以  
狂疾殺之不自知其隕身殄族胥趨於亡之速也方  
是時也室主戀亡國之靈舊家運新朝之臘故相之  
裔傾宗報國朱眉滿道卜者以偽興民以非命死者  
何可勝數而憚猶以會赦得生危言篤諫何嘗必殺  
人哉

魯肅

士能辨天下之大義然後有天下之大識具天下之  
大識然後立天下之大志定天下之大志然後能建  
天下之大功功雖有不成焉萬世以下皆以大義歸  
之矣孫堅志存王室銳意為漢討賊策猶不忘父志

三才史論  
權則意在江東而已矣周瑜以下皆漢之賊臣堅之  
罪人也蓋當時君臣之分其不明於天下久矣率土  
之濱卓然以討賊為志者自備羽之外不過數人而  
已而諸葛超雲困于天孔融徐庶困于操魯肅困于  
權權為堅之逆子非肅所能匡也劉表漢室宗親又  
名士俊及之綱領也尚欲乘時草竊不能與備協德  
共力以光大業又不能度德而處舉荆州而讓之備  
如劉璋之讓益州焉坐使國土喪失琦琮魚肉關羽  
塗炭備飛相從淪敗而漢業以隕皆表之失也知表

三才史論

之爲失則知蕭之爲得知蕭之爲得則知瑜蒙遜之  
爲大罪也瑜唯不肯迎操一節耳然志保江東非爲  
漢也終權之世竭其君臣智計皆爲操弱劉操就而  
吳亦亡矣郝憲華歆路粹皆一時之名流而甘爲操  
之私人甘寧關澤黃蓋江左裨將之才也僅欲依權  
以就功名陋矣周瑜國之督將受人孤遺又有登堂  
拜母之義而器局褊小負愧醇醪陸遜思意淺短吾  
未知其長也蕭輕財好義有國士風假漢上游欲左  
右以圖篡賊惜吳舉國上下無復言及此者戀握手  
三峰史論 九

之權不能棄吳就漢伸大義于天下而實志以沒君  
子蓋深悼之矣

徐庶勝荀或論

呂武輕殺國祚周勃狄仁傑之徒輕擊而還之彼產  
祿思懿皆庸才也允之于卓安之于敦兩賊新從外  
入王謝久秉內權朝望素屬皆以舊制新而敦既懷  
景卓尤寵疎故亦易爲力矣篡逆之雄莽操懿溫四  
人爲最溫少有英氣莽鉅釘無奇懿最阻深操尤奸  
人之無賴者也殺伯奢一家陳宮棄之獵場著無君  
之迹關羽欲刺之方是時宮羽圖操一夫力耳其得  
全蓋天幸也操之送殺禍衡禍不能容物耳其殺孔  
融楊修忌也殺荀彧畏也論者以融如龍操如鼠操  
不殺融融必殺操然融不能殺操也使融聯絡袁劉  
建義外藩事或可爲也釋而入朝入便見制安能妨  
操乎況日以其跋扈不平之氣激昂於語言文字之  
間蓋其計畫已無復之矣操即不殺融融無足恃也  
於楊脩亦然已亦有才尙不能自容安能制人乎操  
殺之皆淺矣故曰操奸人之無賴者也荀或非王佐

三峯史論

之才也誤認曹操冀欲假手輔之以隆漢業其愚甚  
矣阻九錫之議以異見誅其羽而翼之不既多乎猶  
賦者諷一而勸百也或所建於操莫大於策紹之必  
敗紹果敗而忌或之心益深矣故一梗大議決計誅  
之察其素不爲己用又以或智譽勝已且天下事既  
在其度中是以決計去其所畏而無疑也吾以操雖  
多疑好慮然見欺於畏雷且劔於張挫於瑜蓋以忽  
致敗固必心創之而徐庶與之共事終身爲其所忽  
庶之神智過操遠矣庶本心欲與伏龍鳳雛共噬炎  
漢之燼不幸落賊彀中然士所最難摧者異人之姿  
最難忘者匡時之志也使庶纖毫欲自見其穎操豈  
能安之操始也求庶之急而終也相忘若棄此爲在  
庶術中久矣故庶蹈險不危坐放不免其終身不佐  
曹氏一言然後學者知或死之晚也亮與庶易地皆  
然天不祚漢耳天如祚漢亮庶管寧古之伊呂何以  
尙之哉夫唯不動心故也

趙雲霍去病

妻孥人之所樂好色人之所欲也夏禹以洪水不可  
不治故三過門而不入趙雲以漢賊不可不討故授  
以室而不顧漢賊未滅一語嚴于春秋大哉卽已溺  
天下之心也雲感先帝意願許以馳驅及其效命于  
長坂百死一生保有庸禪而禪卒爲樂不思蜀之降  
侯天負趙雲多矣逆操以一淫婦人喪其子又以殺  
賊爲奴妬其嗣平居橫槊賦詩高臺獨步自以意氣  
算上而賈履分香絮瑣兒女隊中死見真情老賊於  
是不揚矣先時霍去病亦以匈奴未滅不受賜第之  
榮吾以宮室之美有志者或不屑居而靡室靡家與

三峯史論

將父將母同急且漢賊必不可以不討而匈奴可以  
無滅好大喜功海內虛耗衛霍不得不分其過焉然  
吾又聞春秋之義大復九世之讐漢武曰遺朕平城  
之憂則去病未爲不壯也

陸遜劉曄

孫伯符志大氣勁力欲爲漢室討賊亂匡社稷其臣  
魯肅意同謀合真一心之佐也惜漢氏薄祚伯符不  
祿仲謀嗣業但爲江南家戶作計而此志已或衰矣  
周瑜之徒器小局微張昭以下不足深論陸遜後起  
三峯史論 十一

意思深長固江左一時之名輔也乃其處心積算惟  
日以破漢爲功殲羽挫帝不讓餘勞意欲以翼孫氏  
而不知其適用業曹也漢家二祖列宗既已怒之于  
上而伯符靈爽亦不復相右其息機雲兄弟一旦相  
攜昭朝珍宗覆祀豈可謂不幸哉往時六國里里爲  
秦弱姬徒考其事則六國之愚破從利衡惑於遊士  
之謀割名都以賂營秦而內取償於唇齒之國日自  
相割裂以迄於盡秦不費一矢斗粟安坐而饜其朕  
皆以爲六國之爲秦自弱也豈知六國弱則秦不得  
不強六國滅則秦不得不帝秦帝則周不得不亡故  
謂周之亡六國亡之秦之帝六國帝之可也遜之智  
豈慮不周此意蓋以漢破而吳完吳必不折而入于  
曹也六國當年豈各自料其必併于秦哉考戰國之  
時遊人說士甚多洛陽人固周產也卽不言天下共  
主豈不顧父母之邦哉周家忠厚之報豈應有此吾  
以兩漢風俗之醇而其人士之舛更有言之毗裂者  
章若向不可得也頌壽德者不乏宗室之彥愧卜者  
王郎多矣季世若表若璋何嘗一念及漢室一怒及

漢賦又何詫乎反覆持兩端之劉雖全心存祖義不若蔡葛散離之自言曰吾于魏備腹心于漢為支屬支屬豈無本而生者罪比華歆郭德尚浮百徒而魏又未必肯終以腹心保其富貴也天牖丕聰每用反意之言熟察其詐而疎之徐又及其亂皆天也非不幸也

季漢

呂氏言周之失策未有如東遷之甚蘇氏言昭烈之敗在棄荊州而入巴蜀為入而不易出之地夫荊州之不宜棄信矣謂遷者必不復振巴蜀必不可有為焉編皆以為不然周之後遷而遂躡其初也屢遷而成王業遷何罪哉存乎有為而已矣故宋南渡而不復殷敗遷而無替此其效之章灼者也西漢始於漢中鼎業以建季漢專巴蜀而固之社稷隨傾故必有越隴輕關凌江狹漢過河窺海之志然後蜀可入亦可出不擇地而爭雄可皆有為于天下也觀襄陽度險水陸兼進鍾艾廖傳之功明修暗度發卒濟糧蕭何韓信之所規而後知報入難出蘇氏蓋以蜀人論

三峯史論

十四

蜀事而未策於古今天下之全勢也方漢之委荊州於一將然不料其不能守也蓋羽自負其絕倫超羣視權操若無物故忌遜統蒙信詳忌好失之以傲而漢之君臣亦漠然若不相聞何信羽之過而棄羽之篤也昭烈與羽君臣義篤其獨守荊州陵鏢中原始宜擇一將與之同謀翼勢後宜急命數萬之師相尾繼發漢之諸將惟趙雲志大勇決達于事機雲可任也然漢亦知羽簡忽護前必不肯與雲協心共濟又嘗與吳合力拒操吳決不肯敗盟棄好北嚮而與操

以便即不能得志于中原然羽必可全荊州必可固則亦疎于計矣漢之君相皆以初入蜀中內治未備狃于鼎足之算規模已定欲且因險以為疆畫地而守之然後俟有餘力則開闢而謀所嚮遠交近攻得寸得尺歲闕國百里亦足以雄然不知漢欲驟進力攻與秦勢不相同秦屢世富強精銳難銷又六國心志不一故秦得從容啖便擇肉而食漢一日懈則終身挫一步却則失亡鹿逸不足以復得志于天下矣胡不取周之所以弱公孫述尉佗之所以亡與高祖之急越漢中屢戰屢劓而志不衰者一發憤而從觀之也

三峯史論

十五

漢高踰遠大度從諫如流故不階尺土一民五載而成帝業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故能君臣協志勇見大敵以步卒三千擊破尊色百萬之師遂一戰而定天下蓋眾叛親離逆取逆守蹈新之室勢若無人新亡而王郎赤眉之屬易與矣然猶冀亭汜渡垂翅奮翼自古未有一挫而棄其大策者也高祖扶義而東細繫子嬰滅秦之易若強弩潰瓠然方與漢爭天下者項氏則勁敵也惟懼之臣納履而不備折衝之將甘勝下而不辱主則摧剛為柔外弱內堅百戰而不肯墮敗則跳身而遁馳奪信耳之兵扶傷更進久之而項氏之氣衰一跌遂不復矣蘇氏謂昭烈差似沛公卒其所以失者不能忍辱守柔輕以其身為金注而不知其至於孤注而不可全也譬之樛蒲不能得梟欲求為盧豈可望乎自黃帝用師以來何有包山絡澤連營七百里而不敗者哉且用師之難無如用眾故秦敗于前莽敗于後武以三千破紂億萬岳飛

以八百破楊么無算符堅敗于元兀木敗于琦完顏敗于允文兵非不眾也所以用眾者非也漢主久于行陳天授其才信尙量其所能不過止將十萬苟欲以眾而濟必且離之合之後之先之左之右之變之正之出奇無窮室吮搗虛席卷雲徹而無有後苗未有以數百里為營曠日持久無援敵瑕者也且非獨布師統眾失也其出師原失而孔明不能阻及聞其連陳之廣而後憂之則已晚矣所謂不爭其本而憂其末者也昭烈于羽所救者義也故不恡以其國與身徇顧特里巷豪俠奮殺身不相負非萬乘所宜急也因怒而出此為忿兵恃眾而忽此為驕兵雖微陸遜謹不持之方羽敗既聞漢宜哀痛罪已續好東吳如高祖平城之忍辱光武屏處之宿憂庶幾乎魯廷三敗之餘烈也不漢氏二祖列宗之血祀是圖而暇以異姓兄弟之譽為此二者孔明未嘗不身在其中顧皆寢而不爭豈君臣之際骨肉之間亦有所難言乎故居則棄車地如遺動則毀宗社若不及盡險守鼎足之規何初固之之隘既關之之暴也關之不詳

三峯史論

十七

漢繫人心之久

漢興有三祖西殲秦暴東誅莽詐季感操奸皆得國以正天下服其義焉其為治也去秦新之酷法橫誅與民以更生之樂孔明雖治蜀以嚴然賞罰黜陟旋然各當其序加以文景昭宣諸君重熙累洽之餘奕世賴其仁焉其失天下也各見奪于無道之朝非有淫暴失德拂人心而違天命之戾政也安樂雖惑于譙周之議社稷無光然北地王諶自刎先帝廟中亡

有餘烈至今議者榮之是以人心久而未忘而天眷亦依依未忍遽絕也盆子僅得不死卜者假號賦人勿論矣劉裕爲楚元王之後使其能堂堂赫赫舉義復漢不行篡弒于自立之恭帝而決策于既失之安帝則是以漢室宗子取天下于桓元之手寔爲紹季漢雪國恥矣豈不偉哉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國比石即甚正周太祖滅之而劉崇尙據太原十二州稱漢帝劉承鈞尙殷殷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考亭謂宋得正統當生太原既下之後而陳桎作通鑑續編于太

三峰史論

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蓋本考亭遺意也至于隋末漢東之劉黑闥梁初南漢之劉巖皆號國爲漢及西晉之時匈奴左賢王劉淵亦以漢甥號國爲漢遼東太守公孫淵亦以漢斯不祀自稱紹漢豈非以漢繫屬人心之久而欲託之哉蓋始得之正則戴之者公未失之弱則懷之者長育之以仁則歷世不泯觸之以義則感激易與天道無親惟德是依豈與縱觀動慨妄謂可取而代者同哉

李勝

庭則庭矣而血氣治此診而知之者也哭將死者懼既死者愛夫既死而有懼聲以察其奸此聞而知之者也望其色察其侍御疾之誠僞賂微者皆見之李勝不知司馬懿之詐是不智也知而不以告是不誠也致曹爽於族誅是不仁也讓成司馬之篡是黨通也司馬氏父子之心路人所知也假令實病且廢凡仕于魏氏者宜朝夕以幸其死何有流涕哀之使爽兄弟輕信以出遊羅此大酷也哉曹子丹佳士生此純積固天所以報曹逆而奪之魄然非李勝所得識

三峯史論

也故爽之族非懿族之亦非何晏諸人共族之蓋勝獨族之也夫權勢所集唯仁者能運之智者能操之詐者能剿而奪之逆操所以得手制羣雄以天子在許也袁紹不能移天子自近故雖地廣兵衆而受制于操桓範謂爽曰盜賊劫質家人子尙望求生今與天子同行肯受制于人耶方範之得出懿曰智囊往矣策之曰老馬戀棧豆不能用也爽果不用範謀樂釋太阿舉又與柄奉諸臬人之握且唯恐其受之不速持之不固也而規爲富家翁以待時移此亦董卓耶場之志也然後範乃歎曰今日坐卿族滅矣故範之族亦非懿族之蓋爽族之勝族之也髦之有齊爽之有勝皆天也然曹氏有一桓範而不能用其不免亦宜矣

曹髦

孫休能殺孫琳而奪之政曹髦發憤一出反見弒于司馬昭之手雖琳之貪展輕慢不如昭之三世柄政黨繁謀固而髦之恃壯用罔與休之安忍驚發固相遠矣昔人謂曹氏文章之才子建獨得八斗子亦謂曹以奸謀馳驟百里操獨步九十里丕步十里以後則日暮途窮無復可馳之路矣雖聰敏能學人有其長然無復能固宗廟弭禍亂久與天爭者蓋天之道固然也豈博聞多辯平日以王沈爲文籍先生裴秀爲儒林丈人及將討昭也召沈秀二人告之二人即奔告于昭使得爲備至其被弒而不及于腹則決于平日養爾何爲今日之事唯力是視之一言此極亂之世文武道盡獨成篡弒之禍爲出爾反爾者戒天道真不可誣矣生固人之所欲也當理窮勢極則安

三峯史論

樂之祥愚以求生誠不若孫皓之肆言而無忌漢帝訣別伏后時自亦不知死在何日愴哉髦快意求死身殉社稷似亦未可全非獨怪其平常議論筆札之間明示不平使賊臣日以爲慮則其一發而敗非不幸也髦嘗論創業中興之事謂漢高未必賢于少康其義誠快獨不宜見于髦之口耳創業之時所勝必無道之國天意已絕人心已離國無政而武無備潰難決滯誠易爲力故誅秦勦隋破羽滅充漢高五載唐宗三年帝業已成天下已大定矣中興之朝扶鼎命于既傾其所值雖篡亂之餘然其陰謀尙固又多猜忌防閑而欲沛風雲雷雨于一成一旅之間非甚智深勇沉豈克有濟試以光武兄死不敢哭之情事此論少康其心之苦德之優天地鬼神固當有定論也髦又嘗以龍見井中感作潛龍之詩司馬昭聞而惡之其輕忽賈禰可勝道哉孔文舉龍也曹操也以下盡之徵有文有介者耳髦自託潛龍抑非其倫矣

蘇洵

眉山父子擅百世之文名士無賢愚皆知讀其書而愛敬之然允明之文多縱橫排闔之氣其言道論性尤駁而不醇與荀卿之言性惡禮僞同然人皆知非荀而不及蘇則攝于其才與其氣又但以文人遇之故忽而不識不知其甚善聖人之道何以無辨也允明禮論不但不知歐陽永叔之純其馴謹亦不及王介甫然介甫之政足以善天下允明而得君行政又未知于介甫何如然決不能以聖人自然之道輔其主以及于民推德禮之雅化而無所于損也允明

之言曰生民之初無貴賤尊卑長幼不耕不蠶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而聖人獨為之君臣父子兄弟以使之貴後賤尊後卑長役幼又使之蠶而衣耕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奪天下之民之樂易之以其所苦民亦肯去逸就勞遵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懼禮之不行則為人相殺禽獸與相食生死之說以資之然後身行禮以誘之恥之如是禮不已偽性不已惡乎其言易曰聖人之道所以不廢于天下者禮為之明也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又懼道之廢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氣以為文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茫茫冥冥使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視聖人如天之高神之幽其道乃尊而不可廢者易為之幽也然則易之作也聖人所以愚民非所以明民也且天地已有此氣陰陽已有此變鬼神已有此情數聖人第能詳察之不忍聽其或秘乃曰聖人故作之以示其不可測與天下為神怪乎然則蜂蟻之有君臣虎與鳥之有父子鳥之能為巢獸之能為窟虎之知衝破焉之

三峯史論

二十一

知戊己龜龍之負圖書見于河洛亦聖人為之乎凡聖人之所作皆天地人物性之所備有聖人乃因而作之而明之與天下萬世共學共行之而人樂而信之故謂之曰道道即所作者是也如允明之所論將聖人別有神奇不可測之道密藏于所不可知之地故紛紛為制作以籍其民而警其智又不獨禮之為偽矣聖人之道在六經自帝典以及費誓皆從古君臣自有之言也詩三百篇則商周朝廟以至閭閻各有所不能已于中而自賦之樂即詩也所謂盡美盡

善特假于物假于人自然之音谷耳亦曰聖人故為之可乎春秋修魯史之舊其有所褒譏乎魯是非內外皆人性之確不可撓者然蘇子特未敢以借亂散病孔子耳苟欲病之其說益易以肆矣永叔尊經閣傳務以易簡之理弼聖教苟以其平易無所觸鑿而刺謬之又誰曰不可故吾嘗論允明之書疵乎疵者也子瞻辨論明道不詭于道可適于當世之用然中間有詭諧之語故時人病其不恭子由之書曉暢醇謹可誦可法而才不及其兄乃其氣固皆浩然而不

三峯史論

二十四

可折也至今讀其文同稱之曰三蘇也固宜

司馬光

士有行謹端慤而識鑒未能充義之盡者此質厚而氣未甚清有宋君子司馬君實是也君實得君相國盡改介甫新政條釐縷革一返仁宗之舊當時民樂更生至敵國戒慎邊隙士論益為翕歸之矣然其議罷願役之法介甫聞之而疑曰亦罷至此乎夫所貴于變法者為便于民耳非為惡其人必盡更其所行也願役之法至今世世遵行民以為便則當時自可討論而錄其一善故蘇子瞻亦力爭之爭之不得則曰昔之君子惟荆是隨今之君子唯溫是師亦足以明君實之為蔽矣夫清之有蔽者域子有我之私而不能虛心以從理博稽以求是然天下萬世之公論固不可得而奪也嘗即歐公春秋之議而進稽之天歷有正系史家有定論萬曉所瞻灼于泰岱非一指所能迷萬蒙所傳震于雷聲非一舌所可蔽也故紫陽綱目于聖之公理也陳氏之寇蜀因辱于諸葛而不知穢史流傳千載有餘辱也司馬氏之嫡魏因其

三峯史論

二十五

授統于晉而不知魏之時固有漢漢得賊魏不得賊晉也故予魏之統適明晉之篡奪魏之統不害晉之統也禮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故孔子稱昭公知禮聞陳司敗之譏則身任其過而不為昭公置一辭蓋于其所必不能諱寧闕如也君實雖欲以正視榮其祖而不知適以篡辱其祖矣故使君實而生師昭之時必不能為司馬之學武之攸緒也嘗遍讀宋文正統之論歐蘇皆有之或為司馬見其意而不彰也為賢者諱則得之矣

萬道吉與沈壽民倡南社于宛後合于吳為應社皆為之主盟焉其三峯集中有文曰誓志者蓋以當自序也其中有曰方吾盛壯之時執牛耳以誓同聲擁臯比而率合志高業弟子稽顙而受道名公鉅卿捧手以論交蓋實錄也馬阮當國中于黨禍及國亡禍解退而著書遂絕人事昔吾嘗聞之先輩云道吉沈酣于史其于文不苟作偶有所得借史發之故或分或併或言之繁重或出之簡易不立開架不求新異期於

三峯史論

二十六

意盡而止不以文章論也今雖不可知已而即以文章論固已臻于極妙矣乎當時同社名士如張天如楊子常等莫不引而重之也先生著述自任攷鄭志三峯文集外尚有甲申紀事數卷度必有異聞軼事而為無識者之所焚廢可惜也嘉慶五年四月後學趙紹祖識



明斷編

樂平程楷著

治天下有本曰明而已治天下有要曰斷而已明以燭天下之大幾則賢否是非心有定見而無眩疑依違之惑斷以決天下之大務則賞罰因革事有定力而無借溢舛錯之非使非明焉則人之賢否雖然天進前有請而罔覺後有賊而不知賢不肖混淆矣政之是非漫不可省厚民蓋國者不知其利戕民蓋國者不知其害是非倒置矣使非斷焉則賞不足以慶善而賞也無所勸罰不足以威惡而罰也無所懲

明斷編

罰浸濫矣事有當因而不能變事有當革而不能改變行以是而而天下之治豈不難哉然明非察察微訐以為智者不逆不德而隱情自燭耳斷非斷斷果確以為決者擇中特正而輕重權衡耳明之至必如日月之光大明當空而萬彙畢照矣斷之至必如乾剛之運大分不差而四時有序也然全明斷之美而無明斷之失非強於學問不可得矣學進則識進識進則明明則斷治天下之本之要執有過於此哉古之聖主明王英君諍辟所以能開太平之業者用此道也庸君暗主敗國亡身所以致放戮之禍者失

明斷編

此道也請歷陳之  
當遠古之初三皇之始天靈淡泊無為而化萬物群生淳風沕穆明之與斷故無可言者羲炎繼體黃嚳紹統書契作而五穀植田野分而制度舉明之與斷始有名焉

堯之為君也其知如神仁照義立明斷之資備矣故明揚側陋平章百姓明孰尚焉不賞而勸不罰而治斷孰加焉堯以是明斷而協萬邦也舜之為君也濬哲文明允執厥中明斷之体全矣故明目達聰察遠能通昭明之四布也元凱兼舉四凶

明斷編

就誅殺斷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斷而風動四方也夏順水之性而不鑿成天之功而不疑禹之明斷大矣守成而為啓也則即釣臺以享諸侯召六師而征有扈中興而為少康也布德光其數故有眾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蓋克肖祖德以有為者商繼昭大德而建中於民以義制事而表正萬邦湯之明斷卓矣一傳而為太甲也則處仁讓義而克膺乎厥德數傳而為武丁也復興殷道而肆伐乎鬼方蓋求先美以自振者也

周文王之明也則明德有以順上帝之則斷也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三分天下肇建有邦宜也武王之明也則明義而建極斷也則大介以滅商一戎大定未清四海宜也斤斤其明則成康續文武之德奄有萬方則晏世葉咸和之休然而力可以勝鐵無非不明斷也夏以之而亡知足以輔非勇足以拒諫紂非不明斷也商以之而滅則為強梁暴戾淪於兇惡適所以為明斷之累也王禮不明始下堂而見諸侯夷土之陵替甚矣王令不行始歸瑯而及仲子平王之衰極微矣則為昏弱庸懦陷於柔惡誠所以為明斷之羞也

漢高帝天性明達好謀能斷是以知三桀之謀用之而不疑善陳平之計從之而不吝常食納子房之策揮洗聽鄒生之說委敬有定都之謀則嘉納不寵賜以姓陸賈有新語之獻則親覽而每稱其善諫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則愛之論次蕭何鄂千秋之言當矣則賞之其用人之明斷也為何如徵秦攻之苛則約三章之法彈項羽之惡則發義帝之喪監胡亥之死則立太子於草昧之初修葺書之禍則祀孔子於過魯之日立宗廟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風行中軍法定章程起朝儀而制度之美定政之因革當矣丁公不忠則戮之以徇軍士李布各為其主則封之以表典論政之賞罰明矣為政之明斷也為何如然而不事詩書學問不足雖有明斷之資而不能成明斷之美耽枕席之情而牽夢於戚姬是斷之不足也善疑忌之心而屠戮夫功臣是斷之傷猛也使帝火加學問之功豈至若是之失耶

惠帝承呂后之驕暴當豫產之專權非有剛明果斷之主不能有為矣而徒曰恭己寬仁無所建立雖除桀書歆言之令舉孝節力田之詔皆有可觀而外戚釀禍宗社疑危使非峻勅諸公天下其亦庶幾矣

明斷編

文帝躬脩玄默務在寬厚若無為者然而無事則謙讓無能有事則剛毅奮發實剛克焉是以平勃功高終為將相申屠守正得中國法勞軍細柳柳周亞夫若倨矣則如欺不已卻座寵姬衣益若強矣則錫賈加隆知吳公政績第一也則起拜內班班張釋之義論可采也則擢居待從聞是錯之論則徙居民於塞下聞馮唐之論則復魏尚於雲中賈誼治安容納其策賈山至言學從其詞用人至明且斷矣靈臺之費則借之千里之馬則卻之除肉刑除誹謗妖言法除收奴相坐律律刑之意隱然也止秘祝定限窮養老令

舉賢良直諫者立法之意昭然也安邊恤民固素志矣而匈奴跋扈則即下親征之詔一怒安民之勇也恭儉親親固恒德矣而薄昭有罪則不免自裁之令罰不遺親之狂也為政明且斷矣是蓋由其玄默思道而涵養之功密止聲受言而采擇之力多故其所為動皆可觀然祀雍之舉未免於感短喪之言未免於謬而鄧通之寵未必非昵幸之私豈非其學問之功尤有未純者耶

景帝遵孝文之業成恭儉之化劉舍衛綰以淳謹為相張敖直不疑以長者見用定稅法則三十稅一一定

明斷編

後法則三十始傳奉奉乎恤民之意也於官則戒脩職事於民則勸課農桑取乎務民之心也但刻薄任數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大行有難則懼懼失措受左右之謗則候候候是錯沮濫封之謀則戮殺亞夫以無寵而廢薄后以無辜而殺太子其明之不足斷之不決學可見矣

武帝雄才大畧聰明能斷用人必稱其能用法平無所貸寬意以儒雅相石慶以謹諄相汲黯以忠直見重董仲舒倪寬以文學見收韓安國鄭當時之推賢重光金日碑之托孤皆知之明而任之斷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博咨海內舉其俊茂改正朔而洗百年之終協音律而興一邦之樂皆見之明而行之決矣惜乎學問不足暗昧或生而田弘公孫弘之狡狡董偃乘弘羊之欺罔出入左右牽率威威聽江克之誣而殺太子縱張杜之暴而殺大臣成術青李廣利之功而遺事不已納秦太公孫卿之偽而淫祀無端東封西祀巡狩之無度崇臺廣殿土木之大興算商車鑄錢而民之膏血已枯置均輸酒權而國之利息密卒致海內虛耗文帝之業然矣是明之不正而流於高荒斷之不正而過于悍矣也

明斷編

昭帝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蓋靈乎可畏者惜天祿不來大業固終悲夫

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魏相丙吉同心輔政黃霸于定國相繼登樞機遂以循良用趙克國以老成將知人若明也石渠講經制制臨決麒麟建閣崇德報功舉賢良之士益小吏之律政事若明也然而學務中韓治雜霸道趙蓋揚韓死非其當金馬碧雞事尚虛無用恭顯而啓宦官之門貴許史而整外戚之實西漢之亡首基於此矣

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弘恭石顯據其權牢淫元宗助其焰劉更生賈捐之以論顯而見外京房陳咸以諫顯而見殺政去朝廷禍鍾直難首薛韋匡繼為宰相亦無所建明矣

成帝即位之初放詭石顯舉政之始罷黜中官若颯起有為者既而耽於酒色務於荒淫趙氏亂于內王氏專于外張放董賢以幸而承寵王嘉王直而見疎杜欽谷永何當權門張禹孔光務于承項漢業之衰如此終以棄帝博博而不從正平帝幼冲而無所可否昏柔若此又拱手於奸權之側夫何為哉王莽妄釋鬼奸竊取神器動假古道以蓋罪愆天下既為魚

明斷編

肉人心益思漢矣先武之與固不難也先武器遠大度同符高祖延覽英雄務悅民心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是以為其終道相繼舉用賈復寇恂駱庸承事杖策相隨委以心腹而鄒禹見用敢進二帝以肝膽則馬援歸附隱若敵國如吳漢功比韓信而耿弇卓茂以元德舉郭伋以善政稱其用人明且斷矣餘莽苛政而改天下之因復漢宮名而新天下之心立宗廟社稷而規模宏潤復田租日制而衆事履重親臨太學仿佛乎過魯之祀置南陽依拂乎市中之歌諱論經理度分乃探樞武修文文學學

典行政明且斷矣然而以直諫殺韓歆以誹謗貶馬援以吏事責三公而大臣不得盡其心以謹言易守令而守令不得盡其職廢郭后易太子皆非盛德之舉信圖讒事封禪終為至德之累是學問之功尤未純也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得變更趙喜虞延繼東權衡實固班超迭為將帥宋均均善政錄用丁為以廉選見嘉養老則臨辟雍以親餉崇道則謁孔庭以親祀友愛諸王而周忌冷意圖像靈臺而崇德報功此官欲起而聞諫則止壽陵欲作而為制則儉既明且斷矣然明尚發德性復徧急徵濫及於無辜邊徵舉開於多事求天竺佛氏之經貽萬世異端之禍較以全德能無愧乎

明斷編

章帝知人心厭其苛刻新政務從寬厚鮑昱第五倫之輩舉都彪表安之類用廉范以善政獲褒曹褒以議禮專用公卿大夫收用士夫賑濟饑民分理冤獄開白虎而講五經詣闕里而祀先聖勸課農桑平簡狴役皆明斷矣然寬厚近於無別忠恕則近於太柔是以外戚浸橫官帑失倫實后無子肆用富謀既諾

嗚乎責人復權易乎太子律諸全美能無訥乎和帝以幼冲之年為大愁之誅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生禮賢納諫故袁安諸公竭盡忠諫若有為者然竇氏雖誅而鄭眾繼用以宦官而代外戚驅封豕而得長蛇矣

安帝以中庸之主處奸雄之叢宦官封為列侯亂母耻為封錫楊震以忠言見戮太子以謹言見廢用屠豎此雖陳忠極言朱雲論不能開其愚而激其懦矣順帝無出類之資遭艱難之會曹節廢覽燭其禍梁商梁冀擅其權徒虛位莫敢誰何昏柔若此雖李固忠誠張綱風裁亦以無屏其害而反其柔矣

明斷編

桓帝即位之位尚書陳蕃為政則治荒惑之餘中常  
待為政則亂卑起劇廣結為腹心李固范滂歸為黨  
錮一時昏濁萬世笑罵也

靈帝嘗為辱閣際此難危黨賊雖除虎狼入室而列  
肆尤為可笑漢之不表安可待哉

獻帝孱弱過於靈帝雖危念于先朝奸搆柄梟雄  
盈座而乘輿播遷尤可為漢之不世焉可得哉世  
無明斷之君則取覆亡之禍事在必然無可怪也

昭烈以帝室之胄思復炎祚之盛寬仁度知人善任  
使有高祖之風而文雅過於高祖君臣一德赤心相  
視有光武之量而淵大盛於光武雖沛流離而信義  
愈明勢偏事危而信行不失三代已來剛明之主也  
三顧禮聘龍勒勳與諸葛武侯躬為輔佐王佐之偉  
才絕世之嘉士也况開張為之將許將為之助秦漢  
以來足稱豪傑然以

曹操挾獻帝以命諸侯據天下之二分而司馬懿之  
徒實能為之腹心講謀孫權承世族而據江東有天  
下之一支而周呂魯肅實能為之左右輔聖昭烈屹  
屹於二雄之間依依於他人之國幸假川蜀以當天  
下帝既宿天亮亦殞星以後主之闇弱用黃皓之巧

俊繁頸就降固其宜矣然魏挾獻帝以欺天下而辛  
取漢之神器殊不知司馬昭以延頸放尤於頸背之  
間魏未幾時而為晉矣吳假魏力以為已助而抗接  
蜀之邊幅殊不知魏晉已張喙竊立於螻蚱之後吳  
未幾時而臣晉矣

晉武帝既成篡逆之謀始厲求治之志故明達好謀  
容納直言仁以愛民儉以節用御牛綢斷代之以麻  
雞頭表獻命之以火而傅友有諄士風之論杜預有  
正考課之疏羊佑之懇田屯兵軍漕之合力禦敵用  
人行政若可觀也及平吳之後心志盈溢沉湎女色

明斷編

則羊車遊於閭室膏粱官爵則絡入於於門散州縣  
之民以徹其藩籬納戎狄之人以養其寇亂中正之  
官有八損也而劉毅之言不納劉渾之反及博然也  
而渾之諫不聽卒之楊三用事國政日非何其明於  
始而闇於終斷於前而廢於後乎

惠帝顛蹶此座可惜加之賈后之凶悍乘之三王之  
篡逆王戎王衍空事清談裴頠張華自求禍亂錢神  
出魯褒之論銅鑿與索靖之慨雖有私言莫倡廷議  
無足尤者獨嵇紹一死遺芳萬古凜乎其可敬也  
孝懷孝愍惠帝亞匹况王衍為三屈之謀心已叛乎

明斷編

十一

朝廷何曾甘萬錢之食而言不及於國政故劉淵始  
起而懷帝就擒劉聰繼興而愍帝遇害獨吉朗辛實  
有死難之節祖述劉琨現樹復群之忠及元帝興於江  
東而晉作為之偏立賴王道華善謀於內陶侃董毅  
力於外又立大學以崇風化督農功以張國本若可  
以決矣然而恭儉有餘明儉不足大業未復內難已  
興

肅宗明敏而有幾斷故能以弱而制強臣王敦誅誅  
大宝遷定然度亮以外戚見用王導以首惡有刑則  
用人行政之量蓋未善也

顯帝於萬勳來詔焚其弊處然剛毅差強人意但志  
大而不能為有故偏安而未全復若夫  
康穆衰頹之四主則寄於強臣桓溫之一人而文帝  
亦舉措於溫之手則無愧乎稽首於溫之前幸而舉  
用謝玄克抗符堅賴風鶴之功成卷席之功雖出人  
謀始亦天意也

羊帝以庸劣之資而桓溫鼓跋扈之氣安帝為華異  
之政而劉裕專廢立之權恭帝之筆草詔願禪於宋  
無足推也

宋既伐晉魏亦乘國既分為南北勢遂成於頭顱

宋高祖於桓玄之亂成廢除之功因伐晉統奄有南  
邦

文帝因受陽之成續高帝之統仁厚恭儉勤於為政  
故治效則百姓無事戶口蕃息風俗則敦廉耻抑輕  
薄但常生猜忌而誅社稷之臣不自量力而啓胡虜  
之禍外受喪門之耻內受逆子之弑孝武子之而驕  
淫無度明帝因之而猜忌不誠宋之為宋不久矣  
齊太祖以功名之際不容於昏亂之朝取之雖逆守  
之以順

世祖繼太祖之治革亡宋之弊務總大綱嚴而有斷  
任官以小滿為限而吏稱其職立法以除盜為先而  
民安其業然而華靡之懷不能頓遣故其貽後之謀  
不能盡善東昏仍之而嬉戲無度六貴由此而同朝  
和帝繼之而國柄下移成幸由是而用事齊之為齊  
難久矣

梁武帝以奸計而得位以荒蕪而餓死無足道者而  
舍身為寺家奴卒以崇佛之禍流毒萬世豈非萬世  
之罪人乎  
孝元殘忍為心殺戮兄弟無足稱者而戎服講老子  
辛以虛無之說自賈伴囚豈非萬世之笑具乎

明斷編

十三

敬帝擁立於人而廢置於人直偶人耳奚足污塵哉  
陳武首誅侯景遂伐梁興臨戎則英雄獨運臨政則  
務崇寬簡固廢幾於創業也  
文帝奄成大統能無侈心恭儉政事足稱良主亦庶  
幾為守成焉宣帝植齊之表而啓土邊周之興而表  
師是不外傳而內恃者也

後主以臨春結綺為足娛以長江天監為足恃安其  
危而樂其亡者也  
隋文帝擁北國并取南邦炳察臨下之明有本行  
禁止之斷固有為者有儉素率民則民間無金玉綺



雖之其置倉庫養民其數年致戶口蕃息之盛政亦善矣然殺戮功臣仇誅子弟王通有策而不能用李諤有言而不能采創舉規模已見大畧矣

唐高祖因暴隋之亂籍賢子之謀本有萬方不及四載蓋能沉幾不昧以為明臨事能決以為斷除隋苛法而約法十二條與漢高之在關中一也嚴肅軍令而秋毫無犯與漢高之在關中一也租調有法法而賦役不苛備兵有制而兵制返古建立學校而儒風

之載揚汰僧道而異端之見拒致以明斷修也孫伏伽以直言受賞傳奕以正論見收他如李綱之議論李素立之執法蕭瑀之繩違舉過張鎮周之私私故人以明斷用也然而稱臣突厥九品中正卒為善政之累劉蕡板臣專榮有加終為用人之玷

太宗見理閭英遇事英發籌策尊祖而無違大義行伍而不滯故除隋之亂比述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康亦以秀杜竭服肱之志王魏盡匡輔之責戴胄馬周執法論事李清仁責權兵靖難用人明而克斷矣

汝鷹犬官人之冗邪祥瑞貢獻之物納諫如流而改過不吝視民如傷而無恤加隆置弘文館以延儒增廣生員以興學行政明而克斷矣但納粟刺之妃而閨門聚麀廢已立之子而父子為孽逞已之忿則慮張有論刑殺戮之加因人之謗則魏徵有停婚仆碑之命至德之累不其深乎知裴矩封德彝之奸而不

能去辨權萬紀字文士及之俊而不能逐李世勳何人也而有顧命之屬卒以一言而憤事許敬宗何人也而與登瀛之列卒以好說而崇妖至明之累不其至乎

高宗滿梳席之愛昧履霜之漸踐柞之物維尊禮長

月析編

一五

孫無忌褚遂良終則有竄誅之禍銓校之任雖得於虛多遜裴行儉終則受牽制之私政歸中間流毒天下也

中宗昏庸懦弱夫何為哉故死生之命制武后之手幽辟又被險阻備嘗武后始假垂簾遂用正位肆淫亂之行張毒雲之醜開銅匱以告密設斜封以賣官諸張淫幸而弄柄周來酷雲以殘民易唐為周唐之禍也斯其至也幸狄公保國朕於亂敗之中五王剪樹根於可為之日武后既推中宗及正惜乎昏庸已甚而荒亂不悛三思

之亂愈於昌宗肅之專近於武后而唐祚未絕佛人繼生故李氏血食得存衣鉢也

肅宗為政不久全善未聞然立嫡以功廢長適權玄宗方慾心未熾志氣清明則相挑宋而委以腹心任張籍而極其敬禮禁珠玉以示儉重臺諫以納言用人為政如此故四方無事幾至太平及夫妻婁煥志氣昏惑為宰相則林甫牛仙客與朝章則宦官高力士也東封西禱以費財黎園子第以侈樂用人為政如此故祿山叛背危至播遷何一人之身明斷於始而昏懦於終也

肅宗當宗社危推之時承父君倉卒之命收集散餘光復舊物蓋由郭李竭佐命之力張許蓋致命之忠李泌輸其謀劉晏濟以財用得其人政亦無弊也然明之不足味經遠之圖斷之不足事姑息之政置親軍容使則廢以中尉而宦官之禍已成立節度使則由於軍士而藩鎮之柄漸重用李輔國之奸則上皇張后不得其死信程振之說則合公郭子儀不終其功聞昧若此太平安望哉

代宗平亂守成足稱中主然典兵出於宦者而魚朝恩程元振肆其奸廢立出於軍士而李正己田承嗣

思程元振肆其奸廢立出於軍士而李正己田承嗣

月析編

一六

奮其橫愚懦若此中興安在哉德宗猜忌刻薄而自任強明恥屈正論而甘受欺誣雖卻祥瑞貢獻出宮女下罪詔而俱可稱然作瑛林大盤稅開架留宮市此則其可恥矣雖則韋之忠言崔祐甫之寬大終不能慮多遜裴延齡之奸邪李處之忠烈渾瑊之勇壯卒不能勝懷光希烈之反覆况以大阿之柄納之宦寺之手而當文場霍仙鳴之為禍可勝計哉

順宗政稱之初進奉官市罷之殆盡何其明也嬰疾之後委政冢祠社稷賴安何其斷也惜乎在位未久餘無所稽焉

憲宗明公果斷固為可稱鮮克有終固亦可憫即位之初收用賢者杜黃裳李絳之繼相權德輿裴度之嗣庸斷用忠謀不感辭議故准蜀稽首藩鎮受命唐之威靈幾於復振所謂可稱者此也始夫平蔡之後信用非人宰相則皇甫湜程异之事權宦官則陳弘志承瓘之用事好神仙而柳泌守台迎奉佛骨而韓愈賈潮卒之疾生於金丹身死於宦官所謂可憫者此也

穆宗用李逢吉以為相用王守澄以專權况牛李成黨彼此交傾雖柳公權用意於筆諫劉稹楚碎首於玉塔亦無益於亂也失藩鎮之心而藩鎮復叛信方士之言而方士登庸况閔子出入事由權幸雖均輸之定制兵甲之款銷皆無救於危也

敬宗童昏失德遊戲無度既狎狃於宦官復輒肆其殘暴身死宦官之手無足怪也

文宗優游不斷委非其人遂因訓注之謀激致甘露之變受制家奴之手不足論也

武宗英敏特差委任能臣上黨太原以次平復固中興主也然士良雖退奸計愈深况享國不永宜功業

月析編

一七

之未究也

宣宗明察濬斷有法無私擢用賢良善聞規諫固小  
太宗也然令狐之奏嫉怨深况仁恩不薄宜唐祚  
之卒衰也

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

傳宗庸庸相葉淪靡不振况大恣憑陵於外田令孜  
叫號於內苟延餘喘亦幸矣

昭宗樹英雄而無為直木僵耳

昭帝以孱穉而強立卒墮大統亦宜矣存及五代天  
祚短革

梁太宗以唐臣而奪唐祚親為盜賊人斯效尤身冠  
僕夫之手固報施之常道也區區均王才質庸劣况

棄敬翔王彥章而不用任趙岩張歸霸而亂政用人  
為政昏悞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唐莊宗以父命而復唐仇志既驕盈事皆感或身死  
伶官之手亦盈溢之明驗也卓卓明宗號稱明斷但

馮道非輔弼之良潞王非守界之恭所托所傳聞昧  
至此雖欲不敗得乎

晉高帝迫於猜忌遂移唐祚而齊王合泰維翰之謀  
誌景延廣之策外啓隣讐至於喪身

明斷編

十九

漢高帝將佐協謀遂正大號而應帝欲假群小之謀  
以際盤錯之臣迫政強叛至篡逆

周太宗挾震主之威乘危而發雖有至尊之號而不  
得享悠久之祚世宗本由異姓入紹大統本有富強

之業幾為小康之治

恭帝幼冲不足守邦功臣重憂心推戴其失國也  
不可已矣咸紀五十國號五見而易姓則七八矣

遷之速於斯為甚得失之徵矣足深言然唐明宗顯  
生聖人之祝出於誠心而均田之法萬世可行周世  
宗民猶吾子之說得於獨見而毀佛之說則千古可

明斷編

尚蓋雖濁亂之時猶有英明之主君子豈可謂無  
人哉

宋太祖聰明仁孝器度大度至明而善斷者况趙普  
為相而多智曹彬為將而克仁敏杜太后而志士之

風長事周太后而忠厚之意遠灼艾分痛而兄弟之  
友愛至深益酒解權而君臣之義倫以正秋毫無犯

不可苛刻蕩乎愛人之仁置謀義舍養於無辜蓋乎  
養民之惠用人為政之善如此身政太平至於大定

固有自也且運太后臨崩之遺教禪太宗不贊之大  
業漢文以下庶幾賢君焉

明斷編

二十

太宗恭儉仁恕好文守成沉謀確斷勤儉納諫明且  
斷矣故其用人也賢厚寬簡遇事敢言如有呂蒙正

器量寬大灼見大體有如李端本防則小心醇厚中  
法持正李穆則質厚忠恪謹言慎行也如向敏中之

勤慎張齊賢之謇達骨鯁如寇準直諫如田錫用人  
皆當矣故其為政也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勲洪土

建納錢氏入朝於是屏包四海混一六合中外率  
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炳然可稱為政亦善矣惜乎趙

普之奸推信之過深慮多遜之邪俊驅之不遠致德  
昭之死迫於非命宋后之喪不為成服蓋所用之人

不良則所為之政頗謬也

真宗雖寬愛有帝王之量而明斷之帝王之體始維  
克謹而有為終則生疑而謬也觀寇準舉士安呂沆

王旦之為相也則事皆率正勤收勳勞故親征澶淵  
足抗大敵南北講和兵軍農野下求言之詔而民隱

以達禁瑞禎之獻而災異以恤始之治也固宜及夫  
王欽若既陳其奸丁謂遂濟以惡東征西祀外夷內

謬劉后之立駭議一時天書之佞笑語萬世然之亂  
也亦宜

明斷編

二十一

不足但用人以道賢俊登庸正色立朝有如王曾忠  
言不隱有如魯宗道封還內降如杜衍獨立不阿如

張昇晏殊張智之儉慎薛奎范雍之剛止然而表表  
天下則韓琦稱首亭亭物表則范仲淹為先故能政

無貪殘治有明效治似繼而獄皆平久恩過多而不  
傷治體然天下晏然百姓富足致之有自也惜夷簡

憚奸而廢黜郭后夏竦張惠而傾危輔頰尺璧十璫  
不能掩蓋明斷之在已者不足因用人邪正而收

效異耳

英宗聰明仁孝入繼大統况賴曹太后之臨朝韓富  
之經國而張升既盡其腹心歐陽修益尚以文采是

以處事詳明刑賞各當其可天下足稱良主天命不  
遠神器易終惜哉

神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唐介富弼之為相趙抃呂  
公著之列朝則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及備聽成好嫻

任成禍故王安石獨柄大權呂惠卿同濟奸惡韓絳  
李定之附和蔡確章惇之阿黨新法既行外費斯召

仁厚國脉已撥其本矣蓋神宗明矣而聽之或偏斷  
矣而用之不當學問之功不足天資之美未純也

哲宗當高后臨朝召用故老司馬光呂光著之再相  
明斷編

二十二

蘇軾程頤之見召罷除新法天下更生及帝身親政  
事復用奸回楊畏章惇之惡既肆惠卿蔡京之雄詞

典忽迷前政天下醜禍費人君子流配殆盡富強國  
勢已頹其形矣蓋哲宗天資昏昧柔弱而未決既無

大賊之義又乏學問之功故也

徽宗逞小慧之智為荒蕪之行始用韓忠彥為相政  
事猶有可觀及奸相蔡京趙挺之稔惡於內宦官童

貫李良嗣之作孽於外花石則坐窮民命金銀道  
場則瀆獻天心是以腥羶滯於宮闈骨肉殘於虜庭  
自取之端蓋不火也

欽宗於社稷已危之時受上皇中樞之命惜乎身非肅宗之才而臣無李郭之忠同俾虜管卒死絕漢蓋

高宗抱中人之資無克敵之才用人則無知人之明為政則未盡立政之斷故用李綱趙鼎則稍成朝廷而用汪黃秦檜則乖亂國法蓋忠賢則用之不誠奸佞則信之維固故岳飛宗澤之武吳玠劉琦之良韓世忠之武功第一虞允文之謀屢屢效竟不能復中原以成厥功者秦檜之奸邪高宗之昏懦也

孝宗上休堯舜之道下述文武之聲所相慶允文俊

明斷編

三五

卿之忠勤王十朋周必大之儒雅雖無李綱之建明亦非秦檜之奸狡故能度已量力通使講和改易稱號城隍威聲得實優侮與民休息雖上視大祖太宗尚為有愧然較之欽徽高宗則遠過之矣

光祖幼有令名長多矣德制于李后則不朝上皇惑於閹權則欲去太子幸賴劉正趙汝愚相與彌縫兼相僅下失舊物然而驚憂成疾失位不正奄官之禍則亦慘矣

理宗即位之物褒表魏徵求用賢者是以舉措光明賞罰公正宗社之威庶幾一新及夫昏耗之後則有

原問

月片編

三五

三五

樞密默王黼王栻張私範程文海之徒皆相與輔道才一時人才彬彬蔚成雖唐稱貞觀宋號元祐不之過也是以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奄有萬方大政一統愛育黎元而天下有富庶之效制禮作樂而天下有文明之象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成宗仁厚簡默善于守成而完澤彌利即用愛人蓋明斷矣是以承天下混一之後為垂拱無為之治但末年罹疾事歸權幸則盜賊屢發而明斷之善不終武宗警厲有為敦尚儒雅而阿沙不花之忠直敢言和尚玉尔之彌綸戰亂用人亦斷矣是以承富有量

明斷編

三五

盈之業為主成今德之主但封爵過多濫侵官要則處事多乖而明斷之道不終焉

仁宗仁孝恭儉敦禮崇文而李孟張奎咸見納用是以罷白雲宗之繆舉趙宋諸儒從祀奸亂既誅天下無事庶幾明斷之君也

英宗天性剛明信賞必罰而拜住吳澤皆見登庸然而賞罰至于大嚴誅戮過于果決奸黨畏罪大慶內作幾乎明斷之過也

泰宗以英敏之資敦崇儒雅遵守成規天下固當大平矣

終



史疑目錄	秦論	陳曲逆
霍博陸	趙克國	
匡衡	高光論	
侯霸	霍去病殺射李敢	
魏相	漢儒論	
孔奮	東海王疆	
關壯穆	王導	
山海內寧必有外憂	歷代論	
史疑	張賓王猛范長生	陸機陸雲
謝文靖	陶元亮	
崔浩	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褚淵	牛棟稅	
張彪黃蒼	王僧辯	
六朝論	猫鬼	
唐太宗習射	唐太宗誅李君羨	
徐世勳	朱全昱	
裴延齡	五代論	

史疑

史疑

東山張應泰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秦論

唐虞當午明聖起一時然後禹受禪禹棄及伯翳咸應運代與不于其身于其裔而衛廷堅以不祀聞豈士師專刑濇所稱執之而已者夫或非上帝好生意也此食報不無少殺與乃夏殷周各享年數伯而秦董董一再傳則又何也余間有所睹記輒咨嗟異焉

史疑

益三代之長徵獨其祖德赫亦其後之人篤祐而元宗者代不稱之也伯翳說者謂即伯益益之德駘禹高棄不甚懸而後嗣多弗類史稱伯翳有子二逮于毀昌竄戎狄而其後中湫生黃龍生惡來父子濟宛以助紂虐斯朝涉腥刺孕婦胎醢九侯醢鄂侯而又殺人以飼虎作為斃斗銅柱以炮烙人見死者相與為快樂諸此類舉通于天矣然皆是二人逢之也洎夫造父馳八駿佐稷滿之淫前魯未蓋而獨非子為周圍養馬蕃息始以功封然其立本固已單矣天故以其弱而帝者章伯翳而又以其殘而促者輝黃蕪惡來寧鑄錐奕哉抑竊有疑黃蕪惡來武王所誅也誅其黨紂者也然首山之夫尚有後言彼其如纒商人之世成一秦以珍周又先成一趙以禍晉周之東也惟晉焉依關晉即珍周之漸也夫厥商則藉手于周既厭周後藉手于紂所子遺之臣僕運若循環然矚測其况微乎危乎嗟嗟斯亦古今興亡得失之林也

陳曲逆

史疑

史疑

史稱陳曲逆之從高帝也凡出計六蓋帝之淵于危者數矣乃卒賴是免而漢業以成嗟嗟是其揭旂常盟帶礪而衰然為一代元臣也豈偶哉豈偶哉然余嘗私攷之而竊不謂然夫所為六計云者大都端士所羞稱高者儀秦甲者鬼魅幸而與周旋者項籍諸人耳且其術亦屢變而屢窮然竟屢窮而屢倖以成則天也它姑亡論方帝與籍戰榮陽間平不在軍乎不能蚤決策使帝亡困既困矣乃乘瑕委女子二千嘗敵而潛披帝跳而西入關夫女子則何罪也此已窮矣逮自登國而計盡益亡所復之遺陰固尤麗而說與其闕氏市夫冒頓不難捐所配子胡又不難鳴鏑其父而奪之虞而胡闕氏之必聽也其聽而圍解也則亦以王黃趙利期而不至疑其與漢有謀故舍之去耳史謂計秘不傳無乃其謀而諱之乎厥後平為相阿太后旨成王諸呂漢祚幾移于是乃獨居深念則又大窮矣微陸賈平其何以死見高帝地下乎平言于帝曰士之頑鈍嗜利亡耻者多歸漢此殆以自狀與又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烏乎平之後

史疑

霍博陸

一廢而不復振宜矣宜矣  
首漢孝武為凡遺言以藐厥孤屬之霍光而以金曰尊上官桀為輔光與此二人者俱忠邪宜有辨矣乃卒聖架設中相結為婚姻桀子安父光甥也縱數歲耳安因綠蓋主內之宮光始雖稍阻之然未幾即册為昭帝后而非光其誰尸焉桀父子遂柄用事及蓋主一再請不得輒連燕謀大逆然猶幸而敗也萬一計合得無驚乘與乎光死何以見武帝地下也此已

以悞矣逮于宣帝立光又聽妻顯以其女進顯竟勝  
醫賊故后而致之處不視上官父子尤憐乎而光知  
之矣終猶深不忍發夫大義城親無論周公即石碣  
猶不難于殺厚也光胡不開焉史云霍氏之斷明于  
驛乘此猶非極論也余謂光始雖築為不明終鹿顯  
為不忠人臣蒙茲大罪者二欲無殄祀能乎然則霍  
氏之族亦光自為族也

趙克國

語曰人之欲名誰不知我名蓋忌府哉故古之君子

史疑

四

類功成而弗居弗居所以善居之也趙營平元老壯  
猶策差事卒一一如所言易所稱師貞非邪建浩星  
賜勸其宜歸功于燭弩破羌兩將軍出擊自謝不及  
而營平語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  
欺明主哉云云卒以其意對于是兩將軍深恨之而  
辛武賢覽上書告營平于中郎印泄省中語下吏自  
殺豈非帝亦嫌其夸而遂當武賢言邪不然以克國  
之勲固宜十世宥而乃令貶質自傷帝則胡忍昔龔  
遂泊渤海徵還受王生誠見上不言功上喜竟并官  
王生以風期之嗟乎浩星賜之見何遠不如王生而  
奈營平之不及龔遂也印宜其及矣

匡衡

諺曰羊質而虎皮非虛語也方元成時諸儒迭用事  
各以文詞自表見而匡衡則尤其斌斌者也今概衡  
先後所開說即純類互徵要其為朝家正妃稱通諫  
諍陳見相誠詎不謂遺直乎然始乃與史高比而干  
進及躋榮膺遂第取克位苟容而已其視望之堪猛  
及王章輩之誅殺細效率以為故常而一置不省且

史知

日從王氏五侯相薰灼而罔將安之然其究也竟以  
獲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五十金以上免官嗟  
夫孔光之相也誦道賢而張禹谷永杜欽之親信貴  
寵也以王氏漢事大都若此矣衡豈所謂習與不善  
人居者哉身漸于滯固將化之亦其勢使然乎后世  
黨附權臣如柳柳州者乃藉口于大人欲速其功夫  
大人而果欲速其功也吾尼父胡不上彌子瑕與侍  
人磨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夫世之游大人以成名  
者

高光論

項羽為狙將以烹太公高帝曰果若烹若翁幸分我  
一杯羹項伯因語羽曰為天下者不顧其家烹亡益  
也遂釋之更始殺劉縯朱鮪與謀既而諸將圍洛陽  
鮪懼誅不敢降光武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  
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鮪降乃拜為平狄將軍封扶  
溝侯論者曰此二帝應卒之微權也所為混一實區  
而恢宏構物者也以羽之暴即龔語乞哀適以趣之  
烹耳唯分羹之言出羽乃知漢必不可以恐喝取不  
史疑

史疑

六

若姑留以為質且市恩也方縯被害與謀者獨鮪乎  
哉鮪不省而生心者多矣唯置鮪不誅然後凡為鮪  
黨者自安帝其善柔反側者乎噫信若斯言則竊負  
而逃海濱者為輕天下不共國不反兵而以詢仇讎  
者為不智矣且太公劉縯與呂后母子擄置羽軍中  
者幾時曾未聞漢請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相存問  
也即規圖天下急縱不為妻孥計寧不當少需忍為  
二老親計乎帝殷殷為義帝感死而一不為生我朝  
我者乞生故吾不惟帝于置祖之時而重惟帝于未

史知

置祖之前向令高帝悲鳴誠備以求還太公劉祖至  
再至三以至百數十返而羽必不從則屈在羽矣天  
下一閱編素之師即背楚者什九况復益之以殺人  
父母而不動忠臣義士之戈者乎惜也良平之不為  
帝一策也更始既敗鮪據孤城即寔繁有徒亦魚  
游于釜勢得長乎為光武者正宜明數其賊兄之罪  
獨論三軍曰此吾必報之仇也孰止鮪一人它無與  
焉其下必有賊鮪而輸誠者是一舉而帝之耻雪鮪  
之目瞑矣奈何于鮪之負固也甘辭以啗之迫于降

史疑

七

也不惟道誅且寵異之而列五等焉不幾于過乎矧  
春陵首事者縯中興之業于縯乎基帝時昔之所為  
不御酒肉淚濺牀席者何心而今一旦蓬忘之耶夫  
伍胥匹夫耳恨平王殺其父兄竟履楚而鞭王屍至  
今壯之乃帝顧謂小怨不足忌也死胡以見縯地下  
乎二帝勲業塞天地三代後于斯為盛乃其所為處  
父兄者如此吾寔不能無疑故漫以臆論俟有道者  
折衷焉

侯劭

世祖時侯劭為大司徒以明習故典稱乃余所深不  
嫌于劭者在處嚴光問仲叔二事光帝之故人于朝  
則丈人行也嘗語書誠霸曰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  
順旨要領絕是不謂藥石箴規也哉乃劭不勝憤憤  
將書奏之不惟逆耳且反唇矣問仲叔隱君子也非  
有介紹之先容而劭一旦招之來是已知仲叔賢矣  
知其賢而致之復疑其為不賢而疏遠之豈以仲叔  
兢兢禮讓非可得順指而氣使焉者故中悔之邪而  
奈何不驅使乞歸也然後知子陵之所為讓讓者

非誣耳方大業中與諸人爲意而帝又以國事倚三公勤曾不于此時吐握求賢安在其集思廣益者乎噫勤其有愧于大臣多矣

霍去病射殺李敢

甚矣漢法之無章也李廣結髮行間歷事文景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號爲飛將軍謹避之敢入塞此其威名豈在青去病下哉逮于從大將軍擊虜幸一當單于而青故爲徒置令出東道卒以回遠後期乃遂切責廣趣對簿而廣因自到是青實殺之也而帝弗問廣子敢究父死無所復恨願慢逞于一擊其擊傷青也青匿不以聞即心猶慙悔不自安者然竟假手去病乘天子獵而射殺敢夫敢關內侯矣非小也與去病比肩事主而去病殺之若狐兔然略無所復畏懼帝且爲諱云鹿觸殺之嗟嗟去病即功臣置弗誅然何以謝臺臣而鉗天下口哉霍氏之終以不祀也有繇矣雖然廣殺降羌八百餘人不祥莫大焉身不盡殃波及之後陵且爲降囚而若赦氏之鬼餒矣天道疎而不漏無往不復悲夫

魏相

魏翁翁爲武庫令廷大將軍霍光致詔獄幾殆以是愾光及光死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宜損奪霍氏之權又因許伯白去剛封防舉敬帝皆嘉納從之而霍氏竟以族滅相之議則良善矣顧人臣爲國陳諫苟關忠計不妨直廷論之且宣帝明主也何慮弗庸而顧藉手椒房從勞怨惡爲進言地邪未幾瀕觴情鍾肺腑卒以開王氏之亂胡履霜堅冰可弗慎與且也以私怨傳趙京兆極刑民號泣乞貸者數萬人而

相不之省嗟嗟相視丙少卿有愆德矣謂丙魏同心其然乎其然乎

漢儒論

漢高帝不好儒有以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漫溺其中誠惡之爾文景喜黃老清淨之言頗奉以爲治而治幾刑措亦不好儒也武帝繼而始稍稍嚮經術然公孫宏之徒已用諛投所云曲學不誣已宣帝時吏治斌斌而儒無與焉太子嘗請用儒生帝諭之曰俗吏不達時宜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何足任用且嘆

史疑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元帝登極因一意崇儒然終不得儒力方恭顯恣肆用事其慕趨而附見熱而趨者強半皆儒也比周爲虐徵獨楊興鄭躬輩矣成帝倚任外家同封一日堅冰之喻識者寒心乃谷永杜欽爭先要結蓋自白虎殿之對上而骨肉大臣真同申伯矣孔光張禹名在具瞻爲時元老又相與懇懇而彌縫之夫中外羣情之所屬目以決背從者唯是二三人亂臣賊子之有所遲疑而不即發與有所左右望而不敢爲者亦唯是二三人乃今昔安于黨逆矣彼後何所顧忌乎由是須臾功德者遂至四十八萬人而卯金之門一旦悉舉而歸之王氏矣及篡弒已成社將爲屋則劉歆之甘爲國師揚雄之甘爲養大夫又奚足惟哉昔者優孟之學孫叔敖也衣冠抵掌無一而不爲孫叔敖也而實非孫叔敖也嗟嗟猶儒類而心賊心卒使版人家國無性念無規容如是則與優孟何擇焉嗟嗟奈之何使後之悲今竟亦猶今之悲昔也作漢儒論

孔奮

今之悲昔也作漢儒論

太史公曰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然與否與乃世固有拙于宦者如夏屋之無餘比門之交謫若此者亡問棄裝糊口難矣蓋余讀史至孔姑臧奮未嘗不掩卷自傷也姑臧于河西稱富饒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乃爲衆所笑以爲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嗟嗟寧獨奮哉今之人方投機時其所馳羨而幾幸于一且逢者大都爲家計耳不幸而不得者什七幸而得則喜可知已得而仕善地則喜又可知已迫于遷徙歸也贏金在篋積玩充庭華騶與美田宅河潤諸昆澆沾里族則轉相誇詡曰生兒不當如是邪脫一不爾而不明嫻則背議矣曰是胡愚也彼大夫者何嘗務儉儉然不尊官邪不赫譽邪而奈何其醜觀爲噫夷齊餓死而東陵蹠以壽終然以語于人曰蹠有不嘔而吐者乎人亦各有志蹠飲露以明清而象有齒以見焚榮公叔魚身之不保而胡以庶子孫乃楊伯起之後代與者且世則天之爲廉吏謀亦道矣即不然而毋令鄉之人藉口唾房杜也

東海王疆

自昔能以天下讓者泰伯吾無間然矣乃東海王疆之皇皇引避其意亦有致足悲者疆之立爲太子幾年矣保傅不言其有闕而環海方翕衛戴前星也彼一旦乞藩則何故麗華顯寵而河南南陽之對東海公又以蚤慧當帝心所云寡人有子未知誰立豈俟金寒玉決而後知哉母廢則子不得獨全勢也亦理也雖暗萌微懇誠求退卒之完軀奉母而烏鳥之情伸且既歸藩國毀廢彌深而絕無怨惡不平之

意斯亦賢矣即難比肩奉伯不猶愈于申生乎余獨  
惟以光武之明大業中興方當更始乃于諸子分封  
期立之際一視其母寵盛衰而軒輊之綱既以母故  
廢棄又以母失寵儉其茅胙而卒其明兩維離者臣  
后之子而已嗟是可為法乎郭擘始持兩端探帝意  
因遂慙怨繼遜位以成之此又孟子與氏所為違者  
也罪之首而不忠之大者也

關壯繆

壯繆死漢蓋不支矣然皆先主悞之也孔明語先主  
史疑  
于隆中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氏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才樂為之  
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為圖也其雖強弱弱不已數  
言決哉先主間關入塞董董得一州而王之自度其  
土地甲兵孰與操孰與權又度操與權之諸臣其勇  
力孰畧足與壯繆雁行者凡幾乃欲以一壯繆當兩  
勁敵顧幾幸于萬一得全耶荆州名曰借資而實據  
據之權肯俯首甘焉者今一旦趨壯繆規圖魏而會  
不慮吳之擬其後是時魏主元法孝直即物故而老  
成名將如子龍輩尚亡恙也既悉據荆州兵誦樊而  
曾不署一帥軍傍郡為犄角以防巨測遠夫龐德諫  
于禁囚壯繆之志日益以驕而魏吳之交日益以固  
矣糜芳傅士仁方懷宿憤而倖亂于中呂蒙陸遜遂  
乘不備而攻瑕于外于是壯繆以孤軍梅比士卒散  
亡欲戰不能欲歸不可卒之環數百里不聞有單車  
隻騎以相救援也此與鄭棄其師何異即先主疎而  
賊于計乃武侯亦略無一語謀及之者何豈天心厭  
漢而故敘之衷耶壯繆既以敗亡然後不勝區區之

史疑  
忿空國以狗仇讎乃至師喪身捐而吞吳竟為千秋  
之遺恨不亦舛乎宋人曰曹操以荆州為餌而取天  
下噫非操之能餌吳蜀而吳蜀之自斃于其餌也  
王導  
晉之東也導實稱股肱之佐顧嘗一二疵舉之有千  
秋之缺缺在余猶得以諫其心焉致與導至親軀也  
賭微察隱既不能逆折其邪萌及跋扈勢成遂斯藉  
手怨伯仁即死伯仁思若思即擗若思而且安受司  
徒之權絕無救正之言儲敦而如鑄如昭導能如司  
馬乎乎楊用傍謂非敦反乃導反非誣矣成帝嘗幸  
導宅拜導妻曹氏導不為吳既孔坦審表不宜竟嬰  
導怒此所云弁髦其主寧復知有上天下澤者邪抑  
不獨此即夷吾之擬亦殊不類穢峻之難導棄帝先  
碎郭然殺劉輒輒云養晦而以中郎將授之遇事  
周章大都乃爾陶士行之譏諷固宜其有媿容哉唐  
人之言曰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導乎  
左導乎即有長隊其何說之辭  
山濤內寧必有外憂論  
史疑  
昔晉武帝將伐吳與廷臣謀而可者什三不可者什  
七至山巨源則曰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蓋釋吳  
以為外懼乎蓋巨源是說寔祖范文子唯厲公狃于  
鄆陵之勝遂一朝尸三卿而終以其身為人戮唯武  
帝狃于平吳之捷遂弛州郡兵日沉荒于樂而一再  
傳即糜爛而不可復收嗟嗟兩晉真同一轍故而文  
子巨源之言驗矣乃余不謂然厲公亡論已以孫皓  
之淫暴自絕于天亡可立待不俟智者決之也且當  
時蜀已滅矣晉方代魏其所並峙以與晉爭雄者獨

吳耳不習關吳即吳圍晉皓死而更得賢主長江天  
塹詎但以限南北已哉智如操如備猶然狼狽奔北  
于烏林白帝之問而幾不免其必以此語來嗣邪是  
伐吳未為甚失策也乃所為重為帝憂者誠不在外  
而在內何者夫晉之亡自賈南風始而賈南風之亂  
晉自夕陽亭荷瑒之一言始劫討行斯賈克既去而  
復留然後妙婦蠱淫于內羣奸比周于外而于是太  
極之座竟付于愬駭之手曾席未煖而太后幽矣駿  
珽族矣亮瑾諸大臣相繼誅矣遂至內邪濁亂于宮

史疑  
關骨肉相尋于戈及而國墟焉誰寔階之亂則賈后  
以也藉第令是時而孫氏猶存者祇有乘釁而動耳  
三吳之甲豈後于五胡乎是吳釋而亦不足為外懼  
也晉之勢吳亡固亂吳存亦亂存吳則寇在門庭而  
勢急亡吳則禍中腹心而勢緩武帝蓋不能寧晉而  
自亂之者也不在吳之伐與不伐已也且吳方平而  
河朔關隴之間已半伏為戎敵帝不能一為剪除而  
卒令其腥汚中原蹂躪我宮闕也噫豈以是而不足  
為懼府乎故吾謂武帝樹外敵而自貽伊戚者也非  
以寧而召憂者也山濤能慮晉者也而不能慮于伐  
吳之外也皆郭者目睫之智也

歷代論  
甚矣利之毒人國深于酖董也鄒魯先生諱言之豈  
不然哉豈不然哉余嘗以此攻鏡時嘗輒咨嗟有餘  
慨焉遠亡論已自夏履癸庸禹龍窳恣惟怡侈窮殫  
民脂而以為瑤宮瑤室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  
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方與妹喜笑以為樂而  
毫都之亦已及于南巢矣故死而諡之曰桀商反其

史疑  
吳之外也皆郭者目睫之智也

政祚是故延乃未裔受復查其風而悅之為鹿臺鉅橋搜括四海之財而實于其中又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內以人食獸而廣沙丘死臺于是乎民不堪命詛呪盈塗而又與妲己為炮烙之刑以威鎮之蓋方自明得意而兩頭已懸之旗矣維周盛時薄賦輕徭民不告勞而官不虞匱也逮于厲王變一榮夷公而卒食其報于虢又逮于幽王變一號石父而卒食其報于驪山下二臣皆利臣也彼以利中王而王以利自溺也既周之東也天王亡以為資至一切貸之民而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逃其責故時號王所居為逃責臺焉夫非幽厲之孽殃與散之而為列國歛之而為秦成陽之積如海如山乃適足供楚人之一炬然猶幸而有漢以收之也高帝寬仁文皇節儉中間雖更以新莽而世祖中興悉還舊政故天下蒙其休養者數百年馴至桓靈而漢業始衰乃靈尤甚焉入繼之初即笑桓帝不善作家遂于西園造黃金之室以為私藏復寄私錢小黃門家是標鴻都之勝開鸞窮之門公卿以下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而得司徒即段熲輩且效尤焉然未幾中則沈神器播遷向時之私蓄乃所為藉盜資而至御衣穿敗以野糞園菜為餼糧尚書郎中自出採栢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嗟亦何哉抑豈惟漢後之恥今亦猶今之恥昔也頃時有人于政如虎生翼飛而攫人無之弗是昔聞抵壁投珠今聞採金採玉矣昔聞錫征罷稅今聞增課益租矣嗚呼有之擗藏之家必有奇甌示戒也蒙恬築長城斷地脈即以身當其罰而國隨之今獨奈何穿陵鑿谷無尺土寧也如是即

史疑

地髓且枯矣何論脈此余之所大惑也四民之業商與賈各居一焉彼皆棄室家冒霜露舟車之險一不測而飽魚腹朕馬足矣無亦幾幸于歲獲少贏而宵且營之然猶息者什三耗者什七也即不無馴僮耽耽操壘斷要以諸闕使者足箕筭之亡遺矣何堪復以百口嘴一腐乎藉第令其中有呂不韋強高其人寧慮無它而甘蠶食也鹿走不暇擇陰以此思難難將起矣此又余之所大惑也夫凡設此者藉言用誦耳然案伯千巨億入而不以錄兩出尚良夫有言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今豈特專之已乎棄天下之怨而攘之攘日多則積愈厚積愈厚而怨愈深怨氣之極烈地冲天既之作也其寧有量哉寧有量哉

張賓王猛范長生

語曰雖楚有材晉寔用之非繆也予蓋睹張賓王猛范長生事有感焉夫石勒羯耳符堅氏耳李雄賈人耳然皆崛起為霸王聲施赫赫至于今不朽則以有三人者為之謀主也此三人者嗚非司馬家人哉棄之榛莽而不能用適以為寇盜資則奈何才乏也以勳堅雄瓌尾么麼各得一人焉猶足南面而稱孤藉第令以典午之全盛彌天布網悉致此三人者苟楚要樞又寧至板蕩陸沉而轍之一東遂不復振哉余故因此重有所感也嗟夫今天下豈少資猛長生其人然或損之而弗庸或庸之而弗當其才將令壯者老而老者衰也國無其人誰與共理人之云亡邦國珍瘠蓋千載同茲托擊爾曹漢文帝與馮唐論古時長將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

史疑

唐曰陛下有一魏尚而以微青削油謂作之如是則雖有廉頗李牧弗能用耳帝大以為然因拜唐車騎都尉而使持節赦尚復其官噫若文帝者斯為善補過也夫

陸機陸雲

機雲之死冤矣然固有死道焉夫鸞安于幕而不知幕去之巢亡所麗也則其所為始托者非也魚甘于餌而不知餌入之將殲身于釜也則其所為屬厭者非也彼二子者席世芳腴並徵異采迨時坎壈集類賭鳥即未能希述許巢固亦宜擇木而棲矣乃入洛初即歸身揚駿既又附趙王倫而以禪詔致疑幾于大戮顧榮輩諷使南還不悟也逮夫成都之討又也彼皆番誕開器同室操戈豈誠愛國奉公者哉而遂從羈旅儼爾專戎掩衆長而躡羣右操也茂臣執而犯乘輿逆也冀郤於孟玖盧志輩而鑠金之弗虞聞也卒令續墮輿尸株連駢首雙鳳傾而酷及羣雛悲夫歎鶴唳之難聞恨狐丘之莫返豈所云西陵結其南端而河橋收其既末者哉道家忌三世登壇不誣矣不誣矣

謝文靖

世謂謝車騎淝水之師以倖勝非也昔楚將伐隨其臣曰不可隨有人焉蓋指季良也文靖在晉王景略已于屬穢時有裏言矣君臣輯睦舉朝臣子並力諍以為不可伐矣而堅皆拒弗聽嘗戰疲勞之後空國而南將乏師中人懷異志而慕容遣藥方觀蔡乘取以徐收刺虎之功此未及鋒交而堅敗端已見矣車騎之才幼而著異即溫超諸人猶知之豈以家

史疑



庭親臨而有不深占其底蘊者乎故文靖違衆舉之而及歷嘗試之一戰而振彭城之急再戰而釋幽州之圍斬顏延之保所向無前蓋既作晉人積衰之氣而寒敵國之心矣迨于符堅大舉入寇也衆號百萬自謂投鞭可斷江流目中曾復有晉哉雖晉之諸臣亦惴惴然恐其必亡幸也文靖獨處之若無事焉却桓冲之師塞張元之請闢基賭墅而徐爲指授用各當材于是車騎奉其成算將士一心劉牢之以五千入直趨洛澗掩不備而蹀之是謂先人有奪人之

史疑

氣以正爲奇者也陣臨澗水軍不得度車騎乃給令却師因亂取之此又所謂以奇爲正者也存亡之勢決于呼吸人第誌其勝之易而豈知文靖所爲籌之堂上者已得萬全矣而猥見謂爲倖可乎洎夫堅既破亡方圖乘輿而白鷄夢驗天不憚遺亡何車騎亦復下從悲夫是固晉德之衰而中原之陸沉未已也嘗概論晉諸臣劉越石祖士雅有恢弘之志而勢則窮庾稚恭温太真負卓犖之懷而識未遠陶士行忠不足桓元子逆有餘中興賢相文靖一人而已可少哉可少哉

陶元亮

陶元亮非果于忘世者也觀其詠荆軻諸作已微露一斑矣史稱元亮抱經濟之器遭時不競志存宗國而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始念弗伸而困遂決于圖去斯言其庶幾乎然余謂君子之欲有爲也度其君度其時又度其身以元亮所遭君則非矣時復何時也弱主并彘強臣跋扈奄奄餘氣晉蓋爲天之所廢矣誰能與之即元亮不忘薪膽如大厦難

支何故自知其不可姑托之沉湎以自迷而猶萬一子其子若孫也顧諸兒錄錄者爾更何望哉是以其詩曰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夫元亮豈爲其區區門戶計乎入宋後詩年號不書第紀歲月嗟嗟志可傷哉志可傷故所求許樂高隱舍斯人誰歸而桓元顧藉重于皇甫希之是亦知元亮之倏然難致矣元亮真高士哉

崔浩

崔浩之死非死于智而死于不仁也夫毒天下者至子兵極矣而浩喜言之輕用之以拓跋氏之腥汚中原而激尤猥穉嗜殺此固其天性寔然無一之不爲浩懲懾成之也自濼在位兵靡歲不興計歲所殘戮要之澤量此已足饑人怒而于天譴矣乃佛出西方化行震且雖其徒不無狼戾然罪亦何至于死而必屠滅之亡遺夫一婦裏冤猶堪赤地矧茲伯德幽魂寧不足與長平諸怨鬼同號慘耶沮渠之役李順廷爭亦議有短長耳而浩竟以違已構陷之逮于天道好還既機入夢國書刻石誰則爲之卒令國族詠

史疑

夷波餘肺腑悲夫浩詎直不仁孽猶能衛其足浩智不如葵乃以絕祀豈非有陰奪之而陽報之者邪善夫馮景仁之語浩曰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浩宜其及矣

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宋孝武欲稍損吏部之權乃置尚書二人而以謝朓顧觀之爲之蓋謂勢並則其權自分也裴子野譏焉曰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于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嗟嗟此不誠然哉在昔成周盛時其取士官人大

都以儲養豫之平時以耳目公之天下而用舍則操之人主雖其間不能無一二不適乃其適者固已多矣漢距周未遠古制猶存故進一人也必州郡預其功能五府試爲隸屬然後三公奏論而尚書奏之天子夫其檢察周而評品審也如此故賢不肖不得以濶清而吏治斌斌特盛迨于叔季掃而更之而貞官鬻爵伴實開矣故齊王儉謂稍彥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語不誣也魏晉相沿迄于有宋吏部之權遂與至尊埒人而是也已不能以一己之明窮物應人

史疑

情之變人而非也適足市恩樹黨而長干進之媒一固專擅而恣睢二亦比周爲奸利夫既予之以權矣不塞其源而猥欲禁其流能乎哉其矣其智之同于狙公也宋亡論已我高皇帝創造區宇稽古建官其吏部則周之天官也士始于疊舉舉于有司萃于南官則其賓與于鄉大夫進進于司徒司馬之遺也策子大廷而甲乙之因悉歸主爵者銓註于中外焉內則有堂官之鎮壓臺省之糾彈外則有監司之程督撫按之激揚是其造成者非不至而綜核之者非不

詳也然而得人之效卒不逮前則何故豈其所爲求者文莪而非古之六德六行乎孝弟力田方正賢良諸科乎而非非也國初用人不帶一途時有不次之遷拜不測之刑誅而人思自奮今則拘擥于資格程量于歲年黃口驟榮而白頭終躓一敝也往時以清議勝雖黃今則以雌黃爲清議不信刻章而信謗篋遂令畫語壽于射工沉舟原于積羽二敝也蓋聞先達輕及門而重不見今則情親爲密迹隔爲疎退保障而進繭絲薄鷺鳳而厚鷹鷂百足之蟲終升而無

因之璧承棄英雄托孽伏樞同悲三激也假令裴子野而當斯日又不知何如為讓矣即盡法周漢奚益哉故當事者寧有權而自分之毋寧有權而使人主欲分之至于使人主欲分之而上與下有交相病者矣豈盛世所宜有耶

褚淵

人心之難持也其死生之際乎方淵初時即表異聞如推贊與弟捐藏歸母居喪毀頓不置極者甚年是皆矯矯風塵嗚然不滓寧不足赤志一時而物望斯崇朝權併集身都揆宅主眷彌殷逮于馮几遺言屬茲藐厥黃羅襪之云抑何諱篤也而乃卒任其猖狂連頌誰則使然蒼梧賦矣蕭關將即懷攻玉寧免脚蹶故黃鉞之加任退謂大事必關褚公而關將曰褚脫不與將奈何是其顧畏猶存也乃淵之保妻子愛性命退已逆睹其微矣已而淵果甘心歎結且引何曾故事乞改齊官此非齊簞實淵慕也未幾奉璽綬即百官請齊宮勸進矣而且以早識能願自幸也何心哉何心哉寧為哀察死不作彥回生彼誠惜生遂

史疑

死耳然入齊不數載淵亦隨亡則孰若死于道成續得盡張之時猶不失作宋忠臣邪嗟嗟褚彥宜之讓長有味矣而迄今其子賁亦羞稱之淵乎淵乎亦胡樂于有是生也夫葬之成爲新也以張禹孔光操之成爲魏也以華歆鍾繇關將之成爲齊也以褚淵王儉自昔奸雄之竊人國未有不藉名德以爲之資者而斯數子皆皆使之老而不死詎非天乎處士何難之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退極國家斥言缺缺梁淵子秋二子而有知也何以見宋諸帝

史疑

于地下故

牛球稅

自昔諛臣之欲嘗其君也則亡如利矣嘗之而倖于一中則國柄惟吾所操而人主之注存繫焉故名雖冒天下之不韙而猶甘以身發端何者彼誠知邀結之媒在此而復皇計安危籌興敗哉亦其勢然矣齊杜元覽之告世祖曰西陵牛球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可增倍浦陽南北津柳浦四球一年格可長四百許萬且欲自領西陵而餘三球則各舉其腹心任之嗟

史疑

嗟何物射工齧人乃爾人所不食罪通于天矣遂主貪而啟釁召苗一也茂民窮而聚青集怨二也圖布私人廣張鴟吻而顧利權蠶紙本三也顧慮謂其性苛刻譬以狼將羊其所舉腹心亦當虎而冠斯不誠誇謬忠諛哉而奈之何齊不用而今用之也齊在廷之臣明知其非而爭之者僅僅一憲耳力猶能回主聽卒輟其議弗行今獻忠者百千憲而竟不收也一夫樹招萬人集矢攘攘蔽路舉國若狂飛而嗜人者或復傳之翼而爲民祈命者乃更有銅魚之食傷哉傷哉水行畏蛟陸行畏虎山枯絕地裂無皮計然氏坐而待窮陽翟氏行將益困監防者同周之以目思亂者若秦之揭竿矣誰寔階之而使至此極乎徒抱魯陽之戈而莫挽義和之馭雖懷髮婦之憂而適取愚人之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幸而身免足矣足矣

張彪黃蒼

張彪爲梁將數有功王僧辯厚遇之引爲爪牙陳文帝已襲殺僧辯欲并誅彪而彪所任謝岐沈泰等並

史疑

昨從文帝勸收彪家口彪敗携弟鼻齋妻楊氏左右迫隨者猶數人彪疑之悉遣去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因與還入若即山中沈泰復說文帝配章昭達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眼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劫竟殺彪及鼻齋黃蒼號呼屍側宛轉血中若不勝哀狀既楊氏乞堊彪墳塚畢黃蒼又附伏家間號叫不肯離而楊氏亦以節自完吳中陸山才爲刊詩闕門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蓋識沈

史疑

泰等也嗟嗟真足魂死矣抑豈惟此高辛氏有契瓠成周氏有旅葵徐氏有鴟著陸氏有黃耳此皆知陳力効能垂聲來禩而具鬚眉稱士類者乃反一犬之不如可勝歎哉故嘗概論之天下有犬而人者有人而犬者人則黃蒼等是已人而犬則沈泰等是已然余因是得馭臣之說焉犬寔異品過亦宜殊乃或龍逾涯分而至有號赤虎儀同者是知貴犬而不得犬用也彼已疲弊走事我而顧乃有免晷就烹者是得犬用而竟忘犬報也迨夫人欲入而故使狗當

史疑

門囓之惡人忠而故啖葵自上追之是又何心乎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之虎豹方今四隅不無事矣虎豹耽耽而負囑者豈少哉顧安從得若狗走之也噫陶犬無守夜之益聞余斯言也當汗淫淫淚

王僧辯

僧辯匡湖東誅逆景厥伐閔矣自非機敵殊絕胡以及此乃余獨惟其荆湘瀨于危而擁重兵觀望不前也是其心已不以元帝爲君矣晉安上元帝適

嗣僧癡業已據立比面事之而復納貞陽侯侯明則何意豈不欲樹強援顧國命而妄費非常邪陳武帝與僧辯勢不兩雄特無隙以乘之執斯辭也以往師有名矣必加于類而猶弗悟然後拜請求哀也其能免乎我國領宗為天下笑非不幸矣

六朝論

自昔帝王之興蓋必有所以基之者德是已魏而後始反之魏武以刑餘假子之餘息奮起行間既與曹衍神明者異矣屬卯金運訖鹿走中原而東討西征

史疑

力能交羣雄而致之處雖恣雖無上亦不可謂無功也第其智足以欺孤寡而其德不足以及子孫故歷一傳而亡非不幸矣晉宣王身膺顧命民譽斯歸曹爽既誅大阿在手師昭速肖世濟厥成成濟之戈揮而當塗之命盡矣魏朝初移幅員式廣而帝心已侈主器復非未幾南風日競君若載屍骨肉尋戈並蹙駢首益不俟劉石鳴張而典午氏已幾為若放之鬼矣瑯琊江左易馬以牛猶賴多賢微延一綫而昌明之後二帝旋祖宋高祖嗣興徒步鹹元滅秦社

樹重榮兆非今日所稱漢裔不虛哉獨其榆年見迫詒厥未閱即儉德可師而政多鹵莽文帝美業不終孝武宜淫無度至明帝層層維城足為酸鼻而前後兩廢帝壽過受辛不亡何待齊高帝乘斯危會邁步亨衢朝市未移居然改玉固著格之為勳為賴有以殿之然歷徵符應詎曰非天情長壽謂于短算不得使金同土價也武皇雲雷伊始功參佐命既膺皇極廩康冰鏡迄周小康斯實庶幾而爵林顛覆酷類蒼梧執履微疑因成睥睨海陵朝立諸王夕戮方規示

史疑

詳而天道好還東軒復出惡原有性豈即韓林之後身即川是運鍾于梁而梁武帝以雄傑之資奄居成業賦文雅理道燦然既而海寇竄竄遂弛一切履霜弗戒反噬嚮孤自得自失夫復何憾顧同奉之三世身虛捨而臺城之四大真捐矣簡文生際不辰賦臣執命宗支刺盡乃得上裝豈不悲乎孝元才非濟難愛自泉推洎鼻鬚之既夷薄故都而不有兼以忍酷橫及股肱佛即有靈其如斯回過何固知戎服謹經無救于糜軀耳陳高祖始以勤王義旅赫赫殊助大難甫除而潛謀已兆翦所深忌乃布腹心既正宸居彌敦恭儉享年不永世祖承之當是時內固王基外祛隣侮亦云令主而孝宣乘昏入繼豈曰匪人乃不度力規時妄開兵釁侵疆未復而國勢轉危馴至黃奴艷妻中處區區江左王氣于焉銷盡無餘矣嗟夫歲更數伯幾廢幾興然皆托述禪文彌築竊得非蘇于積累失豈待于陵夷敵制相仍鴻模築缺以偏尊為故事視神器為備來怒頓回戈宗親為戮遂致戎夷侵軼天地晦冥流血膏原棄骸湮谷民亦何不幸而生此時也方遼志曰有正統有變統自魏訖陳類皆弒逆其非正統甚明昔獨惟夫涑水氏不察而猥與古帝王同例書之故漫以臆陳侯后之為史者裁焉庶亦知遼志之論不誣也

貓鬼

喻揚州刺史獨孤陀帝后之異母弟也有婢徐阿尼善事貓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悉潛移于善貓鬼家已而入越國楊素家又入后宮中為祟事發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及其妻楊氏將賜死

史疑

為之力請陀得減死削籍楊氏貶為尼余謂文帝于是乎失刑矣陀托身肺腑而乃與其妻恣行邪魅毒及宮闈罪且通天其可赦乎顧后亦失請焉猶陰物也猶而鬼厭咎在陰后之讒妬不難以殺尉遲女不難以廢太子勇而帝惑之是人妖也卒之神器投非其人致帝不得正其終未幾遂一舉而移之李氏此與猶鬼殺人而并財物歸之蓄猶鬼家者何以異哉神故馮諸物以告焉而又特顯其微于后家若曰亡隋之天下者獨孤氏也而帝卒不悟蓋至于陳夫人

史疑

事然後悔之曰獨孤悞我其庸及乎其庸及乎史載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長條三又仁壽三年春蠶屋人以楊木為屋梁亦生長條三而引京房易傳妃后有顧木仆反立斷枯復生之語皆以為獨孤后專恣之應而顧不及猶鬼余故以類附見之俾萬世之為后妃者鑒焉

唐太宗引諸衛將軍習射于顯德殿

余謂太宗此舉非也帝以英武舉義師難羣雄不五載而成混一其所不足者豈兵哉已而家孳萌生禁門驟血前屋甫立內禱斯膺當是時即不無闕伺于四隅者而海內方延頸以望昇平獨奈何諸務未遑徒欲以區區一角射為以安長治之圖其庸可與乎且國家無事則有觀首飾虞之肆以作戎行不必天子自為師也國家有事則有彤弓旅矢之頒以墮推轂不必天子自為將也夫帝遂以智勇凌一時燦于古乎然彈以射稱絕技而卒死于射周武王既城商而遺戢弓韜矢用延祚于八百蓋至于遠陽之役帝不自將乎又胡為有圖未獲之彼眾喪已成之我軍

若徐賢妃所諫者余是以知帝之術窮矣而彼以三箭定天山者復非帝殿庭射人也安在其數年之間皆成精銳乎此乃作史者為帝文過吾亦無取焉爾矣

### 唐太宗誅李君羨

夫天意以修德回不聞以誅戮也秦始皇以亡秦者胡因築長城萬里以備胡而不知胡亥之已為其子魏武帝以三馬食槽之識因甘心馬騰父子而不知司馬懿之日周旋其側晉武帝以牛繼馬後之識因殺大將牛金而不知小吏牛金兒之居然亡恙也武氏充下陳于太宗者幾年其人已在宮中為親屬即李淳風亦明微而顯告之矣帝竟不悟而顧以疑似殺無辜之君羨何哉夫既曰天命人不能違即死一君羨遂足回天意邪帝手刃建成元吉慘矣而又戕及其嗣息無子遺者此一念已自絕于天則天之生武氏正以殄厥其後為建成元吉諸子取償耳然不為男子而為婦人此又以內策刺王妃之淫濁而推類遷報之也吁斯亦可畏哉

### 史疑

### 徐世勣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勣奮跡田間築時翊運觀其事故主生不邀功死為殮骨義矣守黎陽被陷卒自援歸忠矣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而父孝矣忘結瘡姊涕矣為單雄信句生不得而竟剖肉以殉信矣它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直其刺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詭稱之曰英衛比肩詭虛哉而胡至輔嗣皇遂一淪其初也通天之學在從與立武才人一事迄今唐宗幾珍如若敖流匪裔者且數千

史疑

年誰寔階此勳則隊長三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勣之周旋乎鞭弭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馮藉為心膂宜即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既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必亡効矣且彼誠智有餘則奈何以術愚之夫我隆恩于彼即為嗣皇樹恩我倚之于彼即為嗣皇府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起拜之此曾不可以給嬰兒而謂世勣獨情然乎上疑其下則生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斯有藥不可測

### 史疑

三七

之刑誅畏斯有效就不必全之顧慮則安得不乘間伺便為結交固寵謀邪然則世勣之當先為逢皆太宗遺之也乃世勣亦何利哉能倖禍于身而卒稔惡子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復笑彼也世勣故從羣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 朱全昱

梁之有全昱猶晉之有司馬孚也孚終始為魏昱終始為唐高貴卿公遇弒孚枕屍于股慟哭曰朕陛下者臣之罪也至武帝受禪陳留王廢就金墉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歎不自勝而又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朱溫既篡唐之諸臣爭奴事之恐後昱顧謂溫曰汝故礪山一氓隸耳遭逢天子一旦尊寵乃爾于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乎行見汝赤族矣嗟夫大寶斯歸一朝改物凡在叢李之屬矚不快附風雲而況于誼在孔懷憂樂同之者乎然乎與昱也方依依焉抱黍離麥秀之悲力既不能以抗逆而情又不忍于滅親當是時為兩人者亦良苦矣寧不足多乎乃余有憾焉者惜其終沉于利祿而潔身之

三八

義違也夫心有所不欲者身有所不居故泰伯知古公之將剪商而預逃之荆蠻季札知公子光之將殺僚而先托之歷聘誠惡其與聞乎亂也乎與昱即不敢望此然既不幸而有不令之兄弟彼其跋扈而然誰豈一朝夕哉所稱行道之人猶知之而况于家庭間乎乃始也不為冥鴻遠舉業已識謝人數籌矣復奈何安享其茅胙之榮而至死無慙色邪昔者狐丘民殺人于道而效之裝其家之人曰不義也然而分以金則受噫此亦何以異于身為盜者也為善不終吾不能不責備于孚昱矣

### 裴延齡

語曰利令智昏豈不然哉唐之德宗初御極即連罷新羅渤海貢騰鷓山南貢枇杷江南貢柑橘又罷梨園樂工放舞象三十有二以沙苑養豕三千給貧民諸如此類史不絕書使竟此志則貞觀開元之盛曷加焉奈欲實一開遂浸淫不可禁遏而奸臣裴延齡等因乘其瑕而入之始請置欠負耗贖之季庫矣又請置染練之月庫邪徒左藏目為羨餘甚至謂糞土

### 史疑

三九

中得銀十三萬匹段雜貨伯萬帝明知其誕而不加誅也非但通誅而且尊寵之倚任之擠陸贄則為之去陸贄擠李充張滂李錡則為之去李充張滂李錡即在廷諸臣百口力諍而竟弗悟帝一何愚乃爾哉則利昏之也夫唯帝之口滿染于利故字內率以利求媚而輒曰稅外方圖夫求足于稅內不得安復有所謂稅外也由是滯鎮效尤爭先獻納李兼有月進章早自有日進其後刺史判官濟源裴肅嚴綬等亦皆有進而民惱日益以枯矣且腹削之不休而復以官

者為使市外間物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平奪商賈之貨物下至農夫僅有一驢以負柴而不得免者詔令沽酒賣餅之家皆閉門撤業民亦何不幸而生此際哉余讀史至此輒為之掩卷流涕曰嗟夫嗟夫後之悲今亦猶今之悲昔懷帝開而不見排闥闔以無由一念積精安能徹元穹而回白日亦徒付之浩歎而已

五代論

六朝五代皆篡也皆閔也而五代尤卑卑不足數者

史疑

四十

五代之戎首則朱溫是也溫惡滔天微獨天下人知之即其兄全昱亦羞稱之乃歐陽公獨進而帝焉且援附春秋以自解余因而攷隱公之弑由羽父子赤之弑由襄仲非桓宣自為之也鄭忽之逐由祭仲衛從薄滅而猶不絕其為君而溫不類矣溫故與巢並為盜既歸唐凡為節鎮者四至寵榮矣乃憑其兇狡乘亂而攘攷之然父子屢屢十餘年耳昔者周亡于赧王之五十九年虛三王而後帝秦漢亡于孝平之五年虛十八年而不子新則奈何遽乎梁也唐晉漢周皆旋得旋亡且是時海宇瓜分江南則有楊氏徐氏吳越則有錢氏閩則有王氏楚則有馬氏蜀則有王氏孟氏此外又有南唐及兩漢人自為雄不相款繫適為宋先驅耳君則如置碁無定所臣則如飛鳥無定集總其世代則不過五十餘年而止誠不異石火電光之一閃安在其名至尊稱無上哉方遜志曰有正統有變統夫五代則其變也既云變矣則其操堯命辭自當別為一例稱主而不稱帝紀甲子而不

史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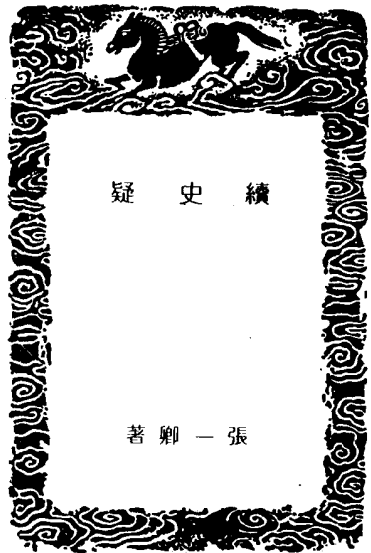
紀年號諸國各臚列于下于以見宇宙之變亦詎非天意哉歐陽公帝梁太速而于四代又皆儼然以王者隆重之其或非春秋之旨乎予故以臆論而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始吾幼時嘗讀張東山先生史疑而竊疑其中有不必要者乃今反覆讀之而知先生之非苟而作夫史則何疑先生殆目覩有明萬曆之季而議微用終特借史以疑之耳蓋滿人之事不一而利為深亡國之事亦多端而好利最速方神宗時言利者悉矣正供之外旁及雜徵市有辨船有鈔商有稅鹽鐵有課有入粟之例有罰贖之獻而乃探買無懲使四出激變徧於天下而斬豚及於祖陵顧如鉛甘之是獨何心也先生于歷代論一發之又於牛賦稅再發之於裴延齡三發之反覆咨嗟長言詠嘆其亦足以戒乎而且讀漢儒之論則知士氣之不振而黨闖之禍其將兆矣讀宋分吏部之說則知銓政之太拘而掣籤之法有必至矣與懷於孔奮而

史疑

四二

當時之為官者可知寄慨於張彪而當時之為將者可愧先生豈有一言之涉於浮議哉道不經世退而著書汗牛充棟而所傳祇此也後之讀者其亦知所愛惜矣嘉慶四年十二月除夕前一日後學趙紹祖識



續史疑目錄

卷上

稽疑

伐國或書國或書人或書爵辨 凡二則

弑逆辨 凡三則

吳伐越秦伐燕

甘卓

岐靈岳

孔熙先附文帝

續史疑

癡痰

卷下

志疑

何敬容

梁孝元焚書

張公藝百忍

何妥萬寶常

程昇鄭察

馮道

關疑

晉獻公殺桓莊之族

張華

謝朓許善心

沈慶之

卜壹附江勳謝瀛

目錄

梁武帝不知學佛

朱异盧杞

七德舞

伴食宰相

牛僧孺李德裕

史宏肇楊邠王章

桑維翰

續史疑

王進

敬翔皇甫遇

蔣之奇歐陽修

元年正月朔日食

楊三變

邛馬書生

張德遠史浩

五星聚軫三年

洪福

皇甫鎮

澶淵靖康

程伯淳

復燕雲

立大學生三會法

陳公輔

金元興滅

余汝尚許衡

賜處士贈諡

續史疑

目錄

分人為十等

宋末三僧

續史疑卷上

次公張一卿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稽疑

劉知幾作史通鄙不能疑者為疑者夫不能疑者信為疑者矣然而信疑非也疑信亦非也嘗觀後儒蓋有可疑而無疑者又有不可疑而妄疑者一認標指之月一見負塗之豕其失等耳試舉其概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

續史疑

卷上

年廼云自盤固至叙命紀凡八十六君叙命以後至結繩之君共三十五氏皆有世次可紀嘗試攷之繫結繩以迄獲麟僅二千餘年耳豈有八十六君三十五氏而歷年三百二十六萬七千之久者乎又云千支之制始于天皇願開逢困敵之名額皆從六義以為分析者也既無文字矣六義何從有哉且其名其義即結繩亦不能紀而況去結繩之世又數百萬年耶不知果何所據而定為天皇所制也世人于李陵之書蔡氏之詩于身世了無關涉猶必力辨其真贗而此獨置之弗論可歎又如今之論家天下者皆曰自禹始攷神農氏崩于陶魁立八傳至榆罔而失之是傳子不始于禹也今之稱征誅而得天下者皆曰自湯武始攷軒轅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勝之而有天下是放伐不始于湯武也且如孔甲黃帝時史也而指為夏人史佚周史也而指為殷人伯益即伯翳也而分為二人楚人滅六滅文仲款舉陶之不祀矣而又云伯翳為皐陶之子是不知翳之後為秦也四岳姜姓寔為齊祖而乃云齊為伯夷之後是使齊之

有兩祖也凡此皆可以疑而不疑者也至如因時有四凶而疑克明峻德比屋可封之証也因山海經云放勳之子為帝而疑舜放堯而立其子旋復奪之也因舜典云陟方乃死而疑舜為禹所廢逐也因汲冢書而疑啟之誅益太甲之殺伊尹文丁之殺季歷也因湯語云唯有厥德而疑湯飾讓以襲名也又如疑舜典為姚氏之書也疑周禮非周公之書也疑十翼非孔子之言也疑論語專述文辭而非事實也疑月令非不韋之書也此又不必疑而疑者也余本固陋其于可疑而不疑者固不敢燃牛渚之犀其于不可疑而疑之者亦不欲生兔馬之角唯是見聞所及或庸回蓬脆而生貌象名或耿介幽貞而橫遭點黜或仁若安于而反殞身或偕如城會而反有後或并茅絲以緜索或雜篋踞于廢蓋如斯之類竊所未安則不能無疑焉孔子曰疑思問故借發狂愚聊以問世焉耳

關疑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續史疑

荷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故春秋書夏五書郭公傳疑也陳侯鮑卒書甲戌已丑慎疑也後世強為之故改郭公為郭亡雖亦有據而非聖人闕疑之意矣春秋為史之祖可信者無如春秋顧一經後人之傳述遂有持兩端莫能決者如春王正月胡氏以為天子用夏時也或引僖公五年正月朔日南至為辨者謂夏正之朔何得日南至也康子來朝胡氏以為天子惡其朝桓而貶之也或有定為時王所黜者謂他日候亦來朝何以書侯也許世子弒其君歐

陽氏則以為實弒逆也而誅之傳則云惡其不嘗藥也而以大逆加之吳子使札來聘公羊穀梁則以為賢季子也而進之胡康侯則以為惡季子也而貶之是非紛紛類此不益溢後人之疑乎故自是羽獵聖經則稱左氏良史則稱司馬遷願一趙祀之賦也左氏以為由莊姬之譖史遷以為由屠岸賈之討既相謬矣矣而史遷作趙世家則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城之作晉世家則云景公十二年用趙括為卿不又自相背戾乎嗣後凍水作通鑑以集

續史疑

諸史之成廬陵作唐書以定劉昫之誤討古證今自謂是非足俟萬世願一則尊當塗而詘蜀漢帝宋三而寇河東一則廢嗣聖而書光宅議者謂涓涓水欲附錄後故正魏以及晉此言雖過顯觀其解曰三國鼎峙獨魏受禪然則新莽不亦受禪乎令兵力稍競傳世稍示亦將以大親歸之乎是非之大孰若統系而謬亂若此其餘差舛不勝載矣今世稱紫陽綱目直繼麟經然而書蕭望之下獄一事已為識者所窺至其怨待李嗣源而嚴于誅敬翔苛責岳武穆而寬于取秦檜欲人信從能乎哉凡此諸儒非不能疑而無若其果于自信也果于自信亦儒之通弊而宋為其試觀宋事有不可疑而往往往執己意以定之者太祖大漸宋氏陳氏則書壬子夕帝崩宋史則書癸丑夕帝崩丘氏以為千載不決之疑既云不決之疑則宜兩存之矣何云歐陽元作本紀特于癸丑下加一夕字以釋衆疑耶特加一字夫豈實錄而又豈春秋書甲戌已丑之法哉故曰信傳信疑傳疑而聖人之道存苟非身親睹記皆聽遠望遠之類也闕之可也經

籍自易而外皆經秦火有全篇脫誤者如大學闕格致書關各單典實諸篇詩缺白華由庚諸章周禮缺冬官是也有字句脫誤者如五十學易之說唯何甚誠不以富之錯簡異于白馬之行關是也豈春秋獨無是乎胡康侯作傳不聞其有所闕疑而第以字句之煩簡有無為聖人之褒貶予奪愚竊疑之謹摘數條于左方以就正有道九原可作當北面康侯而質之焉

伐國或書國或書人或書爵辨 九二則

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八年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二十年 狄侵衛 二十一年 狄伐鄭 二十四年 荆人來聘 莊二十三年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會于孟 僖二十一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年 楚子伐鄭 宣九年 鄭伐許 成三年 鄭伯伐許 四年 胡氏曰狄以州舉夷之也得稱人進之也中國書人微之也書爵予之也去爵貶之也此康侯釋經之例也乃無若其自有齟齬而自不能申其說也狄之得稱人也見于僖十八年狄伐衛之役傳云進其伐衛

續史疑

以救齊也果爾則是年春止書狄救齊矣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乎後二年書齊人狄人盟于邢此于救齊之義無關矣又為之說曰齊桓殺而狄重稱人以志夷狄之盛也然則又一年書狄侵衛又三年書狄侵鄭何以不稱人乎此非桓公殺後事耶楚之稱人也自莊二十三年來聘始其稱簡也自僖二十一年會于孟始傳皆云嘉其慕義而進之也乃至文十年次于厥貉書簡又宣九年伐鄭書爵則云此皆特書爵以貶之也夫聖人一字之設嚴于斧鉞

貶人而特書其爵則宣公元年書楚子鄭人使陳何必云貶鄭而予楚故爵楚乎三年書楚人侵鄭又何必云惡楚而故人之乎既云予之而書其爵又云惡之而書其爵則凡聖經有書爵者非康侯爲之註脚後世孰知其爲褒耶爲貶耶故康侯之傳其云書爵以示貶者一見于楚再見于鄭成公三年書鄭伐許則曰惡其侵鄰也故奪其爵而罪之又一年書鄭伯伐許則曰惡其背親喪而亟侵鄰也特書爵以罪之夫鄭之兩伐許相隔一年耳一年之前何所見而去

來無日不從也鄭所失者贈送之禮耳坐此見討而又念人之不助已可謂直乎及晉襄公卒趙盾逆公子雍于秦秦伯以師送之盾背約而立靈公于是有令狐之師此其曲不在秦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禮義相結而伐崇以致之既不得志于秦復會白狄以伐之秦是以附楚而爲蜀之會此皆晉棄秦也秦何罪乎鄭自踐土之盟以來無敢二心於晉自齊商人弑其君而晉莫之討會諸侯取齊賂而還又一年宋人弑其君復不能討弟取宋賂以成其亂于是鄭穆公知晉不足與遂及楚盟此非鄭之背華即夷而鄭之舍辟就夷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晉與楚爭鄭矣而鄭歸生弑其君則不能討而楚討之繼又與楚爭陳矣及陳徵舒弑其君又不能討而楚討之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後宋之盟晉自退懦不敢先楚又豈秦鄭二國爲之乎故扈之會五十餘年而晉弱宋之會又五十餘年而晉分謂弱晉者秦與鄭也則分晉者誰歟

續史疑 卷上 七  
爵以示貶一年之後又何所見而書爵以示貶康侯豈嘗從尼文口愛乎且自與釋經之例何相悖也先儒呂氏曰經書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王使召伯來會葬胡氏云前則仲子則名家宰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此春癘之斧鉞也然則歸賵之罪獨在宰不在王故稱天王而名家宰會葬之罪又在王不在召伯故召伯得書爵而王不稱天歟恐春秋大旨有在不係于此也愚深慮之而取以爲書人書爵之證

續史疑 卷上 九  
弑逆辨 九三則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鄭襄七年楚子麇卒昭元年齊侯陽生卒哀十年  
是三君者經皆書卒而傳皆以爲弑也胡氏曰弑不謬諱之也其諱鄭齊二君者何謂凡見弑而直書者其君必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如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鄭夷則以侮慢大臣晉州蒲則以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之類是也而二君則異是也聖人不忍以夷狄之民而加中國之君故諱之也其諱楚子者何聖人見令尹圖即位以後大會諸侯用六王三公之

秦伐晉 文三年鄭伐許 成五年  
胡氏曰秦鄭皆以州舉狄之也其狄秦者何自晉主憂盟舍秦無有加兵于晉者弱晉以強楚者秦也是以狄之也狄鄭者何辰陵之盟鄭帥諸夏以事楚至鄭之役以後楚得盟十四國之君大夫皆鄭爲之尊楚以抑晉者鄭也既叛中國復凌許之寡弱而加兵焉是以狄鄭也愚謂此非二國之罪而晉之罪也晉文公討無禮于鄭約秦伐之秦伯因燭之武之言而退結怨交兵自此始夫晉所以伯秦實助之城濮以

事而諸夏莫敢討也寔憫且懼故諱其篡弑以扶中國凡三君書卒不書弑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愚三復其說而疑之謂鄭齊兩君素無不善邪則鄭伯三不禮于其大臣與鄭夷之侮慢大臣無以異矣齊侯篡其君舍之位而與聞乎弑又春秋所深罪矣如是而謂無不善之積可乎且即使二君皆賢而過弑亦不必諱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耳凡弑君者誰非夷狄之民苟充其類而諱之則弑逆之事不見于經矣至云因楚子圖主盟中夏而諱其弑君尤

爲鄙鑿而不可訓也聖人作春秋以誅亂賊正謂天子不能討諸侯莫敢誰何者必直書其罪于簡册令後世知大逆之賊不能逃罪于萬世如是乃所以過人欲存天理也如謂弑君之臣強而莫敢討則併其弑君而諱之見弑之君行有可錄亦併其見弑而諱之則凡賢君之見弑凡強臣之弑君皆不聞于後矣亂賊有益無忌憚耳何人欲之過而天理之存乎如隋揚廣弑其父而自立廣之強何如楚令尹圖隋高祖之賢何如鄭齊二君儻如康侯之說則當諱其弑逆而不書乎即此足證其妄也然則三君皆書卒者何愚以爲皆實卒也非弑也傳所以釋經未聞強經以從傳者也鄭伯之卒胡氏主公毅之說以爲欲從子鄭不勝其臣而弑之左氏則曰不禮于子罕子豐子駟而子駟使人弑之在當時傳聞各異已屬可疑矣且也諸國有弑逆之變時非晉討即楚討也即非伯討亦必伐之以取賂者也當鄭僖公卒之年而晉悼公復伯三駕而楚不敢與爭矣僖死于從晉晉豈無人焉執之以爲討乎未聞執之以爲討則以爲弑



者非也至楚齊之事放于衰傳稱靈王與令尹圖為  
兩人却放之卒實由疾而吳氏澄云齊侯之卒時以  
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也此似于經頗合而未  
敢自信敢以質焉

衛州吁弑其君完隱四年 鞏帥師隱四年 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頹文元年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

十四年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襄三十年 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宣四年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

昭十三年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昭十九年

胡氏曰九經有書弑逆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

及其君父也書弑逆不削其屬籍而稱公子世子者

誅止其身也愚因其旨而攷之春秋書弑君而去其

公子者一衛州吁是也書弑君之漸去其公子者一

鞏帥師是也書弑君而繫以世子公子者六楚世子

商臣齊公子商人蔡世子般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

許世子止是也試就康侯之說而例之有自相矛盾

而不可通者謂衛莊公不以義方訓子使州吁怙寵

好兵馴成大逆故去其公子以罪莊公是矣乃楚成

王寵多奪嫡不大似莊公乎且廢立大事而謀及婦

人康侯亦罪其以不仁處身以不孝處子矣此其罪

何必滅莊公而經于商臣之弑書公子何也然此猶

可言也傳稱蔡侯有新臺之行見弑于子父之不久

孰甚于此此正宜削其屬籍以罪蔡侯而經反書世

子何歟謂齊商人好施聚士陰謀弑逆書公子以罪

之是矣鄭歸生之罪罪在懼子公之講楚公子比之

罪罪在不能遠引而為親從所脅許世子之罪罪在

不嘗藥有如康侯之案則鄭楚許三君皆嘗訓臣子

以禮義而特書公子以為其身侈也不思鄭伯夷侮  
慢大臣楚子虔弑君自立其罪不下衛莊而許侯之  
義方又何所據乎且鍾巫之禍罪不在隱公而經書  
之公子亦將以此累隱公即自古未有忠臣孝子  
弑其君父亦未有明君賢父而見弑者此一恒人知  
之今乃為之分析而以不書公子者為後世君父戒  
以書公子者為後世臣子戒不亦鑿乎聖人作經據  
事直書其貶自見公子之書與不書或有闕誤耳即  
非闕誤而亦必不若胡氏之所云也

續史疑 卷上 十三

鄭莊公卒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

衛桓十一年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五年

胡氏曰祭仲命大夫也稱字非賢之也乃貴正卿以

大其出昭公而立厲公之罪也即此數言足定兩公

之案而何復遊移其說乎曰忽出奔而名責其不能

君也攻忽為世子救齊平戎兩辭齊婚君子稱之及

莊公卒祭仲為宋人所劫而立突當時權臣在內強

援在外欲不出奔得乎何以見其不能君也此復國

二年以惡高渠彌反為所弑傳又稱其能惡人矣經

于其弑不書或有脫簡非故削之也而康侯又為之

說曰昭公不書弑明其不能君厲公書卒明厲雖篡

而實君也綱目又從而廣之曰忽固自失而厲公有

王室之功春秋重無王假厲公以示褒也信如斯言

是為篡國者嚆矢也無王之罪孰大于篡舍篡之罪

而錄其才新莽冒職之才不十倍厲公乎且史稱王

室之功以鄆之後耳取鄆之役厲公和王室不克取

侯言忽不能君何如齊之舍舍立未踰年為商人所  
弑而經書其弑忽不得同此例耶其後景王崩王室  
亂劉子單子立猛尹氏立朝猛立不數月朝立凡四  
年春秋弗予朝而予猛也禮經曰善屬詞比事而不  
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康侯不于王子朝而獨于厲公  
則豈有同事而異罪者哉此皆因昭公之弑不見于  
經而遂為之文致者也何名屬詞比事而不亂乎愚  
謂厲公書入于櫟而不書入國昭公書復國而不書  
弑疑皆闕畧而非以此為予奪也

晉獻公盡殺桓莊之族

初桓叔封於曲沃以謀晉其子莊伯弑晉孝侯而伐

晉復虜孝侯之孫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而殺之

比傳至武公乃滅晉而請命於王君子讀無衣之詩

而喟然發嘆以為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生之

言良不誣也詎知武公之子獻公患桓莊之族偏謀

羣公子而殺之無子遺焉是不足以償孝侯三世之

慘乎而願猶未也他日驪姬又殺獻公之諸子幾盡

若假手者然而滅耿滅魏之役還即城曲沃以居木

子申生城完之日封趙夙於耿封畢萬於魏以旌之

太子之死趙魏之分晉皆於曲沃乎基焉語云糾纏

幹流冥漠報施真不爽矣

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

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一見于吳越再見于燕秦其驗

如券然則吳與秦之亡越與燕之與果皆歲星為之

耶若然則夫差雖不荒淫不殺伍胥不信宰嚭而亦

必敗也勾踐可無卧薪嘗膽慕容垂可無懷集關東  
雖復昏庸冥供而終亦必與也徒為不德者解嘲耳  
昔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利北征武王不  
從卒以滅商何歲星之不驗于商周而獨驗于吳越  
燕秦乎愚謂令夫差時時無忘李之仇符秦無忘  
王昇畧之禍即歲星安得而亡之令勾踐不能忍詢  
以圖存慕容叔仁不問闕于萬死而終日望歲星之  
福我死灰安得復然哉劉知幾有言周王決疑龜焦  
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熒惑增宋公之齡梟鳴助

續史疑

卷上

十六

涼師之捷茲皆妖災著象而翻成福祿足破星歷之  
惑矣昔子西以盈縱決夫差之必敗伍胥以生聚教  
訓識越之必與王猛以英略知慕容父子之終不可  
制三子豈嘗請星官推象緯哉言之數十年之前竟  
符于數十年之後則無犯歲星其事勢必至此耳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則其象以修禳此雖難  
祥桑之所以反成佳徵也儻一定而不可易聖人胡  
用則焉敬志之以俟言天者

張華

張茂先該博無比為晉名人史稱其盡忠王室愚竊  
謂亡晉者茂先也元康初楚王璋受詔收汝南王亮  
與太保衛瑾華懼威權歸璋說璋以縉詔殺之  
于是后信任華委以機要比后淫虐日甚賈模懼禍  
與華密謀廢之華弟云卿與中官為親宜數陳禍福  
俾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夫優游卒歲豈大臣謀  
國之言乎及后欲害太子左衛率劉卞告曰公居阿  
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錄尚書事廢賈后兩黃  
門力耳又不能從以致趙王稱兵廢絺據有大寶而

續史疑

五王骨肉相殘胥室衰微胡乘之矣今華早從下  
言則太子無武軀之禍趙王亦無名與兵而五王何  
至彼此誅夷屠毒至盡哉永康初太白晝見中台星  
折華子臆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華讀萬卷書不知天人感應之理而曰幽遠靜以待  
之不知若何謂靜邪無非懷榮玩愒如前所云優游  
卒歲而已未幾后廢而身亦就誅降刑為張林所詰  
竟不能對即欲優游卒歲胡可得也初華辟平陽羣  
忠忠不就入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附賊后而  
棄典禮非大丈夫所為方懼波及豈可褻裳以就之  
嗟乎忠可謂知人矣

甘卓

永興初陳敏據有江東與卓連婚卓矯太弟令拜敏  
刺史與共謀逆及敏不為英俊所附顧榮極口說卓  
乃復捺戈反攻是卓之背敏因其勢去而背之也律  
以無將之義卓姓名已在丹書而反以為梁州刺史  
及王處仲起兵遣使告卓約與俱下卓已許之比以  
教旨告順陽守魏該該詞嚴義正以絕之而卓猶悻  
悻史乘

卷上

十八

不悟乃意懷觀望首鼠兩端鄧纂說以杖節襲武昌  
據敦軍實而不從樂道融說使斷彭澤絕敦救援而  
不從譙王承使虞冲解乞救而又不從竟疎虞狼  
狽反為敦襲夫使卓不許敦敦必不敢離武昌以犯  
關令卓如鄧樂二人之策敦必不能無反顧令卓能  
救承承必不至失湘州以至建康不守敦之披猖皆  
卓致之耳昔劉襲謂劉半之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  
反將軍一人三反何以自立卓初反朝廷繼反陳敏  
已復反王處仲三反之罪浮于半之死有余辜矣比

身死事定而朝議贈卹反令與譙王承周伯仁等同  
科晉之政刑紊亂一至于此嗟乎偏安之朝無論矣  
史以取信後世而謂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捍  
城威略具舉吁世有佞史殆類是歟

謝朓許善心

蕭領軍志受宋禪欲引結名流中夜召朓密語朓竟  
無言及禪日朓當直解璽綬愠曰齊自應有侍  
中遂朝服還宅一時忠殺大不易矣令朓從此杜門  
絕跡如范中郎之子司馬氏清狂終身不遂成其節  
烈哉乃亡何為齊侍中又請為郡又事梁為司徒比  
膺職不堪大失衆望豈非信道不篤末路難持乎宣  
城王斌其君朓弟淪為吏部尚書勸令人持酒送之  
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尚書國之大臣朓不能勉之  
便為孔父為仇牧而曰勿豫人事不知此為何人之  
事耶初齊太子于解綬時請遂殺朓齊主曰殺之遂  
成其名愚以為齊主之窺朓者深其報朓者毒也後  
世陳隋之間而有許善心善心為陳散騎常侍使于  
隋值陳亡善心衰服東向號泣三日斯亦忠矣儻于  
此懲謝朓之事即強官之不受不成其為忠烈乎何  
隋主授以原官而不辭其後化及弒煬帝善心不賀  
掠至朝堂殺之此果死隋耶死陳耶與其死化及之  
手盍若死于隋文帝之手耶論朓之初志則勝善心  
較善心之晚事則勝謝朓願一事兩朝非唯不能全  
名亦且死不足蓋為臣子者能不為好爵所糜斯處  
治亂常變皆脫然無累矣

岐靈岳

朱此借逆段秀實與靈岳同謀誅此奉乘與反正會

續史疑

卷上

二十

此遣韓曼將銳兵襲奉天時奉天內無守備外無援  
兵秀實與盧岳知之相謂曰事急矣于是盧岳詐為  
姚令言符秀實倒用司農郎使急足追曼兵遣秀實  
謂同列曰曼來吾屬無類矣比入見誠靈岳獨承其  
罪遂遇害奉天以故得修備而勤王之師始集夫靈  
岳知秀實非畏死者其獨承罪而不及秀實蓋欲留  
秀實以圖此也此其忠義不在秀實下而事定之日  
謚贈不及即唐史傳死節之士亦不及靈岳何也豈  
以位卑且莫為之後故耶愚攷其事而寬之以俟後  
之弔古者

沈慶之

凶劾逆密書付慶之使殺武陵王慶之反奉武陵  
建義旗誅元凶造世祖孝建之業功成勇退車馬簡  
素見者不知為王公可謂賢矣令從此菟裘自老不  
足追張子房之蹤邪何世祖大漸處之復預顧命廢  
帝淫暴不滅凶劾而不能匡扶又不能與顏師伯等  
行伊霍之事乃修義恭舊郡憤師伯之專反發其謀  
使諸大臣駢首就戮而廢帝益猖狂無忌矣時舉朝  
續史疑 卷上 二一

所憚惟慶之能正色立朝庶幾帝無竹林堂之禍如  
昏不悟以身死社稷不猶愈死于攸之之手乎何復  
從君子昏日與帝及山陰公主同輦略無規避及帝  
浸疏之而始杜門謝客禍可免耶大率之年身死身  
手身死之後帝旋被弑于社稷于君子身三俱失之  
其視尋陽倡義莫湖隱跡之日若兩截人何也昔宋  
昭公無道宋人弑之蕩意諸死焉春秋以意諸知國  
人之情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弑而不能救不書其  
死以貶之如慶之之死亦晉殺胥童等耳易无妄之

上九曰无妄行有青先攸利屢卦之極不知靜守以  
終而猶行焉反生矣矣能免于災耶其慶之老被刑  
戮之謂歟  
孔熙先 附文帝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自天佑之吉无  
不利孔子繫之辭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大  
圖識術數皆本之易顧人知順逆善用之耳嚴君平  
為人筮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當時王公願見之而不  
得元魏樂平王丕夢登高臺四顧無人命董道秀筮  
續史疑 卷上 二二

之道秀曰吉後丕坐法變死道秀亦棄市高允聞之  
曰惜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  
而無民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而身全矣夫均  
之交象也可以全身可以殺身在順逆之間耳魯國  
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術數觀天文圖識知文帝必  
以非道終當由骨肉相殘因與蔚宗謀逆事露獄中  
上書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存之中書  
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夫熙先果知術數盍以圖讖  
預陳于帝帝幸而信則上全吾君如不即信而身享  
前知忠告之名又可全吾身斯非知順逆而善則天  
者哉乃至作逆身死而更聖錄其言夫知帝之以非  
道終而不知已之以非道終當下言已不驗矣即後  
日凶劾之變言幸而中而文帝已殂矣又孰從而追  
錄之乎甚矣熙先之愚也雖然熙先無論已文帝頗  
稱賢明見熙先望風吐欬辭氣不撓遣人慰之曰以  
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是我負卿也夫  
既知熙先之才又悔不能盡其才如是則獄中之書  
亦當留意矣及凶劾之謀事形太露而終不悟易噬

既知熙先之才又悔不能盡其才如是則獄中之書  
亦當留意矣及凶劾之謀事形太露而終不悟易噬

監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其文帝之謂歟  
下壹 附江敬澹  
下忠貞當年為名流所少阮孚常議之曰卿常無閑  
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其見輕如此至蘇峻之亂一  
時名士獸駭鼠伏而忠貞力疾血戰父子同死英氣  
亮節千載凜然矣顧使當時無蘇峻之難下公不終  
身為阮孚諸人所誦而後世亦何知有忠貞邪齊江  
敬澹澹大有時名紀僧真常請于孝武乞作士大夫  
帝曰此縣江敬澹我不得措意榮辱人之權至奪  
人主固自謂于古人豪矣及宣城王弑鬱林廢海陵  
不踰月兩易主正士君子捐軀奮袂之秋而淪方輿  
客某局竟遂遠竟無一語敬至門詭藥發吐車中而  
出生平氣岸竟復安在然使宣城不行廢弑江謝之  
賢千古猶景仰也嗟乎何代無下忠貞何代無阮孚  
江謝幸而逢辰丁吉無可辨別耳夫士當明時棄良  
刺肥袞褶博帶得無為人所窺足矣無抗顏而輕天  
下士可也

續史疑 卷上 二四  
元魏龍任宦者符承祖承祖方用事親姻爭附之其  
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  
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不受強  
與之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  
承祖遣車迎之不起強拖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  
我時人號為癡姨及承祖敗癡姨獨免野史氏曰權  
勢之熏灼人亦甚矣先構遠害在具鬚眉者難之況  
婦人乎聞舉一二如趙元杵嘗黃龍湯以媚士開張  
說喚靴鼻以謝毛仲宏翻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

說喚靴鼻以謝毛仲宏翻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

率溺器于二張給事代儀于女主宰相稱父于宦官以至屈辱之執政批頰之右丞由實之尚書吹犬之卿貳其自附蔭率招權竊勢者如懷貞之國著元琰之門楣實申有喜鵲之名蔡疑稱諸父之誤凡此皆當時所稱點而狡者也一旦冰山消謝身膏原土名吳萬年徒資人談柄耳楊氏姨自不知書亦無從聞前代廢興之故當承祖顯赫時能不依阿諂附足矣至其無愛之樂兩言庶幾知道者而舉世反以為癡莊生云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殆類是歟雖然上下千

續史疑 卷上

古欲得濶如此嫉者絕少唯劉毅之叔鎮之謝晦之叔瞻頗竣之父延之王晏之弟思遠武后之姪攸緒盧多遜之父億寥寥數人耳當其要人未敢閉關忍饑時必有以絕癡咄之者矣顧此已定之是非也試令楊氏之癡姨與楊氏之阿姨並列于前不知今人何取噫亦難言之矣

續史疑卷下

次公張一卿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志疑

易曰謙亨謙之六爻無不吉者顧魯隱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而春秋譏其謙焉然則謙固有不吉乎愚嘗以此概世世有狗仁義道德之名而失之者又有蒙非仁義非道德之名而得之者顧用之何如耳故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其東

續史疑 卷下

走入水則同其所以東走入水則異矣試舉其凡如納交中官君子所耻也陳太邱往弔張讓而黨人多賴以全謀及婦人古所戒也辛敞與其姊謀乃得免子不義則飲養生家所忌也古亡國之君惟陳後主以酒飲得以壽終棄官為僧儒所不齒也楊元琰以削髮得免于戮辱縱盜非法也魏元忠釋盜使為檢校而一時遂不患盜積貨辱處也張筠以富自全于亂世人稱之為地仙又如建學美事也漢靈帝置鴻都門學而史譏之靈帝等以促祀與教化佳政也蘇威令民誦五教而盜起隋亦旋亡儼武修文王道也唐肅悅勸穆宗尚文而失河朔唐以弱而不復振焚諫章直節也鄒浩以焚草而貶竄濱死建明堂王政也陳宜中日料理明堂等事而宋亡諸如此類不可勝載此其顯而有徵者耳如此者將踵前事之得則以此敗者十九將懲後事之失則以此成者亦復十

九愆于美而吹蓬可乎先儒曰老子有見于謂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疇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俗儒未睹大通而徒執咫尺之義以論事則又

三子之罪人矣

梁武帝不知學佛

帝王奉佛無如梁武末世緇流藉此莊嚴彼教躋帝于十地位中俗儒不察以為佞佛如帝無棟臺城之禍佛之誤人如此愚則以為梁武之失非失于學佛而失于不知學佛也方東昏初位未聞穠德也帝密招驍勇治戰具藏之檀溪明年出起兵廢東昏弑和帝因而自立夫佛以王太子棄隱雪山山此以臣篡君背佛一也即位以來優借貴戚唯庶民犯法屠儻不免佛法平等究親無二而此獨縱貴戚賤背佛二也築堰水以灌壽陽役死者數十萬堰成復壞漂溺復數十萬佛教戒殺其背三也壽陽本魏分土兩國方歎而忽信降人王足計灌而取之佛教戒貪其背四也為厥考建寺追福貴為天子豈曰乏材乃誣曲阿宏氏所販材為劫而殺之沒以作寺佛貴行禮豈奪人之有以為果乎其背五也始納齊主潘妃王茂止之又納余妃致妨政事佛教戒淫況其君而奪其室乎其背六也侯景始叛高氏繼叛魏主反復之

續史疑 卷下

跡人所共知以地來降拒之可也既受其降推心待之可也乃復與魏通欲以景易貞陽侯致景疑懼釀成大患豈佛所謂定慧邪其背七也賀琛直陳四事詞旨剴切輒赫然震怒手詔切責令琛惶懼詞窮後已豈佛氏所云無嗔邪其背八也富貴已極計唯佛法可獲福祈年于是捨身造寺以麵為犧又至禁織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如以此為懺悔則捨身之舉伐魏是何身可捨而不能捨身外之土地不忍于

象形之物而恐于糜爛其民邪孟氏云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樂武之奉佛是也姚元之有云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後周太祖毀銅佛像以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教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味此數言謂梁武知學佛可乎

何敬容

侯景歸梁魏慕容紹宗追敗之或傳景已沒梁朝上下咸以為憂後聞景尚在太子喜以告敬容敬容曰得景身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色然而駭夫使景當

續史疑

卷下

四

年果死豈有後日之禍哉舉朝憂景之死而敬容獨憂景之生識已偉矣其後太子于元圍講老莊敬容曰昔西晉尚元虛中原淪于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已而侯景築城左右數千吹唇稱賀中原禮樂一變至此果如敬容所言夫以敬容才識乃爾而又且勤于簿領日旰不休族幾稱敬共之臣矣乃當時朝士反嗤鄙之如陸倕江從簡之譔醜詆不堪至所推服唯淨薄之朱异納賄蠅營浸成大亂嗚呼謂隨夷洞謂踞躡廉屈子所以沉淵而楚所以不振也臺城之變擊豈盡由侯景梁之廷臣自取之爾其又大可咲者侯景攻城梁武用庾信守朱雀門信方食蕨忽飛箭着門手應應虛落遂棄軍走而謀軍入焉夫銅不可為弩鐵不可為舟帝初業開基寧昧于此使庾信守門將使之賦詩退虜耶周書云庸庸祗祗今上下舉措如此何得不敗語云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其梁武之謂歟

朱异盧杞

侯景始逼書于梁梁主意懷猶豫朱异力主之遂定

議納景及魏遣兵討景异又請與魏和致景懼而反及景起兵都陽王範齋啟奏聞异以為景必無反理比兵破譙州羊侃請急據采石使景不得前异又曰景必無渡江之志景見采石無防兵大喜濟江直取建業梁之凶异凶之也凡异所言其誤立見梁主曾無一言責咎之而异自慚憤以死梁主反痛惜而厚贈諡焉不知有何事足惜也其後二百餘年而有唐德宗之于盧杞建中初使李希烈討梁崇義楊炎以為希烈狼戾無親不可任杞殺炎以悅希烈比希烈破崇義遂據襄陽與三鎮連兵抗命德宗發涇原之兵討希烈而涇原兵變致乘輿播遷宮闕殘破是奉天之禍始於希烈而主用希烈者杞也比帝在奉天時有言宜修守備恐朱泚攻城者杞切齒言朱泚忠貞請以百口保泚不及泚攻奉天諸道援兵議道所從出杞謂宜出漢谷渾城爭之不得果為賊所邀當時非懷光倍道力救奉天必不守矣聞甫解而杞又離間懷光致其疑叛德宗前後流離皆杞為之穢杞以謝宗廟猶有餘辜而德宗乃云人言盧杞奸邪

續史疑

卷下

六

朕殊不覺夫杞之誤國與异略同而德宗與梁武酷信二臣致身受毒禍而不悟又復相似噫亦大可咲矣

梁孝元焚書

魏兵破江陵孝元帝焚圖書十四萬卷人問故曰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嗟乎帝果以讀書亡國邪愚謂帝之亡國殞身在未嘗讀書也始帝即位江陵周宏正勸還建康帝信黃羅漢等之言遂定都江陵夫建康天險王氣所鍾歷代據之以抗中原且山

陵威在靈爽斯憑舍此弗宅而屈與敵為隣之邊鎮是未讀書而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定都之二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庚季才曰心為天王丙為楚分宜整飾還都藉令侵蹙失止荆湘耳又不從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昔魯昭公之十七年星孛于大辰大辰為明堂天子之象何而王室亂天象不喪如此今乃以避為無益是未讀書而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始命王僧辨發江陵僧辨問何以處嗣君答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昔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

續史疑

卷下

七

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乃既據大寶而屠戮本支不遺考猶是不讀書而知葛藟猶庇其根也且既讀萬卷書即萬卷中豈無保邦禦侮之道而魏師壁境第戎服開講馬上賦詩豈所讀者盡元虛聲律之書邪使所蓄盡元虛聲律之書焚之晚矣如云不然吾以為帝聚書而未讀也無所

東耶

七德舞

貞觀初太子宴羣臣奏七德九功之舞史稱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愚謂史蓋未察徵之情也徵之不視非為欲帝修文故也自虞夏以來舞有文有武書稱舜舞千羽于兩階禮記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如必不視武舞以為偃武舞文諸聖人何必設之祭享邪且偃武在于修文亦不在舞之視不視也令徵朝夕披陳修文之道太宗未必不聽藉令不聽而豈樽俎之間一不視七德舞

而始悟哉如平日不修文德而第諱言武以為懼武則亦秦之銷兵器晉之罷州郡兵而已後日唐之弱公政坐李林甫折衝魚書與蕭儉段文昌之銷兵故也豈由不懼武故令徵果為懼武而遂不視七德舞則亦詹詹好自異之腐儒耳愚以為微頗明而辨決不若此也按七德舞本秦王破陣樂蕭瑀常言此舞形容聖功未盡請馮寶建德王世克等摘獲之狀太宗以為傷朝臣之心而止夫微不嘗臣事建德乎視此舞而愧恨此其所以俛首也太宗蓋已窺其隱而史臣賢徵特甚故每事推美之爾

張公藝百忍

高宗幸公藝宅問何以能九世同居公藝善忍字百餘以進宋儒識之以為高宗受制武墨已過于忍而更勸之忍此失言也愚以為宋儒亦認忍字太泥矣先儒有言人苦皆從恩愛生漢高祖提三尺定天下一不忍于戚夫人而國本幾摧光武中興漢鼎一不忍于陰麗華而郭后廢死霍子孟擁昭立宣功略震主聞其妻毒獄許后逸巡不忍遂致赤族魏元忠相續史疑

卷下

九

天后前後坐棄市者四不為動及后死捧賜封遺制悲涕不忍身旋竄死自古英雄有不難揮千金蹈白刃而不能斷愛緣者甚矣忍之難也武氏本太宗才人使高宗能忍于更衣之時則必不立之為昭儀既立之後使能忍而從上官儀之請亦必不至流毒于後高宗之受制于武聖皆不能忍故耳公藝一醇謹君子生平得力唯此忍字帝問而以直對宜也且忍字百餘何必皆忍辱哉昔新城三老君臣之諫值漢高之豁達也壺關三老父子之諫值孝武之悔悟也

續史疑

持高宗之庸昏長孫無忌諸遂良諸公皆顧命大臣皆以諫死而宋儒乃責公藝以不能為新城壺關之老是親臣所爭之而不得而反得之于草莽之臣也有是理耶吁如是責人抑亦過矣

伴食宰相

史稱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當時議為伴食宰相遂使後世聞者藉藉為口實夫使懷慎輩輩伴食必憤耗不潔者耳汝懷慎始為侍御史繼為中丞前後諫疏深切時弊及為平章執奏王仙童罪狀毫無假借豈憤耗不潔者乎姚元之為相先以十事要君觀其問齊解之言擠張說之術露才揚己剛復護前懷慎已窺之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盈庭聚訟豈必才相埒哉心不相下耳令懷慎稍持意見元之必齟齬離語不已則爭爭則憤事具曰予聖豈朝廷之福耶彼自以為不及乃所以過元之遠也和衷之雅助國寔多不素餐分莫大于此乃謂之伴食可乎自古大臣清節如懷慎者無兩疾革囑宋璟數言洞中天寶之災其子與以異政稱奕以國難死父子忠貞報國多矣獨恨奕子杞憤邪亂國墜厥家聲如云福善禍淫不知天道安在耶

卷下

十

何妥萬寶常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司馬遷曰惟君子為能知樂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夫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豈細事哉隋開皇中詔何妥與蘇夔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百僚以夔父蘇威方實用事遂附夔而諫妥于是新樂成萬寶常聞而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方極盛皆以為

必不爾已果如其言夫寶常之精識如此苟能用之與何妥等參定雅樂豈不咸一代元聲邪乃棄置此庸卒令貧餓以死死之日焚書而嘆其學竟無傳焉惜哉當時朝臣之左袒蘇夔者徒附夔以媚威媚威以自結于隋主耳豈知隋亡而威為虜其後挫辱于秦王貧困壹如萬寶常然則媚威者曷若存隋而使威為元老之榮邪在易先王作樂崇德益取象于豫豫之初六為鳴豫象曰志窮凶言小人藉寵意滿必不能久也得無似隋世之君臣乎

牛僧孺李德裕

蘇子由曰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二公皆當世之偉人也愚則以僧孺所乏者德量而德裕之才氣盡客氣也僧孺所怨者李吉甫耳春秋嘉釋怨即惡惡亦止其身而僧孺竟怨及其子斯已非矣裴度為唐賢相以其善德裕而罷之維州本唐故地以其功出德裕而返之寧殺降以快虜心知李宗閔憤邪而與相糾結以攻德裕引繩批根不遺餘力如是而謂之德量可乎吉甫與僧孺交惡顧其直在僧孺德續史疑

卷下

十二

裕幹父之蟲用譽可也即不能忘以直報怨可也既已窺逐僧孺之黨而甚至作窮愁志論周泰行記必欲陷之極刑而後快此又郭翁伯諸人所不為者也安在其才氣勝耶愚謂二公匪獨不得為偉人也跡其前後行事愚莫甚焉李吉甫始為刺史不修鄉于陸敬輿人服其量俄而大拜以難毗必報聲蠟頓滅寵眷亦衰僧孺苟惡吉甫能反其所為則善矣郵而效之能無甚耶彼于德裕刻根削跡自謂無患而後之罷相則文宗薄其挾怨而李訓鄭注遂傾之也何

開德裕哉及德裕執政明知僧孺以修怨而罷相又  
明知僧孺多方排已而不能沮已之不用前車之覆  
其鑒不遠而又不悟窮瘼索垢始復過之豈以僧孺  
之黨既盡必莫予毒而不知後之排已者非僧孺之  
徒而其素所存引之白敏中也一生機心翻雲覆雨  
徒貽千古笑端耳妾婦不恤其緯而惜周宗之不洽  
爾時比司鼓談天子束手令二公同好棄惡和衷共  
濟寧至有甘露之變哉曾是弗圖而分門各散使宵  
人乘機幾至國亡而身皆不免于貶竄則妾婦之不  
若耳不亦大愚歟哉

續史疑

卷下

十三

程異鄭繁

易觀之六三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人孰能自觀  
而知弗若哉即自知弗若矣一躋尊顯抗顏自命有  
恣行其胸臆耳故傳曰自見之謂明能反觀我生以  
爲進退是易之所與也姑就唐事論賢如褚遂良永  
徽初同州之貶可以止矣已而復進竄死遠州敬暉  
暨夾日之勛而不知功成身退之義見楊元琰棄官  
爲僧而咲之俄而暉貶死魏元忠神龍以前大有令  
名官至宰相遺榮遠引豈不名身俱泰哉以不能舍  
百戶之封晚節依阿尋至貶務川死蓋急流勇退之  
難如此唐程異元和時以言利幸時論鄙之及至拜  
相自知物望未極謙謹避月餘不敢知印秉筆身  
殺之後第無爵賞此不愈于乘權鼓譟饕餮無藝者  
乎其後昭宗乾寧中而有鄭繁榮以恢諧歇後得相  
固不在枚卜端亮之科然其間除命則驚性固辭又  
未幾引身即退且其刺盧州日移檄而黃巢却兵顧  
錢公裕盜相戒爲鄭使君錢不敢犯高職清真豈易

及哉後世談及程異則以爲小人談及繁則舉其言  
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已不知其能反觀而欲  
然自耻皆有合于易道也愚故節取之以觀世之狂  
鄙貪婪而不自知者

史宏肇楊邠王章

魯昭公三年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  
夫相比殺公之寵人而逐簡公春秋書曰燕伯執出  
奔齊不書臣逐其君而書君奔罪君也史宏肇楊邠  
王章俱受漢祖顧命總攬機權隱帝惡其專與寵人  
李業等謀遂誅三人于東廡于是郭侍中藉口誅護  
與兵犯闕不旬月間身弑趙村而漢祀滅矣以宏肇  
之剛愎楊邠之專恣王章之培克無非足以死者顧  
當契丹蕩析之餘隱帝賴之差足立國而乃小不能  
忍自速滅公視燕簡公殆有甚焉雖然不有廢也其  
何以與契丹滅晉徒爲漢祖驅除得天下之易無過  
此者而隱帝自剪其股肱復爲郭侍中驅除父子相  
繼重四年而滅失天下之易亦無過于此語云天道  
不遠三五復反有國家者可弗念歟

續史疑

卷下

十五

馮道

晉滅叔紇出奔邾魯人將盟之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而問盟首焉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開武仲聞而折  
服故罪人而不以其罪未有心服者也今之誣道者  
以道事四姓一十二君每談及道輒申申嘗之不知  
五代迭興速如傳舍士生斯際苟掛仕籍其不事二  
朝者能幾哉碌碌者公論即歐陽公傳死事凡十人  
而六人者已踐二庭矣又略舉當年名臣如楊太師  
凝式歷事五姓范質魏仁浦竇儀劉溫叟皆事四姓

韓暹李筠李重進皆事三姓曹彬受周斧龍爲宋元  
勳今一釋不罪而第知罪道道背誦服即愚非謂道  
爲無罪也道之罪不專在事四姓也莊生曰天下之  
治道術者多矣道之道術大都以鎮定爲宗以忍辱  
和光爲用故其對耶律德光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此其傳神語也夫使道果微光歛跡豈若癡頑豈不  
亦自成一法門耶願道有不然者當唐閔帝出奔時  
故君雖遷太后猶在即有廢立取太后進止可也乃  
亟命具勸進章以迎潞王比盧導力爭可以悟矣及

續史疑

卷下

十六

潞王至又上殿勸進潞王果以大義折之如盧導所  
料且其倉猝趨迎斬張失度鎮定者果如是乎漢以  
郭威爲節鎮威請道問計道教之以毋惜官物以收  
士心威用其策遂有澶州之事昔顏光祿因馮祖思  
降禮之問謂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今馮祖思問  
侯于我我豈有邪德乎以威之才而取策于道道之  
不能癡頑致然也既不若顏公之自咎而反以收眾  
心教之使移漢祚又豈和光忍辱者所宜言哉愚嘗  
謂事有極猥鄙而人不以爲猥鄙者如庾子嵩之積  
賢阮達集之奸展稽康之鍛不足累三公也以其真  
率也破賊而喜失位而怒亦人情耳安石之折展深  
源之書空貽咄千古者以其矯情也道唯以鎮定癡  
頑自屈而迎潞王與教郭侍中二事又自離其宗矣  
此即事一姓一君吾猶罪之而況事四姓一十二君  
乎雖然道自有不易及者耶律德光問百姓如何救  
得道對曰雖佛出世亦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契丹感  
其言遂不妄殺澶州之變郭侍中已爲亂兵所擁道  
受拜如平日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即此二事豈庸庸

者耶試令今之晉道者反而思之恐亦未必易能也

桑維翰

石晉之有天下大都維翰之力史稱其敏達忠誠而惜其死于張彥澤之手愚謂維翰之罪死不足贖也昔秦伯約白狄伐晉春秋惡之唐肅宗借回紇之力收復兩京其後回紇披猖至責太子屈膝舞殿辱竟莫洗君子咎焉維翰即不知春秋之義唐事不遠可無鑒乎當晉主徙鎮天平疑懼之時維翰儻不欲晉主終其臣節第如劉知遠之議可矣乃使稱臣稱父以事契丹而又割盧龍以北賂之使十六州之地四百餘年陷于左衽誰之咎乎且維翰在唐雖未極尊貴猶然王臣也在晉即為相室一陪臣耳矧相不十年而身死族滅晉主父子相繼亦未十年而亡十年之中賄獻賂遺稍不如意誚讓旋至含垢忍辱朝野共憤而維翰恬不為意第相戒以無犯嗟乎令以事契丹者事唐主有不共保富貴延及無窮邪昔人云閉門作天子何如開門作藩鎮維翰見不及此而可謂之有學有識乎當年契丹入中國人咸歸咎景延廣恩謂等死耳維翰屈首以死又不如延廣十萬橫磨劍之言差足吐氣也

王進

歐陽氏曰予述舊史至王進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未嘗不廢書而歎亂世名器之濫一至此也愚謂此何足怪即治世往往有之矣唐張去靖以宰相出鎮盧龍詭責將士曰汝曹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宏靖之言雖失之過顧當時崇尚如此其僅識一丁字而果累若者必有之矣又論宏靖時開元四年

有言選舉大濫縣令非才者元宗于宣政殿試之惟

魏城草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又四十五人放歸夫此四十五人者苟非覆選皆已南面而臨民矣然終唐之世覆試選人止此耳令歲歲而求之其為四十五人者可勝計乎故重文而至于極則以帖括達世者往往見收帖括之極其去識一丁字者能幾何哉重武而至于極則善走者亦以捷足奏功亦其勢也宋人以不龜手封逢時故耳世之濫取名器者寧一王進而歐陽公獨為之於邑邪雖

續史疑

卷下

十九

然物極則反譬如火為火中寒暑乃退以其極也故去靖之言凶幾而幽薊兵亂以至唐亡而有白馬清流之慘禍王進之貴亦凶幾而陳橋借義以至宋興而有五星聚奎之文明莊生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文武之道亦若是耳有復隍之慮者務衡其極重之勢而調之可也

皇甫鎮

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第澧州刺史李詢辟為判官黃巢陷澧州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還詰賊竟與同死鎮之節義若此令得通籍朝廷展布其四體豈不與鄭白文韓玟光等頡頏共濟邪當時叨上第據要津者如韋保衡盧攜輩悉碌碌無聞而才節如鎮反使沉淪詎落不得死社稷而僅僅死于知己唐之宗社何得不亾而唐之縉紳何以無白馬之禍也其後江南樊若水亦以風舉不第託隱漁釣以終度江廣狹密疏宋祖宋如其制方舟渡江不棄尺寸遂取江南此雖義不若鎮顧有才若此有司反以舉肥失之令孤憤挾

二十

奇以資敵國而卒以自亾亦可為取士者鑒戒矣

敬翔皇甫遇

舊史曰梁亾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以翔常佐朱溫篡唐也昔亾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以遇不能手刃杜威於坐也愚謂大吹非其主古常言之翔屢舉不第乃容之梁梁主用之固智氏之讓讓也如必責以大義則梁亾去唐滅僅十餘年死梁者孰非唐臣乎然史氏即不傳翔為死節猶未極詆之也綱目乃書云敬翔李振等伏誅敬翔主白馬驛毒唐精神李振寔尸之莊宗入汴振又先入朝振固大道不道人也翔聞振入朝遂自經死夫翔即失身于初一死明白猶足晚蓋而乃書之與大逆者同戮九原而下翔能無飲恨邪其後金人入汴書侍郎李若水死之時論云若水嘗主車駕如金師亦在誤國之數惟一死明白故得為忠義耳翔之死寧不足比李侍郎而乃以伏誅加之朱子云君子之善善也速者豈謂是與至皇甫遇事亦有可疑者杜威密與契丹通史稱皇甫遇初不與謀以威之懼怯又既與虜通其自防必無不至矣遇既不與謀何能伺其間而手刃之也即古刺客如聶政等能手刃人于坐者乘其無備也矧皇甫遇又未必講于劍術者故如是而遂貶之不得為死事抑亦過矣士君子生不逢辰以身殉國論五代亂亾接踵之季即植節義之世寧多得乎弄橐籥者猶然窮瘵吹毛而罪之亾論死者舍冤又何以風天下萬世之忠義哉其後靖康之難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亾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宋以仁義禮教立國而死節者寥寥乃爾令得敬翔皇

續史疑

卷下

二十一

續史疑



甫遇等不足免金人之耻嗟乎宋儒長于責人而短于當事如此噫金人之言亦足為敬翔皇甫遇吐氣矣

澶淵之役以不遷都勝靖康之事以不遷都亡孟子策滕引避狄世守二者請其自擇然則遷都避狄亦聖賢良策也唐自元宗幸蜀以來後之君臣以走為上策至宋景德初契丹入寇王欽若則請幸金陵陳堯叟則請幸成都寇準不從竟盟契丹而還屬謂景德之勝不在準之自主從遷而在準之籌策矣

續史疑

卷下

二二

定也方契丹駐兵陽城淀準輒練師命將以扼要害時契丹所恃者蕭撻懶撻懶而虜氣衰矣過河固請遠近懼呼而虜氣益奪矣向非預備既要誠其渠帥以就其魄而使得長驅逼汴即準亦安能保其不敗哉若靖康之亾正坐與是反耳金人入寇宰臣秘不以聞及幹離不濟河河南官軍無一人禦敵而幹離不且陝南朝之無人矣粘沒喝入南北關險無一人守禦而粘沒喝又歎南朝之無人矣既不設備惟早定從遷之策庶可圖存而又不能從比敵師壓境縱使奪門出走而已不成軍矣即欲東達東京西達洛其可得哉且澶淵之役王旦固守與準面議于帝前曰十日不捷請立太子是當日君臣并肅宗靈武之事計已定矣如此早計遷與守無不可者若靖康之君臣一處堂之燕雀耳宜其有青城之辱也

將之奇歐陽修

歐陽承叔之議漢禮也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力詆其非唯蔣之奇以為是及呂誨等皆出承叔薦之奇為御史于是眾共指之奇為奸邪之奇思所以自解

乃誣劾承叔惟薄不根之事夫承叔之議禮持其柄義未精未必有心于固寵道諛也乃其薦之奇為御史則涉小人之朋比矣即之奇之是承叔亦或意見偶合天下后世固諒其非奸邪也及知眾尤所歸而誣承叔以自解則真奸邪矣承叔世稱文宗之奇亦稱禮伯而乃有此何邪當承叔被誣時上怒甚獄急羣臣無敢言者獨趙叔平力辨其誣而叔平又承叔素所不善士也承叔負人倫之鑿而竟失趙叔平安在其能知人哉承叔通經學古無論其文即人品亦無可大議者惟議漢王典禮薦王介甫薄趙叔平黜范景仁數事差不滿人意劉定之謂承叔所用未究皆承叔自取之此言良然若蔣之奇少常受業于承叔而所為如此亦可謂撿戈入室矣

程頤

宋儒學術人品若伯淳可謂醇矣然亦竊有可疑者方安石變法始置三司條例可使陳升之章惇領之條例司之不宜置當時司馬亮辨之最審升之章惇又僉壬小人而條例可使八人巡察天下伯淳乃屈

續史疑

卷下

二四

首從事何也繼以呂公著薦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每退必曰頤求對欲常常見卿伯淳每進言帝頻躬曰當為卿戒之君臣遇合固千載一時也是時新法害民唐介以爭法死范純仁鄭獬諸公以議法罷呂獻可以彈文黜老成繼去國亂已形伯淳前後進說

復燕雲

會無一言及此而弟勸帝防未明之欲語云拯溺不規行齟齬不問食帝之務財用急邊功人欲昌披極矣不亟彌其已萌而弟云防其未萌是何異當燎原之時而徐談燭火當滔天之勢而徐論蟻穴乎其後

德祐時郡邑降破殆盡而陳宜中猶日理會科舉明堂等事未必非此樹之幟也朱晦翁謂伯淳為條例司是孔子獵較意不知其不談新法又作何解嗟乎九原可作安得北面伯淳而質之伯淳心地光明諒不自謾其短也  
熙寧元年正月朔日食  
綱目書日食三朝者三十有六而食于即位收元者三漢桓帝之建和宋度宗之咸淳與此是也桓帝為梁冀所立而不能討賊春種之滿比于無正度宗內信似道外逼蒙古天怨人怒不數年而亡天以象示無足怪者神宗承熙治之運方思厲精求治度越前王而即位之初垂象如此何哉及觀詔求直言群臣無當意者而王安石越次入對投若魚水然後知日始為安石食也綱目顯王八年書彗星見西方下書衛公孫鞅入秦先儒曰鞅之為彗也大矣熙寧之日食其即秦之彗乎攷公孫鞅王安石之行事大畧相似其變法以厲民同也其置邏卒禁誦新法同也其附宦官以進同也其將進用而致天譴同也所不同者鞅以變法而輟死安石以變法而從祀富彊秦而以其君不再世而帝安石禍宋不再世而偏安耳嗟夫安石之禍國甚于鞅而食報獨厚此又秦宋強弱興亡之驗歟

是喻氏之族無日不受兵迫至崇寧子孫發敵而童  
 貫乘之以滅其遺類遂自謂世無功敵而俸倖于燕  
 雲苟非安石主詔于先童貫何能西略而又何敢輕  
 言天下事乎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和好不絕熙寧  
 間安石生欲取始與之誠令韓琦制新羅七百里界  
 之而邊釁始開宋之不怠契丹以新羅為難端也燕  
 雲石晉所棄宋胡與焉令安石不割地以挑却而未  
 君臣亦何事通女真以圖燕雲哉春秋誅首事故賤  
 崔泉之盟而垂隴無譏焉吾故曰靖康之禍罪在安  
 石也然則童貫惡得無罪曰安石方以學術高一世  
 而獨不知宦寺之禍乎唐自肅宗以後十有四君為  
 宦官所殺者三為所立者九為所廢者一爰為所逼  
 而死者一妻為所弑者一皆由執兵柄故也宋懲唐  
 禍頗節宦寺之權而安石附藍元震以道由是漸縱  
 而李憲主兵總領秦鳳熙河邊事馴至童貫有由然  
 矣故燕雲之役不幸而無功則宋有金狄之禍幸而  
 功成則寺人之禍恐甚于唐矣噫誰生厲階耶

楊三變

續史疑

卷下

熙豐之小人多矣然皆有小入本色在人猶得而遠  
 之其最好最狡者無如楊長當時日為楊三變以其  
 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愚謂小人之性戈  
 矛荆棘頃刻萬變何足論哉獨有惜于呂微仲耳微  
 仲相業史稱其忠及三黨分朋史稱微仲微仲直無  
 黨然孰知禍宋者乃微仲乎元祐時君子黨征小人  
 陸伏正夫上六無號之時也而微仲修郤于劉摯引  
 長居要津以自助比擊去而畏勢益張乃首叛大防  
 薦章呂等以倡繼述之說使上六之夫變而為初六

續史疑

之垢誰生厲階也蘇眉山論齊桓之伯不曰管仲而  
 曰鮑叔牙論齊桓之亂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  
 仲夫三子非管仲所進而仲之將歿也亦嘗謂三子  
 不可近矣菟未能舉賢以去三子而蘇氏猶以亂本  
 歸仲矧有意援結以排異已而成歲豕躑躅之禍者  
 乎比至紹聖小人盤據亡論宋事不可為而微仲亦  
 歿死九四無魚之凶卒自受之悔何及耶噫嘻史既  
 云微仲引楊長以自助而又云微仲無黨何也

立太學生三舍法

元豐四年

二八

國學始有虞氏之末廩而盛于周之辟雖三代而下  
 盛于東漢而辱于唐說者謂東漢君昏政亂而不即  
 亡者作人之力也宋自慶歷皇祐開學制始備至元  
 豐更立三舍法諸生二千四百人歲時升補雖不及  
 漢之盛而其食報于士則東漢有不及者試畧舉之  
 徽宗時則有以詩諫之鄧肅有論蔡京之陳朝老靖  
 康時則有救李綱之陳東有死難之徐揆隆興時則  
 有張觀等七十餘人之劾湯思退慶元時則有楊宏  
 中寺六君子之救趙汝愚淳祐時則有黃燈伯等百  
 四十人之排史嵩之有德潤等百七十人之冤徐元  
 杰以至丁大全之囚殺陳宜中等六人發其奸賈似  
 道之要君葉李蕭規暴其罪德祐之易祚徐獯閩門  
 殉其難諸生亦無負于國矣情也建言諸生自陳朝  
 老而後或誅或貶或斃無能免者而甚至劾遊士之  
 籍又甚至嚴省試之法多方窘辱以失士心使諸生  
 無理亦作捲堂文以洩憤而宋之元氣日索國步斯  
 頻矣母謂宋之三舍生不若齊之一王蠲也

叩馬書生

元祐

二九

嘗觀先輩論書生叩馬一事以為禦武穆之功而禍  
 宋者此書生也每痛恨其非人愚謂書生之失言黃  
 口孺子能知之至謂兀术欲棄汴而遁因書生之言  
 而始悟愚未敢信也檜非宋臣固金臣也凡金脾之  
 召武穆之死皆檜之定計以樹功于金者也豈其樹  
 功于金而不先通情于金兀术最稱狡虜又豈昏然  
 不悟而必待書生之言耶且令書生即不言兀术即  
 棄汴檜亦必召飛飛還而河南新復諸郡皆為金有  
 矣汴不復歸于金乎然則書生第料事者也非債事  
 者也何名禍宋乎竊謂當武穆屢捷之時一時謀臣  
 計士皆屈指以望成功而書生數言將兩朝之結局  
 武穆之生死合如左契書生固非常人矣或者咎其  
 不用之宋而用之金則亦聞周亞夫之求劇孟江南  
 之失樊若水乎宋自咸平以來陳彭年苛貢舉之禁  
 馮拯嚴湖名之法王安石以經義字說變士子之學  
 術環才瑰行抗學沉淪已非一日而陳東歐陽澈之  
 伏尸東市又此書生所目擊而腐心者宋自棄書生  
 書生無與也

陳公輔

世之攻安石者多矣獨公輔中其膏肓安石定無辭  
 于地下當時或怪其能攻安石而獨不尚伊川之學  
 以為恨愚謂此非公輔之過而程門弟子致之耳學  
 者無人無我之學也豈有所謂程氏學耶說在易之  
 同人矣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伏戎分黨則三歲不興  
 而九五之相遇以其能自克也既自立門戶曰程氏  
 學又攻天下之人何以不為程氏學則亦九二之于  
 宗九三之伏戎而已何以同天下耶且聖賢之學非

陳公輔

續史疑

卷下

世之攻安石者多矣獨公輔中其膏肓安石定無辭  
 于地下當時或怪其能攻安石而獨不尚伊川之學  
 以為恨愚謂此非公輔之過而程門弟子致之耳學  
 者無人無我之學也豈有所謂程氏學耶說在易之  
 同人矣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伏戎分黨則三歲不興  
 而九五之相遇以其能自克也既自立門戶曰程氏  
 學又攻天下之人何以不為程氏學則亦九二之于  
 宗九三之伏戎而已何以同天下耶且聖賢之學非

陳公輔

續史疑

卷下

世之攻安石者多矣獨公輔中其膏肓安石定無辭  
 于地下當時或怪其能攻安石而獨不尚伊川之學  
 以為恨愚謂此非公輔之過而程門弟子致之耳學  
 者無人無我之學也豈有所謂程氏學耶說在易之  
 同人矣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伏戎分黨則三歲不興  
 而九五之相遇以其能自克也既自立門戶曰程氏  
 學又攻天下之人何以不為程氏學則亦九二之于  
 宗九三之伏戎而已何以同天下耶且聖賢之學非

陳公輔

相求勝期于致君澤民為耳有如買易等開黨以禍宋是徒欲伸其師之說洩其師之忿而于國家之安危了弗顧也聖賢果如是耶語曰唯無諍者能止諍即自以為應兵然何如弗應盡以不見不聞處之乎彼動以未聞道責人吾故不責未聞道者而專其責于諸賢也宋儒博學宏才莫如安石安石之才至于禍天下以其自是而不能克己耳有如諸賢之標榜宜公輔均所不予矣昔董仲舒著災異論或奏其贊于武帝帝以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續史疑 卷下

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論死使步舒知其師書當何如推尊哉故殺其師者必黨其師者也足為標榜植黨之戒

張德遠史浩

談相業者謂浩不在端亮之科至與德遠相提而論皆謂不啻霄壤矣愚攷史浩傳稱其引薦人才平心不忮如待陳茂真濟與夫救殺市民數事皆人所難而及力陳趙鼎李光岳飛之寃則皆賢相事也豈史皆諛言哉世之誦浩者為其與張德遠忤而德遠所舉士王龜齡刻其誤國入罪于是浩大不理於後人之口愚試論之所云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未自建炎以來賢相執若李綱趙鼎德遠以宋齊愈故而非李綱以論議不合而仇趙鼎矣宋之大將孰若岳武穆名將孰若曲端德遠以議王德那瓊故而誣武穆為要君矣信吳玠之譖而殺曲端矣宋之奸相孰若黃潛善汪伯彥賊臣孰若宋齊愈秦檜德遠始則附汪黃繼則薦秦檜矣李綱劾齊愈則誣綱以救齊愈矣始高宗視為神天之翼繼孝宗倚之為長城

儻念委任之專則虛心謀國期于共濟可矣顧富平之役遠王彥劉子羽之請而失關陝符離之役始與浩爭既又不能輯眾以至敗屢使弟子與尸誰之咎耶且德遠首謂越不可都及張守請帝都建康母都臨安又復怒守其偏心大率若此大壯之九三日小人用壯君子用剛貞厲問亦君子之壯也其愈幾何此蘇雲鄉所以觀破而遠之也或謂世之尊德遠而詆浩皆以子放於戲有子考无咎信矣

金元興滅

昔人謂鄧侯不殺楚子項羽不殺沛公符堅不殺慕容垂皆不旋踵反受其禍以為小仁仁之賊也愚謂匹夫宿命未終猶不可妄殺况興王之主乎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矣始金主阿骨打一酋長耳遠主欲除之不果阿骨打知之遂稱帝而滅遠其後金主遣衛王受元主鐵木真之貢衛王奇其狀觀請除之金主不從于是鐵木真遂稱帝滅金金主之不能殺鐵木真猶道主之不能殺阿骨打也不寧唯是攷金之禍宋與元之滅金其踪跡相似若

續史疑

卷下

皆有莫之為而為也者金兵圍汴欽宗欲棄城走元兵將及中都金主亦欲棄城走金兵南下蔡京匿不以聞蒙古侵金金人亦戒毋傳遺事金兵圍宋城蔡權禁不許施矢石蒙古圍金城金平章亦戒毋放一鐵以至金之抹捺居忠即宋之王補也金之胡沙虎即宋之蔡京也金之崔立即宋之范瑗也而金之后妃諸王降遠不臺于青城又即徽欽降粘沒喝古地也蓋百又六年而天道復反矣豈人力哉雖然天非人不成楊子有言秦去遠天而天之遠秦亦去人主

母先自絕于天可也

五星聚軫 淳熙十三年

乾德間五星聚奎婁之次識者以為太平之象開洛諸儒文明之兆也又二百餘年而五星聚軫史不言禮祥或以明年上皇崩當之愚謂老死入常理耳惡足以當之耶故天文志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故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將伯五星聚箕漢初五星聚東井而秦項滅宋初五星聚奎而諸借國平以數君之德也唐開元三年五星聚箕尾而

續史疑

卷下

有安史之禍以明皇始治而後不德也宋乾淨之交號稱治平令孝宗母倦于勤何知星災之不為祥而未二年已傳其子矣光宗制于如妻饑棄三綱相臣行道人心搖散比及寧宗寵信韓侂胄以內批用臺諫逐大臣而又若偽學之籍嚴六經之禁秦坑秦火再見于此如以聚奎為文明之祥則此正天喪斯文之兆也軫為楚分其後宋之覆亡跡失棄樊天蓋以象告矣攷之五星聚合獨宋為頻景德四年五星當聚鶉首而以近太陽同時伏靖康時填星焚滅大白歲星聚按天官書四星若合兵喪並起亡何而有青城之學天文譴變不爽若此愚謂淳熙之五星聚軫乾德聚奎之反也景炎之日中黑子建隆黑光應盪之反也而光寧之不君亦太祖太宗之反也法言甘石之對不信然歟

余汝尚許衡

宋儒深諱禪之名學士攻辨必摘其字句以詆為禪子是儒之鄙者甘守其淺濬而禪之黠者益搯其神奇抑知離神奇別無淺濬耶劉歆分九流宋儒深斥

其非及自立論乃取吾道與佛老三分之是世原  
自混一而彼自願偏安也佛經之精奧者若楞伽  
達摩曰吾觀震旦惟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顧其大  
旨在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俱遣耳孔子之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不盡之乎近儒有拈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一語以為無忌憚顧子思不云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孟子不云萬物皆備于我乎佛之道即  
吾之道吾能為華夷主胡越一家可也如其方寸五  
岳則儒之朱陸禪之能秀又各立門戶矣此果道二  
耶抑見二耶試舉二事證之今之謂佛號者必曰善  
逝馬祖法嗣有龐居士及其女靈照者禪家稱為神  
通無礙者也乃吾儒亦有之熙寧間進士俞汝尚歷  
官四川年七十餘謂其妻曰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  
先行遂化去汝尚喪後事畢隱几而終此與龐公父  
子何別焉又宋季許叔平勤修教授不事浮屠旁舍  
有僧德公者感服曰老僧善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  
為不孝之人耳自是不復度弟子乃知儒與佛不在  
語言文字間俞退翁之解脫也得儒之精者也許叔  
續史疑 卷下 三六

平之儒宗也奪禪之髓者也而德公之飯儒也撤兩  
家之障者也即此觀之天地亦寬矣吾道亦大矣必  
祿守一隅兢兢然懼越疆犯界而猶互相譏察縱造  
其極亦不過一龜茲王耳况未必造極哉昔魏文侯  
見游金石蹈水火者問子夏曰夫子奚不為之曰夫  
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知此者可與言道矣  
洪福家傳

續史疑

族系相矜每詆厥養為無算夫亦知役于人者之反  
能役人耶嘗讀史至景炎間元兵抵淮南東道制置  
使夏貴望風納款貴家僅洪福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降招福福不從元兵攻城久不拔貴伴為奸語誘  
福開城而執之父子不屈以死死時屬貴不忠請身  
南向以明不肯國墜乎福所得于國者幾何至故主  
不能奪好爵不能廢毅然忠烈聞者出涕彼風昔南  
面願指氣使之者即視顏富貴能不魂死耶嘗攷前  
代如福寺輩其有聞者固自不少據耳目所經見如  
續史疑 卷下 三七

地節之才略能翹之廉直李善之忠謹谷利之醇厚  
王義之捍難都兒之方介李鴻之奇幹武公幹之孝  
弟皆與豪奴僕也而皆有至行即不必皆顯福顧豈  
可以人役目之哉若衛青雖極貴顯而行能無足稱  
其去斗筭亦無幾耳或者謂郭莫無松栢而任安乃  
以斷席別坐為豪亦皮相天下士矣  
賜處士何基王栢贈諡

昔人每謂宋當兵亂國危之日而猶贈諡名儒信為  
衣冠禮樂之國也愚心竊非之書曰不滅厥滅民罔  
依勸此舉行于治平之日以激濁揚清可耳今何時  
哉右相章鑑通矣樞使曾淵子通矣臺諫潘文卿季  
可通矣轉運許自新安撫王豫龍通矣侍從陳堅等  
數人俱通矣策福文及翁倪善通矣元兵壓境主少  
國危為大臣者正宜請命于上深治諸臣畔官負國  
之罪庶足以激人心而紓多難而反獲山林之隱骨  
以表其高是教人避世也其誰不慕丘壑閉牖之樂  
而肯懷榮于騰鳥靡定之日哉以後未一月而相臣  
王煥去矣陳宜中去而太后遜還矣又三月而左相

留慶炎去矣又數月而參政常楫樞使夏士林去矣  
陳宜中復去矣嗟乎興亡自古有之未聞大臣棄君  
父而相率潛逃者衣冠禮樂之國固如是乎按是時  
陳宜中當國宜中三召而必不返情已略見于此史  
又云郡邑降破宜中束手無策而唯日理會科舉明  
堂等事如必以此為禮樂則梁孝元戎服開講馬上  
賦詩亦不失為賢君耶  
元分江南人為十等

蒙古侵宋第其人為十等謝氏曰一官二吏貴其有  
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其無益于國也說  
者恨元人不知儒又恨儒當陽九而為元所辱一至  
于此愚謂元人不知儒何以能知許叔平廉孟子諸  
人哉元人此舉亦猶石勒之殺王夷甫也宋之國事  
壞于小人儒元人稔知之矣先是淳熙間有宿儒常  
私慮曰今之假道學以欺世者以治賦為聚斂以偽  
遷為粗材以讀誦為玩物喪志以留心政事為俗吏  
恐國家之禍不在典午清談後也時有訝其言太甚  
者至淳祐而後乃始益驗矣當時賈似道陽為崇儒  
續史疑 卷下 三九

而陰利囊衣緩語者之無異同也于是柴車破履低  
聲異避者悉據清要而士益自矜目靜坐以談誠正  
弊衣糞食以博清名甚至抱木主認嫡派借為行貨  
而於國事悉置度外此其招搖乞墻之態何必滅媚  
丐哉凡元人所親見而熟聞者此儒也昔魯哀公問  
儒于孔子孔子歷數儒行十六哀公問之終身不敢  
以儒為戲令當時有真儒元人方稽顙納款之不服  
何由受此侮哉雖然唐人雖黃漢賦而唐賦益卑宋  
八月且唐詩而宋詩愈下後人知咲宋儒慎母聽其

臚傳以發冢也

宋末三僧

今之詆繙流者以為苦空禪寂反指君親無益四民而傷箴名教此非深達禪理之言也佛以棒喝為機緣以辟支為小乘蓋且度一切苦厄矣豈遺君父乎且不難割臙以飼餓虎饑鷹矣矧君父之急乎第儒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彼法中殺身非為成仁捨生非以取義耳何以故有成有取俱屬法塵故也余于宋季得三比丘焉靖康之難五臺有僧真寶者金人

續史疑

卷下

四十

百法致之終不顧曰吾既許宋皇帝以死矣豈可妄言怕然受戮及德祐之變宜與有僧莫謙之者料義士捍元兵戰死又有萬安僧亦堅降魔旗起兵討蒙古没于行間嗟乎徽宗尊信道教廢斥浮屠而蒙古信佛幸僧又從古無比令三僧稍有妄想不為江南之樊若水則為景炎之留臺矣矣慷慨捐生真得如來大涅槃者也故人患不能作佛耳必作佛者乃能報君親之恩而謂之傷箴名教亦淺矣惜也萬安一僧史失其名則此僧原無名根然亦何可令弗傳以媿懷榮二心之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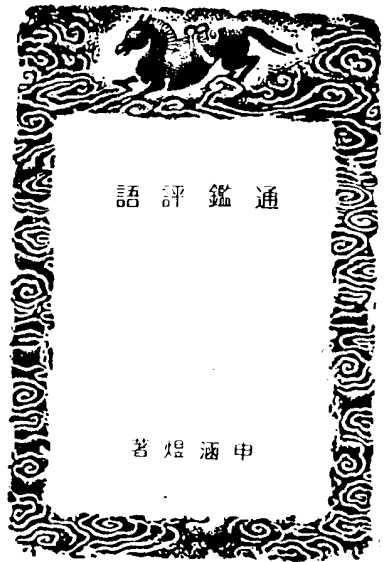
張次公因其季父大來公作史疑而作續史疑自謂或證之易或證之春秋而當時評二書者以為如太華少室並峙寰區莫能軒輊信知言也顧次公筆鋒銳利實有大來所不到處獨其學深於禪故李贄一見即四體投地目為佛位中人而發為文章亦多從禪悟得力若易與春秋則特其借徑也次公幼慧而屈於有司閉戶著書尚有五經講義春秋三傳節義四六綺合

續史疑

卷下

四一

古今表箋選榜嚴註疏禪那集其目皆登於邑志余從其族人求之並云散佚無復存者友人左春谷家藏此編出以見示因嘆前哲之苦心著述非有心人為之抱殘守闕幾何其不漸滅一至於畫耶春谷名賡乾隆丁酉拔貢嘉慶五年四月廿五日琴士趙紹祖識



通鑑評語

申涵澍著

通鑑評語卷一

續補叢書

永年申涵澍著

縮疵

縮疵可謂知者矣見韓魏無喜志有憂色知其必反見其視端疾趨知其情知智伯之必亡也請使而去非知者而能如是乎易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縮疵有焉惜乎其汶汶於齊名反出澤讓下也

田子方

貧賤賤人是一時矯激之語謙受益滿招損益恭為德之基無論富貴貧賤皆不可驕後來加足帝腹實自此語開

通鑑評語卷一

之要是狂狷者流聖賢中正之道必不爾

吳起

吳起殺妻求將李克乃謂其貪而好色蓋貪心重併色亦不暇好矣他日爭相奔楚不得其死皆貪心使之也獨西河中流之對頗有儒將風是竊取曾子精餘

蘇政

蘇政皮面決眼本不欲顯留姓名其姊哭向市人說出未免多事戰國好名心勝雖婦人女子不免習俗之移人也其矣哉

荷變

通鑑評語

二卵其微便欲坐此廢兼衛法之嚴如此後世紀律不明縱軍擄掠者苟能道于三尺之誅然此時衛國已無綱紀是苟也而非嚴也故子思子以正言駁之

衛鞅

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從來儒至肺腸被此二語道盡然非至殘忍之君亦斷無殺無罪之理留鞅不死以與秦者天也

申不害

世以申韓併稱韓術不售而死申卒得行其志夫豈可同日語且為相者不過欲國富兵強而已韓坐為十五年之

通鑑評語卷一

利其抱負為何如哉惜乎其書不傳

公孫戊

戊受寶劍而誅孟嘗孟嘗書門版曰凡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甚得受諫之體後世專設言官動疑其故私夫果其言是也何必過為吹求哉然惡言者固宜寬而進言者身則不可不正

司馬錯

錯清夜獨舍周識大勢有遠謀實是秦之功臣若如張儀所言不過亂臣賊子舉動此時秦之氣候尙淺鮮有不敗乃事者

燕噲

學舜舜而過者燕噲學伊用而過者新莽誠偽異也三代以下此等事斷不易行唯成器之退讓博陸之廢立庶幾近之

陳軫

楚王貪賂之極軫旁觀者自惜但始教以陰合陽結是為首鼠繼教以併力攻齊是為橫逆俱屬說士邪謀不得交鄰正理

武靈王

武靈王氣局豪邁是秦皇漢武一流晚年以溺愛不明嫡

庶構亂英雄失著兒女情長卒之餓死沙邱悲夫肥義不能調停事先而枉以身殉亦愚忠也

蘭相如

相如廷叱秦王五步內請頭血併不說出個道理亦太覺無賴秦所以不敢動者止因趙盛為之備耳不然何懼一書生哉奔州謂其僥倖成功幾至債事信然

許愿

許愿冒死而言兵事有膽有識然趙奢胸中原有成算即使愿不言奢遂不厚集陳不爭據山徒以血氣為勝負其去括也幾何哉

范雎

遠交近攻是贏秦兼併天下張本使不得范雎之言前此儀粉紛紛之論到底茫無頭緒

觸龍

龍說太后故款款作家人語不覺易入後唯李鄴侯為建膏辨寃得此委曲然龍臣也后君母也何至親面姐之史記尚帝紀云母曰媼豈古人即以此為尊稱耶不解

蔡澤

范雎結怨於秦深矣實位不已必有車裂射尸之禍澤一旦以口舌代之雖係傾奪之謀實成急流之退卒得保其

通鑑評語卷一

張領也澤之賜哉

縮高

王蠋縮高皆戰國時有數人物當狙詐昏濁之世而得此正氣扶之可謂綱常中砥柱彼深謀者流俠也而非節也荆莠則近乎盜矣

茅焦

茅焦之言肆口醜語不知始皇何為改容豈動心於天下瓦解之言耶至欲就死以請二十八宿之數尤屬荒唐

黃歇

陰謀固黃巧於不羣而拙於歇然究之身死族滅以國

易宗巧亦拙也或曰晉元帝何以長有其國曰此自元帝父所為非小吏牛金計也

始皇

世界至秦又一番開闢政所為固不道而郡縣阡陌長城數大事後世皆因之雖有聖帝明王不能起而復古運氣使然也彼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皆借竊何足云

李斯

自古真小人無不託為偽君子獨李斯勸督責一書公然明目張膽非堯禹而滅仁義真是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嘗受業於荀卿卿曰桀紂性也堯舜偶也殆授受所自來

通鑑評語卷一

五

陳嬰

嬰母令嬰有所屬不為首事深識時務蕭曹鄧馬輩攀龍附鳳俱是此意彼陳涉李密之流有愧巾幗多矣

章邯

章邯是一劫敵諸侯所以不得長驅者以邯為之捍禦耳趙高必欲驅之降羽而軍至霸上矣故曰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也千古同慨

誅趙高

齊宮之誅甚快人意與魏孝莊誅爾朱榮從來無此簡捷法雖俱不得善終可以告無愧於地下矣若曹髦之輕舉則人謀不善非盡天意也

范增

增既能望氣知沛公氣皆龍虎成五采此天授也而又欲擊之霸上擊之鴻門是以人與天爭矣天豈可違乎且羽屠城殺降徒都弑帝種種失著處不聞一言勸阻則將焉用彼相矣疽發自斃于豎子乎何尤

董公

楚漢曲直全在義帝一事以留侯之智未嘗議及發喪而乃得之三老董公異日序功次宜在蕭曹之上按白原太

子冤狀亦為壘關三老茂何漢多賢三老耶

李左車

左車之言如用信耳果成禽乎曰未必信何以聞不用而喜也曰用其言則費時日難以一鼓而下矣善用兵者隨機應變必不以僥倖成功然而左車亦人豪哉

鄭食其

立六國後鄭生胸中止有一箇霸習見不復知帝王大計且魏豹田榮輩見反覆不常立後又焉可恃乎子房所見者大故卒能為王者師

韓信

淮陰有死罪三一陷酈生一請假王一期會周陵不至高祖久不足於中而殺機發動已伏於條武定陶兩奪其軍時不待雲夢之遊也然而陳騭握手之謀史臣附會其誣實甚

婁敬

敬最得計者是建都最失體者是和親功罪難以相掩賜姓始此亂宗支而軌禮法帝實作俑矣

賈高

帝以婦翁無益於壻高午陪臣何至便謀大逆是猶庶其父而作色於祖也戰國俠士習氣激烈而昧於大義如此

陸賈

人皆目陸賈為說客不知其時時於上前稱說詩書又勸以行仁義法先聖斯文之得以不墜者實自賈開其端新語難粗淺使帝易聽耳所學未必止此

盧縮

漢分封諸臣唯縮最無功而王亦惟縮最負恩而反上崩縮即亡入匈奴豈生同日者死亡亦同時耶

曹參

繼世君臣多狹小前人制度往往以紛更致亂觀曹參守

職勿失之言與得宰相體獨呂氏禍水方萌防微杜漸之感似不可膜外置之此所以為黃老之學也

劉章

耕田歌人服其膽然少年英氣太露殊非深藏遠禍之道使非以婦翁呂祿故后素兒子畜之其不為凡上肉也幾矣

周勃

高帝謂安劉氏者必勃若預知呂氏之難也者使非平賈朱虛謀於內齊王灌嬰應於外勃何能為左袒之呼直兒臧耳祖不在其可止耶故袁盎曰丞相適合其成功

通鑑評語卷一

八

詔尉佗

庶孽多諱其所生與嫡爭長帝開口便說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何等光明磊落可見世人拘忌只是識見小度量窄目中未覩數行書耳

審食其

食其呂后幸臣穢迹久著文帝三年猶追天誅當時可謂失刑淮南王報母仇始以鐵錐錐殺之殆宗廟之靈假手于長也然柄已下移矣

張釋之

上林禽獸簿是尉職掌不能對則失職宜黜釋之乃引周勃張相如兩大臣與畜夫較論殊屬不倫宜曰黜陟小吏此有司事非天子所宜臨問也則可矣

淮南王

王犯不赦之罪帝寬其誅而遠徙之較諸管蔡於義何傷斗粟尺布之諸民無知不足怪也袁盎奈何欲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嗚呼益真刻薄人哉

賈誼

賈誼是諫官之才非宰相之器使相時而動竟其所學漢治可以復古乃求效太急無端而發為痛哭流涕之論不祥莫大焉語曰當樂而憂憂必及之此所以有墮馬之厄

通鑑評語卷一  
九

薄昭

薄昭有罪宜在議親之列即不然周情以伸法太后亦不得而曲庇之喪服往哭是何令甲甚矣漢君臣之不學也

新垣平

以文帝之明而垣平得行其詐郊謂立廟改元祀鼎已開武帝方士神仙之好但悔之遲速不同耳此治亂所以異歟

短喪

文帝遺詔蓋自謙薄德為吏民哭臨者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易月遂為千古罪人後世不責景而反咎文其亦不善讀史者哉

晁錯

錯謀國未嘗不忠但怵怯而無擔當後來遂若覺為多事也者竟益狠毒假公報私錯死而吳楚不罷蓋不反坐何哉景帝曰吾亦恨之誅夷何事僅付之嘆息已也

周亞夫

以梁委之借梁以牽制其西梁知無援其戰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不救梁實以救梁且因而用梁可謂善於濟變者矣

通鑑評語卷一

趙綰王臧

綰臧以文學得罪誠不如萬石君之躬行要其文學亦虛名耳安有真儒術而為姦利事者使得如董仲舒者而用之太后亦何能營之哉

李少君

少君病死天子武帝以為化去不死其愚至此是知異端非能惑人人自惑之耳如淮南反誅世傳拔宅真不根之言子當讀神僧傳見無不死之神僧則非神僧可知矣

灌夫

灌夫氣質一味鹵莽不至殺身不已所謂剛則必折也只

通鑑評語

可惜魏其一片為朋友熟朋竟爾殃及池魚然亦可為大臣妄交者之戒

公孫宏

宏收家窮且老屢試有司不第其對策又浮汎無可取天子親擢第一立陟通顯固其曲學足以阿世亦緣上自譏故破格用之耳此豈即所謂命者非耶

主父偃

鼎食鼎烹與桓溫流芳遺臭之言前後一轍小人安心立意如此便是亂臣賊子收場安得不喪其首領

伍被

淮南之謀被極力苦諫王已心動忽轉而為畫逆策及事敗露復自詣吏首告反覆變幻始終相左吾不知是何等肺腸可見人禽之關只在一念轉移間張湯坐以不救之條非酷也

汲黯

上嘗以社稷臣目黯未嘗不知其忠即使之階治淮陽未嘗不倚為重乃十年不召卒以太守老豈直道難容外雖陽稱之而實有介於中耶雖然黯已不朽矣

張湯

張湯有令子史不諱其酷張湯有令子史遂文其過可見漢猶近古宋人遠不及也子謂史貴紀實總不容以有意毀與人

霍仲孺

仲孺平陽一小吏耳既生孀姊又生博陸將相萃於一門奇矣然援於衛而夷於顯數十年富貴功名何異南柯一夢

卜式

卜式是錢唐中真豪傑觀其賦算烹羊卓有謀臣風彼賦凌雲之才者垂死猶以封禪阿君意文章何足重輕

蘇武

通鑑評語卷一  
三

武帝窮兵黷武征伐四出欲以重國威子以為皆不足重唯武明詔誓雪九死不回使知中國有守義之臣乃足重耳與屬國之報惜其賞不酬功

李陵

陵不死而降負國辱家正柳州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者太史速以交遊而強為之詞味於大義矣坐罪固宜腐之則法

石德

戾太子之死不死於江充而死於石德太子欲自往甘泉德乃勸以矯詔以致稱兵關下授首東湖向使得真師傳何遽至此哉史歸咎於博望苑夫德非博望苑中人也

鉤弋

立其子而去其母元魏家法祖此古者殺一不辜難得天下而不為况夫妻母子之大倫哉從來無無母之國哀平桓靈之亂亡非盡由母氏也武帝可謂殘忍矣

顧命

顧命寄於金霍可謂知人而上官桀以狙詐得之已傷則哲之明獨怪桑宏羊何人亦與斯命豈人情愛少子預恐其不能謀生故留此善心計者耶然而濫矣

上官后

桀父子徒欲擅權固寵以女入宮遂不願有五歲皇后為天下後世修笑霍光初不肯聽後勉從之未免私其外孫想不能撥顯於內耳觀桀誅而后得不廢可窺其隱矣

楊敞

敞身為三公聞燕蓋之謀移疾不敢言知廢立之舉驚懼汗浹背而反決大計於夫人庸懦如此有忝大位所以久得苟容者豈以謹畏易於承順耶奏記儼然居首難免負乘之羞矣

嚴延年

博陸廢立天下皆服其公延年忽為劾奏酷吏故持虎鬚



未免往事沽名然存此一番正議亦可為不學無術人作富頭棒嗎

王成

成其偽增戶口以宣帝聰察豈受其欺監加顯榮即舉朝豈無一人知之者而此言乃發自計吏安知不為如者之口史兩存之亦可疑道義

悼園

宣帝以從孫繼統加本生祖曰戾父曰悼後從有司請尊為皇考乃為立廟漢庭多經術之士併無異議後世漢王與獻之事聚訟不已亦獨何哉

通鑑評語卷一

王褒

聖主得賢臣一頌中寓諷諫然西漢文章古樸而此獨為浮縵之詞迷開六朝蹊徑風氣之靡也寔自褒始其殆學鄒枚輩而溢觸者歟

趙充國

邊計之壞率由中撓充國反覆條奏卒殲先零觀其壯浩星賜言不讓功以為後法心如光天化日真漢家第一謀將

耿壽昌

常平之法即平準中一事耳但彼以斂貨則貪黷而失體此以積穀則平糶而便民稱員一言遂垂為萬世法仁人之利溥哉

于定國

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寬而赴蓋鞅楊輩皆以語言曖昧羅於大辟安在其不冤耶或曰帝好以刑繩下非廷尉所得自主犯雖盜賊之爭有愧釋之多矣

楊惲

惲為丞相敬子太史遷外孫而多才尚氣類外祖不類其父是以得慘禍然孫會宗以良友藥石之言相勸戒事發亦連坐罷官漢綱亦密矣哉

張敞

敞以語言教人有應坐之罪帝欲使自便遂從闕下亡去夫天下一家亡欲何之以堂堂京兆竟何適遂是尙成何朝廷耶此乃列國餘習漢治所為雜霸也

蕭望之

以蕭傅之賢不得其死固由元帝昏庸亦其剛復有以自致九泉若遇韓延壽吾不知其施何面目君子謂有天道焉恭顯其假手者耳

鄭朋

小人附會如蠅逐羶其自戕也如蛾撲火彼鄭朋楊典買指之諸葛豐之徒傾危狙詐卒蹈禍機小人亦何益哉然木必先朽也而後蟲入之內有許史恭顯為之招故此輩相扇而起耳陰長陽消此又漢運將衰使然

京房

京房數可謂精矣謀國可謂忠矣而卒致殺身何哉良以疎遠小臣遂與權貴抗疏格無素故也然能占災變而不能料生死又何以善易為焦延壽曰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論其人耶論其數耶神乎師哉

石顯

顯既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誦已乃擢用賈禹與蔡京之薦龜山石亨之舉白沙盜名欺世古今一轍而世人或遂為所欺者眼孔何小

通鑑評語卷一

陳湯

揚康居之役較傅介子而更奇使其生武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匡衡外持正議內阿賊顯故格其實而不行殊失鼓勵邊臣之義甘延壽因人成事反為功首過合真有幸有不幸

匡衡

衡以經術為相而浮沈於石顯權權之時是胡廣一流人杜欽谷永號稱文學亦附王氏而專攻後宮殆班固柳宗

元之匹也貪位濟惡文人更巧實太后黜滅絳而崇萬石未為無見

王鳳

漢祚雖移于莽實萌於鳳王商王章之死國之元氣已傷然成帝亦嘗覺悟矣而太后垂涕不食迷使視事如故是慕實成於太后也叩成之內尚可食哉

五侯

五侯雖驕縱尙未敢有逆謀故一經詰責遂藉菜負芥陳謝使帝此時整頓乾綱漢家何至改步乃積重難返釀成大變易曰試君弑父非一朝夕之故信夫

通鑑評語卷一

淳方成

漢家母后多失節再醮之婦而衛子夫趙飛燕尤以歌舞兒進夫士民之家妾婢怙寵圖政為之不情况母天下以媚哉善乎淳方成禍水之言此女禍而通乎道者也

張禹

禹尊為師傅貪調傾邪王氏之篡成於一言與李勣之贊立武后趙普之謀立廷美古今三大恨事子謂奸雄可耐而柔佞難忍安得斬馬劍盡誅若輩

傅后

傅后之擅王氏少衰然如火勢方熾沃之以勺水而其焰益張况后以粹壽易其暴莽以陰謀售其奸如加脂膏於積薪之內有不燎原焚棟者哉

耿育

趙氏姊弟淫惡貫盈其戕害皇子是實解尤雖非正人然既已發覺形迹盡正宜窮究根柢為國伸法有乃謂揚先帝之過負託後之意帝亦私德趙氏而曲庇之失春秋復仇討賊之義矣

定陶共皇

共皇之事定義昭然而阿旨者必欲加之以非分父子天性之間共說最易入迷上寵而弋顯爵小人往往視為奇

後故漢王與獻之眾訟歐陽張桂諸公議雖有據而答者紛紛君子立言不可不慎

傳喜

喜持正不阿甚類寶嬰乃外戚中賢者太后怨之於上朱博等譖之於下哀帝能察其冤而博等自殺此際頗有乾斷較勝成帝

董賢

漢世多外寵以文武英明尙有鄧通韓嫣哀帝又何足貴然官大司馬位百僚上至執法肅彞則已甚矣其父恭以此封侯是何名目豈高帝枕宦者而卧子孫遂相沿爲

家法

王字

字懼勳勳父用衛氏不能得乃假鬼神以嚇之其謀雖拙情有可原黃皇室主不改節而殉漢以莽之惡生此賢兒女亦可謂犇牛之子矣

丁姬

掩骼之政澤及枯骨王者於行人且不忍况丁姬是生哀帝爲天子母若其稱號太過既貶削之矣又從而掘平其冢以朝廷作盜賊舉動莽怨丁傳遷怒於死者真無人心者哉

劉慶

慶以帝室之胃首遷居攝又何怪於孔光輩阿諛取容夫四夷之亂也常得中國人力篡逆之肆也反資宗室之助鄙夫思得患失無所不至親疎何足論哉可嘆也劉崇劉信死有餘榮矣

五姓

莽以姚嬀陳田王爲宗室荒唐迂謬至賜諸劉侯已者皆姓王獨國師秀以姻家仍舊及考莽所取妻乃宜春侯王威女實同姓也俗傳堯舜同祖當時若有識者必援皇英事以自解

哀章

章以一妄男子偽造符瑞與門史王興俱師王盛朝市偷而夕通侯何其陡也從來奸臣僭竊多假帝王規模狗莽請所建置大類黃巾白蓮者流

襄勝

漢養士二百餘年而守節死義者僅勝等寥寥數人豈非高祖輕儒之報歟然天地正氣猶得賴此而存無論紀唐汗顏覺孔光揚雄輩與經術之益賊矣

元后

人有以壽爲不幸者后享年八十四日見逆莽奪種種難堪真不如死之久矣然養癰遺患自貽伊戚雖黑貂正願驚泣何益死見列廟神靈差與呂雉末減

田况

吠夜之犬主人未有不喜者况以狙擊盜賊自任而非反畏惡之陰爲發代與秦二世迥高同其殺報即故物亦且失亡况其久假不歸者耶故曰諱疾忌醫者不可救藥

王常

常一綠林之豪耳觀其說下江諸將與南陽諸將并合深識天命人心所在於漢兵敗歸脚根未定之時較彭越英布隨說士轉移者功更不可同年而語

劉嶽

嶽英毅類高武侯立以號令中興指日可待乃無端立一更始夫烏有國而復有何天共以元爲國何耶嶽卒死於斃子之手時命不猶人其如天何哉

昆陽

昆陽一戰天下震動漢以八九千人敵四十三萬如摧枯拉朽而天又以風雷助之與高祖彭越淮水之役都非人謀所及

北道主人

賊莽既誅王郎即戮夏始小豎子耳漢業幾得而復失源

陽上谷乃以邊鄙突騎助破邯鄲遂成破竹之勢是時取奔功爲第一彭寵惜乎不終

卓茂

亭長受民米肉茂不加責而反與民相詰難是長厚人體悉人情處然不可以爲訓故日其行已在清濁之間至民既遺之而復相許是誠使民商鞅日言令便與不便者皆亂也蓋指此類

湖陽主

湖陽主不嚴賢者不免光武起自布衣令湖陽主隔軒擇配至爲宋宏所拒充類之盡猶是寶珠兒丁外舍習氣

四親廟

光武中興實猶開創與定陶中山繼體不同即追尊所親未爲不可而乃立廟別祀上接元帝之傳者借大義以收服人心不得不如此不然蕭道成與衍何當非一族

馬援

援論高光以爲光不如高眼大如箕隗靡不解謂反勝之其管蠶之見石勒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若光武未知鹿死誰手豪傑所見大率相同所以卒覆亡也予少時讀史嘗不滿高祖壯年後漸覺其不可易及

王良

良以微爵至大位居官以恭儉稱是亦賢者而反爲其友人所誦何哉蓋出處不同各守所見朋友之道以義相規但無忠言奇謀耳使有忠言奇謀因此友所願見者矣友亦非常人也

文齊

齊爲莽太守不肯事公孫述而光武封以侯爵是猶貞女爲漢子婦朝廷但借以風世正不必問其爲誰氏之匹也

任延

帝戒任延日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可謂失言此後世有司之積弊奈何重以天誅使彼即魯阿大夫未知何所烹賞

季布所謂恐人窺陛下之淺與

寶融

融順天知命歸身大國故能享有富貴身名俱泰後惟涼張氏吳越錢氏與之媿羨彼盜竊名字負固不臣者與草木同朽自謀可謂至拙

度田

度田令下盜賊竄起可見非常之事民易滋擾不可輕為變更以先武之賢且不厭眾心况王安石執拗賈似道奸邪乃欲毅然復古安得不招怨耶

樊宏

通鑑評語卷一

合樊原非古禮世為習俗所拘使先人已藏之骸骨一朝暴露誠孝子之所傷心安違令同墳異藏斟酌盡善宜帝取以為式

桓榮

榮嘗授經明帝帝之尊師重道禮絕曠古然榮乃陳其車馬印綬以夸示諸生曰此稽古之力書生器量終覺褊淺

宋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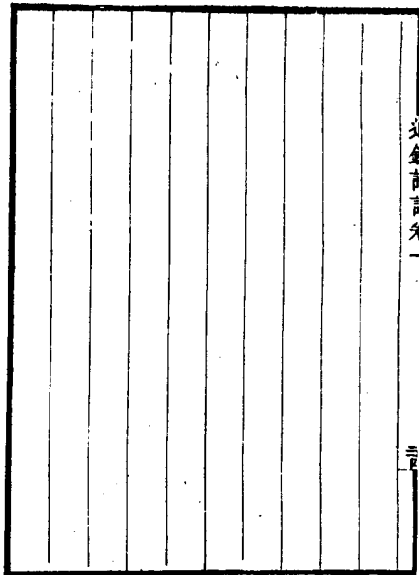
均謂文法廉吏無益百姓其論頗偏夫文法誠有害矣若吏果廉苞苴不行政自脩舉安得謂之無益周官六計總不離廉古今甯有以廉敗事者哉其意在於崇實用黜虛名故不覺矯枉之過也

楚王英

明帝雅稱好儒乃迎佛入中國遂為千古罪魁英首好之卒陷於法與淮南好仙同一報應世猶愚而不悟遺禍至今豈不哀哉韓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自有此類竟與儒教鼎立若少此便成缺陷世界者作俑人豈容末滅

通鑑評語卷一終

通鑑評語卷一



通鑑評語卷二

承年申涵煜著

耿恭

恭在匈奴守孤城踰年繫泉煮弩心力俱困使非范光迎之幾乎血染沙磧全節而歸不愧好時家風乃僅得為騎都尉較待蘇卿更薄

明德后

后為名家子通書達禮抑損外家誠為至賢然防廢等已列通侯帝生母賈氏親族無一顯榮者使有小人間之非保全宗族之道與明帝待陰郭一體稍有間矣

通鑑評語卷二

班超

超以一書生立功萬里外倍難於傳介子焉奉世甘延壽陳口口輩以彪之忠懇乃生文章如固武畧如超而餘慶猶及女子耶善天報善人夫豈偶然惜因有辱身之恥

梁郁

孔伉雖駟議論武帝郁以鄰舍生告其誹謗此等鬼蜮之徒君子不可不防然亦防不得許多章帝權借為內史不怒而嚴於斧鉞矣

張輔

經術之儒莫盛於漢而尤重師傳之禮至太后為之服喪天子為之執業饒有唐虞三代風然此輩多老儒而不切於用齟齬猶不滿人望况碌碌者哉帝止加輔以禮貌得其體矣輔侃侃亦頗有師範

鄭宏

宏劾奏竇憲死不忘君何異尸諫章帝省章視疾卒不用其言未免養虎遺患子謂其仁厚似文帝而優柔似成帝

竇憲

憲殺韓延壽劉歆等專擅無君事發宜誅乃乘匈奴之弱使以邊功自贖其惡皆成於太后使非袁安何敢韓稜諸正人維持其間幾成呂新之禍

李邵

邵知寶氏必敗受漢中守命往交通以遲留得免與淮南相將兵城守反戈為漢其濟變畧同彼高午羊勝輩直疾狗耳

徐防

災異策免三公自防始末景小國之君尚不忍移替於朕朕今不務脩德而委罪大臣可謂大惑然為三公者當災省疊告時不知引退脩省必待君上驅之亦忝不知恥者矣故大臣宜自退而上則以禮遣之

鄧后

后食鴆帝之幼立之襁褓安帝年十四猶不歸政委任宦戚災變日生其行事殆傳實流亞而巧黠過之宜乎宗族不保也

楊震

震欲以清白遺子孫最善為後人計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念及子孫便是三代下人品而天早以四世三公報之福善之厚道也

劉愷

短表之制達於公卿二千石刺史幾二百職至安帝元初三年始聽大臣行三年喪從愷言也未幾旋行旋止誰無

黃憲

父母何良心滅絕至此

王聖

寵嬖害政如宦戚女嬖倭幸歷代有之以乳母而致亂則自聖始後世保太后奉聖夫人之類尤而效之又加甚焉大率此輩淫賤神聖與寺婢授結最易煽惑又况外廷阿附者實煩有徒哉

通鑑評語

漢父朝會諫實靈復能勸國顯父子處權貴之門而相規以大義勝谷永班固遠甚惜顯本奴儕不聽良言致成十九侯之功殆禍來神昧天縱宜寺以亡漢歟

崔瑗

胡為張防所陷而孫程張賢力救之非忤於彼而睚於此也蓋官寺爭權互相譖毀胡乃適逢其會耳因人苟免不足為幸而政柄下移總非治平之象

左雄

雄侃侃言事有諫臣風唯限年之議不可為謂用人如工師相木大小長短各有所宜若膠柱鼓瑟必致壅蔽雖朝廷甚重老成人獨不日及鋒而用乎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可以喻老少矣

梁商

商議封爵寬大獄釋王翼周舉行事亦有可稱但生此梟獍兒生不能教誨死不能預防以致敗國亡家實為恨事然博陸而有雲山伏波而有廖防賢者且然如商者可與賊等

張綱

綱劾梁冀降張嬰於豺狼狐狸之言施無不當天性顛直兼汲黯龔遂之長非如嚴延年王溫舒輩專以擊斷樹威者惜卒於廣陵未得竟其言責

太學

質帝時太學增至三萬人此在太平為盛事在衰季為多事聚四方輻輳之徒於鞞鞞膠庠之地議論橫生標榜互勝即是黨援門戶之漸幸而出一劉陶猶為不負此舉

馬融

融為梁冀主章或陷李固於死真牛馬而襟裾者乃猶以儒術自文講學聚徒盜名欺世後人至欲列於學宮嗚乎宣聖有靈必險受兩觀之誅矣未幾為冀兒晉豈非枉作

小人

孫壽 壽之妖淫卻是梁冀美對冀以椒房傾劉壽以本族奪梁天之穢惡人也隱於門庭內樹一放國使之自斃亦甚巧矣獨怪博陸之忠乃配逆顯

魏桓

魏桓後官權貴數言憂天個人之志未嘗不切但以時不可為故隱身不出耳出則必為李雲非石隱無用者流

爰延

爰延中主之對不止深切桓帝從古榮紂而外皆可作中主觀其立言在法異之間然桓帝不釋不改則又中主以下才也稱病免歸得進退之正矣

李燮

李固孤兒變積姊文姬門生王成得免其功不減嬰白至姬戒燮以隱忍全身雖明哲男子何以過是當攝政姊殺身殉弟未免決裂

度尚

尚所獲珍寶必其平日有以服士心不然歸營可以立潰安能始而泣涕既而憤勇卒以一戰成功哉此等事可一不可再唯嚴禁於先勿使齒掠可耳

羊元羣

元羣罷郡將洞屏厠屋亦載之而去真是掩蓋地皮李膺按之乃得反坐錢神有靈公道安在然死罪可逃祿名難免不有史臣之筆遂成貪濁混世世界

鈞黨

黨中皆名士雖以疾惡過甚為小人所陷亦由自相標榜先示以可乘之隙後來黨禍牛李從勢位起見蜀洛東林皆君子有自取之道

皇甫規

規功業炳著自足不朽當黨議紛紜何妨中立乃上書欲

自附黨人未免好名多事呂大防黨人無黨人豈以此少之哉語日華而不黨又何稱焉

陳善寶武

善武忠而疎謀之不密反為身害難既作蕃率官屬諸生八十人拔刃赴之以尋書生與虎狼搏其能不反噬哉當時紛擾情狀可為捧腹

張儉

諸名士惟郭泰申屠蟠超然是非之外為上袁閔跡自苦大之而張儉最下望門投止遺禍善良貞亡命之徒死何以見諸君子於地下宜為夏馥所鄙也

通鑑評語卷二

七

孟佗

佗以財賄進者頭一拜遂得珍寶遺張讓因為刺史當時家富貴利達者止知以拜買人不知買人之拜反經行權亦小人中最點者

張讓

讓不韋為父報讐孝俠可風段熲因避不從害其一家又逐陷勃海王惶以名將為三公甘作宦官鷹犬節末路大家不食其餘

趙苞

苞為國而害母是人倫中最慘事孝子所不忍言聖賢處此不知何道可以兩全賊平一死自謝不知當時防敵而死為不見不聞也後有引弓以射妻子者與母則大相懸矣

陽球

球以程璜女夫謀陷蔡邕及為司隸王甫便欲掃清官豎蹄厲風發不顧其後卒死人手夫以正攻邪尙恐不勝况以邪攻邪耶其敗宜也

呂璜

強為紹瑄中君子屢建議言因黃巾之亂請弛黨禁賢矣至謂人情憤怨恐與張角合謀是又為不知黨人者或故

為危言以動主戰

張溫

董卓與溫抗孫孫勃溫斬之如用其言何至禍及社稷而喪其元蓋天生奸雄原自不死溫不過顛倒於氣數耳試觀誅一卓生一操人謀亦何益哉

西邸

貪癡之主至靈帝而極矣官西邸積金西園寄私藏起宅第將欲舍天子之尊為一盲家翁邪婉婦逐丸樂而甘之性使然也

何進

進本奴僕不足與謀然進不死計不決諸將不怒宦官不得盡誅此輩積惡已久應遭此劫與朱溫之舉同一快心

遷都

卓遷長安名是避山東諸侯其實漸引而西近其巢窟以便篡奪耳觀其焚宮闕發陵墓全是盜賊舉動是豈可以口舌爭哉予謂董卓爾朱榮朱溫皆稱不得權臣乃草寇也

蔡邕

世間諒卓在坐驚嘆知己之感耶存亡之惟耶及被收下獄無一言自解但請繼成漢史名實兩表是古今最可惜

王允

凡居成功者驕則必敗允既誅董卓剛復自用不班賞不肆赦使逆黨無所歸卒致李郭之亂雖以死衛君碎首宜平門識者猶有遺恨也

田疇

疇結客為劉虞報讐不特義烈過人觀其約束父老大有抱負三國一才一技之士皆能依附成名疇獨未竟厥施惜哉至於辭操封爵則魯仲連不是過也

蕭衝

衝以傲骨致死辱曾操抗黃祖狂尙可取獨稱劉表之美盈口而譏其左右則幾於妄矣表以庸才浪得虛名衝一見不識其人詎為名人巨眼

關靖

靖失身公孫瓚已無擇主之明及事敗自悔止瓚突出陷陣而死以身殉主而名不傳死有輕於鴻毛者靖之謂也

沮授

授首勸迎駕不止忠於紹而實忠於漢紹敗卒不屈於操而死可謂全始終之節矣事非其人殆袁氏之亞父也

李孚

操兵圍鄴字以三騎出入萬眾之中卒致命而遺大是奇才然則袁譚死即諸操自降有勇而無義較韓而不肯北面曹氏賢魯齊壤

張昭

昭為孫氏所委任不思在王霸之業動欲臣事曹操非有秉志也蓋其才具卑弱不能自振拔故祇圖苟安之計孫氏任之不疑亦知其無他耳要去瑜瑜所見何止什伯

法正

張松以蜀獻操而操失以驕周瑜勸權圍蜀而瑜隨以死造劫故留此一片土以遺昭烈成鼎足之勢孔明早已定於隆中矣即使不生法正天時人事舍此安屬

荀彧

操為漢賊行路皆知或朝夕參帷幄之謀豈不悉其心事乃因讓九錫飲藥而死溫公稱仁太過杜牧擬盜亦甚于直以為愚耳

楊懷高沛

懷沛守葭萌忠於劉璋昭烈謀襲成都責其無禮而斬之平生假言仁義至此不得不昧心殊覺殺一不幸之為迂誤矣

姜敘趙昂

效母勸子報警昂妻相夫起義一時忠烈之氣鍾於婦人  
女子世有鬚眉丈夫反面屈膝者對此能無汗顏

許靖  
靖兄弟操汝南月旦及守蜀郡踰城出降大率好議論人  
皆為可議論之人雖黃之口何足為憑

丁儀  
以操之滑儀得用事雖已珍貶徐奕皆與有力人知愚懦  
者多偏聽而不知聰察者護短更甚

龐德  
德初為馬超部將軍張魯後方降操樊北之役乃以死殉  
是若再聽之婦為其後夫守節死情而非死義也亦不足  
多矣

陳羣  
羣為太即令孫世食漢祿首倡逆謀勸操正位清議在人  
當時即有公慚卿卿漸長之論夫欺類之子犬豕耳豈特  
慚乎哉

費詩  
先主以漢室苗裔開獻帝遇害發喪即位較僭竊者似乎  
不同詩猶以正言勸阻蓋所見者大非徒貪功名取富貴  
者流也帝不悅而左遷之心事畢露矣

黃權  
權為蜀主親臣伐吳之役走而降魏會傳形程儀之不若  
蓋昔事劉璋投降降手滑如再離之婦難稱好合終無固志

賈詡  
詡勸李郭作亂為張輔主謀一險人也及事文帝乃勸  
以尚德化儆然正人之言蓋其心術不可測而才則有大  
過人者殆漢初劇通武涉之流

虞妃  
妃不得立下后慰勉如即面譏以曹氏好立賊必由此亡  
國喪祀其言固是然待太后過激而無禮使主中宮必非

駱良之物  
魏延  
武侯用兵豈不如延但知天意已定三分出師聊盡人事  
耳安危之論據兵法正理而言也即使果出襄中成陽未  
必便下

衛胤  
秦漢雜霸皆歸咎於重法律然刑罰不中刑民無所措手  
足法律亦何可廢明帝從親言置律博士似矣予謂治獄  
者當以經為斷而以律為比

曹植  
植屢表乞濟情實可憫身為親藩才名太盛則忌毀必深  
不有河間東海之賢鮮能保有其國者此北海王所以聞  
譽言而愈懼也

劉琦  
小人詭譎伎倆一發露則無地自容勝發狂而死猶是其  
廉恥尚存良心不泯處若孫宏之何世張湯之詐忠自謂  
可以欺世不知已為有識者看破

使遼  
吳使為公孫淵所殺始魏張昭先見但塞門燒門君臣俱  
有客氣偏安之主每欲規摹中朝不覺自露其小局面面

張翼  
翼在南彝以不稱職被召猶極力辯賊代者因以成功此  
乃真心任事之臣非視官為傳舍者即此便可當專閫之  
任

孫禮  
禮矯首罷民有長孺發粟之風人臣立心行事所爭在公  
私間一有沽名市德之心即好事亦行將不去帝奇而不  
責得人君之度

王昶  
昶一紙家書遂至留傳詩史與伏波遺戒子弟朝廷因之

高堂隆  
隆極言敢諫死而後已可謂魏之偉人此時司馬氏萌芽  
未兆隆乃謂宜防備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先見如神只是  
一片憂國誠心遂不幸而言中

公孫晃  
晃知兄淵必反數陳其變及淵誅乃賜死獄中昧順逆之  
理失賞罰之正與著頭子密事雖相反而均為過當

殷札  
札乘明帝之喪勸吳伐魏真是不度德不量力夫曹氏雖  
衰司馬氏方強即使興師動眾必為有損無益後諸葛恪  
是其明驗

曹爽  
曹爽侵蜀與韓侂胄伐金同一孟浪以庸下之才為非常  
之舉鮮克有勝仲達所以不行者以此時權不在握內顧  
之憂方深耳

費禕  
禕鎮靜似謝安敏給似劉穆之蜀所以不至遽亡者禕與  
將琬之力也惜其薦陳祗而近郭循致羅來岑之禍

陸遜  
遜有大功於吳後以調停嫡庶事被責憤恚而死以大帝  
英武暮年賡續如此兒女之婦人也棄能不免又何况乎  
碌碌者哉趙雲沙邱漢武思子可愧也夫

桓範  
範不知曹爽庸懦失身匪人豈得為智囊然勸以將天子  
詣許都發四方兵自輔仍是魏武故智不失為上著勿以  
成敗而廢其言

辛憲英  
憲英譏文帝之不終料太傅之非反知鍾會之必敗何物  
女子聰明絕人如此三國固多奇才而閭閻中尤所僅見

何鄧

何鄧之徒以清談殺身六朝士不以為戒反祖尚虛無流毒海內是猶服寒食散死亡接踵而服者不已誅禍始者當以二人為渠率

諸葛恪

恪校曹爽一聞耳父瑾策其必敗猶趨奢之於括也不如曠向父子雖無才名猶能死事無忝武侯家風

司馬師

視師臨張后廢邵陵未嘗不為髮指追念及伏后山陽之爭又不覺釋然天道循環固應爾爾至於以目瘤示薄罰

通鑑評語卷二

此公原非夢夢

一美維

人見維屢伐魏以為足繼武侯之志不知維一羈旅降虜耳何至為蜀出死力蓋一感丞相知遇一食自己功名也善乎費禕之言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原吾輩宜謹守社稷真議時務重根本者覺贊國論何為饒舌

諸葛誕

誕始不與王凌同謀既以疑懼據揚州納質於吳豈為養舉何數百人皆為致死與田橫島中士同風史稱其有罪眾輕俠想此輩率多亡命為法所不赦耳

魏舒

凡才情太露之人發則易盡亦鮮厚福舒遲鈍不為皎厲可謂深藏若虛者矣然必出於自然乃可一有矯飾便入鄉愿一派至百日習一經尤足為學者法

收局

蜀漢得之易失之亦易兩主養士五十年止得一北地王諸葛昭烈吐氣譙周之論雖若近理終是二心謀國不可以為臣子訓

鍾鄧

蜀之役鄧直而鍾曲吳之役濟直而渾曲然二王所爭者

通鑑評語卷二

不邀功次高下鍾便欲為李特王建之事罪莫可逭矣鄧有功而亦被害豈三漢神靈有所假手歟皆不出卒憲英所料異甚

安樂公

不思蜀固是駭語實隱合全身遠禍之道若如郤正言墳墓所在無日不思安知不為晉王所忌且思之欲何為實有放歸故土之理耶

喪禮

從來忠孝一理武帝以篡奪之君喪必三年何也蓋其受禪之後假此以攝服臣庶非出於天性之自然尚論者節取也可

孫鑠

鑠為石苞孫知臺軍襲苞地往借之以計得免真是快丈夫所為與項伯欲與張良俱亡不同彼尚有與國之嫌此則有祭屬之義

羊祜

嚴刁斗謹烽燧是軍中正律然祜輕裘緩帶而有風流儒雅氣象與諸葛公羽扇綸巾岳武穆投壺雅歌可稱古今三絕彼據胡床揮如意者直強解事耳

司馬宇

宇屢當廢立之際流涕痛哭似乎忠於魏者然身為將軍不能以死生去就爭又父子封王終身富貴乃自號曰純臣曰貞士將誰欺哉愧於武侯緒殆倍蓰矣

稽紹

康既為昭所殺紹不出仕極是何聽山謠老生常談遂爾驕然應命猶幸薊陰之難收得一好結果不然忠孝兩虧矣為八子當以王衷為正

周處

天下唯有性氣人可與為惡更可與為善而庸儒者嘗存沈於善惡之間處以一無賴公子蓬髮而為俠士為文人

為忠臣人固不可易量如此

馬隆

天將興晉生鍾鄧以待蜀生羊祜以待吳復生一隆以待樹機能以孤遠之臣帥新募之眾卒能出奇制勝平定涼州其膽力不在定遠下是豈晉祖宗所培養者然歟

賈充

充窮兇極惡聞庚純之言而詰問孫皓之言而愧始知亂臣賊子良心何嘗漸滅但自覺名節已喪遂甘心拚作小人惟長樂老則漸近自然矣

杜預

以預賢能尚路遺洛中賈要曰不求益止求無害後世遂動重臣有所附則最易成功一孤立便事事掣肘預言雖非正情理實然但路遺不知從何處來

羊車

帝本一膏粱子弟冒創業之名無創業之實與曹丕同故一平吳後恣意遊宴奸佞滿朝夫賄謀不善而欲繼世享太平之福其可得哉

劉質

質著崇讓論雖所以抑奔競然上之所好下必趨焉上好老而人皆虛墓上好廉而人皆飲水若必讓多者用之吾恐貪進之人即退讓之人矣

楊珉

珉以一門二后必敗乞表藏宗廟似有先見然惟能作廢卒致殞滅蓋小人奸滑陰規其利而陽避其害最為巨測眾遂欲援鍾毓例為申理幾為所欺

董養

賈北肆兇人理滅絕舉朝附會妄引典禮而名士如潘陸左思之徒方且奔走權門望塵下拜惟養以為大亂將作入蜀終隱真是高人眼界局外自清

魯褒

魯褒

通鑑評語卷二

莫立錢神論錢安有神合與昌黎窮鬼對稱漢魏多用品金食貨至唐乃算權錢後世凡賄之屬皆統名之曰錢太公立九府時不料其流毒至此

太子遜

通幼能牽衣避火長乃為屠沽賣菜之行可見大器最忌早慧况素無良師傳習成驢橫氣質即使不廢而死亦斷非克家子

張華

華當賊后時不能如狄梁公幹旋帝室乃欲優游卒歲天變不信人言不恤其子勸亦不聽卒以貪位致族平日博洽何益應是讀死書者

潘岳

世雖稱岳板輿河陽二事不知其違母訓為不孝陷太子為不忠後有舉以况美者當等於市朝之辱勿為耳食所誤

張衡

趙倫有惡黨曰張衡隋煬有逆佐亦曰張衡平子何辜為鼠輩盜襲乃爾故表而出之

鄭方

方既名為處士則無官守言賣乃上書陳齊王罔五失殊為多事有味無道則隱之義俯觸其怒幾同王豹碎首不如草草成哀潔身高蹈也

二陸

二陸江東名族子父兄多死於國乃反面事誓始作權門鷹犬既為逆藩爪牙含英咀華聲聞過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崔游

游為劉淵業師不受其職可謂有守然此時淵在左國城諒已不暇學問游從之官何為豈豈其弟子宦業耶且方淵僭號時不聞一言勸阻則今日辭官或薄御史大夫耳

通鑑評語 卷二

非高尚也

劉宏

宏仁慈謙厚得江漢之心大似劉虞為人至於斬辛冉之徒橫遠陶侃之質子舍張光而不誅尤屬豪傑舉動非一味煦煦下人者

畢垣

張方之惡浮於盜賊畢垣聊施小計方即投首為天下除此毒物或是司馬氏祖宗之靈未泯然而隨勢從此衰矣

范長生

長生盜處士之名而保山特助軍餉詎雄自售坐取偽相重為處士二字辱于謂長生與陸法和皆是人妖

顧榮

榮在中朝慮及禍酣飲不視府事及歸江東委身陳敏已而知其無成反戈誅之使敏有桓王大帝之譽榮為陳氏佐命久矣人臣之節安在後為元帝所收亦偶然耳

朱伺

張公藝以忍字傳家世固久知忍之妙而不意其過於曠何謂兩敵相對惟忍乃勝真兵法一字之秘訣為孫吳所未道

譙登

登手刃父讐抗節而死周可謂有孫矣然周勸後主降晉登不屈於李雄豈惟克肖又乃過之

王衍

衍既為石勒階下虜猶仰面作假惺惺不知一生奸詭情狀早為此羯奴看破階下之泥差快濁流蓋當東門長嘯時一見而已視其魄矣

劉歆

歆二女四孫於劉聰直一縮項編耳史謂其富貴不失令名夫富貴誠有之矣令名則未也紀借籍籍從之臣何用溢美乃爾

陳元達

元達死諫劉后以死救之小園君臣一時頗有可觀然聽曰卿當畏朕而使朕畏卿耶從古剛愎之君皆是此使人畏一念唯子言而莫子遠此一言所以救邦也

周玘

當王室板蕩時諸臣正宜同心協力以濟中興玘乃胸橫南北人之見至憂憤而死遺命報復諸僭真匹夫器量死亦堪羞

王浚

浚始末竟似袁術後身故石勒玩弄於股掌之上比成禽責其不援本朝肆虐百姓何嚴義正浚雖死亦應磨折

荀勗

勗小女灌突圍救父年纔十三耳與魏榮併是奇女子古稱木蘭從軍而不及灌名之得傳與否原有幸不幸非獨女子然也

辛賓

賓已從愍帝降漢為尚書郎臣節虧矣因見洗爵執蓋痛哭殺何也人之良心固有汨沒於平日而發於一旦者此天理之不容掩也是以君子貴培養擴充之力

羊后

羊后屢廢屢立人多憐之觀其答劉曜言無異於倚門娼元之衣冠舊族而門楣凌夷至此甚於赤族之禍

游子遠

子遠苦諫劉曜死不移又自請討賊刻期告平卒能回主怒而收成功夫至誠可格豚魚况雖暴亦人身哉子遠真鐵中錚錚者矣

王導

導三不答而周戴死其通謀於敦顯然矣敦勢方盛則挾威害人知計將敗則發喪避禍皆是其首鼠兩端處此王陽明所以假郭瑛之夢而發其奸也



譙王承

承出鎮長沙自期必死城陷被執卒以身殉力不足而志甚可憐至桓雄韓階武延等死不離主葬而後去田叔孟舟之風於茲復見矣

張寶

君臣際遇在偏安中如石勒張寶苻堅王猛皆古今未易多觀者至於王敦之錢鳳侯景之王禕榮之犬耳何足齒焉

王允之

允之以總角兒聞教逆謀便能詭計自免啟帝為備多少

通鑑評語卷二

衣冠丈夫不及此孺子者蓋勢利薰心遂昧君臣大義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王彬

彬敷以直言忤教正氣慷慨及敦死具舟待應不至深以為恨則又不解應逆孽罪宜伏法即使來附可相容耶設有詔索之能隱而不出耶恨何為也

劉遐妻

遐妻邵氏突萬眾以救夫燒兵仗以彌亂是中朝中真豪傑彼王謝家兒吟風咏絮安能望其後塵惟江東徐夫人差足輝映耳

蘇峻

蘇峻之亂豪傑說齊義師雲集可見人心猶未肯棄晉是彼溫嶠為功首庾亮為罪魁陶侃心懷兩端功不掩罪

李雄

雄舍子立廷出於至公而班卒見獄說者咎之夫豺狼異類弱肉強食彼劉聰石勒所傳獨非親子乎此輩又安可以常理論也

燕王統

燕王統之冰向疑為史臣傳會及觀統討仁於遼東涉海踐冰凡三百里夫偏安之主尚為神祐况受命中興者乎始

知六合內事無所不有

通鑑評語卷二終

通鑑評語卷三

永年申福煜著

翼壯

壯借李壽以復父叔之仇又勸稱藩於晉不聽乃託病辭歸終身不至成都庶不愧忠孝大義矣或曰子胥復楚讎者譏之然平王雖不道君也若李特盜賊耳烏可不報

劉翔

江左諸名士平日欺辱政舌自負能言翔以燕部一介之使高談闊論譏刺橫生卒無有一人能屈之者蓋理屈則詞窮故也

通鑑評語卷三

劉恢

桓溫雄才已著逆跡未彰朝士方爭譽之恢獨知其有不臣之志與許邵識曹操同是巨眼至謂克蜀之後必專制朝廷何如見其肺肝也

石虎

天生石虎父子使自相屠戮不已似傷好生之意然自古兇人相聚如蠱盆然百毒吞噬務歸於盡天亦無容心也讀至此不忍稱快亦不必生慘

王羲之

人不幸以伎藝名最足掩其行誼羲之談論半采實為諸王中翹楚而後世僅以書法傳是烏足以盡羲之哉

殷浩

浩本驚駭下質止可操塵談老莊舉朝誤信其虛名欲用以抗桓溫圖中原傾軋之頓安勝策

謝萬

趙括之母且知其子安阮以萬非將才何不早出東山代拚時難乃徒切切私憂親歎卒帥卒致禍賴之遺未免手足情重而蒼生念輕

燕王暉

漢昭十四識上官之詐左右皆驚慕與根甚太宰格太傅

評謀反靡不信日安知非大師作亂時年甫十一耳鮮卑兒亦復黠慧乃爾所謂小時了了耶

王述

克讓固為美事後世相習以詐人心漸覺不古甚至有本出要求而反詭詞以沽名者王述不讓尚書令與趙充國不讓金城功同子最喜此種率真人

太宰恪

恪有季札之退讓霍光之醇厚孔明之精詳赤心為國表裏如一在漢人中亦不可多得勿以鮮卑而少之

梁琛

列國分據必有良行人為之辭琛奉燕命入秦不野遇不私館不拜儲引濼據禮應答如響可謂使矣

孫盛

盛不改晉史固有古董狐之風但公史宜藏於朝私史宜藏於家人主且不得自閤况權臣乎安有衰貶國是寫本流傳之理此崔浩所以被禍也

高泰

泰不應秦王徵召乃為陽平解紛是魯仲連一流人然觀其治本在得人之言又似乎通於政者或者以景畧為相不屑位列其下致有瑜亮之感耳

通鑑評語卷三

張孟

孟既知燕十年後當滅秦又請謀慕容氏在朝者是天文與人事勢不能兩驗善乎秦王修德禳災之言實為得體

桓冲

權臣易世子孫必多流竄唯桓温死後畧無處分是以元以五歲孤兒長成復濟父惡雖冲之賢足以自固而王謝諸公亦大欠斟酌

郗超

趙使遠一生聰明博得箇不忠不孝反得善終願下見當時法網之疎然慮父過哀而留箱中密計以止之猶是死

見真性也

趙顛

顛以貂瑤之末為滑稽之行歌咏諷諫大有曼倩風致彼衣冠士族翫媚取容者覺鬚眉俱有愧色

肥水

肥水之戰從律成功耳使非朱序陣後一呼秦兵未必便至瓦解摠之此舉人皆不願三軍之氣已懈先自有必敗理故晉人因而勝之

苻堅

堅豁達有君人之度一生只認得一王猛及四方兵起乃信用術士王嘉沙門道安動必吝之辟如壯士暮年皈依二氏只是一怕死心勝

秦二后

丕后楊不從慕容引劍刺之而死登后毛不從姚萇巷戰大罵而死俠烈之氣骸骨皆香彼惡之羊垂之段辱身辱國直堪豬耳

王國寶

安帝以啞子為君道子以騃子為相國寶狐媚小人鼓弄其間如玩嬰兒於掌上晉祚將亡天乃生此種鬼魅使為奸人借口草澤先驅

燕主寶

譚尚爭而袁滅寶會關而燕衰未有父子兄弟之問自相吞噬而能成王霸之業者勢位與賊賊天性之具哉

古成流

權阮放達風俗日致窳敗說聞章高居喪飲酒彈琴怒欲手刃之大有血性男子安得借其劍為江左諸公社郵之賜

王恭

權兵以清君側非豪傑則奸雄所為庸妄之人未有不落人機數者王恭為劉牢之所賣死而不悔臨刑自理鬚髮

何其愚也即使事捷亦必不能匡扶帝室

王凝之

凝之會稽之死不失臣節史稱其世奉天師道豈以右軍家教而乃或於異端耶其妻謝道韞抽刀殺賊不愧女中名士宜其素不滿於王耶也

羅企生

羅政一鹵夫尙知親在未敢許人企生委身股仲堪既味擇主之智又不顧其母輕生以殉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匹夫殫殫之節不足為重

謝琰

琰能破苻堅而死於孫恩固是兵驍者敗前此肥水之捷到底是因人成事胸中原無所有與凝之相較而論王謝家兒揮塵談兵大率類此

投業

業寄命於沮渠氏乃信蒙遜之詐戮男成之忠腐儒尸位曠職固不足怪至蒙遜弑君而以兄為餌則真豺狼矣然以漢唐而分漢喋血此又固其所也

劉牢之

牢之初起英名出劉裕上故桓元心甚怯之徒以貪功養寇自喪其軀同於溝瀆之匹夫匹婦甚矣反覆之人不足與圖存也

王始

始以泰山賊僭號至死不悔人傳其太上蒙塵數語以為笑柄予以為古今逆亂之臣謀事不成者皆始之類當彼時桓元亦其匹也

皇甫敷

敷知劉裕有天命倉卒以子孫為託裕既斬之當陣乃厚撫其孤蓋知己之言雖仇敵生死不忘况平日握手把臂者忍相負哉

封孚

封孚

爭以燕主超為桀紂言亦太慧人臣事主格心為上匡救次之至於面折廷斥在朋友且難受况吾君乎夫子勿欺而犯專為子路言軍勿欺非重犯也

歐仲文

仲文為桓元黨惡誅元日便宜正法乃授以東陽專城之責後因失調何無忌始聽其請而族誅之何以服人心裕固粗鄙人也不知穆之所司底事

公孫五樓

從來倭幸之臣多短於應變獨五樓劉裕三策頗合兵家勝算燕主超平日唯其言是聽至此乃忽然拒之延敢入腹坐致敗亡豈非天奪其魄歟

孟和

盧循徐道覆原是勦敵無忌死而劉毅敗獨劉裕所至則望風而靡此蓋先聲奪人有天意存焉孟和憂其不勝不失為小心何至仰藥以驗其言可謂枉折了性命

劉毅

毅能禦百萬而不能忍於鴉象一生總為尚氣所累末路驕恣誠負於裕然既同起事而併誅及子姪使無遺類裕亦少恩矣哉

校閱守宰

德貪之法固不可不嚴然朝廷自有體統魏遣使校閱非所齋者皆為賊使所在守宰類遭劫然未免太過貪者固不足惜廉隅之吏何堪此擾

韓延之

延之通劉裕一書詞嚴義正不特不肯為裕屈而發其過惡如揭肝肺裕雖梟雄不能不為心折古今有罵人而人不怒者實王徽與此書是也

姚佛念

蜀北地地死殉社稷處炳千古而佛念年纔十一知陣不免投膺自斃與之同烈忠義出於童穉姚泓何幸生此兒

匪惟不君且不父矣

平關中

吳人至弱秦人至勁今晉兵所至夢如破竹雖拓拔氏亦遼巡河上固是天佑有宋然究其功大半成於王鎮惡按鎮惡為王猛之孫則滅秦者謂仍秦人可也

除清議

魏論清議三代遺直在朝廷賞罰所不及宋主即位初一槩除之廉恥蕩然何以立國此真天地閉塞之候

張偉

偉不忍飲君自飲而死雖與殉難之臣不可同日語而其天理良心斷難泯滅處視彼甘作篡逆鷹犬者身名俱喪自有入禽之別

羅結

結年百七歲復典政百十歲致仕百二十乃卒壽算為近代所罕而後世鮮有傳之者豈以索頭故畧之歟抑漢外氣稟剛勁又當別論歟然按之北史中亦僅矣

王華

華揣度時勢如洞重垣至謂徐傳翬貪生過深握權自固小人輒獻心腸被明眼人數言道破功同未昌而議殆過之

宋文帝

人君自外藩入繼多寵任擁戴之臣帝踐祚初即首誅徐傳謝為營陽廢陵復仇而又曲赦檀道濟使為之用可謂英斷有為之主惜暮氣不振乃遺兒禍也

杜宏文

杜氏世守交州當鼎革之際何難為趙佐魏翼而宏文乃同徵就道被疾而死忘晉朝之舊德就有宋之新恩謂之知命則可知義則未也

謝宏徵

時人多以放縱為達不能不動心於名利宏徵不爭財不

私產視其言日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足見關是之兩真達人安知貪者不反笑以為拙

謝靈運

靈運一章句之儒耳恃胸中小才遂至於漫遊驚輿稱兵拒捕只是箇無忌憚之極被以大逆名亦覺太過放流之可也

劉湛

湛為殷景仁所引負恩反噬傾害百端又欲附義康以危帝室真小人之尤彼亦自知必敗不知何喪心至此殆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歟

古弼

弼誠懇直之臣然因帝圍碁不得奏事遂碎劉樹之頭搏耳毆背人臣於天子前奈何作如此舉動猶是漢外氣習致其誠可也

孔照先

照先雄辯竟似戰國一策士然而傾危險僻盛世所必誅何足為惜范曄特饒奴耳與之作賊安得不敗只可惜一部後漢書被此賊污卻

崔浩

浩才畧改事絕有過人使以功名終當在孔明景畧之間惜以忤眾致族按其可罪處有三陪李順別氏族刊國書也或指為誣佛之報夫彼不嘗奉天師教乎究亦何會作禍予以為事有定數總不關此

張暢

魏師抵彭城兩國不以兵戎相見而張暢與李孝伯各以口舌詞令相往復又魏索貂鹽甘橘博具若尋常無事者然蓋彼時南北交相憚故皆從容以示服豫耳

臧質

質守山陽魏主以全勝之勢受其晉辱攻之三旬不能下卒釋圍而去至今讀其遺疏猶足廉頑立懦真是鐵漢

末路噉蓮覆荷腸胃業水死得何其狼狽

袁淑

淑既聞邵之逆謀何不夜叩宮門上變乃還寢省中及薛不登車究亦見害應是禍來神昧故不得與卜天與輩同其義烈

王僧綽

僧綽料事甚明勸帝速斷而帝弑不能死報願就冢宰之位及巾箱事發乃爾被戮其弟僧虔曰吾兄奉國以忠貞嗟乎忠貞者固如是哉

顏峻

峻為藩邸舊臣當借義時委曲事帝於病困功過未昌遠矣雖在位不無少驕失位不能免然是其器量淺狹處遂以語言誅之又沈其男口孝武亦酷矣哉

禁雜婚

士族雜婚雖非美俗有何關於治亂乃嚴為之制犯即補吏逃即捕斬是不教而殺安得不驅民為盜

沈慶之

慶之辭位至於流涕稽顙豈非畏禍而然此討竟陵王誕猶日不得已而起若發顏柳之謀則未免挾私怨矣况自願求顏頤與初念相左八十老翁卒不免又誰尤哉

通鑑評語卷三

子助

子助江州兵起響應甚眾連康幾至不保但以彼用一鄧琬此用一蔡興宗而成敗之勢頓異語曰得人與失人者崩不信然歟

沈文秀

文秀守東陽至三年城陷持節不肯拜似頗有丈夫氣乃甘受去衣鎖縛之辱不能死環衣疏食之辱不能死而卒為外都下大夫是有才幹而彰廉恥者其初遣使迎降未必是詐

明帝或

通鑑評語 三

或身遭子業之暴瀕死者數即位畧不知懲而荒淫殘虐反過之幾於無人不疑無人不殺即患難有功如休仁亦忍以猜忌賜死昔號猪王恐猪亦不如矣

王景文

景文聞詔賜死神色不變何哉蓋自表解揚州以來意中久知必死故得之適如固然耳然敘幕內隱墨啟答敢非平日大有涵養亦斷不能鎮靜至此

休範

諸王屠戮殆盡獨休範以凡劣苟免而復因反誅豈非劉宋子孫厄運然範已死而臺城幾陷者良以人心好亂辟如奔牛豕豕不可羈縻所以欺蕭齊之受命也夫

魏顯祖

顯祖年甫二十即棲心元尚傳位於五歲之黃口自稱太上皇帝不五年而遭馮后之禍是知事之反常者即為大不祥國不亂亡者幸也

李蔚

蔚用范割誣李敷即為割所誣而死觀其言曰公忍於數割何為不忍於公其折斷誠快矣會自居於何等辟如猛鷲之獸逢人便噬兇性無足怪也

沈攸之

攸之尋陽之役威名甚盛及舉兵向臺不為無名而人心渙散一敗塗地蓋天意久已厭宋擁重兵者且如此况袁劉書生輩哉

謝朓

朓當禪代之際諫不行宜去不得去宜死乃舍糊伎違久之始因事廢於家是齊廢之非自廢也雖勝褚王不及裴顛多矣

劉祥

祥剛直有文學不愧乃祖穆之然而辱朝貴譏斥時政皆足取禍之道身見為征虜功曹而乃好犯上何邪可謂狂

矣以從而卒猶幸也

褚賁

賁恥父淵失節讓位盧墓終身真能幹盡與沈充兒勁抗節以酒父辱俱是有血性男子

荀伯玉

伯玉既密白太子過失而殺其用人以此為忠卻不自檢飭冠蓋與門權傾朝右問人主父子之歡而欲享一身富貴之樂難乎免矣

范縝

縝盛稱無佛不信因果又著神滅論當時無以難之子以爲此事渺茫言必有與必無者皆惑也夫子不語怪神斯得之矣

慕容契

魏主令舍者辭位契即自請退黜朔漢之人質直乃爾若中國戎羯者必自飾廉隅以聳主聽而方寸實不可問者多矣

魏孝文帝

孝文喪禮復古純孝實由天性廷臣謂欲自賢於萬代似沽名者然夫帝嘗見忌於馮后矣絕食受杖毫無憾意豈矯強且受禪時五歲即知啼泣又誰教之不謂之純孝不可也

房法乘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致用法乘以好讀書曠職及被囚猶就人求書讀之可謂讀死書者矣後來王安石亦是讀死書人

符承祖

承祖既有罪誅之可也乃廢棄於家仍除侍養將軍伎濁子之號魏帝事認真此舉卻甚見識

王融

融三十內便寫作公輔一片熱中那得不妄想作賊然賜

死時年甫二十七則三十內尚不為早也夫功名心太重便是踏踏種子

王襲

魏高刺史教民置銘稱美魏帝怒降其族甚快人意今有司於通衢要路遍布歌謠乃知亦有所本然史稱製治有聲跡猶費於後世相反也

謝淪

淪官家宰是朝廷大臣聞鬱林之廢園甚竟局還齋高臥若秦越人之不相關當時以為達子謂敗壞名教正坐此輩與淪卻是伯仲

通鑑評語卷三

崔慶遠

慶遠廢立之對至比蕭鸞為武王魏詞足以奪理以魏主明辨豈竟為彼屈蓋意中原不欲南伐故且依違答之耳

重門族

魏文推重門族學華人太過合四姓勿充狼官已失立賢無方之義至於諸王改配降妻為妾尤屬悖理傷化聰明主亦有不可任性處

王晏

晏處貴貴中如釜魚暮燕伏一殺機而不能悟王思遠勸以死阮孝緒覆其書皆壁上觀者也史稱其好屏人請問致動上疑尤得小人曖昧情狀

房伯玉

兵不厭奇古今如火牛假稱之類嘗聞之矣獨伯玉使勇士班衣虎帽從橋下突出使魏之人馬皆驚何異三家村兒童戲具

李冲

冲兄弟六人少每忿競及貴祿賜與共更成教陸天性骨肉之間亦少勢利不得可為嘆息

蕭翼宗

翼宗家有質錢帖數百因檢得死曹虎有錢五千萬利

其財被殺貧富禍福倚伏如此真不可測人又何必怨尤為

蕭懿

懿功高被害死不負齊其殆更始之劉楨投業之男成歎東昏自翦羽翼使雍州得以借口其何能免

馬仙理

仙理殺使斷運義不肯降及見梁武乃自比為失主之犬是何前倨而後恭也猶失節之婦厲色加人究其末路直與倚門等耳

吉粉

粉求代父罪視死如歸而又力辭純孝之舉其人品學問當在曾閔之間當時僅免罪而不加擢用秉國約者之過也

元總

總為有魏賢王承寄託之重淡懷榮祿思避禍患卒不免於高華之手以至舉朝衰氣行路流涕反覆孝文遺詔魏主其有人心乎哉

沈約

沈約之罪等於華歆而古人猶被以文人之目應為有識者所羞稱按約本吳人無乃沈充之苗裔與何其無恥似之也

麴牲

巴陵之君可弑浮山之民可殺而乃魏代犧牲用絕血食禁官織錦恐裁人形以帝王而作下愚之事千古笑殺

李崇

崇為尚書令負絹過重仆地傷屢其居官操守可知靈后奪使空出嚴於斧鉞之誅趣絕

元又

又貪窳大類曹爽靈后以妹夫之故至甘被幽囚不忍加罪其婦人之仁元順面刺其醜則魏氏之朱虛也

蕭綜

綜七月而生未必便是東昏遺體觀其掘墓慘骨布沙學走大有東昏之風臨敵而亡失親王此是史冊僅事後遺入長白流轉陽平卒以走而死宜哉

通鑑評語卷三終

通鑑評語卷三

永年申涵煜著

市稅

自古暴橫之征非一若稅入市者人一錢則未之前聞是使戶有倍出之丁而民無屑足之地也覺王安石手是聞架猶為疎闊矣

爾朱榮

榮之入洛與董卓事絕類而河陰之難實穆以一言殲朝士二千餘人又與朱溫白馬驛千古同慘未幾賄賂施人多暴黃亂世禍福不可定如此

元順

顧隨陳慶之破洛陽得失易於反掌其得也乘中原之亂其失也由主臣之屬然能為天下誅一費穆猶不在此番奉勳

蕭寶實

寶實伏聞諸兵時何異秦廷之哭魏人尊龍之極矣一旦乘其有事便欲探關開鼎以出亡始而以作賊終無功於齊有負於魏

溫子昇

莊帝手刃爾朱真是快事然謀事之先舉國皆知賴天奪榮雖不至敗泄者幸耳子昇以一書生與謀其間臨危不亂應周於身矣

元徽

徽以宗王大臣過難棄帝不顧悖逆之人即為鬼亦必不靈安得以金馬事步報爾朱兆致寇祖仁於死地史錄此段近於左氏之誣矣

楊愔

楊氏家世孝友百口同居一時東西族俱被慘禍僅惜一人獲免於天道福善之理似爽或者一門兩三公七郡守三十二刺史盛極者故必衰與然何其甚也

榮或

榮或入斗天子下殿應在魏而不在梁天分明以正統于魏朱子綱目一書直與造化爭權

魏孝武

孝武以積弱之後欲與權臣高歡抗到底是北人氣勁但內仗斛斯椿猶之以羊禦狼外投宇文泰何異避湯入火

陶宏景

宏景臨終之詩世以為預知侯景事不知彼見江左不競恐將來為魏所滅故有單于宮之語未必是精於術數

元寶

善見作天子而父直竟以清河王終始知警報北面之說亦想當然耳與周世宗生父榮守禮老於鄉里竟不得一至京師皆是怪事

高教習

教習謂相府門者不內引弓射之夫貴人如天神關人如鬼相習久為固然安得教習之矢日穿七札為快

崔暹

暹滿腹巧詐與高氏父子相表裏恣其彈射於人前故極尊寵不過欲削公室之權壯私門之威耳正如陳葵使噓而搖尾之態終在

賀梁

梁所上封事亦無甚屬犯處梁武便大怒口勅詰責累百十言又隱約其詞使臣下無容身之地失大體而杜言路此翁老而噴亂幾矣

韋孝寬

孝寬玉璧之守才幹誠有過人但敵人攻具施之臨時應變在呼吸之間耳城中安能預知一一卒辭邊臣報功之詞不無粉飾

杜弼

弼移梁一檄不止文詞華美預料梁事內如蕭道信乎文

章有神孰謂北人可語者止寒山片石也耶

羊侃

侃引弓射其子或以為寡恩不知此正所以保全之子已落賊手若有乞憐之色賊未必徒傷大節故出此險著囊免萬一耳或曰漢祖分羹亦是此意但君臣父子同所處不同彼便已得罪萬世

沈慶

沈慶面斥侯景不顧而退景亦舍之至誠可格豚魚况景亦人身乎當時如吳景之巧傅歧之智蕭確之勇及洪之忠蓋內未始無人其如外段不振何韋燧一死大勢已去矣

梁武帝

帝王中年踰八表者獨宋高宗與帝耳高固庸庸不足論帝以開創之君末年納亡招亂顛倒可憐作大功德受惡果報所謂明德不昌不幸而有期頤之壽

張暕

暕聞門死節以洗父穢弒東昏之恥是又一沈勁但侯景欲全其一子唾笞以一門鬼錄之言卒致殺祀未免過甚宜日是在公不關僕也

諸王

國亂君危不聞一旅勤王而荆雍襄三州方且骨肉起變親尋干戈蕭梁諸子弟都是狍犬卻敢造湘東一書甚嘉不可以人廢言

哀太子

大器少年而仁孝又能於生也患難視為固然無一毫愁慘之色是大有根器人如此美質而不克終彼庸庸者猶推富貴亦獨何哉

王偉

侯景之逆成於王偉偉負絕世之才作惡不遺餘力亦會見古今來有如此人物而能成帝業者否蛇蝎之性至死不侈乃猶以讀書做人愚極矣

梁元帝

元帝親毒甚於盜賊一心止圖大位師弑父兄而不問殺弟姪而不恤親其命將之辭曰六門自極兵威又曰短狐未全革面又曰生運不成功推其心事實是正德一流鳥幕之辱適所自取乃歸咎於讀書何哉

陸法和

法和以一術士不僧不俗與討賊之謀胸方面之奇似果別有師授然擅稱司徒近於逼上以地降齊臣節不終總是左道之人滅世誣民不足比數

魏收

史官邪正開萬世是非即才如馬遷尙有誇史之目魏收何人敢當斯任唯陳水紫陽庶幾不愧耳然宋元以前皆出一手後則分曹立傳言人人殊類詩中柏梁體而史局遂壞

尹德毅

江陵既破德毅勸蕭管反戈攻魏徐圖濟江此著最險無論有背德之名以魏戰勝全局其氣正銳管孤危之旅仰人鼻息恐未必能倖倖於萬一也

庚季才

季才國亡不能死而更反面事仇其大節固不足取然能以私財購親舊一言而免梁俘爲奴隸者數千口一善之長亦何可沒

王僧辨

僧辨迎立淵明實迫齊師陳霸先力不能與齊抗乃變殺僧辨以同功共戚之人人方推心待我而我乃掩其不信父子纒首豈盡出於至公哉負僧辨矣此頌之所以發陵焚骨也

捨身

梁以佞佛貽笑陳南禪位即效之豈必平日盡義以爲捨身設會皆極帝王之能事而不知其爲覆轍也魏齊時亦

有步執香爐拜居深觀之說南北恢復得氏想亦風氣使然

元韶

韶以尤武中興由殺諸劉不盡而宗族皆夷身亦幽死小公迎合意旨以爲此言一進必且大被寵待而不慮其作法自斃也虎狼不食其類此老嫗亦弄矣哉

上黨王妃

王被害妃不能死而失身於家奴馮文洛及奉詔還第乃正言峻拒杖之流血夫節義廉恥何物乃容此苟且權宜之計其去高仲密妻一問耳可憐而不可勸也

齊孝昭帝演

演較諸兄弟頗謹飭史因其有拍掌代痛一事遂稱爲天性至孝夫孝者先意承志之謂也太后令勿殺濟南而卒殺之以致太后怒至死不願母子恩絕可謂孝乎至恨不見山陵之言猶是死見性真處

侯安都

安都一代戰將功名不終其欲求無厭舉動驕恣尙是武臣本色而衝陽王江中一事則儼然以成濟張獲自居死已晚矣

元文遙

魏末以來縣令皆用廝役夫縣令何官廝役何物乃以奴隸庸司牧之選是尙成何世界至文遙請爲革選始用士人已無救於齊之亂亡矣

劉師知

師知以一中書舍人便欲矯詔廢安成王項何異蟻賊泰山謀之不臧適足債事殷不依移孝作忠亦太孟浪獨韓子高以弄臣而死固殆含笑下見臨川矣雜劇中男王后卽此人

趙郡王暉

暉欲黜和士開持之太急而防之實疏故彼得以售其奸

卒爲所反慮有雀巢佛院之禍至妻定遺食其珠簾美女爲所顛倒而不覺真是奴才

祖珽

珽以鼻窺之心穿窬之行滑稽之口縱橫之才與和士開陸合董或合或離覆亂齊之邦家亦是古今來有一無二之人

沈氏

沈氏以蠻獠一老嫗世奉正朔威行嶺南其智謀勇畧遠出陳寶應歐陽頔諸人之上而開府賜邑陸恩異數亦足照耀千古

瑯琊王儼

儼既殺和士開便宜急詣帝前謝罪復屯兵千秋門欲何爲王年少固無成算其府僚無一人可用無怪乎尸橫後園血洒永巷也

王琳

琳以有梁孤臣不肯事仇艱難百戰事窮歸齊滯陽之役陷敵而死事雖無成忠義不減宋瑒及蕭瑀之有樂布向雄之風

馮小將

軍中有婦人則兵氣爲之不揚齊主縛寵愛小將使之降

通鑑評語卷四

城陷陷臨陣覆職及敗亡在道猶且玩粉鏡御禱程乘社稷如敬履以軍國爲兒戲覺裂綸繡遺者是極尋常事

熊安生

安生爲齊博士昧君辱臣死之義掃門待幸博通五經何益此等掉書袋只合有事東之高閣俟太平之日徐出而覆策之不可以爲緩急之用

高阿那肱

肱與穆提婆等既煽亂國政又買主降敵平齊後宜正丁公之誅周乃置而不問提婆先以誣叛死肱以劍南逆黨敗始擒斬之失刑甚矣何以服人

周天元  
天元暴政非一獨禁天下婦女施粉黛令其甚新然又稱  
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夫粉黛不施其自自然可耳如此  
放飾是何景狀幾於變漢察洞矣

鄭輝  
傳一侯臣耳以擁戴有功不忍加罪聞其與母別居賜幸  
經令其熱讀諒亦難忠經以進詔將何詞以答

梁彥光  
尤以治政著能相民有者相備之議既再蒞茲土更民咸  
悅此無他一人之身而寬嚴異用也故曰水滸民玩火烈

民畏  
陳後主  
後主既到長安與子弟日飲一石罕有醒時大是解人不  
能作天子而善作降人是又一安樂公隋主曰不爾何以  
過日知心後又日全無心肝若有心肝人安肯至此

萬寶常  
寶常精於音律能於四海全盛時知天下不久而無救於  
德死乃盡焚其書彼蘇蘇以執矜兒儼然受知音之賞豈  
非世事宜假不宜真自古然耶

獨孤后  
后妒殺宮婢逼帝單騎出走又妒及臣下高頌以愛妾被  
讓妒及兒孫太子以阿雲見廢妒固常情此更出於常情  
之外可謂奇妒

元宏嗣  
宏嗣為燕樂長史不堪管辱奏樂賜死及代酷又甚之身  
方離於湯火遽以湯火加人不知是何等肺腸宋明帝齊  
文宣大都類此

劉炫  
炫謂牛宏曰省官不知省事斯言似當但省官是吏部事  
省事是宰相事省則官自少官少則事益省此相因之

通鑑評語  
通鑑評語卷四

理非一致也若朝廷則只合省心為上

四道場  
楊帝窮奢極欲甚於桀紂其他尚屬人情所有獨巡幸燕  
享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則所不解此物  
日置眼前豈不令人厭殺

樊子蓋  
楊元威之亂老臣宿將皆隨帝而東子蓋以外藩新進留  
守東都極力捍禦保全根本可謂極有擔當獨殘酷過甚  
有同盜賊為可恨耳

徐洪客  
洪客既獻書李密遂去不知所之碎如神龍在天見尾而  
不見首殆魯仲連黃石公之流歟使處晉陽幕中表烟閣  
應露首座

崔讓  
讓本一粗齒無賴漢李密初依以起事相待頗厚及偶事  
失敗便聽左右之讒立誅於筵上以致部下人人自疑即  
此便是大失著處所以不能有終

宇文化及  
化及一膏梁孽物為人所提振遂成亂臣賊子觀其流汗  
戰栗時亦豈意自為戎首也或者謂戮宇文氏子孫太甚  
天故假其苗裔以報之耳

虞世基  
江都之變始終釀於世基覺一死尚有餘辜獨怪虞氏名  
門以藉為之父寄為之叔照為之子世南為之弟而獨出  
一敗類於其間不止誤國且更辱家

東都  
東都重地李密日攻取而不能得世民至城下獨以關中  
根本未固恐得亦難守竟不受內應而去深謀形勢決於  
取舍不貪目前小利大事安得不成

徐文遠  
通鑑評語卷四

文遠老儒而有李密王世充為之弟子世傳武德建義諸  
勳多出文中子之門豈盡附會或者通名問字聲氣往來  
不必定負笈從遊也

李密  
李密是倡亂之人非定亂之人其初何等英銳後乃一敗  
不振且既識秦王為英主何得復生矣圖觀其為人兩截  
處甚類袁紹

蘇威  
威以隋室大臣老而不死既舞蹈以降賊復冠名而勸進  
廉恥掃地喪盡生平人到日暮途窮光景不堪乃爾必其  
心術原自不正所以露出本色

劉文靜  
文靜唱義旗使突厥數有功於唐乃未廣茅土之封先罹  
誅夷之慘寡恩極矣表叔本與一體而讒言猶得入者未  
免以私恃事有偏離處

夏候端  
端艱難衛命九死不回突賊除書不為利動可謂唐之蘇  
武然武受漢累世之恩而端當唐革創之際尤為難也

獨孤懷恩  
獨孤氏三女皆為皇后而懷恩獨以叛誅可見人家女子  
貴盛便是男子不幸處所以威里之門百不保一

竇建德  
唐初羣雄夏王為最其舉動頗有君人之畧而兵威亦盛  
乃從井救人自為孤注此中純是天意或曰建德不宜殺  
大將王伏寶夫唐不殺劉文靜劉世濟乎是安可以成  
敗論也

隋南陽主  
主因宇文氏為國仇自請為尼與世及當面決絕不肯重  
為夫婦明於大義以禮自處是絕有血性女子不得律以  
出嫁從夫之常例覺蘇威輩有汗顏矣



元武門

元武門之禍雖成於高祖亦由各府僚佐貪功生事不知勸以教讓大義但紛紛云先發云早除事安得不起唯李靖李勣不與謀大有識力王魏房杜諸人不及也然靖是誠勳是猶又微不同

又

骨肉相殘古今大禍太宗何嘗不知若以為不得已應之響弓射兄已絕人理振甲驚父又失子道况於數十王孫納不吉婦豈皆不得已乎大節一虧百美莫贖子以為太宗是第一假人

形跡

上謂魏徵曰自今宜存形跡嗚呼此言出而世道不古矣聖賢教人之道曰一曰誠而已若夫假仁假義欺已欺人皆形跡之謂也此術可以逢世不可以信心太宗矜自用已熟故復舉以示徵歟

裴虔通

漢高舉義兵首為懷王發喪曰擊楚之執義帝者故天下服其至公虔通躬負大逆唐不能誅猶龍以方面之重至貞觀二年始以流死噫亦晚矣哉無怪乎封德彝裴矩輩皆以功名終也

通鑑評語卷四

五

馬周

周以郎將家客代草封事立蒙召對擢置臺班盛世破格用一人便能不錯不然便有黨援欺冒之笑

頤利

頤利既擒恩威已著宜如魏徵策縱還故土以絕亂階乃妄聽溫彥博言以為都督郎將布列朝廷雜處豈下使非因結社率之反小懲大創有不為西晉之禍者幾何哉

裴封刺史

唐以諸王勤貴世襲刺史此法最不善幸賴馬周于志甯之諫得以中止不然藩鎮之禍不必待中葉而始見也太

宗猶以無忌力辭為怨望何其不明乃爾

契苾何力

何力不肯代薛萬均恐人輕漢不肯降薛延陀自割左耳其赤心報國竟是一金日碑可見忠義不擇地而鍾離中國何多讓焉

廢立東宮

太宗當廢立東宮之際心無聊賴投牀且欲自刺不知高祖於泛舟入衛膝前吮乳時何以為心此亦唐家骨肉間一小果報也

征高麗

通鑑評語卷四

以太宗英武定中原而有餘征高麗而不足何哉蓋少年氣猛猛則有必死之心晚年氣驕驕則有輕敵之志此成敗所以異也道宗乘虛取平壤與魏延出子午谷同即用之亦豈王者萬全之策哉李靖歸咎於此特將家奇正之說耳非本論也

又

高麗之役稽遂良鄭元璠嘗諫之矣帝皆拒而不納乃無端忽憶魏徵蓋欲御過於臣下也又如張蓮古劉泊俱以無罪被誅乃曰正直比肩吾未嘗戮責一人此皆是太宗假處

李勣

嘗怪勣於立武后事達若之惡有負太宗窮誠深恩及按太宗臨終語太子之言使出勣外任稍願望便當殺之而勣得詔果不至家而去始知其君臣相與全是一片機械心後日亦偏怪勣不得

房遺愛

元齡賢相不幸而以遺愛為之子又有高陽主之淫縱朱令武之黨惡遂至敗家大都一班男女皆從驕奢淫逸中來獨可惜薛萬徹名將亦宜納內

許敬宗

武氏擅權李義府新進小人迎合希寵固不足怪敬宗以忠臣後裔天策舊人衷心蒙面誣蔑忠良吾不知其何所恨於太宗而報之如此罪較李勣更加等

徐敬業

敬業舉兵大類楊元感何也楊帝之惡成於楊素武后之惡成於李勣而元感為素子敬業為勣子雖以唱義為名俱是逆孽煽亂不得為幹蠱也

陳子昂

羅織之門開嚴刑峻法竟活地獄子昂以疎曠小臣批鱗觸忌上疏力諍事雖不行具大苦提心不當僅作才人

王及善

女主當易舉世昏濁及善不能引退乃因諫內寔見疎嘆以為時事可知始乞骸骨庸劣極矣驅鴉集之謂野史未必盡誣

李迥秀

迥秀能出妻以順母而乃奉勅為戚氏私夫又頗納賄賂恐孝子所為不應淫妄如是此豈小節可以出入耶其出妻或以媚戚氏未可知也

蘇安恒

安恒以匹夫而欲奪天子權為武后謀至忠然即使禪太子位降諸武爵萬歲之後其能免於禍患耶后所云業已如此不可如何蓋慮之熟矣此所以不得已而有太廟明堂之誓也

姚元之

則天被遷普天同慶元之獨鳴咽流涕何異蔡中郎坐中之嘆當時男子短氣賢者不免惟狄梁公竊恥以其子事女主真是獨清獨醒

張柬之

濟變之才多在壯盛少年固失之決裂老成或傷於遲鈍

東之雖有復唐之功其優柔養亂處到底底是暮氣不振

太子重俊

三思崇訓久道天誅太子拚一死為國除奸可無愧祖宗於地下猶勝於中宗之醜醜苟活也與齊瑯琊誅和士開同一快心

韋后

武后雖女主行事尚有把握韋氏則恣意淫縱甚於倚門之娼使非臨淄權傾入宮竟成汚穢世界其掃清之功真不在太宗創業下

成器

成器安危之論千古不易是最有地步有福澤人使武德初東宮解此安有六月四日事而太宗亦免慚德矣

鄭倍

唐待小人最寬情為來俊臣張易之韋后逆黨屢經漏網後以助重福叛始伏誅而崔暹實懷貞輩猶廁仕籍姑息容奸小人安得不接踵也

王琬

琬以草澤亡命贊決秘謀其人類范雎蔡澤之儔或言於上謂其權寵縱橫不可與守承平雖謂詞實是知己疎斥不為寡恩

盧廣懷

懷懷在中書每事讓能於姚崇而退然自處又能表薦宋璟家無餘財真得賢宰相之體件食之謂不足為病未幾源乾曜杜暹等更相奏劾於和衷之誼何有哉

喪禮

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年則天改齊衰三年廷議復舊不決此禮相延至今且斬衰矣人不取議亦不忍議也善乎稽無量之言曰俗情浮淺不知聖人之心至今天下為嫁母服三年尤真禮悖

復父仇

復父仇

通鑑評語

卷四

張審素之死死於董元禮以兵扶楊汪審素非反元禮則似反汪當究其贓污不當坐以謀反二子欲復父仇宜先辨非反後及賊汚冤白而仇自報矣手刃之則是挾私仇而執國法違當日製造按獄之意故皆杖殺然處之太甚抵一而赦一可也

李岫

岫見父專權知以滿盈為懼賢公子也林甫日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從來亂臣賊子皆由此一念收拾不得遂乃無所不至惜岫終為覆巢之卵

顏泉卿

顏山兵至葉城泉卿出城迎降受其金紫後以罵賊烈烈而死可見人生只在箇好結局宋人以幸金營咎李若水者苛也

馬胤

國事之壞全由楊氏兄妹馬胤兵變雖是以臣要君差足為海內吐氣是最慘事亦最快事

建甯王倓

建甯英果中興正資其力乃無罪而以讒賜死以李泌之得君不能出一言救之女子小人得寵流毒先中於骨肉悲夫

張巡

人止知巡能死事而不知其用兵之奇雖古名將不是過郭汾陽以戰而立天下之功張睢陽以守而著千古之節雖成敗不同其趨一也

上皇駕還

父子天性用不得一毫虛文肅宗於上皇駕還日品食執盤全是一片假惺惺而上皇亦降顏色以周旋之即此已伏異日遷宮不朝之漸

盜殺李輔國

刺客之行里巷報不平可耳輔國有滔天之惡代宗不能

明正其罪乃使盜殺之又故歸其家掩耳盜鈴將欲誰欺其行事大減於作廣平王時

段秀實

秀實彈壓郊卒其著最險夫利酒翁境釀器誠為暴橫然因此便戮十七人亦覺太甚至挺身以當圍營之怒何異以肉投虎所以得倖免者以汾陽法度猶在人心耳

李泌

泌不肯為宰相乃為判官避元載之讒而匿於魏少游所君臣俱失何不暫歸衡山以返初服後又為別駕為刺史久乃得相豈代宗欲使為俗人遂果為俗人也耶

崔祐甫

崔祐甫以賜淄青將士一以壯朝廷之體一以博將士之歡一以折強藩之膽祐甫真有妙用才相也

劉晏韓滉

聚斂之臣古今所惡而理財重任又實難其人晏滉當軍興之際長於供辦公私不擾皆大有功於固然晏為楊炎讒害賜死滉因李泌保護人相豈非所遇有幸有不幸哉

盧杞

人主誤用奸邪多在平常無事時至於事已決裂未有不悔恨者德宗於孤城重圍之中猶唯杞言是聽正如敗子破家死而不悟觀他日惡其忠清鹽介知非盡杞之過也

李晟

李朔成功尚借回紇之力最獨以孤軍破賊肅清官禁其功大而且難至入京人不知兵駕還伏路請罪真儒將作用獨不能善待張延賞徵還汾陽耳

陸贄

宣公文學相業冠絕一時與帝患難相依如左右手事平後久之乃相族入斐廷論之謂而疎斥之德宗忌刻寡恩是又一長頸烏喙人也郵侯至誠中徵用機權故獨幸免

李璣

李璣

通鑑評語

卷四

唯知父懷光必反而又感上厚恩不言則不忠言之則不孝既言之而卒以一死謝之善處君臣父子之變使忠孝兩無所虧是又一子南之子矣

順宗

子與氏有言社稷為重君次之順宗既病失音竟立皇孫為正廷臣拘書生之見遂使啞帝臨朝幾敗國事此際益令人思霍光趙汝愚輩

王伍王叔文

伍文吳越市井恭謹薄伎乘間盜柄眾動頹思是古今侯幸中最下之品而柳宗元劉禹錫輩文人躁進汚辱終身不知平日讀書何用士大夫進身不可不慎

山人

唐之山人不知是何品自李唐常侍禁中李渤得以論列至羅令則矯詔徵兵柳泌臨官採藥風斯下矣皆特標之曰山人恐山靈不肯容也

魏稠

稠為鄭公子孫貧至於典賜宅正見清白之道如其才宜擢於朝不才則資以世祿止于官錢代贖禁其再典非酬勤之美政

平推蔡

淮蔡之役在能斷而知人上知度度知想知李祐遂收三十年不臣之士寒諸藩鎮無君之心大為積弱吐氣

錢徽

徽掌貢舉不受關節人反以關節中傷之徽焚其私書以懲報怨真長厚君子所為彼以朋黨相傾軋四十年不息者視此器量為何如

張皋

皋以草莽之士憂穆宗解藥致疾亟進忠言及使人求之不獲如神龍出沒不可測度是高士亦是奇士殆司馬承禎一流

劉栢楚

栢楚犯顏廷諍叩墀見血有古直臣風乃相廁於八關十六子之列豈李逢吉借其慙直以立威如高齊之有崔暹耶抑出忌者之口也視其與時相耳語似非純士

張權輿

驪山之不可幸不過為荒遊擾眾耳權輿引幽王始皇等諸別証似欲危言以聳聽使當聰察之主未必不反顧其怒失納約自牖之義矣

通鑑評語卷四終

通鑑評語卷四

通鑑評語卷五

永年申涵煜著

劉黃

玩黃策詞是陸敬輿韓昌黎一流而劉直過之雖為主司所抑已足垂名不朽士君子所取重於世者何必定在科目哉李邵欲回其所授亦附驥尾矣

朋黨

朋黨之論前人已詳文宗不能別白是非自奮乾斷而但為朋黨所用任其傾軋迭為勝負已徒隔朝嘆息謂去此為難豈盡朋黨之過哉

甘霖

鄭注李訓皆小人之尤以誅宦官清河朝自任偵偵敢致讓甘露之變其失著處在方欲謀人遽自相害訓之罪尤重於注

仇士良

親士良屬其黨數語人主可為寒心然既知讀書親近儒生為此輩所忌反其道即得治理之要矣安在邪瑤之口不足以為總鑑

李德裕

維州殺降則深以為恨昭義枉濫則不厭其多事而前後異趣皆德裕私心自用處世謂其長於才而短於量

王焯

賢如郭太后管秋手裂稱制制書必無預知逆謀之理宜宗以母后不睦之故致使不得其死是后未嘗弑君而帝先已弑母矣微睥力爭幾於人理滅絕

白敏中

敏中為鄭穎所請帝授以禮而敏中置佛前焚香事之感帝之深恨願之極也不知李德裕嘗薦敏中敏中竟負之清夜拊心亦自覺志志否

王式

式平浙寇區畫儘有次第及移軍徐州一日殺驍兵數千人首從不分此中能無枉濫所謂勇猛者不必有仁也龐勛之亂未必不由此數成

辛謙

謙因與杜栢有舊妻妻子自鋒刃挺身赴難迎權借援出入重圍者十二次其慷慨義俠之士雖包胥吳廷魯連排難南八喻指不是過矣

南詔

南詔雖屬荒徼非如回鶻吐番遠隔化外故韋皋招徠數年即受羈縻自大中為患浸淫至懿僖之間遂猖獗不可

復制邊帥失人故也夫中原四分五裂何能控馭蠻夷

皇甫鎮  
鎮老於場屋脫為李商所辟與之同死知己之感固應如此黃巢以不第作賊鎮乃以不第著節舉子中何所不有雖然彼高第而賊民者是亦巢之類也夫

高駘  
從古無不忠不孝之神仙駘擁兵玩寇負國要君乃為已用之所或欲修鍊以學長生子以為直尸居餘氣天穰其魄耳何神仙之有

通鑑評語卷五  
三  
襄王熯  
傳宗信任宦寺而致播遷已得罪於社稷襄王之立未為無名但宋攻實非其人事遂同於僭竊成爲王而敗爲賊理固然也

張濟  
潘以傾覆之徒荷將相之寄趾高氣揚喪師辱國孔緯素稱老成亦與之叶同者意主於匡扶王室豈不肯因人廢首耳而亦坐此連貶朝廷益孤矣

崔昭輝  
昭宗將討邠賊而昭緯已伏於肘腋陰結二鎮有謀必泄夫內賊不能除安能及於外賊杜讓能力阻用兵有先事之明反受後事之誅冤哉

鄭榮  
小人富貴功名到手便居之儼然極力作態第五於無意中拜相既能果讓於前復能勇退於後時時恐爲人笑真有自知之明君子人也

討三鎮  
兗用既廢邠帥倚乘其兵力併滅成華因而入朝輔政沙陀性直未必便至篡奪乃不從其請欲圖目前苟安而轉服復亂如久病疴疴問服眩之藥而生懼積弱使然也

孫德昭  
天子幽囚神人共念諸鎮各擁重兵不聞有勤王之旅乃使大功出於一軍板登當時遂無智者哉李愚嘗言之於同華如不聽何而汴人已勃勃欲動矣

崔允  
允欲盡誅宦官陰召朱溫迎駕與何進董卓事如出一轍去狼得虎唐祚由之而亡身亦隨戮不知韓偓之謀爲老成也

韋貽範  
上在鳳翔重圍中此時宰相如鬼耳貽範居母憂以窮賄償過管求起復不已小人之於富貴利達如蠅之逐臭蠅之投火雖性命有所不顧殆將死矣

柳璨  
河陰之難發於費穆白馬之禍成於柳璨不知人類中安得有此豺虎河東數世衣冠之族至璨而一朝掃地身名俱喪枉作小人

朱全昱  
全昱擊益僞罵教朱三篡唐罪惡詞嚴義正甚於斧鉞之誅史稱其蠢樸無能予以爲只此數語實於司馬字之嘆嘆自文多矣

通鑑評語卷五  
五  
嚴可求  
可求出片紙於袖中折張頰之橫草辭書於刀下回刺客之心倉猝應變磨周於身是以隋陸之才而兼荆聶之勇者大是奇人

友珪  
梁主老病宣淫原有死理天必假手於子嗣者使與安史同歸所以昭悖逆之報也友珪父盜賊而母營娼生此巢鏡正是宵子勿託以爲人倫之變

魏博  
魏博爲諸鎮雄長覆化二百餘年梁人乘楊師厚之死欲

分鎮以弱其權未爲失計孰意一夫唱亂拱手授人智如劉鄩一籌莫展殆天之興唐而棄巢也歟

張承業  
觀唐以宦官亡國幾於因虛廢食乃漏網餘生隱留一承業於河東竭力贊靈志期滅賊反爲唐之忠臣誰謂此輩中無君子耶惜乎齋恨而致也

敬翔  
翔始終爲賊不失爲朱氏忠臣桀之犬也李振當贊成清流之禍時已知其心術不端屈身二姓卒肆市朝侍小人中之小人耳何以見翔於地下哉

莊宗  
帝好與優伶戲當時譏其輕脫然前此臨陣衝突向日老子妨人戲則是戰亦戲也沙陀健兒少年英銳之氣隨事發洩無足深怪獨入京日以頭觸人衣則真兒戲矣又况乎卒以社稷戲性命戲耶

郭崇韜  
崇韜既推權倖又援立劉后以弭怨以剛愎之人忽變爲寬隨之舉立身不正何以服人所以終碎首於蜀也至於附籍汾陽尤愧狄青遠甚

梁震  
平蜀之役易如反掌諸侯皆有懼心而震獨占其必亡蓋以燕代燕莊宗亦王術也徒爲他人作嫁衣裳耳震以白衣事高氏有郭侯風

明宗  
帝爲亂兵所逼既入洛陽宜一面討賊一面表迎繼及虛位以待之如不肯則封以大藩以報晉先王養養之德乃自貪大位使朱郭氏子孫無遺恐後世難諒其非得已也

安重誨  
重誨甚類崇韜以藩邸舊人剛復使氣雖有取禍之道實無悖主之心乃讓與交至身首不保至以專命與兵爲詞

則非其罪矣魏是一班不識字君臣全不知上下之體

從榮

從榮喜為詩帝謂其不如經義有益又日文非素習恐取人笑此語為讀書人所不能道彼陳隋亡國之主非能詩者哉士君子亦當三復斯言不獨帝王家也

焚香祝天

焚香祝天之事大約是史臣飾詞又宋人以藝祖應運而生故附會其聖人之言耳帝謂請立太子便欲歸老太原父子間且不相容肯以天下與人乎故書亦不可盡信

王思同

王思同被執正言侃侃露王亦為改容楊思權等恥見其面遂乘醉擅害從來叛逆之徒見忠臣義士未有不痛心疾首者皆一恥心為之予以為其恥心即無恥之心也

房嵩

嵩為大臣每會議則俯首而喙比覺而事已畢其歌滑無氣骨更甚於馮道此等人偏能富貴雖亂世足以苟容而品斯下矣

呂琦

琦欲借援契丹亦一救時急著行之善則為武德不善則為天福矣薛文遇以屈身為辱自是正論然舉漢唐所不能絕者而欲望之於末季乎此桑維翰所以先發也

宋齊邱

齊邱不樂吳禪非有苟或之志也始欲專其功後轉悔其誤一種貪鄙躁急之念憧擾於中遂若病狂喪心者然亦錢鳳和超之流宜乎不得其死

兒皇帝

人皆以稱兒為皇帝之恥不知當日已成一義兒世界梟振難之父耶律亦猶邀信烈之父朱邪何足為彼尋獨難為羣臣百姓耳蜀建唐昇皆兒輩也

尊號

唐制暴朝皆有尊號虛稱益美似乎生而加福沿及五代未改最為可厭南唐主獨拒之不受且使子孫難以為法得體之甚

景延廣

延廣之絕契丹大言不慙正如螻蛄當車醉人罵坐適足以為國召孽至如稱孫而不稱臣臣與孫何分得失而嗾嗾爭之不已尤屬狂愚

杜重威

晉雖因人立門戶兵力尚強故能屢挫遼師使將相得人未必便至決裂乃以社稷大計委之一親貴無二之杜重威望風納款引寇入室嗚呼其肉尚可食哉

李筠

李筠請斬張彥澤及其降遼入京兇鋒正熾又能排闥相見談笑以自解免其贖量真以過人世宗謂其輕薄無大臣體豈非以該諸失之與

李從益

漢氏得天下願正獨殺從益為過當隔代遺孤不死於晉而死於漢待明宗殊無香火情然非漢殺之實契丹殺之也王叔如早知其不免矣

蘇達吉

五代君臣多起於卒伍殺人不不足為異達吉以幕僚作相文深好殺而又奸詐贖貨酷以濟貪開創命相如此國祚安能得長亦適足自殺而已

劉審交

審交生虎狼之世為政以仁愛稱汝人為之尸祝馮道曰此亦眾人所能為而劉君獨為之嗚呼忠孝廉節豈人所不能為哉何馮君不為也

楊邠史宏肇

楊邠弄權將相水火隱帝即不行誅久亦必有內變但信任匪人事太草草橫尸村野遂乃革命蓋漢人功德何淺

天故促其運以有待耳

王峻

峻之狂躁不遜是武臣無知常態觀其一經敗遂俯首就道則無異志可知周祖縱不能耐何便至於泣下管怪五代開創諸君其初皆生龍活虎一即位便氣息奄奄甚矣富貴之禍人也

馮道

官為傳舍吏多積蠹五代之天下猶傳舍也道則史之蠹耳在革代之主每重用之以收人望幾與精袍國璽法物相同而旁觀者止覺其倚門獻笑如俳優之登場而已

王得中

得中為北漢使契丹不以實告正見忠於所事乃殺殺之失刑甚矣後又殺唐使孫晟等百餘此中主所不忍為者孰謂世宗仁明耶

周行逢

行逢囑強極矣其妻鄧氏不服其容徐仲雅亦不服行逢亦無如之何天下事有非一味剛決所能直遂者在勝之以人情物理而已矣

劉仁贍

仁贍因子渡淮命正軍法其妻恐虧名節趣令斬之安有家法之嚴如此而肯自辱身之理未幾為下所劫昇病迎降死不瞑目悲夫

十阿父

柴守禮王祚等以天子宰相親父結黨恣橫為害洛陽有司不敢詰古今事不雷同此更出於罕見乃知舜為天子誓戮殺人之說非設詞也



齊廢窮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起幸帝天資素高下  
詔輪臺勇於改過遂時時言論雖所置田五十畝  
之姓而陳州付託尤為得人齊光武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孝即即位歲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且用恭顯安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徐福之言成霍氏之禍

五年狀之吐遠社神網之立孺子與王郎子與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公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

同學也即東漢節孝之風實基于此雖廢郭后易太  
子太子乃封為東海王立廢后子為太子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太子乃封為東海王

鄭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景帝鄧氏太后臨朝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氏用事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相與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其後劉備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曹魏比或魏之象漢自丕及與凡五傳五科文帝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時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

槲而降晉矣 王逵自壽陽而晉武... 其颺井吳都洛陽除吳詩政輔之以羊... 似乎天下可治而不吳之後日即意荒... 以既經劉淵開五胡亂華之首分... 兵山濤之言不聽時主郭欽之疏不... 協力同心而王戎專事虛名...

說史論略

嗣子子胤斌侯愍 而居羊氏... 一時傑也 劉琨 人曰大丈夫當... 名尤烈 劉琨 亦下... 臨歿之言大舉入寇以迄敗亡...

相終始及晉之拓跋 魏興天下遂分為南北矣南... 朝則宋武劉裕篡晉而有天下傳至昭帝凡八主... 而齊篡之齊太祖蕭道成傳至和帝凡七主...

帝太子 孝武帝 武帝 誅劾而後子業 嗣諸父... 竊國之為 倫德亦如宋武 而溺愛猶子蕭... 事委 兩及兩孫 祿祿 祿祿 祿祿...

蕭行起兵 襄陽 陵有 祿祿 祿祿 祿祿... 而捨身同泰 祿祿 祿祿 祿祿...

我服議之釋之出降而見殺... 如此不待質者 弼韓擒虎之來而兆已見矣...

者我 荒淫加以江總 浮華後庭 屢有不自日... 亡之速 其不如北魏多矣 北朝魏自迨武拓跋珪...

晉末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崔浩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嗣幼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於始 皇 而 場 帝 之 惡 浮 子 胡 亥 恭 帝 之 弱 等 子 子 嬰 李...



蓋自漢末至此垂四百餘年均為亂世乃至唐與而天下  
 一治高祖在位九年乘亡隋之弊起兵太原原與  
 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迄乎太宗在位二十三年  
 能達類漢高神武同觀祖除亂比武致治幾成康又  
 居安思危諫無不納長孫無忌房杜等微諫賢相為  
 大輔故貞觀之治千載一時第太子承乾失德寵榮  
 悖逆諸王爭權太子承乾失德寵榮悖逆諸王爭  
 子之長孫無忌房杜等微諫賢相為大輔故貞觀  
 建成元吉之事乎

且殺元吉而納其妃用元吉之弟李元曉為  
 關之亂自此始後德如長孫可以一絕百世  
 氏才足濟高宗位三十餘年廢后王氏立之  
 乃無惡不作二姬既死因是事太子承乾  
 而父廢之於房州高宗崩中宗立自  
 殺唐宗室殆盡不克而死後王承繼國號周  
 皇帝宗廟廢絕狂且改元為聖周幸狄仁傑姑姪子  
 母之禍起二子兩翼按之對從容回天

母之禍起二子兩翼按之對從容回天太子承乾  
 太子承乾母王氏為太子承乾所殺王氏之  
 而薦張柬之等卒成反正之功  
 已伏誅而三思尚存通於韋后中宗崩後  
 甚于高宗宮中點綴惹草所徵

自毒其身葬之罪視武何如哉  
 臨淄王初舉兵誅韋其功莫大  
 為相翕然見貞觀之治及相李林甫  
 殺三子  
 因貴犯而為右相  
 誅之也

云再造然龍張長姊任李輔國  
 衡山李輔國等郭子儀李光弼  
 李輔國之禍  
 忠難何即位後李泌不為元載所容  
 忠難何即位後李泌不為元載所容

之命知爾後權知爾後者旋為節度  
 禍陷我建中  
 而還京以來好貨賈用乘延論則  
 功其用則  
 功其用則

甚矣順宗在位八年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以聖疾傳位憲宗  
 崇文廟李愬  
 皆思勿順  
 終信宦官  
 公除即事遊晏時三鎮相繼叛亂

亦以金丹至敬宗  
 詔答丹晨之箴  
 試問夜明  
 位等斯在  
 清明其能殺宏志亦足伸其志也  
 兄之弊宦官攬權  
 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

武宗雖諒好中尉大壯買用一李德裕而澤潞平  
 三鎮不放有異志  
 求仙而好道  
 政要輒募效之人謂之小太宗自是而後  
 王在位十四年則奉佛而已  
 僖宗在位五年中  
 三年共十有六年有志興復而外忠既成李克用內無賢

在天下大柄復歸官田令後繼以楊復恭又繼之以劉季述握兵肆凶與諸鎮相表裏少陽可幽社稷可輸...

未幾而祖恭帝... 亦一值而滅... 之問善政相... 未竟而祖恭帝...

讀史論略

果作天子矣... 視學自... 陳博... 下又一治... 未有不有... 悉淨亂昏...

天下大器... 趙普... 聽趙普... 太祖多愆... 賢故政事... 獨契丹... 幸成都... 事不而... 民事神水...

太祖多愆... 賢故政事... 獨契丹... 幸成都... 事不而... 民事神水...

引羣邪...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帝無子...

金國如此其甚不且圍城中僅有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鮮有屈志實和其不為遺續者幾何哉二帝既北康王遂南宗王...

以符離一潰而後復遣使議和與之機於是乎絕法于諸路雖以荒民無賦武功不足而境內粗安傳位光宗...

夫何宗即位之始遽為韓侂胄所惑竄趙汝愚至死

士排斥殆盡且其時家古方盛滅金帝宗元元年...

五日一朝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匪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藩也...

宗即位福州歲餘長子趙昀中繼世而崩于南...

世宗即位宗室宗至世祖太祖在位三十五年...

伏戒奢靡而事太后以孝待宗戚勸善以禮可不謂賢乎...

三針當是時伯顏專權自恣遂有異圖...



救時賢相也繼用葉向高尤得匡救之力而無如奸選好勝好疑好貨...

藝海珠塵

者各主一說誠如倪元璐所謂各有其是未可偏非...

人才何可勝數茲特舉其尤著者遠有天下詔定元功位次則蕭何爲首...

藝海珠塵

十四人長孫無忌李孝標李承嗣李承玄李承吉...

亂而有王文成至如關壯繆張睢陽南子岳武穆余忠宣...

藝海珠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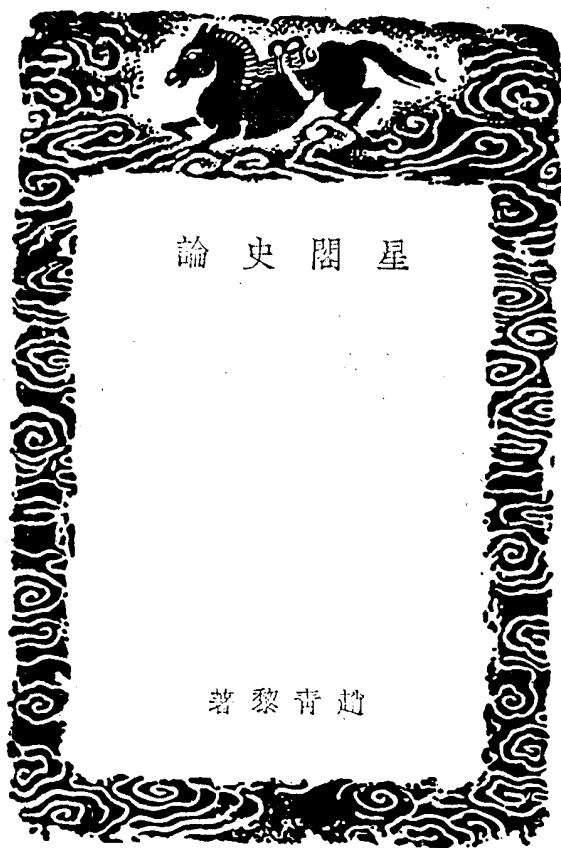
而羅綱更無窮也林林總總各成一國之至天...

即漢之陰與... 亦歸編也... 亦皆之為禍烈矣... 張承... 亦皆之為禍烈矣... 張承... 亦皆之為禍烈矣... 張承...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賈生之策治安...

讀史論略

之言治河... 趙充國之策屯田... 王朴之策平邊...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



星閣史論

著 黎 青 趙

星閣史論目錄

- 項羽本紀書法論
- 治不復三代論
- 留侯論
- 灌嬰論
- 先帝不取荊州論
- 蜀漢後帝論
- 武侯論
- 費禕論
-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 唐論
- 徐勣論
- 宋論上

星閣史論 目錄

星閣史論 目錄

宋論下  
子謙論

星閣史論

清 星閣趙青黎著

項羽本紀書法論

思深哉。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而後人反用爲譏議。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緹劉哉。吾謂史公實按楚以例秦耳。蓋秦之以詐力并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子也。天下人之所不欲子。即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既以詐力并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即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難知。躋羽所以闡秦也。不然。而果伸項以緹劉也。則羽本紀紀羽足矣。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其非伸羽明矣。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吾恐溯帝系者。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且夷而與無道者。相爲揖讓周旋。其際可乎哉。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然則本紀之名。其可假乎。當章邯圍趙時。諸

星閣史論

侯環救長秦強莫敢先發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趙亡則諸侯必瓦解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高祖其能安編無阻從河北以入武關乎夫斬蘇角虜王離降章邯諸侯皆伏入關高祖怒謝天下全勢固已在羽矣此且宰割天下分王諸侯羽之烈豈在秦下哉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中去漢之元年凡三載餘無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爲補其闕耳嗚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際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謂若循環意蓋深遠矣哉

治不復三代論

論者以封建非田之不復歸咎於漢文帝此亦實備賢者意也而其實不然是在高祖不惟高祖抑在留侯想秦之始變阡陌也必以增田之說愚民而民果見其田之以變阡陌增也遂趨令恐後耳使高祖當入關時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故以溝洫之利而民方備備於求生之莫必而入關者不獨莫其生也且復從而利導之其誰不樂從者至文帝非其時矣民之業於田也長子孫矣一旦取其田而非之未見溝洫之利早受失田之害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民見近不見遠我以爲古也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是故國家常守成而議制雖庸主無論矣即大有爲之君慨然更始而老成持重之臣往往稱述宗祖以力爭於廟堂而其時之民亦復恣其怨咨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其不當以封建非田歸咎文帝也明甚惜乎高祖起自亭長未嘗學問其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詩書之不用而封建非田云乎哉顧高祖雖賢留侯運籌誠講明其制以進之度無不聽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銷六國印夫封建與非田相表裏先儒論之甚詳而世之人且相與善其銷印至引石勒言證之成收利鈍橫梗胸中吾惡知夫銷印之必敗乃公事耶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以復非田矣故曰不惟高祖抑在留侯獨文帝以謙恭美質惟清淨是主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出傅長沙坐使叔孫通以區區編葦上拚三代禮樂而秦制之不盡草也悲夫

留侯論

留侯功在漢室而其學術之害遂中於人心而莫可救止蓋天不能有陽無陰地不能有剛無柔人事即不能有成無敗有利無鈍聖人一斷於是非可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而留侯者必欲其成必欲其利曰吾安能置吾身於敗且鈍而勿恤身敗且鈍矣而所執爲是爲可者不適以自厲乎哉於是權事勢揣人情擇一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之地以自處所處既定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冥然頑然日以其敗且鈍者予人而忍而予之敵忍而予之友至忍而予之君父嗟乎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如是哉設令以之予君而君父不受以之予友而友不受以之予敵而敵亦併不受則其術窮而身與名俱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留侯者不予則已若其知是以子之人即如是其受之不惟其敵受之也其友受之其君與父莫不受之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且今古而獨得之一人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爲大不可爲大有害而莫可救東坡謂留侯不能忍圯上老人教之忍夫不忍而敗忍

則成不忍而鈍忍則利是固以其忍爲得計知博浪椎之爲刺何藉故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而充其類且至於無父無君而聖人之道息或曰留侯忍耳忍小然耳何至如子言嗟乎留侯之忍於其敵也無論矣其於淮陰友也當其請王而高祖怒誠不可明言迨夫僞遊雲夢可因事白也不則置宴宮中可奮身救也留侯若以爲如是我將受其鈍我將受其敗而於是乎忍之識者且按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嗚呼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而願忍於其王孫豈得謂斯論過哉太公高祖父也當楚之置於鼎上意不過爲罷兵耳竊負而逃遁海濱而處猶且樂以終身兵何遠不可憐能而教高祖以忍其父父猶若也則使易而以處留侯其忍於高祖也固不待教矣分我杯羹何忍出諸其口而人且以爲不如是則太公必烹不知籍固婦人之仁者甘言請和迎太公以歸度楚無異說觀夫宴鴻門而亞父示之玦三卒不忍寧於太公而獨忍諸恐觸怒於匹夫之勇轉至烹耳留侯權之矣不烹我固坐收其成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則敗與鈍仍在楚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太公之不烹幸也徒羨其幸成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忘乎其不忍出而忍也忍矣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忍耳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嗟乎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自利自私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狀貌若婦人女子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昌言以救之者

灌嬰論

呂后崩產祿擅兵劉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賴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嬰也假令灌嬰而爲呂氏則以禁中素練之軍禦諸侯烏合之衆可一戰破之即不然而擊守榮陽老諸侯之師於城下雖百平勃其能清呂氏之奸心弭其變亂哉且平勃何爲者也不過使人劫鄭商焉已耳劫之而商之從與否未可必也商從矣而呂氏之受其結與否又未可必也賈誼來具以齊楚合從告產平陽侯開而馳語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僅而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復不敢言誅之也方且授事於宋虛而至日哺此其膽願抑甚矣是以後之論者皆曰幸也軍之左袒也幸也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給也然軍不左袒呂不受給劉氏其遂終殆乎非也其時嬰已與齊楚合而榮陽之兵屯數十萬榮陽關中饋喉也逐獸者張其網矣挺而走險不得脫焉絡馬首穿牛鼻雖有驪觸其能肆其毒耶故呂嬰亦既怒之矣產祿非不悟也所依違者冀得垂憐以巧餘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前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誰乎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誰乎何憐憐焉止爲免禍計也及其後而相與陰謀亦復以香屬無類爲辭此其心大概可知緣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豈得謂襄練之言過哉史稱灌嬰至榮陽乃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以視觀願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讀之以爲其律蓋微而辨

先帝不取荆州論

荆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濱於危殆厥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爲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嘗爲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爲操所割亦值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孤且云卿便攝荆州松之已斷爲不然而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憂



私其幼子出以荆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遂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使當日號於國中許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逾時而入其宮踐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將懷懼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則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未可謂信也其嬖臣則越表而進即欲因會取帝則衆心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荆州也明甚表卒葬瑯琊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荆州降楊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即欲於立琮之日與問罪之師則不能戰豈不能守且瑯琊通海者也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而堅城之下救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爲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鐵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猶難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說蓋權之勢足以取荆州雖授自劉表何益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荆州即借自權何害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而非關荆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荆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爲之也勢爲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反荆州爲故物豈非事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蜀漢後帝論

嗚呼亡國之君若蜀漢後帝可不謂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先國司馬昭願以不思蜀之言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其信然耶人君之善在任相繼世之美惟法祖後帝當日終武侯無擊其肘者共策薦蔣琬等俱見擢用豈非生盡其才致遵其訓者與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滅太府之盟不轉盼即背之者往往而然武侯雖聖分則臣也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此固有人君之度矣且帝即位垂四十年未聞有大失德若吳魏主之營宮室繕園囿築臺鑿池者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田獵遊敖所過蹂躪徵發無算而疲民於奔命者故曰武侯不卒必不先國匪直不失國也吾知朝廷宮府穆然肅清涓涓之屯兵民決浴而其主之失德又有以驅之成陽隴西誰爲守者即以智力論司馬懿差可耳師昭立其敵哉然則後帝之不克終復漢業稱令主者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若郤慮所云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且以無憑之身入不可知之域而時處其留戀慨嘆之情危道也我方失國人甚疑我幸且輕我惟乘其輕心而用之則疑去而身得安故不思蜀之言亦聊以應昭也或曰令後帝求賢之切若昭烈於武侯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即不然而惟斥祗備亦可無傷國本至不幸而背城借一身殉社稷尙足告無罪於列祖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而非後帝所及也後帝者中材之主也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彼直以武侯爲何人耶

武侯論

渭南之屯維布耕戰不相犯犯此即古者寓兵於農地水所爲師也井田法廢多由微闕不召召菜而已兵不知耕民不知戰展轉連戍疲於道路嗚呼其亦坐自困也已然而誇富強積版籍則曰吾徵吾民而

張吾三軍耳蓋自春秋以來唯管子內政差近古其他如魯之州兵魯之邱甲無不殘民以逞者曹操新定冀州按籍可得三十萬衆此皆惟爲孫權謀其民以資有功及其甚者矣乃後之巧行其說者且按周官以爲治夫周官所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言力作任職之民耳豈徵調爲荷戈執戈之士耶其曰家者合男女計之也男女各半虛其一爲之主故曰可任者幾人幾人也傳稱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武侯兵止十二萬猶不忍盡用也三分更下然應變非長之謀官由是起王者之行師也不務爲其必勝惟務爲其不可敗大索戶口驅之疆場一有挫衄何以善後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而陳壽譏之適見其惑而已矣余少時嘗奇延計惜武侯不用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無論涉險致遠難可卒達就令成陽以西垂手可得而曉悍如延能保無邪心乎就令無邪心而魏軍四集蜀道未通新附之衆不無騷動君子觀鍾鄣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以彼易此必有能辨者焉屯於渭南曠日相待殊類迂濶而業惟可大則可久伏至險於至順慶不測於至靜既以伏魏人之背而拔其根本復不以虛聲扇惑吳人謹慎者之規略蓋如此羊陸輩小師其意猶足以靖其封疆况以武侯之誠信素結民心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藹藹若家人父子也筆食鹽漿有不爭迎恐後者乎大功未奏將星遽隕漢之不幸也三代井田之法坐是不復昔人有言車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可勝嘆哉

費禕論

蜀漢之亡亡於費禕黃皓爲是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并非有深根固黨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終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驟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者非禕乎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非禕乎傳稱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遠預政也祗以祗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怨尤者日深是尤能以嚴制帝欲於將萌而禕徒以材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故來敏嘗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符決之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和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阻其身乎延茲十六年帝曰盜殺大將軍費禕其官蓋深譏之譏其防衛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當吳人辨難蜂至何避不能鎮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願爭不屈於衆人之口然猶曰國命攸關不得不爾至其先上鹿車意氣自豪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同者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鍾離之刺盾也見其乘獨整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盜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爭其寮案以下制夫宵小中塔嘉召費禕通叩首涕泣謝罪漢武帝偕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統統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躬因不知以嚴儼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誰貽伊戚也或曰蜀亡距禕死凡十年何不責禕武之維而專責禕即維曾並禕錄尚書事矣獨不宜於制皓乎然維錄尚書在皓預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棄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

水決其防。從而塞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草其猶難圖哉。且維非韓匹也。從魏新至。未歛人心。韓少長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為太子舍人。選庶子。允能制韓。而韓不能制。亦何辭之有。若夫義關討賊。非同黷武。即小有損。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韓利在腹心。而韓之輕肆。中於背背。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既見。而從而責。豈惑君心之黃。嗚呼。責黃。韓愈不能為韓也。怨矣。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漢王允以窮治盜。而敗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威震而刑不濫也。允之敗宜也。然何以為唐五王。解乎。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五王之敗宜也。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而武氏者之非。即鑒於王允乎。察前車而徇其迹。與師心自用者。等之治疾也。疾在表者。清其肌以散之。固其本以禦之。誤投下劑。則死若表之既失。邪入於內。用參苓而不收效。則邪愈深入。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允之察盜。疾在表者也。而窮治之。與下劑何異。五王之武三思。邪在內者也。棄而不誅。其終不可支。允之察盜。且禍每中於所恃。而患多伏於所忽。王允以大惡已除。可恃無恐。而不虞竊盜之敢於內向。其收易知。五王以唐祚已復。君位已正。優游以導其和。而小人可不盡去。世且有舉陰陽之不相無。謂宜開以自新者。甚或執激變之說。以昌言於衆。而自來君子之敗。適足實之。則五王覆轍。將浸尋於天下。後世而焉所終極。故朱子於夫之家。傳不禁憤然曰。觀剛長乃終一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三思之禍。無論已。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性與習移。即明主猶且受其惑。獨中宗也。是故去君側之小人。不可不盡。而敵國外患。雖緩追逸。賊焉可也。

唐論

唐藩鎮得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勳。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開中小兒。選上皇。挾太子。弒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逃。寧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顧乃敢行上弒。密專廢立。雖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肅。幽於少陽。習為故常。至詔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盈珍。豈不可勝數。雖羊枯。杜預。復生。亦不能為治。嗟乎。終唐世二十君。而為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弒者。三。尚忍言哉。惟昭之弒。哀之立。山逆。潘然召金忠者。誰微韓全海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鎮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與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鎮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固藩鎮。而破朱泚。滅楊光。亦藩鎮。黃巢亂。民茂貞犯關。而誅討。莫安。奉迎車駕者。又皆藩鎮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混。轉。轉。以。信。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傳。傳。做。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緒。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襲。靈。武。有。若。楊。志。烈。雄。鎮。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真。常。得。李。納。險。事。有。若。劉。元。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景。聖。却。韓。宏。美。婦。人。有。若。李。光。顏。夜。擄。元。濟。有。若。李。勣。奉。代。而。斬。悍。將。有。若。王。承。元。重。宰。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

微滄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疑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即賊虜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陷。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獄三十萬。以賞將士。田悅納。納三萬。以付度支。而各為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處。何如。而誠如鳥。重。亂。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官。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信。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聽。宋。朝。鳳。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屬。汾。陽。可。不。用。僕。同。懷。恩。不。用。懷。恩。即。不。奏。留。留。等。分。師。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節。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收。而。并。其。黨。皆。伏。誅。幸。雲。京。間。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奉。法。寧。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沮。為。大。可。恨。也。况。懷。恩。奏。言。以。來。瑒。之。死。深。畏。中。官。讒。口。即。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為。良。法。微。獨。其。賢。者。也。兼。悍。交。立。必。環。顧。而。各。自。戢。劉。從。諫。之。奏。并。使。中。官。斂。跡。彼。朱。道。之。肆。行。凶。惡。固。克。用。新。規。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謙。虛。自。遠。且。同。一。德。裕。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所。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徐勣論

甚哉天之明且允也。有不終屈抑之才。有不可律遺之名。而必無不敗壞能飾偽以藏身之惡。吾於唐之徐勣知之。當其侍從。讓飲以出走也。門者斫之。傷額。卒不死。及其佐命唐室。勣成名。立年已。遂矣。復不死。高宗立。武氏為后。成於勣之一言。而其罪遂莫可道。而其惡乃終不可掩。是故人之能以善名一世者。其潛德之幽光。必不可闕也。而以惡流後世者。亦其從逆之真精。不容終沒也。嗚呼。周公流言。王莽謙恭。昔人所嘆。而勣獨以一身。歷其幾。不死於李密。門者之手。不死於太宗。在位之年。豈非天哉。雖然。天何心。天因其耳。是以君子懲忿窒慾。損之又損。必不使一空之惡。得留於隱微。以質對乎上帝。

宋論上

何代無奸。獨宋則莫牙於開創之始。至浸淫盡南北二朝。無一能廓清者。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哉。太宗失德。趙普再譏。一言成之也。卒以功名。終晉封韓王。至李昉。韓官者。王繼恩輩。不足道。嗟乎。微呂端。真宗危矣。夫澶淵之戰。誠孤注也。然可以得身。乃偷安議和。而王欽若。丁謂等。遂以封禪進。且無可如何。願欽若。請獨負釋繫囚矣。丁謂請能。兵。擄。豐。袁。謂之奸。倍甚於欽若。而萊公感焉。仁宗宋賢主。號稱治朝。而呂夷簡實為大蔽。廢郭后。出富范。排杜衍。能韓歐。特小才。不至大壞國。身歿而帝謂侍臣曰。安得愛國忘身如夷簡者。若其於孫河。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可不謂能受盡言與。而張士遜。夏竦。輩。又不足道。至王安石之用。肇自嘉祐。英宗在位。日淺。神宗甫立。即下徵召。朝野欽仰。共慶新參。惟吳奎力斥其謬妄。韓琦公言。其不可處輔弼地。呂誨補弼。而司馬公。惟之。所介與。爭。辨。前。而。帝。卒。專。任。之。兼。正。一。空。第。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三。言。而。上。棄。天。眷。下。失。人。心。中。斬。祖。澤。已。足。亡。宋。而。有。餘。割。地。開。邊。其。未。失。也。章。惇。蔡。京。其。餘。孽。也。京。首。變。新。法。其。後。力。贊。元。

蘇武、蘇武、而安石且配食孔子。故趙鼎嘗言於高宗曰：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又有於黃貫王黼之疑，疑者哉。嗚呼！寧神之滋，猶難圖也。何況奸佞，知人則哲，當國者慎之。仁宗於黃花釣魚，實既心知其不情，而非忠之何不明，著訓辭貶厥後，而辨奸一論，出自皋臆，其孰從聽之，而又孰從達之也耶。

宋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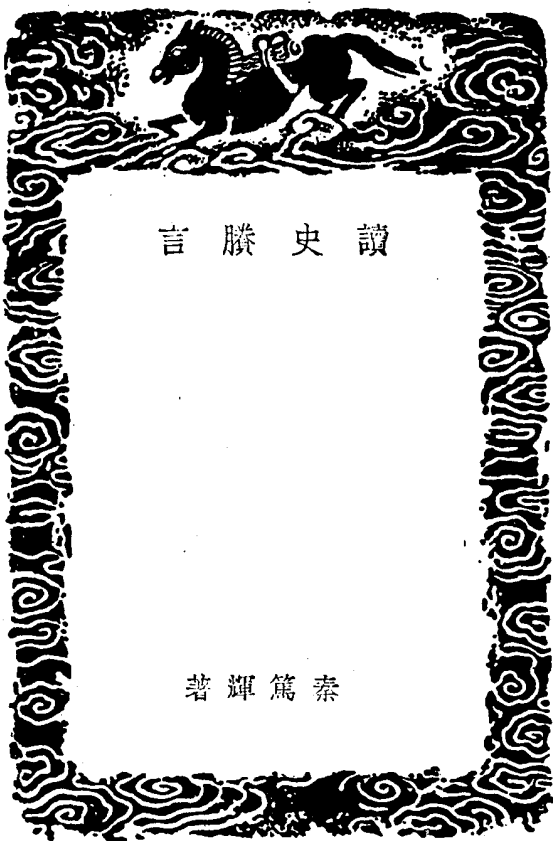
宋南渡之不振，罪首奸相。夫復何言。然高宗甫即位，而黃潛善、汪伯彥已在左右。黃、汪不足責，附黃、汪以勦李忠定者，張魏公也。後而無圖中原之志，則可。而黃、汪之志，何不移其勦忠定者，勦黃、汪。且何不移其薦秦檜者，薦岳忠武。而其心，寔忠定之罷，不關一勦勦之而忠定益孤。黃、汪愈張，引退益決。而建炎之初，坐失一恢復大機。然猶有可為者，曰岳忠武在。以彼用兵，妙存一心，不拘古法。平定江、淮，掃清漢、內，亂寧秦，太挫金人。尤虎喪氣，會兵而無一應。下制而曰：待岳家軍降黃龍會飲。非虛言也。乃三字難決，又失一恢復大機。嗟乎！擬難得而易失，一誤再誤。國豈以搆，雖其獄不由淺，寔由薦檜。不然，檜已免矣。榜其罪於朝堂，公收復知變之而志圖中原者，願乃若是。且高宗之主和，豈果忍忘父兄哉。特才鈍氣懦，恐一戰不利，失所便安。處耳富平之敗，實盡小入以口，而塞庸主之膽。繼以淮西，則口益滋。膽益寒，恢復之請，固且謂諸君第徵幸於一戰，我寧不徵幸於一和。而便安之懷，牢不可破矣。夫人情莫不狃便安，苟當播種之秋，其中亦必有所懲創。一懲創而主軸之機動，主軸之機動，而輔車之機以鼓。公紹興與可也。建炎之初，尤可惜。史斷於後，謂其慮淺而術疎。吾謂其才小而多忌，故能手剪苗劉，聞復州邑不自知其不能禦大侮。獨當一面，而固深知李忠定岳忠武之十倍於己，恐其功之不自己出也。一則顯勦其私殺侍臣，一則奏言其并兵要君，必不移其勦忠定者，勦黃、汪。薦檜者薦忠武，嗟乎！勦黃、汪則忠定不能，宗留守不至憤而疽發背，傳定張所不至召還，而安檜忠武之才，亦早見中原已復於建炎矣。薦忠武則軍政得人，戰無不克。主志以奮，檜無由售其奸。已亦坐收知人之明，而前愆可蓋。豈不臣主交榮，凌而志圖中原也。幸無如其忌刻之私勝焉何也。及夫孝宗新立，頗有起色。龍史浩而專任，焉正當熟思前失，鄙瓊之叛，誰為亂階。則邵李之際，豈不可解。即不可解，豈不可分任。分即度弱，豈不可分遣他將。以為助。忠定忠武處此，必有道矣。現虞允文在，豈不可引以自副。毋亦其忌之也乎。宋於斯時，危局已甚。用戰以攻敵，皆則黃、檜也。病者久心疑之，即百戰百勝，猶懼其或敗。一勝而果敗焉，而和議入。四州割，國尚可為哉。論者從而歸咎，豈得謂過。若韓侂胄史彌遠，實似道輩，曾黃、汪之不若，而又何責焉。

于謙論

余讀明史至奪門復辟，未嘗不痛心恨於徐石曹張諸小人也。然使儲位不易而大命有歸，雖欲媒孽其間，亦何說之有。則當易儲之日，為少保者宜其力爭矣。而乃獨無一言。嗟乎！世亦知人主莫解之惑，有非口舌所得爭者哉。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少保儼日之誠，端有慕於是。故其時以身喻者，無不用其極焉。而論者至謂漢留唐都，擅美千古。夫叔姓之於父子，既有間，而時異勢殊，惡可等論。此其為不知少保也。無容辨，又或謂英宗失身沙漠，天位已絕，乃狡焉強寇，陵蹙廟更得罪於祖宗，不宜復立。

景帝有社稷功，治以嫡而亂以功宜也。天作君而父傳子，又宜也。儲位之易，無足怪者。存是說也，是使夷齊不相讓，而反其辭以相詰也。以之責英宗，可矣。以之怨景帝，則不可。不可以怨景帝，即不可以解少保。而苦以知少保之欲以身喻者何也。景帝之欲易儲，其誠之心非一日，而不忍遽發者，亦尚知有理義焉。賜廷臣以金，則因以市也。猶不遽發，逮黃、汪疏入而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毅然而行。其意以大決其防，其不可以口舌爭也。明甚，爭之亦不過如章綸、鍾同、周莊、馬已矣。無益於事，而徒明其節。豈大臣之所以自處乎。且少保縱欲自明其介，亦何至賜之甲第，而頓首謝賜之禮。書袍、劍、冠、帶，而封爵於堂。歲時一謹視，乃為此拘拘哉。若曰：奉君之靈，縱有微功於社稷，實不敢圖利於身家。嗚呼！昔藍、閔、伊、誰是命，解爵之誠，固願吾君之垂察而一動其中也。若其詔子一子千戶，辭曰：臣欲為子求官，何必假手石亨。夫臣不假手於人以官其子，即若不假手於天以私利其子，此意尤彰彰矣。使少保稍有自利之私，以利奉景帝，南宮之鋼，不難一丸塞。而徐石之智謀兵力，不較悍於也先也。其時建立之見濟已卒，後宮無所育，則帝疾彌留，一旦晏駕，請於太后迎復沂王。固已拱手還之英宗，而亦可告無負於景帝。古大臣不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者，大類如斯。嗟乎！當其前有必欲身喻之微，及其後有無容復爭之勢，是以終不一言也。然小人媒孽之端，實由是起。可勝太息矣哉。

始余幼時，嘗戲筆作范增論，先伯築岩公諱良見而愛其俊爽，為訓之曰：論古貴有特識，非因人之所言而言之也。子言范增之去當在弑懷王，不當在殺卿子冠軍。雖足以正東坡之非，而不知已落尋常之窠臼矣。因授以伯祖項羽本紀書法論俾讀之，而余乃知文章家之翻空出奇，不必古人當日如景，而起古人於今日，亦必有即于如是而後安者。而後可以論古人。越數年，得隨侍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時將刻星閣文鈔，因得遍觀一切，而方地蕊於舉子業，不暇請亦不敢請。嗚呼！窮途有命，今竟何如。使當日者專力於此，亦或庶幾有成，而仍然故吾也。今鈔刻文鈔及二集諸史論，不禁慨然。嘉慶五年十二月，姪孫紹祖識。



讀史騰言卷一

言 騰 史 讀

著 輝 篤 秦

清 漢川秦篤輝著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似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爲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爲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崇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百陳氏烏能爲。而晏嬰自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于晏可矣。徒與叔向爲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子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暴自棄。晏嬰子西。類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尼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益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逆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事。

讀史騰言 卷一

一

讀史騰言 卷一

二

事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贊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稱齊桓爲正而不謫。亦許管仲之辭也。而其短在器小。在焉得儉。在不知禮。人品較然矣。管西及孟子。專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則深文周内。凡管仲之長。皆必以至壞之心術測之。其刻核不肖。亦已甚矣。  
召陵之師。非真欲伐楚也。特以服楚爲名耳。是時子文爲政。楚國無隙可乘。伐之亦未必勝。故因倖察之。便藉之盟。楚以爲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爲師之名。必使楚爲可受。以示不深責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爲不可正勝之戰乎。此知己知彼。兩得所欲之至計也。夫使其可受。乃故爲一小一大之詰。小者僅包茅不入。俾之受以爲盟。大者爲南征不服。使其辭以爲職。若直以僭王。猶夏之罪伐之。則至大而無可辭。勢將必出于戰。戰而勝則已。不勝則舉數十年之霸業一朝廢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呂東萊不識。謂者權譎之心。于其問南征也。譏其甚惡寬惡。多罪薄罪。于其不責僭王也。譏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視。皆非事情之實也。  
小白先驅以入齊。重耳緩圖而得晉勢不同也。蓋小白力能制子糾。重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謂刻不可犯也。使夷吾當其刻。亦爲賢者驅除難耳。  
秦晉相持。自圍鄭。以前皆晉失也。圍鄭一舉。秦有三失焉。助晉私憾。圍鄭一也。聽鄭獨爲退兵。二也。退兵亦當與晉講解和晉。而而去之。可也。私道三戍。市己之恩。激晉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關襲鄭之隙。于是乎有殺。然則秦穆反覆無常。展轉自賊。不有秦晉之悔。亦殆矣哉。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于公。有司以繼之。八年而卒。以弒君。繼位是以財收衆人之心。爲竊國之術也。乃以爭田宿憤。別敬父而啓弒萌。前以惠成。後以貪敗。豈兩人哉。彼特藉小惠以遂大貨。所謂將欲取之。必先姑與之。盡一國之財。獲一國之富。而貪根穢轉。卒被戕夷。孰非自作之孽哉。  
卻克聘楚。成十嘉禮也。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至晉楚戰于鄆。而射共王中目。十六子反之言。非先爲之讖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伊戾欲用牲加害昭太子。宋平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其後寺人柳用牲。害昭華合比。平公遂逐華合比。獨不思其爲伊戾之故智。疑之生聞。有不可窮詰者矣。  
晉之叔向。以博洽聞。知道則未也。明知晉之失德。平邱之會。乃曰不可以不示威。又曰不可以不示衆。對魯且曰。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也。及景王風昏。之不脩職。實惟責王之樂。豈非禮。前魯後楚。無反己自新之辭。左氏每盛稱之。辨議識。  
子家謂季氏。隱民多取食焉。齊之陳氏。亦厚施于民。姦臣未有不結民者。  
陽虎家臣耳。囚季桓子。強孟孟子。任其操縱。無敢拂逆。何邪。觀孟孫之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讀史騰言 卷一

三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領首虎惡，轉為之請美官，蓋以虎素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當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賄而庇其惡，當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肆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昭是崇，而然惡害，晉為已甚矣。伍奢之死，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則矣。何燕泉反以不為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衛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後歸，衛靈以接手之辱，避位而辟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陝州，德宗奉天，特顯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孟文與五人與緞強盟，孔惺，其子疾，亦使五人與緞強盟，則以身教者從。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裕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憂代他人之憂。三代後惟李鄭侯，唐靈武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上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為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始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奈何？亦仁義而已矣。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庸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封建之地太廣，是教之畔矣。此賈生乘建諸侯而少其力，為得封建之準也。然封建利少而害多，畔則害朝廷，不畔亦害百姓。至于賦逆之慘，皆起于封建，所以必不可行也。毛仲氏曰：秦始皇郡縣，救全天下萬世人倫之變，誠哉是言。

有悔之人，無終者寡矣。無恆之人，有終者寡矣。項羽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兵法又卒不成，則亦安有成哉。故觀人必于其所業。

蘇子瞻論范增未允，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為次將，增為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謀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還邈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強，即沛公何能乘間入關哉。論當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為第一，反以誅義為罪，謂增當去之，不亦慎乎。

漢高之勝項羽，在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而已。亦在善用開與不吝金寶，故以四萬金聽陳平用之。知秦將為屠者子，則以重寶唱之而致連和，知陳餘將皆故賈人，則以金唱之遂多降者。問勝印刑弊而不忍子者矣。雖然，此漢之必不可為三代也。

漢高為人，處率猜詐，其短甚多。幸而遇韓信之見小利易子牢籠，項羽之為大恩任其鼓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成。阮籍登廣武原，謂時無英雄，竟使雙子成名。放開眼界，所論原不為過。但以暴秦之後，民生塗炭已極，得一彼善于此之人，遂可以獲天休而成帝業。正孟子所謂創者易為食，馮者易為飲，其時則然也。不能生湯武，生一彷彿湯武者，天之氣運為之也。

沛公入關告誦，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漢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漢公教乃為發喪，特為討討之名耳。其心豈真有漢帝哉。核實論之，漢帝特諸侯之長，非真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漢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犯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為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若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張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曉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遇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祕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犯上老人，恐亦當時謫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

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為秦樹敵也，鄭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為己樹敵矣。然此為漢計失，為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真為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為漢，非為韓也。

陳平勸漢高偽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適為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諸此類也。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昧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味，恐累己也。益徵信不反矣，為信計，違宗范蓋，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韓等伍之，屬氣凌人，獨何哉。

以伍背之知，前不能保其父子，後不能保其身于吳，明有所虧也。以韓信之知，前不能獲其養于楚，後不能獲其安于楚，見有所累也。夫必無虧與累，而後謂之知，若二子皆不自顧其隲者也。

蘇明允論高帝之欲斬樊噲，為欲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最為卓見。又謂噲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又謂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有不欣然從之邪。皆深切事情，儲在陸謂為已甚，按噲縱不叛，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此必然之勢。且陳平素畏噲，必多牽制，欲說噲誅呂，殊費周張。況呂祿乘軍，噲妻呂須出其珠玉重寶于室下，曰：無為他人守也。顯有明微，而謂噲能與其妻異邪。

古今聖人之下有賢人，賢人之下有妙人，越之范蠡，秦之蔡澤，漢之陸賈是也。不忘富貴，名節亦無虧焉。不及聖賢，出處亦無愧焉。妙乎，妙其急流而勇退也。是一節可取也。

人動謂今不如古，只漢文帝除肉刑一事，今勝于古多矣。或者猶欲唱議復之，豈非不仁之甚者哉。漢法禁夜行李，廣犯之是犯法也。竊陵尉有巡微之責，呵而止之，固宜。其言曰：真將軍，尚不得夜行，何言故也。使吏盡盜項，不顧藉如尉，則天下且治。李廣為國大將，外舉不避仇，擢而用之，可也。否則皮外置之耳，殺之不已甚乎。尉奉法成仇，廣執法報怨，卒扼于衛青死宜哉。

後漢書劉玄傳，王莽首傳詭說，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靈光等。按此語雖駭而實慧，凡姦臣之被惡名者，皆可深長思矣。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號盟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後更始為謝祿。祿見赤眉。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祿為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道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見大將。宗室無量。度亦恭救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藥賜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恭未為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禍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亦將徐宣為鐵中錚錚。備中俊俊。宣何足當之。若恭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由。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宜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待其要領。令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遭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遂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為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傑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帝未遇時。見贊名流。如此何待。孟德許為天下英雄哉。

孫權開昭烈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是在統亭既敗之後。權猶見憐如此。宋袁粲集。劉璋本以奸逆據蜀。因漢賊。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按此最可破昭烈不當取蜀之說。

抱朴子。魏武帝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按此事正史不載。葛洪不知何由知之。

孫夫人在荊州。權可大遣舟船迎。妹異日白衣搖櫓之謀。已兆于此。易曰。履霜。堅冰至。荊州曾不力為之備。何哉。

蘇明允權書。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乘荊州而西。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就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而論諸家。拒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夫明允之論。獨是。而論孔明則非也。當日秦漢故都。已為曹操所有。孔明安從而得之。荊州且與孫權爭無已時。舍蜀無

插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乘荊州而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借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悉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為名言。蓋善處所短。即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中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為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為憂。樂無高下。對病為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益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緒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度恭仁。恕答之。孝緒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孝緒之見。非即孔明之見哉。難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容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容知為先。而寬裕溫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洲。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蠅。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常。殺羊更殺其殺。殺羊人疑。羊羊謂吳。殺羊謂魏。

曹操漢書。漢書荀彧首贊成之。以操窮凶極惡。卒移漢祚。似無天道。詳考其事。而知天道不爽。有三快焉。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殺逆臣。一快也。曹丕納父妾。以逆子污逆父。二快也。司馬師弑堯。司馬懿滅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也。且曹叡之子。芳乃乞養他人子。不知所從來。實非曹氏子孫。則芳立魏已亡矣。名為蜀亡于魏前。實魏亡于蜀前。更見天道昭然。尤大快也。

董卓既誅。王允秉政。漢幾復興。以不赦李淮。郭汜。激成禍變。然淮汜欲逃。賈詡曰。倘釋兵。一校尉可擒矣。不如將兵攻京師。敗而後逃。遂不可制。則謂賈亡漢之賊。其後復為曹操謀。謂之罪。可勝誅哉。

灌汜之亂。漢室之亡。已決。曹操再造。使其不為篡逆之謀。其功當觀乎伊周。為千載一人矣。思作文王。遣吳萬古揚之。奸。揚之。悲也。

曹孟德聘糜竺。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邪。孫權勸孟德稱帝。孟德曰。是兒欲置我于火坑上邪。夫孟德欲避火坑而甘為盜賊。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要知能避火坑。乃真為盜賊。所謂小人喻於利者也。祖逖行軍。不焚別掠。其弟約。後遂為亂。亦遂有以救之也。

景略之不從。祖溫。猶孔明之不從。曹操也。然景略以其師教之。師曰。君豈與祖溫對世哉。一言而出。處定。師失其名。蓋隱君子。謝安之破苻堅。非幸也。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縱不能勝。必不可敗。苻堅之敗。開風聲鶴唳。疑為晉軍。齊高世排。視周師。見羣鳥飛起。以為旌旗。即馳還。不能返顧。蓋心之怯。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符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而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解，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矣。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靜以守之，不為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欺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懼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敢充使，諸子推探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糲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婭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贖，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焦母之貧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強禦，不侮於寡，不可及也。與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凝于期頤。舉孔子所謂知廉勇毅文之禮樂忠義授命久要，不妄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余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執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為君者，不誠難哉。善建不拔，亦惟慎其始耳。

元魏主恭為廣陵王時，因元叉擅權，陽得瘡疾，閉口八年。為羣臣所立，後為高歡所廢。旋見弒于魏主，惜其以八年之瘡而死于一朝之立也。然亂世之君，亦可哀也哉。莊子曰：厲賢王，信矣。

侯景畏慕容紹宗，聞其來，曰：誰教鮮卑兒。指高。解道紹宗來者，然高王定未死邪，亦可謂死高歡走生侯景矣。宗制景，歡為澄早策之遺宗，陳元康教之。元康亦傑矣哉。

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遂歸。侯景謂慕容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殺寇者，信有罪矣，而免死狗烹，亦可鑒哉。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梁無蕭正德之引，侯景焉能為哉。正德為梁主之姪，既叛入魏而復歸，是一反側子也。復使將兵討賊，引景深入甚矣。梁武之闇也。

侯景叛梁，自八月至十一月，遂入臺城。西魏伐梁，自十月至十二月，遂入江陵。亡國之易，未有如梁者。晉載紀慕容容謂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渡江，朱元英問法和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掠自落，樹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按宜待熟時，此言雖小，所喻至大。凡人為善無報，善未熟也。為惡無報，惡未熟也。熟則善無不興，惡無不亡。自勉者宜審其幾，觀時者宜俟其定。

隋高祖伐陳，作艦投楫于江。曰：若彼覆而能改，吾復何求。此蓋度陳人已困，有必取之勢，愈示形以恐之。即李靖散舟于河之意，而特謬為大言耳。不然，前何聽高祖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及縱火燒其積儲之祕計乎。

李密尚有山東舊地，雖敗于隋，非窮無所歸者。且有徐勣代為之守，而其麾下王伯當、魏徵之流，皆人傑也。何遽降唐，既降又圖反覆，致死進退狼狽，豈天奪其魄邪。

讀史賸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即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即真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選之入宮，高宗不為聚麀之行而按之立后，彼武豎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鑿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為天作孽，而事藉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慮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情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護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鼠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偽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被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機輪，既事實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沾名之尤者，微之心術，真千古巧偽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

玄宗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按六者之中法直爲上通儉次之吏文又次之

玄宗舍張九齡不用求風度如九齡者用之此猶不好真龍而好畫龍也

玄宗欲廢太子殺二王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夫徐勣以家事一言致讓武氏之禍殷鑒不遠使明皇善聽即林甫之言而思之未有不悚然懼然反者蓋是時其禍將作其心已昏遂不復有瞻顧後之慮矣

白起甘抽杜郵之餓不肯與無益之師所以爲名將無益尙不爲況必敗乎哥舒翰輩愧白起多矣然有將欲戰而無功者未有將不欲戰而有功者惟戰何其甚哉

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是時依輪固守不戰賊進無所得退則爲郭子李光顏張巡所扼不數月必有土崩之勢乃以催戰爲賊所乘遂破潼關直逼京師始明皇種奇極惡天必欲使其喪國奔亡故不極其敗不止也幸而不至死亡者或其初定禍亂實有功于天下而開元之善政有以維持繫屬而未盡絕于天意與

關龍之見圖于匈奴也第五倫以爲不宜救鮑昱以爲宜救救之是也公孫瓚之不救別將果何如哉至衛青之子李陵王恂之子楊業賀蘭進明之子張巡又其甚焉者矣

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僕固懷恩恐賊平亂難請以將降薛田承嗣李懷仙等爲河北諸鎮節度朝廷亦厭苦兵革苟無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鎮之禍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無不愛之而前既見惡于魚朝恩後復見惡于程元振蓋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爲太子親受李輔國之禍而身更寵程元振復爲程元振所謀見逼吐蕃再失長安幾于亡國及觀柳伋之奏元振竟不加誅僅放歸田里身始反國復寵魚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輔國元振之上可謂下惠不移矣

代宗昏愚惟禮重郭子儀慰安李光弼保全僕固懷恩母差強人意以代宗昏愚能誅李輔國魚朝恩元載貶程元振似勝終身比匪者但四惡相繼雖克誅之害已多矣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護忠臣也然豈晟所及料哉可謂純忠矣子書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爲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處尤難

涇原兵亂京師陸贄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備必奉朱泚爲主姜公輔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從天下未嘗無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謂之曰朕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臣亦願與陛下有約願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馬燧皆得全終始長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數十年之命真宰相也

李長源于肅德兩朝皆值太子遭譴兩次危殆于晉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論唐之賢相決以長源爲首蓋

房杜魏徵幸遇太宗之明盛姚宋九齡猶當玄宗之末梓惟長源之遇肅德皆以晉主而信諫言長源獨能善全父子之恩故所處爲難也

韓昌黎章丹碑稱其舉明經第遷授陳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是科名得位可以讓其所親而已仍可別爲進取又載故事使外國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親官章使新羅獨不肯具疏上陳云云是朝廷之爵聽人謁買以爲惠皆可駭人聽聞

晉書以孟嘉附桓溫傳唐書以柳宗元附王叔文傳嘉之高標諒不以溫累柳之晚蓋又豈得以王牽乎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子集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其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胡致堂謂唐臣以封禪爲非者唯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諫豈可盡非哉

李絳爲相于憲宗朝可謂忠矣而屢以疾辭位大抵君子難進易退其去位恆輕小人固寵希榮其居位恆久此治日所以常少亂日所以常多也

鄭注李訓之謀誅宦官也使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又以郭行餘鎮那管王瑤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及時訓召行餘瑤受敵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仇士良等至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兵甚衆士良等驚走夫事機間不容髮是時約既有兵宜亟執士良斬之然後接誅其黨自易與耳後人不責其怠緩以失事機概謂誅宦官失策豈通論哉

李德裕之相武宗削平澤潞剽取河朔幾于中興宣宗初立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德裕毛髮灑漸此如霍光之廢乘也官此不貶何待德裕去而唐不振矣

甚矣唐昭宗之不幸也先逐于黃巢中制于宦者後扼于李茂貞卒弑于朱溫乃區區華州之韓建亦從而困之徵其父叔豐之言早見紘于建矣建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籍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獨建撫輯其民與荆南郭成納號北韓南郭似有可取者然先既困天子後復黨朱溫成梁之篡直亂賊耳卒爲亂兵所殺宜哉夫以建識字之艱苦勤勞獨不求識一忠字以致身敗名裂學可不知務哉

或謂李克用曾迎昭宗矣使其投之可保乎曰恐亦去虎投豺耳蓋周連已絕無可託足處矣

朱溫遣寇彥章迎過昭宗于洛陽昭宗復爲僱語曰乾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嗚呼可哀矣

周德威勇而多知能望歷以知敵敵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開天下梁驍將陳章者號野夜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陳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德威戒其步兵伴走微服雜卒伍中伺章已過揮鐵鎗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夫乃知盛自表暴者未有不爲人所敗者也若威名大著足以備敵又當別論

讀史論言 卷二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然視顏事梁何方直之有

敬翔為朱溫謀主後唐兵入自經死從賊者亦可鑒矣

郭崇嘏為莊宗謀策從邠州入梁汴州八日而滅梁實山康延孝來降盡得梁之虛實知其為天亡之時也

朱晦翁綱目謬誤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為正統者子晉有詩云王莽為賊臣朱溫為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閱宋既庭作黜梁紀年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得為梁乎其時移倣與復唐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紹劉表不乘虛襲許則可惜以王揖雖乘虛襲晉陽亦無成故計在人用也然梁人之困晉陽成陷者數矣實賴安金全帥子弟卻之于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于外莊宗以策非己出賞皆不行又何待一夫夜呼而始決其必亡哉

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樓以避暑使人問崇嘏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屋不勝其熱何也崇嘏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耕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獲清涼崇嘏此論真萬世人主之金鑑也

唐家人傳莊宗以好言勞軍士曰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觀此出納之吝者亦可鑒矣

五代史李嗣源反綱目多怨辭觀于嗣源監國魏王繼及至長安自殺嗣源之反乃不可得而掩矣蓋亂兵之過可恕紹榮之過可恕洛陽之據不可恕洛陽之據繼之殺必不可恕且嗣源不據洛陽郭從謙亦無由倡亂而弑莊宗莊宗既弑果無叛心何不求其子繼及立之而使其自殺乎嗣源之爲君甚有可取究無以解于反之一字也後其子從原爲李從珂所殺遂至于亡亦天道也

明宗謂李金全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范延光對明宗曰一馬之費可食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城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明宗聞言殺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若明宗亦可謂令主矣

自宋以來禪主得善終者始見于故吳主楊溥則徐知誥之厚也

徐知誥本姓李故復姓李名昇自謂唐後故國號唐雖其世系無考然亦無據謂非唐後也則其得國較諸人爲正況其受吳禪奉讓皇亦與篡竊者迥殊惜作史者未表而出之

唐家人傳從益爲明宗子石敬瑭犯京師封從益爲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祀按此五代僅見之事可謂盛德後劉智遠既篡殺淑妃及從益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先是邪律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劉智遠起太原翰欲避之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使者迫之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惜其見及此不能力避之也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曰明宗與我約爲兄弟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辱亦甚矣妃終不免一死何不早從曹太后焚死爲烈烈哉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也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羅貫爲河南縣令強直不避權貴宦官譴之因以見殺安重誨請退不已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能去是紆其禍也後卒見殺夫貫之強直于亂朝重誨之威權于濁世皆取禍之道也

劉銖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嗚呼五代之殘民以逞率如此矣郭延魯爲循良之吏史以爲難能而可貴云

安重榮曰天子豈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耳五代盡人大抵所見如是

劉季英曰自古守淮莫難如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五代史死節傳三人一王彥章梁臣一裴約後唐臣一劉仁贍南唐臣彥章最知名若裴若劉知之者鮮矣然視彥章之黨賊而死尤正

孫晟長于詩少爲道士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爲南唐主李昇相輕馬延己曰金瓶玉杯盛狗屎可乎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後使周守節不對江南事爲世宗所害按晟驕侈似無可取而能完節不辱君命人可一節論哉

楊升菴曰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後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內脩文治外事征伐其言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功的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不能代周其視范質王溥猶松柏之于蒲柳耳天欲祚宋必先亡朴

曲洧復聞參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付以生殺使不得動衝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按此原良法然苦養兵無實現列軍籍者多方冒濫朝廷借費屢從裁減又安從廣招而安輯之乎此開勸與守成形勢不同而守成之法有倍難于開勸者也又曰蘇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按此亦揣合之說。夫欲以外兵制內事不可為矣。此何進招董卓卒以致亂而早發孟德之笑者也。

王氏揮犀錄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舊臣或宣怨言。太宗收置館閣。使脩書。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廣其帙。厚其廩。以役其心。乃卒老于文字之間。按此以脩書為牢籠之計亦巧矣。然不獨此。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太宗已為進士舉言之矣。

宋王性之。默記。神宗謂滕章敏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滑。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按此則宋太宗不為善終矣。以彼之負兄殺姪。卒以兵死。天道真不爽哉。此事宋史多粉飾。因此所載不禁快然。漢高祖飲歸徒之箭而終。明永樂為榆木之窳所殺。皆古今痛快事也。

張方平之論屯田曰。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畜土曠。地力不盡。東平鉅野。率多開田。民力不贖。置屯之地。無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難以布屯。或慮軍籍久廢。耕耨弗便。不知昔之屯田。多在師旅。解甲執耜。釋耒乘戈。出死入勞。曾莫之憾。惟所御用而已。又況四方無事。疆邊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室家安而妻子聚。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憚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租。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招來。監之以利。寬其賦役。復其他徭。則願屯之人。穡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期必信。因使冬臘。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是募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庫帛。不食廩穀。驛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國家廢費無過養兵。徒生其騷。無益于用。歲耗巨萬。上下空虛。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獨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則生弊為解。夫弊至養兵。亦已亟矣。乃不慮此有形之弊。轉先慮彼無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無弊矣。若養兵之弊。雖知之而無可防。何也。為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餼之外。不謀藝則不能生。一旦導之歸農。積穀未有不如此赴壑者。縱其不願招佃屯田。使習戰有成。乃于營兵缺額。勿補。十年之後。營營悉變屯。然後輕徭薄賦。以蘇黎民。漸水築防。以備旱潦。豈非萬世太平之業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為患。豈淺哉。

唐張說變府兵之制。兵民分而為二。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使天下安堵。誠萬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誠力講屯田以調劑之。斯盡善矣。一縣屯田。則兵足衛一縣。一郡屯田。則兵足衛一郡。何至郡縣無兵。一旦不逞。勢如破竹。誠縣屯必以知縣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撫循練習。緩急可恃。使言何貴。有用為貴。又何貴。有驗為貴。明允論審敵北宋亡國之形。如燭照數計。可謂大驗矣。使其言見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謂大用矣。或墜以為權術屏之。則必取無用不驗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後為聖賢之絕矣。

學斯道之真傳。聖賢之道。五穀與百藥皆有。穀以養生。藥以救病。不可偏廢也。今日食穀以救病。至死而謂藥不可服。豈理也哉。或曰。孔子固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曰。此孔子為不得已言之也。明允所論。正孔子足食足兵足信之道。豈有當得已之日。可為之時。而自毀其兵。待死以為信者哉。至于足之道。萬有不齊。在與時為變。通未見孔子處北宋之時。不以明允之言為是者也。

明允諫論。于龍逢比干。則取其心。不取其術。于蘇秦張儀。則用其術。不取其心。語似可驗。不知實本諸孔子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諫焉。即明允之指也。拘者之論。每使孔子之道。偏落而不完。執滯而不淹。通此其一也。

仁宗之弊。患在廢弛。故子瞻策之以振作。神宗之弊。患在紛更。故子瞻策之以養安。此正因時起義。變動不居之道。後儒反譏其矛盾。又謂子瞻本欲變法。因安石之誤。乃自覺其非。而改說皆相弊。捫燭之見也。其上仁宗策中。有果于任人一條。後神宗以果于任安石而敗。然則欲任人務先知人。而上神宗策中。又力言知人之難。必合觀而義始盡。

子瞻生平所論。亦未盡允。其人實君子也。朱晦翁以其忤程伊川。極醜詆其心術。必以小人誣之。豈公論哉。近猶有申朱說以誣蘇者。視其自立。不敵子瞻之萬一。尤可笑不自量也。宋史稱軾言足以達其有欲行。足以遂其有為。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為之也。允為定論。

王安石護孟嘗君。收雞鳴狗盜。不能得士。以制秦。然安石縱百萬虎狼。逞毒新法。以亡宋。責人無難。自責惟艱。信哉。

安石論館職。劄子。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按以極執拗無理之人。言之鑿鑿。當理如此。窮理之說。乃道學執以傲千古者。實自安石發之。可見必于其人之性術行能。而通觀之。其人而平。正通達也。則所謂窮理。必真理也。其有誤焉者。鮮矣。其人而剛。復自用也。則所謂窮理。必強辭奪理者也。其有當焉者。鮮矣。神宗問曾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于為。吝于改過。按此為安石總斷。其弟安國謂臣兄心本無他。但多執拗耳。執拗故吝。心無他。猶周旋語也。果無他。不執拗矣。

能視病。必善立方。始可謂之良醫。能知弊。必善立法。始可謂之良相。安石上仁宗書。指陳天下之弊。至明且切矣。而更以學術亂天下。豈非知弊易而立法難哉。

家語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實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安石盡其人。也。大戴禮曰。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招人甚易。丁謂呂惠卿輩。盡其人也。亡國之君。必愚。未有若楚懷王。齊王建。宋徽欽之甚者也。數君皆有可勝之勢。而甘以其身陷虎狼之敵。夫魚不脫于淵。其智直不如魚矣。懷王有一屈原。不能。用。徽欽有一李綱。不能。用。是謂下愚不移。

國棋博者三。費祿以度勝。謝安以識勝。宗澤以謀勝。澤備矣哉。在立信邊兵之策。既阻于前。文天祥分鎮之謀。復扼于後。宋事愈不可為矣。

讀史臆言卷三

明燕王之篡。人歸咎于齊黃之削藩。非也。彼即不削亦反。誤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一語。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曷之易耳。

燕王與盛庸戰。以十餘騎迫庸營。宿明且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固天奪其魄。然諸將何不生縛而獻之。且將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觀鐵鉉在濟南。給燕王入城。下鐵板棧中。是欲得而殺之矣。盛庸真庸奴也。

其帝于正統。陷沒之後。信用于謙。內撫外捍。鞏固苞桑。明之亡。端賴于此。厥功偉矣。獨惜顧位之念重。愛兄之意微。諸臣議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歸禮儀太簡。復置之南內。朝見悉無。形同禁錮。易太子伐宮。樹天性太薄。乖氣日積。又不能防微杜漸。遂成奪門之變。皆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既定。有何嫌疑。自應厚禮迎變。同宮以處朝夕。盡事兄之道。家庭友愛。和氣薰蒸。使英宗有太上之樂。羣小無覬覦之嫌。不幸疾篤。或仍請英宗復辟。或命傳位憲宗。均無不可。則孝弟之道。篤慶之恩。普矣。計不出此。使羣小挾以為資。漢成傾覆。貽患一有。功無罪之于謙。豈不重可悼哉。

唐高祖于初起事。謂太宗曰。今日化家為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其辭猶緩。後有貞建奪門之策。出門謂家人曰。濟則人否則鬼矣。殆哉。豈及行險。僥倖者不可思乎。

于謙之功。不世之功也。其忠。亦不世之忠也。然而處成功不能無憾焉。英宗誤信王振。陷身土木。雖還。決無復位之理。既奉為太上皇。則宜迎歸大內。崇帝朝夕與處。以盡弟道。則和氣致祥。豈隙自滑。乃露處南內。使宵小生心。致啓奪門之禍。謙當圖柄兵。坐鼓不知。何其疏也。如英帝猜忌。甚。調劑弗從。兩姑之間。難為婦。惟有奉身而退耳。觀望不去。致被宵小所陷。又何疏也。大抵古今君子。慢于疏者甚多。而謙亦不免。固不能為賢者諱也。若夫易儲不諫。不足為謙疵也。

殺于謙之日。薛瑄正入關。英宗頗信其言。因瑄言免謙罪。夫不能救謙死。僅免于磔。等死耳。與以挺刃何異。吾不知其理學安在也。殺謙。且古奇冤。理學不惟當以去就爭之。直當以死生爭之矣。瑄一生講學。拘守朱晦菴。此即晦菴不救趙汝愚之心法邪。或曰。瑄犯王振。幾致殺身。似非畏死者。曰。犯王振。初不料振。殺己也。奪門之舉。好可畏。時勢危于王振。故不敢力爭耳。瑄之趨避亦巧矣。然福莫大于與君子同禍。瑄之趨避亦拙矣。

明之憲宗。亦關主也。行政可取者甚少。羅萬貴妃至密。太子祜極而不知。紀妃生子六歲而始知之。又不能保全。紀妃以至壽卒。一家以內。尚聞如此。況天下乎。明朝無令主。差強人意者。其有二乎。前洪熙。後弘治。世宗繼統。張璠首唱邪說。逢君之惡。直考所生。不知人難以二本為嫌。禮賢以大宗為重。繼統繼嗣。雖分兩端。如果篤念所生。守長子不為人後之義。惟有辭統歸藩。別立宗室。則可既貧其位。復使其私。揆之忠孝。均無所當。斷以孝宗為皇考。此稱既定。縱復私于所昵。雖稱與獻為本生。與獻帝猶之可也。別立廟猶之可也。伯孝宗考與獻。則太甚矣。附太廟配南郊。抑又甚矣。近日趙雲校猶是張璠之說。何其昧也。由此推之。宋英宗實稱仁宗為皇考。則當日韓琦。歐陽脩。議追崇濮王。稱親猶未太過。即國立廟。亦尚無嫌。蓋以本生之義。禮有明文。原不可沒。但明著本生。猶勝稱親之節。統或曰。于本生厚。則于嗣父薄。故本生必不可厚。曰。此掩耳盜鈴之說也。今謂嗣人者。果能忘其本生邪。使果忘其本生。則一無良之疑物耳。何取焉。天下兩端。曰恩與義。其盡禮于嗣父者。果能忘其本生。亦思也。恩義交盡。又何款焉。若張璠厚本生。竟呼嗣父者。昵于恩而悖夫義者也。謂本生必不可厚者。拘于義而忘夫恩者也。曰。如二本何。曰。恩義交盡。正一本也。一而一之者。經也。二而一之者。權也。

築殺一龍逢。紂殺一比干。為千古罪魁。明世宗殺數十龍逢。比干。罪浮于紂。紂十倍。不被南巢之放。牧野之誅。豈非幸哉。生平最底奸臣。而惡言官。凡攻奸臣者。多以言而杖之。死。幸而聽之。又以言之不早。杖之。死。是直臣無往而不得死也。因議大禮。庇張璠。桂芳。郭勛。殺直臣者。干。因邊疆。又庇仇。嚴嵩。趙文華。輩。殺能臣者。干。或以不職而殺。猶有說。若張璠之死。則以戰勝而殺。其視臣如草芥者也。小人而無忌憚。未有若張璠之甚者也。無知妄作。擅議典禮。謂孔子不當稱王。不當用天子禮樂。改用六

仲。夫天子禮樂非孔子自用之也。仲孔子者用之也。自用則不可。仲之者用之何不可。自漢高祖以太牢祀孔子。即以天子禮樂尊之矣。孔子為萬世天子之師。天子既師之。即當用天子禮樂。非孔子有加損也。亦明夫尊師之心。極于無可加已耳。豈有所不足于孔子之道與。謂其不足為天子之師。與不得用天子之禮。即不當受天子之拜。率天下後世。咸道而師之。必禮之言矣。世宗貪其議大禮之私。一切從禮之言。且訂一切禮樂。孔子不云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嘉靖時名將。推馬永梁。梁。永。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遠東兵變。永勳定之。皆賴其力。震奮健兒五百人。遠東兵素驕。畏震約束。震前後數十百戰。未嘗少挫。時率之出塞。劫敵營。悉賴其力。董觀軍心。腹較勝行伍。實其爪牙。足備不虞。為將者不可不知。然必發之厚。始足以得其心。御之嚴。始足以防其擾。尤不可不慎也。

凡攻奸臣最難。當其得勢盛而攻之。與委身飼虎無異。必伺其閒而攻之。如榻一清之除劉瑾。徐階之除嚴嵩。庶乎其可也。

嘉靖諸相。張璠。桂萼。小人之尤。倡議大禮。逢君之惡。排陷忠良。夏言頗有雋才。能與之抗。然心術醇疵。半器小易。卒為嚴嵩所陷。父子濟惡。為有明奸臣之冠。朝野元氣。斷喪幾盡。徐階以練達之才。深遠之識。雖奸于不覺。消患于將成。除嵩之後。獨相數年。彌縫猶主。默挽頹綱。世宗之晚節。稍清。階之力也。求于明之賢相中。未知誰與比數。

席書亦為小人。其推薦王守仁。獨有可取。守仁講學之得失。姑置無論。其經濟實三代後超羣絕類者也。借所遇諸主。又為張璠輩華奸所阻。不得大用以盡其材。殊可惜也。

隆慶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稱。獨其扼徐階一節。罪無可道。後見遂于馮保。張居正。蠶黃雀。覆轍相尋。天道好還。殊可畏也。

張居正為明之能相。萬曆初政。實屬中興。勉延數十年國祚。居正力也。我聖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允為定論。但其驕氣。殊所未免。故遭身後之禍。海瑞謂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亦切論也。忠義之心。天實鑒之。曾孫同儔。高節殉國。不板家聲。其即厚報居正也與。

明大臣如夏原吉。楊士奇。周忱。李賢。皆居親喪。起復視事。詳載明史各傳。亦初不因軍旅。蓋以其任大責重。或經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則必敗事。故奪情以濟。所謂權也。張居正當萬曆初政。方服奪情。視事。正合此例。乃吳中行輩持柄而搖。吹影吹聲。曉曉成黨。遂成後來黨相攻。萬不可解之禍。沈毒以至。于亡國。皆由一時爭名客氣所致。非果有公道。為持典禮安國家起見也。後之君子。可不戒哉。

吳中行以門生。動座主張居正。辭銜亦以門生。動趨兩星。後乃率以為常。情事雖分。悖德則一也。豐點爭大禮。豐坊乃請以與獻入太廟。配郊祀。時人謂以子攻父。然高濂先已勸父。徐以圖劉瑾。大約世變至明。而極。君子則不近人情。小人則滅絕天理。雖以孔子生其時。不能不受攻擊也。況下焉者乎。明之學術。每以良知攻王陽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

無通儒矣。明之治術。每以攬權攻張太岳。不知他人之攬權。不可行。太岳之攬權。正尊主庇民之要務也。太岳死。明無宰相矣。要之。二公皆可獨為。而不可以共為。學者當擇而取之。攻之則妄矣。

范文正公開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嘆曰。當是時。雖沈勝負于度外也。然真怒視王化貞敗兵而泣。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慎。可知矣。

明之守遼東也。能廷弼主守。王化貞主戰。後以戰敗。則廷弼之主守者。非惟不當誅。直當賞矣。乃任意誅戮。當日言事之臣。責其不死于兵敗之時。後來詠其事。猶有不死右屯。死西市之說。皆腐儒不達時務之苛論也。廷弼于當時。非所當十世有之者哉。且奸臣之殺廷弼。欲陷楊左原。非為封疆起見。可謂奇冤矣。

明之用廷弼。每于邊疆殘破之後。及稍稍整理。輒又罷之。其後內扼于張鶴鳴。外倚于王化貞。而卒至冤死。我高宗純皇帝特賜諡褒崇。真快千古人心也。

鄭元標之主殺熊廷弼。為張鶴鳴所使也。吾嘗謂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為忠國家。顯而易見。君子之客氣。為忠國家。隱而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客氣唐以前猶未甚著。宋以後則浸浸熾盛。至明之末造。而極矣。勢不至亡其國不止也。夫以君子而禍國如此。猶得為君子哉。

葉向高亦黨王化貞。沮熊廷弼。誤國之罪。為得而辭。魏忠賢當國中。官類出朝端。以為可愛。李魯生謂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曾不從中出。而誰出。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馮銓年未四十。魯生欲令入閣。蓋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結果柄用。竟用時文假借字義之法。行文以濟其私。可笑矣。

袁崇煥亦建魏忠賢祠于甯。前凡建祠者。皆入逆黨。崇煥他日之誅。雖冤。未必非此謀其孽也。禍有不可料者。有可料者。建祠獨不待智者知其禍也。當時甘心為之。遍于天下。小人只顧目前之福。不計將來之禍。大都如此。

殺楊左諸公者。固魏忠賢。許顯純。為之主。而首勳者。則宦維華也。教之坐納楊鶴。熊廷弼。始有名者。則徐大化也。票擬五日一追。比致死者。則顧秉謙也。三賊之惡。更甚魏許。

魏忠賢于朱國禎之罷。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其善去。王紹徽于楊左之死。曰。天眼開。楊連左光斗死矣。夫大抵小人。亦實見君子為惡。方極力害之。不可以常理論以常情度也。王欲若謂吾不知世上何者為君子。小人。但與我善者。即為君子。與我惡者。即為小人。張瑞對策曰。從古用人。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仲尼。是其意。竊怨孔子之分別也。若輩所見。固應如此。

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為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逞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無私乃私也。明之小人。利心太甚。不惜苟且卑劣。媚權奸而毒善良。其至極亦得禍焉。諺語所謂害人終害己也。

崔呈秀為魏忠賢謀。主凡忠賢之惡。皆呈秀之忠。賢既敗。呈秀自知不免。乃盡取其寶器玉杯。痛飲。每飲一杯。則碎其一。碎畢。乃縱情事。亦何可笑。黨惡者當為明察矣。

楊椒山之攻嚴嵩。楊大洪之攻魏忠賢。皆在其勢正盛之時。此與以身飼猛虎何異。二公何不姑俟其熟。

乎蘇明允所謂取其心不取其術正此類也。追賊公令也而明之奸臣即以追賊誣陷正人講學美事也而明之端士轉以講學大興朋黨雖有清濁之殊其誤國則一也。

易坤七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陽也君子也血陰也小人也陰疑于陽而戰則必見血所以戒小人也。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上九小人剝牀君子為小人所惡依則牀也為小人所庇陰則牀也小人害君子自剝其牀與虛也其凶決矣是故黨獨之禍與而宦官誅于董卓甘露之亂城而內侍夷于朱溫黨人之碑立而蔡京亦亡偽學之禁嚴而侯官竟死明之王振劉瑾嚴世蕃魏忠賢及其黨與毒害忠良者轉瞬皆駢首就戮亦何樂為小人哉。

唐憲甚于暴虐明萬曆天啓二君之惡浮于桀紂矣自古昏君以明之萬曆天啓為極自古元惡以明之魏忠賢許顯純為極自古寇賊以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為極。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疏請以昌平通易蔚四州為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倘依此議何有李闖直逼燕都之禍。劉巨容之不窮追黃巢曰國家喜負人留此為富貴資及巢降高駘駘遣昭義等軍而卒為賊所敗明末之討流寇與此無異。

趙吉士謂洛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資以號召中原此與亡之所繫按萬曆竭天下之力以供福王既救民窮盜起而其資轉為賊藉以亡其國實火自焚于斯為甚。

崇禎帝自謂非亡國之君終其實而論之始誅魏奄終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則奸人所惡惡人所好真佛人之性災必速身者也焉得非亡國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庫雖虛內府充盈曾不思散財自救徒以供李賊無窮之輩誠何其愚也。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兵敗歸京師悉鎔所轄索金及宮中寶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驛車載歸西安其數不下數千萬萬內藏之虛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賊先不思充餉給兵討賊及賊逼近復不思給兵守城勸諸臣助餉百不獲一孰知取諸宮中而已足乎此與手持金銀坐甘餓死者奚以異人皆可私財惟天子不可有私財天子以天下之財為財者也有子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渙王傳亦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樊噲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陸賈告其君曰散小儲為大儲明小儲之不足恃也幸之漢高祖賴贈之言以奮與唐德宗賴贊之言以救其明效也彼崇禎者為謀為慮亂況斯削日變貧之亡國而適以貪富而亡其國也。

崇禎帝自謂諸臣所誤固然而實自誤也諸臣中非無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陽以前勢未甚張使以孫承宗為輔相以李邦華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財賦以盧象昇為大將統曹文詡周遇吉黃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賀人龍諸將併力勦捕流賊實不難除而乃使諸人或投閒不用或用而不專或用非其地前後

所專倚者內則溫體仁周延儒外則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諸人連翩誤國其咎果誰歸也王者不借才于異代昔賢謂世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者之妻也嗚呼可以思矣。明末大將以盧象昇為第一戰將以周遇吉為第一一扼于無兵餉死一扼于無救投死明事必不可為矣楊嗣昌之扼象昇萬死不足贖也。

文臣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理學氣節非不崇闕然皆非撥亂之才也盧忠烈愈深人長思矣。明當日內難外患時事孔亟惟有與本朝講和而專攻流賊庶得先後之義未有內亂不清而禦外患者乃諸臣徒徇宋人講和之弊而阻撥無成以至于亡不知時勢迥異膠柱難行時有詭云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人晚生文八股拜腐儒真無所逃其責也蓋天運鼎新欲啓無疆太平之治蕭條末世速即消亡固其所耳。

崇禎時政顛倒錯亂大端有三性與小人相比與君子為仇所信任者惟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一輩于諸正人必扼之斥之一也所尤疵者宦官次之武臣于督撫則視若草芥始終任宦官監軍卒之開城納賊者宦官武臣知其奸而不敢治一人督撫則殺十餘人雖沈冤極枉而不顧二也流賊本因飢民而起復加餉困民驅而為賊三也帝王致治之道全在知人安民崇禎力與之反焉得不亡。

南宋時有鞋曰錯到底當時以為時事之艱明末時勢亦然其錯不可勝數約計其大者流賊初起滅之極易楊鶴主撫以致滋蔓一也既而勦漸有功熊文燦復主撫誤事二也陳奇瑜縱李自成于車廂峽三也鄭崇儉以圍師必缺統賊四也楊嗣昌復縱自成于魚復山中五也縱張獻忠于鄖陽以致復叛六也洪承疇虛象昇分勦漸可成功調往別用以致賊勢復熾七也用溫體仁周延儒樞機轉誤國八也用楊嗣昌為本兵扼孫承宗致死九也扼盧象昇致死十也加餉肆毒驅民為賊十一也殺毛文龍十二也殺袁崇煥十三也不聽申用懋四輔設重兵衛京師十四也催孫傳庭戰以失關中致賊直逼京師十五也不聽吳麟徵速調吳三桂而聽陳演魏藻德無故棄地二百里臣等未敢任咎之說說十六也不知括內帑給兵守城垂手奉賊十七也三大營留在城或可資守禦置城外頓使潰散十八也以諸臣之忠勇者守城或可圖成仍用宦官開門納賊十九也當吳麟徵徵召吳三桂時猶可及為陳演魏藻德所沮其後雖召援無濟矣京師危在旦夕君父望解倒懸豈為無故不甘任棄關外二百里之咎甘任破京師阮君父之咎崇禎以此等人為相而俯首聽之哀哉。

綜明之始終得失論之明祖與自草莽備歷艱難深知民間疾苦每遇災荒不惜重帑賑恤于國災不報官吏即置重典此風沿及成弘不替故雖迭遭禍變民心深固不搖實勝于歷代可為法于後世者也。正德荒淫嘉靖慘刻朝政昏濁意不在民培克漸滋賑恤無聞民怨益起海宇不寧亡國之禍實始二君其後隆慶既以偷安萬曆加之橫奪礦使橫行慘逾盜賊天啓奄禍大作人害天災萬不可解崇禎飢民盡起為盜不知散財救敗從而加餉苛征為盜賊得而明遂亡矣觀其始與之所以得在財散民聚終亡之所以失在財聚民散誠千秋之殷鑒也明祖筭于養士破格用人以此感動人心士氣歷久而彌盛此又

可爲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盜及無辜，戕賊朝官，視同草芥，則自明祖實始作俑，而永樂以篡弒得國，殘害忠良，慘無天心，又開宦官專權之禍，迄于亡國，而覆轍相尋，牢不可破，綜其前後太平之日，少捨權之時多，悉永樂附之厲也。宦官之禍，始無虛日，舉其最盛者，則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啓之魏忠賢，元惡大憝，奇變百出，而忠臣義士塗膏血者，不知紀極，豈非古今濁亂之極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楊後之李實、李東陽、楊廷和、張居正之流，不無可紀，然皆依附閣豎以立功，無能自立者。若謝遷、若劉健，則以梅閣幾于殺身矣。至嘉靖朝之張璁、桂萼、嚴嵩、崇禎朝之溫體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剝喪元氣，以亡其國者，至洪光之馬士英、仗閣黨之阮大鍼爲謀主，并半壁江山而覆之，則明實亡于閣官也。觀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較然矣。

明史列女傳于氏，汝州張輝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從今日必死，若先出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于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格，又忠義傳張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寨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沒，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查死于寨，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當賊發之時，人垂手爲賊殺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戰如于氏者，無賊矣。名城垂手獻賊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無賊矣。

順炎武謂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如此則田野之氓，皆可避兵戈之擾矣。本朝在營中，爲諸公執板頓足，唱春燈謎，諸劇以侑酒。

潛邱劉記，利瑪竇曰：「我遊難，難自長大，我近難，難自消微，近人靖逆記，我不怕賊，賊自怕我，皆名言也。勝國之貨，或謂養士過重，殊不由此，王濟之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餘可推也，然則貧于侈耳，養士爲能貧，廷杖最爲明之弊政，猶杖于朝耳，正德四年，劉宇爲左都御史，輒以小過笞御史張舉爲岳州知府，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捷主簿一人至死，舉草勸欲上不勝忿，投筆死，嘉靖中，林俊嘗極言廷杖之弊，帝但下所司而已。」

鄭彝疏，無令陛下詔書藏于有司，復爲滿幅空紙而已。按此最中時政深痼之病，明末之亡，尤其驗也。一事之行，文移往復，動經數年，事已不可爲矣，至于上有捐租之令，則俟其已征而始布，其文上有借種之條，則終于不貸，而姑懸其格，賸黃非不實貼，而奉黎盡被虛恩，豈非滿幅空紙也哉。至于上司關提批發，下司報案銷詳，悉屬空文，或無真迹，欲其政之不亂，國之不危也，其可得哉。

讀史臆言卷四

術士之言，不驗者不可信，即驗者亦不可盡信，謂其驗于此，多失于彼也。子產之謂神龜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誠哉是言也。」凡史書可破術士之謬者，纂錄于後。

高允對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曆數，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問此。崔浩上五畜元曆表，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謂無誤矣，然當時高允已關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則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是曆果何用邪。」

唐德宗奔奉天，術士先請築奉天城，是其言驗矣。然使德宗知爲君，可不奔也。故王仲淹謂先人事而後言命。

五代史吳越世家，豫章人有善術者，以牛斗開有貴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臨安，從鍾起家誠錢鏐，鏐曰：「此真貴人也。」鏐字見美，臨安人也。論曰：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與按自古反側滅，與強半爲術者所誤，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邪律德光入汴。開杜鵑。以問人。見五代史。是中州久有杜鵑矣。何邵康節一聞此聲。便知天下之亂。且以地氣自南而北。決之邪。黃東發謂邵氏知來之說。多由其子伯溫附會。此亦因王安石亂天下。故有用南人為相。致亂之說。

何燕泉曰。洛陽人傳。延禧守洛陽日。得一石刻云。大明崇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鑑。為我復興此高。虞訪知為邵康節安樂。故因就石處。建邵祠。及請鄭安記文。則謂虞訪邵舊址建之。無得石事。凡傳邵知來之說。多附會如此。類子皆曰。孔子之知來。甚易而不可無。邵氏之知來。甚難而不必有。

趙匡胤。金陵城完。高皇與劉誠意視之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劉曰。除非燕子飛入。意蓋謂燕王也。高皇聞。謂短長。劉曰。萬子萬孫。又載劉言。遇順即止。神驗如此。何自不能避。惟庸之毒哉。郭璞善卜筮者也。能知王敦之必敗。而不能自保其身。蜀星人。善天文者也。能阻桓溫之關。好而幾于自誤其死。

明景泰時。紫微垣星皆動。徐有貞。遂勸宸濠舉事。不知嘉靖之興。已獨當之也。顧亭林曰。春秋時。禱祀極盛。最明于天文。猶多失之。故張衡思元賦曰。慎靈顯以言天。今占水火而妄訊。又曰。春秋時。占法簡而多驗。其所詳者。每在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息。故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

果報之說。人以出于佛氏而疑焉。不知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言之。自作孽。不可活。伊尹言之。天道好還。老子言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言之。天富淫人。聚而殲。左氏言之。出乎爾者。反乎爾。曾子言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子思言之。豈可不信。北史齊本紀上論曰。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嘗影。總而論之。積善餘慶。斯言尤哉。顧亭林謂惠吉。逆凶。如夏熟多寒。自然之應。其有不。亦如夏寒。冬熱。時令反常。須知夏而寒。不久矣。冬而熱。不久矣。果報見史書及他紀載。纂錄于後。

世傳袁盎害董仲舒。病人面瘡。為錯之孽。按漢書。董家多怪。後出。為梁王客所刺。其錯之為與。董之既動。奏趙廣漢。復動。奏韓延壽。二人術吏也。皆死于望之後。望之為石顯所陷。下獄自殺。亦天報也。

武氏設告密之令。魚保家請鑄銅為。以受天下密奏。未幾其怨家投。告保家為徐敬業作兵器。武氏殺之。

鍾會鄧艾之死。謂姜維殺之可也。關雲進明尹子奇之死。謂張巡殺之可也。皆所謂厲鬼殺賊也。洪淵靜語。唐路巖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及嚴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勸閻王。鑄制檻木。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後叛軍索文傑。請即以此檻車送軍前。樹食之。

五代史。晉高祖嘗以告道。遂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遂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又天下多盜。遂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爭之。但去族而已。刺

史。董仁魯聞部有盜。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千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風捕盜。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遂吉以仁魯為能。遂吉謀殺李崧。後告人曰。昨夕未眠。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後周太祖。遂吉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按五代無道之世。其君之暴虐。猶可言也。其臣之暴虐。不可言也。民生其間者。狹隘酷烈。已極于斯。而國運每如朝開夕委。旋踵覆亡。其臣之暴虐。尤甚于君者。亦必痛遺。滅。無能自脫者。如蘇逢吉。史宏肇之流。皆是也。天道亦可畏矣。

五代史。張筠兄弟。皆巨萬。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酒色。縱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質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又董溫。其家貨巨萬。秘璫。殺其族。而取之。范延光。又殺瓊。而取之。楊光遠。又殺延光。而取之。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符欲貶盧多遜。春州。未幾而符即貶春州。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而謂即貶崖州。章惇貶子由。雷州。而惇即貶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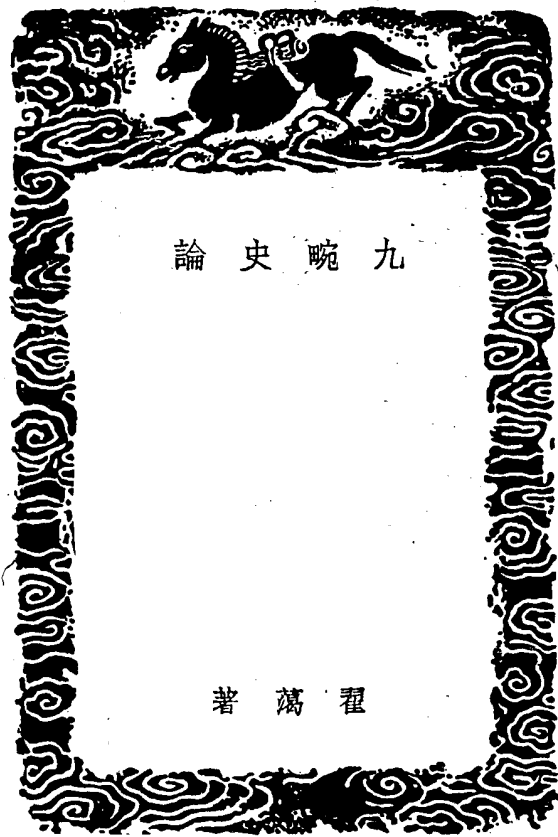
丙吉病甚。夏侯勝決其不死。謂有陰德。必享其祿也。後吉果為丞相。蔡京病甚。晁冲之決其不死。謂敗壞至此。必不晏然死。賜下也。後京果竄儋州。

鐵圍山叢談。何傳執中。奏罷密。及再相。款賞薄。魯公笑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一日。殿庭禮罷。魯公向何嘆。頗疲勞。何亦笑曰。此亦公師。所謂自作自受也。按魯公即蔡京。奸人相。謂如此。可見無事不為身謀。又恨其害正。而已卒受害。自作自受之見。不能充其類也。

宋寶寧。劉元城。世。寧海州。章惇。蔡下。必欲殺之。海州士。蒙以能殺公。意達惇。除本路運判。至則家人皆泣。公書數紙。處分後事。畢。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而死。按是可以觀天道矣。潛邱劉記。林誠。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

射諸貨。飢夫。神報相位。說經常事也。諸儒遂欲殺孔穎達。而卒不能。規過美事也。惡家遂欲刺吳南山。而卒不能。可以見人情。可以觀天理。

九畹史論目錄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書東坡賈誼論後  
馬援論  
武氏論  
唐藩鎮論

九畹史論 目錄

九畹史論

清 懷濟霍 蕩著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淮陰功高不賞卒夷三族天下後世之所同聲而太息蓋嘗論之人忠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常歸于死而亦不善自完者也太史遷傳多微辭明信無叛逆事皆觀宜與儲在陸評次史記未揭此旨甚悉及讀望溪書後語所見略同而曰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拔下當秦失其鹿天下欲逐而得之者多刷通教信以叛罪尙可釋定齊而求自王略楚而利得地何不可從末滅云云者是則無以正信所以自盡之道也且信當日爲人側目而不能去以致于死毋所謂求而利者誤之乎而觀者殆猶未之悟也夫請假王而漢高怒可知也約分地而後會兵亦豈能平耶然已破楚徙信齊王之楚楚地大與齊略等也信以奪我齊得楚于信亦足矣漢遇信不薄矣嗚乎是信授首之地也夫以信之能用楚之器果若有變諸臣亟發兵而抗監子者乎陛下自將而擠者乎然則帝豈嘗須臾忘楚者乎已而陳兵出入非反也上書告變帝知是誣也計臣如陳平亦真不知之也而即計擒之者先之也故凡信之所用自固乃其所自危信之區區求必得者乃其已入于死地而不悟者也爲信計者當齊地已定漢方蹙于榮陽則馳而救不能驟離齊地者則分兵往遺親人自陳已期擊楚則先諸侯至楚破天下已集矣則自釋兵柄

九畹史論



王之楚，則固辭，謹求散地，如是者動盡天下。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為漢功宗，揚令名，延壽命矣。然尚有天厄，今有為主人逐得鹿者，疑于私之將見縛，今歸而讓以獻焉，是德我善遇我矣。醫其主人之毋將，伺主人之出，竊以私其人者，惡在不利其竊也，則反讓于主人而殺之，且奈何。變之生也不測，禍之動也甚微，君子所以貴知幾也。漢高畏惡信，能奪之地已矣，念功多終不殺之，所以封功臣，必欲審何第一。心知為信故，特故不言耳，鄂君亦知之，而言故不及耳，已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畏之故喜之，然憐者亦其情也。然則使信早善自置，優游漢高之朝，固當無所患苦。抑其女主呂氏者，陰圖臨朝稱制之日久矣，度漢大臣難制者必計鋤之，則莫如信與趙矣。夫以碌碌者與伍之，絳灌尚誅諸呂，安劉氏，令信越而任者，其利于雉之稱制也哉。莽之居攝也，霍義起于東都，武氏之廢立也，敬業起于揚州，嘗見義一戰敗死，敬業乃自謀，巢穴皆中，才無可與計大事，向令十餘萬眾得如信者，將之鼓而西，無慮且暮不傳莽之首。且如思溫之遇敬業，得如信之于廣武，君行其計，帥眾直指洛陽，無慮一朝遷武氏之宮，正其罪，突似毒已肆，惡已盈，及其既甚，而始克圖之，不已令人得志哉。嗚乎，此乃雉之必甘心于信也。夫三輔破滅，則王氏益安，泌水軍迴，楊氏以竄，阿溪騎走，武氏愈恣，爾朱舉旗，而胡氏沉，韓彭董醜，則呂氏主事，勢不兩安，雉之與信亦且不並存。沛公亡而范增濯，大真去而王敦悔，時乎時乎不再來，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先之也，夫已發，則舉天下而莫能與之爭，未發則一武士困之而有餘，是善用乃公之智也者，然則信在楚，漢高慮其不終于為漢也，而信為信，信信而信不可不死，信在漢，呂氏慮其終于為漢也，而信收信收而信萬無可生，且夫事未至而慮之，慮其能也，能不利于漢，唯信能為漢唯信。吾故曰，人思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演死而不善自全，留侯曰，願得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三萬戶以酬良功，愧焉。正恐決勝千里者，旋疑其千里決勝于我，則徒傷昔時之義，良不為也。願乘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安在乎。良示我自此終，無所與于漢家事矣。夫始之辭封者，以全乎劉氏之義也。繼之棄事者，以免于呂氏之難也。獨奈何信也。擁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尋常無事，自全其身，首而不足悲夫。三代以還，君臣之相遇，賢豪之出處，可考而知也。至如武侯之顧庶信之拜將，豈有比哉。丈夫至此，不枉許人以身矣。且漢高慢侮人，諸將相奴使之，信之舉萬非布越等所敢望也，故信亦終以漢王遇我厚而不忍背也。然乃請假王約分地，此人臣要君之大者，信不知其義而為之，則不學道之過也。然罪即不當，從末減矣，而記者解之以逐鹿之事，夫漢高與信君臣之分未定，則可登壇一拜，漢高與信君臣之分定矣，而為是言，毋乃適重信之罪也。夫賢如光弼而盡死，而汾陽為唐純臣，榮名顯號，歸之其處，子奪之際，得其義矣。吾願以是人為信正也，嗟乎，信必愛此富貴乎，則早從刺生之說可也，事唯斷乃成，彼兒女子能之，而信不能，苟怪為其所欺也，且信烏不去也，求者不果得，而利之或反害，究竟區區者，誠何加損于信，信能事既見于天下，信烏不去也。

書東坡賈誼論後

蘇子之論賈生也，以為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為人痛哭，且若絳灌之屬，皆當優游淺瀆，以深交之而後可以有為，而生不能，此其所以殆也。嗟，蘇子好善持論，于斯乎，何徒視其迹，而莫悉其情也。夫帝自不用生，耳豈猶生痛哭之過，而抑何絳灌之能操於其間哉。大抵帝之材與生相埒，而學則相左，生儒者，而帝習於黃帝老子之說也。生以權勢法制進，而帝尚寬柔，生以經制禮樂進，而帝樂清靜，若是者皆投而百不合，雖從容言之，奚益乎。雖有人乎君之側矣，濟乎以帝之大度，率其寬柔，而亦能措天下于安矣。雖有權勢法制之可以安天下，而非所用矣，以帝之儉德守其清靜，而亦且致天下於治矣。雖有經制禮樂之可以治天下，而非所用矣。天下者帝之天下，生能治之，予亦能治之，與其與生治之，曷若予自治之。然則帝方自用之不暇，而奚暇用生乎哉。夫吳楚七國地，不削制不定，帝之世而能為變乎，自崑山之狠，玄宗之荒淫，嘗念上遇我厚，將俟上憂而後動，況帝之仁而濟於明達耶。趙佗自定百粵，帶甲百萬稱帝，帝遣一使持一紙誓往使之，慨然屈首削號歸命，何七國之有耶。迨其後七國動矣，而無能為者，徐生有言，先帝之德在人，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竟外之助，而天下無土崩之勢也。然則帝之能見矣。至若為梁王立後，割淮陽郡城，以益梁，以扞齊趙，舉淮南以益淮陽，徙代王都之，以禁吳楚，所謂十世之利，厥後卒衝漢破七國者，梁王之力居多，此則生之早計也。帝度其不能不用者，而固已用之矣，假如帝與生定經制，與禮樂，漢業庶乎三代之隆哉。而帝適樂於清靜，而無取也，明祖嘗與其臣言之，而亦以為帝過也，豈非黃老之說敗之也。武帝好儒，而一時之臣，已無生比，而生又獨不得與帝同時，其亦漢家之運，莫可致此，自乃祖馬上之言，規模氣象，已可見如此耶。而適使生之懷才抑鬱而無所試，李廣不遇高而遇文，生亦不遇武而遇文，所謂生不逢時命也。悲夫，當時生在廷廷，其薄絳灌諸臣，絳灌心惡之，而嘗沮其用，俗吏之情，類然無足怪，必以若等竟能沮生大用，竊非也。武侯茅盧士也，關張于先祖，誰若兄弟，嘗以武侯為言，而先主魚水之交，愈固，帝之賢豈出先主下，絳灌誰孰與關張，而能問生於君臣相得之際，滋不信矣。且謂生於立談之間，而為人痛哭，甚無當乎，或遂以此觸人主，而終不用乎，此不當與生言，而亦不足為帝言也。以汲黯之趨，武帝能容之，帝何如人，生何如人，兩賢相遇，而區區者遂用不去於懷乎。且帝必令生輕便，離疑以為賢乎，甚非帝與生之本末也。且試以生之言，施於後代之君，大者誅族，小者誅死，禍可立見，而人亦莫然嗤其為狂為惑，得神宜也。今觀帝所以遇生，豈可謂不厚也。豈尙有幾微介于其懷也，抑帝皆自言之，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帝若生君臣乎，抑朋友之也，生誰知己，似帝之深者，今古亦未聞出矣。又安所得此于人主之前者，生雖死，其可無恨，然而生之卒見陳平于帝，至于慷慨以死，而帝終不用之者，於是乎亦概可想也已。此在識者可以審而得其情也已。何蘇子之徒據其跡以為言也。

馬援論

援為隴蜀將軍，甚見親重，驀好士，三輔之士，歸之如流，輿傾身引接，名震西州，嘗使援往觀公孫述，又使奉書洛陽，援見漢帝而歸，心焉，歸與同臥起，問以東方事，援盛稱帝才明勇略，嘗意不憚，會漢遣來，歡，遣任子，援遂將家屬歸洛陽，上書直陳滅晉之術，又往來游說，將暨諸羌，黨，離其支黨，置遣將軍

二〇一六

王元據隴坻大破漢軍帝將自伐崑崙按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平野君  
 子曰置則已矣抑按之義何居焉夫授以將軍是股肱之任也使之視國是心膂之寄也夫器之有按也  
 謂將輔之以有爲也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爲也夫器之有按也謂其市之以自爲也當是時更始政亂天下復失  
 天水完富士馬精強漢方經營河北器已名震西州江淮青徐之間亦皆極鄉之風蜂起蟻聚烏合而獻  
 散者皆伯王之資也考其時若此論其勢若彼乘危制勝以爭天下此英雄度內事耳一時名士輻輳外  
 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恩于焉進奇謀疏至計協力同心贊成大業是所望於公等者耳而或則遠推  
 王命或則近稱漢德必使之喪心破膽倉皇失措趣之任子趣之入朝甚無謂也傳曰天命靡常歸于有  
 德命則不可知者也德則可自信者也不必如所云云也抑有說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古人善任使高  
 祖之所以興也世祖之興世皆以圖讎余不謂然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若器者可謂好士不  
 可謂知人其所敬禮皆公等識者知其無成何乃引天命哉東漢末羣雄並起操挾天子名最順甲兵士  
 地最盛方其破荊州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孫氏舉國震駭張昭謂迎之使權心不欲卒用周瑜魯肅之  
 計破之赤壁之下後權稱帝羣臣爭頌功德昭將有所言權曰向從子布今乞食矣昭慚而止然而昭雖  
 教權迎操萬萬不肯權而歸操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樂毅之在趙也趙王問以伐燕之謀毅泣曰毅  
 曠昔之專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朱勳石爲劉裕參  
 軍從討桓元至江東請曰某先世嘗受桓氏恩今不忍以刃相向請居軍後裕義而許之翼拔勝在梁梁  
 王遇之厚已北歸見鳥獸南向者則不射之由是觀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彼永念夫先世之德而  
 不忘之此親承夫知遇之隆而違背之彼負勝而去而肝膽可白此委心以任而誠款潛移彼深知其罪  
 終不欲自我而刃之而請居軍後此見以爲利焉於我而市之而甘爲戎首彼遠臣也對此蠻山常威  
 棲遲之素沙沙主也熱其巢穴遂進覆毀之謀聚米之事千古稱之吾爲援也耻之矣援之言曰當今之  
 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然而擇之云者故未  
 嘗受人股肱心膂之計者可言也故准陰曲逆皆去楚事漢君子無譏焉若范增者痛豎子之不足與謀  
 有疽發背死耳尙可助沛公奪項王天下乎衆人遇我我故衆人事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而言者  
 情義之言也若國士遇之而衆人事之是真衆人而已矣又暇擇人乎夫君子亦有所自立寧徒計夫奸  
 醜之在人者而已劉曜破洛陽納晉惠后羊氏既立爲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亡國之暗夫陛下  
 開基之聖主何可言妾在彼時寧不欲生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執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  
 嗚呼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彭寵反漁陽漢攻之不下寵家奴斬寵首詣關封爲不義侯嗚呼侯之矣而  
 亦不義之乎雖然世路悠悠若此類何可勝數按所謂一切賢豪不當賢者而亦爲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武氏論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觀唐武氏之禍而嘆聖人之旨蓋其嚴哉武氏以一婦人君臨天下二十餘  
 年是不比於母后之稱制者而直自帝自王也此其智有過人者嘗察其所以得之之由周來其尊彰也

徐杜其蕭蕭也狄公其子房也彼疑天下圖已而盛開告密以周與來俊臣之徒主之推一人引千百人  
 羅織萬端人不自謀嘗恐反雖有反謀何山而成嗚呼雖韓彭之殺敵有若是其威乎然又以景儉有  
 功之平恕者而參處其間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彼得憐其死之苦則愈幸其生之樂矣  
 所謂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矣子房爲韓而輔漢以興狄公忠唐而事周益  
 謹古今人不同未可知也而武氏匹婦而爲天子其與匹夫而爲天子者有以異乎雖然唐突無人甚  
 哉假令武氏生當前明之時上方欲立昭儀爲后殿階之叩頭流血涕泣極諫者寧遠良韓瑗之落落已  
 乎吾知諸臣必以爭禮儀爭國本者爭之恐非徐勣之一言所能定也然而事猶未可定也何者高宗之  
 剛愎不若世宗而開弱甚於神宗武氏之地勢不同與獻而權譎勝於鄭氏也顧即爲后矣其在高宗朝  
 十數年間吾知諸臣必以擊奄瑋擊奄魏擊賊嵩者擊之雖賢人之心盡剖而彼婦之惡貫盈天怒已極  
 人怨已深復謀稱制是亦難矣何者則諸君子雖以擊奄官觸權相而死而若曹亦以害諸君子而易敗  
 也且即稱制矣而一杯未乾六尺何在此時而欲爲武氏之所爲吾則斷其必不能矣何者瑾等一家奴  
 嚴氏一賊子而諸君子但以口舌爭之者彼第弄吾君之威柄君在則刑典當俟君而正也燕王親先帝  
 之子天子之叔父而諸君子遂欲以手刃之者彼且攘吾君之神器君亡則禦耻當自臣子而寧也然而  
 燕王卒有天下而吾知武氏無能爲者爭天下於中原則武夫之力有時而屈爭天下於殿陛則忠臣之  
 氣千古常伸也試思斬袁盎庭突擊張敖鼎沸盡沸袖劍欲鳴此時周來之威酷焉所施即徐杜之仁恕  
 焉所用而忠唐者固不必復事周也其果能以匹婦而爭此座也耶然則能肆於故主聚慶之際未必不  
 敗於新宮告廟之年縱暫縶於梓宮遺詔之頃必不能復安於乾元宣令之日者此亦事理之較然可見  
 者也今試觀武氏之在唐也自夫元老遠竄靜臣受褒晏然而決庶事宴然而朝四夷宴然而殺皇儲遂  
 晏然而幽少主敬業蓄縮自昧勤王之素志人盡解體而誰何表奕奸邪寔與廢帝之本謀言出下獄而  
 已晚北門盡効忠之學士周獄無定反之頑民嗚呼武亦何憚而不爲哉唐突無人甚哉大抵氣節者士  
 之所自立也風化者上之所爲成也士之所立者獨也上之所成者遍也高皇帝御東閣開履聲案問  
 之對曰老臣危案上曰是爾耶我謂文天祥耳爾元朝老臣可去和州看余闕廟也劉文成之子孫少靜  
 樸陵周博通經史究兵略嘗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授谷王長史燕師起隨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遂辭  
 病歸文皇登極環隊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姻戚舉戒之曰皇上神武何當唐  
 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環瞻目曰汝謂我學魏徵耶吾生死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  
 猶稱陛下遂大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夫上不重危案故士耻學魏徵上既重鄭公臣乃爭事周室  
 矣吁可畏哉

唐藩鎮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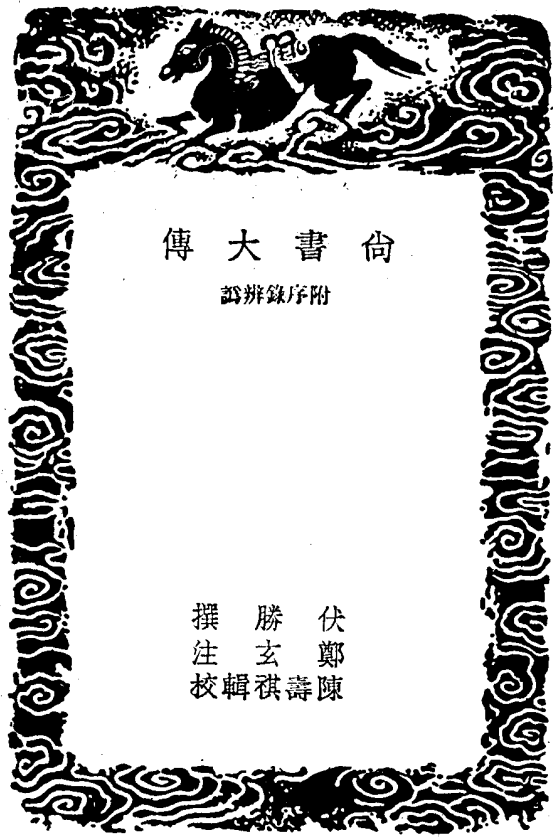
元宗設藩鎮天下重兵咸徙西北祿山豺狼瀧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遼瀋河破武平  
 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祿

山始侮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敵。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關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賊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李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于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塞鄜。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難復。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時子儀為朝恩所沮。光弼為元帥代德。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趨。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遂朝。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恩。懷恩恐賊平。龍。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悲死。子儀非有急不與兵。朝廷于藩鎮。專事姑息。不復能制矣。德宗立。德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為寶臣子。惟岳請繼。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于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洧以徐州降。已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為相。怒先白張靈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疆。馬燧反發兵南向。詔李懷光討之。收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討殺。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寇瓌城。詔發兵巡原。兵至。輒薄遂。上奔奉天。乘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遣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沮盧杞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軍。兵與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徵用陳少遊。奏詔增稅。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尚存。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真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投曹王。曹王畏李兼不得。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依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濟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亂。或旋定而三鎮遂莫可誰何。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猷出世。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皆得見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憲。號為小廉。乾無遠略。懿備失德。覺生南詔。延于江淮。而唐祚告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為唐有云。夫河北禍始于天寶。而蔓延于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姑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若何。居日。憲宗之于河北。亦所謂編廢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類武也。況劉總乎。故獻地質子。差勝于周鄭之所為。亦姑聽之也。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舉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為之

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為力。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其足為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救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為。迄于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不先定河北。曰。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兵討之。以草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培謂李納欲廢。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遠理。此言頗近。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為留後。劉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李絳對以德棣棣成德。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諸鎮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恩之。不知若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計。互相表裏。兵連禍結。憂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復冀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師直為壯。曲為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劉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堂堂十葉之天子。曾不能制三四囚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期。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攬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僧亂。致太平之略。而絳于諸臣中。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誣善者為惡。誣惡者為善。不無少愧。負矣乎。李洧反。發深州。至東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遂救南救田悅。其黨語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絲縷寬汝曹。不謂國家無信。今南行為汝曹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鎮。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祇三四囚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為囚人之所迫。脇者。忘其為吾人也。而不開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譏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己漸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衆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反。孝忠以易州歸朝。李納反。李洧以徐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定。斬惟岳。劉悟定。斬師道。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恩之。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冤哉。嘗念劉裕之棄關中而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請門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在彼處者。其可憫。何獨不然。為大臣代天子理萬民。付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冤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懼者。無如降道之相表裏也。諺曰。一說。季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且伐趙。武俊既激而合淄。賈林可說以攻淄。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宜公有言。得其持疑。足以集事。此可為智者道也。當是時。以此突承。堪為招討處。使討承宗。無功。卒制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

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恨恨焉。方承運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胤。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為留後。自承運奏。已購重胤。以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河南北諸侯。與為伍。萬一連表罪狀。承運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遣使從史。為之。噫。是何言也。抱玉為光弼。裨將。原有戰功。自陳取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胤節度。橫海。奏請鎮。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謹以所領州縣。還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此規畫。直可著為令。為久安長治之計。其大臣之譏。忠臣之用心也。即其稱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盡甲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槩矣。以如是之人。不恥與若曹伍乎。而反為若曹所恥乎。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既蓄姦謀。謂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為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已則不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倍也。已。李集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為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令杜公任政久。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奉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濟。誠使及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為三。或為二。即其軍中。備裨將之能服衆者。與以節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若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論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怠。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離之一說。士力耳。俟一方既定。三方自可次及。且天子奮發德音。下明詔。兩河南北之衆。一體有優恤獎勵之至意。其百姓皆天子之民。其將士皆天子之臣。忠順者咸思率化。強幹者類能變奸。三四凶人。智可全其子孫。愚不保其首領。孰敢怙惡。誰能助逆。除累代之積習。振王朝之綱紀。建治安之長策。樹賢哲之令規。舉之何不若反掌。運之何不若臂指。傳之世世。何不可臥赤子于天下之上而治。此賈生之所以籌七國者也。吾謂于唐藩鎮尤宜。

杜陵之懷太白詩曰。文章憎命達。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表見。則是人窮而後能文章。非文章之能窮人也。翟慎清先生幼負俊才。能詩古文辭。而屈於有司之繩尺。往往負氣使酒。為不平之鳴。先伯祖星閣公。嘗為作變化氣質論。相規勸。先生頗折節以從。而卒困而死。人窮文與文窮人與。不平之鳴亦烏可以已也。然虞卿得史遷一傳名。施於後世。而老杜文章憎命達一語。士不遇者皆嗚呼於此言。以星閣公之少所許可。而於先生則嗚呼之。吾嗟之。其形之於筆墨者。至不曾一而再。再而三焉。則先生其亦可以無恨矣乎。嘉慶六年正月。琴士趙紹祖識。



尙書大傳

附錄辨認

伏鄭陳  
勝玄禕  
撰注  
校輯

尙書大傳陳恭甫編修輯校之本最為詳嚴其序云三卷而刻本則五卷又每卷內刻板多不連因案語之字大小高下亦不盡一皆刻板之誤耳今併為三卷繕寫整齊而重刻之其他皆不移改其序錄一卷辨認一卷今併刻之辨認即其序所謂訂誤也序又云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其刻本無之蓋當時未付刻然此因大傳而連及之今刻經部書固不必有此耳陳澧附記。

尙書大傳序錄

福州陳壽祺撰

史記儒林傳言尙書自濟南伏生。漢書儒林傳漢興伏生者。受經魯解。漢景曰。伏生名勝。伏生傳云。○案曰。漢書儒林傳注。引漢景曰。名勝。伏生傳云。史記索隱曰。案漢書云。名勝。漢紀云。字子賤。華當為景字之誤。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蒯。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漢書儒林傳注。林傳同。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本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漢志三字。魯亦作二。說今據玉海所引改。

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書，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準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官書序云：案曰：官書作尚，近金頃後者，皆始韓昌黎集正其說，今從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案曰：儒林傳言信都蔡邕等，皆增。大師兼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後漢書伏傳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闢云。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慮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為密，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密，較可知矣。

案曰：伏生既為慮子賤之後，不應與其遺嗣同字，而史記漢書引漢紀以為伏生字子賤，蓋因漢碑而傳，故漢碑不誤也。今漢紀無此文，不知小同異，則雖范滂家後漢書實云伏生字子賤，其名則非也。初，本史記載漢紀引漢紀作紀年，引漢紀作漢紀。

尚書正義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蔡宮所勸石經是也。

隋志三家並立，而歐陽是盛，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史記正義引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

梅賾本尚書序，伏生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經典釋文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

案曰：十九篇古文，分合皆與伏生本同，惟顧命一篇，馬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篇之歸耳。今之歸與古文今文皆合於堯典，今之益稷，古文今文皆合於皋陶謨，則與伏生本同，惟顧命一篇，馬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篇之歸耳。今之歸與古文今文皆合於堯典，今之益稷，古文今文皆合於皋陶謨，則與伏生本同。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欽治左氏，博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欽傳獨異。

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通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贊曰：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書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營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適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漢書李尋傳：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晉書五行志：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微備矣。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宋書五行志：伏生瓶紀大傳，五行之禮始詳。

水經注卷五河水篇：潔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流興於齊魯之間，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案曰：伏生本實編五經，章句受尚書者，乃范滂、非歐陽生，水經注有誤。

後漢書鄭玄傳：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孝經序疏：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六藝論、毛詩譜、答臨頑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篤符旨、答甄守然等書。

經典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書經籍志：尚書大傳三卷。鄭注。大傳晉三卷。顧彪。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伏生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子乘，歐陽生。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隋書五行志：易以八卦定吉凶，書以九疇論休咎，春秋以災祥驗行事，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六經，有足觀者。初學記：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勸石經，皆其本。

舊唐書經籍志：尚書傳論三卷，伏勝注。案曰：尚書大傳有略說一篇，謂經義疏引之，前志無大傳而有傳論，伏生無此書，唐書亦無，鄭玄尚書大傳三卷，又傳論一卷，疑舊志有脫誤。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撰。唐書藝文志：伏勝注大傳三卷，暢訓一卷，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唐書藝文志：伏勝注大傳三卷，暢訓一卷，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册府元龜 顧彪撰大傳晉三卷

崇文總目 尚書大傳三卷 漢濟南伏勝撰 後漢大司農鄭玄注 伏生本秦博士 以章句授諸儒 故博引異言 按經而申證云 見文獻通考

中興書目 鄭康成曰 蓋自伏生也 伏生爲秦博士 至孝文時 年且百歲 張生 歐陽生 從其學而授之 音聲猶有訛誤 先後猶有差舛 重以篆隸之殊 不能無失 生終後 數子各論所聞 以己意編綴 其闕別作章句 又特撰大義 因經指名之曰傳 劉子政校書 得而上之 凡四十一篇 至平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見玉函

三十

郡齋讀書志 尚書大傳三卷 右秦伏生勝撰 鄭康成注 下與中興書目同 今本四卷 首尾不倫

直齋書錄解題 尚書大傳凡八十有三篇 當是其徒歐陽 張生之徒 雜記所聞 然未必當時本書也 印板刊闕 合更求完善本

葉夢得曰 自安國學行 歐陽氏遂廢 今世所見 惟伏生大傳 首尾不倫 言不雅馴 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 以金騰作於周公發後 何可盡據 其流爲劉向五行傳 夏侯氏災異之說 失孔子本意益遠

遂初堂書目 尚書類 尚書大傳 不注

文獻通考 經籍考 尚書大傳三卷 鄭玄注

通志 藝文略 伏生大傳三卷 鄭玄注

宋史 藝文志 伏勝大傳三卷 鄭玄注

宋史 李燾傳 尚書大傳雜記一卷

孫退谷承澤 庚子銷夏記 唐王維伏生圖 摩詰妙畫 傳世者 人止知有江干雪齋圖 余曾一見之 乃後人臨本 至人物之妙 有非唐人所能及者 伏生圖 一老儒坐伏几而坐 手持一卷 乃授經圖也 宋高宗題簽云 王維寫濟南伏生 上用乾卦小圓窠 卷在金陵黃琳家 顧遜園客座 贊禮 載都元敬嘗在黃美之家見此圖 疑嘆不置 不知何年入故內 今復傳出

劉體仁公 藏七頌堂 識小錄 伏生圖 席地憑几 短鬚雞皮 眞九十老人 而眉目靜遠 則大儒也 宣和題王維寫伏生數字 字極楷 上用乾卦印 背亦精刻裝

朱彝尊 王維伏生圖跋 右王維所畫伏生 上有宋思陵題字 庚戌十月 觀于退谷 孫侍郎齋 生 濟南人也 予遊濟南 于長白山之陰 相生墓 案曰 水經注 漢水又東 逕 見其祠宇 座墜 至不容筵几 有司性慳 歲時之饗

或闕焉不修 世人無知重生者 蓋經學之不明久矣 思秦之時 書生謫言封禪 致有坑儒之禍 生爲秦博士 得免 其明哲有過人者 及漢興 隱士負一時之望 莫若商山四皓 初未聞講習經義 傳之弟子 則其年雖八十餘 衣冠甚偉 與士木何異 生獨能於微言既絕之時 教學齊魯 老而益勤 卒傳之 斯文未喪 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 年者 百世之後 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 維之所畫 特想像爲之而已 然其事既神 其精思所感 必或見之 觀是圖者 不問知其爲生 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 世之法書善畫 多秘之內 府人既未得觀 則復流傳于世 藏之者非其人 則觀者亦取非其人 此非畫之厄也 是圖之得歸孫氏 非至幸與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 觀于北平孫侍郎齋 因跋其尾 既而歸于棠邨 棠邨相國 今爲漫堂 宋公所藏 主雖三易 不墮秦會之 賈師憲 嚴惟中之手 濟南生亦幸矣 按中興書目 館閣續錄 案曰 宋嘉定 維所畫 濟南伏生圖 曾歸秘閣儲藏 故宋元以來 題跋獨少 宋公定爲真蹟 知孫 梁二公 贊察略同也 案曰 宣和畫譜 王維 畫 濟南伏生像 亦見清河書畫舫

建立伏博士始末 載 謝 孫 氏 平津館遺書

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署按察使司孫 香山東學院 曹爲 咨呈事 本司查國家擇先聖賢之後 置五經博士 授以世職 所以崇儒重道 典禮優渥 其制仿自明景泰時 歷代增置 至我朝修明祀典 自孔門十哲 上溯周公 旁及關雎 下至宋儒 皆爲設立五經博士 至周至備 考列朝 五經博士之設 或以制禮作樂 或以身通六藝 或以闡揚道統 惟漢代諸儒 承秦絕學之後 傳授經文 經義 去古不遠 皆親得七十子之傳 若伏生 鄭康成 其功在經學 絕續之際 較七十子爲難 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 今世祠墓 孫 現在本屬 鄭 高密之境 允宜會同貴院 將二賢學行 奏請國家 予以曠典 以昭先賢傳道之報 考尚書出於伏生 壁藏 又口授其義 始有今文二十八篇 顯於世 及孔壁得古文 齊 孔安國以今文讀之 其無今文可證者 凡十六篇 竟不能讀 又無能註者 謂之逸書 存于故府 今之孔傳 梅賾所上 非孔壁古文 宋文公疑之 是漢無伏生 則尚書不傳 傳而無伏生 亦不明其義 即古文書後 出孔壁 無伏生之今文 亦不能讀 讀是伏生一人 爲唐虞三代 徵言 道統之所寄 今鄭 平有伏氏 諸城有宓氏 皆其後也 鄭康成爲東州大儒 於易 書 詩 禮 論語 孝經 皆有傳註 欽定諸經 義疏 多引鄭 注 唐儒 正義 推闡其說 宋儒 章句 沿襲其詞 至乎三代 禮儀 服物 典章 周禮 張 朱 註 解 不出鄭 註 範圍 亦或遞其精密 故范 史 以孔 書 遂明稱之 核其行事 見于史 傳 亦無可議 今其祠墓 子孫 現在高密 前學院 院 曾加修葺 又爲設奉祀生 或以前代 置五經博士 重在道統 不知道存乎經統 本於堯 舜 禹 湯 文武 伏生不傳 尚書 道何所存 統何所述 東晉 板蕩 經師失傳 諸經之義 豈能臆說 賴鄭 康成 集漢 儒之大成 經義 無康成 則源 幾絕 唐 宋 諸儒 何由復傳 道統 幸

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與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葉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為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為此咨呈貴院，望本司銜名具稿上開，並祈指正，茲將賜覆施行。

嘉慶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鄆平縣知縣李詳濟南府金 為查明先賢嫡裔，詳請承襲，以隆祀典事。查嘉慶二年正月初四日，蒙本府票內開一件，為咨呈事。嘉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蒙學院曹院開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據署臬司孫咨稱：先儒伏生、鄭康成、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等情到院。查五經博士承襲定例，由藩司核議，詳請撫部院具題咨部辦理。茲據呈請增設事關題請，應飭該地方官查明伏生、鄭康成嫡裔，開造事實清冊，妥議通詳等因到府。合行轉飭，又於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蒙本府憲票前事內開：本年五月十二日，蒙布政司票開前准臬司咨，查先儒伏生後裔伏氏，係鄆平縣人。增置五經博士，以光祀典等因。當經抄錄行查去後。迄今日久，未據詳覆。合行飭催等因到縣。蒙此，道即差查去後。

嗣據鄆平縣伏生鄉伏中與同伏敬祖呈稱：為遵諭陳明懇恩轉詳事。切身始祖名勝，為秦博士。及漢文時，口授傳今文尚書。宋咸平三年，追封乘氏伯。居古濟南城東關。今祠墓在鄆平城者十八里。二世、三世、四世名諱無考。至五世祖儒漢武時客東武，因家焉。六世、七世亦無考。八世祖名理，當代名儒。受詩于匡衡。九世祖名漢，漢成時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家藏宗圖。二世、三世、四世以及六世、七世闕名。與漢書所載伏氏世系迥相符合。實無從再為確查。圖文十世祖名翁，為漢之子。亦嗣陽都侯爵。至十六世祖典，當漢獻時國除。累世傳至元代，有名伏步者。當順帝末年，青州府屬縣兵荒時甚，遷居鄆平北鄉。載在案卷。步

係始祖四十六世孫。滿祖三十八世孫。此同籍鄆平之始祖也。又傳至六十一世名永芳，前任縣主程於康熙三十五年選為奉祀。乾隆十一年，前任縣主雷又選身父名紹先為奉祀。均蒙賜給縣文可驗。又傳至身。為始祖六十三世孫。身姪孫，為始祖六十五世孫。現今蒙各憲飭查後裔，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身年已老邁，不堪承襲。身姪孫敬祖年十歲，現在從師肄業。於嘉慶元年奉祀陪祭。為始祖六十五世孫。為滿祖五十七世孫。守墓祭奠歷數百年矣。理合將遷徙回籍緣由懇請轉詳上憲，奏請授敬祖世襲五經博士。以昭二千餘年曠典伏祈恩准轉詳。計精呈宗圖一紙等情。據此，卑職會同儒學覆查無異。該鄆平縣知縣李瓊林查得奉憲飭查先儒伏生後裔，請增置五經博士一案。緣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及漢文時，口授今文尚書。至宋咸平時，追封乘氏伯。居古濟南城東關。今祠墓在卑職城城北十八里。伏生鄉春

秋官為致祭。伏生五世孫伏儒，漢武時遷居東武。即今之青州府屬也。載在漢書。至元代，有名伏步者。係伏生四十六世孫。當順帝末年，值青島兵荒，遷居卑職城。伏生鄉累世相傳。至六十一世名永芳。康熙年間，前任程令選為奉祀。今紹先之子伏中與，係伏生六十三世孫。現在年老務農，不能承襲。惟查六十五世孫敬祖，年甫十齡，從師讀書，克承儒業。卑職伏思國家崇儒重道，凡先賢後裔，咸增置五經博士，以昭曠典。今查先儒伏生自秦火之後，口授尚書今文二十八篇，以顯於世。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

無伏生，亦不明其義。誠如前臬憲所咨：伏生一人，為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尤宜選擇嫡裔，早為承襲，以昭崇奉。今查伏敬祖是否伏生嫡派長支長孫，除宗圖之外，別無考證。惟卑職縣境內現在除伏繼宗、伏中與、伏敬祖三人，並無伏姓其人。則伏敬祖為伏生嫡派，似無疑義。應請即令伏敬祖承襲五經博士，以符盛典。緣奉飭議理合取其宗圖，並地降戶族甘結，造具履歷清冊，加具印結，會同儒學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施行。

嘉慶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布政使司全詳巡撫部院，為詳請增設五經博士，以光祀典事。嘉慶五年四月初三日，蒙前巡撫部院將批據鄆平縣先儒伏生增設五經博士緣由，蒙批查增設五經博士事關鉅典，未便草率。據詳先儒伏氏祠墓子孫，俱在該縣城北，有無碑誌書籍考證，其祠堂建始何年，現在作何修理，墓道何所，曾否設有奉祀生，現在本支人數若干，詳內均未查明。聲敘礙難核辦。仰布政司轉飭詳細確切查明祠墓實據，取具世系宗譜圖說，詳請察奪。仍候學院批示。繳等因。批司蒙此。當經錄批轉飭詳查祠墓實據去後。茲據濟南府知府德生詳據鄆平縣知縣李瓊林詳稱：遵即覆查。據卑縣伏生鄉伏繼宗呈稱：緣身始祖名勝，前為秦博士。宋咸平二年，追封乘氏伯。配享聖廟。東廡。墓在鄆平縣城北一十八里。伏生鄉。即今縣誌所載古濟南郡東關也。其祠之創建，年遠莫稽。墓前碑記，至順二年重修。禮部尚書張起巖撰文。後歷元明以及國朝，重修數次。俱有縣誌碑文可考。縣誌內載：伏墓林煙圖，為邑十六墩之一。又載：墓有牆，旁有祠，祠旁有書院。為朝望講學之所。今墓與書院俱廢。僅有墓垣墓道碑在鄆邑

城東七里舖東西大路，北與墓南北對值。相隔十八里。墓東南旁現有祠三間，東西書樓二座，祭庭三間。大門一座。查漢書載伏生世系，始祖名勝，即傳經之伏生。二世無名。三世有記載，無名。四世無名。五世名儒。武帝時客東武。因家焉。六世、七世俱無名。八世名理，當代大儒。以詩授成帝。至漢為始祖九世孫。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漢書與身家所傳譜系相合。雖有闕名，實足信古而傳後。且嘗考家乘圖說，有始祖四十六世孫名步，為身十七世祖。當元朝末年，自青歸鄆。世守祠墓。治祭陪祭，已數百餘年。至康熙三十五年，前任縣主程選身父名永芳為奉祀。名載重修碑記。乾隆十二年，前任縣主雷又選身堂兄名紹先為奉祀。給縣印札。實未領有部照。紹先係現在詳請承襲五經博士伏敬祖之曾祖也。現今本支人數身為始祖六十二世孫外，惟姪曾孫敬祖為始祖六十五世孫。車年七十六歲。無子嗣。敬祖年十歲。祖父皆沒。從師溫習四書，並熟易書詩三經。則為乘氏伯嫡裔大宗。堪充添設五經博士。選者。止有敬祖一人。身伏思傳經支葉閱二千餘年之久，僅存此一老一幼。若丁孤獨，如一線之未絕耳。懇懇轉詳，計精宗圖一紙等情。據此，卑職覆查無異。擬合取其宗圖，具文詳請本府核轉等情到府。卑府覆查無異。擬合將送

到宗圖冊結。轉詳本使司核轉等情到司。據此，該本使司查得先儒伏生為有漢大儒。口授尚書于秦火之餘。厥功甚鉅。似宜選擇嫡裔，承襲博士。以光祀典。茲據濟南府縣查明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克承儒業。堪膺充補五經博士之職。取造冊結宗圖前來。理合備由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施行。

嘉慶七年正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和疏題為詳請增設五經博士，以光祀典事。云云。該臣看得先儒伏生



爲有漢大儒口授尚書於秦火之餘厥功甚鉅似宜選擇嫡裔承襲博士以光祠典今據布政使吳俊詳稱據濟南府行據鄒平縣查明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克承儲業以充補五經博士之職取造冊結宗圖墨揭碑文並伏生所載誌文記詳送到司擬合詳請會核其題等情呈詳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冊結宗圖墨揭碑文記送部外謹會同學政臣劉合詞具題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會題請旨

嘉慶七年四月初二日禮部題前事云該臣等謹議自古先賢聖儒博考經書垂世立教或顯達未及其身斯旌揚宜歸於後茲據該撫疏稱先儒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請設爲五經博士等語臣等伏查伏勝爲秦博士秦時焚書六經幾至息傳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賴伏勝口授尚書於見錯自是典謨誓誥之文得以不墜其傳經之功甚鉅既據該撫查明伏勝祠墓碑記遺蹟尙存嫡派子孫世系可考似應添設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以廣廟庸之典以昭崇文之治應如該撫所請伏勝六十五代孫伏敬祖立爲五經博士先行咨部註冊俟伊年及十五以上給咨送部考試驗其文理明順再行題請承襲咨吏部給劄恭候命下之日行文吏部並該撫查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本月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題爲請旨事准前任山東巡撫全保咨稱前准禮部議覆前任山東巡撫和寧題請伏生後裔添設五經博士一疏內開伏勝六十五代孫伏敬祖應請立爲五經博士俟年及十五以上給咨送部考試再行題請承襲等因於嘉慶七年四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據署布政司金光佛詳稱據濟南府詳據鄒平縣查明應襲五經博士伏敬祖年十七歲應合赴部考試取具印甘各結呈送轉請給咨赴部考試等情詳送前來理合給咨該博士親費赴部投遞考試等因移咨到部該臣等謹議得例載先儒後裔應承襲五經博士人員年十五歲以上者由該省督撫給咨赴部考試如果文理明順題准承襲等語查先儒後裔前經臣部于嘉慶七年題准添設五經博士俟伊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年及十五以上該撫送部考試驗其文理明順再行題請承襲等因在案今據前任山東巡撫全保咨稱伏勝後裔伏敬祖現年十七歲例應送部考試前來經臣部考試得伏敬祖文理明順與承襲之例相符應准其承襲五經博士恭候命下臣部行知吏部照例給劄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本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重修伏生祠記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亦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業已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間有伏生孳然久存獨能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之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界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瞻徘徊瞻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修完備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獻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維維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

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惟鄒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列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會曹尹復能崇崇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仰前哲而進于學於以化民成俗是其能舉其職矣起巖濟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鑿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徵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兒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語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乃其所受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于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寄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欽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二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謂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抗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繁之秦而繁之漢題曰漢濟南伏生祠碑云銘曰於維先生始焉則屯終焉則亨獨抱道經以淑後人以想幽貞行法俟命天錫龜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於學宮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不曰榮從祀孔廟偏於貧賤固不敬承矧茲築鄒鄉墓攸在曩世作程沉沈元局體魄斯安祠以安靈茂宰尙賢有壤必晉遙觀厥成於鄉於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碑有銘被之絃歌用佑爾牲元至順二年禮部尚書張起巖撰

尚書大傳定本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楊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楊訓三卷伏勝注釋甚自葉夢得疑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刻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爾本曲阜孔叢伯本曲阜本多舛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精覈揭所據依稍參懸管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交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燬災明哲退隱藏祚既顯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其帝告嘉禾拊詭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兒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聞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曉得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其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旨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詩禮

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無所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咸同。而三十九篇逸禮。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禮。隨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賢不俊。迺謂當時博士。未歸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怡。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尙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成者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因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室。路疑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神規。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難以泰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符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離禮樂。則魯兩生。息而談遠古之誦。絳灌諸臣。壯年少紛更之議。規樞相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間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佚。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據大傳獨詳。蓋有神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若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冀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擅仲舒別向。欲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東越陳壽祺。

尙書大傳卷一

漢伏勝撰 鄭康成注

福州陳壽祺輯校

堯典

唐傳 案曰。兩學紀問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其爲漢書。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論語卷前疏

案曰。堯典正義云。編檢唐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大傳文。疑出書緯。

辯章百姓。見毛詩采芣正義。記五帝紀案。隱後漢書注。

辯章百姓。百姓昭明。案。辛稼。漢書引尙書大傳第一曰云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

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以上見禮記卷三十五。尚書典正義又周禮司辨氏疏引證作收斂下多蓋讀二字。素下多

二百部。數字又周禮考工記疏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六八百三十八百部二八百四十二百部引。

案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又二十一、又二十四）引尚書考禮禮曰：昴星為春候，亦是為夏期，專屬相助，同屬感符，昴星為秋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收助，合于符，鄭康成注：昴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摺也。禮記月令正義引尚書考禮禮曰：主春者昴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斬伐。其語極于南面而平，視四星之中者而知長之稷，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齊統之言與伏生書序同，淮南子主術訓張皆中則昴星則收斂者極代薪木，此即本大傳。

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注〕虛北方平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齊民要術。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

籍，公家之常徭。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尚書考禮正義。典正義北堂書鈔路史後紀十一引小異。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也。太平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又藝文類聚三。

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廣韻十。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六。

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吁荼，讀曰嘘舒，事類賦注，本六字是韻注。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秋，收斂兒，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案曰：然當知禮記作季字之誤，注萬字亦當作季。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

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注〕吁荼，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

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御覽三十六時序部十一，又藝文類聚。三北堂書鈔卷三節引，又事類賦五。

中春，辯秩東作，中夏，辯秩南譌，中秋，辯秩西成，中冬，辯在朔易。周禮馮相氏注賈公彥疏云，辯，辨也。

便秩東作。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尚書傳。

辯秩東作。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尚書傳。

便在伏物。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尚書傳。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周禮人注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寅饑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

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

案曰：伏生尚書大傳引卷目無星，第二字或傳寫失之，或以日短朔句。

〔注〕否不也。文選羽獵賦注引鄭元尚書大傳注。

案曰：此疑否德之注。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周禮馮相氏疏，無女二十而四字，通與五十九字禮四。又毛詩經有

焉。梅正。

尚書大傳 卷一

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公羊傳七年解詁

孔子曰舜父頑母瞽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毛詩桃夭序正義引傳文尚書堯典正義通鑑綱目卷七十載注堯典正義曰瞽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皆

鰥以與年尚少為之說耳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大戴禮本會

舜生姚墟風俗通山澤第十謂案尚書云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案曰尚書無此文此蓋尚書傳文

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注歷山在河東毛詩魏都正義又

注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水經馮子水注御覽四十二地部七井作基引鄭元云

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五帝紀案隱又御覽八

舜漁于雷澤之中注雷夏沈州澤今屬濟陰史記五帝紀補錄御覽七十二地部三十七又八百三十三亥虛十三引傳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夏天文

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

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

謂舜也上日元日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天官書案隱○玉衡天文上引大傳與此不同蓋誤

案曰爾雅天文志引尚書攷靈曜環中而星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旋機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旋機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旋機中而星中為發發萬事康也玉衡天文門引此文首有皆明主時乃命四星者九字是謂其

實在旋機以定四星之法也

注渾儀中當為旋機外規為玉衡也史記天官書案隱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

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煙祭也字當為禮

馬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天子

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御覽十八時序部三

十六上因事之祭○又御覽五百二十八禮部七禮儀志中注北堂書抄引連無注

案曰注司中宋本御覽作司人非禮儀作禮史餘論五云禮于六宗大傳作禮則事止禮禮此大傳字从大旁禮作禮故鄭注直

釋之曰祭也周禮天宗伯疏引尚書洛誥注云禮分芳之祭康成注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云禮之言禮周人尚臭禮氣之臭聞者

以供禮祀樂穀四穀則祀夏樂燔煙四京賦升高煙于太乙魏受禪碑煙于六宗與大傳合

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人疏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

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

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

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禮書五十二又

寶部五文獻通考節引天子執引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圭珩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諸

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其餘有過者留其圭

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削此謂諸侯之朝于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文質篇又路史後紀十二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出行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

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路史後紀十二

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咩咩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送字。

〔注〕百年。考成人見尊之之至也。路史後紀十二疏。仇紀。有虞引鄭康成注云。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廣韻入聲二。十陌帛字注。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路史後紀十。一陶唐氏。

三年一使。三公緇陟。公羊傳八年何休。解詁疏。云書傳文。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公羊傳八年解。詁疏云。堯典文。

案曰。堯典無此文。蓋仿出伏生章。與傳。或脫傳字耳。今附錄於此。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後漢書王符傳注。又。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同。惟無於命其君四字。不得乘。作不乘。車。又。禮記。卷十四引。同。未有命者。作民。

〔注〕飾。漆之。駢。併也。周禮巾車疏。引鄭注云。

〔注〕居士錦帶。禮記十四引。鄭氏釋之曰。

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禮記。玉藻正。義引唐傳云。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法部十二。〇。又。文選。求賢良詔注。七。七。注。初學記。二十。白結。象刑。荀子。正論。注。注。引。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周禮。能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

公羊傳。卷二。十九年疏。

案曰。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卷二十九。疏。作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唐傳作而反于禮。甫利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今依改。〇。案。又曰。路史引而反於禮四字。爲唐傳。下即言三刑。非有誤。制是也。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相。應。皆。在。唐。傳。中。路。史。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周。禮。能。民。亦。然。上。刑。易。三。下。分。易。一。輕。重。之。差。也。若。用。鄭。注。文。則。唐。傳。有。此。節。傳。注。甚。明。矣。中。本。以。此。四。字。據。上。條。而。民。恥。之。下。非。也。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膺者以墨幪其臍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北堂書鈔。象刑。〇。西陽雜俎。卷八。引。首。九。字。無。蒙。字。皂。皆。誤。爲。帛。今。從。雜。俎。引。改。〇。形。似。下。引。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帝猶反側。晨興關四門。來仁賢。文選。刑。謂。墨。注。又。毛。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盟。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注〕春秋。傳。曰。魯。賦。八。百。紉。賦。六。百。以。兵。屬。於。晉。由。是。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盟。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注〕資。取。儀。禮。集。傳。

集注三十三王制之。又。儀禮。經。傳。通。疏。禮。宗。廟。疏。路。史。後。紀。五。禮。記。王。制。正。義。疏。引。又。路。史。後。紀。十二。有。虞。引。作。周。傳。考。款。訓。

案曰。周。書。無。考。績。之。文。周。書。爲。唐。字。之。誤。路。史。實。有。功。也。下。尙。有。一。之。三。以。至。九。年。云。云。三。十。八。字。其。文。詞。不。類。大。傳。蓋。羅。氏。之。語。今。不。錄。

堯南撫交趾。水經注三十。七。淹。水。注。

堯時麒麟在郊薮。毛詩。麟。序。正。義。引。唐。傳。云。

堯使契爲田路史發微卷四注引伏氏書

奔爲田路史後紀十一云伏書亦謂奔爲田

虞傳案曰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夏傳

九共案曰尚書正義卷二云虞傳有九共蓋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篇有九共

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困學紀聞卷一玉海卷三十七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民以無敖

尤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

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詳字彙書古文韻十六引伏生傳

五年一朝公羊桓元年注徐疏云虞傳文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文選二十六物類彙注注上林賦注漢書禮志注注五等諸侯論注

案曰公羊疏以五年一朝爲傳傳文其詳見此蓋即九共之傳也

虞夏傳案曰禮記王制正義云伏生書傳有虞夏傳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左右助也否屬之家寧典國事堯知丹朱之不肖肖似也

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

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

如桀紂也御覽四百四十六皇朝十二引傳並注

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

則爲增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路史發微五引虞夏傳及鄭康成注云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文選石函錄注曲水詩序注

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御覽八百四多寶部三又見事類賦九

案曰此上二條當與路史所引爲一

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水經泗水注引尙書

案曰尙書通鑑之文且與文選注御覽所引異恐非尙書傳

舜耕于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初學記帝王部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特義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

死膺受其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注見儀禮通解卷二十六亦見周禮序鄭注皇王部六禮部二十六又通鑑前編引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

山兆十有二州注與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注見儀禮通解又見文選宋郊祀歌注御覽卷部十六亦引此句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城也爲祭城

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引禮元祀至曲下樂正定樂名

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注見儀禮通解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

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注見儀禮通解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注陽伯猶言存伯春

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毛詩小雅鼓鐘傳引陽伯上有東嶽二字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六通鑑前編引舞雩離注見儀禮通解舞雩離注見儀禮通解舞雩離注見儀禮通解

育離根株也注見儀禮通解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

後應律也注見儀禮通解名曰哲陽注哲當爲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

矣後又舉禹掌天官注見儀禮通解儀伯之樂注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注見儀禮通解舞雩哉其歌聲比

矣注見儀禮通解

矣注見儀禮通解

大謠名曰南陽(注)竊動說哉始也言象物應出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注見儀禮中祀大交密

山補釋地疏引虞夏傳山為南嶽貢兩伯之樂焉(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

於崑山也南交稱大交注曰宅南交是也夏伯之樂(注)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舞設或

聖擊聖擊輔設說作設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注)謾猶覺也矚長貌言象物之滋

比大謠名曰朱于案曰單輔錄作朱單(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

貢兩伯之樂焉(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注)秋伯

秋官士也魯陶宰之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案曰苓草(注)蔡猶衰也傲始也言象

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注)和伯和仲之後也案曰注和仲誤通解故及略舞卒鶴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歸來(注)李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注)弘山恆山也十

有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

(注)冬伯冬官司空也垂章之舞齊落(注)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垂

為冬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縵(注)和伯樂關案曰案輔錄引又玉海百二十五

國四字見通鑑前編案曰一曰齊落一并論八音四會(注)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案曰縵縵垂

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登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

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以上傳自維元祀至九見儀禮通解二十六上因事之祭全引又通鑑前編帝舜元歲引儀

舜元祀後紀十二有虞紀引維元祀至八伯通鑑前編帝舜元歲引儀首稱伯周禮釋氏疏引陽伯之樂對林鐘建云虞虞又周禮序文選上林賦注且前賦注而延年郊祀歌注御覽皇正部六禮記玉

駉補錄並引以上注自夏伯至五見儀禮通解二十六

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

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

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

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案曰前傳引書大傳又北堂書抄樂附音(注)族當為奏

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人也案曰此因論十

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柷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大蕤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則去

之素猶始也蕤賓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填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注見通鑑前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箬案曰前傳引書大傳又北堂書抄樂附音四時推六律六呂

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者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

與於大鹿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譖然乃作大唐之歌案曰前傳引書大傳又北堂書抄樂附音

(注)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

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為成也譖猶均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禋也注見通鑑前編帝舜五載

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案曰前傳引書大傳又北堂書抄樂附音

案曰前傳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箬四時推六律六呂

事道歸二年譖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聖樂成而後風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

與上文相應但疑向有脫文舟張作舟字之誤又案曰舟者無依無成舟者無依也故文解字舟有無依也揚雄

三老童養德德使即佛強之吳文郎注謂向視制今休大也注論語宋強為休德與吳逸於不作人名解鄭意矣逸謂吳子逸

民休強謂狂士張大兒也尚書大傳舟張辟雍舟即

佛之者同聲假借辟雍之形有樂散而張大也

唐之歌〔注〕。漢猶約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神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注〕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

〔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樂正道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注〕尙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注〕衍，猶溢也。言舜之禘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溢滿四海也。御覽五百七十一樂部九，又御覽天部八，人事部四十六詩考。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已知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十二經傳及注。

○又禮記曲禮正義，引虞夏傳舜入唐郊，二句，禮記七十四尸，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引同。

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篪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注〕北堂書抄石，又路史發揮五注，引虞傳云：維五祀，與韶樂於大庭之野，十四祀，聖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通萬之事也。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維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注〕通鑑前編帝舜十

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則學記

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則學記

於時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明者也。糺繆綬

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明者也。糺繆綬

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日月光華，且復旦兮。〔注〕言明明相代，八

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曰：日

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

蕤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襄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聚。〔注〕蕤，或爲

蕤，言和氣應也。蟠龍貴信於其藏。〔注〕蟠，屈也。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虞而事夏也。〔注〕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



風至。故其曰。舟楫既備。風回。風皇。嗚呼。因事紀問。二。引大傳曰。以下四句。是宣與大傳之說。相屬也。御覽。九。引歌者。三年。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此十七字。亦宜與大傳。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即歌大傳之說也。所謂明有不世之義。即捐授。神而謂也。但。禮。通。解。卷。二。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受。禮。事。下。言。百。執。事。成。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路。史。發。揮。五。注。引。傳。云。十四。祀。准。符。靈。天。雷。雨。疾。風。爲。過。萬。之。事。北。堂。書。鈔。引。維。十。有。四。祀。鐘。石。架。梁。變。云。通。鑑。前。編。引。維。十。有。四。祀。帝。乃。稱。而。試。者。靈。是。此。數。變。宜。相。屬。也。宋。書。符。瑞。志。載。舞。十。四。年。奏。樂。事。其。詳。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宋。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考。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路。史。補。之。也。路。史。後。紀。二。載。舞。吞。禹。而。位。下。云。鐘。石。架。梁。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壘。拔。大。屋。掀。宮。羽。悉。革。工。伏。祝。以。授。推。帝。乃。稱。而。歌。者。重。靈。人。復。靈。乃。更。容。賦。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享。成。四。倍。三。公。贊。百。執。事。成。於。帝。者。尚。稱。太。宗。唐。爲。漢。始。而。狂。然。泛。溢。漢。于。四。海。誠。萬。之。命。數。于。四。海。而。進。爲。主。人。矣。路。史。此。段。多。不。大。傳。其。次。第。略。可。見。帝。乃。稱。而。歌。者。重。靈。在。鐘。石。架。梁。變。之。下。尙。有。樂。正。重。靈。人。復。靈。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享。成。尙。據。大。傳。爲。其。實。一。節。據。文。選。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者。重。靈。爲。一。時。今。詳。考。文。選。納。以。成。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歌。者。二。年。而。廟。中。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更。道。興。舞。爲。實。者。以下。當。從。禮。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前。編。增。記。者。或。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乘。矣。聖。賢。通。鑑。云。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靈。八。伯。稽。首。而。進。見。是。舞。靈。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云。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稱。而。歌。者。重。靈。下。即。接。云。于。時。後。又。百。工。相。和。而。歌。舞。三。云。亦。失。次。今。定。訂。諸。書。所。從。更。定。之。如。左。

### 今重定傳文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箏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一作事。事還歸二年。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鳳皇啾啾。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鐘石笙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案曰。禮注。下。當。從。宋。書。符。瑞。志。補。序。故。據。地。鐘。下。鐘。石。架。梁。變。人。贊。伏。禮。正。任。走。帝。乃。稱。而。歌。者。重。靈。凡。二十。二。字。又。據。禮。注。下。補。後。大。化。二。字。明。鐘。石。下。補。樂。舞。三。字。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此。下。當。從。禮。注。後。紀。二。補。樂。正。重。靈。人。復。靈。凡。十八。字。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

唐爲虞賓。至今循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案曰。禮。注。綬綬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帝乃再。案曰。再。字。歌。旋持衡。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饗平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舉繇謀。華嚴經第七十四音。義。卷。下。引。尙。書。大。傳。

翊輔也。案曰。此。今。文。尙。書。洪。範。夜。明。有。翊。之。詞。今。文。見。史。記。五。帝。本。紀。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注)適。猶。得。也。注。見。後。漢。書。卷。五。五。帝。本。紀。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擊伐其宗者。(注)擊。支。子。也。宗。適。子。也。注。見。後。漢。書。卷。三。三。十三。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注)征。伐。也。注。見。後。漢。書。卷。三。三。十三。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正。由。也。注。見。後。漢。書。卷。三。三。十三。

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敷。(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注。見。禮。記。射。義。正。義。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儆。(注)言。少。絀。明。以。漸。也。

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凡。十。五。年。後。漢。書。左。傳。黃。帝。傳。注。儀。禮。鄉。飲。酒。解。王。制。之。曰。不。貢。士。以下。十。字。通。解。引。作。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又。見。禮。記。射。義。正。

書稱天子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謂大德也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

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禮書卷三又卷一引至士山龍止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禮書禮儀志七引尚書大傳下云以此相

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

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注元或疑焉禮書卷一又卷三〇案此注有闕

注五采相錯非一色也禮書禮儀志引鄭

案曰禮書禮儀志明皇帝本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典與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又曰衣

五采後漢明帝紀本平二年注引並巴圖志曰歐宗初服冕衣裘以天地衣裘以手上樹下乘與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

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與刺繡公卿已下皆繡或繡留黃色繡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

服章天子郊則衣冕上絳下青三幅後四幅交連而垂然則宗室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即是也然寺傳之文無日月星

辰而云天子服五何與陳詳禮記禮書卷三引尚書大傳山龍青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

周禮不同海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其采色非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

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以十二九七為節大小夏侯

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為節卿以下以七為節明矣尚書禮記正義引鄭子注云自日月星辰凡十二章天子以飾

祭服至周而始之以三辰為節漢王逸以為舜時三辰即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藻火宗彝五章而夏明師

揚賜則治歐陽說者謂解處作作服與伏生大傳相合蓋亦用今文家說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繡故知五服是采

色非章數也禮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改從尚書大傳山龍華蟲藻火宗彝五章作繡純青白火純赤以此相聞

而為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周三辰章數十二但有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繡服乃與三公不異則章中或與欲

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華蟲繡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章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道行其服用九章服用七章此三物乃非與故繡此

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注六律

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

鍾周禮禮記注引黃

鍾下之鍾二字右五鍾皆應注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

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

立則警折拱則枹鼓注言聲合於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注周

禮王出入奏王夏入則撞蕤賓周禮禮記注引蕤賓

以靜告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

齊矣注入欲欲其靜也蕤賓聲狗吠彘鳴及保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

注皆守物及陰之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注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事

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注少師佐成大師之事者也此言至樂相利物動

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以上條注全見禮記禮記通解卷二十七樂記〇又周禮樂師注儀禮大射儀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

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

國之君也禮記文王世子正義通典卷二十職官二儀禮禮記通解卷集注王制之內上海卷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

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禮記前編帝

禮記前編帝

禮記前編帝

禮記前編帝

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

華嚴經第八十卷卷下。○案曰。直立而敢斷。下當脫謂之儀。三。字。廉心而從欲。下當脫謂之丞。二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知之。

案曰。尚書大傳前儀引云。道是周公也。克是太公也。獨是召公也。卷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國。聖德之與前儀所引不同。此大載祀保傳篇及夏子新書文也。克。二。作充。此以文字相近。顯其誤耳。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注)清廟。樂章名。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注)烈。業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注)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注)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傳)注。肅。顯。以下共十七字。見毛詩清廟正義。

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傳)注。搏拊。通解集傳卷二十七。樂記全引。搏拊。又見通解。禮記宗廟樂舞二十五。又禮記樂記正義引。二句云。虞書。

拊革裝之以楛。(傳)注。大。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又。見。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

曲。阜。孔。廣。林。曰。周。禮。禮。記。疏。引。白。虎。通。如。此。實。孔。竹。云。今。皆。傳。無。其。文。案。白。虎。通。今。亦。無。此。文。其。禮。記。節。引。傳。云。搏。拊。鼓。實。以。楛。即。革。裝。以。楛。之。義。

搏拊鼓振以乘。琴瑟練絲。微弦鳴者。貴玉聲也。(傳)注。白。虎。通。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

而天下治。(傳)注。風。俗。通。卷。六。卷。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案。曰。尚。書。大。傳。文。法。出。許。傳。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傳)注。風。俗。通。卷。六。卷。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案。曰。尚。書。大。傳。文。法。出。許。傳。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傳)注。文。選。精。淵。傳。文。注。

夏傳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注)言德廣之所及。東海。魚須。魚目。(注)所貢物。魚須。今以為鱒。又魚目。今以雜珠。南海。魚革。珠璣。大貝。(注)魚革。今以飾小車。鞞兵室之口。貝。古以為貨。王莽時亦然。西海。魚骨。魚幹。魚脊。(注)魚幹。魚脊。未聞。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闔。(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闔。狀如鮫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口口。河魃。(注)魃。當作魃。魃。狀如魃。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鮫取鮫。登龜取龜也。江鱣。大龜。(注)鱣。或作鱣。鱣。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鱣。或為鱣。鱣。也。五湖。羊唐。(注)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元唐。未聞。鉅野。菱。(注)鉅野。大野也。得數。今屬山陽。菱。菱。鉅定。麻。(注)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麻。蝸牛也。濟中。詹諸。(注)詹諸。隨也。孟諸。靈龜。(注)孟諸。宋。穀也。龜。俯者。盛。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谷。辛玉。(注)降。讀如鹿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鯉魚。魚刀。(注)大都。明都。鯉魚。今江南以為鮑魚。刀魚。兵如刀者也。咸會於中國。(注)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傳)注。並。見。玉。海。又。初。學。記。政。理。部。三。御。覽。七。百。六。十。六。禮。記。部。一。九。百。四。十。七。禮。記。部。四。九。百。七。十。五。樂。記。部。二。禮。記。部。五。十一。爾。雅。卷。三。十。餘。種。萬。花。谷。種。集。卷。十。八。因。學。紀。聞。二。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傳)注。俱。實。合。注。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文皮千合。(傳)注。史。記。貨。殖。傳。宋。陸。

白羽之矰。(傳)注。路。史。疏。佐。紀。高。字。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傳)注。史。記。水。本。紀。集。解。

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傳)注。白。虎。通。守。衛。守。衛。

江河。淮。濟。為四瀆。(傳)注。白。虎。通。守。衛。守。衛。十。五。卷。尚。書。大。傳。禮。記。三。正。記。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爲扶。藝文類聚卷一天部上文選  
應休應與從弟君苗君苗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

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文選海賦注郭  
有這時文注

百川趨於東海文選郭有這時文注○又吳郡海賦孫子荆爲  
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又長歌行注百川赴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藝文類聚卷八水部御覽五十八地部二十三○又  
白帖水記纂淵海卷一水藝文引無遠字能舉引無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所視者謂其性幣祭盛遠

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禮記王制正義引夏傳曰進注又尙書舜典正義引注○又風俗通山澤第十引  
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注所視者三字據書疏增○又禮書

禹奠南方霍山〔注〕謂奠祭也爾雅刊誤補  
遠引夏傳曰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注  
水注六

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御覽五十七  
地部二十三

夏傳曰下溼曰隰毛詩傳正義  
義引夏傳曰

順流而下曰沿事類賦七  
引書大傳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路史國  
名紀八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儀禮經傳通解  
禮二十六上因

夏傳事之

夏傳

尚書大傳 卷一

三九

尚書大傳 卷一

三九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

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

卿舉下以爲稱傳注並見周禮禮官序官職又匠人疏引書傳云司徒公司空公又大戴禮保傅注引今尚  
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案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御覽二百  
七職官部

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御覽二百  
九職官部

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御覽二百  
八職官部

〔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考工記序工  
疏引夏傳注

司馬在前周禮序官  
疏引夏傳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

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御覽二百二職官部二儀  
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集

〔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股二

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股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

爲有所法儀禮經傳通解注三十二又  
御覽二百三引三句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路史後  
紀陶唐

〔注〕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司馬司土共工爲六卿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大  
傳夏書注又禮記曲禮下正義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尚書大傳 卷一

案曰：諸侯必有公桑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注〕官宮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宮高一丈，禮志曰：初有三尺，七尺曰初。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注〕官宮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宮高一丈，禮志曰：初有三尺，七尺曰初。

外閉之大所之朝。〔注〕季春朝日之朝也。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注〕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纁三盆手。〔注〕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

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未命爲士，不得乘飾車。〔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別賦注：又據漢書禮志注：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湯誓

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注〕亳，湯之都也。〔注〕亳，湯之都也。〔注〕亳，湯之都也。

歸于亳。〔注〕亳，湯之都也。〔注〕亳，湯之都也。〔注〕亳，湯之都也。

也是時伊尹在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注〕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

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俛然歎。

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注〕伊尹遂去夏適湯，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引伏虎。○又參文類聚帝王本紀：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覽不重載。

湯放桀，居於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

與五百人俱去。〔注〕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

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路史後紀十四夏本紀：傳及注。

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注〕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入譯來朝者六國。〔注〕北齊書：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注〕北齊書：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注〕北齊書：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注〕北齊書：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注〕北齊書：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路史後紀  
電后紀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左傳：其十年正月。

案曰：湯禱桑  
之事見呂覽

景亳之命，費昌於御。路史後紀十  
四夏后紀下

般庚

書曰：若德明啓湯，任父言卑應言。困學紀聞卷二  
漢藝文志考證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

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

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生，爾祖其從與享之。

此之謂也。路史國  
名紀四

案曰：韓詩外  
傳與此同

高宗彤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祖已曰：雊者，野鳥也，不當升鼎。

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藝文類聚卷九，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七羽族部四，文選卷八十三，王粲  
八文論衡是難篇，已作祖乙，又後漢書郡縣志注，漢書卷六十六

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注：彤日，尙書編名，御覽卷八十三，王粲  
後漢書郡縣志注

武丁之時，外紀卷二，此句上有成湯之後四字，下有王道斷三  
字，困學紀聞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遺教則則則七字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注：兩手

搃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注：上六字，又見史記周本紀集解，生七  
日以下十一字，惟見尙書成文正義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

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祖已曰：桑穀野艸也。注：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

為神妖，野艸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九州之外國也，太平御覽八十三，王粲八，引傳注，惟無注，生七  
日以下十一字，○又尙書成文正義引七日大拱

四字，又漢書五行志，引傳俱生於朝二句，又外紀卷二，紀漢書卷六十六，朕  
光，又史記周本紀集解，集解引，又釋史十七引，重譯上有三年之後四字

案曰：外紀，劉向曰：按伏生，劉向以武丁有桑穀，而向者說，亮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庭，比且而大拱，韓詩外  
傳，三日而大拱，皆與書序不同，蓋誤案尙書成文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為大戊時，鄭注所引劉氏說，乃劉向五行傳論語見漢書五

志，行

西伯載者

案曰：尙書音義，尙書大傳作者，外紀卷二，西伯載者，伏生，司馬遷作者，路史國名紀卷  
一大傳作西伯載者，卷六云：大傳作者，漢書文志考證卷一大傳以西伯載者為載者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奉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

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曷往？案：聖賢補註，  
引尙書大傳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尙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

於今昌來提。初學記武部，漢書卷八十三，四章產十  
四，○又白帖，漢書卷六十七，地部十三

案曰：鈞填事與  
尙書中候同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文王拜，尙云：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

今昌來提。注：鈞得魚中得玉璜也，左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璜曰璜，周元古經器服休書  
占算引傳及鄭元云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

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

田。文選四征賦注。○又毛詩註正。義通鑑前編卷第十四。禮。

文王一年。伐虜。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

免於虎口。出而伐者。左傳三十一年正義。○正義引鄭中尚書注。據此傳爲說。結開文王斷虜之說。後又三伐皆勝。始而勝之。拘于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家。

案曰。于他書引作作。從。史記集解徐廣引改正。

案曰。初毛詩文王序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兩引散傳。言獻寶後免者。則左傳正義引此。據即散傳文無疑。而毛詩文王序疏。引文王受命一年。斷虜之說云云。稱尚書周傳。禮記正義。先引傳云。五年伐者。後引散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云云。是周傳別有受命一年以下之文也。

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散傳云。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年伐崇。則稱王。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散傳云。

既伐于密。詩政詩具。字異義。

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

文王。毛詩註正。義通鑑前編卷第十四。禮。

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散傳。

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公羊定四年正義。引散傳。

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四十七。

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文。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閔天。南宮括。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

羑里。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詳見

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嶺。雞目。六字。又見山海經海內北

引作駮身。朱嶺。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注。翰。毛之長大者。注見文選羽獵賦。博奕將校部曲注。除凡取九六七六字。

之於陵氏。取怪獸。案曰。吳中本取怪獸下有犬不詳。虎頭開六字。尾倍其身。名曰駮。八字。見御覽八

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注。車渠。注見文選江賦。陳於紂之廷

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見

史十九。引。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又御覽八百七。參

紀。路史。論五。夢溪筆談。二十一。紀。聖蹟。四。○勳文類聚。文選注。御覽。參。寶。散。引。此。文。之。上。應。有。文。王。因。於。羑。里。六。字。

案曰。六。亦。散。宜。生。等。獻。寶。事。與。此。小。異。

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玉海

周文王肯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於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

乎。釋史九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

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

得由也。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毛詩註正。義。○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孔子曰。至是。非。禦。侮。事。也。後。附。注。作。竹。奔。走。走。作。轅。今。依。說。四。與。字。皆。作。邪。又。世。說。新。語。卷。五。品。藻。注。引。與。後。漢。書。注。同。孔。子。語。下。引。全。與。亦。作。邪。門。作。其。文。玉。海。竹。制。人。物。史。九。五。引。至。是。非。禦。侮。與。止。又。御。覽。三。百。六。十。六。人。

事七節引門亦作耳又小學諸珠引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周書與此略同

微子

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蘩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

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文選魏都賦

兮黍禾曬曬彼狡童兮不在好兮文選屈注狡童為紂文選實錄皇后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蘩蘩兮禾黍之曬曬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

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學書估

案曰文選屈注引狀作黍禾曬曬於韻不協非也蓋屈詩云云而誤當從學書估

事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韻禮記樂記正義引黍禾之油油為箕子歌亦與此孔穎達疏

史記云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以是未句一句惟書傳序與歐希希同宋玉高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漸漸兮注書也

他字之前蓋不為意也但史記以為多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解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周傳

大誓案曰洛誥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諸國

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

釋太子也乃告於司徒司馬司空諸節元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

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

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太平御覽四百十

案曰元才史記周本紀作才古通同年王大雅伯

申云元乃允字之誤司馬子是以謂詰改說文說為信也

六皇朝節十二

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尚書孔序正義卷一引書傳有八百諸

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為赤鳥三足尚書百八十

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

茂哉茂哉天下之見此以勸之也恐待之春秋繁露同類相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且禮記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皆為亞亞次也觀臺臺臺知天時占

候者也宗廟禮注引尚書傳十七字應仍作亞禮

案曰周禮禮疏曰王升舟以下者謂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禮疏曰亞王舟後

亞在舟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鐃謀師乃怡前歌後舞注怡喜也樂大喜前歌後舞也御覽

六十七人專節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師無前字此句六

案曰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鐃謀師云書傳文被說武王伐紂事蓋謂大誓時土有指說之歎民憤康之德指謀與

前二史考與曰免即獲也王逮師則章句曰武王仁軍人人樂戰也鳴鐃鼓戰爭先而歌後舞是鳴鐃鳴鐃後漢書補注

此成歌勝更候之與李賀後漢書注首知免之說於漢所引漢文生義遂之遺矣蓋集上加元服與軍以上海漢云位等不勝勝

不天之律律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唐律疏議卷一又

案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禮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不天之律律是為五字乃古文大誓而大誓之也

案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禮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不天之律律是為五字乃古文大誓而大誓之也

案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禮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大戦篇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幅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骨餘。

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母故母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

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

大戦篇云。太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矣。曾能改書漢書卷二。洪範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武庚字祿父。

大戦篇

泗亂也。華嚴經第七十八首。卷下。泗亂也。華嚴經第七十八首。卷下。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入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入政先食。

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鰥寡。而畏高明。聖人在上。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四百一八事。四十二。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條也。條。達。行疾貌。朏。則侯王其茶。茶。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縮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其徐。徐也。十字。又。漢書。孫。今。○又。周禮。保。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見。朔。注。云。一。設。梁。傅。序。疏。後。漢。書。禮。志。注。○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疾。說。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疾。說。也。當。從。之。側。匿。縮。縮。當。作。縮。縮。

家。曰。文。選。孫。賦。注。引。鄭。平。論。書。五。行。傳。注。關。隴。行。疾。見。是。鄭。注。條。達。一。作。閭。跳。也。側。匿。一。作。謁。一。作。謁。文。選。月。未。成。之。名。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此。則。側。匿。與。縮。縮。同。義。一。也。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其徐。徐也。十字。又。漢書。孫。今。○又。周禮。保。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見。朔。注。云。一。設。梁。傅。序。疏。後。漢。書。禮。志。注。○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疾。說。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疾。說。也。當。從。之。側。匿。縮。縮。當。作。縮。縮。



則有赤青赤祥維水沚火案曰自視之不明至維水沚火傳注全節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注曰君聽而聰則是不謀其事也厥咎急注曰君臣不謀則急矣厥罰常寒注曰聽

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厥極貧注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注曰鼓

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注曰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注曰豕畜之居閭衛

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注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青黑祥維火沚火案曰維火沚水周

火作土當從之○自德之不聰至維火沚水傳注全節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曰容

為容容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

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案曰思心之不容此節注厥咎霧注曰霧冒也君臣

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案曰蒙文獻通考引作蒙非今從厥罰常風注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

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注曰

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冠曰凶未冠曰折案曰厥極凶短折注係節通時則有脂夜之妖

注曰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注曰華當為夸夸蚘蟲之生於土而游於土者時則有牛禍

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案曰注地厚德載物五字惟見禮記月令正義今據補屬思心三字文獻通

考引缺他本或作屬王極亦誤惟月令正義補屬思心字今據正義以上

下文時則有心腹之痾注曰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維木金水火沚土注曰

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平或疑焉今四行來沚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

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案曰自思心之不容惟木水火沚土傳並見漢志漢志注全節惟

對向等五見文獻通考郊社考及禮記月令正義補屬思心字今據正義以上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案曰王字漢志續漢志並作不建

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授成五行經曰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

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也王象天以性情授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

是不能立其事也案曰王之不極以下至星辰並行注其據漢五行志劉厥咎昏注曰昏與思心之各同耳故子

驥傳曰昏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案曰昏漢志續漢志並作昏劉向傳注引劉子駁五行

脫子駁二字今案曰昏漢志續漢志並作昏劉向傳注引劉子駁五行厥罰常陰注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厥極弱注曰天爲剛德剛

氣失故於人為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儲不殺也案曰續漢志注

時則有射妖注曰射王度之極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

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注曰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

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注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注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

魂魄君行不由常倘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者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

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案曰注味厚其三字續漢志注無

神曰魂魄依禮通解續二十六并缺引今據續漢五行志注文獻通考引補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文獻通考

謂薄食闕竝見逆謂風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沚天天主尊無能沚之者離逢非沚維鮮之功謂

此也案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節注王君也至守舍之類也缺維五位復建辟厥沚注曰君失五事則五行相

沚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邪言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口月又必齋肅祭祀

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案曰注君失五事至不違其位也見儀禮通解續○案又曰復邪言下

有脫文當以言謂思心之失與說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略

今無案曰注君失五事至不違其位也見儀禮通解續○案又曰復邪言下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

維聰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注〕司主也。此月

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平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〇五行王相

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

六月、七月、惟思心是司。八月、九月、惟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聰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

之氣。似近其類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

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

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

平且至食時為日之朝。尚中至日昧為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

次相將。其次受之。〔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

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

其餘差以符卑多少。則悉矣。案曰。注之中也。四字。則重受之。五字。日月夕。則四字。備星辰莫同。〔注〕莫。夜也。

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是離逢非沴。

維鮮之功。〔注〕離。髮也。逢。見也。是謂髮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

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禦。貌於喬。忿。〔注〕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駭。忿者。是不恭之

形也。喬。忿。謂若傲慢。德。恭。是無期之類也。案曰。注。謂若上。惟係。通解。重。喬。忿。二字。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訖

止也。止。謂之失者。在於去止。乘。止。乘者。是不從之刑也。止。乘。謂若周威厲王。引誘以障民口之類也。禦

視于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

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變。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案曰。注。謂若上。惟係。通解。重。忽。似。二字。禦聽于休。攸。以其月。從

其禮。祭之參。乃從。〔注〕休。謂為獸不羸之貌。攸。謂為風雨所漂。飄之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休。攸。

休。攸者。是不聽之刑也。休。攸。謂若老夫灌漑。小子踏踏。誨爾誦誦。聽我。既。既之類。禦思心于有尤。以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

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脩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案曰。注。者是不容上。係。通解。解。重。尤。二字。今。增。謂若昭公上。惟通

所過四字。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

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

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職者。謂之天府也。六沴之

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

方。〔注〕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齊。一句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祀

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句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

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性器。柔。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

此祀祀此神也。案曰。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四引傳。致齊下。衍。三。日。二。字。再。係。通解。文。以。通。考。引。重。無。玩。注。則。傳。不。宜。有。此。二。字。一。本。御。覽。從。東。方。始。下。衍。自。兩。至。四。字。亦。非。通。解。通。考。重。無。〇。御。覽。引。注。自。禮。志。事。乃。畢。也。止。其

祀禮曰格祀。〔注〕籍名也。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籍中大祝贊主

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播。播。謂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案曰。祝。字。他。書。所。引。作。祝。今。通解。重。五百二十四引。傳。今。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

祈禱。求。永。貞。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盛。威。仰。火。精。赤。燥。怒。土。精。含

樞紐。金。精。白。招。短。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



注自處危爲宗廟。至皆別舍也。東見禮志三劉昭注。○又傳曰。不宿以下。亦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皆微部一無部注。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大暉。神勾芒司之。自冬至。至數四十六。

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旄尙青。田車載矛。號

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

祀於良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閉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

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

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

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

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

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旄尙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鼓。此迎

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菘。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煥。朔。令

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墮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

主於室。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虛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

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當

索祀於坤隅。思必容。案。晉。容。當爲容。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

疾。中央之極。自昆命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

氣於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口處。案。口。度字有誤。其禁。治

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

蓐收司之。自夏至。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

稅九乘。旂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案。暘。暘。當作暘。朔。令曰。審

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

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洫。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

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政釀庶疝。畢入于室。日。時殺將至。毋糴其蓄。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闔。陳兵甲。戒

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々

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

旂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

之月。御々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

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々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

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搜外徒。止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

祀。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々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

令曰。省牲牲。修農器。收秸薪。築囷圍。謹蓋藏。乃大雉。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

君子說。小人樂。以上自東方之極至此。見明黃。佐六藝疏別卷七五行篇。

案。六藝疏別全載五行傳一錄。自維王后元祀。至上下正祀。下即指東方之極。云。至小人樂。惟無六陰之禮。至本於北方之節。及

田獵不宿。至本不調。下一節。屬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紀帝舜命禹。禹始初祀。東。氏。本與六藝疏別同。而多六陰之禮。一節。及末田

雖不密蓋本不測下一節今以虛本末一節

若欲移東方之極云云之謂於文爲取

大誥

書曰民儀有十夫

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

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

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金縢

案曰金縢得云伏生大傳以天地四

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

祿父不及權者蓋救之也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

公爽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

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

也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

請舉事

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

成王幼在襁褓

案曰在襁褓三字當

周公致政封魯老于周心不敢違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

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案曰高辛紀下注

三年之後

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

公也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

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

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

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

案曰漢書文志攷遺云大傳

嘉禾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

周公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毛詩

成王時有苗異蒸而生同爲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

臣王臣王  
正正  
案詩疏引此較御覽多字今字惟自虎通通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

穰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暴雨也御覽十

拔而貢之尚書歸本序正義

案曰尚書正義引成王之時云又引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文不備今據本大傳有越裳氏上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入字記其澍海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

康誥

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注)質亦穀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注)鄭元曰欲其轉相曉也文選離吉甫華

案曰御覽引也云道譯文選離吉甫詩注引作重三譯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

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通典七十

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



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通鑑外紀卷二〇又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文王受命

至末云商周傳又尚書正義正義又通鑑前編十七紀引文王受命正義〇又文選補注正義注毛詩正義

夷也。詩云：泥夷吠夷，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曰：毛詩正義正義注泥夷與吠夷聲相近，或作吠夷，則吠字之省也。二雅正義引作吠夷，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作吠夷，並誤。案又曰：通鑑前編十七紀西伯伐桀注引徐廣曰：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然則大傳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下云音于，是此本作于。不作于，請家引並作作。

子夏曰：昔者三王愆然欲錯刑濇罰，〔注〕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

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

謂慎罰。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事，謂祭祀。儀禮特牲饋食疏引書傳康誥云：〇曲阜孔廣林云：儀禮疏康當為酒之誤。宗室有事，

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案曰：儀禮特牲疏云：大宗已侍於賓，奠者，或有作燕或有作飲皆誤，以奠為正也。〔注〕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嗣為小宗，賓僚友助祭者，燕私者，何

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儀禮特牲疏卷五五宗傳第七引傳及注又儀禮特牲注毛詩疏正義尚書正義引傳儀禮特牲疏亦引傳及注。

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儀禮喪服不杖章疏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注〕出，猶去也。醉而不出，是媿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

〔注〕忠，厚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

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

之至也。〔注〕復，反也。儀禮特牲疏卷五五宗傳第七引傳注。

進上宗室有事至族人飲也。儀禮特牲疏卷五五宗傳第七引傳注。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在六十以上，遊飲也。

大戴禮四君子立事

王曰：封惟曰若圭璽。儀禮記開卷二漢

案曰：王伯厚以此傳八字為尚書之逸文，考今文與古文章句多實異同非止一二，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謂，大傳所引疑或此處之異文，未必為逸句也。

梓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

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

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

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

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世說新語注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

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

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而俯。

〔注〕晉，蕭貌。此注惟見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公曰：

君子哉，商子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〇又在太沖補釋詩，謝靈運謝靈運中贈謝詩注，引相與觀乎南山之陽，又長笛賦注，引觀

乎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十九節引，皆而勤，作管然其前，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而勞之，之，皆引

平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十九節引，皆而勤，作管然其前，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而勞之，之，皆引

實而難辨。經二字。又補編萬花谷前集卷十六。記萬壽宮卷九十九。六藝流別。卷二十一。並節引。六藝流別。南山之陸作北山之陸。亦。

案曰。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宗載十八。引周書說苑。本篇皆與此文略同。

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案。子一。本作十。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驕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通鑑前編成王元年。命周公後之傳也。今以類入梓材。○又外紀用此文。

〔注〕贊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贊。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華大夫之中也。百人。華士之中也。荀子堯問篇。倣注。引鄭注云。

案曰。荀子注引鄭注。作十人。則前編引傳作十二誤。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荀子堯問篇注。

曲阜孔廣林曰。楊倣注。荀子堯問篇。其好自用。句云。大傳作是其好自用也。云云。而通鑑前編所載。無之。蓋前編止取後文。未詳全載。當以荀子交參考。

〔附〕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蓋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

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輪。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語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輪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召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曲阜孔廣林曰。六。日。上。宜。有。脫。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太平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四。

洛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傅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二句。又見文選。求自說。其注。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注〕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

其貌言之也。二句又見於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上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注)辟法也。殺者中死。割

者中理。擗弁者爲文。(注)擗弁或爲擗。非當言擗帶。鬪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注)杙

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注)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極文章之範。天下諸

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于七百七十三諸侯。(注)八州州二百

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天下諸侯以下。又見周禮大司徒疏。禮記王制正義。並引作洛諸傳。又見通鑑地理通釋。一詩考補遺。皆莫

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注)玉音金聲。言宏毅之調也。二句又見文選西征賦。陳情詩。然後周公與

升歌。而弦文武。(注)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

其志。和其情。(注)倂。讀曰播。播然。變動貌。案曰注播。當爲播字之誤。倂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

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注)子。成王也。案曰。王傳。即申。申。義。通。周。云。嗟。子。猶。嗟。者。注。釋。子。爲。成。王。非。其。表。也。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庸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注)卑賤者尙然。而况尊貴者乎。

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

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

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

矩之相襲也。(注)聖。言太祖。依禮記傳通解。卷二十九。祭義。全引傳注。○末三句。又見文選。皇太子禋文。注。

祭者。祭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唐王潤大傳郊祀錄卷一注。

祭之爲言。祭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

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太平

夏后氏迎於廟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公羊傳。二年疏。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

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

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七州郡部三。又禮記正義。節引傳注。云洛諸傳。○又文選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或云。黃帝法。玉海二十

八家爲鄰。三鄰爲閭。三閭爲里。五里爲邑。禮記正義第六十七卷。卷下。末有此虞夏之制。也。六字蓋音義之文。○案曰。此朋字作閭疑誤。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

樂。七年致政成王。禮記正義。卷三。○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鄭箋。卷三。○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鄭箋。卷三。○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鄭箋。卷三。

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毛詩鄭箋

多士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

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

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注)爭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

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

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

焉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 天子之堂廣九

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 公

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 伯子男五

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 天子斷其材而聘之。加密石

焉。二旬又見毛詩閨宮正義。... 天子貢庸。〔注〕貢。大也。墻。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

疏杼。〔注〕疏。猶發也。杼。亦牆也。言發殺其上下。不得正直。... 大夫有石材。〔注〕柱下礎也。...

案曰。漢書禮傳家有一堂二內。... 天子斷其材而聘之云云。本之國語。...

夫以下惟施於棺而已。庶人無垂飾之飾也。...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

聽於家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

家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

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

隱。痛也。字或為股。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此孝子之道備矣。...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斂。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

度，奸軌盜攘傷人者。(注) 攘，搗也。其刑劓，非事而事之。(注) 令，原作今，所不當爲也。以上注見御覽。

刑法部。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

死。周禮刑法注。○又太平御覽百四十八刑法部十四引至其刑墨止。詳作詳。奸軌盜攘，作奸內攘。○案曰：其刑劓，諸書引作劓。惟禮經卷七十三有及卷下引傳首三句作劓，後三字從竹，今依改。○又尚書呂刑正義名辭名是正義，北堂書鈔並節引。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

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

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注) 聽，議獄也。每君異法，聽無有

倫，是故知法難也。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〇又孔子集語卷下引至是以繁也止。注法難也四字，當在傳文釋繁有倫之下。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

女不同櫛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

民不輕犯。孔子集語卷下。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

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孔意用此文，漢書刑法志引孔

子曰：今之聽民者，四句不言大傳。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

罪勿變。(注) 延罪無辜曰變。注見御覽刑法部。又刑法部十八。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

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孔子集語卷下，又御覽六百三十

案曰：孔意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御覽六百五十五刑法部十八。

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注) 察，猶審也。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是故聽民

之術，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注) 怒，責也。責因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非

小可求以出之罪也。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案曰：孔意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孔子集語卷下。○

書曰：哀矜哲獄。周禮注疏

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

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

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注) 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利然後行之

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

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注) 公甫，魯大夫。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

(注) 答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御覽六百二十九刑法部五。非字

謂無公甫之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 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

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案曰：孔意

用此文。

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藝文類聚八十二卷部下，御覽九百七十六卷部下。

伏羲氏作八卦。路史後紀卷一，太史紀上注。

案曰：識道云：伏羲氏作八卦，三五傳次其明。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案曰：四字原文在舜，循堯緒也。風俗通表皇朝卷一五帝篇，者推也之上今移也。漢書堯本紀云：又御覽七十七卷王部二載，風俗通同，惟無黃帝始制以下二十五字，又無堯緒二字，然也二字，崇化之著作，近未四句作舜者，惟也，言其推行道以循堯緒也，亦堯之推循與舜，近推則堯矣，今本風俗通字誤。

尚書大傳卷三

漢伏勝撰 鄭康成注 福州陳壽祺輯校

略說

遂火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風俗通皇朝第一引尚書大傳說：○又太平御覽七十七卷王部二又七十八

皇王部三又火部一初學記九事類賦注，藝文類聚十一帝王路史因樹紀，京師引，案曰：孫之縣本有與此，日爲三五傳，篇雖不可從，今姑入之略說爲說。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風俗通皇朝第一引尚書大傳，二引大傳，三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北堂書，沙冠。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文選傅屬文注，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注。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

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

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是故三統三正若循環環周則又始窮則

反本公羊傳元年疏引世傳略說

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

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

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

順連環也白虎通三正篇又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引周禮二月作三月所統作所立未句無版字○又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初學記歲時下

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

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

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得章成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又通典實禮一引末云必用三微之月為正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遠大正始也

案曰世傳說正期二字最明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

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恆異時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

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注)統本也三統者所

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環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

春為正者貴形也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交運圖征賦道仙詩疏終持廣經文論等注並引三王之統若循環環云云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御覽七十六皇王部一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三正篇

正色三而復者也文選皇太子宴元廟賦詩注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桓鬯諸侯三命者皆受

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儀禮通解解宗廟樂舞又疏史後紀十廟廣引至以祀其宗廟止作略說

案曰此與虞夏傳所言不同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

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藝文類聚八十六部

高郵王侍郎伯申曰執燭之執當為熱然古熱字說苑本為作炳燭炳乃炳之聲類與熱同

案曰自此以下七條諸書所引大略未詳略說今以意定之宜入此篇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孔子集語卷下又釋史八十六

案曰孫之職本入五行傳蓋以為思心曰察察作聖之訓也似近之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

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水潦集焉膏滂生焉從上觀之

誰知非源水也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大戴禮禮學篇與此大同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巖然高巖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

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代焉每無私子焉出雲風以

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

者也。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又三十八地部。三。應然作鬼鬼然。無鬼然高以下八字。見作鬼。財用作材木。鬼作無生財以下八字。又無代為每三字。○又文選如陀等。傳文注引天山至無私與焉。

案曰。孔引此。代作伐。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孔子集注。卷下。

案曰。非子難三家。語辭政說。說政理。與此大同。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益孔子對定公。以備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念也。臣注。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附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駟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孔子集注。卷下。

集注。卷下。東郭九。載東郭子思問於子貢云云。不若所說。然與說苑。與傳。則皆傳之文也。思。當為思。

案曰。說苑。雜言。與此同。惟子思之思。作思。荀子。法行。與此小異。東郭子思。作南郭。東郭子思。則知外。紀。卷九。載東郭子思問於子貢云云。不若所說。然與說苑。與傳。則皆傳之文也。思。當為思。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文選。類聚。六十四。居處部。四。○又五十五。雜文部。一。又。東郭。下。文選。蘇子。解古詩。注。左。太。神。招。魂。詩。注。非。有。先。生。論。注。節。引。御。覽。百。并。四。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詠以歌先王之風。

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外。紀。卷。九。○又。文。選。夏。後。常。侍。注。引。子。見。其。表。未。見。其。裏。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國。學。紀。問。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

案曰。外。紀。引。子。夏。讀。書。畢。一。條。未。舉。所。說。然。文。選。注。御。覽。因。學。紀。問。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地。文。未。有。通。斯。七。者。費。之。大。義。舉。矣。二。句。亦。不。稱。所。出。而。未。敘。七。則。云。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謨。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其。序。次。與。孔。子。同。與。御。覽。因。學。紀。問。所。引。大。傳。七。觀。異。則。非。書。大。傳。之。文。明。矣。孔。最。百。大。禹。謨。益。謨。者。並。作。歸。者。屬。入。而。不。知。與。古。文。與。今。文。皆。無。大。禹。謨。其。益。謨。一。篇。則。統。於。皋。陶。謨。中。也。又。韓。詩。外。傳。說。此。事。以。為。子。夏。讀。書。詩。

子曰。參。女。以。為。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孔子集注。卷下。

案曰。此。與。大。戴。禮。王。言。篇。同。末。二。句。又。與。說。苑。卷。一。君。道。篇。同。諸。書。所。引。有。未。嘗。何。篇。無。所。附。者。今。據。此。於。此。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錦。繡。萬。花。春。集。卷。十。引。尚。書。

民孽壤而歌。鑿井而飲。畦田而食。帝力何有。禮。記。經。解。正。義。引。尚。書。

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注。言。文。王。仁。故。謂。之。大。矣。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類。聚。禮。文。注。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周人可比屋而封。文。選。七。命。注。四。子。講。論。論。論。並。今。上。義。公。卿。王。源。等。注。

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禮。記。大。傳。正義。

公。得。劉。名。也。毛詩音義

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卷八

戰者。憚警之也。白虎通詳說。魯文公。五十九武部。又御警三百四。兵部三十五。又三百八。兵部二十九。警並作驚。

王者躬耕。所以供黍盛。文選。田賦注。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

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論衡卷十五。賦篇。○又丹鉛

總錄卷二十六。珠璣類引小異。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北齊書。陸良。○又丹鉛

衣錦尙願。詩考。吳字。義。困學紀聞卷三。○注。願。讀為綸。或為綸。困學紀聞卷三。

剗切。毛詩。雨無。正。正義。

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毛詩。大。正義。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毛詩。維。序。正義。○正義云。得。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

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

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御覽四百七十七。人事部。第十八。○又。毛。詩。何。尊。不。正。義。周。禮。遺。人。屬。人。疏。引。

火發於密。水洩於深。北。齊。書。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卷。三。○正義云。密。大。傳。為。密。當。讀。為。密。

案。白。虎。通。外。傳。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本。尚。書。大。傳。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唐。釋。禮。禁。止。禮。疏。行。傳。安。決。卷。第。四。之。三。注。引。尚。書。大。傳。

案。白。虎。通。宗。廟。二。字。似。有。誤。

子夏葉拱而進。困學紀聞卷二。

案。白。虎。通。二。字。亦。見。家。語。辨。解。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文選。魏。文。侯。問。子。夏。注。

鬻。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爾雅。釋。詁。州。靡。國。獻。之。注。

案。白。海。經。海。內。南。經。梁。州。注。引。周。書。成。王。時。云。是。逸。周。書。王。會。解。文。也。爾。雅。疏。明。引。大。傳。未。嘗。當。在。何。篇。或。形。似。明。記。之。誤。與。

〔注〕灌是獻尸。尸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皇。儀。論。語。義。疏。六。附。錄。

### 尚書大傳辨語

福州陳壽祺撰

尚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脫。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舉。如納之

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尚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

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尚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

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

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強弱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又曰

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衆。

史記作盼。大傳作鮮。度作利。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

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誥四方為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于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傳篇文。注亦虛辨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略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併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案此乃卽有郃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切為大傳。文選應休鍾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尙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予曰。四指為扶。下云。扶音膚。此三字乃李善語。而誤并為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勛。世祚太公。以表東海。案正義所稱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昭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理論。容成作麻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母一條。十八字。月羣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麻。見藝文類聚卷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為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取地以為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六州部連引。堯南撫交阯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澮水注。惟首五字是大傳文。其下于禹貢荊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鄭道元語。消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

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一條。見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襁褓一條。見詩斯于正義。下云襁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以食而弗殊有族食族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既御著于右手四十八字。乃詩摛風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義以為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嫫母一條。二十二字。乃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二百一條。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氏一切靡入大傳。孔廣林本据初學記帝王部增夢眉與髮等五字。而初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至磻溪云云。亦据初學記漁部。然此乃尙書中候文。初學記誤為大傳。又如舜讓于德不怡。惟刑之謚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榮播既都。被明都。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尙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采女則有逸罰句。本爾雅注。恐是引般庚或桀誓之文。而小有誤。今竟依邢氏斷為今文。采桀誓曰。數乃獲斂。乃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支部。真古文也。今竟依賈疏斷為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制

正義引作夏傳。此本竝入咎繇謨。天子三公一條。據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

注云云。又古者天子三公一條。通解王制之戊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兩文竝在

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

年疏。竝云略說文。而此本入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正義引

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為言察也

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略說。又說命傳似當為毋逸傳。

其在高宗。乃武成傳似當為牧誓傳。今文牧誓。歸禾似當。歸禾似當。歸禾似當。

為嘉禾。大傳之序。有嘉禾。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幪注。幪音蒙三字。乃文選求賢良

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

七字。乃鄭志答張逸問之文。舞株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禮韞縠氏正義

文。鯉魚魚刀注。鯉字夾注渠成切三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高宗梁闔

注。闔讀如鶴。鶴謂盧也。入字。乃禮記鄭注文。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骸一

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至附于宮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注文。師乃鼓

篋。諫注。音符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盧學士考異。在旋機玉衡條。載別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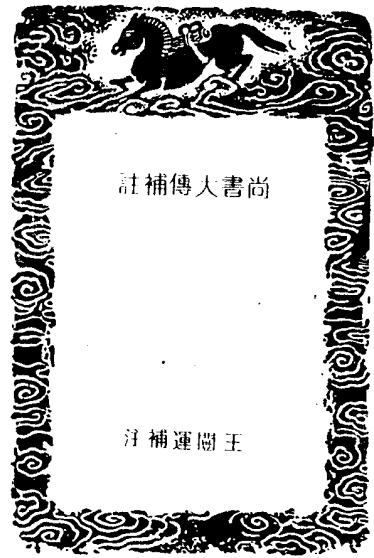
鄭注云。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案此乃鄭尙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白魚入于舟中條。載別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尙書注文。見後漢書

杜篤傳注。四年營侯衛條。載別本有鄭注云。建侯衛是封衛侯云云五十四字。乃

毛詩國風譜正義文。遂踐奄條。載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國在淮夷

之旁云云三十字。案破斧正義引書傳三年伐奄。下引多方云云。注云云。乃孔穎達引尙書及鄭君尙書注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尚書大傳補註

王闈運補注

敘

尚書大傳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帝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為八十三篇

鄭玄撰

尚敘

補注尚書大傳敘

相厚王闈運

尚書大傳舊為卅一篇見錄于漢藝文志鄭君注之乃次為八十三篇至宋史志著錄在官廬見會言元時猶存至明而亡孫之駮鈔撮為四卷殘闕殊甚然四庫本不能不借資焉乾隆之時儒學大盛先師遺書其討論窮搜而四卷古本訖不可得見會刊本云得之吳中諱所從來不知原本刊也鈔也盧文昭又以孫本所有者為補遺而自作續補遺及攷異陳壽祺又兼采孔廣林本為三卷自謂詳覈而妄謂賜訓為略說言多專輒闕運自廿五歲治尚書越十有五年旅京師所箋廿八篇始成多申伏以易鄭時越刻陳本大傳未出唯

尚敘

於德州漕渠旁店買得盧本歸涂多暇改其譌誤補鄭注之闕略自七月甲子至于壬申寫百一十八紙分為四篇越十有五年居成都取家本對陳本重加審定仍為七卷付局刊之大傳之文多入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為經兼賅六藝非唯著故沛南之學本不衰微此書存亡如驥一毛然就其斷章尋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故絕而復明隱而若顯鄭注周密爾雅平平今具錄存大體備矣字其八十三之數就今推之蓋傳經廿九篇各有賜訓共五十八也說序一篇今有九告等目是也五行傳王祀一篇六事五位六珍也四時一篇禁一篇又當有天文卜筮符瑞春秋災異各一篇合前六十六也其說禮者昏禮后妃禮養老學祭郊養造士田狩太子當各為一篇說古事記聖言為略說一篇八十三可知者七十有七殆可謂無闕矣乎但吳中本實由鈔撮陳本謾之而無以易之今悉以先出為主開采陳補除其重復有當注者直下已意其所蓋闕以俟君子同治十年仲秋之月甲午隅中敘之光緒十有一年距冬至卅五日夜半重記

唐傳

典與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 春之春也萬物之出也...

刑罰趨收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辨在朔易日短原本作日短厚...

尚書大傳補註

否不也文選

義為天子丹朱為太子... 左右之象與典與事堯知丹朱之不肯必將壞其宗廟...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瑁... 舜耕于歷山夢眉與髮等引...

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准元祀祀年也元年謂月正日...

時節壇四奧

時節壇四奧與內也安也... 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封亦謂也...

夏官司馬樂之謂也... 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

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尚書大傳補註



幣玉藏之兩階之閒蓋貴命也

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於  
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四輩輩主一時公羊  
古者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  
其所職也

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  
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改制度衣服為辟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重義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教長儕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  
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飾漆之駢也  
曰飾也而飾飾謂之駢馬文駢錦也衣即帶也衣即帶也  
曰飾也而飾飾謂之駢馬文駢錦也衣即帶也衣即帶也  
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  
未命為士者車不得有飛輪不得朱軒飛輪如今車也  
未命為士者車不得有飛輪不得朱軒飛輪如今車也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  
政所以通賢其治不獨專重民之至本國治民故曰重民  
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  
通賢得也補曰此以攸好德為  
貢士之實也說五福皆天子所命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  
負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  
其君孽代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  
子也征伐地也  
子也征伐地也  
子也征伐地也

適謂之誣謂九年誣者天子繼之一繼少繼以罰再繼少繼  
以地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漸

凡為去先盜賊大逆者及刑刑未有不不可哀矜者也殺不可  
為教況內刑乎治州里有政則殺無所容無政則殺不可止  
古今所同非古治厚而今治薄也象刑重於鞭撻今流者已  
成罪不復論也此文當云上刑刑衣不絕髮屨屨中刑刑  
屨屨中刑刑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藉其衣犯膺者以墨標  
膺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北堂書鈔引此別說象  
之蓋四

帝猶反側晨興關四門來仁賢  
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補曰此唐書藝文志  
述師訓而暢之路史引唐書考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  
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原本此  
一之三以至九年天職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齒六極  
以顯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陞之皆所自

取聖無咎心也陳壽職疑為  
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鉞鉞  
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密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  
專征之國賦八百以下不得弓矢賜於晉秋傳曰魯不得專  
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密於天子之  
國資然後祭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引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周禮天子  
幸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  
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職舉  
下以為稱補曰此公即孤也天子之大夫監于方伯之國  
者漢治秦侯國之制以為王朝有三公非也唐虞四嶽治外  
公內外分故可三若一國三公非政法失三百姓不親五品不  
訓則實之司徒與刑復絕獄奸究則實之司馬備禮

水為民害田廣不則實之司空  
舜讓于德不怡  
惟刑之謫哉  
堯南撫交趾  
堯時麒麟在郊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堯使契為田

唐傳一

虞傳二

九共

子辯下土使民平使民無教各遺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風俗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文選注引舜何人也周公

上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禮記疏引無皮字句

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纓頭也句領纓頭也

皇集其樹樹其域也北堂書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拱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子日參女以為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

虞夏傳三

告辭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會一作繪宗彝藻火

山龍諸侯作會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珠

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

蟲黃也作會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

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馬華蟲五色之蟲藻水草蒼色

用而謂之藻以藻為藻以藻為藻

六倫之義也專取虎龍空意莫此其焉山龍藻火水陸

不倫又無義也說曰五服六章十二衣其章皆四色

也九者衣一色五者藻一色三者龍一色也七者章四色

也二色二龍一也一者本色本龍而已衣皆黃黃白

周赤各依此傳之次則應青青者淡青三代亦同黃白

為華華者龍也山龍也藻也藻者水也山龍藻火水陸

也今言花黃紅古言黃也今言水者絲起成織也宗彝

也宗彝瓦玉色白古瓦今金今織有者器之圖其遺象也珠

玉飾火火微尖圓赤火也五種華飾今織織用人不識

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二各一鐘入子宮懸前鐘實

在南北其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

出於西鐘在東鐘在東鐘在東鐘在東鐘在東鐘在東

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道中矩立則磨折拱則抱鼓

入則撞鐘賓左五鐘皆應以告勳勳者則亦皆和之也

治容兒容兒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

欲其氣齊聲狗吠鴉鳴及保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

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人也師之事者也此言至樂相和物

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

承左曰輔右曰弼而相承承而相弼也承弼承弼承弼承弼

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

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國之

君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謂華引天子作成王上也有

也蓋周改殷禮鳴鳶尤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

四鄰此之謂也

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邦三邦而為州三州而為里

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州凡

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

朋也此謂之謂也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清廟樂大琴練琴達越大瑟朱

達越練琴朱練琴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

白虎通引搏拊鼓以乘琴瑟練琴練瑟練琴練瑟練琴練瑟

王聲也又引搏拊鼓以乘琴瑟練琴練瑟練琴練瑟練琴練瑟

之義上有祝又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琴瑟之聲亂人聲清

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

呼也曰於穆清廟呼也於穆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

在位者偏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此之謂也

維五祀祀後二年秦鐘石論人聲身始欲乃及鳥獸咸變於

前百獸率服故更置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

前百也其禮故更置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五也五也十

也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道孝弟為石道謂君令臣共

也補曰孝力慈謂孝弟力田依時制備古秋養者老而春

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鹿之野與成也樂以天神出

報事還歸二年為立十年再五祀樂也謗然乃作大唐之

歌謗之作謗謗也其樂曰舟張群鷓鴣相從八風

回同鳳皇啾啾歌者三年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

在五祀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言之謂不世也

也召為賓客而雅為主人招樂皆樂名也賓入奏招主人

也大唐樂也此宅百探後歌元首時元首人太子始奏肆夏

納以孝成時也肆夏成時也肆夏成時也肆夏成時也

之居實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尚攷大室之

義唐為虞實至今衍于四海明堂之中也古言尚攷大室

禮儀也謂祭大室之禮也為舜也行禮也言尚攷大室

下至于今其德業滿於四海也補曰言尚攷大室

也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變也禹樂正呼其名以告神

也于時雲雲聚俊又集百工相和而歌雲雲來者得瑞志云

云云接注皆非原本亦無陳本謂得瑞志云云時和氣雲

和氣也帝乃倡之曰雲雲兮出而和之也

纓兮纓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言明明相代也

籍首而和曰明明上天作向燭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

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于子

論樂配天之靈靈也非于賢聖莫不成德靈乎鼓之軒乎

之菁華已竭衰去之于時乃入風修一作通卿雲蒸蒸

作風也蠲龍黃信于其藏也黃信也黃信也黃信也

蠲魚咸出于其穴也蠲魚也蠲魚也蠲魚也蠲魚也

維十有三祀帝乃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為尸

以改正易樂者祭天子唐郊以丹朱為尸至十三年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為之故稱王也謂夏郊以丹朱為尸

昭然謂子放改稱王既傳子則當別立郊故於唐郊告事

而謂為唐郊也丹朱未崩於世也此復故曰猶以丹朱為

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燭然必自有繼守宗

廟之君知當以丹朱為尸者後復祭其郊也

廟之君知當以丹朱為尸者後復祭其郊也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管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雨

行無人伏樂正在走

乃見于鑄石... 元首明哉股肱員哉元首君也

天功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藉昌也

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子辛王娶塗山癸甲生啟

虞夏傳一

何二

鄭注 王氏補注

虞夏傳四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 禹貢

何三

故雖則屬齊... 濟中詹諸

刀為鮑魚... 咸會於中國

五嶽視三公... 視伯小者視子男

高山大川... 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

大川相開... 小川相屬東歸於海

非水無以... 津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

東原底平... 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下溼曰隰... 澤障曰陂

順流而下... 沿賦引

文皮千合... 被明都

禹鐵 榮播既都

夏傳五

甘誓

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存二王

後者命使

虞傳至夏傳三

何三

若天以天子... 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

何三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

虞傳至夏傳三

鄭注 王氏補注

殷傳六

帝告

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湯誓

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益歸于薄益歸于薄

何四

深聽歌聲其故也是更曰廣也 覺今較今吾大命假分

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曰矣王惘然歎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

湯放桀居野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湯放桀而歸于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

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請侯八講來朝者六國

湯代桀之後大早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景毫之命費昌為御

般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舉應言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

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說命 今疑偽傳本此而作仍存原題也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

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

聽焉 蔽也 有終身之慕非在服位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于

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高宗形曰

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祖已祖己曰維

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

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形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高宗之訓

湯之後武丁之前 武丁去湯遠矣言湯後者推武丁功

而大拱 而見其大滿兩手也 武丁召其相而問焉

己祖己曰桑穀野艸也 此木也而云野艸生於朝亡乎

武丁懼 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

文王一年質虞萬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耿夷紂乃

囚之 詩疏引虞人與萬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而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散宜生南宮括開天三子相

與學訟於太公 公孫諸子吾聞西伯善養老云云文全同孟

子太公見三子知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

朋友四子遂見西伯于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

身朱獸難目取九六焉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翰長之於

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開尾倍其身 獸名也辟猶卻也蓋

師子名曰虞 虞名之也 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

取大貝如車渠 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

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

曰非子罪也崇侯也 補曰天下不服費二伯 遂遣西伯伐崇

詩疏引免於虎口而克者左傳疏引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

口出而後云西伯伯也 紂因之屬里文有脫誤也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

年伐崇則稱王 禮記

既伐于密 詩疏

殷傳四

尚書大傳卷第五

虞見曾史中本

周傳七

大蘇 舊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四月者...

尚五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土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

休哉有火流于王屋... 化爲赤鳥三足...

惟丙午... 王遠師前師乃鼓... 惟丙午...

武成... 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

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

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

者活成劉厥歟母使有餘烈何如... 武王曰不可...

武王勝殷... 武王勝殷... 武王勝殷...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 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

王曲備之者也... 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

克屬木言屬金... 火燭屬水... 火發于樹水...

不叶于極... 不離于咎母侮... 咎母侮而畏高明...

周公先謀于同姓... 同姓從謀于朋友... 朋友從謀于天下...

必成卜義... 卜義不卜不義... 卜必吉以義擊不義...

君子聖人謀則吉... 君子聖人謀則吉...

武王殺紂立武庚... 武王殺紂立武庚... 武王殺紂立武庚...

君補姑請祿父... 君補姑請祿父... 君補姑請祿父...

其武王既死矣... 其武王既死矣... 其武王既死矣...

成王幼在襁褓... 成王幼在襁褓... 成王幼在襁褓...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微子將往朝周... 微子將往朝周... 微子將往朝周...

動心悲欲哭... 動心悲欲哭... 動心悲欲哭...

成王幼在襁褓... 成王幼在襁褓... 成王幼在襁褓...

成王之時有三苗黃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履充  
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抑  
天下共和為一乎果有越常氏重譯而來補曰果有以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  
裳以三象重九譯補曰南方曰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  
川岷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補曰其轉輸也  
故重九譯然則一象三譯補曰南音謂一譯桂林語也  
與交趾本謂而三象交趾後漢所治蓋二代之衰久絕成王  
以歸周公言六年者本太平之功也公曰德澤不加焉則  
君子不饗其質實也政令不施焉則通引正則君子不臣  
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久  
矣天之無別風淮雨兩引補曰引謂引大傳作引風雨  
謂別淮雨王世紀作別淮雨今以注論之作淮雨須注作淮雨  
須注作淮雨王世紀作別淮雨今以注論之作淮雨須注作淮雨  
之後乃失其說耳別淮雨今海中國風風四面而至者俗又意  
故員為員矣淮雨兩引而能會業者亦能舟舟舟舟舟舟舟  
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益往朝之周公乃歸之子王稱先王  
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補曰後世朝臣  
之行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維以觀天下  
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寡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不之  
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

邑于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  
不仁故曰大矣言文王仁故天之命文王非嗶嗶然有聲首  
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  
搖而不逆天之道補曰動搖言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諸侯也三年伐密須四年  
伐耿夷五年伐或甫神補曰或甫神五年伐耒六年伐崇日  
七年伐密須七年伐密須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尊卑之義也終日  
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補曰大宗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

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以昭穆補曰昭穆  
醉而出是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  
也忠且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  
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  
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也補曰義之至也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游飲唯六十  
以上游飲也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補曰此文蓋在殷肅純之下揚雄說  
折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折不告祖廟  
月禮方千里曰王圻諸侯曰甸天子游不出封折不告祖廟  
日邦圻千里曰王圻諸侯曰甸天子游不出封折不告祖廟

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  
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補曰此  
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  
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  
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  
陽有木焉名曰喬二三子往觀之補曰二三子見橋實高  
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杞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杞實晉晉然而俯補曰原本作  
見補曰晉晉謂作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杞者子道也二三  
子明日復見周公補曰商子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曰伯禽  
也其見宜不與子同伯禽與周公同在周公迎拂其  
位蓋以公見用卿官之禮故商子較以子道也  
首而勞之補曰拂拂也周公不可不以道也曰爾安見君子乎  
補曰先勞者敬則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補曰豐為京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  
成王三月庚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成王三月庚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此非乙未之車下有脫文耳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  
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

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神端冕以奉祭祀者補曰大  
日諸侯執事之佩端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  
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補曰釋上悉盡其天下諸侯之志  
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補曰釋上悉  
廟者鬼也以其見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法  
補曰殺者中死補曰辟割者中理補曰擗者中為補曰  
或為擗非擗言擗帶補曰擗者有容擗者有數補曰  
擗擗也去堂也亦拊通用字補曰擗擗者有容擗者有數補曰  
者大廟之中擗乎其猶擗也補曰擗擗者有容擗者有數補曰  
之悉來進受命于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  
侯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擊折玉音金聲  
玉色補曰王音金聲言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升文王文王武王之  
德又以擊諸侯在廟中者依然猶其志和其情補曰  
補曰似蓋復字之誤也補曰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  
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補曰嗟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庸而歌補曰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庸而歌補曰  
情發乎中而樂節文補曰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庸而歌補曰  
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補曰就召諸而盛于雒誥故其  
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極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  
也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  
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言以勤文王之  
鮮先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補曰  
風猶規之謂周矩之相襲也

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補曰與於也言吾  
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也成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  
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  
來執質之士百以將其厚意也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大夫之中也百人見於所尊也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而主人人皆請以質見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拜奠舉出所請來執質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者也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人焉補曰君子見於所尊被必執質  
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請乃以魯而驕人可哉補曰  
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而目驕  
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減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  
驕豈可哉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尊卑之義也終日  
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補曰大宗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益志而子美... 德平曰子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

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 禮也息燭之後乃... 禮也

成王政... 遂踐電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 成王政

天子之堂廣九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 廟相去也唯長三尺內堂東西序之內也

伯子男五維三分其廣以一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 廟相去也唯長三尺內堂東西序之內也

西房北堂各一維... 北堂三丈之內室前六丈而廣十五丈三分其廣以... 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今土禮有房此云無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 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 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遠郊

女則有逸罰... 女則有逸罰... 女則有逸罰... 女則有逸罰

夫而以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善... 夫而以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善

於此故子張... 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於此故子張

兼義兼謂思其辭...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 兼義兼謂思其辭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饒而天下治...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饒而天下治

有虞氏上刑... 有虞氏上刑... 有虞氏上刑

上刑挾輒下刑挾重義書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漢書引假當作彼彼我我若也  
君民貴賤一日百天祝之附齊等

尚書大傳補註

尚書大傳卷第六

鄭注 王氏補注

略說上 諸書引其傳而文不相附或明引略說而見說  
經向者悉次於上卷以說說不應發交者為下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為  
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補曰上帝  
也與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勞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補曰謂春也竟典曰寅  
賓出日此之謂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拒  
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原本無陳本從  
增引

尚書大傳卷第六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  
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事兵事又不空  
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為田  
除害鮮者何也補曰此釋泰庶鮮食以鮮為也陳壽補說  
秋取當也取當秋取當何以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  
也者男子之事原本脫二戰門不可不習故於按狩以閱之  
也閱之者賞之也賞之者習之也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射  
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  
者不取補曰命中之射也何以也所以責揖讓之取而賤勇  
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  
揖讓之取也補曰自命以下與下文不相應者誤也若  
指讓之取也實禮武則不當習門澤宮之射法中亦非行  
補之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為之築官有三雉官當為  
三尺高一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則蠶牆而外閉之大夫  
宮高一丈禮志曰例有三尺七尺曰切棘牆而外閉之大夫  
之朝三公之夫人浴種于川世婦卒蠶獻繡于夫人此諸侯  
子則獻繡三盆手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  
前於后練三盆手總之也詩疏引云夏禮  
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雷不降責於天公臣  
多執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  
水泉不墜補一作水為民害責於地公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子四方諸侯來朝迎  
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  
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者知之十八謂入大學時

尚書大傳補註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所謂  
尹古者仕焉而已權鉏已藏新樂已入補曰此古者禮也  
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補曰此古者禮也  
事亦不暇學唯歲事畢乃可補曰此古者禮也  
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小節小義正謂始口與口師受  
補曰此小節大節與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  
國子業同其年異耳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  
上老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補曰上老大夫以上  
士也補曰上老大夫以上  
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  
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任重任分顏白不提舉出  
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補曰造士為士如造  
子夏曰昔者三王怒然欲錯刑遂罰錫處也平心而應之和  
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平平  
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此說多方原  
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  
屬也屬之為言在也補曰古者在者在其道也禮志曰春之  
思其美謂思其志也思其所樂思其所喜謂思其居處  
也思其所祭之曰入室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戶肅然必  
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祭思終身不忘鬼之謂  
任其道也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禮志曰小學在公  
子羣后之子補曰羣后王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  
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馬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  
馬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入大學知君  
臣之儀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  
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  
天子天子當為太子補曰下言為左右是說周公為師天  
子召公為保之事天子不以左右為師故知當為太子  
子以為左右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九世子洗于伯禽  
者補曰王也

略說下  
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大  
陽也陽尊故託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于人蒼  
王非人不固一作天非人非天不成也神農以地紀悉地力  
種穀疏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



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青蹄也其跳也跳步也也也言其蹄也言皆不善也

伏義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此見易傳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

訓通引

多聞而齊給齊疾也索

命五史以書五帝之靈事周易集

大庭氏王天下五風並異釋史

夏后遊於廟庭殷人遊於室周人遊於戶公羊政引衣錦尙諱

諱諱爲稱或爲諱

尚六

夏后氏主教以忠禮疏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

尊卑也其失也小人薄習文法無制

伊尹母方孕行泆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

兒乃收養之蓋湯訓之說

伊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春秋地

狄人將攻大王夏甫大王夏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叔粟財貨大王夏甫曰與之每與而攻不免

大王夏甫贊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

君之土地大王夏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夏

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

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夏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

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梁山在嶺山東北

人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補曰音東修止而成三千

戶之邑

周文王至磻絡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

有玉璽刻曰周受命呂左補曰左今在字此與德合于

今昌來提

公爵劉名也詩音義引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

帝命周公踐陸宋草賜生佛覽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贊文選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詩引

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夏周紀開引五千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

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

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退

而嚴居河汾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向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亦可以發憤愴慨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

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

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回曰何謂也子曰

關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補

文句多不與此同今從原本北當悉心盡志以入其閒前有

高岸後有大谿墳墳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

以觀事魯誥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畢矣

宣王問於子春日宣王嘗君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

道乎子春日昔者衛國之樂正子曰樂正子曾子弟子也

同時今此子春通解引作春子呂覽作春文王之治岐也五

十者杖於家補曰謂大夫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

八十者杖於朝補曰謂大夫九十者杖於朝補曰謂大夫

得則必賜杖補曰謂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君曰趣見客

母俟朝補曰謂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君曰趣見客

人補曰謂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君曰趣見客

送至於家而孝弟之

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建杖

已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舍館也重鄉尊也養以禮食之

乘車輪輪與就膳補曰謂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君曰趣見客

乘車輪輪與就膳補曰謂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君曰趣見客

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

大義益反文王之治岐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兒無兒不

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諭明者學也

善之圩邠水潦集焉管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巖然高巖然高則

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

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子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

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養此仁之樂於山者也補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

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

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

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

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

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言補曰方伯五官一旦而

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

學者如秋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宋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

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問之

曰修道以俟補曰謂人教故多見人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孔子如衛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補曰公甫大夫子曰非

公甫之不能聽訟也補曰謂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

恥民近禮矣

民擊壤而歌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禮記

王者躬耕所以共桑盛文選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補曰凡有宗廟曰都無曰邑補曰

大夫有汚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補曰

王香德及皇天則祥風起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官

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煬非愛火也補曰愛之則宜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葉拱而進因學引文選注引作乃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略說六

鴻范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維王后元祀...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維王后元祀...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尚七

辟厥德受命休令

五事建用王極... 辟厥德受命休令... 五事建用王極... 辟厥德受命休令... 五事建用王極... 辟厥德受命休令...

尚書大傳補註

者時則有耳痛

者時則有耳痛... 者時則有耳痛... 者時則有耳痛... 者時則有耳痛... 者時則有耳痛...

尚七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滯...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尚七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人無敢不敬事上下... 爾天... 東方之極白... 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 祭者... 禮者... 樂者...

類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信... 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介... 收斂其禁好攻戰... 野帝顛項神玄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

君子說小人樂... 鐵也... 迎冬之樂也...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工... 北辰謂之耀魄... 人君族賢疾善在下謀上則日蝕雨雹殺走獸...

日謂之宵 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

也初學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文選注引

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文選注引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詩鈔注引

少麓者山林也

長狄之人長益五丈餘也

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害為已至異

為方來御覽注引

著之為言者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之壽亦知吉凶

者聖人以問鬼神類聚注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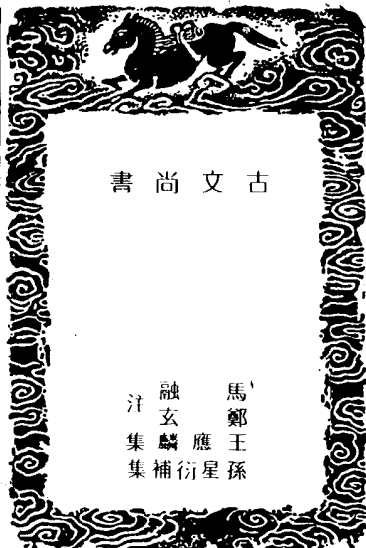
尚七

十

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

慎耶

洪範五行傳七



古文尚書馬鄭注序  
賜進士及第刑部郎中前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尚書馬鄭注十卷題曰古文尚書分三十四篇序一篇  
從馬鄭編第二十九從古經具載經文用馬氏注周禮  
省學者兩讀之例篇次文字從馬鄭本皆見釋文正義  
諸書不敢妄作集注必載所采之書兩書並見從其備  
者鄭氏受學于馬一家本同故兼錄之不用王肅注肅  
好亂經且與鄭為難也後附篇目表及逸文一卷音義  
二卷敘曰書有四而偽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帝使禮  
古文尚書注

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即是大傳也孔  
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為古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  
出之後稱今以別于古且秦時政兼用隸諸儒或以寫  
經以便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斷字  
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撰歐陽大小  
夏侯尚書古文同異于是今文合于古文隋經籍志稱  
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難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  
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為廿四又注  
古文尚書注

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為今  
文者以惑于偽古文也一日漢武帝末孔子壁中所出  
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謂其本  
輒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于伏生書廿九篇并序為四  
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  
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為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  
各為三頌命為二九共為九除序數之為五十八武成  
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  
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傳馬氏稱為逸  
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為逸書者非亡逸  
之謂謂逸在伏生廿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為不見古文  
惑矣孔穎達引東晉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隋經籍  
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  
古文尚書音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勰注尚書逸篇一  
卷唐志有徐邈注三卷陸德明稱承襲魏亂眾家之書  
並亡古文蓋絕于此時也一日漢成帝時張霸所傳百  
兩篇書既以中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  
允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孔穎達誤以古文二十

四篇為張霸偽書又以鄭氏所引因征厥確如黃為是  
張霸書詞可謂以不行為狂爾書自魏晉以來未見稱  
述蓋亡于漢也一日晉文帝時梅賾所傳尚書孔傳五  
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冲所傳古文齊  
姚方興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廿八字隋劉炫取  
而列諸本第始或格于朝議或不于河洛至孔穎達  
為偽傳撰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又久亡遂無  
能辨其真偽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  
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北史儒林傳稱南北  
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  
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也  
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會書傳又多舛錯或  
非經文而以為經水火金木土說四句乃邵雍之語德  
爾其味賾武子引武之善於下云兼稱也隨武子稱神  
應之言推而存中行變于及子皮之言而皆某作經  
文或非傳義而以偽傳孔安國注論語于小子廟四十  
引揚其言若此偽傳以為湯謂安國注論語于小子廟四十  
則云則至也言則至親雖或以此篇為彼篇發注于田  
多不如周家之尊仁人或以此篇為彼篇發注于田  
天時與文而以偽為大焉漢惟彼陶唐四句實屬解為夏  
天之時而以偽為天之歌傳而後知揚延文而以偽為  
古文尚書注

或重文為二字數即學字而作數學牛古其他經義  
 大異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蓋難  
 更僕若因征之以人名為國旅黎之以酉家為大尤可  
 怪也伏生廿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十有三  
 年下改放勳為帝字說文引周書遂以記之今為虞書  
 帝曰母若丹朱做馬曰子嬰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  
 爾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證耳史記帝曰  
 爾又禹曰子辛壬憂塗山云云漢書劉向曰帝舜戒伯  
 禹其弟朱儀論衡問孔篇母若丹朱微推推是時好  
 謂帝勳禹母子不肖也禹曰子嬰若時時王送是時  
 尚風而泣子帝子陳已行中以推推來以見下隱微  
 古文尙書注 五 問字堂  
 已不敢私不肖也又通告篇舜戒禹 偽孔古文尙書  
 日母若丹朱做馬今本似以偽禹言 偽孔古文尙書  
 宋吳械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遂其偽辨近  
 世閻若璩惠棟互加考證別黑白而竊覺有學者始知  
 偽孔傳之非真古文矣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之亂  
 莠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唐時行梅賾古文以孔  
 聖古文不可得今時行偽孔傳以馬鄭注本已散亡後  
 人因循習而不反耳尙書一尼于泰火則百篇為廿九  
 再尼于建武而亡武成三尼于永嘉則眾家書及古文  
 蓋亡四尼于梅賾則以偽亂真而鄭學微五尼于孔穎  
 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于宋六尼于唐開元時  
 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偽孔傳中所存廿九篇本  
 文失其真七尼于宋開寶中李郭剛定釋文則并陸德  
 明音義俱非其舊矣今所傳宋王應麟撰集古文尙書  
 鄭氏注本李君調元曾刊于蜀中王光祿鳴盛作注又  
 加增補漸無漏弊然王伯厚則不採馬注鄭亦不備又  
 誤以盤庚優賢揚歷為大誓之文以某誓次文侯之命  
 光祿則博搜羣籍連綴成文或頗省改且馬鄭注亡于  
 北宋惟太平御覽引有數條出前人所引之外餘則展

古文尙書

轉摭非見全書無煩採錄今之所集非收其越前修  
 抄香之勞庶加致密昔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劉  
 歆稱與其趨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今  
 天子稽古同天既輯四部遺文建辟雍刊石經校士兼  
 用五經崇三傳而黜胡氏  
 欽定諸經皆博采漢唐折衷  
 府鑒不專用宋學一家之說竊謂伏生馬鄭之書宜與  
 梅賾本並立學官如漢藝文志廿九篇卅一篇五十七  
 篇各家並立之例偽孔書雖非真古文而廿九篇經文  
 反駁以存亦或竊取馬鄭義訓孔穎達正義多引古書  
 為其有所取材亦且不廢以應劉歆過而存之之論繼  
 學之士既遵經學昌明之代豈宜是末師而非往古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是書之行莫當世好古敏求之儒知  
 我而不罪我也

古文尙書注 序

七 問字堂

古文尙書目次

古文尙書馬鄭注敘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卷二	虞夏書	皋陶謨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甘誓
卷四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戲
		黎 微子
卷五	周書	秦誓 <small>附馬氏序</small> 牧誓
卷六	周書	洪範
		目次
卷七	周書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八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卷九	周書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棗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卷十	書序	馬鄭序贊殘文 篇目表
		尙書逸文敘
卷上	虞夏商周九共諸篇逸文	
卷下	虞夏商周書逸文	逸書 疑逸書

尚書篇目表

孫星衍撰

尚書百篇	伏生壁歐陽卅	孔壁古馬鄭注	孔安國
堯典一	有一	有一	注一
舜典二	無	無	舜典二
汨作三	無	無	有三
九共四	無	無	有四
古文尚書注	有表	有表	一
九共五	無	無	有五
九共六	無	無	有六
九共七	無	無	有七
九共八	無	無	有八
九共九	無	無	有九
九共十	無	無	有十
九共十一	無	無	有十一
九共十二	無	無	有十二
堯賦十三	無	無	無
大禹謨十四	無	無	有十三
皋陶謨十五	有	有	有十四
棄稷十六	無	無	有十五
禹貢十七	有	有	有十六
甘誓十八	有	有	有十七
五子之歌十九	無	無	有十八
允征廿	無	無	有十九
帝告廿一	無	無	無
釐沃廿二	無	無	無

湯征廿三	無	無	無
汝鳩廿四	無	無	無
汝方廿五	無	無	無
夏社廿六	無	無	無
疑至廿七	無	無	無
臣扈廿八	無	無	無
湯誓廿九	有	有	有
仲虺之誥卅	無	無	無
湯誥卅一	無	無	有卅一
咸有一德卅二	無	無	有卅二
典寶卅三	無	無	有卅三
明若卅四	無	無	無
伊訓卅五	無	無	有卅四
肆命卅六	無	無	有卅五
祖后卅七	無	無	無
太甲卅八	無	無	無
大甲卅九	無	無	無
大甲四十	無	無	無
古文尚書注	有表	有表	三
沃丁四十一	無	無	無
咸父四十二	無	無	無
咸父四十三	無	無	無
咸父四十四	無	無	無
咸父四十五	無	無	無
伊陟四十六	無	無	無
原命四十七	無	無	有卅六
仲丁四十八	無	無	無
河澗甲四十九	無	無	無

祖乙五十	無	無	無
盤庚五十一	有	有	有
盤庚五十二	有	有	有
盤庚五十三	有	有	有
說命五十四	無	無	無
說命五十五	無	無	無
說命五十六	無	無	無
高宗彤日五十七	有	有	有
高宗之訓五十八	無	無	無
古文尚書注	有表	有表	四
西伯戡黎五十九	有	有	有
微子六十	有	有	有
大誓六十一	有	有	有
大誓六十二	有	有	有
大誓六十三	有	有	有
收誓六十四	有	有	有
武成六十五	無	無	有
洪範六十六	有	有	有
分器六十七	無	無	無
旅葵六十八	無	無	有
旅巢命六十九	無	無	無
金縢七十	有	有	有
大誥七十一	有	有	有
微子之命七十二	無	無	無
歸禾七十三	無	無	無
嘉禾七十四	無	無	無
康誥七十五	有	有	有
酒誥七十六	有	有	有

梓材七十七	有十六有十九有四十注廿一有卅九
召誥七十八	有十七有廿一有四五注廿二有四十
洛誥七十九	有十八有廿一有四五注廿三有四十
多士八十	有十九有廿二有四五注廿四有四十
無逸八十一	有廿一有廿三有四五注廿五有四十
君奭八十二	有廿一有廿四有四五注廿六有四十
成王政八十三	無 無 無 無
將薄姑八十四	無 無 無 無
多方八十五	有廿二有廿五有五十注廿七有四十
周官八十六	無 無 無 偽四
立政八十七	有廿三有廿六有五十注廿八有四十
賄息慎 <small>之命八十八</small>	無 無 無 無
高姑八十九	無 無 無 無
君陳九十	無 無 無 偽四
顧命九十一	有廿四有廿七有五十注廿九有四十
康王之誥九十二	有廿四有廿七有五十注卅一有五十
畢命九十三	無 無 無 偽五
君牙九十四	無 無 無 偽五
古文尚書注	六 問字堂
圓命九十五	無 有五十述廿四偽五
蔡仲之命九十六	無 無 無 偽四
蔡誓九十七	有廿五有廿八有五十注卅一有五十
呂刑九十八	有廿六有廿九有五十注卅二有五十
文侯之命九十九	有廿七有卅一有五十注卅三有五十
秦誓一百	有廿八有卅一有五十注卅四有五十
書序	注書序 冠于前
尚書百篇	

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序云孔子求書得黃帝舜禹帝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候 <small>按舊本有百篇此云百二</small>
論衡正說篇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燬燬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伏生書廿八篇秦後得為廿九篇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古文尚書注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漢書藝文志秦燬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尚書序正義引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論衡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 <small>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small>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
二十九篇
劉歆傳以尚書為備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
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論衡正說篇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
廿九篇分卅一篇

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尚書序正義二十九篇自是許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small>按孔穎達疑伏生已分壁藏為三卷</small>
古文增多十六篇為廿四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及禮記論語孝經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劉歆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四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巨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堯典正義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
古文尚書注
十四篇征十五湯誓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城二十二旅葵二十三四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卅一篇分卅四篇古文廿四篇為五十八篇武城後亡為五十七篇
堯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引鄭氏說云後

又亡其一篇

漢書正義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

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為三十四更增益偽書即逸書

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按五十八篇見別錄則孔壁古

王之誥為二非始自

鄭氏孔穎達說也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 閏字堂

古文尚書篇目表終

古文尚書卷一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唐書一

曰若稽古帝堯馬曰顧考古道堯諡也翼善傳聖

曰堯釋曰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堯志尚書正

行與之功曰放勳馬曰放勳堯名文欽明文思

安安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禮

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鄭曰敬事節用謂之

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 閏字堂

思尚書允恭克讓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

誠尚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

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

其明詩克明俊德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尚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馬曰皆曰上自高祖下至孫

凡九族釋曰鄭曰睦親也後漢書辯章百姓百姓昭明

注鄭曰福別也章明也禮傳注百姓羣臣之父子昆

弟史記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

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

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

曰稷司徒周禮馬鄭皆曰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

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家

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尚書鄭曰星辰為一同上云象

見以辰言之論其日月所分命羲仲鄭曰官名蓋春

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

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周禮既分陰陽為四

時命羲仲和仲叔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

為四岳聖賢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

子周禮宅嵎嶽曰嵎谷馬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賜

谷海隅夷之地名文實實出日平秩東作馬曰實從

也平使也釋曰謂春分朔日作生尚書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馬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

詩東方未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

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尚書鄭曰南方七宿總為鳥星禮記月馬鄭皆曰星鳥

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七星中

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

為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尚書殷中也釋曰族民析

鳥獸孽尾申命羲叔宅南交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

字摩滅也尚書平秩南譎敬致日未星火以正仲夏注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周禮

氏禮記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司馬之

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月正

星鳥鳥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武中虛宿也鼎

古文尚書注 卷一 三 閏字堂

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鳥火大火居其中

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

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

未中也同厥民因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

見詩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鄭曰西者隴西之

西今人謂之兌山史記集解鄭志劉昭注引作西

寅饒納日馬曰饒滅也滅猶沒也釋曰謂秋分夕

月尚書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

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周禮既分陰陽為四

魏鄭曰卷理也毛更生整理天官司申命和叔宅朔

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昂以正仲冬鄭曰曰短

者日見之滿四十五刻於時最短周禮挈壺氏疏厥民

隕馬曰隕也鄭曰隕內也馬文選隕毛

馬曰隕溫柔貌文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

啟開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鄭以授民時且記

時事公羊傳允釐百工忘績咸熙帝曰時咨若時登

庸馬曰義和為卿官義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

言太傅書注卷一

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尚書放齊曰子

朱啟明馬曰鄭曰帝之子曰朱也

尚書開明也史記帝曰吁嚚相可乎帝曰嚚咨若子采

馬曰采言也釋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馬曰係

具也釋鄭曰共工水官名史記其人氏未聞先

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尚書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庶

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為舉周禮帝

曰吁嚚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鄭曰四岳四

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史記詩高正始義和之

時上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

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鄭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

可知周禮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鄭曰於者鳥聲詩文王

哉馬曰鄭曰名禹父史記帝曰吁嚚哉方命圯族

馬曰方放也釋鄭曰方放謂放棄命尚書岳曰異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馬曰竟以大

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勢屈

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尚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馬曰朕我也異讓也釋鄭

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

子之事者乎史記岳曰否德亦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

錫帝曰鄭曰師請侯之師尚書有錫在下曰與舜

馬曰舜諡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諡

文鄭曰虞氏舜名尚書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昔子父

頑母庸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我其試哉鄭

曰試以為臣之事尚書女子時鄭曰不言妻者不吉

其父不序其正尚書觀厥厥刑于二女鄭降二女子鄭

馬曰水所入曰汭鄭汭水之曲水經汭于虞帝

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鄭從馬曰微善也鄭曰五

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納于百揆百揆特敘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鄭曰賓擯謂舜為上擯以迎諸

侯尚書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

皆有美德也史記納于大麓馬曰麓山足也釋

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結注

馬曰底定也釋三年鄭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

也史記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怡正月上日馬曰上

古文尙書注卷一

日朔日也史記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史記建朝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

位乃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故以異文尚書受終于文

祖馬曰文祖天也天為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鄭

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馬曰璇璣玉衡也釋璇璣天儀可轉旋故曰璣

衡其中橫筭向者正尚書所以視星宿也尚書以此

為璣以玉為衡蓋費天象也史記七政者北斗七星各

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

火謂焚也第四曰敬上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

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

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卷九日月星皆以璇璣玉

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

璣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

已之事也尚書鄭曰璇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史記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

觀受禋是非也宋大肆類于上帝馬曰上帝太乙

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鄭曰禮祭上帝于國丘史

古文尙書注卷一

集禮于六宗馬曰禮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

解禮于六宗馬曰禮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

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尚書禮記周禮六宗

禮之言則鄭注此鄭曰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

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上望于山川偏于羣神注

鄭曰偏以尊卑次秋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詩時

正義鄭揖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

馬曰揖敬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

禱舜使羣牧敬之使舜親往班之史記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秋于山川肆親東后馬曰舜受終後

五年之二月史記柴望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禱之釋鄭

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魯

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也史記集禮于山川

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

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公羊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馬曰律法也

服以斯筆十有三州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鄭曰禹為之定界史記海州燕以北海為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封十有二山禹川鄭曰水害也史記家以典刑馬曰言各縣制五帝之刑無犯之者何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鄭曰正刑五加之流有鞭朴贖刑此之謂九刑官職流宥五刑馬曰亦放宥寬也釋文引作一日

其餘諸侯皆用白紵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雜執之而已皆去器公羊傳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史記卒乃復馬曰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

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公羊傳歸格于燕用特馬曰燕禮也祭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詩我將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通典五載一巡守鄭曰四朝馬曰四而朝于方岳之下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文巡守之率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史記歲備是也禮記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斯筆十有三州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鄭曰禹為之定界史記海州燕以北海為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封十有二山禹川鄭曰水害也史記家以典刑馬曰言各縣制五帝之刑無犯之者何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鄭曰正刑五加之流有鞭朴贖刑此之謂九刑官職流宥五刑馬曰亦放宥寬也釋文引作一日

幼少二日老三日志恩五刑罪則刑官大辟史記鄭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書鞭作官刑馬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史記朴作教刑鄭曰朴槓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史記金作贖刑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當災過赦枯終賊刑鄭曰背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惜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史記欽哉欽哉惟刑之謫哉流共工于幽州馬曰北裔也史記三苗于三危馬曰西裔也史記三苗國名也氏之後為諸侯益齊也釋歷于羽山馬曰極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四罪而天下咸服鄭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檮杌不才子謂之饕餮尚書元具引左傳命驩兜舉其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史記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尚書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上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上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殞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遊播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陶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鄭曰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致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四門魯有東門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魯魯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鄭曰能邇也詩民勞德九元而難任人贊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帝之載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鄭曰載行也尚書宅百揆虎采惠疇命曰伯禹作司空鄭曰初堯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罷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司空考工記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疏序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馬曰懋美也馬曰舜首讓于稷契管皋陶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禹舜登用之年舉稷為之詩生民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尚書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詩生民帝曰俞汝往哉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帝曰棄黎民祖馬曰祖始也詩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曰阻讀

曰阻阻厄也時讀曰時史記始者洪水時黎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時五效以救活之詩思文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汝作司徒敬敷五教馬曰五品之教史記在寬帝曰皋陶汝其鄭曰強取為寇殺人曰賊周禮由內為寇也外為軌史記獄訟之事尚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曰五刑墨劓剕刑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

族連句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史記馬鄭皆曰三就  
原野也市朝也旬師氏也尚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者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  
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鄭  
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  
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杻三禮記三處者自九  
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  
惟明克允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鄭曰  
此三官是堯時事舜禹讓述其成功禮記帝曰嗚呼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三 問字堂  
子工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僉曰垂哉帝曰俞  
容垂汝其工馬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史記垂拜  
稽首讓于艾折舜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諸帝曰嗚呼子  
上下草木鳥獸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禹曰益哉  
帝曰俞益汝作朕虞馬曰虞學山澤之官名史記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尚書益拜稽首讓于未虎熊  
羆帝曰俞往哉汝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馬  
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  
禮也史記僉曰伯夷帝曰俞各伯汝作秩宗鄭曰主  
秩尊卑史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馬曰胥  
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鄭曰國子也史記山而溫注  
馬曰止直而色溫和史記寬而栗注馬曰寬大而謹嚴  
戰栗也史記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馬  
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史記聲依永律和聲鄭曰  
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史記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鄭曰祖考來格格后德讓其一  
隅也史記夔曰於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鄭曰石磬

古文尚書

也公羊傳自歐服不氏所養者也集解音和也  
十四年集解自歐服不氏所養者也集解音和也  
集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公羊傳帝曰朕伊說  
矜行震驚朕師馬曰矜絕也絕君子之行史記鄭曰  
所謂色取仁而行遠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也史記  
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注鄭曰納言如今尚  
書管主喉舌也北堂書鈔帝曰咨汝二十二百人注馬  
曰覆哭泉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較  
馬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獄凡二十  
二人史記鄭曰自咨十有一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  
格於文祖所勅命也尚書正義史記集解引未何又  
艾折由與朱虎熊羆尚書正義云鄭以為二十二人數  
不數四岳與禹欽哉惟時堯天功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鄭曰流四凶者鄭為  
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  
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史記集解流之謂分北西裔之  
三苗也尚書正義北猶別也注舜生三十徵庸一十在位  
五十載既方乃死注鄭曰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  
十年也魯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年在位五十載防方乃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尚書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三 問字堂

古文尚書卷二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一 虞書一  
曰若稽古皋陶曰鄭曰以皋陶下屬為句尚書允迪  
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厥永  
惇敘九族庶明厲賢鄭曰惇厚也後漢書庶眾也  
厲作也敘次序也引作次序九族而親之眾明尚書  
賢明 作羽翼之臣也注適可遠在茲鄭曰此政  
由近可以及遠也史記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  
古文尚書注 卷二 一 問字堂  
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注馬曰禹為父隱故不言  
孫尚書正義史記集解舉陶曰都亦有九德亦言  
引鄭注同作言不及孫舉陶曰都亦有九德亦言  
其人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而  
立恩而恭亂而敬攝而殺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  
義鄭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  
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寬謂度量寬  
柔謂性行和柔擥謂事理接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  
克也鄭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鄭謂器聲聲類謂事理剛  
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  
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後而殺在亂亂之下耳其洪範  
三德先人而後天地與此不同上操調也效果曰毅  
則成善人矣尚書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馬曰浚  
大也釋文曰嚴祗敬六德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已  
下之文尚書亮采有邦馬曰亮信采事也史記魯受

敷施九德威儀俊又在官馬鄭皆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文馬注尚書正義釋文引百餘師百工惟時

無于五辰庶績其馬曰既定也釋文曰成也尚書正義無教選欲有邦鄭曰成也馬曰一日

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正義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

同寅協恭和衷哉鄭曰并上之禮共有此事尚書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小宗伯疏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故政事

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鄭曰天之所以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燕民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阜陶曰朕言惠可底行馬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馬曰襄因也釋文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尚書正義帝曰來

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

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曰

古文尚書注 卷二 三 問字堂

日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苦尚書正義

子乘四載隴山刊木暨益泰庶鮮食馬曰鮮生也釋文

子洪九川距四海濬滄澗川鄭曰澗澗田澗澗也釋文

集解滄所以通水于川也文選長鄭曰澗澗田澗澗也釋文

食馬曰根生之食謂百穀也鄭曰澗澗田澗澗也釋文

澤物菜蔬艱屨之食尚書正義授以水之象龜食謂龜也

詩思文 愁遷有無化居鄭曰澗澗田澗澗也釋文

米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思文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

安汝止鄭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則擾民史記惟

幾惟康其禍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呼臣哉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帝曰

後承尚書正義庶頑頑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

用職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處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奉罔功帝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

舟鄭曰丹朱未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頌頌使人推行之尚書正義朋淫于家鄭曰朋淫淫門內

嗚嗚而泣于弗子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

宿而為帝所命治水尚書正義惟荒度土功鄭曰荒也

奄大九州四海之上詩武禘成五服至于五千馬

曰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曰五服已五千又禘成爲

萬里同禹禘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禘當侯

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

千五百里其禘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

為侯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禘當衛服去王

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甸要服相當去王

古文尚書注 卷二 六 問字堂

城三十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

服之禘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

侯服當鎮服其禘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禮記王輔五

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

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禘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

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禮記王制正義引作百里之封猶用

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

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  
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  
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  
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  
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  
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  
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事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  
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古文尚書注 卷二 七 問字堂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時至于圻內則子男而  
已  
正義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鄭曰州十  
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  
九州州立十二人  
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  
義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  
功惟敘泉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婦美子  
二臣  
尚書  
正義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馬曰夏操  
也  
鄭曰擊球也擊鳴球已下數器  
擊鳴球三者  
也  
此四器也  
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革爲之裝之以縵  
所以節樂也  
以詠者謂歌詩也  
考來格  
馬  
曰此是舜除耆臝之喪祭宗廟之樂  
尚書  
正義曰神來至  
也  
周禮大司馬  
實位在位墓後德讓也  
鄭曰云虞賓在位者  
謂舜以爲賓即二主後丹朱也云  
學后德讓者謂諸侯  
助祭者以德心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周禮大  
下管鼓合止柷敔  
鄭曰云下管鼓故已下謂舜廟  
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台樂用柷敔狀如漆  
箔中有椎播之所以節樂故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標  
之所以止樂也  
周禮大司馬  
實位在位墓後德讓也  
鄭曰云虞賓在位者  
謂舜以爲賓即二主後丹朱也云  
學后德讓者謂諸侯  
助祭者以德心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周禮大

古文尚書

至繕以開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  
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簫甫功也西方  
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頌其成也以聞者堂上堂  
下開代而作  
周禮大司馬  
鳥獸歌也  
鄭曰謂飛鳥走獸皆然而舞也  
周禮大司馬  
籥韶九成鳳  
皇來儀  
鄭曰籥韶樂所制樂樂均注樂說云籥之言  
肅舞時民樂其肅敬其紀竟道故謂之籥韶或云韶樂  
樂名樂者其季籥乎樂備作謂之成  
公羊傳  
成猶  
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尚書  
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故致得來儀乘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畢  
而乘匹  
周禮大司馬  
變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鄭曰  
變語聲云碧有大小子擊大石碧拊小石碧則感百獸  
相率而舞  
周禮大司馬  
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  
政通焉  
公羊傳  
庶井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  
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  
周禮大司馬  
庸作歌曰輔天之命惟時惟幾  
鄭曰戒臣  
正義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  
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史記  
事作典事慎乃  
古文尚書注 卷二 九

古文尚書卷二終  
德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成載歌曰  
鄭曰載始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載暉哉  
馬曰暉也暉小也  
文釋曰暉暉聚小之事以亂  
大政  
尚書  
股肱情哉萬事豐哉帝拜曰命在欽哉

古文尚書卷二終

古文尚書卷三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集 孫星衍補集  
禹貢第三 虞夏書三 夏書二  
禹敷土  
馬曰敷分也  
史記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  
州之水土  
周禮大司馬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  
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  
焉  
尚書  
莫高山大川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史記  
州既載  
馬曰載載于書也  
文釋曰兩河間曰冀  
州  
集解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  
古文尚書注 卷三 一 問字堂  
事謂作徒役也  
公羊傳  
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  
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尚書  
壺口治梁及岐  
馬曰壺口山名  
文釋曰地里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  
山在左馬湖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史記  
周南召南諸正  
義引作美  
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  
害易也  
尚書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鄭曰岳陽縣太岳  
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魏  
東名霍大山  
詩  
唐風  
單懷辰績至于衡漳  
馬曰衡漳  
水名  
鄭曰懷縣屬河內  
集解  
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  
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周禮大司馬  
漳水橫流  
正義入河  
周禮大司馬  
厥土惟白墉  
馬曰墉天  
性和美也  
文釋曰賦賦惟上上錯  
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  
率第一  
文釋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  
尚書  
一井上上  
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  
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  
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禮記  
王制  
通率九州一井稅五  
夫  
尚書  
厥田惟中中  
馬曰土地有高下  
文釋曰田著  
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東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周禮大司馬  
漳水橫流  
正義入河  
周禮大司馬  
厥土惟白墉  
馬曰墉天  
性和美也  
文釋曰賦賦惟上上錯  
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  
率第一  
文釋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  
尚書  
一井上上  
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  
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  
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禮記  
王制  
通率九州一井稅五  
夫  
尚書  
厥田惟中中  
馬曰土地有高下  
文釋曰田著  
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古文尚書卷三

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得而田之則爲之田正義曰  
 衛既從大陸既作鄭曰地里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  
 寧壽大陸澤在鉅鹿正義曰通輿地記  
 鄭曰烏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正義曰北夷國  
 方賦曰烏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正義曰北夷國  
 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  
 也禹由碭石山西北行蓋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  
 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正義曰  
 河惟兗州鄭曰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正義曰  
 河既道馬曰九河各徒駭大史馬頰覆金胡蘇簡潔  
 鉤盤兩津正義曰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  
 故能分爲九以其勢壅塞故逆利之也九河之名徒  
 駭大史馬頰覆金胡蘇簡潔鉤盤兩津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兩津往往有其遺  
 處焉正義曰雷夏既澤滙合同鄭曰惟水沮水相窮  
 而合入此澤中地里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正義曰  
 解桑土既蘇鄭曰其地尤宜蘇桑因以名之今濮水  
 古文尚書注 卷三 三 問字堂

者百功之府受而賦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  
 篚別之正義曰征云篚篚黃昭我周王正義曰浮于濟  
 潔鄭曰地里志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正義曰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岳曰  
 岱山正義曰今青州界三字正義曰馬曰嶠夷  
 地名用功少曰嶠正義曰嶠其道鄭曰滄浦雨水名  
 謂齊地地里志澤水出嶠邪浦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四 問字堂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正義曰岱賦絲采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屨絲浮于汶達于濟鄭曰地里志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正義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其藝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正義曰淮沂其又蒙羽  
 益縣蒙羽二山名正義曰大野既豬馬曰水所停止深  
 者曰豬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正義曰  
 原底平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正義曰厥土  
 亦哉墳鄭曰墳黏土者也正義曰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木漸包馬曰包相包裹也正義曰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正義曰  
 厥羽賦鄭曰羽山之谷正義曰貢夏翟之羽正義曰  
 下邳西葛嶺山也正義曰泗濱浮珠鄭曰泗水出濟  
 陰乘氏也正義曰淮夷蠙珠馬曰淮夷二水名正義曰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與美魚正義曰淮水  
 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正義曰元纁鄭曰織  
 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正義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

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正義曰  
 爲諸侯鄭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正義曰南方謂都  
 北正義曰三江既入鄭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  
 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每東屬中江  
 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正義曰三江  
 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曰雲漢底定篠簜既敷  
 鄭曰篠竹正義曰厥草惟夭馬曰天長也正義曰厥木惟  
 喬厥土惟塗泥馬曰漸渚也正義曰厥田惟下下厥賦  
 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正義曰瑤瓊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服鄭曰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正義曰厥篚織  
 貝鄭曰貝名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  
 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土不衣織正義曰  
 包匭錫貢鄭曰有錫則貢之正義曰州有錫而貢之句  
 或時之則不貢錫所以美金也正義曰于江海達于淮  
 泗馬曰均均平鄭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正義曰  
 及衡陽惟荊州鄭曰荊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六 問字堂

十年正義曰江漢朝宗于海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遠疾  
 又合爲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判楚之域固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  
 義以著人臣之禮正義曰九江孔殷鄭曰地里志九江  
 在滄陽南皆合爲大江正義曰厥篚珠鄭曰泗水出濟  
 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正義曰沱潛既道馬曰沱湖  
 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正義曰鄭曰水出江爲沱漢  
 爲潛正義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河蓋此所謂沱





酒泉會水縣東北案陸餘波入于流沙馬曰流沙地名集解鄭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於南海集解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集解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集解今中國無也集解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鄭曰地理志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瀉至于大伾鄭曰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榮播澤出入自此水經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里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終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鄭降於齊師之降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問字堂

蓋周時固有地者惡言降故改天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備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又北播為九河鄭曰播散也正義同為逆河入于海鄭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史記集解高郵注播家導漾東流為漢鄭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則之夏水集解又東為滄浪之水鄭曰皆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鄭曰即漢河之別流也漁父詞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史記集解水經河水注引地記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

亦過三澁至于大別馬鄭曰三澁水名也水經在注鄭曰在江夏竟陵之界集解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鄭曰匯同也漢與江同轉東成其澤矣水經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馬曰澧水名鄭曰澧陵名也大旱曰澧長沙有澧陵縣集解其以陵名為縣乎集解此經自導南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同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過北會于匯馬曰迪靡也鄭曰東過者為南江集解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鄭曰地理志沈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沈為榮史記東出于陶丘北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集解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滸自鳥鼠同穴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開穴之山鳥是二山也鳥名為滸似過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水經黃山水經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鄭曰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澧源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鄭曰泉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成則三壤成賦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集解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祗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藉馬曰藉去其質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問字堂

四百里采五百里米鄭曰甸服者禮制其田使入穀萬石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人禮記禮器劉禾也鄭曰禮器正義引作禾禮記三百里結紉又去類也禮記正義引作禾禮記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爾輕也甸服之制本是納總萬石之差使百里從之耳詩甫田鄭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馬曰采事也各受王半者集解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馬曰夷易也文二百里蠻馬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史記鄭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尚書五百里蠻服馬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集解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馬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集解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結紉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詩放武鄭曰甸服之外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尚書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辭也上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後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詩豳之鄭曰時土膺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詩天作正尚書正義引作五鄭曰甸服之闊與增五百里而別至于鄭曰甸服比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四千里之內流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問字堂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教迄于四海

鄭曰朔北方也史記南不北不言所至客喻之向書

殷王告厥成功

甘誓第四 虞夏書四 夏書三

大戰于甘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史記集解向書

也甘水名今在郿縣西釋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乃召六卿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詩周禮六軍

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禮記曲王曰嗟六事之人鄭曰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向書予誓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問字堂

告汝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誓鄭曰誓成要之以

刑重失禮也向書有虓氏馬曰虓姓之國為無道者

文鄭曰有虓與虓同姓向書威侮五行鄭曰三正

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文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

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史記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共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共于右汝不恭命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御非其

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于祖弗用命于祖于則于則于

戮汝

古文尚書卷四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湯誓第五 商書一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鄭曰始封商湯遂以商

為天下之號向書非台小子馬曰台我也史記敢行

桀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

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

馬曰遏止也釋率遏眾力有眾率怠弗協馬曰眾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民相率怠惰不和不同史記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

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辭以脅恐下民也向

正義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

大喪汝鄭曰養賜也能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予則擊戮汝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擊戮其

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向書

罔有攸赦

盤庚第六上 商書二

盤庚遷于般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

庚語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釋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

祖乙故繼之子土累之祖乙為湯四孫七世也又加祖

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向書祖乙於取後裔修禮

禮土地迫近山川嘗祀焉至湯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

徙居湯舊都向書商家自徙此而號曰般上篇是盤庚

為臣時事上民不適有居率顧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烈不能得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馬曰五邦謂商丘毫魯相也釋鄭曰湯自商

徙毫數商毫魯相取為五向書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爾木之有由孽馬曰

顛木而肆生曰林釋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馬曰箴諫也釋鄭曰

齊俗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

勅以無伏之向書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

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

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汝聒聒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釋鄭曰

聒聒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向書起信險膚予弗

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

觀火予亦抽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

不昏作勞鄭曰昏讀為敬敬勉也向書正義釋鄭曰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

生毒乃敗禍蚤究以自戾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馬曰相視也儉利小小

見事之人也釋猶晉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背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縶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

馬曰靖安也釋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馬曰遲任

古老成人釋鄭曰古之賢史向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罔

世選爾於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鄭曰大享謂燕嘗也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鄭曰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爾祖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爾祖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鄭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賊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仗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侮

盤庚第六中 商書二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鄭曰作渡河之具乃語民之弗率馬曰語告也言也釋詁用單其有眾馬曰單誠也咸造勿彘在王庭馬曰造為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違大朕命嗚呼古我前鄭曰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愷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覆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愛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泉風載爾忱不屬馬曰屬猶也又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侮乃身迂乃心予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于丕克

卷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鄭曰一人獸同心先高后降與汝非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來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迺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裔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緩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迺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曷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曷易言必行之正義承厥大恤無情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盜究我乃則於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第六下 商書二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紂發有眾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志曰無放忿懣建大命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今予其曷憂揚鄭曰謂揚其所歷試林注說解賦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盤庚第六下 商書二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紂發有眾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志曰無放忿懣建大命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今予其曷憂揚鄭曰謂揚其所歷試林注說解賦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膺一心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越有唯雉祖已曰鄭曰謂其義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承有不承非天民民中絕命鄭曰年命者春恩之人尤為故引以誅上也正義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既典祀無豐于昵馬曰昵考也謂福廟也

古文尚書注 卷四 問字堂

西伯既戡黎第八 商書四

西伯既戡黎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詩周南召南入紂圻內正義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史記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韋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馬曰參字累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我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鄭曰微與箕俱在圻內正義箕子紂之諸父同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論語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同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馬曰我祖湯也我沉酣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馬曰下下世也凡有辜罪乃罔

好草竊發兇卿士師非度馬曰非但小人學為發

沉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鄭曰凡猶皆也正義獲猶得也羣臣皆有是罪

其前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方與相

為敵讎今脫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遂喪越至

于今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父師

少師馬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曰發起

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集解吾家遷于荒

馬曰卿大夫稱家集解鄭曰老昏亂也在家不覺昏

亂故遂逐出於荒野言恐聞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亦此意也向書今爾無指予顛墜若之何其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知之何也鄭曰其詩

助也齊管之問聲如也記曰何居父師若曰王子

邦方典沈酣于酒乃罔畏其者長揖有位人今敢

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馬曰往盜曰竊文曰神

古丈前書注朱田九 問字堂

古丈尚書卷五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太誓第十上 周書一

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解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鄭曰孟津地名也

周公曰都懋或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正稽古立傳作建功立事可以承年傳于無窮

此四不天之天律漢書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古丈尚書注 卷五 一 問字堂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本史記馬曰諸受符節有

司也史記齊梁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

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史記周本記 向書大

進諸節元才十無知以先祖有德之臣行有

子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德

師向父左杖黃鉞行把白旄以誓史記鄭曰師向

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

流之為鵠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殺俱來馬曰王

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鵠擊鳥也明

武王能伐紂史記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

上流猶變也鵠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

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

瑞祿赤周之正殺記后穆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殺

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年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

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

貽我來牟詩思文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孟仲舒傳周公曰復義馬曰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諸于王王動色變周禮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馬曰

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思文

還師尚書正義云三統前師乃鼓譟周禮師乃招前

歌後舞格于天下地詩大明正義注述上楚訓天

休戚周公曰體休勿休似八百諸侯在白魚入舟前

十二月十三年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曰孳孳

子民皆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遂說

馬氏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漢書又云八百

諸侯不召自來不期何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

於王屋流為鴈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性得毋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于休祥或商必克孟

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倭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

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天受禮記引秦誓曰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者無罪受克予非朕又考有

古文尚書注 卷五 四 周字堂

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見古傳多

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舉五

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正義

江處士聲辯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

疑之耳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雖四月

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

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

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士使民平

平使民无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

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

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

舊文矣且漢書魏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

五十七篇計伏生之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為三

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

適五十七无太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頤集注尚書于

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

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古文者未嘗疑大

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乎古文又可知

矣融獨以其後得而賦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

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豈敬說高帝嘗

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于本紀矣不既信而有

徵乎又若火流為鴈以穀俱來斯乃天命之應猶龜

畫馬圖之屬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親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

至為神怪謂為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

云乎治我來變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

將斥詩為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无

據矣融又以其傳所引太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无

有弊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

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罔佐云云載于墨子

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

不敢實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

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

治天下而湯誓中亦无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

謂湯誓為偽書則不可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

古文尚書注 卷五 六 周字堂

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

父言卑應言引母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母逸具

在而皆无是言經與傳俱出于伏生不應傳述其文

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邈有師

承猶不能无闕逸况太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

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

偽造必不敢張空案以自吐其何恥并不敢出神奇

以駭人之視聽將撫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豈理以

為于城以求肆其欺于後世如彼偽孔氏之所為矣

安有故留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

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无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

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

故无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

謂然故為此辨

牧誓第十一 周書二

時甲子昧爽馬曰昧未旦也鄭曰詩云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詩大明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鄭曰郊

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尚書正義王左杖黃鉞石

古文尚書注 卷五 七 周字堂

乘白旄以麾馬曰白旄旄牛尾鄭曰逃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馬曰冢大也鄭曰師帥旅帥也

馬司空亞旅師氏于夫長百夫長鄭曰師帥旅帥也

尚書及庸對羌豳微盧彭濮人馬曰武至所率將來

伐紂也史記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

有言曰鄭曰以古賢之言為驗詩雅維無晨化雞

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蒼昏棄厥適王父母弟不迪鄭曰肆引作肆祀名

答問也史記齊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尚書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傳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維恭行

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鄭曰

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夫子助哉不愆於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鄭曰一擊一刺曰一伐詩維

引作伐謂擊刺也始前既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

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也

禮記曲禮正義勗哉夫子尙桓桓鄭曰威武貌集解如虎如

總如熊如羆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後一名

曰豹虎類也正義子商郊弗禦克幸以役西土注馬  
曰禦禁也役為也釋文鄭曰禦禦禦謂禦暴也克殺也不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史記助哉夫  
子爾所弗助注鄭曰所言且也集解其於爾躬有戮

古文尚書卷五終

古文尚書卷六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洪範第十一

周書三尚書正義云記傳引惟十有三祀玉劬于箕子注馬曰箕國名也子箕也箕  
子紂之諸父史記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

馬曰陰隲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相協厥  
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

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注  
鄭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

古文尚書注 卷六 問字堂

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史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集解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注馬曰從五  
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鄭曰行者言順天行氣

大典要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注馬曰食  
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鄭曰農讀為饌尚書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注鄭曰庶眾也徵驗也

謂眾行得失之驗禮記次九曰稽用五福威用六極  
馬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一丑行一日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注鄭曰此數本諸陰陽  
所生之次也史記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注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鍊史記集解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

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尚書正貌曰恭言  
曰從注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鄭曰此恭明聰睿行

古文尚書卷六

之於其身其從則是我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  
彼從亦我為不乖刺也尚書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馬曰睿通也史記集解鄭曰睿通于政事詩賦風恭  
作肅從作乂注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史記明作

智聰作謀注馬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史記集解劉  
作聖注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視恭則臣禮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詩正義引君聽聰則臣  
進謀君思睿則臣賢尚書正義三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注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  
以括民史記五曰司徒六曰司寇注馬曰至誅寇害史

集七曰賓八曰師注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  
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獲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

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  
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盜賊之官若司馬

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也尚書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注馬

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曰星五星也史記  
周禮大宗伯疏謂鄭于禮典注洪範皆星辰合釋則此注疑非五曰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注馬曰當敘是五福  
之道用布與眾民集解惟時厥庶民于汝極注馬曰以

其能敘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錫  
汝保極注鄭曰又賜汝以守中之道史記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  
守汝則念之注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

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無虐於獨而畏高明注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

法畏之史記人之有能為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方殺汝弗能使用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率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鄭曰無好于汝

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

怨于民史記無偏無頗鄭曰無偏無頗王之道無偏無黨

馬曰好私好也史記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鄭曰黨朋黨史記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鄭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會

其有極鄭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為臣也史記

古文尚書注 卷六 問字堂

歸其有極鄭曰謂臣也當就中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

解曰皇極之教言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

陳其言史記是彛是訓于帝其訓馬曰是大中而常

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為順也史記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

一曰正直鄭曰正直中平之人史記集解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馬曰克勝也文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

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史記剛則強柔則弱

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詩羔裘三德人各有一德謂

人臣也尚書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鄭曰

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

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

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

之差正之尚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馬曰沈陰也潛

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

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闕

諸侯也史記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公羊傳成作福

則吉境外則凶史記龜筮共違于八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專爵公羊傳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史記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成元年鄭曰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曰害于汝家福去室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于汝國亂下民公羊傳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馬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曰忒惡也釋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鄭曰言將放疑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鄭曰言將放疑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書曰蒙曰辟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馬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鄭曰卜五古之用謂兩濟罔務克也尚書正義引作謂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二衍實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兩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周禮卜疏引作濟者如雨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止則禮太卜疏引作之雲氣在上者也圖者色澤而光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明者也露者氣不釋鬱冥其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也尚書正義引作氣澤鬱冥其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曰悔之言悔也悔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史記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尚書正義立時人作卜筮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史記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古文尚書注 卷六 問字堂

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儀禮從其多者著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史記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鄭曰卿士六卿掌事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者尚書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身其康疆子孫其逢馬曰逢大也釋文吉汝則從龜從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鄭曰此三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者皆從多故為吉史記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用義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周禮大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傍沓可徒疏推此而往南宮好賜北宮好煥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詩漸漸之石正義向日月之行則有父有夏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尚書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尚書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既醉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馬曰凶終也鄭曰未此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史記正義尚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磨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權神安而保命故善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達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尚書正義

古文尚書卷六終

古文尚書 卷六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九 問字堂

古文尚書卷七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成變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史記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爽不以此終故

止二公之下鄭曰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壇上堂鄭曰時爲壇於豐壇之虛猶存焉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周書堂



冠佩爲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受故  
 降服也疏梁傳文十二年或以啟金縢之書鄭曰開金縢之書  
 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正義乃得周公所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  
 者問審然否也史記對曰信然鄭曰信猶信也釋公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  
 是而無知之者集解曰其勿穆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迎馬曰新作親釋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四 問字堂  
 迎周公詩東山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馬曰反風風運反也史記鄭曰易傳云陽  
 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還  
 日正義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假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饑馬曰築拾也釋文尚書正義鄭曰  
 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引作鄭曰木作大木禮記  
 文王崩後明年生成本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禮記  
 成用衛宏之說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  
 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  
 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當時成王年  
 十四也明年秋大熱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  
 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  
 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傳傳云天子太子十八  
 稱孟侯禮記文王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  
 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  
 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詩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鄭曰王周公也禮記明堂位正周公居攝命  
 大事則稱王尚書大誥繇繇多邦書正義引鄭本  
 下越爾御事弗弔天降于我家不少延馬曰弗  
 少延爲句釋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尚書洪惟我幼  
 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已子維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濟敷敷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寧王遺  
 我大寶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詩何彼  
 時旣下乃後出諸故先云然尚書紹天明即命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鄭曰周民亦不定  
 其心駭動言以兵感之尚書殷小腆馬曰腆至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尚書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馬曰疵瑕也文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正義民  
 不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今茲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  
 翼以于教寧武同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鄭曰卜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尚書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上御事曰子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鄭曰汝國君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六 問字堂  
 及下章臣不與其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龜俱其  
 爲難大尚書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宅越子子考  
 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元  
 鯨寡哀哉子造天役馬曰造遣也釋遺人投艱于朕  
 身越子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  
 緩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子惟小子  
 不敢背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爾  
 我不基王曰爾惟哲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閱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闢事肆于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乘忱辭其考我民子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勸其民若有疾子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述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宵堂矧宵構厥父苗厥子乃弗  
 宵播矧宵穰厥考翼其子曰子有後弗棄其鄭曰其  
 父敬職之人其子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其業乎詩  
 王有肆肆子曷敢不越即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  
 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  
 御事爽邦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匪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子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股若稽夫  
 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  
 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  
 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康誥第十五 周書六  
 惟三月哉生魄馬曰魄也謂月三日始生光顯名  
 曰魄釋文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尚書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  
 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功其力焉是時  
 周公居攝四年也禮記大降不已至詩來  
 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  
 役事而桓闕焉尚書周公威勳乃洪大誥治鄭曰洪  
 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王若曰鄭曰告諸侯  
 正我朕其弟小子其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27A

敗侮寡庸庸祇威威然民用筆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口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禮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  
 祇適乃文考馬曰適也釋詁謂衣德言往來求于  
 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  
 求問由古先哲王鄭曰虞夏也用康保民因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廩乃  
 身鄭曰刑罰及已為痛病向書敬哉天畏棗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惟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  
 乃服惟因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  
 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省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勗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罰則人無或罰則人鄭曰刑臣從君坐之刑  
 古文尚書注 卷七 九 開字堂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且矧惟外庶  
 子訓人鄭曰訓人師長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弗帶命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性朕  
 惡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鄭曰祇祇威  
 威是也向書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懌王曰  
 封爽惟民迪吉康鄭曰迪下讀我時其惟股先  
 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十 開字堂

在厥邦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  
 其不德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曰嗚呼封敬我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也至則  
 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取珍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成王若曰向書正義馬鄭本以馬曰言成王者未聞  
 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  
 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成成  
 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  
 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鄭曰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向書明大命于妹邦馬曰妹邦  
 即牧養之地文鄭曰妹邦封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鄭  
 故其風言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詩宋中  
 其民尤化紆嗜酒今康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詩

風謂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詩茲庶邦庶士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  
 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實用孝養  
 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馬曰洗盥也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鄭以為助祭於君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水不忘在王家王  
 曰封我西土乘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  
 子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  
 敢宗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罔敢洎于酒鄭曰飲酒  
 齊色曰向書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酬身厥命罔顯于民  
 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  
 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復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股國滅無維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庶辜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子不惟若茲  
 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隆厥  
 命我其可不人監撫于時子惟曰汝劓劓股厥庶臣侯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禮記王 陳正義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鄭曰服

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鄭曰惟若矧圻父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王封畿之事

父正 薄邊農父馬曰進行也 若保安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厥或詁曰琴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于

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鄭曰斯析也 乃不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慈

古文尚書注 卷七 周書

勿辨乃司民洒于酒

梓材第十七 周書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鄭曰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

之後鄭曰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鄭曰戕殺也

周禮大 司馬疏 王敢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鄭曰無

相殘賊無相暴虐司馬疏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

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假辟惟曰若稽田既勸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

畝若作室家既勸垣墉惟其塗墍馬曰墍曰垣高

曰甿暨墍色釋 若作梓材馬曰梓古作梓字治木器

曰梓治土器曰陶冶金器曰冶既勸機斷惟其塗丹

樓馬曰樓未成器也 越善丹也釋 鄭曰山海經云青

丘之山多有青巖今王惟曰先王既勸用明德懷

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

不享皇天既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初憚先後迷民用憚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  
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古文尚書注卷七終

古文尚書卷八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孫星衍補集

召諶第十八 周書九

惟二月既望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 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

言正月故也正 越六日乙未主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馬曰周歸京也 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

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曰步行也堂下

謂之步豐錫鬯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

古文尚書注 卷八 周書

不以遠為文恭也史記 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

王廟 正義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父恭作文恭 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曰相視也 史記越若來三月惟

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鄭曰

泗水曲中也尚書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

於相宅無事也尚書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

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鄭曰所賜之幣

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尚書 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

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

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尚書 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上帝改厥元子鄭曰言首

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尚書 茲大國殷

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嗚呼為其奈何

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鄭曰瘵病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奔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道從子保而稽天若鄭曰面猶退向也

時既靡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靡

厥命今沖于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

小民今休王不取後用顧其于武王來紹上帝自服

于土中鄭曰自用且曰其作大包其自時配皇

天越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

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

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隳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隳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古文尚書注 卷八 三 問字堂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所天承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矧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鄭曰其曰我受天命不苦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承命拜手

稽首曰予小臣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

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鄭曰我受天之讎民

百君子鄭曰王之諸侯與羣吏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勸惟恭恭將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第十九 周書十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子乃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

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

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

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詩王風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

紂都爲其價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顧氏用鄭說

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休來來鄭曰休來來者

使二人也向書視于卜休恒吉我二人其貞馬曰貞

當也文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言周

公曰王肇稱殷禮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

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

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

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班始得用

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向書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

位乃用周禮位正義祀于新邑咸扶無文子齊百工

俾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孺子其朋鄭曰孺子幼少之稱周成王也向書孺

子其朋其往毋若火始欲欲厥攸灼敘弗其絕馬曰

敘字屬下文厥若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俾駕即有僚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承有辭公曰已汝

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職其有不享享多儀

古文尚書注 卷八 四 問字堂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

不及物謂所貢儀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

也向書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

惟孺子頒馬曰頒猶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

猶未而言分者誇檢之言也向書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葉民肆汝乃是不德馬曰德勉也乃時惟不永哉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疾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

稱丕顯德以子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悖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

下勤施于四方勤作穆穆鄭曰穆上曰衛

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遠即辟于周公後四方

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鄭曰救安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

曰公定于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教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

古文尚書注 卷八 六 問字堂

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詩維天之越乃光烈考武王

維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

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字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馬曰單信也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

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

法度而損益用之命正義俾來恭股乃命鄭曰

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

古文尚書注 卷八 六 問字堂

古文尚書 卷八

人兼之詩何微子以拒壘二齒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曰禋芬芳之祭伯疏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向書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朕于乃德馬曰朕依也殷乃引考王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親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馬曰王在新邑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祭文王釋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巡視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曰歲成王元年正古文尚書注 卷八 周字堂

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給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也周禮大文正 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宗伯疏王寶殺禮威格王入太室裸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王命周公後作冊巡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馬曰絕句惟七年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釋文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詩文上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周禮家宰疏 鄭文引作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攝政七年

多士第廿 周書十一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象士以撫安之尚書 正義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取爾股命馬曰翼取也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

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遵逸則惟帝降格馬曰時字絕句夏弗克庸帝大淫扃有鄭曰口肩過也惟時天罔念爾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復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顧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沃罔顧于天顯民祗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史記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爾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登承帝事有命曰劓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武適惟爾王家我適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早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獻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而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于政求爾于天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惟率其神爾非予罪九 問字堂

古文尚書注 卷八 周字堂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馬曰賓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靜止爾克敬天惟界爾爾不克敬爾不濟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遜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第廿一 周書十二

周公曰嗚呼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君子所其無逸鄭曰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諶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肯在殷王中宗鄭曰中宗謂太戊也時商頌 儆恭寅畏鄭曰恭在敬敬在心正義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馬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詩商頌作其卽位乃或亮罔三年不言馬曰亮信也陰然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五傳 元年正義也諫 謂作梁罔 謂之梁罔謂廢也史記 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詩頌 其惟不言乃雍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正義史記 樂作 樂引 鄭曰矣不敢荒寧馬曰寧安也史記 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曰小大謂萬民今本 人 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尚書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馬曰祖甲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 引作 鄭注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迷

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史記鄭曰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尚書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州有三年自時厥後正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尚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馬曰俾使也文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慎保小民惠解解寡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遐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王受命惟中身鄭曰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詩文王序書正義引下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何作嗣位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鄭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正義子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之迷亂嗣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誣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鄭曰皇眼言寬暇自敬前書厥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改得失之源也前書此厥不聽人乃或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辜殺無辜怨有同是蕞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承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崇出于不祥馬曰崇充也鄭曰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前書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望于上帝弗承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遺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大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鄭曰人又云前書正義云則鄭氏以此天不可信我迪惟寧王德延鄭曰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前書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肯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史記在太甲時則有若伊尹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詩詩阿衡衡乎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前書在太戊時則有若伊尹臣履格于上帝馬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曰上帝太極中其所統也史記伊尹之子詩詩巫咸又王家馬曰股巫咸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股故殷禮勝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公曰君奭天壽平格鄭曰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前書保又有殷有股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肯上帝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莫亦惟有若號叔有若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詩詩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前書又曰無能往來茲迪赫教文王蔑德鄭曰蔑小也前書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勛聞于上帝馬曰助勉也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鄭曰至武王時蓋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前書何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烈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韋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于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此延無我責收罔助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嗚呼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馬曰嗚呼謂鳳皇也鄭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嗚呼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嗚呼謂鳳也前書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維艱告君乃歡裕鄭曰召公不說似監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前書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俱王在實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爾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于允惟若茲語予惟曰喪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大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護後人于不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忘不冒海隅日出日不率俾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便也注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語予惟用閑于天越

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國不能厥初惟其終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  
德以割切之正義祇若茲往敬用治

多方第廿三 周書十四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

若難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正正義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

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

弗承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遠不有感言

古文尚書注 卷八

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故馬本作攸

所也釋乃爾攸爾厥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德乃大

降爾崇亂有夏以甲于內鄭曰習為鳥獸之行于

內為淫亂正義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則夏已天惟時求民主

乃大降爾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

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辜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齊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

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服乃勸厥民刑

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診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

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

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

之命肩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獨丞鄭曰

獨明也丞升也釋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曰夏之言殷天與

紂能收故待殷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

王八年至十三年也正義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

求爾多方大勳以威爾厥頌天惟爾多方罔堪頌之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鄭曰顧由視

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

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正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詰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揚不

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我惟時

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般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

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承力敗爾田天

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廷尙爾事

古文尚書注 卷八

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日不寧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

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逆爾土鄭曰

分離奪女上也正義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古文尚書卷九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立政第廿四 周書十五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血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爾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正正義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

古文尚書注 卷九

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亦越

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鄭曰

受德受所為德也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

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夷微盧蒸三毫阪尹鄭曰三毫者湯舊都之民服

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阜每輟

輟西降谷也正義引有三毫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

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管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

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否乃俾亂相我

古文尚書卷八終

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闕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厥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繼之茲乃俾又國則有立政用檢  
 人馬曰檢利依人也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  
 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有司之牧夫其克  
 詰爾戎兵馬曰詰實也以陽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親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  
 中罰

顧命第廿五 周書十六  
 惟四月哉生魄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正義居攝六  
 年為年端詩烈文王不釋馬曰不釋疾不解也釋甲  
 子王乃洮頰水馬曰洮洮髮也頰頰面也釋鄭曰洮  
 頰為濯滌衣成事吳志相被冕服鄭曰相者正王服  
 古文尚書注 卷九 三 問字堂

位之臣謂太僕鄭曰見正義馬玉凡乃同召太保爽丙  
 伯形伯畢公衛侯毛公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  
 詩洪洪 芮伯亦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詩桑柔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  
 如璧璽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義莫離陳教則肆肆不  
 違用克達般集大命在後之詞馬曰詞共也釋敬廷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替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悞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劄劄于艱難柔遠能邁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劄勸于  
 非幾馬曰幾陷也釋文馬茲既受命選出綴衣于庭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周禮越翼日乙  
 丑成王崩馬曰安其立政曰成太保命仲桓南宮  
 毛帥爰齊侯侯以倭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子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黼衣綴衣偏闔南嚮敷重蔑席馬曰蔑綴綉釋鄭曰  
 古文尚書注 卷九 四 問字堂

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禮記度析竹之次青者  
 尚書黼純華玉鄭曰華玉五色玉也尚書仍几西序  
 正義黼純華玉鄭曰華玉五色玉也尚書仍几西序  
 東嚮敷重蔑席馬曰底青蒲也釋鄭曰底致也蔑織  
 致席也尚書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蔑席純  
 玉仍几西序南嚮敷重蔑席馬曰仍竹筴也釋鄭曰  
 荀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筴之有筠禮記仍几  
 注鄭曰以冠組為之釋文漆仍几越玉五重馬曰  
 越玉越地所獻玉也釋文陳寶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  
 以華國也尚書赤刀大訓陳寶陳寶者方有大事  
 王誅討時刀赤為飾周正色大訓謂禮法先王禮教即  
 虞書典謨是也周禮天也釋文大壁大塊大球皆度  
 尺二寸者尚書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馬曰夷  
 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釋文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  
 東北之珣玕珎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瑤  
 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尚書河圖出于河帝王  
 聖者之所受禮志周在東序之舞衣大貝鼓鼓  
 鄭曰大貝青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

車梁是也鼓鼓大鼓也此鼓非謂弓工記鼓鼓長八尺  
 首若同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鼓同名  
 耳周禮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鄭曰  
 也兌也也也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周禮在東  
 房大路在賓階面鄭曰大路玉路賁路在阼  
 階面鄭曰賁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賁路  
 先路在左塾之前鄭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  
 謂正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周禮次路在  
 右塾之前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正鄭曰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  
 則禮典賁路尚書正義引鄭氏以銀次是從後之言  
 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幣是金幣也綴幣是玉幣之銀  
 次幣是金 不陳象幣金幣革幣木幣者主於朝祀而已  
 尚書 二人雀弁鄭曰赤黑曰雀弁如雀頭色也雀弁  
 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尚書執惠鄭曰惠狀蓋斜刃  
 宜艾刈尚書立于畢門之內四人騏弁馬曰騏青黑  
 色釋鄭曰青黑曰騏尚書詩曰我馬騏驎詩出其東  
 執戈上刃鄭曰戈即今之鉤子戟兩階一  
 人冕執劉鄭曰劉蓋今鏡斧立于東堂一人冕  
 古文尚書注 卷九 六 問字堂

執鉞鄭曰鉞大斧立于西堂鄭曰序內半以  
 前曰堂正義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戣鄭  
 曰戣戣蓋今三鋒矛尚書立于西垂一人冕執戣鄭  
 曰戣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尚書立于側階鄭曰東下階  
 也尚書王麻冕鄭曰三十升布冠也太平御覽  
 鄭曰繡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尚書由賓階階卿士那  
 君麻冕纓裳鄭曰纓謂色服章部 入即位  
 鄭曰卿西面諸侯北面尚書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



襄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馬曰同者大同天下

注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

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

奉引正義同酒注由昨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

御王冊命鄭曰御猶獨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

太史東面於賓階南而秉書以命王嗣位之事正義

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臨臨君周邦率循大

下變和天下用蒼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蒼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忘天威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託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徐行前曰請却行曰吃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

人同拜王蒼拜太保受同祭噲宅授宗人同拜王蒼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

黃朱寶稱奉圭兼幣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

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正義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鄭曰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

拜者稽首而已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正義王義嗣

德蒼拜太保饗丙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馬曰

美道也釋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賊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康王之誥第廿五 周書十七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

云與顧命差異欲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釋文傳

馬鄭本此篇自尚祖顧命已上內於顧命正義云

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正義云

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

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

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詩頌頌惟予一人劍報

諸音君文武不富不務咎底至齊馬讀絕句釋文

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

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暨顧綏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于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鄭曰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

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正義

紫誓第廿六 周書十八

公曰嗟人無譴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正義命祖茲淮夷徐戎並善殺乃甲冑鄭曰教訓

穿徹之正義敵乃干鄭曰敵猶繫也正義無敢不弔

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犒牛馬鄭曰犒犒之犒施

古文尚書注 卷九 九 問字堂

犒於牛馬之師使不得走失正義杜乃獲敏乃穿鄭

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

剝也正義無敢傷犒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

妾通逃鄭曰風走逸臣妾厥役之屬也史記勿敢越

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鄭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史記集解詩博

士讀曰襄正義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稊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馬曰大刑死刑史記集解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馬曰

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史記甲戌我惟築無敢

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

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所役反則入於罪隸

春案不殺之正義魯人三郊三遂時乃稊糧鄭曰麥

乾芻也正義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刑第廿七 周書十九

惟呂命鄭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史記呂侯

受王命入為三公正義王享國百年耗荒度作詳刑以

詰四方馬曰度法度也文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

古文尚書注 卷九 十 問字堂

王曰若古有訓蠻尤惟始作亂馬曰蚩尤少昇之

末九黎君名釋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

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昇之代也正義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鳴義殺馬曰鳴輕也文鄭曰盜賊狀如鳴

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正義奪攘擄掠鄭曰有因而

盜曰擄擄度謂撓撓春秋傳皮剝我邊垂謂劫奪人物

以相換擄也周禮苗民弗用靈制以刑鄭曰苗民

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昇氏衰而棄善道上效

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顛頊代

少昇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

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正義

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遊命禹又誅之程

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惡而謂之民正義

義作後王正義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禮記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禮記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禮記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禮記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禮記惟作五虐之

茲此也應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正月罔差

有辭民與焉漸泯其勢中于信以覆盟盟慮威庶

數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營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遠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登后之迷在下明明

常察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寡寡有辭于苗馬曰清

問清訊也文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

皆說顯頌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

自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顯頌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遇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正義

威惟與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

惟刑馬曰折智也釋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

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秉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鄭曰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正義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古文尚書注卷九 三 罔字堂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于馬曰于於也釋來有邪

有土告爾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馬曰度造謀也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字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馬曰求有求

請味也文其罪惟均其審克之馬曰以此五過出入

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

禁以齊衆者不赦過正義其審克之簡字有眾惟貌有

古文尚書注卷九 三 罔字堂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銀馬曰銀

六銀也鈔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

以鈔重六兩周官劍車九鈔俗儒近是釋鄭曰銀六兩

也釋文云鄭問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聞實其罪

則辟疑赦其罰倍差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銀也差者

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史記凡五百三十三銀三分銀之

一也釋文問實其罪辟疑赦其罰六百銀聞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銀聞實其罪罰之屬千罰之屬五百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簡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惟府辜功報以庶允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爾孫今往

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罰之辭

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文侯之命第廿八 周書廿

王若曰父義和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集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備正義

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馬曰昭明也

上謂天下謂人集惟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

正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克左右昭事

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於咨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既我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

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

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

扞我于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爾邦

用齊爾和也一肉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采遠能邇慮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鄭

古文尚書注卷九 五 罔字堂

夫注馬曰訖范無所省錄之貌釋文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惟欲截善偏言注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變也偏少也  
辭約指明大辨攸之人釋文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味  
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注馬曰一介介一心一端意者  
釋文斷斷無他伎其心休休焉注鄭曰休休寬容貌  
釋文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帝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祿  
有利哉人之有技胃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傳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我邦之機  
古文尚書注 卷九 一六 同字堂

古文尚書卷九終

古文尚書卷十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序注馬鄭皆曰孔子所作 尚書正義

虞夏書 別錄題皆曰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

典然也 尚書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注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 上同作堯典 鄭曰舜之美

事在于堯時 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

古文尚書注 卷十 一 同字堂

麗伐木 義與作舜典

帝堯下土方 馬曰禮賜也理也 釋文云下土猶句設

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 馬曰其共也 釋文

飲 皇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皇陶謨堯

又合此篇于皇陶謨謂其別有堯舜之篇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

磽之所生 尚書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為無道

者甘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文作甘誓 馬曰

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上

太康失邦見弟五人須于洛汭 馬曰須止也 釋文鄭曰

避亂于洛汭 正義作五子之歌

義和漚澤廢時亂日而往征之 鄭曰臣名 史記集

征臣名衍征字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馬曰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

者以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問焉及禹俗

儒以為各帝系禹各文命王侯世本湯各天乙推此言

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文鄭曰契本封

商國在太華之陽 尚書湯始居亳 鄭曰亳今河南偃

師縣有湯亭 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

所都 詩元鳥 從先王居作帝告蠶沃

湯征諸侯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帝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釋文云帝告蠶沃汝鳩汝方五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馬曰社句龍也 尚書不可作夏

社 尚書正義云百篇次社孔鄭不同孔以湯在夏故

此社即 鄭曰犧牲既成案盛既設祭以其時而早獻

梅氏書 鄭曰犧牲既成案盛既設祭以其時而早獻

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早致冥法以薦

三義引作配置其 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

禮祀明德以薦 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宗伯疏疑至

臣履注馬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尚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桐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

鳴條南夷地名 尚書正義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

古文尚書注 卷十 三 同字堂

毫又曰征是三股 正義作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曰伊防臣履曰 又云孔以

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

各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居民之法

也 史記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鄭曰肆

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史記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鄭曰地名也有王離宮

馬集解三年復歸于亳思康伊尹作太甲三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馬曰太戊太甲子定有祥桑穀其生于朝鄭曰兩手搯之曰拱伊陟贊于巫咸馬曰巫咸巫氏也名咸殷之巫也鄭曰巫咸巫官正義

咸又四篇馬曰艾治也史記集解釋

大戊贊于伊陟伊陟原命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集解

古文尙書注 卷十 四 問字堂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覽甲居相作河覽甲

祖乙圮于耿馬曰圮毀也鄭曰祖乙又夫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政而不徙正義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鄭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史記集解正義民咨得怨鄭曰民咨吹久者淫成俗故不樂徙向書正義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傅作說命三篇

馬曰高宗始命為傅向書正義鄭曰得諸傅最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上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鄭曰鼎三公象也

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者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正義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馬曰咎周者為周所咎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詩文王正義尙書正義正義引畧同無首句未句

周人乘黎鄭曰乘勝也

古文尙書 卷十 五 問字堂

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黎正義祖伊恐奔告于受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正義作西伯載黎

殷既錯天命馬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紂後立為后生受德詩大明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曰十有一年本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詩文王正義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詩大明正義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尙書正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者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解

古文尙書注 卷十 六 問字堂

西旅獻獒馬曰作豪前豪也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遺其首豪來獻見于周尙書正義鄭曰伯也禮記王正義巢伯殷之諸侯周禮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仲虺之詩正義正義周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周禮象丙伯作旅巢命鄭曰丙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經義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鄭曰縢束也凡縢祕書

藏之於匱必金縢其表尙書正義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呼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遷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詩東山正義周公相成王鄭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相正義正義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詩東山將黜殷鄭曰黜敗也尙書正義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鄭曰黜殷

古文尙書注 卷十 七 問字堂

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詩有客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鄭曰二苗同為一穗史記正義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鄭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尙書正義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馬曰康國名在圻內尙書正義鄭曰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詩邶鄭初封於衛至于孫而并鄆也康為號正義作康誥

酒誥梓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鄭曰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詩王風正義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傳正義使來告卜作洛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鄭曰此皆土也周謂之頑民

古文尙書 卷十 八 問字堂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古文尙書 卷十

無知之稱諸王周公以王命詰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

正相成王爲左右馬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解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曰奄國在淮夷之北

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

此未歸正義踐讀曰躡躡滅也詩破斧凡此伐諸叛國

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上作成王征

馬曰征正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薄姑馬曰齊地

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

大國詩破斧周公召公作將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

古文尚書注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歸在豐作周官

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貢馬曰息慎北夷也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史記五帝本紀解王辨榮伯作賄息

慎之命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解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榮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毫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曰天子之國五

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周禮東郊周之

近郊也禮記王半遠郊禮記郊特作君陳

成王將期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馬曰

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文

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史記復解題首曰顧

尚書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語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鄭曰今其逸

古文尚書注

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尚書

穆王命君才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作冏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堯典正義

仲之命堯典正義後第九十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關作萊蕪堯典正義

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王賜晉文侯和也王贊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遠歸作秦晉

馬氏書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尚書序

經傳所引秦晉秦晉並無此文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堯典

鄭氏書贊

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

序據文辨機鈴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

天言之尚書序

正義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

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尚書序

更以竹簡寫之上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

家之教堯典

經五十七篇後亡其一篇改五十七漢書藝文

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衡賈馬二三君子之業

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

猶復疑惑未悛堯典

書序孔子所作尚書

正義

古文尚書注

卷十

三 問字堂

古文尚書卷十終

尚書逸文敘

賜進士及第刑部郎中前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全書燬于秦逸書亡于晉經傳諸子所引尚書自秦已  
前則百篇之文自漢已來則逸十六篇之文也漢儒親  
見百篇之書惟伏生一人而已其抱百篇壁藏時蓋孰  
誦文義漢定所得書雖止廿八篇以授而錯及教齊魯  
之閒而大傳所引九共帝告大誓之語皆在百篇或不  
能記其全文則述其義衛宏所云使其女傳言教錯又  
云錯以意屬讀者蓋謂大傳即魏文志所載傳四十  
尚書逸文

一篇是真伏生口授之文也裴敬在秦漢之間曾見百  
篇之書故稱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  
侯皆曰紂可伐矣其文在大誓是時太誓未出于屋壁  
裴敬自秦時見之若司馬遷作史記引湯征之文王莽  
時羣臣引書逸書未篇皆不在十六篇中亦非親見百  
篇之書或得之于諸子傳說矣趙岐注孟子稱孟子時  
尚書凡百二十篇按書序實止百篇依尚書釋文百二  
篇篇尚書十八篇篇中候岐蓋兼中候言之然則墨子  
所引禹誓及湯之官刑豈即百篇外之逸篇與漢武末  
僅得大誓一篇與廿八篇俱立于學官而中下二篇未  
得今春秋內外傳皆墨荀孟所引大誓皆在馬鄭所注  
大誓之外禮記引大誓予克紂非予武之文鄭氏注云  
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蓋謂亡失之二篇也馬季  
長反据以疑上篇之偽何其謬哉廿九篇之文三家傳  
授既有異同亦或脫誤按左傳引燹庚惡之易也引康  
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尚書大傳  
引般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酒誥王曰封唯  
曰若圭璧引無佚厥兆天子爵白虎通亦以為無逸之  
尚書逸文

尚書逸文

尚書逸文

詞今儉諸篇並無是語蓋不盡偽孔刪之楊雄稱酒誥  
之文俄空焉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各詭脫簡二秦簡一十五字  
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劉歆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  
朽折散絕又云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左  
傳大傳白虎通所引豈在古今文脫簡與孔壁古文據  
漢記尹敏傳云孔舛所藏見顏師古注魏文志家語云  
不足 獨怪耐藏書時不以百篇而僅以五十八篇蓋亦  
秦火之餘非全經矣孔安國既獻古文藏于中祇司馬  
遷班固劉向劉歆咸得見之或以史記不用十六篇之  
文為疑不知書序亦出孔壁逸既用之矣其不用古文  
者以無師授不盡通其訓詁故盤庚大誥諸篇為三家  
經文選亦早載其辭馬鄭注于此數篇無多義昔古人  
抹有不知而作者且漢魏諸儒既多從孔安國傳學又  
見杜林漆書終不為古文作注豈以中古文不得見或  
絕無師說或不通科斗文字或古文在漢時已有殘缺  
與成有遺德在十六篇而鄭氏注緇衣云今亡則鄭雖  
尚書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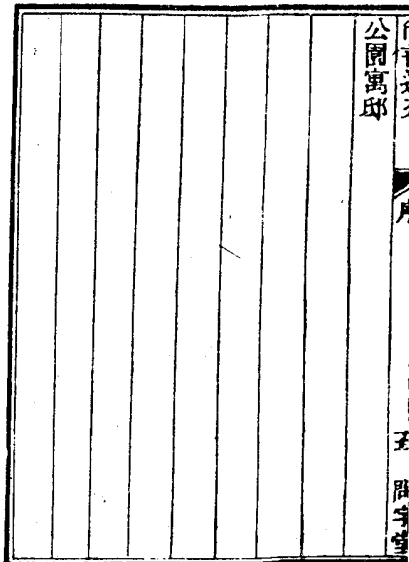
受古文于張恭祖亦有不見之篇也隋志稱梁五經博  
士劉勰注尚書選篇二卷出於齊梁間考其篇目似  
孔子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又載徐邈撰古  
文尚書音一卷又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  
今無有傳者蓋因劉注徐音或皆不附經文遂謂無傳  
也東晉梅賾上偽古文頌采錄經傳依于道理以售其  
欺世之術然其書僅取內外傳而于荀墨多所遺不用  
說文由不識篆籀是可證其見聞之陋又出張霸下矣  
今錄尚書逸文兼用各書注義疑為上下卷附于廿九

尚書逸文

篇書之後其有篇名可按列于前無篇名而稱虞書若  
夏商周書者次之但爾尚書者又次之不稱尚書而注  
義疑為逸書與文似尚書者附焉若友江處士聲創例  
于前搜輯之功十得八九非予所敢與美故先著江名  
惟江亦有疏失其引孟子號泣于旻天誤以公明高子  
父母之言為本經引左傳趙周書若安思危引說文虞  
書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為古尚書  
說不知河梁書亦以為夏書本文又以韓非引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為與淮南所引下言者上用之  
尚書逸文

文相反不知韓非譏周書以為惑也又說文引虞書洪  
水浩浩即約舉湯湯洪水浩浩滔天之文說文云檣木  
也夏書曰竹箭如檣蓋言檣如禹貢竹箭之箭春秋  
繁露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即坊記所引厥辟不辟  
亦厥祖異文漢書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厥有後登  
即用洪範之義江皆重復刻之今悉更正愚者之慮庶  
幾可擇焉予校訂尚書馬鄭注蓋本王氏應麟之書選  
以閱惠兩君之說參之王光祿鳴盛江處士聲之著述  
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復有張太史變章孝廉宗源助  
予討論幸同志之不孤猶冀來者之補其漏畧也始欲  
為尚書作年表念共和已前甲子無可依據邵荊等徒  
取之竹書紀年紀年本起夏殷今起黃帝益為偽書且  
春秋律言三百年斗歷改歲後人推三代以前甲子從  
以壁壁文食知之冰不可信故不作表其古今文傳經  
表則江處士已著于前亦不別撰惟作篇目表使讀者  
知馬鄭篇第之合于古而偽孔書五十八篇固非其文  
志所為五十七篇也乾隆六十年歲陽在癸亥陰在單  
關其月斗指卯辰一曆之間日值丙戌撰于都門之孫

尚書逸文



尚書逸文卷上

吳江聲撰集

陽湖孫星衍補訂

九共孔維古文有虞夏書 虞書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叛尚書大傳九共引書曰

皋陶謨 虞夏書 虞書

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朝說文木部引書曰

五子之歌孔維古文有虞夏書 夏書

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於酒

尚書逸文 卷上 閣字堂

渝食於野萬舞翼翼聞於天用弗式墨子非樂篇按武觀仰五子是此文為五子之歌乃當為子克疑字假音江聲本作章聞於天云大當為天按善本墨子

征孔壁古虞夏書 夏書

籠厥黃昭我周王 郭典正義云籠濁周黃引征云

帝告孔壁古 商書

施章乃服明上下尚書大傳帝告引書曰

湯征孔壁古 商書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

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亟之無有攸救史記般本絕湯

葛伯仇餉趙岐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

怨其害此餉也葛與諸侯蘇姓之國孟子滕文公湯一

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而征西夷恐南而征北狄

怨口奚為後我孟子梁惠王 後我后其蘇同上引

趙岐曰此一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白葛

趙岐曰此一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白葛

趙岐曰此一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白葛

趙岐曰此一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白葛

趙岐曰此一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白葛

始詰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向也東向征西

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

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後待也后君也待

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同上 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天下引

書曰後我后其無罰 案滕文公篇不引書曰

又滕文公篇孟子曰湯初征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

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桑也湯使遺之曰無以供桑也湯使遺之

師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

以桑肉餽後而奪之 案此亦孟子引書文而不云書

曰趙岐亦不言 逸書故問此

湯誓 商書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

予小子履敢用元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

極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元牲皇天后君也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有罪不敢救包咸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救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何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

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

尚書逸文 卷上 閣字堂

方有罪我身之過論語堯曰舜子承父遺德則於上

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有言

不敢蔽有罪不敢蔽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履

身有罪無及萬方 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

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 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

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教亡矣 則引春秋來胤長篇云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放湯乃以身

引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無以一人之不做使上帝鬼神降之命

仲虺之誥 孔壁古 商書

之漢命於下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弱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

已若者亡荀子荀問篇起引中節之語曰 曰氏者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

力適事乎乃大罰姪女母于怨曰古禹暉陶久勞于外

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

四濟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

功于民故后有一一作十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

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

咸有壹德孔聖古 商書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篇 注鄭曰吉當爲告

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

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上惟

尹躬天見于西臣夏自則有終相亦惟終同上引 鄭

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

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

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同上

伊訓孔聖古 商書

維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賓有

牧方明漢書律歷志 引伊訓篇曰 劉歆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

之服曰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謂且冬

尚書逸文

卷上

卷上

至之歲也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

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曰木爲之方

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同上 下寺同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臧自毫孟子萬章篇 注趙岐曰伊

訓尚書逸篇名牧宮築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毫殷

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築起

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毫遂順天而誅之

也同上

載孚在毫征自三股堯典正義引鄭注

太甲孔聖古 商書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緇衣篇

鄭曰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晉相也民非君不能以

相安同上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

編文篇引鄭曰越之言廢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

顧厥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康王田獵之地者也該鴛牙

也度謂所擬射也康人之射禽鴛已張從機閱視括與

所射參相得乃後釋鴛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

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同上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引 禮

政曰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唯雉

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已作孽者若帝乙

殷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同上

顛覆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 引太甲曰 注鄭曰顧念也謹猶正也

商書

傳引商書曰 刑十四年引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尚書大傳 庚引書曰

說命孔聖古 商書

高宗案開注鄭曰開讀如鶴謂虛也三年不言 尚書

書曰 注鄭曰傳曰高宗居因虛三年不言同上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注鄭曰類

善也茲此也 注鄭曰武丁於是作書曰注買唐

曰若金用女作禮記 注鄭曰使磨礪已也若津水用女

作舟注鄭曰喻道津水若天早用女作霖雨 注鄭

尚書逸文

卷上

卷上

曰天早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成乃心沃朕心注

羣昭曰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羣不暇眩厥

疾不瘳注鄭曰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昏攻已急也

瘳愈也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注鄭曰以失道比徒

既而不視地必傷也 注鄭曰公曰昔武丁能登其德至

乎三年然以思道 注鄭曰以入於河自河相若不言

是無所察合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

之不類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得傳讀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視謀曰見上按如是

已下卅九字是白公子張語故不錄 注鄭曰文公

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與常也命事之終

始常於學禮義之府 注鄭曰文王 與經也言學之不舍業

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



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尚書服以為禮也惟于戈省厥躬當懲已不尚書人也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記禮衣篇鄭曰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為煩同

高宗之訓孔壁古文無尚書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禮記功記鄭曰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同上鄭曰高宗之訓此篇有尚書云

大誓此說學官大誓所周書

紂夷之居而不有事上帝棄國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大不亦棄縱而不葆墨子非尚書引

尚書逸文卷上九 問字

小人見後乃聞不言也發非鈞墨子尚書引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杜預曰紂眾億兆兼有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預曰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昭二十四年左傳引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趙岐曰

秦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漢三十一年左杜預曰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同又曰還書元年引韋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周書引又注

朕夢協于朕卜漢子休祥或商必克周書引又注曰秦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同文王若日若月若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兼愛篇

尚書逸文卷上十 問字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禮衣篇鄭曰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同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棗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兼愛篇云大誓之言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法法篇

我武惟揚子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文公傳曰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尊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

桀為有光龍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秦誓篇後得以此充學不與古秦誓同諸傳記引秦誓皆古秦誓也

武成孔壁古文有周書

維一月壬辰朔死霜孟康曰月二日任月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子征伐紂漢書律歷志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霜五月甲子成劉商王紂辭劉殺也同上惟四月既死霜粵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曰庶國祀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賦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漢書禮志卷上秦引書禮志卷上秦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相及也禮十三年左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不相及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尚書大傳

厥兆天子爵白虎通爵引無逸篇曰周官孔壁古文無周書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周禮保氏敘官疏引鄭注君陳孔壁古文無周書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禮記坊記鄭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同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禮記

鄭曰克能也由用上同

出入自爾爾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鄭曰自田也師

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

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上同

君雅孔壁古周書

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

君雅鄭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

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兩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

尙書逸文

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上同

蔡仲之命孔壁古周書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商書周王室王於是發

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從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書

杜預曰胡蔡仲名上同

尙書逸文卷上終

尙書逸文卷下

吳江聲撰集

虞夏書虞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宋書禮志高堂

祇載見野腹藥齊乘野腹亦九孟子萬章趙岐曰

尙書逸篇祇載事也藥齊乘敬慎職懼貌腹亦信

知舜之大孝同上

舜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太平御覽地部引

尙書逸文

澤水滂余孟子滕文公孟子曰澤水者洪水也趙岐

曰尙書逸篇水之逆行澤河無涯故曰澤水也同上

怨匹曰迷說文是部別虞書

眊字从此說文眊目少精也

虞夏書夏書

禹七年水墨子七忠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龜山行即橋引夏書曰裴駘曰徐廣曰橋音

近遙反一作橋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

輶音力追反尸子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楯行沙以軌

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上

皋陶邁種德引夏書曰杜預曰夏書逸書也稱皋

陶能勉種德邁勉也上

昏墨賊殺昭十四年左杜預曰逸書三者皆死刑上

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論大

地平天成信二十四年左杜預曰夏書逸書地平其

化天成其施上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漢二十六年左杜預曰逸書

也不經不用常法上

念茲在茲漢二十一年左杜預曰逸書也謂行此事

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杜預曰釋除也謂欲

有所治除於人亦當令可施於此名言茲在茲杜預

曰名此事宜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杜

杜預曰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杜

預曰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同上漢六年左傳引

成允成功引夏書曰杜預曰亦逸書也允信也言

信成然後有成功上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文七年左傳

杜預曰逸書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罪則督

之以威刑上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左杜預曰逸

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蔽也昆後也言當先斷志後用

龜也上

衆非元后何戴行非衆無與守邦周語引夏書昭曰

尙書逸文卷下

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邪國也上

一人三失怨咎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夏書昭曰三

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同上成十六年左

明不見是圖杜預注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書有之曰韋昭曰夏書逸書也

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者之府

杜預曰官師大夫相親正工執藝事以諫杜

預曰所謂獻藝上

辰不集于房替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左傳

預曰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支其舍則食替樂

師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上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哀六年左傳杜預曰逸書言堯

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杜預曰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

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同上正義曰冀州解州

何嘗進女卷下則此或商書以其速更事

商人遂謂更書未可知也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子臣

書曰揚保曰誓伊訓也同上按唐世伊訓已亡不知

其言故揚保何所本而云然不敢遽信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叟允及飛鳥莫

不比方劍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

能其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墨子明鬼篇引商書曰

湯五年旱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呂氏春秋孝行高誘曰商湯

所制法也上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論

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

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長大也大故

可以成奇謀也上

以相陵戲文心部許叔重曰澁輕易也上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梁惠王篇引

武王之勇也疑周書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言天

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

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上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

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其子微子宋則用之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同上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

大事既獲仁人謂以滅商夏桀夷履雖有則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雖予一人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

篇不稱書曰那墨子就范皆尚書文矣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杜預

曰逸書上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五年左傳杜預曰周書逸書

罔黍稷非稗明德惟馨杜預曰馨香之遠聞同上云

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杜預曰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

發有德則見發言物一而異用同上云

粇三日丁亥說文子部許叔重曰粇于也亦慎之詞

尚書逸文卷下六 問字

遂以記之說文手部許叔重曰遂鄉飲酒罰不敬遂

其背古文作遂同上按此在阜陶漢而說文以為周

初功則教則曰秦剛之功自侯以明之至車服以庸

亦有為偶孔所亂者矣同上

宮中之充食說文食部許叔重曰充救也上

我有載于西說文西部許叔重曰益強動也古文作

載

來就其甚說文心部許叔重曰暴毒也上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

其子也墨子七患篇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論非子說林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呂氏春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呂氏春秋德風高誘曰

周書周公所作畜好同上

尚書逸文卷下七 問字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慎大高誘曰周書周

文公所作上

掩掩不得更順其風淮南道要訓高誘曰言掩掩雖

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當當以

道德為本上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淮南子論訓引周書有

必參而伍之史記索略列傳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

虞不出則財匱少史記貨殖列

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

前車覆後車戒說文車部

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漢書陳湯傳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

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後漢書楊賜

選書

姑安思危襄十一年左傳杜預曰逸書上

聖有勳明徵定休二十一年注杜預曰逸書華某

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同上

聖作則昭六年注杜預曰逸書則法也同上

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注杜預曰逸書上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論語篇注包咸曰孝

子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

有政道同上

厥辟不辟泰厥祖禮記坊記注鄭曰厥其也辟君也

尊嚴同上董仲舒春秋繁露王考

不顯哉文王漢丕承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欲孟子滕文公注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

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夫光烈佑

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同上

有攸不構臣東征綏厥士女館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滕文公篇注趙岐曰從有攸以

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

尚書逸文卷下九 開字堂

臣子之節匪厥黃謂諸侯執三繼二之帛願見周

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同上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云韋昭曰書逸書也

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同上

紳之束之韓非外儲

既雕既琢禮記深衣注

樹德莫如滋陰言莫如盡國策卷十九

去邪無疑任賢勿貳戰國策十九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記蔡澤列傳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記商君列傳

裕汝眾白虎通號篇

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白

通社稷同上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白虎通考黜

否爾伯白虎通王者不引其書

黜蔽衣黃朱紱白虎通紱冕

疑逸書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孟子萬章篇說文曰邵引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粟備以事舜于畝中

之中趙岐曰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

妻舜百官致牛羊倉粟致粟米之餼備禮以奉事舜於

畝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粟牛羊使得而自有之堯

典曰堯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

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兇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

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前

岐曰象舜異母弟也謀謀益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

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

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

引為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趙岐曰欲以牛

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朕朕朕二嫂使治朕棊

趙岐曰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彤弓也天

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棊也二嫂娥

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趙岐曰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惓惓而懸是其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趙岐曰茲此也象素憎

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象汝故助

我治事孟子萬章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虞

趙岐曰雖不使象得謀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

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視之恩也此常常已下

尚書逸文卷下十 開字堂

皆尚書逸篇之辭前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何晏曰歷數謂列次

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咸曰允信也附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云孫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岐

曰武王令般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

崩厥角頽角卑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孟子盡心篇

百篇外逸書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桀亂茲有

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孟子兼

允不善惟天民不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

尚書逸文 卷下 注 開字

天命焉葆墨子非命篇引尚

其桓武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術小人否以

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喪墨子非樂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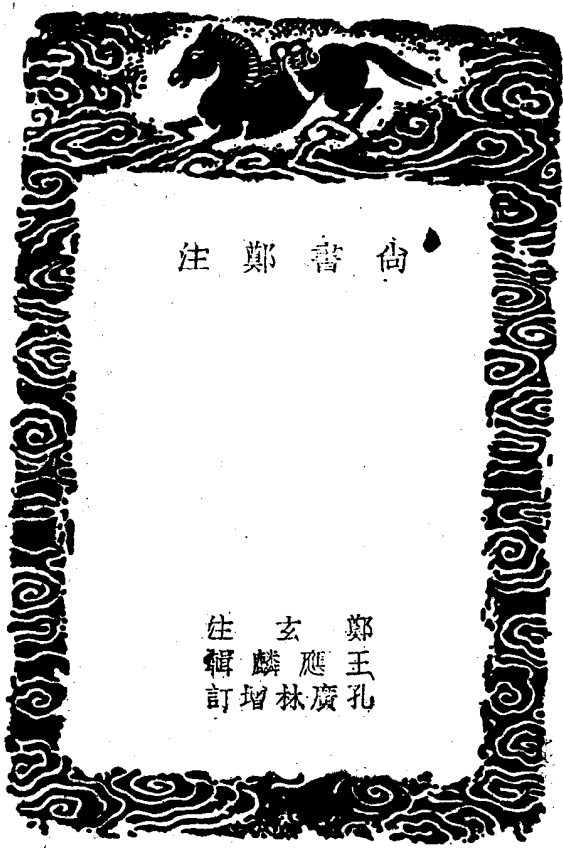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墨子尚賢篇引先王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

用佚也維辯使治天鈞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

與成云先王之書術令之適曰引呂刑亦以爲先王之

書則此所引豎年相年或即書文并在百篇之中也



尚書鄭注序錄

尚書鄭注

鄭玄  
孔廣林  
玄應麟  
注輯訂

尚書鄭注卷一

- |         |        |        |          |
|---------|--------|--------|----------|
| 尚書鄭注 序錄 | 尚書第五   | 殷庚下第八  | 殷庚中第七    |
| 周書      | 殷庚下第九  | 高宗彤日第九 | 西伯戡黎第十   |
| 大誓中第十三  | 大誓第十二  | 大誓第十四  | 大誓第十五    |
| 鴻範第十六   | 金縢第十七  | 酒誥第二十  | 大誥第十八    |
| 康誥第十九   | 洛誥第二十三 | 洛誥第二十三 | 梓材第二十一   |
| 召誥第二十二  | 無逸第二十五 | 君奭第二十六 | 多方第二十四   |
| 立政第二十八  | 秦誓第三十一 | 呂刑第三十二 | 多士第二十七   |
| 秦誓第三十四  |        |        | 康王之誥第三十  |
|         |        |        |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

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云古文者。以林於西州得漆書。文與伏生書小異。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即以漆書爲古文。然馬鄭所注。未增多於伏生也。其書凡三十四篇。并序爲三十五。鄭注三禮。皆每篇爲卷。故目錄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則此注蓋亦以篇分。不以卷分也。而史志註云。書注九卷。未審何人所定。其如何別卷。亦不可考。輒以己意分之。典謨一卷。夏書一卷。商書一卷。大誓至鴻範爲一卷。武王誓也。金縢至梓材爲一卷。周公初居攝書也。召誥至立政爲一卷。周公作洛復政書也。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卷。成康之際也。漢誓已下爲一卷。書序爲一卷。而九卷之數。以全準周易注。此亦宜有錄一卷。前籍無聞。茲以書贊別爲一卷。附厥後。凡十卷。

孔廣林撰

虞夏書  
卷第一  
甘誓第四

各錄讀第二

再買第三

尚書鄭注 序錄

宋 王應麟輯

清 闕里孔廣林增訂

堯典第一 虞夏書  
曰若稽古堯。舜曰放勳。鄭如文云。放。稽。同也。右。天也。鄭信。稽。李固傳注。謂稽爲同。謂占爲天。首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注。見正義。李固傳。謂天而行。有。稽。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遠。敏謂之思。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見正義。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見正義。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俊。德。實才。象人者。見正義。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見正義。

精章百姓。

尚書鄭注 卷一



賓于四門正義云。鄭以賓為賓。王氏云。應酬賓賓。古文

納于大說見鄭注

三年今尚書作

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見史記五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云。此四字

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朝正義云。此四字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云。此四字

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云。此四字

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正義云。此四字

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正義云。此四字

也正義云。此四字

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正義云。此四字

類于上帝正義云。此四字

禮祭上帝于圓丘正義云。此四字

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正義云。此四字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正義云。此四字

循于羣神正義云。此四字

循以尊卑次秩祭之正義云。此四字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正義云。此四字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正義云。此四字

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正義云。此四字

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正義云。此四字

滯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正義云。此四字

名備有失誤者正義云。此四字

衡斤兩也正義云。此四字

五帝紀注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正義云。此四字

九字五帝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緇正義云。此四字

周禮改之為纁也正義云。此四字

之旨至所執以自至也正義云。此四字

也器各異飾未聞所用也正義云。此四字

南岳衡山正義云。此四字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正義云。此四字

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正義云。此四字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正義云。此四字

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正義云。此四字

也正義云。此四字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正義云。此四字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義云。此四字

放之四罪是也正義云。此四字

扑作教刑正義云。此四字

扑槓楚也正義云。此四字

皆災肆赦正義云。此四字

流其工于幽洲正義云。此四字

幽洲北齊正義云。此四字

之正義云。此四字

關四門正義云。此四字

卿士之職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正義云。此四字

後之取法於前也正義云。此四字

柔遠能邇正義云。此四字

能也正義云。此四字

照帝之載正義云。此四字













厥田惟下土。錯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作下。少耳。又有當出下中下者。差復益小見正義。

厥賈錫銀錒錒。

黃金之美者。謂之錒錒。剛鐵可以刻鏤也。見史記夏

織皮西傾因和是米浮于滯。逾于河。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此十一字。見雍戎二野之間。人

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隨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

盤也。水往。或謂漢爲河。見史記夏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於字。雍也。二字。各依二書所引增。無地說。或作云。三危山。黑水

出其南。見史記夏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見正義。此說西流也。九字。引衆

涇屬渭。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周子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

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見地理志。正義。史記夏紀注。

終南敦物。今于鳥鼠。

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見史記夏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

時云。度其隰。原。此原隰。見正義。底。致也。績。功也。見史記王

三危既宅。

河圖及記。地理志。三危之山。鳥鼠之西也。南與岐山相連。正義作南當嶺山

在積石之西南。

厥賈惟珍玲玕。玕。今作球珠。此見

理。美玉也。玲。美石也。玕。珠也。引士二句。玉下無也。文

至于龍門西河。

龍門。山名也。

織皮昆侖析支。瓊瓊西戎即叙。

衣皮之昆侖。居此昆侖。析支。瓊瓊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之野者。當五字。曾下有在字。與。作人。無

衣皮之昆侖。居此昆侖。析支。瓊瓊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之野者。當五字。曾下有在字。與。作人。無

衣皮之昆侖。居此昆侖。析支。瓊瓊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之野者。當五字。曾下有在字。與。作人。無

衣皮之昆侖。居此昆侖。析支。瓊瓊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之野者。當五字。曾下有在字。與。作人。無

衣皮之昆侖。居此昆侖。析支。瓊瓊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之野者。當五字。曾下有在字。與。作人。無

向書經注 卷二

三一

道汧及岐。汧。今作岐。得

地理志。汧在右扶風郿。見史記夏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地理志。曰。朱圍在隴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

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桐尾者。見史記夏

道驩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荆山在荆南。隨州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見史記夏紀注。正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地理志。弱水出張掖。見史記夏

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自道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

名。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見

道黑水。至于三危。

地理志。益州漢池有黑水。而不記此山所在。今中國無也。見五字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

東至于砥柱。砥柱。今作砥柱。南當砥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黑水出其南。三危已下至此。引

東過洛。至于大伾。

地理志。洛水出。出任際。表則然。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見五字見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九字。六

地。噴也。流沙。本作。出。任際。表則然。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見五字見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九字。六

北過洛。至于大陸。

地理志。大河東北流。過洛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陸。地理志曰。降脫。此字本

平信都南。引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九字。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

其處。見降水。則以爲降。水。故依前。故或作降。字。非也。今河內其縣北。其山。正。淇水。其水出

焉。東至魏郡黎陽縣。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設當如。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見正

極。則也。致。果曰。致。果。王。見三國志。致。果。王。見三國志。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影。厥。有。常。吉。識。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

向書經注 卷二

三一

日宣三德。正云。鄭以三德。六德。俊又在官。

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見正。庶績其凝。

凝成也。見正。自我五禮五庸。今作有庸。釋文。

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見正。

同寅協恭。和衷哉。井上之典。禮。共有此事。見正。

五服五章。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禮記。王制。正義。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見正義。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今作天明。長此。見。又東至于醴。禮。今作。

醴。醴名也。大阜曰醴。見正義。今長沙郡有醴陵縣。今郡二字。其以醴名為縣乎。見正。

東迤北會于淮。東迤者為南江。見正。東為中江。

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見初學記。

道沈水東流。沈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沃為滎。見正義。

地理志。沈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沃為滎。見正義。

東出于陶邱北。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有縣。西北。見正義。

道謂自鳥鼠同穴。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見水經鳥鼠同穴山注。王氏本。同穴之枝。不稱。元。故不錄。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見正義。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極。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錫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銑。銑。斷去莖也。三百里結。結。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見正義。

此周為王畿。其出當侯服。在千里之內。見正義。五百里侯服。侯服為甸服。周二字。其出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見正義。

五百里綏服。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出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見正義。

五百里要服。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出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見正義。

二百里藩。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見正義。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出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見正義。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蠻者。聽從其俗。屬廢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蠻也。見正義。

朔南暨。朔。北方也。見正義。南北不言所至。容隴之義。見正義。

甘誓第四。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天子之兵。故曰大。見正義。后稷司徒。宗廟。馬士其工。為六卿。夏后。六卿者。六軍之將。見正義。周禮。六軍皆命。則三代同矣。下正義。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見正義。

有扈氏。有扈氏與夏同姓。見正義。威侮五行。志。弄三正。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見正義。

左不攻于左。左不攻于左。見正義。

左車左紀注。

右不攻于右。

右車右紀注。

予則奴戮汝。周禮司馬注。此見。

大罪不止其身。又奴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正。見禮記。

子若觀火。案周禮司馬注云。燔燬如子者。觀火之類。今燕俗名不悖作勞。

昏讀為昏。勉也。見正義。三國志魏武紀注。

運任有言。

古之賢史。見正義。

茲子大享于先王。

大享。祭。見周禮司馬注。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見正義。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見正義。

般庚中第七。

般庚作。作渡河之具。見正義。

今予告汝不易。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見正義。

般庚下第八。

般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見正義。

綏爰有衆。

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見正義。

懋建大命。

勉立我大命。使心職教令常行之。見正義。

鞠人謀人之保。居彼欽。

鞠。發首能謀。安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見正義。

高宗彤日第九。

祖己曰。

謂其黨。見正義。

降年有永。有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尚書鄭注卷三

湯誓第五。商書。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微。以脅恐下民也。見正義。

予其大賈汝。

賈。賜也。見史記殷實。賜也。記注。

般庚第六。

于今五邦。

湯自商徙亳。數商。亳。相。耿。為五。見正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闕民而詢焉。故敢以無伏之。見正義。

今汝聒聒。

聒。誠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見正義。



年命者存一作恐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見正

西伯既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二傳謂正高引此句作文王傳雍州南蒙梁荆二南諸正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王氏本法者名字疑誤見

微子第十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見正箕子紂之諸父微箕俱

在折內見正

凡有辜罪乃罔極從

凡納皆也見正獲得也見正辜臣皆有辜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見正實屢相攻擊見正

我其發出往見正往見正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見正

吾家老

若昏亂也見正

若之何其

其語助也齊魯之間齊如姬禮記曰何居見正

父師若曰

少師不答志在必死見正

犧牲性用

機純手性體完具見正

用父饗飲

開賦飲也見正

尚書鄭注卷四

大誓第十二 周書

惟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孟津地名見正六軍之兵東行見正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見正

師尚父號曰

師尚父文王於磻溪見正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見正號令之軍法重者見正

天子發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淡以獻之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

也淡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見正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殺俱來

五日燄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雅鳥也燄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

瑞告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見正周紀集解引此二句作鳥是孝鳥見正首武王能終父

者周之正色也見正周紀集解引此二句作鳥是孝鳥見正首武王能終父

者周之正色也見正周紀集解引此二句作鳥是孝鳥見正首武王能終父

者周之正色也見正周紀集解引此二句作鳥是孝鳥見正首武王能終父

者周之正色也見正周紀集解引此二句作鳥是孝鳥見正首武王能終父

亦用兵。王命曰：爲車天意，若曰：須假封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董率齊也。詩云：胎

我來牟。見詩思文。

王勳色變。見周禮大

前師乃鼓。鼓，司馬注。

大誓中第十三

大誓下第十四

案：誓，正義云：誓，三篇。上篇，誓師時事。中下二篇，伐封時事。據此，知前師前師乃

但，其文及注之可見者。據此，以存其目。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不。

不，大也。律法也。見漢注。

商容。

商家典樂之官，知禮容，所以禮暑，稱容，禮也。見史記禮

牧誓第十五

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今無武字。此

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見詩大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見正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應。今無武字。此見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旅帥也。見正

古人有言。

以古賢之言爲諭。見詩書

誓，奔厥聲，弗容，奔厥聲，遣王父母弟，弗不迪。

此四字，見詩書。答問也。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見史記注

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村所以亡也。見正

乃止齊焉。見正

好盡好暇，用兵之術。見詩大明

不過四伐五伐。此見周禮注。案：鄭注云：六七伐

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此見周禮注

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見正

尙極極。

威武貌。見史記周

如虎如龍，如熊如貔。

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見禮記曲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案：今作弗，與馬同。但或與耳。云

爾所弗助。見史記周

所，首且也。見史記周

鴻範第十六

帝乃震怒，不畀鴻範九疇，殪厥俊。

帝，天也。天以鮮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見史記宋世

錄則殪死，禹乃嗣興。

春秋傳曰：舜之殪也，殪，其舉也。與禹。見宋世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讀爲隴。見正

次八曰：念用庶獄。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則休，微各以其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微各以其類應之。天，小學，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案：宋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又見詩小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賢，聰作聖，睿作智。皆今作

審通于政事。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遠者似。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實，讀爲愆。正，義本謂智。皆謂其政所致也。其也字，君貌恭，則臣禮肅

也。正，義本謂小

則臣賢知也。見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

祭祀之官。若宗伯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諸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

官。案：宋世

四曰星辰。

四曰星辰。

星五星也。見正義。宋

錫汝保極。又賜女以守中之道。見宋世家

而其高明。鄭文云。長

子其無好。女雖錫之。其作女用咎。今書好下有德字。此記文

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謂爲天子結怨於民。見宋世家

無偏無黨。黨朋黨。見宋世家

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中之人。以爲臣也。見宋世家

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見宋世家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宋世注。引中平至此。剛能柔能。

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見正義。風濤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雙友柔克。

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

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中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見正義。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得賞也。依此記注增。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見公羊成元年宋

其害于而家。囚于而國。害于女家。願去室。囚于女國。亂下民。見公羊成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將考疑事。擇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見正義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霽曰禬。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實。今書作作。此見大作。此見今

下五占之用。謂雨。濟。禬。也。二衍實。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

曰。禬者。氣相入。謂禬也。曰。禬者。色深者。曰。禬

猶終也。此二句。又見正義。卦象多變。故言衍實也。見宋世家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卜尊三兆三易。卜。已下十二字。從其多者

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見宋世家

謀及卿士。卿士六卿。掌事者。見正義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筮從。龜從。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

逆。吉。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見宋世家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此適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見宋世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見宋世家

八。無效。曰雨。曰濟。曰霽。曰禬。曰風。

雨。水氣也。春始作雨。施生。故水氣爲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正。義。注。有也。字。火

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下有知字。此。土氣爲風。時。漸。之

時雨若。若。順也。見正義。正月

曰。咎徵。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見正義。正月

曰。狂。恆。雨。若。狂。倨。慢也。見公羊成

曰。急。僂。自用也。見正義。正月正



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見正義

無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見正義

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見正義

開篇見書乃并是吉見周禮下注

箭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見正義

周公曰今無周禮注體王其無害人也及禮記玉藻注

茲故俟能念予一人見正義

茲此也俟能念予一人見正義

乃納册于金縢之匣中見正義

康東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匣必以金縢其表見正義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見正義

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無此六字封於管華弟蔡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七月序

正欲居攝作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于京師十三字

謂七月序正義成王也七月序正義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正義

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以告言愧無辭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見正義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七月序

出皆奔今無字二年蓋為成王所得見正義

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無周公

于後公乃為詩以怡怡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見正義

于二年後也見正義怡悅也周公傷其又作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

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鴟鴞也見正義

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正言見正義

秋大孰未獲見正義

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見正義

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此見周禮占人注

弁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見正義

亦如國家失道海開金縢之書者省祭變異所由故

尚書集注 卷五

五九

事也下見正義

乃開諸史與百執事見正義

問者問審然否也見正義

王執書以泣見正義

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見正義

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見正義

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所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見正義

王出郊天乃雨及風禾則盡起見正義

易傳云陽賦天不旋日見正義

凡大木所僵盡起而歸之見正義

美拾也禾為大木所僵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見正義

歲則大孰見正義

交王十五生武王文王序正義引者

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見正義

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見正義

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孰見正義

軌道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作則居攝之元年也見正義

居攝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十七年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封康叔五年至康誥時二十

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二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三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四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五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六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七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八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二十九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年三十也明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洛誥時成王文王世子正義無時字

大誥第十八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今作猷大誥正義云越乃御事齊備禮記曲禮注

王謂諸侯也周公也周公位正見正義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見正義

弗弔天降謗于我家不少延以今作弗弔

寄不少乃延長之見正義

寧王遣我大寶龜昭天明即命見正義

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矣見正義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見正義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尚書集注 卷五

六一

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見正

般小賦見正

知我國有疵見正

朕下并吉見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見正

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見正

若考作室既底厥子乃弗有室矧官構厥考翼其官曰我有後弗弄基見正

其父敬職之人其官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弄我基業乎見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見正

基謀見正岐鎬之域見正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此二字見正於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見正

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見正四方民聞之同心見正

侯甸男邦采衛見正不見作言見正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見正

乃洪大誥治見正

洪代周公代成王誥見正

王若曰孟侯見正以天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見正

由古先哲王見正

虞夏也見正

侗厥乃身見正

刑罰及已爲痛癢見正

非汝封又曰劓罪人見正

劓惟外庶子訓人見正

訓入師長見正

惟文王之敬忌見正

祗祗威威是也見正

迨吉康見正鄭以迨訓下見正

酒誥第二十見正

成王若曰賜大命于妹邦見正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見正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見正

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見正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見正

助祭於君見正

罔敢瀆于酒見正

飲酒齊色曰酒見正

大史內史掌記言見正

服休服采見正

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見正

若鬻圻父見正

順鬻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見正

有斯明享見正

斯祈也見正

梓材第二十一見正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見正

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見正

戕敗人宥見正

戕殘也見正

無咎無行見正

無相殘賊無相暴虐見正

惟其塗丹見正

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雘見正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召許見兼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正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羣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也。

改厥元子。

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子天子為之首耳。

厥終得藏瘞在。

瘞病也。

面稽天若。

面猶進向也。

自服于土中。

自用也。

拜手稽首曰我子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也。

洛誥第二十三。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食。

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黎觀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瀾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若然鄭義可知附錄於此。

俾來來。

俾來來者使二人也。

王肇稱殷禮。

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行周禮類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孺子其朋。

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

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有者字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

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

汝乃是不覿。

尚書鄭注卷六

召誥第二十二

惟二月既望。

二月當為一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廟四字又見曲禮正義告文王則告武王可正義也。

堂下謂之步豐鎬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作則一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曲禮疏。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

相視也見世案三月當為二月正義是時周公居攝五年。

攻位于洛汭。

限曲中也。

周公朝至于洛。

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尚書鄭注 卷六

覆勉見正  
旁作稷穆逐衡文云。逐鄭本音。  
稱上曰衡衡文云。逐鄭本音。  
亦未克救功見周禮  
救安也見周禮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見詩維天之烈威氏本或作成。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暉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無禮字。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見詩維天之

乃命寧。  
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見何彼儀

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煙于文王武王。  
禮芬芳之祭。見周禮大。曰明禮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大暉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禮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見正

王在新邑。烝祭上廟。鄭以歲文王。烝祭上廟。鄭以歲文王。烝祭上廟。鄭以歲文王。烝祭上廟。鄭以歲文王。

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又見正。用二特牛。給祭文王武王。文王廟使史官。  
正。逸讀所作。則文正。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為後者。文正字。于文王廟。使史官。  
正。謂將伯。無將字。封伯禽也。止此。魯頌。將封伯禽也。六字。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以下至末。引告

惟周公誡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文王得中受命。亦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見詩文王序正義。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見周禮家宰序官疏。釋文云。文王。七年。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多士第二十四

惟二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見正。

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翼。今作七。釋。  
翼。猶驅也。此句又見翼。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見正。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見正。

無逸第二十五。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見

昔在殷王中宗。儆恭實得。今作姓。釋文云。  
中宗。謂大戊也。見詩商譜。恭在貌。敬在心。見正。  
其在高宗。時傷勞于外。爰治今作作。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疏。今

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治。與也。武丁為天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引世家集解。  
外也。十字。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謂之梁。謂虛也。世八家集解。  
上謂字。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或。盧柱。樹不言政事。見詩商譜。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見正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見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此八字。又見。有兄祖庚。實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見正

文王受命。惟中身。

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嗣王立之命。止引末七字。而立作位。正。  
則其無淫于觀。  
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見正。

則皇自敬德。

皇。暇言寬暇自敬德。見正。

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見正。

君爽第二十六。  
我不敢知曰。或不知也。亦周公言。我不敢知者。其意言公言。我不敢知者。亦王所知。則此言與百為成。鄭元亦然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正義云。言寧王者。人又云云。見正。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此八字。以發正義。至大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無此七字。然則伊尹。阿衡。保衡。一人也。善正。其義。阿衡。四字。長發正義。皇天。北極大帝也。周禮。大宗伯疏。伊尹之子。見詩。上帝。大微中其所統也。見詩。伊尹。天壽平格。

專言臣事。稱至于天也。見正義。

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此字依正義。

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此字依正義。

文王茂德。見正義。

武王惟茲四人。見正義。

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見正義。

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見正義。

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見三國志。魏。

告君乃猷裕。見正義。

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見正義。

惟乃知民德。見正義。

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割切之。見正義。

多方第二十七。見正義。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見正義。

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見詩。幽。因狎于內亂云。鄭以甲爲。見正義。

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見正義。

開厥顧天。見詩。離。顧。猶視念也。正義。

離。迷爾土。見正義。

分。離奪汝土也。見正義。

立政第二十八。見正義。

三亳阪尹。見正義。

三亳者。正。無此。湯。偃。都之民。服文王者。此四字。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正。作。阪尹。蓋東成泉。

南。頓。驪。西。降。谷。也。見正義。詩。立。

### 尚書鄭注卷七

顧命第二十九。見正義。

惟四月哉生魄。見正義。詩。烈。文。正。義。云。鄭。於。顧。此。成。王。二。十。八。年。命。之。注。以。曆。攝。六。年。爲。年。端。

王乃洗頰水。見正義。引。顧。命。注。云。成。王。疾。困。恐。凡。辭。衣。洗。頰。水。以。爲。辭。衣。成。事。洗。字。虛。長。作。禮。以。從。其。非。

相被冕服。見正義。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冕。玄。冕。見正義。

乃同召大保。衛。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見正義。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見正義。

爾無以劓。劓。于。非。幾。文。說。鄭。本。作。助。劓。出。綴。衣。于。庭。見正義。

連綴小斂之衣于庭中人疏。  
越七日癸酉。

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見正

敷重席。鋪純華玉仍几。

不用新時席。鬼神之事。故也。禮記禮器。簠。析竹之次青者。華玉。五色玉也。見正

西序東階敷重底席。

此且夕聽事之坐底也。篋織致席也。見正

敷重席。掛純。

豐席。刮凍竹席。以雲氣畫之為緣。見正

敷重筍席。玄紛純。

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正。以玄組為之緣。見正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珮琬。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亦為飾。周正色。封赤刀為飾。八字。大訓者。謂正

禮無字。周禮。禮法先王德也。禮。即虞書典謨是也。七字。無此。弘璧弘。大也。五字。無此。大璧珮。正

作大。琬。皆度。周禮。琬。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周禮。琬。夷玉。東北之珣玗珉也。周禮。琬。作東

球。雅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禮疏。天下無三字。皆瑋。未見瑋治。故不以禮瑋字。瑋。器名之

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河圖。無水字。所引。此二句。瑋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

名。鼓。大鼓也。此鼓。非謂考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

耳。大貝者。魯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禮。天球以下。周

大路在賓階面。賁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大路。玉路。賁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武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

路相對也。象路之武。與玉路之武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路。不陳金路。象路。木路者。主於朝祀

而已。不陳金路。象路。木路者。主於朝祀。則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與引。禮疏。所引。為是。此

故。此亦。禮疏。改。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駢弁。執戈。上刀夾兩階。一人冕執劔。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桴。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赤黑曰雀。言如雀頭也。雀。弁。同。如。有。黑。色。但。無。藻。耳。青。黑。曰。駢。正。本。作。雀。此。依。禮。疏。正

東。門。正。義。引。禮。疏。作。青。黑。色。詩。云。我。馬。維。駒。正。義。引。禮。疏。正。六。字。又。見。詩。出。其

劉。蓋。今。錢。斧。鉞。大。斧。鉞。蓋。今。三。鋒。矛。鉞。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

聞長短之數。序內半以前曰堂。側階。東下階也。見正

王。麻冕。鋪裳。

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見正。麻冕。者。冕服有文者也。見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蟻。謂色玄也。見正。卿。西面。諸侯。北面。見正

上宗。奉同班。

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

奉同。同。酒杯。似。同。從。誤。作。同。既。不。定。定。復。謂。為。杯。謂。之。酒。杯。古月

大史。乘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

御。猶。謂。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見正

乃受同班。王三肅。三祭。三吃。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珪。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吃。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見正

大保受同祭。即位必禮之者。以神之嚙成之也。以禮嚙成之者。禮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嚙。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

取其味。見正。取。其。味。三。十。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走。兼幣。

此幣。走。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此。字。今。正。義。無。朝。兼。享。禮。也。與。常

禮。不。同。釋。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拜。名。為。為。稱。首。而。已。見正

康王之誥第三十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正。義。云。庶。邦。王。本。此。為。自。高。祖。康。王。之。誥。也。內

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

要。服。國。遠。既。事。道。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

用。之。乃。始。

羣公既皆聽命。

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見正

王釋冕反喪服。

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見正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賸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藥不殺之見正

時乃芻麥見正

麥乾芻也見正

呂刑第三十二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今無詳此見周禮

蚩尤惟始作亂

蚩尤新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見正

鴟義竊先奪攘橋虔此見周禮

盜賊狀如鴟身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見正有因而盜曰攘橋虔謂撻撻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撻撻也刑疏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奔善道見正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無已

五字即或增九黎之後顯頊代少昊三字見正誅九黎分流作至見正其子孫為君子西裔者見正

六字為三國國作苗從正義至無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見正惡堯與又誅之堯末見正

又在朝舜堯見正又敗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見正王深惡

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見正而謂之民見正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見正及正義

爰始淫為剛刑極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期斷耳劓截鼻極謂極破陰見正謂網罟人而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見正越

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見正

皇帝哀於庶幾之不辜

皇帝顯見正

皇帝清問下民

以下乃說堯見正

折民惟刑釋文折鄭

自作元命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見正

上帝不獨降咎于苗

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見正

庶有格命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見正

尚書鄭注卷八

桀傳第三十一

人無諱

人謂軍之士衆及桀地之民見正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見康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敵謂穿微之敵猶繫也至猶善也見正

今惟淫舍牝牛馬厥乃撻敵乃阱此見周禮此見周禮見正

牝牝之牝施牝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阱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郭也見正

馬牛其風臣妾通逃

風走逸臣妾斷役之屬也見正

無敢寇攘

寇劫取也因其亡失亡史記注曰攘見正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有邦有土告爾詳刑詳、今詳審察之也。位傳注。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見正

其罰百鍰

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鑄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鈞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鑄見正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王若曰父義和

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見正

亦惟先正

先正先臣謂或作爲公卿大夫也見三國志魏武紀注

簡恤爾都

都國都也見正

秦晉第三十四

公曰嗟我士

晉其羣臣下及萬民猶云士者舉中言之見正

其心休休焉

休休寬容貌學釋文見禮記大

### 尚書鄭注卷九

序百篇

虞夏書

昔在帝堯

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見正

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氏舜名堯舜如故舜攝其事見正

歷試諸難作舜典

入麓伐木見禮記大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見虞書大

弃稷益以正法云鄭所錄書序此篇名爲弃稷見禮記大

任土作貢

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見正義王氏本作敷所生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群亂于洛汭見虞書大

作虜征。見虞書大正義。廣臣名。史記夏紀注。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盧沃。

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湯正。商國在大華之陽。見正義左傳卷九年正。今屬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宋四字則依正義。

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屈。

犧牲既成。黍稷既絜。祭以其時。而旱曠水溢。則變置社稷。當已上二十三。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依正義。無致災字。既致其禮。祀正五字。依明德法作。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社。本與社作。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正義。社稷四字。見周禮大宗伯疏及正義。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見正義。第二十六。鄭以爲在夏社前。於百篇。鳴條。南夷地名。見正義。

遂伐三腹。俘厥寶玉。館伯仲伯。作典寶。

伊訓云。載乎在毫。又曰。征是三股。見虞書大。伊尹作成。一德。第四十。鄭以爲在湯後。第三十二。

伊陟臣扈曰。見虞書大。肆命。復后。

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復后者。言湯之法度也。見虞書大。伊尹放諸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見虞書大。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巫咸謂之謂作。巫官者義。見正義。

祖乙。子于耿。作祖乙。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見正義。

般庚五遷。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見正義。

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是般庚。鄭以爲上篇。治於亳之般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般字。詩商譜正義。引此句無自。此徙而四字。民居耿久。沓淫成俗。故不樂徙。見正義。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般庚爲君時事。開二。見正義。

尚書經注 卷九

尚書經注 卷九

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見正義。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鼎三公象也。運西征賦注。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見正義。

殷始胥周。周人乘黎。

答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正義。采微正義。又文王世子正義。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正義。而字在股下。正義。拘于羑里。文王世子正義。拘作囚。詩采微正義。禮乘勝也。紂得放宜生。等所無。傳正義。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正義。引紂聞止此。明年伐崇。並見詩文王。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見正義。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啓。殷諸字。正義。無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禮弓正義云。帝乙妾生微子。後立。

周書

惟十有一年。

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見詩文王。與紂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野。紂南郊地名。而句末有也字。禮記及詩作野。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見詩大明正義。引云。紂。近如三十里名。牧。係孔傳賈氏誤引。

作武成。

著武道至此而成。見正義。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武庚字祿父。見正義。

班宗廟。作分器。

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見周禮。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蔡讀曰。蒙或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會蒙。國人遺其會蒙來獻。見於周。見正義。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正義。大行人疏。大行人疏。引此二句。巢下有伯字。詩豳。伯。見正義。

尚書經注 卷九

也。凡王制正義。彼正義。武王伐商。義而來朝。見周禮。義序官職。彼正義。殷上有武王。即位。芮伯周同姓國。在內圻。見詩。義。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爲於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無此三字。開導淮夷與之。無此二字。俱叛。此以。無此二字。居攝二年之時。紂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周公還攝政。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正義。見詩。義。黜。貶也。見正。

成王既黜殷命

黜殷命謂殺武庚也。正義。引此作謂。誅武庚。見詩。義。

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采地名。微子啓。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見詩。義。異畝同類。

三苗同爲一種。見周紀

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

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見正。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正義云。見以

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正義。見詩。義。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欲擇中土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正義。見王城譜。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見王城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師保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見正。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見正。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讀曰顛。顛。滅也。見詩。義。奄。蓋在淮夷之地。見詩。義。周本

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見破。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

時事其編籍於此未聞。見正。

將遊其君於蒲姑。

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徒之於齊地。使之服於大國也。正義。見破。齊。周官。見正。義。以爲。在立政。第八十六。第六十八。息憤來賀。今作。息憤。見正。義。息憤或謂之肅。憤。東。北。夷。見正。義。五。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東郊周之近郊也。見正。義。近郊半遠郊去國。此七字。依。鄭。特。近郊五十里。遠郊五十里。周禮。國。之。近郊。五十里。遠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正。義。王。制。月。令。郊。師。特。正。義。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見正。義。六。年。疏。在。

作願命

願。首曰願。見正。義。臨終出命。故謂之願。願。將去之意也。見周紀。

康王命作冊。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墓。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正義。見。畢。命。作。蔡。仲。之。命。八。十。三。鄭。以。爲。在。蔡。仲。之。命。次。君。與。後。第。一。作。蔡。晉。義。云。孔。以。蔡。晉。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

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相

侯爲相。見正。義。周紀。

呂命

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相。見正。義。周紀。

尚書鄭注卷十

書贊

孔子撰書二字。乃釋文無。尊而命之曰尚書。見尚書序。正。璋璣鈞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見尚書序。蓋言二字。無此。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序正義釋文序錄。見孔。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正。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以虞夏同科。雖處事亦述其。鄭。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見尚書大。武成逸書。建武之際。見武成。後又亡其一。故五十七。文志注。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水經注。水注。引鄭志。張逸問。我。先師。棘子下。生何時人。答云。是。宋。本。作。下。作。子。五。見。後。人。不。知。其。義。王。氏。本。作。棘。下。行。已。久。仍。之。自。世。祖。與。後。漢。衛。買。馬。二。三。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友。見。尚。書。大。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昌。猶。復。疑。惑。未。檢。見。尚。書。大。

尚書鄭注 卷十

九九

尚書鄭注 後序

一

尚書鄭注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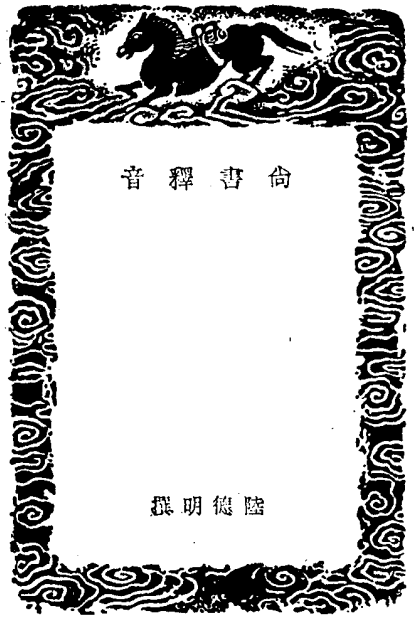
右尚書鄭注。宋王氏應麟采輯。本朝山阜孔君廣林。復加補正。益為十卷。案王氏所錄。傷多遺漏舛謬。時武正義。引多方須夏之子孫注。以疏鑿須暇五年。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注斷于十三年。而王氏并錄其下句。金縢正義引注云。凡藏祕書。藏之于匣。必以金縢其表。此納策于金縢之匣中注也。而錄之金縢序下。鄭君書序別卷。在秦晉後。不宜于金縢無注。直至序乃發調。它若堯典。載龍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云云。三十八字。則以大傳注為書注。答蘇諶。載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柔和云云。百一十九字。則以正義作鄭注。蓋勘省之疏。前賢不免。孔君用其本為主。而別取經疏。史注。水經注。諸書。蒐羅補綴。引而廣之。又案詩禮正義中。候十八篇名。而采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參之以宋書符瑞志。錄尚書中候五卷。其于鄭學。可謂勤而且篤。而有功書傳。尤不淺也。案鄭君遺書。惟毛詩箋。三禮注為原本。其它皆出後人摭摭成編。孔君復集其大成。自周易注而下。總錄一十八種。凡七十一卷。題曰鄭學。頗易注尚書大傳。刻于德州。盧氏。取五經異義。篇首釋廢疾。發墨守鄭志。刻于秀水。王氏。假師武氏。孝經刻于長塘。施氏。論語諸種。刻于郡城。宋氏。惟尚書注。未有鐫本。頭為校勘付梓。而以中候附焉。夫康成之說。多涉東漢。漢緯。稍近于破碎。然囊括大典。網羅衆家。研新解。故發疑正謬。自世而下。莫之能抗也。自子雍。聖證論起。學者往往是王而否鄭。唐代未盡泯滅。故正義通。

尚書鄭注 後序

一

典諸書。尚多徵引。至宋性命之學興。而鄭學益微。至明新建。直謂支離。蓋學鄭康成。不學之徒。以空虛爲事。而司農之書。遂成諸高閣矣。我朝靈古右文。名卿士大夫。鑽研漢學。駁駁乎有基。慮淵嶽之風。北海著作。次第刊行。是編雖鄭鄉之一樹。世有豫章君其人者。必能問津于新安武夷之外。而以高衞爲家法也。時在嘉慶九年六月。張海鵬謹序。





音釋書尚

猷明德臨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景漢謂之女極以水... 高辛帝... 德王五帝之二也... 史官... 索... 反... 訓... 悔... 坦...

秦始皇名政二十六年...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共九篇...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昔也...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用分別...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難乃...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注無... 漢書... 魏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盛音潔作他反音代泰嶓音惟亦作... 潢音澗必人音餘又文云東方謂之潢... 鹽音澗必人音餘又文云東方謂之潢... 包音澗必人音餘又文云東方謂之潢...

徐音勞之弄反音武治直史地物輪及徐粉幹... 作音故音古治反音直史地物輪及徐粉幹... 且音故音古治反音直史地物輪及徐粉幹...

紆音直呂續音絛切韻武華胡北及又岷武中... 餘音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 鐵音澗必人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

又知女反低在太行又如年滄音勝音傾... 及音太華如字又音尾音尾音尾音尾音尾音尾... 漾音太華如字又音尾音尾音尾音尾音尾音尾...

甘音子嗣馬音有國名與周同姓馬云以性之國... 啓音子嗣馬音有國名與周同姓馬云以性之國... 同音子嗣馬音有國名與周同姓馬云以性之國...

五子之歌第三 五人聞仲康其也須音如鏡反本又逸... 豫音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 敗音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又音餘...

商書第九十四篇見存 相音亮湯如字音俗儒以湯為成湯者似非其... 相音亮湯如字音俗儒以湯為成湯者似非其... 而音亮湯如字音俗儒以湯為成湯者似非其...

仲虺之誥第二 仲音仲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 仲音仲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 仲音仲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音虺...

繁 羊九 批 悲里反徐甫里 鋤 仕魚 斂 波我 賜 良  
刑 申之之惡焉 近 附近此反行 下孟 懋 懋 否 吝  
反 王業 上如字 仇 求音 式先 後 胡音 亦  
反 懈 工價 建 中 作忠非 裕 樹反 者 王 或如字 好 問  
報 上 呼 解 鮮 復 暴 潘報 反  
湯 詰 第三  
誕 告 工 毒 罹 力之反 李 亦 荼 音 冤 軒元 謹 遠 戰  
寤 五 故 台 怡 壯 後 非 隸 後 勳 舊音 六 又 力 駁 反 說  
肅 穢 於 發 備 子 念 及 式 也 賁 云 反 後 義 及 徐 扶 煥 呼 亂 樂  
音 俾 必 爾 反 徐 甫 輯 音 集 又 反 力 計 慄 慄 音 傾 于 敏  
路 音 必 爾 反 徐 甫 輯 音 集 又 反 力 計 慄 慄 音 傾 于 敏

伊訓第四  
祀 年也 更曰 歲商曰 祀 音 辭 見 賢 遍 旬 徒 遍 總 音  
少 康 照 以上 時 掌 獲 如 羊 暨 其 斂 斂 必 滿 毫 音  
反 徐 扶 惟 長 丁 文 啡 扶 非 操 七 音 反 哲 作 詰 俾 爾  
反 居 頌 醕 反 甘 巫 淫 樂 浴 解 解 反 破 音 遠  
于 反 及 者 巨 夷 比 毗 志 及 徐 雅 直 利 器 魚 巾 行 去 就  
注 同 反 必 喪 如 字 又 以 爭 讓 之 爭 鑿 反 頤 魚 白 沮 乃 結 隸 計  
反 洋 洋 音 音 徐 費 力 代

大甲上第五  
朝 政 直 也 於 鑄 顧 音 誤 音 是 說 祗 巨 丈 遠 于 万  
監 工 音 辟 必 亦 反 徐 不 音 非 反 徐 先 見 注 同 相 亦  
上 息 昧 音 倭 本 亦 反 越 于 月 反 本 覆 方 反 省  
反 拈 拈 治 活 度 音 虞 度 待 浴 則 中 天 擇 亦 輕 遣 破  
反 義 本 亦 反 後 義 同 近 之 近 今 太 甲 音 令 音 力  
大甲中第六  
關 苦 允 冕 音 胥 息 徐 疆 居 貝 底 之 復 敗 必 遺 反 徐  
縱 子 用 反 鄙 計 孽 魚 列 道 胡 亂 背 音 佩 徐 後 胡 啓  
懋 茂 音 獸 音 獸 於 獸  
大甲下第七

治 直 更 反 注 弗 扶 弗 覆 芳 反  
威 有 德 第八  
誼 徐 而 王 王 同 况 反 下 以 儻 反 子 念 德 行 下 五 衰 殺 色  
反 及 委 微 也 殺 害 也 上 于 餘 反 下 為 德 上 如 字 下 為 德 易  
也 音 小 書 也 為 上 焉 民 同 為 德 上 如 字 下 為 德 易  
以 毀 之 水 之 長 丁 丈 夾 反 子 念 德 行 下 五 衰 殺 色  
反 涉 強 力 相 息 亮 太 戊 甲 子 桑 穀 殺 德 也 朝  
直 道 巫 咸 名 政 之 巫 也 也 也 踰 五 音 反 但 相 息 亮  
那 有 相 縣 也 備 美 反 徐 務 郡

盤庚上第九  
盤 庚 本 又 作 般 治 直 更 反 音 徐 思 怨 紆 萬 盤 庚 勇 王 名  
祖 乙 曾 孫 祖 丁 之 子 不 言 盤 庚 語 何 非 倒 顛 音 感 千 歷 盡  
餘 其 語 也 取 其 誤 而 立 功 故 以 盤 庚 名 篇 顛 音 感 千 歷 盡  
短 從 才 音 葉 五 音 反 台 格 音 各 五 邦 上 音 邦 音 邦 音 邦  
反 如 字 度 音 度 之 林 反 馬 朝 臣 上 直 也 五 報 任 而 爐  
播 波 鐵 音 力 聒 聒 音 治 及 反 及 說 文 音 揚 也 爐 拙 之  
反 音 間 徐 昏 音 昏 本 音 昏 本 音 昏 本 音 昏 本 音 昏  
強 其 文 先 音 奉 雅 音 昏 音 昏 音 昏 音 昏 音 昏 音 昏  
徐 息 儉 九 事 之 人 也 徐 七 漸 反 小 局 音 通 痛 也 相 時 上 息 亮  
鄒 反 許 光 撲 音 上 近 音 靖 馬 云 遲 直 疑 反 徐 任 而 爐  
老 成 人 選 息 音 及 掩 音 亦 數 音 色 王 與 音 音 之 衣

射 食 夜 準 音 必 中 反 丁 仲 侮 云 甫 易 以 致 各 長 丁 丈  
伐 去 下 凡 藏 餘 子 佚 音 度 亦 作 渡  
盤庚中第十  
話 胡 悅 反 馬 云 誕 徐 音 曹 丁 但 反 馬 本 作 造 七 報 反 注  
反 五 云 衰 息 列 鮮 息 徐 音 單 音 同 咎 其 九  
也 志 及 徐 扶 至 共 羣 用 令 力 呈 近 音 音 必 爾 咎 其 九  
反 及 注 及 下 同 共 羣 用 令 力 呈 近 音 音 必 爾 咎 其 九  
反 及 注 及 下 同 共 羣 用 令 力 呈 近 音 音 必 爾 咎 其 九  
反 及 注 及 下 同 共 羣 用 令 力 呈 近 音 音 必 爾 咎 其 九  
反 及 注 及 下 同 共 羣 用 令 力 呈 近 音 音 必 爾 咎 其 九

後 本 又 作 乃 易 以 疏 反 遠 于 萬 反 又 法 分 同 又 賈  
千 載 音 又 義 削 音 氣 反 珍 反 徒 典 易 疏 反 法 同 長 丁 丈  
反 下 通  
盤庚下第十一  
眞 田 薦 朝 直 直 進 腎 時 忍 腸 徐 持 比 毗 志 讓 士 咸 降  
工 卷 反 徐 去 反 先 呂 枅 先 壓 反 治 直 直 史 弔 音 的 或 責 扶  
反 下 江 反 去 反 先 呂 枅 先 壓 反 治 直 直 史 弔 音 的 或 責 扶  
反 下 江 反 去 反 先 呂 枅 先 壓 反 治 直 直 史 弔 音 的 或 責 扶  
反 下 江 反 去 反 先 呂 枅 先 壓 反 治 直 直 史 弔 音 的 或 責 扶  
反 下 江 反 去 反 先 呂 枅 先 壓 反 治 直 直 史 弔 音 的 或 責 扶

說命上第十三  
說 命 上 第 十 三  
亦 朝 張 通 礪 力 山 揖 音 接 徐 瞋 反 莫 通 眩 玄 通 反 呼 聲  
也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 宗 彤 日 第 十 五  
亦 朝 張 通 礪 力 山 揖 音 接 徐 瞋 反 莫 通 眩 玄 通 反 呼 聲  
也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反 廖 勃 音 警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音 景

待洛擊音至本又作參參字原在上

微子第十七

錯七各反少詩照治直直吏沈沈余直配况具反以酒

文文酒酌酌而善當當命反說說文于好呼報允允音度度字

市市周淪淪力尤反喪喪息浪涯涯五佳反出出八送反老老字

莫莫報反遜遜徒困反徐徐徒頓隕隕子細反子子細反隕隕于

見見貫通省省所呻呻扶勿考考反長長丁丈反攘攘反

來來而取竊竊馬云往神神祇天天曰神儀儀許宜全全音辨辨如字

李李作鄭鄭音時時馬斂斂力檢反馬馬力斂斂力治治直吏亟亟如字

也也又力力反本本又懈懈佳齊齊在臣臣漢舊舊云

言言刻刻音馬馬云追追難乃乃且靖靖謂顧顧音

尚書音義上

言刻馬云追難乃且靖謂顧音故徐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and annotatio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微, 錯, 沈, 配, etc.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and annotatio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微, 錯, 沈, 配, etc.

尚書釋音下

唐國子博士纂太子中允釋文

泰誓上第一

周書凡四十一

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切孟津地名惟十有三年春或有

存一年後人看看直直面面冒冒報報市市志志反反

口口胡胡別別孕孕以以恠恠恠恠恠恠恠恠

不不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爭

下下注注同同德德口口德德口口德德口口德德

之之容容切切

泰誓中第二

似似俊俊切切字字語語渴渴苦苦益益切切又又犁犁力力分分切切又又昵昵女女比比

徇徇他他來來切切又又通通布布矣矣配配况况况况况况况况

於於廢廢辟辟必必亦亦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

太太公公望望公公榮榮公公榮榮公公榮榮公公榮榮

天天數數宜宜南南宮宮廷廷及及文文母母謂謂已已十十人人

弓弓許許士士將將士士將將士士將將士士將將士士將將

泰誓下第三

申申今今力力重重直直用用夫夫長長丁丁丈丈已已上上音音下下情情後後取取

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

夫夫車車音音居居名名云云古古者者聲聲如如居居所所以以居居人人也也今今日日車車聲聲近近舍舍

牧誓第四

長長丁丁丈丈步步卒卒切切子子急急貢貢音音士士稱稱又又說說字字徐徐一一音音

名名在在朝朝歌歌南南味味與與上上音音味味與與上上音音味味與與上上音音

死死切切鈇鈇又又作作或或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

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也也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七七亦亦狼狼音音黑黑音音黑黑音音黑黑音音黑黑音音黑黑音音黑黑

也也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武成第五

獸獸音音步步音音步步音音步步音音步步音音步步音音步步

近近附附近近附附近近附附近近附附近近附附

不不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大大王王音音大大王王音音大大王王音音大大王王音音

之之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周周召召音音周周召召音音周周召召音音周周召召音音

之之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債債音音債債音音債債音音債債音音債債音音債債音音

洪範第六

勝勝音音勝勝音音勝勝音音勝勝音音勝勝音音勝勝音音

臨臨音音臨臨音音臨臨音音臨臨音音臨臨音音臨臨音音

因因音音因因音音因因音音因因音音因因音音因因音音

也也強強音音強強音音強強音音強強音音強強音音強強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上上音音上上音音上上音音上上音音上上音音上上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多士第十六

不則如字或從近之近弔音早天謂之早天也...

無逸第十七

好呼報怙音相息亮諛五且嚴如字又魚檢切...

君奭第十八

君奭第... 為保太保... 不說...

蔡仲之命第十九

辟扶亦切... 徒車上才... 圻巨依切...

立政第二十一

立政第... 盡禮丁津忍而鶴準之九級...

周官第二十二

周官第... 還音族徐巡行下孟辟必亦...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第...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顧命第二十四

顧命第... 而治如字... 顧如字...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第...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第...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第...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封如字徐音... 治直吏... 懋音茂... 敷度如字...

立政第二十一... 盡禮丁津忍而鶴準之九級...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顧命第二十四... 而治如字... 顧如字...

錄悅續切本... 辰之復切馬... 莠音莠...

伯相復... 嚮音向... 箴音箴...

齊側音... 被音被... 朝音朝...

君陳第... 君陳陳注禮記云監工術...

齊才細互宅如字馬同徹丑列反徐處昌呂

康王之諧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乘繩證驪力輿壤如

見通及蕃方表朝直道喪反息熱資至盡子忍

美羊及馬戡遺遺唯季反注施以毀無壞性句

男備馬本從此比下為康王之諧又云與願底之復至齊

信馬諸底至熊罷反皮界甫至反王天况反傳

別督木鞠居六脫去光呂

畢命第二十六

治正上直吏反一本作令得上力大師上音恭密

近如字及附度從待及書有上時掌更古行懋拱

九勇仰如字徐治直吏別彼列痺丁但俾必爾沮

反散浸子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倚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滿君牙或作君雅畫胡卦蹈徒報噬市制階陷

齊齊累反勞傷令有反其易反以缺反治直吏

同碎反必示

罔命第二十八

罔亦作罔長詠文怵勸律惕他歷礙五代侍御

如字一僕從才用切注及繩市陵俾必爾更切古衡便

碎亦作碎徐足恭住上射諛徐以昵切女檢切息廉

也亦作近之近道君也瘰故頌

呂刑第二十九

贖下屬老本亦作老毛報度待洛切注同馬詰切一

蚩反之尤有半反馬云少吳鴟尺之及鴟集也義本亦

宛穰穰如羊嬌居表虔其欲劓魚器則徐如椽

丁角照其京麗切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扶云覆芳展及徐詛側助背音約如字又發聞音同

同注腥星之行下孟君帝君宜作星過於葛重直法

同黎力分集音匪又經及履清問詩為清折之政切

鄉王皆音慈種音用殖及承力斷下同祗止而治同

馬云智也為天為天為天為天為天為天為天為天

各反其九聽他經反少詩照長丁文日勤上入實反

天齊于民齊中他經反少詩照長丁文日勤上入實反

作于于度待洛反注同兩造七報切核幸章不應應對

同班才斯惟來馬本亦作來云墨辟婢亦徐徐戶關及六

又云齊遠說俗備以鈴重六兩周官錡重九鈴俗備近是

九類素薰涅乃結刑切謂倍差測加切下同傳云五百

五六三十三鐘三分之一也刑月及五互見通無

借切念并必政數切任刑當丁浪謂上時注同鞠

九六劫反代切玉以做景天相亮切助也治直吏

眾反屬馬

文矣之二十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錫初俱莢交音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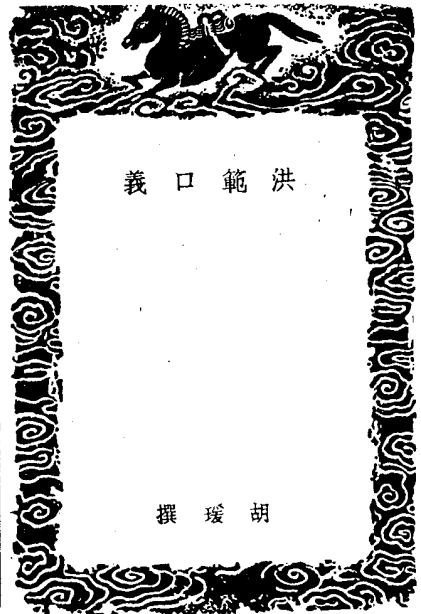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秦穆公伐鄭三十二年

此余影字亦尚書林文也其母葉行影字共士祀唐影





洪範口義

胡瑗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洪範口義一卷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鈔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為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于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者為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遠京房劉向諸

人遂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圖書同異之是辨經義愈不能明瑗生于北宋盛時學問最為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為錫曰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為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註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註經特為精確其要皆屬于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識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傳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為二卷

洪範口義卷上

明倫全書原本 墨海金壺 經部 宋 胡瑗 撰

洪範 夫武王既勝殷受乃立其子武庚為後遂以箕子歸武王於是問以天道箕子陳述天地人之常經聖王治國之大法無出於洪範故作洪範之篇 此篇得入周書者以此篇箕子為武王述大法九類之書故得入周書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此武王訪箕子之年周既受命惟十有三年四月伐紂而歸京師既告武成太平天下武王以箕子大賢遂訪而問

洪範口義卷上

焉故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王乃問而言曰嗚呼箕子欲問箕子而先嘆者所以重之也言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之命又且相助合協其居而便有常生之資定下民之命者或貧或富或貴或賤或天或壽莫非天定之使然也然則既有短長之命又定其貴賤之材而且助合其居使有恒產則如懸稼穡以足食勤蠶桑以有衣使樂歲上可以供給父母下可以畜妻孥子凶年免于死亡莫非天之佑而使然也故曰王乃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言天之定下民固有常道如此我不知常道之次敘者何哉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自此以下至彝倫攸敘是箕子既承武王之問遂為王而言曰我聞往古之時鯀塞洪水亂陳五行之道夫水性罔有不就下者當堯之時水逆行於中國氾濫天下率土咸江河人民為魚鼈故命鯀治之鯀不能順水之性導之通之使歸於江海反障塞而壅遏之如是則何有其成功哉故禮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是也鯀既陞洪水是亂五行之道故曰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洪範口義卷上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帝謂堯也堯見鯀陞洪水亂陳五行之道於是震動而忿怒乃不與大法九章此常道所以然則謂之不與者如何夫陞洪水亂五行之道不能行帝堯洪範九疇之義則堯不與之也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夫鯀以無功而為逐之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是也禹為人子其父不成功不可不絕而終之書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鯀以殛而死禹繼父而興也故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口義卷上

天帝稱之者尊貴之也夫禹既興起則反乎父業之所為乃導江浚川水患大息堯善禹治水之故乃與禹大法九章此常道所以然則水患既下百穀既登天地無不得其成平故虞書曰地平天成也然則亦謂之與者又何如哉亦以其導江浚川順水之性能行夫帝堯洪範九疇之義則是帝堯與之也 初一日五行 自此以下至於威用六極箕子總陳九疇之名以說九章次敘之事也五行者即謂水火木金土是也夫有天地然後有陰陽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有五行然後有萬物是則五行者天地之子萬物之母也然謂之行者以其斡旋天地之子萬物之母也謂之行夫人既稟五行之氣而生亦由逆五行之氣而死聲音乎是氣味乎是性乎是色乎是舉天下之萬類未有不由於五行而出是則五行豈不大乎故五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象著其聲彰其色為其物各以類而推之則可見矣所謂數者何即天地之生成數天奇地偶日月星辰星辰次歲時歷氣律呂損益是也所謂性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是也所謂氣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涼寒燥是也所謂味者酸鹹辛苦甘是也所謂象者朽腐腥膻香是也所謂聲者宮商角徵羽是也所謂色者青赤白黑黃是也所謂物者介蟲鱗蟲裸蟲羽蟲毛蟲是

地之子萬物之母也謂之行夫人既稟五行之氣而生亦由逆五行之氣而死聲音乎是氣味乎是性乎是色乎是舉天下之萬類未有不由於五行而出是則五行豈不大乎故五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象著其聲彰其色為其物各以類而推之則可見矣所謂數者何即天地之生成數天奇地偶日月星辰星辰次歲時歷氣律呂損益是也所謂性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是也所謂氣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涼寒燥是也所謂味者酸鹹辛苦甘是也所謂象者朽腐腥膻香是也所謂聲者宮商角徵羽是也所謂色者青赤白黑黃是也所謂物者介蟲鱗蟲裸蟲羽蟲毛蟲是

也在人則爲五事若居五福之世則其數弗乘其性不悖其氣不愆其味不變其臭不亂其聲不謬其色不異其氣不悖其順其常若居六極之世則皆逆其常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起則妖生各以其類而推之亦可見也故五行者聖人爲國之大端萬類之所祖出而冠於九疇故曰初一曰五行然而不言用者蓋以五行幹旋二儀之氣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豈聖人所用治國之物乎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漢書五行志作敬用五事備書五行志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貌者萬民所瞻仰言則爲命令萬民之所聽視不明則及邪聽不聰則容恣思不審則失謀

此五者聖人治國之大本檢身之常法也其可不敬而後用之乎故五事謹則長與慢則取亡然次之於五行之後者以五行陳天地之德而五事者人君之所爲人君蓋體天而御邦故以次於五行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八政者謂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實師是也食以勸播種貸以通有無祀以事鬼神司空以均土地司徒以行政教司寇以正賞罰實以明禮師以立威此八者皆國家所急之政則當厚用之政乃和平繼於五事者以人君既嚴五事以當國然後議民以八政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漢書五行志作協用五紀其師古曰五紀者歲月日星辰歷數也歲有四時月有晦朔日有甲乙星有運行躔次作爲歷數以節之也夫聖人仰以觀天俯以察地南面而聽天下將欲三光全寒暑平百穀登四時敘未有不用五紀而調和之然此五紀繼於八政之後聖人爲政未有不得於天時者故用五紀而協和之所以次八政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言聖人之治天下建立萬事當用大中之道所謂道者何哉即無偏無黨無偏無傾無有作好違王之過無有作惡違王之路是也下文備詳使天下賢者則不過愚則及之平不然蕩蕩然而使民無傾危之過者

洪範口義 卷上

皇極之義也故一門之內得其中則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朝廷之內得其中則君義臣忠四海無淫朋之人一鄉一黨則無遺親此皇極之道行也故皇極行則五行不相侵五事不相徇八政以之成五紀以之明三德以之平下筮以之盡庶徵以之順五福來臻六極不至矣然皇極獨不言數者何也蓋皇極者萬事之所祖無所不利故不言數也以此觀之包括九疇總兼萬事未有不本於皇極而行也故處於中焉

次六曰又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又用三德顏師古曰又用三德者內則得之於心外則得其理故謂之德德有三者即正直剛柔是也世之平康則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悍不順則用剛德治之世之和順則用柔德治之此三德者聖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執中無權猶執一故用三德者所以隨宜制民一歸安寧之極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故曰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稽考也聖人有疑事必用考疑之物決而明之即下文謂擇建立下筮之人而命之曰兩曰審曰蒙曰肆之類是也然卜筮以決疑厥定猶豫無出於此故聖人凡舉一事發一政若有疑于心者必用卜筮以決之故卜筮得爲決疑之物然則聖人果有疑乎曰無也既無其疑何用其卜哉夫聖人至聰明也至周盡也故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曰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則又何疑乎哉猶謂之考疑者何也即見聖人不專任其斷而思慮天下同之也故下文謂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卿士從庶人從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然後見聖人無過舉故上文能又用三德以適變此然後明于考稽而與衆定之故曰次七曰明用稽疑以疑事不一故不言數

次八曰念用庶徵庶徵者即謂休徵五咎徵五統而稱之故曰庶徵君能與衆同欲君臣上下無相奪倫四方萬國莫不寧謐故五行

洪範口義 卷上

爲之送性天地爲之昭感則休徵則爲而不致故休徵之實有五曰雨曰暘曰燠曰暵曰風是也休徵至則五者皆順其時五者各得其敘而爲五事之應也故曰爾時雨順之也又時暘順之也時燠順之也時暵順之也時風順之也此蓋和氣之所感召也若君不能與衆同欲君子小人各反乎所爲遠近大小同有寧謐則五行爲之失性二儀爲之愆和如此則咎徵胡爲而不至哉故咎徵至則五者不順其時不得其敘則爲咎五事之應也恒雨順之貌之狂也恒暘順之言之僭也恒燠順之視之豫也恒風順之聽之惑也恒風順之思之蒙也此皆逆氣之所感召也以此衆徵莫不本人君之感召召王者作一事必

念一事之應行一政必念一政之報事謹則休徵至焉事悖則咎徵至焉人君敢不恭承天而敬於御國乎故曰次八曰念用庶徵然此次於稽疑之後者夫龜筮共六從於人神明齊契其道則庶徵莫不至故次於稽疑也不言數者蓋休咎總而言之也

次九曰罰用五福威用六極漢書五行志作次九曰罰用五福威用六極洪範作罰用六極

五福即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是也六極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是也懲勸也成畏也以五福者天下之民所共欲故王者用是五福之道勸民慕而歸之以趨於治也六極者天下之民所共惡也王者用是六極之道威民畏而懼之以避其亂焉是五福六極真非聖人用人以爲天下之教故曰次九曰罰用五福威用六極然次於九疇之末者何也首陳五行是聖人法天地以爲德漸次爲始天時順而休徵至則五行皆得其性矣庶徵即敘則政教之成敗著焉故舜倫敘而政教成則五福之道彰彝倫敘而政教悖則六極之報應五福者君子之吉成德也六極者人

道之窮也如是則王道終始斯可見矣故因而終於九疇焉注以爲天以五福六極綱動威阻於人則不然矣按下文建用皇極曰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復注云敘是五福之道以爲敘用布於衆民以慕之以綱威而言則曰天以皇極而言則曰教何義之異也以五福六極民各有命

洪範口義 卷上

非人力之使然故稱天以皇極錫於民者君也故稱教前  
言乎天不繫乎教後言乎教不繫乎天是亦依文而解之  
非達其所以為教也然則五福六極果天使然耶若使然  
耶曰君使然者存乎教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是也天使然者存乎命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  
也言乎命一人之私也言乎教天下之公也洪範九疇何  
嘗以私言哉然則謂非天之勅威非天之沮果誰歟曰君  
也何以知乎夫九疇之類惟五行不言用蓋為天所任非  
人君所用為教也餘八者皆言用蓋人君所用為教也故  
王者用五福則民勸而歸治焉用六極則民畏而避亂焉  
是福極者治亂之大本也故人備五福者全福之人也人  
備六極者窮極之人也其次則福極難得之不可定矣夫  
人既壽既富既康既寧既考終命其間凶惡備弱者有之矣  
既好德而凶短折者有之矣疾憂貧者有之矣然惟好德  
者雖憂雖貧雖凶短折不害為君子惡而弱者雖富雖壽  
雖康寧雖考終命不免為小人各以稟受而得之者命也  
非教也命有定分教隨變化故聖人言教不言命也安國  
之傳何失之遠哉然此福極別而言之者何也夫五福六  
極切於教化故折而言也且五行者萬事之本故首於九  
疇八事得則福八事失則極故以福極終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自此以下至終篇皆是箕子歷說九疇之名廣說九疇之

義此初一日五行至稼穡作甘說五行之一節一曰水至  
五曰土解五行之名也夫潤萬物莫如水燥萬物莫如火  
木可揉而曲直金可范而成器土則兼載四者而生殖其  
中也故人之飲食必待水火而烹飪宮室必待金木而斲  
樸土稼穡之利欲百穀之生未有不在于土也故五行萬  
物人用之由出也聖人豈不修之哉故傳曰天生五材人  
並用之是也然則一曰水五曰土者何也此以生數成數  
言之也按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  
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陰陽各有匹偶

而數而成焉謂之成數故五行始於水終之於土是其義  
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自此至作甘皆說五行之性順其勢而行各有不同也夫  
水之性無有不潤下火之性無有不炎上故水之性決之  
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引之穴坎之間則莫不盈積是  
則水之性可見矣燥萬物而升上者莫如火之性故易乾  
卦曰水流濕火就燥類相感也故聖人之治天下若能順  
五行之性修其水德導達溝瀆治河渠號令不違其時  
水性無有壅遏如是則潤下矣治之三載而功成者水潤  
下故也故舜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洪範口義卷上

二〇

功若其河渠不通溝瀆不浚政教違時水行不由其道者  
是水不潤下矣故堯有洪水氾濫中國禹能下矣鯀之所  
以治洪水九載功用弗成者水不潤下故也聖人能順五  
行之性而修火德鼓鑄有時焚萊有節號令當火政修如  
是則火炎上矣故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  
中是也若其焚萊不時鼓鑄無節火官廢火政墮則災宮  
館災宗廟此火不炎上也鄭鑄刑鼎後乃有災亂火不炎  
上故也故潤下炎上皆性之自然也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此亦自然之性也木可揉而為曲直方圓故為之相其方  
則中矩圓則中規直則中矢方則中輿又圓中輪曲中鈞  
惟矯之何如爾荀子曰木之杓者必待櫟栝孫矯然後直  
又曰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揉使之然也是曲直者木之性也人君順五行之性修其  
木德營建宮室不奪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若是則木順其曲直矣若用民力奪農時斬不時之材供  
非度之用如此則木不曲直矣從革者以金性雖至剛亦  
隨鼓鑄而變故鎔之則流形范之則成器利可以為劍戟  
銳可以為戈矛惟鎔鑄之如何耳故董仲舒曰金之在鎔  
惟冶者之所鑄故能變革者豈非金之性哉故人君能順  
五行之性而修其金德兵典以法師出以時持旄仗鉞臨  
職善士足以抗威武而誅叛逆此之謂金從革矣則如周

洪範口義卷上

二一

有牧野之命湯有南巢之兵是也若其師出論時兵興無  
法好攻戰之事輕百姓之命以致殺人滿野傷人盈城如  
此則金不從革矣故古之秦皇黜武漢之孝武窮兵是也  
土爰稼穡

爰於也始種而生謂之稼穡將斂而成謂之穡土持萬物載  
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舍厚於下者也故春耕之百  
穀然後生秋斂之百穀然後成土之性厚待於稼穡然後  
見其性也惟聖人能修五行之德順其土性陋宮室省臺  
樹闢土地之事勤耕斂之業不奪農時而深耕易耨乃土  
爰稼穡矣故禹卑宮室堯有土階而民厚生者此也若其  
侈宮室華臺榭離宮廣闕別館開國多苦役之事野無  
加闢之田如此則不稼穡矣故秦築阿房漢罷路臺何興  
亡之異也

潤下作鹹  
此說五行之味也水性不甘由浸漬於地發味而為鹹月  
令云其味鹹是也

炎上作苦  
火本炎上焚物則焦夫氣既焦則味發而為苦月令云其  
味苦是也

曲直作酸  
木之結實者味成酸月令云其味酸是也  
從革作辛

洪範口義卷上

二二

金就鑄鑄即有腥氣非苦非酸而近於辛者金之味月令  
云其味辛是也  
稼穡作甘  
百穀之味甘可知矣然百穀本由土地而生也甘者實為  
土味月令云其味甘是也所引月令之文者皆五行所屬  
之月而味之屬也  
二五事一曰貌  
自此以下至春作聖皆說五事之節也貌者即謂威儀容  
貌人可觀望者皆謂之貌此分解五事之名  
二曰言  
凡有號令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從者王者之言也

三曰視

夫善觀人者觀其情情得則人斯見矣

四曰聽

夫納芻蕘之言來廊廟之語而求天下之情者未有不自君耳聽之

五曰思

夫天下茫茫萬事籍籍神而明之研思極慮然而首曰貌而終曰思者何夫民之先見者君之貌次而稟受者君之言視不待號召而神化言必有戒諭而順從思者包括四事一本於心矣

貌曰恭

洪範口義卷上

二六

此一節言王者必須持謹五事夫君之貌為人所觀仰則必端嚴恭莊而後民望而畏之故行步有佩玉之聲登車有和鸞之節錯衡養日蘭蕙養鼻在田獵而有三驅之制在飲食而有饗獻之禮出入有節動靜有時凡舉一事未有不由禮而行之如是則貌曰恭矣若其起居無時行步無節馳騁田獵喪禮儀如是則貌不恭矣故王者之貌必須恭敬者也

言曰從

夫君有言則四海皆仰而聽之是故雖在巖廊之上言出而可行雖在九重之內出而可從使民有時用民有節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如此則言乃可從矣若其政教

二三號令反覆功者未必賞罪者未必罰使萬民也不永安而欲逸戒百官也惟朝定而夕移若是則君之出言而豈有從者哉故必須至當也

視曰明

夫王者將欲觀人情則粉華盛麗不可聞也淫哇柔曼不可蔽也分別賢佞殊異適庶官人有序舊章不迷如此則視之為明矣若其眩色悅聲信語放賢亂其適庶不肖與賢者淆混如此則視不明矣故王者之視必明而後可聽曰聰

夫十室之邑有邪有正況四海之內有佞有賢訪芻蕘有廟廟之語而恭有欺天之言苟非人君躬往續之蕃舉未

洪範口義卷上

二七

進之賢可謂耳之不聰也故堯命能作納言而不使讒說發行得耳聰之道也若其親賢倖遠忠良如此則正士退讓夫與此率耳之不聰也

思曰睿

思者深微之義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萬幾之叢庶政之至煩未有不思而得也朝不暇食所以慮之夜不安寢所以思之利於民則行之益於國則行之思深則事當事當則可久矣此聖人所以思慮至深微也若其思之不深慮之不遠雖苟取一時之利益無後世之患乎恭作肅

前文既定貌曰恭以下五事皆由一人之身五事當可以成天下之化君貌恭天下皆知其所敬故近則臣敬之遠則民敬之由乎一國達乎四海天下莫不敬上者君恭德使之然也

從作文

夫言既可從則政教有一定之制天下無反汗之號言出則天下莫不從風而起治矣然則四海百官皆從聽而為治也中庸曰言而世為天下法是也

明可如矣

夫君視既明貌恭心很則不能容於國堯言桀行則不能留於朝惟賢德是用惟邪佞是除若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苟非至明何以能取人若是故唐虞命羣臣而登於朝放四凶而流於野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夫君耳既聰則能立事故來廟堂之語納芻蕘之言良器碩策日聞於朝深規極諫日達於耳若是則何患不能謀天下之事哉能成天下之謀者惟在君之聰爾

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夫君之所以治天下之務思慮之深則無有不通矣政無大小能通之也情無昭隱皆見之也舉天下之天下四海之遠人所及者莫不遍於耳雖天地

鬼神亦能通之也中庸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則聖可知矣

三八政一曰食

自此以下至八曰師皆說八政之目也食者即嘉穀可食之類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為本故墾井耕田勸農而授業使民無遊手而人皆種作於田畝所謂倉廩實然後語榮辱之分衣食足然後議廉恥之事故堯命四子而節授時候舜命后稷而播時百穀皆為此也

二曰貨

貨者即布帛可衣之類也夫古之聖王治天下既不欲一民之餓又不欲一人之寒於是瓊樹桑勸蠶繭力租糶

洪範口義卷上

三三

勤織紉女無業室無停機如此則通貨之道也故易曰日中為市聚天下之民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斯邦厚民富之道也

三曰祀

上郊天所以答陽功下祀地所以報陰道享宗廟所以奉先祖昭孝心示民有尊也又且內有禮風之事外有山川之舉以至門戶窻邸陵原廟皆有其祭者是聖人之廣極其敬而有所尊也於是蓋其簠簋陳其饔豆薦其黍稷饋其牢醴外盡備物內竭至誠如此則鬼神幽明不享哉故祭祀所以為教本禮曰使民不忘本此之謂也

四曰司空

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民人之衆生齒之繁欲安其土而不遷教其業而阜盛何以至哉故王者立司空之為此責也土壤有肥瘠此辨之也地居有上下此相之也故禮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又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其司空之任也

五曰司徒

夫民既有棟宇以避燥濕有衣食以禦饑寒然則教化不行禮義不著何以成至治之道故司徒之官所以教也父之未義者教之以義母之未慈者教之以慈兄與兄則言友弟與弟則言恭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夫能教此五者則天下莫不社稷之行而臻康讓之域也司徒之教

洪範口義卷上

三三

使然矣故書云製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撥萬民皆責於司徒也

六曰司寇

夫聖人之治天下雖欲以仁愛之道行化其間有姦猾則奈何故大則四夷之不賓小則

夫肆逆頑臣姦驕若是則如何制哉故司寇者所以爲禦寇之官也周禮曰司寇詰刑國刑百官又周官曰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乃堂嚴邦法修度天威小大之刑無有不正所以討天下之亂臣賊子無非繫於司寇之官也

皆其責矣

七日賓

夫聖人既不能獨治必建賢諸侯所以爲王室之輔也然則分茅授土何以得其歡心哉故限之朝覲之禮分之會

同之事爲之享燕之節設其委積之事始來也有却其之禮示懲勸之意也及其遠則有餼送之道致丁寧也若此則四海之內凡爾諸侯烏有不親睦哉振鷲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此周家之客其親睦也可知矣故人主治天下當延其賓客也

八曰師

師者師保之師也夫能採天下之術論聖人之道王者北面而尊師則有不召之師師之猶言法也禮義所從出也道德以爲法也故王者有疑則就而問焉謀而有成言而

可行率能備王者之疑輔人主以道故湯學伊尹而商祚所以興成王事周公而姬邦所以昌武王之聖尚有呂望

之請明帝之盛亦有桓榮之尊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師而後興也故傳曰國將興尊師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

惟其師故師者天下之根本也然八政之次首曰食而終曰師者何也夫食者萬民之命也一日而不可闕故居其首焉有食必有衣故貨居二焉食貨充盈莫不由明靈祐

之故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禮所以居其三也雖有養身之具必有安身之居司空王民主故教之於

四也雖有安民之道非禮義不能立故司徒教之居於五也教之不能人不能無小人之行者故司寇王刑詰之居

於六也姦猾既去則天下皆相親遠域來朝則賓禮待之

居其七也夫然行七者之事未有不決於師明其義達其

禮教而行之所以終於八也

四五紀一曰歲

此說五紀之一節也歲有四時春夏秋冬以推移天地之

氣是也

二曰月

自朔至晦是爲一月每歲十有二月是也

三曰日

自甲至癸凡有一日此之謂日也

四曰星辰

二十八宿分見於四方日月相會之次謂之星辰之猶言

時也專以正時候之節也

五曰歷數

歷者陰陽之紀歷數則謂紀周天三百六十度夫一歲之

間日月之推移星辰之運轉聖人作爲之歷紀其運行伏

見之事可以調一歲之氣而節授人時使人東作西成南

說朔易不愆耕鑿之候以承天地之和歷數明之致也故

堯則命四子舜則在璇璣而寒暑平四時均謂之正也得

五紀之效也然而首曰歲終曰歷者歲可統月月可統日

星辰運行在天歷數者所以紀四者而正一歲之候也然

於六也姦猾既去則天下皆相親遠域來朝則賓禮待之居其七也夫然行七者之事未有不決於師明其義達其禮教而行之所以終於八也

四五紀一曰歲

此說五紀之一節也歲有四時春夏秋冬以推移天地之氣是也

二曰月

自朔至晦是爲一月每歲十有二月是也

三曰日

自甲至癸凡有一日此之謂日也

四曰星辰

二十八宿分見於四方日月相會之次謂之星辰之猶言

時也專以正時候之節也

五曰歷數

歷者陰陽之紀歷數則謂紀周天三百六十度夫一歲之

間日月之推移星辰之運轉聖人作爲之歷紀其運行伏

見之事可以調一歲之氣而節授人時使人東作西成南

說朔易不愆耕鑿之候以承天地之和歷數明之致也故

堯則命四子舜則在璇璣而寒暑平四時均謂之正也得

五紀之效也然而首曰歲終曰歷者歲可統月月可統日

星辰運行在天歷數者所以紀四者而正一歲之候也然

則皆謂之紀者括陰陽之運行爲天地之大化故皆言紀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自此而下至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箕子廣皇極

之義也以大中之道至深聖人之教至廣故箕子總勸丁

寧而備言之皇大極中也自聖人治天下當大上其大中

之道而後可然則謂之中道者如何夫王者由五常之性

取中而後行者也剛則不暴柔則不懦賢則不過愚者亦

能及推而施諸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能由而行之者聖

人之中道也故記曰從容中道又語曰允執厥中是也然

則謂之大者何哉無極之辭也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

四海之大將欲敘彝倫之法行九疇之義上則際乎天下

則接乎地舉天地覆轉之義莫不臻坦蕩之風也非聖人

廣大無極極而行何施而後可哉

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庶民敷傳二字古通用

夫聖人既能由大中之道然化天下之民如何致哉故人

君敘時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於民使慕而勸之五福生

於五事五事皆謹則五福樂而歸之夫福既有可驗之迹

故聖人敘此可致五福之道使民慕而歸之則行善者得

其福不善者不得其福故樂其業則爲富遂其生則爲壽

知廉恥則爲好德無疾愛則爲康寧不爲非僻而不墮於

刑戮則爲考終命矣惟行善者可以語此五福之道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夫君既有五福之教衆民皆勸其心仰慕教化皆就其君

酌取中道而行之既能行之朝廷莫不同風遠邇以之一

化皆與君安於中道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夫民既蒙君之教化皆安處於中道如是則天下之人何

有淫佚乎則使過度而失中者朋黨而構怨者阿比而爲

邪者皆修大中之道而行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夫中道既行之後淫朋者不作阿黨者不爲是則足以驅

小人之行而循君子之途故衆民之間有所謀足以與天

下之事有所爲足以與天下之功有所守不變君子之節

洪範口義卷下

洪範口義卷下

洪範口義卷下

汝則當念之於是與之高俯加之厚祿所以然者以勸人趨於中道也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  
雖然爵者以勸中人之道也若其間亦有智慮未深服教化未甚悟不能盡合於中道者雖不合於中道亦不至墮於大惡汝則無所極受之待其修飾於是進用所以然者聖人不欲遽絕乎人待民于大中之域如此則道之甚大也

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然則勸人之法不可驕慢也不可傲易也又當和汝之辭氣安汝之顏色以待於人若能改其則行克新厥心而乃曰我今所好者德爾如此則可以入大中之域也汝當以爵祿報之矣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凡素不能行中道者則君勸之以至於中道素非君子者則勸之皆為君子皆由勸導之甚厚故若此之人率然盡納於大中之道思棄其偏諛之行也

無虐愛獨而與高明  
崇獨者則是無兄弟無子無孫獨之人高明者則是有權有位寵盛之人人情之中附之者眾也在聖人之心則不然矣雖有寵盛未嘗暴虐也雖有權位未嘗畏懼也故不虐獨寡則天下無窮民不懼權位則天下無窮臣苟非聖

人節以中道胡能若是哉  
人之有能為使蓋其行而刑其言

此又言用臣之法若人之有能為有能謂才能之人也有為謂典為之士也有才能足以經綸國家之政幹整國家之事有棟隆之任無覆餗之凶者才能之人也有典為者則能與國家之大利除國家之大害當百世之策立千古之功者有為之士也夫然有能為有為之人人君當備爵祿以教厲其節修進其行如此則國乃取其自盛之道蓋人有所勸則不墮其後效廣得人則可樹太平之基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報  
此又言馭臣之法也夫正直之人既以爵祿任之又當以

善道接之爵所以馭其貴也祿所以馭其富也爵祿者固臣之有也然則既有爵祿之道又必當推心以任之言聽計從溫顏改容推誠屈體內既盡其信外又盡其禮如此則恩義充浹惡有不得天下之心者哉若其雖有爵祿以貴其已奉其身然而言色不溫誠既不厚禮亦不充如此則大馬高其臣也惡有天下之士而首就大馬之恩哉故君能盡其待臣之道臣下所以感恩竭力進謀樹勳可以固於磐石矣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報

夫臣之在位既優之以高爵又接之以善道如此則感恩戴德進謀樹勳有好善於國家者眾矣若其人之在位推誠不甚專待之不甚厚禮遇薄恩義衰微言未必行計未必用如此則皆將奮衣而去安能久處於朝廷哉故曰汝不能使正直之人好善于國家其人若被罪而去殊不知待之無素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夫無好德者即是行之惡者也行之惡者外則險賊其行內則脂草其心惟嫉媚其忠良不願人之治理其行之惡者君屏棄之可也故舜流四凶而海內悅服者是也若其行之惡者汝反與之爵祿置之朝廷則是奸邪比黨善良退閒其君臣願問一日之治不可得也此皆用惡行以敗汝善道何以任哉言勸善則可以享天下之治不用惡則

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此又言王者行大中之體也偏之言私也陂之言曲也夫聖入中天下而立四海一也也萬民一情也近何殊也遠何異也故欣然莫不如赤子而視之者聖人之情同也然則又何偏為一人而有厚薄曲為一人而有愛憎故不敢偏私不敢陂曲一循先王正義而行蓋先王者亦以此而有天下未嘗偏也未嘗曲也

夫好者天下所同好也惡者天下所同惡也故今有道義之人君子之行行之善者也何人不好之而王者好之同

天下之所好也有暴慢之人小人之行行之惡者也何人不惡之而王者惡之同天下之所惡也夫好既同天下之所好則有賢必登有善必進位之高爵食之厚祿天下胡為而不勸哉記曰君子不賞而民勸是也惡既同天下之所惡則有惡必誅有罪必去加之刑典置之海隅天下胡為而不畏哉記曰不怒而民威是也聖人能均其好惡酌中道而治天下如此也若或好非天下之所公好則愛者未必有善賞者未必有功仲己之私而不與眾同則天下之人何有勸者矣若惡非天下之所公惡則所誅者未必有罪所去者未必有惡若此則天下之人何有畏者矣賞罰既不公畏勸不行天下胡由而治哉故王者不敢私其所好不敢私其所惡一遵於先王道路而行其得中道可知矣既得中道惡有不治者哉

夫聖人既無一人之私欲亦無一人之阿黨又且好惡一同於天下則王者之治道何偏何黨乎是皆蕩蕩而通達於四隅矣平平不偏之義也夫既無自私之意而無所黨亦不為物所累而有所偏如此則王道莫不平平然坦平矣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反則反覆之義側則傾側之義夫王者既由中道而行無反覆于中道者亦無欲危於中道者則王者之道莫不一

歸於正直則是無毫髮之偏也正直則為聖人大中之道矣

夫王者既無所私邪去其所阿黨所履者一歸於正所守者一歸於直以四海為一家以萬民為一人其情則天下同也舉萬事而無有過者無有不及者是聖人會合大中之道而後行之聖人非要中道於一身蓋所為天下之教也故天下之人既仰觀君子之法則眾受君子之教化為人子為人父為兄為弟為僚友者閭門之內朝廷之上者由乎一國達乎四海致乎天下舉天下之人莫不納於君子之途者由上會合而行之也

夫王者既有極歸其有極

夫王者既有極歸其有極

夫王者既有極歸其有極

夫王者既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教言是舜是訓于帝其訓宋世家作  
 曰者大其皇極之義而言之皇極之教言是舜是訓者言  
 聖人立大中之道於是布之為言擴而為教是為治國  
 之常法使民可以應而行之于帝其訓者天且順而況於  
 人乎天順之者即如行皇極則全五福之道獲美驗之應  
 況於人乎皇極行則人莫不蓋其小人之行而願納諸君  
 子之途則是皇極大矣  
 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又言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之賁夫民承教化  
 之後而亦有中和之心凡其眾民之心所出之言言大中  
 之道信可奉順而行之竭誠而為之登除頑鄙之性願躋

君子之域以附近天子光輝之盛德則可知所以然者見  
 上行而下效君唱而民隨言身能唱率大中之道然後可  
 以感天下之心成皇極之風教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以皇極之終又大其皇極之義見人君不可不務之意  
 夫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於是命其君而司牧之民不  
 能自衣君為勸其蠶而使衣民不能自食君為勸其耕而  
 使食民不能自安君為督棟宇以居之民不知仁義君為  
 設庠序以教之是天子之於兆民不啻若父母之於赤子  
 恩愛之甚也然則天子既為民父母以為天下之所歸往  
 如何而治舍皇極之道不可也故大中之道行天下無叛

道之士四海無違教之民皆知禮義皆為君子也皇極之  
 道廢則天下未必皆康四海未必皆安人黨偏者有之人  
 怨曠者有之以是觀之欲一民無不得其所欲一物無不  
 受其賜舍中道何以哉故堯舜以此道而能為二帝禹湯  
 以此道而能為三王周公思兼三王致成王於有道孔子  
 不得其位則考之於六經不得志者則以卷懷於一身  
 得志者則可以擴充於天下夫欲極天地之彝倫治國家  
 之大法而將登太平之域者惟用皇極而後可  
 六三德一曰正直  
 此極言正直無阿邪之義故聖人所謂中道也  
 二曰剛克

至剛之德然後能斷  
 三曰柔克  
 凡為和柔者亦能治事正中道也剛過則剛柔過則柔三  
 者當隨時制宜而行也  
 平康正直  
 此又言三德各有所宜之民而平安既無傾欹之事亦無  
 反側之慮彼既中道而行己者則以中道而治之也  
 彊弗友剛克  
 若民之有強悍不順大則諸侯之不賓四夷之不臣小則  
 姦宄矯詐恃德慢禮非可和顏悅色而論之也必須以過  
 剛之德而治之大則甲兵小則鞭撻皆為治彊禦惡之道  
 也故曰彊弗友剛克

變友柔克  
 變和也若民之行為和順者人君當以和順而接之屈體  
 以下之彼既過恭而順於己則安得不過禮而待之哉  
 沈潛醇克宋世家作  
 沈深潛藏也前既述聖人之三德此又恐未盡剛柔之宜  
 故重言以戒之夫聖人之剛德不可盡見於外則必深藏  
 於內但其犯者然後發見且若有所不賓之諸侯有所不  
 臣之四夷頑嚚姦宄悖亂紀綱君然後大則致其誅討出  
 則利其甲兵所以征姦猾而節暴亂也如此則海內罔有  
 不肅不戢者此得用剛之道也若其人君惟好傷人肌膚

殘民性命誇示威嚴暴虐剛德用刑無度出兵無時如此  
 則非所以禦暴之道而自賊之木也故蒙卦曰不利為寇  
 利用禦寇者用剛深戒也  
 高明柔克  
 夫聖人既有柔順之德不可深潛蘊蓄必顯明於外而行  
 之發於面盎於背形於動靜著於四體俱常恭謹則天下  
 之人敬之俱常謙和則天下之人懷之不待刑罰而民自  
 畏不待鈇鉞而民自戒此柔德之所致也故深藏剛德於  
 內則天下之人無不畏之大明柔德於外則天下之人無  
 不愛之在泰之家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斯君子之  
 道也若夫高明其剛沈潛其柔若此則內陰而外陽內柔

而外剛則是小人之道也以此觀之剛柔之道人君不可  
 不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  
 福實也成罰也玉食珍食也謂玉為珍以至珍惟金玉耳  
 故玉食為珍食也前既言彊弗友剛克則彊暴弗順者以  
 剛克之此以下言大臣有專威福者不可不誅也夫貴者  
 所以為天下勸善也威者所以為天下誅惡也盛德天子  
 所宜有也夫此三者天子之用何人臣可得為哉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傾僻民用僭忒  
 夫臣佐君而為治者故君唱則臣和君動則臣隨以至凡

出一號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後為者也故賞罰  
 盛德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為之為臣者何有專盛德  
 賞罰之禮哉故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若其臣心僭險竊  
 弄君權有作威福王食者豈惟肆惡于汝家亦將禍及于  
 汝國矣夫大臣既為此行則小臣觀之能不危側而頹僻  
 則天下之人孰不僭差而離于中道哉若大臣不道則亡  
 家亂國喪天下者未有不由此而致也然三德本以治天  
 下之民而自持以眾民之中若有強禦之人弗友順者且  
 為克也以大臣柄君之權享其重位密邇天子一有不注  
 則如何而制之或專賞罰或王食者有其一行則必誅之  
 若誅之不速則漢之莽卓皆由此致也故易曰辨之不早

辨也其此之謂乎以此觀之則大臣不可不防特言之者  
 以為萬世之警戒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夫聖人有大疑非至神之物不可決之于是灼龜以為卜  
 揲著以為筮故卜筮者所以決疑于天下四海之猶豫也  
 然則灼龜以為卜揲著以為筮非通曉孰能之是以必選  
 賢能通其卜筮之人以建立之  
 乃命卜筮  
 既擇有才之人為卜筮之官因命之以卜筮之事  
 曰兩曰筮宋世家作  
 此即卜筮之事也灼龜之兆其種有五兆者即是以火灼

龜而其分拆者為兆其兆文有兩飛而淋流者曰兩其兆

又若兩而舒者曰若也

其氣蒙昧而連滑者曰蒙

其氣正氣引離成法作

其氣絡繹而不連屬者曰辟

曰克

其文交相往來而相參錯者曰克

曰貞曰悔

此乃筮卦之法始擇而定則為內卦因而重之故為外卦

是卦體本是內起故謂之貞因而有所終故謂之悔取晦

終之義也

凡七下五占用二衍式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

謂筮也內卦卦本此處與夫卜以火灼龜著以揲為筮

二者之事又以推衍其義而知差忒然後吉凶可以辨

福可以知也既立知卜筮之人而因命卜筮之事故卜

揲著皆取三次而驗之若一人言凶而二人言吉則從二

者之吉違一人之凶也若二人言凶而一人言吉則從二

者之凶違一人之吉也蓋卜筮事大故取其眾而驗吉凶

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又言將求卜筮必先斷之心諮於臣謀於民次與卜筮

相合之意夫君有大疑惟是立君選國平治危亂征討不

臣國之大事猶豫不決必求眾志以決之然則謀及其心

則思慮之淵而為典事之主味有不先果決之也然雖已

決而未可行又諮之於卿士之官以卿士者惟其才智之

人為之然而諮之既畢猶未為當又就眾民而為之謀慮

且庶民雖鄙賤而為之謀者務獲之問亦有廟廟之語如

何而敢違棄者語民既畢乃就卜筮而決之卜筮者問天

地之情考鬼神之意也然則聖人舉事必先諮之於人然

後問之於卜筮者何哉茲見聖人將有為未嘗不與人謀

謀之既同則天下之情往往合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若其君心既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亦從五者皆然夫是

之謂大同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之情協同卿士與庶民從

者則是人心悅順夫人心為之悅順鬼神為之相通聖人

有不舉則已動則未有不獲其吉故舜命禹而得此道也

書云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是豈不

謂大同之驗哉

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夫鬼神既從卿士民人為之悅豫聖人有動豈惟享一身

之利獲一時之安佚雖千萬世而子孫孫亦當遇其厚

福也以其得人心故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君心既從龜亦同筮亦同卿士違眾違龜從則是天地

之情已和卿士與庶民違者則人心有所不順雖不能

全進然王者戴天履地而治也順天地而行亦可以獲吉

矣

卿士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君臣之情雖不同天地之心亦應故得為中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卿士逆吉

民雖與卿士異心然天地之心尚應亦可為次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鬼神之心猶相違若民之心亦未合惟可小事不可大事

祭祀婚冠可也出師征伐不可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者所以求情也今天地之情皆不與而眾人之心亦

不同如是則不可舉事惟好靜而無為則可有與事者

不惟大小皆取凶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蓋王者修五事有恭與不恭致五行有順與不順及其陰

陽以之交感天地為之見象如是則眾徵至焉然則所為

徵者即雨暘燠寒風是也雨以潤萬物暘以乾萬物長乎

萬物者惟燥成乎萬物者惟寒風者春生夏長秋成冬藏

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莫疾乎風也五者皆天地陰

陽之氣而種種萬物者未有不由此而出也王者豈可不

修德而召之哉謂之時者各得其時若順時而來則為嘉

為瑞若不時而來則為災為逆五者各以其時然後為庶

徵之應故用時而結之

五者來備各以其效庶草蕃廡

此言五者得時然後可以為庶草蕃廡若五者備各以

其次序即如須雨則雨至須風則風至久而思暘久寒

陽之氣而種種萬物者未有不由此而出也王者豈可不

修德而召之哉謂之時者各得其時若順時而來則為嘉

為瑞若不時而來則為災為逆五者各以其時然後為庶

徵之應故用時而結之

五者來備各以其效庶草蕃廡

此言五者得時然後可以為庶草蕃廡若五者備各以

其次序即如須雨則雨至須風則風至久而思暘久寒

而思燠如是則五穀如何而不登熟草木如何而不蕃滋

哉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此又言此五者不時致凶災之道一極備凶者一者備極

過甚則如不當雨而却雨不當風而風至暘不以時寒不

以節凶之道也一極無凶者一者極而不至則如當雨而

不雨欲風而無風冬而氣不寒夏而氣不燠亦為凶之道

也

曰休徵

王者有美行之實天從而有感應之徵下文雨若暘若之

類是也

曰肅時雨若

貌之既恭是謂之肅肅者民視威儀而莫不整肅也於是

則有時雨順之時雨順之百穀草木皆被其膏澤之德詩

曰有渰萋萋與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雨之順時也

必知貌肅而雨應之者雨者木之氣貌得其理則木氣應

之故有雨順之事也

曰又時暘若

言之既從是謂之又又者民稟號令而從治也於是則有

時暘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皆荷其茂短之力故易繫辭曰

日以烜之暘順時之謂也必知言又而時暘之者暘者金

之氣言得其理則金氣應之故有暘順之事

曰時燠若

視之既明是謂之哲哲者人君能知人之謂也於是則有

時燠順之時燠順之則是百穀草木蕃茂皆蒙其溫煦之

力春則有溫風夏則有暑雨燠之順時也必知視明而燠

必知貌肅而雨應之者雨者木之氣貌得其理則木氣應

之故有雨順之事也

必知貌肅而雨應之者雨者木之氣貌得其理則木氣應

之故有雨順之事也

必知貌肅而雨應之者雨者木之氣貌得其理則木氣應

之故有雨順之事也



應之者以燠者火之氣視得其理則火之氣應之故有燠順之事

曰謀時寒若

聽之既聰是謂之謀謀者納言而成天下事也於是則有時寒順之時寒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無不荷蒙滋養之德故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寒之順時也必知能謀而寒應之者以寒者水之氣

曰聖時風若

思之既通是謂之聖聖者萬事無不通之謂也於是有時風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皆荷其鼓舞之力也故舜之琴歌

曰南風之時分可以阜吾民之財分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恨兮此風之順時也必知聖然後風應之者以風屬土之氣思得其理則土之氣應之故有風順之事此以上皆是王者謹五事則有美微之道夫修五事政令明教化行民有歡愉之心無怨嗟之聲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美微如何而不至哉故五行各得其敘五者各來以時則五穀豐登草木蕃廡可見矣舉萬事之屬類莫不納之於亨嘉之會者一歸五事之所致也

曰咎微

王者有惡行之實天亦從而報之以咎微之事也

曰狂恒雨若

大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反而為狂狂者君行妄之甚也威儀不嚴舉措無節於是恒雨順之則百穀不免乎水潦之苦所謂秋有苦雨是也必知狂而恒雨順者以雨屬木今貌既不恭謂之不肅金之氣冷木故謂有恒雨之災

曰恒暘若

夫言之不從是謂不義乃轉而情差者君言不當之謂也於是恒暘順之則百穀不免乎旱暵之苦詩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焚此暘之甚也必知情而恒暘順之者以暘屬金今言既不從謂之不義則木之氣冷金故謂有恒暘之災

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乃反轉而為逸豫者窺視失宜之致也無憂勤之行惟耽樂之從於是恒燠順之則百穀不免乎疫癘之苦所謂冬有愆暘是也必知豫而致恒燠者以燠屬火今視既不明謂之不哲則水之氣冷火故謂有恒燠之災

曰急恒寒若

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反轉而為下急者謂君不納人言而好用已見也於是則有恒寒順之則百穀不茂難於長養也所謂夏有伏陰是也必知急而致恒寒者以寒屬水今聽既不聰謂之不明則火之氣冷水故謂有恒寒之災

曰蒙恒風若

夫思之不通是謂不聖乃反轉而為闇蒙者君行暗昧之甚也舉事不知其宜臨政惑於所為於是則有恒風順之恒風順之則不無偃禾拔木之異詩所云終風且霾不日有暘風之過甚者也必知蒙而致恒風者以風屬土今思既不通謂之不聖金木水火四者皆滲於土故謂有恒風之災此在上者不謹五事之所致也夫五事不謹政令不明教化不行民多窮困者道有嗟怨者愁恨之聲塞于天地之間則咎微之事至矣故五者不以時百穀以之災傷草木以之衰落舉萬物之類莫不受其害者君不謹五事之所致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此以下廣說為君能供君之職為臣能盡臣之道如是則不惟百穀豐登致美微而已可以長保國家福祿之道若其為君不能守君之職為臣不能盡臣之節亦不惟致百穀災傷招咎微而已所以招天下之亂故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先舉君臣之職之分之道夫歲所以兼總四時而成一歲之功也王者之治天下綱紀百官總統萬幾斡旋天下之事而歸乎治者也是王者之所省職至廣大還如一歲之兼載四時也卿士惟月夫月者自朔至晦兼總三十日者也九卿之官眾士之職不得擬之於王但使各分其曹掌其事如一月之有別也

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

夫日者自早至暮之謂月則有三十日歲有三百六十日眾王官之使既不得比之於王又不得擬之於卿士但力就列分職共治還如日之統屬於歲月然歲月日時無易為君者專供君之職為臣者各盡臣之道上下無差僭竊而無變易故也

百穀用成又用明

教化興行和氣充塞然後百穀用成年豐登也治道用明政大行也故曰百穀用成又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俊民用章賢者進也家用平康家安而長保其福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君不供君之職臣不盡臣之道上或侮於下下或僭於上則變易形矣百穀用不成年凶荒也又用昏不明其政亂也俊民用微小人進也家用不寧國家所以顛覆之道起是上下失職之所致也

庶民惟星屋有好風屋有好雨

冥冥無知豈盡無識民之性也以民繁眾而處於國一如眾星之在於天則眾星之間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星有好惡則民之性有好惡可知矣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然後周行于天月行遲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亦如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政王者莫非一正其德深飭于下無相奪倫順其職次然後可以安於大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

民得永年者為壽即如詩稱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者為永

年之人也注謂百二十年者未可限也

二曰富

民樂業而勤農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富之道也注謂財豐備亦未必然

三曰康寧

和氣充盈兵革寢息天下無疾疫之苦成役之勞民安濟之道也

四曰攸好德

入孝出悌愛賢慕德之所好者也

五曰考終命

天與人之命有短者有長者但隨其短而善終任其長而吉盡不為征職之所殞滅刑罰之所桎梏無橫歿毀傷而死者皆自戕天命以終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

人之窮極之事有六凶短折者不以善而終既不得其壽又不得考終命是謂凶短折之人或因征職之所死或被桎梏之所殄皆不遂天命也注謂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皆不然矣

二曰疾

陰陽乖則風雨暴和氣隔塞天災流行民則疾病矣

三曰憂

上未有以奉父母俯又闕於畜妻子無安堵之素而勞征

四曰貧

伐之行役日虞流轉於溝壑即民憂之甚也

五曰惡六曰弱

惡與弱皆不好德者也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惡與弱皆過乎中道與不及中道也惡者隨而無所不至弱者懦怯而終無所立也此二者入行之窮極故入在六極之內然則人君教化不行禮義不著民不知有盛德之事所以致如此應也則知六極者皆反五福者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康寧上六極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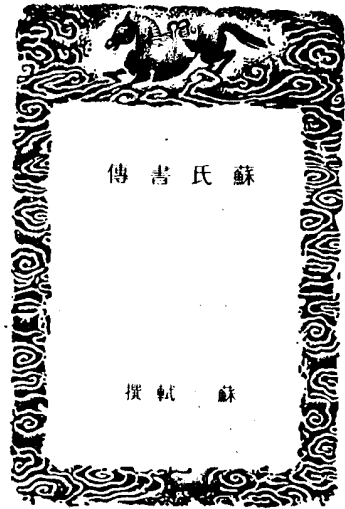
疾曰憂二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亦二極而反一福也六極與五福通貫而言之則可若離而解之則殊失聖人之意夫五福者天下之至美者也六極者天下之至惡者也聖人不能獨為之教是必兼講九疇而用之然後可以驗于民也昔蘇頌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極死焉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至九曰嚮用五福咸用六極者何也夫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民又三德以通變明稽疑以有為念庶徵以訓一氣彝倫攸敘是謂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

彝倫攸敘是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夫五行者水火木金土在天則為五星在地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王者五事皆謹則五常不失其道五行皆順其性五星不失其明五事謹之致也厚八政則食以足務稼穡則貨以通有祭祀以事鬼神司空以平土地司徒以均教化司寇以正刑罰實所以明禮師所以為法協五紀則四時不差建皇極則民履中道又三德則馭下有方明稽疑則與眾同欲如是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君臣上下均相和同四方萬國無不尊謹然後可以驗於庶徵也庶者則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皆順其時各得其驗則為謹五事之應也故經曰肅時雨若至聖時風若此和氣之感召也故下文云王省惟歲至家用平康此美徵之大者也故美徵既至則五福被於民矣舒泰則各盡其壽壽不必百二十歲為限民樂康則各得其富富不必以財豐為備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讓所以好德不經於征職不被於刑戮為考終命之道以此觀之王者兼講九疇而次序之則可以獲五福之應若王者不能謹五事則五常皆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八政由是而廢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鬼神惡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教化衰司空失職則刑罰濫失職則禮壞師不嚴則道不尊五紀亂則時令差皇極傾則王道塞三德乖則政治廢稽疑逆則眾心異夫然則小人在位君子在

野上下交相侵陵邊隅不靖擾攘無窮故有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五事悖而貌不恭反而為狂言不從則反而為僭視不明則反而為豫聽不聰反而為急思不睿反而為蒙故經曰狂恒雨若至蒙恒風若此逆氣之所感召也故下文云日月歲時既易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咎徵之大者也咎徵既著則六極然後被於民矣民死於征戰而困於刑戮所以凶短折監陽不調所以疾不得其所以憂衣食不充租斂急厚所以貧庠序不設教化不興不知君子之正道徒著小人之邪行故為惡與弱以此觀之王者不能用九疇為始本所以有六極之道然則五福六極莫非聖人為教之道可以驗王道成敗之跡故因以終焉

洪範口義 卷下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青雅執徐陽月昭文浪海鵬駮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書傳十三卷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軾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其釋馬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至於以義和曠職為詆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毫作一句荒唐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為病洛陽諸儒以程子之

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東坡書傳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書傳	十三卷	宋蘇軾撰	蘇軾撰
--------	------	-----	------	-----

東坡書傳卷一

宋蘇軾撰

後學張海鵬校梓

虞書

堯典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東坡書傳卷一

將遜于位

遜通也

讓于虞舜作堯典

言常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猶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為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

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為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絕人者也以絕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為能安其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為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為賢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大族子之民莫不子也方是時上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吳廣大也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

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

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日宅嵎夷夏日宅南交冬日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

之西嶽也義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

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

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賓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

春夏秋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

叔不言饒者因仲之辭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百日中秋

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

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宿者舉其中也殷當也書曰九江孔殷

厥民析

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

分析見漢志

鳥獸孳尾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教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火心也

厥民因

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鳥獸希革

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納日

饒送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鳥獸毛毳

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暝

暝昏也民老幼皆入室

鳥獸氄毛

氄軟厚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

暨與也周四時曰蕃蕃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

閏月定而正之有讀為又古有又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帝曰嗇咨若時登庸

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嗇乎嗇哉能順是者我

登進而用之

放齊曰鴇子朱啓明帝曰吁罷訟可乎

放齊臣名鴇國子爵朱名書有鴇侯吁疑怪之辭也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歸或曰太史公曰鴇子丹朱開

明

帝曰嗇咨若子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欽美之辭也共工其先為是官者因

以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傳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

蘇氏書傳

也

帝曰咨四岳

孔安國以四岳為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為司馬之先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為正

湯湯洪水方割蕩滌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水逆流曰襄

卜民其咨有能俾乂

東坡書傳卷一

俾使也又治也

兪曰於戲哉

兪皆也蘇崇伯之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戾也方命負命也葦類也圮族敗類也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異舉也時未有賢于舜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

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為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異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

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禦舉舜而言其禦者欲帝妻

之也帝知岳不足禱而禱之岳知舜可禱而不舉何也以下子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曰兪子聞如何

兪然也曰然子亦聞之其德果何如哉

岳曰誓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誓舜父名也其字熈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

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

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

舜為事塗康浚井僅脫于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為格

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于南

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

洵嬪于虞帝曰欽哉

刑法也釐理也媯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

東坡書傳卷一

以理下二女於媯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

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舜之所謂諸難無難於此者

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

之矣更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東坡書傳卷二

虞舜

舜典第二

虞舜例微美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重襲也華文也襲堯之文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也哲智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時曰秉心塞淵

玄德升聞

東坡書傳卷二

立幽也

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于四門四門穆穆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食曰伯禹作司

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

之事也四門四大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

舜賓迎之宗伯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舊說麓錄也舜大舜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自漢

以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

強臣將篡者為之其源出于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

作麓故事者誤以為錄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

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壇以告天地故謂之禪

其體既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舜為政三年而

五典從百揆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舜以禪位

而舜猶不敢當也而堯乃於未告舜之前先往

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

迷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為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與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譏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沿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而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通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已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積三載汝陟帝位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升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指置當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舜讓于德弗嗣以德不能繼為讓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東坡書傳卷二

三

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于堯之祖廟有事于祖廟則餘廟可知

在瑤瓊玉衡以齊七政

在祭也瑤美玉也瓊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送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地元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

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于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禮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東坡書傳卷二

四

精意以享曰禮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圖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類于六宗望于山川類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類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精意以享曰禮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圖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類于六宗望于山川類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類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精意以享曰禮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圖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類于六宗望于山川類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類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精意以享曰禮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圖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類于六宗望于山川類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類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精意以享曰禮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圖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類于六宗望于山川類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類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東坡書傳卷二

五

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故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元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祭不可信也

東坡書傳卷二

六

新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羣後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圭男執蒲圭既盡也正月之未盡也蓋齊七政類上帝無眼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觀矣古者朝觀質玉已事則還之故始

成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迎狩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望秩于山川東嶽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祀觀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觀東后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律也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日費如五器卒乃後

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東坡書傳卷二

六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臺后四朝駁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廣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

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東坡書傳卷二

七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

為營州

封十有二山

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洛川象以典刑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

墨劓刑也其宥乃至于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

流者有時而釋不賢于刑之乎

鞭作官刑

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者

扑作教刑

扑鞭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省災肆赦怙終賊刑

易曰無妄行有咎書亦災也書災者猶曰不幸非其

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書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

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

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放驩兜于崇山

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猶雲氏之後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于流且死則非小

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為疑此皆世家巨室

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

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為

惡于舜之世如管蔡之于周公也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即

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

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期日也向告攝今告即位

簡于四岳鳴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于四方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惇厚

也元善也難任也任人任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

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

遠略也

東坡書傳卷二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時

奮立也庸功也熙光也載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

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懋勉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

帝曰兪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

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寬而後

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殄仇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究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擊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時使

臯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

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于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

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

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為一官誤矣夫

以將帥之任而兼之于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

行之

帝曰時若子工食曰垂哉帝曰命垂汝共工

垂臣名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命往哉汝諧

諧宜也

帝曰時若子上下草木鳥獸

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伯益也

帝曰命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二臣名

帝曰命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蘇氏書傳 卷二

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命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古

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為禮也直哉惟清者為

刑也惟直則刑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二臣名

帝曰命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慮

不溫寬者慮不栗剛者慮虐簡者慮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詠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

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

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

不中律故以律為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

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

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于此二者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人以和變曰於子擊石拊石百

歌率舞

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變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

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聖讓說形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聖疾也疹絕也絕行猶獨行之不可羈者也惟謹

說獨行為能動眾納言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

宜于下樞機之官故能為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問

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堯欲使舜朕位則非四人明矣

二十二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為四

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咨之訪者一而咨者衆不

咨四岳之為一人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弼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成罔分北三苗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窺之西裔必

窺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

故分北之

舜生三十

為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為三十

東坡書傳卷二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

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為舜巡守南方死

于蒼梧之野韓愈以為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

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

以乃死為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

經文此說為得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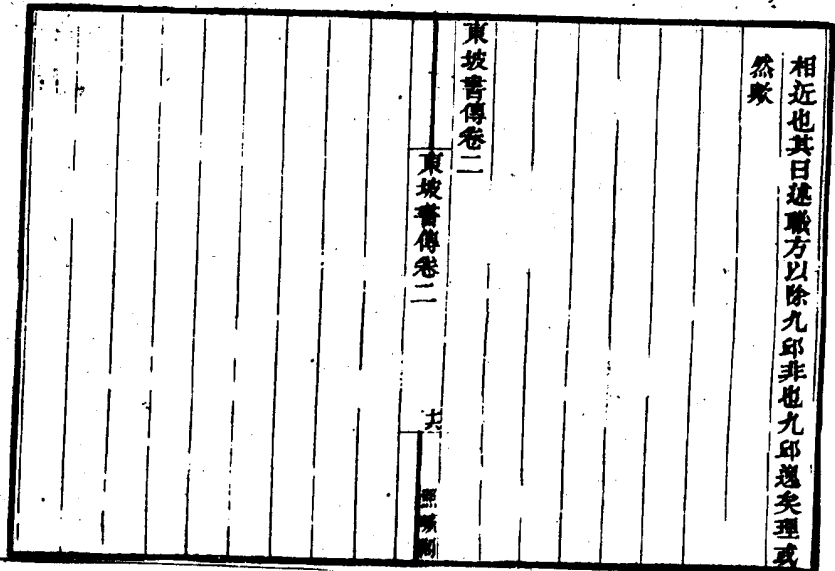
凡遺書不可強通其訓或曰九共九邱也古文邱共



相近也其曰述職方以除九邱非也九邱遺矣理或然歟

東坡書傳卷二

東坡書傳卷二



東坡書傳卷三

大禹謨第三

卓陶矢厥謨禹厥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卓陶謨蓋

復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福承于帝

命敷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維堯舜以文命為萬名

則布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教德

東坡書傳卷三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其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為善而已故敷于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君臣無所艱其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過者也帝堯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其舍己而

用衆體無寡違窮士其為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

小而世俗之所開蓋新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

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

而廣之則乃所以為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為

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逆道也言吉凶之出于善惡猶影響之生于

形聲

東坡書傳卷三

東坡書傳卷三

益曰吁戒哉戒無虞

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不專任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人之為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

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首好行其所疑也

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觀者

罔遠雖以千百姓之譽而鳴百姓以從已之欲

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

況人君子遠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

知堯舜之問所謂百姓者皆謂世家大族也好行小

慧以求譽于此固不足恤以為不足恤而縱欲以及

之亦殆矣嗚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譯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東坡書傳卷三

東坡書傳卷三

所謂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廉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厚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賴其

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

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先事而語曰戒休思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古之治民者于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爾詩也歟

帝曰俞地天平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承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教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帝曰格汝萬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八十九日耄百年曰期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卑陶遺種德

東坡書傳卷三

四

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遺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莫稜則其報亦狹矣卑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頽沛未嘗不在于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而下及于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于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

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此帝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

禹既以是推舉陶之德固以是教帝也曰遺種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為其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一出于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傳于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卑陶惟茲臣庶同或于予正

下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蘇氏書傳

卷三

五

勿言非禮勿動一出于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傳于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卑陶惟茲臣庶同或于予正

下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卑陶曰帝德聞德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因禹之謙卑陶故推其功而勉之卑陶愛天下後世以刑為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為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帝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于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當作澤孟子曰澤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子而

禹平之使聲教信于四海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假大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恐乃德嘉乃丕續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于喜怒哀樂寄于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

于本心果安在哉為有耶為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猶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故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爲本

東坡書傳卷三

七

心之表著古之爲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可見于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爲仁怒則爲義哀則爲禮樂則爲樂無所往而不爲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怪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爲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策材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棄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無精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歟后非眾國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厭

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修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濫而居下惡醉而強酒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于不能以讓禹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東坡書傳卷三

八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爵祿也戎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為爵祿怒則為兵刑其為授禹也決矣

高曰枚卜功臣

枚歷也

惟古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

令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協從知之

不習吉

習因也卜已吉而更卜為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且受命于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

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

矣舜禹之受天下于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

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

而舜崩既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東坡書傳卷三

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率循也徂往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

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

心方

尚庶幾也

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

屆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賾憂憂齊慝誓亦

允若

憂憂敬懼貌也

至誠感神

以誠感物曰誠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命

東坡書傳卷三

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誕大也

舞于羽于兩階

千楯也羽翳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世傳汲冢書以堯舜為幽囚野死而伊尹為太甲所

殺或以為信然聖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于書

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修文德

舞于羽以來有苗此豈適禪也哉

虞書

皋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皋陶之德

皋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為人謀也明其正人

之失也和皆皋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蓋史之

為此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在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在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有虞氏之世而謂舜皋陶為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于夏氏之世亦不可知也

禹曰俞如何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皋陶之言也而

禹曰俞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皋陶有

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脫壞而失之耳

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之所修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

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

其所敬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惇厚也敘次也庶明眾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

也自修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盛德之言故拜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濫乎有苗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壬佞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

豈有法可學哉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  
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  
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于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  
常有為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為則政荒而國削自  
古及今兵強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  
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卓陶曰然豈可以畏其  
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  
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  
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  
東坡書傳卷三  
照曠閣

事其事采者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禹曰何卑陶曰寬而栗  
栗懼也寬者患不戒懼  
柔而立愿而恭  
愿怒也怒者或不恭  
亂而敬  
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昔曰亂亂臣  
十八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擾而殺  
擾馴也  
直而溫簡而廉  
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內存故以實為貴易曰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于是德然後為吉也  
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

蘇氏書傳 卷三  
五  
照曠閣

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  
人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  
而治也  
日嚴祗敬六德堯采有邦  
得六人而嚴祗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  
而治也  
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子五辰庶績其凝  
翁合也有治才曰又燕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  
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為難  
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為難故曰翁受敷施  
九德成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  
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于言而責其必然故多  
多礙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  
得不爾而其質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諸侯五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  
之備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皐陶之九  
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皐  
東坡書傳卷三  
五  
照曠閣

陶何為立此言也曰何獨皐陶舜命堯曰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正直剛克柔  
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難三聖之所陳詳略不同然  
皆以長短相補剛柔相濟為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  
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參其短長剛柔而用  
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藥毒而治一病  
君臣相使長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  
此豈為秦越人華陀設乎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蘇氏書傳 卷三  
五  
照曠閣

事無不待教而成惟國君之選欲莫有以教之者而  
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閒而可  
致危亡者至于無數幾危也  
無庸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官非其人與無官同是廢天  
事也而可乎  
天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勅正也  
天然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東坡書傳卷三  
五  
照曠閣

秩亦敘也庸常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真敬也衷誠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  
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于天性之自  
然孰為此攸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射  
衛之故嗚嗚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化性之好此  
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為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修  
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其  
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  
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上帝付耳目于民者以其眾而無私也民所喜怒咸  
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  
惠順也

蘇氏書傳 卷三  
五  
照曠閣

可底行禹曰命乃言底可積阜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  
發義哉

曰當作日

東坡書傳卷三

東坡書傳卷四

虞書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孜孜  
汝亦昌言者因卑陶之言以訪禹也卑陶曰子未有  
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  
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卑陶之意曰吾不知其  
他也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  
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者如登高

東坡書傳卷四

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卑陶之言而進

之日子何言何言者亦猶卑陶之未有知也又日子

思日孜孜思日夜孜孜者亦猶卑陶之思日贊贊襄哉

也其言皆相因之辭子是以知日之當為日也伏生

以益稷合于卑陶讓有以也夫

卑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塗

昏昏也塗陷也

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孟春東解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輶山行乘櫟秦漢以來

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

說也四載之解雜出于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

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

曲學鑄鑿附會為之哉而或者以為解治水九載克

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縣蒸四載而成功也世

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子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駕

此四物以行于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為十

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縣九載續用弗成在堯未得

照續開

舜之前而殫錄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錄殫而後禹與

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縣之九載相接克州之功安

得通四與九為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

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縣三年之

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

泣亦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

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克州之事非謂

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于鑿故詳

辨之以解世之惑

于洪九川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潛伏滄距川

賦遂澤道滄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慈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

作又

播種也泰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

之益厥度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稷同之

東坡書傳卷四

稷后稷也其鮮食魚鼈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

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飢矣乃勉之

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卑陶曰命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卑陶呼而問之

禹乃極言孜孜之功效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

卑陶曰命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

不師乎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命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為直惟動不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曰俞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于至靜也防患于微曰幾幾  
則思慮周無心于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  
聽審則補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于防  
患則思慮淺有心于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  
亂則補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于用者衆矣待汝而  
作故曰後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  
無動動則凡後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

東坡書傳卷四  
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  
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  
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子欲官力四方汝為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強兵之事也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  
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于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

宗彝也藻水草也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  
兩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  
之于絺以為裳絺葛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為衣  
下六章繡而為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即元王肅  
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子獨為此解與諸儒異

蘇氏書傳 卷四

者以虞書之文為正也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  
言者詩也以諷諫之言寄之于五聲蓋以聲音也故  
謂之五言

子欲汝躬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威萬言有臣鄰之欽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  
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健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庶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儀古  
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  
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  
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之甚者則撻之  
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並居而知恥也此士  
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諷諫之  
言而聽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  
悛者則威之夏楚之寄之之類是也

東坡書傳卷四  
禹曰俞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諾諾云者口諾  
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  
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  
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獨有味于斯言也者蓋其  
心有所不可于此以為身修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教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致同日奏聞功無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

頑狠之狀  
閩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王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口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  
大度土工而已

東坡書傳卷四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  
州十有二師

凡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讓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  
下至于海濱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  
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  
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修已有未至也哉故戒之  
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為戒故  
能平治水土躬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  
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  
于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  
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  
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舉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明發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求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夏擊祝敎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下管鼓鼓合止祝敎笙鏞以開鳥獸除諸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樂也鏞大鐘也變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乎曰何獨變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變增鼓益無異何名為樂乎使器能當律則

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于古今之傳多矣而況于變乎夫能當一律則眾律皆得眾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人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知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于桀紂聞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

濟濟相讓此其難化益甚于鳥獸也變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東坡書傳卷四

九

照曠閣

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皇陶方祇厥敘而行法焉故變又進而諫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于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虞省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蒼旌哉

蒼旌細碎也

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命往欽哉

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得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蓋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皋陶颺言曰念故申禹之諫也曰凡所興作慎用刑廣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內自省終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皋陶反之曰其康情壞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為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東坡書傳卷四

東坡書傳卷四

十

照曠閣

東坡書傳卷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修載敘又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東坡書傳卷五

冀高山大川

冀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時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充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

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平揚次乎荆以

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

其及某為某州而其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

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

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縣縣東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河內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出長

子縣東至鄆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清漳大蛇谷東

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為第

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選

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

然不可以應說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滹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道則大

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東坡書傳卷五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驍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滹

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碣石

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兗州

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

止于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為九道其名按爾雅則徒駭也

太史也馬頰也蓋蓋也胡蘇也節也源也鈞盤也高

澤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

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祿縣自鬲津

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

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

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

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蓋蓋當在東光之北成平

之南鬲津鬲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堤

東坡書傳卷五

塞時有故道春秋魏襄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城

關八荒以自廣故鄭元云齊成公塞之同為一河今

河閉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

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雷夏既澤澤沮會同

澤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博邱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

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

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于篚書曰篚厥元黃

東坡書傳卷五

浮于濟漂塗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漂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

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漂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濟至滄東舜十二州分青為營

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嶠夷既略濶濶其道

嶠夷即堯典嶠夷也略用功少也濶水出瑯邪箕屋

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

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南由賦地也

賦田惟上下賦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絲

絲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鱉之類

東坡書傳卷五

岱吹絲象鉛松怪石

吹谷也象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爾君合好

而商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

牧芻牧也傳曰牧驅羣并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

也

厥篚麻絲

爾雅麻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縞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蒙乘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雁在作牧之

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

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

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又蒙羽其藝

東坡書傳卷五

淮水出桐栢山其原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

大為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

曰豬

厭土赤壇墳

土粘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滋生曰包

厭田惟上中厭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厭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

以黃土首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賦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嶧山即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

琴瑟

泗水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于水上此石可為磬

淮夷饋珠璣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蚌蚌屬出珠惟淮夷有

珠璣魚如萊夷之有縶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纁綺

元黑縞縞白縞縹緗也

浮于淮酒達于河

自淮酒入河必通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

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

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分天下割鴻溝以西

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梁陽下引河東南為鴻

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酒會于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

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

東坡書傳卷五

皆記入河水道而淮酒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

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

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開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

之淮酒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獲其

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遺寇釋吳人于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

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

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酒會于彭

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

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

有人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

淮酒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

浮于淮酒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

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東坡書傳卷五

陽鳥鴻雁之屬也去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

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附

于此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所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

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

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嶧冢導滄東流為漢過三澱

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

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

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

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

曰北日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

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泔之說古今稱唐陸羽

知水味三泔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子又以禹貢

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敘漢水也曰嶧冢導滄東

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澱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至于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

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

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滄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通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大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梁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榮之為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陵北東入海會稽并陽羨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冷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

東坡書傳卷五

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吹滄海揚遠大而數小何耶

篠筴既敷

篠竹箭也蕩大竹關節曰篠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璠琨篠簜

璠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犀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楸楠豫章之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效類班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東坡書傳卷五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鑿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荊州

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為荊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蕪湖縣南蕪湖記有九江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麻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廉江八曰提江九曰簡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茫漭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滄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河此荆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滄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也孔安國云沱滄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雖于梁州合流還于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乂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褒子雲中則雲與夢一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

精曰元無稿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栝栝栝

柃栝也以爲弓鞞栝栝松身日栝

檇栝若丹惟栝栝

箇簞美竹栝中矢餘貢此十物

東坡書傳卷五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柃栝栝栝檇栝若丹與箇簞栝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廟酒者

厥篚玄纁織組

纁絳也三入為纁珠類組設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浮于江沱漭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拾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

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

州也

伊洛漕漕既入于河

東坡書傳卷五

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

農上洛縣界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漕水出河南穀

城縣漕亭北東南入洛漕水入宏農新安縣東南入

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梁波既晴

沈水入河溢為梁澤時梁澤漕波而今始晴也今

梁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梁澤當在河北孔穎達

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梁澤澤被孟豬

沈水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為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梁土惟壤下土墳瘠

瘠疏也或曰黑也

梁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梁貢漆桌綿紵

貢此四物

梁篚織纈

東坡書傳卷五

梁城關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

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荆州故于荆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日蒙頂祭山曰旅

水忠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梁土青黎

黎黑也

梁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東坡書傳卷五

梁貢瓊鐵銀鍍碧磬

瓊美玉也鍍則鐵也可以鍍者

熊羆狐狸織皮

以麝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

入河漢始出為潏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

入于渭亂于河

河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河無入渭之道然

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亭下

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

下河入襄襄絕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

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河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

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漕為河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東坡書傳卷五

涇屬渭河

涇水入渭屬蓮也渭水凝也

涇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涇沮小故言從

涇水仗同

漕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梁南博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有垂山即博物

原黑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原原即此原黑也曲地武成縣東有休屠

澤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棗棗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

也

田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珉玕石而似球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洸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焉

朔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

河始大自渭洸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折支渠獲西戎即敘

禹貢之所傳皆在夏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表夷

淮夷島夷所隨此云織皮崑崙折支渠獲西戎即敘

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崑崙折

支渠獲三國皆隨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

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會于渭洸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

水道結雍州之末備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岍山在扶風卽南岳也荆山北條荆山也孔子敘禹

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

東坡書傳卷五

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

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

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

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

馬融王肅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為四列

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達于河以

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

山自嶧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

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自

蘇氏書傳 卷五

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在豫東北析城在河東襄澤西南王屋在河東

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東坡書傳卷五

西傾山在龍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

鳥鼠同穴山在龍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

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導嶧冢至于荆山

東條荆山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蒲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淺原在豫南有博陽山卽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卽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澤

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

復見此水之絕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澤

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曾多伏流故

黑水得越而雨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龍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濬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蔡陽或曰

成阜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地也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迎八而入

于海卽渤海也

嶧冢導濠東流爲漢

嶧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爲滄浪之水

出荆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卽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獨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匯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荊州楚詞云遺子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迤迤也匯彭蠡也

東坡書傳卷五

東為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冷水味既殊絕稱之輕重亦異蓋

蜀江所為也

導沅水東流為澧入于河澧為漿

澧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漿源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沂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脊山東北過桐柏胎脊蓋桐柏之傍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唯陵縣入淮沂水先入

泗泗入淮也

導泗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澧入泗也澧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灌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

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

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渭漆沮既從澧水仗

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

乃幽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既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廣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逼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

東坡書傳卷五

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入

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

諸夏也

賜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而五百里也甸田也為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總

總彙稷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鈔

鈔則刈其稷不納藁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以藁為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東坡書傳卷五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也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

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甸服

緩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故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之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昏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東坡書傳卷五

東坡書傳卷五

毛

照藏閣

東坡書傳卷六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郿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此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東坡書傳卷六

王曰嗟大率之人子誓告汝有扈氏厥侮五行怠棄三

正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勳絕其命今子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討伯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墨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駢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誇遇一朝而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就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

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于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曰戰栗

子則孛戮汝

戮及其子曰孛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孛我非聖人之事也言孛戮者惟啓與

湯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真孛戮人也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

太康啓子也

昆弟五人

昔啓子

須于洛濟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尸主也

以遺稼厥厥德黎民咸貳

貳播貳也

東坡書傳卷六

照藏閣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敗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敗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氏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洧

母後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氏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疎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東坡書傳卷六 四 照曠

子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馭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爲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獲宗絕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整爲律以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其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

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子懷之悲萬姓仇子于將時依鬱陶乎子心願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願厚色愧也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夏書

循征第四

義和誦淫廢時亂日循征之作循征

以沈誦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

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爲羿所逐羿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

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日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于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道出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淫專政廢

位之年如曹操之于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循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義和誦淫之臣也而貳于羿蓋忠于夏也如王凌請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循征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循征數義和之罪至于殺無赦然

其實狀止于誦淫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辨耳何至于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榮魁

晉從之事是強國得衆者也孔子敘書其篇曰義和誦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于此也曰循征之者

見征伐號令之出于循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

曰然則孔子何取于此篇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子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來既已倒戈然猶經兵以殺至于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子于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循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語釋斬表而服袞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孔子書之于策曰天王狩于河陽若無循征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爲真狩也循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

東坡書傳卷六 七 照曠

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循征命掌六師

循國名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循后承王命征征告于衆曰

壁子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義和之罪

止于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道人之職也道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大 官局所在曰次 傲擾天紀

做始也擾亂也

趙乘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替奏鼓壽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于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

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

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

林壽夫壽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義和尸厥官固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虛政乎惟軍中法則

或用之獲其斬莊賈是也傳曰國谷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裁

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為有司沈湎失職之

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子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賜子欽

承天子威命

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已者未嘗不以王室

為辭也

東坡書傳卷六

九 照曠

火災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舊業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于火故稱從

業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懲戒

哉

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

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憐無辜

是美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爾威勝愛則事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

倚侯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乘

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子不可以

不辨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誓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誓都亳湯

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

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

來其間嘗聞其政而兩國六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

大矣其信于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

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東坡書傳卷六

東坡書傳卷六

十 照曠

東坡書傳卷七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于伊尹劉元

德之于諸葛孔明是也湯言率求元聖與之戮力而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

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

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元德孔明雖非聖人然

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于此矣元德之將死也囑

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

可以屬此乎孔明專焉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

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為實武何進則為曹

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為殺伊

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爾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而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

自毫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爾為出不意又言武王

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

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爾鳴條

之必在安邑西耶升爾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

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特

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忘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于無事而與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家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過絕衆力以割夏邑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子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孛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

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  
俘厥寶玉說伯仲伯作典寶

三腹今定陶四篇亡  
仲虺之誥第二  
東坡書傳卷七

湯歸自夏至大坳  
大坳地名史記作秦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圖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惡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爲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子而後能非天子而欲以學求之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與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敵其國殘其民而

已矣故天不與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于智勇而厚于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于天命蓋教成王不強其所無也

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續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穉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子之德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次明聲啓也簡慢也帝既不善桀放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于天下而桀之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啓其國若欲去莠稂然故小大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尼乎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子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晉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已以善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勤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己乃爲無窮之懼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憂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况萬世之後乎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東坡書傳卷七

毫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語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曰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

東坡書傳卷七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為築謝罪請命者為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厥天命弗備黃若草木兆民允殖

信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厥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責飾也其理

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傳子一人斬草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此亦惡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怙淫

舞常也怙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爾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蘇氏書傳 卷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七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復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

二年崩外丙之弟仲王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

甲其述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履度以為

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

為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故經云

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

尹稱湯以訓故孔子敘書亦以湯為首殷道親親兄

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

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

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經云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

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

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周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

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

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

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東坡書傳卷七

九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王之服未除故冢宰為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

后方慙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故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毫

東坡書傳卷七

十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鳴

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故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日敢有恆舞

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違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

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臣下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即以此訓之也

東坡書傳卷七

十一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辨命祖后

二篇亡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懲德為法受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懲均耳聖人以為寧惡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為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大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懲有大于湯者矣

東坡書傳卷七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謫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謫言湯為天命之眷許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眾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東坡書傳卷七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省察也括釋也度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者大之矣矣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懋萬世有解  
辭所以名言于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由也忠信為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為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為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東坡書傳卷七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省察也括釋也度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者大之矣矣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懋萬世有解

辭所以名言于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東坡書傳卷七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為不義則性淪于習中皆成于惡也

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王之不教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于桐宮

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苦心此先王之訓也

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二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為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拜手稽首曰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違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

孽妖也違道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

也若妖由人與則無可避之理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爾惟厥

終伊尹拜手稽首曰惟厥身允德揚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

東坡書傳卷七

心悅而誠服荷非其德出于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

先王子惠因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那厥鄰乃曰後我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蜀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

王恐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敷

敷厥也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日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

罔不與與亂則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子嗚呼而絕湯武行仁義而王末真公

行仁義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則事罔不亡也

必同道而後與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游誇蔡

始皇禁偶誦周景王鑄大錢王非作泉貨利積鉅權

之粟陪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

亂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慎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

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蘇氏書傳 卷七

湯惟能如是勉教厥德故能配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茲若升高必自下若陽道必自通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陽道而不

自通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撻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

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慮不可勝慮事

不可勝為矣故欺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亦治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其其良心也人

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

遠陳矣

東坡書傳卷七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

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哉

誥信也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存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

一也不幾樂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

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

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子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

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

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

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來人之言新

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

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為民上者非為

爵祿也為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為我下者非為

爵祿也為民屈也知此則知教其臣知教其臣而後

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中無主者雖為善皆偽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殺先王之祿承底蒸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遷後非政無以齊眾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四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述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舊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

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

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為政也厥沃丁

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柔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父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亳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亳葛在陳雷浚儀縣或曰今河

南故倉

河直甲居相作河直甲

河直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直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毀也都邑  
為水所毀凡十篇七

東坡書傳卷七

東坡書傳卷七

三

照廣明

東坡書傳卷八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葛河直甲

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道有居

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遷

新居

東坡書傳卷八

率籲眾咸出矢言

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眾憂之人而告誓

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稍日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日其死

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于祖乙既宅于耿耿地

欲遷而不忍日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

救以生乃稽之卜日是圮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

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

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

王之烈乎

若顯木之有由棄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稜四方

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植不能使復遂茂顯仆也既

仆而棄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顯則無所從葉也

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蓋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敷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  
也職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

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  
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

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

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敷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于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復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敷言用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  
遷者皆衆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

舊耳豈可違哉  
王播告之脩不匪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違言民用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為一  
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官敷

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脩之政無  
所隱匿是大教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

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處于弗知乃所訟

一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謂膚受之怨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

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以險膚之言起  
蘇氏書傳 卷八

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子自荒致德惟汝含德不揚于一人于若觀火子亦  
拙謀作乃逸

荒廣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子荒度土功也含容  
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廣此德以遂其

事但汝容使汝不揚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  
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

不問乎終必誅絕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  
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東坡書傳卷八

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于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言遷者欲以  
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古之曰是何德之有汝為不施

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  
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自

得衆而多助豈復畏我遠邇之大害乎  
情農自安不替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禾稷

昏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稱義充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素其初汝悔身何及

吉善也奉承也桐痛也汝今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  
自承其疾痛

相時儉民猶有顧于箴言其發有過口矧于制乃短長  
之命

儉民小人也小人尚節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  
蘇氏書傳 卷八

敗之發有過于口舌之相傾覆矧于制汝死生之命  
而敢違之子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東  
恐動沈溺于東人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自作  
弗靖非子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在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  
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邁勤于政勤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遂我其政勤用非法之罰

于其子孫乎  
世遷爾勞子不掩爾善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  
古者功臣配食于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

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  
不敢動用非德之實于其子孫也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執為中執為否王事相

難當各分守無為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  
功罪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虧孤有幼  
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飲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功各為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子所謀

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伐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

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邦之賦惟汝泉邦之不賦惟子一人有侯罰凡爾眾其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眾當盡以告我侯餘也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播乃誦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臨告用直其有眾咸造勿喪在王庭

喪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君

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咸解以不浮于天時

承教也古者謂通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教民故民保

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解不以人力勝

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佞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而巳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為有咎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子若奮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子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

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子將欲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厥心之攸困乃咸

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勤于一人爾惟自鞠自若若乘

舟汝弗濟泉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

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水

具一作舟能終不濟乎無匪西以臭敗其所載也

爾沈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政稽自怨易變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

怨自怨何損于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愛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愛矣勸愛猶言樂爾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不謀其長有今而無後汝何以生于民上乎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

今子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于逆穢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

畜汝眾

出怨言者或恐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

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便迷或失道于故導迎汝以積

汝命于天子豈汝威哉以奉養汝眾而已

東坡書傳卷八

子念我先神后之尊爾先子丕克蓋爾用懷爾然

爾之先祖有勳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爾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曷虐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

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爲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豎子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業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

非獨先後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

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後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爲鬼

神之所斷棄也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日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

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

之辭楚之盟鄭子產曰我先君成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買母或句

奪爾有利市賈賄我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

之勤營築之勞賈賄暴露而貪吏擾之易以生變故

于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

汝貝王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

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實  
丁寧如此所以俸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  
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不敬大恤無胥經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  
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迪

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晉遇姦尤

劫掠行道爲奸者也

我乃剛殄滅之

輕者則之重者殄滅之

東坡書傳卷八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在哉生今予將試以汝  
遷永遠乃家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冀厥攸居乃正厥位

郊廟朝社之位

殺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蘇氏書傳 卷八

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予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  
定極爾謂朕易震動萬民以遷

古我先王將求多于前人之功故即于高原近山而  
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即遷者與與汝民  
共施功于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  
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東坡書傳卷八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承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恒民之命以承居于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疊各非敢違卜用宏茲黃

冲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黃飾也我非敢不與

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于莫居無所不用卜以

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閉也

子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爾人謀人之係居敘

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取果也恭者必慎果于利

慎于厚生之道也爾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

謀貧富相保而居各以其敘相敘也此教民厚生之

道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弗欽

若順我而遷者也不順者也

東坡書傳卷八

蘇氏書傳 卷八

無總于貨實

總聚也

生生自庸

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膺一心

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  
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  
紛如此然民怨謀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  
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  
庚藉口于不可以不諭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說之聞  
王宅憂諒陰三祀

蘇氏書傳卷八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

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  
合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咨  
予良弼其代于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

蘇氏書傳 卷八



丁恭默思道神交于上帝得良弼于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畢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強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傳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樂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東坡書傳卷八

去 照曠閣

尚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範若濟巨川用並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湯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視地厥足用傷

曠眩曠眩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既不視地為棘茨五磔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為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曠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既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聖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嚆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萬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

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裔

照曠閣

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商書

說命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達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讓惟以亂民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遠樂之故將使濟已也此所以為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未嘗親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冑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誓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疑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衣裳在躬

箭也雖也皆所以盛裝裝帶帛者也以貢曰雖以鳴下曰箭趨簡子曰帝賜我二箭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箭以待命而賜有功勳其不忘于進善也

惟于戈當厥躬

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長厥善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龜納傳

小人有電則慢其君故居寵則納傳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時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同語不

同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其皆以藉口今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諫人至于今爾之也

東坡書傳卷八

五 照曠閣

續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罔以戒之也

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可服行也

乃不異于言于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東汝說台小子善學于甘盤既乃趨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南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遺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避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述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遜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

遜汝無此理遜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遜小乙使

武丁幼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通又以書曰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  
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分豈  
必即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逝而復立不當云豈厥  
終罔顯也

兩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醴菓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  
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脩于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  
惟是事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  
選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說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選  
志選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于仁則所得于  
學者皆仁也志于義則所得于學者皆義也若志于  
功利則所得于學者皆功利而已習足以飾非辯足

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教于是則隨其所志而至矣故  
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教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既以教人因以脩其身其功半  
于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承無愆惟說式克欽承考招俊又列  
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殷

蘇氏書傳 卷八

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伊衡  
伊尹亦號伊衡

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  
尚明係于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賢不又惟賢非  
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不殺民說拜稽首曰敢  
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禍典祀無豐于呢

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日釋雉也格正也典常  
也字信也司主也得嗣也呢親也釋祭之日野雉雉  
于鼎耳此為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  
以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  
禱神而祭又豐于親廟儉于遠者教其父薄其祖此  
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已皆先格而正之祖已之言

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不永  
者非天人人或以中道自絕于天也人有不順之  
德不聽之罪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

蘇氏書傳 卷八

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知我何則天必誅絕之  
矣今王專主于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執非  
天嗣者常祀而豐于呢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  
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  
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呢無過此乃詭事世主者言  
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為五行  
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雉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  
雉于耳非以耳為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  
君于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敬之今乃曰天災不可  
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于此  
子不可以不論

高宗  
西伯敬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敬黎

祖已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殺亦勝也

西伯既敬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于道為格人其言與者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于我者不虞天性者  
父子之親不相度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  
道率也

蘇氏書傳 卷八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如

擊鷲也言天何不擊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忌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開

功事也說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于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乃今知之祖

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答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慈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糶

亥允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于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開

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顯隣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爾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遜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我其若顯隣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乎

嗚其者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用器也蓋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又警斂召敵讐不忘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讐而聚斂之以此為治力行不怠皆召敵讐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為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商之有災而未亡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既

東坡書傳卷八

照曠開

亡也我又無與為臣僕者此所以往狂而為奴也

詔王子出迨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顯隣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

乙不可卒立對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善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

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殯先王之圖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我不顧行遜

不念與汝皆行也

東坡書傳卷八

東坡書傳卷八

天

照曠開

周書

泰誓上第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親兵于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敘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為

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關談

東坡書傳卷九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孽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孳戮徒言之而不

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勅未業肆于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商

或曰武王親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

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二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蘇氏書傳

卷九

照贖開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憚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于曷敢有越厥志

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實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左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左

以爾有冢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承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周書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東坡書傳卷九

照贖開

呢比罪人淫酗肆虐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舊惟相滅無辜顧天棧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壽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泮干桀剝喪元良

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子元子

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教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子父民朕夢協朕卜

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或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賴闕天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

東坡書傳卷九

照贖開

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爾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湯放桀而有愆德今我亦為之湯不媿矣

最故夫子罔或無畏卑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

最勉也戒民無輕敵學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周書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引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蘇氏書傳

卷九

照贖開

五

今商王受押條五常

五常五典也押條五典以人倫為戲也

荒怠弗教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痛病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卻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于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德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射也

擊子小子誕以爾眾士珍穢乃警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

惟子小子無良

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有勝負之憂為文王蓋是

東坡書傳卷九

以先王重用兵也

周書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任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勉矣西土之人

逆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黎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儀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漢即百濮也

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

吞早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彛微剛則知此數

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化難無屨化難之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猶不以道遇之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毒究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歌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王辰未有事先善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胎望皆

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東坡書傳卷九

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

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于此示天下弗服

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

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創載于戈包之虎皮示

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英雄天下被

世主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

其父用其子付之以版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

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監王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  
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  
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懲德令  
諸侯曰保懷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放復言兵乎武  
王之僂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  
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  
以流矢崩不僂武之過也

東坡書傳卷九

十 照續前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勸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  
稷于邠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太王后稷十二世孫  
公叔祖頹之子謂古公直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  
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後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庶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  
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蘇氏書傳

卷九

照續前

肆子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能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琴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  
者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問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敬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  
兩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教圻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

東坡書傳卷九

照續前

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  
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  
并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爲此說獨鄭元  
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  
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  
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  
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元之妄也而近歲  
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  
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

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子專以書五子王制  
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停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東坡書傳卷九

東坡書傳卷九

三

東坡書傳卷十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其

東坡書傳卷十

照曠

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易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裁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任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騰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為巫史矣故堯命重

黎絕地天通惟達者為能然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陽

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

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東坡書傳卷十

照曠

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教脈也執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焉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圯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物之方壯不違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變夫物之方壯不違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

大豈獨水哉以其極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而不敢言以子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日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

東坡書傳卷十

照曠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濶用五福

威用六極

衡極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

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于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

東坡書傳卷十

照曠

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日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首

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

已而乃有思何出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

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舉蹠而

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

言從者次之于是始有禮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

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

聰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

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又視明而不為

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為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

而為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為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

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

威儀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兩金之聲如人之有言

東坡書傳卷十

照曠

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噶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  
故視爲火而可以治噶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  
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  
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  
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略也或曰五事之叙與五行之  
敘異蓋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敘五事專以人  
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于五勝適會其然  
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爲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  
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敬既  
敬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  
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  
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曰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

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歷數  
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別  
而爲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

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至  
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道猶不及學  
者因是以謂中者適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陸說斯言  
也賡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賡則粗微之制  
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

東坡書傳卷十

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爲民極

敘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

安錫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  
之極無虐矣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爲使蓋其行而  
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  
自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

謀慮者也有爲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  
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  
未履于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  
者德也雖真偽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爲善之  
利斯大作極矣虐矣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  
賤利不在于爲善矣人之有能爲善者得自進而邪  
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爲善者汝知  
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  
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  
爲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  
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  
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極極者之所大失也歟

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

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

于進人無所爾難非徒人得一士亦許自舉其材其

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

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

斯言也音常哀爲相艱于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

代之未暮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非親舊莫由

知之若祐甫與賈真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

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教言是弊是訓于帝其訓

東坡書傳卷十

九



天之錫萬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  
萬筮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  
皇極之數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  
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數言者其  
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  
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東坡書傳卷十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克  
友剛克變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  
直而已變和也過強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  
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也

沈潜剛克高明柔克

沈潜也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

上九亢龍有悔臣常執剛以正君若當體柔以納臣  
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顧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為天下則既陳天地君臣  
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  
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兩止

曰蒙

如蒙霧

曰辟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兆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卦之不變者  
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之變者則止以所變之  
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東坡書傳卷十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  
于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  
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立此人為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  
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

周禮有外朝聚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與人之謠皆  
謀及之道也

說及卜筮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故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庶  
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  
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前古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暍曰風曰時

東坡書傳卷十

貌木也其徵為雨言金也其徵為暘視火也其徵為  
燠燠水也其徵為寒思土也其徵為風聖人何以知  
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為春春多雨故雨為  
貌徵金為秋秋多旱故暘為言徵火為夏夏多燠故  
燠為貌徵水為冬冬多寒故燠為貌徵土為四季而  
風行于四時故風為思徵箕子既敘此五徵矣則又  
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  
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蕭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晝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而若

說不肅則狂

曰僭恒鳴若

言不從則僭信不信也

曰豫恒煥若

視不審則豫豫淫樂于色也

曰急恒壞若

聽不聽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審則業業暗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

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後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後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後

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其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

寒煖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為國休戚

庶民之能為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

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蘇氏書傳 卷十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厄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

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

日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一篇亡

東坡書傳卷十

東坡書傳卷十一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召公也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爲貢者旅獒也春秋傳曰庭實旅

百犬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柎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

物況諸夏乎

分寶王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固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爲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

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難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東坡書傳卷十一 照麟閣

民爭為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道物則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况于王乎周穆王得狼

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風夜問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譽大德為山九勿功虧一贊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勿一贊之積也

文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果伯來朝詩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周書

金勝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勝

金勝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勝實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憚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小

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為功

功事也

為三壇同墀

東坡書傳卷十一

三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一

五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一

五

築土曰壇除地曰墀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日惟爾元孫某遷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且代某之身

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

孫者則曰丕丕子也可以代之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于事鬼神為宜乃元

孫材藝不若且而有人君德度爾以王天下為宜死

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

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况周

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

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

者以已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皆為見書乃并

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天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祝

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

三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東坡書傳卷十一

五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一

五

照曠

茲攸俟能念于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

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

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

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

勝也也以金絨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瘞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

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袂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家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鴉

幽詩鴉鴉惡鳥也破巢取卵以取管蔡之害王室及

東坡書傳卷十一

六

照曠

成王也

王亦未敢請公

未敢請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勝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勝故周公納

冊于此而成王過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

東坡書傳卷十一

六

照曠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玉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兩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假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熱

東坡書傳卷十一

七 照晴開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

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

未易盡廢也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督祭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罰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惟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功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

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迨至也大哉我功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

不能至於知人迪吉以安民者況能至于知天命乎

已矣今于但求所濟而已

數責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蘇氏書傳 卷十一

八 照晴開

責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子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絕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

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舊說以為文王非也日前寧人

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子不敢隱閉用

武王所遺寶龜下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

朕厚也殷少當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

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

我周邦也

東坡書傳卷十一

九 照晴開

今蓋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牧寧武圃功

獻賢也牧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

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

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

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

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

人之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

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遠播臣爾庶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口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咨

嗚呼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

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

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修己以正之不

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審爾寡哀哉于達天役遠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肆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圃功

中我也甚畏也我聞汝眾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

信動爾眾哀哉然于為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

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愛也爾眾入義當以言安

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考所圖

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爾我不甚

已矣子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與周王

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

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

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

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東坡書傳卷十一

十 照晴開

闕明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業悅辭其考我民于易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勸誘我民若有疾于易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

之不忘醫也子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遊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

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

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東坡書傳卷十一

王又以農喻也苗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父雖教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

基乎

肆子易敢不越甲救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廝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

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

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

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寧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夷邦由哲亦惟十人通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知矣

越天業悅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東坡書傳卷十一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

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

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

不問也

子承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易敢不終朕歎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于易其極下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

休息此前寧人者子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

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并

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

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

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樂

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之

所以作大誥也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

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王廣淵

齊肅也史記生而狗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如于時德

垂後裔爾惟踐脩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子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東坡書傳卷十一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承統厥位毘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教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

曰上帝時歆又曰宏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

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膺叔得承異畝同類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承統厥位毘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教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

曰上帝時歆又曰宏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

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壘而合為一稜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東坡書傳卷十一

東坡書傳卷十一

去

照曠開

東坡書傳卷十二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

東坡書傳卷十二

照曠開

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

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

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

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

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

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

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寡庸庸庶祗

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顯寡而治強

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敏乃寡兄易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敏乃汝寡有之兄武王最勉之力言汝小

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邁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

通備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考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

以居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

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宏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粹粹

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

庇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瘵乃身敬哉

惻痛也瘵疾也常有疾病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艱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選

豫乃其久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

可必矣民歸有道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

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于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

疎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慙不慙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慮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慮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  
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

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  
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

東坡書傳卷十二 四 照曠開  
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  
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背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背

災通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背也惟

終成其惡非誣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  
以爾為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

其惡也乃惟過背原其情乃惟過爾非敢不以爾為  
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則公虐刑殺

非死罪且殺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為喜怒而出入其  
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

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  
矣雖大無道嗜殺人者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

欺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為甲乙  
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  
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背災而惟終之  
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

不可識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背災適爾  
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真可識也末世法壞違

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  
以向背為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

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于必死之  
地亦死爾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憐者減過失殺雖

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  
而大罪殺乎豈可以非死罪為不罪也所謂既道極

辜者是人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  
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為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  
所謂盡道也子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為口實故具

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序  
如此則刑有序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乎

東坡書傳卷十二 六 照曠開  
惟民其教慈和  
教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  
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刑則人無或刑則人  
則刺鼻則刺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刺鼻刺耳亦如此其文

略蓋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為內政為外臬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為限

節也  
司師茲股罰有倫  
司專也專司此則股罰有倫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

終無生道乃可殺  
東坡書傳卷十二 七 照曠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汝汝封  
次就也  
乃汝蓋選日時汝惟日未有選事  
常自以為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竊殺越人于貨臂不畏死

越類越也督強也  
罔弗慈  
慈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慈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于哀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混亂日乃其速由  
女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為

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愆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讎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何憤憤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弔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更不知訓以大亂亂乃迫而燧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刑罰茲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于賊殺而已後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幸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

東坡書傳卷十二 九 照曠

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稔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怒

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民不能厥家人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至于小臣皆為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率殺之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懾

居敬而行寬裕先法文王之所教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東坡書傳卷十二 十 照曠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迪于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曰無者求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災災者附之己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為而莫之道則是民為政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右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

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為千里況其顯聞于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敬德

非謀不與眾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亦不汝遠絕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無自絕天享也

明乃服命  
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聽于先王為高

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書

東坡書傳卷十二 十一 照曠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妹也詩所謂沫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湎于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于世次為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朝夕救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行于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

作酒者本為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幸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與作也有正有

事無常酒容其飲于燕間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東坡書傳卷十二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若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後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糝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修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

也羞進也羞者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剛也惟

曰我民迪于小子之教懷土安居齊于用物其心無

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

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修農事

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

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

于內以祭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

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

汝小子乃為王正事之臣亦為天所順子元德之君

也

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

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

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棗邠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于其

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

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

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于御事之臣

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沉飲聚飲至于外服

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

東坡書傳卷十二

閭里者皆不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

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爾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權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氏怨庶羣自酒醴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邁天非虐惟氏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祗適也畫痛也紂耐樂其身命令不

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得適足以為怨

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

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酒不少休息其心為酒

所使忿疾強復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矣明醉者常

怒也國君醉則殺人上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

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通逃羣于

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皆無權乎言與紂俱

死也天不聞明德之聲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

于殷無所愛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

東坡書傳卷十二

其辜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

于民監今惟殷聖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撫安也

子惟曰汝訪恣厥厥臣侯甸男衛

訪固也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劓大史友內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劓惟蔽事服休服采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為事者也服采以事為事

者也

劓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詞問寇敵者賈誼

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數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

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

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為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子石子又

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眾

賢士以定位也

矧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

子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

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

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

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

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

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為羣飲者周人則

殺之嚴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

也有斯明享者哀敬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

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

則是陷民于死同于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諫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

既常聽用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沉湎若

以泛責羣吏而不辨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

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貲或不貲未

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

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管其子

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管其子而責之學之

管其子而責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東坡書傳卷十三

周書

梓材第十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

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為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為國也

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

矣古者國君馭此為難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者

周公教康叔曰汝上不得罪于王下不得罪於巨室

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于巨室所惡于巨室者惡其

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

室何為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

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殺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究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辜

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賞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瘖也是人因為君幹事而瘖傷人者可以直宥也于是王乃啓監厥亂為民而寬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而鎮撫之禮敬其寡寡比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儆其命令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于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費故橫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苗惟其陳脩為厥疆畝照曠

稽考也敦治也苗去草棘也陳脩舊也疆畔也畝照曠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照曠

塗墍墍飾之也茨苦蓋也

東坡書傳卷十三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照曠

梓良材可為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敦苗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斷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慎為夾照曠

夾近也慎遠為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照曠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為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

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照曠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言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為言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照曠

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三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詰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與雅非世俗所能通學

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子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然皆兼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

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醜鑠鑿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錡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錡及蘇逢吉第且且滅其族聞延義言髮然貸之誅止其身于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

東坡書傳卷十三

五

救世云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鄂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為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于畢在鄂東南社昆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營因巡狩而朝諸侯于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邨在上林昆明

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求三月惟丙午臚

臚明也月二日明生之名

惟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輕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洛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邨社之位洛洛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備觀所營也

惟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牲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東坡書傳卷十三

六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弼半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勿

薄漁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

以令後于諸侯屬後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請劉子此

之謂書

厥厥命庶庶庶庶不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

東坡書傳卷十三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

周公也

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為遜辭曰詰告汝御事以

下也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

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移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持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

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

怨以復國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誠于

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

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出其囚執以叛我者

蓋有之矣王其可不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

蘇氏書傳 卷十三

東坡書傳卷十三

于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詰王也庶

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邦

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保天之哲王皆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保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嗣則無遺壽考日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日其有能稽謀

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而嚮也言我觀夏殷

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

其能用伊伊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

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

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

于眾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

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東坡書傳卷十三

用顧畏于民瘁

暑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

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為天下中

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感配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適王教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

蘇氏書傳 卷十三

當節文般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

也既教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日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

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

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

二國修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通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

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

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戮而無

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于此哉舉陶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懷不憂其不果也

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

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戮則皇陶不當戒舜

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

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蘇氏書傳 卷十三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僂夫殺無道以就  
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子惡  
之如此惡其特殺以為政也今子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  
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  
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  
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  
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  
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特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  
為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  
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雖已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東坡書傳卷十三

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警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  
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承天  
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贊王祈  
天永命而已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錫為宗周此下有殷簡在康誥

自惟三月故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  
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  
之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  
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循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為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  
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渙

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  
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  
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  
所以少國嗣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為復辟之  
始也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懷土  
重遷故以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  
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仲來以圖及厥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仲來來視子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

東坡書傳卷十三

照曠閣

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子齊百工行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至視功載乃汝  
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熾然  
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舜及無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仔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亦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  
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  
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  
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  
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  
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于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  
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為政乎此雖  
小過如火始作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燬者漸不可絕  
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為  
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  
東坡書傳卷十三

往皆當即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博大汝心裕廣  
汝德勿牽于私昵則汝永有辭于天下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嚴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  
也小人以賄說人必飭于禮故孔子曰獨飽于少施  
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  
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

照曠閣

十四

照曠閣

照曠閣

照曠閣

照曠閣

照曠閣

照曠閣

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辭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頌朕  
往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萊民彝

東坡書傳卷十三  
主 照曠明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承教

獲勉也成王曰公其以子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如此則不承也

篤教乃正父罔不若于不敢廢乃命  
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教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兵無遺用辰  
勤王修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遺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居師  
和恆常和也

定民居也

悼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悼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

迂衡導我于治平

子冲子夙夜茲祀

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

王曰公功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于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即辟焉

今當命伯禽為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勳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為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謹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為四方之輔也

子曰公定子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祇歎

東坡書傳卷十三  
大 照曠明

祇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致其康寧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子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悼與殷獻民

厚施典法于賢人

亂為四方折辟作則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為先古之言恭者甚盛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窮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

東坡書傳卷十三  
九 照曠明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為先也

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蓋文王德也

佯來慈殷乃命寧子以拒鬯二占曰明禮拜手稽首休

享

拒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占中尊也以黑黍為酒合以鬱也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禋王使人來戒

飾庶殷且以拒鬯二占經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

公曰明禮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

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禮焉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

歎

子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

家

刑禮于文王武王憲為效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親朕子懷德

周公以拒鬯二占禮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

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朕飽乃德朕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祭歲

是歲始冬烝于洛

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

故驛牛

王命作冊遷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

王賓諸侯殺驛以禮諸侯威格

王入太室禲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禲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

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遷諸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東坡書傳卷十三

東坡書傳卷十三

三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卷十四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王命多士周公傳之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始十三月莫王自遷也商王士有殷民在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明威王罰一也在天則明威在人則王罰

東坡書傳卷十四

照曠

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惟天不界允罔亂爾我其敢求位

勅正也不論勢而論理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

敢非有剪商之心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人心不界乎天心天心常導乎人心

有夏不道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甯帝大淫泆

有辭惟時天罔念爾

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寡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又有

訟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顯于

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界紂使不明于德凡小邦為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劓股告救于帝

將有劓股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

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

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

再往是我先王不忽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

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

股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子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子爾動變起于

爾邑子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即於其首亂罪大者而

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釋治

也

王曰獻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南

東坡書傳卷十四

三

照曠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爾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為近臣在王庭其可以在

事者則為百僚而今不然以為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遠也

東坡書傳卷十四

四 照曠

王曰告爾殷多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于惟四方罔攸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為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上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齊不有爾士于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與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爾子孫富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周書

蘇氏書傳 卷十四

五 照曠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為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聞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昔相師為此言也是蟻蟻蟻周公何誦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誡其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誇張為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桑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錮雞監門之養不殷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股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巨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六 照曠

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監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子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德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東坡書傳卷十四 七 照曠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東坡書傳卷十四 八 照曠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于

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

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

逸之所為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

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

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談欲

飲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使人主不

壽者五一日色二日酒三日便辟四日臺榭游

觀五日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

其民民怨咨顧天此最害壽之大者子欲以惡衣食

遠女色車宮室罷遊田風典勤勞以此五物者為人

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俗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東坡書傳卷十四 九 照曠閣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

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

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輒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譎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譎狂也張誣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

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

不殺為仁殺為不仁薄斂為有德厚賦為無道此古

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為幻或師申韓

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為仁也厚

斂所以為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勸此理

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

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

東坡書傳卷十四 十 照曠閣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

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釁于厥身

人不怨譎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東坡書傳卷十四

東坡書傳卷第十五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為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

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特大臣亦莫之疑者何

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為

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

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

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

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此其德豈

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為周公謀也

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為周謀也宗臣之深

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

而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

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

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業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

將終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

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荒率則天承孚于休

若其以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

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

善言以喻之

在我後獨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伏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過絕也佚失也經歷歷年

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過絕放失前

人之光明蓋生于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

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子小子日非克有正迫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冲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

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為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聖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

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美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即伊尹也

東坡書傳卷十五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

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

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又王來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

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

蘇氏書傳 卷十五

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

不可得而闕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又

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

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旬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東坡書傳卷十五

此明主賢臣為政既久則天乃為純佑者是命商之

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千小

臣蕃屏侯甸者皆得其人况于奔走執事之臣皆以

此道此德舉用又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

則民信之若者雖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美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成

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又有殷

此三王皆能繼天滅成或成者除害也

今汝未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

我邦者

公曰君美在昔上帝劓申勅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率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勅武王之德而集天

命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說叔

東坡書傳卷十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闕天有若故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

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

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

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闕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見者以道顯也冒闕者以德被天下闕也

武王惟茲四人

說叔亡矣

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顯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監汝爽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擬無我責

東坡書傳卷十五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子與汝爽同濟小子其可

以中流而止乎

取問揚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周人以鸞鳴于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爽皆文王舊臣同聞鳴

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

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

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爽者老成人以自助汝若

蘇氏書傳 卷十五

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

鳴鳥矣况能格于皇天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疑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場偶王在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

東坡書傳卷十五

七

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易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

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侯夷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朕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泰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子不允惟若茲語子惟曰我二人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敬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

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曰火在我二人受此福子德

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

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為憂也

其汝克敬德則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勝

周公言汝夷以滿溢為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

東坡書傳卷十五

八

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乘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為未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祗

服乃已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

惠若言顯也

子惟用罔于天越民

子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為始封之君則周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東坡書傳卷十五

九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四

蔡叔于郭鄰

郭鄰也周禮六達五家為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

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

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福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則職在而輒立衛是以亂

孔子將為政于衛必以正名為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子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行爾考

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

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

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偽也中不足則必彌

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子視聽之

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

中矣

則子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召公作將蕭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

蒲姑城二篇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詒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

東坡書傳卷十五

十

誦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子讀泰誓  
 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  
 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子乃今知湯已下七王  
 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  
 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  
 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  
 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玳瑁之與美玉也然  
 王莽公孫述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  
 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則  
 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微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  
 東坡書傳卷十五  
 念汝殷人大惟微福于天而不念祭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  
 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于初  
 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閑于民之靡  
 靡者也其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

使無亂桀之所以微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  
 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爾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盡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不知  
 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叨食也憤念也專用此人使剝割夏邑  
 東坡書傳卷十五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爾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  
 不異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  
 承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專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閑  
 剛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利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凶殘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莫居則刑罰可以勸  
 而況于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諾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  
 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  
 爾輕也對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罔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罔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為  
 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  
 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聞也武王服喪三年遯師二年天佑殷之  
 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  
 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  
 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敘  
 東坡書傳卷十五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子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尙宅爾宅吹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慶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獻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獻惡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朕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為五年于此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泉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于小大衆正之人皆

東坡書傳卷十五

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

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于事無益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閱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浴邑尚承力敗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穰矣

爾乃惟逆惟頌大違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將遠徙之

東坡書傳卷十五

王曰我不惟多滯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

汝無怨也

東坡書傳卷十五

東坡書傳卷第十六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夫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慎

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

子今王矣不可以勿中自得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

東坡書傳卷十六

民之長曰清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

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夫執射

御者曰虎賁此襄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

當擇人此襄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愛此者美哉鮮

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天競顯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

也

迪知忱相于九德之行乃敢告厥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

謂準人也是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

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

知忱相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卓陶之九德

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

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

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有五刑五流有宅五宅

東坡書傳卷十六

三居又曰茲乃三宅為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後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後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後之人既宅三後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築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恭德爾後書曰肆往姦充是古者謂流為住也築之所在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于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種上帝之取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後克即後殿惟不式克用三宅三後其在商邑用賜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取光也成湯既以升開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後其所謂後者皆其有德者也故曰三有後克即後殿人去凶而後用賢夏

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後故能

內協商邑外以顯德于四方也嗚呼其在受德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蘇氏書傳 卷十六

甸治也帝欽我而回封使我有請夏法湯受命而治萬姓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以敷事上帝立民長伯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宜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也

虎賁綴衣趨馬小尹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趨馬掌馬也小尹小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執持器物者百司庶府府庫藏吏也大都小伯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表臣百司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厥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為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

東坡書傳卷十六

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曠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黍三毫阪尹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毫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毫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毫名故曰毫或曰衆為北毫較熱為南毫假師為西毫屢數此者欲得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能知君子小人之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文王問彼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邊庶獄庶慎文王問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後去凶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存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德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其心如其言是謂若相我受民助我所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問之

蘇氏書傳 卷十六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譏問之

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修以又我受民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一語一言聞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茂亦多矣必受

而釋之末惟成德之修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

一語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子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于人不敢自有而獻之于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東坡書傳卷十六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博也

自古商人才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收夫華人則克宅

之克由釋之茲乃俾又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釋之

者細釋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固有立政用人不訓于德是罔顧在厥世舉自

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勸也何爾儉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見世德之儉微兮遂增擊而去之是之謂

儉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收夫

夫周公沈以獄為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

也

其克諾爾戎兵以陽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

訪治之

以觀文王之取尤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

東坡書傳卷十六

八

照讀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于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

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子定國吏部尚書用山

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刑用中刑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

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為三公也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

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于史以為後世

法也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豐作周官

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經厥兆民六服雖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

東坡書傳卷十六

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為六服董書

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

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為倍之德表而政卑也

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

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求天下惟恐失之不

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

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

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

此則治一作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為國不在官多而在得

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子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保皆論道國以道為經以政事緯之與刑無相

東坡書傳卷十六

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實

在天地對子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家宰宰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刑罰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已聽焉

故冢宰為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政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接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為地官接馴

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于禮而成于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于夏故宗伯為春官司馬

為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為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東坡書傳卷十六

十

照讀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為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早成光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舉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備五服舉朝

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巡守

故以五載為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

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

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

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築刑書叔向論之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立任

東坡書傳卷十六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

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

治罪科條止于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

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

兼行吏猶得賂事而讓乎令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

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

之弊一至于此哉

其兩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于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蘇氏書傳 卷十六

蓄疑敗謀

人主問諫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

大于此者

忽忽荒政不舉瘡面而事惟煩戒兩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始于初必艱于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言笑貌為哉

東坡書傳卷十六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

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族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

為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共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

三公也

豈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喪兆民萬邦

惟無敬

成王既踐東夷肅慎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土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國語曰文王誦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宅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宅姑蒲姑也周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敷二篇上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元

以為周公之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

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成周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

宅新民也洛人在內設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

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陳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慎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德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為馨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

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

有以也夫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

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極

枯槁加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

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

東坡書傳卷十六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

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

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

表此人之情也為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

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

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風者乎



國厥政莫或不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有所與廢出納皆咨于眾以度之眾言同則釋之孔子曰異吾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為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嗚呼惟其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真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眾言也

東坡書傳卷十六

十六

照廣閣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股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

有爾惟勿有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 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衰充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

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乃大 有廢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去

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

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

東坡書傳卷十六

十六

照廣閣

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

之子不可以不論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

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

有辭于永世

東坡書傳卷第十七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頰水

發大命當齊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頰水而已洮盥

也頰頰面也 相殺冕服瑤玉几

乃同召太保爽

召公為保兼冢宰

禹伯

司徒

形伯

宗伯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為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形伯姬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東坡書傳卷十七

十七

照廣閣

虎黃氏

白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漸進也幾危也

漸日臻既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善言嗣茲子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

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既教則集之民既

集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喪否也

在後之伺

伺愚也楊雄曰伺伺顧蒙

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迓安勳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貢于非幾

幾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為文飾而已不知其

為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

東坡書傳卷十七

也惟安為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

宜哉

茲既受命遷出綴衣于庭

綴衣帷帳也羣臣既出設帷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

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俶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爰女

蘇氏書傳 卷十七

以二千戈虎黃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

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置于翼

室

植宅宗

為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以法度作冊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為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狄設綉履綴衣

狄下士屨屏風為斧文也

廟間南嚮

戶屬間也

敷重篋席

桃竹枝席也

綉純

綉黑白也純潔也

華玉仍几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幾几凶事仍几因生

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親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藉席也

綉純

綴雜采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且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疊席

疊莞席也

畫純

繪瑳也

雕玉仍几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尊臣之坐也

西次南嚮

西廂夾室

敷重筍席

筍竹席也

玄粉純

粉紺也以玄紺為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時

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素刀以下陳寶

去刀大訓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鐘也  
 或在西序大玉或玉天球河圖  
 入卦也  
 在東序之舞衣  
 德國所為舞者之衣  
 大貝鼓在西方兌之戈和之弓  
 兌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與共工  
 東坡書傳卷十七  
 七  
 在東房  
 舞衣鼓已竹矢皆以古物實之如後世實孔子履也  
 大略在賓階面  
 大略玉幣  
 報幣在作階面  
 報幣金幣  
 先幣在左塾之前  
 先幣象幣蓋大門堂也  
 次幣在右塾之前  
 次幣木幣也革幣不陳  
 二人從弁執惠立于單門之內  
 崔弁亦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牙單門路寢門  
 四人恭弁執戈上刃火兩階  
 恭弁青黑也堂廉曰兜  
 一人冕執劍立于東堂  
 劉欽屬  
 一人冕執劍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戟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禮立于西垂  
 致冕皆執屬  
 一人冕執劍立于側階  
 欽當作欽說文曰欽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人冕執劍讀若欽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陞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蓋衣冕也衣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雜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作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入即位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藉幕丹質縹結于四隅殿士也鄭元云蓋者之四角其文如縹行往來相錯殿之縹結似今蛇文蓋豈縹亦為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裝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形禮也縹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陞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瑁名瑁四寸王所  
 東坡書傳卷十七  
 九  
 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投圭瑁當階陞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陞御王冊命  
 書冊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冊御王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副訓隣君邦率循大  
 十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十法也  
 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唵上宗曰養

太保實三爵于王王受而置之曰伯祭先日祭至而  
 而不飲曰咍曰嗜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  
 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乘璋以酢  
 半璋曰璋太保實此爵以為王酢已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東坡書傳卷十七  
 十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侯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諸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單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幣黃朱  
 陳四馬黃朱  
 黃稱奉圭兼幣

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其

贊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嗣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藍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矣若

文王出夷里之四天命自是始順周公記之謂之文

若猶管仲鮑叔願齊桓公不忘在舊時也康王生而

富貴故于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思

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黃圖載走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壽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子一

人劍報諸首若文武不富不務若底至齊信用昭明

東坡書傳卷十七

子天下

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

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

王所謂不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若

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

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則亦有餘慶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

希皇天用訓厥厥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子一二伯父尚爾益碩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蘇氏書傳 卷十七

言諸臣忠于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

教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問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賦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雖非滿終不援也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

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

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

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

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禮也猶可以喪服行

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

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

受教戒讓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

升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遊

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違宗正太僕奉迎

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

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

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斯焉

在表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今康王既

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

不若喪世之侯召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

東坡書傳卷十七

三

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一書也曰至矣其父

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者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

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東坡書傳卷第十八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

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黜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東坡書傳卷十八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

齊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十二年爲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吾先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

污彼則安能惟聖人爲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滅厥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勸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爾亮四世正色率下同不祇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與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子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

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東坡書傳卷第十八

周書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恭申書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共念哉

子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

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書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

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陸德實忤天道散化

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秦延會  
作散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爲人所畏服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宏而

取精多則生爲人豪死爲厲鬼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閉之惟艱資富能訓惟

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

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

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

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溥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子小

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

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卑

兩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表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實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濶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蘇豫且以為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嗚呼子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楚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威悔之後時已遠矣

周書

周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太僕正太都中大夫

王若曰伯罔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理小大之臣咸懷忠貞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賦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恐乃后德爰修不逮慎簡乃條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使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于君牙伯罔二書者獨斯言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憮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子汝辜

東坡書傳卷第十八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于此

王曰嗚呼欽哉丞弼乃后于蒞憲憲典也迪上以先王之典也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加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累劓者多人官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輕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子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

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罔喪其尤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強天下者蚩義以為殺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侯也矯詐度劉也凡民為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極黜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僞民為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鼻則耳

極重而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有屬于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冤訴為差別有辭無辭皆刑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為亂始

民與有斯民混莽莽中子信以覆祖盟

人無所訴則訴于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與反覆祖盟而已

虐成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無德刑之香也

殺罔惟歷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于三危

民演于祖盟祭祀家為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絕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

罔有降格

殺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三 照曠開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驟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驟寡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驟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

風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夫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士舉附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葬典獄非乾于威惟託于富

訖盡也成貴有勢者乘富貴之勢以為茲不可以不

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

盡也

敬忌罔有播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修其敬畏至于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

于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

動天地感鬼神無大乎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為之

卑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

民皆自以為不究其不信之信幾于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

子孫其必有與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

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舉陶不與焉

畜吝之也書盡以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

有此俗備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為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古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成奪貨

貴者以成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

言當以伯夷為監苗民為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

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勸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為主由也

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救之而

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

我為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

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六 照曠開

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三德漢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

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日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為

政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罔有大獄獄吏以

多殺為功以不遺支黨為忠胥史皂隸以多遺賈察

為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或

奇于此故曰何虐非及虐其非同惡者則勿速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于其辭

五辭簡字正于五刑

簡核也字審慮也簡字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有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

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有無不可者但恐

其有疵弊耳官者更為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

內女謁也貨濫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為言也法當同

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字有眾惟

親有稽

既簡且爭眾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

以不稽也

無証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星辟疑赦其罰百錢問實其罪

刺其類而淫之曰墨六兩曰劓

蘇氏書傳 卷十九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問實其罪

載鼻為剕倍之為二百錢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問實其罪

刑尼曰剕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錢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問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問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

謂疑者其罪既問實矣而于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剕刑宮辟皆真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

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

是孔子以夏刑為正也

上下比罪

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無懲亂辭

管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

則是以不可行者為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

為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

者有出于法內無入于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為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

為強盜既至其所則不強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

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爾既至其所則強當以

強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責稱罪報其所

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刑一罪應剕剕刑不並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論當以一重刑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剕罪應刑剕罪

應剕則刑之獄抑贖之獄蓋當其剕罪而贖其餘何

謂餘曰剕之罰二百錢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錢以

足剕罰五百錢之數以此為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

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異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

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于改法之前而論法于今

日者可復齊于一平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

任其不齊所以為齊也倫者其例也異者其辭也辭

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刑懲非死人極于病

時有護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

王官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賈已極于窮

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問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東坡書傳卷十九

十一



事之真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誥之多得其情非從惟從

固國之中何求而不得固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膏占成庶中正

律令當合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其得

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

輸不成也囚無罪如傾瀉出之也乎審慮也成與不成皆當與成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東坡書傳卷十九

三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承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府察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述

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為實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

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

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既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得我

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王老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為

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

無酒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

無窮之罔必由五利威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東坡書傳卷十九

三

東坡書傳卷第二十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桓桓圭瓊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白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為

杓柄曰圭瓊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策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東坡書傳卷二十

一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泆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為用者

故為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者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

傳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頭童焉

子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積子一人

有能致功于一人者乎

承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

人奉祭祀也

故多修扞我于艱

多所修完扞我于艱難也

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賽爾

豈一自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邁惠康小民無荒寧簡值爾都

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子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

矣平王宜若術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周王之禍諸侯釋位以問

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

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

為出涕唐是以復興焉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閉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非魯近郊也

東坡書傳卷二十

當時治兵于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譁譁也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

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祖茲淮夷徐戎

並與祖茲者猶云往者云爾

善教乃甲由敵乃千無敢不備乃弓矢鏃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

敎敵銀爾皆修治也市精至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

牯所以械牛馬者今常用之于戰故大釋其牯淫大

也

杜乃捷敵乃奔無敢傷帶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披機樞也敵奔也恐傷此釋牯之牛馬此令軍所在

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收越逐祇復之我商賁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軍亂生于勤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若牛馬風

逸臣妾通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

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

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赦復其主我當商度有

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

惟征徐戎時乃糧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

楨榘也師遠行則用之楨幹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

惟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糧糧遠征其國

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

以子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

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

其地易以散聚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

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

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

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

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無敢不俱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敢不俱楨幹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

已稷糧芻麥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

楨幹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

者乃謂無餘刑琴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

于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也而至于是

哉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麥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幹芻麥皆

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

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

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

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遠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

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敘書蓋取此也

周書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任好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伐鄭

也孔子蓋以爲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說自若是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于遊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己也然終好之知藥石之壽己也然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爲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

東坡書傳卷二十

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我視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己者而已

雖則云然尙歎黃髮則固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愆

佗佗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踈而遠之

惟截截善謔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諷巧也皇駁也佗佗勇夫且不欲而巧言合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且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

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邪之机阻

不安也

日由一人邪之樂懷亦尙一人之慶

懷安也

東坡先生書傳宋志作十三卷

四庫全書所錄亦十三卷此本作二十卷與萬卷堂

書目合不知今有何人明吳興凌濛初有序表了

凡揚用併地承卷沈則斷皆有批則此二十卷似

非傳寫之誤余刊周易集解仍毛氏所分卷快蓋

以書之首尾既全卷帙之分合於說任要者左闕

耳今於是偏亦仍二十卷之舊詳校付梓亦凌序

所移波公傳洽臨明非一時諸儒可望項背傳注

家徑好佳之之聖未入耳者與其批漢而宋則

東坡書傳跋

母乃齊產諸儒而兩檢獲夫斯說也余亦未敢問

然嘉慶甲子臘月二十日若重張海鵬識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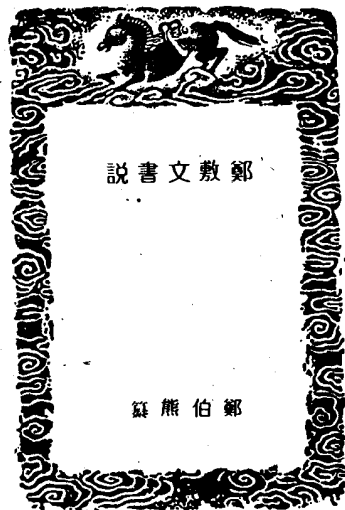
東坡書傳十三卷

高世宣書目作二十卷與其傳高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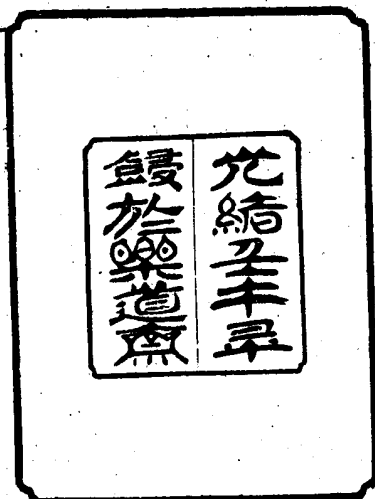
蘇氏丁氏書志並有明刊本二十卷蘇氏目錄有無蘇則兩蘇歷解六

十二卷其中書傳亦二十卷蘇志同

東坡書傳提要補正



# 敷文鄭氏書說



鄭文書說

書自孔子判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規範悉備不幸  
 火於秦傳註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  
 夫皋益伊傅周召書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  
 經枝詞曼說汗牛充棟曾不能參其萬一而無所  
 考證至乎今有餘哉然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  
 洛諸先生力尋塵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  
 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下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  
 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精微之蘊深功極  
 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學  
 者于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緇州李調元識

敷文鄭氏書說序

第四回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

- 典與中星
- 象以典刑流者五刑
- 四罪而天下咸服
- 而難任人
- 五刑有服
- 書序皋同氏矢厥謨萬成厥功
- 汝惟不務
- 謀受益滿抱損
- 作般汝明

第四回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

- 藝圃樂之效
- 因民弗忍距于河
- 倂授天紀
- 書序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復歸于毫
-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白雉遂與桀城于鳴條
- 之野
- 書序湯既勝夏欲其社不可作夏社
- 書序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 仲虺之誥
- 伊尹放太甲
- 有其善長厥善
- 惟先格王正厥事
- 西伯戡黎
-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 牧誓
-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 立政
- 呂刑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

第四回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

教文鄭氏書說

宋 鄭朴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堯典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是謂星火以見其位也此宿也星北之宿也是謂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謂星昂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二十八宿常半見日東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入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仲春星

象以典刑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此說漢書堯典之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升降自虞夏之衰記于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

百年之間始復虞夏之舊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周所以號泰和之極者以此然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震駭習熟于耳目則易玩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弛其斬割殺戮可駭之事詳為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略之意亦可想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諱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生然止于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殺四凶之罪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諸語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歟然舜之典輕矣獨曰惟刑之恤蓋輕典亦憂其或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朕言多懼者雖贖而猶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可不識此心哉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此說漢書堯典之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升降自虞夏之衰記于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此說漢書堯典之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升降自虞夏之衰記于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此說漢書堯典之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升降自虞夏之衰記于商季意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

以四裔與九州千里之外為三居此說則非  
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之至輕宿而流之有五  
以為輕重之差耳而或以四裔九州千里為三則輕  
無所準矣故為輕重遠近之說者庶幾得其情乎蓋  
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厭其詳所以求  
失情之詳也二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穆王五  
刑之屬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密也寬也其寬  
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言之以  
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書序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古者先德而後方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  
而折箠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  
有廉頗之事而後堅執銳野戰略地者欲以居文學  
議論之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  
謂功也聖人猶屈之於皋陶之下其教書曰皋陶矢  
厥謨禹成厥功蓋功未有不出於諫而宣力四方者  
不得先於朝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  
駑蹇怨懟之意銷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  
而禍亂不作矣

汝惟不矜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  
所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  
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  
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為盡性知此則任  
重道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  
達乎天德矣

謙受益滿招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遠吾禮焉不遠責

鄭敷文書說

夫人也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爾此  
帝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風豈惟刑施  
而民悅哉由其德遠罪心化於冥冥之中者蓋多  
矣死者一二而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  
憾矣其心曰吾居人上而有中不才之子弟尚足  
以為賢父兄乎鳥獸草木不遂其性去心成焉斯人  
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者尚足以為盛德事乎故其  
視天下之人雖強悍抗戾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  
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之而不知吾德念疾之  
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默然若有以深負於吾民也

聖訓

夫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省躬也至矣其含容隱  
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諄諄也勤矣然謂吾兵為  
無闕謂吾省躬為無愧謂吾容之教之為無餘力遠  
然自以為足則非所謂純亦不已謙尊而光樂天而  
無競在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唐虞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後所以班  
師而不疑也且帝常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惡之可  
引蓋聖齊慄若無所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不曰吾子  
職已修而無非也吾孝心已盡而無慝也庶幾而不  
格矣即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  
之有苗蓋已然之效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  
還而帝德敷于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  
舜禹益之心其無憾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  
之文明其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  
利物輔取其斷敵取其并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類  
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琬琰之節奏如干  
戚羽旄之字如金石絲竹之清和以警其意而勉  
其修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游

敷飾章說

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  
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蓋益善其稅  
致飾飾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不務然也況垂衣  
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數之為哉服是服  
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  
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  
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繼愆糾謬為職者也  
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  
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更唱互嘆使其君  
左顧右盼靡手不敬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  
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  
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  
稱之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  
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

樂論樂之效

舜憂庶頑譎說曰捷以記之否則威之為則曰帝尤  
天之下誰敢不遜齊曰皋陶方施象刑變則曰子樂  
之作幽如神明而來格隔如虛竅而在位微而鳥獸  
則率舞靈而風凰則來儀況於人乎樂若是況於德  
乎至此則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未也況於捷之威之  
刑之乎其君臣之聞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實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驚於天下平進而至於  
無聲無與斯至耳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矣

因民弗忍距于河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或謂侯不敢叛以先王  
之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游無度因為  
失德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遠播而後舜因得  
以奪之何哉禹弼成五服其德在請侯未遠也而王  
室有大難天下莫有動王之舉而五子御母侯于洛

納亦無有矜憐而恤救之者又何哉蓋嘗謂唐虞之世其民愛之敬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為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民也若保赤子若承大祭若臨大威

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畷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久弗反恬無愛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怪矣哉其禍貳而不忍非弗命先王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勤劬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悍然孤立遇弗友愛之

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禁若非憤其兄乃追念父母之恩耳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康之所以失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故堯不以天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商均而傳之禹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益稷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舍聖而授賢則亦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敢與諸皋夔益稷之徒故禹之讓于皋陶誠切懇到

至于數四非偽焉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理而已禹治變唐虞法而傳其子啟之賢詎歌獄訟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于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至公之器不可以為己有而望于孫之不遺也然禹雖傳之子孫其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代之禹固樂乎天下之得其所也當是時四方諸侯環視而莫之救非厭乎禹德也概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之乎揖遜與賢也何擇焉舜遂太康而立仲康未預於禹也

惟其措心之不出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四篇甘之戰非盛德事也五子之歌見命之中絕矣聖人蓋傷之也然則禹之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為聖蓋自時之汗隆言之禹為慮天下之審也

帝王之政莫先於畏天平易及戾然省已修德惟恐天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後懼也故二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義和之說居其半舜初即位首齊七政其於天道何其謹也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嘗食有司必先期以告天子詔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日天子易服避殿減膳徹樂百官守局以俟天變其嚴猶如此况堯之君子司天文者敢有弗虔其職乎酒荒于巨日食不知使君臣上下不得敬戒以祗天譴由後世言之諫不赦可也况守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日

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道於是乎不絕矣蓋虞夏之道與天也有應之征每五行而乘三正也雖德衰而至于與諸侯戰然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逸豫而失邦弗克與天德相違于天象而征伐行焉矣道其復與焉肇位于亂亡之後而舉動若此其知所本夫當是時強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和而致慮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之用心乎故夏書一篇皆畏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如此允侯往征之者非征伐自侯出也是謀蓋出於允侯

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事以誅蓋言先王克謹天戒於未然之前探臣民之言以省己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大者義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先期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况迷天象至此極乎言其罪之重也夫以荒淫之人顛覆厥德則王師之來未必無拒命之事沈湎之居於民上必有汙染俱化之人然非夫人之罪也故玉帛俱焚允侯懼焉夫不輕于淫湎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乎無辜戕之至也未

稱威克厥愛以戒眾士猶言弗待刑戮也舍刑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其仁矣觀允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能用允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是夏道中興之象而世祚賴以復延聖人所以取是書之意乎先儒於此篇疑焉者蓋以廢時亂政之弗知日食之事為輕故也其末之思乎

書序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復歸于毫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為慢神之大罪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之罪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毫則桀無復悔改之理然後湯師與焉湯誓之敘曰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未歸則桀猶可為也此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之意同情乎汝鳩汝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歸之湯復何歸哉嗚呼桀紂之罪極矣湯武之舉遲疑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立人之朝君未至於不可諫而謂其君不能者蓋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伐桀聲罪也升而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畏雖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賢賢將復何恃以歸于危之故勝之勝之則子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天資李戩驅誘之術無道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折逆與賢而繼以世及又繼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愧焉而不衛天下之惡名以救斯世不避後世之口實以關二世昔所未嘗有而自我為之雖時有汗隆而理無彼此因時乘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及之世下視萬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懼而不忘也雖然後世聖人不幸過斯世天下望其來蘇如旱雲時雨能不惟吾身起而應之濼煩深毒舉道賜之人而置之清閭之地澤焦潤枯起復秀之苗於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不敢釋然者至此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使天下後世無祭則已天下後世而有祭負湯之德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而不知救其為惡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以教

生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終無賊奪之象雖前顧後原如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孟津之渡升而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於湯哉武庚之不叛則適命不黜不逆其必辟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敢假其名以欺天下而匹夫匹婦卒不眩其名忠臣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式之德昭然可以尸曉也此聖人所以為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古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祭盛既潔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之責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萬物於一身通隱顯于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亡而社稷遷宜矣然祭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責君以示戒此作夏社之意也後世有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書序遂伐三腰俘厥寶玉三腰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璫之類是也胡先生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者猶謹如此况神器之大者乎謹其小所以尊其大者寶典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可常乎是義也於願命之篇見其詳願命之義今

神應之誌 騷心善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征有苗而益以為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況於人乎湯勝夏而還未至國都而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天以將天明成而下順乎民黜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善禍淫之道得以不憎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禹以降厥功茂矣願不以為善而以為懼不以為滿而以為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仲虺於是作誌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

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志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甚微積而至於恥聞過失好勝人驕辨給聰明厲威嚴恣強復則甘受佞辭而邪諂日親惡聞忠諫而正直日疏賢人君子高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鼠斥殺戮肆行而不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嫩則小善可以成德匡救其惡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術之妙用如孝子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引詩以斷事君之章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故勝夏之慚湯之所以不釋然而仲虺所以為喜也齊威公勝楚而執溝塗衛獻公入國而領逆者境變於前而心為之易位一息之開驕傲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存也如此大珣之慚將身勿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卒焉歸毫之語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之所警也魯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然不可得而臆之矣

伊尹放太甲

昔仲尼作春秋其於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有罪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刑蓋幾於用湯武之權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眾非元后何敷后非眾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無輕重者自天為民立君言之略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其稱君民若甚倒置者為牛羊用人者言之違湯武也故道有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遇中變不失正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



至其身臨之而亦不敢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慮於阿衡則繼以苦言聳動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已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其為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而繼之以死君子許其為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反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迹雖不同要皆君臣之

數部書說

一

第四節

罔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拘為賢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為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大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發吾以為懼而彼由之以為常而若弗聞也則其性淪於所習之中而惡且成矣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而非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直書之曰放且君薨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禮也而未有居於外者君居於外非主也是啟天下後世廢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於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甚懼焉仲尼之所懼伊尹因亦懼之矣直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自為遲遲進退而一惟命自後子孫之托夫何所疑而營桐宮以居憂過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始之際伊尹亦何憾而其心獨憂憂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階之勢天章地卑之義毫髮不可紊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烏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慮天下後世

之意況其用之者敢以為常而不懼然則虞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論救時不得已之意也春秋之法也其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云者為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甲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宮伊尹不得已之權而為法受惡也曰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叙伊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於歸亳之下者以明喪畢則歸而非放雪伊尹之慚德也曰伊作威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於太甲其出其歸皆志於成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於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志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不可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竊其惡而篡弒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於太甲之書反覆致意體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或曰伊尹之於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故不立之前則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於富貴惟置之於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蝕而復明天理欲悔而復昭矣

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觀太甲怨艾之言則其知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何以能甘滄泊於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以微見於親聽言動之閒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漢羣臣數目邑之罪也哉觀乎此則霍子孟所謂功者尚不足云矣

數部書說

第四節

有其善喪厥善

伊尹將告歸戒太甲者無自廣以俟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

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蓋未免於戒也若夫禹治水湯勝夏武克商拯民於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之戒猶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三代之臣所以告戒其君皆勤勤於是不謀而同何也蓋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以天下之善歸於已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餘裕哉滿則寔寔則忠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用於天下小臣諫大臣欺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必然之勢也故以禹為武王之聖其於運獨智以馭四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不忘此戒而克終之盛稱其德者亦不過曰允恭克遜舍己從人取人為善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者自牧之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於聲音笑貌無所歉也凡到之體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而無悔惟謙為善然故為天道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而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原皆出於此其間能因事省警常懼此心之或忘者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氏大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於大勿以太平而自驕情克終若始若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臻於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見變長以是乎十有一日而群滅嗚呼人主一有驕心而星文為之變異心一知過而天意為之昭回

數部書說

第四節

第四節

帝王於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述湯武庶幾成湯功德兼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畏知自矜輕士之書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賢人而不思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教其君之心術亦不可得也豈不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屈已從諫以致貞觀之治者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驕悍不顧之氣象亦銷矣然其晚年矜已好大勉強聽言或至佛怒導人使諫之風寢不復見豈讓德之衰而驕氣象之老不自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邪此又余之所歎息也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微福者為於豐殺而過禮者發於心術之微見於薦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微福之心萌於畏死而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其邊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迫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

鄭敷文書說

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不必用兵而商之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無益犧牲燔盛既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也不迪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言即武王數紂之言先備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為二王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與師之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為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為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戒徐徐進退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務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界九疇棄倫攸教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彘倫叙而天錫武王矣箕子狎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既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為洪範九疇非為武王也其後受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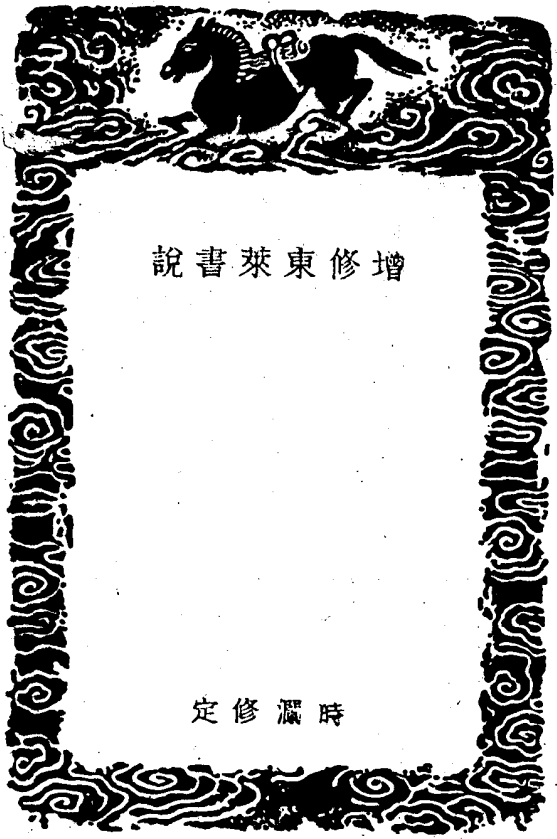
立政以用人為本以郵獄為先故一篇之書言宅後

即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止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荆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扑一輕刑耳

鄭氏書說終



增修東萊書說序

時灑修定

重刻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爲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闡其奧。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呂成公嘗著書說。先之以秦晉。晉晉。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未竟而歿。清江時氏淵。成公萬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識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攷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攝旨歸之明備。實義蘊之精微。俾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闡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以下。尙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第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覺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遞迤其若接矣。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月。月樵甫謹序。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編。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僻辭閒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淵執經左右。而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籍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其焉。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與。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晉。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孤表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承全州鄭公聲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貴。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形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僻辭。芟其繁亂。翦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越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之。乃免開解了卯。十有一月。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日南至門人金華時淵書

###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道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遊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錫澤卿與其弟鎮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淵曰淵曰淵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晉費晉上至洛陽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淵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為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語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既以召語終公之書因以洛語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愾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淵公之苒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淵所增修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經義蘊之全而從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觀矣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為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為界。西與兗以濟為界。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和夷

會稽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域。又受洧泗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堯之界。播為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澗。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合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兩津。往往有其遺處。蓋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懸深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濶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壘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為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懸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深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深懸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為九。皆所以殺其濶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鑿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開始大。其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連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為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為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官。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頌注云。於梁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則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皆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管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魯云。水自河出為淮。許慎曰。河離水在宋。又曰。泗水受陳竹陵陰溝。至蒙為淮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離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水受濟水。東入淮。至大野而合。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濶與淮濶。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背徐汶水

會稽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盧太山北。又東北入于離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故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故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滎澤。今滎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通典云。今滎不復入滎。薛書云。泛溢則南北既被為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既曰溢為滎。跨南北未可知。會稽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折城

會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折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折城在漢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道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既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繫於水矣。

岍岐荆

岍。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恆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以為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既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或言以為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爾淮水之上矣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新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神山曰白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白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為南條

嵒家岷山

先儒皆以為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岷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沈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既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溫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沈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開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絕故既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矣

龍門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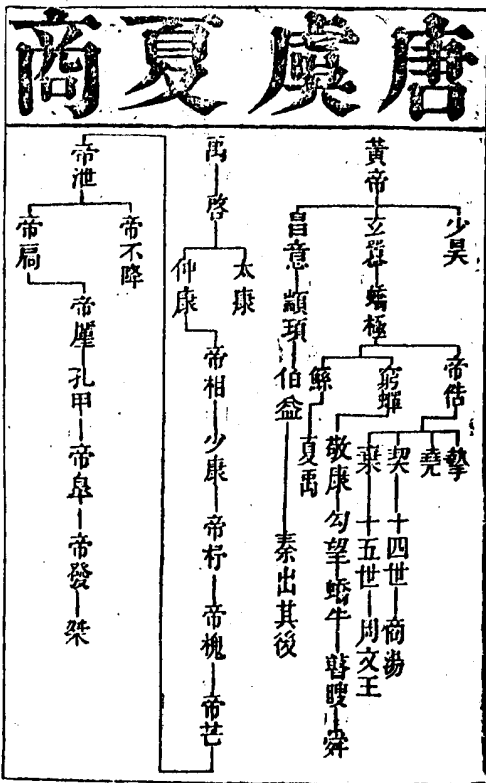
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關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關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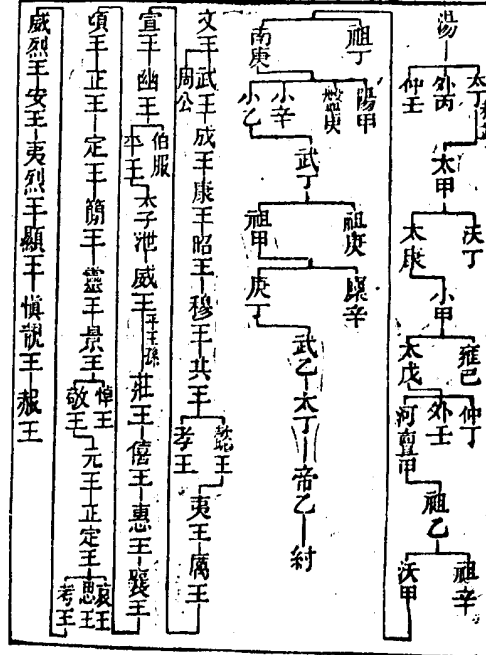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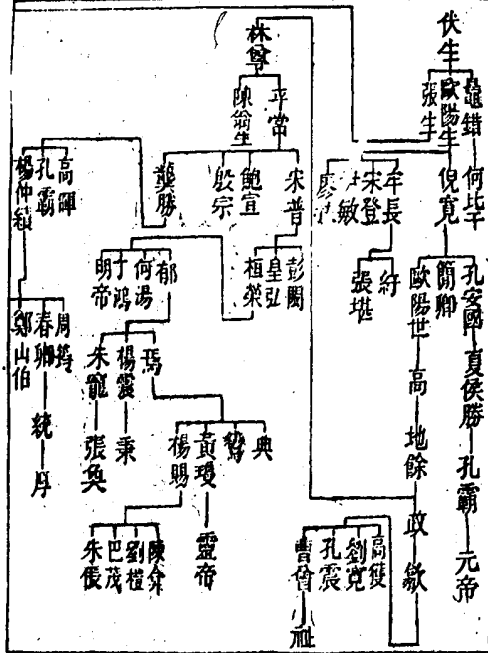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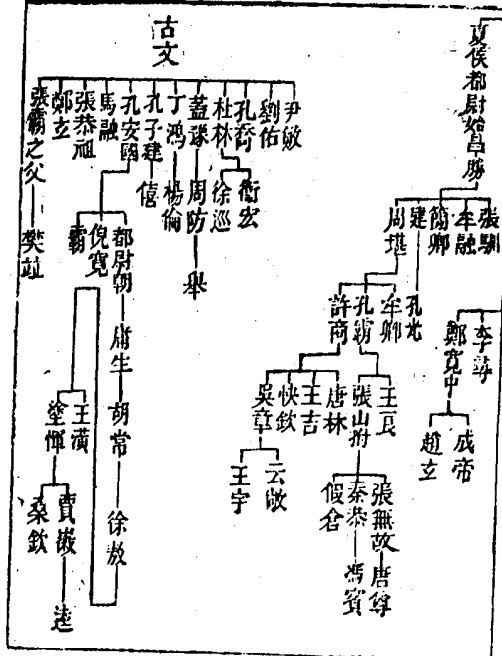
# 周譜系圖



# 諸儒傳授



# 書學之圖



# 君臣名號

- 唐虞
- 君堯舜
- 臣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皋陶
- 垂 文 斯 伯與 伯益 朱 虎 熊 羆 伯夷 夔 龍 丹 朱 翬 象 十二牧 三苗
- 夏
- 君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 臣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 侯
- 商
- 君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 臣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疑至 臣履 原 巫咸 巫賢
-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萑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召公 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說叔 閔天 散宜生  
蔡順 南宮适 崔叔 蔡仲 蘇公 蘇公 蘇公 蘇公 蘇公 蘇公 蘇公 蘇公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 呂伯 君牙 伯尚 呂侯 晉文侯 魯侯 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十例  
典 諷 賈 歌 君 語 訓 命 征 範

多士 無逸 君與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則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篇名

虞書五篇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棨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周書三十三篇 秦誓上 秦誓中 秦誓下 牧誓 武成  
秦誓下 旅葵 金縢 梓材 大誥 召誥 洛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增修東萊書說卷一

宋時調修定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皇極。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靈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推之矣。書皆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結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書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蓄也。文思。襄襄之闢。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內。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為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尤。悲。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願考於古，得堯之為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聖在其中，去聰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尤非克讓，何以達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夫，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堯克讓之至此，蓋微難若，惟孟子言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飾。惟情之為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測堯恭遜氣象，以趨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於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于上下，言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既備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為治之序。大抵為治之序，先親而後疏，自內以及外，修身而後齊家。即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若不用賢，何以知親九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乎天下，必資賢人講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問。堯之聖，固知親九族之理矣，猶必待俊德之士，開導而啓迪之，然後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於朝廷之上，講明是理，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九族既和睦矣，於是乎章百姓，百姓不必指百官，蓋王侯之民也。百姓果至於昭明矣，於是協和萬邦，黎民亦於是乎變時雍。蓋自九族序而推之，至於變時雍，天下盡在春風和氣中矣。以親，平章協和其間工夫不少，所謂工夫者，同其安危同其好惡之類是也。平者，均齊一之謂。章者，使之進退而無差，故是王侯之士，良工商，庶民，無不得其所也。協比也，和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侯不過欲成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既昭明時雍，功用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皆堯治天下之大綱。

增修文獻通考 卷一

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為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為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既治，而用心於歷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與此他無所為，堯其無獨此一命而已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為之，而實堯為之。則知堯盡其道無為之中，而有為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歷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既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歷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歲歲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為一，歷象之法所以與天為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歸如也。海濤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中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歷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中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其成歷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啟仲秋。厥民夷，鳥獸氄毛。宅中，命和，曰幽都。平在朔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

上既總命，重此則分命之。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出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平安。其後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謂日當正午，鳥星正也。以正仲春之儀，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默然不安，以為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于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廣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謂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互言敬致，冬之所敬，亦成。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半也。日永，日短，夏至六十刻，冬至四十刻也。春，春毛，各從調點。因春之章，而使之民聽治之耳。納日，日入而息之意也。前曾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首之章。致者，登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饗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首之章。致寅饗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日者，皆意尤深。蓋朔者，初也。月且闕之朔日者，始而新之謂。

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整治屋廬。種植禾稻。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良始終萬物之意也。

帝曰。否。汝養性。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閏時。成歲。充蓋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義和歷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歷之法。故以閏餘命之。蓋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否汝養性。和者。總教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充蓋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文之法。允信也。蓋治也。史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蓋治義和之事。凡百工之間。無不備。蓋治之。而使庶功皆至於熙廣。其善敘事如此。抑亦見治天即所以治人。天時既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義和所掌。非止歷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之時。天人為一。故義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章氏。星官。歷象。為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王之事。不過奉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二事俱不偏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俊德與義和而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時否若時登庸。放齊曰。盾子朱啓明。帝曰。吁。嚳訟。可乎。帝曰。時否若子朱嚳。兕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嚳言。痛遠。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探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盾子朱啓明。宋者。或言嗣子。得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常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嚳兕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其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問之。放齊。嚳兕。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其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自得。辭氣必喜。發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皆從。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所憫。憫之心。於憫二人之乘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為善。而愛人為惡。夫其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為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盾子朱啓明。蓋啓明之中。有同。君子因開明以為善。小人因開明以為不善。放齊處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別。其因之為善為惡。罪猶可恕。若嚳兕。明知其工之為人。有庸途滔天之惡。乃轉以為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妄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朱崇山之窟。所以觀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為證驗也。

帝曰。否。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滄滄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兕曰。於。蘇。蘇。帝曰。吁。嚳。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夫當洪水方割。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為之君。當是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靡不暇給。堯當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謂孰可使治。方雍容和緩。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繩貫。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時。平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爛足者哉。然堯豈可不終於心乎。憂恤之言如此。從容之規。如彼。聖人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於。蘇。蘇。合辭薦蘇。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嚳。哉。方。道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特才而不順理也。把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特已而離其類也。蘇非無治水之才。但性很戾。自謂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特私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蘇之嚳。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之。以方命圮族。矜材特能。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異哉。固也。然在廷之臣。果無出蘇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兕之所許。可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苟不知蘇。則為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過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約知齊王之不足用矣。方且三宿而後出。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之不速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動也。觀往欽哉之命。見蘇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以理為不足循。以類為不足比。惟欽之一字。可以治蘇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所以為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業。蘇而傾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蘇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為善也。雖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蘇。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蘇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蘇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蘇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時賢人。君子視以為常。至漢唐往往往稱德業人。蓋為惡者多。亦視以為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悉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若異。而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否。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帝位。帝曰。否。四岳。以下。敘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四岳為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謂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信。漆雕開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帝曰。否。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滄滄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兕曰。於。蘇。蘇。帝曰。吁。嚳。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賢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即遜四岳。四岳既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難。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開。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錄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有名聲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頃角即騰。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為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為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為薦。及命其攝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為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堯既遜於四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舜之為人。亦自知此時必將有聖人者出。能體會堯意者知之。帝曰。昔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賢。獨於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蓋舜。皆禮之子。父既頑。母既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事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怒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以孝之後。悉變為和柔。容悅豫之象。和氣蒸蒸。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投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處之姦尤凶險之時。而不懼。四岳可謂善觀人。推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烝浮浮。如傾之炊物。游氣不離。烝烝之工。烝烝不離。烝烝不離。火既不欺。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為惡之力。日不已。苟非孝誠薰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苟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為惡矣。蓋為善為惡。各有力量。力過者勝。此烝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蓋降二女子於虞。帝曰。欽哉。

堯既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賢。堯復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蓋重之尊自不可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既已至矣。夫婦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觀人。必於實行觀厥

刑于二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婦水之洵。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敬其敬。且舜既克敬矣。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頑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則怒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怨隨之。致頑嚚於其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皆陪罪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茲者可又。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饒。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恭。悅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蓋堯究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歎曰。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為君。若果無所為也。堯蓋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者。乃命。若時者。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時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若責已滿。通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即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潛者宏深與潛川之潛和近有疏通不滯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者相近而似有體用之意。哲者心之發明者其發見也。溫良非敬允信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微至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溫良非儉遜也。元德者幽潛之德即潛者文明溫恭允塞之實。舜抱幽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達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得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微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微如在寬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微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微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微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微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按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微五典五典則克從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助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非有意以此為難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穆和氣和氣既形穆穆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異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官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善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誠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聯絡自然生意發越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授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即言受終之意何也嘗有如大禹讓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蓋舜與不咸即大禹讓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言曰受終辭意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為耳目四岳之薦即堯之聞君臣一體也聖人序畫蓋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位事何以不紀蓋此乃割端造始任諸難事即位以後事皆不外此說者謂堯已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隨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量聖人也堯之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自當如此經歷如殿在田刈之春之炊之一節不可少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詳於試舜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潛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至重。想象在廟之時。變舜之心。則萬世為君之道著矣。變為天下得人。其貴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告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在舜。變玉衡。以濟七政。

堯既歷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下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歷象之閒。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己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備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禮。望。禘。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即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禮望禘。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為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蓋此一月。次月然後日。日觀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故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後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肯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為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首述。備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惟聖人之實政。查人君之職。事神治民。在璣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東巡守以下。至遷密八音以前。皆史官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即位之初。政令不可不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臣所執之物。不可廢者。故復之時。日月易於灋影。法度易於弛玩。必時時檢之。則常新而無弊。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義也。觀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觀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其天下。蓋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為己有。故無一不出於至公。借宗柴至卒乃復。皆即位初規摹想變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史官省文之辭。格于藝祖。用特。深味此語。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備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然後舜見於祖廟。而無使。使巡守之時。有一民之未達。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為如何。舜之心。愴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愴然而不滿。歷歷之間。無以稱愾。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此心無

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其在上。如其左右。純於敬而已。五載一巡守。祭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幣。肅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一致提警之工。使制度非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滯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為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最大者為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管濬矣。復言濬何邪。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象非盡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蓋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門。施鞭扑之寬。又繼之以管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俊。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贊舜制刑之法。欽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體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欲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肉刑尚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發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雖然。四囚之惡。非一日矣。豈不能去。而留以遠。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變之時。四囚之惡。未成。幾何忿。憤之心。至舜之時。四囚之惡。已若。舜不得已也。舜之誅囚。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攝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曾乃殛。而百姓如喪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滄海漸流。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祖。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圖。數而面有條理。久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增補東漢書 卷二

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即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伏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關明達何哉如

此則天下當治贊夷雖介在一隅豈不聖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時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即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

帝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舜深領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謂謀及乃心謀

禹之運所謂九官濟濟相運和之至也帝約知稷契皋陶可以宅揆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既深領禹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

帝曰嗚呼子工食日垂哉帝曰會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夔暨伯與帝曰會往哉汝諸

帝曰嗚呼子工食日垂哉帝曰會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夔暨伯與帝曰會往哉汝諸

君為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己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

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職。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為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禹之所選。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選。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併於皋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強之所能及也。

帝曰。否。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食曰。伯夷。帝曰。兪。兪。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威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虞也。既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汨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兪。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為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胥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勸懲威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為拙工。改磨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即之也。溫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溫。則不至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幽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強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為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間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成者。以為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開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龍說。點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脈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

時雖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可忽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意味深至。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為之事。或至懈弛。惟敬心無間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遂官所命。無非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量不同。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北。如遷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自初即位。至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與一歲。歲舜即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蓋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摹。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略其餘。規摹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源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為治之要。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皋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為申中之意。非也。蓋皋陶固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既燃之後。則燭光發耀。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中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祗承于帝。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者之小心也。然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問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爰黎民敘德。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克艱者。盡人相傳之道也。艱者。兢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



所謂羸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羸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又。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親。自然而敬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命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親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肯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為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舉舜克親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下。賢無道於野。萬邦咸寧。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己以從乎人。無告者不廢。困窮者不廢。廢曰。唐與廢。不必橫政暴刑也。哀憐於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為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親也。堯之所謂親者。不出求言安民之事。羸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又發明克親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親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文武。迭相為用。無非體克親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親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為天之所眷。下為四海之所歸。至於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親。不識舜之克親。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親。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親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為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親。益虛人以克親為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禹之言。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虛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脈相貫。初無間斷。禹克親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親之道。得益之言而益大。益克親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咎哉。無道罔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懃。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親之口。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做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沙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做戒。其於無虞。做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謂諸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親。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若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照。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

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勸與理。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懃。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曉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差無意。以正守之。即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意無荒。克親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意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備具難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意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為無意無荒。四夷即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為歎美之言。使人者不苛於勸。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為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強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善者。必先格君心。然後官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既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既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為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宜導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渾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循德也。合而為九功。各以成敘。則形之歌。冰。播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敘。人心願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意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為尤難。善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初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內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內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既敘。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彼之。歌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堯朝多者，多德。蓋天下之所信者，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舜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學。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已，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作為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存，則稍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為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為功，即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為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為能，而視以為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為功，而視以為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命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矜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內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歷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歷數自然在躬，初非歷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為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他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雖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

陰謀險詭，將以賊害，而不可與乘共者也。道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諛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則用，心剛足以於邪道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偽不能亂真，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為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諛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為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愛因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因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也。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實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則則則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領。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與人，非以為德，受人之天下，非以為樂也。

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繁焉。出好者，口也。與戎，亦口也。舜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與戎，言之重如此。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戲言之意。雖然，舜言出好與戎，言之不敢易，外如有敵人之窺，豈內如有權臣之乘間，惟恐毫髮之差，人羈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謙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為先，蔽志，見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之下，筮聖人占卜，非茫然無主於中，委占卜以為定論也。通神明為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遠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明者，參之以為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味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議。舜以天下授之禹，舜志既先定，人民得其所依，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流通而無間。況驗之下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卜筮，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皋陶則辭之。皋陶有功臣則辭之。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意也。正且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號命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命于文祖之意。神宗宗義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致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意三苗。止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至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為之君。化之不服。強梗頑狠。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祖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既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隨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盡茲有苗。特迷不悛。侮賈。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敷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為堯。尤恭克遜。舜之所以為舜。溫恭允。肅爾。有苗之為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為惡之本。原昏迷之中。發成不恭之念。遂至於為侮。慢自實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雖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非滔天。方命。圮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非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棄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實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濱之語者異矣。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遇戎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教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尙有寇盜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與師。其接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成勳者。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虛深谷。甲者未拆。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寒蔽陽和。始少侯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拆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寒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瀉。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豈。變。變。變。亦尤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為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為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懲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愆。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其憂。變。變。變。如前臨深淵。後遇猛虎。而警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替腹。亦可以使之尤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即班還其師。肅其旅。無躊躇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于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華。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已而不求之苗。則知聖賢之度量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木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如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擊。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皋陶之言，不特會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皋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皋陶特指以為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為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皋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喟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履歷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為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成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尚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子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為至重，謂知人即哲，即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即惠，即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禹已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為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為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病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皋陶則禹以為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以前，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皋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皋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皋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自，禹即叩采采之意。皋陶之首未終，而禹即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自有不容已者。

增修東萊書說卷四

皋陶謨第四

虞書

曰：若稽古皋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皋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後世皆並稱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已矣。未聞捨皋陶而獨稱禹也。禹，皋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皋陶為天子矣。使舜不受堯之位，則四岳為天子矣。皋陶亦堯舜時四岳之類也。況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皋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皋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皋陶之為人。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皋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卑陶曰：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儉而敏，直而溫，明而廉，剛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卑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果濟寬立，濟柔而不剛，則謂之寬德柔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不栗，則剛強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初不俟強勉作為也。大抵寬多失於闊略，寬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委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整齊者，持心謹密，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為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繇小則爲益，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許，必發之以溫，閉者多失於凶，必收之以廉，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極也。慈焉得剛，惟剛而能柔，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強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強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卑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遠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祇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宜，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祇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宣無日宣祇敬之心，所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祇，自有尊禮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大小，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禽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欲天下之才以爲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成事，而無遺才。俊又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然猶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也。蓋衆賢既進，猶有所當用心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爲心，降聖人一等，未必能免毫釐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遽相親法以與事哉。則必分別立黨，反以害事。故成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欲哉。惟時以亮天功，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倅友之義，故曰倅自業職官之故。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爲五辰，在物得其備者爲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五辰在天，人於何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閒在我之五行，既得其理，則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績其凝，而不敢也。彼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壞者，是不疑也。功愈久而愈隆，乃疑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此而教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親，階上有一盜之

縱弛附慢，即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兢兢業業，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兢之心，稍有不接，則志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爲曠，蓋非其人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其可不敬乎。天彼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教，在我則勅之勅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勑之使歸厚而已。勑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彼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節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閒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設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凛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間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卑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命乃言底，可結。卑陶曰：于未有知，思曰：贊贊哉。

卑陶謂我之言，果可以底行否。禹贊美其言，可底於成功，卑陶謙然以爲于未有知，思曰：贊贊哉。而已。觀卑陶陳知人安民之說如此，方且澹然不自以爲可行，實道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曰：豈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圖國之官，視卑陶氣象爲如何。禹與卑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亦已無爲聽臣之論治而已。言若稽古，止於卑陶見卑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與卑陶論文相連，以備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閒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舉而子罕無他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子思曰：汝汝。

卑陶之謫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禹言而無隱。猶魯季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勉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謫。

卑陶曰：「吁，如何？」

吁，亦暗然之辭，畏聖人之意。卑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澹，距川，俾稷播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卑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橈，山乘樛也。隨山刊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業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澹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澹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養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備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禹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伐不求，何用不減？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戒？禹，聖人也，豈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於伐者何也？蓋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忘之工夫，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謫，乃陳謫之大者，故卑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也。帝曰俞，傾其言而嘆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躬直，惟勤不愆，德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助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不直則啓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不及，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沙忽，莫開暇豫，工夫最切，而繩糾糾，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躬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所照，莫不倉然大應所養之志矣。後志者，人有此志，後復留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不惑天祐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命之，用至休美，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耳，有以治己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覆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欲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為元首，股肱耳目，臣為之。君臣相須為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為其事者，汝也。為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為在上之服，宗廟之彝，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為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類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偽，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音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為出，有出於下者，為納，出納作之於樂，所類以聽之者，汝也。予欲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教再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進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為君，非有所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之遺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背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言之思，求言之切至也。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為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學，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諷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讒說，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殿之，格則水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資臣者，王，友臣者，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與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諷說若不在是，於是故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察諫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自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聽之，聽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即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庶虞之時，詩有不出於其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成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成化者，復有淺深，或承承之，或任用之，至於估終不後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為於讒說者教之如此，其至盡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命說帝光天下至于海隅行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歟同日奏因功

偷職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疑或誠規模若道頑誠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枯白水休德所謂頑誠自無有也帝不時歟同日奏因功禹不待舜問即言帝若不如此人則將見背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即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做店是作因查夜領額陶水行册册注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做店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意惰嬉遊何至於做店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為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為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為做店而不自知做而至於慮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為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問查夜領額領額然勇於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為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為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惟荒度土功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海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為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做而得敬也平成功用盡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子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為一己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即功者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德創自反如此苗尚未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其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迪有功於禹也皋陶施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於皋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皋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別也變曰夏聲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庶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磬鼓合止祝敔笙鐘以開鳥獸蹈詠籥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變故以樂之至和為言祖考來格其幽其所感如此庶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鳥獸蹈詠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籥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變曰於千擊石拊石百歌率舞庶尹允諧

變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變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變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變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變而實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所以重複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即前之擊拊搏拊也

帶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變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庶載歌又歌曰亦重復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勂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真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履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勂正之勂之工夫少閒便不是天命難於人為矣則天命即不得其正矣勂者勂勂之意也時者時勂之幾又時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勂則私欲開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官勂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樂是意於下則元首與起不覺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安得不廣且明哉

皋陶拜手稽首臚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臚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凡事作與事之際必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與事謹乃憲最要者大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與者奮勵之謂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慮屢省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幾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蓋勝哉，股肱怡哉，萬事順哉。

君道在於無為，使臣之職，則蓋勝哉，蓋勝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強欲有為，即成蓋勝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命往欽哉。

皇陶切直辨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皇陶之言而避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為帝者師，以師禮拜而命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脈絡固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皇陶之庶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蓋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勸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投懼之中，皇陶聞之，天機自動，發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為本於三百篇也。皇陶之歌，百代為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為尤切，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其工氏之跡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即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賦澶澶，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遂州臨時乃為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為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為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為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為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為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為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為，不遺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為其難，非約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為矣。治梁及岐，梁，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為標準也。覃懷底績，凡言底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為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地力未盡，開制為官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他如丹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淮泗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絳，厥水惟條，厥田惟中下，厥風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濶，達于河。

交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激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為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澤澤而為平土，水無所滯，豈不為患，水為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滯，但使有所容，是矣。凡滯滯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小者如畎，皆分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為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胸中廣大，後世狹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絳，木惟條，兗州水害最重，草木不得其性，條始抽也，絳始長也。與漸包惟絳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下，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可以經略也。離滬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賦絲菜。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栗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乎可知矣。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雲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亦墳填。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賦夏翟。鴈賦佩珠。淮夷蠙珠。厥篚玄纁。浮于淮。泗。達于河。草木漸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楚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珉琕。錫齒。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楛。棗。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堯之水。則堯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楛。棗。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沅澧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楛。棗。楛。棗。丹。惟篚簞。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茅。蕢。厥篚。玄。纁。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沅。澧。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底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楛。棗。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填。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絲。紵。麻。織。織。錫。貢。錯。浮。于。洛。達。于。河。下。土。墳。填。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錫。厥貢。環。玦。銀。鏤。瓘。璆。熊。羆。狐。貉。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涇。亂。于。河。蔡。蒙。旅。平。旅。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皆。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蔡。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五

六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五

六九

刻爲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走者爲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爲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矣。荆岐既旅。亦此意也。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滎澗涇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斁。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出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天。一距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不斁。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乘。刑。行。之。後。施。仁。救。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之。畫。其。居。宅。使。大。得。其。後。世。以。爲。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涇。澗。織。皮。毳。罽。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蟠。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台。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殫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選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既有河以絕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蟠家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蟠家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岷山至敷淺原爲一列。然岍岐蟠家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台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絕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濶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既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連北會于隨東爲中江入于海  
涿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益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涓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澗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沈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絕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思難雜之夷狄皆不曉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濬源九澤既陂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益增障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濬濬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濬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之陂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咸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慎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爲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達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乘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昨之士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祗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勝賦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非牧丘甸之畫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非齊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爲甸爲微推而下之則爲丘爲井結服者又去其草皮故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內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

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三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置弱小大相維內外相制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待衛相率而內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棄至蠻閩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潰散安能爲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邊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蠻服三百里夷二百里鎮五百里蠻服三百里蠻鎮二百里流

要服已曾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蠻蠻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朝南暨聲教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屬帛維之類是也以前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脈絡瞭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脈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當當而用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消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飽飮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之五行三正已皆悔矣。則其為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奔梅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皆之習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疏。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為則。在人則為命。在師則為律。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離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威而凶。後世與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為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子則孛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運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子則孛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為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啓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皆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習師戒勅。戒勅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貫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己者。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怨。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怨。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息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悛。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怨。怨之積而治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

工盡力於成。成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於累卵。而猶以為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諶之義。以為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式。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森維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隙隙。彼必投之。此后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勅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為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豈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息。乘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



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言惟仲康廢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  
 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  
 無道豈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讓天戒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  
 用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  
 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息忽之意深矣厥后惟  
 明明者百官既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  
 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者皆相規正百工亦執事以諫責難  
 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為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道人徇路之辭稽之周禮可見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昏官離次假擾天紀退奔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暨奏鼓奮夫馳  
 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迷昏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既修明逾人又每歲宜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義和獨  
 沈亂于酒以顛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義和以沈亂而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昏官離次假擾天紀  
 退奔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義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為惡大矣一沈于酒  
 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顧而遠奔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義和一臣之  
 失職黷其爵可也則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義和當時已遠奔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  
 服矣古者人君務在遵道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此言  
 義和之罪皆然然厥教至漢乃推酒醴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  
 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  
 為順不集則為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警之徵以至諸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  
 以救變義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敢自尊有大賞則必歸之  
 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  
 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義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義和之  
 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為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弔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勸其衆者

增修東萊書說 卷六

八三

未嘗不舉人君以為言使師厥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從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  
 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為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  
 哉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燄厥巢窟君從罔治蕩染汗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崑岡城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為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  
 強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巢窟至成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為仁  
 愛威為威虐乃類中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陣陣多  
 為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  
 之謂卻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  
 威雖非聖人之所向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風  
 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義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  
 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蠶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  
 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汝鳩汝方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陘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  
 開導使之後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求元聖與  
 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伊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  
 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  
 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陘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  
 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陘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  
 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  
 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  
 在固惟聖人見之明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

增修東萊書說 卷七

八五

命。應人心。則為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當於予心。特是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權權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非協榮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世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顧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勸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忌。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豎。俘厥寶玉。臨伯仲伯作典寶。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愆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恐湯既伐夏。復懼之。心繫於胸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愆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尙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啓德。民墜塗炭。湯之伐桀。愆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

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持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盡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住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啓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澈。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續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續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當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于下。帝用是不滅。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既不滅。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滅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蓋灼其民。天下居惛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厥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難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雖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雖造我邦。其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爲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言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懋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己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大小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試。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試。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乎信於兆民。其間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成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民之藏商厥惟舊哉。

乃為伯仇餉湯之征葛為民用師之始故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藏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

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仲虺作誥至此舉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為君之職悔亡者使悔之悔有亡形則推絕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遇惡揚善人君當為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為而為之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愷性之念偷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維有所維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愷性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篤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愷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為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他求亦於本原用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警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未體用悉備於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逼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着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為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真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己若則孤俊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鳥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為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為甚近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履譽則覆天之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為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王曰嗚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誥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嗚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從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賦為命人之所受為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安從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即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問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憐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道特反覆手聞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罪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為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同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為之也夏性用玄湯用夏性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非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絕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為己都是為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償貴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真然如草木貴者榮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



本我者培之。傾者覆之。成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傳子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懷懷危懼。若將陷于深淵。

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子

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為大。憚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懷懷危

懼。若將陷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和傅為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

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愒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為善則為惡。苟

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為休美可知。凡福祿

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爾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為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

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為一區。而歸於天。有天

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為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己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

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

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語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

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末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溫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

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俟旬。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

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為正。伊尹奉鬯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為重。舜受終于文祖。禹

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為護。而史官紀敘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

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縱敗。若無益。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俟旬。羣后咸在。百

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吝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

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

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為有力矣。

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 惟本自夏而前言之 德曰方懋方者 常常如在新 久而無一毫停滯之意 日新之謂也 德者 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 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 此德既懋 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 夏之先君 德德如此 宜可以滋新扶持 固億萬年之基本 子孫報爾 不率天降降之以災 天理成應之 速反獲手聞耳 非特人君 學者亦由此理 蓋萬物皆備於我 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但匹夫無位 未必有此 方懋德德 罔有天災 成德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 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 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 後世人君 所以敢於為惡 皆恃天下為己 有伊尹之言 所以奪太甲之所恃 假手者 非湯放桀 乃天也 以此深見 伐夏非湯之本意 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 造為伐桀 雖鳴條一日之功 栽培固結 民心而不離 乃在於是 鳴條之役 雖以兵戈 安可恃也 自是之際 仁恩涵養之素 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 布昭聖武 代唐以寬 邦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 提湯之德而前言之也 聖武者 非血氣之武 易之神武是也 唐與寬為對 代唐者 必以寬 湯之 伐桀 非有他道 不過取其對者 代之 如易東為西 而已 聖武之德 如此之大 太甲將於何而入 故伊尹 指之曰 罔不在初 蓋百官萬民 於此尊然 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 以與萬民更始 太甲雖累於 欲縱 而即位之初 必且改志易慮 亟告之以 嗣德在初 乘其天理之正發 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 指以用之地也 人之良心 一日之間 無不屢發 念過即已 未有能立之者 於焉而致扶持 植立之功也 自是而扶持植立 則始之而有終矣 治國平天下 此其道也 嗣德在初 工夫之切 無以易 此 立之一字 惟德之本也 人雖不愛其親 於愛親之時 而不立其愛 則愛親之外 無所愛也 夫敬亦然 惟愛親而立其愛 敬長而立其敬 則此愛此敬 持守不放 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 先王聖德 人紀 從諫弗鳴 先民時若

人紀者 五典也 本有自然之紀 惟亂之於桀 故至湯而始修之 修者 修道之修也 五典既修 於湯 其道 足以贊天德矣 而又何待於從諫弗鳴 先民是順 蓋人紀者 天下事事物物之理 彼於天之自然 不容 一毫有己之私也 諫之可從 則理在於諫 有所弗鳴 是以已而弗之也 則人紀之理 噴矣 天民之先覺 則 理在於先民 不能若是已而道之也 則人紀之理 達矣 如之何而修乎 弗鳴時若 即修德之工夫 也 苟拒諫違賢 湯一身之紀 且不修 何以修天下之紀乎 舜嗣位而從五典 禹受命而修德 湯歸亳 而登人紀之修 武王勝殷而汲汲收敘之 訪為君為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

湯之克明 若齊聖廣淵 克忠也 惟克忠為難 求湯不幸 虞君罔之大說 此心之忠 何以知其克也 當天 未絕之時 桀紂為君 湯武安於為臣 湯武之本心也 及天命之既絕 則桀紂不可以為君矣 故湯武 不得已而命而應 故詩人美武王曰 維茲一人 似則之一辭 與忠之一辭 氣象有若若之類 而無一毫 干名揚分之心 不然 五進伊尹 湯豈不忠於為下耶

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 故能與人不求備 大抵用工於自檢 實見天下之理 如此其難踐 實見一身之行 如此 其難全 則不敢責人之備 蓋己之所素 尊者難 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 在惟艱哉

湯自登人紀 至檢身若不及 工夫之多 履履之深 其得天下 如此之難 以湯之聰明 其難且爾 太甲 中材之主 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取求哲人 俾輔于爾 爾後嗣 制官刑 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 故其慮後世也 深 求哲人 輔後嗣 制官刑 儆于有位 為後世無窮之計 曰 敢有恆舞于宮 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 敢有殉于貨色 恆于遊戲 時謂淫風 敢有侮聖言 違忠直 違者德 比頑童 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 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 恆舞則為愆矣 歌以永言 酣歌則為愆矣 巫者 歌舞以降神 恆舞酣歌 所以謂之巫風 也 觀湯之時 以恆舞酣歌為戒 則知靡靡之樂 非作於商紂之時 鄭衛之音 非起於周衰之際 天下之 理 正邪對峙 有雅樂則有淫聲矣 三風十愆 前六愆 因後四愆 而生 人之用力 體察 當於其所自生也 見聖人之言 此心如何 有一毫不敬 則為侮矣 則忠直之言 此心如何 有一毫不契 則為違矣 番德之 人 一念之隔 則為遠 頑童之人 一念之喜 則為比 四愆不免 則六愆隨之 卿士邦君 有一于身 必至喪 亡 非謂一愆之虞 喪亡也 德不孤 不孤 亦不孤 有其一 則至于二 至于三 而九者從而有矣 有一云者 箴 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 其刑墨

君臣之義 天倫也 臣下不匡 其刑墨 以刑而墨 墨之何也 蓋臣作朕股肱耳目 腹心之助 股肱耳目之 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後世人臣之分 移於疏 一體之義 析而二 固有視其君之過 若不相及者 故湯 制刑以懼之 庶幾人臣受身 必無不誠 是則湯之官刑 非威以令人而使之必誠也 乃所以返其股肱 之義 而全其天倫也 卿士邦君 各有臣下 以匡其愆也 卿士邦君 若有愆 刑及臣下 交相正之用 至矣 卿 士邦君 之愆 將及喪亡 臣下之刑 至極 非過也 具調于蒙士 嗚呼 嗣王 祗厥身 念哉 嗚呼 澤洋 嘉言孔彰

具調于蒙士 蒙士 敷之於童蒙之初也 天性 嚮善 人欲未萌 於此而調之 入之深矣 嗣王 祗厥身 念哉 一筮 之旨 歸之於此 故其辭力 而意嚴 聖訓 澤洋 嘉言孔彰 所制官刑 自今觀之 皆深然可畏之事 而其中 有洋洋孔彰之象 何也 蓋人無本末 精粗之間 其律然可畏 乃生不窮之理 故見其顯 然有洋洋發 動之意也 不然 三風十愆之戒 徒若法律之語 雖然 不可犯耳 為知其中 有天理也 伊尹之聖 詳味聖 謨 洋洋之大 而嘉言 則甚 彰明 聖訓 澤洋 嘉言孔彰 乃精義入神之妙 處反三風之調 而默識之 則所謂洋洋 孔彰之意 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厥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厲。厥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

商書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改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為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為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伊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懣。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為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殿。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為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為。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祇敬。欽。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渾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主假有廟。伊尹欲教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以下。至罔不祇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為。無不盡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謂人君之德。其君如此。是宜為相者。亦或感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為不周。恣行暴虐。豈得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成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坐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為常。雖聽伊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不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味爽不顯。味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潔淨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求。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為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慮。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為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貶。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欲其心收斂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欲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若虞機張。往者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擇。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欲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擇。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曰。尹之擇。似未足為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擇見太甲之為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擇也。不為伊尹。為萬世而擇。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王未克變。視罔念。開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為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警動。玩狎之習日遠。威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撥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連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己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厥厥宗。厥厥宗。則九廟為墟矣。使人懷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聖宗之言。孰為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厥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辭之言過。其傷多矣。為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爾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鬯。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勞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嘉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即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

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迷反者。見欲縱之爲反。急也。天作孽。猶可逭。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惟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欲而重之曰。惟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来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功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夫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無時豫忘。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謂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作。明其力尙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尹謂之書。懼其未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聰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明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敷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厲。此伊尹作成中主。轉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奉先王之道。以爲規。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中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謂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誡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

仁者則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與也。德惟治。德者。即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昔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爲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即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即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罔有令緒。尙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開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罔有令緒。尙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盡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其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躍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萬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難。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爲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做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此民事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定。而失與省之機也。況惟難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病。病在欲縱。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

為常。此心止而不迷。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為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即以為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歎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為而有所獲。既慮之後。若不能為。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為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為。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陳成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問以辯官亂舊政。臣問以獲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偽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為權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偽而辯也。太甲既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為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游。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為僅可免罪耳。而可以獲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權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成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成有一德。成有一德。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秘。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繼。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資遂而歸。無嫌無黨。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宋臨一德之名。先時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繼。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

又王弗克庸德。世神虐民。皇天弗保。暨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世神虐民。見一德尤為明切。以神為可畏。則以幽明為有。則以民為可慮。則以小大為

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即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心之即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泰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勳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即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即所謂一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深望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為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為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為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胸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所以為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為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已為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兼非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為我為廣。以人為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巳。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嗟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成。民不遷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則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尚淳。民心尚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必殷。而民咨嗟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于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強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率爾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皆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山。奠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率爾衆感。顛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聲。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圯壞。不肯即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劉。所以因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尚安能使之信邪。盤庚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乘行業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即百姓沔怨之言。為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宜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無疆之大厥服。格敬天命。猶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常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圯壞耿邑。是天命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尚不知。況從先王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數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強家巨室。安土重遷。贊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數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當其舊服之事。不可改。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敬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為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愆厥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吝。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我先王亦惟圖任衛人其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不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查險廣淺之言夫皆動浮言者因在廷之臣而盤庚不敢以險廣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動浮言者繇爾信險廣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衛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恩意為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教之權乃能動勸懲惡如此所以為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勵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特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網巨如網以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獲獲其安理又可遠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勸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為德矣然終為水所圯壞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而汝乃敢大言以為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為水圯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情農何異爾目前之勞自為苟安不勉驅勸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謂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為汝德水圯之餘將必以汝為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植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癘疽毒發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儉民猶符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矧子制乃短長之命汝易弗告朕而符動以浮言恐沈于乘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其猶可撲滅則惟汝來自作非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尚懼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顯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謹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為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略此機以警之汝為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

易不告朕而符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手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選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新器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符及逸勤予敢動用非謂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選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新器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符及逸勤予敢動用非謂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符及逸勤予敢動用非謂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鬼神而為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愆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惟汝喪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為雄老者少者易於欺險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尚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爾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爾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勸懲遂以為不能用刑故藉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書前半篇痛容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益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縝密者措置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待。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為憂。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為。鮮有不浮于天。  
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雖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聽如此。我乃不能。  
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政。視民利川。遷。汝。為。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子若顯。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即遷。  
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者。言遷。  
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淳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誅罰于我民。視。  
遷徙為殃。謂故明論之曰。非也。我所以時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為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  
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瞞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懷目前之利。  
而不知他日安康之樂。盤庚徒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爾爾。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覺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宣。乃心。欲念以忱。勸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不覺念我心。雖盡如此之勞。乃曾包藏其心。而不宣。  
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欲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吳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吳厥。  
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尉。惟誓以沈。不其或稽。自怒為我。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濫勸愛。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為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

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背。沈溺於水患矣。民但。  
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溺之中。自生忿怒。何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加稽考。於。  
理有見。其怒自舉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他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  
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乘今日。遂遷。將為水所圯壞。屋廬賦。賦皆當蕩然。  
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穡以自臭。

###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  
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  
霜露。遠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謠告用。其有乘成。造勿。喪在王庭。

謠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乘。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  
邑。則未見安事之樂。尤易於渙散弛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後。王庭既非舊。  
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于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  
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  
已甚明。道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以汚臭其身蓋遷都則無他若不背遷是自生穢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子迂乃命于天子豈汝汝用奉汝衆  
當此之時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恐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蠢兇併汝率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遷接續爾之命于天也蓋都水壞民命將絕因患之未甚而遷乃所以迎汝命汝遷新邑即遷生之道矣予豈因此成汝汝衆但欲奉承養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養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贊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烏得不羞發爾所謂羞發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政有關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深淵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爾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在天昭昭不可掩矢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味人情懼遷志意放弛教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爾父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心既有害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爾祖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其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其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爾士其罪多在羣臣貝玉而不肯遷其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豈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爾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顯顯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其永敬大德無背絕汝汝分微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德者德其大而小也盤庚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願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願爾財寶德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詳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宜乃心君臣之情念相

絕遠矣汝分微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微念止在不遷之中豈亦分其微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已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令人已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說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蠢兇我乃剔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蠢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越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蠢兇者小則剔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本非蠢兇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蠢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遁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磨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觀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安有衆曰無戲言恐後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成造勿裝在王庭此乃云綏安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言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股涉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宜慮未輯田畝未耒不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言以度日耳如清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朔朔河上衆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言戲即有散之兆矣戲意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歷告之何也當時背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變紛雜利則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子前功通于山用降我因德嘉績于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即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因德自山下則

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于遷何也溯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  
 之極者止也水所圯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尙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  
 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毫  
 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尙有可考  
 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  
 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遠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  
 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  
 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由爾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資。  
 弔至也蓋善也宏大也資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下蓋  
 如下稱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  
 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  
 事常以一己任怨方民齊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  
 怨于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謂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即前日在位感民者盤  
 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  
 得其所者矣。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物人謀人之保居被飲。  
 刑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欲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物果敢恭  
 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觀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忽忽生者皆  
 起深潭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  
 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既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欵。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習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  
 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  
 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頗  
 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  
 雖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關弱胸中無所主  
 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關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  
 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謀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

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為聖人。不知則為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為一。當以至公大同為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攸令。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為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為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少帝費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贊。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說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為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幾一夕之夢。即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豈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利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曰。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曰。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曰。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川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贊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砥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為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勵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勵而為。初若有力。意解而沒。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啓乃心。沃朕心。

謂傳說當開啓其心以澆灌我之心。沃之為言。有沃教之意。想傳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樂弗暇。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為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若既弗視也。厥疾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跛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為物所傷。倚說為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為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教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少帝贊子。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仲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容望說。至為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已用工。所發聞者。皆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所不及。高宗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既從其本。根而告之。又

惜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諫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為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傳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為君立政之

鳴呼明王率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率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而至於大夫師長相與其任亂民之責此為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之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即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傳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既憲天則與天一也為臣者安得不敬順為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篋惟干戈者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問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冑者備禦之具也備禦而無敵之可投則羞不生或兵不起如人身被甲冑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冑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實人之大權也亦為衾冕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簡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問人之大權也與師動衆加人之城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者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道何足為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為之相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

者洞然矣知羞知戒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在於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得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得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得既賢能則其為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勸勸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為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賈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勳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於己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畢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滯納悔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滯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間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維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為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禮于祭視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密。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傳說所以就其過而正之。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傳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間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謂。則反變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大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

高宗聞傳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心領神受。正傳說正君定國之時。襟址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聽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踴躍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為易。行之為難。君不可以為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倘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言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調于朕志。

此篇傳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涉貨濬象。及得傳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雖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率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爲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屢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懍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遷。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跡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初。爲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于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傳說之調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爲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輒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傳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爲於高宗之學未成而棄去。此甘盤之所以爲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傳說者。

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若作酒醴。爾惟醴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體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藥而後爲醴。羹之未和。性平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羹。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一物耳。

爾交修于罔子。來。子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于罔子。來。子惟克邁乃訓。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傳說之教。固不可。有傳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聰。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棄我。爾之訓。子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成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也。傳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既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傳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古。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闊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邁志。初時敏。厥修乃來。數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邁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邁。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邁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即邁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酒糟應對之間。無一毫傲慢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榮。射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既能邁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步屐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間斷。安能時敏哉。既邁志。又時敏。己之所修。進進日登。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討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偽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間斷。則道自然發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察。則道口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他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他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敬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因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誨。載之方冊。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仗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當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內。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為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遠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遠先王乎。故曰。道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為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為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為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為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德也。傳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學問之道備矣。無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早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為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傳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傳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國。高宗頃刻不能忘傳說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與我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己。以為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發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傳說當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高宗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既聞之。乃見天下之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傳說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見傳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為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知不可無賢。自授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今凡食土之毛。而為我之臣者。尙有君臣之義。我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繁吾食土之賢者。若尙思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傳說。此其不聽自己。期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尙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傳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謂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戾。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少帝賈子良。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盡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傳說中篇言。禮于祭祀。時謂弗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願。領略警省之次第。探矣。而此心終難除。於彤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最為難變。乃知行之果為艱也。彤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彤。在周曰釋。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從我之誠意。如采

葉詩言值值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乍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他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謂于王者。蓋乃謂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非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廢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天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天之也。民於中間。自絕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君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益益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下得有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問之於其中。而分其疎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苟有所登。則此心私矣。此篇為雉。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高宗天資聰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胸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嘗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西伯戡黎。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為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為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為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于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為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增修東漢書說 卷十三 一五五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我殷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與。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搖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虔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整。今王其如台。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窮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與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瀆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祖伊奔告。納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為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康人其如子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于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幾于爾邦。商之亡在即矣。指紂朝夕所為之功而言之。無非喪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至此。雖加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因非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子微子。箕子。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賊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亦無咎罰之辭。何也。周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山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漢書說 卷十三 一五七

605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醑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醑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醑本紂所自爲。今微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之沈醑。如我之沈醑。同其設心。若思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俱引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醑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因不小。好草竊姦尤。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鬪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尤。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草竊姦尤。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方。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臭味。爲天下通逃。主者潤。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恆得。盜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效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僭陵弱。爭鬪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尤。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醑。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幽王。泝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感。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于今。微子深嘆商室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遷于荒。再言之。心憂而言狂也。微子無聊之甚。甚則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老之人。無所致力。欲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和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皋陶。而命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可。進不可。不諫不能。退不可。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盡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卽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非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收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憫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憫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尙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可奈何矣。今爾無指告于顯。若之何其。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為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阻。將如之何。儲

復之辭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服邦。方與沈酗于酒。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實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

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為哉。乃以為天毒降災者。紂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酗于酒。雖紂自為之。而紂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尙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為長惡不悛之心。紂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為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問畏畏。嗚其者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君。長舊有位之士。其嗚而不顧必矣。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成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酗于上。小大為姦。充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為敵。雖之與。略無一毫畏心。其嗚者長。舊有位之人。固宜。紂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般民乃獲。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牲性用。所以高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般民。用又饒。召敢。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者。惟結怨是尚。聚斂是務。多召敢。雖饒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為之。而無忌憚之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敢。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為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為善。則兢兢為堯舜。孜孜為禹。亦前日為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辨。罔。罪。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是以天下之多辨。無所詔告。多辨者。困窮之民也。君為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為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為惡。如出一人矣。辨雖多。何自而詔告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異。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問為臣僕。留王子出地。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商今其將有異乎。我當與而受其敗。

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為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刺子。王子弗出。我乃顯。微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為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尚欲彌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刺子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為安。反之於己。有所遠。則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殉國。與國為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為仁也。要之。比干為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秦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秦誓三篇。惟十有三年春。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偵紂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借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絕。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舉。非序之誤。即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蓋蓋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言八百國之諸侯也。王曰。嗟。我友邦。我御事。庶士。明聽。皆。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為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家君。御事。庶士之人。為朝王之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嗟之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

也。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育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為人。得之偏者為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豈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神稍微。故為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哲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昏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削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為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弊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既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豈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為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川其力。沈湎昏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棄。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惡皆到極處。既如此。但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買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炙忠良。剝削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為者。紂亦為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與在於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為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禮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為夷居者甚多。此乃爾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囚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易敢有越厥志。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易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即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為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同力虔德。同德虔誠。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審察之工。乃所以為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漸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益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為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為與不當為之間。紂之惡。為其所不當為。所以為逆天。武王既承天命。則當為也。若不往伐。是不為其所當為。亦為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濟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馮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為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補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濟四海。四海本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即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不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事功之比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

#### 秦晉中第二

周書

上篇言友邦家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尚視諸侯為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即行約束。避有君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待不精微。當朝廷則為詔。當祭祀則為祝。當用師則為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為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為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可知欲之為善。故思日夜。因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成。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為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歎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黎老。呢比罪人。

黎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呢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黎老者。元臣故老。有差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通惡。紂爲之主宰。淵藪。如水之流。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尙淺。不至於肆。惟私欲滋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又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斃命。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斃命。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忿之極。無所告。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紂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剝害其庶兄弟之。則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已有天命。認爲已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敬。雖曲率耳。何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具耳。果何益乎。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明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功。爲母我之學。已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尙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天其予以弋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絕。人心離。尙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

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我民。武王造周。蓋在此語也。朕步協朕。下。于休祥。成尙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與于休祥。方政官或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絕。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使紂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既不謂之君。則當以乘算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強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咸在。武王獨舉十人。何邪。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濟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結。無道以樹之。猶路人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

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而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今皆屬于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旻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激之。今已伐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舉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欺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

湯之心即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即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紂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竹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成。懷於心則。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湯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款。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聖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感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若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發明一晦。乃下工夫時也。此正竹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懷懷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旨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雖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既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故誓武城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

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顯。顯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渺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為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為人所不為矣。太保作旅。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為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待以為生。以為存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新朝涉之。腥。割賢人之心。作威殺戮。變補四海。崇信姦回。放驕備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于天。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結怨于民。結怨于民。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新朝涉之。腥。割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敢為者。紂皆為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補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顧己而相禁制者。宜其放勳也。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符。至於因而為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季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失。方紂之為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強敵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緒而不間也。非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事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我者。即以之為后。虐我者。即以之為讎。則君臣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為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為對。后與讎為對。古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而發也。況撫者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厥乃讎。爾衆士其向迪果毅。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據虛位。大作其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不善。以及于民。安可即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崇微靡。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城。除惡只務其本。殄厥乃讎。殄。殄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向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可以成乃君之功。多有厚賞。不迫有顯。以賞爾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曠息而首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作。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母必母我也。以武王伐紂。尚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于。可謂母必矣。以文考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母我矣。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即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杖鉞乘施。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饒與施指擄三軍之耳目耳。逃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也。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隨。軍人多瘞。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尚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也。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陽賂。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得勤。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既受天命。行天罰。而紂尚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獨光。微。盧。彭。濮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化難無難。化難之難。惟家之家。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化難至於司晨。陰陽膠戾。則一家之家。可知矣。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醫藥厥辟。弗若。是。不。能。律。其。常。尊。也。尊有常尊。紂醫藥厥辟。弗若。是。不。能。律。其。常。尊。也。醫藥厥辟。王父母弟。不。適。親有常親。紂醫藥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通逃。是。俟。是。甚。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盡。兇。于。商。邑。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於百姓。盡兇于商邑。今予曷。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奉。曲。之。恭。也。聖。人。之。恭。隨。事。之。際。義。理。密。察。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能。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也。六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彼世之師。有進退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曰哉。

###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 牧誓第四

####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拿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伐紂。八百諸侯皆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發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陳。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成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成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敵。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敵。亦近於過。但

歸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五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非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倭掠可知矣

歸哉夫子尚相如虎如龍如熊如貔。

桓桓者師直為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龍如熊如貔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于商郊弗逆克奔以役西土歸哉夫子爾所弗歸其于爾躬有戮

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已薄也當舜之時言爾弗及爾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孛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孛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迫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蕩蕩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職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符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職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勞死魄

勞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為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著之象歷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歷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將辦事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啓一月壬辰其下不詳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假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即假武也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與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漸儉段文昌節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一毫不紊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豆蓬亦與武王同此心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為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皇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雖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為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首我小子何所為其承祖父之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為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為天在下則為地其流通則為川其停峙則為山其竄聽明則為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為賓主相為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庶民為天下通逃主率濫竽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是天物當贊育也而暴殄之庶民當撫摩也而害虐之乃為天下通逃主率濫竽如言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抵水流洋火就燥紂為惡之主故天下之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非天命，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暴亂之封略。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者，使也。華夏蠻貊，猶芻蕘之類也。非天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懼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祝，此言民歸人君，民歸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懼厥玄黃，即天休之震動也。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資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道迷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道迷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誓，而存此語，聖人於密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日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備，間有雨雹，豈害其為春。孟子言，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戎衣一衣，天下即定矣。乃反商政，政由舊。武王不別創為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釋箕子囚，封比干，式商容闕。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闕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賁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為己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使流通於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六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賚賚各有定分，不以兼并聚斂措。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權，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疆家大族自相吞併，始山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建官惟百，位事惟能。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川賢者，蓋天工人代，非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專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為哉。有信者，則信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能遠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七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論矣我問爲臣僕義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特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彼苟不知彝倫攸斁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既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真不知邪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烏知天之陰隲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乃者有紉釋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兩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陸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陸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之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彝倫如草木發生一技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則殛死禹乃嗣興見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隱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界洪範九疇至於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即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本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統不可加一毫人爲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故數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故統

初一日五行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即言初一日五行當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增修東漢書 卷十七 一九一

增修東漢書 卷十七 一九二

五事貌言福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次三曰日用八政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次五曰建用皇極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次七曰明用稽疑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以爲無疑可稽即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著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快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凝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與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聽有言然後能言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之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說曰恭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說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爲曰。用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爲肅。不可以作又。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即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祭廟。作服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既得其所。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委曲盡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之。可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統日。日者星辰之大。歷數則步占之。以教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

五原極。皇極其有極。敷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敷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即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內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卑陶既言。知人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不恤于極。不恤于咎。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偏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面康而色。

和其顏色。所謂誠色。誠笑。匪怒伊教也。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即當錫之以福。非謂錫之爵祿土山。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即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曲成就之力耶。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

無德而長。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而邦其昌。

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強者。高明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覺獨之人。以爲不足。高明之人。以爲不可。則是遷就避會。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即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寧。

凡純正之人。既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寧。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既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其作汝用咎。

無極無德之人。君錫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并容。及其後也。蓋猶難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罪咎。亦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黨。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道者。用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黨。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別。反覆吟味。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義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肖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即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既復禮。即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首者。大中之體。至此首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

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強弗友。謂暴戾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變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強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康之時。則孰為強弗友。孰為變友。沈潛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強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變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國家。因于而國。人用側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為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曰。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著龜以寓其神。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著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兩。曰霽。其兆如兩。之霽。曰蒙。其兆陰陽。曰曰。其兆結釋不連。曰曰。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下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曰。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心。為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所謂大同者。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

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

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稍如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是。謂大同。庶民從是。謂大同。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觀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是。謂大同。卿士從是。謂大同。庶民從是。謂大同。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民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向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槁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難從。終未免於人為。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暵。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效。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庶。微細之草。尚至於茂盛。則其他必無差忒。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時雨若。曰暘時暘若。曰暵時暵若。曰風時風若。曰時雨若。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又時暘若者。又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聞味。故時暘若。謀者深治。故時暵若。聖者鼓舞勸進。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為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即天地之氣。

若鼓之應桴。桴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忒。顛倒則恆雨若。躁急則恆暘若。逸豫則恆燠若。迫切則恆寒若。蒙闇則恆風若。以蒙觀聖。不啻如

千萬里之遠。何為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發其正。即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為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為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為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各隳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忽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為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成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強為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憊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為善主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 旅獎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獎。太保作旅獎。旅獎。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賈厥獎。太保乃作旅獎。用調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降所隊。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為遠略也。曰遠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賈厥獎。賈其土之所有。非以獎為異而特賈也。太保即作旅獎。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為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勸勤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已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獎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即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明王謹德。旅獎一節。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懷德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舉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制作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常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禮所以致其質。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特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爲率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謙矢于陳是也。無替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叔。父之國。時庸展親之意。如舊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見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于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變爲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欲言武王受堯。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相有。有難見者。有易見者。相者。不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相者。則下視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則漫應之。此爲難見。狎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屬於君上之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所主。而徇其外。則爲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他無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即狎侮之害也。勸侮人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做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用仁存發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持其志之說。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即所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儘不以道接。何以知其甚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則遠人格。所實惟賢。則遠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食於此。則食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蓋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胸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強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投諸理既昏。過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實惟賢。則遠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曾不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實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具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則可乘。不於細行。終累大德。

不於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於者。於持之於。不於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於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嘖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察。盡行之細者。易於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本體既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旨。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巋巋如此。可謂爲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之懈。即九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盡之工夫。當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以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茲生。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即墜于塗炭。即非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將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禱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迪元孫。其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海天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為而為。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為而為。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下。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下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彼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下。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下。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壇。則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時在宗廟。何必爲壇。去誠爲壇。去壇爲壇。周公所以特爲壇。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禮之宗廟。豈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感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册祝者。今祝板之類。周公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逆。而成其虛害之疾耳。不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他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壽。恐過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壽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砥。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下地。至于四方之民。罔不砥。可不延其命。使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沒吾事也。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爲天下萬世人民禱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筮見吉。乃并是吉。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公曰。惟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敘侯。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匣。中王

曰乃穆。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官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能念予一人矣。納册于匣。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毀。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誦公。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責稟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喻也。四凶在。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歸。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責稟卑下。過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疎。故舜之不虞。象欲害舜。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內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尙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節德。正爲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汝言方播。其心未免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而各周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出。略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閒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鷓鴣以貶王。而王亦未敢誦公。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觀幽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木折。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咄。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見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下。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或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下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肯是。孰使之然哉。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我國家禮亦宜之。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顯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

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雨。則逆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水所假。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九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開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天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增修東萊書說 卷十九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華商為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局勢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討。絲奉繩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存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遊邦之意。昭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非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非能作者。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道。抑畏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為不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道。乃畏懼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命。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敷。謂修明典章法度。資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為不善繼矣。必資飾其業。太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蓋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資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住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造我大寶龜。詔天明即命。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為國鎮。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下為言。謂武王遣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為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下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莫感。不得寧靜。上既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卻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德。

膺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宮。厚謂有此土地。即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勸我周家也。天所以降此亂者。知我國有喪。足以爲疵。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爲都邑。鄙。如春秋鄭子產曰鄭鄙也之謂。今茲今翼日。民獻有十夫。翼以于枚寧武國。我有大事休朕下并吉。

今茲勸之明日。即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是矣。我於此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下并吉。人從下從。故謂之并吉。商六七君。商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子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之以爲信也。周公之下。異於後世之下。周公之下。乃在十夫子翼之後。蓋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其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蠢蠢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夫。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爾大。

此開魯微那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常奉我伐通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爾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密不遠下。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益錄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戒其敬爾。此事爾大。不可往征。王何不遠其下。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禮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曉而已見之難恃也。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益錄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益勸錄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既永思錄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絕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既死。三豎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首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白恤。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豎之叛。乃天道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冲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謂德容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謂語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并應。卜并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下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與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下用。安得不往。嗚呼。天明畏。我丕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我丕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弱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強。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勸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惰。使武王之業廢壞不振乎。

天閱我成功。所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果悅辭。其考我民。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子易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天亦惟用勸我民。若有疾。予易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亦惟用勸我民。所以有三豎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豎之叛勸我民。是乃教我以安適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背朕其遊。朕言難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室。矧肯構。厥父也。厥子乃弗肯構。矧肯榘。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舉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室乎。父既肯詳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尙多。築基播種。且不肯。其後之工。尙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卽有異同。後復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復設喻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肯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肯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肯可也。

肆子曷敢不越印。牧寧王。大命。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敢。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如人之父兄。有朋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誦爾誓。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弔。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師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卽十夫也。賢人能蓋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耳。越天棗忱。棗。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誠果輔我。我是時尙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逆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誦。相親鄰相告。効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弔。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命。謂紂之爲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絕。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稽夫之有事於田。畝子何敢不終厥厥。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下。敢弗于從。寧寧人有指。矧今下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下。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下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謬。下陳惟若茲。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下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下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子。

翼然後首朕下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下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下并吉。蓋下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舉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將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成王既命微子。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敘書。歸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子之理。發尊王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罰當時天下危疑。有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微。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

微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人開創基業。款然不自足。必尊前代帝王。後爲天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體。成王精法之而已。若蓋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命子孫賢者。使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車旗正朔。本數未改。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與之際。誅戮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苟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歲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成休者。後世誠人。之國。變夷。繼。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謂深。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祐。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闕城。其道既同。故不聞於世之遠近。

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謂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尼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其業正在於寬。所謂尚嚴先謂。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為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條。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治嚴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其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苟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緒之辨。其要在於伯者以機巧智術。懷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德。有令聞。成湯之道。在於微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踐而修之。所以奮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求。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即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塿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顯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較周視亳。則亳為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飲餼。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即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厥常嘉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疆。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初膺上公之命。心懷懼危懼。保守此微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積善垂統。周迪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洲九里。自蒞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滋既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嗚呼。往哉。惟休。無替厥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篇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惰而廢墮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厥命。意必恐懼替厥。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嚴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肅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謹。乃服命。又戒之以欲。欲。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切。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尚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為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篤。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彼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為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為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調。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調。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詳如此也。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版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女王作監。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成召之也。聖王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勳。天下之諸侯。皆為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

尚有仲孫何忌、會、竹、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惟、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懋、德、廣、敷、大、命、以、昭、臨、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為、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脈、絡、正、相、關、繫、蓋、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園、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遷、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為、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為、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千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登、戎、股、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彼、乃、寡、兄、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兢畏懼民如傷也繇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於繇寡之民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為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特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蓋天之心也庸庸、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登、戎、股、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彼、乃、寡、兄、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告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

事耳何者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能承述文王之事望之祇述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

王曰嗚呼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登、戎、股、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彼、乃、寡、兄、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既師保之，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於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告，與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為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之事，加欽謹審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為之，不幸至此，既得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有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有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收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既曰皆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罪過極，苟即赦之，起人舞法之心，微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法，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敎，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懲，和若有疾，惟民其舉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人。

周公又總言為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勸，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身，不為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為治之微，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懲勉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則人無或劓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諄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則刑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殺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故有衆，商之刑，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刑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因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殷厥罪，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且汝盡遜，曰時，彼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懲不戢，罔弗懲。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備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家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舍之次也。用殷法以舍於己之意，是無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非非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進，若未有一毫遜順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親羣臣之中，忠誠為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冀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為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強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弗慈，不于我，我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辜大誥，矧惟外庶子，謂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瘳厥時，時乃引惡，惟朕怒，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慮，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一人以憚。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元惡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為人子者，於父之慈，供為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後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弼茲弼，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為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叛賊至此，則為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乘難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紉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既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為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章殷罰，曰：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罰，當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之變之想，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罰，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殷厥罪，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且汝盡遜，曰時，彼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懲不戢，罔弗懲。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備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家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舍之次也。用殷法以舍於己之意，是無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非非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進，若未有一毫遜順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親羣臣之中，忠誠為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冀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為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強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略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嚴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莫者。莫莫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則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於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茲義率。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強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非德用義。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與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尙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當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憚與朕怒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怒。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憚。言君臣內外關係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迪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資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事保又其民。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導百姓。則爾爾爾亦爲無政矣。終身身事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以導迪之。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罔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厥未同。爽惟天其罰。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周公又結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罔之行。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夏。文王敬忌之謂也。今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再三。尙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周公不敢一毫輕侮於民可知矣。我雖然思惟。天其有罰。以稱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成勸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尙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問。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

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謀。蔽時性。不明敬德。用康乃心。顯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暇珍。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謀。蔽時性。不明敬德。用康乃心。顯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暇珍。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詐。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強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願省其德。願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闕。心不康。德不顯。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己成物合內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蓋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鼎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節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以用以康又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又其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開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勸勉。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勸勉之切至也。

以資人醋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為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飲酒。越厥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誠，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乘迷中獨悟，乘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燕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酢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為麴蘖所迷奪矣。

文王言：我民當遵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聽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士，爾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登奉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處，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士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調精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由，供為子職而已。

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登奉車牛，遠服賈出而為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濯，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離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為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養養老成人，乃為君當然之事。爾方可以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爾祖，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爾爾長，永觀爾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首一節一行者，且而一飲一啄之際，為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爾省，察一動一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爾幾能羞爾祖，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為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竟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為國者常事，爾而其末所以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為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為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強，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懲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懿，蓋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為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封為長夜之飲，沈湎於酒，飽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閒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湎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惟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

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辨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遠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親時。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水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王曰。封我西土。萊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學。者。為。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必。日。消。磨。薄。德。使。浸。浸。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和。為。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又舉商之所以與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典。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則。不保持。則有時為物所蔽。而昏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補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補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畏。君。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為。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為。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祗。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為。明。所。以。謂。顯。越。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祗。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離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蕩蕩。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股。國。滅。無。維。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離。身。紂。為。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祗。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典。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祗。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

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蕩蕩。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蓋。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怒。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夫。紂。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為。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蔽。而。不。安。矣。紂。之。離。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為。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聞。巷。不。肯。醒。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通。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孑。遺。無。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服。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為。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疎。勸。以。撫。當。時。百。姓。乎。

予惟曰。汝劾訟厥厥。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矧。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繁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繁。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乘。人。之。事。故。謂。之。若。矧。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禮。言。追。也。追。去。民。之。非。遠。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劾。訟。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然。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弔。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聚。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誨。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恤。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獨。深。其。事。是。終。不。能。挽。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為。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禮。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其民。若復有瀆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儀。爾實司牧其民。酒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滯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強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疆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華土之滋。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佞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子曰。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但厥敬勞肆。往茲殺殺人。歷人有罪。肆亦見厥君事。殺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蓋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有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開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背戕。無背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委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施丘之資。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

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撫摩。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鯀。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謀寡匹婦之分。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說。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牆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備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惟其陳。修爲厥。驅。若作室家。既勤。塋。惟其塗。暨。若作梓材。既勤。模。惟其塗。丹。版。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驅。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模。素矣。苟不加采飾。則模斷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預防。覆蓋粉飾。如驅。暨。次丹。版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德爲。夾。庶邦。亦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民。用。擇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王徵柔。謙恭。不違。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柔。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懋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撫迷民。其何以安撫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尙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撫。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召語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語召語。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避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語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

自宗周鎬京以至子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越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

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

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敏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即卜非可以欺

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下

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二

二五五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二

二五六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建觀于新邑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庶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方與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

社稷宗廟之位也其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備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

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為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川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家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以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為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

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庶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

役既命庶殷庶殷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

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庶衆築基址者

卜既得吉相視釐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與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

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

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為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

公諸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即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

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遲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速十二日

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庶不作者周公

命庶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殺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不作者夫侯

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離民不作為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語告庶庶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

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

獻者何以不即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

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贊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

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

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諸告庶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為足下

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二

二五七

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為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道大投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玉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既選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據在。夫知保抱。攝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棄絕其命。堂堂大邦。既為天所棄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僻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攝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為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降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降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謬。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為後世世世維持。以今觀之。既暨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暨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道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則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維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取後。用顯揚于民。樂。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維沖子。已為天之元子矣。為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慮其心後之進。所以強其志。王既為天之元子。即當自勉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為元子。尚可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盛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顧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感配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蓋謂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諸非告。周公明矣。且曰。者。官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

增修東萊書說 卷三十二

二五九

稱且曰。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為此大規模。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成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為此而作。規摹豈不大哉。周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為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強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為而為者耳。至於莫之為而為。則其助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為一體。混新舊為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敬于有夏。亦不可不敬于有殷。我不敬知曰。有夏服天命。惟不敬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降厥命。我不敬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敬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降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即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短。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用非彝。亦敢珍誠。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用非彝之法。遂放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殲。忿疾一生。即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履日天下。安可以小民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同。周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為治之際。因有所遠。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治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利。圖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願。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備。王所以顯也。

增修東萊書說 卷三十二

二六一

631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似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英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所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遂所言於王。未及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予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為一矣。至此又分為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為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尙伺闕失。乘間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為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迤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為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則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率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所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語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而伊尹告歸。成王下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頭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盡矣。至於周公。雖下洛以避商民。其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雖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下。作洛語。洛語。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語。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語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語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下。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語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下。歸于宗周。作洛語。今乃於告下之下。即書作洛語。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志亦定。當使人告下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語之時。而發作語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乃下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上。

此章首序作洛獻下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下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猶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明君以稱之。蓋大下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君幼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是國家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豎。莫不繫之於成王。則背國為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為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下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圖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為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設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適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嗚呼。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語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乃下澗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下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村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宜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遷居黎乎。聖人之舉。猶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為而先卜黎也。意在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乘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故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遠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近商。密擇而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疆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己。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下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乃下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水之西。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約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成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俾來以圖及獻下者。周公言向者。下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謀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遠遷獻下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休。復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千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書。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是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始非前日弗敢及天。革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皆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隆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辭。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矣。察之可謂精矣。是始非前日未敢請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配于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餓餒。厥攸灼。彼非其絕。厥若。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即有倣。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配于新邑。成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舉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成秩彼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則觀周公首以配于新邑。告成王。若關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誠一心。對越天地。遠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為首務也。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首。我暨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為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為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有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嘗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成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若其業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動。不可後也。故成王今即出命曰。記功宗。功宗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宗莫不祭於大蒸。為功宗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中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勳。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餓餒。厥攸灼。彼非其絕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餓餒之微耳。其所焚灼。以彼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體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閉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若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子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為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為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即周公所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問之也。周公為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俾。即有倣。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倣。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則意怠。則積用非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嚮。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嚮。實定於成王。休顯開舉。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侮。乃惟孺子。孺狀不暇。聽朕教。汝于衆民。彝。汝乃是不登。乃時惟不永。駕。彼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茲予其明。農。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辭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遠實。蓋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為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侮。海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偽為誠。以倣為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現之多儀。極其繁。苟無誠意。則其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惟其國之政事。與將差。與侮。雖王度而為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貨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孺狀不暇。聽朕教。汝于衆民。彝。汝乃是不登。乃時惟不永。哉。

焉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暇為者。故周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為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我於輔師斯氏，教養之常道，次而頒之於民，可也。獲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師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勸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範範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悼篤次，後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統，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敬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樂民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遠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真知本者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衛不迷，文武勳教，予沖子以夜寐，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傳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特循，則漫爾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即前所謂舉稱殷禮，蓋以惇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備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為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為後者，先其實也。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為治之核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待其實，周公可謂善善矣。成王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既其文而末既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衛不迷，文武勳教，予沖子以夜寐，祀者，稱周公之功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勵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遠隔海隅，亦皆勞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德，益向新，裕益向美，前途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勳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為教主，豈夜寐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國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雖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雖其近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勳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三王其勳勞特甚焉，信乎其為勳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近平者，既平則豈不可久矣。近則有

應方進之意焉。周公勳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冠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範，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即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四方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敘，而豈為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為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為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為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為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為己留，亦當為天下留，為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業將載，公無困哉。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服，將大祀敬，敬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敘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言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言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為困我，公前言規舉如此之大，所謂道大投軀于朕身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數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為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周公為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悲，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為首，是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悼與，股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高邦威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簡前人成烈，符其師，作周平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為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為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悼其真，大用殷之賢人，治為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結安可謂之成。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簡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平先，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乎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

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畢。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蓋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  
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其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釋之。可也。使來茲愆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事  
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之必中。則命事者。至於必事也。

子以相豐二亩。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獻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相豐二亩。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禮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  
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  
心此意。即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違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獻飲汝之  
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難民。能使之承  
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王入  
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話。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蒸祭。常祭歲也。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  
常祭止用辟牛一也。因蒸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禮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故  
曰賓。以歲為主。此為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  
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  
方之辭。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  
之足矣。荷預量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己則為謀。於民則為濟。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  
之於醇醪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沒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  
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  
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衰。鳥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辭盡之。可謂善形  
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所蓋孔子之公室。史則周公  
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尤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顧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靡勞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顧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半而

驚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免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免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受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者推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

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尤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顧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強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顧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界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界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易嘗敢有求位之意哉

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既言惟天不界矣復告之以不界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雖然不可見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即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界而後言惟帝不界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通顧民之性者至矣蓋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爾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向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決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受革命正焉後民向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旬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勞求俊彥孟子的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惟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豈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平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勳家誕淫厥沃罔顯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積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變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難深狀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勳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祇者也紂大淫泆沃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勳家則不長祖宗矣罔顯于天顯則不長天矣罔顯于民祗則不長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界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盡感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率辭伐紂乎爾爾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盡承帝事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惟我事不武適惟爾王家我適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顧民之所以誠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承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股則不得不既定剷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股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武適惟爾有股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武於帝股其可武於周乎上帝臨汝無武爾心惟我事不武適之謂也上帝既命候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顧民猶安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武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股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藩度之辭蓋皆審

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為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勸爾。其作孽乃自爾也。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于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既死焉。故令邪惡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微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遠朕不致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股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為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乘德不康寧而樂為開闢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遠者。戒頑民不可遠天命也。朕不致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股受天討者。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殺。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相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教勉督促。惟爾知。惟股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册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命。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履與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頑民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旨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放。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放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世。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言之。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作令德以聽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於寶德。敢求亦敬寶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論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於爾。豈可反以我為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遷。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為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盡俘為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遷。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為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慚染毒陶。以成其德。汝賜既不多矣乎。伊股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遷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股多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資。亦惟爾多士。故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率幹止。爾克敬天。惟界於爾。爾不克敬。爾不尙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愆惡。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屢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皆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既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為四方諸侯罔有所資。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資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勸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界于於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即天之界於爾也。爾不能敬。爾不尙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即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爾居。為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皆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與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為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也。蓋言先備皆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遠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遠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做成王。復引閔里近事明之。相視閔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象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諱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言。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諱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誠悔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惑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奮勞于外。愛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僭爲小人。作其卽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終。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兢。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觀察。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視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祗懼而不敢荒寧。蓋深知識之可以。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肩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奮勞于外。愛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戲。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原論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賦畝艱難。閔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天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哲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諱。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

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德之後，蓋民氣大和，遐邇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成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即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為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為小人之行也。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致侮，其思慮而復即王位，因心術虛，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惠愛庶民，雖經窮之微，亦不敢侮，德其德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為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高宗愛敬，則難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奮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為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者，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舉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精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延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微柔，蓋柔之微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與恭，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微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勸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獲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慈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紉方在上，海浦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豈平有杯水勝火之難，惟望道未見之心，動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盡查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同，故兼于虛言虛德，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固常有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為耽樂，固文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心也。以遊畋之節，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勤主者，班班可見。至唐肅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政，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教儉素，重農勸，恤困窮，勸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詩，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斯，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諷之說，謂勸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彛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為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駭駭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節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彛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過。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劇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紉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為紉之徒也。無彛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諱，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謂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遠怨。否則厥口誚視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殲滅之。而後歎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為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懲讒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則自敬德。厥或曰。朕之愆。尤若時。不省不察。怨不聽人。乃或時張為幻。曰。小人怨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罪無辜。怨有同。是蓋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為智之實。不蹈其舊。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實。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為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及謗語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

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為美說。至於身當怨讒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為然。斯所以為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問。怨讒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謂張為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為果若是。不永念其為君。覆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詩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罪無辜。遂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此。然一身不能勝此兆人之怨。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讒毀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亦誰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既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篇。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諛諂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 君爽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稟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君爽。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為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為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存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為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爽。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降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乎于休。若天果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事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逸。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其其監命。弗克。經歷。前人恭。

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事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官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亦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既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我亦不敢知。其終出于不祥。而自來於不可為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曰。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蓋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為遺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公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遠。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遠。辰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騁慢。侈肆。過絕。伏堅。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踴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限深淵者也。馳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難。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鑒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為不易。難。難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為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事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為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質也。上天之職。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處。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格于上帝。帝成。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準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降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質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德小臣。屏侯。旬。烜。成。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字。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格于上帝。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編履。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質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盡之伊陟。臣。格于上帝。止言其又王家何也。成之為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式。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為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格于上帝。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式。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學于甘盤。既乃道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降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者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隨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質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奔命之甚篤也。奔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德小臣。屏侯。旬。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德。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旬。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博。斯乃所乘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式。子。號者。卿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卿乎。烜。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字者。言君罔垂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若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為於四方。安得不如下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質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字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遺言退乎。

公曰。君處。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殷嗣天威。今汝永念。則有因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這其當。茲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為天也。斯其所以保又安治。而皆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咸謂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又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廢羅滅亡之威。曾不顧前而免焉。見天之無私也。今汝水念。則有國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其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會不以私。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為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固命之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為此而留哉。召公而水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廢矣。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則申勸事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彼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華教。文王克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乘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禱。後暨武王。蓋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賢。不單稱德。今在于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末在位。誠無我責。收罔不及。若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勸我。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制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放蕩。蓋所以勸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降降在帝左右。靈臺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制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慮幾能性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維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村為天下宗主。彰凶極。戾氣尤熾。而和則愈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制申勸。以修己之和。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尙克者。望遠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誠叔。因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植數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幾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乘而視之若。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乘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誠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類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成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禱。孔氏謂說叔先。蓋其或有所傳。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後惟此四人者。尙踏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蓋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度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賢。不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蓋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為終始也。尙父之明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為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將。將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川。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為也。今在于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者。周公言。今南聖五賢之實。皆在我之一身。惟不能勝。若游大川。問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暨汝召公其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末在位。誠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故當同末在位之時。而虛席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不及者。若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罔不及。則召公勉勉成王之不逮。以若老為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節。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鳥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諫其質。周公謂召公。若收罔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風。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威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備備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為周公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微。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強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述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極極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微。告召公勿狃於微。去盡謀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陰。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寶所萃。震懼被擯。欲其鎮定。辛甘操。欲其調濟。繁縟。欲其解紆。黷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翮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願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耿耿不悅也。是則然矣。盡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為久大之規。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應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最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賜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值。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最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賜偶王。在夏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宜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模範。其命之辭。則曰。汝明賜偶王。以配耦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為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今而違去。則是鑿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值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成之。召公縱不為成王留。不為周公留。豈亦惟念文王前日。得遇之厚。德為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愛。資乎。想召公聞斯言。必悚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威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惟懼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為此老身而不敢言。

歸期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若汝股允保其汝克敬，以于監于股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語。予惟曰：與我二人，汝有合，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載，其汝克敬。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為樂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忘，丕冒海隅，日出，固不率俾。

告汝股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者，皆我所欲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與，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于監于股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股，覆轍未遠，猶不知其用力於敬，為我監視股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致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蓋蓋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召公，乃欲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之，開於於忽將形之際，是以洩洩鑄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鑄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蓋相與避滿登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天休，毋徒徒端端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為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成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成文王功業于不怠，汝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服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歡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語，予惟用困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願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語，諄諄而留汝者，予惟用困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為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允，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該歷諸難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允，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語，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仍道職之辭也。然洛陽周公之留，則有酬答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

子之於孔子之不遠如斯，其傾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 蔡仲之命第十九

文王之際，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能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前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工，率叔流官，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厥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家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工，而繼以率叔流官，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家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柢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家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官，倡亂以搖

之也。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復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救。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繼繼者。視親之恩也。降密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密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密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者。周公盛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頭擢之。雖為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遂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適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愆。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即乃封敬哉。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為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頭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但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適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繁焉。蓋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意。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蕭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過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感而不改。則進爾之德。而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思。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蓋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途。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為

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為惡。強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陸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建國之始。圖事探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其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意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謂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陸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為之績。欲其無違功生事也。陸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釁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禦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權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謐鎮定之規。可窺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完業朕命。

率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罔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有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勿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備細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繫。而側言乃解其繫。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隳於人也。兩者交並。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為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中之無棄業。朕命之戒。以蔡仲拘幽。祇畏。竟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封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股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為天下  
通逃。主率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尚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  
仍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為變。亂蟻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  
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  
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  
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選股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為略。多方既賤奄而獨誥  
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詳。宗周謂諸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  
謂之宗周。街孔懼之。則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銘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  
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股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  
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故發  
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  
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故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股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  
意則主於股民。故復聖嘗為股侯長民者而告之也。股侯。謂武庚。前此則股稱王。後此則股為宋。邊洛  
之衆。不能悉至。故呼皆為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股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  
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厥矣。今雖中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洩  
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  
蓋在於於是。兵疑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調諧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傲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圖。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  
亂。不克盡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懼日欽。剛剽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爾命。公天之謂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蔽  
匿之意。爾多方股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  
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  
不可圖。圖別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  
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威于有夏。讒告而弊動之。有夏誕  
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  
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  
動息。日取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學。學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聞巷之人。  
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即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蹟。旋即漂蕩。所以泯然衆人也。  
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傲聞者。特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  
因桀而知桀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  
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卻行求前乎。庶民之所依  
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圖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變是也。豈其心。敗其家。然  
後流毒于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盡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懼  
日欽。剛剽夏邑者。言桀之心。既盡感。自應怍慙。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  
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憤者。欲崇特尙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  
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甚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皆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伐夏作民主。慎厥威。乃勸厥民。刑則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其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界於桀者大矣。然非天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爾爾輔世長尸之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甚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皆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甚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飲者也。彼既以姦惡為桀。所任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背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為。欲耕則害其耕。欲買則害其買。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般伊尹。嘗違事紂者。寧不憤然內愧。其類有此。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威。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威。乃勸厥民。刑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謂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威。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為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勸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措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勸化。勸導斯民。其刑其教。亦皆能用以勸民。教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教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離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情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懋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屏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圖。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延作民主。罔可念也。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疑。來世傳疑。豈有竊之為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乘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屏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顧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不棄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圖。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為紂者。可以永鑒矣。反于紂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圖。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積濁。不獨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延作民主。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感如其能念。則作聖孰難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俾爾五年。須臾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觀其改焉。紂乃大為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奉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厥。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爾。命。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贊勳以威。詳謹告之。咸。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與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寶。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盡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繼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指循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其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與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教我用休。備擇而昇。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體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論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尋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洵洵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誓服四海。蓋雄之情者。莫切於此。

今我易政多詭。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不惠王。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職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乘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體而至於是。周公之詭。亦既多矣。憂其憤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詭。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殛之。官告論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詭矣。自是而下。訓詁猶釋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不悅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淫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僥倖哉。爾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實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履不可輔。天之所與不可毀。相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輿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爲而不不知所擇乎。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不惠王。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爾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不惠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此。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爾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愛而然。是深可憫憫而已。爾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彼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其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棄而無子遺也。爾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職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踐股遷奄之命。若

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此降爾之命。則固將大開殛之。不可照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乘德不康寧。而欲播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乘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欲告爾多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爾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爾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贊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論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股者。雖誦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股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爾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暨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皆以伯以正爲名。皆伯小大多正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其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舊業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爾伯多正之周。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尙懷危疑。偷墮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皆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雖然有恩以相愛。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皆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程程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順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焉。人情未定。豈端亂除。每歲於隱微。必能閱視。爾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皆介不相關也。程程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贊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尙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他說。則天將界與與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贊於爾。濟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我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皆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教也。示以好惡而勸

之廢周之具也。二篇于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闔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爾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爾士。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頹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萬折，俾爾離逃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賞之資，後之以離逐之刑，申勸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賞，天之所界於也。周公之所離逐，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闢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皆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真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誥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韻，顧盼之光，猶隱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官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尚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避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水石，寧有不動者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下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華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乘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虞快而未知敬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成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華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華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其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別，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緊

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華人。即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華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合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繼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繼衣。蓋常張帷幄者也。周公既言。復嘆息曰。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職。知愛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首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華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爾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繼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隨指氣使而已乎。蓋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是。其收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釋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迪知忱恤。于九德之行。乃敢告厥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事。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焉皆不爾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強者。以能顧召賢俊。知尊上帝之賢而已。子克家。則父行。言其幹父之蠶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蓋其代天之工也。顧召賢俊。固所以強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強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猶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恤于九德之行者。雖既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恤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而信之篤也。自舉陶以九德德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厥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事。茲惟后矣。夏之羣臣。見其君於賢。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固不當先倡也。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收舉而曰茲惟后矣。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事。即前所謂常伯常任華人。爲治之體統。繁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舉矣。當顧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繼衣虎賁之外。其體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發源之精意也。謀而用不訓德者。夏之羣臣。既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而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則乃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己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

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付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不蓋上帝之厥命。乃用三宅。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欲訓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不蓋上帝之厥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宅。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即宅。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既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養陸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養魏延於身後。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語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爾。所謂學於伊尹。然後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豈雜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不式以極其恭。不聞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其情未易。幾旬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其德未易。偏觀法之。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其國者。惟差刑暴德之人。差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諸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差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其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飲天職。故帝欲訓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訓。以作。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宅。心約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華夫。牧。作三事。虎賁。繼衣。馬。小尹。左右。備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參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亞旅。旅。微。庶。丞。三。亞。厥。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雖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述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述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盡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其政者也。知其心者。約未盡。則不能無聞。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

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他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親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賦修而有所承，以是而為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不登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舉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三俊，蓋立政之本也。虎賁衣趨馬小尹左右，備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衛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趨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衣趨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備僕，備持其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廩，內饗尹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鑄，師尹鑿，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衣趨馬小尹左右，備僕以冠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賢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官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暨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為文武未伐，射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疑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為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寇，既尹王官之暨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督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為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寇說者謂蒙為北寇，穀為南寇，偃師為西寇，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制職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前章敘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寤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慎慎擾擾，自流於一物，向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故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敘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身皆支離多端而求

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成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舉，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親成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後敘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教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為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使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皆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他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教夫，是謂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其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鞠，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慎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教長，順其用遠，豈可吝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為君，臣當一於為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教之功。一怒則所謂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愆，亦不阻厥罰，文王之容德也。不潰，不忘遠，遠邇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越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闕一關，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舉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法，以又我受民，嗚呼！孺子，且已受人之微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周公既述文武其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罔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替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舉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倦倦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為君為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

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事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  
 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約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物莫不有所  
 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順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  
 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道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而用  
 不調德。調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約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不乃俾  
 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獄則勿有問之者。言用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  
 大界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我受命於天。祖宗而非成主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  
 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在政矣。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語。一言之間。我則終  
 惟我成德之產。是豈敢不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  
 負上天祖宗之界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當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兢業業。不敢肆周公之訓。  
 所以維持其敬心。查作聖之功也。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旨。成告孺子王矣。後深感切之也。周公嘆  
 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界他  
 日之毀也。可不懼乎。孺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踈。其感切成王。可謂深  
 矣。繼自今。文字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獄惟正是。父之者。前既言擇人以和獄。惟惟以正道是治之。簡  
 界正人。付之獄。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憐憫然欲其勿誤。安能  
 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華人。則克宅之。克山釋之。茲乃俾又。圖則固有立政。用儉人。不  
 謂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和我國家。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  
 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曷爲於此。游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諫者亦諄  
 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華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  
 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釋其中焉。由其言而釋其心也。由其材而釋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  
 釋其持久於後世者。果何如也。釋之者。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山釋之。則表與  
 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  
 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圖任之得。以爲  
 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圖則固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儉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掩味微  
 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隱其圖於明。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圖於暗。陰陽降亦各從  
 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儉人。其專擇吉士。以勸勉相助我  
 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他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善。反復

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  
 戒之詩。歌誦萬王多吉士者。亦遂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向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  
 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  
 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誓。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字文孫。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  
 文字文孫。專指成王也。始云庶官庶獄。庶獄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獄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  
 罕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識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爲其獨重也。民命所  
 繫。亦國命所繫也。遇迎善氣。新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溺於逸樂。不出戶庭。唯備忘戰。以墮祖  
 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備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載其師。嚴正方。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懷儉。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擅履其衆。而不使  
 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既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  
 所敵。得無成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尙恐  
 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  
 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  
 然每多重運木。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類舌之間。故世主感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  
 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刑用中。謂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  
 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  
 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  
 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  
 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是此則斥。豈  
 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庶獄者。悉矣。

歸于宗周。蓋正治官。調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罔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豈非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闔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機也。反治即亂。去安即危。其開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武。設其參。傅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半。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併庸庸而遠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爲得出于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諫諍。禹躬朕臚。相與成咳。官人之難備。皆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 周官第二十二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請以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內。整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鬪者也。先條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鬪者也。苟不先治其鬪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蓋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闔閭之屏。王耳。今焉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武公弘化。黃天地。鈞于一八。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位皆孤卿。武三公而弘大其化。黃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于一人也。陰陽以氣言。

也。天地以形言也。變理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以常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謂之均。所以管攝之者。非百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濟之者。非人人而釋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教官之長。是為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既職之矣。天下之達道。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教典教民而謂之。極。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賈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詬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平。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豈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禮也。後世視以為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抑不知工師之所。辨視。視之所。昭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視聽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為冢宰。自夏后氏命禹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喪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或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政政所以稱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姦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獄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

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險澤之灌。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與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而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而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與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十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寬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命。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業。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訓迪厥官。以立為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相和。固有條條。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滯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隆降。事之繁簡。與衡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之典禮者。皆可因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審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臝。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成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謂者。蓋當是時。體統既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左。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隳廢。而定制紊矣。大而位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位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固當遵令。然所傷則既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真不可反。以意違志。謂之可也。令出於君。今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于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浸深。至



于允懷則心誠傾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誠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自至公無私而曰以公誠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學古入官諸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謂實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為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過濶古學今吏以法令為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既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即前日所學之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得酌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謂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征官者隨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蓋疑敗謀者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蓋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而能莅事惟煩者既既數征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惜然而趨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觀者人之居官者在因循苟且。越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中也。功業者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難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悲儉惟德無幾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遷移體位祿之移矣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整齊笑貌所能為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開苟有毫髮之末實安得不為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僞雖彈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使小人作僞者其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為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慎於權利慎於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為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非畏人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即入於憂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者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為憂患失者以寵為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危者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成奪之左臺所建右成毀之政事危難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危乎。舉能其官惟賢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既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庶官之能否者不觀諸他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既專以人物為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為風俗此風既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

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漸之澤也。王曰嗚呼三事既大矣。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繼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卑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山是而終乎山是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官之。為上為下。為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其盡心於君民。永水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教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摹之大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臺姑。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豎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謹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後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股肱。其不忘之意耳。以葬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傾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補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臺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還奄之事。義成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節。固可見成王離師傳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謂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周公之沒也。廬臣傾輔。昭文王武王。者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舉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所宜亟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同功一體。慮其親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界之新進純慤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闢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



爲二物是猶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成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固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願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願命而成王獨有願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願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語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願命願命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甲子王乃洗頰水相被冕服憑几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發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願命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衆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六卿百官既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幾以下皆述願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發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發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尙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奕麗陳教則肆肆不違川克遠股集大命在後之制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格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莫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賦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肆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廢施於民故必先肆習肆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遺然後能推而遂之代股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肆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放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之制而下成王自鏡平日用力之實也敬逆天威者陳然如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

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格爾尙明時朕言言疾之既始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與弗格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太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撫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周備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貫于非幾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孔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貌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操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適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闕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劍貫于非幾味其語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植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和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惟輕也羣臣既退而徹帷所謂疾病內外皆堵蓋靜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既崩矣召公以冢宰攝政命仲桓南宮毛俾使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于戈虎賁迎王

世子於南門之外植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彼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微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皆嚴機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植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南門萬姓咸視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發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納不開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備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蓋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冊曰度者簡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和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繼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他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和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衣履衣屬則南嚮敷重篋席鋪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篋席鋪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篋席鋪純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篋席鋪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瓊琕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旂之舞衣大貝鼈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柅在賓階面綴柅在階階面先柅在左塾之前次柅在右塾之前

衣、髮也。天子所以隨朝者也。屬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無明文，然屬戶之間謂之辰，天子負辰朝諸侯，則屬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廟命，則並陳之，所以備闕容而備象其平生之居處也。屬序、夾、房，皆指路寢言之。窗謂之屬，東西兩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遷就其說，謂歸宮室尚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由生駁，適足以瀆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簾席，孔安國以為桃枝竹，鄭玄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為此竹，蓋一物也。底席，謂蒲席也。豐席，即莞席也。筓席，則緝竹籜而為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緇，曰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筓、緇、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幾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形、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唐之舞衣，大貝、鼗、鼓、兠、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厲，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略在庭，所以嚴容衛，或以五略，蓋革不陳，或以綴次為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闡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極坐觀深，寶鎮輝華，車駟時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啻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養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銳，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鉞、戣、戣，其制不盡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疑之門也。兩階，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疑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疑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於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執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齊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雖稱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陸栢，或環以椎埋，闕俾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察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裳，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乘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曰皇后，繼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天下，贊和天下，川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對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略。上宗曰：「妥。」太保受同降盤，以異同乘，對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噴，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俛。儀物既備，然後延麻王受命，命焉。自是而始稱王。蓋受册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受册，故建麻冕也。由賓階，升，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裳，祭服之裳，皆

緝，今變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內京師而外諸夏，名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册，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形裳，則緇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珪，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册，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繼玉几以下，册命之辭也。嘗大君力疾，親慰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不曰副位，而曰副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天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册辭，典正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悚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豈可知也。王再拜受册，與答，退託眇眇，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祇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即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册，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贊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靈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他同，乘璋以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瓊瑁，尸，大宗執瓊，瓊，亞，報祭亦亞視之類，所以乘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噴者，至齒方在喪，故飲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為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奠之際，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質此心於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已，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為節也。諸侯出廟門，俛者，廟門即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俛，見康王於門外，下簣，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其圭幣。一。二。臣衛。納言。三。臣。壤奠。納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非常禮。新服尊位。義諸侯之副德不忘。故答拜而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懷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敬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矣。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親民如傷。修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諳。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載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子。齒自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顯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備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強。大戒戒備。無弛惰而墮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劉報諸。昔君文武。丕平富。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督暨爾。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差。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被裁薄博。均平富者。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何由復務奢虐乎。不務奢者。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信。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實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遺德。羣后侯甸。訓太甲。焉。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管辭諸侯爲證。然則康王之元老反不若發誓之陪臣邪。

康王既尸天子。遂語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即語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惻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可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畢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

也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因爲吾心之未平。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直相嘗。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調厥道。付畀四方。調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順存後之人。彼建侯樹屏。在我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符相也。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順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緩樹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勸戒之至意。初非欲其歸己。以自利然。澹澹澹澹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植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植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東天下。成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公既出。即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此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歌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播之後。德治化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而舊惡之再動者。延遲連綿。尤難乎其翦除也。嗚呼。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敗爾田。而戒長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浸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穉米之在大倉。爾苟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善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愛。無復潤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厥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服頑民。濯于洛邑。播遷王室。式化厥調。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咸厥威。民罔攸勸。

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厥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則公尤謹之而不收。忽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浚濟。人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難。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空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咸厥威。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若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厥威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躬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厥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實稚老而不怠。故勤於物者。一小大無間。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躬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厥師。言畢公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厥服。父師之謂。德容之威。重衆望之孚信。後之者蓋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彼畢公之功。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非。爾俾克畏。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他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則善者益彰而惡者亦其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科擇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非。則者。豈其欲絕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決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非閭。遠併與郊圻封守而幣齊之。郊遠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盡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慎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壞。世平則易玩。時紀服者。乃所以尊嚴王畿。下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德作也。

明楊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厚教。模範之舉。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山禮。以游陵德。實悖天道。敵北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估侈滅義。服美于人。駢淫存。將由惡終。雖收放心。聞之惟艱。實當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驟謂之無禮法也。逸樂繁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甚矣。與門之俗儉。疑門之俗侈。家之視敵。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恐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議。相為消長。故估侈則滅義。滅義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善則莫之取也。流而不反。驕淫存。將由惡終矣。賴治邑之禮。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聞其邪則甚難。此舉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能永底民之生矣。舉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稱養之餘。訓迪而聞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備備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舉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備。蓋備剛備柔。皆私意之為。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登撫摩。以和為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舉公以成之。是辨而不獲。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旋。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他焉。王德。四方之本。自源流。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舉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為治。舉公。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厥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革命之篇。前額而後規。舉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祇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厥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舉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欽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老矣。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其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雅老大有。選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一語。而君牙之贊。世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符。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其成。功名隱然。為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閭而進賢。榮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廢。





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倭而嚴使群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變。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因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儉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實勿試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賄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傷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水洳乃后于孽。恣。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遺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其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淺微。姦尤日勝。其作書於既。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狂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皋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皋陶之際。則有別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威。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衰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駸八駿而略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為。及其改過。於血氣既衰。期頤篇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蓬古。下極民情。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尤。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越茲亂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于信。以覆。誣。置。虐。威。庶。虺。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服。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湖河間之類。尚藏王府。故三疊五帝之事。尚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龐。開暴亂之端者。豈尤其先也。故曰。豈尤惟始作亂。靈力既盛。羈局。薰。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為。惡。寇。賊。鴟。義。姦。尤。奪。攘。矯。虔。極。彼。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指。惡。為。善。也。矯。虔。者。矯。偽。虔。劉。之。謂。也。惟。豈。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劓。剕。於。涿。鹿。而。餘。毒。遺。孽。復。為。苗。民。殺。出。為。惡。非。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越。茲。亂。刑。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為。法。殺。戮。無。辜。始。過。為。劓。剕。劓。之。制。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為。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為。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割。屠。割。之。慘。秦。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為。一。制。隨。意。殺。戮。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尤。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泯。泯。焚。罔。倒。錯。亂。略。無。毫。髮。誠。信。曰。罔。中。于。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誣。置。者。無。所。聊。賴。肆。為。欺。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虺。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服。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違。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諒。之。虐。報。之。以。恩。因。極。之。虐。報。之。以。宮。猶。空。谷。之。報。聲。成。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為。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臧。讞。無。辜。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益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淆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蒸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讞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問罔下民。讞。寡。有辭于苗。德威推。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惟。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染蔽之謂也。苗民既退絕矣。蘇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靡常。前章所謂退絕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惡也。此章所謂有辭於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征之師。或治之以皋陶。象刑之殺。大小非一。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尙有遺孽餘種。爲蘇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爲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戮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益尤三苗之敵。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絕地。天通。因爲之區別其大分矣。然盛德之久。未易遞勝也。故伯夷於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鎮川瀆。以名其州。冀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爲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背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既成。而殷盛則所以防閑傲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皋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頑德焉。約節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祇敬也。心之祇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于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程程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程程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成勳而不自已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蘇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柔。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皋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程程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下流工役農圃皆史之事耳。典獄非乾于威。惟乾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程王既論皋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符。卽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目也。一日敬忌。豈遠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

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刑用至是。則新天永命。功在王室。登於大猷。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程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爾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程王明告司政典獄。使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天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皋陶明刑之切近。捨皋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既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既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以亂庶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獨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己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裕命。今爾罔不由獄。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程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威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己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錫之變遷。極天下之勢。莫若獄。苟有須臾厭忘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獄。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動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皆墮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墮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中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他人矣。自君言之。村之炮。格。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也。自臣言之。苗之庶幾。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皋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祇敬逆天命。以承之乎。程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程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德。是乃敬逆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者。皆若若。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之者也。再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獄之所繫。蓋如此。王曰。嗚呼。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其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字有衆惟簡不聽其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願刑之令言之訓而不收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德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邪有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逮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功爲功貪吏以爲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世謂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察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極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字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察有司同聽其辭簡字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刑以是辭而求其罪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是正五刑之謂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刑有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必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釣之刑也故縱而有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內者女謁也賈者賂路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別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刑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刑疑赦而爲罰則五刑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皆皆不輕也簡字有衆即所謂五刑五辭簡字惟貌有稽救之以簡字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揜有愧則此推此而稽之蓋有所不得道者矣無簡不聽其嚴天威者不經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字即天威之所在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別辟疑赦其罰倍倍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簡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錢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也五辟之疑既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級支體之與州財貨輕重亦大不等級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別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刑不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前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因

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問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刑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依折獄惟良折獄因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皆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字輪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刑者律也此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窮任也無借亂辭者既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借差而亂其辭既無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既無正律察其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問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的降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所謂輕重諸問有權是也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罰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刑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其資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專有猶愛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輪財憫之猶若此況於軍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依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者穆王憫斯民之窮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真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辯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當並舉非如後世以積然土木爲長者也辭之質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取問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真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皆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漢雲其耳目然後將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成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背情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罰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字輪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論刑既終中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既得其字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卒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請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提惟罔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責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為尤難。曰明而復曰清，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其衷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值，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善盜竄穴者也。其所以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庫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為富，若可喜，計貨為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為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愷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協于極，則干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敢於天下，流惡為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性，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罪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登于譽，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輕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之以密察之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為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爾餘餘，無一損缺，當共慶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我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陸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禮運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桓，桓非瓊，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桓，桓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勸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苗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會是以篇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桓，桓非瓊，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閉，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尤恭克誠，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首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肢，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固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固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別，至於小大謀，固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已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以隆，懷而不忘，傳世幾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珍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善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積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釐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顯，若汝子嘉。

大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珍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園之木，沓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新民資澤未殄，而我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沓澤殄盡而無餘故也。使尙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即我御事，罔或者善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為，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宜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履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其能謀此語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許之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之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之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顯，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多，平王不自其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子嘉，因喪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刺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問或善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率爾邦，用齊爾，爾曹一而形弓一，形矢百，虛弓一，虛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克爾，爾備爾，爾備爾。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難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滿昏賄之時也，奔亡之餘，猶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遂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率爾邦，兵已罷矣，曰：用齊爾，爾曹一而形弓一，形矢百，虛弓一，虛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克爾，爾備爾，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爾備爾，爾備爾，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其終於東乎。

增修東漢書 卷三十五

周書

馮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皆初嗣位，而驟當有慮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蒙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與其攪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釋職，載於常武，自咸王至于宣王，其叛其服，繁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為之搖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敵乃戈矛，殲乃鋒刃，無敢不誓。

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安，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敵甲冑至殲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楛亦所以捍敵，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惟淫舍犍牛馬，杜乃獲，敵乃奔，無敢傷犍，犍之傷，汝則有常刑。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犍，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寧塞其獲，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蕞澤險阻屏驛有善於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迪逃，勿敢越逐，越逐之，我商賈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越逐，越逐，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迪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蓋師行遇風，晉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乘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逐者，無敢保藏，敵而歸之，隨其多寡，兩度行賞，人誘於祿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放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謹嚴，繩引甚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讎誘誘之法，此不惟欲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模，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模，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豢無放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既治道路既除師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即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  
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  
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芻豢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  
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  
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解  
我之攻勢不得掩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而降死一等之刑也稷糶芻豢  
之不給加以死刑積弊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稷糶人食也芻豢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  
食積弊離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秦晉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哲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晉者以理義  
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則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  
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緡還師作秦晉秦晉

秦穆公伐鄭之聞清師觀鄭書法宜曰豈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  
出師之名曰伐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圖曰鄭歸其心也兵歸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  
師敗諸緡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師作秦晉似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  
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於子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無無歸予誓告汝羣首之首古人有言曰民既自若是多變實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為言也豈之為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  
人竹然此豈思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是言也穆公時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首之首蓋歷  
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因無事之圖也無故冒利與師自取禍敗總師而哭之際憂沮困辱舉  
安從生乎於此而味此言信乎其為羣首之首也實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  
其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為此言也實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有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  
聽諫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遠之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滿除難治俾無扞格沛如  
順從其為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修自艾豈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然思之  
切而進之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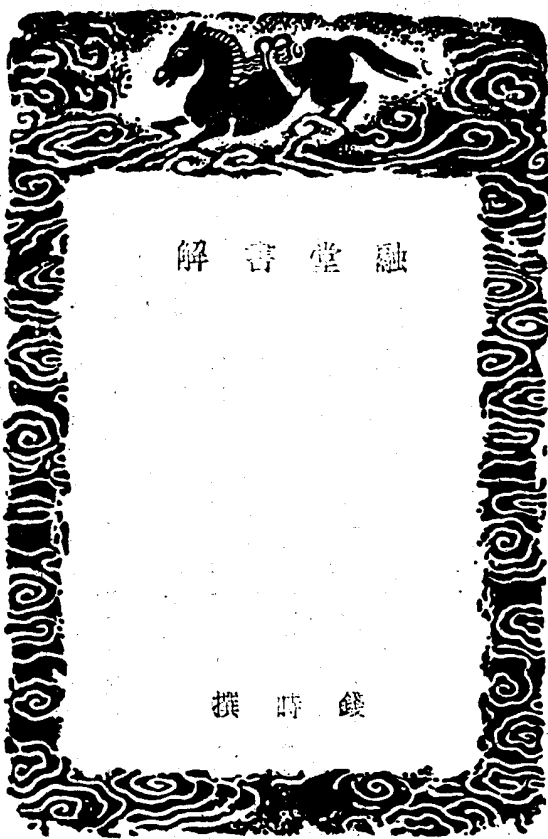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實欲害我黃髮則門所望  
此穆公自彼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辭辭也如神也月忌之類

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遠之非不知其為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病之  
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精謀黃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真可信而益知私情  
之不可徇也尚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尙不欲惟哉善言俾君子易辭我豈多有之  
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賦豈木既折者而今乃以庶幾有之  
自多射御不遠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哉哉巧辯能移人之辭者  
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既改舉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將靡  
然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發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邪  
諛佞之徒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疑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味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者若己有之人之差與其心好  
之不曾如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味味我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於腐革之間者也惟清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而  
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斷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且直休休然  
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  
也論君子之難善終之以不備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惡善終之以不備惡之遠也小人  
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遠而已必左右袒焉千慮百計非使君子不備自速則其心終不厭惡之  
未遂雖欲自已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作晉之時百里奚秦叔董立於其朝  
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善始善終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而於二三臣者豈  
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真備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視曰由一人邦之榮也亦由一人之慶  
穆公晉秦之終慨然與歎以謂邦之視曰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也亦庶幾一人之慶  
非他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動聽聽者豈徒為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君忘  
於為治反待其臣臣提引督趨而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邪



宋進書原劄狀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行簡劄子臣輒有奏陳仰于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子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皆從故實該關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實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嚴州與故太府丞鄭之佛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夜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于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變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于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為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對值陸寇陸梁金人入浙糾率捍禦幾奪奇功朝廷嘗為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其宗皇帝于禁中陸間見程旂所作詩句深切款贊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謂諸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儼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

宋進書原劄狀

目錄

- 卷一 虞書 虞夏 舜典
- 卷二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謨
- 卷三 夏書 禹貢
- 卷四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 卷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 卷六 商書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咸有一德
- 卷七 商書

宋進書原劄狀

郎昇以祕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尚書省劉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昇以祕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冊  
學詩管見三十冊  
周易釋傳二十冊  
四書管見八冊  
兩漢筆記二十二冊  
一右件書一百冊用黃綾背稱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絨條繫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一薦上進

目錄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八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敢筮 微子

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十 周書 洪範

卷十一 周書 康誥 金縢 大誥

卷十二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卷十三 周書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十四 周書 稽罪

卷十五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卷十六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七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十八 周書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九 周書 畢命 君牙 命命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文侯 蔡仲

目錄 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澇安人。受學于楊簡。熙寧中。以丞相裔行簡薦。授

秘閣校勘。遷史館檢討。所著惟兩漢筆記尚存于世。而此書尙影傳本。故黃虞日鈔。明胡廣等涉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京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融堂書解卷一

虞書

堯典

目錄

擬編輯中惟伊訓梓材泰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千衷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指。其逸書之序則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義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義和曠賦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以泰誓爲告西岐師旅收誓爲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聞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未嘗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于洛誥。尤爲卓然有見。不惑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樂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書單尙書省剞劂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尙書演義三十冊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爲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割狀二通錄之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煎爲二十卷。詮次如左。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進士臣邵晉涵

宋錢時撰

堯。唐帝諱。堯初爲唐侯。後有天下。因號曰唐。與常也。聖人修身齊家治天下。無非生民日用之常。非有他道也。何謂常。民彝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卽此常也。堯畫此常道。所以爲聖人。名書曰典。以明書之所紀皆常道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禹。舜作堯典。案。書序篇爲一篇。注疏本分爲三篇。而堯典。一曰。堯典。二曰。皋陶謨。三曰。皋陶謨。其篇名。亦其先。以次附載。案。傳。堯典。仍合爲一篇。解經文。如其編次之法。本于注疏。今仍依書序于篇首。其解經者。亦以次附載。

無不聞曰。應無不見曰。明自然有條理。謂之文。無所不通達。謂之思。思曰。答。答作聖是也。所謂光者。卽其本心也。宅。猶居也。言天下皆居其中也。

曰。若稽古帝堯。自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若稽。順考也。書作于後世。故曰若稽古。案。若稽古三字。國語或以爲僅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孔傳以爲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旨略同。錢氏斷爲後世道淵之詞。自陸氏改行。而書



放勳、堯名也。明、文思已見序說。作書者首著一欽字。甚為切要。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不傲而已。言能飲明文思而又曰安。則應酬萬物。交錯萬事。略無動靜之可言。終日如是。終年如是。終身如是。而未始須臾不安也。作書者無以形容而謂之安。安。妙矣。不曰四海而曰四表。四表則無際。不曰天地而曰上下。則無限量。四表上下皆在此光明之中。範圍天地。其大無外也。作書者非開道。非深知堯。安能如此形容。讀之使人敬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德。馴德之士也。案。史記堯本紀。引作俊德。則明。克明。猶約見也。堯惟約見俊德而用之。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睦。以之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也。既者。盡也。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庭別之謂也。後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惡混。無所別白之故。可勝歎哉。于是表章之。則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萬邦之廣。風俗各不同。不有以協和之。則國異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協也。黎黎也。協和萬邦。則天下一家。皆在春風和氣中。黎民自然不覺致時之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在顓頊時名重黎。在堯時名羲和一也。乃命在於變時雍之後。見得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急不容少緩。直是治道無纖毫欠缺。方無愧于天下。乃命羲和治歷明時。象者。象時之節令。歷者。所以書之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運自然之序。一毫人力無容于其間。堯命羲和。不過順其自然耳。此心之敬。與天通一無二。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無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歷。只是敬授人時耳。所以布歷亦只是此敬。

分命羲仲。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前一節是總命羲和。此下四節是命四子分主其事也。案。以禮和為四。曠夷。青州之地。正東方也。夏秋多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則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東南西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見。寅賓。敬導也。亦非且且有所賓導之儀也。時當與作。一念微懈。即乖日出之義。平秩。東作者。所以敬導也。帝出乎震。春事自此而興。故即東作為言。均平而秩。使之各適其平。各循其序也。昏聞之良農云。春事之興。耕耨蒞。以至布穀立苗。次第井井。各有日數。不容少緩。一失其候。即大耗減。以此一端推之。則平秩二字。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是。不得其序。則與暴殄天物無異。豈細事哉。殷正也。民之分析。就農而言。故曰厥民析。先言東作而後言析者。平秩。羲仲之職也。析以就東作民之事也。析。離于先。趨于後。理當然也。鳥獸。羣尾。昆蟲。草木。無一非聖人職分中事。

申命羲叔。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申命。或謂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東曰曠。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義。而繼陳其職。若南方交趾。則其義不明。或謂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其義亦未足。前乎此。則作于東。後乎此。則成于西南。離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間。為東作西成之安會。故謂之南交。萬物皆于是而化育也。故謂之南。說居南方。

則為東西之交。時則宜平秩化育之事。敬以致其功也。春曰寅賓。秋曰實錄。皆在平秩之先。夏言敬致。獨在平秩之後。蓋順日之出而平秩乎東作。順日之入而平秩乎西成。皆因天時之至而修人事也。至于化育之功。則人力無容于其間。不過均平秩。敬其事。如當種則種。當耘則耘。敬以待化之功。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時也。敬致之義大矣哉。厥民。因者。因東作之事而隨成其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賓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啟仲秋。厥民夷。鳥獸氄毛。

日出而明。故曰昧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真有此谷也。案。禮記。史記。皆謂昧谷。則昧谷之山。惟據其地而言。實不存。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從谷而納也。實錄。亦非日之將沒。其有所謂發送之儀也。平秩西成。所以寅儲也。物至秋。率成實。均平秩。敬其事。使之刈穫收斂。不失其宜。此即隨時之義也。春從日出之方而言。秋從日入之方而言。秋之言宵。義當然也。夷。平也。秋成。則民可息肩。平夷無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三時皆平秩。而多獨言平在。蓋用事之時。自發生至收成。宜順其序。故秩時已無事。宜防其弊。故在。察也。和叔所當察者。當不止一端。姑以農事言之。方其服田。則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則無用矣。于此而不察。則委頓弊壞。將無以待來歲之用。仲冬。簡穰器。修稼器之類。皆平在之謂也。曰秩日。在雖有不同。若其事之不可不均平。則一也。一有不平。便有偏而不舉之處。即曠天職。即曠天工矣。故秩在皆曰平。堯命羲和。于春曰鳥。以象言。于夏曰火。以象言。于秋曰虛。于冬曰昴。以宿言。選舉而互見也。紀事立言之法如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時。可謂精密。然日之餘者無所歸。則節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于是又總命以置閏之法也。釐。正也。熙。順理也。天下萬事。未有不因時而為者。天時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釐正之。庶績皆可順理也。堯典。篇記義和事居其半。或者以為詳于天而略于人。是大不然。天人只是一事。聖人未嘗分裂。義和治歷。首命以敬授人時。終命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豈二事哉。百工。無非天職。庶績。無非天工作。說成易之候。析因夷隩之變。以至鳥獸氄毛之微。無一而非天也。一象之差。一候之錯。一事之謬。一民之失所。一物之不得其宜。即曠天工。即曠天職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豈後世星翁歷史所可知哉。

帝曰。咨。汝時登庸。放齊曰。胤。嚳。可乎。

時是也。先師謂上古未有道之名。惟言時。不言道。言順是者。我登用之也。嚳。多事口說好。力爭辯也。帝曰。咨。若予采芣。胤曰。都。其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象恭滔天。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堯以大聖人在上。其視邪正如辨黑白。而在廷之臣。且未免以嚳為啓明。以靜言庸。象恭滔天。為僂功。使當時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則治亂安危之機。在反掌間耳。後世知

人之明如堯者蓋寡而刑邪黨引罔上下進者皆是也可勝歎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薄海嶺山凝峻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命曰於鮮哉帝曰吁嗟哉方  
 命圯厥位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洪水之勢以其方為民害則統而言之曰湯湯以其包沒山陵澆然無有限隔則曰浩浩以其勢泛濫  
 滔天則曰浩浩詳味上文一方字及下文一其字則知民在變春風和氣中水害亦未至于怨咨  
 此始洪水之始歟得其本心則謂之順失其本心則謂之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前章有所謂欽若有  
 所謂若時有所謂若子采諄諄然提一若字後世論禹之行水謂行其所無事功者逆也與無事正相  
 反方命圯族乃嚮逆之事也人之一身凡所云為孰非天命先覺者覺此者也日用而不知者不知此  
 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方命是已宗族吾之同氣謂之天屬治  
 國平天下之道必自此始堯親九族皋陶亦謂厚彼九族圯毀也豈待相戕相賊若夷狄禽獸然而後  
 謂之圯毀纓不親之纓不厚彼之即謂之圯矣異已也猶言已矣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  
 載是三考也此上凡舉薦者三堯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獨續用弗成一語以著帝堯知人之明此史  
 氏書法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綏在下曰  
 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兪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澠淵釐于虞帝曰欽哉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為天子在位又七十載是八十六矣巽順也庸命與方命正相反惟嚚故方命能  
 庸命則足以順帝位矣父則頑矣母則嚚矣其弟則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略無一點和氣常情  
 處此殆不可一朝居舜處其間能以孝道諧和之薰蒸不已乖戾之氣化為又治蒸者如飯之炊物也  
 舜與  
 虞舜備徵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氏也舜隆也或者因有綏在下曰虞舜之語遂疑其為名先儒謂書作于後世故疑其名書證此說是  
 已不然則孔子序書禹湯文武皆稱而于虞舜獨以名斥之可乎案此段係與堯典二字之解水經大異  
 前序解不可得見姑仍其舊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洽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首言協于帝則堯之德皆舜之德也行德于下而升聞于上見當時上下之相孚命以位為一篇之綱  
 領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資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鏡烈風雷雨弗迷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授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讓之後其辭旨往往復必更有節奏但既不可得而終辭故史氏略之即書受終之事直是付託得  
 人仰不愧俯不作方無餘資方無負于祖宗爾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之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人君與天一體無二其所感召如響應聲古聖因名以政見  
 得一體一度皆是自家切己事非徒謀星翁歷史一藝之疏密而已也齊者各得其體度之正也一有  
 不齊黃將孰歸舜讓位之初以此為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則七政在天而所以齊之者斷斷在我  
 豈璿璣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辨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受終之後都未他及且先去祭璿璣齊七政然後方告天地鬼神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從遠向  
 背吉凶禍福之機獨于垂象可驗耳聖人致祭于此正是盡恐懼修省之端肆遂也其事不容緩也類  
 先儒以為非常祭然周官有類社稷則為位之文是社稷亦有類祭也皇矣詩是類是禱注謂師祭是  
 出師亦有類祭也豈皆非常之祭歟六宗三昭三穆精意以享曰禋固善豈享六宗之外皆  
 非精意歟類即禋望即禋名不同耳聖人有二心哉周官謂以禮禮祀昊天上帝是不獨六宗  
 為然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止言羣牧者豈羣牧來觀而諸侯不皆至歟觀班瑞于羣后可見若諸侯皆至自當併言侯牧不應獨  
 言羣牧而下文班瑞御言羣后也況五瑞諸侯所執以見天子者今未觀羣牧先輯五瑞則是但欲而  
 歸之上非諸侯執之以至明矣舜既致告天地鬼神即欲五瑞及羣牧來觀之後乃始班之蓋諸侯統  
 屬于羣牧羣牧來觀舜所以訪問賢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有權度矣非苟然輯之又荷然班之也五  
 等圭璽君上所賜舜既攝政宜有以正大權之所自出一輯一班陽開陰闔做散子奪制之自我使天  
 下符然不敢自必豈苟然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梁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於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觀肆觀東后之文則上文羣牧來觀之時非是諸侯皆至意蓋愈明自此以後直至歸格藝祖方是了  
 畢看得此帶止是攝位後大率提點一過若泰言試功黜陟幽明卻是後來五載一巡守之事觀時月  
 曰協日曰正律度量衡曰同五禮至一死於日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見矣雖雖有定式不修則恐其廢墜  
 費雖有定例不修則恐其廢墜故五等之禮玉帛生死之費于是皆修明之也後世禮廢風俗日墮皆  
 上之人不能修之之始則受終于文祖事既畢則歸格于藝祖見得此事不是舜事亦不是堯事乃  
 祖宗之事始終終此一也一歲之久自上朝廷下至方岳享祀鬼神觀見侯牧以至歷象日月禮樂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授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法度周旋上下。繼委曲非徒應故事。爲文具而已。凡一事一物之微。皆吾祖宗之所在也。使舜一毫有欺于心。則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有懷然不能以終日者。何以歸格于廟也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觀此一節。見得歲二月東巡守以下。是受終後當年有此一出。甚明。此後所許。卻是舜後來巡守定式。故自此方有奏言試功之事。受終之始。未有此施行也。敷奏以言。若曰某田野如何而闢。某人民如何而育。某風俗所以教化者何。某法度所以修明者何。凡其職業一一陳述。舜于是按其所言。試驗其功。功與言合。則車服以庸。所以旌賞也。此正是考驗黜陟之法。如何只說庸而不言黜。庸。用也。功不副言。則黜而不用。明矣。故觀明試二字。可見聖人在上。如青天白日的的。詰實。不容一毫詐妄。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涿川。

此事當在水平之後。或謂舜既死。舜始闢與。今舜舜之文在此事之下。遂疑十有二州非在後事。殊不知肇十有二州。附巡守後。四罪而天下成。服附刑後。各以類從。非編年循次序也。若禹之治水。在肇十有二州。後則禹貢不離獨別九州。若謂禹後獨併九州。則堯舜時水平已久。禹爲有咨十二牧之文乎。況自言其荒度土功。亦繼之曰州十有二師。意愈明矣。封者。封殖之。蔡探伐也。山言十有二川。不言者。山有定。而川之所經。歷不止一州。故止曰涿川也。川流滔滔。何待疏濬。豈水平之後。尚有未盡之功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斧鑕殺戮。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者。所以示民也。若曰。犯某罪者。置其法。昭然條列。揭而示之。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即其遺意也。官刑。教刑。不涉五刑之外。又別作鞭扑之刑也。肆遠也。刑降而有流。流降而有贖。贖降而有教。好生之德。恩被萬世。天下之事。惟恤與不恤而已。民吾赤子也。其肢體。吾之肢體也。不幸而入于罪。哀矜惻怛。惟恐傷之。而忍不恤乎。然而有莫之恤。皆不敬之故也。敬則本心無欺。物我一體。其于刑。自然知恤。舜之刑。全在一恤字上。欲知舜之恤。全在一欽字上。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辭氣溫厚。優游諷詠。使人哀矜之心油然而生。此民所以不犯有司歟。

流其于幽州。放殛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據流四囚在四門之時。而史記記之于此。蓋因錢舜制刑條目。特書此事。爲舜用刑之證據。反覆詳玩。見得象以典刑。在當時未必用也。何也。典刑。降而後有流。是不傷其肌體。體輕之名也。四囚之罪如此。而止于流。則舜之用刑。他可鑒矣。史氏以此。所以示後世之意深矣。舜攝政二十八載。其所施設。何啻一端。史之所記。自五載一巡守後。大旨只在賞罰。而其賞罰的的施行處。又在明試以功。四罪而天下咸服。二語。嗚呼。至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愚觀百姓如喪考妣。不覺愀然感歎。元后作民父母。百年之間。蒙被聖化。則其依依慕戀。何異赤子之

懷父母也。一旦失之。哀號痛裂。真懷所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豈可以僞爲也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元日。即正月上日。史變文耳。受終于廟。歸格于廟。及即位。又格于廟。無一事不出于祖宗者。即位之初。只以通下情爲第一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受終之初。羣牧來觀。今即位之初。羣牧復來觀。所以重初政與之更始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此以下是命九官以朝廷衆務也。舜居攝未稱帝。史氏于是特書舜曰二字。以明此後凡稱帝曰。皆謂舜也。若語中所稱帝。卻是堯。如熙帝之載。惟帝時克。是也。愚觀此段。深見得百揆重大。周書云。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是百揆爲最長。欲有謀。宜首及之。如何堯朝凡事只咨四岳。又直待得舜後。方有納于百揆之事。是舜未歷試之先。未嘗命百揆也。舜此日亦只咨四岳。又卻是即位後。方謀百揆之人。是舜居攝以來。未嘗別命百揆也。豈舜二十八載之間。只以百揆攝政。今既即位。故欲得人代以居百揆。熙。順理也。禹。實代舜爲崇伯。故稱伯禹。舜咨。嗟稱贊。汝平水土。矣。今居是任。不可不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

帝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黎。名。稷。主稼穡之官也。離居朝廷。亦分土爲諸侯。故稱后阻。飢者。民食艱阻而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自常情而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泰和之世。豈所宜有。聖人宜急圖之。不容一日緩者。本有與文。

帝曰。皋陶。蠻貊反。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皋陶。乃首言蠻貊反。而後方及乎此。是明蠻貊之罪爲尤重也。諸家之說。往往紛紜。或謂古者兵刑不分。所以蠻貊反。而後方及乎此。是明蠻貊之罪爲尤重也。諸家之說。往往紛紜。或謂古者

矣。豈五刑五流所可治耶。或謂此蠻夷乃雜居九州。如島夷萊夷之類。然舜之辭言。未嘗如此分別。或謂寇賊姦宄。乃因蠻夷內侵。常法一贖。中國之人。乘豈爲亂者。此等罪。犯世所不免。豈皆因蠻夷而後有之。況有虞之朝。未嘗有此事。變耶。是皆臆說。無足取者。愚讀至此。見得聖人深識遠慮。所以嚴夷夏之辨。護之于未形。中國衣冠禮樂之地。三綱九法。所以扶持人道于不壞者。于是乎在。豈遐荒絕域之外。不正之氣所可亂哉。上四句。已備著用刑詳曲。復斷之曰。惟明克允。蓋罪因情。情因勢。勢因微。輕重失實。安能允當人心乎。此一明字。如水鏡獨物。無所遁藏。不是此心洞然。無纖毫蔽礙。鮮有不隨事而亂者。皋陶過稱。德安有此累。舜猶未免申推明之戒。後之君子。庸可忽諸。

帝曰。嗚呼。子。兪。帝曰。兪。咨。禹。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一器物之微，特工人之所為耳。于舜何與，而曰子玉。蓋制器尚象，自聖人出，其所制作，妙運存焉。今觀  
 機符象符玉符珥符，與凡聖世相傳之遺制，體格端重，名義淵水，無一物非託之以寓進業之深旨，不  
 虛作也。然則百工之事，正聖人精神妙用風俗之所樞機，其美其善，其貴在我，謂之予工，豈苟然哉。是  
 故必貴于若也。或苦窳，或不中度，不得謂之若矣。汝諧和諧其職業也，無一工之不諧，方可言若。  
 帝曰：嗚呼！若子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哉。帝曰：益哉。汝作朕臚，益拜稽首。讓于朱虎龍顏。帝曰：益哉。汝  
 諧。

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聖人身心任化育之貴，凡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即我也。非外物也。故曰：予上下  
 草木鳥獸，曾子謂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知其為非孝，則知所以為若也。是故獮祭魚，然後漁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麝不卵，不狝天  
 不覆巢，皆若之謂也。周官虞人，有上山澤，下山澤之異。益為虞，其乘虞之長歟。汝諧者，欲諧和  
 衆職，使無一物失所之謂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者。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兪，往欽哉。

周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即此三禮是也。案：禮氏引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皆屬  
 大宗伯。鬼神，止是吉禮。如何總言其職。獨舉此三者。蓋禮莫大于天地宗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  
 審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舉其大，則餘可舉見矣。秩宗，即大宗伯之職。典朕三禮，亦舉其大者言之。厥  
 秩，序也。宗，猶主也。天秩有禮，無非自然之序。禮官為禮之主，故謂之秩宗。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獨咨  
 四岳，又皆以有能為問。豈此二事尤重歟。堯亦是洪水，其位二事，獨咨四岳，獨曰有能，兪舉禹，而讓稷  
 契皋陶，兪舉垂，而讓夔。所伯與兪舉益，而讓朱虎龍顏。兪舉伯夷，而讓夔龍。舜皆兪之矣。而卒不許讓  
 之他人者，雖所讓不安，畢竟兪論首推聖心允愜，他無以易此故也。愚觀堯舜舉薦者四而吁者三，九  
 官之命，總而兪之者八，凡所舉所讓，乃無一不合帝意者。見得四凶未去，堯朝尚有小人，自誅四凶，虞  
 廷皆君子矣。雖然，小人猶在，堯之所以為大，小人盡去，舜之所以為君，故曰：大哉堯。又曰：君哉舜。歟。  
 帝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適子他日皆繼世有家，有天下者，豈是細事。如何獨命典樂教之。蓋感人心，變化氣質，機用之妙。  
 莫疾于樂。此聖人區處冑子，豈耳提面命，曉曉說所可言哉。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建國之學。  
 政，其以樂德教國子者，必中和祗庸孝友，以為主。教之樂詩，教之樂舞，所以為教之目。一皆有節奏，  
 皆有定式。雖世代詳略，有不得而知。要其大略可見。若夫師道，則甚不易也。何謂師道。直寬簡，是也。  
 直者，無所回曲之謂。欲明師道，豈可不直。然直則易乎不溫和，但峻直而不溫和，則難親矣。寬者，優柔  
 樂易之謂。欲行其教，豈可不寬。然寬則易乎不莊，但寬而不莊，則易玩矣。度廣而嚴，足以策偷而

警情，非剛不可也。或太剛，則未免反有戕賊之患。剛而無虐可也。靜重端默，足以正浮而格慝，非簡不  
 可也。或太簡，則未免反有高亢之患。簡而無傲可也。玩此四語，如五味和濟，五色相受，而師道備矣。故  
 舜先明此，方論及樂。師道欠缺，而徒欲以聲音成人，則無是理。詩者，樂之主也。作其樂而歌其詩，如  
 玉出入則奏，王夏戶出入則奏，肆夏性出入則奏，昭夏射則奏，騶虞之類也。舜至此，不言冑子，而言神  
 人，此道之妙，無所不通。人此妙也。神此妙也。樂也，固已洞達此妙，一觸其機，不覺慨歎曰：於何待八音  
 之皆具也哉。雖一石之擊，一石之拊，而百獸且將率舞矣。又何止于神人，嗚呼！妙矣。非真知天地萬物  
 在此石一擊一拊之間，安能透發踐選于舜言外，發此妙旨。舜聞此旨，默然無語，如之何其不善。

帝曰：胤，朕聖說，殄行，復驚朕命。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異端邪說，說毀正道，是謂說。其行悖僻，殄滅正行，是謂殄行。斯人者，謂張為幻，足以驚世駭俗，細玩  
 復驚等字，可見當時風俗，靡美其民生教化中，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一有說說殄行，便為  
 之復驚。後世異端邪說，充斥彌滿，沈酣耳目，與之俱化，良由不知所疾，納言之官，廢風俗敗壞，而至此  
 極也。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布訓四方而觀新物，即納言之遺意也。直是不以夙夜為問，有聞  
 即報，有命即宣，使之即時聞于上，聖人愛護風俗，不曾如拯溺救焚于此可見。不特命之出為朕命，其  
 出其納，宜達上下，皆朕命也，皆不可不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常情而觀，自能之納言，至十二枚之咨，皆何與于天也。舜之命官，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數語，各當  
 其職，曲盡其妙，可謂至矣。盡矣。到此忽道出天功二字，天非高高，凡我所為，舉無一而非天者，則分職  
 受任，發于事業，而謂之天功，豈空談說亮明也。時是也。此明亮天功，更無他說。惟欲此而已。分別也。舜  
 攝政初，置三苗之君子三危矣。其餘黨之在故地者，往往未能盡化，于是別其善惡，各為一處。如周化  
 商民，旌別淑慝，殊厥井疆之義。舜在位凡五十載，其間設施，宜不一端。史官卻只敘其即位之初，命官  
 之詳，與夫考課之法，直是陟方乃死，更不他及。于此可見舜五十年之規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頃，自  
 後只考課黜陟而已。無他事也。舜甚已無為而治，其是之謂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魂氣升于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始以明雖死而未嘗死，實無方之可陟也。此惟覺者知之。  
 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帝簡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竊，莫飲。  
 簡正也。帝既簡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古者因生賜姓，別生者，別其所自出，使不紊其氏  
 族也。士農工商，各有其類，分類者，分別其類，使各安其業也。此汨作，九共，莫飲之書，所由作也。汨作，復  
 訓治與，書序不自為一篇，至漢方析之。冠于每篇之首，汨作，九共，莫飲，十一篇，其此序，其書亡，故序次  
 第附見于此。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

九 先儒謂古文丘其字相近。九共即九丘。九州各一篇。凡九篇。然則帝顓下土。其殆水乎之後。未幾十二州之先歟。森然。衛謂勞賜。然世既不存。義亦難于強通也。陳微亡書之序。依其次第。附諸篇之末。愚痛念古書百篇而不存者四十有二。今幸先聖之序。發明經行。粲然具在。書雖亡而義猶未泯也。篇名湮沒不著。而學者視之。幾若贅疣。豈不甚可惜哉。愚故表而出之。以備百篇之義。

此文命禹之文命也。如何卻說承于帝。孔子贊坤曰。承天而時行。坤之德即乾之德。坤之行即乾之行。此其所以承天也。明乎此。則知承于帝之妙矣。此承承之心。無始終無作止。無古今。所謂克艱者。承承也。所謂安汝止者。承承也。無一日一時一事一物之不承承也。文命之敷。此之謂也。禹承承于帝。即舜承承于帝。但承承比重華差有輕重。此帝王之間也。玩味而自得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攸德。

克艱二字。正是聖學切的工夫。克艱。則無須與而不競。自始學以至為賢為聖。皆克艱之積也。不克艱。則無往而不放逸。自意念微動。以至積惡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為四凶。為桀紂。皆不能克艱之積也。吁。可畏哉。

帝曰。兪。若茲。豈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精于乘。舍己從人。不慮無告。不慮困窮。惟帝時克。克艱則無我。自然博詢衆謀。不徇乎己。能舍己見。樂從乎人。如是。則人之善。即我之善矣。豈言安得而伏于下。賢者安得而道于野乎。克艱則物我一體。恩及無告。自然不慮。困窮有從。自然不廢。如是。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之失其所矣。萬邦安得而成寧乎。豈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者。精于乘。舍己從人之符也。萬邦咸寧者。不慮無告。不慮困窮之應也。惟帝時克。此不是舜姑為此謙辭。見得克艱工夫。直是不

融堂書解卷一

大禹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其篇名次第。自古以然也。孔子序書。獨何所見。首言皋陶矢厥謨。次言禹成厥功。特斷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語。嗟。夫非聖人安能如此。觀許安能脫去篇章名字。獨出其見。斷定禮經。如此其的哉。皋陶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皋陶以謨為己任也。益稷篇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是禹以功為己任也。此三篇謨為主。則皋陶謨宜居篇首。如何大禹亦以謨名。反次諸皋陶之上。蓋禹世永賴。維禹之功。而三篇之中。忠言嘉謨。不一而足。此書首明克艱之行。惠吉逆凶之旨。善政養民之旨。屢稱贊之。以至總師之命。獨斷斷于斯人。禹雖遜之皋陶。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而先定之志。終以不易。正以功謨俱顯。不容從于皋陶耳。不止言其功。而特名之曰謨。冠諸三篇之首。所以申之。此之謂歟。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義。直書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皋陶謨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摹寫不可形容之妙。豈後世依經解義所能及其萬一哉。矢陳也。申。猶伸也。益稷篇特因禹有暨益稷之言。取以題號。實不為二子而作也。故書序不及二子。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則舜論上節克艱功用。惟堯能之。予是不覺發歎稱贊舜之盛德如此。得天下如此。得天下下如此。皆克艱之功用。不獨堯能然也。無所不通曰聖。變化不測曰神。剛健不撓曰武。條理可觀曰文。禹只道克艱二字。舜便推廣此旨。歸美于堯。益便接此語。廣運之妙。歸美于舜。不是當時克艱工夫。日用純熟了。無礙滯。安能六通四闢。如是其妙哉。自此以下。凡數節。更相發揮。發發不絕。如珠聯星緯。讀之使人敬歎。自舜即位後。凡羣臣所稱帝者。皆是指舜若舜所稱帝。卻是堯。惟帝時克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順行也。禹開益贊帝。復接其語。順而發揮之。何謂順。克艱是也。何謂逆。不克艱是也。舜之盛德如此。得天下如此。得天下下如此。固克艱之功用也。或者兢兢微解。不順而逆。則因咎之來。捷如影響。此禹所以兼吉凶兩端。申明克艱之行。廣益之所未備。寧為帝舜告也。

益曰。吁。戒哉。無荒。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下百姓之譽。罔囑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開益贊帝。德而有惠。吉逆凶之戒。益一聞之。為之驚歎曰。吁。戒哉。吁者。不可之辭。指言從欲之不可。當以為戒也。其間無非發明克艱之行。以究不可從逆之意。儆戒即克艱也。不復詳言儆戒之目。罔失法度。罔遊于逸。勿疑勿成。是謂克艱。不然是從逆也。任賢而貳。則不專。君子之跡危矣。去邪而疑。必不斷。小人之計行矣。舜大聖人。法度之失。逸樂之過。斷無此事。至如九官之命。正是。不貳。罔凶之

誅。正是無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正是勿成。而伯益告戒之辭。不啻若伊周之于太甲成王者。何至如是。嗟夫。此虞廷之盛。所以貴于克艱者歟。亦有廣明之義。百志惟熙。可謂甚善。到此復陳于暴從欲之戒。恐又有此二病。所以極言之。譽者道之符也。有道自然有譽。遠道如姑息而害仁。好施而不知義之類是也。去此二病。可謂登然無理。然猶未也。一念怠荒。百病叢起。壞乎其難保也。益到此復申之以無怠無荒。蓋如前所陳。尚有事之可指。若無怠無荒。則應事時如此。不應事時亦如此。動靜晝夜如此。無時而不克艱也。此來王之機。即黎民敏德之機。即萬邦成寧之機。即皇天眷命之機。即吉凶影響之機。伯益此章言罔者。五言勿者。三言無者。二命辭深初立語嚴厲。讀之使人毛骨森悚。在舜猶有此戒。後世君天下者。聞之。可不懼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觀于政在養民一語。而知當日為治之本也。大禹謨一篇。君臣告戒。可謂至矣。而上下之所以為治者。不外乎養民也。能養民而後可謂之善政。此惟禹八年于外。親知民間之疾苦者。始克舉以相告也。水火金木土穀。皆民生所不可闕者。修之只在君上。當日庶績咸熙。如平水土之官。播穀之官。共工之官。皆見于書。當必有司火司金。如所謂火工金工者。五官分司其職。而歸重于穀。以重民本。繼可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皆行治之事也。惟和二字。分明有從容不迫意思。即是行所無事也。九功之敘。則又有條理整齊處。不是一味寬和。此三項互相呼應。極有次第。缺一不可。此禹從開歷過來。發明為政之要。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于是又推原九功之所以得敘。實在地平天成之後。而歸功于禹。是又言臣之所以克職也。前言克艱功用。雖無所不備。猶是言一時事。而此則又言其功用及于萬世。嗚呼。盡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之德。舜所熟知。今欲禪讓。令總我衆。略無他語。止言其不怠。夫舜老而惟。筋力不逮。故也。禹之不怠。正是禹平日工夫。觀其告君。有曰克艱。曰汝汝。微不安。即意也。微不克艱。即意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遜。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遜。也。如。苗。之。稱。皋。陶。曰。說。就。業。業。是。其。種。德。之。法。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是。又。其。過。種。德。之。妙。旨。也。皋。陶。士。官。也。惟。種。此。德。故。其。降。及。于。民。者。亦。無。非。此。德。雖。刀。鋸。斧。鉞。之。施。皆。皋。陶。種。德。之。地。也。民。之。懷。之。豈。是。偶。然。以。此。得。見。禹。不。是。姑。息。此。直。是。深。知。皋。陶。直。是。尊。敬。皋。陶。舜。即。位。之。初。命。宅。百。揆。既。讓。于。稷。契。皋。陶。矣。至。今。禪。讓。帝。位。其。他。皆。不。及。又。獨。舉。皋。陶。一。人。誰。不。知。稷。契。在。與。不。在。然。禹。之。所。尊。敬。而。推。讓。之。者。舉。一。世。莫。有。過。于。斯。人。者。矣。語。至。此。又。申。曰。帝。念。哉。言。不。可。等。閒。聽。過。當。深。念。之。

哉。今一念及此。只在斯人。釋而不念。亦只在斯人。指名而言。只在斯人。允出于心。亦只在斯人。于是又中之曰。惟帝念功。不言德而言功。功即德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段前面罔或于予正。與後面民協于中相應。不可不細玩。以其無邪。謂之正。以其無偏。謂之中。皆道之異名。非有二也。正曰予正者。天下之心。舜一人之心也。其心正。即舞之正。其念不正。即是由舜之不正。明即惟明克允之明。即乃明于刑之中之明。均見是非曲直。均見情偽輕重。水鏡澄然。物無遁藏。而五刑之用。有以大服乎人心。為惡者知懼。為善者知勸。自然樂趨于善。而不忽自棄于為惡。謂刑教合于中。方是弼教成功處。

皋陶曰。帝德問。臣。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訓。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辜。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曰。簡。曰。寬。即。罔。愆。之。德。也。自此以下。無非簡寬之用。即所謂好生之德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九官十二牧。孰非與帝共治者。而俾予從欲以治。如何獨歸之皋陶。大凡天下好事。不可有所梗。若蠻夷猾。寇賊。竄。穴。之。為。禍。而。刑。刑。刑。刑。教。者。無。其。人。民。未。協。中。臣。庶。未。免。于。正。則。所。以。梗。吾。治。者。多。矣。謂之從欲。可乎。惟是皋陶料理此事。愈然向化。無一人來作梗。所以使我得從欲以治。四方皆為之風動也。風動二字。甚精神。前言功而此言休。休。雖。訓。美。而。有。不。可。名。狀。之。妙。若。只。作。美。字。看。便。不。精。神。此。字。正。指。風。動。而。言。

帝曰。來。禹。泮。水。敷。于。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厭。敷。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微。納。成。也。不。言。美。而。言。儉。見。得。聖。人。所。適。無。非。恐。懼。修。省。之。地。進。德。修。業。之。機。也。矜。色。滿。假。之。狀。也。伐。者。誇。辭。滿。假。之。言。也。不。自。滿。假。所。以。不。矜。不。伐。大。抵。有。我。即。有。敵。無。我。敵。不。立。不。矜。不。伐。無。我。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勤乎意入于人。偽謂之人心。勤乎意者為人心。則知本心之即道也。謂之道心。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勿聽勿庸。防閑極密。後世有旁寄聰明者。其鑒于茲。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處。非。衆。衆。與。守。邦。欲。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詞。或。朕。言。不。再。

衆。非。元。后。何。所。歸。冀。乎。此。其。所。以。可。愛。也。後。非。衆。雖。與。守。邦。乎。此。其。所。以。可。畏。也。慎。乃。有。位。慎。之。如。何。敬。修。其。可。願。而。已。人。莫。不。各。有。所。願。但。有。不。可。之。別。耳。惟。口。出。好。與。或。朕。言。不。再。今。我。之。言。已。出。于。

口矣。所以關係于事體者不輕矣。豈復再有言乎。禹曰。收卜功。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蓋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若更卜之。內自變亂。其初志。外嗚。嗚。心。幽不聽命于鬼神。而欲再卜。安有重吉之理。舜命爻。益。皆言往。哉。汝諧。獨于此。雖然。說一惟字。蓋人君為天地人物之主。舉天地間有纖毫未盡分處。即是未諧。此非一職一事之比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若帝之初。與舜典是一般授受。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成聽朕命。蓋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有苗者。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之國也。舜攝政之初。固嘗窺之矣。即位之後。又嘗分之矣。五六十一年之間。德化浹洽。四方風動。而有苗尙爾。爾弗率。其頑如此。哉。舜歷年許久。不聞有此施行。如何禹一攝政。便有徂征之命。以道里計。有荒服也。若稍稍帖息。聖人猶不應遽動干戈。必是禹攝政後。有苗無知。陸梁不服。抗拒逆命。上干天討。事有不可得而已者。所謂弗率。不恭侮慢。其是之謂歟。首提昏迷不恭一語。所以指其病根。三旬苗民逆命。觀于此語。得見其黨與浸盛。非異時可窺可分之比。又見得徂征之師。止是震之以天威。使其知懼。自服。非還兵直前。必欲剿絕之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茲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替。變。齊。懷。皆亦尤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徂征之命。乃聖人生全有苗之道。非蹟武也。苗頑弗悟。尙爾抗拒。若勇往直前。奮于一怒。必至于屠戮而後已。此豈聖人之本心。禹方徘徊未決。益從而贊之。所以深契其心。亟下昌言之拜也。今苗民逆命。不自反而進兵。是滿也。滿者。損之招也。不若謙以自反。故兵而退。苗雖頑。亦人爾。安有不感動于德者乎。舜禹大聖人。其所舉動。無非盛德。今日之征。即盛德也。苗民知其為兵。而不知其為德。所以逆爾。故益之贊禹。主在休兵。非不足于舜禹之修德也。禹聞益言。班師振旅。帝亦不以爲異。遂敷文德。從善之速如此。

皋陶歌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是皋陶陳謨于舜之前。無可疑者。然此書終篇。是與禹對答。若皋陶正以告舜。舜不應略無一語。又況皋陶一說。知人安民。禹遂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其辭旨謂兩盡乎。此雖舜亦以爲難。豈他人所可及。若皋陶正以告舜。禹不應有是言也。然則皋陶之謨。雖在舜之前。其實乃是與禹言之歟。此書後世爲皋陶陳謨而作。故亦云若稽古。允信也。迪。行也。實履之謂也。苟實履矣。則發而爲謀。皆此德之華也。自然昌明。推而爲輔弼。皆此德之用也。自然諧和。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能哲而惠。雖有驩兜。驩兜是非何用憂乎。雖有苗。苗民賊虐百姓。何必遷乎。雖有巧言令色。孔壬如共工之徒。何足畏乎。然而舜必放必流。必流者。以知人安民爲難故也。或曰。信如斯說。則是舜于苗惠有所未足。而禹之旨。始若貶舜者。是不然。舜之所以去四凶。正是知人。正是安民。所謂難者。不敢以爲易耳。非不足于哲惠也。皋陶首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兪之。次言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以至邇可遠在。茲。禹又拜而兪之。及聞知人安民之語。則遂曰。吁。乃有不可之意。謨之明。弼之諧。即惇敘九族。即知人安民。六通四闢。無非允迪厥德之妙用。大禹豈不洞達此妙。何故然之于前。而獨疑之于後也。蓋古人論學。句句皆是心事的。皆是實履。言契于心。隨即稱賞。縱自授有難能處。便不敢容易承當。未免呼兪之異。若只作空言聽過。必無此疑。于此可見禹平日克艱工夫。

皋陶曰。都。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敬而中。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強。義而聲。彰而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兪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勳。

禹既以知人安民爲難。皋陶復自歎美曰。都。于是大敷明知人安民之道。推極底蘊。爲禹言之。特未可徒以爲難而已也。自亦有行有德而下。是言知人。自無教逸欲有邦而下。是言安民。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大凡德有九品。亦必有實行之可見。徒曰有德。而無實行。何足以爲德哉。是故德雖難知。而行則易考。載行也。采采。猶事也。今也。亦言其人之有德乎。乃是言其行其事某事也。行事即行也。觀人之法。莫要于此。皋陶既序九德。便繼之形厥有常吉哉。此語尤緊切。彰者。舉揚之也。舉揚九德之有常者。而用之。則無不吉矣。能日日宣達其德。而不懈。是日見于用也。是有常也。能日日嚴于祇敬。其德而不息。有德而祇敬。不放逸矣。又嚴以自律。是無時而不祇敬也。是有常也。姑舉此三者。以例其餘。非謂官止于諸侯。卿大夫。亦非謂必皆備三德六德而後可用也。故下文曰。兪。受敷施。九德咸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啟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皇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哉。

庶績其凝。既結盡知人一段文義。自此以下。卻是發揮安民之道也。安民之道。大概有二。一則無逸。欲以教育。二則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皇陶論安民第一事。在無教。逸欲有邦。而所謂無逸。欲工夫。只在兢兢業業。又直指一日二日萬幾。以明示用力之地。有惺然不可斯須少懈之意。人之思慮。流動不停。善惡兩端。倏然變化。萌于眇忽。發于微茫。一日二日。其幾有萬。兢兢不繼。則叢然明與。如風駭輪。瞬息千里。無非在逸。欲路上馳騁。吁。可畏哉。五禮獨曰。有庸。看得五典。各貴有辨。故謂之五惇。與下文五章。五用同。若五禮。則無待乎辨。但要行之有常耳。禮者。防僞而教。中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一有不常。情僞奔放。滔滔焔焔。誰其禦之。與禮之後。斷之以同。宜協恭和衷。正是指明典禮之本。實用力處。此庶官之代天工。所以不可曠也。自天敘有典而下。每于句尾。係一哉字。有嗟嘆韻味。不可不如此之意。其所以不可不如此者。何。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敬哉有土。此一敬字。正與同寅協恭。懋哉懋哉。相應。曰。敬哉有土。可應行以下。而而不釋。疑水樂大典原本有同文。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為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矧可得而有言。故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此。陳克難之讓。不一言而足。克難即汝。汝為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汝汝也。易為而又有言。汝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

皇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澆。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皇陶曰。俞。師汝昌言。

皇陶問于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讓。故吁之。然未究汝汝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恐觀禹答皇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借事以為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嘆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猶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猶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皇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言。不覺稱贊。既愈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皇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為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隱。德志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舜命禹繼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修其可。願。所以慎也。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于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動乎意。幾者。微萌動

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平蕩蕩。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帝曰。吁。臣哉。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賴于臣者為重。故也。臣哉。鄰哉。二語。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哉。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而繼之以汝翼。汝為。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

于遠汝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諷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齊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以汝翼。汝為。汝明。汝聽。委託于禹。凡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大略。已具于是。復責之以汝翼。是又全以此身付之。使正救也。雖然。我之責望固在汝。汝亦豈能獨辦天下事。四鄰。左右前後之臣也。須要敬禮四鄰。與之協心共濟可也。舜既一一訓飭于其末也。獨拳拳乎庶頑諷說。此乃申明出納五言。未盡之旨。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正是理會此事。時是也。道也。

禹曰。俞。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頓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厥世。予創若時。妻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克克度。土功。功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自禹曰。都。以至于終篇。語脈聯貫。慎乃在位。是此段主意。禹之言。主在安汝止一句。舜之言。專以臣作股肱。耳目。責望于禹一人。後面更倡互答。褒褒不斷。其大旨只是發揮此兩端。俞者。然也。哉者。疑辭。未以為然也。禹意謂聖德光明。則天下之賢皆為吾用。天下之心自無不服。不可但責之于我一人也。如其不然。則普同日。奏無功耳。敷同。猶普同也。于是復接此語。極言丹朱之傲。以明汝止之不可不。安。自幸至甲。僅四日。五服。不是禹創。為舊來規模。恐或未備。水土之後。因窮而成之。故曰。窮成。五服。獨苗民之頑。弗肯就。予創若時。妻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克克度。土功。功成。五服。獨與日。奏罔功。相應。帝其念哉。帝不可不念我所陳之言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祿。方施象刑。惟明。禹首陳帝光天之下。又戒以無若丹朱。傲。又自謂我創乎此。而內外之各迪有功。其所主固在安汝止耳。舜于是因其言。而歸美之。復申明己之本意。謂德固在我也。所以通行我之德于天下者。誰乎。是汝之功。朕然而有敘也。皋陶方且証敬其德。方且施有象刑。明示天下。以保其德于勿壞。然則我之所



倚賴者豈不專在汝乎惟彼即九功惟彼之鼓祇厥鼓而明象利盡之用感之謂也或謂舜下二階是為苗頑弗即工而發然象利惟明正所以威厥鼓則凡不修六府不和三事如虛而讓說如苗頑弗即工之徒皆在其中殆不必太泥耳

變曰呈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舜后德讓下管籥鼓合止杖鼓笙鐘以間鳥獸賡賡籥韶九成鳳凰來儀變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因舜歸功于禹不答安汝止之說而拳拳乎皋之象刑于是就其本職極言威通之妙以發明禹之本旨夫鬼神至幽也丹朱至傲也今鳴球之呈擊琴瑟之搏拊詠之以聲歌而祖考且來格虞賓且與諸侯以德而相讓此何為者乎羽毛之屬森然有生于天地間非可以言語通也非可以情義動也今堂下之樂有管有磬有祝有祝以合止有笙鐘以間作而鳥獸且至于賡賡此何為者乎鳳凰靈鳥非有道之世不出至不易感也籥韶九奏樂既大備而鳳凰且至于來儀此何為者乎鳴呼舜之樂舜之所以為舜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禹論帝光天之下而極于誰敢不應劉丹朱之傲而終于各迪有功正是此妙舜自有威通之妙見于樂者如此如何不答安汝止之旨而但責之于股肱耳目也鬼神可通鳥獸可感樂傲可使讓則夫庶頑讓說苗頑弗即工之徒固一人耳又何以象刑為也變就樂上發此妙用正破之亦安得不為之感動而有味乎禹之言哉來格德讓係之其聲搏拊以詠之後者蓋堂上之樂先作來格者降神之初德讓者始之讓位之時也賡賡之應在衆音俱作之後故係之堂下樂之下非是兩處分別各有所主也鳳凰來儀在九成之後或謂此變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即舜典中語錯簡重出于此詳其義誠有此理然未敢輕議也極其感應之妙至于庶官無不信和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豈虛語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臚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帝因變之言有成于禹之旨是用作歌故曰帝庸作歌庸用也有所因之辭也勅者致謹之謂也自吾之起居動作食息語默以至萬幾萬務無一非天之命者不可不謹也謹之如何惟時惟幾而已時是也道也即天命也幾者幾微萌動之初也禹之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正此之謂也舜雖以安汝止之旨猶未忘臣作股肱耳目之初意乃歌而謂時幾工夫固當致謹亦須股肱之臣欣然協贊為之君者乃始振起而無意荒百工之事莫不順理耳皋陶言帝不可不念我之所陳也大抵人臣之興事造業皆由人君倡率而作成之所以人人自奮不敢廢弛率先之道在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也

一拜諸臣發揮許大功用都收拾在一欵字上雖然舜大聖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三聖相傳之要旨安汝止一語正是日用工夫何煩大禹詳詳告又何二三大臣費辭而後喻哉禹之所以忠愛其君者切故拳拳乎安汝止之言舜之所以委任其臣者深不敢有一毫自是之意故拳拳乎股肱耳目之諭及至一聞變語而遂歌一聞皋陶歌而遂拜如太空雲氣略無倚薄籠中萬象卷錯縱橫嗚呼此其所以為有虞之盛也歟

融堂書解卷三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潒川任土作貢

禹之治水實在堯朝何謂夏書此書所載田賦貢賦無所不具如何獨謂之貢蓋貢者夏后氏取民之總目五十而貢是也雖其制度定于堯朝自禹有天下之後此書實一代編理貢賦之祖誠諸故府世守而不變者書之名篇在夏后之世故總謂之貢而定曰夏書也九州封域舊矣洪水氾濫界分不明不是先分別其界分茫然如何下手濟河兗州海岱青州之類所以別之也九州既別水方有規模隨山潒川猶言隨山而潒其川大抵水隨山行山礙則水漲洪水為患若在通流自應日殺一日如何歷年許久只緣為山阻礙藥而不決是以氾濫而無所歸耳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此最是禹治水精神要領處山無所礙則水無所難自然之勢也故發九州之後先言導山後言導水若不為治水而設則山何用導哉此正隨山潒川功用之妙惟吾夫子知之任土作貢者任其土地出產而為貢不強其所無也孔子序書必曰作某篇此獨變文而不言者何也詳觀此書實成于禹之手夏后氏之世

特定此名耳非後世史氏記錄而作者之比也故不言作禹貢

先儒謂首尾數語是史氏之文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所自記今以祇台德先不距厥行觀之則此

冀州既載登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草履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墳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

中後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先儒謂九州相次記諸山川是言禹治水次第由冀而兗由兗而青循序治之愚謂不然此乃平水土

之後定貢賦之等故每州先言水患之所以平以明貢賦之所由定非施功次第如此也何以明之以

逐州山川每每書一既字而知之如既載既修既從既作之類九州皆然既者已然之辭也若後面重

敘導山導水之詳卻是治水次第正是用功時事逐州所載乃是成功後事的然無疑見得此書非為

記治水而作乃為制貢賦而作猶名之曰禹貢其以是夫錯雜也錯字在上上之下者歲或不登則雜

出第二等賦也觀此一字權衡輕重活法深見聖人忠厚之意徐州土曠民稀田雖美而人未未必皆

至王畿之內民物阜繁耕種之多培植之力非餘州可比且又非盡出于田者故賦獨上上而其文屬

于厥土之下賦則治州者得以專之貢則各州以其土產貢于京師以為服食器用王畿則無事于貢

矣後衛既順水洎則大陸可耕種矣故曰既作然而獨記之定賦之下者先儒謂大陸卑下成功在冀

州辨土定賦之後故因其實而記之此說未安嘗言既從既作則是已成功矣獨不可定其賦而併記

之賦所以特記之于定賦之外者卑下之地與沃壤不同且謂之既作以明前此未嘗作如今新墾之

地新墾之田故免其賦耳島夷皮服先儒謂海島之夷以皮服為貢看得島之島夷皮服揚之島夷卉

服特禹備歷山川因記其土俗如此不必太泥也若島夷卉服皆在厥貢之下乃是為厥篚織貝張本

非島夷自貢明矣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每州必有通京師之運道冀州畿內與餘州不同運道皆不必

地豈非田之制不盡地利又不遺地利既盡非以分疆其隙地則以為畜牧之地觀周官校人之制知

三代盛時不獨授田有制其馬政之修亦規畫盡善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絜于淮泗達于河

嶧陽孤桐者琴瑟之材桐為之必生于爽明之地老于風日之中而不受陰濕之氣者其聲清暢今製

琴尤宜雷木正是此義嶧山所產必愈于他處又向陽而孤生無林木蔭蔽所以最良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

震澤底定者平定不汜濫漂蕩之也三江既流洩入海而震澤平定矣篠簜則既敷矣草木則天籟矣

此貢賦之所以可定也地不滿東南最卑下而多沮洳故荆揚皆曰塗泥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楛幹楛柝楛柝若丹惟篚錡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達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入海尚在揚州島為于荊州漢言朝宗于海耶愚觀九州記水每于其成功處書之九河未疏則

河患未平河患雖不止于堯而九河之疏實在堯故止于堯州書曰九河既道雍冀皆不書也徐州書

淮亦是此例使江漢下流未有所歸則朝宗之勢安能遶順于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明二水于

荊州境內已順流東下徑趨于海不復為患其成功在荊州故也

既復故道不應荆州再會。況江漢大江獨一查于荆。而記其別流乃如是之重復乎。磬石聲也。謂之磬。則是已成器而後貢。惟本土人製之尤工。故磬及浮磬皆其已成者。若玉磬。則有玉人治之。所以止貢。而豫又錫貢磬也。上六物皆梁州出產。若熊羆。狸。四獸之縑皮。乃出于西戎。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蜀者。故亦貢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渭。泗。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惇。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斂。厥。土。惟。黃。墳。厥。山。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縑。皮。岷。嶺。析。支。東。搜。西。戎。即。鼓。

弱水其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既西者。其水本西流。洪水氾濫。未免混入中國。失其故道。自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既復而西矣。故曰既西。地不滿東南。故水無不東流者。弱水獨西。非強決而使之西。乃其地勢迤邐就下。流入西海故也。既旅。先儒亦謂旅祭。恐見已略。其于旅平之下矣。且禹一面治水。不應急且理。會祭山。縱禮不可廢。雖天子。皇祭亦當備。及山川。何獨祭山而不及川。又何獨書梁之蔡。蒙。雍之荆。岐。而他州皆不書乎。此必不然。其所以獨明言于二州者。蓋九州惟梁雍山最多。險。考諸載籍。入關有函谷之險。入蜀有靈龜。退劍門。棧閣之險。如此名字。不可勝數。當洪水時。其阻絕不通。可想矣。今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在二州尤為利害。所以特書也。專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蔡。蒙。雍。雍。梁。荆。岐。則二州境界。可以鑿見。非謂止此四山也。或曰。九山刊旅。亦謂之行旅乎。曰。觀此。則愚之說愈明也。洪水橫流。氾濫于中國。草木暢茂。刊者。刊去林木也。而行旅可通。故曰刊旅。九山是言九州之山。間大梁皆然。而梁雍尤為險阻。所以特書之。而餘州皆不復明言也。丕。斂。大有次斂也。三苗凶渠。竄于此地。想水未平時。亦甚阻。既不安。今三危可居。其種帖。必無復反側之患。特書曰丕。斂。情狀可見。岷。嶺。析。支。東。搜。皆西戎也。以縑皮為衣。故首言縑皮。以著其土俗。是縑皮出于西戎明矣。然梁州貢之。而雍州不及。貢何也。蓋此物之入梁州。乃是從西傾因桓水而來。西傾在臨洮。正雍州西南。與梁州接壤。得非西戎水道通梁為便。而此物不入于雍。故歟。梁州書縑皮之貢。特云西傾。因桓是來。殆不為無意也。見得西戎諸國。當弱水未西。黑水未南之時。皆墊溺不聊生。自禹導此二水。各有所歸。而西戎亦免水患。各就次斂。即斂。猶言不失所也。與丕。斂。不同。

導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鳥。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岷及岐。至于荆山。于雍州則曰荆岐既旅。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于雍州則曰弱水既西。導河自積石。以至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而後入于海。于雍州止。曰九河既道。如導漢于嶓。導江于岷山。以至兩江合流。會于彭蠡。而後入于海。于荆州止。曰江漢朝宗于海。以此例推之。雖其山川名字。彼此互見。間有不同。而大旨所歸。斷不易此。山本無用導。導山即所以導水。導岷及岐。一條。與導

河導沈和表裏。西傾。朱鳥。鳥鼠。一條。與導淮導洛導渭相表裏。導嶓。家一條。與導涇相表裏。岷山之陽。一條。與導江相表裏。但弱水西。黑水南。不入中國。則與導山條下不相干涉耳。愚嘗謂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正此之謂。若不先開導。乘山而使無礙。則難欲導其源。其所謂決水于不流之澤。可乎。或曰。相表裏之說。誠然。導山者。四條。皆為導以下七水面設乎。曰。不然。其尤大者。此七水耳。凡經中所載諸水。所以從橫聯絡乎其中者。皆導山功績所及之地。而其源流指歸之大。概則實與此七水相表裏。不可離也。愚于是又知東南之山。為水障礙者。絕少。何以言之。導岷一條。至于碣石。獨橫亘東西。若西傾。則止于安州之陪尾。嶓。則止于漢陽之大別。岷。則止于江州之敷淺原。非此三山之脈。止于此也。其下固不勝其多。特不為水之障礙。是以不煩疏鑿。而導山之功。隨此而止耳。後世三條四列之說。殆未深究此義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至于大伾。北過滎。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家。導。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澄。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匯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濬。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澄。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既導山。則水皆流通。無有壅礙。此下方是從水源導之也。自導河而下七水。與導山相表裏。固皆鑿鑿有證。然弱水黑水與導山不相干涉。獨首及之者何也。愚觀此。深見禹治水規模。此二水本不入中國。洪水之時。未免氾濫。不是先區處此二水。使由故道。則流派不分。如何用力。況已導山。是水之東流者。其大勢已有所歸矣。弱水之西。黑水之南。豈可不先正乎。導河積石者。蓋禹施功自積石始也。自積石至龍門。始築壩為患。鑿而開之。而後有以受河水之流。導河至此。故首書之。凡言為者。明非別水。即此一水。因地而異名也。漢出嶓。家。導漢。與導河積石書法不同。水始出為漢。東流為河。至漢中為漢。故曰東流為漢。又東則名為滄浪之水。自彭蠡東去。則為北江。以入于海。且江漢既合流。又會于彭蠡。自彭蠡而下。混然入海。非有二江也。禹為有北江中江之名乎。蓋江淮河漢。水之尤大者。與渭洛之入河不同。渭洛入河。而渭洛之名遂泯。此言導漢。與下文導江。是各記兩江之始末。兩江雖合為一。而每一條下各記入海。以要其水之所歸。所以不得不著北江中江之名以別之。然謂之為北江中江。亦必是古有此名。愚至此深知禹所以表北江中江之名者。專為記江漢大江之始末。而設不然。則其他水固自有南而入彭蠡者。禹為不著其名。而謂之南江乎。正以其源流事體非江漢之比。所以無此稱謂。後世不究聖經大旨。苟徇中北之名。創為南江之說。附會而謂之三江。或者又求其說而不通。遂謂三江雖合。而水不相入。禹蓋以水味別之。而三治之說。與焉。嗚呼。陋矣。自彭蠡而東。名為中江。中江者。岷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至于大伾。北過滎。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家。導。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澄。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匯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濬。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澄。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既導山。則水皆流通。無有壅礙。此下方是從水源導之也。自導河而下七水。與導山相表裏。固皆鑿鑿有證。然弱水黑水與導山不相干涉。獨首及之者何也。愚觀此。深見禹治水規模。此二水本不入中國。洪水之時。未免氾濫。不是先區處此二水。使由故道。則流派不分。如何用力。況已導山。是水之東流者。其大勢已有所歸矣。弱水之西。黑水之南。豈可不先正乎。導河積石者。蓋禹施功自積石始也。自積石至龍門。始築壩為患。鑿而開之。而後有以受河水之流。導河至此。故首書之。凡言為者。明非別水。即此一水。因地而異名也。漢出嶓。家。導漢。與導河積石書法不同。水始出為漢。東流為河。至漢中為漢。故曰東流為漢。又東則名為滄浪之水。自彭蠡東去。則為北江。以入于海。且江漢既合流。又會于彭蠡。自彭蠡而下。混然入海。非有二江也。禹為有北江中江之名乎。蓋江淮河漢。水之尤大者。與渭洛之入河不同。渭洛入河。而渭洛之名遂泯。此言導漢。與下文導江。是各記兩江之始末。兩江雖合為一。而每一條下各記入海。以要其水之所歸。所以不得不著北江中江之名以別之。然謂之為北江中江。亦必是古有此名。愚至此深知禹所以表北江中江之名者。專為記江漢大江之始末。而設不然。則其他水固自有南而入彭蠡者。禹為不著其名。而謂之南江乎。正以其源流事體非江漢之比。所以無此稱謂。後世不究聖經大旨。苟徇中北之名。創為南江之說。附會而謂之三江。或者又求其說而不通。遂謂三江雖合。而水不相入。禹蓋以水味別之。而三治之說。與焉。嗚呼。陋矣。自彭蠡而東。名為中江。中江者。岷

江之正派也。漢水自北而入北江，故因名。此正派為中江，其實共為一江以入海。欲明兩江之始末，故各齊入于海以記之。沈水出于屋山，而但曰導沈水者，或謂其上有伏流，水非始于屋山，故也。書法與導弱水導黑水同。導山導水，次第亦各不同，又不可不考。山則自西而南，凡四條，循序而導之。至于水，則自弱黑之外，其橫貫東西，源流尤深長闊大者，河為先，次之，所以導之獨先于諸水。若得河居最北，江居最南，方橫流時，二者兼水之渠魁也。二水有歸，則兼水方可和平定。此又禹治水之要領，是故濟水雖入海而出于河者也，獨准在其間，別是一流，而于河亦不為不相干涉。至于渭洛，則皆徑入于河，所以治之非井有次第，而渭洛又獨居兼水之後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濞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上文既歷敘導山導水用功次序，此下卻是言成功以後任土作貢，即九州之所敘者是已。其散見于九州者，節目之詳，而總括于此者，乃九州之提綱也。四隩既宅而下，正與既載既修之類相應。庶土交正而下，正與厥土厥田厥賦之類相應。因每州皆一既字，而知其為成功後事，于此證驗甚明。隩先儒謂僻遠之義也。刊，刊木也。林木既除，可行旅也。今水土既平，居者皆無患，故特書之。連書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二事，正言僻遠之地皆已可居，險阻之路皆已可行，僻遠險阻可居可行，則平土之可居，坦途之可行，不待言而喻矣。四海會同，皆會同朝王，然則洪水之時，會同之禮廢乎？舜攝政之初，水仍未平，輯五瑞，觀象，巡四岳，親華后，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初未嘗廢禮也，非得洪水氾濫于中國，諸侯有不能皆至者，發禁施政之事，亦固有闕缺，抑亦水平之後，定賦法，錫土姓，故有此會同之禮。賦下文即言六府孔修，非會同而後修也，亦因會同而知六府之大修耳。六府大修，賦乃可定。庶土交正，所以成則三壤底慎財賦，所以成賦中邦，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所以結上文一段之意，乃一書造化功用之本，不可不細玩也。此敬德之心，即克艱之心，且如治水，積時累歲，不勝其久，勞民動衆，不勝其多，豈小小功役也哉。若非此德之用，安保其不我距行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是故以之平水土，此德也。以之會諸侯，此德也。以之交正，底慎成則，成賦錫土姓，無非此德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采，五百里采，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衛武衛，五百里蠻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蠻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建侯立屏，無非宣布朝廷之文教，然事變不一，有非可專于文教者，則當權宜揆度而行之。古者伍兩軍師之制，寓于比閭族黨之中，蒐苗獮狩，時時教習，雖王畿未嘗無武衛也。何獨自二百里為然，蓋者特奮勵振刷之，視內地為加嚴使之，常有警備，不可犯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河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荆州南至衡陽，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侯、綏、要、荒，夫復何疑。若冀之北至恆山，已迫邊境，必欲以五服為限，則侯服當在異域矣。固萬無此理。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僅得侯綏二服，必欲限要荒于東海之中，流沙之外，又可得乎。大槩當時只據九州封域，以地之最遠者為準，而實為五服之制，其廣處自狹，安得執五服以為限而求足于地也。禹既歷敘五服，復申明之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正是敘述當時疆理活法。言五服之制，雖是如此，其實九州界分，東方止漸于海，西方止被于流沙，朔方南方止及于聲教所及之地，說盡也。盡四海之內，五服行焉，見得不是四方各為二千五百里之限，甚明先儒不究此旨，往往執五服之死法，求地于四方，且要荒非九州外，初無可疑，東西北地皆不足，獨荆居南方，正滿五服之制，此其實證也。玄圭，玄玉之圭也。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子之寶圭也。禹雖有萬世永賴之功，亦安得僭用之。臣而可僭天子之圭，則魯之郊禘，孔子不得而非之矣。然禹于此止曰錫玄圭告厥成功，其殆使之攝禮以告天歟。

### 融堂書解卷四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曰：有扈氏，禹之後，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觀大戰之情狀，必有素謀，必有惡待，必有黨與，必非倉卒苟為抗逆之計。孔子序書，誓戰而不書大，所以微寓意于君臣之大分，不曰有扈何罪，不曰夏王不曰征而獨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春秋責賢者備其旨深矣。若有扈之罪，則固不待言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嗚呼！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侮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先書大戰于甘而後書乃召六卿者，非大戰而後始召師也。若得啓之戰，初亦易之，謂臨之以兵，必可讐服，且因以弭四方反側之謀耳。不意其陸梁如此也。師薄城下，傲然抗逆，略無君臣之分，且將出而與我大合戰，啓于是始不敢輕視，始召六卿來前而嚴飭之。故曰乃召六卿，若未逆命而班師，敷文德而舞干羽，則無此大戰矣。自古世代革易，取五行迭王，如木德王火德王之類，夏水德，月建寅，感侮而怠棄之，是不用夏之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擊鼓汝。

命謂天命，即出師之律也。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皆太康弟，謂之昆弟者，指此五人而言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成，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禹之明德遠矣，再傳而黎民咸成，何也？禹以憂勤啓祚，太康以逸豫喪邦，其事相反，此五子所以述大禹之戒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館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視而下十句，凡兩節，前後相應，皆是言我之不可忽者如此，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觀此二語，使人悚懼，常人千失萬過，漫不知省，禹以三失爲大戒，垂訓後昆，可見聖人修身，雖然玉潔，略無微瑕之可指。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信夫。禹于是復申言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與上文相應，視一愚夫愚婦，且足以勝予，況臨兆民，當如何之何，故又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此一敬字，正是不見是圖實用工夫處，此章首有國家之本在民，而臨民之本在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舉皇祖之訓，言所以喪天下之禍根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上二章述皇祖之訓，開陳所以保天下與夫喪天下之兩端，此下方指太康敗亡之禍也，堯都冀，故曰有此冀方，堯既距河，則自河而北，已非我有，故只指冀方爲言，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是冀方非禹之冀方，乃舜之冀方，非舜之冀方，乃陶唐氏之冀方也，豈太康之私物乎？道者，三聖相傳之道也，紀綱者，所以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即此道之妙用也，今太康失三聖相傳之道，亂三聖相傳之紀綱，而滅亡三聖相傳之都邑，情哉，何所逃其罪也哉，此章首以陶唐氏爲言，源流深遠。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上章謂太康滅亡冀方，乃滅亡帝堯揖遜之都邑，已是深切，此章又自其家而言，謂禹垂法後昆，無所不備，而太康荒墜之，以至覆宗絕祀，尤更深切也，禹以明明之德，著而爲典，無非大經，作而爲則，無非大法，以至定爲制度，無非大公至正之用，是故有典則道其子孫，實家傳之成規，關石和鈞，則在王府，可世守而不變，一世道之則，一世宗社生靈之福，百世道之則，百世宗社生靈之福，太康不能遵此荒墜其緒，而至于覆宗絕祀，豈不甚可痛哉，太康既廢，仲康繼立，夏之宗祀未嘗覆絕，而此歌云然者，蓋

融堂書解 卷四

五二

作歌時，時方據河之北，以距太康，是都邑皆爲盜區，而未有立仲康之事也，故直以覆宗絕祀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時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償厥德，雖悔可追。

二章言滅亡冀方，四章言覆宗絕祀，至此末章，又切身而言，其間稱予者，屢屢，悲傷悔罪，若出于太康之口者，蓋切代太康爲哀痛之辭，以盡無可奈何之情狀也，歌凡五章，五子所作，而詞旨相輔，淺深次第，若成于一手者，玩詠三復，可敬可嘆。

胤征

胤和胤，胤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子序書，獨曰胤征之，不世王命，何哉？明非王命也，蓋義和世爲大臣，舉一旦因民弗忍，直據都邑，距太康于外，而立仲康，遂專國政，觀後來篡逆之事，則其包藏禍心，必非一日，義和避棄厥司，徑往封邑，日從事于酒，殆不止爲酣飲而已，若止是酣飲，執而罪之，甚易辦者，安用張皇征討，而有職厥渠魁，會從罔治之咎耶，竊謂義和不平于羿，當時必有相與共起而謀之者，情乎義和忠君之志未明，而失職之罪先著，羿遂得以此爲之辭焉，然則胤之往征也，實非命之，非仲康之命也，故孔子首書酒淫，以正義和失職之罪，不書王命，以著賊羿無君之惡，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可于是乎見之矣。

惟仲康發位，四胤胤侯，命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胤征。

此下乃作書者敘胤侯出征之大意也，太康失邦，仲康嗣立，始復帝位，以有天下，乃命胤侯爲大司馬，掌六師，胤侯出征，仲康之五年也，易爲于此書發位之事乎，蓋追記胤侯入掌兵柄之始，以明今日出征來歷也，羿既立，仲康即以兵柄付之胤侯，此其爲謀深矣，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斷以大義，固無所逃罪，然張皇六師，如討抗逆之強國，他無可數之罪，而專以荒酒爲辭，則當時情狀，亦可想見，此言胤后承王命，胤征，孔子作序，后與王命俱削不書，而獨曰胤往征之，小人姦謀詭能，如揭覆藏于青天白日之下，安所逃遺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豈有譎訓，明微定保，先王克謹天戒，巨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告于衆曰而下，胤等師之辭也，其辭三節，自豈有譎訓，至邦有常刑，是節一節，首言先王之事，以證義和之罪也，微即庶微之微，在君之德有修廢，則在天之微有休咎，微者，君德之微也，往聖昭後，有譎有訓，貴在明庶微之微，以定保守之道，若庶微不明，君心無所警懼，自非上智之主，安能乾乾兢兢，保守而無失哉，自先王克謹而下，乃因明微而定保守之實也，天戒，即晉微也，凡災異之至，皆天之所以警戒人君者，是故我先王則能致謹于天戒，恐懼修省，無敢怠荒，巨人亦因天戒，能有其常法，不敢墮墜，然又不特守常法而已，以至百官之衆，皆盡修輔之義，修者，彌縫其君之缺失，輔者，翼贊之，使無偏邪，此君心所以不放逸，不昏惑，進于明明之盛也，然又未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曰，爾官衆當更相規正也，爾百工各執藝事，以諫于上也，其或不恭，官不遵所徇，則邦有常刑，先王之世，事體如

融堂書解 卷四

五三

胤征

五二

胤征

胤征

胤征

胤征

此今爾義和姑無望其修補姑無望其規諫明微之職正在于汝庸安所逃其實乎。惟時義和頗覆厥德沈亂于酒群官離次假極天紀遐邇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醫妻鼓奮夫隨。庶人走義和尸厥官聞知皆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節既明先王典刑如此此節卻數義和之罪所以干先王之誅也先儒謂義和夏之忠臣風誓師乃文致之辭愚謂此卻是道其實不得謂之文致也但謀弒一節風誓師而不取名首耳看得義和只是忿悶不平于羿其心軼軌如狂如眩故遂決然舍去欲起而圖之沈縱于酒不復顧念當時亦有一等忠義之士慷慨激烈相與合謀舉事弗成而逃先王以至于敗此則義和疏脫逃釋之咎非忠于夏謀者也何者羿之惡逆天下之公忿也義和為國大臣從容圖回豈無其道陳平日經酒無一言卒能交歡絳侯以誅諸呂定劉氏此固不足多也且安有天子在上身為大臣有官守有言責委而去之略無所忌惟務沈酒私植黨與昭昭然有謀動干戈之跡而不及于禍者且自古輕慮淺謀欲誅君側之惡人以至為身速死為國速亂者多矣謂之忠可乎孔子序書首正義和之罪略無一字假借與風候專征兩不相掩此真萬世之公論不可易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乘率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弔予飲水天子威命火炎嶋陶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蕪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厥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第三節乃號令軍師之辭也上兩節明先王之法數義和之罪辭明義正凜然略無漏蘆至此則其情狀有不可得而掩蔽矣政典即夏之司馬法周官曰政典是也觀上節所陳義和不過一沈酣荒酒之徒何有于渠魁何有于脅從有渠魁脅從之可指則是義和謀動干戈事狀已大張露夫以大臣而謀動干戈于私邑若圖不軌其罪豈不重于瀆淫胤侯數其罪乃無一語及之情狀可見矣大率誓師往往于戒節之末方言賞罰而此獨首明必殺無赦之罪蓋是役也乃是以叛逆而伐忠義當時六軍之衆皆無人心則已備有人心何忍加誅胤亦知犯順與師人不我服只得先服之以威而後方與之言一則曰天罰二則曰王室三則曰君命大凡欺天者好指天為誓無誓者必尊君為辭小人之常態也况胤所謂脅從乃無非忠義之士一旦挾私而殺之于心固有不妥焉特曰罔治以示寬大亦其勢不得不然耳及于篇末復發嗚呼之嘆曰厥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且征討所以伸威也易為以愛為言若因徒逆侮犯天下之公忿王師所向人人効死何愛之有哉蓋義和之兵與胤今日驅之而出征者本是一家初無怨咎譬如骨肉情義一旦迫于逆賊使之自相屠戮當此之時威勝耶愛勝耶此胤所以深懼人心或斡于愛不能有所濟而直迫之使用威以遏絕其斡君親上之至情以遂其叛逆之奸謀也嗚呼可憐矣哉使義和討賊有方名正言順豈不足以遏橫流之禍惜也迷網不審先投虎口適以稔其惡以成他日之惡逆義和至是亦無所逃其罪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盤沃。

此帝告盤沃二書之序也帝告廷商書之首後世以湯為第一失其次矣今書雖亡只當以序為正正書之序蓋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也蓋世之末禮崩樂壞成法漸廢大綱以帝告廷商書之序而後世之序則以文無所託故云今仍依法故附其後也

帝告廷商書之序蓋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也蓋世之末禮崩樂壞成法漸廢大綱以帝告廷商書之序而後世之序則以文無所託故云今仍依法故附其後也

帝告廷商書之序蓋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也蓋世之末禮崩樂壞成法漸廢大綱以帝告廷商書之序而後世之序則以文無所託故云今仍依法故附其後也

湯征諸侯萬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時湯為方伯故得專征仲虺作誥止曰萬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亦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而夫子序書獨書曰萬伯不祀嗚呼至哉惟避知聖湯之心非吾夫子孰能發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所以承祭祀事鬼神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無非此孝弟也君國子民而為宗廟社稷之主荒淫怠慢至于祀廢而不講是不知有山川鬼神且不知有祖先矣人而不知有祖先不知有山川鬼神是與禽獸無異況有國有家者乎萬伯不祀湯道之牛羊又使惡來往為之耕直至殺童子奪其餉乃始征之萬伯之征雖發于仇餉而事始於不祀禮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翦以爵湯征諸侯而首懲一不孝不敬之人此聖人紀表正萬邦第一著事夫子略其殺童子之罪而專以不祀言之嗚呼此湯之心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此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此二書其作于末後之一反歟鳩方湯之二賢臣也伊方入北門忽見此二賢各陳彼其所以復歸之故史氏紀之而成二書惜乎其不存也書雖不存而夫子之序大略可考曰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即此二書之大旨必是其言夏之所以可醜者如何而相湯伐桀之論定于此一醜字矣鳩方二人若是同時相見敘述其事似不必各為一書必是各有陳述邂逅二人亦不必同時也鳩方名上各加汝字如汝舜汝禹之類蓋伊尹呼而語之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先儒謂桀猶在上，未嘗殛王。此言王曰者，史氏之追稱也。愚見不然。湯奉行天罰，誅一獨夫耳。若謂桀猶在上，未嘗殛王，則是猶有君臣之大分。如天地之不可易置也。今日之師，豈宜輕舉乎？湯之革命，固定于誓師之日也。湯雖不自王，而當時固已王之矣。此書王曰，正是史官實錄，夫復何疑？不然，則仲虺之語，實作于大桐。湯返未及國，而曰：錫王曰：惟王曰：王懋昭者，不一而足，亦謂之追稱可乎。

今爾有衆，汝曰：我不恤我衆，舍我稱事，而謂正夏予，惟爾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正夏，言正統也。今汝其曰：猶言今汝何不曰也。今汝何不曰，夏之有罪，一如我之有罪乎？時日曷喪，言有日在上，何時得汝喪亡乎。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予其大賚汝，史記作大禮汝，分明有舉理其事意思。孟子所云勞之來之，來字亦是撫綏安集之也。先儒以賜訓賚，恐未盡。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履。

所以見湯忠厚之意也。夏社，臣履三書雖亡，要無非陳述其始之欲遷，與夫所以不可之旨耳。喪國之社，屋之先儒謂此制恐始于湯，容有此理。使湯之前已有此制，則必無欲遷之議。三書亦不必作也。疑至未詳，或謂同臣履爲遷社之議者，然經傳無考，難遽信也。臣履，湯臣，諱事太戊。

夏師既敗，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顛伯仲伯作典寶。

遂從之者，遂從而追之也。顛伯、仲伯，湯之二臣也。典寶，明此寶乃有國之常寶，世代相傳，所不可無。藏之祖廟，所不可失者。桀不能守，而湯得之，必當有以寓其尊嚴之意矣。若非有國之常寶，是乃桀之所亡者，湯必不取也。且一舉兵而首利其寶玉，雖張良蕭何亦所不屑，而謂弔民伐罪，順天應人者爲之乎。

仲虺之語

湯師自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

仲虺一書，一反一覆，極言錫論，所以相規相勉者，不一而足。殆非徒爲湯開釋而已也。史氏既其言，德之非而夫子序書，不復再及，止書歸自夏，以著作誥之時，書至大桐，以志作誥之地，極有味于此。備見其未及國，便作此書，正是因其感而急投之，嗚呼！是仲虺之心也。惟吾夫子知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極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梁師之初，而有稱亂之嫌，伐之後，而有叛德之語，嗚呼！吾是以深悲聖人之不幸也。口實者，借之以

融堂書解卷五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觀此書，止是湯論其衆庶而誓之，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文。亦初未有升自陞戰鳴條之事。而序云爾者，此夫子特書伐桀之始末，所以深明乎湯之心也。蓋當時天下雖被桀壞得如此狼狽，然其事體全繫乎伊尹一人之去留。觀湯與伊尹于桀，初何心于伐桀也。伊去遂適夏，亦何心于備夏也。使桀一旦咸悟，得伊尹而用之，則湯與伊尹固桀之聖臣也。一聖臣居中，以輔成君德，一聖臣居方，伯連帥，以討伐不義之諸侯，則天下即日可以不變，豈不大幸。豈非兩聖人之本心哉。夫何五欲而不能，終使伊尹隴夏而歸，而伐桀之謀遂定。夫子是以深明伐桀非湯之心也。伊尹實相之也。特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非罪伊尹也。明桀不能用伊尹，不得已而後有相湯之事也。既隴有夏，復歸于亳，與此序屬辭比事而觀，事理甚明。隔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自陞而升，以向安邑，此湯行師之道也。與武王師渡孟津同。

實其口猶云藉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厥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仲虺作誥第一節也禹數苗罪只是箇昏迷仲虺數桀罪亦只是箇昏德自古聖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無他恐少懈即昏耳吁可畏哉惟其昏是以民墜凶虐勇智即聰明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靈明無體妙用無方以其自剛健而不屈謂之勇勇非血氣也以其自容照而不惑謂之智智非思慮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第二節是申言桀之所以亡者極形容得桀之情形嗚呼聞善言而拜之夏之所以王開德言而欲害之夏之所以亡斯可鑒矣

惟王不遷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西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第三節是申言湯之所以宜王者惟王二字是承上文數桀之罪而言惟猶獨也勉于德者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勉之以賞惟己者一斷之于己也寬與仁非二事然亦不無輕重仁則未嘗不寬寬則未必盡仁乃葛伯仇餉乃字正承上文

仲虺因湯德而作誥上三節具言桀之罪湯之德與夫天之厭夏而與商人之所以苦夏而歸商以見弔伐之師乃是理所當然湯所不得辭其責者到此卻都不明言湯不必慙亦不答其來世口實之語但極陳存亡之道規箴而諷切之此乃乘湯方殷之時不待返國急急納忠此正仲虺作誥之本旨也

自伯賢輔德以至篇終語凡數轉大槩只是一節意無非推明推亡固存之道賢者人佑之德者人輔之忠者則揚之良者伸途之此天下之常理也柔弱而不立者人棄之而明者人攻伐之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此亦理之所必至也是故弱味亂亡皆亡之道桀之所以亡也賢德忠良皆存之道湯之所以王也凡亡之道吾推而去之使無有凡存之道吾固而守之使勿失夫如是則有佑輔無兼攻有顯途無取侮而邦國乃始昌明矣此仲虺承上文夏商之明效而推極此兩端進戒于湯終篇發一一反一覆無非此旨最為深切

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殛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曰嗚呼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  
民有恒性民皆可以爲善也聖人視民如一體只是見得其性相近耳降衷之義先師論之備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政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率

求元理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半佑下民罪人隳伏天命弗償實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  
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罪爾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簡別也有善有罪爾萬方之衆舉仰聽予一人而實定于一人之心一人之心與上帝相通則上帝之心  
即一人之心也上通帝心下協民性方是上下同流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此伊訓肆命祖后三書之序也唐虞曰載夏曰誥商曰誥周曰年孔子周人也故序以年書孟子亦周  
人也故亦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崩殺湯之典刑蓋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卒又  
其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以太甲嫡孫嗣立耳謂之太丁未立則是已爲儲貳況書謂太甲既  
立不嗣則是未立之先亦不爲不明矣伊尹安得舍嫡長而立一孩孺乎太史不恤年齒遂謂外丙在  
位三年仲壬在位四年然則太甲嗣位當在湯崩七年之後何故孔子序不曰仲壬既沒而曰成湯既  
沒太甲元年乎先儒因是未免異同之論是不信先聖之經而徇後世記傳之謬也大不可且特先  
聖之經可考而伊尹告太甲凡五書始末亦甚明伊訓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率  
嗣于祗見厥祖是太甲初立侯甸羣后咸在伊尹率新君見于乃祖成湯之神位而告之也若太甲在  
外丙仲壬兩君之後則其初立時有仲壬之几筵在安得不告于新君之君而獨見乃祖乎太甲上篇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三祖。桐宮居髮。桐宮湯之墓也。往湯之墓側而居髮位。是居湯之喪也。若喪仲王。安得居湯之墓乎。其他。惟我商王。布昭聖武。即云。今王嗣厥德。如先王。顯天之明命。即云。嗣王丕承基緒。伊尹諸所稱先王。皆湯也。如此類不一而足。辭無間隔。事理甚明。若一再傳。皆知能。又皆伊尹所親歷。安得告太甲時。略無一語及之。太甲嗣湯而立。無可疑者。學者只當以聖經為證。肆命。先儒謂。肆陳也。伊尹陳天命以告太甲也。但後先儒謂。往也。逃往古明君以告太甲也。二書既亡。雖不可考。然訓義明白。似亦有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本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家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懷。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案。伊尹訓。水。大禹原訓。

### 融堂書解卷六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三篇始末。此序數語。提盡太甲之先。未有放度敗禮等事。既立之後。病證方出。故孔子序書。特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若未立而已。不明。則伊尹當別有處。安得苟然立之。而後放之也。不明二字。乃太甲自發實語。故孔子亦只括出此二字以斷之。放廢也。書但云。王祖桐宮居髮。而孔子特書曰放。與南真同例。何也。先儒謂。不知朝政曰放。凡天子亮陰。則家宰攝朝。政固未嘗與也。何獨一太甲也哉。蓋太甲居喪。敗禮。全然廢安。故使之闕然屏處于外。與常人無異。是放也。不謂之放。則當何。以名之。吾夫子直書曰放。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雖然。必若伊尹者而後可也。思庸。自思前日之昏庸也。三篇皆作書以告太甲。是太甲一事之首尾。史氏猶聚總以太甲名篇。首篇云。伊尹作書。次篇又云。作書。若第三篇。卻只是伊尹全書。

惟嗣王不遜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顯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擁綴萬方。惟伊尹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伊尹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既厥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首言天之明命。直將成湯聖敬日躋。學問全行提出。相亦惟終。相亦罔終。方見休戚相關之至。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丕顯先儒以為大顯其德。未安。聖人純德孔明。無時不顯。何道何夜。何晝何莫。必日出而大顯其德。豈味爽之先。有不顯乎。不顯。天大明也。且日出也。首言自天未明。以至大明。常坐待日出。急急求賢以啓迪其後人也。

儼乃儉德。惟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率乃祖攸行。須知能如明命。方是率祖。湯之急于求賢。皆是天命所當然。惟懷永圖。直為太甲作通盤計較。是何等懇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髮。克終允德。

茲乃不義。以至無俾世迷。是與在廷議桐宮時語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奉鬯王歸亳。始克盡人臣之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以伊尹卒能奉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獨首發君民相親之義。前此許多訓語。都只就太甲身上。攻他病。卻未暇及此。正如蕩子不務職業。一旦悔過而歸。其長上方以家事語之。此伊尹至喜至幸之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正太甲思庸之實語也。伊尹告太甲。所存者五篇。而太甲止數語。嗚呼。非其實有見。透脫病根。故過明白。無所疑。試安能傾倒吐露如此其的哉。自昔者不遜于阿衡。以至惟庸。罔念聞。以至王未克變。太甲必繁多言語。為史氏所略。至克終允德。正是善端方萌。何故亦略不記錄。一。大率人初有見。故習乍脫。雖知自怨。自艾。意能安能頓除。剖白罪狀。敷陳情狀。未必十分特達痛切。史氏略之于允德之初。而獨表彰其數語。見得前日所言。未必如今日之特達痛切者。不于德一語。不是德上有見。如何道得出。如何知得下面許多病。都在不于德上。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來無罰。王懋乃德。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敢。

允德。實德也。千失萬過。皆從不實上起。一毫不實。虛偽百端。豫怠二字。正是截太甲將來病根。縱欲之事。今雖無有。而宮庭仿觀。依然在前。故能惡習。處處皆是。熟路少有。逸豫懈怠。即縱欲矣。奉先則當思。

孝凡履尊居正。繼志述事。少有愧于心。非孝也。非獨有事宗廟而謂之奉先也。接下則當思恭。凡深宮廣殿。侍御僕從。少有乖于禮。非恭也。非獨體貌臣鄰而謂之接下也。案。此下疑有闕文。

太甲下  
伊尹申誦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至此重復致誥。言天位之艱。太甲向來只緣以位為樂。所以縱欲而不自檢。安知此位之不易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無輕民事。見得民事之重。便知天位之艱。懋敬厥德。是慎位以安民。終始如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前而專說進德。此卻教之以聽言。舜告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正是此意。逆心遜志之言。虛太甲就逆順上。把捉未定。桐宮一悔。安可恃哉。伊尹此言。正是防有變動。兩箇求字。提得極緊。兩箇必字。斬然截然。

嗚呼。弗慮胡憂。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于此復發嗚呼之歎。埋頭說起。都不言所慮所為者何事。而其指歸。乃在元良。至哉斯言。正所以啓太甲致知力行之機。而使之知所用力之地也。見有未明。識有未達。一觸而悟。思之功也。為即力行之所以成也。思而得之。不力行。之則。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何貴于得也。伊尹前而主德之一路。但說不可不謹其所與。及論敬德。夫亦不過明自下自邇之訓。惟艱危之訓。求諸道。求諸非道之訓。都只從頭鞭辟向此一路。卻未會親切提他如何用工。曰。虛曰。為。方是發蹤指示的之要旨也。伊尹至此。辭旨已盡。無復他說。但只要為君者。循守舊政。不使辯言亂之。為臣者。雖已成功。不可以寵利居之。先備謂此是伊尹告歸張本。其實不然。此所謂罔以寵利居成功者。非必成功即去之謂也。卓靈稷契。必皆奉身而退。而後為不居乎。蓋微以成功。即是居成功。

成有一德  
伊尹作成一德  
伊尹復辟告歸而作是書。義已明白。故孔子止曰。伊尹作成一德。不復詳序也。一德二字。方自伊尹拈出。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庸常。九有以亡。彼謂既復政厥辟。書又謂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太甲歸亳未幾。即告歸也。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收許多訓戒。費許多區處。今幸悔過。所以倚賴于師保者。方深。何求去之。亟哉。易之小畜。以臣而畜君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上九者。畜之極。小畜之道成也。故既雨。陰陽和也。既處。畜之而已安也。是太甲悔過復辟之時也。月幾望。則將與日敵矣。君子于此猶進而不止。則因况桐宮之放。自

古所未有。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伊尹所以急歸歟。雖然。不能不深慮也。乍還宮庭。遽離師保。立德未固。舊習易生。不是君臣之間。曾有一德。則轉移搖奪。在反掌間耳。故將告歸之日。專發成有一德之旨。極言天命人心之向背。與夫國祚之存亡。全係乎此德。所以陳戒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有命即有德者。既曰有命。又曰一德何也。有命者。固是其德為天所命。然亦有德而天不命之。不得以有天下。孔子是也。必也歷數當在躬。方謂之有命。眷求一德。所以兼舉而並言也。非天諱諱然有言以啓迪之也。陰和默佑。使之足以有為。若推之使出。而不容已者。無非天之所以啓迪之也。然論成有一德。受天明命。直自謂尹躬暨湯。將已與湯並說。略無遜避何耶。先儒以伊尹自任天下之重者如此。殊不知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他人事體不同。非求元聖。與之戮力。固湯之言也。順天應人。實是此二人共成其事。況于太甲。分為君臣。義實父師。今將告歸。恨不絕端。安得不以實告。而事世俗形迹之嫌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侔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本一也。二三。非德也。意也。不動乎意。純明渾融。雖應酬交錯。萬變萬化。未嘗不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此段當作五截看。新服厥命而下。是欲太甲以德自勉也。任官而下。是欲太甲擇一德以自輔也。德無常師而下。是教之以師資一德之法也。俾萬姓而下。是教之以證驗一德之實也。克綏而下。是極言一德之效也。太甲即位幾年矣。如何謂之新服厥命。蓋桐宮之放。今始復辟。是新服厥命也。左右大臣。為師保。則必惟其人。斷斷曰其人。正是指言一德。若伊尹者。其人也。何也。大臣之事。上則輔成君德。下則澤潤生民。致君澤民。甚重甚大。可以言乎。可不謹乎。必惟和惟一者。而後可也。和融和也。日用純一。融融怡怡。所謂和也。和即一。一即和也。與伊尹所論。獨言尹躬暨湯。其他諸臣。皆不得而與。則是非純德孔明。優入聖域。豈易當一德之名哉。雖然。有臣而不知所師。師而不知所擇。猶無益也。大凡進德初無常師。惟主其善者。以為師。善亦初無常主。惟合于德一者。乃為善。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其徒乃見許行而大悅。謂之主善可乎。孔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苴弘。問官于鄭子。至若文王既沒。斯文在茲。的傳心。所謂符節之合者。則斷不容泛及。其協于克一之謂乎。雖然。自以合一而至于大同。亦未善也。直是萬姓之衆。莫不皆曰。大哉王言。靡孚其可也。然徒王言之大。而未信王心之一。抑猶未也。既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方是心口相應。方是表裏如一。而後一德之在我者。非偏見也。非曲學

德山解 卷六  
七二

也。四海九州大同之心，不可運也。夫如是，始能安先王之祿而永致衆民之生矣。嗚呼！伊尹爲太甲請明一德，其精老如此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厥厥功。

伊尹上文無非教太甲勉進一德，可謂備至矣。然或有自廣之心，則非所以一德也。于是復發嘆而言，伊尹如此。

沃丁既葬伊尹于茲，答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太甲子，伊尹既告老，死于家，而沃丁葬之于茲，以三公之禮葬也。序曰：既葬，曰遂訓。蓋伊尹元老，雖已致仕，所謂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者，及既葬亡矣，不可復見矣。答單遂訓沃丁以伊尹之事而作是，故名沃丁，非特明諷大訓使沃丁知所守，而答單亦守之以爲鵠的也。既葬遂訓，若不容少緩者，亦是乘沃丁尊禮成墓方新而急投之答單，湯臣作明居時已爲司空，太甲沒而沃丁立，其居輔道託孤之任者，歟？伊尹論成有一德，惟曰尹躬暨湯，及其身後，雖同列故老，猶不忘取法，自言之而無所嫌，人法之而無所忌，嗚呼！盛哉。

伊陟相太戊，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成，作成又四篇。伊陟，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也。史記云：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于巫成，巫成治王家有成，作成又。是此書作于治王家有成之後也。序不言太戊問伊陟一節，而徑言伊陟贊于巫成，蓋此序專爲成又四篇而作。巫成因伊陟之贊而治王家有成，故史氏追述始末而成書也。大抵妖祥隨感而生，不異歎同類，所以彰周公之德，桑楸合生于外朝，豈居變理之任者于協贊之義有虧歟？君與云：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履，格于上帝，巫成又王家巫成必是專理王家庶務者，伊陟所以特贊之也。史記曰：陟對太戊之言云云，而孔子特書曰伊陟相太戊，則其責稱有歸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此伊陟原命二書之序也。太戊贊于伊陟，豈懼而有問，卒從修德之說，而有是歎。原，臣名，既贊伊陟而遂命原，故有曰伊陟原命二書，皆因贊伊陟而作也。書雖不存，要無非君臣問答，修德引變之言耳。桑穀有祥，伊陟贊巫成，太戊贊伊陟，君臣上下，戒謹恐懼如此。此太戊所以爲賢，而伊陟承家法，先備因書之先後，遂謂伊陟先告巫成而後告太戊，殆未必然。諸書雖皆桑穀一事，而二序乃因書之篇次而作。史記所言，次第可考，況書之作又各有首尾，正不必泥也。再宅帝位，已載之大禹謨，而皋陶謨益稷所記，往往皆未宅帝位前與同列問答之語，豈可以篇次定事之先後乎。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太戊子，湯始遷亳，至仲丁，乃自亳遷囂，陳邲之謨而作是書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史記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仲丁遷囂，再世而復囂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祖乙，河亶甲之子，自仲丁再傳而河亶遷相，自河亶一傳而祖乙遷耿。雖曰有因而遷，然河亶甲時，殷道復衰矣，其世之君，豈能爲可久規模，宅都定下，必不甚審，隄防捍禦，必不甚周，所以數數不定如此。祖乙賢王，又有坐賈爲輔，遷耿之後，雖圮于水，但只修德，不復議遷，直至盤庚七世而後始治，是殷也。思謂遷都之疏數，固係人君之賢否，國體之盛衰，湯遷亳，祖乙遷耿，皆數世，亦必是規模可久，非偶然也。因成圮耿不遷，有堅忍特立之見，與茫茫挈挈者不同，故發新義。此本節，惜書不存，不得見其所以不遷之舉措耳。耿地在河東，皮氏縣縣也。

盤庚上。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今復遷亳爲五，經言于今五邦，是自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殷者，亳之別名，遷都之書不一，而此序獨首書盤庚五遷何也？曰：此爲遷亳而書也。亳乃先王舊都，凡五遷而後復返于亳，故特書之，亦猶帝告堯沃之書，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故首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他書皆不著幾遷，而獨書于此二序，善之也。此孔氏之書法也。然商自有天下以來，四遷書雖不存，而序皆無怨咨之事，何獨盤庚乃爾？鄭承耶曰：耿地饑貧，人皆利之，亳依山，其民勤苦，出產必不如耿，故雖分難，而依然戀戀，終無去志，所以浮言得而搖之。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割，不能得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隳，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有居，指亳也。民爲析離居，故指新邑爲有居也。于茲，指亳也。史氏首書遷于般，與此于茲正相應，當下有于茲新邑之文，則此于茲指亳甚明。蓋子忍切，也。謂我成湯以來，既爰宅于茲矣，非我今日創

融堂書解卷七

爲此也。爲重我民命。無使沈淪于死地。而不能相正。救以全其生。斷然一定之命也。必先王故都。實開基立國之地。故曰先王之業也。

盤庚毀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口無或敢伏小人之愆。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播告之修。其所以敷播。告諭乎民者也。厥指者。其論民之指也。凡播告之修。能宜達上之德意志慮。使所欲爲之。指昭然顯。自無所藏匿。故先王亦知言之所播。指無不達。是用大敬其事。不敢輕舉妄動。無有過逸之言。而民亦用是莫不翕然大變。惟上之從矣。今汝等共起。而信險阻。履淺之言。我不知汝所訟。果何爲者也。非我自荒。此德不能進修。以至乎是。正爲汝等含茹我寬容之德。不長懼我一人之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惟農自安。不特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當時在位諸臣。不但不爲國家計。久遠之計。乃不畏戎。毒于遠邇。直是播惡于衆。乃自謂有德。可以自安。亦愚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禍。蓋先。以自異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情。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將。于。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勿弗告朕。而商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療于原。不可。其猶可。則惟爾衆。自作非。非予有咎。

上文言不與戎。毒于遠邇。止是說有位不恤民之禍。此言惟汝自生毒。卻專言有位之自取禍。今使之吉言。則知當時浮言。皆動起信險。必是動之以可畏不祥之語也。民情搖搖。方彼有位。鼓扇是信其言也。仍須得有以善言。調和之。庶幾聽從。乃奉其情。乃是維持其痛慘之禍在手。盤庚之言。一節。

緊一節。遜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皆及逸勳。予敢動用非。世遠爾勞。予不掩爾。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予亦不敢動用非。

上節既言當正典。以符。之矣。然而不。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勳。兼言非。非。德之不。此最見得盤庚包。密處。非。言。非。而。安。則。非。德。猶。言。始。息。以。爲。德。也。盤。庚。謂。古。我。先。王。于。爾。祖。配。享。無。非。不。忘。舊。人。之。故。雖。然。有。善。蒙。賞。是。之。謂。福。有。罪。蒙。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係。其。所。作。我。雖。不。用。非。爾。若。其。有。罪。則。不。容。不。罰。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爲。德。也。觀。大。有。積。德。之。情。狀。則。知。所。以。敢。于。做。上。從。康。者。正。以。恐。特。勳。舊。之。故。三。復。非。爾。非。德。之。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爾。有幼。各長于厥。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無有遠。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惟汝衆。邦之不。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上文數節。皆告已悉矣。于此乃示之以斷然一定之說。復兼言賞罰。以示必罰之意也。老成人。是同爲遷都之謀者。今做上從康。則必以老成之謀爲不。然矣。是悔之也。孤是無所依者。幼是童稚未能自立者。遷之則孤幼亦隨以獲安。今不遷。而使之不免于水患。是困窮之也。先王圖任舊人。故民用不。今老成人之謀。而有位者侮之。何其異哉。觀此一。遊。輕。進。少年。正在老成孤幼之間。其無知情狀。歷歷具見。于是復承上文。非。爾。非。德。之。旨。兼。賞。罰。而。申。之。用。罪。而。不。當。則。非。爾。也。用。德。而。不。當。則。非。德。也。死。謂。不。從。遷。者。此。言。首。重。我。民。無。盡。劉。則。不。遷。而。沈。溺。于。水。者。固。死。之。道。盤。庚。于。此。斷。以。死。爲。說。所。以。痛。言。之。謂。我。今。用。賞。罰。無。有。遠。近。之。間。不。遷。而。行。死。道。者。我。用。罪。以。伐。之。相。從。而。行。善。道。者。我。用。德。以。彰。之。遷。都。則。安。寧。無。患。是。爲。邦。之。福。不。遷。則。枕。塊。不。安。是。爲。邦。之。不。福。其。惟。致。告。欲。在。廷。之。臣。轉。致。告。于。民。所。謂。毀。于。民。山。乃。在。位。也。恭。爾。事。者。敬。守。其。職。事。無。廢。慢。也。齊。乃。位。者。將。肅。其。職。位。無。僭。亂。也。度。乃。口。者。無。起。信。險。言。行。動。浮。言。也。想。見。遷。都。之。議。一。與。衆。口。喧。嘩。失。職。曠。位。全。無。紀。律。盤。庚。猶。反。覆。警。告。雖。曰。明。正。法。度。而。終。無。忿。疾。之。心。終。能。委。曲。以。濟。事。嗚。呼。三。代。王。者。之。氣。象。所。以。終。非。後。世。所。可。及。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諸民之非。率。聽告用。置。其有業。成造。勿。變。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此。其。殆。告。之。于。臨。河。將。渡。之。時。歟。王。庭。行。宮。之。常。次。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水。保。后。背。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股。降。大。虐。先。王。不。恤。厥。故。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水。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節。首。言。先。王。能。承。民。故。民。亦。皆。保。君。承。順。承。也。浮。如。物。之。浮。于。水。天。時。猶。水。也。君。之。舉。事。猶。物。也。水。至。即。物。浮。時。至。即。事。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略。無。差。失。故。謂。之。浮。也。股。指。毫。釐。也。股。乃。毫。之。別。名。盤。庚。以。前。未。聞。有。股。之。號。此。號。乃。因。地。而。著。是。知。股。指。毫。無。疑。慮。災。也。慎。居。也。商。有。天。下。以。來。本。都。毫。般。爲。是。天。降。大。災。先。王。不。敢。懷。居。此。土。有。所。作。爲。遂。徙。而。之。他。亦。是。見。得。民。所。利。便。而。用。之。以。遷。耳。此。先。王。是。指。仲。丁。下。文。復。曰。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則。舉。有。商。遷。都。諸。賢。若。矣。盤。庚。意。謂。毫。有。大。虐。故。先。王。視。民。利。而。遷。都。今。敢。有。水。患。故。我。復。視。民。利。遷。必。隱。然。可。見。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汝。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故。困。乃。成。大。不。宜。乃。心。欲。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吳。旅。載。爾。忱。不。恩。惟。將。以。洗。不。其。或。稽。自。怒。曷。堪。

上。節。既。言。古。我。先。后。惟。民。之。水。而。民。皆。保。后。背。感。故。盤。庚。于。此。乃。自。言。我。亦。惟。民。之。水。而。民。不。能。保。后。背。感。也。亦。惟。汝。汝。而。下。是。言。惟。民。之。水。處。汝。不。憂。朕。心。之。故。困。而。下。是。言。民。之。不。能。保。后。背。感。處。此。此。

融民凡兩言將試以汝遷道一試字見盤庚委曲樂易處不屬猶不及也言爾之信我若不及但有水患和沈溺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誠勤愛今其有今因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遂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有汝眾

上節但言民不登君之憂于此卻言民無遠慮是自動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不克恭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豈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節又告以祖考之神靈昭格切近于身也曰曷虐朕民祖考之心以保民為心今視民之蕪折離居而祗圖自安何得不降罪戾

右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高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罪戾

上節言汝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于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致其懲惡破其奸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為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為論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

則順之則為善為良戕之則為凶為暴傳曰毀則為賊毀則即戕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專雖然我或得罪于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于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爾貨無厭蓋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于我矣上

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險險頑惡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背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順越不恭暫遇茲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脈相承而意益緊切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志遷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正厥位正南面之位也或曰南面之位未嘗不正何必于此而復正之曰此新邑視朝之始也方其啓行越在道途常次暫寓非嚴廊比亦罔略分而與之親接矣既即新邑事體一新正厥位而撫綏之

所以明尊卑之分也遷建大命今日遷都脫之沈溺而與之生生此天之命也所謂大命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茲結于朕邦今我民用蕪折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瘼萬民以遯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爾眾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于沖人非廢厥謀

弔由盤各非敢違下用宏茲寶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于其懲而相爾念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爾人謀人之保居欽欽今我既遷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德于貨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上文既開釋之使之無疑無怒無讒言矣此方告之以遷都之本志也此節先看兩箇將字方得其旨大抵災變之來天之所以開聖人先王將多于前功而天降凶德倫上帝將復我高祖德而亂越我家見得禍之于彼所以開之於此非偶然也此專以成湯遷亳之事為今遷都之證甚明切多猶增廣也

前功指亳乃前人之舊都也凶德災異也朕邦即亳盤庚以今日所都而言也復高祖之德謂復湯故都上篇謂紹復先王之業而此言復高祖之德者有盛德即有大業德即業也及者及事之及首我

及得以篤敬其事而恭承爾民之命弔至也極也由從也靈神靈也極欲從神之靈各非敢違下此時所言則見成湯之遷亳以災異而遷中篇所言則見仲丁之去亳以災異而去蓋各有所指而亳之事體互見矣敢恭生生不暴慢民而能鞠養之又謀畫區處之而使之成保其居我則次序而加敬也復

論之曰汝無聚斂于貨實此乃生之所自不可奪也

融堂書解卷八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營求者經營而來也

王宅號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華臣咸陳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衷令

宅號居號也亮信也陰默也亮陰猶云真不言也首節言明哲實作則觀此語只從頭說起不言所知者何事見得古人論學此乃平常口用更無他故故當時在廷諸臣亦皆知有此但未為深知高宗未

識得高宗深淺耳古聖教人千言萬語只以知為的知即覺也雖然明哲即知也明哲也哲即明也洗範則曰明作哲時則曰既明且哲若有二義何哉曰無礙于心之謂明無礙于物之謂哲故大禹以

知人為哲但明已心不明外物是知之猶未盡也猶有偏也曰明曰哲兩無所虧方是洞徹宏通縱橫無礙則即天則即乘自然之則

王庸作書以語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實于良弼其代予言夢帝實于良弼非今日矣高宗不言含諸未發及華臣咸陳乃用是作書以語之故曰王庸作書作書

者但書而示之于簡猶未與羣臣接語也夫良駒之夢雖不知何時詳其語脈當在喪喪之後出而言之有何不可必待羣臣進諫而後始告何耶嗚呼使夕而夢且而語修然輕出喧動播告而無以重斯人之聽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怪其言也信耶必待羣臣諫而後語止示之以書而復不接之以語此其審于所發非後世淺知小識所可窺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世諳其左右

假遼山林之夫代利徒為役以苟活非有平生之素譽望之重薦揚之力其形容狀貌適與步合而達躋之朝廷之上置諸左右而師資亦異矣而高宗不以為異在朝不以為疑而傳說亦假然居之不以為非分何也曰此非後世俗見所可窺也以為異以為疑以為非分者皆俗見也巖巖宇宙此道獨尊形迹兩忘道心默照安有許多事哉以是觀之耕天釣叟即日命相自是古人常事雖然非有志于道如何成得上帝又如何成得傳說高宗之誠不可及也而甘盤復學之功亦大夫矣可為萬世法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欲于時命其惟有終

金成利器必假礪然猶未也今我學道如涉大川倘非舟楫之利終何由濟也抑猶未也止于一身而已未及于四海之利害也必如大旱之得霖雨而後高宗所以倚賴傳說成德之功者備焉同列之間一或不和朝廷議論自有不合有乖匡君之義多矣況傳說自匹夫躋之父兄百官之上而同列有一人之不同心卻計利害此高宗之深慮又所以廣傳說輔德之途也高后先儲謂成湯謂之我高后則上云先王當是言古之先王矣然此三書屢稱先王皆指湯不應此獨言古先王是高后亦不可作湯說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方以痛諫望傳說而傳說乃首以從諫望高宗嗚呼旨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欲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裘在箚惟于戈者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所謂治民者如何法天之聰明而已雖然不可不知所戒也不知所戒即是不知所慮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得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勸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其事乃其有備無患無啓滯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醜于祭祀時謂弗欲禮煩則亂事則難

承上文省躬之戒復汎舉十餘條以進疑若雜然而無所統紀者細玩經之條理非井而其歸宿乃在

惟厥攸居政事惟醜嗚呼至哉無非遠天聰明之妙傳說進諫必非汎為此論必是識得高宗受病之處其他雖不得而知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孔子以為德則于甲冑于戈必有可言者矣細玩王惟戒茲之語辭氣截截殆非汎論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于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有厥咎

高宗深許以能行矣說宜其以諫行言聽為喜洋洋稱贊之不暇也而說方且起敬起恭以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高宗方以欲行為言而傳說乃以行為難此其語意正與上篇從諫之對相似舒徐詳練持重雍容不以彼之欣欣而輕許不以彼之方說而苟為放過也嗚呼至哉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術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調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勉爾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于罔于棄子惟克邁乃訓

高宗謂術學于甘盤既乃遷去遠在荒野迹其所往又居于河求之于河則又往亳及其終也莫知所之蹤跡泯沒竟以不顯是言學未究而甘盤遷而我遂無所師所以致知工夫尙爾有欠訓我之志正有賴于爾說也此語正對非知之艱而發不言其他獨言訓志與沃心之命不同甘盤修之于前傳說修之于後交其力以成其功是謂交修言爾當交修我無若甘盤之棄我而去也味此語則甘盤遷後其息息若切之狀可想而知汝謂我志使我開明我能行汝之訓不苟于知也故復曰惟克邁訓此語正對行之惟艱而發或曰甘盤術學方有端緒焉為不究竟而遷焉耶曰此甘盤所以深有力于高宗方為王子而篤志就學天資英敏不思其不好適而思其太迫耳若只相守專倚師資終不甚力一旦遠遷使之息息有求而弗獲庶其思之深念之切而有脫然感悟之路耳此甘盤造化之妙用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遵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蓋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水樂大典原訓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已訓諸王作高宗祭日高宗之訓

經止言高宗祭日而孔子序云高宗祭成湯明此乃宗廟之祭也經止言越有雉雉而序云飛雉升鼎耳而雉明其自野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所以識異也夫宗廟之祭始而雉已而陳鼎于廟門之

外已而迎鼎入于東方。然後設組以載焉。亦重矣。況都邑非山林之比。宮室非曠野之地。資術工祝。百職事又方環列在庭。而雉自野飛來。升鼎耳而鳴。殆不偶然也。先儒謂典祀無豐于昵。為厚于近廟而薄于成湯。故有此異。愚謂未安。夫昵者。昵近也。考諸古語。如昵比。如昵昵。大抵皆不正。大有阿私之意。觀高宗尊魯烈祖。直欲以之自期。必非薄于成湯者。宗廟之形。而獨祭之。豈尊魯之過。故特異其禮以私之歟。此正所謂豐于昵也。豐于昵以適福。恐非所以尊成湯。雉升鼎耳而鳴。其殆不聽之異歟。歟于祭。時謂非致禮則亂。事則難。傳說戒之切矣。豈其聽之而略于餘祭。而又未免有豐于昵之過歟。嗚呼。習氣之難除如此。行之惟艱。信乎其不易也。高宗彤日之書。後又繼之以高宗之訓。其訓辭必更深切。惜其書之不存也。

高宗彤日。越有維維。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非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天之監視下民。惟主于義而已。孚命者。天降壽天之命。一定而不易也。大抵人君有過。若正攻之。雖力爭抗辯。未必有益。不若言其事。而獨與之論理。未及豐于昵之非。而獨汎論天道。民命大公至正之不可誣。所以攻高宗之病力矣。此所以格王正厥事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祖己又言天之所主者在義。而王之所主者在敬民。民皆天之所生。是天嗣也。王誠敬民。而使之不陷于失德。則有以合于天矣。安有宗廟常祀。特祭成湯。而豐于所昵也。

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序云。殷始咎周。今讀此書。初無咎周之文。為而有此書法耶。曰。首著此語。所以明西伯之心也。非乘黎而後咎周也。殷始咎周。西伯始不得已。而有乘黎之事也。何者。乘黎也。夫方伯連率討伐不義之諸侯。固宜上告于天子矣。安有既戡黎而殷始知也。西伯既戡黎而祖伊恐。是殷之時。殷不知也。是幾也。幾近句之諸侯。而天子不知。豈西伯之得已也。周之德化日盛。而天下之心日歸。方是時。殷人忌之。始咎周矣。殷方咎周而不義之諸侯。日殘民以逞。在西伯又不容坐視。吾是以知有不得已之心焉。孔子定殷為乘。而首發殷始咎周之義。所以明西伯之心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在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處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於今。王其如台。

康安也。亦安也。迪。導也。不導之使率乎典常也。擊。韻書云。擬持也。大命已去。不得而擬持矣。祖伊只論天命人心。全不就利害上商量。不就事勢上計較。祖伊此一段。主本在淫戲自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放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戲于

爾邦。

乃功。卻是暗說西伯。觀再提殷字發語。而下文以爾邦對說。意厥可見。言殷之與亡。在即日矣。今指西伯之功。烈而觀之。安能無發于邦。言殷必為周所滅也。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折內國。微子啓。帝乙元子。紂同母兄也。呂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為妾。改為妻。而生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妻子。乃立紂。故此皆稱王子。而微子之命稱殷王元子。至孟子。世乃云。以紂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是微子為紂叔父也。此殆失考。若紂叔父。則是非帝乙子矣。安得謂之殷王元子乎。錯亂也。君之所為。莫非天命。紂荒淫外。絕不一端也。而孔子獨以錯天命斷之。的哉。然熟觀此書問答。但歷陳商家將亡之證。而各謀所以自處。略無一語為紂謀者。二子豈忘君而自私者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正是此書斷案。若有一毫私意。何以謂之仁。查紂至此。如人將絕。雖鳥鶴倉公。無所用之。宗臣大賢。知其已不可救藥。只得各謀自處。為自獻先王之計。序書錯天命。而首提一既字。深得此書大旨。所以明三仁之心也。不知其仁。斷不可觀微子一書。

微子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殺虎。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克。今爾無指告于。傾附若之何其。草竊。乘亂而為盜也。草有撥亂不齊之狀。紂之無道。不可殫述。而微子獨斷之以沈酗于酒之一語。再惡旨。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聖人知幾。見微。豈虛言哉。古人言飲而名時。為免裂杯而取義于舟。皆所以戒沈溺其中。不可拯拔。德之亂敗。孰甚于斯。沈酗收亂。四字道盡。他不必言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正是布列朝廷。當用事之地。相與以維持法度者。與三公三孤不同。公孤無職事。惟輔成君德耳。紂亂收厥德。既背而馳。反所用事。以倡亂于天下者。無非小人。而公孤之任。為虛設也。吾家是首殷家。微子言我憂國。無可奈何。其殆發出狂疾。吾家既已悉亂。無所容其身。惟將遜于荒野耳。今二師若無說以教我。則我頗附墜將如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降喪。災荒。放。方與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嗚呼。若者。長宿有位人。今殷民乃獲禍。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異。降監殷民。用又饕餮。不敬。不意。罪合于一。多。辨。罔。商。今其有異。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後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爾附。自。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願行。焉。

焉者。甚之之辭。言上天降災。禍以荒亂我殷。邦。此正是誦告人主使之知悔也。方且與起沈酗于酒。乃於所可畏。而略不知畏。犧牲。牲用。器。實。日。用。案。此下疑句。有。解。一。舊。說。去。

融堂書解 卷九

九六

肆予小子登以爾友邦家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懷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爾弗祀。犧牲乘。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德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

同力虔德。同德虔誠。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以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濟四海。時哉。弗可失。

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老嫗。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懼相滅。無辜劓天。穢德彰聞。

得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首記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蓋以是日作誓。而後渡河。既渡。遂次於河北。諸侯之師。於是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是上中二篇同日作也。吉人爲善。句。此古語也。故曰我聞。大抵常人之爲善惡。與吉人凶人不同。吉人者。純於爲善之名。凶人者。純於爲不善之名。愚庸常之徒。豈全無好善者。往往一出一入。泛泛悠悠。暫作違報。未必有力。惟善人則念念皆善。日進無疆。惟惡不逮。故日見其不足。一念之差。無非惡習。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忌。惟凶人則念念皆惡。故亦日見其不足。肆字。正是紂力行之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制喪元良。厥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虐不遠在彼夏王。

上文既言紂之罪矣。於此復舉桀爲證。且申言紂之罪。又有過於桀者。以見天必亡之。而弔伐之師。斷不容後於湯也。四箇謂字。是舉紂平時無忌憚之言。雖是四箇。而其病根。只在謂已有天命上。天其以予又民。殷夢協朕。下。襲於休祥。我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夷傷也。紂作威殺戮。毒痛四海。雖有億兆之衆。大抵皆傷夷之人耳。今朕必往。我武惟揚。於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事執非敵。百姓懷悅。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篇大槩。專把湯伐桀事爲例。反覆啓告。自有夏桀弗克若天。至于湯有光。辭旨方足。卻是與衆士言。不可不聞以諭之。可謂深切矣。上文說我商必克。此又說今朕必往。兩箇必字。斬斬截截。略無疑辭。雖勵衆心。然非武王明斷。不如是也。湯伐桀。有靈德。至今略無口實之嫌。反以爲有光于湯何也。嗚呼。民

融堂書解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云。十有一年。經云。十有三年。當是序誤一月。卽十三年正月。商之正朔已絕。而周之正朔未頒。故但云一月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賢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爲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瀆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桀彘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

沈瀆冒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伐罪。古所未有。而湯創行之。湯之所以勸者。誠懼亂臣賊子爲竄逆。而以我藉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湯之心。湯之所創行者。至武王而發揚之。前日之光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上文辭氣。勇決無非。言紂之不足畏。以激昂衆心。然兵凶戰危。萬一聞此。言有輕敵心。則大不可。於是申言敬告。而使之知所畏焉。言汝等立定我弔民之功。乃能各保天年。永久其世耳。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哲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新朝涉之。腥。割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大巡者。親行軍而整肅之。渡河之後。既已徇師而誓。如何明日又誓。蓋三合五申。所以重其事也。中篇止是渡河後。言商可必克。我今必往。不容但已之意。若此篇。則又將自河北啓行矣。遂直言紂汝世讐。又明示厚賞顯戮。與前書立言大不同。至於數紂之罪。則又益詳於前書。其誓辭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然恐於此重有成焉。伐桀之時。只湯誓一篇。所以罪桀。不過率遏半割土語。而湯誓所言。乃作於難夏之後。今武王作誓。至三至四。而所以數紂之罪。極言殫述。不一而足。此非武王之德有歎於湯。蓋亦世變至此。不容不爾。可爲重歎也。中下二篇。皆誓西土之將士也。如何稱之曰夫子。又稱之曰君子。此深以見古者上下相敬之意。後世如驅犬豕。就鋒鏑。安得有此氣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向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上節止是舉紂衆惡。以見其得罪于天。至此復提出作威一事。切衆士之心。而言洪惟作威。與作威殺戮正相應。此節專主一饒字。武王前面都不及賞罰。至此將臨敵。不可不知所勸戒。方正賞罰以示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文言賞罰辭旨已盡。于是復原文王盛德。所以得天下之由。蓋三分天下有其二。賢文王以之。我有周。誕受多方。非今日之故也。推此一節。最有力量。言光于四方。固無不在此。照臨中矣。如何又說顯于西土。西土。岐周也。西伯職分所得爲者。獨西土耳。故其政教。又特顯于西土也。惟文王盛德如此。故我有周。爲天命人心所歸。大受多方焉。我今日特因文王見成事。體其成功耳。專就文王事體上說。數語之間。反覆抑揚。不惟足以感動人心。抑見周有天下。已定于文王之日。非我今日創爲此舉。聖人辭氣。包滌。極有意味。豈徒推功于父。引咎歸己而已哉。

收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在紂近郊三十里。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所以紀王者之師。以德而不以力也。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嗚呼。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百夫。長及庸。蜀。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

秦誓中下二篇。所以誓西土者。詳矣。何故武王又設辭如是。每疑將今觀。逖矣西土之人。與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二語。乃知此書專爲誓諸侯及外夷之衆而作。夫西土之人。熟于武王之節制。固不待隨時諄諄。況上二篇誓戒之已詳乎。況當時諸侯外夷。乃厥紂之惡。慕義向化。翕然來歸者。一時隨職。未必皆如聖人之節制也。至此豈可不警飭而明告之。又况秦誓上篇。告友邦冢君等。則自稱曰予小子。發此篇下文。亦自稱曰今予發。至中下二篇。告西土。則皆不名矣。此蓋坦然甚明。左杖黃鉞。特軍旅之容。非親用以戰也。右手秉白旄。而麾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麾之使遠。所以進友邦諸夷之衆而誓之也。故下文特書王曰。以別之。自嗚呼我友邦。以至微庶。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頭項。各使之懸擲器械。俾來齊肅。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則其誓西土也。明矣。先儒往往謂逖矣西土之人。爲慰勞其征行之遠。跋涉之勞。此大不然。安有八百諸侯。及外夷君長。咸在。而武王獨首私一語于其屬。以示慰勞。人必不如此。細觀上下文意。及白旄以麾。情狀。約知其非慰勞西土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仇雠無長。仇雠之長。惟家之象。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上文既言予其誓。于是復書王曰。以明此下之爲誓辭也。武王此誓。專以用婦言數紂之罪。故首舉此古語。以爲證。王父。祖也。王父。弟者。同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猶孤遺也。蓋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訓迪也。禹。敷苗。只是箇昏迷。湯。敷桀。只是箇昏德。武王數紂。亦是箇昏棄。既昏之後。事事顛倒。何所不有。吁可畏哉。

今予發。惟恐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龍。如熊如貔。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上文既數紂罪。于是乃以進退擊刺之節。勉之。秦誓下篇。誓西土有衆。止日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此則曰。今予發。惟恐行天之罰。一惟字。甚嚴。謂我此舉。非有一毫私意。利于其間也。惟只恭行天之罰耳。武王既示之以節制矣。然又恐繩于法度。而沮其勇氣。于是復申告之。汝等庶幾。奮桓桓之威。如虎如龍。爾之在商郊。期于克敵。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職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武王之言所謂識其政事也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但見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見于後遂疑錯簡文不相屬未免以意更次之不得謂之審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惟一月壬辰勞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歲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修武成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吉武成既生魄庶邦家若暨百工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擬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及且急急修武成既修武成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吉武成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衛亦未嘗不在互審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王若曰嗚呼後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歸職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唐止云追王太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歸職天命以撫方夏豈臣子所得為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庶民爲天下逋逃主率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積薪罔不率俾恭天威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篋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一節武王告羣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告羣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爲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迫迫商郊其勢又富有不容緩者若以爲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于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教敵之言或者疑此其有不可信者則詳聖甚矣

乃反商政政由僭箕子囚對比于茲式商容則故處臺之財資鉅橋之粟大費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俾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一節卻是告羣后以今日施設規模正所謂受命于周也惟食喪祭此一惟字當連上下作一句看猶言所重者斷斷乎惟在乎民之五教與食喪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規模所爲羣后綱維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復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規模一定我但垂衣拱手而聽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末句爲武王極治之功遂謂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記且自王若曰以後歷歷皆武王之言略無間隔安知其爲史氏所記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是結上文伐商之事大費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結上文反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則是結上文告羣后以今日施設之事辭旨甚明初無可疑者若謂末句爲武王極治之功則作武成時安得便記此語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後得之

融堂書解卷十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孔子序書直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非不足于武王也亦非不足于箕子也正所以發明聖賢心事使天下皆知殺受之心即以箕子歸之心即箕子陳洪範之心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不明斯義不可與言洪範受本自箕子發明非就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

相和助也王既訪箕子于是乃言先儒謂武王聖人于常道非其不知而發此問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常道固無不知若夫垂世立教所以綱維斯道之大法則容有不盡知也故孔子問禮問樂問官苟知矣何問之有哉武王克商急欲奉箕子以歸親訪其節首問此事最是武王定天下規模第一著洪範九疇自禹之後千有餘歲未嘗顯于世今也一問而盡得之豈細事也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殛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斂鯀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斂

箕子之在商非此而不言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可乎哉故至此而後乃

言之兩箇乃言字深足以見斯道之重。武王必欲箕子而後乃言。其不苟問如此。箕子必得武王而後乃言。其不苟授如此。或曰。義農堯舜諸大聖人。出為天地人極之主。正斯道之所以傳也。箕子陳洪範。如何只說舜禹。況堯舜在上。蘇倫之彼不彼。如何係于一。曰。此以天錫洪範九疇之所以始者而言也。洪範之妙。雖先天地而存。至于九疇之書。則前此未之見也。蘇陸洪水。天不界之。禹行其所無事。而洛書出焉。因禹之始錫而原錫之所以不界。箕子之旨。豈苟云哉。伏羲得河圖而八卦畫。非易始兆于伏羲也。河圖者。八卦之始也。禹得洛書而九疇傳。非蘇倫始授于禹也。洛書者。九疇之始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儒謂此即洛書之文。雖未必盡然。當亦有據。大抵觀此一節。當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後方識其用。先儒往往主皇極為說。極居中以貫上下。然則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始曰建用皇極乎。殆不然。蓋自清濁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日五行。人君為天地萬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脩身。脩身之要。莫過于五事。事者。日所從事之謂也。不敬用之。則貌言視聽思皆失則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身脩而後天下可治。八政者。治天下之要也。不厚用之。則政非其政矣。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治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時。五紀者。治歷明時之法也。小大相統。如紀律然。不協用之。則五者之紀亂矣。故次四曰協用五紀。為君之道。宜莫先于建極。而其末何如以居九疇之五。蓋皇極一疇。專為教編錫民而設也。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五事不敬。極何由建。八政不厚。五紀不合。編錫以錫皇極之次。在四疇之後。其旨深矣。建立也。人皆用此中。皆當用此中。惟不能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知耳。非君建極于上。人心安所適從。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建矣。而動不合乎時措之宜。則執中無權。顧何足以致治所貴乎。三德之用者。以治為的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隨時固足以致治。然非不能無疑。非賢諸鬼神不可也。于是有卜筮焉。此心清明。神本無聞。自然無所不通。不誠不信。出之昏昏。則是我不用靈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賢諸鬼神。固可以決疑。而驗人事之得失。則又有庶徵焉。是故在君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庶徵者。人君休咎之符也。豈可不念用之。念則克謹。不念則怠荒。其時其恆。其應如響。昭布森列。無非切已實事。故次八曰念用庶徵。皇極者。所以教五福編錫民也。如何五福一疇。又特于次九言之。蓋教編錫民者。皇極大公之用也。然而有贊有背。不能無編錫之異焉。故五福則又贊用之。使人知贊此者。有編之可慕。六極則又威之。使人知不贊此者。有極之可畏。此皇極之教。欲天下之皆歸于中也。故次九曰贊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妙旨。全在一用字。九疇如耳目鼻口手足。用則其精神也。然五行不言用。或曰。此造化自然之妙。不可以用言也。曰。不然。解陸之而五行。禹治之而六府。修非用乎。蓋人君誠成輔相。無非贊贊化育之妙。自敬用而下。皆所以用五行也。在故不言用。必若禹平水土。則八政中司空之職耳。學者當以心會。

作誠。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士不可謂之稼穡。故不言曰而言爰。爰于也。百物皆生于土。而稼穡受中和之正氣。為養生之最大者。于稼穡言士。士于稼穡尤盛也。此皆五行之性自然也。一失其性。不由其道。則地不能平。天不能成人。不能以生活。猶不能以穀。將誰任其責哉。此五行所以不言用而有賴于九疇之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忠。視曰敬。聽曰恭。思曰睿。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聖。

聖門論學。大抵先謹視聽。而此則先貌言何也。蓋人主天下之所表儀。百官之所承式。自物之接于我者。言之莫先于貌。而言為次。如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如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其序也。既接物。則有視有聽。若夫思。則雖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而妙用未嘗息也。故五曰思。非思獨後也。自接物而反觀。由枝派而探根源。而思為之主也。孔子謂視思聰聽。貌思恭。言思忠。貌言視聽。莫非思之妙用。名五而實一。豈真有先後之不同哉。貌者。恭之謂也。不恭。不足以言貌也。言者。心之聲。順理而發。從之謂也。不從。不足以為言也。視即謂之明。聽即謂之聰。思即謂之睿。皆其性之自然也。人惟不敬。蠢動而昏冥。顛倒。五者皆廢矣。是故貴于敬用也。敬非外德也。非能有加于其所固有也。不失其為貌耳。不失其為言耳。不失其為視為聽為思耳。敬而無失。日進無疆。則恭不特見于貌。而可以作肅。肅者。心誠乎敬也。從不特發于言。而可以作又。又者。事無不理也。明至于作哲。而外物不能蔽也。聰至于作聖。而人言不能惑也。睿至于作聖。而六通四闢。純德孔明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本自聖。本無所不通。顧何俟于作哉。此所謂作。乃敬用工夫。由敬用而後全此心之靈。故謂之作聖也。聖即謂哲。即又。即肅。即皇極。敬用五事。是建極實用力處。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寇。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或曰。食與居教可厚也。利可厚用乎。貨可厚也。師可厚用乎。曰。厚于刑。非酷法。教之所不及。而後有利。畫之衣冠。垂之象魏。惟明克允。小懲大戒。所謂厚也。一流于薄。申商韓非矣。厚于師。非黷武也。資之所不愾。而後有師。居而講。其勢相維。出而征討。以威不軌。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秦皇漢武矣。此八政所以貴于農用也。八政實治天下不可一日缺者。事有次第。故序有先後耳。非是理會一項後卻又理會一項也。周禮六官。八政皆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舜亦首齊七政。其重如此。一有不協。則日月歲時皆差。紀失其紀。而萬事亂矣。豈細務也哉。

五皇極。以建其有極。故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錫汝保極。觀皇極一時。反覆二百五十餘言。獨首提皇極。其有極一語。略不言所以建極用功者。如何。及熟復深思。而後知此時非為君建極而言也。為教編錫民而言。不然。則皇極之建。乃天下國家之本。所以位天。

地。育萬物者在是。安得至次五而後始及之哉。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然又八政畢張。五紀不紊。治其歷法。種種有條。而後方可言錫福。若乃治天下無其具。正天時無其法。紛紛擾擾。莫知所定。則皇極之用安可遊施也。皇極君極也。何若無極。在所以建用之耳。此言皇建其有極。敬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正是建用皇極一句注脚。書言降衷。詩言秉彝。衷即極也。彝即極也。同有此心。同有此極。成物而動。因物有遷。始皆始差。是故有賴于皇極之建用也。時是也。錫予也。汝者。箕子指武王而言。君建其固有之極。則五福之權。敬之在君矣。敬之在君。而後用之以予民也。夫五福。即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是已。建極即敬福也。教之保極。即錫福也。夫敬五福。錫庶民。固皇極之用心。然亦惟是其民歸向汝極。乃與汝保極耳。保不失也。民之中即君之中。民不失其本心。即是與君保極也。于猶於也。于汝極。歸向之謂也。汝雖錫福。而民心背馳。不向此事。安能與汝保極哉。下文具言人品教法之詳。無非反覆發揮此旨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德。德有偏比。如下文作奸作惡。偏黨反側之類是也。民與士大夫無淫朋比德之類。則自然惟皇作極矣。惟皇作極。猶言一惟其君之所為是。是順不違于氣習也。惟皇作極。與于汝極正相應。然而若是者。甚不易得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而人下之有能。有為而人下。雖此二節各有不同。然大旨不過隨其資質。教養作成。使知好德。方可錫福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于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念則無成就之理。不受則終于棄絕。念之受之。正是皇極儲治。涵養日至。薰蒸日熟。天機自動。天籟自鳴。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大抵心之飄馳者。其色必浮。心之專一者。其色必靜。此最不可以偽為。我既念之受之。一旦其間有安和其顏色而言者。曰予所好者在德。斷斷乎其無他也。于是而予之以福。斯其為君之極。孰能禦之。好德即是于汝極。

無所禁錮。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蓋其行。而邪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效。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所以發盡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惟皇作極之意也。若愚下之民。以其不可教而弗之恤。則非皇極矣。故曰無慮。不必苦而後謂之慮。繼不恤。即慮也。其勢位之崇。而教不復行焉。則非皇極矣。故曰無畏。不必恐懼而後謂之畏。繼教有所格而不行。即畏也。此一語。結上入下。機紐精神。處上言庶民。止曰念之受之。此下卻說兩節。使字兼言邦家。與夫既富方效之文。所以指有位也。正人則又非有能。有為者之比。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當人物。人君既方以福富之。而乃不能使好于而家。則是人也。斯其為有罪矣。道不行于家。道不行于身故也。兩箇使字。正是皇極儲治。所以發斯人好德之機者。在是。有以使之。則有才者終于昌其國。弗能使之。則雖正人終無以善其家。好德之機。全在使字上。若彼無好德

之實。汝雖以福予之。反為汝之過耳。時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虐。其作汝用咎之謂歟。無好德。即是不于汝極。

無偏無陂。道王之義。無有作奸。道王之道。無有作惡。道王之略。無偏無黨。王道游游。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一節所以發盡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之意也。愚觀皇極之教。最為精密。淫朋比德。首論習氣。有猷有為。與夫不協極不罹咎者。士大夫之有能。有為。與夫凡厥正人。方可錫治。方可語上。庶幾習氣一正本心自復。若愚下之民。昏濁已甚。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但只無虐。使同被皇極之澤而已。安能例責以上達之事。箕子發明此旨。發明教法。可謂精密矣。無偏無陂。一節。語承其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極言人無比德之妙。誠能無偏無陂。即道王之義矣。不是無偏陂之外。他有所謂道王之義也。下皆做此。衆病脫去。一無比德之累。六通四闢。何莫非中。範圍天地。發育萬物。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舉目而視。縱耳而聽。昭布森羅。縱橫變化。皆我中也是。無往而不與我固有之中會也。謂之會其有極。豈極在彼而我與之會也哉。自皇建其有極而下。曰于汝極。曰錫汝保極。曰惟皇作極。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是極猶若君之物然也。此言會其有極。則會其所固有矣。歸者復之義也。向也。茫茫馳求于外。一旦省悟。如旅始歸。復其所固有矣。故又繼之以歸其有極。至是。方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非外立一教以強我。乃善而言曰。皇極之敷言。乃是發我性中所有。我有是彝。故有是訓。是其訓也。非他也。帝其訓也。嗚呼。豈其樂何可量哉。然而此事又難例責之庶民也。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如是而訓之。能如是而行之。則亦不畔于聖人。而以近天子之光矣。曰會。曰歸。非二也。曰近。則猶有間也。此庶民之不背于皇極者也。既近天子之光。則遠離惡習。不行邪道。知恩感德。如何可忘。于是亦喜而言曰。天子其為民之父母乎。為民父母。所以為天下王。箕子此旨。又極教法之成。而言愈益精密矣。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弗友。剛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不康之時。無用乎剛。亦無用乎柔。而惟正直之是用。然有時乎當剛而不剛。則偏矣。非正直矣。故強使而弗友。剛則剛克之也。有時乎當柔而不柔。則偏矣。非正直矣。故愛和而相友。剛則以柔克之也。剛克柔克。皆所以為正直也。雖然。剛之勝也。多失于強暴。柔之勝也。每易于暗弱。但知用剛。而不能沈潛。則亦非正直矣。沈潛者。剛克之妙用。雖剛而不病于強暴也。但知用柔。而不能高明。則亦非正直矣。高明者。柔克之妙用。雖柔而不病于暗弱也。嗚呼。妙矣。玉食者。以玉為食。禮曰。王齊則供玉食。是也。卷舒闔闢。其權實在三德。三德之用。一失其宜。則威福玉食之權去矣。謂之又用可乎。虛微以又對。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人指璧率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類而言。召公大旨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何也。此書語多對下。大率比類以發明其意。如不作無益與不貴異物。意不在上文也。故纔說玩物喪志。即結說志以道寧。心即道也。故曰道心虛明。無體本靜。本正。惟動于物。乃始不寧耳。不寧者。意動也。心實未嘗動也。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正志以道寧之妙。雖然。德物之際。人言尤不易聽也。舜命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曰無稽之言勿聽。雖志以道寧。不保其不動。故復云言以道接。以道為準。不變亂于人言。則德性純固。無患其喪矣。上既發明玩物之有害于己。于是且言不貴異物之有利于民。又推出一節去說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上言玩物只是泛說。次言不畜異物。雖漸切於養。而亦未嘗分別中國外夷。此云犬馬。云珍禽奇獸。云非其土性。云遠物。則專切西旅之養而言矣。聖賢立言淺深。因自有次第也。犬馬亦用物也。然非其土性不畜。犬馬非土性且不畜。西旅之養。奇獸也。又非其土性也。而可育于國乎。召公于是又推出一節。而言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不寶遠物之語。又推出一節。而言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可謂展盡底蘊。自人不見物而下。凡八箇字。雖義各有所屬。而大旨皆謂不如此乃為善。反反覆覆。無非欲武王不受此獎耳。

### 融堂書解卷十一

#### 旅獎

西旅獻獎。太保作旅獎。

西旅。西方之國也。夫武王聖人也。年且八耋矣。獎微物。顧何足道。而召公反覆開陳。不曾嚴師之訓子弟。蓋作狂作聖。在一念間。一隙之投。百邪之路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正是格心幾微處。不曰召公而稱太保。所以見其責任有不容自默歟。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賁厥獎。太保乃作旅獎。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違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西旅之國。賁獎。蓋其國以獎為珍也。而聖賢法度。則有變焉。方通道蠻夷之初。而賁受一獎。此其舉措亦已審矣。然因此而縱其嗜欲。則已德所由以喪。民生所由以病。遠人所由以輕中國。而國祚所由以不保者也。嗚呼。豈止一獎而已哉。太保乃作旅獎。用之以訓武王。其慮遠矣。人不見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垂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節承上文。明王分物于諸侯。而因以推明盛德之事也。然則此獎之受。以之昭德展親。不可也。願足以使人之不易乎。非所以慎德也。無乃狎侮之萌乎。聖賢議論。寬平開闊。若不相關而實緊切。

嗚呼。夙夜罔或不勩。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召公敷陳旅獎利害。無所不備。至此。乃復發歎而歸宿在夙夜罔或不勩一句上。此正與篇首慎德相應。此正慎德實用力處也。自強不息。無怠無荒。斯謂之勩。意念不起。常覺常明。斯謂之勩。此最是召公聖賢提武王處。非實履到。安知此妙。一箇勩字。截斷百邪路頭。下文即繼之曰。不矜細行。此數語尤切。武王言之。武王聖人也。一獎微物也。其受不受。細行也。前而開陳。雖備至。若武王于此。以為細行。而不復謹。則終為大德之累矣。是一獎之受不受。實生民安危之所繫。國命修短之所關。嗚呼。一獎而已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即南巢。伯。芮也。為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武王克商。而來朝者何。當一巢伯。為獨有命。賦。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告武成。而虛邦冢君受命于周。巢未嘗與也。已而邦諸侯。班宗。蘇矣。又通于九夷八蠻。而西旅且至矣。巢侯國也。為而始來朝也。反榮走保。三腰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險險之地。得非恃其險。遂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賦。先儒曰。旅。陳也。芮伯。陳武王所以命巢者。而作書。如所謂旅天子之命也。或曰。旅。即西旅。旅巢。二國同時至。故同命之。此皆與旅獎相次。似亦有理。然書既不存。亦難深考矣。

命。錄。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縢也。金縢即縢也。古者占書藏之匱中。以金縢。國有大事。疑即卜而啓之。武王有疾。卜而啓縢。縢者。周公乃併納視冊于金縢。中及成王因天變。啓金縢。欲卜之。而得周公代武王之冊。此乃金縢一事之始末。並敘此于後。是書縢于史氏之手。而金縢之作。實周公也。故彼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不然。則克商二年。至周公東歸。相去十有餘歲。此書當在作嘉禾之後矣。易為次之大誥之先。而孔子斷之曰。周公作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禱。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一習兪。一習吉。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故能念于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乍看。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語。似可疑。然周公必非妄語。以欺先王者。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聖人之德。初不計材藝之多寡。孔子曰。君子多乎說不多也。德不在材藝。故也。周公以多材藝自居。而以君人之大德歸諸武王。如下文所陳。則周公豈自誇多者哉。取能事鬼神以代武王之死耳。周公之事。前此所未聞。何其爲辭。懇到激切如此。縱武王死。實命如何。便墜先王如何。便無所依歸也。是蓋有說。武王九十三歲。而後崩。成王方十三。則是時成王之已生與否。固未可知耳。管叔蔡叔。周公親兄弟也。豈不熟識其爲人。商民之未易化服。亦周公所深知也。武王尚在。四方知所敬畏。以待嗣子之壯。則庶幾其可保。國本未立。遽以疾終。羣小相挺。環視而起。則周之事勢。何如哉。又十餘年後。武王方死。猶未免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此日代死之講。豈得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秋大熟。未稷。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殺。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采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天下者。先王之天下也。我乃坐視其變。弗用法以討叛。是將何辭以告我先王也。然則公之東征也。非爲流言而征也。流言而四國叛。爲成王而征也。爲有周宗社而征也。案。周公之德。我小子其重新自東迎之以歸乎。此一新字。有久疑未釋。煥然一新之意。周公終始一心。何新何故。此乃成王心事。故有此語。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許稱殷小腆。誕敢紀其猷。而孔子鼓許。獨言三監及淮夷叛。而不言武庚。所以明征東之役。雖決策于周公。實相成王以舉事。爲成王討叛也。非周公自爲討也。然前書三監及淮夷叛。而後止將黜殷者。蓋殷乃作亂之根。有武庚在。故羣盜挾之以起。以動商衆。此皆斷自盡心。春秋之筆也。湯既勝夏。即黜夏命。蓋桀在南。不復別立武王伐商而封死。遂立武庚爲殷後。故至此爲叛方黜之。此書乃周公奉王命大誥。多邦以黜殷之故。因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圖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篇內王曰。皆周公以王命誥。史通當時之語。潤色成文。故謂之王若曰也。此後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筆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記。當時乘筆者。適爲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歐宋二公。同任唐史。其立言斬斬不類。是烏足怪哉。周公將東征。以吉卜告于衆。當時上下未免惑于流言。靡公。同任唐史。其立言斬斬不類。是烏足怪哉。周公將東征。以吉卜告于衆。當時上下未免惑于流言。靡邦御事。往往反曰。艱大。以爲不可征。以爲當遠下而且止。故逢大誥。庶邦及御事。首呼而諭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厥攸濟。兼貫兼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誥。紹天明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殷小腆。誕敢紀其猷。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上文既自謂不能格知天命。此節乃言龜卜之靈。可以知之。其實證證也。已者。已矣之辭。猶今人轉換語頭。而曰。休曰。且住之類也。敷者。敷聞也。閉。閉。閉。天降威。即是天降罰言。武王死喪之威。實自天降也。寧王。及下文寧考。寧人。皆謂武王。他皆並未嘗有此稱謂。何獨于此。書言之。蓋時方蠢動不靜。故因武王有安天下之功。而特曰。寧以寓其意也。元龜。乃國家用以卜大疑者。寶而藏之。以遺其後。故曰。大寶龜。紹。繼也。明。即明用。稽疑之明。即命。與今我即命于元龜同義。承上文。已之言云。已矣夫。我小子嗣先王無疆大數之事。如涉乎深淵之水。我但向前求我所以濟險之道耳。求濟如何。敷聞寶飾之。具以增光先業。可也。敷聞前王受天之命。使之浸昌浸明。可也。如此方是不忘大功。是故武王之喪也。乃天降威用。我不敢隱閉。而卜諸武王遺我之大寶。紹承天意。昭然明白。而就龜命焉。其占曰。有大艱于西

士西士之人亦不辭及至此日。果是進然驕勳。與所占合。武庚餘孽。特小驕耳。輒大敢。經紀其既亡之  
彼。皆因武王喪後。知我國內自有叛病。民心搖動。不安寧。遂爾商宮復與反。鄙薄我周邦。故敢肆然無  
忌憚也。我國有叛。正說三監武庚小醜。彼何能為。本使監殷。反以殷叛。視宗廟如蕩土。疾天竭如仇讎。  
武庚之反。鄙我周邦。也是其可鄙也。大誥此語。正是痛說當時禍根。然終篇只以殷為辭。而不顯言三  
監者。聖人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今茲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武王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親大。民不辭。亦惟在  
王宮。邦君。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遠。下。

上節既言武庚之叛。龜卜可信如此。于是遂言驕殷之役。因民獻龜卜。協應而為是舉。庶邦御事。乃反  
以為親大。以為不可征。以為王當遠下。申述其言而喻之也。民獻。乃民中之賢無位者也。故曰十夫。  
觀下文以為誓。以為迪知上帝命。周公必非輕許。邦君御事。皆以為親大。而茲十人。于德兆流俗中。較  
然來輔。獨與周公合。其先見絕識。賢于人遠矣。予翼者。為我輔翼也。武王功。用武圖謀之功也。考翼者。  
父敬也。謂今雖然驕動之明日。乃有十夫來為我輔。以撫安我欲圖之功。賢者歸之。人心可見。此將舉  
大事休美之證驗也。我有此大事之休。棄卜之子龜。又并得吉。故我告于有邦之君及尹氏。庶士。御事。  
曰。我得吉。卜。我爾庶邦。往伐。殷。通。播。之。臣。爾庶邦。及庶士。御事。乃無不反以為親大。且謂  
民之所以進動不辭者。非有他也。亦在王之宮與邦君之室耳。言王與邦君。而曰宮室。正是說三監。夫  
流言之變。乃閭閻骨肉中自有嫌疑。所以致此擾擾。予小子。則謂三監與殷。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  
敬也。不可遽行征伐。王何不遠其所。而重信之乎。詳味此語。專主自反。自反未為非也。而未免有督  
過王之意。是罪不在三監也。是感于流言也。故反以東征為親大。

肆予沖人。永思。親。曰。嗚呼。允。茲。縶。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矧。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爾。功。

此節正與上節相應。上節謂我欲以爾眾伐殷。通。播。臣。而罔不反曰親大。故此節謂予造天役。爾等當  
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爾功。可也。爾爾曰字。正是相應說。茲謹也。承上文而言。既聞汝等  
親大之語。我亦永思此事之艱。師旅之興。誠未免騷動。然誠可哀傷。然我之為此役也。非私意。乃天  
役也。此事雖大。天實遣我。此事雖艱。天實投我。我沖人雖欲自恤。而不可得耳。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  
御事。惟當斷之以大義。義者宜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偏執一說。而不達乎時措之宜。烏足與言義哉。  
汝等當慰安乎我。曰。無謹于憂。不可不成。乃寧考爾功。功成。庶合于義矣。不可不成。乃寧考爾功。與  
上文考翼不可征。正相照。武王克商。天下大定。武功告成。復何所圖。蓋四國之叛。正王室汲汲之秋。失  
今弗為。喪亡無日。是武王所圖之功。終于不成也。一念及此。但覺其艱大而委之。可得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節專言用卜。所以解上文王不遠卜之意也。用與遠正相應。大凡變故之興。天所以開聖人。四國  
騷動。其感尚可畏也。殊不知上天明示此威。乃是輔弼我周家莫大之基業。天之所以相民者。正在乎  
是。汝等但曰王不遠卜。何不也。當是時。而發不丕基之言。信落著于棄聽矣。既驕殷。而八百年之  
規模遂定。然後知聖人之心。即天之心的。的不謬。

王曰。爾惟他人。爾不克。遠。言。爾。知。寧。王。若。勤。說。天。圖。我。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棗。忱。辭。其。考。我。民。予。易。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我。民。若。有。疾。予。易。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

上文語畢而又再語。故再著王曰以別之。然此節大旨。御亦專是發明上文不可不成。乃寧考爾功之  
意耳。如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如曰予易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如曰予易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曰終。曰極卒。皆究竟前事之辭也。說者疑辭。有實則之意。遂也。化誘者。謂化開導而使之離  
從也。首言爾人知武王之勤。提離衆聽下文。卻以克遠武王之事語之。言今日天之所以閉塞畏謹乎  
我者。正是我成功之所。忱辭實語也。爾我化誘之辭。的的誠實。故天輔之。天之輔之。予何而見其考之  
于民乎。則可見矣。民之輔即天之輔也。以此觀之。是東征之役。民情往往皆以為然。故大誥一審。專語  
邦君等衆。而無一語及民。民獻十夫予翼。即樂忱之實證也。且四國之變。天意亦惟用此勤勞謹飭我  
民。如人有疾。傳曰。疾病生我。勤勞之者。乃生全之道也。我又何敢安視其疾。不于武王所受天休而  
使之克究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爾。曰。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綏。厥。父。室。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禮。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易。敢。不。越。印。教。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勤。弗。敢。

此王曰又是一節。然實與上文相應。上文謂我不敢不克究武王之事。此則又謂武王之事。全在今  
日。斷不可不于我之身而任其責也。若昔。蓋指當初欲東征之時。考翼。父敬也。越印。猶言于我也。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言。以其父之敬言之。安肯自謂我有後。不棄我之基業乎。斷斷曰。于我分  
明以身任大命之寄。的然有不容委之他人。邇之後日者。此所以結盡上文肯堂肯綏之意也。民養。言  
為吾民者。反容容玩視也。三監之叛。動搖國本。正如朋來來伐其子。而邦君御事反曰不可征。何其容  
養玩視。勸之使弗敢也。此一轉語。糾責邦君。尤更明切。  
王曰。嗚呼。肆。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難。人。隨。爾。皆。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于。永。念。曰。天。惟。喪。厥。若。爾。夫。予。易。敢。不。終  
朕。敵。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易。其。極。卜。敢。弗。于。從。寧。寧。人。有。指。爾。土。矧。今。下。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皆首序民獻龜卜協從。故定東征之議。其間反覆開駁。邦君御事者至矣。于此復申言民獻龜卜協



從以斷之干終。以明天命之不可易。尤更深切也。肆大也。王曰嗚呼大哉。歎下文所語非細事也。于是呼爾庶邦君及爾御事而論之。夫邦國皆亂。何由爽明。由乎哲人也。方華情憤感之時。而十夫子翼。此正哲人之見。所以與吾邦者在是。成王首云弗道。故不能格知天命。此十夫者。亦惟其明哲。有以迪知上帝之命。故予翼耳。非偶然而翼也。乃上帝輔我之忱也。所謂天棗忱辭。其考我民是已。東征之師。以十夫為的。十夫之來。以天命為的。此定法也。天則之不可逾也。爾等豈容變易之命之曰。是無敢易。雖然之辭也。況今天降。乘戾于周。邦三監。卻大與鄰人交結。自相攻伐。其室家。乖戾甚矣。有指疆土。猶言見成基業。此書專以天命為主。而天命又專以民獻龜卜為決。雖累稱王曰。辭不相屬。而淺深次第。井井有條。始終乎民獻龜卜之兩端。而天命確乎其不可易。嗚呼。聖人舉事于危疑。變故之地。固如此。

### 融堂書解卷十一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觀唐叔歸禾于東。則是時周公猶在東也。殺武庚。命微子。皆周公之所為。而孔子序書。特曰成王。所以明周公之心也。成王雖幼。而東征之師。乃有周宗社之大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公何心哉。周公為周討叛。為成王行事也。是殺武庚。命微子者。成王也。非周公也。又書。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序止曰胤往。征之。與此書法正相反矣。

王若曰。微。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節乃將命微子代殷後。先言稽諸古典。其故事如此也。成王首呼微子為殷王元子。而命之。便見得當代殷之意。不名不臣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桀。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循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迓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咸懷。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上文既言稽諸古典者如此。于是卻稱成湯之德。與微子踐修厥猷之實。以命之。正所謂崇德象賢也。為殷後得郊。故言上帝眷爾。民故言下民。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疆。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一節乃是命戒之辭。至於蕃王室。率毗予一人。是兩段。所以命戒之也。又至有周無斁。是一段。所以期望之也。四節乃字。皆指微子而言。謂爾之往也。當以敷訓為第一事。殷民蠢動。不知有君。臣上下。正為無人調迪之故。九命之服。朝廷之名器也。尤不可不謹。不謹。即僭差。愚于此重成。成王方黜殷命。殺武庚。而命微子。自常情而言。宜盛陳其家之反側。變故以為戒。戒而乃略無一語。及此。寬平易直。語之藹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嗚呼。是周公之言也。況微子元良。令德素著。亂臣賊子。豈容比論。此深足以見聖人忠厚之意。雖然。命戒之辭。語皆正下。若反而觀之。一若武庚之過也。敷訓謹服。率由典常。安得與三監倡亂。弘祖律民。永綏厥位。安得以小腆叛國。嗣立未幾。遽就刑戮。其為厭敷。孰大于此乎。世世可以享德乎。萬邦可以為法乎。聖人之言。寬平不迫。而所包蓄者廣矣。于其末也。惟曰休美而已。辭旨愈含蓄有味。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先儒謂歸禾在反風之後。以愚考之。殆不然。周公居東。而成王之疑未釋。遂有偃禾拔木之變。及一見代武王之說。即執書以泣。出郊以迎周公。而後乃反風起禾。是以反風起禾者。迎周公東歸之時也。此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歸禾在未迎周公之先。無可疑者矣。禾異畝而合為一種。乃異體同心之象。周公聖人也。大公至正。忠勤王家。與成王雖異體。而實同一心。成王幼沖。乃未免動于流言。禾異畝而同穎。天所以彰周公之德。以示成王。唐叔得之而獻于天子。王不敢有仍。仍唐叔歸周公于東。而歸禾之書。作唐叔歸周公而歸美之也。當時太召二公在王左右。必有以教之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善則稱君。固臣職所當然也。況征東之師未克。而鷓鴣之志未平。周公此時。正處危疑之地。一旦成王得異畝同穎之禾。而不敢受。乃就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此意非不美也。周公而可安乎。既得所命之禾。即盛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命出于天子。則此嘉禾乃天子之美瑞。而以之命我。云爾。故孔子特書曰。旅天子之命。百篇獨此二序。連稱天子。如春秋之書天王。以表尊無二上之義。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書之序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觀此。則武王崩時。三叔已監殷。明甚。是既立武庚。武王即命監之。非周公使之也。賈則失矣。而孟子亦有是言。遂使後世相承。皆曰周公誅管蔡。嗟夫。以周公而誅之也。豈止于過而已。周公聖人也。惟聖人知之。故孔子序書。獨斷曰。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嗚呼的說。三叔者謀危社稷。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當是時也。雖責任其責。是故征東之役。非周公誅兄弟也。為成王而誅亂賊也。孔子此序。所以明萬世之大法。故未有表而出之者。是以深嘉。屢歎而不能已也。康圻內國名。康叔周公賢弟也。以殷餘民封康者。先儒謂世家大族已遷洛邑。其存而不遷者。曰餘民。固善。但謂已遷。則未安。且封康叔在初基洛邑之時。頑民之遷。方有定論。頑民既有所處。故以其餘民封康叔。卻不是既遷後方封也。若已遷而後封。則此當在多士之後矣。微子蔡仲之命。皆一書。而此獨三書。詳重如許。何也。殷民反側。習亂難化。況伐後。枕輿不安。所以特區處此賢母弟往君之。而命之者。不得不詳重歟。康叔封衛侯。而書名康誥。序亦止云康叔。本始封之時而書也。與微子之命。不言宋公同。蓋叔非微。故止書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至大誥治。先儒疑是洛誥周公拜手以前之文。簡編脫誤也。其說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管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嘗洛。夫以成王既黜殷。即命微子代殷。後則既誅管蔡。而以餘民封康叔。皆是東征一番區處。其事勢誠有不容緩者。況此三書。詳復詳論。備見商民難化情狀。安得商之故地。數年無君。而康叔之封。乃遲之管洛之日乎。脫簡之疑。誠似有理。然細考之。則殆不然。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定宅洛之誥。三月五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故洛誥亦云。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俾來。以圖及獻。卜。是十二日即來告吉。無可疑者矣。于是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十五日戊午。乃社。此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之明日也。若謂此節當在周公拜手之前。則洛誥之書。方是十二日。告卜時事。不應反以十六日後事冠之首篇。且乃洪大誥治。與下文事節全不相屬。以是而觀。是十二日遣使告卜于君。十四十五。奉告天地。十六日乃初基作邑。頑民之遷。至此已有定論。然後復以餘民封康叔耳。愚反覆乎此。而後知周公之處商民。誠大不易也。若得商民難化。全在世家大族。大抵叛亂。弗靜。皆此一類人。頑頑于其間。所以一倡而衆和之。若其餘細民。只是隨逐逐隊而已。卻不足深慮。觀後來保釐東郊。周公君陳。聖賢相繼化之。至命畢公時。猶云餘風未殄。則可見矣。若衛地。則自康叔後。卻不聞有變亂也。東征二三年間。周公必不應委商地于度外。必須往來經營。有鎮守之者。但區處頑民未定。所以分封之寄。特難其人。直是此一類人先有所處。方以餘民付之康叔。史氏序周公初基于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一段事。謂之錯簡。固不可也。洛在豐鎬之東。故曰東國。周公初基洛。一播字。極形容得當時氣象。因其和會之情。而播揚鼓舞之。自有歡忻踴躍。不知其然而然者。大誥者。黜殷也。而康叔之封。三書之作。正所以洪前日大誥黜殷之治也。故命康叔不曰命而謂之誥。或曰。康叔三書。何以先召誥。曰。召公相宅。雖在封康叔之前。然出取幣錫。周公其誥之所以作者。實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爰康叔封故也。與前黜殷相次。是一派召誥至多士。乃遷殷頑民于成周。又是一派。故不相參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敕敕。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股。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書大要以文王為訓。而法文王之綱領。又全在克明德慎罰一句上。自王曰嗚呼而下。皆明德慎罰之旨也。封康叔雖出于王命。其實周公在洛以王命誥之。故史氏首書王若曰。而下文呼康叔則云朕其弟。小子封。稱武王則云寡兄弟。皆直述周公之言。乃實錄也。周公首呼孟侯。所以尊之。朕其弟。所以親之。呼小子封。則又語卑幼者之體然也。玩此稱謂。渾然天屬之至情。于是乃以文王為訓。兄舉父事。以訓其弟。可謂至的切矣。不敢侮鰥寡。庸庸。敕敕。威威。顯民。此正明德慎罰之實用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誥。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明更端。後皆準此。此下兩節。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雖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達其明德之用。則猶未也。汝之往也。更須敷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民者。而用以保乂之。抑猶未也。一國之民。必有一國之習俗。而一國之習俗。惟一國之老成知之。教化誘掖之方。疾徐緩急之宜。必有切中其會者。然老成之慮。多若遲緩。決非徇小課近者所可與議。汝當大遠一惟商之老成。止宅其心。無所撓亂。則知所以為訓矣。夫治商民而求諸商先哲王。謀諸商者成人。可謂的切。猶未也。自商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止一端。皆可取法。又須別求聞而行之。而用以康乂商民。可也。嗚呼。至哉。後世論德而不及治。論治而不及德。安知德即治也。治即德也。雖然。抑猶未也。未至與天同大。是本心猶有虧也。是明德之功。猶未至也。一日而覺。豁然開明。範圍發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謂之弘于天。信乎其大無間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內事。方是不廢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慎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遠不惠。懲不懲。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上文誥康叔以明德。而通論諸求治民之法。固已備至此節。則又切民之情。併指其為德之累者而誥之。工夫尤更精密也。怨不在大小。俱順吾之不順。勉吾之不勉。是矣。此正盡心要旨。應保殷民。應如醫家。應病用藥之應。切中其情之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按史記。冉季。康叔。皆有美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命于天下。左氏亦曰。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是康叔以王朝司寇出封衛侯也。而此書又特詳于謹罰一事。蓋殷民習惡。梗化弗順。況當叛亂之餘。人心方未帖息。犯法必衆。使任若國之寄者。不閑于典憲。則輕重上下一以益為之。而民念無所措手足矣。出司寇而臨商民。非尚刑也。乃聖人好生之至仁。所以處



謂德之說也。上文我其不怨。至矧曰其尙顯聞于天。辭旨未盡。于是遂歎曰。無用非德之謂以作民之怨也。小民難保。怨最易生。怨習吝嗇。乃其常態。然有以作之。則大不可。蔽斷也。斷者。決定不易之辭也。本心所發。未嘗不誠。惟不能斷。是以所見不定。所守易搖。惟斷此誠。方有力。力能正則德。不則如何。用康乃心是也。馮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康心之功。日用神怡。憂養莫升。非思非為。然不可不省察也。時時省察。則觀過精微。勉勵不懈。不康必不能。不康則易于不康。此日用工夫。不可須臾廢者。若夫出而臨民。見之行事。其謀欲則又不可不遠。服即孟侯之服。我所以命汝此服者。果爲何事。汝宜明我服命之本旨。高汝之聽。而用以安治庶民。可也。用康又民。與裕乃以民寧。相應而言也。不則敬德。至此發揮已盡。于是復申敬典之訓。前所謂爾亦罔不克敬典。則敬典者乃康叔所已能也。雖然。汝之往也。勿替此敬典可也。以終一篇之意。非德之外他有所謂典也。即所以爲德也。此書以明德謹謂爲綱領。及至篇末。自敬德之外無餘說。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無餘德。曰不汝瑕玼。曰無我殄享。曰乃以殷民世享。三節語脈。斷貫不斷。前而止。提大放王命。而不割至此。三語。方發揮盡。都只歸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書解卷十三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謨登庸。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爾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自洗。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德教爾大克。若若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若若爾。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書以德爲主。首云用大亂喪德。云德將無醉。曰越小大德。曰作稽中德。曰天若元德。曰經德。曰助成。王德。曰惟德馨香祀。德字是一。之元氣。荀進德矣。百邪路斷。何獨不醉于酒哉。小子民之子孫也。文王誥教其民之子孫。有官以糾正之。有農業以勸相勸。勸之周公。于是數暢文王之旨。以詰康叔。自惟曰。而下本教小子。無彝酒之旨而言也。說者因妹土。爾爾股肱。純之語。遂謂我民迪小子。至小子惟一。皆文王之旨。殊不知上面文王誥民與庶國兩語。話頭已散。若又再說迪小子。不特失之重複。

且只言民而不言庶國。則太偏矣。其壽壽視之語。正是接連我民迪小子一段話。直至自洗。致用酒。旨意方足。細玩釋之。其理甚明。周公謂文王教小子。有正事。無彝酒。我今日亦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耳。此惟曰。與下文不惟曰。照應皆周。公特語。迪即教也。惟土物愛。即有事也。民事非君上所能教。惟使我民自教。其子孫。爾田力穡。一惟土物自愛。則其心乃善也。妹土。爾爾于三。豈皆吾兄弟。吾手足也。今繼之以爾康叔。乃手足之純德者。可不敬承乎。從此一語。所以警康叔之聽。其民之種。藝服賈以養父母。乃致用酒。文王誥教庶國。惟因祭祀乃得飲酒。飲酒受胙也。飲福受胙。非庶民之事。惟孝養得用酒耳。上文教小子。則責在民之祖父。若表率諸臣。則責即全在康叔。以先之。故曰其爾典。聽朕教。典主也。諸臣通得飲者。惟飲福受胙一事。然國君受老。卻不在此。限故先表出此。然後方明祀飲之教。下文再提不惟曰。所以別之也。周公謂康叔若大能行養老之禮。則惟國君得行。非諸臣所可爲者。爾乃飲之食之。至于醉飽。禮執。執。則性奉。是也。夫。惟德正是今日所忌。曷爲以此開之。蓋老者。邦之若德。至醉至飽。乃尊事之禮。當然。此外祀飲。則德將無醉矣。介者。介于石之介。介然自守。不爲外物遷動之名也。先儒介調。謂爾乃自大用逸。深不安。此書專以用逸爲戒。如曰不敢自暇。自逸。如曰自息。乃逸。如曰罔愛于放。惟逸。因祀飲而用之以爲逸。豫之端。豈德將無醉之義乎。康叔自介于用逸。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如此。乃信可爲王正事之臣。爾之元德。天亦順之。使爾長享國。朕永不忘王家。始于作稽。終于天若。正聖學精的工夫。以上發明德將無醉之旨。定爲康叔君臣得飲酒者之成式也。此即始終兩節話頭。皆本諸文王爲衛國之法。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爾爾股肱。爾爾庶士。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上節既專以文王作準的。使康叔明大命于妹邦矣。于此乃再提上文之意。謂我肇國在西土。特一方伯耳。輔往日之邦。若若爾。尙能用文王之教。不敢腆于酒。今我周家有天下。而不可用我家教。以從文王之教乎。解之。一。今使爾文王正。王曰。封我開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長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我聞亦惟曰。在今後。爾王。爾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隨。惟。厥。縱。淫。于。非。彝。用。燕。爽。成。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曠。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放。國。滅。無。權。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隨。惟。民。怨。庶。孽。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放。惟。逸。天。非。尙。惟。民。自。速。辜。上文既言西土教行。不腆于酒。故我有周克受殷命矣。于是遂歷陳殷之興亡。皆嗜酒與不嗜酒之故。我聞惟曰。者言我之所聞。惟只如此。更無他說。所以專康叔之聽也。經德秉哲。不。是。兩。事。此。正。是。迪。世。實。用。力。處。上。專。言。御。事。而。此。言。百。僚。查。指。御。事。而。下。百。官。也。此。書。從。頭。皆。兼。臣。民。而。言。上。文。自。御。事。至。百姓。此。云。庶。羣。皆。兼。言。臣。民。也。前。面。只。說。封。結。怨。于。民。如。何。到。此。卻。專。說。民。自。速。辜。若。沈。酒。止。封。一。身。



遐終即永終也。前止言奈何弗敬。而此言敬德。方是指出成王實用力處。召公于此著一疾字。警策極有力。昔告武王。首言慎德。今告成王。專言敬德。敬即慎也。于慎德則曰夙夜罔或不勤。于敬德則曰疾。此召公平時進學。日用自得之妙。凡書二篇。無非此旨。可想見其人之誠篤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陞厥命。今神子嗣。則無遺焉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顯畏于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遂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上節既明休德之兩端。專提殷之所以亡。以勉成王。疾敬德矣。此節又兼提夏商與亡之變。以明今日宅洛致休之道。而復歸宿于成王之敬德也。首獨及禹者。蓋唐虞禪。不可以世代與廢言。至禹而後傳諸其子。此世代相傳之始也。故曰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而面稽考。天無不順。湯不傳子而傳孫。故不言從子。而但言天迪格保。格至也。開迪而保佑之者。甚至也。今成王更無他說。則惟在乎無遺。乘老成人之言而已。蓋曰。老成之人。其稽考于我者。實古人之德。言能以古人之德責望于我也。況曰有能稽考其謀本之于天者乎。元子。上帝之元子也。與改厥元子同。其作大邑。下三箇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正所謂壽考之言也。可遺樂乎。人主者。卿大夫之儀表。比介于我周御事。固甚善。而本源之地。則又在成王當敬德之所。可也。其所如何。惟不可不敬德而已。

我不可不暨于有夏。亦不可不暨于有殷。我不知曰。有夏服天命。惟不致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不知曰。有殷受天命。惟不致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于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殫綬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勳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節止提夏商與亡之變。卻未及其所以然之故。至此方極言二代之歷年。際命。全在敬德與否。以勉成王之疾敬德。尤更深切矣。我不可不暨于夏殷。乃承上文不可不敬德之語。謂當觀二代之為。今日敬德之實證也。下文四言。我不敢知。說者殊無的論。要之。須看得與四箇惟字相應。其旨方明耳。服猶被也。亦受之謂也。召公謂二代之受天命。非我所敢知也。惟有歷年之永。此則可知也。不使二代之祚更延。非我所敢知也。惟不敬其德。乃至于早墜其命。此則可知也。觀不德之早墜厥命。則歷年之為敬德也。昭昭矣。厥者。其也。指夏商也。言今成王嗣受其命。非徒嗣其命也。我亦惟此二國之命。而嗣功耳。功者。何。敬德歷年。是已。伊尹告太甲于元年。而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于復辟。亦曰。嗣若功。王乃初服。謹始之義也。細玩初服之語。則知周公復辟。是時當已有定議。洛誥首陳朕復子明辟。直是往

反數四而後。成王方有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之言。觀此。則知洛誥作于十二日乙卯告卜之時。而召誥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甚明。嗚呼而下。發明初服之意也。今天子成王。其始命之以哲矣。命之以吉。凶矣。命之以歷年矣。何者。天固知我今日初服。大政宅都新邑。而上三者皆于此初而命之。如子之初生也。天命永短。全在小民身上。敬德功夫。豈容緩乎。此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正相應。德之所以能祈天永命。正以小民之故也。一篇大旨。至是發揮方盡。古惟言民。而召公專言小民。尤更有味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前云。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者。乃致敬之言也。此云。拜手稽首曰者。方是致敬作禮也。德威為長。德明為明。有是德。自然有是威。修之于身。則為明德。用之于民。則為威命。一也。前所謂王厥有成命。至是不特有之而已。且將終有此成命。而王亦與有光顯也。或曰。聖人之化。一視同仁。召公為分別讎友。曰。攻位賦役。則專用殷。則自乃御。又王先服殷御事。所以致意殷之臣民者。正為調其叛亂反側之情也。召公于此特拈出一讎字。警成王者深矣。王若敬德。則讎者可使友。不然。則若民。若百君子。讎我之心。終然未泯。而乘間伺隙于下者。豈止于不友而已哉。召公此日。乃因奉幣而致誥。于是復明奉幣之故。歸宿一篇之始末。謂我非敢勤。動然惟止。供奉幣而已。蓋用以供之子王。欲王能祈天永命也。非謂供幣即能祈天永命。此幣乃召公合諸邦冢君之禮敬。以達其誥戒之誠。不徒在乎幣。而在乎王之疾敬德也。敬德之旨。節節已備。且此語承威命明德之下。故止以祈天永命為言。

保子冲子。又云其退即辟于周。即辟與復辟正相應。不欲其歸而許其復也。周公後又云四方新辟。非復則何以謂之新。況復子明辟之下。曰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定命。予乃胤保者。正是原當時攝政之故。曰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者。正是述今日歸政之旨。謂之不言復辟。可乎。其命定命之任。成王實未足以當此。如弗敢及云者。言成王若有所不敢及。然周公雖其辭而言也。惟成王如不敢及。故我乃歸攝其事而保安之。我指我國家而言。即比介于我周御事之我。非周公自謂也。召公先往相宅。而首下河北之黎水。以其去殷為近故也。謂水之東。即滎水之西。下皆不吉。而龜兆惟食于洛。又下滎水之東。而龜兆亦食于洛。俾來以圖及獻。卜言今使若以地圖。豈卜來獻。是周公與使將神之命也。而周公則因卜宅已定。而陳復辟告歸之旨也。觀此一書。皆周公成王親相。往復度其事理。則告卜之使。又決非丁巳戊午。奉告天地之後。周公與使偕來王所。復何疑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子卜休。復吉。我二人共負。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謝言。

此成王致敬盡禮。以答周公之告卜也。使者來。而公亦來視我所卜之休。卜休。即天休也。然既曰來相宅。是自歸至豐而來洛矣。及言告卜。則又曰俾來。愚是以約知洛之近地。必別有次舍。為王留行之所。所以兩箇來字。義不相妨。後又云。孺子來相宅。則成王見在所告卜處。非豐非鎬。甚明。二人共負。正答周公復辟之語。未明言復辟可。而暗寓留公之意也。或曰。敬天之休。何以云萬億年乎。曰。成王此見。正是其學問大進處。人皆知目前敬為敬。而不知窮天地。亘古今。而此敬未嘗泯也。周公一旦委之而去。使成王德義不能有限。則敬天休為有間斷矣。斷斷曰公其以予。是全以此事倚在周公也。拜手稽首。謝言者。頂致敬盡禮。求周公謝之以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功。彼弗其絕。厥若。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即有僚。明作有功。俾大成裕。汝永有辭。此周公承成王誨言之命。而以此教之也。周指鎬京。宗伯掌禮。故曰宗。下言。悼宗將禮。言未定于宗禮。皆謂宗周也。周公謂成王。今日。且當舉行禮。祀于新邑。雖于祀典無明文者。皆秩序而祭之。先儒謂昭假上下。報賜所休。固是。然以恩觀之。周公之意。卻專主在成秩無文上。蓋入臣有功。紀于太常。祭于大雩。最是聖人激勸勞績。收合人心第一急務。成王幼沖。創立數年之間。更難變故。此等典俱未暇舉行。成王誨言。而周公首勉之。以此為。其意深矣。故下文。即謂子之齊百工。使之服從。于鎬京也。予惟曰。庶幾盡其職分。各有事功耳。今日。成王事體。卻不同。宜即下命曰。記載臣功。于宗伯。以其功之。差次而作為大祀。可也。周公成秩無文。意正在此。孺子其始。私我為朋黨乎。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成王有二人共負之言。周公此語。所以廣之。

公曰。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諫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融堂書解卷十四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義同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此使來告卜時。周公面告成王之語也。公與成王皆拜手稽首。其以復辟重大。故致敬盡禮而言之。賦。伊尹太甲亦是復辟時。始有此禮數。夫宅洛固武王意也。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固均也。而區處商民。則誠當時第一急務。商民未有所處。則周公職分猶是未了。豈可委而去之乎。卜洛既定。則康叔可封。頑民可遷。而大誥之治。可究其所以告卜之始。首言復子明辟。此其本志歟。復。猶反也。還也。謂我當還汝明君之政。即伊尹復政厥辟之謂也。先儒謂有失而後有復。成王與太甲之放不同。不當言復辟。此復乃說復于王之復。猶言復命也。殊未安。若然。則云復子足矣。何以又云明辟也。周公之于成王。止呼曰冲子。曰孺子。曰子。未嘗有明辟之稱。所謂復者。言昔居攝而今復于成王云耳。謂之復命。固不可也。且復辟之義。具有實證。周公首言朕復子明辟。後遂云。茲于其明農。是欲復辟而告歸也。成王云。公明





次彼而不與，則亦萬年之久，將永觀吾子而懷德不忘矣。成王前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宜備斯旨。此上皆告卜日往復之語也。

戊辰王在新邑，祭歲歲，文王辭牛一，武王辭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大室，禮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王在新邑，張橫浦謂三月二十五日戊辰，愚細考之，良是前書乙卯，乃承召誥之後，故不著月。此戊辰與乙卯正相因，則同是三月，復何疑哉。若祭歲歲，卻是十二月事，故繫之曰在十有二月也。此節當作三載，若戊辰下一載，是紀王在新邑之始也。祭歲歲下一載，是紀周公後之事也。惟周公誕保下一載，是紀周公居攝之年也。祭歲歲之名，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祭，而此云十二月者，豈營洛之初，特未定獻，抑將周公後子事體有宜緩者，故特遲之歟。前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者，告神也。後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者，誥伯禽而命為魯侯也。愚竊意祭歲歲與禮是兩祭，祭歲歲明此祭乃歲事之常，既先以命公後告于神矣，子再舉禮禮命伯禽于廟，獻惟告周公其後，與王命周公後，截然分屬，蒸禮之下，則可見矣。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書言周公初于新邑洛，而序曰成周未嘗明言其為下都也。觀此，則成周為洛邑總名，的然無疑矣。自大誥而下，皆周公之言也。而此獨書周公以王命告者，蓋復辟與居攝事體不同，當居攝時，雖于王曰之下，直言孟侯除其弟，而不以為嫌，王在新邑，則既復辟矣，政教號令皆成王之所為矣，故此特著周公以王命告一語以別之也。

融堂書解卷十五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三月，即營洛之三月，先儒見洛誥未將十二月事，遂謂此是次年三月，殆不然。洛誥所書十二月，乃史氏後來紀述，以備一書之首尾，非十二月後方有多士之語也。川告商王士之上，乃史氏所序，王若曰而下，方是以王命告也。惟帝不與爾殷，惟我下民，乃秉持一心，以為我而惟天之明威，是畏耳。頑民聞斯言，不為之感動也。然猶未也，于是復借夏以爲喻，革夏夏正，不特湯也，自湯至于帝乙，且無不明德恤祀焉。民誠者，民情懷乎其不可忽也。此節將夏與殷對說，極有味，大淫泆有辭，與誕淫泆泆相應，罔不明德恤祀，與不明厥德相應。殷之後嗣王，不能明德，則天命轉而歸周，固其理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蓋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武，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愨，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上節既言紂不明厥德，天大降喪，于是復呼多士而言我周割殷之故，與今日遷民之由，以申誥之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爾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爾予惟率肆於爾，非予肆，時惟天命。

此節方是明言遷多士于洛邑，故再更端曰：愨以發語也。天邑，即京也。猶以商爲天邑，不沒其舊，忠厚之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遷，比事臣我宗多遜。此節乃承上文，發明率肆於爾之旨也。武王崩，三監及惟夷徐奄俱叛，此云歸自奄，正東征而歸之時也。周公東征，成王實未嘗往，而曰昔朕來自奄者，止是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呼多士而言，昔我東征，自奄來歸，汝豈從武庚作亂，本宜誅戮，我實大原貸爾四國之民命，言爾之命實自我降之也。我今乃明致天罰，徙爾遠去，爾比近服事以臣乎，我使之相習于多遜爲宗也。辭遜之心，人皆有之，昏于私意，始不復遜，多遜者，無往無時，無一而不遜也。商民染紂之惡，惡惡相擬，傲上弗順，習亂離化，其所以敢無忌憚者，只是一箇不遜而已。周家蕩蕩，吉士濟濟，成風，譬乎可想，轉移變化，鈞陶鑄冶，全在此一遷上。既貸其命矣，而天罰之行，乃止于移近王都，使宗多遜，忠厚之意如此，汝多士可不惘然聽順，思改過自新乎。此節比上節辭旨益緊。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向有爾士，爾乃向事幹止，爾克敬天，惟界於爾，爾不克敬，爾不肖，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此節大旨示之以安養之利，開之以禍福之移，而使之爲悠久之謀。視上節益又深切也。寧幹止者，安其幹立居止之所有幹者，有幹立也。是就宅爾邑上說，有年者，有年所也。是就繼爾居上說。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節連著王曰又曰，說者不同，然篇內自有實證，殆不必疑也。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

卻是當時啓論之語。與上文今爾又曰正同。告語至此。已無所不盡。而申管之謂爾。又將曰今日之舉。是我為此。而乃敢或有言耶。我之舉。舉然者無他。無過爲爾之所居爾。此二三語。抑揚玩味。極有深意。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書明白。無庸發揮。故序直曰周公作無逸。與成有一德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凡七轉。文理次第相屬。乃周公一時所陳。每節必書周公曰。嗚呼者。言而小止。止而復言。每言輒先發歎。所以重其聽也。下文將歷陳商周諸君惰短之數。皆本于知稼穡之艱難與否。故此一節。先將君子小人之事。作例子說起。以明下文之意。方以無逸爲訓。避發乃逸之義。此卻正是聖人隨順啓論。循循善誘之妙。成王年少。但一味律之。而不有以開之。卻未必有益。終篇反覆。法度森嚴。懷乎其可畏。而于篇首急且以乃逸爲言。此萬世告君之大法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奮勞于外。愛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書所稱諸君。皆曰不敢不二字。極宜細玩。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晨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卑服者。其所服行車。以自牧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股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觀此一節。當看三箇無字。前面專言稼穡之艱難與享國之脩短。于此寂無一語及之。而止曰無淫。曰無皇。曰無若。前面許多發明。都收拾在此三字上。而于末獨以股王受爲訓。舉一人之尤甚者。則諸君之耽樂。固不必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諂。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逸怨。否則厥口。詛誑。

周公節節。無逸之義。辭旨已盡。此下卻專言小人之諂。張爲幻。前後兩言。我聞曰。是兩箇換頭。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諂。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水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蓋于厥身。

此又承上文。遂怨詛誑之語。發明怨詈以諂。張爲幻之義也。上云古之人。而此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見古之人。是與言古昔。而此所稱乃因上文無逸享國之永者。言之。非謂止此四人。而餘皆不迪哲也。然上文則與言古之人。而此獨指言四人者。蓋上文之事。自非無道之世。古之人。莫不皆然。若此節所言。則斷非迪哲。不可兩節皆云此厥不聽。而以人乃二字承之。一不聽後。人乃得以爲幻。周公舉。無非宛轉以無逸爲訓。只是欲得成王聽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雖七節。其大旨。只是兩箇換頭。故每以我聞曰。更端。先所論無逸。至酗于酒德。已結上文之意。至此一語。卻專是結後所論。諂張爲幻。兩節也。古之人。如此。其不聽者。如此。四人迪哲。如此。其不聽者。如此。此是非利害昭然。如明鏡之燭物。嗣王。今日其亦監于此乎。從前周公于成王。曰。孺子。曰。沖子。今即政始稱嗣王。

君視。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視。序言召公不悅。而經不明著其不悅者何事。此異論所爲紛紛也。以愚觀之。經文甚明。序亦甚明白。顧未深察耳。今觀此書。反復勸勉。不一而足。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且云。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武王崩。成王幼。而周公居攝。召公實相。與其濟。危。今既復辟。周公又首爲成王留。天下亦既泰然。無事矣。召公之意。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則告老歸休耳。是不悅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也。周公所以力陳難于獨任。必欲留之。相與其濟。一如成王未即政之時。序正是明著其實也。且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周官曰。立太師。太保。太宰。惟三公。太師。天子所師。法。視太保。爲尊。而序則先保後師者。此書主爲召公而作。故歎。晚名。若者。尊之也。

周公若曰。君視。弗弔。天降喪于股。股既暨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事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遠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伏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乃其降命。弗克。經歷。前人。恭明德。在今于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既有周公在。則我不必留也。故周公于此首章。專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一。則曰。我不敢知。二。則曰。我亦不敢知。又曰。我亦不敢事于上帝。命。又曰。天難。

融堂書解 卷十五

一六九

711

隱又曰天不可信無非言在天者不可必所以首職召公一定之見以寓其不可不留之意也若曰者史氏所記休與不詳皆不敢知然則召公豈可以天命在周便欲求去乎君已猶云公定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成王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股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尚質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節須看既受命三字上文首論殷既受命我有周既受遂極言天命之不可必于其末也又申言天不可信以明天不庸釋文王受命之由矣故此節承上文而言昔者殷既受命之後亦是得人輔相乃能格天今日召公豈可謂成王復辟天命已定而遽求去乎大旨只是說受命後斷不可無格天之相周公分明以此數臣事業責望召公而已則欲然不敢自居也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股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節乃承結上文之意繼入召公身上也上言格皇天格上帝下言矧曰其有能格此書專以輔相格天為言則此所謂格亦威格之格也上文云率惟茲有陳保又有股于此遂申言所以保又有股者乃天壽平格之故天壽與上文多歷年所相應及其後嗣不平罔格天遂滅之以成非天不壽也召公可不永念于此留輔其君平格之道乎大凡國家治則明不治則昏極新造邦指言新邑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制申勸導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內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說叔有若闕天有若說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罔于上帝惟時受有股命武王惟茲四人向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置稱德今在于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末在位誕無我責收罔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節既以有股之事勉留召公此節遂言文武得人輔相亦莫不然將歷敘文武且先以武王集大命提起蓋伐商以有天下實在武王承上文有股嗣天滅威而立言也周公語小止而又言最有力純佑即上節天惟純佑命秉德即王人罔不秉德有股既然而于此復曰亦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愾裕我不以後人迷天下事業皆從裕中做出裕則不迫從容有成一裕字正切不悅之病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錫偶王在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周禮六官皆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三百六十官皆為民作極而建也況前命大臣乎召公語有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公上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又云丕承無疆之恤其殆即召公所以告成王者而還以感動之歟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厥其汝克敬以予監于股喪大咎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語予惟曰與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篇末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怠不日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前而反覆啓告所以留召公者無所不盡矣至此一節凡言二人者四方是切己以左右輔相之義告之也朕允者我所信也德則曰文王德功則曰文王功蓋肇造有周之天下實自文王凡前日所未集後人所宜責者皆文王之功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勳予惟用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至此乃總結一書之旨謂我非樂于如此多端以語之也我惟用哀于天及民耳此書首言弗永遂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于此篇末復言罔于天越民始不永念終于可閱意更深切也觀此一閱字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且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萬世之下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躋天下于亂者可以鑒矣

融堂書解卷十六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而與蔡叔沒而仲命父子兄弟不相及古之道也然叔既囚則以罪廢矣必待其沒而後始命仲何耶曰此周公之心也不幸處人道之變而抵兄弟于罪此萬世之心法宗廟社稷之大計所不容已者若夫手足之義則豈能一日忘哉死者已死而囚者猶庶幾其或改也一日感悟自贖前愆聖人當必有所處直至于沒而後付之其子此周公之心所以其不得已軫仁昭而義見法行而恩不廢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也踐履也易曰履帝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奉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節乃史氏敘述命蔡仲來歷也春秋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金滕謂管叔及其羣弟乃流管于國是管叔為主實首惡也故就商深之也蔡叔次之故止于囚霍叔又次之故以車七乘降于庶人不得爵宗盟之列三年後方封霍侯先儒往往將以車七乘屬上文不特文義未安而事理亦甚易見郭鄰之囚得不死耳豈復責之以事囚者車而降庶人者及不車耶周召分陝斯內諸侯二聯治事周

官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即二卿也先儒謂叔圻圻內之蔡仲所封在淮汝之間圻內之名已滅仍取之以名新國此說當有所據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爾乃適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緒訓無若爾考之遠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陸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下命辭也是書乃訓其家之子弟專以乃父為戒辭旨深切與微子之命不同然當分作數截看惟爾率德改行以下是言今日受命之故也爾尚蓋前人之德以下是欲深監往事專勉之以忠孝也皇天無親以下是言天人懷輔之原善惡治亂之本使之謹終始也懋乃攸績以下明其職業也率自中以下戒其變亂也既專以無若爾考之遠王命為戒恐仲執定此又變言凡惡皆不可為以包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蕪朕命  
告命已畢再發歎呼其名而語之汝往哉者隨遣就國之辭也  
或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咸王政

異時東征者周公也咸王即政淮夷又叛及始親政故大誥序周公相成王而此則曰咸王東伐淮夷也古今說者皆蒙言淮夷徐奄以憑考之大誥止書三監及淮夷叛而昔朕來自奄僅于多士見之此咸王東伐淮夷而費誓之作與此同一時也亦止云徐夷並與未嘗及奄若奄與淮夷俱動于戈則六師當首及之何孔子序書乃爾耶況因伐淮夷而遂踐奄兵不主為奄而出也明矣然則奄非首惡其殆助淮夷為亂者歟或曰然則為踐奄又遷其君曰奄乃東方之國異時助紂為惡武王伐之武王崩助淮夷周公征之今咸王即政可以戒矣而又助淮夷怙終不悛略無終君親上之義特書曰遂踐奄言其至此無復可知故決然遂踐也踐者親歷其國而躡奪之咸王即政之初首為斯舉非得已也乃此時王政第一著事其成其敗繫于此故政成而紀之以書曰咸王政

咸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作將蒲姑  
既踐奄則國非其國矣于是欲遷其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與輻京東西相距為遠所以置之為數叛故刻備其根也周召師保時同在奄可遷則遷耳為將遷而周公復告召公耶當時周公主此義而召公豈有未合故陳述所以不可不遷之旨史氏紀而成書名曰將蒲姑也

咸王歸自奄在宗周諸庶邦作多方

既者謂此書是告多方諸侯以惡觀之殆不然詳玩節節文義未嘗語及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股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爾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蓋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懼日欽剛烈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水于多享惟夏之甚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皆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猷者發語辭篇內兩箇猷字是兩箇換頭般侯者般之諸侯也當時天下歸周已久何故尚言般侯尹民蓋天下之民皆異時股諸侯所尹之民為未忘殷所以數亂告爾四國多方即繼之曰惟爾股侯尹民正是原其情款以啓下文所語也民履乎善則為善麗乎惡則為惡惟上之人開其昏惑而導其所趨向者何如耳前言民之麗後言君之麗君之麗即民之麗也在能謹之耳觀此節者當詳克與不克之義不克者四不克者二而夏之所以亡克者一亦克者三而商之所以興奈之何至于爾辟而又弗克也然則轉商為周其答果安在乎

嗚呼王若曰猷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爾天之命爾有辟乃惟有夏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爾厥政不綱烝天惟降時喪惟爾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頒服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爾厥頑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爾辟股命尹爾多方今我易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格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政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職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節承上文極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發揮今日誥告多方之意也然當分作三截看自非天庸釋至天惟降時喪是言夏商之未得罪天者如此須看兩箇非字與三箇乃字相應自惟爾罔念至尹爾多方是言天非迫遽亡商而與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昇我周王者如此須看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自今我易敢多誥至自速辜是言爾等何不如此而乃反如此我今日所以誥告者如此須看三箇爾曷不與四箇爾乃字相應上節既極言爾天之命以至於放敗此爾天之命卻是主封而言爾爾相承蓋承于旅與爾不克蓋承于旅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何不自信以寬裕于爾多方乎只為懷疑未釋淺深不裕所以提提如此夫以四國之民且大降其命則多方可以信矣裕矣斯言正指當時病根爾乃自作不典以謀信于正道天下只是一箇正而已安有亂常越法而謂之正者後世森人亡命謀為不軌而託名為義兵正此之謂爾爾乃而下是指再叛之事也非字與

乃惟字亦相應。與前面語律同。  
 王曰：嗚呼！彼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豈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爾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稔。程在乃位，克。爾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收。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王曰：嗚呼！至于篇末，皆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之言。而此一節則勸勉之也。然詳味今爾奔走臣我，豈五祀，及爾乃自時洛邑之文，則是專為多士之遷洛者而說。以此見得前面雖曰多方，其實主在四國之民。此後雖曰有多方士，其實主在殷之多士。而因以普告之耳。胥伯，相長也。小大多正者，小大衆多之士，皆所以相長者也。臬，法也。謂自周公東征，以至于今，爾等奔走臣服乎我，所以監觀者五年，不為不久。及小大多正以相長者，爾宜無不能法矣。爾尙不忌於凶德，謂爾至今日尙不以昔之凶德為忌耶。更無他說，則亦程程和敬，居汝之位而已。克，闕于乃邑，謀介，言若能閱視爾邑，謀所以介助王室之道也。多士之書，以其不常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語而責之。今于此書，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之語而許之。蓋出於多士，則為怨言，出于王，則為恩命。卷舒闕闕，聖人自有權度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難。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難逃爾士。

此節卻申言其不然者而警之以天罰也。此節亦有兩轉，始言不克勤忱我命，而後言大遠王命，則又深矣。故爾亦則惟與後，則惟字相照，而辭旨輕重亦不同。凡民惟曰不享，謂凡民皆將視效，惟曰不享其上矣。上文勸勉之言，專主洛邑，至此警飭之言，則兼多方所以普也。  
 王曰：我不惟多語，我惟証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前告四國多方，曰：今我曷敢多語，此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亦曰：我不惟多語，大抵皆是欲其深體至意，勿作言語聽耳。詳玩我惟証告四字，但然懇惻，含蓄不盡，語小止，即又曰：時惟爾初，嗚呼，至矣哉。初者，納言與之更始也。且武王克商，凡幾何年，曷為尙發更始之義。蓋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今成王即位，政而又叛，是舊染之俗猶未純于周也。一時游蕩，成與惟新，是惟爾等革心易慮之方始，可不思所謂爾惟和哉者乎。

### 融堂書解卷十七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復辟，六官之制，固已大備。雖然，政則備矣，而所以立其政者，則全在人。周公此日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為立政之本。而人又得人之本，如曰：迪知，曰：克知，曰：均見，曰：均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不能知人，安能得人。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華人，緝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惟鮮哉。

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拜手稽首而後告，則當如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矣。而此云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宣言之曰：敢拜手稽首以告。如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川成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羣臣進戒，與說命成誡同。然說命明言羣臣成戒諫于王，而此書未嘗有羣臣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既復辟，遂以立政之要，傾倒為王言之，非羣臣所得預也。成，皆也。成戒者，特稽竭底，繼繼以戒王耳。與下文成告孺子同。常伯，常任，華人，即三宅是也。若得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三宅，節節變文不同。曰：乃教，曰：教夫，曰：司牧人，皆謂常伯也。曰：乃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

事皆謂常任也。曰乃華。曰華。皆謂華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之長。此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陝為二伯。周公既沒。召畢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舉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伯即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收三公實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或以為州牧侯伯。則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掌天地四時之事。故曰常任。華人者。彈糾之官。此朝廷之繩墨。上下所取以為準則者。故曰華人。或以為士官者。不然。可寇固六卿之一。不應又復出此。一官也。綴衣韋韞。虎賁。衛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曰。三宅之官。任莫重焉。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虎賁。何為而與三宅並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蓋侍御僕從。所以且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焉。則其出入起居。無非蠶心敗德之地。尤為人情所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之旨深矣。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厥厥。曰。拜手稽首。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教。宅乃誨。後。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非作住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既言知恤者。于是遂歷舉夏商文武之事以告之。此節卻是言夏之盛衰。由知恤與否也。然看其得乃敢告厥厥。曰。拜手稽首。後矣。與上文拜手稽首告天子王矣。其情狀正同。此正是周公舉以為今日告成王作例子。知此。則上文文義皆明矣。謂古之人。如舉陶者。竭道有夏。乃當夏室大盛之時。招集賢俊。不使窮厄在下。而以尊崇上帝。雖然。顯而不能知。顯不顯也。又專道之。使知顯信于九德之行焉。誠信者。謂有以驗其行之實然也。夫如是。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君道如何。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教。宅乃誨。三者皆得所宅。此足以為君矣。謂既顯之。又知之。而後宅之。而君道可無媿也。然猶未也。人君方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調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焉。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以居之乎。義民則俊之別稱。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欲訓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是言商之盛衰。由此恤與否也。耿光也。上帝光命在命德。討罪。顯俊之所以尊上帝者。以此。桀不顯俊。而惟暴德。是任。大亂上帝之光明也。及成湯山諸侯。而升于大正之焉。大正如何。乃用三宅。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已。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者。在于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賢者不居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殆未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誨。正是處所顯之俊。俊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觀乃用三宅。宅克即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即俊。此。一曰。字。文義甚明。蓋乃用三宅。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三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克即宅者。克即俊也。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宅。三俊。而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為未用可乎。前論顯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于三也。謂之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詩繼

言宅。必言俊。蓋非此俊。斷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蓋進也。進刑。猶言嗜殺不已也。周公至此。曰。欽。非其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宅。宅心。克見三宅。宅心。以敬事上帝。立長長伯。立政。任人。華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韋韞。小尹。左右。備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寇。亞旅。旅。微。虎。三。臺。版。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敢。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基。

上文商不知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以知悉者如此也。云克知。又云灼見。大抵知心固難。而灼見其心尤不易。不是灼然見得分曉。洞徹底蘊。無纖毫微礙。則其知之亦必有不盡者。周公于克知下。再言灼見。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專以德言也。古語每每只說知人。知與見本亦無異。然二字並出。則不能無輕重見。如見其肺腑之見。直曰灼見。則分明如數一二。如辨黑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綱領。夏商則專言之。至論文武。雖雜舉衆官。而首亦止稱三宅焉。三宅得人。則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總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備著得人之實。三事。即三宅也。以備言之。則曰。三俊。以居官之。則曰。三宅。以職官之。則曰。三事。一也。讀至此。慨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歡。內而朝廷。外而郡縣。遠而侯國。又遠而蠻夷。凡命之于上。而為王官者。無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嗚呼。所以為文武之盛歟。雖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即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操操皆昏。則何以訓。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舉事與教。則事在其中。前只言俊。而此特申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後可以首俊也。故堯典亦云。克明俊德。雖然。使文王之于衆務。未免以身兼之。則亦非所以能用也。庶言。凡朝廷議論。與凡出而為號令者。皆是也。庶獄。凡獄事也。庶慎。即庶事。無一之可忽。皆當謹之。故以庶慎名也。朝廷衆務。莫過此三者。獨舉有司之牧夫。則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無所兼也。于庶獄。庶慎。且無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即是預其事也。即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心。庶言。雖不可兼。然謀議論。豈容不定于上。此卻不可不知。故止曰庶獄。庶慎。聖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嘗纖毫微動。故玩罔敢二字。其若有所畏。然者。若武王之時。又與文王不同。故專以功首。非文王宅心用德。而武王不能也。武王所以代商者。皆文王已用之俊德也。義德用德之賢也。義與容非是有兩補。越及也。此書屢言亦越。皆因上文之辭。

嗚呼。君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華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法。以。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華。人。則。克。宅。之。克。山。輝。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倫。人。不。調。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倫。人。其

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字文孫。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前既言禹湯之所以興。即繼言桀紂之所以亡。正是與當日作樣子。然則上文所陳文武立政者如是。成王將何以處乎。無逸說殷先王與後王之所以壽不壽。同是此例。此節言子王矣者三。言繼自今者四。當分作四截看。嗚呼子王矣而下。是一截。嗚呼子且已受人之微言而下。是一截。國則罔有立政用人而下。是一截。今文字文孫子王矣而下。是一截。成王幼沖。周公居攝。從前實未嘗親政。今既復辟。是子王為天下主矣。任大責重。事體一新。非復前日之比。繼自今已往。當一如下文所告可也。頻頻提此一語。深足以警勸成王之聽。小人之言。皆乘隙而入。微有疑貳。即殘賊之門也。直是自一語一言之出。我則終惟成德之。以治我受民。斷斷乎其無他。則無隙之可乘矣。上文既言和我庶獄。庶慎。此又專以勿誤為戒。益緊切也。勿誤二字。極宜細玩。後世用非其人。務行邪道。以致誤國。誤天下生民塗炭。社稷為墟。可為歎息者多矣。既曰克均知厥若。又曰克山釋之。其于知人之說明矣。然不明言所順者何道。所釋者何事。則亦未為盡也。大抵用人不過邪正之兩端。吉士則順乎德者。儉人則不順乎德者。所貴于宅而釋之。釋此而已。詰爾戎兵。詰者。實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即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備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順。足以觀文王之耿光。足以揚武王之烈矣。言獄而及戎兵。推類言之。足以警成王安玩弛之漸也。周家立政用人。實自文王始。所以此書推原文王者最詳。前克均知見一節。雖總論文武。至于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以至罔策罔知。以至文字文孫。以至克由釋。觀厥光。皆以文王為首。若武王則獨曰率教。功而此亦獨曰揚大烈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上文一截。既言勿誤庶獄。克用常人。立政之旨已備矣。蘇忿生為公。而兼司寇。又兼太史。是時在旁。周公語已。遂呼而勉之。周家深仁厚澤。卒綿過歷之期。而周公獨以長我王國歸之。蘇公之由獄。而蘇公由獄。又獨歸一敬字。此正勿誤庶獄之深旨。雖曰勉蘇公。而亦以示成王歟。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師在魯。作周官。

成王之為周王固也。史氏敘述其事。則如所謂惟王建國之例是矣。何必曰周王。且自周公居攝以至復辟。諸書不聞有此稱謂。獨揭之此書之首。此正是明周家一代設官分職之制于此而定。故書曰周官。而史氏則首提曰周王。惟孔子知之。子序特書曰成王既黜殷命。其旨深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畢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釐正治官。四征。商奄徐夷之四國也。四國正在侯甸二服之內。故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先儒往往

泥巡為時巡。遂謂巡狩而獨止于侯甸二服。未免疑焉。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方是定為此制。見得前此實未講行時巡之禮。則所謂巡侯甸者。特出而觀征二服之弗庭者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黃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極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也。微道也。恐于此有以見成王之學大進。六通四闢。無往而弗道矣。使其學未至六通四闢之地。則昔之人制治于未亂。是制治而已。保邦于未危。是保邦而已。安知其為大道也。成王既提此三語。而重著一曰字。正是應上文言昔之大道。所以制治保邦者如此也。百揆尤尊。蓋不常置。堯在位七十載。得舜而後始宅。舜亦得禹而後始宅。四岳大臣。亦不止于掌四方諸侯也。堯欲治水。則咨之。欲築位。則咨之。及舜欲宅百揆。則咨之。事體可見。不惟其官。惟其人。如皋之刑。鑿之樂。益之虞。垂之工之類。斷斷乎不容錯居而雜處。真所謂惟其人矣。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則各有職掌矣。然周官六卿三百六十官。而不列三公。至宰夫之職。則云正王及三公六卿。宰夫之位。蓋三公非常職也。有其人。則任之。若六卿。則不可一日缺者。皆致周公為師。而又位冢宰。顧命所稱太保。尚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而太保。畢毛。實三公。以此見得三公之任。未必別建其人。往往六卿之中。足以任三公者。則兼之耳。山頂曰。家位居最上。故取冢宰。司徒。兼也。司乘之道。莫大于教也。師之于弟子。亦以徒目之。即此義歟。司空。有平治聚闢之義。土不空。則何以居民。大抵六卿之屬。各六十家。宰者六卿之綱也。六卿者。三百六十官之綱也。朝廷者。又九州之綱。而九州之綱。又天下諸侯之綱也。前言六服。畢辟。而此言五服一朝也。蓋周有九服。而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稱廣之而已。故前止言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遠。舜之五服。五百里。乃併王畿算之。周之九服。亦五百里。乃在王畿千里之外。然則周之要服。去舜五服之外。且千里矣。其朝貢難于期定。故此止言侯甸。采衛。而不及要服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密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雖面。在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勸。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祿不期。修。恭儉惟德。無敢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亂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上文陳述皆職分所當然。此下辭旨詳複。有教有戒。方是訓迪之。以職分之所以能盡者如此也。觀學古入官。不學牆面等語。似專為初仕者發。而與下戒卿士之言不同。然則此殆訓迪卿士以下衆官者歟。自欽乃攸司。至其爾典。當作之師。一節深一節。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前云阜成兆民。此云永康。永久也。阜成乃一時事。至于永康。則源深流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即淮夷。在周為東也。故序成王政。亦曰成王東伐淮夷。然必變文東夷者。蓋肅慎乃東北遠夷。書東所以別之。且伐東夷而東北之遠夷來賀。成王之威德遠暢矣。既賜之以貨賄。又使榮伯作書以命之。以彰其寵錫。所以獎其來也。異時巢伯來朝。亦有命矣。止曰芮伯作旅巢命。而此特書曰王俾榮伯。以見命出成王之特意歟。榮伯。同姓諸侯。在朝為卿大夫。賄。說文。財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葬于畢。告周公作墓姑。

周公雖復辟而實終老于豐。公羊傳曰。周公蓋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噫。陋矣。豈足以識聖人心哉。且洛誥所為汲汲命公後者。正是為留公之地。獨伯禽封魯。而周公實留輔成王。雖已致政。實未嘗舍成王而去也。故成王還歸在豐。而周公亦在豐。然既在豐矣。何故將沒而欲葬成周乎。蓋營成周而遷頑民。乃周公化商規模第一急務。經營此事。實身任之。商民未純于周化。而公告老焉。今成王之學成矣。天下皆已平治。一無所慮者矣。而周公身後之所憂者。獨在成周耳。觀畢命。既歷三紀。而猶餘風未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事體可見。周公且死。而分正東郊者。猶未命人。然則今日如之何而可忘也。周公不能忘。而恐成王或忘之。至其將死。丁事之言。獨拳拳乎欲葬此。意深矣。公葬而成王葬于畢何也。公之意不在葬也。成王則既領之矣。周公既沒。即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一則曰懋昭周公之訓。二則曰爾尙式時周公之欲訓。三則曰爾惟弘周公不訓。嗚呼。是公欲葬成周之意也。雖不葬猶葬也。且文武之墓在畢。欲葬成周者。周公憂國之心。卒葬于畢者。成王尊公之禮歟。將葬致告。而墓姑之書作。然則墓姑者。葬畢之地名歟。

融堂書解卷十八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猶言君爽。富有國。故曰君也。東郊。先儒謂指下都。以愚觀之。殆不然。成周者。洛邑也。王城下都之總稱也。洛之北為王城。洛之南為下都。南北相對。則下都之非東明矣。此東郊正指洛也。自豐鎮言之。則為東。故洛誥有曰大相東土。曰東國洛。及至平王。則曰東遷。自洛視宗周則為西。故曰我西土。易小畜。彖辭文王之所作也。曰自我西郊。說者謂是指西土而言。然則東郊之為洛邑。復何疑哉。雖然。言東郊是矣。而故又曰成周。蓋經止云尹在東郊。故序特著東郊成周。明東郊之為成周也。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而又曰保釐東郊。與此正相合矣。周公營成周以遷頑民。雖身在王室。而此事實兼之。故曰周公克慎厥始。然周公復辟告老。則宜別命人矣。曷為至此。方命君陳。蓋周公雖任此事。而實留輔成王。成周必自有官屬主之。周公特愛聽其大體耳。故雖告老。而未嘗別委之人。直至既沒之後。方有君陳之命也。正即尹也。謂之分正。則是君陳特分任東郊之寄。與周公兼總事體不同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在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在車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成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



時周公之微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爾厥政。莫或不親。有與有與。出入自爾師。庶言同則釋。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成若時。惟良願哉。

禹征有苗。益獨舉。亦允若之事。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亦止此三語。而三語之要。又獨在孝恭上。嗚呼。此風化之原。賦。良知良能。普天同有。愛親敬長。發于孩提。商民雖頑。誰獨無是心哉。後世推擇此等任使。必先檢才具。必豫謀方略。成王到此。更無其他。特取斯人之有斯德者而付託之。得其旨矣。于是遂舉周公以爲法。東郊。周公之舊治也。我聞曰。而下。若勉以懋昭之賢也。入告爾后于內。然後爾乃順而行之于外。然又須切切自謂。此謀此猷。乃吾君之德。非我之事也。一或不謹。即爲吾君之失德矣。豈可忽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任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若。爾惟勿若。惟厥中。有非若于汝政。非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于茲。克敗常亂俗。三細不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舉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于一人。膺受多福。爾術之休。終有降于永世。

此後方是言治商民之詳。自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而下。論刑也。此二病。萬古爲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依勢倚法。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論刑。自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而下。論教也。此二病。亦萬古爲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忿疾求備。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言教。君陳惟只依弘周公之大訓。自然無此四病。故首提爾惟弘周公不訓。然後方次告之。有國則有勢之可依。有法之可倚。見頑民之難化。而依勢以作其威。倚法以爲剝削之具。從事一切。戕民以逞。周公之訓。不如是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也。寬和正是依勢倚法之反。寬則不失于嚴迫。有制則不失于縱弛。從容優柔。養之春風和氣之中。以消其乖戾。此與康誥拳拳一裕字正同。周公化商之深旨也。商民惟昏迷無知。所以頑不率化。今日正當哀矜憫念。委曲以行其教。以開明其心。豈可忿疾古人。每以求備爲戒。曰。與人不求備。曰。無求備于一人。任賢使能。且猶不可。況頑民中之。一夫。而可求備乎。周公之大訓。不如是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耳。必有與爾無正相離。離。若爾又當反求諸己。可也。天生蒸民。未嘗不厚。因物而後遷。遂上所命。而從其所好。豈其本心然哉。上之所命。不能回其所好。抑亦成發之者。未至耳。君陳能敬此典。斷斷在德。本心成發。是乃無有不變。允升于大道矣。君陳一誓。獨書于周公既沒之後。最可以觀成王所學。宜詳味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順命。經文。自太保至御事。公卿百官。莫不成在。且避凡出命。亦初無率諸侯之文。而序云爾者。據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舉公率東方諸侯。則知二公實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也。陝以東本周公之主。陝以西本召公之主。今太保仍舊。而與畢毛俱爲三公。則是周公既沒。舉公繼之。爲太師。以主東方之諸侯。舉公繼父師。可見矣。或曰。太保何以先太師。曰。是時舉公爲司馬。而召公家宰。無所不統。君薨。百官繼以聽之。況且武王時。已爲太保。受遺此孤。任英重焉。下文畢毛皆止曰。公而獨首稱太保。且著名以表之。所以重其事也。愚觀堯舜禪讓。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予以見世變之日。而舉公爲後嗣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召舉而命之也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洸。類水。相被。冕服。懸玉几。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前。南。鄉。設。左右。玉几。是玉几者。大朝覲之所用也。司馬居四。而畢公以太師主之。何也。蓋兵權之重。非世臣元老。不以輕畀。成王顧命。屬之召畢二公。爲慮深矣。師氏之職。凡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歸朝。虎賁氏。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顧命之際。尤宜警備。故六卿之下。卽專言師氏虎臣。而後方及百尹御事。愚于同召二字。每感成王到此。不爲血氣所亂。大公至正。明白洞達。足以嚴萬世亂賊之防。曠之使人惕。慎。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復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翼。履。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嗣。敬。送。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替。違。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

自昔君文王武王而下。其要全在宜重光一語。無敢替違者。成王不替違此光也。無以劍冒貢于非幾者。欲諸臣無使康王自亂此光也。此乃顧命之綱領。知此則成王之學。所以繼前聖。傳後嗣者。可得而知矣。今天降疾殆者。今天降疾。已是危殆。威儀者。道心之正用。天則之不可踰者。惟夫一念之差。視聽皆妄。周旋動作。顛倒反常。以是思之。威儀本不亂也。夫人實自亂之耳。豈可曰。進于非幾乎。春秋傳。謂師能左右曰。以。

茲既受命。遺。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聚。室。植。室。宗。丁。卯。命。作。冊。度。

太保命仲相與南宮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處執二干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呂伋以齊侯入與宿衛。故虎賁之士。周之若夫。統六師。則畢公爲司馬。爲危疑之際。總故莫測。將逆嗣子。而命虎賁。此豈細事。二臣並遣。爲慮深矣。王之崩也。臣子皆在左右。易爲而有南門之逆。蓋天位之重。非一家之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子以繼世自處也。既出矣。卽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攝承統。



日。一二臣衛。敢執璽。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太保舉公舉諸侯入見也。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章之。治朝在廡門之內。司士章之。燕朝在路疑。太僕章之。時預在路疑。故王出廡門內。見諸侯于內朝也。舉公反居于東者。本其所掌之方也。然而必先言太保率西方諸侯者。為家宰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璜以黼。黼者謂五等諸侯。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如此則用圭而幣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非諸侯皆用明矣。此云皆布乘黃朱者。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乃雜言他幣。如隨厥玄黃之類。謂黃馬朱蓋者。殆不然而入見之時。但一人符者致辭。二王之後。作賓于王家。于諸侯為最尊。是向前所稱舉其說者賓也。故曰賓稱。而獨言奉。賓自據其所贊而言也。策幣者。用圭而策以馬為幣。于以驗賓之為二王後也。曰者。賓稱之辭也。諸侯為王藩屏。故曰臣衛。一二者。舉舉以包舉也。敢執其璽地所出而奠贊。此則昔官諸侯所贊之幣矣。賓稱舉。遂與諸侯皆再拜稽首。康王是時本未可受幣。蓋其繼先德而朝王。遂答拜而受之。義嗣德三字。正是明禮之變。先備禮康王受幣之非。致按叔向辭諸侯之見新君者為證。天子踐而諸侯朝。與邦交固不同也。是為知義嗣德云哉。雖然。成王崩。至康王受冊。繼數日耳。四方諸侯。為成在。因來朝而遇國喪。遂同預冊命而朝新天子。先備之旨是也。然則所贊皆其國中素備而來。乃朝王之禮也。夫是之謂禮。或者不明二王之後。以馬。遂謂國喪之故。諸侯皆用之。此豈一旦至京師遇國喪後所可旋備者耶。既于禮不合。又乖禮莫之義。

太保雙芮伯成。通相。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既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贊。則。既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太保芮伯因諸侯入見而進告也。召畢同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于此進告。太保乃雙芮伯何耶。太保家宰。芮伯司徒。六卿之長也。先率諸侯。則召畢其職焉。至于立班。庭陞家宰司徒。實為班首。則又自有定序也。暨及也。謂之暨芮伯。止是及芮伯一人甚明。禹之暨益暨稷。是益稷而已。豈復他及也哉。先備以為羣臣諸侯皆同進告。殆不然也。美說文。進善也。若順也。謂天命本在大國之殷。天既厭殷而改之。惟周文武從而大受。蓋進善不懈。順而無違。以能慎恤西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劍報諸君。若文武不務。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三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調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祈暨顧。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若羣公既皆聽命。相拱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太保芮伯。止陳既定之功。而欲其張皇六師耳。康王更不他及。即呼庶邦侯甸男衛以報諸之。且推言文武建侯樹屏之由。以成勳之。嗚呼。非康王志慮通達。誠見洞明。雖于事機。熟于世故。何以及此。與二公之告。若不相合。而實相承。君臣之間。默相應和。無非為警發諸侯而設。惟孔子知之。所以略無文辭。而特書曰。遂諸諸侯也。此云庶邦侯甸男衛。可見成王之崩。適當六年五服一朝之時。甚明。報諸因二

公之旨。而遂諸諸侯以答之也。曰予一人。而又自名者。即位之初。未敢純以君道自居也。論者謂本也。端本猶首基命也。有周之命。于焉發端。天子之稱諸侯于同姓。則曰伯父叔父。于異姓。則曰伯舅叔舅。此獨言伯父者。舉其尊者而告之也。

### 融堂書解卷十九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始遷頑民于洛。惟曰。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使之與我周人薰蒸而陶冶之。即召公所謂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也。至命君陳時。其化漸孚。則稍加區別矣。故曰。簡厥性。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然猶未斬然分疆畫界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尚有未化。自非大加區別。是非善惡。界分漸裁。有以生其愧恥。如之何其可哉。若得此時大勢。已化而不化者。已絕少。方用此法。若不化者尚多。而遽欲分其居里。則醜類羣居。同惡相濟。有叛有亂。而今區處。特行之世變風移之後。極有深道。凡化而為良民者。皆參然同在。春風和氣中。而頑不化者。惴惴然別在此處。彼將曰。吾亦人耳。彼如其其。此如其其。其鄙賤。良心善性。寧不顯然為之。感發乎。分居里。即表宅里。成周郊。謂命畢公于成周東郊。分其居里也。畢公四世元老。特命作冊。所以重其事。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史氏敘冊命畢公事節也。康王之十有二年。六月六日。清晨。自宗周。遵陸。至豐。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就祖廟而發冊也。周官云。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序則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豐為宗周也。此云步自

宗周至于魯則鎮京又為宗周矣。以是而觀。宗周為豐鎬之通稱。的然無疑。成周之兼。即所遷之頑民。成周在宗周之東。故曰東郊。以成周之兼命畢公。蓋所以使之保益東郊也。保之使安。蓋之使正。自辟別淑。而天下皆保益之事也。此二字正一書之大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感厥頑民。遷于洛邑。審遷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事道有升降。故由俗革。不咸厥威。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躬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自此至于篇終。皆冊命之辭。而此一節則首明所以命畢公之旨也。父師。太師也。同姓為父。異姓為舅。畢公。周之同姓。亦猶箕子在商為太師。曰父師也。成王雖不居洛。而建都實。故曰審遷王室也。殷之頑民。自後世暴虐者觀之。無非可殺可戮。周家區區。直有許多委曲。無他。欲其化善耳。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非。驅俾克畏。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馮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厲。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怙修滅義。服美于人。駭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罔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上文既稱對下方命之也。上文曰。惟周公左右先王。不及君陳。而遂曰。惟公懋德。特著兩箇惟字。蓋言其德足以相配。非他人所可比。隆也。故于此首稱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而曰。往哉。畢公。顯命大臣。四朝元老。康王勉之一出。而以周公之事望之。蓋甚不輕也。上之于下。蓋有賞之。而人未必喜。罰之。而人未必懼。惟風聲所傳。則莫不為之鼓舞。是故風聲者。動化之微權也。茲殷庶士。皆殷之士大夫。正所謂世祿之家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問。子孫訓其成式。惟義。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飲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書凡王曰者三。皆首稱嗚呼。父師。而後告。所以尊榮之也。上文嚴淑慝之別。申德義之訓。亦既備矣。然偏于剛不可也。偏于柔不可也。惟此股士。實邦之安危所繫。股士安。則天下皆安。股士危。則天下皆危。自武王崩。終武王之世。其他皆已平定。獨四國作亂。天下為之騷然。皆股士之故也。即是而觀。則其繫邦之安危。豈輕也哉。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周自康王以後。無復三代之盛規矣。讀書至此。往往使人慨嘆。穆王。昭王之孫也。觀其長駕。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周自康王以後。無復三代之盛規矣。讀書至此。往往使人慨嘆。穆王。昭王之孫也。觀其長駕。

遠取。乃流連克亡之主。然道昏三篇。不特先王之典刑具在。而格首大訓。皆古聖賢之所以命戒臣下者。嗚呼。此文武成康之教法也。曰。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玩其辭旨。則此書當是初年事。使穆王更知親柔自愛。以其命臣者。反求諸己。則安有八駿之過也。哉。雖不幸有八駿之過。而伯罔之命。知悔前非。百年盡荒。且有贖刑之訓。則猶幸不至迷復。而初心固無恙也。此孔子所以有取歟。教官之屬。又有小司徒。故序稱大司徒。以別之。君牙。繼世有國者。故曰君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聞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成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陳之命。則首稱其令德。畢公之命。則首稱其懋德。以至蔡仲之克庸。微子之踐修。歷觀周書。未有無所稱述而命之者。至于君牙。略無一語。而獨首以乃祖乃父之功為言。此殆專以其世為先王勳舊之故。而命之歟。太常。畫日月其上。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所以昭其功。與日月並明也。觀成王于君陳。不稱予小子。康王于畢公。始稱之。史謂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猶以小子自稱。見得君牙是周之故老無疑。獨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殆諱而不忍言也。至穆王而王道衰矣。司徒之命。猶拳拳以五典為教。以和民則為務。以爾正爾中為身教之本。後世教法不明。所謂日中。曰正。曰則。漫不知其為何事。安知弘敷五典之為司徒也。姑以小民一端言之。夏而暑雨。冬而大寒。乃天道之常。而皆不免于怨咨。此其故何也。情欲之流。不明天則。作好作惡。冥冥妄行。以至于是。若只就其怨咨之狀。而為之計。豈不難哉。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寧耳。何謂易。爾正爾中是也。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即成即應。捷疾如是。非易而何。夫是以五典敷而民則和。而怨咨之根去矣。人道秩秩。有倫有要。烏得不安寧也。調即五典之調。大法具在不勞作為。無人明之。乃始敬慎。君牙今日。惟當敬明乃訓。用以奉順于先王。可也。文武受天之命。光明顯赫。亦只是扶世立教。修人紀于不壞耳。爾能明訓。奉順先王。則足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祖考。佐助之功。而無愧矣。此正與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相應。

君牙

主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文。上文已悉。至是復以法先正舊典。申告之。曰。先正。又曰。乃祖考。則先正非指君牙之祖考明矣。祖考舊服。雖為司徒。然止是行其教者。故下文官乃祖考之攸行。若夫舊典。所以立一代之經制。則在先正焉。周之六典。成于周公之手。此云先正舊典。當是官周公也。

問命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問命。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問命。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問命。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問命。

愚讀穆王之書，以為司徒、大臣也。太僕正，僕臣也。事體輕重，固不待辯。如何伯簡之命，亦特作書，與命君若相相似者，至其命辭，則首曰弗克于德，曰思免厥愆，曰一人元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曰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曰永弼乃后，曰維德，辭皆反覆，大抵有悔過自咎，正教前非之意。所以責望伯簡，甚重甚力，與君若相反大不同。每疑焉。或者見其車轡馬跡，周于天下，與此所命自相背馳，遂謂穆王有言無實。且雖伯簡身為太僕，不能救正，反助之為非者，若果助之，是大小人之尤也。孔子作序，豈無識辭，況盧誦不實之言，又可垂世，詔後乎。嘗深思之，是殆悔過而後有伯簡之命耳。穆王得千里馬，而造父之徒奔走後先，相德惠以成其過，及聞祭公謀父新招之詩，方知為臣僕所誤，因念侍御僕從，且夕承弼者，所繫不細，故舉伯簡特命以責。丁寧懇惻，發于懲創，不容自已。不然，則在朝之官亦多矣。何獨一太僕而切切如是耶。史記敘次穆王事，節往往多不備。嘗以經文為正，可也。按太僕之職，王既治朝，則正位，既燕朝，則正位而掌轡，相王出入，則為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所謂且夕承弼厥辟是也。然必曰太僕正者，太僕下大夫二人，當是一正一貳。太僕之書，正猶司徒之書大也。經曰：命汝作大正。

王若曰：伯簡，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懼傷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飲，發號施令，罔有不戒，下民延若，萬邦成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厥厥辟，惟子汝辜。

玩此情狀，正是吐露實款。穆王之書，他無所見，命君若為大司徒，而弗克于德，思免厥愆等語，寂然不聞有是，乃獨盡發其蘊于一太僕。愚是以知其為悔過之言。命伯簡在車馬馬迹之後也。思免厥愆，更無他說。前日之事，正坐僕御者非其人，謹簡乃僚，固已甚善。然使伯簡而自有所昵，則邪正亂矣。故又曰：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昵儉人，固不可也。或疑為進用吉士，而非其人之吉，惟以賄賂于進者為吉，如是，則是病其官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赫。此語與上文正相承。愚嘗歷觀微子之命，繼前代也。蔡仲之命，繼絕世也。君陳畢公之命，往東郊化頑民也。在廷之臣，不聞有命。獨說命三篇，乃得諸傳，爰立作相，史氏序次成書，與其他事體，則又不同。穆王之命君若，已創見矣。何乃一太僕正，亦作書而專命之。太僕下大夫，司馬之屬也。成王作周官，惟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未嘗屑屑而大體自無不正。是故家宰得人，則六卿皆治。六卿得人，則三百六十官皆治。安有一太僕而上煩人主費辭如此哉。伯簡之命，雖發于悔過，其言切實，可垂後世，亦足以驗司馬之不職，家宰之不任，而穆王之不知大體也。孔子作序，雖他無識辭，而直書曰：穆王命君若為

周大司徒，作君若，又直書曰：穆王命伯簡為周太僕正，作副命，而事體自可見矣。既稱穆王，又繫以周，其殆以此歟。

融堂書解卷二十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先儒所謂穆王命呂侯為司徒，然則呂侯不用君若，伯簡書法，而止首提曰呂命也。詳其辭旨，決非今日始命為司徒，乃穆王始有訓夏贖刑之命耳。此雖書告四方，而實命司徒之是刑也。司徒之刑也，非穆王之刑也。所以首提呂命二字，而特名書曰呂刑歟。訓夏贖刑者，訓懲諸夏以五贖之刑也。成康措刑之盛，無復舊觀，而刑辟浸繁矣。穆王懼其流于殘忍，而殺戮無辜之法用，于是首原監尤之始，作亂苗民之始，作五虐，而盛陳皇帝哀矜庶獄，于是始制于刑之中者，使之為懲為監焉。嗚呼，苗民之法，豈中國所宜用乎。駸駸不已，必至于此。此贖刑之所以訓也。孔子深有取乎此，而特曰訓夏贖刑，則此贖刑為中國之法歟。或曰：此書所訓者不一，而贖刑乃在有邦有土條下，序何以樂言訓夏贖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蓋主為告有邦有土而作也。當時周道陵遲，威令遂不伸于天下，況有邦有土，各居南而最易以自違，有苗國于洞庭彭蠡之間，在唐虞時，猶不免此，何況今日。首明其事所以戒也。且前乎有邦有土而告四方，司政典獄者，首以德監兩端，告之也。次告伯父伯兄等，兼者王之同姓也。後乎有邦有土而告官伯族姓者，諸侯之族姓也。次告嗣孫者，諸侯之嗣孫也。其辭但略舉大槩，而告有邦

有土獨詳著五刑贖法。數明反復無所不盡。則知前後所告。雖有同姓異姓之別。已封未封之殊。其實皆諸侯事。呂刑一書。主在贖刑。告有邦有土。而除無不包矣。若此之類。皆聖心獨斷。不明此者。何以觀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德流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蓋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虐。苗民弗用。蓋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刑。越茲亂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苗漸。浪浪。芬。罔中于信。以覆。祖。虐。虐。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服。皇。帝。哀。於。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在。降。格。卒。后。之。逮。在。下。明。明。樂。常。縲。罪。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縲。罪。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值。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放。于。民。士。制。百。姓。子。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樂。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嗚。呼。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故。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愆。日。勳。爾。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事。惟。永。

王曰。嗚呼。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緡。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緡。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背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節凡言其審克之者。四。然當作兩。截。然。當。作。兩。截。然。上。截。聖。聖。刑。罰。節。節。與。夫。典。獄。之。病。而。終。之。以。簡。孚。有。衆。而。下。四。語。下。截。陳。陳。刑。罰。節。節。與。夫。折。獄。之。理。而。終。之。以。獄。成。而。孚。而。下。四。語。若。其。大。綱。則。全。在。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句。上。也。在。今。爾。安。百。姓。詳。刑。之。旨。正。要。就。安。百。姓。上。言。安。百。姓。莫。重。于。擇。人。敬。刑。度。所。及。也。擇。人。者。擇。典。獄。之。人。所。貴。于。擇。人。者。正。是。欲。敬。刑。所。貴。于。敬。刑。者。正。是。欲。度。其。所。及。若。三。事。而。實。相。承。故。每。每。曰。其。審。克。之。審。即。度。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條。

而此三千條。反多何也。蓋墨別雖各千。而宮止三百。大辟止二百。是輕者增而重者減。其條之多。乃所以爲寬也。大抵刑罰于中而已。非上下相比。何以酌其中。故于三千條下。使之上下比罪。罔欲酌中。然刑之變。則又不可以一律定也。適者之也。適輕適重。言其情之所之有輕重也。若但以一律齊之。則非所以爲齊矣。是蓋有倫而不紊。有要而不煩也。獄成而信矣。使自輸其情。款亦信矣。一人而并坐兩刑者。皆奏之以聽天子裁決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于單辭。民之亂。罔不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庸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命政在于天下。

官伯。先儒謂諸侯也。族姓者。諸侯之同姓也。穆王既以贖刑訓有邦有土矣。此後遂特戒諸侯之同姓。蓋恐分國于外。各居南面之尊。爲其宗族者。或依憑以亂法。此與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意。正同。王之同姓。先告之。而專警之以天命。諸侯之同姓。則後告之。而專懼之以天罰。此萬世之通患。穆王之深慮也。

王曰。嗚呼。爾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極者。究極情理。無所不盡。其至之謂。爾孫。承官伯族姓而言。蓋諸侯之嗣孫也。穆王是時年已邁。克矣。既告諸侯。又告官伯族姓。又告其嗣孫。爲深長之慮也。所以王之同姓。亦及幼子童孫。此數語。雖繁。爾孫之下。其實皆告有邦有土。與前祥刑相屬。

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桓也。桓也。非。作。文。侯。之。命。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讎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己。固爲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曰。激子女之私怨。放挾夷虜。執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子。親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爲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爲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采遠能。運。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盤。王。之。末。也。爾。孫。子。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以。新。管。肅。漸。振。振。刷。與。文。侯。之。徒。其。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尙。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術。術。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家。宰。下。賄。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昭。姜。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璋。然。後。爲。魯。未。賜。圭。璋。則。賈。也。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爲。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璋。而。序。云。爾。者。錫。

平王錫晉文侯桓也。桓也。非。作。文。侯。之。命。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讎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己。固爲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曰。激子女之私怨。放挾夷虜。執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子。親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爲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爲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采遠能。運。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盤。王。之。末。也。爾。孫。子。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以。新。管。肅。漸。振。振。刷。與。文。侯。之。徒。其。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尙。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術。術。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家。宰。下。賄。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昭。姜。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璋。然。後。爲。魯。未。賜。圭。璋。則。賈。也。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爲。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璋。而。序。云。爾。者。錫。

平王錫晉文侯桓也。桓也。非。作。文。侯。之。命。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讎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己。固爲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曰。激子女之私怨。放挾夷虜。執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子。親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爲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爲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采遠能。運。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盤。王。之。末。也。爾。孫。子。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以。新。管。肅。漸。振。振。刷。與。文。侯。之。徒。其。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尙。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術。術。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家。宰。下。賄。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昭。姜。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璋。然。後。爲。魯。未。賜。圭。璋。則。賈。也。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爲。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璋。而。序。云。爾。者。錫。

平王錫晉文侯桓也。桓也。非。作。文。侯。之。命。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讎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己。固爲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曰。激子女之私怨。放挾夷虜。執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子。親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爲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爲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采遠能。運。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盤。王。之。末。也。爾。孫。子。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以。新。管。肅。漸。振。振。刷。與。文。侯。之。徒。其。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尙。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術。術。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家。宰。下。賄。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昭。姜。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璋。然。後。爲。魯。未。賜。圭。璋。則。賈。也。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爲。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璋。而。序。云。爾。者。錫。

桓也則必賜圭瓚故也略弓矢與馬舉其重者言之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侮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積于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好我于報若汝子嘉

此節凡三轉皆以得人輔助為主球先祖懷在位故我先祖懷其左右之助使之世世在位而不忘也造此大憲固是幽王亦是平王奔申後方有戎夷弑逆之事是天降此大罪咎實我小子嗣幽王而造成之此正自責之辭也是以殄絕其利澤于下民而侵傷我國家純一之體宜王之後周道雖已衰微然其大體猶純一未至雜糅奈何稔天地之大變使夷狄異類兵交中國人主遭殺苞京為墟平王乃始東遷奔走避地之暇文武成康數百年混成之天下一朝而破碎之是國家之純于是始侵我也自即我御事至伊恤朕躬極言當時狼狽之狀所以重文侯夾輔之功也是故獨汝始以文武為念不替儀刑用是會合諸侯繼立其君使之追孝于前文人夫即申侯而立平王雖同鄭武公此事當是文侯建議然後會合行之故曰肇刑蓋勳王之元勳獨命為伯而不及鄭武其以是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爾爾用費爾桓也一而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爾用成爾顯德

上文既嘉文侯之功此下方命之也文侯之命乃歸就晉國特使之視爾之衆安爾之邦乃在外為方伯非周召畢公二伯之比也去義和而獨稱父親之至也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封魯在周公復辟之初已而成王遂有東伐淮夷之役此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則費誓之作正成王東伐之時也徐夷淮夷與魯為鄰異時數叛亦大不靜矣周公復辟告老成王留之不許去而特封伯禽于魯先備謂不擇安以遺其子為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使聖人果不擇安以遺其子也則可封之國亦多矣何乃獨處之于魯乎若子弗克負荷而遽投之危疑變故之地萬一隕事天下將不可保聖人亦欲示大公而以社稷安危試其子于不測不可也嗚呼伯禽之封魯正周公慮患之深謀也殷之頑民已營成周殷之餘民既昇康叔是前日之不靜者一皆有所處而後日之可慮獨在淮徐耳今觀費誓嚴密如許是伯禽此時已熟于家學已練于世故才謀幹略已可施為應卒支變已可付託而又周公之親子出鎮淮徐之近地非徒曰命公後享封國之榮而已也曲阜既宅淮徐果叛而伯禽果有以應之則周公之心見矣孔子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以明徐夷並與在伯禽始就國之時其有以歟先儒謂伯禽宅曲阜為方伯費誓之師始伯禽率所統之諸侯以助成王東伐歟徐夷淮夷並與而獨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王師東伐淮夷而伯禽之師則惟征徐戎歟然則孔子

序書何以知東郊之序不開曰孔子魯人也且相去未遠當有國史可攷然既曰東郊則必有南西北郊經文時植榦之類止曰三郊三遂先儒謂明東郊距守不時此正東郊不開之實證也東郊當敵之衝故距守不開以嚴戒備而治兵于我歟費誓東郊地名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與善教乃甲冑敢乃干無敢不帶備乃弓矢鐵乃戈矛鐵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牲牛馬杜乃搜故乃罪無敢傷牲牲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通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賈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輪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糴糧無敢不速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植榦甲戌我惟征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後兩言三郊三遂而首獨曰嗟人則知此是普告所統諸侯之師非專誓魯人明矣祖茲者往此也伯禽謂我往此魯邦而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適相挺並起所以有今日之誓序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正發此祖茲之旨也此後誓戒之辭整齊具有次第公子王孫一旦出臨事變而法度精明規模嚴密如許此可以觀古人之學矣若伯禽者真周公之子哉自善教乃甲冑而下治器械也自今惟淫舍牲牛馬而下謀牧放也自馬牛其風而下嚴軍律也自甲戌我惟征徐戎而下豫軍需也自甘誓以後凡誓皆將戰誓師明賞罰使用命惟此書無一語及戰但前期為師行之備蓋伯禽甫就封而適有此變軍旅未閑調習百器器備皆非素講故此日專作誓以警勸之從頭逐一整頓實先期豫定此最見伯禽老成謀慮與其他誓師決戰者不同也說者謂徐夷寇魯故東郊不開而此誓若賊已迫我而方敵敵干冑鍛礪兵刃則與渴而穿井者何異觀此甲戌我惟征徐戎則知徐戎並與而伯禽以方伯往往征之亦必與王師有期日方勦所以閉關嚴戒以備非常而治兵于我整暇如許非因其來而與之拒戰也先儒謂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鄉即鄉也故此云三郊三遂其說固然然以愚觀之國必有四郊謂萬二千五百人為鄉而曰三鄉則可今斷斷以郊為鄉則固止有三郊矣而可乎要之只是東郊嚴戒既專為守備故植榦糶麥之時役之西南北三郊三遂之人耳理甚明正似不必他求也案者三郊三遂儲峙此物用也先儒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愚謂甲戌我惟征徐戎方以是日啓行往往征之非謂定以是日加兵也地之遠近固不可知然敵情叵測事變無常亦豈能豫定況機事不密則害成敵國相聞謀相伺此尤不可不密安有誓師之始昭昭然揭之于人而曰以某日加兵乎必無此理然則甲戌我惟築亦非真謂以是日築也其實只是豫使儲峙既以是日行師而此築其亦以是日供發故誓以甲戌為期也此事本在成王時以侯國之誓故附周書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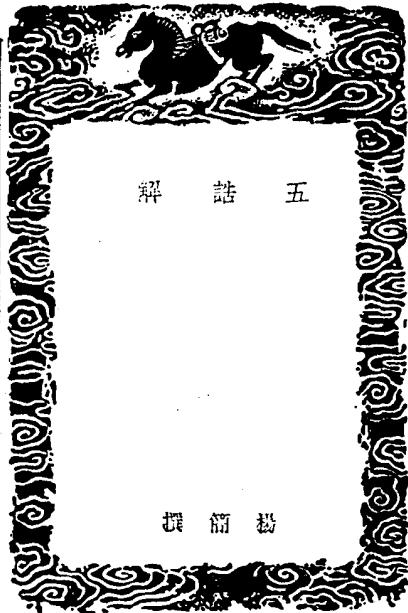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囿。還歸。作秦誓。

穆公雖以遠塞叔之言為悔。而終不以孟明之用為非。僅窮西戎。曾何足道。孔子亦何取于此誓也。詰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其悔過之初。本心呈露。矢口而發。誠實切至。情也。中懷不平。志在刷恥。竟使善端發而不遂。淪沒于春秋之氣符。而吾夫子亦不暇問也。嗚呼。世降愈下。求如此誓者。又不可復得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獨此書。則之二帝三王之末。抑亦有所感也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子誓告汝。萃言之。昔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遠。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枕函。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案。秦誓解。水。樂大典原賦。





五 誥 解

楊 簡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五誥解四卷朱楊簡撰簡有易詩一傳已著錄音釋愈稱周誥殷盤皆周聲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學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嘗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為新奇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惠不惠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為過久酒誥厥心疾指指民心而言召誥顧長于民為民愚而神可畏如魯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固有佐勅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

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頌臧之說封康叔時未嘗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折又漸遺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庶幾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披條舊萃唯闕梓村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為四卷

五誥解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墨海金堂 經部 朱 楊簡 撰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大司馬九畿之籍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又外曰夷蠻又外曰鎮蠻又外曰蕃蠻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各以其事來見于周士與事同音古者同音之字多同義猶舜典聖即疾音詩

節南山節節被音

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五服之人遠來勞勳周公成撫勞之勤猶勞也孔安國曰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蘇氏曰以上皆洛誥文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若順也順為道逆非道股周以來常言發端多用此周公以王命告而其言皆周公之言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成王叔父孟長也於諸侯為長輩周亦自稱朕古者人臣常稱康叔周公之弟封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賞善罰惡為治大端實不及善罰不當罪則人心大不服矣明德顯用有德者

不敢侮寡庸庸庸厥威威顯民

有功庸者顯庸之宜祇敬者祇敬之宜威懲者威懲之賞善罰惡如此民皆知之是謂顯民顯者明著也

用肇造我區夏

岐周在西方文王施德政諸夏咸服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區區域也廣及諸夏故曰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怙依賴也凡在西土諸國諸民皆賴文王而安故上聞於

上帝猶猶上也休善也上帝善之乃大命文王以戎兵殪殺殷紂文王受天命雖大勳未集而成於武王

越厥邦厥民惟時殺乃寡兄易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寡兄謂武王武王之為諸侯也常自稱寡人故周公稱之曰寡兄易者勉也謂武王能遵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國于東土也至是益駭東坡之說為是蓋封康叔時未嘗洛邑若在洛邑之後始封康叔當言北土不當言東土衛在洛之北

王曰嗚呼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遠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

今民指康叔新封國內之民言汝不可不祗敬以述汝文考之治也方將之國故曰將紹者繼也服膺有德之言如衣服之在身此謂以身行德非空言也汝往之本國更廣求殷先哲王之言行殷民必知之庶可以保又殷民矣

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商家老成人謂之考德雖遠在前世當為志大求其遺訓而觀之也宅心者安乎本心既安而不私意則能知古人之訓旨矣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至文王之教亦惟在宅心蓋人心本靜止而不動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皆其變化如鑑中生萬象而鑑無思為惟動乎私意故至昏亂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別更求所聞自殷而上古先哲王之言行用以治民

弘于天

既使康叔學文王又使學殷先哲王又學商考成人又使別求殷以上古先哲王言行用康保民於是又使弘大而學天蓋以三才之道一而已矣有一不與天相和則必有未盡乎道宅心之久純粹精一則能合乎天矣蓋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文王不誠不知即無思無為之妙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禮本於天又曰禮本於太一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靈變化云為無方無體如日月之光初無思為而無所不照

故詩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日新其德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諸家多以天地日月四時為言皆所以教人以三才之道本一也違之則失道矣

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若汝身之德寬裕廣大則於王命為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桐瘵痛病也汝身自視當如有痛病也堯舜二典多言若者者嗟亦桐瘵之意大禹謨曰克艱卓陶曰兢兢業業詩云戰戰兢兢此繼曰敬哉天畏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棗輔也天惟輔佑忱誠誠實無偽純實無雜即合天道

民心無常善則稱善一失其道即日生怨小人難保如此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去來由人心之向背也汝往盡汝心無自安康而好逸豫乃能治又其民也後人於此疑桐瘵無逸豫之心殆不可以言宅言止也既言宅心安止矣疑與此不合嗚呼此惟自明其心者知之惟克艱兢兢如桐瘵在身則心不放逸忱誠而正直矣桐瘵之心即道心桐瘵戰兢乃變化之妙用非動乎意而放逸之謂也康叔雖賢未必如周公之大聖而聖賢同心故下文曰朕心朕德惟乃知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微有過失民即怨矣可畏哉  
愚不惠慙不慙

惠順也慙勉也汝自覺汝心有不順即汝而為順自覺此心有不自勤即勉而為勤無可待也使稍有期待之心即非決理之至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股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者今俗言休也凡訓戒多有此言汝能服行惠慙則能宏大王道可保股民亦足以助王安定天命矣宅者不復他之也助王作新股民俾脫舊習乃所以定天命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前人有小罪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暫災適爾既

五結解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首言輕罰而併及于輕刑者見輕刑尚當敬明而況重刑乎青者過誤也終者不改悔也典當道也式敬也言人有小罪非他人使作乃自作不典式之罪其罪雖小而當殺者不殺則他日必為大惡矣其有罪雖大而旋即知悔不終成其事乃因當災適爾得罪非其本心辜罪至於極是則不可殺時是也以上皆原情定罪

王曰嗚呼封有敬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若保赤子惟其康又

如已上所詳一一遵行有敬則民深信而心服矣大明為深信不疑也君有實德民應如響即勅正而無邪即懋勉而無怠即和順而無乖如有疾病脫然盡去其疾畢棄其過若若保赤子而安康治又矣大禹謨曰后克艱臣克艱政乃又黎民敬德後世士大夫每忽其難者不修實德也惟聖人達此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人無或刑人  
至哉聖言孔子曰毋我即此周公告康叔意為人之常情凡百事皆曰我雖賢者不能免也惟道心無體無我惟有光明照物苟微動乎意即有差矣矣道心發用刑殺則則乃變化如秋冬之霜雪如水鑑之照物無容有意也微動乎意即致怨謫怨不在大聖訓至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股罰有倫  
前所告者切指康叔之心此則告以外事臬條法也當先陳布以示民使民知大法而畏忌也周禮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司師者司刑罰之官師也司師不一分布各司一一皆當得其人也苟非其人不足以言司師此股國刑罰之法自有倫序治股民當因用股法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至絞要囚  
要囚者獄之囚辭已定而將斷之也服膺思念自五六日或至于旬時謂至于十日左右也十日曰旬孔安國謂三月簡思其意誠為慎重恐太過不可行行安國之說則服念三月乃斷則終處僅斷四罪非周公本旨也司師皆得

其人皆能審察囚辭盡心竭誠矣又康叔服膺思念至五六日其於心未嘗斷或至旬時亦至矣乃大斷要囚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司師茲股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選日時汝惟曰未有過事

此章丁寧至于再也茲常法也刑殺皆以義斷不可以就汝封之心孔安國亦以次為就也汝至於一皆皆有聲汝盡選讓而不敢當如此盡選而猶曰我未有過事嗚呼聖訓至矣如此誨康叔濬盡胷中有我之意離纖微不存嗚呼非周公安能及此

周公之心周公之德惟康叔知之能知大聖心德宜他人莫及

凡民自得罪冤獲殺殺越人于貨晉不長死罔弗懲王曰封元惡大惡知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于父不能于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弗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戾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辜大要

周公前既告康叔以教有慎罰可謂詳復矣至此又慮康叔一槩寬宥反滋凶惡故又及此數條大惡也自得罪亦猶前言自作也究亦姦也寇盜獲奪姦坑與夫殺人取貨

皆然不長凡民罔弗懲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王曰此乃元惡大惡又況不孝不友子不祇敬服勤父事大傷父心父不能于養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顯明顯可畏乃敢弗恭厥兄兄亦弗念父母鞠養其弟盡育之要念之至於哀言鞠于則父母可見夫不友于弟大言其甚也弔至也至此則非我為政之人有不能治民之罪也夫天降衷以彝性與民民乃大洪亂至於如此數條大惡斷無疑慮當速用文王所作刑法刑之不可赦也蓋此乃不辜循大法要法也奪倫大法斷不可亂治亂由此故聖人謹之

五結解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凡民之不率大畏者尚在不教而況卿大夫士之子乎庶言其眾兼及訓民之臣也人謂有司兼及官司之長故曰

正越及也下及小臣及諸行節者皆官之屬異乎凡民當別播敷教令使皆修謹致民大舉者也其有弗念教令弗

用教令瘵病其君反為其君之患害是乃引誘眾人為惡此朕所惡懼者汝當速由此義而遠殺之此亦君長之道

也蓋以官司之屬下所做做業當尤致其嚴俗以不和協為不相能今若與家人及小臣及凡在外官司正長不相

能惟用威虐大放棄王命乃非以德又治康叔必不至此而富貴易於放肆微動乎恣安保其未流不至此乎亦猶

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微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一人以釋

前言非德用又乃致戒汝亦罔不克敬典也典常也汝既克敬典當嚴於修身至於臨民則當用寬裕御眾以寬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親汝雖敬典又當學文王之敬忌也文王小心翼翼不罔亦式不讓亦入不讓不知順帝

之則此文王之裕民敬忌也裕民雖同初有聖賢之異周公之心召公猶不盡知則文王之心康叔宜勸於學惟進

德澤溥而至於曰我今及文王矣則于一人為之悅釋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服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或在厥邦

爽者明之甚也迪行也吉善也時是也迪從也君上躬行明民言善而康安民心不善則亂本於君身孔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自古人君知此者寡或知之而

不甚明汝若明知民行則吉康我不躬行則彼何由吉康我是惟服先哲王之德是用康又民為務求務也康又民之務在乎行德而已不在乎他周公使康叔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又民今康叔言殷先哲王德則文王德用者

行其德也自知我用殷先哲王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之一字說出聖賢躬行之情我用德即所以康又民也矧今民無有躬行而不適從者汝不躬行則無政矣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古言監則監古可知子監往古善否治亂故告汝德之說與罰之行如前治以德為本其施行也

罰為重務賞之有差利害輕罰不當罪則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沮善長惡為害甚矣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厥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當時三監及淮夷叛民不安康曰予復反鄰我周邦也周公東征罪人斯得其曰不靜者叛雖定而其心猶未定也

戾至也取麗字音義麗者附著也故有至義行者未定至則定矣故戾亦有定義書疾為望詩被為節則戾與麗同

也屢有施行存撫教告之而股民猶未齊同亦有未心服者非文王武王周公德未至以紂惡所染凶徒間有未服

未同于眾我明知人事所成即天命所至股民之叛即天罰至我我不敢怨也夫叛者常情必怒羣凶為惡惡所以

屠戮之而周公不怨方且歸之於天略無怨心今康叔臨股民宜同此心也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魯隱以不學不明而過執鄭昭以不學不智而出魯門以矧曰其尚爾爾于天

沉罪福明著上罔于天爾即至矣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詐蔽時忱不則敬德

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程珍事不詢謀切勿違用事雖尚謀又不可求之過而失察常

之道非彝不可用也既不用非謀又不可用非詐於此庶康叔莫知所適從故周公教之惟斷以忱誠之心大哉忱誠之心乎忱誠者不違人之所常有誠實之心而已孔子

謂忠信大道正以明此也即此忱誠之心已往即天則是謂否則由此心以行事親自孝事長自弟與朋友自信於

夫婦自別於民自愛於萬事自能可可否否謀慮曲折尤當即此忱誠之心不勞作意而無體無方無阻量外物自

莫能轉移澄然虛明而變化云為萬善皆備則於德豈不益敬乎嗚呼非大聖人不能如此善教也周公尚慮康叔

於此未大明又教以康乃心康者和平之謂和平即忱誠之心也願者省觀也賢者德未至於大成舊習或聞之恐

或蔽而不覺願使之願省又曰遠乃猷者前言祗通文者用殷先哲王德又由古先哲王又引于天可謂遠矣有一

不合于古不合于天猶未為盡道恐其或忘之故又曰遠乃猷則前旨復明寬裕則民寧盡道公言則王不親殄汝

矣過小則瑕疵罪大則移絕此語亦嚴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享明乃

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肆故也承上所言故天命不常凡人對語至詳暢時間有此類無我珍享遺忘而失道我所志在道也明謂

天明福善禍淫甚明也享明亦猶克享天心享有奉憲乃服受天命聽我所語與凡聽人之言高則不卑如前所語

皆高卑之分聖賢所自知非謂釋所能解學古聖學天服周公之訓則知之矣高乃聽即遠乃猷申言之用此以康

又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股民世享此皆丁寧申諭

五語解卷一

五語解卷一

五語解卷一

五語解卷一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紂所都今因餘民所居使康叔昭天之大命也無失

德則為昭明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

茲者致謹戒慮庶邦謂鄰國諸侯心悅誠服而聽命者文

王告諭戒慎之及于庶土越及也少正其次者御事其下

者朝夕諄諄告曰惟祀乃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古始惟大祀用酒小祀循不用酒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幸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

老成蒙被文王德化自不酌酒惟後生小子亦有正長有

御事每告戒之使無常飲酒及屬從之庶國咸戒以惟祀

乃飲雖祀飲必以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厥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惟曰我民但施行於後生小子意謂老成已無慮惟

小子尚可慮惟教小子使藝黍稷惟土物愛則其心善矣

臧善也今農氏大體朴質此其驗也使小子聽聽祖考之

彝訓及凡小德大德必當使之純一無得二三文王能使

後生小子皆純一不可二三此一德雖大而德不容有二

不純一於善則變為惡矣

妹土爾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康叔及羣臣善心固純一妹土之人亦當爾爾股肱股羣

臣之純善母藝黍稷奔走事父兄農事畢乃始率牛服賈

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事則躬自洗滌腆厚用酒以養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

乃飲食辭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因誥康叔而庶土之正長與大夫之庶伯長在焉固頌而

言曰爾爾常聽朕教矣蓋考養老也爾爾康叔養老者君

之職也養老則宜使之飲食醇飽是惟養老用酒明其餘

則不可也我大思惟曰惟爾能永永觀省於已也作行也

稽考也中德修身治國惟本中德秉彝三王惟傳中德何

謂中德人心自善自正自明自神惟起意則差則偏則倚

則失中平中庸庸惟無動乎意則無不中由此而行曰作

慮其或昏而差而不覺起意生過故當考察之曰稽康叔有

中德則禮樂刑政庶務咸熙中即一即彝即忱即丕則即

宅心即天道

爾爾克羞饋爾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因前言祀茲酒此併明孝祀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祭禮

發於孝孝心無所不通即中德可以感人善心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能從上所訓則有元德天必順若在王家亦永不忘爾德

也元德即中德之純全者

王曰封我西土萊祖那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

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萊輔也祖往也厚厚也西土之鄰國服從者為輔萊之邪

我西土往昔輔萊那君下至於御事小子尚克遵用文王

教不厚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命其本原因不腆于酒也

道二是與非而已矣常情而觀腆酒似無大害然自古惟

祀乃用酒列聖維持無敢寬縱者以能昏人為淫為縱皆

酒發之能不腆酒則不昏不縱不淫而為善為正為治為

善隨之故克受天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天顯福善禍淫甚明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民之所惡天必棄之故殷先哲王畏之

也迪者行其所畏也非空言而不行故曰迪長經謂絲之

經直而無二經之一言說出德惟甚明哲明也明者人心

所自有惟多昏故為非僻今能聚教明哲常明不昏則德

性常明哲即德即天即令小民之心咸皆也自湯至帝乙

皆成王道皆長輔相大臣置成于中者古文之常惟哲

王乃長相長相即文王之敬忌即經德秉哲雖御事凡輔

業小臣皆恭敬不敢自暇逸矧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

工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祗辟

前言御事厥業小官故此又言百僚庶尹宗工尊官老成

有德餘亞次皆所服從宗工必不腆于酒皆助成王德至

于顯著及尹人皆祗敬法辟前已言庶尹而此又言尹人

者總宗工而言也言百姓里居者與尹人皆祗法也餘亞

次可知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

靡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率在商邑越股

國滅無維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自酒醴

罔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既言殷先哲王之罔敢崇飲及臣工之罔敢瀆于酒

此又引村之以酒亡國為康叔明其大戒也嗣王謂紂也

謂之今後嗣王者村雖亡而其事若在目前也紂以沈酒

為樂則終身于酣飲而已其所施之命令亦如醉語嚶語

罔能以明顯之德及於民也保者守而不遷之意紂以罔

顯之命施于民保守于心下民皆怨咨而紂猶不知改易

也誕大也紂以剛愎之性大縱其淫泆恣為亂常之事習

而安焉喪其威儀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紂之所以至此

者以不知明命也明命即道心失其道心則無所不至矣

其端甚微可不戒哉民見紂之荒靡于酒也其心盡傷怨

之至而傷心也其所以傷心者以其荒靡不息惟聞自暇

逸也推其疾恨之心不畏亡國死喪之威實見商王有罪

雖滅亡而無所愛也上言商邑下言殷國互文見意言有

罪在商邑之王其究乃喪其國也夫國之所以能久長者

以馨香之德上聞也今下民疾怨之聲羣以荒酒之罪聞

于上天使天欲不降喪其何愛于殷而任其荒逸乎又言

天非虐待于殷民心既去自速其率也天親自我民視觀茲益信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不惟若茲多誥言上文所述殷先哲王後嗣王之事非徒述其成事以垂訓誨而已欲康叔實體于身念念不忘也

水監以別狀貌不若監于民以占向背夫民心疾恨願殷國之滅亡而天之降喪會無所顧愛則民情當監宜古人之垂戒也監字有照視意監字亦從監古人比心如鑑則可以察物無遺當於民監言此心無私曲無偏執惟以下民為監視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今殷既墜命果如民言則我其可不夫監于民以撫于時

時是也此也意指今天下也

子惟曰汝汝汝殷厥臣

勅有用力之意茲致謹當竭力謹慮戒諭殷之賢獻之臣殷獻臣須當收用而漸染射化其勢恐不能全免于酒故必勅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侯甸男衛鄰國交際至於殷獻臣及鄰國邦交尚且勅之況于本國之太史內史君之所友及賢獻之臣百宗工侯國之尊官皆近君之臣士民儀表其可不勅乎又況爾御事或服休美之事或服采而多事皆有官君子其可不勅乎又況于爾之朋儕圻父司馬征伐遠道農父司徒順若保民宏父司空審定法辟皆所以治人者可不求自治而或不勅乎汝既剛制于酒厥或告曰有羣飲汝勿致其逃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以其間有大臣故歸周歟又有習殷之舊惟殷之行進也此殷諸臣非大官或瀆于酒則勿殺之姑教之若前言殷獻臣收用者則不在此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罔于教

周公所以誅管蔡者用此義也立君為民不可用私情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民瀆于酒

茲謂我謹之教也辨即偏音勿容司民之官皆瀆于酒康叔避諱必不至司民徧瀆于酒

五誥解卷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召諸

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泂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郊特牲后稷配天不用羊豕祀天無雜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孔安國云社稷共牢而王制云天子社稷各一牛而此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先儒為祭社必及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王制雖漢儒所成當亦有所據依豈古昔自有異禮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股庶庶殷不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詔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冢君即邦伯冢君即諸侯不皆用幣禮從長伯耳禮不主於貨錫周公者以公攝政也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東

旅云旅如庭實旅百之族孔安國云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歸侯自乃御事為辭謙也周禮太祝辨九擗注云空手即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又有頓首頓叩地簡思頓首有至意稽有久義若拜手不至地於心未盡敬頓首至地稽首至地也越及也自御事而上包言公卿大夫矣

元子謂天子指紂也敬之一言實為治道之大義舜曰飲哉萬曰克讓湯則保保文王則翼翼武王則夙夜祗懼周公曰無逸皋陶曰兢兢業業蓋曰謹戒無虞伊尹曰欽厥止又曰其難其慎召公與周公熟講治道惟此一言而已矣人心即道心惟放逸則失之以敬治道心為治之大

天既還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五誥解 卷三

五誥解 卷三

五誥解 卷三

五誥解 卷三

五誥解 卷三

茲服厥命

殷先哲王及厥後王後民皆服天命無違言皆不為無道故不違天

厥終智藏厥在

賢哲者慮藏厥病者在位謂之藏者今俗言人有不善曰有病痛

夫知保抱攝持厥婦子以哀離天祖厥亡出執

夫意謂皆也夫人皆知保抱攝持其婦子哀痛呼天其祖往亡逃而出境者則執之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用懋謂太王季文王武王懋即敬德周公行即歸政故

召公勉成王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違

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迪行也行則通不行則阻礙而不通天行從順如愛其子而保安之也夏殷哲王面觀天象思所以順若之天因乎

人人君順天故天所子曰天子格至也來也行之使無屯蹇又來保安之天迪格保即從子保更易其辭爾其義同

也既用老成人又稽古人之德況曰其有能稽諸天蓋言思謀順天則法天道而行則不識不知純誠皆明大矣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致後用

顯長子民君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

時配皇天法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先服股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

誠者言足以成感小民本乎誠德也民信之今善矣王不

致後者不敢忘情動於德也用顯長子民君者民恩而神

撫我則后虐我則離可畏如魯險王能畏之也履者有所

自也今邑於洛洛居地之中王今來土中服行德政自此

紹承上帝矣又引周公言為證天道無他正而已矣孔子

曰入者天地之心人不敢逸無作好無作惡則可以配天

並者致謹也上下包天神地示靈神人鬼孔子曰所重民

五論解 卷三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食養祭禮觀人之敬孝敬孝者即道心故治務重祭也

時是也自是居申又治天命於是成王治民合於善矣御

事亦羣臣通稱王先服股御事之心近能介助于我有周

御事聽命服勞矣比近也過往也往近也亦行也意謂殷

士尚爾況王乎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

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自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

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四不敢知言其可畏之甚恐懼之辭也今王嗣受命當嗣

其功功者正也道也若辭也凡人事所成皆曰天命天命

明哲皆人自修致之故曰自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雖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天知我初親政事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自此始也肆

故也故王當疾敬德王用德則天命永久祈天永命只在

敬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

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

舜常也淫逸而過也王勿以小民過作失常之罪遂敢於

殄戮用此嚴刑治民也召公恐成王心中或作此見故言

及此以防其未然天立君以司牧斯民王視之宜如子不

得已用刑豈敢作怨舜御眾以寬罪疑惟輕孔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周世世修德德

化流行而嗣王勤修德教亦不可後若欲有功惟在王居

德之元元者德之至德之大必配天斯為德元王在德元

則天下之民乃則象而儀刑之也越及也及王德譽彰顯

凡上下君臣皆當謹而無怠恤民而無暴我受天命當如

有夏歷年之數又勿替有殷歷年之數式又也更也仲虺

之語云式商受命盤庚云式敷民德君克云我式克至于

五論解 卷三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今日休多方云天惟式致我休用休畢命云式化厥訓立政

云式敬爾由獄又曰茲式有慎其義皆又也更也車有較

有式車之前上一橫木曰較下一橫木曰式平時手撫較

致敬則手至式式第二橫木故有再義即又也更也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永命于小民小民離則天命

去矣

拜手稽首曰于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

威明明德

召公言讎民欲王之恐懼大誥黜殷威命也王非從威實

用明德王黜殷而亂定即天命保受王威明明德在民臣

爾羣臣勤恤小民民臣協順則永保無違

王末有成命王亦願我非敢勤惟恭奉常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明德不失則王終有成命成者無虧也王德譽亦顯我非

敢勤極其謙卑也因奉幣供王贊王能祈天永命上既稱

王則繼言祈天永命即謂王也公稱王能祈天永命即所

以勉王

五論解 卷三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七

五語解 卷四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即孟子有復於王者之復周禮宰夫待諸臣之復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復謂奏事也辟君也明辟稱成王尊敬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于乃眉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初謙遜都成王如弗敢選然蓋幼冲之年其質又謙柔也周公於是繼承贊輔大相東土王自此基始作民明辟矣成王初親政即天初命定都即命也人事所成即天命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之時而遂定其命有疑貳未敢之意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即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時召公已命庶殷爰位有眾故曰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伴來以圖及朕卜

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則知是已卜河朔黎水不吉矣此篇方稱我卜河朔黎水乃敘及已前事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則已卜澗澗之間洛水之北矣而此乃曰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亦敘前事也周公使

召公往卜亦可言我也孔安國曰我使人卜河朔黎水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孔意亦謂使召公爾鄭康成謂殷民懷土憚遷故先卜河朔黎水不吉乃卜洛願氏亦用其說按史記武王初定洛邑而洛誥周公先卜河朔黎水者公未敢遽遷殷民懷土之情歟孔安國謂卜必先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又卜澗水東將定下都遷殷頑民遣使以所卜地圖及朕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簡擇洛誥之文則又卜澗水東其召公併卜歟或周公至洛而併卜歟或周公至洛而始卜歟然皆本於周公之命也伴使也書序云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

命誥作多士觀書序及書未見王城成周之爲二左氏乃有王城成周之殊孔子作經必不如左氏之數更其辭以爲文而已蓋周初澗水東西皆曰成周至春秋時始分澗西之城曰王城澗東之城曰成周孔子因魯史而書昭公三十二年敬王使富宰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然則澗水之東成王周公之時已城之矣杜預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周紀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休休公既定宅伴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

周公雖歸政而成王尊敬不替曰匹休又曰我二人共貞亦相與有成之意也休美也恒久也可長久故吉王誥公誥以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于齊百工伴從王子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駕馬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子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餽餼厥攸約敘弗其絕

公曰王始舉盛禮祀于新邑其舊文所無者亦皆秩而祀之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子整齊百工使從王於周子惟曰庶有施行之事意其必善而今王即百工而命曰當記

功於宗廟以功作元祀意謂功德積累其大者得列於元祀盤庚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謂配享也又命曰汝受命駕志踴我其意爾駕厚如此今我大開視爾記功載籍而所記者乃悉汝所自教之官皆汝私人受教於汝者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朋孺乎孺子惟與爾朋往乎無若火始餽餼其所灼已有次敘而弗能止絕乎其朋雖未至於姦惡而與周公異趣矣此放逸之漸不可長也

厥若葬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稱爾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

彝平常也其平常無事時及臨事時皆當如我在周時百

工也蓋此百工皆齊周公所精擇不可棄也今往新邑使爾有僚者即就周之明察其有功而作之作進用也宜博厚寬大以成寬裕之德蓋慮成王不知周公所齊百工之善而輕苛責之教王寬厚有容則永有譽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周公知成王未明曉知其必爲百辟諸侯所惑羣臣多周公所擇而諸侯皆仍其舊雖文王武王德化丕變而滅國五十知不可訓誨者亦多罪不至於滅者亦未皆誠心於善故有享上多儀而誠不及物者易曰言有物謂誠實也

儀不及于誠謂之實不享上可也以其不用心志於享心不享上儀雖享上凡民皆曰不享此等不誠之人明明是相侮是謂爽侮周公善形容小人情狀謂此等人惟專事爽侮今俗謂之對面相侮美蓋齊整之分率於誠不誠見之凡民皆知豈王者而不知

乃惟孺子頑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樂民舞汝乃是不變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朋長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孺子惟頑朕朕不暇聽朕教汝輔民舞性之道汝乃若是

不明是不永哉言天命必不永也輔民舞之道公與成王講之熟矣若天下者厥職輔民舞性而已無他事也歸政

以來必申明齊教而成王復有未明故又言民有常性本善惟上之人左右之使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而已今成王所記功乃自教之官雖非姦惡然非周公所齊百工之萌則民之常性將亂矣王者當輔之今反亂之正父正人之老成者故司馬曰圻父司徒曰農父司空曰宏父亦明老成周公所用多老成汝宜篤意敬用之凡正父無不順于也若順也言與周公同道正父亦不敢廢汝命乃汝也君命臣行義也正父必遵義恐成王者疑畏正父或不從命故周公云汝往新邑敬哉茲子其辨明篤切哉農厚也篤厚也即洪範農用八政之農彼正父能寬裕我民汝

五語解 卷四

五三

無遠之而與之乖戾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淳宗將祀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  
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移移近衛不迷文武勤  
教子冲子夙夜德配王曰公功業迪邁罔不若時  
若順也自股周以來開端多用王若曰足以明順道而亦  
有別於更端特異其辭之義後言退即辟于周則知成王  
方自洛邑而言故更端曰公明保子冲子謂公保護我教  
誨明白故曰明保公所稱說者大顯德也以用也見於施  
行也以予小子順文武之德而揚其烈以此奉答天命恒  
久和四方民故能使眾心安定師衆也居者止而不去  
也眾心不離也悖厚宗廟及禮將及也稱舉元祀有秩序  
不亂雖舊典無文於善當祀者咸次序祀之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蓋習聞公素講而用其言自古諸賢習聞德有明  
光之說而不知實有明光者此明德之光惟可自覺誠自  
信如日月如水鑑無所不照而光明畢照然則矣止至于  
上下亦昭昭四方也衡平也逐迎也言將平也子冲子惟  
夙夜致謹祭祀致謹也其餘皆公之所為公之功也此  
一節惟深成謝周公之功德教誨良久又曰公之功在平  
其輔我迪行篤切無不若是時是也茲周公責切篤至成  
王心服言公素教無不如此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  
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諸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

命公後者為周公立後謂封伯禽於魯也言予小子往洛  
邑即當行封建之禮蓋以公之去留為重也四方雖已迪  
治其亂而周之宗禮不定則無以垂法後世也公之大功  
亦未能枚舉也公惟以典禮為治垂於後世以為土農建  
功者之監則可大保我文武治民之輔佐矣四輔皆設為  
四維之輔惟周公足以當之周公作官禮史不詳其何時  
以書考之當在洛邑告成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敢其原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五語解 卷四

王既留公以定禮又言公能成其功則執事皆知厥歡  
而相與以有成也言祇歡而先以肅將言禮事以敬舍敬  
無以乘事也公無困哉漢書作公無困我言公無以我而  
告困也困者倦勤於事之意成王所以受周公忠者慮  
在無敢周公所以儀型四方者止在弗替蓋成王能知周  
公之心體備於身君以無敢為本下有弗替之功是君臣  
之極盛也其世享承上命公後而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誦予來相宅其大尊典朕厥民亂為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  
周公既承王命因上述祖考之德祈王開基於後世也民  
為文王受命之民惡可不思惠保乎武王未受命其所以  
胎於後王者以能克大我恭敬之心以保民為輔相也王  
今相宅既定將考定典禮兼設殷民為四方新主矣其所  
以承先業裕後昆者不外乎恭蓋堯舜所以為後世帝王  
之法者惟以恭為本故周公屢以為言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  
駕前人成烈答其所作周字先  
周公既久而再言故書曰自是居土中而又治多子謂周  
公比肩在朝諸賢及小官御事因前人已成之烈而為守  
之以此答其眾師衆也篤者為守前人之德故能守其成  
烈而不失也惟篤其德故以之答其眾心所望為周字信  
之先因前者成王疑周公故此言字以然成王之心王  
今信矣及字先助明公心以堅王心  
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  
刑法也單盡也親朕所以昭示子之法乃盡文祖德使王  
來新邑致謹於殷地殷民則天命寧矣致謹也即禹克  
難皋陶就桀之意  
子以相也二句曰明稱拜手稽首休字予不敢宿則禮于文  
王武王

於文王武王又曰不敢指又曰休享言致其善享即前言  
告成王之善善無二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周公明經文武用堅明訓凡祀必先齋今公  
不敢宿亦敬也聖人心常精一雖不齋如齋他人則不可  
繼言患無致無有造自疾則知禮文武實堅明訓旨  
患無致無有造自疾則知禮文武實堅明訓旨  
後萬年其永觀朕于懷德

公若王當惠順為志凡百有敘而無亂無自構成其疾也  
使萬年朕足於汝德言洪德備足流澤萬年則此新邑之  
殷乃長久有成引長也考成也王當使殷之臣民奉承有  
敘不亂至於萬年朕于朝伯禽常與成王同處故公因及  
之意謂公老矣不復永懷王德惟朕子永懷王德  
戊辰王在新邑祭成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遷祇爾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祿王命周  
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春秋魯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拜手前魯公拜乎後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禮祭必有賓祭禮君率往  
周禮家宰贊王牲事恐者為其周公乎自王賓殺禮至逸  
語正祭行事也成格謂凡與祭者畢至也孔安國曰自戊  
辰以下史所終述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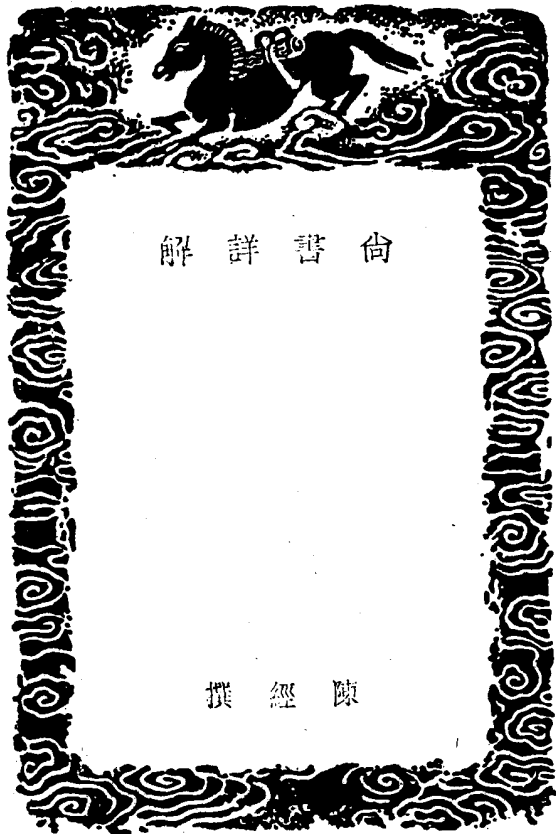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五語解 卷四終





尙書詳解目錄

- 卷一 虞書典
- 卷二 虞書典
- 卷三 虞書典
- 卷四 虞書典
- 卷五 虞書典
- 卷六 夏書典
- 卷七 夏書典

尙書詳解 目錄

一

尙書詳解 目錄

- 夏書甘誓
- 卷八 夏書五子之歌
- 卷九 夏書胤征
- 卷十 商書湯誓
- 卷十一 商書仲虺之誥
- 卷十二 商書湯誥
- 卷十三 商書伊訓
- 卷十四 商書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 卷十五 商書咸有一德
- 卷十六 商書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 卷十七 商書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 卷十八 商書高宗彤日
- 卷十九 商書西伯戡黎
- 卷二十 商書微子
- 卷二十一 周書秦誓上 秦誓中 秦誓下
- 卷二十二

尙書詳解 目錄

三

二

- 周書牧誓
- 卷二十三
- 周書武成
- 卷二十四
- 周書洪範
- 卷二十五
- 周書旅獒
- 卷二十六
- 周書金縢
- 卷二十七
- 周書大誥
- 卷二十八
- 周書微子之命
- 卷二十九
- 周書康誥
- 卷三十
- 周書酒誥
- 卷三十一
- 周書梓材
- 卷三十二
- 周書召誥
- 卷三十三
- 周書洛誥
- 卷三十四
- 周書多士
- 卷三十五
- 周書無逸
- 卷三十六
- 周書君奭
- 卷三十七

- 周書蔡仲之命
- 卷三十八
- 周書多方
- 卷三十九
- 周書立政
- 卷四十
- 周書周官
- 卷四十一
- 周書君陳
- 卷四十二
- 周書顧命
- 卷四十三
- 周書康王之誥
- 卷四十四
- 周書畢命
- 卷四十五
- 周書君牙
- 卷四十六
- 周書四命
- 卷四十七
- 周書呂刑
- 卷四十八
- 周書文侯之命
- 卷四十九
- 周書費誓
- 卷五十
- 秦誓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至奉議郎。泉州伯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載于宋史藝文志者五十卷。今抄帙尚存。檢勘卷目。並同。無所缺失。蓋亦流傳僅完之本也。經生於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

古疏間參以新意與蔡傳頗有同異中間每采後世之事以證古經雖本程氏說易之例然如解說  
樂傳嚴條引伊川語董五經事似為非體又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恐則于聖人懲  
惡之義亦有未協前有自序云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苦心與是  
書相契而無間然後如典訓諸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于陸九淵  
六經注我之說始傳金谿之學派者然其句梳字比議論正大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之行  
可與林之奇夏煊諸家相為羽翼子經義固殊有補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左中允臣季學錦

### 尚書詳解發題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誓命夫人  
皆能知之至于皓首窮年研精極思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  
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而已于已矣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斐語足以該之至  
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于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  
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  
之良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革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為同條共  
貫也昔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  
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旋若影響泛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  
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于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  
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往而非  
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于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  
卒非寂滅也蓋難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  
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

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且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

### 尚書詳解卷一

#### 虞書

宋陳經撰

堯典  
夫子讀易自伏羲而下定書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則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  
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則二帝而上蓋有書矣夫子斷自唐虞者蓋二帝而上隨時有作順乎風  
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事則樸略而未備雖乎堯舜繼作人道始備可以為百王之  
冠後世之所取法故書首二典觀論語堯曰篇稱堯曰咨爾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  
行于天下後世者也知堯曰篇之所載則知夫子所以定書之本旨矣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堯舜之  
事自後世觀之企慕而不可及殊不知此特聖人之所常行初非駭俗絕世甚高難行者也孟子曰人  
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堯舜于其常行之外豈復有所增益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夫子之所作也書序序所以作書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聰明文思形容堯之德不可作四事論

言乎堯之中虛無物以窒之謂之聰言乎堯之心外物不足以蔽之謂之明堯之聰明如此不獨得之于中其文又見于其外所謂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四體粹然見而盡背謂之文有是文而智慮之未深泛應之不能皆當容或有之必如夫子之行止久速無可無不然後可以言堯之思堯之聰明以一言形容之有未盡故又曰文又曰思所以形容其一德而非四也猶齊聖廣淵溫良恭儉讓是也既有此德自然有此光光者是德之不可掩也天下雖大不逃乎堯光輝之中愚不肖有是心皆而蔽之尚不足以安其身何以安人賢者有是心不皆不蔽猶未至于廣大足以安身或足以安人未足以安天下聖人有此心不失其全天地萬物盡在吾德之中聖人不擾不作則天下固已安矣或曰堯有堯之性萬物有萬物之性堯有何預于天下曰性一也人各得之如日月之明散在萬物萬物各得其明此明而不偏其為明無二也故堯全是性天下無不應者其機同也天下各具此性無以感之則亦影喪迷亂如行德而仁行暴而鄙天是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聖人胸中所過者化有天下而已不與焉天與賢則與堯堯豈以位為樂哉堯豈以天下而私諸其子哉吾觀堯自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其國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盡其平生之所為而夫子序書又以四句而該盡一篇之義嗚呼辭約而義盡也如此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上曰字是史臣之辭下曰字是言堯之事若順也稽攷也順攷古道而行者帝堯也自堯以前皆謂之古堯之稽古豈拘拘于陳迹事而求合之哉順其理之所當然不出于一人之私意者皆古也勳功也放猶依也天下有是事則有是功堯非作意為之如過功事者之為特依其理之所自然而已欽明文思即聰明文思也去聰而言欽蓋明足以兼聰聰明非欽無以立德君子敬以直內荒怠之心乘之雖有聰明聖智不可得而固矣安安之至也如存存之謂有堯變為心焉則不得其安安者不侮之稱讓者不爭之稱孟子以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即此可見允恭克讓者恭讓之至以堯舜之大孟子稱之只在徐行後長之間作書者稱其允恭克讓以此見謙沖退託降心遜志誠入德之門禹不矜不伐此心也太王王季之抑畏此心也夫子之則吾豈敢此心也學者誠能于心中平氣定之時無矜己以勝人無忿爭以陵人優游和緩慈祥悅豫只此時心豈非堯舜者乎史官稱堯之德既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允恭又曰克讓誠以堯德之大一辭不足以盡之故極其形容而後已惟堯有如此之德則東南西北上際于天下極于地無非此德之所寓謂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不信然堯非有心于被四表而不能不表也非有心于格上下而不能不格也光之所被四表上下天地萬物皆莫能外合內外一表表作書者其善稱堯之德也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則而俊德而下為治之序如大學所言是也大學之道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不

言修身而言明俊德者蓋能謙讓德之人此身之所以修也必先自知而後知人未有知人而不自知者也俊德之人為難知也而堯能知之則自身而家親九族而九族睦矣自家而國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矣自國而天下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矣百姓昭明也隨才而授之以職所以平之因其功而授之以祿所以章之百姓樂于著見其才則昭明也萬邦本自有和善從而協和之則萬邦可便為一邦萬人可使為一人翕然從上無有異志則於變時雍也聖人功用之速一視九族九族隨而輯睦一平章百姓百姓隨而昭明一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也斯來動之斯和叩之而鳴觸之而應捷于影響豈可不知其自來哉克明俊德者其所本也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論語載事父母事君亦必先之以賢賢易色蓋知賢之可尊則能致治能致治則無施而不可矣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堯之命官也聖人之治先化而後政先道揆而後法守故命羲和繼于黎民於變時雍之後羲和即重黎世掌天地四時如下文之分命中命是也欽敬也若順也日有甲乙月有大小星有二十八宿辰有十二次日月之往來星辰之躔度不能無贏縮必作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曆如置閏象如增璣玉衡天時既定人事自正故曰敬授人時如析因夷隲是也雖然占步之法在于羲和而所以行占步之法不在羲和而在帝堯之敬心也羲和之職特有司事耳非有帝堯終始一敬心則占步之法徒為虛文惟其敬心與天無間欽若于未有曆象之前而敬授于已有曆象之後精神運于象數之所不及誠意孚于告令之所不盡則堯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皆此一敬也

分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人與天地萬物同此一氣天地未定位一氣混然及此氣既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浮者為天凝者為地天地之氣交感而生萬物而人最靈皆此一氣也星辰得之而有次舍躔度日月得之而有四時長短人得之而有折因夷隲物得之而有作託成身鳥獸得之而有胎卵生化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日不付少息亦不付少差易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惟知道為能賦職大要則以人為主蓋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是故三才之氣相為感通人道亂人事乖則其乖戾之氣亦足以感觸天地三才之氣交亂而災害日臻陽愆陰伏凶荒荐臻民益困窮故聖人正天時所以治人事即人事所以相天時二者常相因此堯之所以命羲和一篇尤詳既總命之又分命申命之其意不出乎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二句而已蓋和所掌雖曰天地四時以堯典攷之實主乎農事如寅賓寅饒東作西成折因夷隲等皆農事也四民之中惟農為重七月陳王業之詩所以首一之日二之日七月流火春日載陽皆所以為民事之候與此意同上古事簡一官而兼職者衆據孔氏傳下文四岳

以為義和四子。是義和四人者。上治天時。下治農事。外掌方岳。蓋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掌方岳之事。先儒以堯于卿官之外。別命義和掌天地。左傳稱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于卿官外。別命義和。似尊于諸卿。後世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獨相保章。即義和職也。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知尊其所掌。自漢以後。文史星曆。近乎卜祝。遂指為術數之流。而古人之意。深薄矣。蓋緣後人以天人分爲二事。不知堯所以命官。天人只作一事也。四人者。雖分掌四時。其實只一事。互相通融。東方之地。青州。屬夷。既略是也。居其官。不居其地。故曰宅據日所出謂之陽谷。即屬夷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非真有是谷也。黃賓出日。寅敬也。賓。迎也。陽氣發生萬物。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黃賓非真謂迎日也。以日出而作之事。義仲之所不敢忽。平秩東作。使民勤于耕稼。不倦于始。是乃所以資之也。平。謂均其勞逸。秋。謂序其先後。日中星鳥。春分之昏。晝夜等也。星鳥見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七宿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星鳥。以此可以殷仲春之氣。四時各三月。舉仲以該季孟。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民于此時。分祈在田。謂老弱居室。丁壯就功。鳥獸于此時。乳化曰華。交接曰尾。命官本爲民事。而及于禽獸者。仁民愛物之意。聖人以天地人物爲一體者也。申命義叔。宅南交。義叔所掌者。夏時之事。故宅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平秩南訛。訛。化也。自苗而實。則已化矣。故化育之事。義叔平秩之一歲之事。莫大于夏。當其實也。防其水旱。去其積滯。自此以往。則成熟矣。必當致其敬。以盡其力。所以與三時獨不同。日永星火。于是晝長夜短。大火之星。見于南方。角。亢。房。心。尾。箕。東方之七宿也。其次爲大火。故曰星火。以此可以爲正仲夏之氣。民于此時。老弱亦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事。鳥獸于此。時毛羽希少。改易革故。分命和仲。陰陽之事。各有所分。故和仲掌秋而分命之。宅西曰昧谷。徐廣曰。西。今天水縣。昧谷亦猶春之鳴谷。以日入而昧。故曰昧谷。黃健納日。敬而送之也。陰氣成熟萬物。人當順其成熟。勤于收藏。實健非真有以送日也。以日入而息之事。和仲之所不敢忽。平秩西成。使民謹其收斂。不廢于其終。是乃所以實健之也。宵中星虛者。秋分之夕。亦晝夜等。虛星見于南方。斗。牛。女。虛。室。壁。北方之七宿也。其舍爲虛。故曰星虛。不言日中而言宵中。蓋春。陽也。以日言。秋。陰也。以宵言。冬。亦陰也。何以不言宵。蓋冬者。陰之極。爲其嫌于無陽也。陰極則陽將生矣。故以日言。仲秋之氣。可以正矣。民于此時也。已見將收成。不復耕耘之勤。則其心和而平易。鳥獸毛毳。得秋氣而毛羽更生也。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朔方。即北方也。幽都。即幽州之地也。不言北而言朔。北則無意義。朔則有盡而復生之義。如月吉謂之朔也。不在朔易。春。夏。秋。則農事未艾。故平秩之冬。則無事。特察之而已。謂察所已藏之物。以待來歲改易之事。遵約蓋藏。循行積聚。嗟我婦子。日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日短星昴。冬至之日。晝短夜長。昴星見于南方。奎。畢。胃。昂。參。西方之七宿也。其舍爲昴。故曰星昴。以此可正仲冬之氣。厥民隩者。隩。室內之名。入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焉。觀聖人所以成輔相之道。亦至矣。豈特曆象而已。既曰欽若。敬授。又曰寅賓。寅。敬也。蓋敬心無時而不存。所以上而星辰。下而民事。

微而鳥獸。莫不各得其宜。苟于此焉。心失其正。則陰陽紊于上。民事紊于下。鳥獸之微。安得以遂其生哉。雖然。二十八宿皆星也。于此獨舉中星。何哉。月令。每月皆曰。惟舉一星之中。蓋君子治曆明時。亦惟取其中正。而不差爾。四時舉仲月。而星舉中星。意可見矣。天子以南面聽天下。故中星各以南方視之。然四方中星。即二十八宿也。或言象。或言次。或言舍者。蓋古之作史者。其辭簡嚴。欲備衆義。不能備舉。故言鳥以該龍與虎。龍言大火以該析木。至于星紀。言龍。以該角亢。至于翼軫。各以互見云爾。看此一段。雖是義和職掌如此之詳。又當知人主本無職事。乃命分命。申命。此人君之職也。帝曰。咨汝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前此既分之矣。今又合而告之。前此是曆象之大概。此又言作曆之本。期者。周一歲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尚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運。一月一周天。而與日相會。聖人以其奇數而置閏。故一歲冠六日。併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一年。曆十一月有奇也。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四時所以定。歲功所以成也。百官與事而造業者。信四時而治事。故曰允釐百工。既允釐。則庶績自廣而明矣。曰百工。曰庶績。則不備析因夷隩之見于民事而已。振旅于春。芟舍于夏。時之屬乎兵者也。芟舍而郊。龍見而勞。時之屬乎祭者也。以至藏冰。頒冰。出火。納火之類。莫不各因其時。以成其功。苟爲不然。則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差三月。十有七年而差六月。四時相反矣。時何由而定。歲何由而成。功若何而昭。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春秋自文公閏月不告朔之後。失閏者屢矣。辰在申而可曆以爲建戌。又安知聖人治曆明時之意。以人奉天。故閏置而歲以之成。因天治人。故時正而功以之立。天人相因。未始間隔如是之至哉。帝曰。嗚呼。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嗚呼。咨若時登庸。若子來。雖兜曰。都。其土方鳩傭功。帝曰。嗚呼。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鮮哉。帝曰。嗚呼。咎。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若堯舜一篇。須見得堯舜所以盡君道。若舜典一篇。須見得堯舜所以盡臣道。蓋君道在于無爲。乾知大始也。臣道在于有爲。坤作成物也。今觀堯典。堯無他事。惟用人而已。已故明俊德。與乃命。分命。申命。若時登庸。若子來。有俾。又皆是堯之所以用人。知人。以此見人主無職事。惟在于用人。知人而已。雖然。人豈易知。孔子曰。患不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學不至于聖賢。則不足以自知。何以知人哉。漢唐以來。人主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其間雖獲人才之用。要之不出于聰明之坐照。則亦似則屢中而已。是故得失相半。賢否相半。求其能如堯之知人者。蓋寡焉。誰也。嗚呼。誰也。若順也。誰可以順。是登庸之事。登庸。謂進而大用也。放齊以嗣子名。朱者。對。謂其開啓明達。足以當其任。帝以罔諛。可乎。言其口不道忠信。心險而健。不可用也。帝復問其誰可任我事者。子來比之。登庸。則登庸爲大。然堯之所以用。皆欲得其所以順之人。則凡不順者。皆堯之所不與也。雖兜先嘆美之。而後言其人。謂其工夫且鳩聚。僉見其功。其人可用也。帝曰。嗚呼。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以

其工爲人言不相顧。故辭則能言。而用與言違。詐而無誠實。故貌象似恭。而心實傲很自大。如水之滔天。然其人如此。豈足以當子采之任哉。四岳者。大臣掌方岳諸侯。如後世周召分陝之類。意欲以治水之事。責成于四岳。與前之時。皆不同。湯湯言水之流也。湯湯言水之大也。浩浩言其不已也。皆所以明洪水之爲害如此。自人情觀之。水害方熾。民不得其所。堯若不可一朝居。今觀堯所載。堯以咨四岳。有能俾乂其辭。緩而不迫。從容而不懼。以見堯時所以備先具者有素。不至而困民。又見堯擇人以任其事。不至於倉皇無策。食曰。舜哉。衆人同辭而對。嘆其舜之才。可以治水。帝曰。嗚呼。方命圮族。謂舜之爲人。不能循理。嗚呼。而且逆天命。毀敗善類。蓋治水必得夫順水之性者能之。其人既。無成功。而後安可用哉。宜其漚洪水。汨五行也。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已也。言餘人盡推舜可用。試之。無成功。而後可已也。故齊舉朱。雖兇舉其工。不聞有試可乃已之言。以見舜之才。衆人所推。當禹之未與。在廷之臣。可以平水土者。未有出于舜之右者。故四岳力言之。堯亦不能違衆而自用。故以往欽爲戒。謂如舜之才。自今以往。能致欽。則可以庶幾。蓋舜之所短。正在不能敬爾。九載績用弗成。作史者記其首末。以見堯之初心。知人爲不妄。九載之間。舜豈無功。但不成爾。然則舜之無成功。一二年間。亦自可見。何必遲之九載。坐視斯民之受害哉。曰。三考黜陟。唐虞之法也。待人以寬。使得展盡四體。故以九載而黜陟。法自堯立之。亦自堯行之。安可必其不能成功。而遂先自亂法哉。余攷此三段。見知人爲人主之盛德。而堯之所以觀人者。大率觀其心術。不觀其才。若朱之啓明。共工之偃功。舜之試可乃已。若論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之不正。才適足以爲堯之資。後世因蔽于才之可喜。遂以用之。至于敗人之國家者。多矣。此堯之知人。所以不可及。而放齊四岳之所見。所以不及堯歟。放齊四岳。雖兇。均爲衆不當其人。而羈兜獨以比周而在四凶之列。何也。放齊四岳。特所見之未至爾。雖兇。將言其工之功。而先稱都以美之。張大其辭。則足以見其惡。相濟之罪。故也。朱與雖兇。其辭不可用。堯特爲不能去之。猶使小人得以側迹朝列。何也。蓋人主用人。兼收並蓄。隨才而器使之。數臣特不可以居上位。仰副帝堯。所以責任之意。爾。如彼之才。布在百執事之列。豈無足觀。又況堯以聖明在上。灼見幽隱。雖有奸心邪謀。將安所施。彼之奸心邪謀。既無所施。堯于此時。雖從而擯斥之。是堯以無罪而黜士者。是堯之逆詐。值不信也。豈堯也哉。雖然。放齊舉朱。堯知其不可。雖兇舉其工。堯知其不可。四岳舉舜。堯又知其不可。夫其不可用。堯既一一知之。則當時之可用者。堯未嘗不知也。堯既知之。何爲不自舉其人。以任登庸之責。子采之資。治水之責。而必詢之衆人。詢之四岳。堯豈知之而故爲如是耶。蓋堯雖至聖。不敢以聖自居。而忽略他人之所長也。堯之意。謂吾雖所見如此。他人之所見。亦豈無出己之上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堯之精于衆。舍己從人也。堯。吾既不忍略衆人之所見。得則人廣衆之中。以公議舉之。吾則汝其當否。以公心進退之。是其始也。詢之于衆。求之于衆。衆舉在人。而堯不失于衆。已其終也。用之在我。舍之在我。成之已。而堯不失于衆。此堯之所以爲善知人用人也。堯典篇。記事甚簡。而載知人事。至于特書屢詢。一書。其亦以是爲後人之法歟。堯明多君子。此則記其小人。堯之治多美備。而此記其洪水之災。

呂東萊以謂堯之盡變如此。其說爲長。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條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舜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段堯老舜攝之事。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也。堯既知有舜。復欲先遜四岳。何也。以天下而與人。古無是理。四岳。朝之大臣。總攝百僚。而居其上。觀其否德。忝帝位之言。度德量力。如此。則四岳之賢。亦非庸流。堯于遜其位。必先四岳。如其四岳不敢當。且推遜于舜。而後堯始及舜。其次序自當如此。以是知堯之授舜也。出于衆人之情。以人情而下天意。向背。堯何嘗容一毫私心。孟子識此意。則曰。天與賢則與賢。設若堯于此時。已知舜之聖。舍四岳而遜授之舜。不詢之大臣。不致之公論。不由其次序。是私意也。是乃啓後世人主之私心。不得與人燕者。私以與之人。其爲害豈不多哉。庸者用也。巽者。順也。汝四岳。既能用吾之命。必能順吾之位。曰。巽朕位。則凡居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者。無一而不順理也。故自知其否德。辱帝之位。以言其德之不足也。曰。明明揚側陋。堯于是命四岳。明其貴顯。揚其側陋之微者。謂不擇貴賤。師錫帝。衆人同辭而與帝曰。有條在下。曰。虞舜。舜時年三十未娶。故曰。舜。帝曰。予聞如何。予聞者。堯已知其人久矣。如何者。未知其果如何也。常此之時。朝廷清明。上下無壅。士修于草野之中。而名已達于朝廷之上。又見得堯未嘗不留意于人才。雖側微之賢。猶自知之。如漢尙有遺意焉。武帝先識兒寬。宣帝知東海蕭生。皆此意也。堯既聞其名。又問其如何者。將以攷其實。不專于傳聞之可信也。岳于是舉其所難能者。以對曰。舜之子。以父則頑。以母則嚚。以弟象則傲。蓋慈愛之父母。友順之兄弟。人之所易處也。而固父母很傲之弟。日以殺舜爲事。豈易處哉。今也能和以孝。孝敬之心。動于中。負罪歸己。歸德齊懷。至誠不已。如此。雖頑嚚很傲之親。亦能蒸蒸。又。不格。堯也。進進于治。不至于姦惡。孟子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特腹股。是也。帝曰。我其試哉。觀此一句。可見古人用人如此。其不輕如此。其不驟。四岳舉舜。堯已知其方命。必曰。試可乃已。四岳舉舜。堯已知其可用。又曰。我其試哉。後世有以一言悟意。遂至宰相。用人如此。其輕易。何足以得人才。堯之試舜者。欲妻之二女。以觀其齊家也。舜處人倫之親。未有妻子。猶可言也。妻子具而孝成。成于親者有之。貴驕之女。或以陵人者有之。今也二女之在嬀汭。能自治而不易其節。能降下而不恃其勢。婦也。執婦道于虞氏之族。嗚呼。此豈常人所能爲哉。帝曰。欽哉。謂舜雖已盡其道。欽敬之道。尤不可忘。蓋斯須有意忽之心。則不足爲聖人矣。觀此一段。難見堯所以授舜。有次第。歷歷不輕。以天下與人。又見得四岳所以稱舜與堯。所以試舜。不在其他。而在齊家之一節。蓋一家者。一國與天下之則也。易曰。齊家。詩之。二南。無非正家之道。自此而推之。治國平天下者。特餘事耳。然則君子欲齊其家者。豈家自能齊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身之不修。而能齊家者。妄人也。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情倫者多矣。三綱既不正。靡一時之治。若可哀。而不足以傳遠。所以或再傳而遂。

亂或中衰而卒不振治少亂多學者可不推原其故哉

### 尚書詳解卷二

#### 虞書

舜典

觀舜典一篇自微五典而下至巡狩放制度分州潯川等事記之如此其詳與堯典異者蓋堯老舜攝位堯所已行者舜申之堯之所欲行而未行者舜推廣之臣道也子道也故曰舜典一篇當知舜所以盡臣道者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者君德之大仲虺曰惟天生聰明時又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靈武王曰豈聰明故序書者稱舜之德惟曰聰明側微草野之中而聰明之德上達于堯堯自信之矣而天下未之知以天下與人望實未孚而使人猶未之知未之信則不惟人情有所不安雖舜亦不敢安故將使嗣位則必歷試諸難曰歷試曰諸難則其所以試之者非一事也舉諸難則足以該一篇之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潯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堯謂之勳舜謂之華聖

人表裏如一勳華即其可見而言之也潯深也哲也文華也明達也溫和也恭敬也允信也塞實也自內而形之外則潯哲之發固所以為文明由外而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為允塞其實一德也而異名之與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初無以異特稱之之辭自不同玄幽酒也幽酒之德升聞于堯乃命之以官位此二五大入交相見之時也有堯之欽明文思自然光被四表有舜之潯哲文明自然升聞于堯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資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以下皆歷舉舜之事常人之情得其一未得其二知于此不知于彼以舜之聖無所不能蓋其潯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其功用如此慎微也微美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所常行謂之五典舜能敬五典之美而五倫無不順從左氏謂無遠教也百揆者揆度百官之事堯時宰相之職納于百揆則百揆之事非井有條而不紊左氏謂無廢事也資迎也四門者四方諸侯來朝而舜資迎之莫不穆穆而和左氏謂無凶人也感化之速與帝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納于大麓案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弗迷觀此則知事出非常變起意外蓋猝然臨之而不驚不震者也險夷一節自非誠之至者其孰能然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庶可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呼舜而來詢詢汝以事考汝之言既能致其功矣帝堯雖號知人亦不以空言取士既詢事以考言又因言以資其功則舜之所以言于堯者皆其胸中之規畫素定終身所行無一不合者韓偓北取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范文正公上宰相書皆以一言決定他日之所為而況舜大聖人而言有不合于所行者乎三載汝陟帝位唐虞考績例以三考九載而此之三載者蓋九載常法也以舜之歷試諸難隨隨效天與人歸有不可已豈常法之所能拘哉舜讓于德弗嗣非備禮而為此謙讓誠以神器之重而不敢以輕易而居而舜之度德亦不敢自以為足也德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德能蓋天下而不自以為能舜之讓于德者豈非誠之不已者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曰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堯既不聽舜之遜舜亦不可得而辭矣正月上日猶曰朔日也受終于文祖乃堯受終也終始之義甚重使帝堯在位政事有關民物失所有絲毫之愧心則不足為善始善終今也由即位而至于今日無一不盡其善帝堯之資稟矣文祖者堯之祖廟有文德故謂之文祖堯于此而受終則舜于此而受始可知曰受者如有所受然非己之所得專也璇璣玉衡正天文之器如後世之渾儀機可以運轉衡如簫管之狀璣玉者天象尊嚴以珠玉為飾七政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在察也璇璣玉衡觀七政之運循其常度無有差錯此所謂齊也人君為天地星辰之主君有闕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其意與堯典若曆象同肆類于上帝肆也類者祀昊天上帝併與五帝而祀之其牲其器各依其

方之色故曰類。禮于六宗者，精意以享也。六宗，三昭三穆。天子七廟，祀上帝時，其祖已配天矣。故只言六宗。先儒之說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則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孔光劉歆則云：乾坤六子孔安國則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賈逵則云：日月星河海岱。馬融則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康成則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惟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今以文勢攷之，舜即位之初，上告天神，中告人鬼，下告地祇。則六宗當從張髦之說。望于山川者，天子祭四望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既遠，則望而祭之，獨于羣神，則不特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者祀之，雖祀典不載，如祭法謂有天下者祭百神，皆備及之也。曰類，曰禮，曰望，曰禘，各隨其宜也。輯五瑞而下，所以觀諸侯之事也。人君爲神之主，即位之初，既致告于神矣，故自此親諸侯以理人事，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如桓圭、信圭之類，曰五瑞，輯也。既月，蓋正月也。乃日親四岳羣牧，日朝觀四岳羣諸侯，欲其上下情親，以觀羣諸侯之能否，其果皆賢，無所貶黜也。于是以五瑞復還之。故曰班，既輯之，復班之，予奪自我故也。此一段自在璋璣而下，見舜之不敢自尊也。舜不自尊，一聽命于天地鬼神，諸侯不自尊，一聽命于君之輯瑞班瑞，然後見有天下有一國者，皆循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自此以下，舜巡狩四岳之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皆取四時之中。正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一月而北。以其四方順其四時，以見聖人舉動無一而不明天與堯命義和東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義。巡狩東方，至于岱宗之下，東岳岱山，爲衆山之尊也。故曰岱宗。燔柴以告至。若武成所謂柴望告成，既燔柴告天，又望東方山川而祭之，秩序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皆各有次序。故曰秩。肆覲東后，柴望既畢，乃見東方之諸侯，先神而後人也。協時月，正日而下，皆所以正諸侯之法度。時月，正日者，正朔之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之所自始。五禮者，名分上下之所由以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爲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言政治者，欲令政事皆出于一，而變禮易樂，革制度，異政家殊俗者，流放廢貶削之也。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故舜之巡狩時月，必協之日，必正也。蓋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日子時月爲詳，故特言正度者，分寸尺丈，量者，會合升斗，衡者，銖兩斤鈞，度量衡皆本于律。蓋度起于黃鐘之長，量起于黃鐘之重也。律度量衡，皆欲其同。五禮，吉凶軍賞，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則上下無異政，而臣民無二心也。五玉者，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三帛者，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鹿，一死者，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贊，五器即五玉，禮畢復還之。其餘皆受之，所以際其禮意。五器復之，所以昭儉德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即華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即恒山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古

人作文之法，初無他義，歸格于藝祖，即文祖也。歸而告至，則其出而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禮，貴簡不貴繁，觀其事神如此，則舜之道途，所以供給者皆簡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狩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備衛少而徵求寡也。古之聖人，以一歲之間而徧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親民，致察風俗，正其制度，豈復以己之侈心哉？後世不明此意，借指聖經以文其侈，封泰山，禪梁父，以是爲告成功，千乘萬騎，望蓬萊，祠太乙，其失聖人之意亦遠矣。

五載一巡守，卒后四朝，敷奏以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四年而各一朝。唐虞分天下爲五服，畿內甸服之諸侯，執事于王庭，朝夕見焉。無侯于朝，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卒后四朝之禮既畢，而天子復出巡狩，是五年之間，天子與諸侯之相見者，凡二。然後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澆洽無有間隔，朝廷之德意志慮，下達而無隱情，羣國之休戚利害，上聞于朝廷，而無壅蔽，所謂山東之禍，二世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不知者，無有也。然則巡狩朝覲，豈徒爲是禮哉？帝舜于其中，又有以使之敷奏，以言而明試，其功蓋有言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無功者。聖人實質之政，不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獲進，必因言以試其功焉。言在是而功在是，然後錫之以車服，以顯其可用。詩云：路車乘馬，又云：玄衮及黼，蓋車服者，彰著人之耳目，古之所以錫有功者，皆以是。讀四牡之詩，有以見成周之臣，所以展布四體，盡心于國者，抑有由矣。其道路之勤苦，人情之曲折，無不周知，有功者既悅于見知，則無功者愈知所愧，有功者愈知所勸，聖人勵世濟民之具，蓋在此。觀此一章，又當知聖人處治安之世，人情怠惰之時，其致察之精，振勵之嚴，如此。蓋世治無虞，則天子養尊，羣臣養安，人情既久而易玩，玩則紀綱法度廢而不舉者多矣。聖人憂其玩而弛弛而不舉也，于是時時有以振作，時時有以警厲，使人不敢有所玩弛，則治可以常治安，可以常安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明黜陟，至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其與帝舜之制一也。泰之九二，言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亡得尚于中行，當泰之時，治泰之道，若立志之不勇，而事有所遐遺，則泰安可保哉？觀處周之治，則知所以用馮河不遐遺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曠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異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九州之說，其來已久。至舜而始分十有二州。此水土既平之後也。禹貢之書，乃在堯時，故以九州制貢。至舜時，知冀青二州，其地十闊，難以總攝，故分冀爲幽爲并，分青爲營，封十有二山，取其十二州之山至大者，以爲封域。若曠方所載，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是也。濬川，謂深其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之患，如所謂濬源是也。分州封山，濬川，皆聖人防患之意，爲後世慮也。象以典刑，舜于此始輕刑也。呂刑曰：刑罰世重，自堯至舜，民盡於變，俗皆可封，罔于予正，不犯有司，則刑可措矣。于是制爲輕刑，以待其有時而施于法。若下文所謂流殛，扑贖是也。典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常刑



既不用則象以示平民然則舜以流殛而輕其五刑則五刑可以去矣為象示平民蓋民習乎刑之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在一日而殛去之得無昏奸人之心而自去其隄防也哉于是象示平民使知所畏而不取驟去于是尤見聖人思慮周密其愛民之至如此刑之輕重蓋無常時聖人因時以爲政自舜輕刑之後至于夏有亂政而作九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夏商之刑又重于唐虞也周公因之猶未之改至于程王享國百年始復唐虞之法而名訓夏刑是夏商之刑至程王而始輕也流有五刑者有寬也設爲五流之法以寬其五刑隨其情而爲之遠近也在官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輕以警之教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之重以警之疑者之刑則不忍釋之則不可于是乎有金以贖之隨其罪而爲之輕重多寡呂刑所謂百鑿千鑿之類是也昔吳肆赦怙終賊刑此二句該括上面四五句謂舜之所以用刑者大概不出此皆吳肆赦者有過無大也怙終賊刑者刑故無小也無目曰昏天災曰災凡有災皆皆出于過故肆赦怙恃恃其終于爲害者刑之可也欲故欲說惟刑之恤故曰恤作書者所以形容帝舜用刑之心謂舜之輕刑如此原情以定罪如此而欲恤之念未嘗忘欽者敬也以言其不敢忽也恤者憂也以言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呂刑曰朕敬于刑又曰朕言多懼皆此意也然則刑之用豈聖人得已而已也哉觀此一章又當知舜之于堯雖是襲其爵循其道重其華至于事有損益可益則益之如堯時九州舜肇十二州可損則損之如堯時五刑舜則輕之而爲鞭扑流殛初非徇其陳迹祖其故事而後爲循堯道襲堯爵重堯華也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爲微文王闢土讓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至周公而制禮作樂前日之政安在哉聖人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前人之所以望于後人者亦欲其如此也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兇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不必皆死刑也特置之遠方使不與中國齒也何以知之左氏曰投諸四裔而此經上文言象以典刑欽哉惟刑之恤則知舜當輕刑之際猶懷欽恤之念四凶雖劇惡豈遽致之死哉此四凶者左氏所載甚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即四裔也堯不能去至舜而始去之以見帝堯聖明在上四凶之奸謀邪心不敢發露而才謀智略足以立功及舜而爲天子四凶乃于此時忌嫉之心生而奸邪發露不能掩其惡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心即天下之心也舜以公天下爲心而無所容其私可罪者在彼而舜無預焉天下雖欲不服舜得而不服舜攝位之初車服以庸則實足以勸善四罪而天下咸服則足以懲惡此舜所以爲能用其權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聖人之極至也以舜之聖固足以消奸宄而興起斯人之善心又何以賞罰爲曾不思聖人之威天下本不以兵革也而孤矢之利未嘗廢聖人之固國本不以山谿之險也而王公設險以守國者未嘗廢聖人之化民本不以聲色也而三分五中者未嘗廢嗚呼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難之心必如是而後道與法並行化與政並立不然則亦徒善而已矣

舜歷試三年而堯始遜位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始崩百姓追慕堯之德如父母三年四海皆止絕八音其情之傷痛于中至于如此一以見堯之德澤在人爲甚深一以見舜于二十八載之間其號令政事無時而不哀命于堯亦無往而不稱道堯之德意以達于下所以堯雖退而自忘天下蓋未始忘堯也堯自即位以至于殞其壽數之永先儒論之詳矣故不復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堯崩舜服喪三年已畢而即位者也月正元日即正月初一也國君臨年改元必于正月之初示謹始之義或曰正月上日或曰月正元日或曰正月朔旦其實一也作史者欲備衆義作文之體自如此可見其簡古也格至也舜于是至文祖之廟而告即位觀書者當于此以前論得堯之盡君道自此以後論得舜之所以盡臣道蓋君臣各有體自此以前堯猶在上舜方攝位故其事不得不詳自此以後舜已爲君故其事不得不簡詢于四岳者四岳朝之大臣故有事則必先與之謀關四門者四方之門所以來天下之賢開衆正之路也明四目者舜不以一己之明爲明而以四方之目爲明達四聰者舜不以一己之聰爲聰而以四方之耳爲聰此帝舜即位之初首通下情其事有次第故必先謀之四岳而後關四門以至明目達聰也唐虞之世君臣上下已無隱情則下情未嘗不通舜亦不恃其既通而遺忘之以舜之聰明有餘智慮有餘四門四方之賢與夫四目四聰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智慮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萬里主勢萬鈞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豈予一人所能周知備覽今也退然自處于無所能無所聞見之地使在朝及四方凡有所能所聞見焉者咸造焉則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可以灼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見四海者用此道也竊嘗觀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爲要道蓋使吾身立于無蔽之地如人之養生然關節脈理必欲其無所凝滯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古之王者所以使工執藝辨誦詩十傳言庶人謗商旅議者亦欲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不得隱其情然後君臣上下得以無壅以漢之武帝觀之其征伐其重欲其好大喜功不減于秦皇而得爲七廟之宗所以與秦皇異者徒以下情通故也觀主父之徒上書者朝奏暮召輪蓋之詔其所以收亡者無不悉之以此見通下情乃治國家之要道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之時在朝則有百官在外則有十二州之諸侯可謂衆矣舜于內則詢之四岳于外則咨十二牧而凡百官諸侯無預焉蓋四岳者百官之長而十二牧者諸侯之長也吾從其長而責成委任則其長之屬者自舉矣此見唐虞之制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體統相承人主之治至簡至要而不繁者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十二牧之職在于養民養民之急務莫先于食故戒之以食惟時知所以重民之食則知所以養民之時柔遠能邇者五服諸侯自縻服之外有要荒焉要荒之屬蓋與戎狄蠻夷相接者也故戒以柔遠人之道在于能邇遠謂之柔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迫邇謂之能則無所不盡其力下云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即柔遠能邇之道也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允信之任佞之人則難

拒之使不得進。自古蠻夷所以不服者，常生于中國之不振。小人乘間得以邀功生事，妄開邊隙。今也惟德之厚，惟善之信，而任人不得進焉。蓋惟示之以好惡，使蠻夷知所趨向，則小人雖欲生事以開邊釁者無之矣。此蠻夷所以率服。且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至幽王之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誰謂中國安強無禦可乘，而蠻夷得以侵陵之哉。觀此數句，而諸侯所以安民，所以懷遠之道，先後之序，該括無遺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舜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自此以下皆舜之命九官，故言舜曰，所以別堯奮起也。庸，功也。熙，廣也。帝，堯也。載，事也。舜之事皆堯之事，以見順天理之當然，非有一毫之私意也。雖是熙廣帝堯之事，亦非闕其委靡無志者之所能為，必得奮起治功者乃能為之。故舜之意謂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吾將使之宅百揆，以亮采惠疇。百揆者，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類也。明其事，謂掌治典者，掌教典者，掌禮典者，吾能明之。類，類謂使率其屬，治官有治官之屬，教典禮典亦有教典禮典之屬，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故曰亮采惠疇。論相本人主之職，故舜于此咨四岳以求夫宅百揆之人，是論一相也。舜曰：伯禹作司空，衆人同辭而對曰：伯禹在堯時已為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矣，其人則可以宅百揆。禹之治水也，隨山濬川，行其無事，以之宅百揆，固所優為。雖然，禹之賢聖，舜豈不知而必問焉何也。蓋舜于此不敢以一己之意用人，必欲詢之于衆，采之公論，所謂天命有德者，帝曰：俞，然其所舉之人，于是否否，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循前功以命之也。汝既有平水土之功，今使汝宅百揆，汝尤當加勉。懋哉之言，舜所以勉禹也。使禹自恃其平水土之功，無自勉之志，則前功盡廢，後患未已，何足以為禹，又何足以居百揆之任。舜嘗以司空居百揆，亦猶周制以六卿兼三公，然禹拜手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此見禹相汲引，濟濟相讓，不矜己以忘人，不抑人以揚己，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安有稷契皋陶之賢，而禹不讓之哉。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進，不許其所辭，謂汝當宅百揆之任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因禹薦此三人，遂稱前功而申命之。棄者，名也。后稷，官也。黎民，當洪水未平，其險阻艱難者，在于飢故曰阻飢。汝后稷為能教民稼穡，使之得其粒食，百姓所以不相親睦，為其五品不遜故也。若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品有五，謂之五品。五品不通，謂為父子者，不知有父子之理，而至于相殘，為兄弟者，不知有兄弟之理，而至于相賊，此皆不遜也。汝契為司徒之官，教人以人倫，處己者，敬不敢怠忽，其事教人者，寬綏游而不迫也。蓋不敬則誠不足以成人，不寬則急迫而使人難從，敬于己，寬于人，而敷教之道盡矣。蠻夷猾亂中國，率行攻劫曰寇。殺人曰殺。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皆蠻夷亂華之惡。汝皋陶為士師之官，掌刑以治之。五刑有服，服從也。犯某罪者服某刑，故曰有服。五服三就，就其所在也。大罪

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故曰三就。五流有宅，宅，處也。五刑之流各有以處之，故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五流之宅各有三居，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外，故曰三居。觀聖人制為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是纖悉者，皆所以曲盡人情，未嘗執一定之法以律人之罪也。惟明克允，汝皋陶之刑也。惟明為能允當人之罪，蓋不明則輕重大小顛倒錯謬，安足以允當人情，易之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或言明慎用刑，或曰折獄致刑，或曰無敢折獄，其象皆有取于離，則用刑者，惟明為要可知矣。此三段雖是因禹之薦而申命之，亦有先後次序，當而後教，倉廩實而知禮節，使民教死，不貲，奚暇治禮義，故先教民播百穀，而後敷五教，天下不能從吾教，而有強梗不服者，焉教之不從，聖人不如是而止也。必有刑以輔教，然後斯民見所畏而知所愛，見所當避而知所當趨，故先敷五教而後明五刑，此為治之序也。余攷此三段，見古之聖人，不以法之已至者為樂，常以治之未至者為憂，不以其常事為可喜，而以非常之變為可慮。堯舜之時，既曰黎民於變，比戶可封，今也有所謂阻飢者焉，有所謂五品不遜者焉，有所謂猾夏為寇者焉，為堯為舜，雖大無道之世，亦不過于此也。何為堯舜之時，乃有此非常之變也。曰堯舜之時，如於變如可封者，特常事耳，于其常事之中，而忽有此等之變，故舜以為慮，道其常事以為不足喜，舉其非常者以為可慮，聖人局常以是為諒，後世之君，嘉祥美瑞，則喜稱樂道之，以為非常之事，惟恐羣臣之不稱贊已，至于水旱道賊之變，諱而不言，作史者亦記其嘉祥美瑞，以為治世之盛事，又豈知後世之所謂非常者，乃堯舜之所謂常事也哉。

帝曰：嗚呼！小子，食日，垂拱，帝曰：俞，咨，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夔，斯斡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嗚呼！小子，食日，垂拱，帝曰：俞，咨，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于此問其誰能順我百工之事者，蓋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宮室城郭，各有其制，車服器械，各有其度，順之者，循其制，度是也。其有不順是者，或至于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有之，漆器不止以金玉者有之，此百工之事，所以貴于順，而舜所以深致意焉者也。衆人同辭而舉垂，以為可勝其任，帝于是咨垂，汝當共謀百工之事，垂不敢當，讓于夔，斯斡伯與三臣，帝然其所遜，不與其辭，曰：往哉，汝諧。謂百工之事，惟汝之所宜，諧和也。帝曰：嗚呼！小子，食日，草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之事，上者山也，下者澤也，草木鳥獸自有草木鳥獸之性，何預于聖人，今也命官而順之，蓋王者之政，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汙池，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見草木鳥獸一視同仁，無所不愛，然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是得為順其性乎。曰：此所以順其性也。使鳥獸與草木為中國生民之害，益為不可不驅之焚之哉。衆人同辭而舉伯益，以為能勝其任，帝咨益，汝作朕之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四帝曰：俞，往哉，汝諧。朕虞之職，惟汝能勝之，或曰：工之與虞，至微至賤之事，聖人若不必加之意也，殊不知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聖人以天下為一體，豈有身外之事，其為精者本也，其為粗者末也哉。不然，則工曰：予工，是天下無一事非君之事，草木鳥獸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是天下無一物非君之物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百官之大者，莫如九官，至簡要也。工虞之職，至與百揆三就者同其



異同初無他義不必過為穿鑿可也。觀舜與一篇當與堯與相參而觀之。放齊之舉朱離兜之舉共工四岳之舉鯀堯皆曰吁四岳之舉禹舜皆曰兪。堯舜之朝皆小人而舜之朝皆君子。堯舜之臣皆惡附奸而舜朝之臣皆推賢揚善也。蓋此二篇皆記聖人知人之事。事皆惡賢者皆不逃二聖之所見有堯之吁然後有舜之兪。四凶在堯朝奸惡之大者有堯之吁而小人不得志及舜攝位取夫向之所吁者而流放寬宥之至此則小人退而君子進。堯舜和于朝其所通者皆賢所命者亦無一而非賢。觀書者當于舜之兪知其原質自于堯則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可得而見矣。帝曰咨汝二十有二。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分命之。此又合而告之。如堯典命羲和既曰分命申命。又曰咨汝羲暨和。二十二人。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為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功事也。亮明也。時者不失其宜之謂。各因時而明天之事。蓋非人私意所能為者。皆天也。典天敘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服天命也。即此以觀。則凡其工朕虞無非天之事也。既謂之天功。則不可以人參焉。苟一事之不得其時。而忌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一事之不敬。而慢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惟致其敬。又得其時。循乎天之理。以明天之事。汝二十二人者。職掌雖不同。而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則一而已。此舜告戒在廷之臣。如成王作周官之書。以告有官君子。然舜之命官曰咨禹。汝平水土。曰咨益。汝作朕虞。曰咨伯。汝作秩宗。以至汝典與汝作納言。皆以一言而命一官。至成周之世。戒有官君子。則有周官一篇之書。又何其詳復也。觀此亦可以見唐虞之簡古。而成周之庶事大備。風俗之變。聖人不得不因時而為之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考績之法。以三年之久。而後一考其功。及九年三考。然後按其功罪而黜陟之。明者或舉而加之上位。或賜之車服以顯其功。此明也。幽者或幽之幽隱之地。使不得以顯揚。此幽也。然則三年亦足矣。又何必更加九年。蓋事以久而後定。法以久而後精。如使人主求治太速。責效太早。則奸人得勉強矯拂以肆其欺。而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不幸而見黜矣。事何自而定。法亦何從而精哉。今也既寬之以三年。又持之以九年。則奸人雖欲勉強矯拂以肆其欺者。能欺人于暫。而終不能掩其惡于久安之日。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雖不能責辦于一時。而終必能成功于後。至此而黜陟則善惡得其實矣。周官歲終則冢宰受會。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亦此意也。攷周官之法。受其會者冢宰。而三歲詔王以誅賞者。亦冢宰也。竊意唐虞考課之法。亦必宅百揆者為之。雖此篇不可攷。然舜以無為而治內之事。責之百揆。治外之事。責之十二牧。豈以考課之法。而重煩人主之所為也。以成周之法。觀唐虞之法。意其必如此。後世如漢之上計。亦其遺意。然郡國每歲上計。則其久近視唐虞之法已遠矣。又况天子親受計。甘泉避讓。至如諸書督責。以一人之聰明。又安足以周知羣有司之事哉。庶績咸熙。可見舜朝皆君子矣。分北三苗者。自考績黜陟之後。庶績皆熙。咸熙而明。惟三苗之惡不後。故從而分北之。始也。實于三危。宜其君也。今也分北者。分北其黨也。說者以謂聖人南面聽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所向化。密邇清光。如成周之遷頑民于洛邑。雖別淑慝之類。分其善

惡。雖不得難處也。聖人或移變化之機。端有深意存焉。視天下之人。均在所愛。而其不事教者。亦憫之而已。何嘗有忿疾之心哉。故凡有賢而用之。有善而獎之。愛也。有罪而刑之。有惡而黜之。亦愛也。自非大奸及巨惡。怙終不改者。然後誅殺之。然殺一人。而千萬人畏。殺之者不一。而生之者衆矣。皆所以為聖人之愛心也。然則分北三苗者。豈直為是。撤棄誅絕之哉。亦以使之為善。趨于有生之路而已。聖人之用心。其仁矣乎。

舜生三十。微服三十。在位五十。微服方乃死。

舜生三十。是在側微時也。微服三十。謂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謂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為天子者五十年。是為舜壽共一百一十二歲也。陟方乃死。先儒以為升道南方。謂舜在蒼梧之野。或又疑東南不可謂之升。凡升遐曰陟。如惟新陟王是也。乃死者。作哲者以是而釋陟方二字。姑闕其疑。大概則作書者述舜之始終。謂自側微而至微服。至在位為天子。始終之間。一無所憾。無有虧缺不足之玷。陟方乃死。此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意也。不然。則放勳殂落。與陟方乃死者。何為而悉記之耶。人情莫不以死為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為謹。其終曾子啓手足而後知免。又曰。吾得正而斃。斯已矣。嗚呼。斯以為順受其正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九共。九緒。業。飲。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此帝所以理天下之道也。釐。理也。方設居方。則隨其方而設其居方之法。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居方之法。所以居民。如禮記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是也。別生分。類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別其生。使知所以尊祖。分其原。使知所以合族。此聖人經理天下各隨其宜者。若此其事。則載于汨作與九共九篇。與業。飲之書。此三句。即此數篇之序也。其書既亡。其義不可得而強通。

灌賦喻是也。二臣各因其職。各隨其德。及其讓與功既顯。而舜猶且申之。申之云者。有重復之意。謂舉陶不可以讓而自恃。禹亦不可以功而自足也。時乃功懋。故又曰子懋乃德。此皆申之之意。舉陶乃居禹之上。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以禹之功。猶不得以居矢謨之臣之上。則知文墨議論之臣。謀王斷國。論者固不可以功臣加之也。由此觀之。諸將之功。安敢處諸何之右。李愬之功。豈可讓處裴度之先哉。作大禹謨。舉陶謨。益稷。此三篇之書。所以作也。舜以不得禹。舉陶為己。舜禹陶同功一體之人。而益稷者。特附大禹以成功。而亦得以命篇。繼之禹。舉之後。則功何必爭。名何必損哉。苟懷至公之心。其成天下之務。而名與功自顯矣。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文命敷于四海者。作史者述禹之德。若堯之放勳。舜之重華。文命者。謂文德教命敷于四海。以此而敬奉于堯舜之帝。蓋堯舜之所望禹者。亦欲其文命敷四海。禹能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所以祗承之道盡矣。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此即禹所陳之謨。一篇之綱領也。為君難為臣不易。君知所以難。而盡克艱之道。臣知所以不易。而亦盡克艱之道。則君臣各盡其分。各止其所。政又而民敏德。此自然之理也。如使君臣之際。安于其所。僅足。忘心一萌。出其位而虧其分。則施于有政。必有廢而不舉者。民何所觀望。而能速于為德哉。惟君臣上下。均以克艱為念。日在憂勤。發長之中。則政事無缺。合于公理。當于人心。黎民自然感化之速。而敏于為德也。聖賢所言皆內外之道。不分本末。不分精粗。政乃又黎民敏德。只在君臣克艱之中。非君臣克艱之外。自有政又而黎民敏德也。山此形彼。根同體同。惟知道者能默識之。

帝曰。兪。兪。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乘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禹之心。克艱之心也。舜之心。亦克艱之心也。惟舜禹同此一克艱。故禹所言與舜相契。所以開克艱之戒。既然而又信之。謂然哉。禹之言。信乎。其若此矣。使舜于此無克艱之念。則雖禹諄諄言之。舜猶不聞也。猶不知也。必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必曰。君且止矣。吾將思之。兪。兪。若茲之言。奚自而發哉。惟舜既有以然禹之言而信之。遂見帝堯之心。亦此克艱之心。何以知之。堯之時。公道盛行。下情無壅。忠嘉之言。無所隱伏矣。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野無遺棄之賢矣。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萬邦無不寧之虞。當此之時。堯者可以自足。而且猶不足焉。稽攻衆言。舍己而不自用。從他人之所長。意者惟恐衆人之言有所長者。不得以盡其情也。無告者。易廢而不敢廢。困窮者。易廢而不敢廢。意者惟恐斯民有不得其人才之陸沈于下。有不得以盡其情也。蓋此心惟堯能之。堯之心。何心哉。不自足之心也。克艱之心也。使堯于此。自謂嘉言罔伏矣。野無遺賢矣。萬邦咸寧。衆人之所長。不必稽而從之。無告困窮者。不必加之意。則堯為自恃為怠惰。為不敬。安足以為堯哉。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後之學者。不學堯舜。則已如欲學堯舜。但能兢兢業業。能小心翼翼。能懼不賾。恐不聞則堯舜難遠。即吾心而見之。

### 尚書詳解卷三

#### 虞書

#### 大禹謨

序書者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曰禹以功。皋陶以謨。不聞禹也有謨也。今此篇之書。以大禹謨名篇。而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不過曰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然則何也。禹之所謂功者。非其不能言之。謂皋陶之所謂謨者。非無功之謂。禹之謨。即言其所能行。皋陶之功。即行其所能言。言其所能行。謂之成厥功可也。行其所能言。謂之矢厥謨可也。故作書者。以大禹謨名篇。可見聖賢之德。不可以一端求之。況此篇雖伯益皋陶與帝舜反復其言。而大要則皆因禹而更唱迭發也。典謨之書。先賢嘗以為難讀。有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之書。無非君臣相與警戒。說者以為保治之意。未足以盡帝王君臣用心。聖人之德。自當如此。苟須臾而不警。則有間斷。非純乎天德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晷刻。知此意。則可以觀此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中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此夫子序此三篇之大旨也。謀之已定者曰謨。皋陶矢陳其謨。如知人安民是也。禹成厥功。如決九川。

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此伯益申美帝德也。此一章當與前一章相參而觀之。體用互相發明，有前一章無後一章，不足以盡德之廣運。聖神文武，隨所寓而名。豈若是急迫之為哉？廣而無方，運而不窮，以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而不至于聖，以其聖而不可知，則謂之神，而不至于神，以其既定禍亂，則謂之武，而不至于武，以其經天緯地，則謂之文，而不至于文。堯之德，其不可一定名也。如此有至大之德，則必膺至大之任。皇天眷命，命之以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宜也。天非有私于堯，堯非有求于天，德與天同，則命不期而至，理之必然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禹因伯益述堯之德，于是廣其意而為吉凶之說。謂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遂得天之眷命者，以其惠迪而有吉也。惠，順也。順道而行之則吉，非順道之外有所謂吉也。從，逆也。從其逆者而行之則凶，非從逆之外有所謂凶也。常順道之時，返己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焉。外此而言吉，是僥倖于非望之福也。常從逆之時，十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禍可得而道也。故六經言吉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曾不于一己之外而言禍福，以啓人倖得苟免之心。此其為應也，豈不猶影響于形聲哉。蓋形之中自有影響之中，自有響應也。

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隨，罔逢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見禹有順道而吉之言，遂得敬戒之機。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從逆者，皆自夫敬戒者得之。故先吁而後戒，欲使聞者之專其聽也。敬戒無虞，當天下無事可虞之時，人情之所忽，而聖主之所畏也。滿盈之為累，倚伏之不容，人主當于此時敬畏而戒懼，然則常無虞之時，懷敬戒之念，當何如哉。曰：法度不可失也。逸樂不可過也。勿貳勿疑，勿成，罔逢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一國之法度，口容止足，容重無故，不去琴瑟，此一身之法度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此一家之法度也。禮樂刑政，非并有敘此一國之法度也。有法度，則有隄防，有準則，失法度，則是去其隄防，壞其準則，身不喪，家國不改者，未之有也。宮室臺榭之侈，田獵之好，此遊于逸也。安于縱放而難于拘檢，此淫于樂也。罔遊逸，不可過乎。逸，罔淫樂，則亦不可過乎。樂，知其賢而任之，必專，不可以有所貳，知其邪而去之，必決，不可以有所疑。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君子此或疑，則君子引身而退，小人乘隙而進矣。就此數句觀之，亦不能無先後，苟逸樂之心，肆然無忌，則吾心為逸樂所泊，安知其賢而任之。安知其邪而去之。誠疑謀者，謀之未定者也。進退猶豫，足以為此心之累。故斷然勿成之如此，則百為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何施不可。順于道者，必有美名。若違道以干譽，是好名也。合百姓之心者，必能適己之欲。若囂百姓以從己之欲，是縱欲也。好名而縱欲，是以私而害公矣。故戒以罔逢道，罔逢道，意情

也。荒忽也。若于是數者，自以為已足，而慕心生，自以為已過，而荒心生。則雖敬戒，猶不敬戒也。故以無意無荒者終之。根本既固，則枝葉必盛。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四海，同此一也。四夷來王，亦理之必然。合內外之道也。余攷此一章，有以見唐虞之盛，聖君本無過，天下本無事，而大臣告戒之辭，常若禍患之踵于後。蓋惟聖君然後可以受盡言。下于此者，言語必有所畏入而後可。又以其古人諫諍之法，不纖悉于細務，末節惟先有以正其本。原本既正，萬事自得其理。伯益之戒，豈特為舜言哉。千萬世為君之法，莫不在此。因是而上，遡帝之心，堯之稽于衆，此心也。舜之兢業，此心也。大禹之克勤不伐，此心也。湯之懷懼危懼，文之不敢盤于遊田，武之夙夜祗畏，亦此心也。惟純而後不已，而已者非純，惟誠而後不息，而息者非誠。齊桓公以葵丘之會而驕，晉文公以踐土之盟而驕，皆悼公以蕭魚之會而驕，人之度量，如此其相遠耶。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俾勿墮。

此一章亦與前一章相為表裏。前一章乃德之見于治身，後一章乃德之見于養民。故禹之戒舜，先嘆而後戒。謂帝念之而不可忘也。養民之功，雖已成，使帝于此斯須而不念，則已成者復虧矣。所謂德者，何自而見之。惟于善政可以見之也。此二句，惟以養民為主，指其德之實用言之。下文六府三事者，皆言養民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洪範謂之五行。此謂之六府者，洪範以土爰稼穡合而言之。大禹讓以養民為主，故十穀分言之。謂之府者，以其財貨之所聚也。惟修則六者得其養而不亂，正德者，正民之德，如身正于上，民化于下，此正德也。利用者，利民之用，如佃漁取蠶，宮室取大壯之類也。厚生者，厚民之生，如輕徭薄賦，厚而不困是也。謂之三事，是則斯民有所事乎此也。惟和則三者得其平而不乖。六府以養民之身，三事以養民之心，合之而為九功，則九者得其敘矣。謂之九敘，九功之德皆可敘也。謂之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可敘可歌，則無之不咸矣。雖然，當功之未成也，人猶知所以艱難勤苦以要其成，及其既成也，則樂于放肆而不復有艱難勤苦此人之情也。故聖人于此，又為戒之董之勸之，之術焉。休者，美也。福也。戒之意，若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九者之功，無時而忘，則身安而室家長，享其樂。此戒之用也。成者，畏也。以其可畏也。董之意，若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憂勤則有生之理，安樂則有死之道。使九者之功，一時而或忘，則飢寒日至，放僻邪侈，日陷于罪。此董之用也。成之使之心有所慕，董之使之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又不若使之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也。故勸勉之以九功之歌，使之手舞足蹈，感發其善心，薄滌其邪慮，及善心油然而生，則所謂九歌者，有得于中心之誠然，無有勉強矯拂之態。凡此三者，皆所以使其功之勿墮而已。自德惟善政而下，至于九敘惟歌，此養民之政，必欲其備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至于俾勿墮，此防民之具，亦欲其詳也。聖人之養民也，于六府三事之外，又有以維持保全之。若此則斯民之得所養，又安知聖人之力哉。勸之以九歌，觀商風七月之詩可見。

帝曰：俞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聞禹之言，深信于心而然之。且歸其功于禹，地乎天成者，四時寒暑得其成也。六府三事允治者，謂水火金木土穀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信乎其治也。然則禹有平水土之功矣。而及于天時與六府三事者，何哉？蓋天所以生長萬物，而不得人以成其輔相之，則無自而成。使水未平，則天之所以生萬物者不遂矣。使水未平，則所謂金也、火也、木與土也，皆無所措矣。禹治水其功至于平成，而六府三事皆治，此所以為萬世永賴也。隨山濬川，而後世無滔天之患。田賦一定，而後世無取于民之患。歌之于詩者，謂之禮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之見，河洛者猶思其功，謂之萬世永賴，豈不信然。禹自言其功，而舜復歸其功，君臣之間，各言其所當言，不事形迹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自此以下，乃舜欲禪位之事。來汝，禹朕居帝者之位，三十有三載矣。舜年六十二始即位，至此三十三年，壽九十五歲矣。八十九日，曰：百年日期，當耄期之年，已倦于勤矣。有強有弱，若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舜之心蓋與天行健者同，而舜之血氣則衰矣。汝惟不怠，故可以攝我之衆。古之聖人，豈常以位為樂哉？倦勤者不可以居此位，則可以居此位者，惟不怠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有德者民所歸也。于民心之從違，可以卜其德之至與否。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朕德無所能，故民不佞。皋陶邁種其德，民歸之，則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皋陶。常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皋陶之種德也，厚施而不求其報，故其種也，遠積之厚如此。故德之下也，民皆懷之。且皋陶之所掌者，刑而已。刀鋸之慘，斧鉞之威，德何在焉？蓋至威之中，有愛存焉。慈祥位，憐憫恒之意，雖刑而實德也。以見古人之所謂刑者，即其所謂德也。後之世而刑與德始分為二矣。禹與皋陶，蓋同功一體之人。故禹之所遜者，必在皋陶。舜非不知有皋陶也，以有禹在焉，固當先禹，無禹則舜之所禪位，必在皋陶矣。帝念哉，念茲在茲，此禹以皋陶能種德，黎民懷之若此，因以戒舜，謂舜之于德，亦不可不念。念者，念之而不少忘也。當其念不忘時，則德固在此，及其念之既熟，則造次顛沛，從容周旋，不期于念，而德亦不忘也。故釋茲而德亦在茲，形于名言，而德亦在茲，不言而喻出于心者，德亦在茲釋也。名言也，允出也，以見德無適而不在此，其始則實根于一念之微，故皋陶之種德者，此念也。舜之所當戒者，亦在此念也。惟帝嘗知念之功如此。

帝曰：皋陶，惟茲庶民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遜皋陶，而歸功于皋陶者也。惟此庶民無有犯我之正理，蓋天下之正理，舜以身體之，是以天下為一身者也。天下之有過，則亦在其君，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下之不犯于正者，亦在其

君，故曰：罔于予正，既不于予正，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此皆汝作士明刑弼教之功也。古之所謂刑者，豈為殘民之具哉？輔五教而已。故不孝者有刑，不弟者有刑，不睦者有刑，使民知有所避，故因以知所趨而已。期于予治者，期于五教之行也。刑期于無刑者，期于不違此五教也。民協于中者，協此五教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者，君子無刑之心，然猶有期之之意存焉。民協于中者，君子無刑之功。至于民自協中者，則不待有所期矣。蓋中即五教也。出中則入于五刑，出刑則入于中矣。既曰正，又曰中，蓋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罔于予正者，乃所以為趨中之路也。時乃功懋哉，此雖汝皋陶之功。若自以為功而不加勉，則前之功為保其不虧，故舜既稱其功而美之，復因前功而勉之。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得舜之歸美，不敢自居其功，復歸美于舜。此一段前後亦相發明。有皋陶之明刑，無舜好生之德，不可有舜好生之德，非有皋陶之明刑，亦不可。故皋陶所稱者，皆歸于舜之德。謂帝之德無有所過，皆中也。既謂之寬，謂之簡，則不及嗣，賞則延于世，有過則無大刑，故則無小罪，疑從輕，功疑從重，疑若非中也。而謂之罔愆，何哉？曰：此乃以為中也。聖人之心，惟近厚而已，使用心而過乎薄，豈所以為中哉。近厚即中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不簡則失之苛，御衆以寬，不寬則失之暴。臨有統攝之意，御有制御之意，居行簡者，可以臨民，居上寬者，有不足觀，則知寬與簡皆為上之道。罰止其身而不及嗣，惡也，短賞不止于身而延及于世，善也。長過誤為之，雖大罪亦在所宥，以其情之輕在所可恕也。故意為之，雖小罪亦在所刑，以其情之重在不當恕也。觀刑故無小一句，亦可見聖人于仁心之中，自有義，非姑息之謂也。有過則刑，故以其情之已定，可得而知之者也。故宥之刑之疑，以其情之未定，不可得而知者也。故從輕從重，可以罪可以無罪，罪之疑也，則疑從去，故惟輕可以賞可以無賞，功之疑也，賞疑從予，故惟重左傳曰：賞借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事借無濫，亦此意也。與其殺無罪之人，不若失不常之典，失不經，未甚害也，而殺不辜，使無罪者受戮，則其害多矣。凡此皆聖人好生之德。天地大德曰生，一陽方復于建子之月，宙在地中，而易以為見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者，皆所以生物也。聖人好生能治于民心者，洽泱也。聖人推愛人之心，及其決治，則民心亦知所自愛。民既自愛，豈有輕其身而犯有司之法哉。皋陶之意，以謂明刑者，特一有司之職，民之所以自愛而重犯法，豈有有司之所能及。皆舜之德也。舜以罔于予正，而歸功于皋陶，以不犯于有司，而歸功于舜。君臣之際，可謂盛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復美皋陶之德，俾我之治得從子所欲，而使四方風動者，皆汝之美也。四方風動，乃舜之所甚欲也。人君不欲四方之民順上之化，如草之應風，而每每不遂其欲者，蓋不得其人以導達其德意志慮。今也皋陶能推廣帝舜好生之德，民至于罔于予正，不犯有司，則皆為君子之歸矣。豈非皋陶之美

乎且皇陶所著者刑之事也。第見斬艾殺戮。刀鋸斧鉞之威而已。何以能使四方至于風動。又何以爲休耶。以此知皇陶所著者雖刑而實德也。古人不以刑視刑。而以德視刑。故舜謂之德。謂之風動。謂之德。亦如程子謂之有慶祥刑也。豈若後世專事殺戮。而至于不忍言也哉。

帝曰。來。禹。汝。水。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舜。以。位。遜。禹。禹。曰。朕。德。罔。克。舜。至。此。兼。述。其。功。德。以。命。之。來。禹。汝。水。成。子。子。曰。汝。水。也。洪。水。也。水。性。潤。下。而。至。于。逆。行。此。變。異。也。天。所。假。我。也。洪。水。乃。在。堯。時。與。舜。何。預。焉。今。舜。引。以。歸。己。蓋。天。下。無。一。物。而。非。聖。人。之。身。故。一。物。不。得。其。性。則。聖。人。自。以。爲。己。之。責。此。恐。懼。修。省。之。意。也。惟。此。意。弗。嗣。而。後。漢。世。以。異。異。而。免。三公。當。災。異。之。時。三公。自。以。爲。不。任。其。職。引。身。而。退。則。可。人。主。以。此。責。三公。則。不可。若。人。主。以。是。而。責。三公。是。移。過。于。臣。而。己。不。知。懼。者。也。豈。所。以。謹。天。戒。者。哉。當。水。之。爲。患。也。禹。既。能。成。允。其。必。能。成。功。也。惟。先。有。以。成。允。故。能。成。功。此。禹。之。賢。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勤。如。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儉。如。非。飲。食。卑。宮。室。是。也。心。無。兩。用。爲。公。者。必。忘。其。私。爲。國。者。必。忘。其。家。邦。既。克。勤。則。家。自。然。儉。約。矣。滿。盈。也。假。大。也。不。以。勤。儉。之。德。而。自。盈。自。大。此。禹。之。賢。也。成。允。成。功。所以。言。禹。之。有。功。勤。儉。不。自。滿。假。所以。言。禹。之。有。德。禹。有。此。德。未。嘗。自。有。其。功。乃。不。矜。也。禹。有。此。功。未。嘗。自。有。其。功。乃。不。伐。也。蓋。矜。伐。者。豈。必。暴。虐。所。長。誇。耀。于。人。然。後。謂。之。矜。伐。哉。禹。之。心。苟。自。知。其。有。功。有。德。即。爲。矜。伐。矣。惟。禹。之。心。視。之。如。未。嘗。有。焉。已。雖。不。矜。而。天。下。通。其。能。已。雖。不。伐。而。天。下。通。其。功。能。者。忌。之。嫉。功。者。爭。之。漸。吾。有。矜。伐。之。心。則。夫。人。亦。皆。有。爭。功。爭。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則。是。能。與。功。也。天。下。不。以。歸。禹。而。誰。歸。哉。余。皆。致。聖。賢。盡。性。之。學。以。謂。天。命。之。性。萬。善。具。備。無。有。虧。缺。不。足。之。處。聖。賢。所。爲。致。致。汲。汲。者。惟。欲。盡。此。而已。初。無。分。外。之。事。孟子。知。此。意。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又。曰。事。親。若。曾。子。可。矣。初。未。嘗。以。舜。子。爲。過。外。蓋。以。其。分。所。當。爲。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其。責。耳。尚。何。矜。伐。之。有。使。聖。賢。而。有。過。外。之。事。爲。人。所。不。得。爲。則。矜。伐。可。也。聖。賢。無。過。外。之。事。如。禹。之。功。德。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爲。功。德。也。汝。有。此。德。而。吾。復。勉。之。使。之。不。已。汝。有。此。功。吾。復。嘉。美。之。而。不。敢。忘。天。之。曆。數。當。在。汝。之。身。汝。當。升。元。后。之。位。也。曆。數。者。聖。人。作。曆。以。步。其。數。歲。成。輔。相。之。道。也。天。之。曆。數。猶。言。歲。或。輔。相。之。人。當。在。汝。矣。天。人。一。理。也。聖。人。所。見。處。自。然。與。天。合。舜。以。禹。爲。可。禪。則。天。意。亦。在。是。也。况。舜。嘗。倦。勤。之。年。尚。均。既。不。肖。不。可以。任。其。責。廷。臣。又。未。有。出。禹。之。右。者。此。天。意。可。見。矣。聖。人。以。任。事。而。下。天。意。何。必。以。圖。命。符。讖。之。說。自。爲。怪。誕。者。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此堯舜禹三聖傳心之要旨也。堯典不載命舜事。而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可見堯舜禹一心惟夫子

得之。故子堯曰。篇首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人主苟不得其要。則將見用力愈勞。而愈無功。其要者安在。曰。中是也。事事物物皆有其中。吾能執其中。則出而應事物之繁。無一而不適其宜。不啻其理。然中爲難識。故舜子。是有人心道心之辨。使其于入欲天理之差。從而審擇焉。人心人欲也。故危而難安。道心天理也。故微而難見。惟其天理微而難見。故微得以勝欲。而人心每每爲道心之累。然則就從而求之。曰。精而不雜。一而不二。精者如求金于沙。沙盡則金可見。一者如水之流。止東西。不失其平。如此。則危者去。微者復。中可得而執矣。中即道心也。以其無過不及之失。則謂之中。道之大原出于天。堯舜禹之傳。謂之中。禹傳之湯。謂之成。有一德。湯傳之文武。爲皇極。孔子謂之忠恕。一貫。子思謂之誠。孟子謂之浩然之氣。皆一物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也。無稽之言。易以惑人。則勿聽之。弗詢之謀。弗詢于衆人之謀。謂其不合人情者。易以敗人之事。則勿用之。舜之意。謂雖已得此中矣。若夫聽言用謀之不審。使邪說得乘間而入。則向之所謂中者。不可保矣。孔子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必終戒之以放。鄭聲遠佞人。孟子所以言養氣。必先以知言。蓋邪說易惑。必與邪可以存誠也。民視君爲命。得非可愛乎。君失道則民叛之。得非可畏乎。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所仰。故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得衆。則無以守邦也。君之與民並言之。以見其勢之均也。亦與后非民。固使民非后。罔事同意。雖是君民之勢均。而書之所言。大率先君而後民者。分所在。當以君爲重也。然則孟子何以謂民爲貴。而君爲輕。倒置如此。蓋書所言者。萬世之常法。而孟子所言者。特救時之弊。爲時君部導其民之故也。夫子作春秋。將尊師。則曰。某師。大夫與師。敵也。將卑師。則曰。某師。師爲重也。至于君將不言師。師見從不言師。敗績。以君重于師也。春秋正名。分爲萬世法。與書所言亦同。欽哉。慎乃有位。爲人君者。當致其敬。以位爲憂。勤而不可借。是以爲逸樂。此慎乃有位也。敬修其可願。可願如可欲之謂善。同人君之可願者。願爲善。不願爲惡。願天下治安。不願爲危亂。敬以修之。于此而不謹。不敬。則四海困窮。而天祿止于此矣。天命視民心爲從違。民心得。則天命可以長享。蓋能敬修其可願。故也。民心去。而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亦于是而終。蓋不能敬修故也。詳復此數語。治天下之要。盡在是矣。故舜密以授禹。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出好者。賞善與。或者。罰惡。口者。命令。所自出。賞善罰惡。存焉。則言豈可再。謂我之所以命禹者。其言一定。不可變易。汝禹安得而辭哉。使禹得而辭之。是舜子賞善罰惡之言。可更變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先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觀下文。言。蓋協從。卜不習。則。舜之命。禹。蓋。卜筮。又曰。枚卜功臣。先儒以爲。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謀。故更欲卜也。枚卜。謂。歷歷。而卜之。就功臣之中。惟其吉而從之。可也。何必專命禹。此禹有謙遜不敢當之意也。帝曰。禹。官占。惟先。先志。昆命于元龜。昆。後也。朕志。既先定矣。詢于衆人之謀。又同矣。故鬼神之從。見于龜筮。亦無不協者。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向也詳解 卷三

五二



謀及卜筮。蓋人謀與謀難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之及以己心爲之主。設若己之志不定。而徒信他人之謀。惑于鬼神之說。其可哉。先斷之以心。故詢謀者所以參吾心之所見。鬼神者又以驗吾心之所見。而實非詢謀鬼神爲主也。今也舜之命禹。舜之所見即天人之所見也。已自無間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必至理之固然。幽明無二。宜乎朕志之定。而詢謀亦于是而同。幽明亦于是而協也。卜不習吉。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有再下而再吉也哉。禹拜稽首固辭。辭之堅也。帝曰毋。毋者禁止之詞。惟汝能諳其事不許其辭也。前此宅百揆。禹嘗遜稷皋陶。未開辭之如此其峻。今也既辭之。又辭之。以見神器之可重而不可輕。又非宅百揆之比也。觀禹之遜如此。聖賢之有天下。何嘗容心哉。宜乎舜視棄天下猶敝屣。然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同與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同。神宗者舜之宗。文祖堯之祖。繼世者必受之于祖。故堯授舜必告于文祖。神位者必受之于所禪之君。故舜授禹必告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舜。祖顓頊而宗堯。率百官若帝之初。亦如舜攝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聖人所爲。蓋有不約而同。不求合而自契。要以循乎天理而已。非大禹事。欲求其同舜而爲之也。

帝曰咨。咨。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率爾訓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甚矣有苗之頑也。自堯時鯀。有辭于苗。蓋嘗絕之矣。舜即位之後。又嘗置其君矣。又嘗分北其黨矣。至于此。又且弗率。是其怙終之惡。罪在不赦。堯堯堯堯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宜不爲過。而舜命禹特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詳味聖人優游和緩之意。未嘗有忿戾之心。聖人之量。與天地同其大。一物之失其和。豈不傷天地之仁。而天地生物之心。當自若也。有苗之惡。特其氣稟之昏濁爾。其畏威寡罪之性。蓋與人同。舜方且哀之憐憫之。竄之分之。皆所以使之畏威寡罪。求以生全之而已矣。何忍疾其惡。遂至于棄絕之哉。禹會羣后。會羣諸侯之師也。常用兵嚴戒之日。不聞羽檄交馳轉輸之費。調度之廣。以大臣自將。特曰會羣后而已。嗚呼。何其從容整暇如此。意者政刑明于開暇之時。戒嚴除于不虞之日。不待事至而後圖也。誓于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行師則有誓命。祭則有誓戒。皆所以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說者以謂誓語不及五帝。然而帝者之世。雖曰不言而人已信。亦易言誓。語哉。余嘗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于典謨之書。六體皆具。與他書不同。如與益敬戒之詞。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誓也。如禹會羣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皆命也。誰謂誓語不及五帝者哉。濟濟有衆之盛也。成聽朕命者。欲其衆志之一也。蠢茲有苗。謂有苗蠢然至數而無知者也。昏迷。謂其昏迷而不知有恭敬之道。惟其不知恭敬。故

侮慢而自以爲賢。敬則自然合于道而順于德。不敬則宜反其道而敗其德也。敬則能用君子。小人下自然爲民所歸。上自然爲天所與。不敬則君子所以退。小人所以進。民所以棄之而不安之。天所以降之咎而不佑其罪。皆原于不恭敬之故。肆我以爾衆士。奉其可罰之辭。伐彼之罪。爾庶幾一乃心力。無或有異志。則能成功矣。三旬。苗民逆命。以師臨之。一月。苗民猶有辭而逆命。則其昏塞也亦甚矣。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備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愆。祗載見許。慶慶懌懌。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一段乃聖賢自反之意。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矣。宜至哉。聖賢責己皆多。責人皆少。然則舜之此舉。無乃有過歟。曰。聖人無過舉也。使舜于此。自謂無過舉。而徒有責夫三苗。則舜亦幾于自滿矣。聖人雖無不盡處。嘗若有未盡然。益贊禹者。謂禹亦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也。天雖遠矣。而德可以動之。是無遠而不届者也。自滿者適以招損。自謙者必受益。此天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自滿而人無不從。自滿而人多不服。此即損益也。帝初于歷山。舉舜初年之事。帝之耕于歷山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謂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天地之于物。無不愛。父母之于子。亦無不愛。父母之所以不愛其子者。必其子有未盡也。舜之號泣于旻天者。豈常有怨父母之心。特怨其耳。謂吾何爲而得罪于父母也。舜本無罪。負罪以歸。曰。舜本無罪。引愆以歸。已祗載者。敬其事也。敬其事以見督股。慶慶懌懌。懷懼不已之貌。齊莊而畏懼。以此見舜之心。舜之敬誠無所紀。督股。雖頭而舜敬之。亦足以感發之。故督股亦從而信順。至誠感神。和也。和之至可以感鬼神。而況有苗乎。凡此皆極言感應之道。謂盡其在己者。自無不應于彼。莫遠于天。而德能動之。莫頑于督股。祗載能格之。莫微于鬼神。而至誠能感之。有苗之頑。亦豈有不可感發之理。舜禹第反求諸己可也。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禹君臣。何其從善之敏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伯益言中其機。故禹聞之而拜。昌言。舜聞之而敷文德。會無吝惜之意。前日徂征之舉。舜與禹隨而冰釋。所過者化矣。嗚呼。君臣之際。何其同心同德也。如此。自當情親之。舜命禹以徂征。而益之心。似若有阻。若君命者。宜告之。舜而反告之。禹禹受舜命。既無成功。聽益言而還。似若專于進退者。宜告之。舜而反不告。舜之意。欲征有苗。既有成命。而二臣若此。宜若加罪于二臣可也。而且誕敷文德。以此見君臣之際。兩無疑猜。益之意。謂禹猶己也。禹之意。謂舜猶己也。此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誕敷文德。何自而見之。豈未征苗之前。文德獨不敷。及苗之逆命。而始敷文德耶。曰。舞千羽于兩階。此即文德也。當其徂征也。于戈用之于行陣。及其班師振旅也。于羽之舞蹈。以見無事于用武矣。無事于用武。即文德也。誠意之所孚。精誠之所感。宜乎七旬之久而有苗自格也。有苗之所以格者。豈能罔心向道。遽革其舊習也哉。特畏威寡罪耳。革道之終。小人革面則亦足矣。抑余嘗論感應之理。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惟

其一故成彼應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自夫人反躬之末至天理不明人欲皆寒故物我為二天人為三內外彼此為二障蔽日深動輒窒礙何自而能感哉山下有澤君子以虛受人聖賢所謂物我者初無異理惟能私意消釋天地皆吾同體自然有感有應所謂正己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理也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夢而傅說來成王悟而天反風春秋成而麟至亦此理也後之學者當橫逆之來且先自處以為吾忠矣吾仁矣吾禮矣不知自反而專于責人忿疾一萌悔吝百出又安知聖賢之功用哉雖然說者謂結繩之政不足以理暴秦之亂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謂當排難解紛之際干羽之舞誠無用也曾不思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舜之舞干羽固足以格有苗矣使舜之威命不行師旅不整征討不加而徒曰吾將以誠意感之彼其謂我不能帥也不幾于起悔乎天下之事惟權之在我者然後可以用吾誠苗之服舜也意其必曰天威之可畏如此今也威不吾加而且退而修德吾其不服哉是舜有其威權而不自用其威權故誠意所感足以使人來格者有黃育之勇而揖遜則揖遜足以使人服三尺童子以揖遜服人將謂童子弗能而且悔之矣明乎此則征之舉與誕敷文德者皆並行而不相悖也不然則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而取敗陳餘以仁義之師而取敗反執舞干羽之說是亦腐儒耳

### 尚書詳解卷四

#### 虞書

##### 皋陶謨

此篇其初乃因禹之問答其後皆皋陶之所陳謀之一定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皋陶謨其大要則以知人安民為主而人安民之本又在允迪厥德蓋德之不迪則必不能知人安民知人而人不盡知安民而民不盡安者皆基于德德之未至合表裏內外而言之也自亦行有九德而下至天工人其代之即知人之理也自天敘有典而下至敬設教有土即安民之理也其言相連屬其意相貫通學者自宜而溯其源斯得之矣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躬謨

作此書者以允迪厥德謨明躬謨名狀皋陶之所得也禹與皋陶皆若稽古見其與堯舜同德益稷而次皆無預焉允信也迪蹈也信能蹈行其德也信蹈其德者如之何曰十目十手之指視此德也暗室屋漏亦此德也不以隱顯二其心朝夕行之此德也終身行之亦此德也不以久近渝其誠達而富貴此德也死生患難亦此德也不以險夷易其節其為允迪如此其至則天下之是非得失成敗利害皆約然于吾之胸中其謀也豈有不明誠足以成人如春風和氣之于萬物不言而使人化其躬也豈有

不諫然則皋陶之允迪厥德者第于謀事之明與夫鈞人之諸者觀之若曰吾能允迪厥德矣謀事而暗于事機昧于安危成敗之理鈞人而有忿心厲色違忤而不相順離而不相合則無乃允迪之未至乎異端之學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智周乎萬物而道不足濟天下者皆此類也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禹曰俞如何上必有闕文皋陶曰都皋陶因禹有如何之問先美之而後言慎厥身修思永其意略與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同意蓋皋陶之所得者在於允迪厥德故言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皆本于身修能修其身者德之所以允迪也謹其身之所修必思為長久之道異端之學亦非不修身也然致遠則泥故君子思其所以長久者欲其參之天地質之鬼神百世俟聖人而不謬不悖不惑者如此則修身之道盡矣身修而家齊國治故能惇敘九族而厚其恩愛敘九族而次第其倫理崇賢明者莫不勉勵而輔己焉故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者明修身之驗也自邇而可以遠者在此而已自其身與九族與朝廷言之則其身為近朝廷為遠今焉身修于此而庶明勵翼自應于彼又自朝廷而推之以達于天下亦此理也豈非所守約而施博哉禹問皋陶修身之言遠近兼舉其簡如此故拜其善言而俞之也禹皋陶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弗無非真情實意之發不可以常情窺之也惟其好善之心出于真情故言有合于其心則俞之有疑于其心則吁之問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開言而拜不以為詔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為矜後世孔門學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三子言志無有隱情正名曰迂短爽曰安皆是真情所在與虞舜之廷禹皋陶同列都俞之氣象亦有相似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兇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既言身修思永之道推而至于邇可遠在茲則亦包括無餘矣及禹拜昌言之後皋陶又就其中舉其至要者言之曰知人安民是也舉此二者以為人君立治之大端故先美之而後言曰在知人在安民謂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者不在乎他而惟在知人安民禹平日所學者在於克艱一聞知人安民之說疑于其心而見其所以難故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成皆也若順也知人之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之雖堯尚且以為難何以言之蓋知人則為哲必于官人者見之官人者謂能官使人材隨材而授之職也吾自謂知人矣而官人之際小大長短不適其官則何以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為惠必于黎民懷之黎民懷者謂不令而自從不約而自至推之不能去進之不能免者也吾自謂能安民而黎民不懷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則何以能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使帝堯于哲惠之德無所不能則靈靈如驪兜不必憂之可也頑如三苗不必遷之可也巧言令色諂諂庸遠如其工不必畏之可也帝堯猶且憂之遷之畏之恐其為知人安民之累則帝于此二者何嘗不以為難然則帝堯之所以難者果不能乎曰帝堯固無所不能也帝堯自以為能而有不放心焉則不足以為帝堯矣惟夫子知此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以謂天下不能皆賢而猶有不肖者焉天下不能皆

君子而猶有小人焉。知人之心安得不以為病。五十者衣帛。而少年不得衣帛。七十者食肉。而五十者未得食肉。安民之心安得不以為病。雖然。就知人安民而論之。知人可以兼安民。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天下之事不勞而治。民其不安者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獨愛人。急親賢之為務。故舉陶謨亦以知人為先。

舉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舉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怨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強。義彰厥有。常吉哉。

舉陶見禹以知人安民為難事。遂有亦行有九德之說。其意以為知人雖難。然亦有可以用其力處。謂躬行是也。亦行有九德。即允迪厥德也。九德自寬而栗至于強而義。其品有九。在己者有九德。然後足以知人之九德。無諸己何以知夫人。故知人之要莫先于自知。堯有俊德。故能明俊德。文王克宅厥心。故能克知三有宅心。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欲知人者在於自知。自知之道。莫如亦行有九德也。在己者既行九德。必知人之德。能知人之德。斯可以論人之有德。謂某人有某德也。既能論某人有某德。而德不可以虛名。觀人不可以虛取。故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必言是人。之有某德。是德之有某事。則知人之道可無餘蘊矣。禹曰。何者。問九德之品也。舉陶于是言德之品有九。蓋人之全材備道者為難。其氣稟有得一節。而以學問成之者。亦足以成德。自寬而至于強。此其氣質之自然也。自栗而至于義。此其學問以成之者也。性之寬易失之縱。惟寬而能莊。則斯可以為寬之德。性之柔易失之懦。惟柔而能立。則斯可以為柔之德。謹愿之人。或不能資難。惟愿之中有恭。則不至于弱。有治亂之才。或不能致敬。惟亂之中有敬。則不至于輕。忽。擾順者。或不能果敢。正直者。或不能溫和。簡賅者。或不能廉剛。剛斷者。或不能審實。強壯者。或不能合宜。擾而毅。則有決。而不至于徒順。直而溫。則能和。而不至于直情徑行。簡而廉。則有以表見。而不至于忽略。慢易。剛而強。則能誠實。而不至于多怨。強而柔。則有以適宜。而不至于太燥。如此者。九德之品也。有上之九者。而無下之九者。則不可以謂之德。彭厥有常吉哉。常者。德之所安者也。人固有勉強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于暫。不能矯拂于久。能勉強于一時。不能勉強于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強。矯拂者。乃德之常也。至于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終始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如斯人者。而彰顯之。國之福也。周公作立政。亦曰。克用常人。蓋常人者。初無新奇可喜。而不至于邀功生事。若桑麻穀粟之可以養生者也。故舉陶言九德之後。必繼之以彭厥有常吉哉。

日宜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幾其覯。

人才之難全也久矣。為卿大夫而有一家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三德之人。日日宜達之。使之得以自達其情。無所掩蔽。則三德之人。必能夙夜之際。深明有家之事。無一之不詳究也。為諸侯而有一國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六德之人。日日嚴之。祗之。敬之。禮之。畏之。使之得以安其心而無

所願忌。則六德之人。必能明其事。于有邦。為之顯設治具也。諸侯有一國。皆比大夫所治者為詳。故必得六德之人。謂之日嚴。日宜。見其誠之不已也。苟須臾而有怠心。則誠有不至。而賢者不為吾用矣。至于天子有天下。比諸侯之國。又為詳。故必得九德之人。非謂一人而備此九德也。合眾人所長而受之。然後敷布而施之。謂某人掌禮樂。某人掌兵刑之類。如此。則九德之人。咸趨于事。有德而謂之俊。有才而謂之賢。皆在官矣。雖然。人才之盛如此。或相忌而至于爭者。有之。雷同而相為朋黨者。有之。則人才之盛。不足以為用。而反足以為累。惟上之人。有以使之和。而聯事合治。謂之僚者。皆有相師之風。相師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趨事赴功。百工皆有惟時之志。惟時則勤而不失其時也。師惟時者。激昂奮發之意。故能收得人之效。上足以定天時。而五辰得其順。下足以治人事。而庶績得其凝。五辰即五行之在天者。寅卯為木之辰。春之盛德。巳午為火之辰。夏之盛德。申酉為金之辰。秋之盛德。戌亥即五行而旺于四季。則辰戌丑未之辰也。撫五辰。則四時無愆。無陰伏陰。無溼風。無苦雨是也。地有廣狹。事有詳略。用人亦有繁寡。為大夫者。必得三德。諸侯必得六德。天子必得九德。苟賢才不足于用。則一國一家與天下之治。必有廢而不舉者矣。然則大夫者。必限之以三德。諸侯必限之以六德乎。曰。為大夫之家。苟得夫六德之人。為諸侯之國。苟得夫九德之人。亦奚不可。然而人才之難得。不可以求其備。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大夫三。使諸侯而得七人。大夫而得五人。安可謂之僭乎。觀書者當求其意。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有邦即諸侯也。人君亦何嘗教諸侯之逸欲哉。蓋人君者。天下之諸侯之所取法也。苟一念不謹。怠忽之心。或萌于此。則諸侯視效于彼。皆為逸欲之事矣。故無教逸欲。有邦。常謹其在己者。兢兢業業。戒謹危懼。而不已也。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于細微之際。天下之事。如此其不窮。則人君之心。豈可以少忽哉。雖然。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必得其人。焉以任之。故庶官無曠。則天工必有人以代之矣。天下之事。無一非天之事。蓋非人之所能為者。皆天理也。事皆天之事。則用人之際。不可以私意用之矣。自無教逸欲而下。則虛天下之事。當以己。自無曠庶官而下。則任天下之事。不以己。此本末具舉。人已兼言之也。舉陶陳知人之謨。大概先行九德。然後能言人之九德。取人以長。其理當如此。至此又申前說。使人君兢兢業業之念。不存而忘。天下之事。則任官之際。必以私意問之。曠而不舉者多矣。勿以不正之人。而居庶官。則無曠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君臣有自然之敬。父子有自然之恩。兄弟有自然之愛。夫婦有自然之別。朋友有自然之信。吉凶軍賓嘉亦莫不有自然之理。此皆天之所敘。天之所秩。而不可以人為加焉者也。為之君者。果何為哉。因其天敘之典。勅正而惇厚之。因其天秩之禮。躬行

而用之。以此率天下使之同其質、協其恭、和其衷、則典禮之行矣。典禮之在人心、本自寅敬衷善恭而不侮、今也同之協之和之、無一之不實、無一之不恭、亦無一之不衷、豈非典禮之效達于天下哉。五服自袞冕而下、五刑自墨劓而下、德者天命、吾從而彰之、以五服、刑者天討、吾從而用之、以五刑、以此懲勸天下、使于政事之間、懲勉而不已、則賞刑行矣。蓋人心無所懲勸、則日以自怠、今焉勉于事者、有天命之服、不勉于事者、有天討之刑、又安敢不勉哉。嘗觀孔子之稱舜、以為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典禮德既一本于天理、則舜所為者皆奉天也。舜曷嘗有為、謂之無為可也。典禮謂之我、德刑不謂之我者、蓋非天子不讓禮、典禮之行、自上率之、故曰勸我自我、至于德刑、則皆純乎天而不容已、所以見爵人與士、刑人與衆、樂而非人君之所私有也、其旨微矣。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威、皋陶既言天人相因之理如此、又恐奸人得以肆其邪說、勸欲引天以神其事、故皋陶指其所證、驗處同寅協恭和衷、即典禮之驗、政事懲勸、即德刑之驗、又從而申之曰、天聰明、本因民以為聰明、民之聞見、即天之聞見、天明畏、本因民之明威、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也。人主不必求之天、但致之本心以下天意矣。古之聖人、皆以人而占天、如成湯以民之從后而知天意、武王以孟津諸侯卜天意、成王周公以民獻十夫卜天意、惟以人心觀天意、則不可諱矣。達于上下、謂此理上達于天下、達于民、天與民初無二理也。有士之君、豈可不敬。惟知敬則不忽乎民、自乃不忽乎天、不知敬則徒以天之為畏、而以民為易虐、若然則天之與民、為有二理也耶。此皋陶安民之謨、必推而至、于天合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結。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與哉。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恐人之未必信己，故曰我之言順于理，可以致而行之。禹曰：俞。然其言以謂汝之言可以致其功，不但可行而已也。古人相與，不事形迹，言其所當言，皋陶不以為誇，禹亦不以為忌。皋陶既見禹之然其言，則又謙以自處，曰：予未有知，吾不以所知而自足也。更以思日進于贊贊而已贊進也。進止也，進進不已之意。此實皋陶之本心，向之所言者，特欲禹信之而已。故言未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隱言，已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恃，故觀禹與之相與，豈若後世之矜功伐愷者哉。

### 尚書詳解卷五

#### 虞書

##### 益稷

古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概與皋陶相連續。如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與哉。帝曰：來。禹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出為益稷篇。因禹有贊贊之事，故以名篇。來禹，禹亦昌言，此文章相承接，其後乃出為益稷篇。因禹有贊贊之事，故以名篇。帝曰：來。禹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帝呼禹而來，謂汝亦當陳盛德之言。皋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于先矣，舜于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人以為善。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為無事于言，蓋禹之意在于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矣言之有子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意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為無益而已。故禹以孜孜為事，因以感帝。帝舜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皋陶亦欲禹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皋陶豈能無所疑于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以子自稱之若敵也。然于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劈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澹，

距川，鑿耨播泰，庶艱食，鮮食，慈憐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帝德，

禹曰：皋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之害，昏墊溺于水也。如此子于此時乘四載，即先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橋，

州之山，刊除其蔽障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弊益奏進，庶鮮食于民，

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四海則大有所歸。濬通畎澹之水，

所入自水之末通達也。九川橫流，畎澹無受，川既決而之海，則畎澹可涸，

乃暨稷播種而進，庶艱食于民。謂民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食又以

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也。可見此章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于胸中，

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澹，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

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于無，其所

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蒸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

致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號為不吝不伐者也。夫何皋陶之問，而

何也。曰：禹非於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

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為子何言矣。而皋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

為可法，皋陶以矢謨名于世，宜若無羨于禹之言也。而猶問之于先師

後世之上名，欲已歸，遂至于抑人而揚己哉。

禹曰：帝德，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禹戒舜以慎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勤之中，必有至樂存，慎乃在位，

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慎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于是又有安汝

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位而

止之道，又在於幾。幾，幾也。幾以虛天下之微，則渺忽之際，尤當加察，

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于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意，將順其

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勳不應

必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勳不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

上天之質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于民，有觀于

于己，則無有不應之于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帝曰：吁，咎哉。帝謂皋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

舜若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

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

無間者，豈非在于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親一體之意。故禹于是而然

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聽即股肱耳目之所司。欲者在君，而所以翼為明聽者則在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為明聽者雖在臣，使是四者而不出于君所欲，則臣雖翼為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良，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功成治定之餘也。

子遠汝汝，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欲四鄰庶頑，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豈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成之。

舜于上文四者以所欲常在是，則是無所遠矣。所欲一不在是，斯為遠矣。子之所遠，汝當稱正之，不可而從其君而背其君。主勢高鈞，其尊神也。其威雷靈也。人之不敢觸神侮雷靈多矣。舜于此啓人以犯顏敢諫之路，必使有過得以正言而無隱情也。欲四鄰左右前後鄰近之臣當知所敬，謂稱遠糾過無取或忽可也。夫舜之所欲者，既有臣以翼為明聽之，其有過者，又有臣以弼之。誰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親事法宮者哉。庶頑說自此而下，舜所以成就人才之意。天下不能皆善而有惡焉，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聖人于此遂以為惡為小人而棄之，逐之，殺戮之，則人之自棄者多矣。聖人如天地也，天地無棄物，故雨露之恩，霜雪之慘，皆所以生物。聖人無棄人，故爵賞之所施，刑威之所加，皆所以愛人。庶頑說者，謂君之遠不能規正，而徒為是心不則德義，與乎巧言以生譏諍者。雖唐虞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在舜所以處之如何耳。若不在時，謂不在是而為非者，則侯以明之，謂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古人之射所以觀德志正體直其容貌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故可以觀人之賢否。豈以記之謂答其不從者，使之自記其過，所以困辱之也。書用識哉，謂書之簡牘以識其為非。如左氏所謂荀焚丹書，我殺督或，是也。明之記之識哉，所以多方如此者，蓋激昂之折辱之，使之困心衡慮，知所以悔過而改，欲與之並于生生之域也。生者謂善心自萌芽而擴充之，無有窒礙者，生之理也。苟或善端窒礙，人欲橫流，為小人，為惡，為不肖形存而生理已亡矣。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此並之意。工以納言，舜庶侯明捷記書識之不足，以使之改過也。又以樂而感發之，工樂官也。納言，探下謳歌之言，感道也。蓋詩言志，皆其誠心之所發而為言，播之于樂，則為正聲。正聲感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既感發之如此，其于是觀其格而從化者，隨其才之大小，而承之以為師資，用之以為百僚，否不格者，威之以刑，蓋至于此，而不可復化矣。聖人樂與人為善，所以扶持成就天下之才者，何其委曲如是哉。此章與洪範五皇極同意，作樂之事，舜與既命之變矣。而此又責之禹，庶頑說舜與既命之變矣，而此又責之禹，于此亦可見道法守禮，然不可亂。禹大臣也，明道授者也，故無所不統。舜雖有河之事，法守者也，故各主其一。周官家宰行六卿之事，亦此意也。

禹曰：兪哉，帝天天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教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取不敬。應帝不時，效罔日，奏罔功。無若丹朱，惟慢遊是好，做虐是作，罔晝夜頓頤，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詳味此一章，足見君子和而不同，舜禹之君臣更相勸勉，更相可否，未始雷同，所謂和如和，同如濟。

水設使人主有言，臣下無所可否，諂諛成俗，則亦何賴于宰臣之助哉。舜言庶頑說，侯明捷記，極而至于否則威之，可謂盡矣。禹之意猶不以為然，舜之所言者，大率知所以貴人而責己，則未也。禹之所言，則欲舜反求諸己而已。儼哉，儼其言而有所未必然之辭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言舜之德光被于天下，而至于海隅蒼生，若而生之草木，則其所極者亦遠矣。舜有此德，則賢者各從其類，雲龍風虎，理之自然，故萬邦黎獻，皆共為帝者之臣，非有以召之而自來也。惟帝于是舉而用之，數納其言，明放衆人之有功者，某人言能治財，則明其治財之有功者，既有其功，則當以車服旌表其可用之賢，帝光天之下，是其躬行之化，有以率之。于其先敷納明庶，是其責實之政，又有以儼之于後。若然，則誰敢不遜于善，又誰敢不以敬而應上之命哉。至于庶頑說，有不必威之而自服從者矣。舜與言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舜與所言者，諸侯之功已著者也。諸侯在位既久，其功已著，故舜特使之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者也。故曰奏曰試，益稷所言者，黎獻之功未著者也。黎獻之功未著，其功未顯，故舜受其所言，而于衆人之中分別其功，而責其將然之效也。故曰納曰庶，要之聖人責實之政，則一而已。帝不時效，罔日奏罔功，帝若不如是，則布同天下，皆日進于無功之地，既無以率之于其先，又無以儼之于後，賢愚無別，是非不分，其日奏罔功，理之宜也。無若丹朱，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也。其始特做很好，為慢遊而已，及其做慢之極也，遂至于做虐是作，做虐是作，則殺人不忌矣。罔晝夜頓頤，言為惡不已，無有晝夜頓頤，言其不休也。罔水而行舟，言逆天理也。朋淫于家，言男女無別也。其所為如此，所以絕其世而不得有天下，然則舜可以不反求諸己也哉。慢遊之事，舜豈有是，而禹言之，蓋聖狂之分，生于一念。禹欲其君常在憂勤警戒之地，則不得不以是為言也。雖然，惟聖君然後受盡言，靡妻之明，人謂之賢，不諱做慢之事，舜之所無，舜亦不以為諱。若人主實有此過，而人臣直指其過，其君未必不諱矣。人臣事有過之主，則當婉其辭，而不為是直指以為計也。

子創若時，晏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齔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創，懲也。丹朱之用殄厥世者，實基于做慢。禹懲創朱之所為，當其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方四日而往治水，孟子稱其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禹之子也。呱呱而泣，禹曾不暇顧其子，其心公爾忘私，惟在于荒治謀度土功之事，齔成五服，即侯罔綏，要荒也。堯時已有五服，洪水之後，五服之制，疑壞矣。禹從而輔成之，五服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產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此其經理天下之大概也。疆界已定，必當經理之，以故每州置十二人為諸侯，以佐州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建五人以為之長，自甸至綏，服方三千里，在九州之內，故每州置十二諸侯，以為之師，要荒之服二千里，在九州之外，每方建五人以為之長，內外之辨，詳略之所由以異也。內之師外之長，而各踣行而有功，惟有苗之頑，不得以就其官，謂分北有苗，以其有罪，故不得就諸侯。國君之官也。帝其念哉，帝當念丹朱之所以用殄厥世者。

特其慢心之積，禹之所以能使諸侯各迪有功，亦敬心之所形。舜安可不以此為念，然天下諸侯各迪有功，而弗即工者，惟一有苗，若不足慮也，不必加意也。在聖人之心，以為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則常有不能忘之之意。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彼皋陶，方施象刑，惟明。

舜聞禹之言，知其所以各迪有功者，皆大禹克度土功之效。故美禹之功曰：天下之所以蹈行朕之德，無有違戾者，皆汝平水土之功。有次序，水土未平，則理之政未施，則天下何從而迪舜之德。然成其功者禹也，所以保其功者皋陶也。故皋陶方且敬禹之功，而不敢少忽。于是施象刑而明之，象刑即象以典刑也。明以示人，使人知所畏懼，則向者已成之功，可保而無虧矣。皋陶非有意于用刑也，特隄防之，其不得不如是爾。舜稱禹之功而併及皋陶，以禹之不可無皋陶，猶皋陶之不可無禹也。非特舜不自居其功，歸美禹功如此，又以見皋陶同功一體，非他人臣所能及。故孟子曰：堯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變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皇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篇大意，文意脈絡，相其然變言作樂，乃別是一段。作者取而繼前段，以見治功至此而成，非必連上文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詠為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聲為主。記曰：歌者在堂上，箏篋在堂下。孔安國以夏擊為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章為之，實之以箏，所以節樂。或者以孔之說無所證據，又疑堂上堂下之樂，節奏作止相合而成。堂下既有祝敔，則夏擊不得為祝敔，搏拊亦不可以章為之。其說曰：鳴球非可以為夏且擊，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夏且擊。擊非可以為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是也。樂之作，升歌堂上者，則取其聲之清，輕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鳴球即玉磬也。樂音之和，或格幽明。故祖考來格，此樂作于宗廟之中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祖考來至，明矣。虞賓，丹朱也。與微子在周作賓王家，同故謂之虞賓。丹朱傲慢，今也在臣之位，而與羣諸侯以禮相讓，謂年爵之同，推先有德也。朱之不肯，變不能化，而此言有德者，暫能如此也。樂之感人至此，如周詩濟濟多士，乘文之德，下管管鼗鼓，此言下所以別上文之為堂上樂也。吹竹管，擊鼗鼓，祝以合樂，敵以止樂。樂之初也，以祝合之，而後樂聲皆作。樂之將末，以敵止之，而後樂聲皆止。笙以匏為之，列管于中，鋪大籥也。也，吹笙擊籥，以次迭作。鳥獸至微之物，亦皆踏踏然，而率舞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韶樂名，蕭者細器之備，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九成，九奏也。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象舜之治，九功惟敘，九德惟歌，故以九為節也。樂至九奏備矣，至靈之鳥如鳳凰者，亦來儀，謂有容儀之可觀也。鳥獸易來，鳳凰難致，言加成而風飛來，則鳥獸跄跄，不待九成矣。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成。祖考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配

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而致鳳凰，尊靈異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備舞鼗也。變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八音之中，石為難和，石磬也。磬音之清者，謂必擊以鳴之。故曰擊石拊石，擊也。擊有大小，擊大擊之也，拊小擊之也。音聲濁者，謂清者精，則難和，舉其精者，和則其餘可知。詩曰：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踏踏也。百獸舞則風鳥可知。庶尹，謂則神人可知。尹，正也。樂正官之長也。此篇言舜之治，始于一任賢，功成作樂，所以見其致太平也。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蕭韶者，曰：德至矣。蓋大抵天下至和之理，一而已矣。惟舜有此德，先盡吾心之至和，故能播之樂之至和，所以能感神人萬物之至和。故樂者，特其器數耳。所以道達吾心之和者，也使舜之德有所未至，無以感人心，則雖樂之器數，徒為文具，安足以感神人和萬物哉。子在齊聞韶，則齊固常有此樂矣。季札請觀樂，則魯亦常有此樂矣。然田氏篡齊，三家專魯，卒之無益于齊魯者，是有舜之德有舜之治，則可無舜之德舜之治，豈可恃乎。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慶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用樂言樂功成治定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其治功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保治在于勅天，而勅之要在乎時。幾，人皆知求于天，聖人求于己。謂人之盡即天也，非人事之外有所謂天。舜當此治定功成之日，就非天命，苟于此有忽忽之心，則天命不可保矣。故天不可恃，所可恃者在己。有以勅之，勅之為言警也。正也。警存警戒之意。即勅天矣。惟時者，不可失時以廢事。惟幾者，不可忽于細微。既不失其時，又事幾之來至微，所在能謹之，則天命可保永久。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昔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羣臣之助。股肱喜樂于盡忠，則元首之治功斯起，而百官之事莫不熙矣。舜之歌，專欲責望其臣也。舉陶拜手稽首，顯言于羣衆之中曰：率作與事，人君先率臣下以作也。當敬其法度，其既成也。又當類類省察之，惟恐其有少虧缺，則他日之患，必基于思慮之所不及。又當致其敬，是此心始終乎敬也。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其意謂欲謹其憲于事之始，省其成于事之終，必在人君之明。元首者，明于上一心無蔽，賢愚不能惑，是非不能亂，則股肱有功。而見知誰或不及其良哉。股肱既良，則庶事自得其安，而無有紊亂者矣。皋陶之歌，專責望于君，所以足舜之意。君臣之間，各相警戒，各盡其責，則治功可保矣。又從而申戒之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辭繁也，情急也，所切也。此即明良與康之反也。歌之不足，而又歌之，以見其不能自己之意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帝然其言，以謂在廷之臣，皆當致其敬，觀典謨五篇之書，其君之出治保治，其臣之獻可替否，辭難異而旨則同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賦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其所出之穀。而任其土地所生異物。賦其所有。謂之賦。賦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被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作賦取上供上之義。其所貢即在九等田賦之內。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先王取民有制。豈肯于田賦之外。別有貢耶。此篇載治水爲詳。而皆以貢名者。因制貢可以見水土之平也。又以見聖人取民與新民所以樂輸之意爲重。他篇皆言作某。而此篇不言作禹貢者。因上文有任土作貢。則不復言作矣。如仲應作語。則不復言作仲應之語。微子作語。則不復言作微子。古人作文之簡如此。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言禹治水先定其規模。天下之事必定其大體。其間纒悉委曲。又自此而推之。孔穎達云。左氏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與稷暨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爲流澌。鮮有陸行之路。故于治水隨山刊木。通道。鄭氏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其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意也。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門猶三過。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敷布治之。竊意禹在當時。隨山刊木。通道。相視地形。講究利害。所自備。如將者用藥。先察脈理。某處當補。某處當汗。然後一用藥而疾可愈。高山猶五岳之類。大川猶四瀆之類。奠定也。論其疆界。則若兗州。專以川。荆州。專以山。論其一州大略。若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川三江之類。冀州。冀高山大川也。其規模大要先定也。

冀州

孔穎達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流下。當從下而灌。故治水者皆從下而始。冀。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地。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西次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至高。故在後。自冀以下。皆卑地之形勢。從下而高。從東而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雍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而入海。兗州在冀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水。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梁先山後川。徐雍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遺。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東坡曰。堯水河患甚。其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冀。故禹行自冀始。次治青徐。四州治而河患遂臻。豫離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而水患平。故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徐思。或者以前二說未盡。謂九州特起其疆界。而治其先後之序。則自導所及。以下是也。蓋水勢未嘗不自上而下。竊意禹之行水。既自下而上。從東而西。因其下流。隨其州而先治之。及九州既畢。功方見得。衆水之原。因記水所自出。與向來加功之處。未必是

尚書詳解卷六

夏書

禹貢

此篇俱述禹隨山刊木。與夫九州之界。田賦之等。土性之不同。貢備之所出。奏之于上。而藏之史。官吏官從而稱。謂以爲夏書。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乃禹之辭。若禹錫元圭。告厥成功。乃作史者之辭。然禹治水在堯時。而書謂之夏書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書記事甚衆。貢貢而不及賦。備者蓋貢乃及時法制之總名。民得平土而居。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之所出。樂以貢上。雖謂之賦。隨其實出。于民之願輸。而非上設法以取之也。故名曰貢。

禹別九州。隨山刊木。任土作貢。此夫子序一篇之大概。洪水泛濫。疆界莫辨。不先有以別九州。雖欲隨山刊木。不可得也。隨山刊木。之功未加。則水患未除。雖欲任土作貢。不可得也。此其言自有次第。堯舜之前。已有九州。至禹始別之。以復其舊。如濟河惟兗州。海岱及淮惟徐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既辨。始得以施功。故隨山刊木。刊其木。刊以深其流。水之源出于山。故先隨山。而後沿川導之。而始至海。則民得平土而居。可以任地方所出而作貢。不廢其所有。不強其所無。此任土也。鄭康成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





田人穀不獻貢。一說云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東坡云田賦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下貢而多賦耶。推原東坡之意。蓋冀為天子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重賦。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相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

此言其功之成。在冀州田賦既定之後。不與至于衛文勢相屬。一說云。豈以山川巖險。戎狄所居。不足定其賦乎。亦未可知也。恆水出恆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由恆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河患既平。二水方從故道。大陸始可耕作。竹氏云。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二水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鳥夷者。海曲謂之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也。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遭洪水不得以遂其性。今得衣皮服。明水害除也。碣石。地理志云。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故安國謂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盡處。然後自海入河。溯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挾掖之右。此記山川形勢所在也。禹每定一州。其土色。貨物。包匭。以至于山川之迹。戎狄之事。無不入奏。以審定利便也。或說云。九州之末。皆畿通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甚遠。其輸甚易。蓋以冀州三面距河。建邦設都之意。誠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每州皆言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青揚二州不言達于河。蓋言濟源達于河。故青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濟。蓋由濟以至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淮。蓋由淮濟以至河也。古人作文之簡如此。云夾石。碣石。入于河。蓋在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以入帝都。必導海以入河。本朝都大梁。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導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導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京者。皆以達河為至。

濟河惟兗州

禹治冀州水。遂東行治。受之水。此以下八州。皆以山川定其疆界。孔安國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云。據謂跨之。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界。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州之界。既定。則風土所宜。田賦所出。可得而攷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淮汴會同。

河自大陸之北。分為九道。大陸在冀州。九河在兗之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澗。鈞盤。滹沱。武帝時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簡澗。見在成平。東光。兩縣界中。自滹沱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城北。滹沱城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兩津在兩縣。餘不復知也。孔穎達云。謂稱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胡蘇覆釜。在東光之北。成

平之南。簡澗鈞盤。在東光之南。兩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魯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言。闕八流。拓拓。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大抵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數百里之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不忍棄。數百里之地。所以多河患。九河之道。禹之前已有之。至是疏達之。使從故道。雷夏澤。名舜漁雷澤。是其處也。在濟陰郡西城陽縣北。河未復故道。則深不為澤。今河既道。則雷夏之水。可得而播。雷澤。陳氏云。雷夏之水。昔皆散漫。至是而聚。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澀。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宜澤而不聚。其為害無異。河既導。澤既散。然後二者各得其宜。澤汴二水。各會同于雷澤。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為喻。然此州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兗多平地。泰山。河患為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絛。厥木惟條。

兗之水患既除。宜桑之土。可養蠶。而民得下丘宅土。趨桑蠶之利矣。蠶性溫柔。蠶濕故也。兗州尤宜蠶。向也避水害。故就高丘。今則降高丘而居平地。諸處皆然。何獨于兗言之。此州葬山而夾。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除而降丘宅土。以其免于厄。喜而記之也。土色黑而性墳。起論草木則草茂而木長。禹之功。不特人得其利。雖草木亦遂其性也。九州惟兗徐揚三州言草木。唐孔氏曰。以土地高美。異于他州。田非上上。以其下濕。說者以為不然。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草木為宜。至于東南卑濕。種蠶誠非所宜也。三州勢居下流。洪水為患。草木尤不得其性。至是而條絛漸茂。以見草木遂其性。而水已退。此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厥賦貞。孔安國謂州第九。賦與九相當。其說謂此州治水在後。舉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第九是下下之賦也。不若東坡之說云。貞。正也。賦。常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蓋必有故。如向所言。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六。作十有三載。乃同。孔穎達云。作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以有賦法。始得賦與他州同。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絛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絛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絛之功。明絛已加功。而禹因之。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十三年內皆禹治水。禹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因其說。致之。兗河患為甚。故後于他州。禹治水則舜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成功也。舜受堯禪。乃始巡狩。始分十二州。使水未平。能為此乎。穎達之說。為有據。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漆林可以為器。用絲與織文。可以為衣服。織文。錦綺之屬。此兗州所產。人工所長。貢于上也。有貢又有篚。乃貢內物質之。于篚。經云。篚。盛玄黃是也。八州之貢。刺為至多。堯業為至。茲。各因其地之所宜。不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泗入河必導于汴此故道也世謂隋煬帝欲幸維揚始通汴入泗泗時無此水東坡云謹案西漢書項羽與漢高帝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之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汴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下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小大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運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可知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矣東坡故據甚詳然夷攷汴水時有澗塞附帝豈亦泮其澗塞故世有此傳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厯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南距海則今之閩廣皆在其中彭蠡在豫章彭澤縣東唐孔氏云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滌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冬月居此彭蠡之澤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濫不辨今也水退陽鳥亦得其性而安處焉鴻雁秋來江南皆然矣獨彭蠡其意謂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今極南五嶺外不復見鴻雁矣三江既入東坡云予所以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于海為南江自蜀嶽山至于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嶧冢導滌東流為滌過三澗大別以入于海會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于彭蠡則三江為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中曰北者以味別之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異味禹之敘淡水也曰嶧冢導滌東流為滌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安能出為北江以入海乎知其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嶽山導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會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知其味別也漢北為江嶽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矣禹之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滌滎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特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厯定安國謂自彭蠡分為三江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震澤決不足以受三江之水此東坡所以所見攷之為詳也先儒或以為南江從會稽吳縣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北江從會稽嵇陵

縣入海或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或以為嶽江浙江松江或以為自義興自毗陵自吳縣此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知一江合流而異味則雜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今京口之江視數江猶賦論禹不應遺其大而數其小也東坡以味別之說猶為精確又曰今金山少北取其中水味殊絕輕重亦迥異蓋蜀江江所為出也余因而推之案唐相李德裕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難以他水十餘倍試之俗猶指二信曰此惠山泉也文僊以是罷水驛味別之說古今皆有此理不誣矣會稽吳縣有其區在古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大湖蓄水南方名曰湖案職方揚州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即震澤揚州投穀同處論其水謂之浸論其澤謂之數篠簜既敷竹之小者曰篠大者曰簜敷布而生少長曰天喬高也草木至此遂其性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錯

塗泥卑濕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揚州田比九州最下品賦乃出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在幾時揚州賦止如此自漢以來歲漕關東八百萬粟以給中都六朝建國盡在建業至唐取東南之賦尤重軍興取給於江淮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數倍則知後世人工倍加培植灌溉之功至難以下下之田猶為沃壤況其上之數等哉勸農勸耕勿加苛擾使之盡力于土地其為國計豈小補哉

厥貢惟金三品璆璣珠玉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即金銀銅璆者玉之次琕者石之似玉篠者竹之小薄者竹之闊節齒者象牙詩曰元龜象齒革謂犀革傳曰犀兕何多乘甲則羽謂鳥羽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為飾毛謂牛毛西南夷旄牛可為旌旗之飾木謂檣楠豫章南海島夷以草為服葛是也北方極寒故冀之鳥夷皮服南方極熱故揚之鳥夷卉服亦非所貢唐孔氏云鳥夷皮服是夷自皮服非所貢也鳥夷卉服言夷狄得遂其本性耳厥篚織貝則南方之夷自劬臣子之義以織貝為貢篚亦如萊夷之鬻絲也鄭玄云詩言委兮斐兮成是貝飾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謂南方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是也小曰橘大曰柚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囊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草之類為每歲常貢防人君子口腹之欲而有偏嗜以勞民祭祀賓客之用則可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鑿錯不可常用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若錫命而後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以水入水曰達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河不言達于河因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之後亦猶青州達于濟濟時未有入淮之路故順流入海然後自海入淮至春秋時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然孟子曰禹疏九河浹濟濬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則又有通淮之路其說可疑故兩存之以待能辨之者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酒既道雲土夢作又

孔安國曰北據荆南及衡陽之陽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

縣東北東坡云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南郡臨沮

相去甚近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曾氏曰臨沮之荆陰為豫州陽為荆州此說是也豫荆二州皆以

荆山為界猶青徐以岱為界也此荆州北至荆山南過衡山以往孔穎達謂衡山是大山南無名山大

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二水發源梁州入海實在揚州禹于此而施功已有朝宗

之勢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唐孔氏曰水無性誠非有此漢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

歸天子假人事而謂之詩曰沱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九江孔氏云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九

江在應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曰烏白江蚌江鳥嘉雁江岷江源江慶江提江箇江皆謂江

水至是分爲九鄭康成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如此說是也九江各有源不與大江同孔穎達謂江以南

水無小大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世相遠難以指定以經意攷

之宜從孔安國之說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沱酒既道據地理志及鄭氏皆以荆梁二州皆有沱酒

東坡案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酒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

沱此荆州沱酒也對郡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尾入江漢此梁州沱酒也孔安國云沱酒發

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酒但

地勢西高東下離于梁州合流遠從荆州分出亦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以二孔氏之言攷之則味別

之說古人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雲土夢作又據左傳昭公三年

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昭王疑于雲中此澤即一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地理志南

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

名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澤跨江南北每處有名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

之地非特土見而草木生之人有有功又之矣是以澤爲二處王氏如此說謂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

見夢之澤可以作又不然從先儒孔安國之說其中有平土巨水去可爲耕作賦賦之治穎達見安國

之說謂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東坡云古語如此今致漢志曰雲夢土孔氏之說勝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貫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植楛橘柏檉櫟碧丹惟箇簞葛三邪底貢

厥名包蘆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此州土與揚州同田第八賦第三蓋培黃漣漣之功至也羽毛齒革金三品與揚州同而次第不同

者穎達云以善者爲先薛氏曰以多爲先然二州之貢其文勢自不同耳必以善者爲先則梁州磁

先于銀豈銀果不如磁乎植楛檉而大者柏栗松身曰栝槿栝栢三木之名栝栢也亦可爲弓欃工記

云工人取欃之道以栝爲上是也揚州言惟木不言其名此州特言者揚州所貢之木不可勝名此

州所貢止此耳磁砥皆磨石砥細于磁磨石中矢鏃丹丹砂也箇簞美竹楛木名三物皆可爲矢三邦

漢孔氏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是也厥名擇其所產之至美者而貢之梁荆揚

所出之物大抵中原所資以爲兵器之用者文公謂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右地生焉波及管籥者之

餘也蓋中原所出者不得如此二州故必資之爲用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爲栝栢非也菁以爲流周

禮菁匪鹿蔥茅以縮酒二物所在皆有貢于此州以所產之善者記曰蓬豆之薦水土之和氣也蓋祭

祀先王必得九州之美物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茅自古所用包匭匣也既匭匣之外又從

而包裹之以祭祀之用尤致其潔不致輕也厥篚玄纁璣組爾雅曰三纁謂之絳絳色也此州善染玄

纁之色璣乃珠之不圓者組乃綬之類實于匣以貢大龜即元龜國之寶也出于九江尺有二寸曰大

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蓄之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荆州入河之路順流而下曰浮自江而至于沱自沱至潛自潛至漢捨舟陸行以趨于洛自洛入于

河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潛漢既入于河榮波既豬導滄澤被孟豬

此州界西南至荆山荆山之南則荆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即冀州也蓋豫在冀之東北冀之南以

荆河爲界禹貢他州未有止言其地荆豫言荆青徐言徐使豫州不言荆山則北之至河者在河北故

言南至荆山則北之至河者自知其爲南河矣東坡雖指爲北條荆山復自疑其去河甚近意謂荆州

既言北至荆山則豫之南境從不知殊不知河勢延長若南不定其所至則烏知北至河之爲南河乎

況北條荆山在河之西雍州之內地不當以爲豫州之境也伊洛潛漢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

山洛出沔池山沔出河南北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

縣家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瀼水出河南穀城縣瀼亭北東南入洛瀼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

與傳異者穎達謂熊耳在陸渾縣西家嶺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瀼亭北此即河南

境內之北山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今據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

熊耳山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瀼瀼又東北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

瀼瀼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榮波既豬孔氏曰榮澤波水已成澍豬蓋洪水之時此澤之水動成波浪

今則豬蓄而不泛溢矣榮澤即榮陽也沈水東流爲瀼瀼入于河瀼爲榮沈水東流謂之瀼瀼水瀼行地

中自河而溢則謂之榮在河南也春秋閏二年衛狄戰于榮澤杜預注此榮陽當在河北衛敗方始

渡河戰處在河北孔穎達乃謂此澤跨河南北以經文攷之濟水溢爲榮是在河北爲濟河南爲榮今

河北亦謂之榮澤蓋時北爲濟至春秋時以榮發源自濟亦以濟爲榮乎導滄澤被孟豬安國謂滄

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穎達以地志攷之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有滄澤又云滄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求其說而不得，乃為之辨曰：郡縣隨代易名，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東坡則曰：沈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為澗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澗澤，被之，其說迥直，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易也。水盛乃覆，被之猶弱，水出合黎，徐波入于流沙也。此言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豬，職方作望諸，其實一地。職方青州澤曰：望諸者，蓋職方之青州，在豫之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壤，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絳紵，厥篚織纈，錫貢錕鏘，浮于洛，達于河。無塊曰塊，塊，疏也。亦曰黑也。地之高者其性則墳，地之下者則塊。墳，土有高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厥土是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以土性之美人工之修故也。九州之賦言錯者四，如冀如豫如揚梁，說者謂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各得其常數，惟此四州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難出他等，其所以出他等者，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荊州賦第八，荷揚州選樂歲有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當出第六，如是歲凶之年，有所闕減，出于第九，則于兗州相形，必有強弱于其間，故揚州賦下上三錯，梁州賦下中三錯，兗州曰：作十有三歲，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為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然以意逆志，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漆林，麻絲細葛紵，師古曰：織紵為布及練，周官載師，漆林之征，周官以為征，此則貢者，周之時豫在畿內，故載師章其征，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惟此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織紵，細葛也。治玉之石曰錯，注：錯，錯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錫而後貢之，不常用之物，惟其勢民也。揚州先言楠柶，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後言錯者，楠柶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錯則與厥篚之文嫌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豫之去帝都甚近，浮洛即達河，此河即南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沔，沔酒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頌達云：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是華山在豫州界，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有其山陽者，謂此山之西，雍之境也。職方不言梁州，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岷山在西微外，江水所出，岷山在隨西郡，漢水所出，自江別出為沔，自漢別出為澗，二山已可稱，蓋是江漢之水，得其治矣。沔酒亦得從其故道，江漢之水，歷二州界，縣亘數千里，然後至揚州入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既沔，沔酒既道，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沔酒既道，揚州曰：三江既入，水之首尾源委可知矣。蔡蒙二山名，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也，平為治功畢也，和夷西南夷也，亦已致其功而水患乎矣。禹貢諸夷，或言于制貢之後，或言于制貢之前，蓋帝者之于夷，秋來不拒，去不追，或內而同，中國之朝貢，受命于天子，則為之制其田賦，如青之蠶桑，梁之和夷是也，或不能為，或獨風草萊，獻其方物而已，則亦使貢其方物，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是也，梁州之水，其受害者只四處，故禹特舉其大槩，他州可以類推。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珠璣銀錫，熊羆狐貉，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泗，達于河，入于泗，亂于河。黎黑也，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璆，美玉也，璉，剛鐵也，可以鑄物，若與碧丹之類同，璆，石璆也。徐州貢璆，此州貢石，徐州貢璆，則知當時樂器，器為最重，其聲尚角，在清濁小大之間，為難和者也。璆，擊石，拊石，不言金與絲竹，可見聲之難和，制貢尤詳也。熊羆，狐貉，四獸以屬曰織，以豕曰皮。西傾，山名，在隨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因桓是來，浮于泗，自泗入河，泉水始出山為深，東南流為河，至漢中東行為漢，孔安國曰：漢上曰河，入于泗，亂于河，東坡曰：泗在梁州山南，泗在漢州山北，泗無通泗之道，案前漢書武帝時人上書欲通襄陽道及漕車下張揚開之云：襄水通泗，泗水通河，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河入襄，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泗，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河入泗之道也。襄斜之間，絕水百里，故曰逾于河，蓋時通泗襄為河也，其說有據，計泗在河南五百里，故自河陸行而北入泗，泗水入河，逾字當在泗字上，今加河字上，向也，自荆入河，則曰浮于江，沔酒既道，于洛，謂自漢陸行至洛也，逾字在洛上，今自河陸行至泗，而逾字不在泗上，古人之文體不可執一而言，自泗至河，絕流入河也，橫波為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澗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職。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頌達謂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豈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為界，頌達謂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當梁州之境，先舉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其說為當，河在雍之東，故曰西河者，龍門在冀州之西，河自積石東北流，自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冀州帝都界三河之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河相對而為東西，曰東曰南曰西，皆自冀州而言，濟河惟齊，此東河也，在冀州之東，荆河惟豫，此南河也，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此西河也，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弱水不能載物，故導之西流，地勢西高東下，水性皆東，而此水獨西，亦其性也，禹行其所無事，不于水性之外，別有增損于其間，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商鞅變法以成富強，是欲弱水之東也，涇屬渭，禹導渭水併及此水，下文曰：導渭自鳥鼠，關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數水厥緒相貫，而渭水為大，併入于渭，以入河，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至涇陽縣入渭，涇屬渭，詩曰：涇以渭濁，是涇水合渭之流，屬附也，及也，水北曰涇，人皆以南面望水，則北為涇，涇水自南入渭也，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灃，二水名，渭水之大，受涇水，灃水，沮水，灃水，故涇水自涇陽縣來入渭，灃水自枝山縣來入渭，灃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惟此四水皆入于渭，乃得其性，曰屬曰從，曰同，實一理也，荆岐二山，洪水之時，祭祀已廢，今水過可兼祭，雍州地東距龍門之河，當河流之泛濫。

尚書詳解 卷六

未折之而東雍州亦被密及禹施功于冀既成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梁岐在雍此二山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于冀州故經敘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入河其功畢矣故自荆岐既旋而下遂言平地川澤已有成績也荆山即北條荆山非荆及衡陽之荆孔安國云荆在岐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相爲首尾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北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故揚州與雍州可見秦郡長安號爲百二之險以其山多也孔穎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治意蓋上既敘之文其說是也原隰既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在豳國之地即此處豬野在武成縣東北有休屠澤即此豬野也從原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三危既宅三苗不傲舜典實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傳云先王居櫛于四裔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預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舜置三苗在洪水未平時舜擇其惡之尤者投諸四裔更立親近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三危可居則三苗之種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嘗有疾惡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無憂愁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此州之土色黃而性壤田第一賦第六孔穎達云此與荆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工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城闕遠民居先定新造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其後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球琳者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九州惟雍所出物色爲寡乃知禹治水之後其于貢賦關略簡易如此者愛深思遠不肯貽禍後世以啓昏主之侈心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之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孔安國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會于渭汭孔安國云逆流曰汭自渭北逆逆水西上孔穎達謂從河入渭禹曰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諸州之末惟言遠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不若從東坡之說云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如此則言是會渭汭之水以入河也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織皮說與梁州同師古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國并崑崙析支爲四國支則以渠搜爲一不若從顏鄭之說此西戎之三國也所貢者織皮言西戎卽敘則又不止三國矣禹之功不惟及中國雖夷狄亦得其利焉黑水弱水決之而西歸于南海則西戎之國免替替之患禹以四海爲壑是也東坡云禹貢之所歸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棄夷淮夷島夷所歸此云織皮毳毼析支渠搜大意與三州無異蓋言西戎卽敘而崑崙析支渠搜大概皆歸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以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厓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序禹貢者曰禹別九州隨山沿川任土作貢此一篇之大槩也自冀州既載壺口至于西戎卽敘爲別九州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爲隨山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于河爲洛川自庶土交正而下爲任土作貢其間治水曲折田賦貢貨通帝帝都又各隸于遂州之末矣前後之相連首尾之相貫則無所攷據故于導岍而下言山之首尾導弱水而下言川之原委也孔安國云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穎達謂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城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治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皆皆治訖也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如漳水汾水潞水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厓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沱隨易近恒山石林先生云周官言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導山者潞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今以經文攷之下文言入于海則先儒與石林之說不謬矣導山導水皆始雍州者蓋天地方形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自西北傾東南然傾東爲甚而南次之水之性萬折必東是以山之脈自北而東少趨南焉而水之原出于山所以俱自雍州始也前漢諸儒如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導岍以下爲北條而傾以下爲中條厓以下爲南條地理志亦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部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若鄭康成又以爲四列康成疑岍岍雖同在梁州而異處故以此條爲正陰列以中條爲次陰列而分南爲次陽列正陽列東坡亦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脈而相連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起岍岍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嶧峴岍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以此觀之地脈之說古人知之詳矣導岍及岐以下乃北條荆山正陰列也岍岍皆雍州之山岍卽扶風與岳山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壺口雷首太岳厓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絳縣東霍太山即岳陽是也厓柱在陝縣東北形若柱也析城在河東獲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山曲陽西北碣石在北平軹城縣西南北條山首起岍岍逾于河正龍門西河謂此處山脈不絕河不能間斷既絕河又爲壺口雷首及太岳皆河東之山也又爲厓柱析城王屋自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又爲太行恒山碣石連遼東北入于海而止是北條山首起岍岍碣石爲尾而衆水皆入于海矣孔穎達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入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陸渚

此中條之山次陰列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困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河之所經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之南山。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桐柏在兩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此四山接華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中條之山首起西傾至陪尾為尾。其脈相連屬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安國言水之所經。鳥鼠渭水所出。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也。導嶠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荆山折而為次陽列也。嶠家在隴西郡梁州之山也。荆山乃南郡臨沮縣之荆山。內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荆山。內方。大別。荆州之山也。南條次陽列也。首起嶠家。大別為尾。其脈相連如此。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荆山折而為正陽列也。岷山在蜀郡梁州之山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荆州之界也。敷淺原即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在揚州之界。禹既導嶠家至于大別而止。復自岷山導之。至于敷淺原而止。隨山之功畢矣。孔穎達云。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山江水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鄭氏分為四列者。蓋以岷山而下諸山在大江之南。內方大別之類在江之北。不得同為一脈而導之。雖岷山之山不言導。而理不可與內方大別同為一條。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水。大槩所經之列河水所經。故首于雍州至冀州。西傾之列伊洛淮濟所經。故首雍州至豫州。嶠家之列漢水所經。故首于梁州至荆州。岷山之列江水所經。故亦首梁州至荆州。其他衆山可以類推矣。九州之山獨記雍冀梁豫荆揚。不及青徐兗蓋三州皆在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山惟岱州無山。此三州水惟河則不必隨山也。導嶠及岐之末言入海。其餘或曰至于陪尾。至于大別。至于敷淺原。不言入海者。蓋嶠岐所導之山自西而東。自東而北。山脈未絕。至碣石而止。則已近海矣。彼西傾嶠家岷山之列。其山脈所至。去海尚遠。故不言入海。下文導水所載。則入海之道也。言導所不言導西傾。以三山皆在雍以嶠岐見之。言導嶠家而不言導岷山。以二山皆在梁以嶠家見之。此史之省文也。竊以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山川猶人筋骨。水猶人血脈。以一體而四肢。以一臂而分五指。筋骨雖相連屬。血脈雖相貫注。而支分派別不同。醫者必隨其所苦之處而治之。或有三條。或有四列。安知其非一體四肢歟。北條之山。或自嶠岐而起。或自厓柱而起。或自太行而起。安知非一臂而分五指歟。嶠岐言逾于河。岷山言過九江。則知禹于山川地脈察之熟矣。至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陰陽家亦有山水之說。豈非有所本乎。

導嶠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自此以下言涪川之事也。導山之首尾既具于前。則涪川之首尾豈可闕。禹不特爲當世計。蓋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絕其故道。孔穎達云。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

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謂與洛俱入河。故後之。計水亦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出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自積石起也。漢江先山後水。淮渭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自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字。餘之治水謂之隨導者。非而隨之也。禹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孟子言行其所無事。故經言涪川者。皆以導爲言。弱水水之無力。在衆水爲至異也。故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觀柳子愚溪對。可見弱水黑水之異。合黎孔安國謂水名在張掖郡。流沙即居延澤。流沙是合黎水所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據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不知水之所在。酈元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難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豈黑水發源張掖伏流地中。歷滇池以入南海乎。何爲滇池。有其祠而不見水也。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過三危山入南海。豈得越積石之河哉。穎達云。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此水得越河而南。東坡亦云。三危至南海。不知其幾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蓋從此徑入南海。不勞人功之修治也。且弱水黑水即決之塞外。則是注之南夷之地。可以無恤矣。然禹之心。視華夷之民。無此疆爾界。雖塞外水亦必順導之。使入流沙入南海。蠻夷之民無熱瀾之患。聖人之仁心于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厓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禹導四瀆。惟河流功爲多。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注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湍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渾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澗行地中。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班固張騫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身親所謂崑崙者乎。以此觀之。自積石而西。河之源無所攷據。或以爲崑崙。出于闐于闐。崑崙其說不一。經言導河積石。論河者當斷自積石而始可也。河源不始于此。惟記其施功處。所以經文不言自。與導淮導渭之文不同。禹治水之時。惟河不得其源。所以治之爲尤難。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三千餘里。其說所經歷之處甚衆。經皆不載。此篇本爲治水而作。惟施功則記。非施功則不記。禹自積石得河之故道。至龍門而加功。故以龍門繼積石之後。猶三危距南海甚遠。經俱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所載惟見



其治水之績而已。非如其他地。里必欲其盡載原委之詳。孔安國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皆不可得。而知。惟以經文為信。可也。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北。又東行。至砥柱。其砥柱在西。魏之界。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又自砥柱東。至于孟津。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涉自華陰。至于砥柱。河夾兩山之間。其流湍悍。至孟津。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紂。會于孟津。後世謂之武津。此即其處也。東過洛水。至于大伾。洛水在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東。而過洛水之北。洛入河在此。處。自洛水東流。至于大伾。漢孔氏曰。山再成曰伾。爾雅曰。一成曰伾。李巡注云。成重也。唐孔氏云。蓋所見異。今以孔氏之說為正。大伾在黎陽。或曰成皇。不知孰是。臣瓚之說。謂在黎陽縣。為正。北過洛水。至于大陸。河行自華陰。至大伾。始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在信都縣。大陸在鉅鹿縣。北降水入河。是河過于降水也。此與東過洛水。同。蓋洛水降水。皆小于河。以小入大。則謂之過。不謂之會。又北播為九河。播布也。又布為九河。以殺其勢也。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河夾山而行。其勢雖湍悍。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突。治之者。惟于河之兩傍。為之疏鑿。使廣袤而已。至于自大伾折而北流。其地已平。又合受涓涓涓涓。乘水。豈一河所能任也哉。禹于此。施功。其規模甚遠。分而為九。則水勢自有所殺。兗州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已有此道。禹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同為逆河。入于海。既為九以分之。又為逆河。以合之。一分一合。而後河得其安流。逆迎也。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禹治水。惟河為甚。故之于經。如導河。積石。以至同為逆河。凡八加功。而知其為患之甚于他水也。河行始于雍州。至冀州。積石。龍門。華陰。皆在雍州。砥柱。孟津。洛水。大伾。降水。大陸。皆在冀州。九河在兗州。使河源若在中國。余知禹之治。與導涓涓涓涓者。同。後世河患為大者。以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又有壅塞。其決壞何疑。三代數千年間。無此水患。至漢而為患始極。據漢之河。決常在平原左右者。以其地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為齊桓所壅。則當漢之世。自無此患矣。智者明見禹之故迹。不肯廢數州為河路。以行水。但坐視其弊而已。可惜哉。

嶧家導涓涓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禹貢導川立文不同。嶧家導涓涓。嶧山導江。不言自者。此乃史之疑文。非如導河。不言自之有異義也。嶧山在梁州。漢水所出。又曰滌者。安國云。泉始出山為滌。東南流為滌。至漢中。東流為漢水。地理志云。滌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有河水。豈以河水乃漢水上流。其流不遠。更為滌。故不復別滌漢之名歟。又東為滄浪之水。此即漢水東流也。漢水出嶧山。滄浪荆州界。即漁父所歌也。曰滌。曰河。曰漢。曰滄浪。亦即此水有三名。謂之為者。水流至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也。過三澗。至于大別。三澗水名。入漢。大別漢上山也。師古謂三澗在江夏竟陵縣。蓋漢既東流。為滄浪矣。于是過三澗。水所入。漢處。觸大別山。以與江合。滌雖為滌。為滌為滄浪。而漢之名。獨傳。遠屈。定對齊侯。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是也。南入于江。孔安國謂觸山。迴南入江。是也。漢之本性。欲東。特為大別所觸。而南蓋

江在南。漢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復東。以匯為彭蠡之澤。彭蠡在揚州。水至此。鍾為彭蠡之澤。匯。遇也。東迴而入于彭蠡。然則彭蠡。蓋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之水。性欲東。非至于海不止也。謂坎卦。知聖人論水之性矣。曰。維心亨。以其心常行也。所以常行。以剛陽居中。故爾。觀此。可以見水之性矣。東為北江。入于海。北江之流。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為彭蠡。與漢水合。而入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而東坡。所以自豫章。而下彭蠡。而東為南江。三水合于彭蠡。亦猶河。流分為九。蓋禹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遑決之。以入南海也。使水有所宛轉。然後安流。順導。故河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漢江。匯為彭蠡。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此說從彭蠡復分為三。與東坡之說。又異。此言江水。經歷嶧山。亦在梁州。江水所出水。自江出。為滌。滌乃江之別流。江東南流。滌東流。江在滌之南也。此亦水之本性也。又東至于澧。此江水其別者。為滌。而正水。乃至于澧水也。楚詞曰。滌子佩兮澧浦。是也。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即荆州九江。孔般是也。澧水。東陵。皆在荆州。所以得名。為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也。夫江自岷出。歷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云。東別為滌。又東以至於澧。蓋此特記其加功。處爾。東運北會于匯。匯者。澧也。匯即彭蠡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于合處。則其勢。迤邐而東。漢自嶧家。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則稍折而南。江自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不言會彭蠡者。上有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也。東為北江。入于海。江漢二水。皆合彭蠡。故東為北江。入于海。自北而東。則南江為豫章之江。可知矣。此即揚州三江。既入是也。

導沈水。東流為滌。入于河。滌為滌。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澨。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沈水與滌。同發源。曰滌。既流。則為漢。而滌之名。息矣。發源者。沈既流。則為滌。而沈之名。息矣。至江水。東別為滌。乃其枝流爾。江水之名。自若也。此流與別之異。滌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孔安國曰。滌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滌。在故倉東南。穎達推其意。謂此皆曰。驗為說。滌入于河。與河相。而不知。截河。過者。以河。滌。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坡云。以味別之。東出于陶丘北。此滌水。自滌。澤。東。出。于陶丘之北也。丘。再。成。為。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其。地。在。濟。陰。定。陶。西。南。謂。之。東。出。者。是。滌。水。自。滌。澤。伏。流。地。中。至。陶。丘。北。復。出。也。又。東。至。于。澨。澨。即。滌。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又。東。北。會。于。汝。汝。與。汝。合。也。汝。水。出。太。行。萊。蕪。縣。至。西。南。入。滌。今。言。滌。水。自。滌。澤。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澨。又。東。北。會。于。汝。汝。是。汝。水。自。西。南。來。滌。水。自。東。北。往。以。汝。言。則。會。于。滌。故。前。曰。浮。于。汝。遂。于。汝。以。汝。言。則。會。于。汝。故。此。言。東。北。會。于。汝。南。水。相。合。故。曰。會。也。又。北。東。入。于。海。滌。與。汝。通。以。入。于。海。乃。滌。水。自然。之。性。不可。遏。也。此。水。發。源。自。兗。州。流。于。豫。州。至。青。州。與。汝。合。而。入。海。也。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竊意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淮陰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水入淮。淮水入海。故連言也。淮之發源距海為近。故所歷未久。與他水不同。此水發源於豫州。流于揚州。至徐州與沂泗同入海也。

導洛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澗。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隨西首陽山西南有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安國云。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張氏地理記云。不為化牡。導洛自鳥鼠同穴。山東則澗水會焉。上文澗屬渭。澗是也。又東過漆沮。即上文漆沮。從是也。澗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渭水出安定涇陽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漆沮水案孔穎達云。雍州漆沮。則以為即扶風漆沮。以合于詩所謂自土沮漆之文。于下文漆沮。則以為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今案顏師古注。漢書于雍州漆沮。既從之文。則曰即馮翊之洛水。孔安國于下文東過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之文。亦曰洛即漆沮在馮翊。則是非有兩漆沮也。此洛水與豫州伊洛澗渭之洛不同。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經云。導洛自熊耳。地理志乃謂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何也。豈堯時冢嶺亦謂之熊耳乎。石林云。淮出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渭出南谷。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曾氏曰。冢嶺者。源之所在。山者。江之源。有是山而後見是水。故先言山河出冢嶺。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而後至桐柏。渭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出冢嶺。而後至熊耳。積石。桐柏。熊耳。先有是水而後至是山。故先言水。此隨所見而為之說。姑存之。東北會于澗。澗二水。隨洛水以入于河。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又東會于伊。伊水入洛。在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在鞏縣之東。四水合。然後東北流入河。上文云。伊洛澗渭既入于河。言此四水以入河為性也。此水皆在豫州。天下之水亦多而特舉九者。以當時水失故道。此九水為甚。故也。至于先後之序。山自斷岐始。水自弱水始。以治水終于雍州。又雍州在西北。地勢自上而下。因岐山與水皆始雍州也。隨山沿川之義。備見此二章。鄭注仲云。禹貢之篇。如山之聚。與水之出。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道。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經。大水所經。何首一州。一邑。班固遂以州縣下列言之。可謂無法。鄭之說善矣。導山言至于者。十導水言至于者。十一。曰。至云者。即其施功而言之也。導水言入海者。七。言入河者。三。謂近于河者。自河而入海也。導水之名。入會也。至也。與九州同。而又有詳焉者。曰。流。曰。溢。曰。澗。曰。澗。曰。澗。蓋順流為流。分流為別。以小入大。曰。入。二水勢均而兩相會。曰。會。以大水受小水。曰。過。止而蓄之。曰。匯。活而不能盡受。曰。溢。旁而斜出者。為澗。則人為之功也。此其大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澤既既。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庶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必辨之于始。然後可同于終。自冀州既成而下。既辨之矣。自九州攸同而下。又所以同之。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各得其所。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如車同軌。書同文。各要其所歸。不見其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四隩者。深遠也。深遠之處。皆可居。則其他可知。九山刊旅。則九州之山。皆刊木通道而旅祭矣。九澤既既。九州之川。皆濬其泉源。無壅塞矣。九澤既既。則九州之澤。皆已既。障無決溢矣。穎達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要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總言之。四海會同。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也。向也洪水為害。道路不通。欲會同京師。不可得。至禹治九州之功。舉每州之末。皆載達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沱。澗。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皆以達河為至。至是則四海之內。外皆有通帝都之道。朝覲貢賦。無有過絕矣。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向者洪水未平。則五者皆失其性。蓋五行。一曰水。餘四。洪。水。則五行。汨。陳。禹。行。無。事。則五行。皆得其性。孔修。則甚修也。庶土交正。則又重述任土作貢之事。蓋山澤平。則人無昏墊之患。四海同。則有通貢賦之道。六府修。而有充貢賦之物。則可以制貢也。九州。舉。土。壤。墳。壇。之。異。性。青。黃。赤。白。之。異。色。交。相。參。攷。而。正。之。所。以。致。謹。其。財。賦。諸。者。實。其。所。有。不。實。其。所。無。也。一。不。謹。則。貽。萬。世。之。害。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其。田。賦。之。高。下。焉。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止。聽。其。貢。篚。故。言。成。賦。止。于。中。邦。也。師。古。云。庶。士。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謹。財。賦。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師。也。中。邦。即。京。師。也。林。少。穎。推。廣。顏。氏。之。說。謂。九。州。之。辨。所。致。九。等。之。賦。止。言。其。多。寡。相。交。之。差。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繼。選。有。無。以。充。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為。準。三。壤。即。上。中。下。之。類。蓋。賦。本。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即。其。田。賦。多。寡。之。數。致。之。京。師。也。如。下。之。五。服。其。輸。粟。糶。惟。何。服。其。外。不。能。盡。使。如。何。服。所。輸。惟。以。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如。荆。揚。之。地。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繼。選。有。無。而。充。賦。此。亦。一。說。也。或。說。云。下。言。成。賦。而。上。文。言。財。賦。則。下。之。賦。者。田。賦。也。故。曰。三。壤。財。賦。者。不。特。田。賦。凡。出。于。土。可。以。供。上。之。服。食。器。用。者。皆。貢。之。田。賦。則。及。于。中。國。財。賦。則。四。夷。之。外。皆。得。以。貢。之。如。西。戎。織。皮。淮。夷。蠙。珠。之。類。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至。此。可。以。建。萬。國。親。諸。侯。矣。錫。之。土。以。為。社。錫。之。姓。以。為。宗。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契。封。于。商。錫。姓。子。稷。封。于。部。錫。姓。姬。是。也。然。使。之。一。德。以。尊。天。子。必。有。為。之。借。者。焉。祗。台。德。先。所。以。率。先。之。而。無。有。違。所。行。者。洪。水。未。平。之。先。亦。已。建。諸。侯。至。是。禹。之。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此。蓋。自。禹。成。功。而。言。之。祗。台。德。先。者。禹。能。以。身。率。之。益。稷。言。子。創。若。時。至。成。五。服。禹。之。敬。德。也。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也。舜。美。禹。亦。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澤既既。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庶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二百里納。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審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以下更言京師諸夏戎狄之別。故為五服遠近之制。五服乃堯舜制。洪水既平。禹于是乎使之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于京師最近。稅賦尤多。每于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近。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益遠。故每服分二節。詳內略外之意也。王畿方千里。皆曰甸服。為天子服治田。謂治田出穀稅。下文納總銓結是也。百里賦納。是甸服內之百里。近王畿者。納總謂兼與稅並納。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銓結不銓。謂割禾穗而納之。不輸葉也。三百里則又遠。故納銓結。結者葉也。納結則易于納穗。蓋遠則彌輕矣。雖然。四百里五百里尤遠。胡為又出粟米耶。唐孔氏謂葉粟別納。納粟之外。斟酌納葉。非是。徒納葉也。據經文。但曰納結。安知其與葉兼納。攷之經文。總銓粟米。下皆無服字。此有服字。當知納結難。所以相補除者在此。師古曰。結葉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結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百里之中。優于畿內。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入矣。四百里五百里愈遠。故納粟米。禹以什一之法。取民。今其不同如此。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謂直納粟米。為少禾。兼俱送為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聖人體盡人情。優民之力如此。孔穎達云。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皆言納。四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但言五百里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有納總銓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略之義。或然也。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讀者可以意曉。五百里侯服。此王畿之外。又五百里。蓋以封諸侯。衛王畿也。孔安國以謂斥候。穎達謂伺候盜賊。五等爵止曰侯者。三恪之後。方稱上公。所以尊前代。若當代之封。則皆諸侯。周制太保為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此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侯服之內。王畿之百里。則為卿大夫所食采地。若周官六卿之外。六遂之外。有采邑。為大夫采地。小都為卿采地。大都為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又采之外。百里為男邦。男小國也。又其外三百里為諸侯。自此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小國也。必先采地。次男邦。及諸侯。先小後大。王氏曰。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況又諸侯。敵王所佩。則大者居外宜也。賦稅則遠輕近重。建諸侯。則遠大近小。聖人疆理各有法也。五百里綏服。乃侯服之外。五百里也。綏安也。內以治中國。外以安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審武衛。皆所以為安也。此皆諸侯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皆所以為安也。即綏服也。先王之制。此服有二名。謂之綏服者。以其諸侯為王室之衛。則外皆安矣。聖人疆理天下。尤謹華夷之辨。自王畿之外。既建侯。小大相維矣。外則要荒之服。故于此設綏服焉。以為內外之辨也。故

尚書詳解 卷六

二二七

三百里近于甸服者。則揆度文教而行之。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行之。二百里則審武衛。以其接近于要荒。故其極災為中國患。先王賴以守衛中國者。蓋亦在此。二百里。災狄之子。中國本不敢有欺侮。何獨惟中國失。所以為備。則將侮矣。李唐頤利兵。直至渭水。皆有以致之也。五百里要服。自綏服之外。五百里。特在其要約。繩摩而已。何休曰。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夷夷有簡易之意。亦是要約之也。二百里蔡。蔡放罪人于此。左傳。魯營叔。而蔡蔡叔。五百里荒服。自要服之外。五百里。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荒服之三百里。曰蠻。蠻者。以其慢而無禮也。夫既曰蠻。則聖人列之五服者。蓋聖人代天地為人民。蠻草木鳥獸之主。禹平水土。使之不傲。即傲衣皮。并服各遂其性。安得不使之在五服乎。此又見一視同仁也。荒服之三百里。則流罪人于此。地先王之于罪人。既不可以中國蓄之。殺之。又不忍故流放之于蠻夷之地。輕者蔡而重者流。若流其工于幽州。是也。劉敞曰。輕罪蔡之。要服重罪流之。荒服此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五宅三居之二矣。然而一在畿內。要服九州之內也。夷性近于人。蠻性遠于人。故近稱夷。遠稱蠻。然要服之三百里。夷。外二百里。亦夷也。荒服之三百里。蠻。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蔡。謂之流者。蓋流放罪人。取其至遠者言之。若其蠻夷之地。則蒙上文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言禹之功。成風聲文教。訖于四海也。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遠。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遠。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也。漸入也。被覆也。暨及之也。禹錫玄圭。告成功于天。玄天之色也。禹功與天同。不曰堯錫禹。而曰禹錫。蓋書者。不必以一字求疑。聖人之經。東坡以為水德之理。禹之功。其大如此。而未聞有於伐之心。此其所以為大聖人歟。

尚書詳解 卷六

二二九

此書直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知有扈氏有無王之心。視天子如儕匹。以一國之微。敢與天子抗。則其陰謀爲叛逆之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甘乃有扈之郊。至甘而誓。故曰甘誓。誓者所以戒衆人。使之重其事。而整齊其心力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命將皆公卿之列。六卿者。六卿之衆。無事則爲比國族。蘇州鄉。有事則爲伍兩卒。旅軍帥。古者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卒皆農。民知有禮義。知有君臣。上下其民。易使。漢世有此意。三公可將。九卿可將。郡守可將。不若後世文武分爲兩途。能用兵者。數人而止。將臣所以多。級。扈。其卒。既非農。民。此兵所以多。叛。逆。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六卿皆有軍政。謂之六事。六卿各指軍帥而言之。六事則並其伍兩卒伍而言之。予誓告汝。以有扈氏之罪。天有五刑。聚于人之身。而散諸萬物。皆此五行也。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也。今有扈氏恃威而侮五行。以怠慢而棄三正。則其悖理傷道。殘民害物。甚矣。天用勦絕其命。天即理也。順理者。天之所與。逆理者。天之所絕。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則其討有罪也。天討之而已。豈予一人好爲是征戰哉。古者車戰。一車之出。左右及御共三人。左以射爲職。右以擊刺爲職。御居中。以正馬爲職。攻治也。左者治其左之事。則在于射右者治其右之事。則在于擊刺。御正其馬。苟或不攻于左。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皆爲不恭命。不恭命者。失其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三代皆用車戰。至春秋時。車戰漸壞。如諸侯敗鄭。徒兵。則鄭始多用徒矣。中行穆子始毀車崇卒。如楚有左右廣。先王車戰之法。至此始壞。原其所以然。蓋先王之兵。皆是不可敗之兵。未嘗要利也。後世求以勝人。亟于趨利。此先王軍制所以壞。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古者軍行必載遷廟之主。又載社主。以明其賞罰不敢自專也。用命則有賞。賞于祖者。祖有親之義。所以示恩。不用命則有罰。罰于社者。社主陰。所以示殺。罰之嚴也。予則孥戮汝。軍事以嚴終。故于是又有孥戮之言。戮。辱也。罰。汝不止于辱其身。亦將爲爾妻孥辱也。

尚書詳解卷七

夏書

甘誓

此篇其一當看世變愈下。其二當看啓賢能繼禹之道。深知用兵曲折。其三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臨事簡而不煩。自堯舜禹三聖皆以揖遜而治。至啓而行征伐。舜征有苗。特曰汝徂征而已。至此而有扈諸侯。敢以抗天子。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數言而止耳。至此而作六卿之誓。又且及于賞罰之嚴。風俗之變。啓之時。自與堯舜之時不同矣。聖人親會通行典禮。則亦不得不隨時制宜。又見得禹之所以教其子。與啓之所以繼其父者。家法相傳。謙體用本末之學。雖微。而征戰之事。行陣之間。無不一一週知。後世俗儒以文武爲兩途。遂竊聖人短于軍旅之事。以藉口。又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觀其與有扈大戰于甘。六卿皆召。六軍皆行。合七萬五千人。亦非細事也。糧食器械。不戒約而自備。所誓之言。特及于行伍之整齊。若非平時預備有素。倉猝之際。豈不失措。合此三者以觀。則一縷之義。無餘蘊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有扈氏。夏之同姓之國。堯舜傳賢。至禹傳子。故有扈氏以爲我亦夏之同姓。不得有天下。而啓得有天下。不能無不平之心。因此而拒王命。王者有征無戰。天子討而不伐。豈聞諸侯敢與天子戰乎。夫子序

洛水之北。此所以著明五子成怨之由。故曰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從于洛之汭。五子成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自太康尸位以逸豫而下。至于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史家述其所由。如毛詩之有序。序作歌之意也。人

君之位。乃憂勤者所居。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此豈逸豫之具哉。惟太康實稟凡下。徒見人君之

位。至尊。以為子無樂乎。為君也。故尸其位。而縱為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民心無常。德為向背。德既

滅矣。民無所依。故咸貳。民既貳矣。又不知悔。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至一百日而猶不反。豈非安

其危利其災。而樂其所以亡者乎。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因民心之弗忍。遂距太康于河。使不得反其國。

自古奸人無世無之。雖堯舜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但聖朝在上。如太陽當天。而蚊蠅無所遁迹。及國

家小有釁隙。故奸人得以乘之。禹之傳子也。豈不知後世之極弊至此乎。曰禹亦安能保其子孫無此

也。禹之慮天下後世。蓋有甚于此者。傳之子孫。雖有大惡。而先王之遺澤未泯。尚可以復傳之人。而不

大聖天下。爭亂無日矣。禹豈私其子孫。而為此哉。私其子孫者。乃所以公天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

從。太康之弟五人者。侍其母而從太康。以歌。然則五子。為子未遊。敗之時。不能諫止其兄。而且從之。

敗乎。曰觀五子作歌之言。想見其賢明。必其當時諫其兄。而不從。兄弟天倫。無有去之之理。不得已而

從之。後待于洛水之北。及百日而不反也。是故五子怨憤之氣。鬱于中。而發之于外。述大禹之戒。以作

歌。其五章之歌。皆五子為之。其言皆本之皇祖之訓。讀此章。有以見先王之愛其子孫。不獨有其綱

紀。可以守法度。可維持。而又有訓戒。以遺其子孫。使子孫世守者。五子述大禹之戒。若伊尹述成湯之

訓。是也。惜乎道言在耳。而太康之不克遵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天下。思夫思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章皆禹之訓也。禹深見得為君親切處。在于得民心與失民心。故五子述其訓。以為首章之歌。以見

太康之失。邦其大要在乎失民心也。民之可以親近而不可卑下者。以其為邦本故也。孟子曰。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得民則得國。故本固則邦寧。天下思夫思婦。至賤也。天子至尊至貴也。思夫思婦。能勝

子哉。殊不知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失一思夫思婦之心。即失天下之心也。失一人之心。而遂至于

失千萬人之心。則人心去而君之勢。且孤。豈不勝子乎。一人三失者。失而至于三。積之多。而不知改悔

者也。怨豈在明者。言天下懷怨憤之心。豈敢明言之。特蓄怨于中。爾故有天下者。當于幾微之際。有以

謀之。無使蓄怨于中。則可矣。秦人之禍。可以為鑒。子臨兆民。懷若朽索。馭六馬。然朽索以喻君。六

### 尙書詳解卷八

#### 夏書

#### 五子之歌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當時之民思禹之德。然則禹視天下之溺。猶己之溺。胼胝手足。以為民如此。及再

傳太康一為遊畋之樂。而民遂咸貳。至使有窮后羿。得以篡國。民之思禹。果安在哉。曰。民之貳太康也。

乃所以思禹也。先王之愛民。一舉動而不敢忘乎民。民于此時。猶嬰兒之得慈母。不知有飢寒深微。惟

慈母之是賴。一旦太康嗣位。遂專意遊畋。不恤民事。猶嬰兒之失慈母。啼號而無所依。此民之所以貳

太康也。是雖后羿能因民不忍奪之于一時。而終不能禁民心之思禹。所以少康一成之田。一旅之衆。

而卒以祀夏。不失其舊物也。謂非民之思禹。而何。又當看此一篇書。乃三百篇之體。詳味其言。有思無

邪之意。然則何以怨乎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五子之怨。親親也。關雎之哀而不傷。小雅

之怨而不亂。皆其發乎情。止于禮義也。誰謂詩書。果有異旨哉。自此心而形之詠歌。因心而語。不越乎

常理者。詩也。自此心而發之于政事。足以經國愛民。感物勸人者。書也。此詩書所以異經而同出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以逸豫而滅厥德。所以至于失邦。夫子敘書。直云太康失邦。而其意自著。昆弟五人。須待太康于

其二曰調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饒字靡綺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是大禹之戒天下之事雖其至纖至微者莫不有準則得其準則者天理也失其準則者人欲也人欲熾而天理滅則未有不亡者妻妾之奉遊畋之樂酒以奉祭禮樂以崇德宇也猶也古之聖人亦豈能廢此哉第有其準則而不失之過爾若夫色荒禽荒甘而嗜饒而靡皆失其則也此滅亡之道也而況于兼是數者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自唐侯為天子故國號陶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自陶唐以來有此冀方享國長久者豈無其道哉何道也即紀綱是也一國一家與天下莫不有紀綱今者失其道而亂其紀綱安有不亡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亮厥厥緒覆宗絕祀

此章推廣一章二章之意我祖即禹也有明明之德以為萬邦之君有典常法則以貽其子孫如上文皇祖之訓是也豈特有典則而已至于鈞石亦無所不有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蓋權量者法度之所自出禹以聲為律身為度可見法度至禹而定關者通也和者平也使天下如一無有異政殊俗也此章之意只言我祖之典則法度所以貽其子孫而實望亦厚矣豈謂今日之子孫亮其業遂至于覆宗絕祀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于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時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見得兄弟之情事體一同萬姓非仇五子也而以仇予將何所歸乎予懷思而至于悲萬姓以我為怨予將誰依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言色之愧也怙怙言心之慝也此皆具述其所以憂愁無聊之態德之弗能謹而至于此誰悔何及哉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至末章為尤切此古人庶倡之體雖出于五子而實若出于一人之意其言優游而不迫婉而有序觀此者可以知風雅之所自來

### 尚書詳解卷九

#### 夏書

#### 胤征

此篇乃夏之始衰然古人之教化制度尙有可攷東坡本史記左傳之說以為仲康即位時乃羿之棄政其權皆出于羿胤侯即羿之黨羲和乃夏之忠臣胤侯承王命以征意者如後世挾天子令天下之事其所見甚高明非常人所及後之君子未敢以其說為正者蓋其書已定于夫子之手序之者第云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征之初無異說觀此篇可見古人以天時為重以酒為禁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一篇首舉命羲和之事至此日食不知而遂至于六師討之又況禹懲旨酒自周以來羣飲則殺深見古人之禁酒甚嚴羲和廢時亂日之罪原于沈湎之故其犯此禁也亦重矣故王朝九伐之法不得而赦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征之作胤征

酒淫者為酒所困也惟其困于酒所以廢厥職時之春夏秋冬與日之甲乙皆懵然不知此胤國之君所以征之正其罪也

惟仲康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乃作史之詞。仲康太康之弟也。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至其子相立國。遂為后羿所篡。以五子之歌觀之。仲康其一也。必其賢明有過于太康者。但強臣擅命。欲振作而不能爾。胤侯命掌六師者。胤國之侯。為王朝大司馬。古者王朝六卿大夫。皆同列之君。為之。如義和酒荒于厥邑。亦各有食邑。人為天子卿士也。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堯時義和四人。至夏朝合而為一官。官制之沿革。于此亦可見矣。胤后承王命。征夏朝。雖衰而征伐之權。猶自天子出。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此以下乃胤侯舉先王之謨訓。以告衆人。折義和之罪也。嗟。嘆辭也。嗟。我有衆之士。聖有謨訓。謂其謀之已定。可以垂訓將來者也。明徵。以其昭然可驗。定保者。謂其可以定國而安民。先王克謹天戒。此即謨訓也。人主無所畏。惟當畏天。故凡有災異。皆天所以譴戒人主。先王能謹懼知畏。為之臣人者。則當有常憲。常憲者。常法也。法守所在。常有之。而弗失。不出其位也。百官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之闕政。則人君之德。明而又明矣。今義和以瀆淫廢其所司之職。日食不知。是使君不得以警天戒也。是為臣而不克。有常憲。不能修輔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先王之時。每歲之首。孟春之月。道人宣命之官。振木鐸以徇。朝路曰。官師相規。謂百官之衆。皆當相規。正其失。不可為雷同。隨人。苦不自覺。爾既不自知其過。不得他人以正之。則詔諫成俗。舉國諷誦。所謂師師是也。不特相規而已。工執藝事以諫。又于百工之中。各以其藝而諫上。如陳警獻詩。其人獻箴之類。人入能如此。則掌禮者以禮諫其君。掌樂者以樂諫其君。天下不過數事。而人主之身。可以事事無過。舉矣。其或不恭。謂不能相規而執藝以諫者。邦有常刑。先王之意。惟恐夫人忘心易生。戒心易忘。于歲之初。而警之如此。其嚴。君臣之際。常在警戒之中矣。天下何憂不治。今義和掌天地之官。而日食之變。不知。在先王之常刑。不容赦也。余讀此章。有以見從諫為帝王之盛德。古者有三公。朝夕納諫。無所不諫。其下至于百官之職。皆得以官言事。猶以為未足也。又且使庶人。謗商旅。議采之芻蕘。詢之補室。猶懼其怠于職。而不諫也。且設為之刑。以驅之諫。若邦有常刑。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夫惟如是。而後君臣上下。無有隱情。而人主以一身立于無敵之地。後世去古既遠。一切反先王之政。不諫者有刑。而後世諫者反刑之。甚者設為監諫。至有天下。以言為諫者。臨川王公作諫官論。且謂今之諫官。乃天子之所謂士。其責則天子之三公。上聽之而改。故士得以制命其上。嗚呼。此豈先王本意哉。

惟時義和。廢厥職。沈亂于酒。呼官離次。假提天紀。遺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誓奏鼓。齋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諫。上文言先王之法。如彼。此章言義和之所以戾于先王之法者。如此。人真不有德。而義和顛覆之。徒以沈亂于酒之故。所以昨其所居之官。離其所守之次。始擾亂其在天之紀。遺棄其所司之事。酒之為害。也如此。季秋月朔。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于房星。今也不集于房。房差而不合。日食可知矣。日之食。

大變也。義和掌天地之官。而不豫知。其倉猝之際。料者樂官進鼓。天子伐鼓于社。齋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凡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義和于此時。尸厥官。若無所聞。若無所知。然其昏迷于天象如此。宜其犯先王之誅。欲救之而不可救也。然則義和以沈亂于酒之故。自後世視之。若細事也。至于六師討之。周人卒欲罪至于殺。是何古人之刑。反重于後世乎。曰。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後世所謂刑者。無非與民爭利而已。此古人之刑。非後世之所及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子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躬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災崑崙。玉石俱焚。天更遄德。烈于猛火。厥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自此以下。乃告衆士之辭也。遂舉政典之書。政典者。如司馬法之類。司馬掌邦政。其書言用師之事也。先時後時。謂師行不以紀律。皆殺之無赦。今我以爾有衆。奉將天之罰。謂天討有罪也。爾衆士當同力以助王家。庶幾輔弼。我以敬奉天子之命。觀此篇之書。其始也。舉先王之謨訓。次言政典。次言天罰。又言王室與天子之威命。可見征伐之重。皆致之先王。實之天意。敬以承之。其若非有一毫之私意也。火災崑崙。玉石俱焚。謂火之炎于崑崙之岡。不擇玉石而皆焚之。況于天吏有過逸之德。尤酷烈于猛火乎。天吏。為天所使。行天罰者是也。此言兵威所過。殺傷易至于枉濫。今當擇其罪之魁者治之。其餘從者勿問。庶幾無有玉石俱焚之患。舊染之俗。與義和同惡者。皆與之更始。此王者之兵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大抵軍事以嚴。終當以威為主。威非慘酷之謂。嚴殺也。愛非仁愛之謂。即姑息也。常用兵行師之際。不以嚴為主。而反拘于姑息之愛。則其所傷者必衆。是反失其愛也。如宋襄公不捨二毛。不鼓不列。卒敗于泓。是也。威愛各施于所當用而已。若泥于言而不明古人之意。則威克厥愛。豈非流于慘酷者歟。其爾衆士懋哉。當勉之而致其戒。庶乎其有成功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帝告氐。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此數篇皆逸書。有其義而亡其辭。自契至于成湯十四世。而八遷都。至湯始居亳邑。從先王之居。先王即帝嚳契之父也。帝嚳居亳。至湯復徙居焉。作帝告氐。二篇之書。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也。氐。治。沃土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是時。為夏方伯。賜之弓矢。然後得以專征伐。故曰湯征諸侯。葛伯以不祀之故而湯始征之。古人以祀事為重。既不祀。則是不有宗廟神祇矣。故湯始征之。湯之征伐。自葛而始。觀孟子所載。道之牛。羊。豕。使彘。衆往為之耕。湯之所以待葛伯者。紆遲不忍如此。及其為伯殺童子。而罪不可赦。于是故征之。則湯之于諸侯。豈有意乎取之哉。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之得伊尹也。進之于桀。其意若曰。桀雖不道。使其一旦改過。聽伊尹之言。則功遂可以及天。下豈非湯與伊尹之本心哉。伊尹往來兩國之間。就湯者五。既而去之。就桀者五。聖賢不負其心。而天下其心如此。湯當有意于利而取之。及其醜。夏歸。葛伯決知其不可救矣。故為是相湯伐桀之謀。

入自北門遇鳩方二臣。意其所言者必醜及之事。及既不可救。則不得已而相湯。以救生民于塗炭。情乎此二篇之書。亡不得以見伊尹與鳩方所言之事也。

心即賢者之心。即斯民之心也。自伊尹醜夏歸亳。彼祖之民室家相慶觀之。則天意可見矣。不然。妄為託天以神其事。則伊尹與湯之流。亦皆借天以爲辭矣。何足以爲湯。

伊尹相湯伐桀。可見君臣無異謀。非求元聖與之戮力。說者謂孔子序書。先言伊尹。以伐桀之謀出于伊尹。而不出于湯。果若是。則伊尹教湯爲稱亂之事。湯獨無所任其責乎。不必如此泥。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先儒以爲出其不意。恐未必然。升道從陞。蓋出兵行師。自然取其地利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不恤我衆。含我穢事。而謂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湯已受命于天。君臣之義已絕矣。格爾衆庶。即毫邑之衆也。非我小子敢行舉亂之事。自堯舜揖遜。禹傳之子。曾未聞有征伐之事。至于湯之身而爲之。湯豈無不足之意。有夏多罪。爲天命所殛。子不可不順天也。今爾有衆。反以爲怨。曰。我后指湯也。不恤我衆。含我穢事。而謂正夏。觀此可見湯之德澤及民也。深而教化之在民心也。素矣。何以知之。桀之暴虐。衆之民皆不與俱生。至于湯之民。則恬然如在衽席之上。更不知桀之爲虐。成湯爲應天順人之舉。毫之民尚以夏爲正。以夏爲正。則湯之所行非正矣。此湯民所見如此。予聞于衆人之言。但夏桀之罪。上通于天。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苟拘于一時之名分而爲姑息。則違天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汝衆反以爲夏王之罪。其如何。雖夏桀之虐。不及毫衆獨不念桀之民受其害乎。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賫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前既言衆衆之不欲往。此乃言夏桀之罪如此。我不可不往。夏王與其臣同惡相率。而遏絕衆人之力。謂役民以爲臺榭宮室也。又相率而割削夏邑之賦稅。謂橫賦以傷民財也。既竭民力。又竭民財。于是有衆相率而怠。弗協其上。怠惰而無意。以與上和合也。且曰。時日易喪。日君也。是君何不喪亡。子及汝皆亡。有生不如無生。夏之惡德如此。今朕必往無疑。爾庶幾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功成事畢。當有以賚賜汝。爾無有不信我言者。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也。爾不從誓言。則有孥戮之刑。罔有攸赦。觀此足以知風俗之變愈薄。啓之警師也。曰。賫于衆。戮于社。誘之以賞威之以刑。則薄于唐虞時矣。至湯不徒曰。賫之而已。且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恐然懼夫人之不已信。則又薄于夏時矣。吁。此大節既隱。天下爲家小康之事也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延至臣。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孔安國云。湯承神代之後。逆取順守。有叛德。故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後世無及。何龍者。故不可而止。唐胤氏群其意。案左傳昭公十九年。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十士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尚書詳解卷十

商書

湯誓

讀此篇有以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蓋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父子而後有君臣。名分蓋不可踰越。見路馬者必式。齒君之路馬者有誅。其言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皆有覬覦伺之心。三綱九法。而人紀不立矣。雖然。天生民而立之。君者正爲司牧吾民設也。乃有恃富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借是而肆其惡于民。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之不立。抑又甚矣。由前之說。則君爲重。若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是也。山後之說。則民爲重。若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也。天下之理。有常有變。中智以下。當安其常。盡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惟聖人能之。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難也。此篇之意。大槩以順天而舉事。無所利于其間。桀之罪天所棄也。湯之德天所命也。天棄桀而湯不有以伐其罪。天命湯而湯不有以承其休。則湯之罪殆與桀等。惟聖人于此。深見天命之去就。天人本一理。聖人把作一事看。後世往往分天人作兩件事。皆其誠意有未盡處。設使天命在桀。猶有眷之之意。則湯當退而就臣子之位。湯之本心也。惟其不然。所以不得已而爲稱亂之舉。雖然。天道聖人何從而卜之。曰。以人事卜之。湯之所以卜天意者。以賢者之心。斯民之心。天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其工氏之斲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居多于社。即令廢社祀。而上世治水士之人。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漢世儒者。社稷之說有二。左傳說社稷句龍。稷祭土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是配食者也。據先儒所說。第言配食之神。案經文欲遷其社。不可有以見成湯忠厚不忍之心。不欲遷廢夏之社。使之不受天陽農國之社如此。若天子之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作夏社。疑至臣。疑至臣。疑至臣。三篇之書。大率言遷社不可之意。夏師既敗。積湯遂從之。從之者任其所往。不迫之也。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者。樂當敗亡之餘。猶不知悔。且伐三腹之國。取其寶玉。以行。道伯仲伯作典寶之書。意其所言者。必云國有常寶。當以民為貴。若孟子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與此同意也。其書亡矣。不可得而強通。

### 尚書詳解卷十一

#### 商書

##### 仲虺之誥

此篇為成湯有德而作也。仲虺之意。在于正君心。故其始則有以美之。其終則復有以警之。美之者。所以釋湯之慙也。成湯于勝夏之後。常留德于中。則必有自沮之意。而無日新之德。是謂過而不化矣。警之者。所以防其未然也。使成湯于德既釋之後。於能伐功。志得意滿。則前日之功復虧矣。大臣之用。心操縱強張。凡以扶持開道其君。使歸于善而已。

湯既勝夏而歸。未至亳而至大坰。是在中路也。仲虺不待其反毫而遂作誥。蓋急于釋湯之慙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蓋自上世以來。聞有揖遜者。未聞有臣放其君者。成湯始為此舉。豈不有性。惟于心乎。湯之所以慙者。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己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必借湯以藉口。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得不為之慮。雖然。觀成湯之慙處。始足以見湯之心。夫豈不曰己為天所命。桀為天所棄。應天順人。雖無可疑。然長之心。不得如堯舜揖遜。

適會處君臣之不幸。而至于此。其心豈容自安。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凡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見于此耳。此所以為聖人也。若傲然自處。以為當然。不知愧怍。是亦凶人而已矣。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橫。萬。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用。敷。厥。師。乃。者。繼。上。文。之。辭。也。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此。三。句。自。其。本。而。言。之。與。武。王。誓。師。之。言。曰。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和。親。特。其。意。不。同。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愛。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感。物。而。動。見。利。而。嗜。此。有。欲。也。既有欲。則不能無爭。既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隨。曲。直。而。取。平。焉。故。天。子。是。而。生。聰。明。之。君。出。而。治。之。德。不。足。以。異。乎。天。下。則。不。能。以。制。服。天。下。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有。夏。昏。德。乃。下。民。多。欲。之。資。也。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哉。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而。無。有。開。明。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豈。非。天。生。聰。明。以。時。又。乎。勇。足。以。有。行。智。足。以。有。知。皆。天。下。之。達。德。也。勇。智。即。聰。明。也。以其資。稟。過。人。出。于。自然。而。然。非。有。偽。而。為。之。者。此。天。錫。也。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式。于。九。圍。是。也。橫。萬。舊。服。足。以。紹。禹。之。五。服。也。湯。去。禹。之。世。雖。遠。然。帝。王。之。心。異。世。而。同。符。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蓋。常。行。之。理。即。天。命。也。循。其。常。行。而。不。為。越。常。非。理。之。事。則。奉。順。乎。天。者。何。以。過。是。夏。王。有。罪。既。得。罪。于。天。矣。且。又。矯。誣。上。天。詐。稱。天。命。以。欺。誑。下。民。而。布。行。其。令。帝。用。此。途。不。善。于。桀。用。商。家。以。受。命。使。天。下。之。師。衆。因。湯。而。有。所。爽。明。向。之。味。味。者。復。覺。矣。然。則。湯。之。受。命。也。天。實。為。之。桀。不。得。不。廢。湯。不。可。不。興。又。奚。疑。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登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子之德。言足聽聞。

此又言桀之忌湯。若湯不放桀。則必為桀所害。簡賢附勢者。言桀之黨與。與同惡者。見賢則簡忽之。見勢位之崇。則趨附之。實繁有徒。言其黨之衆也。登我邦于有夏。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自夏朝親商。如苗中之莠。粟中之秕。未嘗不欲剪去之。故我商邦小大之臣。皆戰戰兢兢。恐以非其罪而受戮。况子之德。與其言。足以聽聞。謂天下皆見開湯之德。與其言。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心。桀安可不伐哉。惟王不遯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克克仁。彰信兆民。乃為伯仇。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子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湯之盛德。足以洽于民心。而得乎民者也。惟王不遯聲色。不殖貨利。自其本源者言之。聲色貨利。人君安能絕之哉。蓋天則所存。不以德而害性。聲色不殖。貨利不殖。則樂天下之易動者。不足以易湯之所守。想見其心。一物不留。純乎天理。廣大明白。周流變通。德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官功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資用人。惟己。而不惑于毀譽。改過不吝。而無有于備。非克克克仁。而不失于苛暴。湯何以

能如此哉。蓋物去則理明。其本正而未治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彰信兆民。不斬人之信而人自信。乃為伯仇餉。此言湯之得民心也。為伯仇餉之事。孟子言之詳矣。初征自葛也。東征而西人怨。南征而北人怨。望湯之來。惟恐其晚。皆曰。奚為以予為後而不先來乎。彼徂之民。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賀以為後子后之來。我始有所蘇息。民之戴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此以上。皆釋湯之愬。謂天之生湯而厭桀如此。桀之衆。忌湯如此。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則伐桀而有天下。是固當耳。豈可以此為愬而不釋去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恐成湯之既既釋。則必有志得意滿。無所顧忌之事。故戒之之辭。以謂賢之過人者。德足以長民者。忠於事上而無異志者。良善之在己而不忍為非者。此數者皆君子之人。雖其材之不同。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顯之遂之。多方以成就之。愛護之。勿使為小人所害可也。至若彼國之弱者。吾則兼而有之。彼國之昧而不明者。吾則攻而擊之。亂國則取之。亡國則侮之。弱昧亂亡。雖在彼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而聖人與滅繼絕之義。當哀矜而撫恤之。豈宜至此。推亡固存。即申上意。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亡之道也。則當推而去之。如武王下車之後。使當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豈宜復事攻取哉。乃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存之道也。則當固而守之。弗失可也。推亡固存。則邦國自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即上文之意。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則德豈不日新一日。萬邦惟懷。則近可知矣。不然。徒事于兼攻取。侮以逞其志。則為自滿。九族乃離。則速可知矣。然則成湯可不警哉。

王懲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德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推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大德者乃成湯本然之德。本然之德。本自明矣。更勉而昭之。不使為情慾所昏蔽。以為民極。而建中于民。蓋民取法于君者也。君之德不昭。則民安取中哉。須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為中矣。事各有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正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聖人固不待制之矣。而亦不可忘制之心。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禮義以垂法于後世。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其始正。則為子孫無窮之福。始一不正。則子孫何賴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此古人之言。仲虺舉之以為戒。自得師者。不由乎人。如自強如克。自抑畏之意。蓋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使之然也。故此必可以為王。謂人莫己若。則是於己以忘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以其好問于人。樂取人之善。而心自有粹然寬裕之理也。謂人莫己若而亡者。以其自用一己之善。詭詭拒人。而所見者狹小也。嗚呼。慎厥終。推其始。當始終一心。不可勤初怠終。殖有禮。覆昏暴。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皆有禮而敬者也。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禍福無不自己求。天道如此。為人君者。豈可不欽崇之。能欽則知所敬。能崇則知所尊。敬尊天命。無時而忘。則永保天命。亦無時而失。蓋其永保者。即其欽崇者也。觀仲虺末章之意。剖析如此其嚴。成湯之聖德。豈

有特異自滿者。然人臣事君。如孝子之于父母。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當其未然而防之。不待其已然而後。國之。齊和以召陵之盟。而馬衛獻公入城。而卻道。血氣易勝。善心難收。仲虺豈得不為湯慮哉。

### 尚書詳解卷十二

#### 商書

湯誥

此篇大略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為表裏。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以布告天下。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幾四十年。湯之克夏也。安知天下無有懷疑而未釋者。天下有懷疑未釋之情。湯不能以一朝居。于是歷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其末章之意。又言善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假是為樂也。震懼驚惶。如不自安。然凡爾有罪。皆予一人之故。予一人有罪。皆聽命于天。成湯既以有罪歸諸己。則天下之情。庶乎其少安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退夏之命。復歸于亳。是自大坳而歸也。湯至大坳。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湯之疑釋矣。而天下之疑未釋也。自大坳而歸亳。此湯誥之所由作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天下諸侯莫不來朝。拱手以聽湯命。故湯因而誦告及于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者。勞來之辭也。明聽于一人。謂當洗心滌慮。聽于一人。所以告汝之意。與天下更始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天命之謂性也。與民以善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君順也。順其有常性。俾之能安其道。惟君之責焉。民如此其可愛。君之責如此其不輕。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曰。衷也。性也。猷也。其實一理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德本不可滅。威本不可作。滅德作威。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虐者威之所作也。敷虐于萬方百姓。其殘酷可知矣。爾百姓罹被凶害。如荼之毒。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其抑鬱無所告訴。窮則呼天。其勢然也。天道福善禍淫。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淫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其所感召自然。而然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凡日月有薄蝕。星辰有變動。是皆災異以譴戒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上天有命。其威甚明。湯則將奉之而已。非湯之討桀。乃天討之也。其敢教哉。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牡。夏尚黑。湯猶用夏之正朔。足見湯非有意于代夏而商也。以玄牡昭然告于上天神后。以聞罪于桀。觀昭告之一言。湯豈陰謀圖榮利于一己。而爲是欺天罔人之事哉。以公義明告于天。亦以公義問桀之罪。天地鬼神隨之在上。湯安有私心哉。求求元聖與之戮力。謂得伊尹與之同力。與爾有衆請命。蓋當桀之暴虐。民命皆在死所矣。爲有衆請命。使之得以更生也。上天孚佑下民。孚信也。佑助也。罪人退伏遠屏。桀之奔于南巢也。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天命。謂福善禍淫無有差僭。負飾也。桀然有文。如草木之光華。蓋惡既去則善者獲伸。兆民信乎得其所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懷懼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奉天命伐桀矣。天下之大。乃使我一人爲之。子何以當之哉。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即民心之歸可以驗之。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懷懼危懼。懷懼者危心也。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此可見成湯之敬心。不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凡我造邦之諸侯。非常之事不可從。恇慢淫過之事不可就。所謂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者常行之理也。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凡爾心無所愧怍。心廣而體胖。作德而日休者天休也。爾有善則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而不致隱蔽。朕有罪則不敢以自恕。當聽命于天。惟天有所簡擇焉。其爾萬方有罪。則皆我之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爲一體。天下之過皆君之過。君仁莫不仁。有不善而非

君之過哉。予一人有罪。則非爾萬方之事。成湯何其責己甚重而責人之甚輕。責己甚厚而責人甚恕也。豈非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者乎。以責人之心而責己。則是向也。伐夏之叛。皆以身任之。諸侯無預焉。則自今以往。尙何懷疑不安之有。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爾萬方諸侯庶幾以我言爲信。則能保其終。讀此章者。當深致聖人用心與常人異。天下始定。豈無懷疑不安之情。湯欲去其不附己者。則嚴爲之刑罰。兵威天下。誰敢不惟湯之從。方且濫言告戒。惟恐其不己信。其忠厚和易之心。亦可想見。况況常人之情。功成之後。志得意滿。聖人處之。方且懷懼危懼。嗚呼。此開基之本。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後世子孫視之。祖甲之不敢侮鰥寡。中宗之不敢荒寧。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齊桓勤業方成。而壽塗見執。魏武始得荊州。而遽忽張松。難以漢高之豁達大度。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其驕容德色。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人心之相去。如此其相遠也。

答單作明居。先儒以答單爲湯司徒。作明居民法一篇。其書已亡。

### 尙書詳解卷十三

#### 商書

##### 伊訓

此篇乃太甲即位之初年。伊尹首陳伊訓之書。可以觀古人之事君。尤必謹其初也。成湯以太甲崩之伊尹。乃受道託孤之臣。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繫焉。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若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矧太甲以中材庸主。伊尹知之熟矣。惟其縱欲未萌。非心未動之初。先有以警之。則他日雖有縱欲。然其初心善端亦終不能忘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蓋養之于本然之初。則易爲力。防之于已然之後。則難爲功。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故其間有抑揚開闔。一十一條。一勸一懲。如言夏后之有德。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言成湯之所以修人紀。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言上帝之福善。必言上帝之禍不善。言萬邦之所以慶。必言所以廢厥宗之由。其開之也。所以誘其爲善之路。其闔之也。所以絕其爲惡之萌。愛君之意深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孔子序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觀此數句。即春秋正始之法。乾元萬物資始。

之意也。太甲、太丁之子也。太丁未立而卒，故太甲以孫而繼。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蓋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太史公反以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後更四年而太甲始立，與經不合也。

惟元祀十月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祗見厥祖，侯甸奉后成在百官，繼已以聽家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惟元祀十月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商人以年為祀，序書者孔子也。周人故曰年，作書者商人，故曰祀。元祀即禋年改元也。十月二月即元祀之正月也。商人以建丑為正，故用十二月為不言正月。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而亦不廢夏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漢班固知此意，故書漢元年冬十月，人君即位，禋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乘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錄始終之意，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極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此常理也。先儒或謂十一月即湯崩之驗月，甚失禮典之意。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故祀先王奉鬯，以祗見于祖，侯甸之服，近王畿者也。諸侯成在百官，總于天子，以聽家宰之命。伊尹于此時，乃太甲非心未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以登勸太甲，使知方即位之始，不可不謹，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烈祖乃成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伊尹言烈祖之德而先及于有夏，原其所自來也。有夏先后，禹以下少康以上，方懋其德，而感應之速，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幽及鬼神，微及萬物，無不各得其所。何者？人君者為天地萬物鬼神之主，主得其人，則舉天地鬼神萬物無不在我德之中，主不得其人，則乖氣成召，上天變日月薄蝕，下而山川崩潰，鬼神不得其祀，鳥獸魚鼈不安其生，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夏之先后如此，而其子孫弗率，則如彼。故皇天降災于夏，假手于我，有命，是天命湯以伐桀，而非湯之自伐桀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造與載皆始也。造攻自鳴條之役，即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桀于此而始廢，朕載自亳，則湯于此而始興，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則知伊尹任天下之重，商家無非伊尹分內之物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即神武不殺之謂，言其除暴止亂而非事于殺戮也。布昭有顯赫示人之意，代虐以寬，以寬而代夏之虐，斯民釋有夏之虐政，而見成湯之寬恩，其懷歸之也，信乎其出于中心悅而誠服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蓋德即一也。有夏先后，德懋之，其得福如彼，而子孫不能率之，其得禍又如彼。我商王能布昭之，其得福又如此，今則此德之修，在太甲之身矣。太甲之嗣此德也，宜如之何？今其為有夏之子孫弗率，則禍不旋踵矣。故當自其初而謹之，天下善惡無不原于其始，閭閻為善，則終無不善矣。謹初之要，莫先于愛敬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愛敬之心，夫人所同，但能立之者

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能愛其親敬其長，推此心以不敢惡于人，慢于人，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謂之始于家邦，終於四海，由近及遠，由微至著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撓，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敢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再推成先王之成德，人紀者，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必得聖人出而主持之，則人道于是始立，樂既壞，其人紀則廢，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為一身之任，苟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于是不自足其足，必從諫而不敢撓，求之今未已也。又管求之古人，在昔先民有言，不可不順之也。惟成湯不以己之善自足，常欲兼天下之善，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以之居上，則能盡其明，以之為下，則能盡其忠，以之與人，則盡與人之道，而不求備以之檢身，則盡檢身之道，而若不及，然明者分別善惡，忠者有事與之之心，不前者恕以待人，雖寸長必錄，若不及者重以處己，雖小過不自恕，由諸侯而為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艱難矣。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豈是利于得天下哉？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己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類，俾之輔爾後嗣，則先王之望後人誠意至切矣。子孫其可以不嗣先王之望乎？

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恒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善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風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湯不惟敢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已，又制為在官之刑，以儆有位，人心無常，雖未必皆然，而先王不得不預為之慮。風者風俗謂足，以使人動化也。舞歌者謂之巫風，殉貨色，恒遊畋者謂之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善德，比頑童者謂之亂風。前六者皆基于後之四者，聖言苟有不敬之心，則謂之侮矣，忠直苟有不順之心，則謂之逆矣，善德者常親近而反遠之，頑童者常遠去而反親比之，有此四者，則舞歌貨色遊畋何而不為？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則其家必喪，邦君有一則國必亡，苟有一于此，則是其心有所倚而失其正矣。有其一則數者皆具，臣下謂卿士諸侯各有其君，有一于此，而臣下視之怡然不加恤者，有墨刑，以儆官曰墨，臣下不能正其君，而反居其位，是貪墨之人也。其訓于蒙士，自其童蒙之時，而先以此意訓諭之，使知人臣事君之義，在手誦正，此可以見古人之教常在子少小時。記曰：幼子常視無誑，能言學唯，能食尚右手，酒誦亦曰文王誦教小子，有正有事，自其童蒙之中而教已行矣。雖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獨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而卿大夫邦君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而喪其家，諸侯有一而亡其國，刑就甚焉。伊尹引此以戒太甲，意謂大夫諸侯且如此，則天子有天下者可知矣。其諫諍之法，不亦婉乎？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懷。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嗣王太甲。豈可不敬其身。念先王之訓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諷即言也。洋洋即孔彰也。自其諷之于心。則洋洋廣大。見其愛深而思遠故也。自其發之于言。則其彰明也。見其善惡有證也。即上文三風十愆之戒是也。伊尹戒嗣王于初即位之時。不以己意強之。而以先王之訓洋洋孔彰者。感之人誰獨無是尊祖愛親之心哉。此又因其孝敬而發之也。惟上帝不常。既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無所畏。惟畏祖宗與畏天。上帝之命何常之有。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皆其自取之耳。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懷。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即申上文之意。勿以小善而不為。及其至則萬邦為之皆慶。勿以惡小而為之。極其至則墜厥宗。嗣王當謹于善而已。



### 尚書詳解卷十四

#### 商書

太甲上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為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蓋達節者之所為。然天下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為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為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髮服。奉嗣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既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蓋伊尹為成湯腹心之臣。受遺託孤之任。義不與衆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尚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孔子序此書。以為既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既立。則勢位之隆。尊貴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

以不明者。為其既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既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僻深遠之地。起其悲憂悽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惡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為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豫知之矣。使伊尹不能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既立而放之。放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所以不得為伊尹者。為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既立以為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喪。若未嘗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為伊尹回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藉伊尹以文奸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暨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阿衡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遠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為訓。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即天理也。在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之心。順者有內省之意。謹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顧諟天命。而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祗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為民之主。其本皆在于顧諟之心而已。惟伊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也。助其君。以安天下之衆。蓋伊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業。業者皆湯與伊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所自來哉。既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惟伊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為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亦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不終。既不終。其所以為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祗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為君之道。則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意亦甚切矣。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不顯。坐以待旦。勞求後代。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檢德。惟懷永圖。若虛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欲。厥正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不顯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且其勤如此。猶以為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啓迪我後之人。古之人君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伊尹。周武王以周公。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趙昭宣。皆此類也。爾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墮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即天理也。慎乃儉德。惟懷水國。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篤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知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為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為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失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常審諸己。而不可輕為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己。而不可輕為。其要則在于敬其所止。以取法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適合舊章。而無過。若太甲敬其所止。取法先王。而事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朕之所以憚不惟憚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次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猶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為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屏遠其可欲之事。因心術而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感也。然則太甲之不期何預焉。蓋君仁莫不仁。君苟迷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祖桐宮居。果能修其誠信之德。允德者以其誠心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為之哉。其不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宮。作書者遠此三節。而伊尹之事。則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伊尹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即三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鬯。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敘其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宮時。民曠年無君。常如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宮時。不得其民。而有之。無以為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也。此今也。太甲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佑商家。何以能使爾王克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期。而伊尹終于放君。則亦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

實伊尹啓迪之力。何以歸之天也。蓋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設若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尹則命祖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亦無所與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為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勇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帥保之訓。弗克于厥初。爾祖之德。爾惟厥終。

伊尹肆命祖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爾祖之訓。陳矣。而王惟虛而命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宮之既放。遂之既歸。則王于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之責。既以自作孽。不可逭。任諸己。復以爾祖之教。責諸臣。雖爾祖有唐虞。擇運氣象。則知太甲固非言語口舌。問所能正。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為之正教也。然則何為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密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為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亦不敢忘湯之命也。伊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德。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勇于德。自底不類。不類。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敗度。縱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猶可逭。則與之自天者。可以履而去之。若成王。悟而天運風。宋。放公。出仁人之言。而受感。退舍。是也。與之自己作。則己受之。尚何逃耶。如爾祖之誓。天下終為漢唐。所有。雖人力有不能拯救也。既往。背帥保之訓。弗克于其初。悔之不可追矣。爾祖之教。以爾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遂書之。為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爾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爾祖之說。以告于王矣。爾祖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爾祖之命。亦未嘗不在于先王。味與不類矣。凡所以為太甲告。歷歷于茲。始末始末。成湯也。爾祖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為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變。太甲終允德。何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疏人主之闕。善言而告之。以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海。曰。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學。是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傳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誦伯禽。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則伊尹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教。言。而太甲遂為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類。敗度。敗禮。如此其曉然。見一己之過。何耶。蓋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為是。以敗度敗禮者。為當然。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悔前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宜其歷數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死于逸樂。蓋上智之資。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為善。苟非上智。則啓發之機。必有待于憤者矣。太甲之悔過也。豈非桐宮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秦穆公無

殺之敗。則必無奉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來無期。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德惟德。朕承王之休無敢。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廣之意。則曰修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允德者。即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偽。即允德也。太甲能悔過。即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足為允德之至。必使協于下。而後可以為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答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答。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即成湯之德。所以協于下者。為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所急宜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即允德之推也。未幾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幾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從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此哉。允德之協于下也。觀此。當知伊尹于成湯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甲即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為訓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忘焉。蓋以大臣之告君。君不忠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辭也。伊尹欲其君行之。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即成湯而為之據。使太甲心明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不決之患。則始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說。以至太甲下篇成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述伊尹其善于告君。既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蓋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為之據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即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當以先王為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為允德矣。即此德而率先則思孝。以事其親。即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即此德以視遠。則惟明。而不為淺近之見。即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不為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為允德則一也。太甲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太甲之休。而無所厭教矣。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為妻子計。為持祿保位計哉。若心既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曰朕。蓋古者朕之字。即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為天子。馮曰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太甲下

伊尹中告于土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告有重復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忻憐之情。故其辭寬緩。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為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

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常兢兢業業。戰懼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退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書。尤嚴所以隄防之子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當有以得民。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持哉。此蓋以至難者譬之也。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之心與鬼神之心。不必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為天所敬。敬者天之理也。惟仁則為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為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無常懷。無常享。視之豈非至難。人君不可以位為逸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者。即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為一。用之以事天則為敬。以愛民則為仁。以事鬼神則為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于事無失。所以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而同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與治世必同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夏商之刑。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厲王之弑。誘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始慎厥與者。終始常一心。慎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干決擇之初。慎其所與。則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道也。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其德。敬即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欺不愧。無作無廢。豈非天乎。今王繼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為監。則與治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為心。純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蓋為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即堯舜。人倫也。皆天理也。若夫語高。道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以德為止于足乎。以德為止于足。則日用常行之際。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略。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當以為難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善過。已改善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為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善過。已改善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慎終于始。太甲此心。兢兢戰戰。慎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

若言逆汝心而遂拒之。言遜汝志而遂受之。豈慎終始之道哉。人之情安于順己而惡其拂己者。必自以己為是。此有我之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為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彼何為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彼何為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而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者為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此二句為尤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為不諱諱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為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任。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亂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喜也。誘其君以富強。而動其君子功利。則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就非當為之事。若貪其寵利。則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世。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今太甲已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過者化。豈復有所貪哉。周勃靈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所以為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尚書詳解卷十五

商書

咸有一德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傅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為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由體而推之。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在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之合。古今人之已之合。蓋德之體。自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堯舜為之君。必有禹皋為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猶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成有一德之書。作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顯矣。故夫子直序之曰。伊尹作成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遂。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飄然長往。不復為國家遠慮者。親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衛之寄。輔導太甲卒為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矣。而乃復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愧慚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為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威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咨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心。先以天為言。所以啓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當其德則位可保。就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即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威德。匪常則九有以亡。若夏王是也。及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即神也。即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然既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為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為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為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既不與祭。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咨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為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惟伊尹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愛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偽。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苟有一毫之偽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氣。遠近一貫之一也。惟伊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成而達通。天人為一。而達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君民為一。而達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只有一理。初無兩樣。言之聖人。齊心服事于屋漏之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暨。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下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尹有一德而自言賢湯。先已後君者。其不失之防。故曰。伊湯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伊湯太甲既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為君。故直言無諱。無諱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已而後湯。俾太甲即己之一德。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為心。不事于形迹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備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明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過而不得其宜。此即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即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災從而二三也。自人為之私言之。則有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則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

之外別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即在平德。非于德之外別有災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已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成。而福可以祈。而得伊尹登教太甲以俾嗣。而苟免其禍者。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離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為親切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謂即政之始。服此天命。當惟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而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為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謂之新。非其紛更改為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應愈不暇也。雖日新之功。千變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朋乎。此則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為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期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庶官者。必惟賢才。選左右之大臣者。必慎擇其人。則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為我用矣。然則人臣之所以貴乎一德者。蓋其任重。其實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之。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臣之所以為下者。以其為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實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人。難于未用之先。不可以為易。而妄進之也。慎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為忽。而使小人或間之也。既盡其難與慎。則所與者必君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相濟而為和。道同志合而為一。此一德大抵首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萬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按先王之祿。永處泰民之生。

上章既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為未也。此章又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為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見于萬姓。成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而擇之。惟一是合。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而師之。人莫不各有其長。能其一不能其二。工于此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為仁。似義而不為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不絕。然後可以為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善而至。于協于克。一自非在己者。先有一德。安能如是。俾萬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也。君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為心。則如之何而不大。一哉王心。因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絕。如之何而不一。成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成稱頌之。百姓成稱頌之。而未

至于又稱頌之。皆未足以言一德之至也。克綏先王之祿。水底孫民之生。先王之祿如之何而綏安之。新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當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祿。與孫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安。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新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一德之效。顯不大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非民困使民非。非民困使民非。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固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息自足之意。則不足為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于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為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為諸侯。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己為一者也。君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其可不使人盡其情乎。若以己為廣。以人為狹。自謂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雖聽聲。拒人千里。匹夫匹婦。苟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既不得盡其情。則人主孤立。寡聞。雖與其功。乎是君與民。又欲其為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既有一德。必須親德于七廟。親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故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已君民。猶有二者存焉。則不足以為一德之至矣。此伊尹因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舜舜授受執中。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一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得單遂謂伊尹事作沃丁。伊尹相太戊。遂有祥桑。殺其生于朝。伊尹贊于巫咸。作戊又四篇。太戊贊于伊尹。伊尹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濱甲居相。作河濱甲。祖乙祀于耿。作祖乙。此數篇皆述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也。伊尹既歿。後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得單遂謂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魯魯守禮何事。然魯魯守禮。伊尹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意者商朝亦然。則魯魯守禮。伊尹而相者也。伊尹。伊尹之子也。為太戊之相。遂有祥桑。桑殺之木。共生于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存省。以消天變。故伊尹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成又四篇之書。作戊者。以巫咸能保又王家也。太戊贊告于伊尹。伊尹告巫咸。謀之于同列。原命者。原命名。既以告伊尹。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告戒。如此此所以能消天變。而太戊伊尹。伊尹成卒。為商之賢君賢臣也。仲丁。遷于囂。河濱甲居相。祖乙祀于耿。歷世未久而累遷都。蓋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其遷也。亦就其利而遷。不後已者也。

尚書詳解卷十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未處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蓋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其民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為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為下篇之書。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而風俗之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為商之賢君歟。嗚呼。商德之衰。三篇之書。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乘於心。隱忍而不敢言。則亦蓄憤含怒而已。斯民蓄憤含怒于下。而君若知天以勢隔之。則關節脈理。始不相通。今也盤庚之民。有懷輒吐。有言輒發。而為之君者。又從而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賊。此豈非其真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商民於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亂。此豈無自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善。皆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蓋為民之背德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

置河甲居相祖乙居厥。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皆睦相與出怨言。蓋其懷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固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予于此見聖人亦有違衆而自用者矣。夫善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拂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違衆哉。聖人所謂違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存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爲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違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失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遠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般。而民不往從其所欲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爰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歌邑則既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歌。豈意歌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既致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尙神。三復整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爲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斃。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祿四方。

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即天理謂順天理而行。當遷即遷也。先王之順天理如此。猶不常安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絕汝命于此歌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功乎。木已顛仆。尙有萌蘖可以再生之理。若今歌邑已是圯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自此可以底祿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既在天。而曰恪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水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物天之命。所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也。若在己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巖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歌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因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君至尊。民至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道之上。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絕壅塞。欲使之血脈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宜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舉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

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其體無間。命衆悉至于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使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汝汝訓。汝猷勵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爾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不謾。今汝聒聒。起信險。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寬。茲德惟汝。舍德不揚。予一人。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言。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當謀去所以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按一時之安而不爲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遵其病在此二事。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爾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足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爾任。舊人與之共政。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有隱匿。其所以導達之指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言語發勸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教而無有過。言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不變。翁然惟上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彼。今汝之所爲者。聒聒然無知。徒以險。庸之。起人之信。險則易動。庸則易入。皆非真賢之言也。予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約然有所見。不惑于羣。謂若非我之自寬。大其德以爲必遷。將從汝之言。惟汝舍德不揚。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後從。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傲上而不從。易不觀之于網乎。網之有綱。猶臣之有君。君綱則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爲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爲久安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懈。勢易不觀之農乎。農之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託物以明理。使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勵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黜。退也。當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其實之德見矣。當傲上從康之時。本心既失。以險。庸之言。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當。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勵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生之樂。則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不夫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臣室之子孫也。

乃不戢戎毒于遠邇。慎農自安。不替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先以自戕于厥身。乃既先戕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爲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戕厥身。乃奉其恫。是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知所決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懼。大爲害于遠邇之民。如惰農。儉一時之安。不知勉強以作勞。不服。

事于賦賦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飢寒將至矣。汝不以和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其害之甚。皆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輩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為之倡。則是汝自取其災也。痛既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毒自奉其禍。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憐民。猶有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汝易弗告朕。而皆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掃滅。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非靖。非子有咎。

盤庚既分析利害以告之。至此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為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為不能刑也。相視小民。尚相顧于箴誨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舌之患。曾謂士大夫之所為。不若小人哉。況我制汝短長之命。生殺自我。子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皆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沈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憐民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其勢亦殆矣。尚可撲而滅之。縱汝輩肆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為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真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巽。申命。迫其久也。而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聖人何嘗容心于其間哉。

通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罔及逸勳。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通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器求舊則其為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乎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暨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勞。勞與之同其勞。豈予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問加之乎。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為之子孫者。在我當世。世選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茲我有蒸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蓋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禮之罰。又不取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人之勞。蓋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秋何以譏世官。曰。先王之功。而錄其子孫之賢。此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無有違。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威。惟汝眾。邦之不威。惟予一人有仗。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爾身。弗可侮。

今我告汝。汝以行事之難。實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苟以為輕。易。則發之必不中矣。汝輩臣于選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為不可選。豈不夫之太輕。易。

乎。老成慮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遵。而他日孤有幼者。權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為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為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疏。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為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滅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選之後。而苟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謂。善則稱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言言。備告其下。蓋是時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聽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為此言。使人人皆知其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語。既險。置之勿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言當選都也。齊汝之分位。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爾及爾身。弗可侮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而不恭。位而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嚴以刑罰。盤庚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為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誦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誥告用。豈其有成。造勿發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吝。怨故盤庚之言。不得。不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略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時。道路之間。履之勞。人情得無懷舊土之安乎。又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訓其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誠信用于衆人之心。彼臣民咸至于王之庭。亦皆以誠信而聽上之命。無敢有懷舊土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從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乎有聖人出焉。為之統制。為之整理。凡有所云。為注。指則風起。聲隨。雲合。影應。焉。慮其有不從者。今而盤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回曲宛轉。勞費方。又從而以至誠聽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變前日不從之心。為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皆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大事也。盤庚之率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為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苦。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行。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乎？順從之謂也。股降大虐，謂與相皆為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其所作為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避之。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易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恐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不以是為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承順汝民，使汝惟樂康安之是共，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遷徙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順理呼籲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若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厥邦，令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勸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吳厥載，爾忱不屬，惟行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易，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豈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藉以自息，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豈汝威，用奉若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若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若之憂，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為憂，乃皆大不宜布汝之心，欽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屬，而敬念以誠者，未有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與汝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行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皇惑而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沈溺而已。爾何不稍致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稍致而已。汝試稍致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苟為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堪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于憂也。勸勉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苗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長久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疑惡以自息，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為迎迓接納汝命于天而已，迨聞于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遷在新邑，去危就安，豈非逆績乃命乎？予豈汝威，特奉承蓋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勩，先予不克，恭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后后不乃，降降罪，曰：曷慮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皆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恭遷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遷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戾于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則及已，然後言及于民，及于民，又及于其民，乃以玉者質之鬼神，以為質者也。

汝萬民乃不生，斃予一人，飲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降朕功，孫有比，故有與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有與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規則在乃心，我先后，既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汝乃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勞爾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乃有規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則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則則，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后，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規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靈寶也。

茲予有亂，故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利于朕，孫，迪高后，不乃降降弗祥。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罰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貨歸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與之共天位者，或有賄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貨貨，其貨，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而不汝救，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問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己，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貨，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謬乎？然臣民編不可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成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勸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神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乃水，敬大恤，無行絕遠，汝分獻念以相從，各設中子，乃心，乃有不吉，不迪，則越不恭，哲遇茲允，我乃剛，於滅之，無道百，無俾易，種子，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水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畏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慢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水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素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

自為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可避。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而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說。正恐舉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說中于汝心。此二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惟夫道途蹊履之際。有奸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顛倒而踰越。作不順理之事。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為劫奪者。為惡于內外者。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則其辱。大者則其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無使移其種類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非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往。長趨生之理。今子將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而同蓋有土。則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言。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既定矣。則以腹心之事。其切示人。所以慰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己從。故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禍福利害矣。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慰安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匿。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羣臣。一心以敬民。不可以營私為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既遷之後。莫定其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當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動念。又況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其君得無按舊過。以為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庚將告有衆。而必先安定之。正所以絕他人之動念。而示之以無疑也。無戲言。懋建大命。今則既遷于此。長為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不貳。汝不可以一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為戲言。以度日。遂為怠惰。以儉安。當勉力以立汝之大命可也。

今子其敷心腹。胥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德。嘉糶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躬。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郡。得吏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絕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疑惑。其上故以心腹胥告。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日舍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共為怨怒。相協比為讒言。以誘我。下文告之以常遷之意。若我先王。謂仲丁河甲。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為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大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既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

民不知我之本心。將謂何為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厥眾。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于沖人。非廢厥謀。弔由盛。各非敢遠。下用宏茲賁。

高祖成湯也。湯與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與復我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渺難測。何自而見之。朕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天意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予豈能遠天乎。朕于是及為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邑。蓋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之時。其不樂從遷者。雖舉臣倡為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以不遷為利也。若曰。無悔老成人。若曰。朕及為敬。則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遠賢者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于沖人。自謙辭也。非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為不當遷者。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遠。下。又況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下之鬼神。而卜以為吉。則又豈可遠乎。以是知盤庚非遠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宏大其真諦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為貴備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貴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舉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匿。予其懋爾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爾人謀人之保。居。彼。今我既遷。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膺一心。

此章深戒舉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為他日之遠圖。所以為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為邦伯者。諸侯之長也。內而為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也。庶幾皆當以惻隱為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為利慾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爾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為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蓋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為慮者。爾養人者。與乎謀人之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為民。生。生。者。思欲民之得其生。爾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欲其才而用之。加之禮貌而敬之乎。今我既遷。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願。與朕志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彼欽其生。生。爾人保居是也。朕志之願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致其敬。不得以總聚貨實為心。雖曰利己。然有害于民。則己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為心。雖敬民之生。而已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膺一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之德。即民之德。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實之心必奪之。方有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及于其乃玉與夫好貨實之辭。可見商俗之薄。其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利心。必無為民之心。盤庚乃是力洗舊習。明示好惡。而一新之也。

下之不信高宗之夢。豈能盡其人之形狀。百工之測其形者。又安能盡其夢中之形狀。傳說之賢。亦豈輕以形狀之相似而遂輕。必是高宗與傳說相知之久。恐他人未之知也。遂因時俗之所尚者。以發動天下。商人尊神而先鬼。故託之于夢。為此說者。是以詐心違高宗也。高宗用傳說。恐天下不己信而託之于夢。自欺猶不可。而況以欺天欺當時。猶不可。而況以欺後世。夫子序書。亦何為而序之哉。此蓋以後世私心度聖賢。而未知有至誠相感之理也。

王宅夢。高宗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卒臣咸讓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高宗居喪三年。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此居喪之禮也。其心純乎孝思。他事皆無預焉。作史記此者。以其居喪而不言可也。豈以既免喪而猶不言乎。此百官舉臣所以拱手待命而進諫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觀舉臣進諫之言如此。亦豈庸常之說哉。明與哲皆智也。自知謂之明。知人謂之哲。明哲者君德也。堯之克明俊德。大學之在明明德。皆明此而已。君既具此明哲。豈以為私有成。必也推而作則。所以萬于制度紀綱之間。皆明哲之用也。天子為萬邦之君。處臣民之上。則天下咸仰賴焉。故曰百官承式。式者法也。作之則謂之則。承之則謂之式。實一也。王有言所以布命于下。不言則臣下將何所稟命哉。上行之為命。下行之為令。亦一也。曰則曰式。曰命曰令。無非人君明哲之用。今也高宗默而無言。則是以明哲為己有。而不用之天下。皆百官謀王之意也。竊意高宗之在當時。既免喪之後。商道既衰。思得賢者與之共任其事。熟視朝臣未有當高宗之心者。所以泰默不言。雖然。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使高宗而不能言。則是柔儒無能。不足與有為之主矣。惟其非不能言。故不言之中。誠意所格。自足以服天下羣臣未之知耳。

王庸作書以語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在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賈子良弼。其代子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王子是用臣下進諫之故。而作書以語之。台我也。以我正四方。惟恐德之不善。故不敢言。惟自以為不善。此高宗之所以為賢也。此一句可見虛心無我。所以恭默恭敬也。默不言也。其心思乎道。故恭默而純。一其戒謹恐懼。外物不足入吾之念慮。所以誠與天為一天與心為一。故審夢中之形狀。刻其形以旁求。惟說築于傅氏之巖。其形實類夢中之形狀。此一段當以易之成卦觀之。山下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所以能成。而山澤通氣。高宗之所以能感孚天。德成乎說者。以其知德之弗類。恭默思道而虛其心也。雖然。高宗豈無所自而然哉。其始之學于甘盤。而所得已多。故今日之恭默思道。今日之得傳說。皆前日之學于甘盤而有得者也。後世以私心而窺聖賢者。謂夢中所見。未必有是事。又安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有是事。故堯前有堯五經。隱者也。伊川先生聞其名。特往造焉。堯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伊川不值。還至中途。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傳說之事不誣矣。

### 尚書詳解卷十七

#### 尚書

#### 說命上

說命三篇。皆敘高宗傳說君臣相得之始終也。上篇言所以得傳說之由。與傳說所以復君之意。中篇言傳說所以進戒其君。下篇言高宗之所以學于傳說。愚嘗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入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其君遂信之不疑。傳說亦自信不疑。天下後世亦從而信之不疑。其事亦異矣。嗚呼。此豈可以常情拘而以常事論哉。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欲效其所為。則必有以私意而用人。不合于公議者矣。若漢文以夢而得鄧通。光武以鐵用王梁。此豈足憑哉。後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此孔子序三篇之書也。三篇之書。高宗之所以資說者亦多矣。而序書特取其三句者。君臣之相得者。孰大于此者乎。天下惟有一理。私心隔之。則雖有同席而不知者。至誠之道。無有遠近。無有彼此。無有顯隱。無有夢覺。無有上下。無有貴賤。無往而非一。高宗之夢。以誠而感。傳說之得。以誠而應。譬如明鑑。當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後世儒者不知此意。且謂高宗憑恍惚不足信之夢。安能信天

發立作相。王欲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輔。若濟。且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早。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樂弗暇。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得傳說于一見之頃。知其爲賢。于是不山次序。避之相位。既登之相位。又置之左右。使之日親。近于君側。而高宗亦得以日聞正言。日親正事。命之曰。朝夕納誨。謂朝夕之間。常納規誨。以輔君德。則無時而不納誨也。以版築之微。一旦爲相。貴賤異勢。親疏異情。苟其君不能自忘其勢。其臣不能忘人之勢。則諫諍之言。亦無自而入。置諸左右而視之。是高宗自忘其勢也。命之以朝夕納誨。是俾其忘人之勢也。金必資礦而後能成器。且川必資舟楫而後能濟難。大旱必資霖雨。然後民蒙其澤。喻以作礦爲未足。又喻以舟楫。喻以舟楫爲未足。又喻以霖雨。蓋大臣有無所不能爲之才。故人君亦資以無所不爲之事。言事之皆欲倚賴說也。開啓汝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漑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非一日之積。蓋其沃漑之有漸矣。若樂弗暇。眩厥疾。弗瘳。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毒藥使人昏眩。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既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傳說以爲之視聽。則必至于害事。高宗託之于物。以喻言之無盡。不能自已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此使傳說率其僚屬同心以輔上也。舜之治。百僚師師者爲之。文武之治。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者爲之。若傳說一人忠于君。而百僚未必忠于君。則傳說之以一齊人。麻之以衆楚。王謙與爲善說。此高宗以暨乃僚命之。而說亦以旁招後又列于庶位。自任也。然則同心以正君者。當如之何。曰。當如先王高后。可也。先王者自武丁以前之君。高后者湯也。商家之先王高后。其心在玉璽兆民。汝能使其君循先王之迹。蹈高后之轍。以安天下之民。則爲臣之責。藥矣。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高宗剖心腹以告說。說當敬其命而終之可也。敬之于一時未已也。必當終始常以欽爲心可也。此章有以見高宗所以責任傳說之切處。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教不祗。若王之休命。復者。與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同。說以此答其君也。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蓋君能從諫。則非心邪念自去。天下之善言日聞。其有不承德乎。君既從諫而聖。則爲之臣者先意承志而諫。更不待命。何況君也有命。誰敢不敬而順之者乎。未命者。君且諫。則已命者。可知人臣雖不欲進諫。惟人君無從諫之心。則臣下皆莫敢進。一旦其君開悟。有樂從諫之心。則臣下不問已有命。未命。將無所不諫。譬如江海。善下百川之所歸也。余觀此章。深怪當時高宗責說。蓋其必有高見。諫諍以發動高宗之心。今其所言。特曰從諫。又況其君未有此心。言之可也。今高宗責以啓沃。無非樂從諫之言。而傳說又以此復之。得無貧乎。嗚呼。此有以見人君之盛德。與傳說之心矣。人君之德。其他皆不可有過。至于從諫。不思其過。愈從諫而德愈進。此是傳說培植高宗之根本。將順其君之美德。似贊而不嫌其贊也。

說命中

此篇乃傳說既爲宰相。進成于王。一言一句。如醫者用藥。皆足以療高宗之病。此乃古人宰相之事業。人主以百揆之任付之。大臣。禮樂刑政。與乎斯民之休戚。利病。豈無當言之事。說既略而不言。豈自版築起。登相位。未之知與。抑亦知之而不敢言歟。未知則不智。知而不言。則不忠。而傳說之動業。則非不忠不智之所爲也。蓋古人用心。皆自本原者觀之。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傳說可爲大人矣。然高宗本中興賢主。恭默思道。誠安上帝。非心何自而有。蓋已形之過。易見而未形之過。難知。常人見于已形。君子則察之于未形。心術之間。毫髮或差。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可謂恭默思道而遂無過哉。高宗未形之過。雖高宗亦不自知。說則一見而知之矣。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官于此篇之首。言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二句。其意深矣。總百官乃居家宰之任也。君以冢宰之任付之。是其信之已篤。任之已專。而爲臣者復處任大責重當言之地。則所謂可以言而言之時也。使高宗信之未篤。任之未專。而說未處總百官之位。則未可以言。而說亦未肯言矣。明王奉若天道。惟古之王者明德。足以有察知天道之自然。所當奉而順之。天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之布列。尊卑相正。大小相繼。故王者法之而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邦乃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都乃天子之都。與諸侯之都。后王君公者。亦有尊卑大小之不亂。如天象然。豈王者以此爲選樂自奉之具。而使天下之承乎已哉。其本心則專于爲民而已。亂者治也。若后王君公者不能治其民。而樂于下之奉己。則豈所謂順天道哉。此是傳說先說爲人主之題目。使高宗知所以爲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百官。惟民。從之。惟民。從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上文既言爲君之題目在于治民矣。故此章正言爲人君之德。所以治民者。當在于憲天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百官。惟民。從之。此四句又總括下文之意。專就憲天聰明上說。亦是竊高宗之病。蓋高宗本是明哲之主。明哲即聰明也。然聰明自有二等。有一等乃作聰明。如漢武帝。如唐德宗。皆作聰明。而自恃者也。有一等乃自然之聰明。如堯舜之聰明。成湯之天錫。勇智皆自然之聰明。本乎天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聰明出于自然。至公無私。若人君之聰明。以至公自然者爲體。不用一毫之私意。則是憲法乎天矣。君能法天。則臣下敢不敬順。民亦敢不從治。君若不違乎天。則臣民自不違乎君。自惟口起羞而下。遂作言所以憲天之事。口者號令之所自出也。號令一不謹。而出言不謹。則千里之外。遠之是起羞也。甲冑者所以爲備禦之具也。備禦或不足。則敵國外患。如鬼方之屬。肆其輕侮之心。是起戎也。衣裳所以彰有德古者。再命受服是也。必當審察其藏于篋笥之時。恐其錫子之溢。及于戈所以討有罪。必當審察在己無闕。然後動。恐其征伐之妄。加此四件事皆當致謹。苟不致其謹。號令之輕出。備禦之或忽。賜子之溢。及征伐之妄。加皆非所以循天理之自然。此四句。上二句事



有出于己者。當防其失之在人。下二句。事有加于人者。當審其用之在己。或出于己。或加于人。王當無所不戒。信能明乎此四者。則將無所不美。明字極重。審于此。而或失于彼者。皆未足以謂之明。能明。則洞見四者。皆有自然之天理。不可離越。事則推而行之者。豈有不美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得固及惡德。惟其賢。庶善以勸。勸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備。無寵。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醇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則難。

自此以下。亦是說憲天聰明之事。治亂之原。起于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官失其人。則亂。古今人君。孰不知進君子。退小人。為治亂之原。然見識不明。私心或蔽。則賢否混。而莫辨。官必有及于親近私昵者。得必有及于惡德者。當以此為戒。官此人也。必其能而有才者。得此人也。必其賢而有德者。自其治事而言。則曰官。自有其位而言。則曰爵。故官則惟其能。以其能而任官之事者。得則惟其賢。以其賢足以稱爵者。天命有德。一失其人。便失天之理。故也。庶善以勸。勸惟厥時。人君之舉動。當于未動之時。庶其合于善與否。必善而後動。蓋善者至公之理。不容人主有私意妄動。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斯為善矣。庶則有詳審不敢輕舉之意。惟于未動之時。戒其妄動。庶善而動。則有所不動。動必合于時宜矣。時者當其可之謂。言不失其宜也。雖然。善者天下之公理。非一人之私也。苟虛而動。動而有功。遂以善為己。有功能為可。則是私意而非公理。適所以失其善與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禹自不見其功能之在己。斯為天下之至能。天下之至功。禹苟萌一毫自恃之心。則不足為功與能矣。人心中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非天理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備者預備也。思慮預防之意也。當治安之時。為亂亡之備。當君子進之時。為小人將用之備。事事皆為之預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能為亂亡之備。則永無亂亡之失。能為小人將用之備。則永無小人在位。何患之有此言。未然而時。當為將然之慮。若至于已然。則無及矣。啓開也。有出之意。納有入之意。人君若用君子。則君子愈知敬君尊上。安有侮之事。若若小人。則小人得寵。將益慢上。是開寵俸之門。適足以來小人之侮。非小人之過。乃開者之過也。非小人之罪。乃開者之罪也。恥過作非者。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湯之不吝孔子之勿憚是也。若以過為恥而不肯改。恐人之聞知。則將文飾其過。其初之過未甚也。自其文飾之心生。則過愈多是作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也。易曰。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惟知所止。則事事有定位。不出其位。則所居定矣。居止既定。則政事皆醇。醇無有駁雜。蓋政事之雜。而不醇。皆失其所居。而出其位者也。醇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則難。此則高宗學于近廟。故說有此戒。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高宗之祭。近廟致其懇。何害其為愛親之心。而說以為過。蓋愛亦有自然之天理存焉。不可增損。祭義曰。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忘而忘者。是乃損其所不可損。煩而煩者。是乃增其所不可增。高宗之學于昵。得無煩而不敬乎。得無增其所不可增乎。此皆以善為之。而陷于不善。孟子所謂非禮

之禮者也。故戒以顯于祭祀。適所以為不敬。何故。蓋禮至于煩勞。則自亂之心生。而不誠矣。事則難。聖人之道。只在和易寬平處。苟有一難焉。便非公理之正。古之先王。設為祭祀之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皆是和易寬平之禮。豈有煩而難者哉。推此以觀。則陳仲子不為廉。尾生不為信。晏平仲不為儉。屢門荷蕢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自此以上。無非說憲天聰明之事。至公自然之理。事上皆有。不特號命甲冑。衣裳干戈。自夫官惟其能。得惟其賢。庶善而動。不有其善。事事有備。不營寵。不恥過。不出其位。而得所居。祭合乎禮。而不顯。皆自然之理也。苟有一毫加損于其間。則是作聰明。非天子之聰明也。

王曰。言說。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言說美其言也。不知高宗何所見而發言說之言乎。凡說之所言者。皆高宗未形之過。存于心術之微。他人未之知。而說知之。說既言而高宗亦自知之。故言中其病。言說之言。非不情而為此辭也。高宗信乎其為賢主矣。高宗而非賢。則必有拒諫者矣。不然。則曰君且休矣。吾當思之。言說之言。奚自而形。說乃言惟服。謂汝之所言。我常佩服而行之。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何所聞于行乎。雖欲行之。不知所適從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然則說之所言者亦多矣。高宗又知所服行矣。可以已也。而傳說猶未也。復有行之惟艱之說。天下之事。其未也。則以知之為難。其既也。則以行之為難。聖門之學。致知力行而已。知常在先。蓋知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今高宗之明哲如此。恭默思道如此。聞說之言。發言說之嘆。如此。不患其不知矣。所患者行之不力也。若已知而不能行。則終無所至。是亦徒知而已。王忱不艱者。以至誠之進行之。不見其難。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之行健者。此誠也。君子之不息者。亦此誠也。既知有誠之說。則無有久近。無有作輟。無有間斷。何患其不能行乎。是于惟艱之中。而有不艱之忱。則信乎合先王之成德矣。先王成德也。成德無有虧缺處者。以其至誠力行也。王至于與先王合德。則說無所不言。于此時而不言。說則自負其過矣。君既與先王合德。說尚何言之有哉。此蓋傳說期于極至之地。而已而不能已也。詳復此篇之意。說之所言。雖若泛而無統。而一言一句。皆足以發高宗未形之過。非泛然為此言也。豈特高宗當以是為警。後之有天下者。亦足以為法矣。說命下。

此篇乃高宗學于傅說者也。高宗始者聞傅說之言。發言說之嘆。則遂以為足矣。及聞傅說行之惟艱之說。則見其理之無窮。于是傾意以學于說。遂後其始者之學于甘盤。而甘盤雖去。未得其所資之人。今始得說。當有以訓朕志。說遂中前日王忱不艱。允協先王成德之意。而海之以學。使之學古訓。監先王而已。高宗既聞說先王之說。遂以成湯自期。而以伊尹期傅說于此。可見學之不可遽自足也。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如堯舜之學于堯舜。湯之學于伊尹。成王之日。就月將下。至齊桓一霸者。亦知學于管仲。人主之學。豈為博物洽聞。繕章繪句哉。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皆帝王之學也。秦漢以後。人

主不知此意，聞有崇儒重道之君，不過好名，其文為緣飾而已。此所以不及三代之主也。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宅，既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醴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舊說皆以高宗始學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中廢業，越居田野。東坡先生以謂高宗既為天子，豈復有遜于荒野之事，則遜者當作甘盤，明王之世，蓋亦有隱居不仕者，如堯舜之世有巢山、文武之世有夷齊。甘盤之遜，亦是隱而不仕高宗，謂傳說于小子，舊時學于甘盤，越去荒野，入居于河，又自河而往，居邑。及其終，述其往，則姓名已不聞于世矣。始者之學，所以明哲者，皆甘盤教之之力。然學之未至，亦因甘盤之遜，所以訓教朕志者，非說其誰望，志者乃高宗道學之地。孟子所謂士有志者，即此志。夫子所謂志于道者，亦此志也。此志一立，則日趨于高明廣大，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者也。然須得人啓發教誨，然後可以有成。若作酒醴，非麴糵以發之，則酒醴何自而成？若作和羹，非鹽梅以調之，則和羹何自而美？以此喻高宗性情之美，必得人以成之，又與上篇舟楫霖雨之喻不同。舟楫霖雨者，大臣之責，人君全藉之以為用于天下。燧藥鹽梅者，師傅之任，因其君有性情之美，從而成就之。可以成德于一己，爾交修予，罔予棄，交者有相接之意，修治也。交修則言之未已，而復言，諫之未已，而又諫，如此接續而不我棄，當力行汝之訓誨。中篇傳說，惠高宗之不能行，不忠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之意，則忠臣之不言言，不忠我之不能行，觀罔予棄，克邁乃訓，兩言可見高宗誠心為學，惟恐說之去己，憤憤之心，勃發于其中，則啓發之機，斯有所受。此章發求我之意，學者不可不知。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數句總言為學之大要，學貴于多聞者，豈徒為博治之具哉，以其無所不聞，聞之公卿，聞之在朝，聞之在野，無非聞也。而所以求多聞者，亦推之于有用而已。建事者，立天下之事，見于興利除害，皆無非事也。雖然，徒知博學以為用，而不知法古以有得，則徒勞而無法，古人之訓，有已行之驗矣。求之多聞而參酌以古人之訓，則有所準的。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苟不行先王之道，則施之于野，而不可施之于久，可以行之于一時，不可行之于後世，故事不法古而可以長世者，非說之所聞，言斷無是理也。其說大概以學古訓為重。惟學進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飲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自惟學進志而下，皆申言王人求多聞之意。監于先王成憲，即申言學古訓之意。進志者，謙遜也。堯舜之道，在于徐行，檢長之間，而子路見，囑于夫子者，亦以其言之不遜故爾。此志苟進，則慈祥溫順之意，勝而鄙倍戾之習除，然後虛而能受，既知進志矣。又須時敏，敏，速也。時時致其敏，則順道造次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不可有一時之斷續。如此則厥修乃來矣。修，仁而仁來，修，義而義來，其來者非自外來，本于吾心者也。亦如夫子欲仁，斯仁至，同意雖然，有所敏于外，未必有所懷于中也。信懷乎此，則是有

諸己而無勉強之態。夫然後道積于厥躬，積聚也。道在吾身，何積之有，由其始也。有所敏而未聞，晦而未明，則道與己為二，允懷于茲，則道始積聚于吾身，由蔽而開，由晦而明，道始為我有矣。雖然，允懷于茲矣，猶未至于終始如一也。教人者止為學之半，而不得為學之全。蓋舉一隅以待其反引之，而不發教者之事，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也。典，常也。自始而終，自終而始，至誠無間，終始如一。至于此然後為自得，其德之進也，不自知其所以進矣。自非大而化之之境，何以能然。蓋其始之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也。道積于厥躬，猶未離乎積也。厥德修罔覺，則德與己兩忘，修與積俱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先王有已成之法，苟不能監先王之成憲，則蕩而失其守，未免于有過，惟以己之所得者而驗之，先王之志，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一循乎先王之舊，則事得其宜，而永無過矣。自遜志以至於允懷于茲，自允懷于茲以至於終始與于學，乃學之次序也。監于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也。高宗能至于此，則說何為哉。敬承其君而已。招俊乂以列庶位而已。敬承其君，則有將順而無違耳。招俊乂以列庶位，則展布四體而無所顧忌，苟其君之學有所未至，則臣下惑疑顧慮，雖欲勞招俊乂以列庶位，豈可得乎。蓋君盡君道，而後臣有以守臣之職，勞招俊乂，乃宰相之任，傳說之責也。抑嘗再三而味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授禹，不出諸此。惟者，思也。天下之理，規摹經畫而後有所成于彼此之未定，將顛敗而覆亡之是憂，有何成之足望。今也高宗之于傳說，其未得之先，高宗固嘗恭默思之矣，非高宗之思乎。三篇之作，君臣之間，議論詳明，而惟之一字，不絕其音，言之者不以為煩，且過，街之者喜稱樂道，不以為難。豈君臣之間，日親萬幾，全無一語可呼吸，而惟之一字，若此其多，大抵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政之出，不思則失之謬妄，一言之發，不思則失之輕誕。治天下而不思，則亂散而不收拾，居爵位而不思，則傾危而難保。君臣其可不思乎。

王曰：嗚呼！四海之內，成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失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深信進志之學，知其全功在傳說，復以伊尹之事期之。以謂四海之內，皆仰我之德，人主務學愈切而德愈進，則舉天下臣民皆在吾德之中，蓋有不令而行，未占而孚者，其為仰戴亦自然之理。其所以仰戴德者，皆汝之風，教此高宗進志之實，不敢居其德也。謂之風者，傳說于言動語默之際，陰有以感發高宗，如風之行，無有形迹，前日之效，雖皆成于傳說，自今日以始，所以責成于傳說者，更未已也。必有股肱手足，乃可以成人，必有良臣，斯可以成聖。猶高宗之不可一日無傳說，先正保衡，即伊尹也。在湯時為阿衡，在太甲時為保衡，官名也。上則保其君，下則保其民，故曰保衡。作者，興也。湯學伊尹，故凡湯之所為者，皆伊尹有以興起之，作成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自任之言也。當其辨于有莘之野也。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輪然而改從湯之聘幣，則天下之責，在伊尹矣。天下之責，既在伊尹，則堯舜其君，使民得其所，豈非伊尹之本職。

哉。苟不克使其君為堯舜，則其心根然，不啻市朝之捷。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則引咎歸己，此亦禹稷視亂禍，猶已同意。惟其伊尹以君民之責任，諸己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成湯。其治至于皇天，是與天為一也。烈祖成湯之治，皆伊尹任之，則我今日之治，合傳說其誰任，爾庶幾明白其心，以安我無使阿衡，專受美名于有商，不特成湯有一伊尹，傳說之功亦伊尹也。惟非賢不又，言若若不資乎賢，則無與共治者，惟賢非后不食。言賢者之所以得其養，食土之毛，就非君之力，高宗意謂我必資賢者共治。然賢者既因君而得所養，則君臣之義，如之何而廢之，亦當事君以佐君之治可也。其尚能繼爾之君子先王成湯之後，使今日之治不愧成湯可也。紹乃辟于先王，其意何在，曰永綏民是也。先王之功亦只在安民，汝能永綏民，使民長得其所，則所謂紹乃辟者得之矣。傳說于中篇及此篇，惟以先王期其君，高宗至此，深見為治有無窮之理，又知以先王自期，而以伊尹傳說至于此，則傳說尚矣。言哉對揚天子之美命而已。天子揚此命于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命于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對揚也。詳復此章之意，可以見古者帝王君臣其不自足之意如此。君不以四海仰德而怠于資臣，臣不以君之已能而怠于輔其君，君臣相期俱欲至于先王先正而後已。唐太宗貞觀之治，一見魏公勸行仁義之既效，遂喜形于色，其不及古人遠矣。

### 尚書詳解卷十八

#### 商書

##### 高宗彤日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于天，而四海仰德，則宜其和氣成，召祥瑞屢見可也。何為而有雉升鼎耳之異，甚哉天心之愛人君也久矣。猶父母之愛子然，凡加之以鞭撻，譬之以呵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不肖之子，為父母之所棄絕者，則無事于鞭撻呵責矣。古之聖人知其意，故災異之來，愈加戒懼。若堯舜之水，則曰儆于湯之旱，則以六事責躬。皆此類也。聖人以災異為嫌，皆患己德之不修。若夫漢武帝征討連年，愁怨四起，不以此加意，乃以白麟赤黿為祥，由今觀之，水旱不害為堯舜，而白麟赤黿未見其為武帝之益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飛雉，野鳥也。鼎，祭之器也。雉，鳴也。高宗于祭之明日，野鳥升鼎耳而鳴，可謂異矣。作書者之所述，但云越有雉雉，不言所祭者何廟，所鳴者何處。孔子序書，直云祭成湯升鼎耳，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高宗之所以召此怪異者，以高宗之祀豐于近廟，而薄于祖廟也。故云祭成湯，昔者傳說皆以顯于祭祀，竊高宗之失矣。至此猶不改此其耳，不聽不聽聽大臣之言也。故升鼎耳而鳴，天人幽顯之理于此可見矣。

鳴雉之變，不自外來，乃高宗心中之物，形見于外，感應之理，隨類而至。洪範五行傳，其可以盡廢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之書，以戒其君。今高宗彤日之篇，其存而高宗之訓已亡矣。意其所言者，無非修省恐懼之意。祖已知之，變異之來，不在乎雉而在乎高宗，故所以訓王者，亦欲其修己以應天而已。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厥，降年有永，非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可敬民，罔非天胤，典厥厥，降年有永，非天于呢。

上高宗彤日者，篇名也。此高宗彤日四字者，即高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彤，周人曰祭，皆明日又祭也。高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鳴雉之異。祖己之自言者，以謂此野鳥之變，皆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則可以消此異矣。乃作書以訓諸王曰：惟天監下民，以義為主，天固以愛民為心，然亦何嘗容心于其間。第觀其義理之如何，義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為善者自有得福之理，為惡者自有得禍之理。降年有永，長而得壽者，有不永而夭者，豈天故欲天民哉。民于其中間，自絕其命，蓋合于義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義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德者，不順其德，是為非理非義事也。不聽罪者，不服其罪而改過遷善也。不若德不聽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德，蓋福善禍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德也。天之福善禍淫，其命何嘗差，其德亦何嘗更易哉。天既命正厥德，則見在天之禍福一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時，則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見民之自絕于天，非天有心以絕民也。祖己言此者，以見民之善天，皆其自取也。人君之禍福，亦其自取，當反身修德可也。然則祖己之意，所以訓王者，專為鳴雉也。今其書不及于雉，又不及高宗，而且及于民，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王可敬民，罔非天胤，典厥厥，降年有永，非天胤，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王可敬民，罔非天胤，典厥厥，降年有永，非天胤，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

之近國。此祖伊所以務得警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過。求所以圖全之計也。作書者謂之殷。序書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殷者以兵致討之謂。乘者以力勝之謂。武王乘黎。未為過舉。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移。伐王畿之近國。以警于王。豈臣子之所樂為哉。武王于此。安得不為法受惡。加一乘字。然後君臣之分正。而千萬世之論定。此序書者之本旨也。

兩伯既殷。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間弗欲喪。曰。天不可降。喪。夫命不於。今王其如台。

祖伊乃商之賢臣也。因西伯既黎之故。知天命人心將歸周。故恐懼而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商命。天人初無二致。人事所在。即天理也。觀商之惡如此。且其周人之德如此。豈非天命將在周而絕商乎。訖者。絕也。格人者。至人。以人事觀之。元龜者。以神靈攷之。此皆無取知其吉者。言必凶也。常人見其形。而君子見其理。格人元龜。亦知其理必至于亡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先王在天之靈。豈不欲佑助子孫。俾之長久享天命。王既荒淫。戲意自絕于天。先王亦莫如之何矣。王以淫戲自絕。故天于是從而棄絕之。何以見天之棄我哉。即人事以觀之。可見天下之民。苦于暴虐。而不得以安其食。于惡德。而不知處度其天性之善。父子兄弟。無以相養。而不知蹈循其典常。此即天棄我也。今我民間。不欲喪者。民本自有愛君敬上之心。今至于民無不欲亡。以謂天何。不降喪于紂。受天之天命。以伐商者。何為不至乎。此乃人各有心。而孟子謂之獨夫者也。祭之惡。至于民謂為時日易喪。紂之惡。至于民間弗欲喪。此湯武之舉動。所以順乎人也。今王其如台。言自今以後。王當如我所言。恐懼改悔而後可。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觀紂此言。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安其危利其菑者也。祖伊又從而反報之曰。乃罪之多。既以參列在天矣。而復責命于天。可乎。此與夏王有罪。婦譚上天何異。古之賢主。以命在我。而不以命在天。故經之所言者。惟曰。勅天之命而已。進續乃命而已。新天永命而已。何嘗不在己。至于無道之君。則常責命于天。唐德宗本天之靈。乃歸之命。惟李泌能知此意。故曰。君不言命。使人君而言命。則是廢人事而委之天。若祭紂是也。商之即喪。言喪亡不待其久也。指乃功者。言指汝之功事。皆喪亡之兆也。善有善之功。惡亦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事。以為喪亡之兆。則其亡者。乃其自取之也。何預于天哉。不無戮于爾邦。商既喪亡。則爾邦豈無戮乎。其為戮者。亦其自取而非預乎天也。孔子序書。以為商始紂。而祖伊言者。初無紂之辭。以此見殷紂者。非文武之過。故祖伊言于紂者。俱自反而已。于人何怨之有。其初乃以天子稱之者。猶有冀改過于紂也。紂乃責命于天。祖伊知商必喪。周必興于此時。乃曰。

### 尚書詳解卷十九

#### 商書

##### 兩伯既黎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興。皆自此而始。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無戡黎之事。至武王時。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則取之。武王是也。黎乃近王畿之國。黎侯必與紂同惡。相濟者。武王繼文王之後。為方伯。得以專征諸侯。黎與紂同惡。是以不得不伐。以其迫近王畿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興。商必亡也。雖然。武王豈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惡。雖在所當討。而亦因此以警紂。使紂因之以改過。反前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武王退就臣子之位。戡黎之舉。特方伯之稱職。爾豈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雖切而紂乃責命于天。此孟津之師。所以與也。

殷始紂。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既黎。紂惡也。始紂周者。商人之惡。周自今日始。前此商安于周。而未有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德日著。而商人之惡日長。所以見疑而惡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書。不曰周人乘黎。殷始紂。而曰殷始紂。周人乘黎。可見乘黎在于紂周之後。不是因乘黎而始紂也。既惡周而疑之矣。復有乘黎之舉。加兵于王。豈

爾則非特君親上之義。

### 尚書詳解卷二十

#### 商書

微子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怍于先王而後已。大率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于安平無事之際，每見于悲傷惻怛之時。使三人之于紂，言聽諫從則忠孝之心自與君臣相安，泯然無迹之可窺矣。惟其不然，故以其憤鬱不平之氣發而為言，憂而不困，怨而不亂，則忠孝之心可因是而見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有亂之意，天之命在人君順之則可，今也紂以淫而暴虐化于上，民亦習其惡于下也。天所以命君之意，為之顛倒錯亂，此微子所以憂也。故作誥以告父師少師二人。父師，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孤卿即比干也。微子，燕內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者也。在朝之臣亦衆矣。微子獨告父師少師者，當是時，如飛廉惡來者，既導王以為不善，不可告矣。如伯夷、太公者，又處海濱而避去，以潔其身。此三人者，乃國家之宗臣，與國家社稷為存亡者也。義不得與他臣同。此其所以獨告于父師少師。

微子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其發出狂，吾家遷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顯，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舉，言不復與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故謂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可以懋緒扶持之具。如彼今乃以沈酗于酒之故，用亂敗其德于下，如此是與我祖相反也。欲觀其表觀其影，欲觀其源觀其流，以其所形見攷之，則商民無小大皆為草野寇盜，與乎為惡于內外而為姦究之事。為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師，師師者，相師也。與百僚師師之意同。但百僚師師者，以善相師，此之師師者，以惡相師也。惟其卿士既以非度相師，故為罪人之淵藪。凡有辜罪，皆為有勢力者之所藏匿，無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為讐敵，則其所謂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復見矣。今商其淪喪，若涉大水，觀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氣象已有亡國之兆。故曰：商其淪喪，亡矣。如涉大水，無有涯際之可依，殷遂喪，越至于今。以言其喪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憤惻之意。我其發病生狂，吾處于家，又且將老亂，欲避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處者。今爾無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顛隕隕墜之日，又將何以處之。此章之義，寫出何中不平之言，使當時紂若肯從諫，則斯言當發于上，不發于下矣。當直情無隱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語于家矣。為國者使賢人君子議論，不發于朝廷而發于私議，亦豈有國者之福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壽降災，克殷。殷邦方與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嗚其者長。舊有位人，今般民乃獲麟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暨般民，用又饗飲，召敢讎不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發云：剝子，王子弗出，我乃順臚，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順行。

微子作誥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師箕子有言，而比干獨不言。先儒以謂明心同，蓋三人者在當時，只有去就二節。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雖諫而死，與伴狂為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師箕子之言，即比干之意。父師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壽降災，克殷，殷邦，箕子不敢斥紂，故俱歸之天。以為天降災害，荒亂于我邦。天下化之，方且興起為沈酗之事，人之所以不為亂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當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雖有耆老成人，與舊在位而有年高德邵者，皆嚙逆之而不顧矣。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犧牲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獲麟而取之，則為下者既不知敬神矣。其常與國有常刑，今乃容其將食而無災罰以及之，是為上者亦縱其為不敬也。此特舉其祭祀國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暨般民，用又饗飲，召敢讎不忠，商家之臣所以視商民，用以為治者，皆讐飲之遺也。言橫賦重斂與民為讐也。在上者以讐視其民，故民亦以讐視其上。上下交相為讐，故曰：召敢讎不忠者，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處既淪喪，故末流亦淪喪。是民之罪與上無異，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無可以告語。

者以其有冤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災，觀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見。即今日有災，我興起而受其敗矣。商家既淪沒，我豈可為他人之臣僕。此箕子之意，與國存亡，義不肯去。詔王子出地，我之教汝王子出則合于道，是以去者教微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況我當時所云者，適以為子之所刺。蓋微子為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則我尚可以維持，紂庶幾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紂終疑此二人，雖欲諫之，必不能入。是立致于顛隳矣。忠臣之于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將絕，亦未嘗不勉強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萬一之幸。蓋未嘗安坐而視其將亡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時時謀也。人各自為謀，以自獻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事不必其皆同，但處心無愧于一己，無愧于公議，無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則自獻以其孝，比于箕子，一則以諫諍死，一以困辱為奴，以諫諍紂則自獻其忠。我不願其行，是箕子比于決在于就，而不肯去國也。讀此篇之意，可見臣子心在乎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其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困辱者非忍恥，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為商有三仁者焉。行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天理之安也。

###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 周書

##### 周書上

孔子以為至德（原本此句上脫去）行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楚以王者稱，亦罕有蓋亦萬世之一二也。學者含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為文王十一年，作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考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以朝諸侯，始追封為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諸葛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紛，垂諸天，兼言治亂折諸聖，為視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此十一年，乃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諸侯即位皆稱元年，如春秋所書是也。若以為文王，則豈有文王即位之初，既改元至中間又改元乎。決無此理。司馬遷作本紀，謂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其說是也。意者當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時，乃親教于商，至十一年而紂不改過。

然後大舉以伐紂也。乃若載黎之時，竊意正當治兵孟津之時，亦未嘗審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即十一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終，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朔。渡孟津，此豈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書者，上篇會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篇將戰而誓。揆凶器而臨危事，不敢輕舉，故必誓衆重其事也。泰誓先篇以為大會以誓衆。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也。即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遺秦皇烈始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者有憫惻之意。友邦者，武王為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尊之也。御事者，即諸侯之躬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豈語語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為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強從，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為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于物，蓋其出入佛，蹈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為之君，以愛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豈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于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聖人，又何如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為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而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刑剝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致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于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于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為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敬畏天矣。故降災下民，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剝削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為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沈而于酒，貪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為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于為暴虐而無忌憚，惡止于其身，可也。罪其人而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祿，可

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貴而備則所貴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紂而備則所謂者乃不與同其惡者也。安得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作，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所以殘害于爾萬姓，焚夷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列別以視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于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也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日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德將處便為天威。此天所以為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于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商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為大勳未集言其未能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于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奈何紂無有悔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為凶人所盜，而紂會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為吾有民之可託，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託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託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器于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己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百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為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綏安也。天之所以望于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為民而已。紂之惡如此，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自有必往之志。以我為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為無罪者，謂其當拯民于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于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之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百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而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于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于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以其

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宜也。非于德義之外有天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夙夜祇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于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于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于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而聖恩分焉。使武王于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為武王哉。惟祇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代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為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諱諛而彰得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于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王非過慮者歟。余于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酒和，謂之夙夜祇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為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為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恥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撻逐之心清也，無貪奸鬪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惟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為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亂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會權相滅，無辜顛天，穰德彰聞。

師以戊午日渡孟津，亦以戊午日而次河朔，次止也。見武王有不忍之意，春秋伐以晝次，而次為善，易師之卦曰：左次無咎是也。羣后即諸侯也。以師而會，武王于是徇其衆而告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上篇所誓者友邦冢君，告諸侯也。此篇所誓者西土有衆，告有衆也。武王為西伯，故曰西土有衆。友邦冢君者，武王之援兵，西土有衆者，武王腹心之兵，既是武王腹心之兵，則告之言尤詳。咸聽朕言，使之皆聽己之言，天子自稱曰朕，王當誓師之際，商之未勝也，周之未王也，得失成敗並未可知。王乃于此有天子之稱何哉。蓋朕者我之稱也，子之稱也，吾之稱也，古人本以朕為我，為吾，為子，後世因古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至于之取。彼因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助哉夫子。罔域無畏。軍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學者觀今朕必往一句。見聖賢勇于為義。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凡義所當為者。勇決而為之。更無遲緩之意。揚我之武。以伐彼之罪。取其因殘而已。因殘如紂。如飛廉。惡來之徒。聖人所謂武者。除暴禁亂而已。我伐用張者。因殘既取。則我之所以征伐者。亦于是乎。謂之惟揚。謂之用張者。是武王心無所懼。與成湯布昭同義。于湯有光。紂既黜。則湯之道。為有光矣。以人情論。紂乃湯之子孫也。誅人之子孫。滅人之社稷。而于祖有光。可乎。聖人惟以理而論。湯之心。只在於奉天愛民。不幸而紂為之子孫。奉天愛民之志。不獲伸。苟有能奉天愛民者。處之民。得其所以安。豈非湯之幸乎。此于湯有光之意也。助哉夫子。罔或無畏。事執非敵。武王雖曰必往。曰惟揚。曰用張。其心無懼如此。亦未嘗無敵之心。若不敵。則是輕敵而驕。取敗之道也。故告諸將士。以謂當致其勉。罔或有不畏之心。言當畏也。事可執非敵。若己非敵。以當彼。然此臨事而懼者也。百姓懷懷。若崩厥角。民于此時。雖紂之虐政。懷懼危懼。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頭。然此見得民心之不安。我不可不往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于是聖賢舉又重複而做之。須當一其德心。人無異志。立定其功。以為無窮之計。今日一失。則他日必有後悔。武王之衆。既是同心同德矣。既是臣三千。惟一心矣。宜若無事。以告戒。武王如此。恐人力易怠。又從而申言之。庶幾以我之一。可以攻彼之不一。以我之同。可以攻彼之不同也。此是收聚人心。總攝衆志。渙亨王假有廟之理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讀此三篇書。有以見聖人臨事而懼。不敢輕舉。雖武王無懼于心。然師出以律。猶不敢廢三令五申之意。所以師渡孟津而誓。次于河朔而誓。戊午之明日。又誓。時厥明。即戊午之次日也。王乃大巡六師。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謂之六師。則武王已有六卿矣。明誓衆士。欲使衆士。顯然知紂之可伐。知武王不得不伐。其辭切而明。當乎人心。洽乎人耳。故史官因之而書明之一字。觀此篇之誓。亦舉萃于一字而止耳。此史官一字之法。所以為得其當也。軍事以氣為主。故也。然而西往有苗。非無誓也。數言而已。湯之伐桀。非無誓也。一篇而已。湯比禹為已詳。至武王三篇。比湯為尤甚。此可以見風俗之變。簡古而詳。聖人之用心則一。所以不同者。因其時而已。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當時從武王者。亦多矣。武王之誓。中下二篇。只及于西土。蓋腹心之衆。不得不詳。又有一說。當時之諸侯。皆已知紂虐政。而更不待再三言之矣。至如西土之衆。海濱春育于文王明德之中。不知有紂之湯火。想此舉未必不已。武王為勞民勳衆。如湯之民。以為我后不恤我衆之意。故武王不得不倦倦西土之人。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謂上天有昭然不可掩之理。當于人事中見之。為善者應之以福。為不善者應之以禍。此即人事之易見也。天之禍福。豈自外來也哉。善者福之類。惡者禍之類。善惡禍福。各以其類而應。豈非天

道之顯乎。常人求天于天。不知求天于己。求天于天者。是以高遠視之。過乎其不切于己者也。求天于己者。即己之善惡。為天之禍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也。紂之惡如此至極。則天之禍所必及矣。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割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誦四海。崇信姦回。放讎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率予一人。恭行天罰。

上文既言天之顯道。各以類應。故此章言紂之惡。不為人之所赦。五帝者。仁義禮智信。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人道之常。天下所共由。而不可須臾離也。由乎此者。謂之人。不由乎此者。謂之鬼。蓋形存而性亡矣。今也紂于人道之常。則狎而侮之。故為荒為怠。為不敬。皆自夫狎侮之心。生文王之所以為聖者。以其不敢侮。紂之所以為惡者。以其狎侮也。人苟有狎侮之心。則是無忌憚矣。亦何所不至哉。上則自絕于天。以天者即五常之理也。下則結怨于民。以民者即五常之理也。朝涉理所當恤。賢人理所當敬。斷其脛。割其心。則是反乎常理。其害之廣。至于四海也。姦詐回邪之人。不知有五帝者。違其暴虐。故其毒為四海之病。此亦反乎常理。其害之廣。至于四海也。姦詐回邪之人。不知有五帝者。也。自然與紂相合。故尊榮之信任之。師保者。以五常之道。而教其君者也。典刑者。五常之道。寓于法則制度之中。然有不可離者也。正士者。以五常之道。自謹其身。而不為不善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讎之。屏棄之。囚奴之。郊社以事天地。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修。宗廟以祀其先。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享。奇技淫巧。悅婦人。以為卑賤汚穢之行。非人理之常也。則作意而為之。凡此皆基于狎侮五常。不以常理而為之。乃反常理而為之。則是人道不立。形存性亡矣。上帝不順其所為。祝斷也。降下也。斷絕降下之而使之喪亡。豈非天有顯道乎。爾其孜孜。率予一人。恭行天罰。罰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西土君子。當知孜孜。勉率我以敬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陷于侮狎之機矣。惟孜孜。恭行。可以見天理。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滅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效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章專以讎對。而不以君視紂。以君視紂。則君臣之分。天奪地卑。不敢干也。以讎對視。則但見武王伐讎敵之人。理所不容。亦如孟子稱湯非當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同意。然則紂雖不道。其位則君也。武王雖有道。其位則臣也。紂何嘗以犬馬待武王。而武王乃以寇讎視紂也。耶。非惟理勢有所不順。即以情而言。謂之讎。可乎。蓋古人常有言曰。撫之者。即君也。虐之者。即臣也。虐之則讎。以失其君之職。則在于虐民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天下之人。共推尊仰戴之。其安我。也。豈以當貴而為虐民之具哉。武王舉古人之言。則見非武王之私意如此。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所貴乎君者。以其善舉也。所以謂之王者。以其為天下之歸往也。紂不能善舉。不能為天下所歸往。則是一匹之夫。與凡人等也。豈有天位神器。而使一匹之凡夫。據其上哉。惟人主為天下所歸往。則生殺予奪。誰敢

以為惡人心離散。既為獨夫矣。惟大作威虐。其誰不以為讎。謂之讎即己之敵也。此則不以尊卑論而以曲直論矣。植德務滋。除惡務本。善則欲使蔓延。惡則亟求剷絕。絕其本根。勿使長植。紂乃天下為惡之根本也。惡之本不去。則武王之善無自而滋。莫于天下。肆予小子。遂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武王以天下為一身。天下之讎。即武王之讎也。故我小子以爾衆士。殄殲除爾之讎。即明夷卦九三之義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天下之事。惟有兩端。不進則退。不進則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矣。苟不能果敢強決。何以成爾君之功。進也。登也。成也。進于果毅。則斯能成爾君之功矣。多者則有厚賞。其不進者則有顯戮。軍事以嚴終。則示之以賞罰。與甘誓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湯誓予其大賚。汝固有攸。故同此誓衆之法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末章專言文考。先儒以為稱父以感衆。蓋西土之人。被文王之化深。則信文王也亦深。武王稱文考以誓衆。庶幾有以聳動之也。又況武王此舉。亦非其私意。廣文王之聲。而卒其功也。然則文王果有心于得天下乎。非也。文王之心。在于救民。武王能終其事。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即文王之志也。惟我文考如日月照臨于中天。無所不被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亦光也。此光為尤著。四方遠者也。故以光言。西土近文王之都。故以顯言。聖人之心。一視同仁。安有遠近之間。然地理有遠近。亦不能無辭。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國言惠。四方言綏。亦猶西土言顯。四方言光也。此品節之法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之衆。昔文王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予克受。非予武。武王不敢以武功自居。而推其美于文王。我之所以勝紂者。非我之武能如此。惟朕文考。上不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民。所以我有功也。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武王以過歸己。而不敢歸咎于父。以謂受若勝我。則是我無良善之德。自取其敗。豈文考之有罪哉。然則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有不戰必勝矣。而復以為受克子者。此有以見聖人有不敢必之心。此章當與今朕必往一句對觀之。今朕必往者。義所當為。可必者在己也。此章乃不敢以勝自必。蓋其不可必者在彼故也。學者知聖人之能必。又知聖人之有所不可必。可與結聖經矣。

###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 周書

##### 牧誓

此篇至牧而誓。故謂之牧誓。泰誓三篇未已也。又有牧誓之篇。聖人之重于用兵也如此。誠以冒白刃。涉鋒鏑。驅民于萬死一生之地。其器則凶。其事則危。聖人豈敢輕乎。故誓乃臨敵之時也。讀典謨之書。如鼓春風。雍容于揖遜之中。而不自知者。讀湯誓泰誓牧誓之篇。如振秋風之肅殺。使人有戰慄而不可已者。泰與秋氣象雖不作。刑賞雖不均。而天之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兵車也。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虎賁。即百夫長也。故車有三百兩。虎賁亦三百人。虎賁言其猛如虎然。一車謂之一輛。車有兩輪。故也。古者非山之賦。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波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三萬一千六百人。一車既有七十二人。而此云一車百夫。長所載何也。蓋七十二人者。計敵科兵之數。至于臨敵對戰。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武王與受戰。諸侯之師八百國。而止云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武王腹心之兵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白夫長及庸蜀羌豳微彭濮人稱爾弋比爾干立爾矛于其

甲子昧爽時克紂之月甲子日也春秋主書紀事編次爲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河朔洛誥成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也昧爽也爽明也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既陳甲子之朝臨戰時復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斧也飾之以金曰黃鉞白旄者旗之名白色使遠處可望右秉白旄使以指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西土乃武王心腹之衆故先舉西土逖也言西土之人來此路遠得無跋涉之勞乎所以勞來慰撫之言此見聖人至誠之意決洽于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泰誓上篇及友邦君中下篇只及西土至此又合友邦君而告之御事司徒司空此即諸侯治事之三卿也亞旅者衆大夫次于卿者也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也千夫之長帥帥也百夫之長卒帥也及庸蜀羌豳微彭濮人八國乃西南夷與江漢之夷也文王爲西伯化行乎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武王伐紂舉其遠則其近之諸侯不言可知矣夫以八國諸侯與夫蠻夷之國不期而自至則武王所感格亦可見矣紂之暴虐不得人心亦可見矣稱爾弋比爾干立爾矛于其誓戈即戟也干即楯也亦兵器也戈則人執以舉之謂之稱干則並以捍敵故曰比干長立于地故曰立凡此皆是軍中之器械各以豫備然後聽我一人之誓使之心齊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斃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章言紂所爲皆是君臣夫婦兄弟天理倒置所貴乎人倫者以其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親其親長其長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如此則各正其所各當其分也今也紂之所爲一切相反使婦人預政事以婦人之慈怒爲賞罰是則牝雞而司晨者也此豈男女夫婦之正理乎肆陳也所陳之祭祀謂宗廟之祀也以昏亂而棄其所陳之祭祀而不能享鬼神是不知有親王父者祖之昆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棄也通道也以昏棄而遺其祖之昆弟與同母之弟而不以道接之是不知有長此豈親親長長之理乎四方之多罪而逋逃亡者紂之資質與此等人合故崇之長之信之使之又以大夫卿士之官而用之使此等人肆暴虐于百姓爲爲斃于商之都邑是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此豈君臣之理乎凡人理之常一切更變倒置至此則天罰之所必加也故予小子發得以敬恭而行上天之罰

其衆此步伍之有法也夫子指將士也勅勉也伐者擊刺也少則四五伐多至六七伐亦必止而齊整其衆此擊刺而有其法也武王問兵法于太公凡機悉曲折處無有不知兵法莫難于用衆善用衆者使三軍爲一軍千萬人爲一人故不見其爲多武王以三百輛之兵車兼八百國之諸侯與蠻夷之衆可謂多矣若無法度則多適以爲累不見其益也勅哉夫子尚相和者勇壯之貌也虎貔熊羆四獸皆勇猛也于商郊各致其勇力如四獸然于之一字如詩所謂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之于同其千字訓往也乃若石于子役亦是于也弗逆克奔以役西土不殺已降也其有能順以歸我者不可迎擊之當收用之以爲西土之役勅哉夫子爾其有不能致勉者爾躬必有戮觀此一句又見聖人仁心能變夏商之俗啓誓于甘則曰孳戮湯之誓亦曰孳戮此乃聖人立此重罰以警衆至武王之誓則曰爾躬有戮是知其世變風移與夏商又不問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周書

武成

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模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于用武矣武功易爲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虐衆而用之于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于人而不起于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爲紂而起則紂既黜矣矣以武爲故武功于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薄博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上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遺意于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于我而不起于人甚者爲好戰爲窮兵爲黷武爲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誠其政事作武成

序書者以此三句包括一篇之義如底商之罪即往伐也歸馬放牛即歸獸也列得分士即政事也武王之伐商也于其往伐之後即歸其獸而不用牛馬養之則爲畜放之則爲獸遂記商家之政事以反其舊焉蓋紂之所以亡者以其不能用先王之政事武王既誅紂則凡百政事施設紀綱法度盡復先

王之奮。以為創業垂統之規。此雷雨作解之義。當天下患難未解。散則未暇及于政事。及患難既除。當思所以反前世之善政。所謂其來復吉者此也。秦漢以來。苟得天下。則遂安意肆志。殊無遠謀。所謂創業規模者。亦但隨時維持而已。安知武王所以識其政事之意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此歷序伐紂往返。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軍。周五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鑄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秦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歷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偽武成也。謂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一日為始死魄。初二日為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為哉生明。十六日為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秦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時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水。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于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乃饗武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饗武王之意也。武既假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于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歸之哉。聖人于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昔武帝平吳之後。滅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竊發。唐穆宗聽蕭範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豫備之策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歸功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邦國諸侯。如何。侯服。服皆來助祭也。駘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駘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止言侯甸衛三服者。以其近于王畿。

之禮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為周家之臣子。僭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紂。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已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祀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敢然之意。

王若曰。嗚呼。嗇后。惟先王。建邦。塔士。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嗇后。指當時。庶邦。家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于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塔士。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篇公劉之事。可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造。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邰。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續。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若。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密。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于。天下。未。嘗。有。威。愛。之。殊。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于。力。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于。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于。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于。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除。消。羣。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羣。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後。商。民。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勳。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竹。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館。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實。克。相。子。以。濟。兆。民。無。作。神。盜。

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竹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于

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德承天之界，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絕其所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主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于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蒸民為天下道走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致之聚鳥，獸然君子居天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顯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祗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則當時散太公之徒也，以退亂略者，正好人之邪謀也。華夏中國也，豈獨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諸侯與庸蜀羌鬻是也。恭天威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威命，威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于伐紂也。武王于此二處下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威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于此二者觀之。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恭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至。俟天休命，先備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于昧爽之時受率其旅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敵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與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僮隸實其玄黃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媚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亦此理，民心亦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著而天下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貨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五，位事惟五，惟食喪祭，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創業垂統之規模，盡見于此章。反商之政，而復還先王之舊政，蓋紂之政即虐政，非先王之舊也。武王于此豈容以私智創為新法，以替天下哉？亦由舊而已。秦人破壞三代之政，而別立秦人之政，漢承秦後，亦當還復三代之政可也。又更立漢家之政，此不知由舊之意也。箕子為紂所囚，至此則釋之，比干為紂所殺，至此則封其墓，商容為紂所貶，至此則式其閭，式敬也。紂聚財于鹿臺，藏粟于鉅橋，且天下貧賦，自有常制，安得有餘，苟有餘于上，必有所不足于下。鹿臺鉅橋，乃紂于常賦外，括取以縱欲者也。至此則散之發之，于民，萬姓悅服，豈不宜然。所謂爵賞不必過加乎天下，而天下自服者也。以賢者民之望也。財與粟者民之所以為生者也。紂棄絕乎民之望，奪其民之所以為生，民安得而服？武王罔民之望而釋之，封之式之，即其民之所以為生者散之發之，民安得而不服？武王即舉直錯枉，理之所當然者也。說者謂武王以此收天下之心，武王何用收天下之心哉？理所當然，吾不得不然。若有意于收天下之心，則非武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五，自釋箕子囚以下，乃入商紂之都所行之政也。列爵惟五以下，乃歸自商至于豐所行之政也。列爵分土，所以封建于外，建官位事，所以正百官于內，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爵以五而土以三者，輕與人以利，重與人以名也。王制所載與孟子所言，皆與此經合。至于周禮則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周公斥大九州，不若以經與王制孟子之言為正。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故也。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則當取其賢而有德者，不專取其才也。位事則若百執事之列，則當取其才之所長，隨才授任，謂某人長于治兵，某人長于治財也。賢者未必無其能，蓋建官則以賢為主，能者未必不賢，位事則以能為主，內而正百官，外而封建，法制既備舉矣。于是有教化行焉，所重者在乎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民者天地之心，五教者人道之常，食者民之天，喪者所以篤于孝，祭者所以報本反始，凡此皆在所重，謂之重則皆在所不敢忽也。天下之有忠信者，從而加厚之，凡天下之有義士，從而顯明之，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報而報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信義之可尚，德與功之可慕，則教化于是乎行矣。法度既舉，教化既行，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然則自其初而觀之，釋囚，封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至于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與夫重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信明義，崇德報功，亦多事矣。何以謂之垂拱而天下自治，如聖人之所以有為者，又當知聖人之所不為，聖人循乎天理之當然者，應之則雖有為也，實未嘗為也，與舜恭己同意。

如也。

子而非人則可。箕子乃商家之元老，其為如此也。讀孔子序書之言，有以見箕子之深不得已也。箕子之意若曰：商家之宗廟社稷已亡，臣痛心疾首，特一時之事耳。吾故不敢忘君父以事仇，義不為周王。願以全人臣之節，如是而已。若夫洪範大法之不傳，則為天下後世之害，吾其可以不傳乎？況是道也已淪于紂之暴虐，幸而有武王者出，此而不傳，則是無時而可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貴乎能恢弘此道者，以有人焉。其人又不可以常得也。吾豈可以一時之傷痛，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乎？此箕子不得已之意，欲切于傳道，而發于天下後世為甚深也。夫子序書于數辭之間，寫出箕子之胸臆。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甚矣箕子有不敢忘商不敢臣周之節也。微子之篇，箕子有言曰：商其淪喪，我因為臣僕。武王既勝商亡商之後，意其必立箕子，箕子不肯，必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乃立武庚。及武王殺武庚，乃立微子，而箕子終不可得而立。武王于是封之朝鮮之地，在善微之外，所以遂其不肯臣周之心也。其為武王陳洪範于一篇之首云：十有三祀，不肖用周之正刑，嗚呼！此千萬世臣子法也。學者觀王訪箕子一句，又有以見非箕子不能全人臣之大節，非武王不能成箕子之志。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心如此，蓋亦不敢臣箕子故爾。讀此兩首之間，九時大法雖未陳，而九時大法已見于此矣。箕子蓋深知道而武王亦深知道者也。自箕子言之，義當不屈，自武王言之，義當有所屈。箕子之不屈者，其守正不撓，蓋如此也。武王之有所屈者，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使箕子于商亡之後，虧臣子之節，而臣武王，武王于此以箕子既為臣而遂召見之，則是與九時大法已不相似，何以陳洪範。

王乃言曰：嗚呼！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

王乃言曰：嗚呼！先嗚而後問，不敢輕于發問也。問也，問也，問也。協者，和也。居者，其所安也。彝，常也。倫，理也。天之與人，以是理也。蓋陰有以升之，而日用之間，冬裘夏葛，飢食渴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良知良能，居之而各得其安者，無非天有以相助，而使之和合。此即常理也。人相與雜處于覆載之間者，若無當然之理，則何以能協厥居，必至君臣如仇，父子如豺狼，長幼無倫，夫婦無別，反天之經，賊民之行，豈有次第哉。惟其有是理，自然有是敘，以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歸之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即大法也。彝即彝倫也。天以是付之人，日用而不知，武王亦以謂我不知。蓋人主者，敘此彝倫為人立極者也。苟不知此理之所自來，則何以理民物，所以必問。雖然，道之正統，自堯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久矣，易為而不知也。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武王自以為知，則非武王矣。吾于是知變之殷，殷業業者，此心也。大舜之克親者，此心也。禹之孜孜，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我無能為者，亦此心也。不知是何以能傳道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斂。紂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斂。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周書

洪範

此篇乃武王屈己訪道于箕子，箕子既答武王之問，于是退而具述成筮，其書稱十有三祀，而不稱十有三年，則知此書述于箕子九時乃道之大統，他人所不能預也。洪範者，大法也。天地有大法而不言，寓于高卑散殊之間，見于剛柔事為之際，有等而差，有程有度，雖然有準則不可踰越者，皆洪範也。特人未之察爾。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此法也。浩書出而九疇彰，則大法又明以示人矣。天有是法，故九類有是事，非人為之私也。有人焉，乘常行怪，誠禮廢事，淫荒頗僻，是出乎範圍者，皆非法也。堯舜三代非此不能以治天下，孔孟非此不能以垂教後世，秦人不知此法為焚書坑儒，漢人不知此法為中商黃老，皆以清談亡梁，以佛老亡晉，不知此法所謂三綱九法，人紀不立，其不為夷狄禽獸者鮮矣。聖人之畏之，而衆人憚之，所不恤也。材為不道非法甚矣。箕子作狂為奴，憂之畏之可知也。武王革商，釋囚訪道，浩書于赫而外于禹，厄于商紂而陳于武王，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武王既勝商，殺受，商臣子視武王為君父之仇，不與其戴天者也。忘君父之大仇，而為人陳洪範，箕

王乃言箕子乃言者遲緩而不輕發之辭。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對，與孟子難言之意同也。天下之事，惟順其常理則治，不順其常理則亂。順則教，上而日月星辰得其序，雨暘寒燠得其節，天之彝倫也。下而山川鬼神水其寧，飛走動植遂其生，地之彝倫也。中而三綱五常不蕪，禮樂刑政不悖，人之彝倫也。人能參贊天地，調燮陰陽，豈有他哉，亦順乎其常而已。反乎此者，不為彝倫，水萬折必歸東，此水之常理也。鯀不順以導之，反有以障塞之，故水失其性，而金木火土皆為之沮亂。其陳帝乃震怒，帝即理也。理之所不順，即帝之怒也。故洪範九疇不與鯀，而舜倫遂致。當堯舜之時，舜倫未嘗就鯀之沮陳言之。舜倫教于鯀者也，以其不順常理則教也。鯀亦死，禹能順其常理者也，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水土既平，而六府三事皆為允治。天子是錫禹以洪範九疇，其錫之也，非有物以與之，理之所順者，即天之錫也。如天錫禹智同，故舜倫倣效，以其順常理故也。然洪範有九疇，而鯀之所沮者五行，五行有五，而鯀之所沮者特一水而已。何以舜倫九疇遂至于致帝，蓋九疇本于五行，五行實一本也。水苟不得其性，則火不得以烹飪，木不得以曲直，金不得以鎔冶，土不得以稼穡，而五行皆廢。五行既廢，則九疇皆亂。禹之所尊者一水而已，然而六府三事無不治者，亦此理也。夫舜倫者舜也，而此書言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不言舜者，可見舜之賞罰即天理而非舜也。說者以謂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從一至于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九類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第若此，經無載圖書之事。惟孔子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知圖書出于伏羲之世明矣。古者結繩而治，文字未作，羲皇始畫八卦以辨奇偶，黃帝始作文字，正名百物，以此觀之，則洛書之出，非在大禹之時，天乃錫禹者，如言天生聖德于禹，能明洛書之旨，因第而次之云爾。天豈諱諱然命之乎，其說未可信也。

初一日五行

自此以下，即九疇之類也。亦曰九章。天下有無窮之事，必曰九類。蓋九為陽數之極，天有九宮，地有九野，人有九疇，理之自然。自九疇而推之，事出千萬，而其歸不出九類。猶易之八卦，而能事于是畢矣。太極動而為陰陽，布而為五行，五行者行于天地之間，故曰五行，即易之四象也。初一日者，以五者在天地之間，實為初始。九疇者自是而出，不謂用者言五行散在九者之間，所謂敬用農用，以至念用，成用，皆用無非五行之用也。九疇之數，乃神龜負文而出，有此五十五數，聖人探頤索隱，于是因而次第之。所以有次序者，亦是自然有此理。先儒或言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或以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或以為龜文惟二十七字，皆未可信。洛書之數，即天地之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共為五十五數，乃五行生成之數也。損其五，又虛其一，則為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損其一，則為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河圖之所以損其十者，蓋天五生土，以地十成之，河圖則存其生數，而為四象八方之位。地十未出，有其象而已，而未成形也。至洛書以地十出而與五為奇偶，然後金木水火土各有配合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

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是以象生其卦，必俟洛書地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洛書為五行，而河圖特言四象者，蓋四象皆以土為主，太極生兩儀，五天地兩儀生四象，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行生數。天之四象也。六水七火八木九金十土五行成數，地之四象也。合天地之四象，而布之為八卦，坎一離九震三兌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是也。蓋自天一至天五，總十五數，三其五者天之數圓，而歸于天之十也。自地六至地十，總四十數，四其十者地之數方，而歸于地之十也。圓數必三，方數必四，天十則五，地十則十，不可易也。五行去土而言謂之四象，土氣沖也，非去土也。四象以土為命，是故土居中央，而貫四象。五行有十位布于天地之間，則有九宮。土居四象，故五與十各居中位，而主宰八維。四象布于八維，有四十數，以河圖言之，則五居其中，故其數四十五，以洛書言之，則五與十居其中，故其數五十五。陽數極于九，而中于五，五者造化之主也。天地之中數，三天兩地，而倚數者此也。以五乘五為天數，以五乘六為地數，以五乘九為河圖，以五乘十為洛書，皆以五為君。自五行至六極，計有五十，蓋五行共有十數，五藏其一有生數，則去成數，有成數，則去生數。天五居中，而十藏地十居中，而五藏。又況自一至五，其數已定，自五以往，則并之，一并五而為六，二并五而為七，三并五而為八，四并五而為九，五并五而為十，五者小衍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十，減于洛書之五數者，以見五乃造化之主，居中而不用者也。存五則為洛書，以顯其體，虛五則為河圖，以神其用。有五則十，其五而五，偶虛五則九，其五而五，自初一至次九，河圖數也。而五居中，以總之，自五行至六極，洛書數也。而皇極居中，以君之。河圖洛書相經緯是也。乾坤者三兩之純，故其數九六。六子者乾坤之爻，三兩之雜，故其數七八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天之十五，地之十，是故十與五為兩儀之根，而兩儀為八卦之祖。八卦變六十四，皆以二五為中。九疇通五十五數，而皆以皇極為中。五行布九宮，虛中宮則為八卦，合中宮則為九宮。去中以見體，存中以見用，體用相須，八卦九章所以相表裏也。八卦類而天下之能事畢，九疇觸類而天下之大法備，五行共十數而變化鬼神不能逃，則五行豈非洪範之本，而彝倫之原乎。故初一日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成用六極。

自五事以往，皆五行之布散于八者之間。曰敬，曰農，曰協，曰建，曰又，曰明，曰念，曰嚮，曰成者，皆人君之用，所以盡其成輔相之理也。故五行為萬物之本，次以五事，蓋以人治物者也。故五事則在乎敬，敬則視聽言動，思皆得其正，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故次以八政，則在乎農，農者厚也，政施于民不厭其深，厚治人者不可以不知天，故次以五紀，其用則在乎協，五紀者為天之綱紀也。以人合天，故謂之協，協即和也。人事乖于下，則天紀亂于上，必以人而和之，欲順乎天者，必本于大中之道，故次以皇極。皇極房中所以敬九疇者也。其用則在乎建，建者人主執此中以應萬事，則事得其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人主建皇極，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得其中，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亦得其中矣。然皇極

者常也。能體常必能盡變。故次之以三德。剛柔正直。隨時制宜。其用則在乎又。又者。隨其時而出治也。以三德而出治。天下之事無可疑矣。聖人至公之體不自以為無可疑。必參之以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理。故次之以稽疑。其用則在乎明。明者。明乎鬼神之理與人之理。則吉凶可以無差。而疑者可決矣。疑既決而又取證于天之休咎。九疇皆得。則天應以咎。其用則在乎念。凡五者之休咎。一會于皇極。皇極得則九者皆得。皇極失則九者皆失。其曰次者。聖人因洛書之數演之而為次第之序也。先儒謂皇極不言數者。理兼萬物非數所能盡。稽疑之數七而不言數者。以有卜筮不得兼言之也。庶徵之數五而不言數者。以有筮有休不得兼言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則五者行于天地之間。人之所資以爲用也。數之所起。起于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故曰天一生水。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以一陰生爲火數。陰次于陽。故曰地二生火。自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陽進而中三陽以生。三爲木數。故曰天三生木。自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陰進而中四陰以生。四爲金數。故曰地四生金。三月春之委。四季皆土位也。五陽以生。五爲土數。故曰天五生土。此洪範所言即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四耦。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絃。蓋有生于無。若生于微。自無而至有。山微而至著。五行之體。水爲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以火次水。木則形質。故次于火。金則體固。故次于木。土則質已大矣。故次于金。此言五行有自然之質也。有自然之質。則必有自然之性。則必有自然之用。自潤下作鹹至稼穡作甘。即五行之用也。水于卦爲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陰趨于陽。陽方在下面。陰趨之。故水性潤下。鹹者水積而不已。久浸其地。故變而爲鹹。而其味鹹。火于卦爲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陽悅于陰。陰在下面。陽悅之。故火性炎上。苦者積火所致。火積不已。其臭焦。而其味苦。水于卦爲震。震動也。陽動而進。以散於陰。故或升或巽。而成曲直。可以矯揉。故木之性曲直。酸者陰收于陽也。陽進而陰散。以成曲直之性。及其極也。則陰復收陽。故曲直之結而爲質。其味則酸。金于卦爲兌。兌悅也。陰悅而凝諸陽。故可柔可剛。而成從革。順其陶鎔。故金之性從革。辛者陽散于陰也。陰進而凝諸陽。以成從革之性。及其極也。則陽復散陰。故從革之性從革。其味則辛。陰陽聚而交會。沖和之氣以生。土無正性。無定形。無定位。故不謂之曰而謂之曰爰。爰。于也。以言其不可定名也。取其在人者言之。故以稼穡爲土之性。而稼穡不可以言土也。甘者味之和也。陰陽和而稼穡生。故稼穡之質則甘。自五行之性而言之。則謂之曰自五行之用而言之。則謂之作。然不獨五行五味也。五聲五色五方五臟五常十

日十二辰。皆五行之所化。洪範舉其性與味。其他可以類推。故不盡言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者。即五行之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氣。備焉。貌即木也。言即金也。視即火也。聽即水也。思即土也。木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決斷。如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五事者。常從事于此也。五者。主人君而言。人主以身爲天下之表儀。故一曰貌。言所以接物。發號施令。皆言也。故次以言。目以視。耳以聽。又次之。思者。又所以主乎視聽言貌者也。故以思終焉。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者也。思以主乎五事。然後不遂乎口體耳目之欲。而皆適乎中矣。孟子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一曰貌而下。言五事之體。自貌曰恭而下。言五事之德。自恭作肅而下。言五事之用。亦猶五行之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同也。貌之德本恭。恭者不侮人。以其有容儀之可觀也。言之德本從。以其順于理而不乖也。視之德本明。以其邪正不惑也。聽之德本聰。以其受人之言而知其是非也。思之德本睿。以其心通萬事也。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所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惟人有貌言視聽思。則自然有恭從明聰睿。惟聖人爲能踐形。惟率性。故恭可以作肅。肅敬也。恭在貌而敬在心。由恭以作肅。則動容貌而遠暴慢矣。從可以作乂。乂治也。言常則乂無不順治。出辭氣而遠鄙倍矣。明可以作哲。哲也。由明而極于大智。則可以與日月合其明。聰可以作謀。謀者善謀也。由聰而至子善謀。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天下之事。隨處而當矣。容可以作聖。聖者事無不通也。由容而至子聖。大能化矣。人之行莫大乎五事。不敬則貌言視聽思失其主宰。而淫僻鄙詐。無所不至。天下之事亂矣。夫子答顏淵之問。亦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敬用五事同意。

三八卦。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寇。五曰司徒。六曰司空。七曰賓。八曰師。政者正也。知五行之情。則知所以正人矣。八者之政。先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序。人以食爲天。稼穡乃土之所生。天地中和之氣。可以養人者也。故一曰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行氣化而百物生。百物生而百貨聚。貨者民之所用不可缺也。故二曰貨。五行之氣。互有消息。一往一來。則爲四時。一闢一闔。則爲鬼神。明有禮樂。所以行人事。幽有鬼神。所以行變化。民之生。既有以食貨爲養。則知報本反始。而祭乎鬼神矣。故三曰祀。風雨寒暑燥濕。五行之氣也。人不安其居。則氣感于外。而疾作于身。司寇度地。以居民。繼于祀之後。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祭。而人始得安其居矣。故四曰司徒。有食貨而又安其居矣。無以教之。則五氣之偏。七情之蕩。近于禽獸。孰得而制之。設爲司徒。以掌邦教。教立則民知五典。而人道正矣。故五曰司徒。人稟五行。乃生七情。情有中偏。中者可教。而偏者不可教。七情難制。則乖而爲惡。逆而爲賊。蓋之不可以無威刑。故六曰司徒。歸順奉義者。禮之所當緩也。往來交通者。禮之所當接也。實客者。七情之順也。交接之美也。故七曰賓。有順必有道。元惡大憝。七情之逆。刑不足制。則兵矣。故八



釋曰：自食貨至司寇，聖人治內之政，自七日曰賓，八日曰師，乃聖人治外之政，八政行而內外之治舉，此其所以貴于鳥也。庶民之世，杜悉民，選有無則，稷官掌之，寧三祀，治神人，則秩宗掌之，平水土則司空掌邦教，則司徒掌兵利，則十賓四門，雖不言官，而內之四官必舉之矣。在周禮則食貨掌于天官，祀與賞掌于春官，師則夏官，刑則秋官，教則地官，司空則冬官，莫不分治八政之事，然或言其事而不言其官，或言其官而不言其事，所以互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行運用，總結于天地之間，其見于歲月星辰曆數者，皆有程度，其測不差，寒暑不忒，如國有紀綱，如軍有紀律，故謂之五紀。羲和曆時亂日，故假授天紀，而仲康得以征之，歲有春夏秋冬，月有弦望晦朔，百刻之易，分子晝夜而為日，自角亢之二十八至于翼轸，自營之十二至于玄枵，而為星辰，莫不有數，而作曆所以步其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一週，日行一週，月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九日強半，而月一週，積其餘以成朔，此曆之所由起也。既以歲月星辰而作曆，曆者所以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也，豈得與四者並而為五蓋五行之在天，有人事存焉，歲者所以總日月星辰而為之始，曆數所以步歲月星辰而為之終，不可闕一也。此天人之所以相因而五紀貴乎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中道，大法之中，無非常倫，常倫之中，必有總要，皇極乃三才之矩，而彝倫之總要也。

五中以士為歸，五事以思為主，五聲以宮為綱，五味以甘為和，五色以黃為正，五歲以胃為主，知此則知皇極之道矣。四海一君，天下一統，九疇一于皇極，知中知一，天下之理盡矣。堯之允執，執此者也，湯之建中，建此者也，夫子之一貫，貫此者也。皇言其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公也。極言其中，中則無偏，無偏則正也。公正者皇極之所貴，萬事之準則也。天地非此不位，萬物非此不育，人主體此，是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大中以承天心，開至公之途，而偏頗及側，不得以容私，立一王之制，而淫朋頑僻，不敢以亂俗，協中有實，所以福之也，而我無好適，中有罰所以懲之也，而我無惡，用心如此，天之道也。故曰皇建其有中道，大公至正之理，散在天下，而聚于人心，能者養之以取福，是中也，即福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福也，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不中即禍也，非不中之外，別有所謂禍也。五福，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曰建曰敘曰敷，中之道也，本無形體，如之何而建，如之何而敘，又如之何而敷也。大中之道，聖人有此，庶人亦有此，聖人先覺覺後，故建之于上，躬行以表儀于四海，即建而敘之也。民心同中，惟爾之中，天下咸會于準繩法則之中，人紀立而天理順，禮樂行而王道興，君臣父子夫婦皆得以相安相安，人禍不作，而五福已敷，錫于不言之中矣。當天天下未趨乎中也，橫政起而橫民作，人君雖欲保極，不可得也。今也庶民于君而取中，則斯民之安，即君之安也。斯民之福，即君之福也。豈非錫人君而保極者乎。敷錫者上錫下，錫者下錫上，言君民共守此道以相與者也。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于效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至于惟皇作極，此總言天下皆歸中道也。民指賤者言，人指貴者言，詩曰：宜民宜人，是也。淫，過朋黨，與比私之德，皆非中也。庶民而無有淫朋，人而無有比德，則是以公正之道相與，不肯交非其類，苟至于此，則是大為中道矣。故曰惟皇作極，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也。自凡厥庶民，有欲有為守而下，至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人君以皇極之道，養成人才，所謂中道不中者也。庶民之中，智足以有謀者，才足以有為者，正足以有守者，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念而錄用之，不念之，則是棄才者也。繩之以中道，則不合于中，賈之以惡，則又未蹈于罪，如此等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在人君則當大而受之，兼收合容，而汝也，當康安其顏色，以教之，蓋接以和氣，涵養之，使其才，苟不受之，是求備于人也。曰者發言也，有能自言曰：我之所好者在德，則是有志乎為善矣。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錫之福，即中也。誘而教之，以中，苟不錫之福，則是絕人向善之路也。觀皇極之道，所以養人才者，非一端而足，或念之，或受之，或錫之，如此其委曲，天下安有不趨于中者哉。時是也。是人因此之故，皆惟皇極之歸矣。舜之待庶頑，成王之待商民，皆以此道也。

無虐於頑，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為，使差其行而邪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寧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自此以下，言人君以皇極之道，見于用人也。桀獨者，孤寒寡援之人也。高明者，勢位之貴顯者。苟于孤寒寡援之人而虐之，勢位貴顯而畏忌之，如晉武帝因臣同罪，劉友伏誅而山濤等不問，避賢施賤，則人主之心，自失其中矣。人之有才，能敢于有為者，何自而進其行乎。惟人主之心，得其中，無有貴賤，無有上下，一以公正之道處之，則有能者有為者，自然得進其行。賢人在朝，則邦國日盛矣。凡有正直之人，內既充足，方且進以為善，則人君當有優待之接，之以禮，寵之以祿，使其心有好于汝之國家，則其心始安，而天下亦莫不皆化而為正人矣。汝苟不能使正人之心，有樂于汝之國家，則彼將逃道遠去，時人無所激勸，則皆陷于罪矣。雖然，有能者有為者，差之可也，正人既富方穀者，使有好于而家可也。若夫無好德之人，則是淫朋比德，自棄于為善，甘心于為不善者也。汝若錫之福，以中道而進用之，則其過豈不在汝君乎。由此觀之，人君之用人，用其所常用，則為中道，用其所不可用，則非中道矣。無偏無陂，遠王之義，無有作好，遠王之道，無有作惡，遠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其有極，歸其有極。

醜醜應變所過者化歸而處已則寂然不動所存者神無適而非皇極矣  
曰皇極之教言是歸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爲天下主

自此以下言皇極之道布而爲言者也曰更端而言皇極之教言凡人君發之爲號布之爲令出而爲  
言爲語爲命皆教言也所以教言者豈有異說高論以登人之觀聽者哉即是常行之理以爲訓爾言  
則人也理則天也常理之外豈有天哉天下庶民因人君皇極教言之訓見于有行則凡君臣父子冬  
夏易爲無非行皇極之道是雖貴賤異位竹帛殊勢而天子之光明未嘗不與之接蓋同乎此性亦同  
乎此理也君之爲教也不能外乎天之理故民之從教亦不能外乎天之理此天人君民之所以相同  
而無間者皆此皇極也斯民之性皆與君同則自仰戴人君從而稱頌之曰天子作民父母所以愛我  
者也以爲天下王天下之所歸往者也民有至理則有公言此豈人君遠道以干譽所能致哉嗚呼皇  
極之道大矣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爲五行非此則無以運行于天地之間五事非此不爲教八政非此  
不爲農五紀非此不爲協三德非此不爲又稽疑非此不爲明五福六極非此則失其所以禮與威矣  
故皇極居中所以敘此九疇也其用非一箕子特舉其一二言之見于堯人材見于敷言其  
餘可以類推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善于而家因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

德本一也何從而有三記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之義也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正直剛柔之  
用皆有中焉五行之氣春木夏火故春夏爲溫厚東南氣也秋金冬水故秋冬爲嚴凝西北氣也土實  
四象居中央有四時之氣不偏于剛不偏于柔此天地中正平直之氣人稟五行之氣其發爲柔也則  
與物爲春其發爲剛也則與物俱秋惟得二者之中則正直矣人之德當以正直爲本至于剛一柔  
則隨時而施焉剛得其宜則爲剛中柔得其宜則爲柔中猶春夏而陽也則爲陽之中秋冬而陰也則  
爲陰之中所謂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此也克者勝也治之之義正直則不剛不柔而無事于勝之也故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不無先後之次人君具此三德必因時而出焉時乎平康治安之世既  
不可以剛勝又不可以柔勝則以正直待之言不剛不柔行其所無事而已世不能平康而人主之德  
不必苟于正直也時乎強使不順吾治者則必以剛克制之諸奸惡則有利治元惡則有兵此剛克也  
時乎變和而順吾治者則必以柔克制之或以溫言寵之以賜予此柔克也若平康之世既無強弗  
友亦無變友者世降俗變有逆必有順自然之理也聖人之德隨時而用者如此然正直則自然無偏  
既曰剛曰柔則必有偏矣聖人之用剛柔當使之不偏蓋剛之偏必至于暴厲必當沈潛之則剛得中  
而不失之暴厲矣柔之偏必至于怯懦必當高明之則柔得中而不失之怯懦矣然就三德而論之莫

易子正直莫難于剛柔故剛柔必曰沈潛高明就剛柔而論之剛之失也其過爲小柔之失也其過爲  
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必歸之君惟恐失之過柔而權柄至于下移如漢之元成也箕子之論至此  
以見用剛柔之難也大抵皆欲適中有養而實之出于君此惟辟之作福也亦有惡而罰之出于君此惟  
辟之作威也備四海九州之奉此惟辟之玉食也此豈非中乎威福之權與夫玉食之奉至使臣下而  
得以竊之僭之則是失其中而非三德所以用又者矣書于而家因于而國人臣既僭竊豈有國家得  
其寧者召天下之亂無疑矣在位之人因其臣下之僭竊也遂附下罔上用側頗僻而失其正天下之  
人因在位之側頗僻也遂皆僭竊不信側僻而不信其過皆山人主之德失其中故爲害必至于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蒙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何疑之有然聖人不自以爲無可疑必參之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見此以公  
天下爲心也卜筮之中皆五行之所寓卜之法以兆之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曲而徑者爲金背徑者  
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約龜以五行爲先揲著亦五行也然卜筮所以決疑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  
則其信之也必不專矣所謂擇人者必是人能明于天地之道與鬼神之情狀而後疑可決不可輕也  
既擇其人然後命之以卜筮之事凡卜龜灼而鑽之視其兆之色與其氣曰雨者如雨之下也曰霽者  
如雨止曰蒙者氣之蒙暗也曰辟者言氣之絡繹不連屬也曰克者氣之相交錯也此五者卜之法也  
曰貞者內卦曰貞曰悔者外卦曰悔此二者筮之法也不言一三三四者卜筮者隨所寓而見非有次  
第也凡此七者卜則用五占則用二此其不變者以其有定體也忒者變也無定體必在下筮之官推  
衍其差忒者而觀之如下則有五行之相剋如筮則有六爻之變動立時人作卜筮上文既言卜筮有  
此七者必立其知此卜筮之人而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者卜筮必有三人周太卜筮三兆  
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筮三易之法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三曰巫目其法各不同經曰乃  
卜三龜是也三人之吉與凶其說皆同故決然無疑矣苟不能皆同則以多者爲斷從二人之言卜所  
以決疑也若從違不定則反以生疑然至于所同者衆則吉凶之大概亦可見矣推此以觀則下文三  
從而二逆者與乎三逆而二從者亦可以從多爲主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庶民從從汝則從庶民從龜從  
從筮從汝則從卿士從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  
事之常者必無可疑無疑則不下事之大者則有疑如選國出師之類事之有疑必先謀之乃心吾心  
以爲可以爲否而可否之未決則必謀之在朝之卿士言卿士則自大夫而下亦預焉又謀之庶人古  
者國有利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謀至于庶人則人謀盡矣猶以爲未決也必謀之鬼

神卜筮者所以致鬼神之神也。此四句亦有次。若吾心未有所主而先謀之。卿士庶人謀未盡而先謀之。鬼神可乎。此與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同意幽明。本一理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豈有聖人所見一定而人鬼之謀尚有違之者乎。但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不欲專任一己之見。故如此爾。汝則從龜策。從卿士。從庶民。從順也。五者皆順。則神人上下彼此無一而不合。是謂大同也。不惟獲吉于一時。又且獲吉于後世。不惟獲吉于吾身。又且獲吉于子孫。身享其安。子孫得其吉。以見福之無窮如此。若舜傅位于禹。神人皆協也。然其謀之也。則先卿士庶人而後卜筮。及其從之也。則先龜策而後卿士庶人。何也。孔穎達曰。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從之上者。卜筮有主。故以汝則從為先。筮子又言各等從逆。大同之吉不可常得也。或汝則從龜策。從卿士庶民二者逆則吉。或卿士從龜策。從庶民逆亦吉。上之所謂吉者。如盤庚遷都。盤庚心以為可。卜稽曰。其如台。則卜筮又以為可。惟是卿士與庶民懷士不遷下之所謂吉。如成王伐武庚。周公心以為可。予得吉。卜則卜筮又以為可。惟成王心有疑。及御事皆以為難。或庶民從龜策。從汝則逆。卿士逆亦吉。大抵人謀互有不同。而鬼神無心。故必以龜策為主。吾心與卿士庶民所見或有偏。不可以為決。所以決其吉凶者。在于鬼神。故此三者皆欲龜策之從也。若夫汝則從龜策。從卿士逆。庶民逆。是從者少而逆者多。又況龜策二者一從一逆。則鬼神之意未定。而吉凶亦未可知也。故作內而冠昏喪祭之事。則吉。作外用征伐。選國則凶。龜策共達于神。人謀雖從。而鬼神皆不從。門其所為必有未當。故靜而止其謀則吉。作而遂其謀則凶。蓋人之見或有私。而鬼神絕無私者也。然則聖人之謀何必惟枯莖朽骨之是御哉。古人之卜筮與後人卜筮異矣。聖人之心至誠無我。故以交鬼神若與之相接。然苟在己者。既不誠。則雖卜筮亦不能信矣。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者。以見鬼神之不以實告也。此則當以誠為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暵。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暘。若。曰時。燠。若。曰時。暍。若。曰聖。時風若。曰各。徵。曰狂。恆。雨。若。曰倍。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善言人者必有致于天。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庶徵者五事之驗也。在人者。有又皆謀聖。則在天必應之。以雨暘燠寒風。蓋天人本無二理。人主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者。亦存于敬用五事而已。人備四時之氣。則謂之全人。以全人而治天下。則陰陽無不調。以天下之心理天地。則天地無不順。夫四時之氣與天地之心何如也。亦曰中而已。中則和。不中則乖。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心之所通。政之所成。達于上下。人主喜不敢過。怒不敢過。則觀聽言動有節。飲食起居有度。禮樂文章有數。如此。則五事中。正而順氣應之。故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無不順其時。是謂來備。來備者。欲雨則雨。應燠則燠。應以至燠也。寒也。欲則應之。各有次序。五氣有敘。則物不傷生。庶草尚且不傷生。而蕃廡豐盛。則五穀熟。而萬物盛。多可知矣。舉其細微者以見物之大者。若乃心無主宰。

發而不中節。事失其理。物遂其分。乖氣所成。民怨神怒。則五氣之應。或有餘而極備。或不足而極無。有一者。極備。則必有一者。極無。如雨多則無暘。暘多則無雨。極備極無。則常雨常暘。常暘常風。而陰陽失其序矣。無極。則曰休徵而下。又分別休咎之徵。休。美也。謂五者以其時也。鄭康成云。雨不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成物而堅固。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為風。人之容色威儀。若春木之發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雨。貌泰而作肅。則雨以時而順。人之有言。如金之有聲。故言為金。而可以治暘。言從而作又。則暘以時而順。日之視。則如火之外景。故視為火。而可以治燠。視明而作齊。則燠以時而順。耳之聽。則如水之內景。故聽為水。而可以治寒。聽聰而作謀。則寒以時而順。人心之無所不在。如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故思為土。而思可以治風。思容而作聖。則風以時而順。聖人以此五者之事。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就謂天人之果有二理哉。曰各徵。符者。眾也。五者失其敘。極備極無也。狂。妄也。肅。之反也。人君之貌不恭。而至于妄心。生故恒雨。應之。雨不潤物。而反以害物也。僭。差也。又之反也。人君之言不順。而至于政事差。而不治。則恆暘。應之。暘不以乾物。而反以亢旱也。豫。逸也。哲之反也。人君之視不能及遠。而徒貪目前之逸。則恆燠。應之。燠不以長物。而反以暴物也。急。躁也。謀之反也。人主之聽不能詳察。其理之久而徒欲急。進于近效。則恆寒。應之。而寒不足以成物。蒙。闇也。聖之反也。人主之思不能通乎萬事。而至于闇。則恆風。應之。而風不足以動物。此五者皆五事之反而乖戾之應也。五事得其中。是五行得其性。故五氣應之以時。五事失其中。是五行失其性。而五氣應之以乖。然則人主欲求之天者。不必求之天。求之己而已矣。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說者以此為五紀之文非也。若以為有歲月日星五紀之文。則謂之五紀。庶徵何以有五事。皇極何以有五福。此亦人事之可驗者也。不惟五事可以感雨暘燠寒風。至于上下定位。易與不易。而感亦如之。四時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旬皆歲之所統也。王者無為居尊。兼總萬事。而加省察焉。亦如歲然。若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于王。則王者惟歲也。月。二月一。周天故一月三十日。而月則治一月之事也。卿士分房列位。以治其詳。亦如月然。周官小宰。贊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此卿士惟月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一日百刻。十二辰。而日則治乎一日之事也。師尹衆正官之吏。各治其職。亦如日然。若周官宰夫。甸終。則令正日成。此師尹惟日也。上下相維。大小相屬。為王者不叢。雖以失體。為卿士。師尹者不侵官。以失職。此歲月日時之無易也。順其常。則治。故年豐而發得其成。事治而得其明。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章。賢者既用。則國家無有不寧。天下之治。無不舉矣。若夫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上下易位。而反天之經。而日月歲時為之變。則乖氣而

天下亂，故歲歲而殺不成，政替而又不明，天地閉塞，賢人隱遁，而國家不安矣。卿士則月也，師尹則日也。庶民微而在下，猶星之布在天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好惡無常，亦猶星之好風好雨，然箕星好風，以箕東方木宿也，風中央土氣，木尅土，故從土之所好而好風，畢星好雨，以畢西方金宿也，雨西方木氣，金尅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則自有常分，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青道，冬至而南，月之行也，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言冬夏則春秋為可知，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也，亦猶卿士師尹之職，自有常分，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日月雖不徇乎星之所好，亦未始違其星之所好，月經于箕，其風揚沙，月離于畢，其雨滂沱，亦猶卿士師尹雖不徇乎民之所欲，而未嘗違乎民之所欲也，通天下一氣也，一理也，君臣上下理之在人者，即其歲月日星之在天者，人主知此，則可以知天道而立極，人臣知此，則能贊萬機而調變陰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庶徵者應之在天也，就人身而論之，亦有應焉。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五福者，得中之應，六極者，失中之應，皆外至也。在人當知五福之可慕而懼之，當知六極之可畏而戒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也。壽者年一百二十也，古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蓋其天年也。富者財之充足，非必能鉅萬而後謂之富，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患是也，康寧者無疾病氣和而疾疫不作也，攸好德者知德之可好，機巧之心不生，而不蹈小人之習也，考終命者各成其長短之數，死于正寢，死于牖下，而不死于非命也，各以人意之重輕而為之次第，此五福也。極者窮也，動不遇吉為凶，未六十為短，未三十為折，此則考終命與壽之反也，疾者有惡疾，憂者多憂，即康寧之反也，貧者困于財，即富之反也，惡者醜陋，弱者用心不剛，不能強子為善，即攸好德之反也，此六極也。凡福與極皆人所自取，雖然，顏之夭折，伯牛之疾，亦其自取也哉。此又理之不可為常者，在顏子伯牛則為君子之不幸，在跖則為小人之幸，幸與不幸豈常理哉。天地有大法，本乎五行，在人則為五事，九疇皆五行所感化也，惟皇極則為之主宰而裁節之，皇極建則五事自敬，五事敬則天人之理皆順，皇極之不建，則五事自不敬，五事不敬則天人之理皆乖，漢儒五行傳，配以五福六極五事，其說非不足取也。至于弱之一極，無所係，則以皇之不極係之，未免牽合附會，恐非聖經之本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此孔子序分器一器之書也，其書亡矣，而序在武王勝商之後，封建諸侯之有功者，故曰邦諸侯，邦即封也，班以宗廟彝尊之器以為有國之重器也，左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天下有禮樂樂自天子出也，班宗彝與彝之班瑞同分器者，諸侯尊卑各有其分。

###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 周書

##### 旅葵

觀此篇西旅一葵之獻，始以見其奉上之誠，武王受之亦所以際以禮意，初非武王有求而使之獻也。太保遂作書以戒，若武王之失德，然何哉，古者大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常謹其微而已，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遠矣，而實根于一念之微，當鑠石流金之時而一陰生，則遂于是始焉，當折膠斷指之時而一陽生，則遂于此始焉，諫之于微，則其為力也易矣，待其既著，則諫亦勞矣，為犯顏為逆耳，為廷爭為折檻，豈古人諫諍之法哉。

#####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獻葵，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孔子序旅葵，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直書之而其意益顯也，作書者述其事之所因，乃云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聖人者乃山川草木夷狄之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遠暢，旁通九夷八蠻，謂夷狄非一種也，通其朝貢之道，西戎有旅國者，遂致貢其葵，蓋犬高四尺，獸畜之奇異者，故以為獻，武王受之而太保作書，即召公也，召公之意，若曰：四夷之所獻，與中國之所受者，惟服食器用而已，豈非服

食器用也。而武王受之，非得志得意滿于功成之後乎？得毋有玩物之心乎？使武王而一受于足，則今日之害未見，而為他時之害不細矣。聖王受白鹿，而衣服為之不至今日武王一受其弊，不惟為聖德之累，亦示夷狄以貪，此不得不戒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舉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主乃昭德之至于異姓之邦，無裨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召公將陳武王，必先述古者明主所以待夷狄之道。明王者，主心無蔽而所見者遠也。惟其無蔽而所見之遠，故知所以慎德戒慎，不貽恐懼，不貽怨怒之心，生而蹈失德之累，此慎德也。惟其慎德，于此四夷自然觀感于彼，無有遠近。蓋獻其方所有之物，雖是舉獻方物，而方物之中，又特以服食器用者為獻。玩好之物，不敢以投其君之所欲。服食器用，若禹貢所載漆、枲、絺、紵、珠、璣、魚、鼈，與九江之龜、三邦之饋、簠、簋，皆服食器用也。雖然，天下之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其奉上之誠，聖人亦不敢私其物，所以示其錫予之恩。故王因其德所致之物，昭明以示于異姓之邦，異姓諸侯受其錫，則當思所以無廢其所服之職，聖人一視同仁，而其中不啻無品節差等焉。異姓之諸侯，受其錫，則當思所以無使同姓伯叔之國受其錫，則當思王者所以展親親之義。若武王分陳以肅慎之矢，即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也。分魯以夏后之璜，即分寶于伯叔之國也。大抵明王之世，上下皆以至公為心，下之人以至公為心，知明王無所利于玩好也，則以服食器用為天下之用，上之人以至公為心，不私其所獻之物也，則又班之諸侯也。故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天下見人君所賜之物，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以物視物，則雖金玉之貴，不啻鴻毛之輕，以德視物，則雖一介之微，若九鼎之重。昭德之致也，分寶玉也，皆君德之所寓，其誰敢輕易之哉！同此物也，有德無德而輕重係焉，則人主其敢有玩物之心，以累吾德乎？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狎侮，即慎德之反也。德之盛者，處閭閻屋漏，如十日十手之所指視，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狎侮之心，何自而生？蓋心之有慢易者，皆內無所主而遂于物者也。自狎侮之心而推之，不能尊敬君子，則君子引身而退，不肯枉道事人，不能敬小人，則小人得以陵其上，而不以盡其力。尊君子不以禮，用小人不以道，皆狎侮也。而其為害至于不能盡心，不能盡力，則人主誰與共事？召公戒武王，雖為受一裘而富，不專指一事，直指出本原者，示之源，苟不正，則其流豈特玩物哉！先從狎侮君子，小人者言之，而後及于玩物，可見聖賢之言，自誠源流本末如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惟心正則事無不正也。一心者，一身之主也，所以治五官也。故耳目皆聽命于心，而吾心不為耳目所役，則奸聲亂色不足以入吾之念慮。

心其有不正乎？心既正，則事事物物，各止其所，百度其有不正乎？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此又詳言狎侮之害也。玩即狎侮也。人之德與志，自有本位，不可使之偏弊。苟有所偏弊，則離其本位矣。故玩狎于人，則召咎稔禍，玩狎于物，則流連荒亡。豈非喪德喪志乎？橫渠先生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言動苟涉于戲，即狎侮之所從生。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者為志，發氣者為言，道非自外而至，即吾心也。志以道寧，以此心處己，而念慮不為之分亂，言以道接，則以此心接物，而彼淫邪通無自而至。惟其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乎？其本既正，自然不作無益害有益，則非民事不舉，而勞民以興土木之功，築宮室之事，必不為矣。功之成者，宜也。自然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則珍玩者不好，而所貴者皆服食器用之物矣。民之足者，亦宜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性有一心不用，于彼，則須用于此，自然之理也。既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其所貴者可知矣。而況以犬馬非其土性者，其首畜之乎？珍禽奇獸，其首畜之于國乎？不然，則勞師伐遠，如漢武帝取大宛之馬，是皆畜非土性者，馬而首珍禽奇獸者也。武王一裘之受，安得不為聖德之累乎？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言人主當知貴其所當貴，而不貴其所不足貴。遠物不足貴也，不貴遠物，則遠人自服。賢者所當貴也，惟其所貴在賢，則賢者用而邇人安。言遠人格，則其邇者可知矣。言邇人安，則其遠者可知矣。天下有至貴之物，但恐人主心有所分，則重彼必輕此，心無所分，則重此必輕彼。由此言而推之，則諸侯之寶，得非人民政事乎？子罕之寶，得非在于不貪乎？召公之意，蓋欲武王知所以分別貴賤，非謂人主無所貴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魯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召公于末章之言，尤切曰：夙夜罔或不勤，言無時而不勤也。勤則知所敬，知所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忘，忘則物得以于吾之念慮，於有憐恤之意。人主當愛惜細行，即書所謂小物，易所謂庸庸，庸行也。微細處當知愛惜之，細行不矜，則終為大德之累，積之不已，則累德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亦如行百里半九十，晚節難全，雖為山至于九仞矣，常若虧一簣，然一簣之虧，是為山而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于既成之日，此見繩亦不已之意。允迪茲生，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武王不獨知之而已，須能信而行之，則將至于生民得所安。王業可以無窮，苟為不然，則驕逸之心生，而民無以保其生，則業無可繼之道也。聖世王亦不可得也。觀此篇，知人主為天下後世法，為萬事之本原，以武王之聖，召公猶戒，況下于武王者，當何如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伯，南方遠國之諸侯也。克商通運之後，遠國慕義而來。芮伯，畿內諸侯，入為卿士者，作旅巢命之篇。陳武王所以命巢之意，其貴亡矣。

誠之至者能使天大反風于瞬息之間。世儒以天人爲二理。而不知聖人之學。可以轉移造化。日與天相接。其謂之天人二理者。以己之僞。而遂不信古人之有是事也。觀金縢之書。則當知周公所以與天爲一。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藏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古書皆論天道。不及人事。故先王祕而藏之。不以示人。周公發匱而取其書。並藏其册于匱。是爲占卜故事。非有意而藏之也。此書非周公所作。而謂之周公作金縢者。其册文乃周公所作。故也。孔子特以二句序此書者。以見金縢之作也。起于武王之有疾。金縢之啟也。在于成王之疑周公。周公終始之心。皆于金縢而有致焉。故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禱。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面而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周書

金縢

此篇所載非一時之事。乃作者敘述周公之始終。自既克商二年而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言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册祝以至秉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王季。日乃穆言卜吉。而武王愈也。自武王既克而下。至王亦未敢謂公言周公被流言東征之事也。自秋大熟而下。至歲大熟。言成王之疑。成王之信。而天皆有以應之也。此篇敘事甚多。皆所以言周公之忠誠。處事之變。而非事之常也。讀之者當合幽風。伐柯。狼跋。破斧等詩同看。當武王之疾。而以身代死。此豈常事哉。當武王之喪。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豈常事哉。自人情觀之。當成王之疑。周公之時。引前日金縢之事。以自明其誰以爲不宜。又不然。則引身退避嫌疑。匿名迹。而誰不以爲當。周公于此。不惟不肯引金縢之事。以自解。且又征討四國。犯天下之嫌疑。周公之所以如此者。蓋其心在于爲公。而不爲私。在于爲國家。而不在于爲一己。故雖處進退危疑之地。人情反側之時。而公孫傾席。赤鳥几几。從容暇豫。不失其所以聖焉。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性。惟剛中者能之。君子于此。有以見周公始終乎。周家無往而非誠也。雖然。周公豈斷乎人之知也哉。死生固有常理。而精誠之至者。可以易死而爲生。成王之疑信。無預乎天威也。而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禱。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面而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克商之明年。王有疾。而弗悅。言疾之危篤也。二公召公。太公也。憤憤失措。謀所以爲王敬卜其生死。周公之意。則以爲武王方克商。商家臣子尙有未安之志。忽有不測之變。成王方幼冲。則宗廟社稷之大計。將如之何。未可以憂我先王。知武王之疾。將死不能無憂。周公爲此辭者。所以拒三公。而欲以請命代死爲己之事也。然則拒二公。繼下之謀。而以請命爲己之事。無乃攘人之功。而以爲己有乎。不然。無請命之事。周公無乃謂己可以當之。而二公未可以當之乎。周公之意。蓋不如此。以爲二公之卜。乃朝廷之常禮。既有常禮。則在朝必預。開焉。卜而吉可也。不吉則人情危疑。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不若周公私自爲之。勿使人預之。觀大雷電之後。王與大夫盡奔。以取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則見周公之卜。當時如二公者。皆不之知。惟祝史者知之。築土爲壇。築地爲壇。惟周公自以爲功。而他人不知。故不稱之宗廟。而爲之壇。壇爲三壇。而同一壇。三壇。三王之神位也。又爲一壇于南方。而北面。所以對三壇之神位。而周公自立其上焉。璧所以禮神。植璧者。當之于神位之前也。珪所以自執。秉珪者。周公執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使三王以請命于天。代武王之死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暨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乃史爲册書以祝神之辭也。元孫即武王也。惟爾元孫某。即武王名也。先儒以成王讀金縢之册。至發字而稱某。故史因記之。周人以諱事神。于此可見。過也。厲。危也。虐。暴也。元孫。武王適遇危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于天。言天意必欲取責于武王。使周家之長子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

于天以且代武王之死。死生壽夭自有常理。而周公以為可代。蓋其至誠可以感天故也。子仁者考。周公自言我之仁能順會祖考。皇考。王考。指三王也。又多材多藝。可以事鬼神。乃元孫武王其多材多藝。不若我周公。又不能事鬼神。則武王之所不能者。獨能數佑四方。爾元孫受命于天。庭俾之敷布德教。以又四方。用能安定。爾三王之孫。子于下地。上天對下地。而當四方之民。無不畏而敬之。言周公之死。可以事鬼神。武王不可死。留之以安天下也。嗚呼。無天降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既降寶命于武王矣。今而遽死。然則天之寶命自此墜。而先王之宗廟將不得血食矣。蓋武王既死。則武庚必有變。商將復興。故周公之禱。乃為祖宗為生民為天下而禱。非為武王之身而禱也。武王不死。則寶命不墜。而先王亦有所依矣。今我就受三王之命于元龜。卜者所以謀鬼神也。爾之許我卜而吉。武王之疾有瘳。則我其以事神之璧。與自執之珪。歸而待命。言周公死而武王生也。爾不許我卜而不吉。武王之疾不瘳。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是我之無德。不能代武王之死。不可以事鬼神也。此周公精誠之至。以死生之說。與鬼神確議其從違可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筮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凶。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公既以册文告神。于是卜以三龜。即周官三兆之法。七稽疑。三人占是也。卜三龜而一習吉。習吉也。言三者相因而吉。此特見其兆之吉。而未見其書也。又爾雅見金縢卜筮之書。而書亦吉焉。故曰。乃并是吉。公曰。體周官占人凡占筮君占體。據此占兆之體。王其無害。疾必瘳也。予小子。周公自稱也。新受命于三王。言其得吉卜也。惟永終是圖。武王既不死。則天下可安。而將圖為永久之計矣。茲所以待其三王。能念我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公歸。自壇埋而歸。納册于金縢匱中。以為周家卜筮之故事。王翼日乃瘳。觀此章見周公聖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違者如此。誠之至也。善天吉凶。皆在己而不在天。故凡委之天道。不修人事者。皆不足以語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王亦未敢誅公。

此書非一時之作。作書者敘述周公之始。故併而言之。當武王之喪也。成王幼弱。周公居攝。權在周公。以兄弟之至情。且有疑忌之心。管叔。蔡叔。弟也。管叔及羣弟。當時周公使之監厥厥。周公謂之三監。至此則反與商人謀叛。周流放其言于國。以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必奪成王之位。蓋聖人之事。雖賢人有所不能知。賢人之事。衆人有所不能知。管叔流言于國。正以周公聖人之事。凡人所不能知。且又周公之所為。不合乎管蔡之意。故也以賢人且不能知。而況于凡人。去聖人不知其幾千萬。而謂之足以知周公也。豈四凶之于舜。叔孫武叔之于仲尼。大率皆此類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即太公。召公也。周公謀之于太公。召公。以謂我若不能用法于管蔡。則其心有愧于先王矣。先王之心無他。亦惟至公無私而已。我若以兄弟之故。曲救其罪。則是私意也。非先王意

也。然則兄弟手足。豈親。縱使曲在管蔡。周公獨無親愛之心乎。何為違傷同氣之義。至于如此。無乃與舜之待象者有異乎。象曰。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封之有庠。而周公于管蔡則誅之。何也。曰。此舜與周公所以為同其心也。皆所以為親愛也。象之所殺者。特舜之一身而已。而管蔡流言叛周。則其害及于天下。周公以大義以王法。誅管蔡。而非周公誅之也。在舜則為至仁。在周公則為至義。故曰。舜與周公其心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即詩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勞歸士。詩曰。三年。併初去之。年而數之。書曰。二年。特指在東二年而言之。罪人斯得。二年之後。始得管叔之罪。即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也。文王之征伐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如此其速。至周公之伐管蔡。則二年之久。罪人斯得。何也。蓋其征之甚急。而取之甚緩也。挾武庚淮夷以叛。人情為之不安。故周公東征也。義不反顧。則甚急。然而未嘗急于攻戰。襲我人斯。亦孔之將。則恐其勞民。制彼裳衣。勿事行枚。則不嚴于兵革。所以取之如此其緩也。與文王伐孔熾之敵。則又異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王亦未敢誅公。周公既得罪人矣。宜歸未敢歸。恐成王之疑未解。于是久留東山。乃為詩以與王。名曰。鴟鵂。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鴟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勤斯。謂子之閔斯。言王室創造艱難如此。要吾民其恩其勤如此。豈容管蔡遂毀壞之哉。王亦未敢誅公。以見成王至此。猶疑周公未解。但欲誅管公而未敢誅。謂之未敢者。以權在周公。而有所畏。惟其疑公。是以畏公。嗚呼。周公所以為忠聖如此。管蔡四國流言于其下。而人主疑授于其上。自人情處此。其奚以堪。此聖人處事之變。人道之不幸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程。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不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皆述天所以彰周公之德。是秋大熟而未收。故也。天乃雷電以風。其威動可畏如此。禾皆為風所偃。而木之大者皆為風所拔。此天變之非常也。故邦人為之大恐。王與大夫盡為皮弁之服。蓋應天以質素故也。啟金縢以觀占書。視其休祥如何。謀所以應天變。乃得周公前日所自以為功。以身代武王之死。册書具存。召公太公及王。備問諸史與百執事。諸史乃前日從周公册祝者。百執事乃前日從周公奔走從事者。夫以周公造變至此。諸史百執事皆知周公前日代武王之死矣。至此何為不出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冤。耶。召公太公雖不知代武王之說。其與周公同列久矣。豈不知周公所為盡忠于國家。亦無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冤。何耶。諸史百執事不言可也。二公而不言。二公亦有負于周公矣。曰。不然。二公之心知周公之心久矣。不待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而非口舌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苟非成王之自信。徒有以強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有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況事久論定。成王未有久而不信者。今日因金縢之啟。成王之疑欲解矣。不言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則見二公于此時。知王心欲解。故首倡王以備問諸史與百執

事。庶幾諸史與百執事能陳周公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之疑，則成王至此始自信矣。諸史與百執事皆對曰：信實有此事也。噫！若此，則周公當日之命我勿敢言矣。而我今日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有嘆恨不滿意之意也。夫以周公遺詩如此，諸史與百執事視周公之死而不敢漏，當時所以丁寧之言，則在朝視史之微，奔走之賤，其重然諾，守信義，不可移奪如此。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不及知，執金勝之書而泣曰：其勿穆下矣。言無可疑矣。言天之威只為周公設也。周公前曰：勤勞王家如此，而我幼沖未之知，故天所以勸威而彰周公之德。夫天之與人，其勢難遠，而成應之理，未嘗不昭昭世之有忠臣孝子，其夫順歸所為，苟合理則天不旋踵應之。東海杆殺孝婦，天為亢旱三年，豈有周公之聖如此，而為說言所傷若天威之不動是無天理也。惟朕小子，成王自稱也。自今以往，當改過自新，遣使以逆周公于東，迎也。此蓋始疑終信，退雨之吉，疑已亡之時。我國家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所謂蓬豆有踐，貧衣補裳，皆以懼周公而迎之以歸也。王出郊所以謝天也。天乃雨下而反其前日之風，向者所假之禾，皆盡起矣。向者大木為風所拔者，二公又命邦人起而築之。是歲大熟，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徵，當不經矣。

### 尚書詳解卷二十七

#### 周書

#### 大誥

觀此篇乃見聖人當人情不安之時，雖違衆以自用，而亦不能不順乎衆人之心。當商人之叛也，兄弟至親，猶且流言，成王不信于其上，而邦君御事復以為艱大于其下，周公身處危疑之地，而復專兵權以討流言之人，是衆人舉無以為可，而周公獨以為可者，特以武王艱難初造大業未易，而奸人得以逞其邪謀，扶顛持危，勢不容已，在周公安得不違衆而自用哉。雖然，苟無以順乎衆人之心，而違違已意于必遂，安知疑周公者止于管蔡而奄而已哉。一方不安而天下皆為之不安，一人發難而衆人皆為之嫌疑，則周家之事去，周公難與圖功，功雖成而亦難居者矣。此周公所以不得不委曲順重，披其心腹言之，以先王創業之難，決其今日不可不為之志。庶幾舉情舉字，反側者定，而後元惡可得而滅矣。此書雖稱王若曰，實周公託王命以令天下也。成王方疑周公，則東征之舉，決不出于成王之意。在他人則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周公則謂之奉王命以討叛，事有順逆，其情異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之後，不聞其有叛者。武王伐紂，事與湯同，而武王崩之後，事變若此，其異則其風俗之薄，亦已甚矣。武王勝商之後，立紂子武庚，祿父以存商祀，又以那那衛封三叔，俾之監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謂身沒之後，兄弟至親，乃與武庚忘前日之恩，而為反叛之謀乎。或曰：以武王周公之望，豈不能逆知三監武庚之必叛，而委為封之，殊不知聖人本無逆詐，他信之心，以漢高祖猶知與王得之反，以張九齡猶知嶽山之必叛，安有武王周公而不足以料三監武庚之心哉。特以商之宗祀，不忍其遽絕，而兄弟至親，亦難以叛逆像期之也。序此書者，不曰武庚叛，而曰三監及淮夷叛，則是倡是謀者起于三監也。不曰成王將黜商，而曰周公相成王，是伐商之謀，皆周公為之，而非成王意也。流言扇搖，周公恐天下為亂者衆，故不可不先有以開諭之。此大誥所由作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周公稱成王之命也。猷，謀也。以爾商之謀，告爾多邦。蓋謂發諸侯之兵以行，故告爾多邦。越爾御事之臣，謂諸侯之三卿也。弗弔，成王罪己之辭。引咎以歸己，不為天所憫弔，乃降禍害于我家不少。延，留也。謂武王安天下未幾而崩也。洪，惟也。我幼沖人，洪，大也。至大之責，乃在我幼沖小子之身，俾我繼無窮之歷，與服歷者，天命也。服者，人事也。此言任大責重之意。弗造，哲迪，民康，我幼沖之人，尙未能深造知人之哲，以政迪民于康安之地，何況天命深遠，其能至于天而知其命哉。

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厥攸濟。曩，曩前人受命，茲不忘大甲子，不敢閑于天降威用。事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已者，發語之辭。我小子處此艱難重任，如涉深淵之水，然不勝其危懼也。雖然，第知危懼而不知有必為之志，不幾于柔弱乎。予惟進而往求，所以濟險之道，處危而行之，尙知事之當為者，則決于必為，而無有退縮我之所以必往求濟險之術者，蓋繼人之功業者，常有以大而資飾之，予前人所受之命，亦當大之如此，則庶幾前人之大功，可以不忘。予豈敢閑于天之所降之威用哉。天之威用在予，福澤禍淫，三監淮夷之叛，如此是自取于天之誅戮也。我于此不能奉天討，則是閉塞天之威矣。前人之業，與前人之受命，常有以廣大之天之威用，當有以奉之，則伐商之謀，其可已乎。事王道我之寶龜，我其卜之，以紹繼天之明，就受其命。古者有國，各有寶龜，以守其國家，有疑則卜之，所以謀之鬼神，而卜知天命之向背也。聖人舉事，本無事乎卜，特假是以決其疑耳。凡大誥之篇，稱事王審考者，皆指武王有安天下之功也。斯人者，指武王當時所與同謀安天下之臣也。

只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庶小艱，庶收紀其效。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今茲今，望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曰更端而言之也。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我西土有大患也。西土之人于此時，皆為之惶惑不安，所以三監起而叛，商武庚恃其國小而富厚，大敢紀其干業之舊，復意圖商家復興也。天降威，謂三叔



流言有當誅之罪。此天所降之威也。武庚知我國有流言之變。內有疵病民不安。于是大言以欺衆曰。商室當復。反師薄我周家。自古奸人乘釁而起者。多因國內之變。若無三叔流言。彼蓋備武庚何自而發。周家殺武庚之父。而滅其社稷。武庚于周爲仇。則今日之叛。乃復君父之仇。于武庚何過之有。曰不然。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則是天討有罪矣。其子受復仇。武王殺受。既是天討。而武庚復仇。是不知天討之義。所以爲周家之罪人。今蓋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今天下。蓋動之明日。彼四國之中民之賢者有十人。令彼從我。以翼助我。撫安武事。以謀其功。賢者之見。皆先衆人而決。蓋彼知夫人事天理在周。而不在于商。于是先見事幾而來助周。周公成王。知十夫之來。卜知天意所在。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矣。大事即兵戎之事也。又何況卜之于龜。而休祥并吉乎。并吉者。謂鬼神之神。謀與人謀合吉也。聖人固灼見事理當爲。然亦不敢自用。必致之人謀。鬼謀而後決。明而卜。幽而吉。卜。周公之所爲。合于天人之心久矣。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難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至。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遠。卜。

周公之意若曰。十夫既來矣。卜又吉矣。故我告友邦之君。謂諸侯也。尹氏者。諸侯之正官也。庶事與治事之臣。皆諸侯之國衆士也。曰。予既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商。通亡播蕩之臣。指武庚也。商亡而武庚無所依歸。即通播也。我武王念其絕祀。從而封之。至今乃背恩忘本如此。豈得不伐。十夫子翼而獨舉卜者。蓋龜乃神物。至公無私者也。爾庶邦之君。與乎庶士御事。罔不反我之言。且曰。難大。以謂征伐四國之事。甚難而且大。是與成王周公之意相反也。又且以謂民之不安。皆惟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蓋化行自內始。四國有難。汝成王當反求諸己。豈可專責他人。越予小子。亦是邦君指成王而言。謂我小子當成其敬道自反已也。不可征伐。王何不遠其下。而爲自反之策乎。且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豈非聖賢責己之道。然用之于禹。征有苗。則可用之于周公。伐商則不可。事有輕重緩急。惟達權知變者。爲能盡之。舜之天下已治。惟一苗民不服。舍之未害也。故益所以有招損得益之贊。成王之三監。則又異于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一舉。周公若撫機不發。是見義不爲也。邦君御事考翼之言。非無足取也。然當此之時。而爲此言。則但見邦君御事懷安懼勞而已。不知權變而已。故周公敘述其本情而告之。

肆子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茲饗。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周公述成王之意。以謂故我幼沖之人。因汝邦君有艱大之說。亦嘗永長思其艱。而爲之深謀遠慮矣。曰。嗚呼。信乎此舉。蓋動寡之民。往赴征伐之事。豈不可哀也哉。然艱大難者。不顧小勞。成大利者。不恤小害。蓋動寡之民。雖曰可哀。然功之不咸。害之不除。則爲有國之大患。以我一人之身。乃爲天之役。當奉天以行罰也。天以重大之計。而遺于我之身。以艱難之事。而投于我之身。我沖人豈于我之身。

而自恤乎。言我身不足恤。則其所恤必有大于此者。義宜也。宜乎爾邦君與多士尹氏御事之衆。當以言安于我。以爲成王不憚勞憂恤之事。寧考武王所當圖之功。不可不成。爲此言。則可。豈可與己意相反。爲艱大之說乎。周公蓋責望其以此意相勉也。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錫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哉。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已。予我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示之以必往之意也。天命高遠。何自而見之。曰。以下而見之。天休于寧王。言往日天有休美之命。命我武王與我小邦周。由諸侯而爲天子。我武王亦惟聽命于龜。所以能綏定天下而受此大命。如泰誓所言。朕卜是也。況今日天有意于誅叛人。以助我民。其可不惟卜之是用哉。武王之心與天心合。故武王用卜。成王之心與武王合。故亦當如武王之用。嗚呼。嘆而言之。天有明德。福善禍淫。深可敬畏。今日之艱難。禍幾發于不測。皆天意有以輔成我英大之業也。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逸樂者。乃天之所以縱其心而稔其惡。憂患者。乃天之所以苦其心。俾之增益其所不能。王曰。爾惟舊人。成王恐邦君御事不從。又指其老成歷事之君子。當時曾爲武王之臣。親見武王之事者。爾大能遠省。言老成之人所見之遠大也。爾豈不知武王所以勤勞創業。造天下者乎。知武王之勤。則知今日之事不可已也。天之意。固閉而勞我以成功之所。使我艱難辛苦。不敢懷安。則是將欲爾之必固闕之。將欲爾之必固窮之。予不敢不極盡其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豈可以武王勤勞所圖之事。今日爲奸人乘釁而遺壞之乎。衆人昧于天理。以爲不可伐。聖人深知天理。以爲不可不伐也。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樂悅解其考我民。予焉敢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我民若有疾。予焉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觀化誘之言。可以見聖人忠厚之至。聖人以其生殺子奪之柄。令之誰敢不從。倡之誰敢不應。而必諄諄爲之言。以化而誘之者。可見聖人之心。不敢佛衆。必欲上下相安。然後可以舉事。東征之謀。周公成王所以大化誘我友邦之君。當其化誘之時。即至誠之言也。上天知我有至誠之辭。從而輔我。然天道高遠。何以見天之輔誠辭。即諸民而可考矣。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輔也。天意民心若此。則前寧人如武王之舊臣。所與武王圖謀天下之功。我焉敢不終其事乎。天亦惟用勤。我民若有疾。令四國叛亂。爲周家之害。大意用勤勞我民。使之動心忍性。知患之所當除。如人之有疾。然去其疾。則身可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焉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命。從而了畢其事乎。此一段言。予焉敢。予焉敢。予焉敢。皆足反復重復。言武王之業。不敢不商人之叛。不可不誅之意。初非周公之私意。勞民勸衆也。王曰。若昔朕其遊。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室。矧首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首構。厥考翼其首。曰。予有後。弗其棄。肆子焉敢不越印。我事王。大命若見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在共勤弗救。若。順也。昔古也。我師古昔之道。所以必往。古人見義而必爲。凡今日順理而勤者。皆順乎古也。不必泥。

其陳迹而後謂之順。古朕所言者皆出于艱難而日思之矣。既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又曰子永念。可見聖賢舉事出于謀深慮遠。未嘗輕易而動。譬之為人父作室家然。既已規模素定。而底致其法度矣。為之子者。尚不肯為之營築。豈其何況能為之創造屋宇乎。又譬之為人父治田然。既已除去惡草而苗矣。為之子者。尚不能播種。豈其何況能為之收穫乎。周公此言。譬喻武王前日創業規模未成。所以成前日之事。更在後之子孫。今成王為之子。苟不能承父之志。有奸不除。有患不去。則是毀壞前人之業。尚何望其能顯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如厥子之構而穫乎。厥考平日恭敬其事。今見厥子如此。其肯謂我有後。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為人子而使其父至此。則人子之心何安。故我何敢不于我之身。撫循寧王之命乎。天命天下之命也。又譬如為人之父兄者。忽有朋類自外來伐其子。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救。言必無此理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故託一家之事以喻天下之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問教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類人。爾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陳也。言我邦君御事者。其備陳已如此。爾邦君御事不可不明乎此。邦家之理亂者。本由哲智之人。今也有十夫子翼。其平日所蹈履。皆足以知上帝之命。周公于此以賢者之去就。下天意之從違。伊尹歸亳。而成湯伐夏之謀。決十亂同心。而武王伐商之計。定十夫之來。天意可卜矣。天意既業。輔我周家之誠。爾邦君御事其敢易我周家之法乎。我周家賞善伐惡。禁暴除亂。自有定法。爾不可易也。何況天降戾于周邦。使大類險之人。大相鄰助。以伐于室家。以理言之。征討無可疑者。此實天命之已定者也。爾若不知天定之命矣。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禘夫。子易敢不終朕誠。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易其極下。敢弗于從。寧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僻。下陳惟若茲。

子永念曰。言我亦嘗深思遠慮。以為天下之喪殷。如禘夫然。禘夫之治田畝也。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王之伐商也。於其絕祀。復立武庚。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今則芟夷蕪蕪。以終其田畝之事。俾無遺種也。方是時。武王誓曰。若欲從成王征伐。使天意若欲休息此寧寧人。則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人而止乎。以見當時舊臣之從周公者亦多矣。今寧寧人指我以疆土。所至不可坐受其侵賂。在我所當循之。而況卜之于龜。又并吉乎。以見人心之與天意皆合也。人事既如此。天意又如此。故我誠以爾東征。天命無有差僻。卜之陳列已如此矣。此篇大概以人事天意為主。以人事言之。則莫如十夫之子翼。以天意言之。則莫如卜之吉。賢者民之望也。卜者人情之所素信也。周公不以一己之意。強夫人之必從而以人事天意之可信者示之。俾之不得不從此所以卒成東征之謀。而人無異辭也。

### 尚書詳解卷二十八

#### 周書

#### 微子之命

觀此篇之書。有以見三代聖人寬大公平之氣象。非後世之所能及。且前代之子孫與己為仇敵。人情之所忌也。處叛亂之後。又人情之所易疑也。微子以商王元子。適在武庚為亂之後。身處疑忌之際。況商之餘民未盡服。周家思商之德澤久矣。以微子之賢。又當餘民思商之日。成王周公豈不為後日慮。而乃封微子于宋。且告之以洪乃烈祖。萬邦作式。此其用心寬大公平。豈後世所能及哉。聖人之意。惟在于崇德象賢。使前代帝王正朔服色常存而不廢。豈以叛亂之故。而逆詐僇不信哉。苟為不然。以武庚之叛。遂深加懲。絕微子之封。使商先王禮物不復見。是私一己也。是以噎而遂廢食也。食不可廢。則崇德象賢之義。豈可廢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商後。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者。絕其爵也。殺武庚者。誅其身也。微子啟。紂之庶兄也。當周公誅三監之時。成王尚疑周公而未釋。則黜商命微子代商後者。是亦出于周公之謀。孔子序此書。不曰周公相成王。而特曰成王者。此乃夫子直書周公之本也。大略言周公相成王。既足見成王之疑周公矣。至此言成王而不言周公。亦

足以見周公之所行者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尊也。賞罰人主之柄臣無有作福作威則黜商命者以成王之命黜之而非周公黜之也。命微子者以成王之命命之而非周公命之也。君臣之分于是乎正矣。誰謂周公攝政天子之事乎。

王若曰。朕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濟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之意若曰。朕以道告之也。殷王元子者。微子乃帝乙之長子也。紂之母生微子。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帝乙欲立微子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此見微子乃紂之庶兄。實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數句。乃一篇之綱領也。考之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則知二王之後。自周以前。皆有之。不特成周封微子也。崇德者。尊崇前代先王之德。德厚者。流光豈可使前代先王之德。至于子孫而遂失其傳乎。象賢者。雖以崇先王之德。又當以先王子孫之中。時有其德。可以象先王之賢者。庶幾有遺風餘俗。典型之可觀。所以崇德象賢者。正欲使之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先王之禮物。正刑服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成王之意。不以周家之禮物為盡善。必欲存二王之後。使夏商之禮為猶存。不特存前代之帝王如此。又欲使周家之子孫。以前代之禮有所損益。惜乎春秋之末世。祀宋子孫微弱。孔子能言其禮。而文獻已不足徵矣。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有不能臣之義。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子周為客。如舊所謂虞賓在位。詩所謂有客是也。與我周家咸致其美。永世無窮。相期于久遠也。嗚呼。乃祖成湯而下。此崇德之意也。汝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齊有純一之意。聖者大而化。廣是寬洪。淵是深澗。成湯只有一德。安得有四。以其至大。而不可以一端名之。故曰齊聖廣淵。如堯之欽命文思。如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是也。惟湯有此德。故皇天眷顧佑助之。而俾之大受天命。撫民以寬。此正當時湯之所以得天下之大要也。祭以禮而失民心。故湯以寬而得民心。如漢高祖入關之意。大抵寬之一字。乃人君之大德。不特成湯如此。古之帝王。臨下者莫不如此。惟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故發而為撫民之寬。不惟當時被其功。而免于桀之塗炭。又且德垂于後。而垂裕後昆。功在當時。德在後世。此是成湯之盛德。用之而不窮。若徒有其功而德不及。後是亦窮者之勳業而已矣。足觀哉。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自此以下。言象賢也。猷道也。成湯之所屬。無一不合于道。爾微子平日踐履能修其猷。亦若湯然。惟其踐履之至。自有令名。發越不可掩。舊有令聞。則其名之著也。久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皆其踐履之實也。惟其恪謹。是以能考。其平時暗室屋漏之中。用力者多矣。若此之孝。豈徒養口體而已哉。自其恪謹之心推之。則凡事君不忠。交朋友不信。戰陣無勇。身陷于不義。皆非所以為孝。惟其肅是以能恭。肅者敬之在心。恭者敬之見于貌。肅恭神人。幽明一理也。以此心事神。亦以此心接人也。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忘。曰者。發語之辭。我成王美汝之德。謂其德之篤厚而不能忘。篤厚而不能忘者。以見其心之誠無有間斷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無異心。以孝恭之德而祭祀。則神歆享之。是心與天合也。以孝恭之德而治人。則下民祗協和協之。是心與人合也。微子之德如此。所以用建立爾以上公之位。尹茲東夏。編京在。故以宋國為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敵。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微子任諸侯之責。任大責重。故成王前既稱美之。此又戒之。美之者。所以勉其善。戒之者。又使之勿自恃其善也。欽哉。敬也。自今以往。當有其教。以示民。慎乃服命。服命。即上公九命之服。謂諸侯之職也。率由典常。典如五典。常如官常。循典常而行之。則無亂法越理之事。越典常則好異生事矣。敷乃訓也。謹服命也。由典常也。皆當致敬。以藩輔我王室。爾能如此。則無施而不可。推而上之。可以恢弘乃烈祖之所為。而乃祖之德有光矣。推而下之。可以便爾民。皆由法律而行。無一人之不向善也。在汝之身。則能永安其位。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富貴。在汝之君。則能毗于一人。謹守侯度。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在汝之子孫。可以世世享汝之德。為萬邦之法。我周家長無厭教之心。謂不忘在王家也。凡此皆是戒微子能致其敬。則其為利如此之廣。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言汝今往東夏。當致其休。無替我之所命。凡上文之言。皆朕命也。以微子之賢。猶告戒者。况其下者乎。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于食邑之內。得禾。異畝同穎者。禾各生其隴。而合為一穗。此天地之和氣。所以彰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始疑終信之意也。君臣之際。異體而同心。故天地之應。嘉禾異畝同穎。唐叔得之。不以為己之私。有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于周公于東。成王始者疑周公。及其成悟之後。知此禾乃周公之德所致。成王不敢私。于是命唐叔以歸美周公。以此禾歸之周公。周公是時東征未還也。作歸禾之書。意其此書中必稱述周公之美德焉。周公既得天子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意其此書之中必歸美成王善則稱君。為臣不敢居其美也。成王之子周公始疑而終信之。觀此二篇書序。宛然有虞廷賡歌之意。三代之時。祥瑞亦頗多矣。而孔子序此書者。其意以謂周公之德。其成于天如此。當成王之疑也。而不為之假。及其啓金縢之書也。不為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又為之合穗。一禾而三致焉。周公之誠。蓋與天運。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不然。聖人豈好為祥瑞之說。如後世之紛紛也哉。

非為康叔詳言商民之利害也。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先儒以謂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知封康叔，在攝政之七年，正與作洛邑同時。洛邑之營，復子明辟亦在七年。周公三年已滅三監，至七年封康叔必于其間，更遣人鎮守之也。故始也，始生魄，即三月十六日，明死魄生。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正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皆和悅而集會，以供力役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六服之諸侯，百工即諸侯之百官也。皆播率其民之和，以即事于周，謂樂于趨事赴功也。要服不預者，以其遠而不及來也。男言邦者，以男居五服之中，言邦則國君在焉，舉其中則侯甸采衛可知，且王室有與作力役之事，不聞周公命諸令召之，而四方之諸侯百官萬民莫不咸在，其不待令者猶且至，則其令之者為如何，其勤苦力役之事猶且至，則示之以禮樂者又如何，此見諸侯臣民之心，若卜筮罔不是，周公何以得此于民哉，是必有以深服其心者久矣。周公因其來也，咸從而勸之，謂撫摩勞來，乃寬洪其心，綽然有裕，大誥以治洛之事，如此則上下恩意交相浹洽，可以想見成周之盛也。夫以治洛之事與命康叔初無預焉，而乃敏之于此何也，此有以見二事而一心也。營洛邑者，所以待頑民之遷者，命康叔者，所以治商民之不遷者，其事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商民，故作書者首述作洛之由，而後言命康叔之意，則周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在商民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寡，庸庸，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膺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勅，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觀此文有朕其弟寡兄之言，則告康叔者周公也，非成王也。周公告之而謂王若曰者，周公奉成王之命，以成王之意告之也。孟侯者，為五侯之長，蓋使康叔居方伯連帥之任，以統率乎諸侯也。故曰孟侯，所以尊之，使知孟侯之職，如此之任，大責重，其可以輕易為之，曰朕其弟，所以親之，使知親愛之念，油然而生，則當思所以藩屏王室，小子封，所以教之，使之不敢以老成尊大自居，常如小子未有知識，則不可以不順命承教，數言之中，自有抑揚之意存焉。惟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此是一篇之大意，近之可法者，莫如子之于父，故周公以顯考文王告之，文王有大明于天下也，故曰顯考，克明德者，則其在己之德，慎罰者，視民如傷，不以刑妄加于人，先言明德而次言慎罰，則知明德者，文王之所當急，而罰者，文王之所當緩也。惟其有明德慎罰之心，故雖縶繫之微，亦不敢侮，其不敢侮者，即明德慎罰也。縶繫之微，人情之所易忽也，有一毫忽之之心，則為敢侮矣，敢侮則縶繫之念萌于其中，豈不為明德慎罰之累，庸庸威威者，言明德也，威威者，言慎罰也，惟文王自明其德，則亦能明人之德，故用其所常用，敬其所當敬，惟文王之德慎其罰，則亦知所以用罰，故威其所當威，是非善惡之理，各因其所自然而已，無私心焉，故以顯考示民，使之曉然于心目之間，而所避就者，在此而已，用是之故，能造始

尚書詳解卷二十九

周書

康誥

此篇乃成王、周公命康叔治衛國，戒之之意。大槩以法文王之明德慎罰而已。以康叔之賢，豈不知所以用刑，而至于作一篇之書以戒之者，蓋商民之不可以周民視之也。周家變化已久，間有為不善而犯于刑，其輕重淺深原情而定，何難之有。商民則不然，染商之惡，實之則有不可勝責者，又況不孝不友，逆人倫，悖天理者，豈斯民之本心哉。非其本心而陷于大戾，此其情為可哀，於而不可以忿疾待之，則明德慎罰之理，在康叔正當撫摩之，待其久而自化，未可以輕于用刑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以商地封武庚，而使其弟三人監之，其意以謂腹心之親，莫如兄弟，故使監武庚，冀其不為變也。及三監挾武庚叛，成王黜商，乃封微子于宋，而商之故地，復使其宗室之賢如康叔者主之，蓋欲易斯民之視聽，使之見周家之教化，不復思商人之舊俗也。其意深矣。謂之餘民者，其強家大族既捷之于洛邑，而不遷之餘民，則以屬之衛侯，周公之子商民，蓋如此其委曲也。遷之洛邑者，使之還王室之訓，而民又不可以遽遷也。又以委之至親之康叔，其內外表裏，一皆以商民為念，故作此三篇之書，無

區夏之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也。然文王所以肇造區夏之大亦自其微小者積之。由一邦之修。二邦之修。言化行自一二邦而起也。及其微而著也。下達于民。而西土之民。恃文王而有所恃。戴文王而有所覆。冒上達于天。故聞于上帝。帝從而休美之。大命文王受命而作周也。此文王明德慎罰之效。至于如此。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武王行征誅之義。以兵戎而伐商。雖受天命。使厥邦厥民皆得其效。而無有不滿之望者。實汝寡兄武王勉行文王明德慎罰之道。而武王初無二心也。文王作于前。武王述于後。肆汝小子封所以能承先王餘澤。而得在此東土為諸侯。豈可不知所自來哉。知文王所以得天下之由。在乎明德慎罰。則康叔化商民亦不可不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股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既使康叔知文武所以明德慎罰之由。此又教之以古人之為法。不常有自足之心。嘆而言曰。汝封。當念之不忘。苟斯須而忘此念。則是心之有間斷矣。今治商民。大概在於敬述。乃文王之所為者。何謂祗。適。即紹聞衣德言是也。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汝當繼續而行之。文王有德言。汝當衣而佩服。曰。紹曰。衣。自非力行之至。何以能然。敬述文王所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往之。德。當廣求商先哲王。賢聖六七作之君。用其所以保乂民之道。既敷求商先哲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汝大能為長遠之思。商家老成人。所以宅安其心。而知訓民之道者。此心之不安。則是非之不明。何以訓民哉。惟商家老成人能安其心。如此。昭昭無疑。然後知所以訓民。汝當遠而思之。老成人所見者深。所謀者長。不為淺近之計。非遠惟之則不足。以得所法。既遠惟商耆成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別求其所以聞由古先哲王。如夏商如唐虞而上者。用其所以康保民之道。聞之于人。行之于己。然則既敷求古先哲王。則是無所不學。無所不攻。善有可法。從而法之。無有古今之間。如此。是其攻諸古人者。不一而足。故能恢弘其天理。不使一毫人欲間之。若文考。若商先王。若商耆成人。若古先哲王。其事迹雖殊。而皆所以為天理也。大順之德。綽然裕于吾身。則心逸日休。左右逢原。自然無所磨而常在。王命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矣。此章乃周公恢廓康叔之心。使之求善不已。不可止于僅足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惻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股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一段皆言明德也。小子。封。惻惻乃身。痛也。癩病也。汝康叔當以商民合作一體觀之。疾病癩癩切于吾身。可也。若不以一體觀之。商民之利害安危。于己無預焉。是猶醫家所謂手足不知痛癢。為不仁者也。既知疾病切于吾身。則自然知所敬而不敢忽。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此又合天人之理。以告之。天有可畏之理。惟誠者是輔之。然天道幽隱。何從而見。于民情而大可見矣。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福民心之所背。即天意之所棄。雖然。天之可畏。固在乎民情。然民之難保。當求之吾心。暑雨新寒。不免怨咨。此小人之難保也。然民心無常。但知盡吾心而已。所謂盡心者。有一毫之忽。則不得謂之盡。所謂

盡心者。無求自安而好為逸豫。民有一利。當勤而興之。民有一害。當勤而去之。此即乂民之道也。成子之言。自天而致之民。自民而求之心。可謂至要。康叔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可也。求之心可也。我聞之。古人有言曰。怨不在大。以其起于細微也。亦不在小。以其山小可至大也。諸侯之化民。使民至于怨已。則皆己之所未至也。欲知寡怨之方。惟在順其所不順。而逆民之事。不敢為勉其所不勉。而在己之賊不敢忘。如此。而後可以無怨乎。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股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謂汝諸侯之事。惟在于恢弘成王之心。而推之以應保股民而已。應其民而安之。即親民而設教也。亦惟在于輔助成王。居天命之安。作新民之舊俗而已。蓋商民之安危。即天命之安危。而商民之舊染亦當作而新之。俾之含舊而惟新是圖也。應保股民者。成王之心。而弘之者。康叔也。宅天命。作新民者。成王之事。而助之者。康叔也。觀弘助二字。足以盡人臣事上之道。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一段言慎罰之事也。敬明乃罰。惟敬則能明。蓋不敬則疏忽之心蔽之。而用刑必有不得其當者矣。上言明德亦曰敬哉。此言慎罰亦曰敬明。是敬心無時而敢忘也。人有小罪。不可不殺。乃有大罪時。乃不可殺。非是罪之小者必殺之也。若罪之小而教之不可不殺。雖申商韓非之法。亦未必必然。而謂成王周公為之乎。其曰。罪小者謂均是殺人之罪。但甲之罪比之乙之罪為大。爾故曰。小罪。人有小罪。非皆乃惟終。皆者。無目為過誤為之也。今此人之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于為惡。而不肯改悔者也。自作不典。當典之事矣。且曰。法固當爾。是人也。其罪雖比之他。死罪為輕。而其情則實重。不可不殺。即典謨所謂怙終賊刑。刑殺無小是也。乃有大罪。乙之罪比于甲之罪為大也。非終于為惡者。乃惟眚災。皆者。誤為之災者。出于天災。適然如此。非其本意。既盡也。盡道以責之。則信有大罪。而極厥辜。然以情恕之。則不可殺。此即典謨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是也。因其罪之大小。而致其情之輕重。若是而加刑罰焉。萬不失一矣。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勗懋和。若有疾。惟民其舉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人。無或刑。人。無或刑。人。有敘者。謂其治道常有次敘。以漸行之也。而不可以急迫也。傳曰。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逆。不亦難乎。惟自明其德者。可以服人。故乃大明服。則民自然相勗正勸勉。以趨于至和。而無有乖爭者矣。有疾者。不忘于政治之。言政教足以化惡為善者。若有疾而去之。則民皆去其容惡。而不蹈舊染矣。保赤子者。撫摩於恤之。言政教之養人如保赤子。則民安治而不復有危亂者矣。康叔所當先務者。明德以化民。至于刑罰。則有不得已而用者。用之亦不可以輕易。非汝封。得刑人。殺。人。者。乎。殺。人。罪。之。至于。死。刑。者。未。至于。死。也。蓋。刑。人。殺。人。之。權。實。汝。康。叔。無。或。刑。人。殺。人。無。謂。以。得。專。刑。殺。之。故。而。或。至于。監。刑。殺。人。也。非。汝。封。又。曰。刑。人。刑。人。之。刑。非。汝。康。叔。之。所。得。用。乎。無。或。刑。人。無。以。得。專。刑。之。故。而。或。至于。

運行刑罰人也。既曰刑殺，又曰刑罰，此重復之意。此一段亦言明德慎罰之事，要使康叔知為治之敏在于用德，而不用刑。在于寬緩和柔，而不在于急迫嚴切，乃大明服示之以所好，使民勸懲和安。又從而示之，所惡若有疾而使之舉棄，若既使之舉棄，若矣。又懷之以所愛，使之康乂焉。其委曲多端，不欲驟然使民之速化，而遽至于用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蓋遜，曰時敏，惟曰未有遜事。

自此以下又專言慎罰之事。外事者，外土之諸侯，以獄事來上于周牧也。康叔居牧伯之職，故曰外事。汝于是陳布以法以司牧其衆，臬有防限之義，故為法也。不特布陳是刑書已也。商人之罰有合于倫理者，又當兼采而用之。蓋衡乃商之故地，所治者又商之餘民，周承商之後，故商罰有倫者，不可不用之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者，獄之要辭也。察其要囚，須當服念之五日，六日，又至于旬十日，又至于一時三月之久，念之不忘如此，反復重復如此，果無濫矣。然後丕大蔽斷其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申上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之意也。成王之意，若曰：汝之所陳之法，與乎所用之殷彝，二者皆當用其宜于刑宜于殺者，不可以就汝封之私意也。次就也，所陳之法與殷彝無非合于義也，用私意以刑殺，不若依法以刑殺也。乃汝蓋順其事，自謂能得其敏，無一不合義矣。猶當曰：未能順其事，此皆告康叔以不自足之意，苟萌自足之心，易至于輕忽，輕忽則必有濫刑者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醫不畏死，罔弗恤。汝惟小子，未有如封之心者。此康叔之心，成王之所知也。將有以告之，必以其深相知者語之。蓋君雖知臣，而臣或不知君者，臣雖知君，而君或不知臣者，皆未能深相信，惟其相知之深，是以相信之篤。則成王之言，康叔豈有不信者哉。凡民自得罪者，此言民之罪有不可不殺者。下文將言民之罪有未可用刑者，故此言民之罪亦有合常用刑者，分別而告之，自得罪者非有以追脅之，而然是其出于故意為之，不可改悔者也。為寇盜攘竊者，為姦宄于內外者，殺人越人，以取其利者，醫強而為之，為惡之力如此，雖死且不畏，若此等人，凡民罔不怒惡之，刑安得而赦之哉。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此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母，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弗弔，茲不于我，我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羣。

自此以下言父子兄弟人倫之大綱。商民至于相反如此，其患自在上之人感化未至，而非民之罪。王曰：封，元惡大憝，如上文所謂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元惡之所為大惡也。矧惟不孝不友之人，此豈

可與元惡之人同科哉。蓋人心本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又皆其良知良能，今也商民為子者不能祗敬奉行其父之事，以至于大傷其父之心者，是為子而不孝也。為父者不能字育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為父而不慈也。為弟者不知念五教乃天之明道，以至于不敬其兄，是為弟而不恭也。為兄者亦不念父母之所以鞠養其子之可哀，而吾與兄弟蓋同氣者，今也乃不友愛其弟，是為兄而不友也。而至此也，商民之所以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至于此者，豈不于為政之人得罪乎。政者，正也。上之人率之以正，則民莫不正。民至于如此，則為政者可知矣。民以彝常之性，皆天所與也。天與我民，以秉彝而令也。至于大泯滅而壞亂之，且曰：速由文王常時所作之罰，刑于此亂常者，無得赦之。是雖大羣害于民，而民愈不率教矣。文王所由作刑罰者，教之不從，令之不可，不得已而用也。商民所以至此亂常者，教之不以其道者也。安可遽用文王之刑者，康叔知此意，則商民之不孝不友者，未可以刑治之。當優游寬緩以教之，遲之以歲月之久，以感悟之，人情誰獨無是親愛之心哉。久當自化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禁，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是庶子之在外以教化為職者也。正人者，百官之長也。小臣有符節以號令者，成王之意，以謂商民不孝不友，皆惟為政之人不能教人，又何況在外為庶子而訓人者，與乎為正人之官者，與乎小臣之有符節者，又不能以常理教其民，方且別出私意以敷布其教令，違道以要民之譽，曾不念教民自有常理，亦不知所以用其常理，上以累其君之治，而厥厥君下以長其民之惡，而為引惡，若此等人者，皆朕之所惡也。夫以商民之亂常如此，而三監與其臣下又各出私意以教民，今汝又速由用此義，以私意率而殺之，是罔民者也。苟如此，則亦爾為之君長者不能先正其家，使父子有親，長幼有敘，故使為之小臣者，與在外為正人之官者，更相視效，亦肆為刑威暴虐，大斂棄其王命，此豈以德而治民者之所為哉。然則為康叔者，如之何先正其家人，使孝慈恭友行之于上，而化之于下。凡為衛國之臣者，亦宜知此意，以德治其民，不可如三監之臣更相做，做，別敷播以造民，則商民之性向之，所謂不孝不友者，將皆反而為孝友矣。此一章無非反覆極言慎罰，使康叔無濫刑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俾。

上章既言康叔未可用刑罰，以治商民之不孝不友，此章又言敬典裕民之意，典即常行之理，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是也。汝當無不能敬其典，則是反身以率民，至如民之未化，則以寬裕待之，即舜典敬敷五教在寬之意也。詳于治己而略于責人，則能敬典裕民矣。苟治己之意略而責人者，詳是典之在吾身者，未知敬，而刑罰急迫之政，所以責望于民必深，惟文王之敬忌，文王常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刑罰。汝康叔之敬忌，亦如文王之敬忌可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汝能寬裕化民，自言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則我一人悅懌于心，我之所望爾康叔者，正在于是，而爾能副我所望，豈有不悅者哉。引惡

者朕所惡。裕民者子所憐。以己之好惡而示康叔者如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也。民之本性未嘗不明。所以不明者。有以使之。而非其本然也。知民之本明。當迪之于吉康之地。吉對困而言。康對危而言。為善則吉。而安為惡則困。而危迪導之以吉。康雖在上之人。然所以能使之吉康者。是非民性本明。安能如此。我時其惟商家哲王之德。用以安治于其民。以作民之求者。民之所求也。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康叔所治商民。商民思念賢聖之君久矣。故康誥之篇。大率使康叔法商先王。以應民之求。謂因其民不易其俗。行商王之德。庶幾可以慰商民之望。民之所求者無不獲矣。况今商民無有迪導之。而不適于善者。良心民所固有。不能違其所固有者。其符皆在上之人。不能迪導之。是謂有國而無政矣。政者正也。有政則能正其民。固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如彼。成王周公略無忿疾之心。惟見其民之所以善而不見其民之所以惡。其所以責備于康叔之身詳矣。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劄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履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上。顯聞于天。前既分別明德慎罰之矣。此而總言之曰。子惟不可不監。視古人之已行之迹。而告汝以明德之說。與其慎罰之行。蓋明德慎罰。非成王之私意。告汝如文王。如商先哲王。皆其所監也。今之民苟有不得其安。而其心未有定止。雖迪導之。而民心有未和。同純一。豈民之罪哉。我無以安之。定之。同之。故也。天有爽明之道在上。必降罰以誅。我其何辭。以怨天哉。汝康叔不可專管于民。以謂我教導之。厥矣。而所以未同者。皆民之過。非我之過。苟如此。則是汝心有未盡處。汝之心有毫髮之不盡。則刑之于民者。必無感化之理。惟罪初不在大。以其生于細微也。亦不在多。以其生于寡少也。汝康叔之心。勿謂其罪在于大而忽于微。罪在于多而忽于少。其毫髮之未盡也。皆足以為罪。何況自小而積可至于大。自少而積可至于多。而顯聞于天者乎。古人所以齊心服刑于宮庭。屋漏之中。而感民于耕桑。隴畝之上者。如此者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敬時忱。丕則敬德。用康乃心。順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事。不汝瑕玼。明德慎罰者。當致敬。惟敬則德自明。謂自慎。作怨者。濫刑以斂民怨也。非謀者。不合于衆人之情。而為謀者也。非彝者。非其所謂常行之道也。既不作怨。又不用非謀。非彝。則康叔有所當為者矣。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康叔所當為者何在。曰。敬時忱。不則敬德是也。誠者。物之終始。悠久不息者也。敬德者。速于為德。而無有遲回疑貳者也。惟斷之以誠。則可以大法古人之敬德。誠則能敬。不誠則有間斷。有作輟。安在其能敬哉。惟能以誠而敬德。故能用此。以康乃心。用此。以順乃德。用此。以遠乃猷。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順。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于不誠者也。所以康乃心。順乃德。遠乃猷者。亦以寬裕乎民。而使之安爾。謂之裕民。則刑罰急迫之政。豈所

宜用哉。綽乎其有餘。况乎其有容者。皆裕民之理也。康叔能如此。則我周家不汝瑕玼。不汝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辜。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汝小子當知天命之無常。為善則得福。為惡則得禍。民安則國有安之理。民危則國有危之理。命豈可常哉。汝當念念不忘。無我殄辜者。謂朝親也。汝為諸侯。能安其民。則長得以通朝親。奉上之禮。而無以殄絕矣。明乃服命。服者。侯伯之服。命者。侯伯之命。明察汝之服命。所以責望于侯伯者何事哉。為民而已。高乃聽。則其所聽者。當聽先王之格言。而無懈于卑污。塞淺之見。以此而康又其民可也。王若曰：往。封。勿替敬典。成王之望康叔也深。故其為言。也不厭其重複。自今往。衛國勿替。廢其所以敬典。敬典即常行之道。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正在上之人。敬行其典。以率之。聽我所以告汝之言。則汝長享衛國。由于子及孫矣。既曰不汝瑕玼。又曰惟命不于常。又曰乃以殷民世享。似若勸之以禍。福利害者。蓋諸侯之職。在于保其社稷。長守責也。民之安危。而禍福之理。存焉。豈以利害之故而有所避就哉。

### 尚書詳解卷三十

#### 周書

##### 酒誥

商民化紂之惡。以酒而喪德。成王周公知其受病處在于酒。故專作酒誥之書。使康叔封撫衛禁民之飲酒。如曰。辜。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且周家以仁得天下。飲酒末節也。而遂至于殺。得無淫刑乎。予因是以知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民以酒而迷其性。喪其德。則淫辟之心。將無所不至矣。故上之人。嚴為之刑。而教自行。山。漢。以。來。權。酷。之。法。與。刑。愈。煩。而。犯。者。不。止。是。何。周。人。之。酒。誥。能。行。于。紂。紂。之。商。民。而。武。帝。之。權。酷。不。能。禁。夫。人。之。不。犯。均。是。禁。酒。也。古。人。以。之。教。其。民。而。後。世。因。之。以。輕。民。利。此。商。民。之。所以。服。而。後。世。之。所以。不。服。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謨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祀。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肇。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前既總叙矣。此不復敘。成王之意。若曰。汝康叔當明其教命于妹邦。即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商民習見紂之沈湎。而未知酒之不可飲。僅非康叔明而示之以教命。則商民何自

知之。乃稷考文王。稷國在西土。將言飲酒之為惡。必原文王所以禁酒之由。文王于周之廟次當為穆也。王季為昭。文王則為穆。故之稷考文王。始立國于西土岐周之地。其所誦教有邦諸侯與民亦詳矣。曰諸侯者。使知所畏謹也。庶邦諸侯也。庶士諸侯之朝臣也。少者官之副貳也。御事者治事之吏也。文王誦庶邦諸侯。併及其庶士少正御事之臣。朝夕者。丁寧之意。曰祀酒。惟祭祀之時得用此酒。蓋所以薦馨香以達神明。若詩所謂為酒為醴。絜粢祀是也。惟天降下命。命于予。始命我民。惟元祀得用酒。古者儀飲酒。杜康造酒。則酒者出于人。為何酒于天。以此見人非天不成。凡人所為者皆有天理存焉。用之以祭祀之禮。而不用之于逸樂之具。豈非天理哉。天降威于人。我民所以大亂而喪其德者。無非因酒而行。小邦大邦之諸侯所以喪亡其國者。亦無非因酒而得罪。民與諸侯飲酒而自喪德喪邦。亦何關于天。而曰天降威為亂而有罪。天理當然。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此文王所以誦庶邦之辭也。則又誦其民之小子。以有正有事。無彝酒。汝民當知有正人之官。以正汝。汝其可常飲酒乎。又當知有耕稼之事。其可常飲酒乎。知有正有事。則必知所畏懼。而不放恣為逸樂也。諸侯則曰諸侯。其辭嚴。民則曰諸侯。其辭寬。教民而必曰小子者。古人之教能言學。唯能食尚右手。幼子視無非。自其為童時。其教固以行矣。易曰蒙以養正。經曰具訓于蒙。士皆文王教小子之意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厥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所以誦庶邦。誦教民之小子。如此。在當時之庶邦與民之小子。無不感文王之德。故庶邦之飲酒。惟于祭祀之時。飲福受祚。其飲也。又有德以將之。而不至于醉。如詩之清濁。天子之燕諸侯。夜飲醉而而有令儀。如既醉之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是以德將之。故雖飲酒而無害也。觀文王之諸侯。其飲也。惟祭祀之時。則其他時豈敢縱為逸樂哉。不特庶國如此。而民之小子亦然。文王之教。惟曰我民。小子。小子。即民之子孫也。文王之教。皆使其民各迪其子孫。故能惟土物稼穡之事。是愛其心。無有不善。凡人惟是勤于稼穡。則其外慕不生。無他機巧。自然心善。何暇飲酒哉。聽祖考之彝訓。蓋民之小子。能明聽祖父之教。無有誨之諱諱。而聽之藐藐者。故小德大德。而小子皆以一視之。人情莫不以仁義禮智為大德。而以飲食衣服末節細行謂之小德。若分而觀之。未有不詳于大德。而忽略其細行者。今民之小子。以小德大德合而觀之。則飲食之微。尤不敢忽略矣。然則文王之教。能使庶邦與民如此。豈無自然而成哉。精誠之運。必有以陰驅陽。率之者矣。不然。則空言之發。安能感人情物如此之速哉。

妹十。嗣爾股。純其蒸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索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此成。王周公波。妹士之民也。股股者手足之力也。嗣有繼續之意。爾妹士之民當繼續其股股之力。而無有怠惰懈惰者。一也。當純一以蒸黍稷。則其用志不分矣。惟其用志不分。故能以其蒸黍稷者。而奔走事其父兄。農事既始。始索車牛。任重致遠。以其所有。其無而為商賈。自足其用。以此孝養父母。

母為農者。蒸其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其勤勞效本如此。其父母者。喜其有此子。能任其事。故為之子者。方敢自沈瀆。蒸飲。厚致用酒。以奉其親。于此時而用酒不為過也。若夫為遊手。為末作。廢耕稼。懲惡之事。不顧父母之養。而為博弄飲酒。是不肖之子也。安能使其父母之喜慶哉。三代之民。自農桑之外。無他習。自養父母之外。無他用心。蓋先王平日所以教之者。亦詳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厥大克。若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庶士之有正者。庶伯君子。所以統庶士者。此皆指衛國之臣也。其爾當常聽。則無時而敢違。無時而肆為逸樂矣。爾大克。若惟君。此又指康叔而戒之也。爾能進者。成之人而用之。則足以盡為君之道。爾于此時而行養老之禮。則飲酒醉飽。無害周公言此三節。以開夫人之飲酒。謂于祭祀之時。則可以飲酒。于孝養父母之時。則可以飲酒。其他時皆不可飲也。夫酒誥之書。專謂禁酒而作也。既禁其為逸樂。復開人以逸樂。何取乎酒誥哉。蓋聖人能使人節飲。而不能使人無飲。凡飲酒用之于其所常用。皆天理也。豈人欲哉。惟其不當飲。而飲至于過。斯流于人欲矣。設若成王周公以禁酒之故。禁之太甚。使之皆不得飲。則其勢有所不正。惟夫禁之于其所不常用。而開之以其所常用。則順人情而易行。此聖人中庸之道也。又況成王周公開人以飲酒者。皆就其良心之發者。開之。祭者。致敬之時。養父母者。人子所以孝其親。養老者。所以養其親。其良心之發者。開之。以飲酒。而其飲自不致于過矣。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維德。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又曰。我大惟教汝康叔。將以厚望之也。爾能永長觀省。所以審察者。當以為久遠之慮。凡所作為。皆考中德而行之。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飲。與夫絕人之飲酒者。皆非所以為中。惟祭祀與養老孝養父母之時。飲酒。他時皆不得飲。則其勢不至于縱。亦不至于拘。此即中德也。自非親省為遠慮。安能如此。縱其飲于一時。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久行。皆非永觀省也。中德者天理也。汝之所為。既合天理。則庶幾能進其德。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祇明足以守宗廟。而汝之心。可以無愧。爾乃因此可以用逸。則其逸樂也。可以舒其四體。偷其心志。而不至于過矣。茲乃信乎為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無負于君之實望。蓋有以盡乎己。必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順其元德。而祐之。使子孫世享其祿。不見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長也。凡人之為善。而至于天。若元德。則是此心與天無間。天且不遠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要實原于永觀省。稽中德而已。永觀省。稽中德。存于一心之微。而其為效。可以事宗廟。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謂飲食醉飽之末節。而不加之意也。

王曰。我西土。栗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隕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成王又中文王之禁酒者。言之前。既曰。諸庶庶邦。誦教小子矣。此又言我西土。往日。輔佑文王之國。及



其治事之臣及其民之子孫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令行禁止上創下從如上文所謂庶國飲惟祀所謂

則此有所厚既不厚于酒豈非所厚者在德乎惟文王之化如此故上天佑我周家革商為周我今日

所以能受商命原其所由來惟在乎庶邦與民用文王之教不墮于酒而已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孔穎達曰周受于商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商地故舉商代以酒與亡得失為戒此章言商家先

王羣臣以不飲酒而與邦也既稽考文王以近者告之又以其聞于商先王者告之曰我嘗聞之在昔

有殷先哲王謂成湯也迪蹈也躬行之謂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皆可畏者也惟成湯躬行此畏于己

戒慎不瞋恐懼不聞故形之于畏天則見天之顯行之于畏民則見小民之不可忽形之于德則守之

以常而不敢變形之為智則持之以堅而不敢失此畏心之在己也形之于後世則自成湯至于帝乙

賢聖六七作之君所以成王業者皆畏其相國有重臣如伊尹伊陟巫賢甘盤之徒人主之所敬也此

畏心之在子孫也形之于臣下則御事之臣所以為輔弼者皆致其恭敬之禮實難于君不敢自暇自

逸自者由也由于暇逸者必不能恭其君恭于輔弼者必不敢暇逸所以不敢暇逸者惟盡為臣之職

所當為而已何況曰其敢崇飲酒乎此畏心之在羣臣也商家先王萌一迪畏之心故一己之所用

者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者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者無非此畏甚矣心之不可以不知畏也前乎

此遂舜之兢兢也後乎此文王之不敢侮寡武王之夙夜祗懼亦此畏也以人主之尊其敬畏不

敢忽如此況于為諸侯乎況于為大夫為士者乎

則無暇于飲酒其心自然有所偏重此如康叔之子衛其知所以當為者乎知有所當為則必有所不

為矣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顧于民威保越怨不易其厥厥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勸傷心惟荒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維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前商商家先王所以致敬與其臣所以不敢暇逸故其與邦如此此又言商之後王不能致敬惟酒是

逸臣下化上之惡故其喪邦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即紂也酣身以酒而樂其身惟賢君以其

昭昭能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宜其政教命令無有顯明于民者所祇敬而保養之惟

是衆人所怨之人不易言敬保之其心不變也祇保之心一也先王用之于賢者故任賢勿貳不使小

人間之紂乃以祇保之心用之于小人誕大也惟縱之淫泆于非常理之事謂之非彝則所為不合于

法度矣用燕喪威儀人君所以尊臨天下者有其威儀也詩曰威儀抑抑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

可象謂之儀此皆君之威儀也紂以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民見紂如此無不難然痛傷于心雖傷痛

之貌也民至于傷心而紂會無改悔之心方且荒大膳厚于酒不惟自息所謂囚人為不善惟日不足

更無有窮已逸安也其心安于酒恬然不以爲咎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常沈湎于酒之時為酒所使其

心很戾雖死且不畏酒之能害德如此其辜罪始于商邑言紂與適逃之人為淫湎于都邑其終也至

于舉國敗亡更不知懼所以登于天者非其德之馨香乃其酒之腥穢穢夫為德者自有馨香之理寓

于祭祀之間不以物而以德酒自有腥穢之理庶羣自酒見其臣下化上無一人不飲酒也至于腥聞

在上則惡之甚著久矣故天降喪亡于殷而無有愛之天之所以不愛之者惟以逸之故天豈虐民哉

以近而言之則太史掌國之六典內史掌八柄之法皆汝之親友者與夫賢臣為百官之尊者此皆汝國之近臣亦當以敬待之近者猶當敬而況小者而可以不敬乎以小臣而當之爾國所有供事之臣服行善道而在位者服勤其事務在職者亦當以敬待之小者猶當敬而況大者可以不敬乎以大臣而當之為爾之時如三卿者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以時類言之斯父司馬之官掌邦政以致封圻之內薄伐其征遠者也農父司徒之官掌邦教以致民農事順民而保安之者也宏父司空之官掌邦事廣其土以居民安定其民以致其辟法者也曰圻曰農曰宏曰司空以職言曰司徒曰司空以官言有政以制之而後可教有教以導之而後可安此其次第也此三卿者汝亦當以敬待之可也大臣如三卿猶在所敬而況汝為諸侯其身豈可以不敬乎剛制于酒汝之職也汝所當敬也制于酒而不以剛則立志不勇所行不堅易以中輟矣此章其要在康叔剛制于酒知所勸懲故彼此相況自遠而近自小而大自輕而重以見其無往而不敬焉

厥或詭曰辜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斃惟我一人弗恤弗弔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與聽朕意勿辯乃司民酒于酒此又立為禁酒之法厥或有來詰曰民相聚飲汝不可失之須盡執而拘之以歸于周之京師予其殺之又惟爾之諸臣百工為人所導迪而飲酒至于沈湎者此則為他人所漸染而非其本意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夫民同犯一罪殺其一而赦其一奚為周公立法乃如此詳味此一章見聖人立法不得不嚴不嚴則人玩而易犯予其殺未必殺之特立為此法爾至于成王周公之本意則亦欲教之而已舊說以周人羣飲則殺之商人則勿殺恐未必然周人習于文武之化豈有羣飲者更不須立此法矣又何況康叔所治乃商之餘民安有周人哉汝康叔能如此用心則誠為明于享上之義矣諸侯之所以能享上者在誠而不在物在實而不在文能盡其職以奉上則享之義莫過于此矣其或汝不能用我之教辭不聽我言惟我一人不恤更不之顧則是汝自不備潔于其事陷民于罪亦與殺人何以異哉成王別白而告之能如此則為明享如此則為弗弔乃事康叔其亦知審所取哉王曰封汝與聽朕意又于終篇申言之曰汝當常聽我之所言聽者惟在于酒若汝所治之民納于飲酒者汝即不可推辭分別以為民自飲酒我自不飲酒非關我身之事然則所以化民者非以康叔之身乎民之飲酒即汝之過也乃司即康叔之身司收民者也此則成王之意責康叔之身任重故也

### 尚書詳解卷三十一

#### 周書

##### 梓材

成王周公之命康叔也既以明德慎罰之事作康誥一篇又以禁酒一事作酒誥一篇然治道必至千紛飾潤色之然後可以悠久故梓材一篇專言教化譬之梓人治材既動機斷必須加之丹雘則其器用文質相副康叔之治衛亦然文武之積累艱難既成其功業矣若不得後人維持涵養之則前人之功俱廢又況衛國商民經武庚再變之後人情反側不安康叔之治正當容忍寬大撫摩矜恤之使教化行習俗美則文武之功可得而保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那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此篇雖成康叔以撫靡新造之邦貴乎含忍寬大然大要須通上下之情為那君者下焉有大家強族其情為難通上焉有君之尊其情為難通蓋大家強族平時專制一國習為矜矜其心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待己者未必不疾惡已沮抑已而待臣民者未必不私愛其臣民也如此則大家之情不通矣天子以至尊居上門庭萬里之遠遠近異勢內外異情亦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治衛國其奉命任事之臣其果處天子之正朔乎抑猶有國異政家殊俗乎其果遵王室

之法度乎。抑猶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如此則天子之情不通矣。爲國者下而見疑于大家，上而見疑于天子，上下之情不通，如此矣。以爲國成王必使之通上下之情爲一，以其待庶民與其待小臣之情而通之于大家，使大家無疑，以其侯國之大臣朝聘貢獻通之于天子，使王室無疑，則邦君之職盡于此矣。凡此上下之情，所以貴乎通者，亦常理當如此也。若夫順其常理而行之，于是曰：我有師師者，法也。師也，我有與常之師可師法，而非出于己之私意也。成王惟恐康叔出己之私意，激而生事，故使之順常道以爲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司徒司馬司空，此大國之三卿。尹者，衆官之長也。旅者，衆士也。諸侯之國，上自三卿，次而衆官之長，又次而衆士，其發言曰：予無以厲虐殺人爲心，此其持心之忠厚也。然則彼之持心忠厚，不以殺人爲事，苟爲其能然哉，亦以厥君先敬勞，爾厥君指康叔也。敬者，敬其民，使民如承大祭也。勞者，憊撫其民，勞之來之也。國君以敬勞率先其臣，故其臣往而治民，亦能敬勞其民，爲惡于內而姦者，爲惡于外而宄者，無故而殺人者，罪人所經歷，知情而藏匿者，此等人尋常皆在所不赦。今衛國遭變亂之後，亦當且含忍之。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臣，往而治民，于此等姦宄殺人歷人者，皆有赦之，亦見其國君之事于戕敗者，皆有之。故能如此，戕賊而敗人者，罪之小也。惟國君于其罪之小者而宥之，故人臣于其罪之大者亦有之。大抵成王周公戒康叔治衛國，只欲其安撫商民，行憫恤之政，不欲其太察追責。凡前非昔過一切不問，使之改過更新，如此庶幾反側之情可安。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有戕，無有虐，至于婦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至此成王又提其意之切要者告之，謂王者所以開置其監者，豈有他哉，其治本爲民而已。蓋如三監之監，同諸侯之長，王者使之監諸侯之國也。戒之之意曰：汝諸侯之長，其治專在爲民，則不可使民至于相戕賊，相虐殺。上以仁愛撫民，則民自然生親愛之心。至于相友相助，相扶持，安有戕虐哉。惟上以刑急迫其民，民無所訴，遂至于爲戕虐矣。至于婦婦，姦者人之所易陵，寡者猶敬，則衆者可知。婦者人之所易忽，婦者猶遜，則衆者可知。合山以容，汝康叔當合而由之，不可分別。猶之如海養之如春，俾一國之中若貴，若賤，若善，若惡，若上，若下，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含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此王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所以命之者，曷以哉。要使康叔專于聽曰：引養引恬，此王之所以責效于邦君御事也。養者，有以富之而養其身也。恬者，有以教之而安其心也。引有徐之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利者皆非所以養民安民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我之所以告爾者，豈特今日爲然，自古王者所以致監之意亦此而已。安用辟爲哉。

惟曰：若稽田，既勸數畝，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勸垣墉，惟其塗墍矣。若作梓材，既勸模斲，惟其塗丹雘。

成王設此三事以諭康叔，其大意則一而已。言之不能已，惟恐康叔之未悟，故以一物喻之爲未足，又以一物喻之，譬之稽田，山畝然，既勸勞敷布而苗治之矣，苟不能陳力以修之，爲之疆畝，則有水潦之害，而稽田之功不能終，譬之作室家，然，既勸于爲垣爲墉，築牆于外以防寇盜，如此則慎密矣，苟不能塗墍以飾之，次以蓋覆之，則風雨淋漓爲害，而作室之功不能終，又譬之作梓材，然，梓材治材既勤于爲模斲，而雕刻之成其器矣，苟不能丹雘以飾之，則久而易壞，梓材之功亦不能終。凡此皆是有以治之于其始，必須有以成之于其終。衛國之民，前日文武艱難積累，則此土宇以致之，若今康叔不能成終，無教化以調和其民，調飾其治，以爲他日無窮之計，使衛國之民再爲亂，則前日之事皆爲之境。此是成王周公深謀遠慮，不但爲苟且偷安之計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勸用明德，懷爲來，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策，庶邦不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保先後迷民，用保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孫永保民。

今王惟曰，又更屬告之，先王指文武也。文王武王勸用明德，懷來諸侯，以爲夾輔，所謂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者，聰明齊聖之德，照臨于其上，四方諸侯有所親戚，故庶邦之享上，作兄弟方來，多率其鄰國諸侯，如兄弟之義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以享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亦既用明德者，見當時諸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所享之物皆其誠心所寓，德之所寓也。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諸侯亦以明德而享天子，君臣上下，一皆以明德爲主，豈有他哉。后者後之爲君取繼體而言也，後之爲君亦當法前人之意式，用也。用先王之常法以集庶邦，亦皆以不來享上，如諸侯之享文武，亦既用明德也。成王之意欲康叔之治衛，能撫安新造之邦，爾後斯民，則享上之明德，亦莫過于此矣。皇天既以中國之民而畀付我先王，又以疆土之大而畀付我先王，肆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所以將中國之民與疆土之大而畀之先王，必有望于我先王也。今成王能用是德，不以刑爲用，蓋德者君民之所同得也。成王用德以和保其民，而先之後之左右輔翼之，使之順其常性而趨于和保之地，民既保則先王所受命于天者，亦可以少慰矣。蓋先王所有之民，皆其受命于天者，後之人君能以德保其民，則亦可以保其先王，不以德保其民，則先王之心何如哉。亦爲之不滿矣。已矣乎。若茲監，汝康叔監于侯國，亦若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之心可也。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孫永保民。成王與之相期于長久，以謂我非止爲一時計也。爲萬世子孫保民之計，商民之安危，皆係周家之利害，商民安則周家之業可以久，我之所以望于康叔者，如此其無窮，則康叔之治衛，亦當有以副商民之望也。昔者三代之王，君臣常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若曰：惟乃世王，若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以至鼎銘之類，皆欲爲子孫永世之寶，宜若其用心之私也。而其實則公也。吾子孫長享百世，則百世之民安，享于世，則于世之民

受安吾之子孫者所以安吾民也此其心之所以公也秦皇欲自一世二世至于萬世雖與三代之王所願欲者亦無以異殊不知三代之王以其身為天下之公而秦以天下為一己之私此其所以異也  
 禮樂諸酒諸梓材三篇之術足以見周家之忠厚所以治亂民如此其不苟也卒之康叔遺化及于衛柏舟之仁人凱風之孝子于施之好善後世有歌衛風而知康叔之德者則知康叔之治衛其遺風餘俗猶見于春秋之世況在當時者乎學者欲知衛國之風當知根本于此三篇之術

尚書詳解卷三十一

周書

召誥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使召公相宅因而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是時欲都于洛而卒不果遷至成王乃成武王之遺意建都于洛邑蓋取其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亦因是以遷商民于此然則洛邑既成成王果都于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于此祀清廟于此則鎬京為正都洛邑為東都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至幽王時猶都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于東都宣王以此會諸侯則成王亦于此會諸侯可知及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都于洛洛之成實始於成王也周公攝政七年復辟于成王蓋在于營洛之後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此篇先述作洛之由後述進戒成王之說使成王因營洛有所感悟召公太保之官三公之職古之所謂論道經邦于此可見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廟在豐成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故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欲建都于此而終不果遷也使召公先相宅是時周公攝政故召公先周公而往相宅者相其

高下厚薄燥濕之宜與其宗廟社稷之位召公以成王即政之始故因而進戒此召誥之所以作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肅越五日甲寅位成此作史者敘述作洛之由紀其日月歷法以月起故紀其朔望或先事而背朔或先事而背望使後世之歷有所攷也惟二月既望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也洛誥是攝政七年之事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與此篇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實同此一日也于既望後之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即鎬京也天下所尊謂之宗周成王自鎬行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文王之廟既畢則命太保先周公而相宅周公後往也越若來召公于是順成王之命而來三月惟丙午肅肅者明生之日即三月初三日也又于肅後三日戊申之日太保始至太保以三月初六日自鎬京來經十四日而後至洛既至則卜宅卜之于鬼神遷都國之大事當謀之鬼神不敢以己意也厥既得卜卜方始經營規模定其左宗廟社稷前朝後市之位又于經營之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商之頑民攻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既于戊申經營為至三日後始攻治其位以此見古人之處事必深思熟計不輕發待其規模既定而後為之言庶商者周人服其教化已久其趨事赴功不待言矣惟庶商于此亦樂于從事可以見聖賢陰有以感悟其心故下文亦言周公命庶殷庶殷不作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攻位之後五日甲寅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皆成其規模自太保卜宅至于甲寅越七日而而其位已成何古人成其事如此之速也觀文王之為登洛也經始勿忽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則召公之營洛也豈非四方之民大和會故其成之易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述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家

于甲寅之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述觀者偏歷觀之也周偏而觀新邑之所營夫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之至而已定其位周公既至不改召公之規模而述述觀何二人之謀如此之合也以此知周召二人其心同故其為謀亦不約而同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以告天立郊位于此也牛二者帝牛稷牛也祭天用特牲而後稷配天故復用一牛曰牛二越翼日戊午之日乃祭社稷其立社稷之位也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社稷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社者后土之神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稷者五穀之神后稷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先王之禮有常用少者有常用多者天神至尊故以特牲社稷人事故牛羊豕豕皆備此所以別天神與人神有多寡隆殺之異也既祭天地社稷而不祭宗廟者蓋成王在豐則告于文武之廟已畢至十二月戊辰燕祭成則亦未始不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不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于祭社稷後七日之久始以命庶商侯甸男邦伯。亦是周公計慮之深。不欲驟發也。嘗嘗如左氏傳士彌牟營成。周書以授帥之書。所以載其高車厚馬財用糧糴之數也。夫以營築工役之細事。而周公無不知其纖悉曲折。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學不務為空言。凡微細工役之賤。皆足學也。觀周公所以命庶商之意。其必曰度用若干。財用若干。某日而成。不愆于素。于此可見。待已作而始為規畫。豈周公所以處事者哉。庶商即頑民也。侯甸男服男服之邦伯。即諸侯之長也。周公以其書授之。邦伯諸侯之長。又以其書下之也。厥既命庶商。庶商于是不作。即康誥所謂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也。獨言庶商不作。而不言侯甸諸侯者。蓋難民既服。則友民可知。以商之頑民不服周家之化。而一旦能如此。自非聖人殺斯來。勸斯和之效何以能然。太保于庶商不作之後。乃以庶商之家君。出而取其幣帛。蓋諸侯之來也。必有幣帛。以為饋當周公在洛時。召公與諸侯入而見之。周公與之商度其事。既出則取幣以復入。當是時周公欲歸歸京。召公因營洛而作語以戒成王。故取諸侯所獻之幣入而與周公。使周公達之于王。因以召公所以作語之意。併達之也。拜手稽首。召公致恭盡禮。陳也。以其誠意陳于成王。與周公之前言。所以語告庶商。與其語御事之臣之意。當時諸侯皆在。而獨曰御事。託之于御事也。論召公之本意。一篇之中。皆是告成王之事。而此言告庶商御事者。蓋其意則併告庶商御事。而其事則皆成王之事。言庶商御事。則成王可知矣。先儒言成王實在洛邑。而經文但言成王在豐。太保相宅而已。又洛語篇曰。俾來以圖及獻。則成王實在洛邑。成王在新邑。乃是十二月。祭之時也。當以經文為正。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以下皆召公作語之辭也。人臣將進戒于君。不以祖宗必以天。蓋君之尊莫與為敵。苟非以其尊且畏者。發勸之。則何以感悟人主之聽。故召公于此言皇天上帝。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改厥元子。人主代天子。是為天下之長子也。前者元子之責在紂。今已改其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則命不在商而在周。惟王受命。無疆惟休。言成王所受之命。正此元子之任也。知有無窮之美者。必當有無窮之憂。憂則畏。畏則敬。不知憂畏。泰然以是美自居。則是美不可保矣。然則所謂無疆之恤。安在哉。亦曰敬而已矣。曷其奈何弗敬。言敬不可以不行。此篇之大意。只欲成王敬德而已。戒慎不視。恐懼不聞。不敢縱乎逸樂。常持不息之誠者。是乃所以為敬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厥謀在。夫知保抱。握持厥婦子。以哀顧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此言祖宗之靈。藉扶持者。不可自恃也。遐。遠也。終。久也。天之所以久遠其商之命者。以商家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佑其子孫。故其後代之王。自湯而後。如太戊武丁是也。後民後代之賢。如伊陟巫咸之流是也。能服其天命。而不替。服如服事之服。所以事天也。然則商家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又豈知其終至于紂之世。賢智之士。隱藏不出。棄病之人。顯而在位。而遂至于失其天命乎。賢者隱而不肯者用。

自然皆虛敬而無善政。夫人皆知保抱其子。維持其婦。以哀而呼天。想其無事于上天矣。當此之時。紂不知因民心之怨。而自反諸己。方且往其迷亡。謂有迷亡者。必窮極于其所往也。出必見執。謂執而殺之。使不得出也。其迷亡者。既窮其所往。其欲亡而死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身。民其以哀而告天。故天亦以其哀而於恤民天之所以眷顧佑命者。必求四方之能勉于德者。是以棄商而命周也。孰謂商家祖宗之靈。藉扶持者。有足恃乎。今成王即政之初。是雖周自后稷至文王。積功累仁。成王亦不得恃此。當求之己可也。求之己。則疾敬德可也。德者在己之德。疾敬之。則興起敏速而為之。發之以勇。而可以悠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歷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歷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言天命之眷佑者。不可以自恃也。相古先民有夏。先民者。古昔之稱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之眷禹也。迪者。開導之。從者。順從之。子愛之。保安之。皆天之所以命禹如此也。禹不以天之命己為已足。又能面稽致其天意所順。凡天意所順者。禹則向之。而不取背。稽之而不取違。及其後也。桀棄禹之所為。則天于是暨其命。又相視有商之朝。天迪格保。言天之眷湯也。既迪之。又格之。又保之。格者。極至也。皆天所以命湯如此。湯不以天之命己為已足。又能面稽致其天意所順。及其後也。紂棄湯之所為。則天子是暨其命。曰天迪從子保。曰天迪格保者。是皆天所以愛君之意。有加無已之辭。天之愛君者。無所不盡其至。而君之奉天者。不敢自恃。其至後。世于暴猶且不能守。雖謂天命于此而可恃乎。今成王即政。不可恃在天之命。亦求諸己可也。求之己。則真若無遺焉。善者。老成人。所更者。已詳。所歷者。已熟。召公恐成王有自恃自大之心。且至于輕忽老成人。則必曰無遺樂其善者。王能如此。我方敢言其能稽古人之德矣。又何況其能稽謀自天乎。古人之德。亦不過用老成人之德。而己。成王而無遺善者。豈非有稽致于古人之德乎。天之謀。亦不過與老成人之德。而己。蓋天篤生賢佐。賢者能知天命。成王無遺善者。豈非能稽謀自天乎。成王不敢自用。一用老成人之德。而蓋能合古人之德。合天之心。然則善者。其可遺之哉。道之是遠。古人是遠天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顯投于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越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之意。謂豈特祖宗之不可以自恃。天命之不可以自恃。而民情之向背。亦不可恃。有王雖小。雖在幼沖之年。其實居元子之責。此一切與周公立政。諸子王矣。同意。大能以至誠之道。而和其民。則有今日之休矣。言民之咸化。如此之速。雖然。民則易化。亦有至難而可畏者。豈可恃哉。魯險也。撫之則后。慮之則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險如此。王不敢後。言不可以緩也。即疾敬德之意也。所以不敢後者。用顯投于民。舉爾顯者。反觀自省。畏者。戒謹恐懼。惟恐失民之心也。王之所以顯投民。若如此者。以王來此。格邑。乃紹繼上帝。代天以愛民。則常躬行于此。土中故也。且曰。其作大邑。此又舉周公之言。以戒

成王若前臣名故曰且周公之意所以冀望成王者甚重。以謂作此洛邑使成王于此而配皇天于此而配上帝。于此而致治配皇天者言其君之德與天同其大也。感配于上下者。有天下者祭百神。上天下地配之。大者感也。讓其祀則幽無愧于鬼神矣。其自此土中致其父。則明不愧于人矣。惟其有以格幽明之心。則必有以感幽明之德。故為天為鬼神所祐。而其命可以有成。而無愧為民之所歸。則治民而立致休美之效。此皆周公所以期于成王如此也。使成王之心有以感乎幽而無以感乎人。不可也。有以感乎人而無以感乎幽。亦不可也。惟其合幽明為一。理則洛邑之治。成王始無所負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上文既述周公之言。此又以己意戒之王。當先治其有周御事之臣。使之比附而助我有周御事之臣。周之臣已能奉法者也。聖人當使內外無間。一視同仁。而後可。若周之臣恃功以陵商人。商之臣失勢而忌周人。則是不能和同為一。必使商御事比介周御事。無所疑忌。猶嫌于其間。節性。惟日其邁。商民之性既流蕩而不知反。欲節抑商人之性使之日進于遠大之地。然亦不可不以身率之。敬為其所。不可不敬其德。是亦率之以身矣。不可不敬者。敬所當敬。為所當為。凡人主一身之事。言動語默。非敬。孰非當為哉。召公使成王化民以身。而不以空言化民。以實而不以文具。其身正則不令而行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敬知曰。有夏服天命。惟不敬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敬知曰。有殷受天命。惟不敬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再舉夏商歷年長短。俾我成王知所監戒。我不可不監視有夏之朝。亦不可不監視有商之朝。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夏所以享國之長。吾所不知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蓋有夏所以享國之短。亦吾所不知也。歷年長短。吾所不知。則吾之所知者。惟有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其監視有商亦然。商家享國歷年之長。與乎不其延而短。皆吾所不知。則吾之所知者。亦不敬德則早墜厥命。爾召公子夏商之短長。皆以不敢知言者。何哉。天難謀。命靡常。在彼者不可必。而可必者在我也。在天者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人也。人主不能必其所必。而求必其所難必。不能知其所可知。而求知其所不可知。則治己者必略。而求于天者必詳。大事之當為者。忽焉不加意。而意外非望之福。必萌倖倖之心。故召公曰。不敢知。意欲成王專求在己之敬德而已。不敬德者墜其命。則敬德者必有歷年。可知是敬德。即歷年。而不敬德。即墜命也。求天于己可也。求天于天不可也。今王嗣繼夏商之後。而受其命。我亦當思惟此二國所以受命長短之由。若順也。繼而順其有功者。蓋夏商之賢王所以行之有功效者。成王繼而順行之可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章戒成王當謹之于其始也。王乃初服。即政之始。初服行其教化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如人之初生焉。其良心善性。未嘗不全于稟賦之初。自其初而保養之。習為善則流而為惡矣。自其習為善者。觀之。豈非哲智之命。乃以自貽。貽。予也。自者。求之在我。與孟子自求多福之意同也。人之初生者。習善則可以為善。況人主于即政之初乎。自其初而能敬德。則可以有歷年之久矣。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三者。雖天所命。其實修之者在人。人能自為哲智。則天必命之以哲。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之長矣。人不能自為哲智。則天必命之以愚。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之短矣。吉。凶。禍福。何常之有。修之在人。則應之在天。天非自為哲。為吉。凶。為歷年也。然此三者。實以哲為主。能哲則自有吉。與歷年長之理。不能哲則自有凶。與不長之理。既有吉。與凶。相對。則哲對愚。歷年對不永。可知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成王初服。政居此新邑。凡事當謹之于其初。正是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際也。王當疾敬其德。不可緩也。及其敬德之至。發而見于用者。皆德。則祈天永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甚矣性命之難言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不可以人為損益之。聽其自至焉。可也。今召公言天命可祈。則是有以致之。而至。無乃與孟子之言相戾乎。蓋哲思而得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凡人事者。受正命也。祈天永命者。亦受其正而已。記曰。大德必受命是也。然亦有仲尼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者。亦有顏子而天。伯牛而有疾者。豈非非莫之致而至乎。聖人以人合天。而不專于天。以義安命。而不專于命。此召公之祈天永命。必先之以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珍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此亦敬德之意也。召公戒之曰。王勿以小民濫用非常之故。遂敢以珍戮刑殺而治民。蓋小民其初心無有不善。一過于為非常理之事情。在可恕。未可便以刑戮為治也。其惟順理而行之。可以有功。以刑戮為治者。皆非理也。王之位在德元者。當以德倡先天下。是為德之首也。君以德倡之。則小民知所自畏。而人君之刑。自用于天下矣。夫以刑加人者。可以使人必畏。而未能使人自畏。以德率人者。不使人之必畏。而能使人之自畏。民知德自不敢犯于非義。而自畏。民自畏。則人君之利用于天下矣。此之所謂刑者。非真有刑也。德之可畏也。至于此。則王之德始顯著于天下。其與珍戮。又民者。豈可同日語哉。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饑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勸。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謂君臣之則皆當愛勤也。其曰我國家受命。大如有夏歷年之久。又當不廢有商之歷年者。君臣之間。當以此為念。欲夏商享國之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成王當以民心為天心。民心即天命。棄于民心之外。別有天命也。民心苟失。則天命不可得矣。然必以小民為言者。蓋小民人所易忽。

澤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知堯舜之不虞無告，文王發政先謀寡孤，獨是也。拜手稽首，召公于作誥之終篇，必致敬盡禮以入其言，欲成王之尊也。予小臣，謙辭也。召公自稱也。歸民，商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賢者也。友民，我周之友民也。予小臣，敢率其謙民，與乎百君子，與乎友民者，安受成王之威德而奉行之。此我人臣之職也。臣下奉行君之威德，則王終有成命，享其天命無虧也。王亦顯，則其命令不可掩也。雖然，成王既有成命矣，不可如是而遽止也。當求其所以永命焉。成命在今日，而水命在子孫，保受成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于祈天永命，則非人臣所能，在乎人君之敬德以祈天耳。我非敢勸者，召公不敢自以為功也。至此則冀望于成王之身者愈重，恐成王專以恃臣下也。然臣下固當盡臣下之職，為君者亦當盡為君之職，我但能恭敬奉幣帛以供王，慶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者在成王，而不在召公矣。此上下勤恤之意也。

### 尚書詳解卷三十三

#### 周書

##### 洛誥

此篇與前召誥之書相表裏，同是卜洛之事也。召公因周公以書戒成王為召誥之篇，周公因獻卜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為洛誥之書。周公攝政至此七年，成王年已二十矣。周公知成王年長，其君德已成，可以居君位，故復政而告歸。成王知周公不可一日去，已故堅留周公而不與其歸。何為前日成王疑周公如此，而今乃復留之，蓋今日之成王，已非昔日之成王，七年之間，周公召二公為之左右，其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不然，所以留周公之言，安能如是其切至哉。自非信周公之篤，任周公之專，何以能然。觀此篇者，不特有以見周公固以寵利居成功，明于去就之大節，平時所以格心之業，亦于是而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誥之序曰：使召公先相宅，洛誥之序承上文，故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即召誥所謂周公朝至于洛，則遂觀于新邑，營是也。召公相之，周公營之，故使來告成王以洛之吉卜。夫此篇所言者，皆周公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序特言告卜者，蓋周公之告成王者，因獻卜之事而發其端故爾。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命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某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泗水東，隰水，惟洛食，我又下澗水東，亦惟洛食，作來以圖及獻卜，先儒孔穎達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洛邑既成，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若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成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語，觀孔氏之意，則是自周公拜手稽首而下，乃周公復子明辟之日，舉前日所獻之卜對成王而言之，明此篇不在營成周之日也。予者，家人之辭，周公以叔父之尊，故稱成王為子，辟者，為君威福之權，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自此以前成王雖已即位，周公攝政，百官總已，以聽家宰，自今日以往，復子明辟，則歸政于成王矣。如往也。成王往日以幼沖之故，不敢及知天之始命，周家與乎定命于洛邑之事，營洛謂之定命者，周家定冊于郊，邠下世三十八年，八百皆于此而定，惟其成王幼不敢及知，故攝政在周公，而營洛亦在周公，胤繼也，保安也，我乃繼文武所以安天下之道，大相視洛邑東土，庶幾自此洛邑安定天下為明君之始焉，基之一字，周公合不盡之意，言明辟自此始，則其後更有無窮已之事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師，衆也，四方民大和會于此，故曰洛師。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泗水東，隰水，惟洛食，公卜此三處皆不吉，惟洛為吉，所謂三處者，河北黎水之上，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以處頑民，商民安土，重遷，故欲都河朔近商之地，黎水既不吉，則又卜澗之東，隰之西，亦欲商民稍近爾，二者又不吉，惟洛地則食之者，卜必以墨龜龜兆，順食此墨畫之處則吉，我又下澗水東，亦惟洛食，惟卜洛為吉矣。又卜者何也，此乃定下都遷頑民也。又于澗水之東別卜一處，亦惟洛食，故先儒謂上文惟洛食，即今河南城下文惟洛食，今洛陽，言周公于洛地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洛，卜宅，則卜乃召公之卜，何預于周公，周公曰：我卜者，周召二公同心，故其謀亦同，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作來，以圖及獻卜，作者，遣使來也。獻二處之圖，及二處之卜于成王，周公不敢自專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作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千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

此乃成王留周公，故拜手稽首致敬盡禮于周公，稱周公之美，以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天之休謂命我周家之美也。公能敬天之休，故相宅于洛，其作周家所以配天之休，公既定宅于洛矣，使人來示我以下之休，美常吉之兆，常久也。周家常久于此新邑，故曰恒吉，我二人共貞，既有此吉卜，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公其以我萬億年之久，常敬天之休，拜手稽首，以求教誨之言，見得成王為常久之處，而不為一時之計，不以天之休為足恃，而以敬天休者為己任，非若後世之君安于其所，僅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作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成王既拜手稽首求教誨之言。故周公教成王以往新邑舉行典禮。須當有以激勸臣下。肇始也。殷也。今王往新邑始舉盛禮。行祭祀于新邑。成秩序其禮文。所不載者而祀之。蓋非常之祀。不可以常祀論也。常祀則祀其典禮所載者。既舉盛禮。則合天下之百神皆祭之。洛邑既成之初。不比他時故也。然則洛語之書。作洛之事。及于祭祀者。觀詩之清廟。曰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成王往洛邑。諸侯來朝。助祭文王之廟。此乃往洛邑始行之事。又況國之大事。莫大于祀。而成王所以感祀上下。率宗廟者。莫切于此。故周公舉祀事以告之。予齊百工者。周公攝政。位冢宰。正百工。則當時之百官皆周公所整齊者。無一不人問其間矣。伴使也。此使百官從王于新邑。予惟曰。庶有事。周公知成王年已長。君德已成。我惟曰。庶幾成王用此百官。有善政事。今王至新邑。就行王命。曰記功之尊者。以功之次序而作元祀。因此祭祀之時。遂記其往日有功于民者。以勞定國。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祭之。先王之報功也。皆以祭祀。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見先王忠厚。不忘人之功也。惟當命。華臣曰。汝受我命。當以厚輔于我。我當大視其有功者而載之。夫已然之功。見于往日者。既有以報之。未然之功。在今日以後者。又有以冀望之。則華臣百官。莫不知所激勵矣。雖然如此。又在成王有以率之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百官皆得其正者。豈非成王自有以教之哉。欲其化下以躬行也。

孔子其朋。孔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攸灼。燄弗其絕。燄若赫。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拜。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成王自教其工。躬行以率百官者。在乎先去其朋比之心。人主用心以公。則無所朋比。小人不得乘間以進。人主之心一有所暗。至于朋比。則小人皆得以投其所欲。成王之所戒者。當以朋比為戒。言孔子者。以成王之年尚少。尤不當輕忽。故丁寧之。至于再。自此以往。朋黨之心一熾。漸至于長。則如火之燄。至于灼然而有次序。則燎原之害。不可撲滅而絕之矣。當于其微者謹之。若使得其既著。則為害滋甚。所當順其常理。及撫安天下之事。如我前日居攝之時。所用在周之百官。蓋周公當時所用之百官。無一而非常行之禮。無一而非安民之事。已有軌。則可以遵守矣。汝能如我當時所用之百官。則悉自教工之理。成王其自喻矣。往新邑。伴使。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王今率百官以往洛邑。當使之各就其僚。聯事合治者。僚也。如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是也。明作其有功。則人臣顯然。成其功。無有誣人害之者。惇厚其大成。其寬裕之德。惇其大則。處心者不在乎小。成其裕。則處心者不狹。日趨于廣大和易之地。而無褊迫狹隘之景。人臣能隨而有僚。能明作有功。能惇大成。何以自能爾哉。皆上之人有以使之。臣賢則君必明。汝亦因此而有令善之辭于後世。永無窮矣。

已者。前之言已終。更進而言之也。汝惟沖子。年雖幼。當有以終前人之事。蓋任大責重。成王不敢輕易也。汝當分別天下之邪正。人主能分別天下之邪正。則臣下不敢欺。君不能分別邪正。則臣下與民皆將為罔上之行矣。率本也。諸侯百辟。當來朝之時。汝于此須有以敬識之。惟敬則能分別真偽。識其有奉上之誠者。又當識其有不奉上之誠者。能識別其邪正。則賞罰予奪之權在我。而臣下不敢肆欺矣。于是又教之以分別邪正之理。凡奉上以多儀為尚。儀禮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須是于幣帛未將之時。有此恭敬見于幣帛者。非幣帛也。敬也。諸侯之來朝也。率圭兼幣。庭實旅百。所以為見奉上之禮物在是。而禮儀亦在是。則禮與物稱。此以誠奉上也。物在是。禮儀不在是。則謂之儀不及物。此不以誠奉上也。不以誠而奉上者。謂之不享。以其不役志于享言。不用心于奉上也。諸侯既不用心奉上。則為民者亦皆化之而不知奉上矣。是以惟事其爽侮。人主之事有所失。而臣下皆得以侮慢之。然則當如何之。亦在成王敬識之而已。

乃惟孔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萊民。非汝乃是不聽。乃時惟不永。載。篇。汝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欲歸故責望成王。言成王不可以周公已行之事自謂定矣。我當時攝政。更有事不暇行者。言行之未盡也。今汝成王往新邑。必須分取我前日所未暇為之事。一一施行之。頒分也。我教汝以輔民之常理。汝當聽而行之。民有常性。不能自立。在人君所以輔翼之。周公之告成王者。無非輔民之常理也。汝乃是不聽。乃時惟不永。載。勉也。汝若于此而不勉。則不能為長久計矣。正父。武王也。武王所為無一不出于正。如曰。啓佑後人。成以正無缺是也。汝正父武王之所為。當篤厚次序而行之。無不如此。則天下皆不敢廢汝命矣。周公之所已行者。即武王之所行。篇。汝正父。則必能如我所為矣。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故以一家之事誨之。必曰。罔不若子。又曰。茲予其明農。汝往新邑。當敬其事。所敬者何為哉。如我明農之事是也。周家農事。開闢。周公教民以農事。明以示人。如七月之詩可見。如酒誥。惟土物愛可見。汝所敬者。當如我明農之事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指民而言也。裕民之政。見于彼。使天下皆得以安生樂業。仰事俯育。則民皆歸。必無有遠而不至矣。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子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天命。和輯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程。程。不迷。文武勤教。子沖子。夙夜。誌祀。

上文既是周公復告歸。此章乃成王留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明安我沖子。周公去則成王之治不明。而身為之不安。周公在則成王明而安。公稱舉大明之德。輔佐我小子。顯揚文武之功。以上奉答天命。下以和輯四方之民。而安其衆。成王言此者。以見一人之身。有先王之界。付。有天命之難。謀。有下民之仰望。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必得周公為之羽翼。文武之功。而謂之揚者。所以顯之于天下也。謂之答者。有以仰答乎天心也。民謂之和。悅者。民有悅無以和之。則失其悅。和而使之悅者。人主也。居師者。安天下之衆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此即周公前告成王。舉稱殷禮之意也。周公使成王



舉禮祀新邑。成王乃謂此禮非周公則不能舉。周公肯留則當以我小子厚尊其大禮。稱舉秩敘其大祭祀。併與其禮文不載者。秩序祭之將禮。即殷禮也。祭祀之禮所以交神明。人主之所厚而尊之也。稱秩敘者。祀有尊卑大小之序。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此又稱述周公之德如此。惟公德之明。光輝燦燦而不可掩。故光于上。天下地。言充塞天地之間也。公雖有此盛德而施于四方。常有不已之意。孟子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此勤施之意也。惟其施之勤而不自已。故雖小而近處者。皆有程程之敬。以迎其太平之治。謂之旁則不施于四方者。勤而不自已。至于出處語默之小節。無往而不敬。此其德之盛也。與克勤小物同意如此。故能不迷。文武所勤之教。文武之德。所以施于民。為教化者。亦惟此勤。周公能勤施四方。則與文武所勤者何異。文武有是勤。而周公無以繼之。則亦迷惑而失之矣。周公以其勤而繼文武之勤。使文武之教復明于天下。豈非不迷乎。予仲子夙夜夢祀。周公如有如此之德。則可以任如此之事。我小子夫何為哉。夙夜謹其祭祀而已。以政化委之公。而以祭祀歸之己。左氏傳衛獻公使與齊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齊氏。祭則寡人。亦此意也。

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

梁輔也。迪。導也。篤。厚也。言周公之功所以輔導我之厚。無不若是。非溢美之辭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周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效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麗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欲立周公之後。伯禽于魯。故曰。予小子其退去。即君位于洛邑。立公後于魯。伯禽既立于魯。則周公當留以輔成王。不可歸也。四方迪亂。亂治也。迪。啓也。四方正在治道開端之初。尚未定于宗禮。典禮未彰著。則公之功猶未得敘。論周公之心。必使典禮盛行于天下。庶事大備。則公之心始安。未定于宗禮。則公之功豈非猶有所未備乎。此成王望之以不已之意也。周公當留迪導將助其自今日以後之事。監我士師工。士師工。即衆官也。衆官雖多。必有人為之總率。周公當留。則監視士師工者。周公也。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以為我左右前後之輔。成王之意。所以望公者。必謂宗禮欲其定。自今以後政事。我百官有所法。文武所受之民得所安。則周公方可言去。不然。則未可去爾。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公無困我。我惟無教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安定我。而我不去。我當從周公之言。而往新邑。公功肅將祇。祇。天下之人。且肅恭將大周公之功。又祇敬惟懼周公之功。言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今若舍我而去。豈非適所以困我乎。公無去以困我。我惟勿教其康事。謂我之意。致天下于大安。大寧之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更得周公為之儀型。使四方世享公之德可也。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一旦驟爾言去。則我一人將何所賴。而四方之民亦何所法哉。周公縱不為成王留。豈得不為四方而留哉。

其師。作周字先。

周公拜手稽首受成王之命。許成王之留也。遂遠成王之意。謂王命我而來以退為去。以留為來。今我來誠敬保安乃文祖之德。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功烈之考武王。而光顯之。文王之民皆受之天。故曰受命。民非周公保之。則不得其安。烈考武王之功。非周公公有以光之。則無自而顯。弘朕恭。即效公功之意也。周公前日居攝之功。皆以恭敬為之。成王以其未備也。復留公以承保文祖受命。光烈考武王。則周公之恭至此而始大。周公聞成王之命。不得不留也。自今以後。君當盡其所以為君。臣當盡其所以為臣。君盡其所以為君。則厚其常道。以待商之賢臣。治為四方之新君。以作周恭先可也。臣盡其所以為臣。則率卿大夫御事。厚前人之功。以答天下之望。為周之罕先可也。周公之意。謂君臣之間。當自以為始。君子來相視所居于洛邑。自此新邑當大厚其典常之道。以待商賢臣之有老成人者。欲成王有以安商人之心。其治為四方之新君。則天下皆于此而更始。使後世子孫言為君之恭者。必推成王為先。曰。自時中。又言為君恭敬之道。欲為後世之所尊。則其治亦當極其盛。而後可治。未至于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安得謂之恭乎。其自是土中。以致治。必使萬邦皆被其美。而無有一邦之不美。必使王之功皆成。而無一毫之虧。則治至此。可謂盛矣。予且以多子越御事。我欲盡為臣之職。則常率其多子衆大夫也。率其御事治事之臣也。厚前人之威烈。前人即闕天散宜生之徒。輔文武已有威烈。我且厚之。以答衆人之望。使後世言為臣之信者。必推尊于我。如此。則君臣兩盡其道矣。君非無信也。而恭為君德之大。人主為恭于上。而天下自平。臣非無恭也。而信為臣德之大。人臣忠信于下。則不欺其君。此恭與孚之所以異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仲來慈股。乃命事予。以租豐二亩。曰。明禱。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股乃引考。王梓股。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昭。明也。子。謂成王也。刑。法也。單。盡也。文祖。文王也。我之所以明成王之法。汝成王考之。以其盡文王之德故也。汝成王能行此法。可以為明君。周公之心與文王合。雖不必事事求合于文王。而心與之同。則其為法自與之合。所謂明子之法者。如上文所告成王者皆是也。今之所以居此土中。皆文武使我。慈股之頑民。而命我以安寧之。以此見周公之舉措。皆非周公之創。為之皆本于文武也。租。黑黍也。豐。豐也。南。中脊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以和之。使芬香調暢。曰者。命之。曰。明禱也。明。潔禱敬也。以租豐二亩。為明潔禱敬。拜手稽首。以太平之美。致享焉。予不敢宿。則遂以此。遂祭于文王。武王之廟。精意以享。謂之禱。周公之意。以攝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無非文武之遺德。餘澤。今已致政。復辭于成王矣。不敢不致告。歸功于文武。祭祀之禮。在誠不在物。謂之明禱。謂之休享。謂之子不敢宿。皆虔恭之至也。特假租豐二亩。以達其誠而已。惠。順也。敘。次敘也。汝成王自今為政。當順其正道。厚行之。使有次序。疾。患也。無使民遇于患。苦之虐政。則萬年之久。天下厭于汝之德澤。引。漸也。考。成也。商民日漸月積。漸至于成。王能使商民承奉汝之敘。汝成王惠篤敘矣。商民承奉汝之敘。精白一心。以承休德。

則不特見于一時。萬年之久長觀成朕于成王而懷歸其德矣。萬年賦于乃德者。周之民也。萬年其永觀朕于懷德者。商之頑民也。周公之心以商民為念。故分別告之。亦若召公言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與離民友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祭文王。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禘咸格。王入太室禘。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安國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則知此十二月者。即七年建亥之月也。自此以下皆史官述其事。祭歲者。次年之正月。成王即政之初。周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仲冬。祭謂之歲者。周人以是月為歲首也。宗廟用太牢常禮也。周人尚赤。故曰辟。成王欲立周公之後。命伯禽于魯。故于祭特加一牢。王命史作冊。文以告。史之官名。逸者。祝讀其冊。冊之所載者。惟告周公立其後伯禽。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者。示不專也。若祭統所謂。得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故啓之。贊亦曰。用命賞于祖。然則無功者。賞之。與乎無功而受賞者。于此得無愧于神乎。王賓。即諸侯來助祭者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待之。舉王賓。則諸侯咸在。周頌烈文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成王舉行殺牛禘祀之禮。而諸侯之助祭者。皆至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神之所在也。王入太室之中。行禘禮。禘。灌也。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尚臭。故灌以圭璋。用玉氣。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裸者。祭之始也。蓋王以圭璋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既灌。然後迎牲。則裸者。祭禮之所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未非禘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曰。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東南。所命者北面。史由右執冊命之。是祭畢。乃命伯禽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祭既畢。乃命周公。之後伯禽于魯。作冊。文使史逸語之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者。作冊。書以告神也。故曰祝。此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者。作冊。書以命伯禽也。故曰詔。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夫以七年之中。輔相成王。深三監。黜商命。營洛邑。致太平。文武所以受命于天者。至此有成。而無虧。豈非誕保乎。史官記此一段。足以見周公有大勳勞于周。而成王崇德報功之禮。亦于此而盡。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哉。

尚書詳解卷三十四

周書

多士

此篇乃洛邑既成。周公遷頑民于此。使之密遷王室。式化厥訓。故作此書以誘掖之。昔者周公初基作新邑之時。四方民大和會。而庶商亦常預力役之事。周公亦嘗作書以命商庶矣。豈有頑民未服。則不能供力役之事哉。周公知其心未純于向周。而舊染之俗未盡除也。故于多士之篇。而開之以至公無私之見。蓋商民所以未盡服者。正以未知天命之所在。徒以私情之故。念商家之舊。人惟有一心。不在此則在于彼。商民既念商。則自然不知有周。商民既溺于私情。則自然不知有殷興之公理。多士之篇。多言天者。蓋示之以殷興之公理。而俟商民之心。使之不溺于淺狹之私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詰作多士。

成周即洛陽下都也。前此庶商不居于營洛之日。其室家未遷。周公于復辟之明年。即遷民于洛邑。蓋商民居商之故地。染商之餘俗。故念在商。周公遷于洛。變易商民之觀聽。使之密遷王室之教化。庶幾可以轉移其習俗。周公以王命詰。想當時周公導達王之德意志。庶使商民知成王寬恩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情。相通無間矣。然謂之多士。而序書謂頑民何也。蓋書謂多士。見周家之忠厚。不以頑待商。

序書謂頑民乃孔子直書商人之心。既不知天命廢興之理。懷疑而不服。豈非頑乎。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是天下降喪于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良。

作史者記其時。惟周公復政之明年三月。遂于新邑洛以告商王之多士。周公之營此洛邑。正爲商民設也。復政之明年。曾不踰時。而遂遷殷民。蓋莫急于此也。王若曰。周公稱王命以告之也。爾商家所遺之多士。弗弔者。言不爲天所憫弔。成王慰撫勞來之辭。曼者。憫也。曼天大降下此喪亡之禍于汝商家。故我有周受上天眷佑之命。將奉上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爾謂之天威者。皆是賞善罰惡無私者也。王罰即天威也。我周家何嘗容心于其間哉。將之而已。致之而已。惟將天威。致王罰。勅正商家之命而黜之。以終上帝之事。上帝雖有此心。奉行而終其事者。人主也。肆爾多士。再呼多士而告。弋取也。如射者之弋。有意乎取之者。弋也。我周家何嘗用心要取商命。小國謙辭也。周爲諸侯時。百里之地。故爲小國。惟天不與商家。信無有保固其亂者。紂既爲暴亂。天道自有福善禍淫之命。豈有保固其暴亂之理。天既不固紂之亂。則必有以弔我。若非天之弔。我何敢求天位哉。惟帝不畀。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帝不畀。非我有心以求之也。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良。惟周家爲下民之所秉爲。秉心以爲上也。民既秉心以爲上。豈非天之明良。有以佑我周家乎。周公深見天命無私之理。故以此釋商民之疑情。然則天命高遠。周公奚自而知之。卽人心而知之。紂之惡。至于失人心。卽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于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商民不知。將謂周家故意取商之命。故周公大率以天意告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則惟帝降格。備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咸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惟祀。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又舉夏商之興亡事之已驗者告之。我聞曰。上帝之子有夏也。未嘗不開導之。使之趨于安逸之地。人主得民心。得天心。則天命長享。子孫長保。豈非安乎。上天雖以逸導之。而有夏之君不能適逸。適之也。不之于安逸之地。而乃自爲危亡之行。則惟帝降格。降格者。下災異以譴告之。使之知所悔悟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之。此天有意于嚮之也。天意雖嚮有夏。而有夏之君如桀者。不能用帝之命。大爲淫禍。失惡聲之著。至有辭。以聞于世。則天子是無所念。無所聞。念聞者。棄絕之也。天既廢絕之。而不念聞之。則廢其大命。而降致罰于桀矣。乃命爾先祖。咸湯革夏之命。天命何常之有。夏既不用天命。則天命移而在成湯。俊民者。賢人也。甸。治也。湯用賢人以治四方者。乃所以順天也。天佑生賢。佐爾後。所以尊上帝。自成湯以至帝乙。賢聖之君。無不以明德惟祀爲主。明德者。君德之大也。惟其明德。故祭祀之禮。常致其虔敬。心無時而不存也。亦惟天大立保。又于有商。商之治安者。皆天建也。天建保。又于商。而商王又能不敢失天之心。無不配天。其德澤之達于民者。與天同其大。此見天人交相。

與也。卽夏商之興亡以觀之。商亡而周興。奚獨不然。在今後嗣王。罔罔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勳業。既淫厥伙。罔罔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者。茲大戾。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邦。罔非有辭于罰。嗣王指封也。後嗣王不明于天道。言其顛倒迷謬之甚也。于天之理。既不能明。況能知先世勳勞王家而聽念之乎。不聽念之。則是忘其先王之功業。謂商家積累之王業也。大爲失失之事。更不知有天之顯道與民之可敬也。人主知天顯民祗。則不敢有過舉。既淫厥伙。則是與天顯民祗者相反矣。奚暇顧之哉。惟時上帝見紂之所爲若此。不安于紂。遂降此喪亡。蓋不明厥德。天之所不與也。豈特于商紂爲然。卽天理人事推之。莫不皆然。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爲天所罰者。皆有惡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暨承帝事。有命曰。爾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勗。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商王之不明厥德。如彼。故周王起而繼之。我周王大能善承上帝之事。爲人君者。在于承天意以從事。我文武善承上帝。故上帝有命以命我曰。爾絕殷命。以勅正殷之事。而告于帝。言終帝之事也。惟我事惟我周家之事也。惟我周家之事。更無他往。一心以順天也。爾殷之王家。惟我適。一心以從周也。人惟有一心。于其所當然者。不能從。則是有二心也。我周家不順天命。商之王家不從周。皆是二適也。爾王家既適矣。而管蔡商奄之變。爾商人猶有不從我周家。我其曰。惟爾大爲無法度之事。我何會生事。好變動。必欲爾商皆自爾都邑。先爲之。其過皆爾之自取。而非于我也。予亦惟念天意。就其大罪者。誅之。爲首惡渠魁。若管蔡武庚是也。正者。繩治也。既誅其首惡。則其餘者。不盡治之。商民未盡知成王之意。將謂成王。忿其不服之故。必行誅戮于己。故周公直告之以安反側之情。誅其首惡而赦其餘。此聖人忠厚之意也。亦天之意也。我之所以罰商者。非我也。天也。我之所以赦汝者。非我也。亦天也。聖人之心。勗與天合。故無往而非天之心也。

王曰。飲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事。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肆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再以天命開商人之心。飲道也。以道告爾多士。我于此時。遷居爾于西。西卽洛邑也。自商邦而來。洛土在西。故曰西。商民安土重遷。事不謂成王。有以勞苦之。此特未知天意。爾天之意。欲爾商民化惡爲善。故不使居舊染之地。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者。好爲此變動。不務康事也。實天命如此。爾不可違。朕不敢有後言。天命既如此。我周卽當承天意。豈敢後時而不從天。爾商之多士。倘知天命。卽當無怨我。惟爾知。惟爾先人有册。有典。此又卽商家故事告之。商家之故事。載之典册者。惟爾知之。商之所以革夏者。何異于我周之革商也。今爾又有言曰。夏之多士。有罔于道者。商王簡拔其大者。置之王庭之上。其小者。服事于百僚之列。雖是汝有此言。然我周當聽用德而已。爾若有德。我何敢不用。爾若無德。我

其小者服事于百僚之列。雖是汝有此言。然我周當聽用德而已。爾若有德。我何敢不用。爾若無德。我

何敢強用。大抵商士所言者皆是私情，周公所言者皆是天理。我一人惟德是用，則何敢不求爾于天。邑商于此可以見周公雖是勞來商民有不忍之意，亦未嘗有姑息之政，苟徒知商民之可憐而至于姑息，不擇其實不肯而皆錄用之，則有害于公理矣。予惟率其於爾，我惟是循周家之故事行之，於爾汝故有以教汝，非我之罪也。天命也。夫以人主之尊，其與下民勢甚遠絕，難以不善行之。民誰敢以爲怨，誰敢歸罪于上，況以善行之，則其不敢怨，不敢歸咎者，亦理之常也。周公必相與言曰：無我怨曰非予罪，其至誠惻怛之意，不務以勢臨其民，而惟務有以感其心，此周家之所以爲忠厚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又言我所以遷汝者，正所以教汝也。昔我來自奄，誅誅三監，滅淮夷之時也。奄最後伐，故曰來自奄。民之命在乎君，黜爾管蔡，商奄之君，是降四國民命也。降四國民命者，非我私意也。天罰也。我特顯明而致行之，爾移爾遐遜，遠也。移爾于洛邑，正欲使爾遠去惡習，轉頑爲善，親比于我，服事于我，宗師于我，周家多遜之風，周之民濟濟相遜，遷汝于此，使爾漸染亦爲多遜也。

王曰：告爾般多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故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事，爾止，爾克敬天，惟界於爾，爾不克敬，爾不備，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感言，爾故居。

此章尤見周公開心見誠，示人以生生之路，使知所慕，知所畏。汝商民自武庚變亂之後，皆疑我周家有殺汝之心，周公雖然告之曰：予惟不爾殺，既不殺，所以命令至于再三，申重以告汝，時命有申，與隨風靡之意，爾等不己之意，見于命令如此，今我所以作此大邑于洛者，其說有二：一則爾四方之朝聘貢賦者，無以資待之，故遷于洛，所以取其遠近道里之均，一則惟爾多士服事奔走，以臣我爲多遜之風，汝之意勿以爲疑也。爾于此洛邑，庶幾有土者分之，以土田也。庶幾安事其事，安事其居，幹止是也。相與爲子孫無窮之計，爾克敬天，惟界於爾，洛邑之遷，乃天命也。爾能敬奉天命，是順天者也。天心界汝於洛，而爾不能敬，則是違天者也。違天則不特不能有其土而已，予亦致天之罰于爾之身，必有以戮殺汝，則天界於之，不敬則予致天罰，君即天也。周公至此既示之以所慕，又示之以所畏，今爾惟時宅爾邑，則安其心于此，繼爾居，則常其居于此，爾其有所事于此，有年長久于此，至于爾之子孫興起而振作，亦惟從爾遷居之故，則遷之利非一端而足，可以爲終身之計，可以爲子孫無窮之計，爾何爲而不遵哉。周公所以勸勉之詞至此極矣。王曰：又曰：者，不能已之辭也。時予，爾當是我之言，乃感言，爾故居，我所以有言者，非爲他人，皆爲爾安居之故。此篇乃商民始遷之日，周公恐其有遺途之苦，跋涉之勞，舊土之思，不能無勸，故其言尤詳。

### 尚書詳解卷三十五

#### 周書

##### 無逸

昔者三代之王，以天下爲艱難，後世之昏主，以天下爲逸樂，惟其以天下爲艱難，故無事之時，常爲有事之慮，惟其以天下爲逸樂，故安其危，利其富，樂其所以亡，然則人主以至尊備天下之奉，獨不可一日肆其樂乎。曰：艱難之中自有樂也，所謂無逸者，豈必疲精神，投智慮，營居決事，衛士傳餐，如後世之君，然後謂之艱難哉。其心未始一日而忘乎民者，是乃所以爲無逸也。成王當幼沖之年，享文武積累之業，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勞也，故作此篇以爲戒。雖然，其亦有周之家法也。七月之詩，王業之艱難，皆本于農事，而無逸之書，又推及于稼穡小人，成王之所謂無逸者，亦惟知此而已。

周公作無逸。

序書之體，有總一篇之意者，若武王伐商，往伐歸，識其政事之類是也。有舉其所因者，若成王在登，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是也。有直書其事而意自顯者，若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周，公作無逸是也。古之大臣，所以事君之業，其在此乎。人主之心，知所以無逸，則必明，明則萬物無不灼，見人主之心，專在于逸，則必昏，昏則天下萬事皆蔽而莫之見，此乃周公極本窮原之意也。民生在勤。

勤則不匿戶，不蠶，流水不腐，豈特中才之士當知是哉。惟而廣之，遂之，兢兢此心也。天之行健，此心也。極而下之，學者而知此，則為智賢為君子。不知此，則為愚為不肖為小人。伯益戒舜，罔游于逸，一句而已。周公作為一筭，蓋事聖君與中才之主不同，故其言亦有詳略。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諶，既諶，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也。

嗚呼！先嘆而後言也。所者與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動，勤于其所當勤者所也。勤于其所不當勤者非所也。堯舜之兢兢，禹之勤于邦，湯之坐以待旦，勞求俊查，文王之不暇食，用成和萬民，凡天下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欲周知之。此勤其所勤也。跖之華華為利，紂之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凡力行之無度，與乎召敵讐而不息者，勤其所不當勤也。故曰：君子所其無逸，艱難乃逸者，非我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知以艱難為逸，不當知以逸為逸也。小人之春耕夏耘，落體塗足，仰有以事，俯有以育，有食箱之盈，有雞豚之享，不然，徒事于末作，乘農畝而貪博，非飲酒之樂，飢寒切身，樂歲終身苦，則逸者果非逸而艱難者真逸也。小人之依者，若寒者依其衣，飢者依其食之類，人君惟是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民生之所依賴者，必有以知之，不違農時，不奪民力，不重斂民財矣。若未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小人之所依賴者何緣知之，必至于違農時，奪民力，斂民財，無所不至。故周公必戒之以先知，而後繼之以則知，能推食與人者，必嘗飢者也。與之車而不乘者，不畏徒步者也。凡天下事，必須經歷而後知，管公子不十九年在外，則不足以強其國，宣帝不在閭閻，則不足以維其名實，亦此意也。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此又即小民之事以為喻，小大雖曰不同，人情一也。相視小人之家，其父母勸勞稼穡艱難，幸苦以立門戶，乃忽有不肖之子，不知衣食之所從來，不親歷稼穡之艱難，徒為放逸之事，如今人之博奕飲酒游手無職業之輩也。為戲侮之言，如今人市井之習，浮言鄙語，以相戲狎是也。為妄誕之言，如今人自尊自大，輕忽不遜是也。逸也，諶也，諶皆是惡習，惟土物愛者厥心必誠，不知艱難者，其習必流于惡，否不然也。又不然則侮慢其父母，以父母為古昔之人，無所聞知，是不尊父母之訓誨也。此皆小民之家不肖之子弟也。此等又何足言，而周公舉以告成王者，欲使成王警悟，民有不肖之子，不知艱難，其惡至于此，苟成王為文武子孫，不念文武積累之勞，其惡當如何哉。觀此一段，又有以見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至于文武周公，無不于農事上講究，故稼穡艱難，小人之依，與乎民情之善惡無不一知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周公推而下之，極于小人之情，欲使成王即小以觀大也。周公又推而上之，及于商家之三宗，欲使成王致古以驗今也。我聞諸古人曰：昔商家之中宗太戊也，曰：嚴曰：恭者敬之見于貌也，曰：白曰：畏者敬之見于心也。此四者所以形容其敬，惟其敬之至者，無一而不與天理合，天命自度者，以天命之理自

為法度。凡身之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推以治民，則亦存誠懼之心，無害者不慮，無害者不敢侮，皆治民之祗懼也。既存祗懼之心，則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一民不蒙其利，倘有荒忽安寧者，中宗所以體上天理，下勤民事者，皆自夫嚴恭寅畏者發之，曰：自度曰：祗懼，不敢荒寧，即嚴恭寅畏之形見也。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經曰：惟天降下民，與厥義，降年有永，有永，非天命民中絕命人生，稟賦之初，命未嘗不全具，惟夫人自戕賊，則息其所以為生之理，故為乖氣，為疾病，為夭死，惟能全其所以為生之理，則順受其正，故為和氣，為康寧，為壽，在夫人所以取之如何耳。孔子曰：仁者壽，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壽，此中宗之享國所以如是之永也。

其在高宗時，獲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中宗之嚴恭寅畏，出于天性，高宗之不致荒寧，本于有所因，當其久勞于外之時，爰及小人同處，意者小乙使之居于外，俾之涉歷艱難也，及其起而即君位也，乃或亮陰，三年居小乙之喪，信任冢宰，默然無言，夫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于不言之中，所以涵養之者深矣，是故有所不言則已，一有言焉，而天下皆大和，謂學傳說也，雖其言乃雍，而猶且不敢荒寧，常人之情，于言乃雍之後，未必不自息，而高宗之心，不敢荒寧，愈生不足之心，故能嘉靖殷邦，嘉善也，靖安也，商邦不特安靜之而已，又且皆歸于善，至于小大無有怨怒其上者，民不怨其上，則人人得其所欲也，故高宗之享國有五十有九年之永，然則高宗歷年之久者，豈非因艱難而得之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先儒孔安國謂湯孫，太甲伊尹放諸桐，鄭康成云：祖甲武丁之子，帝甲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若以世次先後言之，則鄭之說為正，若以德之優劣享年之多寡為次第，則孔之說為正，二說未知孰是，若據孔氏之說，則太甲初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是為王而不義，反為小人之行者也，及其處桐宮之後，動心忍性，痛自懲創，深能改悔，起而即位，遂知小人之所依，小人所依者，謂依于衣食也，太甲不因桐宮之悔，無由知小人之依，蓋操心之危者，遂艱難困頓之餘，皆所以益其智也，既知小人之依，自能保惠庶民而安之，庶庶民而順之，雖操莽之微，亦不敢侮矣，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祖甲所以歷年之長者，亦自夫艱難能知小人之依者得之，人主于天下，延年益壽之術，本于吾身如此，彼泰皇漢武，好神仙，擢方士，服藥以求長年，天下安有此理哉，然而或七十有五年，或五十有九年，或三十有三年，或者即位之年，已有老少未可知，所謂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年者，據在位之年言之也，然則壽夭數也，顏子之賢而早亡，則壽其可必乎，曰：有德者壽，命必長，無德者壽，命必夭，其有賢而夭者，亦不幸而已矣，君子當順受其正，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商家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君多矣而周公特舉其三宗者是有三等也中宗生而知者也高宗學而知者也祖甲困而知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是以皆有歷年之久舉此三等以為成王戒既以壽命之長者告之又以受命之短者警之自時厥後是自三宗承其後而立者生于深宮長于婦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生則逸既生而逸則稼穡之艱難其心有所不知小人之勞耳有所不聞心不用于此則用于彼不在于憂勤則必在于逸樂所以惟耽樂是從遂于聲色玩于遊畋良心既已陷溺是以自時厥後亦無有受命之長者或十年而止或七八年而止或五六年而止或三四年而止由此觀之安妥為鳩毒聲色為戕身之斧斤逸樂為終身之陷阱其驗如此周公既舉三宗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者告成王疑若可以已矣又以後王逸樂而短命者告之何哉人主之心逸樂其所好也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苟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矣為而逸樂哉艱難其所惡也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苟以逸樂而促壽命之短矣為而不艱難哉周公之言蓋警常情之所好惡而示之以其所甚好惡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以前代之事告之矣其近者莫若我周之家法故又舉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何其次第如此明白太王王季獨非爾成王之祖乎抑者降下其心不敢驕也畏者敬存于心不敢忽也想其抑畏之心豈復有逸樂之事乎克自抑畏者是其謙沖退託戒謹恐懼出于本心之誠非有使之而然如自強不息非有以強之也惟太王王季家法如此故以心傳心文王之心即太王王季之心所謂卑服所謂柔恭皆其抑畏之形于用也人情自尊必忽人于己者必當于人文王于衣服之間不事華侈而致其卑則所仰者必安民之事養民之事也文王既于柔而微恭而德則其所從事者必惟小民之事懷保之必惟鰥寡鰥寡之侈于衣服者必厚斂以傷民卑服者無心于侈麗也曰功者稼穡之功也柔而微柔德之美者非柔儒以為柔恭而德恭德之美者非足恭以為恭微柔德恭即謙沖之意自早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戾矣猶且不遑暇食惟務所以成和萬民文王以天下為一身以解寡孤獨為苦之四體民之不和若所憂也而食之不暇文王何容心哉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又所以躬率庶邦也蒐田以時一發五種皆禮之所不得不舉外此而末嘗以遊田為樂也文王所以如此何也要使庶邦之貢賦以正供奉不欲以庶邦貢賦為吾遊田逸樂之用也文王當時為西方諸侯之長故諸國貢賦皆上于文王惟正之供則所用者宗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而已文王一身全在憂勤之地不在逸樂之中自常情言之疲精神役智慮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若不可以長久文王自受命申身以來享國有五十年之久何哉艱難之中自有逸樂者存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之時安有急

追之態中身者文王四十七受命而即位為諸侯也文王世譜曰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受命可知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隕于酒德哉

周公既言商三宗周文王以為戒矣又嘆而言曰繼自今嗣王不特成王當知所戒繼嗣成王之後而為王者亦當知此周公所慮之遠不止為成王言也淫過也觀謂非常觀也逸豫也遊遊也田獵也四者皆不可過蓋觀逸遊田人君亦未嘗無特不可驗其則爾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車馬之費欣然有喜則亦何害為觀逸遊田哉左氏傳曰君非民事不舉苟觀逸遊田而不出于民事皆過者也以萬民惟正之供民之所以樂輸貢賦于上豈為人君觀逸遊田之具哉所以供天子郊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耳使萬民惟以正供則非正者不敢以勞民也前言庶邦文王為西伯統率諸侯故也此言萬民則合天下而言也無皇曰今日耽樂無敢自暇曰今日耽樂而明日不耽樂夫以一日之暫樂若無害也而周公亦禁以為不可者蓋此心不可斯須而忘此心斯須而忘則是放其心自此以後不可收拾矣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終必至于長惡知操難之不可請待來年終必不能遷善故夫一日之暫樂在衆人以爲無害在君子觀之下已不順乎民而非民攸訓上已不順乎天而非天攸若既不順乎民又不順乎天是人也已大有愆過矣夫一日之耽樂其害遂至于不順天而積過于一身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修業者汲汲則可悠悠則不可也商王受所以迷亂其性以沈湎于酒為德者其原亦在今日之耽樂耳成王當知紂開一日之樂遂至于長惡而為迷亂隕于酒德周公防微杜漸則不可不絕其逸樂之原古人責難于君其嚴若此後世若賈山之于文帝其謂惟陛下所幸馬周之于太宗其謂迷至還期關人主一線路豈事君之法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有訓告督保惠督教誨民無或背譁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又設此兩等入以為訓一等人是君臣相正邪說不能亂一等人是為邪說所亂者我聞古之人君明臣良矣尚且相為訓誥為保惠為教誨訓誥者教之以事也保惠者安而順之將順其美也教誨者教之以道也皆有送相之意臣言之君能受之此送相也惟君臣相正于其上則民自然無所惑于下矣譁張誰也幻惑也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以邪為正者譁張為幻也此等人惟是人君耽于逸樂故譁張為幻之說始得以投其隙有戰國奸利名之君則申韓之說易人有漢武好神仙則方士之說易入此理之必然也人君心術一正則邪說安能亂之哉此厥不聽此古人之事也苟為不聽古人之事而好為逸豫君子既退則小人必進人乃訓之小人之邪說也邪說進則必至于變亂先王之正法或大小無所不紛更法令既不合乎人情則民亦不順之否不順也否則厥心違怨若其怨于心也否則厥口詛祝形其怨于言也心有所違怨則口必有所詛祝以言告神為詛詛神加殃曰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在四人迪哲厥威告之曰小人怨汝言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曰朕之極允若時不愆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言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無辜怨有同是蓋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又設此兩等以為訓一等乃迪哲之王因怨言而責己者也一等乃因怨言而責人者也又嘆而言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迪哲知而行之哲者知人者也四人者不以哲而知人而以哲自知以哲自知則能內觀自省責己而不責人也且前乎商者非無虞夏之君周公以其遠之可信未若近之可信也故取商周以為鑒然言商三宗而不及湯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何哉蓋周公之意謂湯武為創業之主其艱難固不必言三宗之王乃當無事之世能憂勤者也成王常持盈守成之日故舉此四人而不及湯武也惟此四人迪哲厥威有人告之曰小人怨汝言汝恨而責之也此四人者因其為言則大自敬其德必自反曰我必不忠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怨言何從而至哉其過則引以歸己曰朕之愆信如是則不愆不敢含怒言于聞過也夫衆人聞怨言之辭則必含蓄其怒有不平之色至不敢含怒者已知所以容人則其過人亦遠矣至不愆不敢含怒則不特容而已凡怨言之言皆己之所樂聞美愛之狀不如惡我之樂石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孟子以為必自反者即此意也然則此四人者豈有怨言之哉周公即其迪哲之心推之苟有怨言此四人者必若此自反也此厥不聽謂不應此迪哲之王所為也人乃或譎張為幻以虛言邪說告其上曰小人怨汝言汝遂信而受之不知責己而徒歸怨于人苟若是則不念其為君之道有容乃大者君道也既不能容人即不念為君之道不能寬綽其心淺狹褊隘移其所自反者而責諸人遂至于無罪者亂罰之無辜者殺之將以止怨而不知其怨愈甚怨有同者言人心雖異而其為怨則同彙聚也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其原則自誇張為幻之言有以惑之入主不好逸樂則誇張之言何自而入哉且無逸一書戒逸樂事也前說三宗文王受命之長短後說聽言之善與不善因言而自反與不知自反何哉曰此皆所以為逸樂戒也人主苟憂勤則心平氣定而一身和邪說不進下無怨言祝訓則天下和一身和天下又和此壽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壅礙而一身失和邪說易進小人怨言殺戮無辜而天下亦失其和此壽命所以短也周公推言人主之警下及于小人怨言之情亦可謂親切矣古之王者兢兢業業上而王言之大王心之一使百姓咸頌其美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使皇極之民皆稱其德咸召和氣以享歷年之久豈無自而然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自君子所其無逸至是蓋于厥身皆嗣王之所監也豈特成王當監即千百世下之人君亦不可不監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六

周書

君爽

此篇乃召公欲退而周公留之故作此書也二公輔相成王營洛邑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功亦成矣二公之心皆欲去矣周公既為成王所留召公不欲周公之留也是以有不悅之意然則以周公之留為是則召公之不悅得無忽然忘情于君乎以召公之不悅為是則周公之復留得無貪祿固位乎據此二公之心各有所向功成身退者人臣之常道此召公之志也與周家相為無窮者宗臣之深憂此周公之志也周召乃同心一體之人周固不可無召而召亦不可無周周公既為成王留則召公安得猶退洛語之書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君爽之書乃周公留召公之辭古之大臣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視天命之無常皆以為切己之事故此篇多言天命之不足恃惟在得人以繼持之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爽師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者慎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者也師保皆三公之官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是也保次于師而此序云召公為保先于周公者蓋此篇為留召公而作故也相成王為左右左以佐之右以佑之觀成王之初即位也本中材庸主管蔡流言之視周公幾不免則其資案可

知矣。及其後也，信任周公，而不忍周公之去已，是非師保之職，朝夕納誨，涵養成就，何以至是哉。及其功既成，而召公起勇退之心，為召公之計，則得矣。為成王為周家計，則未也。故周公因其不悅而作君

之責，挽召公留欲與之共圖周家之政，至于水永無窮而後已。卒之召公相成王，及成王周公已歿之後，至康王之時，猶未忍去，其亦有成于周公之言也。

周公若曰：君視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廢，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業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事于上帝，弗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遠，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遺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于小子，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周公若曰：君視君者尊之也，視者名之也，既尊之曰君，又以名呼之，何也？古人質樸誠實，無所隱諱，況于同列之相親朋友之相與者乎？同列而稱其名，若此君視是也，朋友而稱其名，若曾子之責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有深情厚貌，懷疑厭諛，此風不復見矣。弗弔，天降喪于殷，弔，憫也。商不為天

所憫，是以降其喪亡之禍于商，商既墜其命，而周受之矣。周公言之，若有惻然之意，蓋聖賢初心，本不欲利商家之天下，商之墜命，豈周之所欲哉。一天命也，商既墜而不可保，我周雖已受之，其敢長保乎。其基業至于永休，而為天所輔，其或出于不祥，皆我所不敢知也。其不敢知者，以見天道之難測也。基業也，永長也，孚，信也，休，美也，若順也，果，輔也，忱，誠也，周之基業長，信有休美以順天，而為天所輔，其誠

此得天命者也。其終或至于不善，為天所棄絕，此失天命者也。周公皆以為不敢知者，蓋天道高遠，不敢預知，既不敢知天，則所知者人事而已。蓋人事者雖不求于天，而天自不敢違人事之不盡，而汲汲于知天者，雖求于天，而天愈不可測。古之聖人，即求天子已者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此周公舉召公往日之言而證之也。周公之意，若曰：基之永孚于休，歟，抑亦出于不祥，歟，皆不敢知。往自召公已有言曰：是在我，而不在天矣。召公已有時我之言，亦不敢以天命之既得為安，遂至于不念天威之可畏，不察

民之有過，蓋安于天命而不修人事者，必不能長念天道之可畏，亦不能察民之有過。召公既知天命之可畏，而遂念之者，常常存畏敬之心，知民之有尤過，愆違者，當化惡為善，去乖爭為和睦，我不敢以事于天命之故，遂至于不念天威，不察民過，則周公知天命之在我，而不在天，能畏天威，能察民過矣。故曰：惟人惟人者，在于人事之當修，不必求之天可也。後嗣之子孫，不能恭承天地，過絕佚失，前人之

光，我已退老而家居，則何山而知之。天命不易，言其天命不可輕易，既曰不易，又曰難諶，以見其難諶而不可測度也。天命難信如此，至于隕墜厥命，而不能以經久歷年，抑誰之過，雖是後嗣之子孫，不恭上下，過絕前人，尤之失，其實大臣之退老而不任其責，所以至此也。周公言及于此，見天命之無常，全在人，則輔相成王以祈天永命，周召安得而辭哉。繼也，繼前人文武之志，恭承其明德者，正在我小子。且周公自任之辭也，我小子其任甚重，然非德則有正人之道，亦在乎行前人之光，則以施諸沖子，言以文武之明德，開悟成王之德也。上一句乃周公自任之辭，下一句乃周公不敢自居之辭，以前

人之德而行于己，則必當以是自任，以前人之德施諸君，則不敢以是自居。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事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更端而言之也。天不可信，我道惟事王德，延者，中上文之意也。上文既以天命不易，必迪前人

光施于沖子，此又言天不可信，我惟遵行武王之德，使國家延長，則天終不用釋廢文王所受之命矣。天命自文王而始，受武王之德，則不替文王之受命，此言惟德可以得天，以周公之聖，豈不知天命，既曰不敢知，又曰不易，又曰難諶，又曰不可信，此知古人不以在彼者為天，而以在己者為天，捨一己而外求天，皆為不知天也。皆僥倖之私情，而非躬行之實理也。

公曰：君視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成王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保衡，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則周公歷敘有商之賢臣能成其功業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天命而有天下，當是時則有伊尹者，輔相成湯，其治功至于格天，言與天無間矣。莫大于天，人臣輔相之功，至于與天同其大，則是無一夫不被其澤，無一民不蒙其澤也。在太甲是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者官名，即伊尹也。亦曰阿衡，天下之所倚以安平也。故曰保衡。太甲之孫也，是時則有伊陟、臣扈、伊陟、伊尹子，經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在湯時，已有是人，疑至臣扈是也。太戊時，尙在，可謂累朝之元老也。伊陟、臣扈二人相太戊，其功至于與帝為一，天即帝，帝即天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變其文爾。言保衡之于太甲，伊陟、臣扈之于太戊，其可以幾于伊尹之相湯，成王又王家，成亦太戊之臣，經曰：伊陟贊于成是也。又治也。治王家之事，特能修其在人之職而已。未至于格上帝也。在祖乙時，則有若保衡，伊陟、臣扈之子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甘盤即高宗舊學之臣也。明此二人者，不及伊尹、保衡、伊陟、臣扈，故不言格天格帝之功。高宗後得傳說，此不言傳說者，推本而言之。高宗後來所以恭默思道，亦皆舊學之時，甘盤之功居多。周公舉此四人者，其德有大小，功亦有淺深，皆能成其輔相之業，陳列也。皆循此為臣之道，其功陳列于前，安治商家，故使商家之禮升，至配天為天子者，配天者也。商家子孫長有天下，以祀天，故曰陟配天。歷年之久，周公舉以告召公，欲挽留召公，使之以商家賢臣為法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賢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德，小臣屏侯，何，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字。

商家之明君賢臣相與圖治，有以成格乎天，故上天佑之，為生賢者之多，純，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實于其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有人焉，則賢者則虛，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賢良，曰：帝贊而顯俊，所以尊上帝，則賢者之生，豈非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見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內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則無不秉其德，以明其愛國之事，不敢暇逸，以盡其職之所當為者，求德明德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則無不藩屏于侯，何之服，武夫糾糾，糾糾為王之衛者，屏侯何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字。

商家之明君賢臣相與圖治，有以成格乎天，故上天佑之，為生賢者之多，純，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實于其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有人焉，則賢者則虛，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賢良，曰：帝贊而顯俊，所以尊上帝，則賢者之生，豈非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見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內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則無不秉其德，以明其愛國之事，不敢暇逸，以盡其職之所當為者，求德明德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則無不藩屏于侯，何之服，武夫糾糾，糾糾為王之衛者，屏侯何



也若在下而奔走侍御，僕從，趨馬之人也，則亦無不惟德之是舉，以又治其君之事，惟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之臣，各盡其職，各任其事，故一人在上，無事則已，苟有事于四方，則惟動不應，後志四方之民，信其上，如下，然若君民之相孚，本于大臣輔相之業，所以至此，夫以商之臣，如七人者，其功直至于上，得乎天下，得乎賢，其盛若此，則周之治，苟未至于商，召公其可退乎。

公曰：君視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成，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周公既說商賈臣勳業如此，再言商家享國長知在于人事，而不在乎天，平者謂下能和平其民也，格者謂上能感格乎天者也，能和平其民，能感格乎天，享國歷年必久，故曰天壽平格，此即求福不問于祿，悅德之意也，平格即壽，非平格之外，別有天壽也，商之君臣能平格，則天壽之天，保又安治有商，其後之嗣王如紂者，不能平格，則不為天所壽，不為天所安治，故天滅之以威，興亡之效全在人事，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固，堅也，永，長也，汝若能為長遠之慮，不為目前之計，不安于小成，不止于僥足，即永念也，能永念，則天命有隆，勿替其治，將潤色顯飾，榮然于我新造之邦，周家對商而言之，文武受命，未久，故曰新造邦，周公以永念者，期召公則其所慮亦深且遠矣。

公曰：君視在昔上帝，勅申勅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惟叔有若，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前既歷舉商家得人之盛矣，此又舉周家文武所以得人之盛，制，裁正也，申，重復也，勳，勉勞也，寧，王即武王也，武王本有德矣，天又從而裁正之，重復而勳勉之，此與武教用休陰誘其衷同意，武王之德所以極其盛而無有踰越者，皆上帝勅申勅之也，故能集有天下之大命于其身，周公先言武王者，蓋欲言文王之德，則必舉武王，武王所以能集天命于其身者，豈無自而然哉，蓋本于文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修者，因其壞而修治之也，和者，因其乖而和之也，紂在上，三綱五常既壞，而人亦為之不和矣，文王庶幾能修和有夏，雖文王之責，而實不敢自以為功，但庶幾而已，當此時，文王惟得此五人者為之助，號叔也，罔天也，散宜生也，泰顛也，南宮括也，不言呂望以見言兵者，非文王之本心也，文王有此五人為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故能成修和之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文王茂德降于國人，又曰：文王之辭也，文王雖有此五人，文王之心，常有歉然不自足之意，且曰：無人能往來，為我道常教于天下，無其德以降于國人，且文王已有德降于國人，而必曰：茂德聖人之心，其不自足也如此，亦惟純佑，秉德，上文言商家之事，既曰：天惟純佑，命則商賈百姓，王人，罔不秉德矣，故此云：亦惟純佑，秉德，天心純一，佑助文王，故生賢佐，秉持其德之人，賢者天所生也，故迪知天威，言其踐履無不與天合，亦如迪知上帝命，同乃惟時昭文王，此秉德之臣，能明文王之德，輔相而開導之，使文王之德所通行者，皆足以顯見，覆冒于天下，以此而聞于上帝，惟是賢者能迪知天威，所以能相其君，亦聞于上帝，天為君而生賢，故賢亦以天而輔君也，文王所以能受有商命。

皆賢者輔相之功，以文王之聖，俯資賢人之助，而況不及文王者乎。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世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覃稱德。此武王得人之助也，時號叔已死，故曰四人，惟茲四人，輔相武王，庶幾蹈履至于保有天祿，曰：尚云者，亦與尚克修和我有夏，同皆不自恃之意也，其後也，暨及武王，誕行天威，成劉其敵，以與征伐之師，謂之尚迪有祿，則保有天祿者，武王之初心也，誕將天威，而謂之後暨，則征伐者，非武王初心也，不得已而後為此舉，非是武王始者，使欲將天威也，惟茲四人，昭武王之德，使武王之德，覆冒于天下，天下之人，盡稱頌武王之德，萬國同辭，此四人在文王時，昭文王，則以其冒聞于上帝，在武王時，昭武王，則以其冒而使天下之稱德，何也，言天則可以兼人，言人則可以兼天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視，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勳不及，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王之治，五人者為之，武王之治，四人者為之，況今日成王之治，未成，召公其可不以五人四人者為心乎，予小子且視今之天下，如游大川，然以其險而難濟也，任重而不克勝也，必得召公同心輔政，則可予自今以往，暨汝視，濟小子，成主于大川之險，亦如未在此位時，召公之心，豈不謂成王已即政，已在位，能勝其任矣，殊不知任大責重，非成王所能當，在召公視之，亦當與未在此位時同也，誕無我責，汝召公不須責我，以為我不當挽留召公也，收罔勳不及，若造德不降，收，藏也，勳，勉也，考，造，老成之稱也，爾召公倘有意收藏，爾無能勉其所不及，則是老成人不肯降下其心，以輔成王也，周家之治，有不逮處，尚望召公加勉，則可既不能勉所不及，若老成人不降下其心，則鳴鳥之祥，不復聞矣，況敢望其至治之極乎，文王與于岐山，時有鳴鳳之祥，此治之盛召也，然則召公安得不加勉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勳，告君乃欲裕，我不以後人迷。君視不可不以此為監，文王之功如彼，而今日之治未成如此，其當監視于此，我周家受命雖有無窮之休矣，然有以基之于前，無以成之于後，則前功不可保，豈非亦有夫大難難者乎，告君視當謀所以寬釋其心，欲去者其心迫窄，故也，寬其心，則當為成王留，我不以後人迷惑之意，豈為目前苟安而已哉，誠欲後人有所觀法，有所循守，不至于迷惑也，此周公所以開召公之心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勳，偶王在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前人，指武王也，周召二公當時親受武王顧命，託以後嗣之事，故舉前日之事以告之，曰：前人敷布厥心，以命汝作汝民極，極中也，使民皆于汝而取中，故曰：汝民極，曰：者，命之辭也，曰：汝當明明勉輔後王，勳也，偶者，四合，輔佐也，在豈，乘茲大命，實，信也，乘，行也，我之命汝如此，汝當以誠信行之，惟法文王之德，以大承當此無窮之憂，蓋天下至重，乃是無窮之憂也，欲承此無窮之憂者，苟非法先王之德，不可此皆武王所以命周召之辭，人情誰獨無是愛君之念，周公舉武王昔日顧命之辭，以留召公，召公寧不惻然有動于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厥其汝克敬以予暨于般喪大昏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語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公曰君凡我所以告汝者皆出于中心之誠然則周公豈有不誠者哉而必曰告汝朕允示之以至誠者蓋召公之所見與周公不同以聖人而與聖人言則不言而意已傳以聖人而與賢人言故多言而意始悟召公之于周公一等者也故不能無費辭保厥既稱之曰君又稱其官皆所以尊召公也其汝克敬我告汝之言既出于誠則汝當敬我言不可忽也其以予之言暨視于商家喪亡大亂肆念天威之可畏如此召公安得輕于去天威而謂之我者天下無一事而非吾身之理天威之可畏者即其理之可畏者也予不允惟若茲語此又周公自謙之辭我之心未足取信于人所以如此多言以見多言非周公之得已也實欲有以明其心也予之意惟曰王業之所以成者在我二人周公不可一日無召公汝之意亦曾與我合矣其言曰誠在是周召二人矣猶慮夫周家積累之久天之美日至福祿之來無窮非我二人所能當蓋德不勝福則必有危我深以滿盈為懼故欲去也夫召公所謂在時二人之意雖與周公合而惟時二人弗戢之意則與周公異周公以王業終始為憂召公以一身滿盈為憂也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周公以謂召公雖以滿盈為憂惟能敬德者則雖滿而不溢汝盡以敬德為念乎今日相成王保治安持成兢兢業業不敢少忽者是乃敬德也又當于下僚之中有賢者則明而舉之置之上位不大也至于他時國家驕于大安功業至于大盛則此時可以遜與後人而去矣在今日未至于盛大未有後民可遜則召公未可去也蓋大臣之進退常以人才之得失為慮有賢者以任其事則身可以退而無慮蕭何之死必引曹參以為相管仲不能薦賢于桓公徒知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所以不能免後人之議也召公以滿盈為憂周公所以開拓召公之心使之以天下為憂也

嗚呼為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又嘆而曰所以厚輔周家者惟我二人故能至于今日之美使社稷安寧商民已服成王長而踐阼豈非我二人之力乎雖然知今日之休為可美又當知他日之患為可慮既圖之于其始必當保之于其終我之意欲與二人者皆能成文王之功于不怠不冒文王之功有所未備者當以勤而戒之使海隅出日之邦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無不率俾則文王之功始成苟及于近而不及于遠及于中國而不及于外夷皆未足為功之至觀此章以見古之人君能信任其臣古之為臣者能任其責也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無懈出日罔不率俾此豈易事哉而周公所以期望于召公者皆以是為人臣之職業明乎此則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者非伊尹之責乎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者非傳說之實乎惟而下之則牛羊之畜壯會計之當否果非乘田委吏之責乎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果非任千乘國者之責乎古之為人臣者隨其小大而各任其責如此後之為人臣者隨其小大而皆不任其責商賄賂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去古人已遠矣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語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惠順也我不順汝之所為所以如此多語召公之意欲去周公之意欲留周公安得順召公之所為而聽其去乎前言予不允惟若茲語所以見周公之不自恃此言予不惠若茲多語所以見周公之不苟同天之愛民也無有窮已子不以一身為慮而以天之愛民者為念罔念也公曰嗚呼又更端而告之嘆而言曰惟乃知民德借民情以為喻也民之德罔不能成其始而意其終民之情勤初怠終也如此既是召公之所熟知則召公安可以民情自處乎惟其終可也當敬順此言自今以往以敬而用治尤當謹其治于終也語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觀此篇周公所以拳拳于召公者豈非人臣之晚節乎

### 尚書詳解卷三十七

#### 周書

#####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也蔡叔流言于國周公既囚之于郭鄰矣何為而復用其子也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蔡叔之謀害及周公而不及王室則周公必將怒其罪惟其與三豎淮夷武庚協謀以叛周周公身為家宰將以正王法則不得私其兄弟焉是周公之不得已也雖然周公豈一日而忘兄弟之恩哉無一日而忘兄弟則夫叔之子有仲能克庸厥德以蓋前人之愆豈非周公之所深幸歟又況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前日之事公不以恩而損義今日之事公不以義而掩恩觀此篇之書當有以知周公親親之情故其所以告戒之言皆家庭訓誨之語而非可以常情論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叔既得罪于王家何以得稱沒蓋仲之賢久矣周公既以其子為卿士則不可以因其父蓋赦其罪矣又況命蔡仲踐諸侯位不廢其舊國則叔為始封之君既赦其罪則得以稱沒先儒謂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其說是矣

蔡仲克庸厥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之時周公為太師三公也... 蔡仲克庸厥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不為遂王命矣周公又就其已能者而申贊之... 蔡仲克庸厥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

懋乃攸績陸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

此言為諸侯之綱目也為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

此又以天人至公之理示蔡仲天無私親惟有德者輔之... 此又以天人至公之理示蔡仲天無私親惟有德者輔之

此言為諸侯之綱目也為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 此言為諸侯之綱目也為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

康安也濟成也安民之居成民之業當循大中道而行之... 康安也濟成也安民之居成民之業當循大中道而行之

忽以乘我之言欲其終身奉行之也此篇大意惟在率德改行一句蓋前人之德是改行也至于德則謂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謂之舊章無非循其自然之理不在于矯揉而為之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之為惡亦已久矣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則在武王時常不服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攝政時又叛矣此言成王東伐淮夷則周公攝政之初成王即政之初又叛洛誥成王即位封伯禽于魯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魯侯征之彼言徐夷並與此言伐淮夷則知成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正同時也蓋爾奄國自武王至成王即政初年凡三叛故多方之書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知此伐淮夷者乃第三次也反覆背叛不常如此故成王既伐之則遂從而滅之踐滅也滅其君而徙之也作誥命言徙奄平淮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平也平淮夷以為王者政令也其書已已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王者之兵無滅國之理成王既滅奄矣又將遷其君于蒲姑則知踐奄者滅其背叛之君謀于奄衆別置其君則其社稷不滅也蒲姑齊地也成王以其叛服不常去中國遠故徙其君于蒲姑近齊之地使之遷王室之化周公以此告召公先備誥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其書已已未知其必然也此二篇之書皆有其序而已

### 尚書詳解卷三十八

#### 周書

多方

武王之伐商也一戎衣而定何其易也既得天下易世之後商民猶不服自大誥而下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八篇之書無非為商民而作何其難也觀孟子答公孫丑論王道之難易可以知此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而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則知商民念商德澤已深而服周之化猶淺武王崩一經武庚之變而國叛及成王即政又叛東坡先生曰周無周公則商之覆與必矣以西漢之道德比之商猶穢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陳覽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興成功若建領然此周召二公所以終不敢去周者為是故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矣自滅奄而歸在宗周諸侯朝覲之際因作多方之書以告庶邦多方之書與多士相類多士誥商民之遷于洛邑者也多方誥四國多方併及天下之諸侯也夫以周室堂堂天下之大勢視商之遺民不啻泰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為過而成于周公諱

諱于口舌之間不能自己何也然足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國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于天下寧使吾有餘威而不忍盡其威于天下堯不以四凶之害治而遂用桀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遂用其梟穴之師此皆聖人寬緩和柔之政視天下如海涵春育之中會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有掃蕩之舉也秦漢而後可亦薄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朕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史官記其時日敘其所以作此書之旨也踐奄之舉豈成王之得已哉成王不得已而踐奄及歸自奄之後恐多方之諸侯猶有未服以干天討如淮夷之國者故作書以開導之周公曰王若曰先言周公而後繼以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自大誥而下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以王命告也而不言周公何也曰史官于此舉周公則知前數篇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之辭欲告爾四國多方言以道告爾四方之國多方之諸侯惟爾殷侯尹民者凡在殷國之諸侯與乎為正民之官者併告之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爾命謂誅紂也紂為無道得罪于天我奉天命以伐紂既降爾命此爾之所知也汝諸侯既知紂以暴虐取亡我周何預焉爾諸侯猶有未服之心何也

洪惟國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國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履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寧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舉有夏之罪以為證也商之伐夏猶周之伐商有夏之君所以圖謀天命者不能常敬念于祭祀蓋欲謀天命當求諸己己能以敬奉其祀事則天命得矣夏之君不知此故天于是降格于夏謂有災異以警懼之也天之愛人君至矣自非大無道之國常欲扶持之故日月之薄蝕山川之沸騰皆所以降格于有夏使知所戒天雖降格于夏如此而有夏之君視之如未嘗有方且大為逸樂不肯出憂民之言人主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言有憂民之言則必不敢為逸樂之事既誕厥逸則必不肯感言于民矣乃大淫昏者其心變故而昏亂也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未嘗以一日之力勉行天道也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其心無所發明矣安能以一日之力行天道乎乃爾攸聞此有夏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亦爾之所聞也惟其桀之惡淫昏于厥心故見之于民者亦無有善政凡人主謀天命者以民為主有夏所圖帝之命乃不能開民之所履履著也離履也人情莫不欲善是所履在善也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是所履在富也三王厚之而不困樂乃不克聞于民之履凡民之所欲處皆為之窒塞不通方且降刑罰之威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因甲于內亂甲者始也其亂自內而始自及家及國不能以善道承其衆孟子道性善謂民性本善人君亦當以善道承之使趨于善桀不克寧承于旅故無有大惟恭德之是進不惟恭德之是進是忽略其民也

忽略其民。所以大為舒憤之政。于是視民事若不切然。不以介意者也。昔仲而出者。亦悖而入。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桀既不以民為心。故民亦不以君為心。有夏之民。皆相率為貪叨忍。憤以拒其上。桀乃取其殘賊之臣。為慘酷而制夏邑者。日曰敬之。以此而為治。桀之罪至此。則天人之心皆失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臨休命于成湯。刑於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皆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亂不極則治不生。此自然之理也。有桀之暴。則必有湯之仁。天求其可以為民主者。莫如湯。故降明美之命于湯。俾之刑於有夏而滅之。知天之所以與湯。則知天之所以不與桀矣。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遑至于喪亡者。天之不界者。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界至于純一。則冥冥之中。無一毫佑夏之意矣。天之佑商也。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界夏也。必曰不界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更言桀之罪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義民。賢者也。永長也。享受也。明主任賢可以享天下之福。桀不能任賢享天下之福。故雖有多方之義民。不能長享其國也。義民既棄而不用。以享其國。則有夏所恭之多士。皆其不明保享于民之人也。安受有民國之福者。惟賢者為能明之。故禁其亂于未形之前。絕其惡于將然之際。不能明其保享于民。則必小人也。必愚闇之人也。夏之所敬在多士之列者。皆此等輩也。賢者既不用之以享其國。所用者皆不明保享之士。是桀之心與小人合也。君臣志趣如此卑下。所以相為暴虐之事。以及于民。至于百為。凡所為之百事也。皆在室處。無有開明之譬之。行路焉。遊大公正之道。如履坦途。四通八達。可以南可以北。者。山邪徑左道而行。如出入山徑之踐。荆棘滿目。將見途窮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威。乃勸厥民。利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於幾多罪。亦克用勸。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桀之罪。則必言商家之有德。而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衆。大能伐夏而為民主。湯豈無故而得之哉。施若也。人心必有所歸。譬如日月必麗天。草木必麗土。人心不麗于邪。必麗于善也。正身以率其民。民安有不相勸而為善哉。不特慎厥威可以勸民也。民雖被刑。亦知勸善其意。必曰上之刑我也。非虐我也。所以禁我之為非。而驅我之為善也。今而不免于刑。皆已自取。上之人何尤哉。此厥民利用勸之意也。以至于帝乙。家法所傳。賢聖六七作之君。莫不皆然。無不明德慎罰。則其己之德。以率民是用。德者其本心也。謹其罰。惟恐溢及于民。是用刑者。其不得已也。民知上之明德慎罰。如此亦能用勸為善。要囚於幾多罪。有罪之民。陷于刑獄之中。至于幾者。亦皆知勸以為上之刑。非以毒民。而民之自取之也。明德慎罰。即慎厥威。乃勸也。要囚於幾多罪。即厥民利用勸也。不特明德慎罰而民勸。雖要囚於幾多罪。亦勸。不特要囚於幾多罪而民勸。雖釋無辜而亦勸。無辜者釋而免之。而民亦知勸。是無罪者不枉也。要囚於幾多罪。是有罪者不縱也。人主本原處既正。則或刑或不刑。無非所以為勸。且刑一也。先王用之。

而可以使天下之為善。後世用之。而愈召天下之犯法。何哉。先王之刑。皆仁心之所寓。而後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約弋也。而仁見于不網不射之際。文王未嘗不寬田也。而仁見于一發不再舉之時。惟此以觀。則皋陶之刑。可以使四方風動者。豈利為能爾哉。仁心之所形。所以陰驅潛率之者多矣。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有商之賢君。其所為者如此。至于爾辟。指封言也。封不能多矣。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之衆。受天之命。則商之與也。必有所因而與。商之亡也。亦有所因而亡。法先王所為。故不能以爾多方之衆。受天之命。則商之與也。必有所因而與。商之亡也。亦有所因而亡。嗚呼。王若曰。諸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辟。後王逸厥德。圖厥政。不御。天降時喪。周公先嘆。而後以王命告之曰。予之作誥。以告爾多方。非天用釋有夏。而不佑之。夏之君自取之也。亦非天用釋有商。而不佑之。商之君自取之也。是天命之廢與在己。而不在天也。乃惟爾君。封以爾多方之衆。不能修己以謀天命。方且以大淫過之行。而圖天命。惡事盡有辭說。言其惡之可指也。夫為善而至于有善之可指。曰某人仁人也。某人義人也。此為善之成于著見如此。為惡而至于有惡之可指。亦然。秦誓三篇。武王數紂之罪。是皆有辭。是其惡之成于著見如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周公更取有夏之事。對商而言之。集有積聚之意。享者享受其國也。弗集于享。則凡今日為之。明日為之。今日積之。後日積之。皆不可以享國之事。故天降時喪。令有邦之諸侯。如成湯者代之。蓋自諸侯而為天子也。乃惟爾辟。後王封。逸厥德。是以逸為過也。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勤為過也。紂不以勤為過。而以逸為過。則其所謂過者。皆縱恣放肆之所為也。所以謀其政者。不務潔淨其身。以進于善。其濁穢可知矣。恣進也。故天亦從而降下喪亡。是天之棄商。亦如前日之棄夏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即聖也。下愚即狂也。聖之不可以為狂者。猶狂之不可以為聖。此孔子之所謂不移者也。而周公乃曰。聖乃可以作狂。狂亦可以作聖。則無乃上智下愚之可移歟。曰。孔子之所言者。聖與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周公之所言者。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故聖而罔念。則遂趨于狂之路矣。狂而克念。則遂趨于聖之路矣。聖者決不至于作狂。狂者必不肯以作聖。然亦有此理。使舜舜一日而忘兢兢業業。豈不移于狂乎。是丙子之蒙不潔也。使桀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乎。是惡人齋戒沐浴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爾。若能移之。是惟狂之克念也。周公言此者。以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則天豈有終棄之哉。上天之意。念其商家祖宗賢聖。不忍驟然棄紂。故須待寬暇湯之子孫于五年之久。遲之以待其改悔也。及五年之間。紂不能改悔矣。大為民之主。而無一善之可聞。無一善之可聞。是終于為惡者也。周公何以見天須臾五年哉。周公即心而下之也。人心未盡去。武王未忍伐商時。即天意也。即未曾孟津五年之前也。豈人心之外。別有天哉。聖人之心。不忍棄人于為惡也。亦然。有不善于此。必涵容之。寬暇之。教誨之。遲以須其改變。不得已而後棄之。堯之廢鯀也。必至于九載積用弗成之後。舜之威庶頑也。必在于

侯明捷記之後，湯不以不義而遂與征葛之師，既道之牛羊，既使魯乘往耕，而其終猶不改也。然後征之矣。嗚呼！此天之所以須暇之子孫必于五年之久也。天非棄紂，紂自棄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爾，爾多方，罔堪爾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爾，毋放命，毋爾多方。

紂既不能改過，天子是求于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欲以代商。大動以威者，言其災異日至，天威欲去紂而滅商也。則其有德者，願與成湯，願與天，願與命，願與國，願與視也。謂其不遠乎天理也。則乎彼所以開乎此，則乎商所以開乎周，惟爾多方之中，無有德者，天者足以上當天心，惟我周王，文武能以善承天，有夏之君，惟不克靈承于旅，故為天所棄，我周王，靈承于旅，故為天所與，克堪用德，德者得于己也。在他人則敗其德而不用，在周王則能用其德，天所愛在民，而周王靈承于旅，天所親在德，而周王克堪用德，故可以與主神天。人君之所以與神天者，為神之主，上而星辰日月，得其序，下而山川草木，得其氣，中而宗廟社稷，得其安，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惟典神天，得其所，以主神天之道，故天子是式教之，而用其休，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天所以陰誘其衷，用訓厥道者也。天界與以前家之命，使文武正爾多方而為之君，我文武之代商也，豈有私心哉？天子之也，上天至公之理如此，爾多方之人，尚何疑之有。

今我易取多謫，我惟大降爾四國，民爾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易不來，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向宅爾宅，敗爾田，爾易不惠，王罔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

今我易取多謫，謂我不欲以言語之文告天下，爾苟不從，惟有誅戮爾，豈敢多為謫辭哉？言寬恩不可以欺得，我前此亦嘗大降爾四國之君，謂滅管蔡，爾奄時也。民命即四國之君也，爾其可不知懼乎？爾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爾多方，商人所以不服者，其心狹隘，不知有至公之理故也。爾何不以夾輔介助，顯其治道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乎？據汝商人之罪，在乎積業誅戮，而我周家撫汝以恩，使汝尚得宅居汝之故居，敗爾之土田，爾何不服王政以廣大天之命乎？爾乃屑播天命，為不安之行，是汝心不知自愛故也。爾乃不肯大安其天命之當然，是爾之盡棄其天命而遠乎天也。是爾乃自為不常之事，以謀信其正道也。夫謀信于正道，其心必有常，今爾以不常之心，豈能謀信于正乎？觀此有以見周公無怨疾于頑之心，多為之利害以廣譬之，必曰爾者，所以見其丁寧諄復之意。天命在威王，何預乎多方，而必曰享曰臨曰大宅曰屑播者，蓋理之不可違者，天命也。天命在爾，而汝多方能順我周家，即享也。即臨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不順我周家，即不大宅天命也。即屑播天命也。周公以天命諭多方，豈非示以至公之理，將以破其猜疑之情乎？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絕其疑情于他日也。然則大罰殛之者，豈真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子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首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譖，爾室不睦，爾惟和譖，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謂爾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威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暨即長民之官也。首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譖，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均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室室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為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遂忌之，以為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因而為德矣。夫人有程程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敗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界于於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爾，探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論商臣能勤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爾，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勤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是爾惟放逸，惟爾離，以大遠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天威本未嘗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于汝身，離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若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絕其疑情于他日也。然則大罰殛之者，豈真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子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首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譖，爾室不睦，爾惟和譖，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謂爾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威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暨即長民之官也。首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譖，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均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室室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為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我惟時其教告之，謂前此自大謫而下數言，皆所以告汝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絕其疑情于他日也。然則大罰殛之者，豈真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子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首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譖，爾室不睦，爾惟和譖，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謂爾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威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暨即長民之官也。首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譖，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均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室室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為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遂忌之，以為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因而為德矣。夫人有程程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敗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界于於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爾，探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論商臣能勤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爾，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勤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是爾惟放逸，惟爾離，以大遠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天威本未嘗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于汝身，離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若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首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譖，爾室不睦，爾惟和譖，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謂爾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威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暨即長民之官也。首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譖，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均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室室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為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程程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界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遂忌之，以為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因而為德矣。夫人有程程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敗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界于於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爾，探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論商臣能勤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爾，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勤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是爾惟放逸，惟爾離，以大遠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天威本未嘗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于汝身，離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若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王曰：嗚呼！欲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越惟有首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譖，爾室不睦，爾惟和譖，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暨五祀，謂爾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威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暨即長民之官也。首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譖，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均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室室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為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王曰我不惟多語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我不惟多語多為言語以告爾衆非我本意也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周之得天下也皆天命而汝不知天命之所在故此篇言天言帝尤詳又曰時惟爾初又更端而告之曰自今以始皆是爾之初前日之非已放汝勿論汝當自今日為始改過自新汝自此以往若不能敬不能和睦則我決意于刑威不汝赦矣周公恐其言語之多適以濟民惠太變而民不以爲僭故斷然爲辭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告商人之書所以至多方面而止也

### 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 周書

#### 立政

立政之篇無非戒以用人之事也不曰用人而曰立政何也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人主雖有法度紀綱纖悉委曲無不詳盡苟不得其人而用之則法度豈能自行哉是亦爲虛具而已矣故戒其君以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得人則政自立成王幼沖之日因流言之變不免置疑于周公則知人之明成王或者猶未之盡既不能知人安能用人此人主之切要周公所以拳拳于此篇之書也

#### 周公作立政

孔子序此書亦與周公作無逸同直書之而其意自顯也古者大臣之戒君本末無不兼舉無逸之書乃人主治身之本原而立政一書乃人主出治之大要二者亦未始不相爲用蓋專于逸樂者溺心于多慾其志與小人合不知君子之可親能用人以立政自非憂勤于治心原昭晰者不能也周公以無逸戒其前又以立政繼其後而人主所以自治出治之大端盡矣召公得周公作無逸之意而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得周公立政之書而卷阿之詩戒以求賢所以同心輔政者其在茲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華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所以起成王之敬心欲其聽之專也告嗣天子王矣嗣天子指成王也嗣天子今已爲王矣與前幼沖之時不同居王者之位必有以盡王者之責王者之責莫重于任人故周公盡舉以告之謂之戒戒無有不盡之意也既言其大者又言其小者曰在王之左右與之親近者其大則有常伯常任之長者也常任乃任事之公卿也華人乃守法之有司也其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周公又從而嘆之曰休茲用人之道實乃爲政之至美者也能知以此爲憂者亦鮮矣惟其知恤則不敢輕于用人此數句乃立政一篇之綱領也雖然常伯常任華人大臣也若綴衣虎賁奚必舉以戒成王哉三宅之大臣成王出而臨朝與之講論治道者也其見之時特少綴衣虎賁之臣成王退朝與之親近者也其見之時多苟惟大臣之是擇而忽略于親近之小臣則聽詔面諛便嬖側媚之臣聞于其間人主日與不正人居則其氣味之所薰染亦將流于不正矣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必及于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所以養成君德者在此而已漢世猶有古意禁近之地大抵皆以士人居之如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之徒歲時宿衛亦擇其士民之良者自是而後此意浸薄人主日與宦官女子武夫野人相處其視周公之戒亦已戾矣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號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攸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樂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言知此爲憂者鮮則又言古之人惟有夏之君能蹈行之有室之所以號強而至于大治者皆自顯俊尊上帝也顯俊呼也顯俊奚預于尊上帝蓋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天之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祿天祿也事天工也苟得其賢者布于百執事之列則事得其效民得其和豈非尊上帝者在此歟或者不知此意賢有德則樂而不用小人則用之使天職天工天位天祿皆紊亂而穢德自彰開矣方且飾玉帛案盛曰吾以事天也抑不知事天者果在于實乎抑在虛文乎然顯俊尊上帝則賢者既至矣又當知之愈深信之愈篤九德即阜陶所陳之九德也迪知者迪己之所踐履而知之如阜陶所謂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是也忱恂者虛心至誠以待之如伯益所謂任賢勿貳是也如知之深信之篤則九德之人其剛其柔其正其直無不一知其情性有夏之君既能如此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之戒人君必有用人之誠則人臣進用之戒若未有此誠則人臣豈敢諫諍而無益矣曰拜手稽首后矣亦與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同意人君用人之道無有窮已不可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如是而足也又須能官使人材使位與德稱而可宅居也安也有常任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事之職有常伯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攸之職有華人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準之職馮曰知人則智能官人揆械之詩曰文王能官人能知人而不能官人則用非其所能能非其所用故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蓋惟後矣。三宅各當其位。各得其人。為君之道。盡于此矣。此所以宅人之要。則又在子謀而不訓德也。大順德之人。謀之。以為未足。又面之以己詢之。左右詢之。大夫詢之。國人此謀之也。觀其言辭。觀其容止。觀其行事。此而之也。人與己相參。以此用不訓德之人。則以之宅人。無不各安其位矣。是皆有夏之君。臣如此。自其子孫。如榮者。不能法乃祖之。所以用人。故三宅之中。無有義民。義民者。知義里之人。謂賢者也。三宅之所以無義民。以榮德不能如往昔。所以任人之道。既不能如往昔。任人之道。則所任者皆暴德之人。謂凶德也。用非其人。所以無後。而用於廢世。此治亂得失之明驗也。亦越成湯。陟不蓋上帝之耿命。乃用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陟升也。對黜而言之。榮黜則湯升矣。榮不作往任而無後。于是成湯升為天子。耿明也。釐理也。上帝之明命至矣。而不得其理。湯之升也。不蓋上帝之耿命。則有作新之意。所謂上帝之明命安在哉。即求諸吾心可也。吾之心昭然。蓋無一毫之累。則賢俊之心在是。則上帝之心亦在是。顯俊尊上帝者。即此而尊之也。乃用三宅。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用三宅之人。而能即宅。是德與位稱者也。曰三有俊。謂稱其人之有。乃事乃牧乃準之才。而能即俊。是才與名孚也。已用之三宅。既各當其位。未用之三俊。又各當其才。豈非不蓋上帝之耿命。端在于此乎。既有以得賢者之用。又有以安賢者之心。豈為高爵厚祿而來。上以正其君。下以澤其民。是賢者之心也。苟人主無尊德樂道之意。不能敬其所言。法其所為。則賢者不能一朝居。故成湯能嚴敬之以禮。思之於心。無非所以大法賢者之所為。如湯學于伊尹。是也。如成王畏相是也。如此。則能用三宅三俊矣。人主之德。見于用賢者如此。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其在商邑之近也。則協于厥邑。和而無乖。其在四方之遠也。則大法上天之所為。而見湯之德。聖人之德。初無遠近之殊。而天下之感聖人之德者。自有遠近之異。協于厥邑。其視不式。見德則深矣。嗚呼。其在受德。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欲罰之。乃作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賢者強也。亦曰賢也。受不能如湯之不蓋上帝耿命。乃自強于悖德。紂之德既昏。則與君子不合。而三宅三俊之賢。皆遠去。與小人合。差刑暴德者。與夫庶習逸德者。則進用之。差進也。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以同厥邦。又惟庶習逸德。放逸之德。習者非一。與斯人而同厥政。帝欲罰之。受之德在于不敬。處不敬。非天也。故天以敬罰之。以敬罰不敬。即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亂亂之意也。乃俾我有夏。使我周家有華夏之國。式成湯當時所以受天命而奄治萬姓。文武之心。與湯同紂之惡。與榮同。故文武之伐紂。亦猶成湯之伐桀。故曰式商受命。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文王武王之與也。能知三有宅之心。又能灼見三有俊之心。然則紂為不能克知灼見。而文武為能克知灼見。蓋文武克己之心。故能克知三宅之心。文武灼見己之心。故能灼見三俊之心。卑卑所謂

亦行有九德。禮記所謂取人以身。文武不能自知自見己之心。則一心之間。豈能有間。形于事物之際。是非易位矣。安能知人乎。有堯之聰明文思。必能知舜。有舜之清哲文明。必能知禹。皋陶有文武則必能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此知人之道。先于自知者也。上帝高遠。奚自而敬事之。下民之衆。奚自而治之。文武即其克知三宅三俊者。而敬事上帝。是此心與天合也。文武即其克灼者。而立民長伯。封建諸侯。是此心與人合也。天人之勢。雖不同。而其實。則根于文武之心。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有夏弗作。任而三宅無義民。成湯興而克即宅。克即俊。紂之所用者。暴德逸德之人。而文武興。則克知灼見三宅三俊。皆為用。是豈宅俊隱于榮紂之世。而獨與于湯武之時乎。易曰。水流湮。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聖賢之會遇。各以氣類相感。自然之理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緹衣。趣馬。小尹。左右。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旅。微。盧。蒸。三毫。阪。尹。

此周公詳言文武所以得人。凡小大遠近內外無不各得其人也。謂文武之所以立政者。初不在于紀綱制度之間。而皆惟得人。之為要。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宅之人。稱名之異。作書者。互文耳。作三事。謂三宅之事。此王朝之大臣也。虎賁。以武力衛王者也。緹衣。掌王衣服者也。趣馬。掌馬者。小尹。小官之長也。左右。僕。執持器物之臣。百司。庶府。庫藏吏在內之百司也。大都。小伯。治大都。小都之長也。表臣。執技藝以事上者。表臣。為表幹者。百司在外之百官有司也。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長官。若周禮每官各有長。庶常。吉士。自緹衣而下。無非常久有吉德之士。君子則用心有常。而為吉。小人則用心不常。而為凶。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也。司徒。司馬。司空。又舉文武當時所以擇人為諸侯之三卿者。與夫為旅士者。夷。微。盧。蒸。四國也。三毫。商之故地。分而為三也。與夫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夷微盧蒸也。三毫也。阪。險之地也。皆有尹。無不得人。以此見文武之時。不特內而王朝。小大之臣。皆得其人。外而諸侯之國。遠近之臣。亦無不得人。今取周禮而讀之。下至于醜。入。與夫邦國都鄙。建其長。立其屬。可以見成周內外小大遠近。無不得人也。雖然。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遠近內外小大之臣哉。蓋聖人之治。自有體統。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統百官。想夫王朝之上。如三宅之臣。人主之所親擇。而其下之小大之臣。則又合委之。三宅者。也不然。何以高宗戒傳說曰。惟賢乃僚。罔不同心。穆王命。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觀文武之時。亦可謂盛矣。不特文武為然。而商人之治。亦莫不然。君與之書曰。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古人所以為天下者。自上公卿。下至執事之職。無非賢者。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雖與為不善。故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前既合文武而言之。此又分言之。蓋遠之可也。不若近之尤詳。舉夏商之事則略言之。夏商遠者也。舉文武之事則詳言之。文武近者也。周公言文武當時所以得人之多。自三宅而下。內外大小無不得人者。豈有他術哉。蓋自吾之一心求之而已。文武不求之于心。而一求之于人。則得于此必有失于彼者矣。惟文武能居其心于湛然無營之地。故人之賢否邪正。無不克知。見故能立茲常事之官。謂任事之臣。若前所為常任是也。立茲司牧人。即養民之官。若前所謂常伯是也。常事。司牧人。皆後而有德者。當伯常任而不及準人者。舉其大槩。則準人亦在其中矣。文王克厥宅心。立茲常事。司牧人皆俊有德。此則知人之明矣。知人者。既得人而稱其任。則用人者。必當委諸人以專其任。庶言者。謂謀謀讓論之事也。庶獄者。聽斷獄訟之事也。庶慎者。機密謹重之事也。庶言庶獄庶慎。文王一委之于人。而無所象人。主自有入主之責。臣下自有臣下之責。入主之責。在宅心以知人也。臣下之責。在分職以治其庶。庶獄庶慎也。若人主而侵臣之職。兼人臣之事。則不惟一人之聰明有限。而臣下亦無所任其責矣。文王既得其人。則一以委之而已。無預焉。惟有司之牧夫。在朝而有司存。與乎在外而養民者。凡事之所常用而從者。與其不常用而違者。文王一順其所為。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知于茲。不特不敢兼之而已。而亦不敢知之焉。此人主用人貴乎專也。蓋所謂無為而治者。在此而已。後世不知此意。若太宗兼行將相事。甚者如隋文帝衛士傳餐而食。則臣下豈得以任其責哉。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基。

此言武王之心即文王之心也。文王當時教事之功。則有義德焉。如所謂爰整其旅。以邁復舊。所以扶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武王則率惟其教功。不敢替文王之義德。武王之義德。即文王之義德也。文王當時遠大之謀。則有容德焉。如所謂康功田功。懷保小民。所以安天下之不安者也。武王則率惟其謀。以從文王之容德。武王之容德。即文王之容德也。率者循其事也。惟者思之于心也。武王之戎衣底定。與夫假武修文。皆義德容德之循乎文王者也。文武之心合而為一。故能並受不基之業。然義德謂之功。容德謂之謀。義德謂之不替。容德謂從。可以見征伐之功。聖人之不得已。安民之謀。乃聖人之本心也。立政之書。大率言用人之事。上文言文王宅心以用人。至于武王。則曰不敢替義德。從容德何也。周公之言。體用兼舉。有文王之宅心以用人。為武王不敢替義德。從容德。故宅心以用人者。所以為武王之本于文王。其本于武王。其用本末之互見也。

嗚呼。子且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周公之言。何其有後也。既言有夏之繼。成湯之乃用三宅。文武之克灼知見矣。故此又所以進成王之心。先嘆而後言曰。子且自今。已為王矣。與前曰。幼沖之時。不同矣。繼自今。謂自今以始。至于後日。我其立政。謂政必由己而出也。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謂人必由己而用也。政不山己而出。則禮樂征伐之柄。至于下移矣。人不山己而用。則進退子孫不在我矣。自古柔弱之主。權柄下移。則雖有人

才亦不得而用之。今告成王以我其立政。則凡國之政令。皆必自己出。政既自己出。政之大者莫大于用人。故人亦必由己而用。立事者。常任也。準人者。乃準也。收夫者。常伯也。此三宅之臣。必自我灼知其所順。灼知厥若。與夫子察其所安。同意。勿可積而沈也。石可截而浮也。此非其所順者也。而所以順者。則羽終于浮。石終于沈而已。君子而不仁者有之。而其所順。則終為君子而已。小人于暫時之間。亦能勉強。終為小人而已。此其所順者也。既自我而知其人才之所順。然後大乃使之為治。相助我所受之民。相謂我庶獄庶慎之事。民謂之受民者。人主之有民。皆受之天。受之祖宗也。時則勿有間之。是不以己聞之。即聞故。聞故知之之意也。我其立政。我其灼知厥若。此聖人之所立己者。時則勿有間之。此聖人之所忘己者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此無時而不存也。雖一話言之。頃終思夫成德之彥者。用之以治我受之民。則用賢之心。豈復有須臾毫髮之間斷哉。未終也。惟思也。成德之彥。老成之人。有德之美者也。

嗚呼。子且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周公又更端而嘆曰。子且之言。皆美者也。我之美言。皆有所受于人。而非己之私言也。成王不可以周公之私言。而倦于聽。周公平日所以得于師友。得于傳聞者。今已盡告諸子。使諸子知為王之重矣。言受諸人。而已無所私言。盡于君。而已無所隱。成王之當如何哉。自今以往。不特諸子為王。當以是為戒。自成王而後。凡為文王之子孫者。皆當以是為戒。庶獄乃人命所係。庶慎乃機密所係。不可以輕委諸其人。輕委諸其人。是誤于庶獄庶慎也。惟得其正者。是而後又治之。正對邪而言也。是對非而言也。凡天下之君子。所為無不正。所見無不是。凡天下之小人。則反正而為邪。變是而為非。為天下而得正是者。又之安有庶獄庶慎之。觀周公言謂之繼自今。謂之文子文孫。則周公豈特為一時言哉。蓋為千萬世而言之也。其思之已深。而慮之亦已遠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亂。國則固有立政用。用人。不謂于德。是罔顧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勛和我國家。

周公歷舉夏商文武所以用人之道矣。至此舉商周而不及夏。則又取其至近者言之。蓋周視商為近。視夏為遠矣。世有遠近之不同。而用人之道。未嘗不一。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以其在立事。收夫。準人之官。即三宅之臣也。則克宅之。謂其人。居以位而安之也。有乃事之才。而居乃事之位者。然後為安。非其人。而居此位。則有所不安矣。乃收乃準。亦然。既得其人。以居此位。苟不能山釋之于心。則無以盡其人之才。所謂山釋者。不以一人譽之而信。亦不以一人毀之而疑。使吾之心。無間于賢者之心。使賢者之心。有以深信乎吾之心。則可以使之展布四體。而為治矣。蓋惟知之深者。然後有以盡人之才也。國則固有立政者。不能盡商人文武之用賢。則國無政矣。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國則固有立政者也。其所以固有立政者。以其用。檢佞之人。不順于德者。檢佞不順德之人。世之所謂小人也。用此人以從之。周行百執之列。則人主安有顯名于世哉。繼自今以往。不特成王也。凡所立政

者勿以儉人之不可用。則當知有吉士之可用。儉人乃傾覆不常。讒諂面諛之人。吉士則溫良忠厚。常德之士也。用吉士則吉士必能勉力相輔我之國家矣。周公深見治亂之本原。在于儉人吉士用與不用之間。故言之為尤切。

今文于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

周公併告文王之子孫。今孺子成王今已為王矣。其不可以誤于庶獄。人命所係。當謹擇其有司。牧夫主于養民者而委任之。刑所以愛民而非毒民之具也。苟用之不得其人。則必輕于用刑。不以愛民而以毒民矣。周公始者言文王罔攸兼于三者。列而言之。是三者皆在所重也。既而又曰。其勿誤于庶獄。而庶慎不預焉。則庶獄又重于庶慎矣。周公為而以庶獄為重也。刑獄之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聖人之仁心于此而為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觀庶獄之重于庶言。庶慎則三代之仁可見矣。周公既言刑之不可輕用。併與兵而言之。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無二理也。曹劌之諫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是兵之與刑正相關也。知刑之重。則用刑者不可忽。知兵之重。則用兵者不可忘。周公非教成王以窮兵黷武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當成王守成太平之世。苟習于久安無事。而忘其用武。則四方將有窺伺之心。而人主威權將萎靡不振矣。故周公戒以詰爾戎兵。治爾戎兵之事也。陟禹之迹。乃五服也。陟也。升禹之舊迹。方行天下。使兵威所及。至于四海之廣。海外之表。無有不服。惟此可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烈。蓋有文王之耿光。武王之烈。為之子孫者。苟委靡不振。威權不足。以御其下。則雖有耿光何自而能見。雖有大烈何自而能揚哉。此守成之世。人情易于玩弛。故周公以兵為戒。其後成王得周公之意。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康王得成王周公之意。故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平王東遷以後。不知此意。以至征伐自諸侯出。而其弊下。蓋以此也。說者以謂立政之書。專言用人。而不及兵刑。則遂疑謂下篇之文。脫簡于此。非也。周公之言。本末兼舉。不可專就一事以觀之。執非政也。而兵刑為之大。則用人以之立政。何害其言兵刑哉。亦猶無逸之書。戒以無逸而已。而未竟有及于聽言。亦此類也。

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至此。總前章而申之曰。繼自今後。王自成王而後也。凡立政之道。無如用常人。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立政之所謂常。亦猶伊尹之所謂一也。有常能不變者。世之人主。則以常人為迂闊而不足用。必求其所謂新奇者而用之。好戰者以言兵進。好利者以言財進。修飾者以刑法進。此新奇可喜者也。人主用此等人。豈不敗事哉。若夫常人者。聽其言若迂闊。視其功效若遲鈍。觀其忠若不勇決。而要其終則有成效。大驗焉。譬之桑麻。無異用。五穀無異味。麥本著尤無異品。而養生者不能以外此。此常人之所以為貴也。此篇之中。言常者亦多矣。曰常伯。曰常任。曰庶常。吉

士曰。乃克立茲常事。至此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知此則人主之用人。當知所以決擇矣。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太史使書其事。以為後世法也。司寇蘇公即蘇生也。當時為武王司寇。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獄。以長我王國。使王國享其長久。而永國家無窮之服者。皆自夫用蘇公所常用之式。謹而行之。列皆也。列用中罰。言其刑罰成得其中。不失之輕。亦不失之重。周公舉此者。使太史書其事。以昭後世擇典獄之人而用之。當如司寇蘇公可也。周公終篇之意。猶倦倦于用刑。

### 尚書詳解卷四十

#### 周書

##### 周官

周官之書。乃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傳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成王不但知之而已。又且推而見于躬行。苟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訓。則言為徒言。知為徒知而已。攷此篇之書。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太師。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準人之意也。如戒百官。君子其爾典。常作之師。即其惟克用常人之意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成王所以能進于高明光大之地者。其惟能尊周公而行其所言者歟。不然。自非踐履之深者。必不能為此書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據大誥之書。微子之命。之書。知黜商在周公東征之時。據成王立政之序。與多方之序。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其事非同時。以其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謂既滅淮夷歸宗周之都。天下無事。始作周官。夫黜商滅淮夷。而繼以還歸在豐。作周官何也。天下既定。然後可以修太平之盛典。當其外侮未除。外患未去。君臣之間。不得一日寧。天下猶有梗吾治者。成王雖欲訓迪厥官。其可得哉。于此又有以見

先後緩急各有其序而商之命不可以不勤。淮夷之不可以不滅也。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畢時。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敘述其所以作周官之由。惟成王即位之初。鎮撫萬邦。時巡侯甸之服。侯甸近王畿者也。四征弗庭。四方征討其諸侯之不服者。以綏定其兆民。此皆成王所以振勵奮發。以發勤天下。使諸侯不敢懷欺。以玩其上。亦所以示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六服畢時。罔不承德。禹時有五服。成周則有六服。通王畿而為一服。與侯甸男邦采衛而言之也。聖人既有以威天下。而後有以懷天下。惟其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故六服諸侯。因聖人之威。自然有以懷其德。莫不精白一心。以奉承其上。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天下之諸侯既皆承德。則四方無虞矣。當國家閒暇。必于是時。明其政刑。于天之未陰雨。必綱繆其屬戶。此歸于宗周之日。所以董督而正治其百官不敢後也。讀此一章。有以知人主守成之道。在易之泰。上下交。其志同之時也。九三。以陽剛之才。聖人于此。交發明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治安之世。人情溺于久安。安于守常。忘于因循。憚于改作。又況人情于此。易于玩法。易于廢弛。蓋弊自此而生。非有剛斷之才。馮河之勇。則不足以治泰。天下既平。無事可慮。則必不能為深思久遠之計。故事之隱微者。人材之在下僚。未必加之意。非有本遐遺之智。則亦不能以治泰。觀周王巡侯甸。以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其待泰卦用馮河。不遐遺之意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若順也。大猷。大道也。道古之大道而行之。自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下。皆古之大道也。當未亂未危之時。常致其所以為危亂之慮。故制其治而使政教之無缺。保其邦而使上下之無虞。此成王深見治道有無窮之憂。不以前苟安為已治也。古今之變。不齊治不長治者。皆自人主意忽之心。生以治視治。而不以亂視治。以安視安。而不以危視安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古人所以制治保邦之具也。唐虞故古。以建官。其數止于百。蓋其民淳事簡故也。在內則有百揆。宰相之任。四岳以分掌諸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乎諸侯之長。皆方伯連帥之職也。既曰建官惟百矣。而在內則特舉百揆四岳。在外則特舉州牧侯伯也。唐虞之世。執要以御詳。故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莫不有法。此亦王者惟謙之意也。內舉百揆四岳之大臣。而朝廷百僚之政。無不舉矣。外舉州牧侯伯。而邦國都鄙之政。無不舉矣。為治之綱領。莫有過于此者。所以庶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萬國得其寧。而遠近內外無不安。此唐虞建官。其治效所以若此也。至于夏商與唐虞。時異事異矣。故建官之數。則倍于唐虞。唐虞官百。夏商二百。聖人觀時之會。通以行典禮。以唐虞之官。而治夏商。則廢事以夏商之官。而治唐虞。則空官。時之不得不然也。故亦克用乂也。要之聖人建官。雖多寡各因時。而不同。然其致治之意。則一而已。雖然。禮記者之言。與書不合何也。禮曰。唐虞之官五十。夏氏官百。商二百。周三百。蓋禮記出于漢儒所記。當以周官為正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立政之要。不在于官之多。惟在于得其人。蓋為人擇

官者。惟取其官而已。為官擇人者。必欲其得人焉。苟不得其人。徒取其具官。謂之曠官可也。自非王者。有明德。足以灼知治亂安危之本。與乎邪正賢否之辨。安能如此。故曰。明王立政。今小子子。深見治道無窮。故祇敬而勤勉于為德。夙夜之間。常如有所不及。然此三句。乃訓迪厥官之本也。惟其人。主不自以為能。故不自用而用人。所以立三公。三孤。六卿。無不得其人也。苟人主自以為能。是自用而不用人也。三公。三孤。六卿。豈知所以擇人哉。仰惟前代唐虞夏商。所以迪官之意。而若順之。訓亦順也。迪。蹈也。即前人所以建官之法。訓。順而迪。蹈之。然則唐虞夏商。夏商二百。周三百六十。安在其能。訓迪厥官哉。蓋惟謙時變者。斯足以行古人之法。不謙時變。惟區區陳迹之守泥。則雖法古。適所以為變。古故知成王所謂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迹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先儒釋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三公之官。其職果安在乎。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為國者。以道為經。而以政事緯之。是三公之官。與天子論道。上以格其君之心。初不在斷獄。聽訟。審罰。期會之末也。人主之心。既正。則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所為。變理之資者。在此而已。豈復如後世災異之說。與縱閹之術。用求之于渺茫不可測之間。而後謂之變理乎。三公之職。如此其大。故官不必備。惟其得人。有人則居其位。無人則闕之。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也。古人所以重其官如此。重其官所以重其責也。必能論道經邦。必能變理陰陽者。然後可以處此。若夫自以為能。論道經邦。能變理陰陽。至于人主之心。不格。百姓不得其和。日月薄蝕。五星失次。水旱相仍。妖孽並作。此豈可誣也哉。成王于此。特舉三公之職。至于周禮。則有六卿。而無三公何也。曰。此古人之深意也。三公。萬化之本原。故無定員。不可以職事言。三公而有職事。則是一有司而已。古人之意。不立員者。所以見有司之職。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職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特以其大者而言之耳。至若太保。率西方。諸侯。舉公。率東方。諸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三公亦統諸侯也。至若鄭老。二卿。則公一人。鄭康成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是三公以教乎民也。以其無所不統。而不可以一職拘之。故周禮不立三公之職。雖然。周之六卿。乃三公兼之也。顧命之書曰。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家宰。畢公領司空。毛公領司徒。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漢以太尉為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預三公。又其後以司徒馬司。空為三公。司徒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為三公。官之名。既不正。故三公皆存其名。而其實不舉矣。雖漢人竊變理陰陽之意。而以災異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災異。自知其失職而去可也。人主以災異而策免之。不惟人主無畏天之誠。及移過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禮意亦已薄矣。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官者。惟取其官而已。為官擇人者。必欲其得人焉。苟不得其人。徒取其具官。謂之曠官可也。自非王者。有明德。足以灼知治亂安危之本。與乎邪正賢否之辨。安能如此。故曰。明王立政。今小子子。深見治道無窮。故祇敬而勤勉于為德。夙夜之間。常如有所不及。然此三句。乃訓迪厥官之本也。惟其人。主不自以為能。故不自用而用人。所以立三公。三孤。六卿。無不得其人也。苟人主自以為能。是自用而不用人也。三公。三孤。六卿。豈知所以擇人哉。仰惟前代唐虞夏商。所以迪官之意。而若順之。訓亦順也。迪。蹈也。即前人所以建官之法。訓。順而迪。蹈之。然則唐虞夏商。夏商二百。周三百六十。安在其能。訓迪厥官哉。蓋惟謙時變者。斯足以行古人之法。不謙時變。惟區區陳迹之守泥。則雖法古。適所以為變。古故知成王所謂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迹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先儒釋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三公之官。其職果安在乎。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為國者。以道為經。而以政事緯之。是三公之官。與天子論道。上以格其君之心。初不在斷獄。聽訟。審罰。期會之末也。人主之心。既正。則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所為。變理之資者。在此而已。豈復如後世災異之說。與縱閹之術。用求之于渺茫不可測之間。而後謂之變理乎。三公之職。如此其大。故官不必備。惟其得人。有人則居其位。無人則闕之。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也。古人所以重其官如此。重其官所以重其責也。必能論道經邦。必能變理陰陽者。然後可以處此。若夫自以為能。論道經邦。能變理陰陽。至于人主之心。不格。百姓不得其和。日月薄蝕。五星失次。水旱相仍。妖孽並作。此豈可誣也哉。成王于此。特舉三公之職。至于周禮。則有六卿。而無三公何也。曰。此古人之深意也。三公。萬化之本原。故無定員。不可以職事言。三公而有職事。則是一有司而已。古人之意。不立員者。所以見有司之職。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職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特以其大者而言之耳。至若鄭老。二卿。則公一人。鄭康成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是三公以教乎民也。以其無所不統。而不可以一職拘之。故周禮不立三公之職。雖然。周之六卿。乃三公兼之也。顧命之書曰。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家宰。畢公領司空。毛公領司徒。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漢以太尉為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預三公。又其後以司徒馬司。空為三公。司徒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為三公。官之名。既不正。故三公皆存其名。而其實不舉矣。雖漢人竊變理陰陽之意。而以災異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災異。自知其失職而去可也。人主以災異而策免之。不惟人主無畏天之誠。及移過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禮意亦已薄矣。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于公尊于卿也。特置此三者，所以贊貳三公，而弘大三公之化也。何以知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論之，可見三孤贊貳三公，而弘大其化也。黃敬也，亮明也，敬明其天地之道以輔一人，使人主知所以畏天也。公孤之位不同，故其人亦亞于公者也。三公則變理陰陽，是陰陽之權皆在三公也。三孤則敬明天地，是以一人而奉天之意也。三公不言弼一人，三孤言弼一人，是三公者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一人待之也。此公孤之所以異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撻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十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章其詳見于周禮，其目則總于周官。冢宰即周禮太宰之職也。掌建邦之六典是治，教禮政刑事皆兼領之。天官之職與他官不同，他官掌一官之事，天官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也。故曰冢宰治，謂之治則合禮教刑政言之也。統百官，據天官其屬六十，安有百官，以其兼掌六典，故總謂之百官。均四海，均平也。使四海各得其平，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賢不肖得其平，貴不陵賤，賤不犯貴，則貴賤得其平。惟此以往，無適不平。古之宰相，如謂之阿衡，謂之平章，皆取均平之義也。司徒地官之卿也。冢宰教以教民自堯舜以來有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是也。敷五典，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常行之道，敷布其條教以教之。撻，訓也。教之以漸，而待之以難，容不迫，匪匪匪緩之謂也。宗伯，春官之卿也。掌邦之禮，宗廟祭祀之事，天神地祇人鬼也。謂之治神人者，使神人之祀，皆得其理而不亂也。和上下者，宗伯所掌，不特祭祀之事，如吉凶軍賓嘉之禮亦掌之，而其上下，使尊卑有別，先後有等，舉皆和而無乖爭也。聖人之治，既有教以教之，禮以和之，其有不順禮教者，于是大則有兵，小則有刑，司馬掌兵戎之事也。故謂之政者，正天下之不正也。故統六師以平邦國，凡四方諸侯有負固不服，有內外亂，鳥獸行者，皆司馬討伐之。司寇，掌刑禁之事也。故曰冢宰詰姦慝，詰治之也。對邪惡惡隱而難見，則窮治之。暴亂惡之已著者，則刑之。司空，冬官，掌邦十，所以繼之司寇之後者，既有教與禮以導之，又有兵與刑以禁之，則民始得以安其居。故司空掌邦十，度地以居民，使士農工商各不相難，順天時以分地利，授之以土也。六卿分職，凡此六卿各分其職，謂掌禮者不參之以刑，掌教者不參之以事，各率其屬，謂六官各有屬六十六，卿為之長，以率之，使為九牧之倍，同于大成其民而已。內外之官雖其職有不同，而成民之意則一。此又有以見古人之治，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絲牽繩繫，未始間斷。舉邦國之事總之州牧，侯伯之事總之六卿，舉六卿之事總之天子，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猶心之于五臟，五臟之于四肢百體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文書六卿之率屬在內之官也。自六年五服一朝而下在外之官也。六年之中五服各一朝，至六年而始遠，周禮大行人之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周官上文六服詳解，固不承德，而六年一朝，則曰五服何也。蓋要近于蠻夷之地，不必其來之意也。禮法之所治者有詳略而德化之所施者無遠近，要服之難制已久，先王特為朝貢之禮，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序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詔諸侯之聽從，皆止言侯甸男采衛之君，而要服不預焉。此詳內略外之意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矣。故天子出而巡狩，以省方觀民，時巡者，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也。考制度于四岳，天子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考其制度，恐國有異政，家有殊俗，侯伯之正朔，侯伯之禮樂，與王朝之正朔禮樂同乎異乎，舜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意也。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貶地削爵也。十二年之中，人情久而易玩，玩則變法易命，由此而起，故古者天子巡狩，皆所以檢察之。然而唐虞之制，五載一巡狩，舜后四朝，而咸王則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而一巡狩，唐虞之制，九載考績，而咸王則三歲計羣吏之治，此皆聖人識時知變，時有古今，事有繁簡，則其法亦不得而同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自大明黜陟而上，皆法制也。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皆戒飭之辭也。先王之待官吏，本末無不詳盡，使吾專以法制待之，而官吏有出于法制之外，則如之何？先王于法制之外，又有詳詳告教，使誅決治于士大夫之心，然後法不為徒設矣。凡我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欽乃攸司，各謹汝之所司，使為冢宰而不能統百官，均四海，則冢宰失其職司，使為司徒而不能敷五典，撻兆民，則司徒失其職司，以至于宗伯也。司寇也，外而諸侯也，莫不皆然。慎乃出令，常其令未出之前，致其審可也。及其令之既出，則有行而無反矣。令如反汗，則民疑而不信矣。然則令之出而利于民，則不反可也。令出而不便于民，豈可不反乎？曰：慎乃出令，于令未出之時，致其謹，則審其利害，必其利民而無害者也。凡人之情，不知謹于未令之時，徒知反于既出之後，則何以示信天下乎？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民心惟知有至公之理，所謂公則悅是也。公則一私則萬殊，惟其公，則己之心自有以合民之心，豈有不一，惟其私，則所見各不同，豈有不萬殊，以公滅私，則所謂欽攸司，慎出令者，無非而公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裨與當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若疑敗謀，意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成王知有官君子，其本原處皆在于學古，然後可以入官，謂其能多識前言往行，能致知窮理，則見事自明，所以能議事以制，所以能與當作之師，君子產錫刑書，叔向非之曰：昔者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則議事以制者，謂其不拘于法，因時之宜，商議其可否而制之也。能達乎時之宜，則處事無不當，政其有迷惑乎？典當者，被之于典，那可以其守者也。以典當為師法，是循乎古也。既達乎今之宜，又循乎古之法，自非學古者，其能如是哉。成王既示之以學古之為得，而又戒之以不學之為失，凡以利口而亂厥官也，若疑敗謀也，意忽荒政也，皆其不學牆面之故也。利口者，辯佞之人，作聰明以亂賢者，凡

人知典常之法則其人必重厚必寬大不知典常之法出新意以變法亂政者必利口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也蓋疑者必敗謀蓋人心務要公正明白若夫懷疑猜于中則其心必皆闇以之謀事必不善故曰敗謀舜之所以有志惟懼者以其疑謀勿成也唐德宗之所以用邪而不用君子者以其多疑故也意忽荒政民生在勤勤則在敬敬則在慎一毫意忽之心則今日廢一事明日廢一事之不舉者多矣豈非荒政乎凡以數者利口蓋疑意忽皆根于不學學則有所見必不利口不蓋疑不意忽人而至于不學則如面牆然無所見也無所見則安得不利口蓋疑意忽以不學之人而臨事則胸中膠膠擾擾事之千變萬端紛亂于吾心此其所以類也以明理之人處事投之紛擾而不亂處之以至難而不懼蓋其理素定于胸中也然則學其可已乎成王之所待者自其學有緝熙于光明敬止故如此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修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戢入畏

前言凡爾有官君子則并卿大夫而告之此言戒爾卿士則又專指六卿而告之六卿其職為尊其所掌為其重者也功之崇也惟在于立志業之廣也惟在于勤勞蓋爾卿士所當為者上而尊主下而庇民孰非功業乎自其已成者言之謂之功自其始修者言之謂之業志者其所向在此也所期者大則功必大如伊尹居莘之野欲堯舜其君民之志也勤者勉力而修之無有作輟也所勤者不怠則其業必廣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勤也勤所以成此志非勤之外別有功也然而志也勤也其要則在于果斷蓋蓋疑所以敗謀而猶豫者不足以成事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斷在必為而不見其有艱難辛苦之後思則功業無有不崇而廣也乃罔後艱者不見其為難也雖然知有志有勤而果斷矣然而處富貴之地苟非獨立有見者鮮有不移于驕侈蓋人只有一心不如此則如彼于此有所重必于彼有所輕故又戒之以驕侈位不期于驕而驕自生祿不期于侈而侈自至此世俗之常情也不為驕侈之所移者君子之特立也欲其不驕則莫如恭欲其不侈則莫如儉然恭儉豈可以聲譽笑貌為哉恭儉而以聲譽笑貌為則作意于為善以取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德者得于己也恭儉得于己則是善出于所性豈容有行偽者哉德之與偽雖恭儉則同而所以恭儉則異卿士當致其辨善根于性之自然而非可作意以為之也恭儉出于德者則其心誠然有裕心成體肝心逸日休如此其廣大也恭儉而出于偽者則其心焦然而不寧戚然而不安心勞日拙如此其褊隘也夫人始者作偽以為善本以取名邀譽也而不知有心勞日拙者存焉其不用意于為善而善根所性本無求于心逸日休而自有心逸日休之理君子于此當有所決擇矣居寵思危謂德苟勝于祿雖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祿勝于德則必有危之理當居寵之時當思其所以危則戰兢自持而無不畏矣惟知畏者而終可以無所畏不知畏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豈非人畏哉成王之戒卿士也開其向善之端復有以漸其為不善之路當時之問其訓者知所以洗心滌慮矣

此又戒之以相遜凡人所以能遜者以其有樂善之心所以不能遜者以其有忌賢嫉能之心人而有忌嫉之心則人亦將忌我而嫉我矣彼此相忌相嫉安有和乎人而有推賢讓能之心則人亦將遜我矣如禹稷皋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如管仲王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乎至于不和則在官無善政而政多難矣天下之事善惡無不在己使卿士所舉之人而能其官則爾卿士亦有能焉所舉之非其人爾之不任其責也善不善所舉者在人而舉之者在我是亦己之善不善也為卿士者豈可不謹于舉人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敢周官之篇成王戒有官君子戒卿士者其辭不一而其本末無不詳具矣至此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三事即乃事乃準乃攷暨大夫次于卿者敬爾所居之官治爾所掌之政佑助乎爾之君以安兆民使萬邦無厭敷于我周家成王之意謂上文所以告汝者其大要則在此而已為君者以安民為要為臣者以佑君安民為要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則爾有官君子卿士為稱職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即淮夷也伐東夷何預于肅慎而肅慎之來賀蓋畏威而懷德也使成王之伐東夷也選心于兵戎之間以邀功為心則肅慎氏豈肯懷之哉至于此又有以見詰爾戎兵以勝禹之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其效如此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伯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周之同姓也成王賄之以幣帛所以嘉其遠來之意而慰撫其羣羣之誠故有賄肅慎之命而榮伯實作書此書已亡矣肅慎氏即東之夷也

周公在豐將致欲葬成周公為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退老不歸于魯而在豐者周公雖退而其心猶在周使成王于政事之間有所謀度咨問焉非謂既退老遂忘成王也將致欲葬成周公周即頑民所遷之地洛邑也商民服周公之化已久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于垂歿之際欲葬成周者所以保商民之心也大臣于進退死生之際如此其不苟也于既退之日而不忘其君子將死之後而不忘乎民是周公之心終始乎周家也公薨成王葬于畢畢者文武葬之所在也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之于文武之墓其有以見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矣既葬之後致告周公以葬畢之事與乎遷奄之事而作亳姑之篇亳姑即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于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夫子序書教言之間而周公進退死生之義得其正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為有加可謂辭約而理盡矣亳姑之書亦已亡

東郊成周即洛邑也。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善之德即孝恭也。事父母以孝，行己以恭敬，令德之大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孝于父母，必友于兄弟。兄弟者同氣之親，同出于父母，也不愛兄弟，亦不孝于父母矣。克施有政者，推此孝友之心見于政事之間，慈祥憐憫，溫良愛敬，足以感人悟物也。夫以東郊之任，其實非輕，曾不聞成王擇有才術政事者命之，今乃以命孝友之君陳，特曰：惟孝友于兄弟何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也。一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而夫子亦曰：居家庭，故治可移于官，未有身不修而能齊其家者，亦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古人之觀人設法，措置大抵先觀一家之治否，蓋其近者莫如家，而踐履之實不可誣者也。然閭巷之人，亦有能孝于親，友于兄弟，而不達為政之理者也。曰：習之而不察，行之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今君陳以其孝友之心擴而充之，以施于政，豈非習之察，行之著，由之而知其道乎？尹茲東郊之任，舍君陳未見其人也。又勉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存，不敬則雖有孝友之令德，亦將罔念而作狂矣。君陳既有孝友，是其化民之根本既立，成王得而勉勵之，培植之，使以周公為準，則昔周公師保萬民，師以教之，保以安之，民至于懷歸周公之德，皆其師保之效也。其條目品式，紀綱法度，莫不一具在爾。爾君陳在東郊，謹其所司，謂不出其位也。茲率厥常，謂循其常理，無妄意以生事也。懋昭周公之訓，謂勉而明之也。紀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周公之訓雖具存，苟不得其人，以勉明之，則周公之訓亦虛器爾。明則其心適意，惟吾所用，不拘陳迹也。政如此，則民其有不治乎？

尚書詳解卷四十一

周書

君陳

以聖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為易。以賢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為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周公既歿，而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而繼聖者也。作聰明者，易以紛更而變前人之法度，不知自勉者，易以怠弛而壞前人之法度。成王擇其令德孝恭之人，有如君陳者代之，則其人必慈祥悅悌也，必不至于作聰明以變法矣。然賢人之于聖人，其所到必有淺深，苟不知自勉，子為德，則前聖之法度不能以自明，所謂守法，又非特循常襲故之謂也。故此篇大抵欲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又曰：弘周公之不訓，而又繼之以爾克敬，與在德，能懋昭，能式，能弘，能孜孜，能敬，則周公之訓，在我運用酬酢，而不為區區陳迹而已。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周之時，分民社之寄者固多矣，曾未有見于此經者。而東郊之任命君陳，特作一篇，蓋重周公之所營也。重周公之所營者，重商民也。分正者，分其善惡而正之。如畢命所謂：旌別淑慝也。善惡既分，使為善者日以加勉，而人知所為善者，日益愧恥，而人知所畏，如此，善簡厥修，進厥長者，皆分正之意也。



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非其或不良此即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一意于合容而不知所以分別善惡則是難揉而民無所激勸矣故使入也器之隨其才而舉之其有知所以自修而恥于為惡者吾則簡而別之簡則其自修者則不知自修之人亦有所簡則自愧于中曰吾奚為而不與厥修者簡也亦將勉為修矣其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則進而顯之顯進其賢良者則不為賢良者亦知所勉勵自愧于中曰吾奚為而不與厥良者進也亦將化為良矣此豈非化民之心不可不察乎有以愛之又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所以欲君陳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者蓋自心之同然者觀之以民本厚也故孟子嘗戰國崎嶇險詐薄俗之中而每道性善蓋自其初而觀之民生具五常之性知愛其親敬其兄豈非厚而不薄乎其所以為薄俗而不知敦厚者以其因物而遷變對禮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情變而滅其性則向之厚者薄矣向之薄者化而為薄而所謂厚者未嘗不存在上之人所以率之者如何耳動民以行不以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遂遠上所命者民不從君之命而從其所好也謂以身教之也汝君陳之化當自汝身始敬典在德者率之以身也汝能敬其典常之道篤于父子兄弟之愛又能在德愛敬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矯飾以行之則汝之躬行者至矣汝之躬行既至則人將化上之德皆變其舊染之習而升進于大道蓋民必知所變而後進于道舊俗猶存其德進于道乎至于大猷則化頑成仁化薄成厚父子兄弟之愛還乎天理之自然矣由此觀之民性豈不善乎民生豈不厚乎此革之上六所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時也民生至于變而升于大猷則福在于其君而子一人膺受多福矣名在其君而汝君陳亦有美名于永世矣人君之福不可以他求民得其安則君得其安是君因民以為福也人臣之名亦不可以他求民享其休則臣亦享其休是臣因民以為名也外此以求福是邀福也外此以為名是干譽也頑民雖微而所係于君臣者如此其大君陳其可忽哉

尚書詳解卷四十二

周書

顧命

此篇雖凶事而死生之理始終之變古人制度縝密周密莫不詳見學者不可以凶事而略之生之有死達人視之以為夜旦之常蓋人道之常然始終之義也自非學問之深者不足以語此此成王自幼沖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學有緝熙于光明至于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者當與曾子易贊春秋書公幾于路寢之事同義是雖名分尊卑之不同而其所以達始終之義一也雖然此經之所載因管帝乃殞落矣而無顧命又管書陟方乃死矣而無顧命又管言成湯既歿武王既喪矣而皆無顧命成王獨有顧命何也曰成王自艱難變故中而得之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百官總己以聽家事初未嘗有變故而成王當幼沖之始管蔡四國流言成王致疑其事亦殆矣凡天下經一變者長一智道一厥者得一便顧命之作成王其亦折肱而知良醫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之書乃同召太保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孔子序書獨云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蓋三公之職也三公內總百官外總諸侯故特舉召公畢公當是時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



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如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成王之將崩也，命召畢公，命召召公，命召畢公，命召召公，命召畢公，命召召公。二大臣率諸侯以相康王，則終始之義，于是乎正矣。命召公，命召畢公，命召召公，命召畢公。周官之書曰：立太師太保太宰惟三公，是則太保次于太師也。命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師，而召公乃居先者。周召二公同功一體之人，周公既歿，則當國事之重任者莫召公若也。故以召公為先，夫以召公之勳德與周公同，而其位乃次于畢公之後，以此見古者腹心宗臣與社稷同體，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官資之崇卑。曾文公十九年在外，及其定霸，無非趙衰狐偃為謀主，文公自僖公二十四年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竟于被虜，始命狐偃將上軍，趙衰為卿，狐偃則遜于狐毛，而佐之趙衰，則又遜于彘，枝先穆若以後世論之，二臣自入國，即當以高官大職處之可也。經數年而後，命將上軍，及為卿之任也。又相遜，齊桓公之霸全在管仲，管仲只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且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為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于齊，而管仲甘處于國高之下，漢高祖之與全在張良，其後立太子，使叔孫通為太傅，張良為少傅，由此觀之，腹心之臣本無計較官位，自春秋漢世以來，尚有之，而況召公之大賢乎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悛。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漱玉几，乃同召太保，冏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作書者敘成王以病之故，具召其臣也。惟四月始生魄，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悛。悛，甲子，王乃洮頰水，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諸侯，必當齋戒沐浴，今疾病矣，不齋戒沐浴，惟洮盥其手，頰洗其面，古人于臨死之際，猶必敬也。如此扶相成王之官，如太僕者，被王以袞冕，加之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玉几，乃成王所坐之几也。乃同時召三公六卿大夫士，自保視而下是也。孔安國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先後六卿次第，冏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冏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冏，畢，毛，皆國名，請侯入為天子公卿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禮次第為六卿也。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師其屬守王之門，虎臣即虎賁氏也。百尹，百官之長也。御事，諸掌事者，蓋羣士也。成王于將崩之際，召三公六卿大夫羣士，憑玉几以出命，命相康王，所以顯其事于衆人，而公其命于天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當與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古之立君者，惟恐事之不順，而衆人之不視也，然而可以絕窺伺之端，過禍亂之原矣。成王于此而正終，故康王亦自此而正其始，其事暴白于天下，人人得而知之，此順命之朝，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後世之君，則不然，父子之間，以死為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之為太子也，二十餘年，而其子已壯，一旦順宗病不能言，而德宗疑疾之久，不能召宰相，以託孤之事，至使宦者得以擬議其所立，倘非因衛太子公等草詔得至禁中，抗議立廣陵王，則其事亦危矣。說者以為幾有趙高之事，人主不可不以此為鑒哉。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言，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陳陳教。

則肆，肆不遠，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替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首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難，維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備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章乃成王發大命以示羣臣也。如日乙丑，而王崩前一日甲子，成王乃能發大命，歷敘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與己所以守天下，不言不亂如此，自非成王學問之力，何以至此。嗚呼！嘆而後言也。漸進也。疾大進而幾危矣，病者疾之甚也，病且日臻，既彌留日久，是以疾有增而無減必死者也。子忍既死之後，欲出誓言以繼續我所欲言之志，而不得，故我詳審以教命汝，以見言之不苟，發欲使聽之專也。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推言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父子以光明之德相繼，故曰宜重光，奠陳陳教，則詳此言文武化民之大端，治天下者以民為本，民之所麗者，在于衣食，文武先定其民之所麗，使民得所附著，不至失所，亦猶成湯慎厥德也。民既有麗，則衣食足矣，然後可教，陳之以教，既陳之以教，于是使民習其教，民習其教，則自不違其，上知所服從矣。我文武所以化民如此，故能革殷為周，集此上天之大命，在後之侗，乃成王自謂也。侗者，侗稚自謙之辭也。以敬而逆上天之威，蓋天威即敬也。成王以人合天，故曰逆天威，繼守文武之教，無敢替逾，而逾越，其所守之心，苟替而不明，則必至于放縱逾越。成王惟其不替，所以不逾，此數句乃成王學問所得處，在此為人主者，患在不能保宗廟之業，至于替逾，今成王守文武大訓，不敢替逾，則為君之責盡矣。無有歉然不滿者矣。今而將死，願受其正，又奚憾焉。今天降疾，殆，死生皆天理也。天降疾病于我之身，甚危殆矣，弗與弗起也，弗悟不覺也，不起不覺言其必死也。爾羣臣庶幾，明我之言，以敬而保元子，康王成王之所得者在敬，既以敬而逆天威矣，今復以此敬而授之羣臣，使以敬而輔康王，使嗣王能大濟于艱難，蓋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惟有以濟其艱難，而後可柔遠人也。能邇，謂治近常無所不盡其能也。安勸小大，庶邦，謂使小邦大邦皆得其安，相勸勉于為善也。為君之道，不能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則謂之不君矣。然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之要，當自一身始，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爾能思夫人自治其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爾不可以嗣子康王，冒進于非幾之事，非幾與危事皆威儀之反也。康王不進非幾與危事，則其所進者，當自治威儀矣。觀此章有以見成王之所得于周公者，惟此而已。故垂教之際，以是而付之羣臣。

呂伋取干戈虎賁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夫即位大事也古者豫建太子儲君之位欲其早定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亦以乙丑日迎康王入不待崇朝之間而嗣子之位定矣則變故何從而生哉此機會之不可移時也春秋以來魯昭公以十二月己未薨于乾侯逾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且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立乃在是月之戊辰相去六日蓋遲速進退受制于季孫意如不得以時定也又豈知廟命之書古人之意如此其詳密哉當是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太公之後也仲桓南宮毛親信之臣也呂伋掌兵非有仲桓南宮手將命以往則伋亦不承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亦不敢發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如此魯莊公自即位之初遂以兵權授之慶父卒至于國人不能制唐人以神策軍使宦官統之至于廢立自如然則兵權豈可以妄授之人哉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氏八人呂伋為天子虎賁氏也南門之外路影門外說者謂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宮在南門之外殊不知古人之意正欲使太子特出于外以兵衛再迎之而入顯示衆人明其為天子之子也夫然後姦邪屏息不復有窺伺之望矣不然安有成王羸疾彌留之久太子不在其側而在南門之外哉延入寢室恤宅宗東坡先生解翼室謂路影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翼故康王廢于翼室為髮居之主也恤愛也宅居也宗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狀設黼履綴衣  
 宰相之權如此其重也當百官總己以聽家宰之時故此篇自乙丑王崩之後凡稱命者皆太保之命極毛之取干戈太保命之冊度之作太保命之以至設黼履四坐陳國家之寶玉陳天子之轅車無非太保之命命士須材言伯相而作冊度不言伯相者丁卯之日去乙丑為近故繫上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之文也癸酉之日去丁卯為遠故又言伯相伯相太保互稱以其為三公則謂之太保以其為西伯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其為家宰則謂之相冊度者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順命于康王也成王雖頗有遺命未作冊書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澠玉凡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冊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王自乙丑崩至癸酉為九日矣乃始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太保命士須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梓與明器之類也秋者下土也辰者屏風畫為斧文自與黑為黼前出綴衣于庭至此復設黼履綴衣象成王平生時所為經于四坐言設則四坐皆設也

屬間南嚮敷重簾席黼純華玉仍凡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凡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凡西夾南嚮敷重筵席玄粉純漆仍凡  
 此即秋設黼履綴衣也王崩之後欲宣王命故布陳儀衛自秋設黼履而下王之所坐也自越王五重陳寶而下王之所寶也大略在賓階而下王之所乘也二人雀弁執執而下王之所衛也古人于制度典章文物之間所以如此者豈為華侈之具哉此有深意在焉當前王方崩後王即位之始此國家之大事所以陳此者其一則欲象成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欲以起後王愛慕之心使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也其一則起羣臣百官諸侯尊敬之心想慕天子而係心一嗣君也其一則以是表人主之尊天下無二所坐如此所寶如此所乘如此所衛如此如此其行殿如此其崇富貴所以絕天下觀望之心也古人深意不為文具由漢以來蕭何治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命壯麗無以重威及光武以漢家子孫司赫官儀之舊猶足以係民心之思漢則聖人于典章文物衣服車旗之制豈無意哉屬應也問者應東戶西戶屬之間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所敷重席者皆三重也樂其上席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篋桃枝也黼黑白雜紉也純綠也以黑白雜紉為綠也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因生時之几不改作也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于屬間之南嚮所敷重者篋席以白黑紉為緣以五色玉而飾幾几此見羣臣親諸侯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弱之席也綴雜紉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具有用以飾几也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以莞為席也畫純以五綵色畫帛以為緣也刻鏤之玉謂之雕玉此蓋國老嬖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路影為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非路影正室也西夾之南嚮敷重筵席以弱竹為席玄粉黑紉也以黑紉為緣以漆而飾几此親屬私宴之坐也以賓親屬不事華飾取其質也孔穎達云屬間是見羣臣親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西序之坐在燕樂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為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樂坐後蓋夾室是隱映之處親屬輕于燕樂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屬間親諸侯坐也東坡曰將傳先王順命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

象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風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段所陳乃王者之寶也越玉五重陳寶一句乃總下文而言之也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五重者西序二重弘璧也琬琰也東序三重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謂之重者雙玉為鼓陳寶者如赤刀大訓河圖之類皆是也赤刀先儒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大訓者虞書與謨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大圭也此則陳于西序之坐北大玉者華山之玉也夷玉者東夷之玉天球者雍州之玉河圖乃伏羲所畫之八卦此則陳于東序之坐北虞書典謨之訓與伏羲所畫八卦先王皆以為傳國之寶其重先代之遺文也如此風之舞衣風者古之國名也所制之舞衣合于法度也大貝亦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鑿鼓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來寶之此則陳之于西房謂西夾坐之東也兌和古之巧者垂乃舜時共工也所造之戈弓竹矢亦有法度此則陳之于東房謂東夾坐也舞衣戈弓竹矢之微古人技巧之末爾苟合度法則亦寶之蓋其精妙極于此無以復加也

大略在賓階而下王之所乘也二人雀弁執執而下王之所衛也古人于制度典章文物之間所以如此者豈為華侈之具哉此有深意在焉當前王方崩後王即位之始此國家之大事所以陳此者其一則欲象成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欲以起後王愛慕之心使事死如事

略之次者即金絡也。在階階而東階南階也。地道算右。故玉絡在西。金絡在東。先絡即象絡也。在左塾之前。門側之堂謂之塾。塾前陳車以鞶帶堂北面也。次絡即木絡也。金玉象皆以飾車。故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在右塾之前。左塾在門內之西。右塾在門內之東。左右皆北面嚮堂也。此皆路疑之門內。五絡取其四。不言革絡者。蓋革絡兵戎之用。故不必陳之。

二人雀弁執戣。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室。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室。一人冕執鉞。立于西階。此一段乃王之儀衛也。禮大夫服冕士服弁。凡言冕者皆大夫也。言弁者皆士也。士之衛殯與在廟同。助祭乃服雀弁。故執兵以衛亦用雀弁。鄭康成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惠三隅矛也。立于畢門之內。路疑之門。一名畢門也。天子五門。畢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亦名虎門。在門者兩廂各一人。故曰二人。雀弁者。鄭氏云。青黑色曰雀。戈上刃亦兵器也。堂廉曰。士所立處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曰四人。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言冕者大夫也。劉與鉞。亦兵器也。東堂西堂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垂。皆執兵以爲衛也。畢門之內與夾兩階。去覆爲。使士爲之。東堂西堂。東垂西垂。皆在堂上。去覆爲。近故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觀此一章。見古者執兵以爲人主之衛者。皆士大夫爲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也。觀立敘之。皆衣虎賁。皆選吉士而當掌。親兵者。乃太公之子賢者之後爲之。至于執兵衛王。又皆士大夫爲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氣習之所薰染。人主安得心術不正。曾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驥知禮。至漢之宿衛。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子爲之。猶有古意。後世苟簡人主。事近小人。不肯近君子。在王所者皆官宦武夫。則人主之德何由而成。而人主之勢亦何自而尊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陞。卿士亦麻冕黼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前而鋪陳。衛衛已定。于是傳命于康王。麻冕者。績麻三十升爲之。皆吉服。成王喪在殯。何以用吉服。爲天下之計。不得已而用之。于吉服之中。特示變焉。周禮衾衣五章。裳四章。此則于裳獨用黼焉。麻冕者。于裳畫黼行往乘之文也。形裳者。種裳也。皆吉服示變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陞。西階也。不敢當主。以其死親也。故由賓階而升。卿士。掌公孤大夫言之也。那君。諸侯也。麻冕黼裳。入就位。無所執事。故特言入即位。太保。三公也。太史。掌册書者。太宗。即大宗伯也。此三人皆如下文所言是也。皆麻冕形裳。太保則奉介圭于王。考功記。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介。大圭也。大圭即鎮圭也。康王之所守也。上宗。即宗伯也。或云。太保。或云。上宗者。大宗伯一人也。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一人奉同。一人

奉珥。同。名。使康王主祭祀也。珥王之所執。以禮行天下也。太保與上宗。皆由階陞而升。蓋承圭奉同。珥。皆是承王命。故重其事。由東階而升也。太史。亦書。即上文所作之册也。隨王之後。故王由賓階陞。太史亦乘書由賓階陞。進也。進王以册命。當時公卿大夫諸王皆在。而所以執事則在此三人。太保。太史。太宗而已。

曰。皇后。徽。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副。臨。君。周。邦。率。循。大。下。暨。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與。答。曰。眇。眇。子。未。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曰。册。命。之。辭。也。皇。天。后。君。成。王。也。親。徽。玉。几。稱。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康。王。繼。嗣。文。武。之。大。訓。以。臨。莅。爲。天。下。之。君。率。循。文。武。之。大。法。以。調。燮。和。協。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不。負。前。人。之。付。託。此。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康。王。子。是。再。拜。而。與。答。曰。眇。眇。言。其。微。之。又。微。也。至。微。之。小。子。安。能。足。以。治。四。方。以。敬。忌。上。天。之。威。乎。言。任。大。責。重。非。小。子。所。能。當。也。其。謙。沖。退。託。之。辭。如。此。

乃受同珥。王三宿。三祭。三啜。上宗曰。鑿。太保受同。降。以。異。同。乘。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既謙退自處。以爲不能當。于是一手受珥。受之于上宗也。既受之後。王以珥授宗人。執同而祭。禮成于三。故三宿。三進酒。極前也。三祭。三祭酒。獻于神坐也。三啜。三啜于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受華臣所傳順命也。祭之未必飲神酒受神之福。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讓王曰。鑿。福酒。鑿。福酒。舉。王乃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降。更。洗。別。祭。祀。以。變。爲。敬。不。可。用。王。之。同。也。既。既。異。同。實。酒。于。中。乘。璋。以。酢。璋。圭。也。酢。報。祭。也。王。既。祭。太。保。復。報。祭。酒。大。祭。祀。之。亞。獻。也。太。保。至。壇。前。欲。祭。祀。以。同。授。之。宗。人。宗。人。即。小。宗。伯。也。太。保。供。王。宗。人。供。太。保。即。以。同。授。宗。人。太。保。拜。白。概。云。已。傳。順。命。訖。王。則。答。拜。拜。概。所。授。命。也。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而。祭。王。則。三。祭。太。保。但。一。祭。而。已。祭。禮。亦。鑿。福。酒。宗。人。禮。之。曠。者。至。齒。欲。飲。而。實。不。飲。也。王。謂。之。鑿。太。保。謂。之。曠。者。互。相。備。也。宅。授。宗。人。同。宅。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舉。而。更。拜。白。成。王。以。事。舉。也。太。保。既。白。成。王。以。傳。順。命。事。舉。康。王。亦。答。拜。敬。所。白。也。禮。既。畢。則。太。保。下。堂。有。司。遂。收。器。物。諸。侯。皆。出。廟。門。殯。之。所。處。故。曰。廟。出。路。疑。門。外。以。待。康。王。之。後。命。也。此。篇。所。記。成。王。于。此。而。終。康。王。于。此。而。始。其。儀。衛。典。章。之。盛。作。史。者。記。之。其。文。簡。古。探。有。法。度。存。焉。

終。故定公制于權臣，不得以正其始。春秋元年必書正月，而定公獨無正月，魯于是乎曠年無君也。康王既受成王之順命，則是得以正其始矣。夫子序書直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諸諸侯，奔赴王喪，因新君即位而相見，故康王因此報諸之。此康王之語所以作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泥，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右；北面而立，布乘黃朱，布陳也。乘，四匹馬也。黃，馬之色。朱者，其尾旒也。諸侯朝見天子畢，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所謂享多儀是也。故諸侯皆陳四馬黃朱，以爲庭實。詩曰：「駉彼乘黃，則黃者出于自然，左氏傳曰：宋公子有白馬，公取而朱其尾旒，則未出于人爲。諸侯所獻之馬，必用黃，而以朱飾者，蓋黃有中順之色，象臣道。朱者君之服，象君道。諸侯體臣道，以從君令，故黃而朱之。賓者諸侯有賓客之儀，稱舉也。畢公率圭兼幣之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圭以馬爲幣，說者謂六幣所以享也。此特享禮之一，蓋因喪禮而行朝，故簡享禮之數。賓稱奉圭兼幣之辭而進曰：「一二臣言諸侯非一人也，衛爲王之藩衛也，敢執壤泥言執土所出之物，以奠于王，皆稱再拜，稽首拜送幣而手至地，以盡禮也。康王義在于繼前人，之德，則爲諸侯之主，受其幣，故答拜。王無答拜禮，以即位初謙退如此。」

太保暨丙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境我高祖夙命。」

太保爲冢宰，第一丙伯爲司徒，第二咸進相揖，率羣臣諸侯皆進戒也。不言諸侯者，以內而兼外也。再拜稽首而後戒王曰：「敢敬以告天子，以誠而告，欲王聽之。尊皇天改大國殷家之命而歸周，惟文武誕受美若，蓋自出姜里之囚，天命始順，用能憂恤西土之民，文武與邦自西土始也。太保所言美若者，蓋康王生長于深宮富貴之中，不知祖宗之得天命，皆自艱難之中得之，故舉此以爲戒。惟新陟王，升遐曰陟，指成王也。畢協賞罰，言或賞或罰無不當理，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賞也。如設倉伐淮夷，罰也。戡定厥功，能勝天下之強，定天下之業，所以有此休美。敷布以遺之子孫，今王敬之。文武成王所以有天下者，亦惟敬而已。今王當以敬爲主，張大六師之衆，俾國威振而天下服，無使我高祖之德，寡有之命。至于廢壞，然而常康王即位之始，羣臣進陳，不聞有廢德之言，惟曰張皇六師，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承者，盛德之事非一，而第及于六師，抑無乃羣臣教康王以好大窮兵，嚴刑酷法歟。非也。人臣之進言也，必因其君之賢而爲之言，置進權勢法制之說于寬仁之主，君子以爲通達，實再進恭儉于優游不斷之主，君子以爲不切，蓋康王賢主，其仁愛出于天性，所患者惟恐失之過謙，況守成之世，易以廢弛，故謙之六五，必曰：利用侵伐，大有于六五，亦曰：厥孚交如，成如，正此意也。」

### 尚書詳解卷四十三

#### 周書

##### 康王之誥

此篇與頤命之書相連，伏生之書，以康王之誥合頤命，後人分之爲二篇。然天子之居喪也，百官總己，以聽家宰，啜粥而深墨，寢苦枕塊之時，何暇以冕服朝羣臣，何暇出諸命，若高宗癸陰，三年不言，滕文小國之君耳。一聞孟子性善之論，滕定公薨，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未聞以言語語臣下也。雖太甲即位之初，既葬成湯之後，伊尹奉鬻，王祇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作伊訓，肆命祖后，亦未聞太甲以冕服朝羣臣出命令也。然則康王賢主也，召畢之徒，又皆元老大臣，曷爲其如此哉。說者曰：禮有正有變，喪服正禮也，冕服變禮也。然禮漸廢之以手者，皆其不得已，而後有變，非有不得已，則何用變哉。東坡引左傳子皮如晉之事，考據甚詳，然其書既定于孔子之手，爲後世之法，謂之非禮有不可也，姑存厥疑，以待能辨之者。

康王既尸天子，遂諸諸侯，作康王之誥。

讀頤命之書，當知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法，讀康王之誥之書，當知春秋書公即位之事，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成無爲則不書，魯昭公之薨于乾侯也，不得正其

歸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二伯父尚齊暨顧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華臣既進戒康王故康王報之以誥曰庶邦侯甸男衛不言華臣者言外以見內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惟予一人創報諸君若文武大平天下使人莫不得其均大富天下使人無有不足文武之為君惟務平富不務害人其德如此故所至之地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履載所及皆齊信齊一其心以信上之德文武之德所以昭明于天下四方萬里無不昭灼文武之德既達于天下又有其臣以宣布心力于天下熊能之士言有力也不二心之臣言一心也文武所得有心力之臣保安又治王家所以能受天下之正命皇天訓之以道所謂式教用休也付畀之以四方之衆文武之心猶以為未足也又建置諸侯樹立藩屏以輔贊我後之人康王之意謂文武之德尚賴人臣之助況當時建侯樹屏亦欲得人以遺其子孫今我其類爾諸侯華臣協心以事上亦猶熊能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為文武也今予一三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舉同姓之大者言之則異姓亦在內也爾先公之臣即諸侯祖父也爾諸侯之祖父所以服于先王之法度如何汝當遵守之以安爾先公之臣蓋爾能爾爾先公之臣所以服我先王之法則爾祖父亦得其安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身有彼此遠近之異心無彼此遠近之異身雖居外土而心之所向當常在王家用奉其臣道之所當順者敬爾侯度心在王室執非臣道之所順則臣道盡矣不可道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能盡臣職豈不為我之羞乎此見君臣同體也古者天子之于諸侯其言辭實望懇摯之切思慮下達如此汝諸侯安得不以一心奉上哉華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尚書詳解卷四十四

周書

舉命

此篇當知商之餘民三紀之後世變風移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舉公之化尤難于其終蓋當是時為善者衆易以勸也為惡者寡易以懲也故康王所以命舉公者歷數其善惡之俗防閑之道宜以嚴終此聖賢因時制變之道也康王知成終之難非有元老大臣雅德重望者不足以膺此之任故舉公以父師之尊而保釐東郊然則舉命之篇其治與君陳相因舉命言命君陳不言命何也君陳之命因子周公皆成王一時之事非若更王而命舉公也故不言命君牙之命因子祖父皆子孫繼述之事非若伯剛之為太僕也故不言命今攷二書若君陳之書尤詳言周公之訓而其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若君牙之篇尤詳言祖考之績而其言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則二書不言命其意可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舉命  
命作冊畢者作冊畢以命舉公也此經惟命周公後封伯禽于魯有作冊逸語與舉公之命言冊其他皆不言冊豈以伯禽舉公皆命之子嗣是以有冊歟抑亦其他皆有冊特舉其一以見其餘歟分居里成周郊成周之郊即洛邑也分別民之居里使為善者不雜于惡而為惡者不雜于善如下文旌別淑

區表厥宅里是也。周公之治商民其時民染舊惡未始知所向。故周公特含容之。告諭之。未嘗有所分別。至若陳之時則漸化矣。故君陳謂之分正有修者之可簡。有良者之可進。猶未敢明言分別之也。至畢公之時其俗大變。為善者多。而為惡者寡。不因此時則別之。則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聖賢因時適變。苟于周公若陳之時。而遂行分居里之策。豈不激之而生怨歟。因此亦可以見古人之教化。不惟于民如此。而教養人材亦有分別焉。虞書曰。侯以明之。誓用讒哉。王制曰。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亦分居之意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史官敘述所以命畢公之意也。惟十有二年。即康王即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之日。日出之光融。然乃六月之初三日。自庚午之後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自鎬京徐行至文王之廟也。古者封侯命有德。賞有功。曾于祖廟。示不敢專也。觀古人之意如此。豈可以賞非其人。祿非其德者乎。在文王之廟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使之保釐東郊。衛武公以諸侯入而為王卿士。此即後世更出迭入之意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股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咸厥威。民罔攸勸。

嗚呼。先嗚而後言。畢公為太師。謂之父師者。尊之也。夫君前臣名。禮之大者也。康王不名畢公。而稱之曰父師。古者人君體貌大臣如此。畢公乃四朝元老。受顧命以輔康王。而康王尊禮之。則當其在王之左右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矣。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此言國家所以致化之由。必先推文王武王。我文武之所以能受商命者。以其敷大德而得之。非無故而得之也。以文武之聖。又有周公輔贊左右。先王安定其家。自武王既喪。四國流言。三監挾淮夷叛。當此之時。不有周公周家王業其殆哉。茲股頑民。遷于洛邑。周公知商俗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驟變也。于是有謹密之意焉。其所以謹密之意。觀多士多方之費。可見遷于洛邑者。非以勤勞邊徙之也。使之離舊土之惡習。以新其觀聽。使日見周家之德。日與周家之教。日親近周家之賢士大夫。日睹周家之聲明文物。庶幾用化其教焉。既歷三紀。十二年為一紀。三紀已三十六年矣。其世既變。其風既移。故四方得以無虞。商民特東都一邑。爾而曰四方無虞者。京師天下之根本。東郊之民無虞。則四方無虞。觀下文所謂邦之安危。惟茲股士。可見若民一體也。世得其安。即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寧。康王惟本言之。今日之所以無虞。以寧者。皆文武周公以基之。雖然。有以基于前。而無以繼于後。知其化之所已。而未知其化之所未至。則他日之事。亦不可保。道有升降者。康王知消息盈虛之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亂。有安必有危。其不可恃也如此。惟當有以革其俗。則可長其安。蓋其俗苟未盡革。則一時之安。雖若可喜。而他日之變。殆未可知。此康王所以欲畢公分別善惡。以盡革其俗也。上文既言世變風移。而曰俗猶未革。何也。蓋世變風移者。舉其大概。而餘風未移。則民亦未純乎為善也。故善也。有以善其善。則善者顯而不善者懼。此

民所以知勸。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亦此意也。

惟公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則稱道畢公之德也。雖是稱舉畢公之德。而康王之德亦于此可見。蓋知人者必先自知。當非康王平時德盛仁純。闡室屋漏之中。無有愧怍。安能知畢公之德如此其詳。惟公德德德勉也。人皆有此德而勉之者。鮮所謂勉者何。即克勤小物處可以見之。惟其知所勉。是以孜孜汲汲。常有不自足之心。至于小物而猶知克勤。常人之情。莫不以大節為可尚。而小者易於忽略。聖賢之小節。處不忽。則其大節亦可知。此小物之勤。所以為難。乾卦九二。聖人之德也。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言。即小物也。孔子稱顏淵之賢。惟于簞食瓢飲。觀之。貶微生高直。惟于乞醯之事。見之。後世如漢武帝。號為知人。識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處。識日磾于不轉盼處。是亦此理也。弼亮四世。即輔佐文武成康也。正色率下。謂正其顏色。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也。聲色之化。民未矣。然形于外者。皆其中之所存。曾子所謂正顏色。斯近信矣。以此率下。人皆有所觀感。發助。誰不祇敬。師法畢公之言乎。惟其平時畢公所以正身者如此。故四世皆賴其功。嘉績之在先王為多。其遺休足以沾丐後人。予小子今日所以垂拱而仰其治之成。皆畢公之力也。觀康王稱道畢公之德如此。想見其簡默靜重。嚴毅可敬。可以斯人膺保益之寄。康王其亦不輕于用人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誰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辜。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前既美畢公之德。此則命之以事。今予祇敬命公以周公之事。是以周公而待畢公。亦猶成王命君陳以式周公之訓也。往哉。自今以往。東郊。當旌別淑慝。明辨其善惡。使不相雜。表厥宅里。謂表異其所居之里。若後世孝子順孫。旌表門閭之類。彰其善。而使為善者有所顯。擯其惡。而使為惡者有所病。樹之風聲。樹立其善風。與其善聲也。堯之化及于後世。猶曰堯之遺風。禹之教及于南。猶曰南暨聲教。蓋惟風聲能發動人。使人聞之。而思奮感。自有所興起也。豈必家至而戶曉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所以表其為善。雖有所別于鄉里。而未表其為善也。茲猶有不率循其教訓之常者。于是又表其為善。而殊其井疆田里。使之不齒于鄉里。不得預乎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中。凡若此者。皆所以俾之知所畏也。表宅里。樹風聲。而後人知善之可慕。殊厥井疆。而後人知惡之可畏。是非善惡之心。誰獨無之。其所以安于惡。而自棄于善者。正以無所畏也。然而也。今焉善惡如此之分別。有以誘之于其前。又有以沮之于其後。民安得不捨其舊而新是圖哉。惟康王之世。然後可以用此。蓋民有愧恥故也。以用之于周君若陳之時。則非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之地。昔已畫為界。久而不能無遷移也。故使重而畫之。封疆守禦者。已有入。久而不能無懈弛也。故使謹而固之。然則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而猶不忘郊圻之畫。以辨其境界。封疆之守。以固其防備者。蓋居泰之世。治泰之道。當如此。不然。則既治而忘其亂。既安而忘其危矣。先王之時。所以法度詳密。無

有倉猝不虞之變者。蓋其蚤正素治有如此者也。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東郊安則四海安。何疑之有。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徐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游陵。德實悖天道。傲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土。席龍惟舊。估侈滅義。服美于人。駢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閉之惟艱。貧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畢公之子東郊也。豈無政事以正其民。而政之所貴者在于有常。而非拂人情以為奇也。豈無辭令以告其民。而辭之所尚者在于體要。而非遠乎理以為博也。不惟好異而已。好異則政不常。辭不體要。上之人示人以儉。薄民安得不滋其僞。靡靡相隨。順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者。以之為賢。說者謂商人之俗。有類乎秦人之俗。且引畜夫之事為證是也。雖更世變之後。餘風尚存。公安得不以此為念乎。為政之道。惟務變革其俗。勿以為風已移而遽忘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古人之言也。世祿之家。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鮮克由禮者。其習使之然也。德者人所固有。今以其放蕩之行而陵之者。忽之之謂也。人欲熾而天理滅。此所以悖亂其天道也。傲化奢麗。萬世同流。傲化者。不善之化也。以奢侈華麗相尚。雖相去萬世而同一流。蓋傲化之末流。古今所同也。茲殷庶土。席龍惟舊。估侈滅義。服美于人。駢淫矜誇。此言商士之鮮克由禮也。當時所遷之頑民。皆貴顯之家。席居也。所以居其寵祿日已久矣。惟恃其侈以滅其合宜之義。古人衣服之間。辨貴賤之等差。而商士則以衣服之美務求勝于人。此其心安在哉。為驕恣為深過。為矜伐誇大。將由惡以終而不變改。此非言畢公之時如此。蓋述其前日之惡。周公君陳之化。既有以收其已放之心。而隄防以閑之者。實在畢公之世。蓋人之心莫難于已放之時。而尤莫難于既放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此篇之善言商民之惡。與君陳篇不同。蓋當俗之未化也。有見于善。無見于惡。故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見其善也。苟為不然。則將有忿疾之心矣。俗之既化也。有見于惡。無見于善。故曰。商俗靡靡。估侈滅義。是見其惡也。苟為不然。則將有苟安自足之心矣。古之治天下者。不敢忘乎民之惡俗。以啓吾苟安自足之心。蓋重教化以之為大務也。以舜之世。比屋可封。而猶以寇賊奸宄。五品不遜為慮。後世如賈誼號為通達國體。當文帝當禮義之餘。猶太息于秦俗之未去。所謂知教化者也。畢公之政。難于防閑之術。而所以閑之者。豈嚴刑酷法之謂哉。曰。教而已。禮義生于富足。惟資富者為能知教化。既富有以養其身。又知訓以養其心。則不犯非禮。動與理合。和氣生而乖戾不作。故可以永其天年。蓋惟全天下之正性者。為能順天下之正命也。所謂能訓者是。豈外人之心而別有所謂訓哉。惟德惟義。是大訓也。德者人心之所得。而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上焉雖善。無微無不信。不信民不從。古訓者。即人心之所同。然而驗之于古之已然也。古訓之所載者。亦惟德義而已。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民也。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就有過此者。君陳一篇。猶及于辟之說。三細不宥之說。未免乎刑也。此篇雖數商民之惡。務務別之。以生其愧恥之心。無一言及于刑焉。又足見世變風移。刑可措而不用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袵。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嗣。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此章又言商民係天下之利害。畢公之任。當有以成周公君陳之化。至此已世變風移。安有反側之變。如三監時。而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此殷士。常若變故之迫乎。其後。此維持保借居安慮危之意。然邦之安危。雖在商士。而化商士者。在畢公之德。不剛不柔中之德也。謂寬猛相濟。不急迫縱弛之謂也。惟合于中。則其德信乎修矣。周公之謹厥始者。此德也。君陳之和厥中者。此德也。畢公之成厥終者。此德也。克慎者。恐殷頑民是也。謂之慎。則多為之訓。誨誘掖。惟恐其為變。而未可以刑罰繩之也。至和厥中。則異于始矣。和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也。謂之和。則有相濟之義。意詳以止辟。三細不宥。而稍可繩之以法也。至于畢公之世。則又異于中矣。惟當有以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天下之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怠弛。則周公君陳之化。皆為之不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者。同于化民也。心者。同于欲民之化也。道出于心。心合則道同。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聖賢之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惟其三后相繼。歷年既久。其化滋深。故道則改治。而政自然治。其深則潤于生民。謂之潤。則其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由內而外。則京師既安。而四夷左袵。亦無不咸賴矣。自下而上。則生民既安。而一人之尊。亦膺受多福矣。人君以天下為一體。內外上下。無二體也。不特四夷咸賴。君得其安。在爾畢公之身。亦能為成周建立無窮之本。亦有無窮之命令矣。畢公豈好名譽之人哉。而康王云爾者。蓋為善必有命令。命令善之彰著也。非為名而為善也。畢公能為成周立其無窮根本。則自然有此命令。亦猶君陳篇曰。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也。不特畢公之身如此。雖畢公之子孫。亦順爾之成法。以為治矣。甚矣商民所係甚重。以蓋爾之微。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久而畢公之子孫。皆于此乎有賴。可見周自周公以來。以商民為重。人之常情。多忽略于垂成之際。故康王之戒尤嚴。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欲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尚書詳解卷四十五

周書

君牙

觀史之所載穆王車轍馬跡，偏于天下，則穆王乃無道之主也。此經所載三篇之書，皆穆王所作。夫子定之，以為後世之法。意者三篇之書，殆出末年悔過之後。因祭公謀父作所招之詩，以收王心。而王于此知所改悔，故三篇之書，有文武成康之遺風。康王之子是為昭王，昭王之子是為穆王，昭王南征而不返，至齊桓伐楚始問其罪。穆王即位之初，不知討賊，專事八駿之遊，觀此篇小民咨怨之言，知其為世降俗薄，不及成康之世矣。文武之讓烈子孫，猶得以世守之，而無闕然不足之處。然後知先王創業之規模，愈久而愈無弊者，以其出于正故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大司徒之官，掌邦教也。芮伯在康王時，嘗為司徒，而此有微乃舊服，無悉祖考，說者以君牙為芮伯之後。史無所據，亦未可知。必世臣之子孫也。虞夏商周以來，以忠厚待其臣，故功臣之後必錄用其子孫之賢者。虞書曰：賞延于世。商書曰：世選爾勞。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下及春秋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趙武之立不致後，其亦有先王之遺風歟。

尚書詳解 卷四十五

四九九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穆王之命君牙，不稱其德而稱其先祖父之勳勞，正欲君牙知所企慕，當以祖父為準的，想其故家遺俗，典型尚在，君牙得于傳聞目擊者，亦熟矣。乃祖父世篤其忠貞，服事勤勞于王家，其成功紀于太常之上，日月為常，王所建也。祭祀則用之，功臣紀其名于太常，當與日月爭光，垂名不朽，蓋人臣有不可忘之功，故人君示不能忘之報。或紀之太常，或祭諸大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皆古人報功之意也。以此示子孫，誰不知所儀型哉。魏徵之後，乃有魏晉而祖風以振，盧懷慎之後，乃有盧杞，而祖風以墜。嗚呼！若穆者，可謂能世其家，而盧杞亦何面目見其祖父于地下乎。惟予小子，穆王自謂也。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所用者亦惟先王之臣，為之左右輔佐，以治四方，謂之先王之臣，則君牙亦嘗歷事昭王之臣矣。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其反噬也。涉春冰，恐其陷溺也。皆憂危之甚也。自非穆王因悔過之後，其安能兢兢恐懼如此哉。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艱，民乃寧。穆王知天下重任已不能勝，憂危如此，是以有賴其臣，故命爾為子之翼，作股肱心膂，以同體之義待其臣，亦猶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上下之分雖不同，而相與之情無間，異體爾君，牙今繼其事。蓋爾之祖父亦嘗為司徒也，爾當無釋爾之祖考。弘敷五典而下，乃司徒之職當如此也。五典即君臣父子之類，司徒之所以教民者在此也。爾當大布五典，用是以和民之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即五典自有準則，不可踰越之理也。爾之君臣者，不可施之兄弟，施之父子者，不可施之朋友，豈非則乎。爾民不能盡其則者，在掌教者之和之而已，和之之道，莫如己以率之。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觀而化，蓋其容貌聲色之間，有以儀型之也。民心無中，惟于爾而取中，則民有所感而化，蓋其暗室屋漏之微，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也。古之教民者，自其身始，故身正而後民從之，教民者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己，安能使其民之從化哉。中者不偏之謂，正者無邪之謂，中正一理也。中可以象正，正不可以象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暑也，雨也，大寒也，此冬夏時之常也。而民不免怨咨其上，此心失其中正也。民心一失中正，而暑雨祁寒，不免怨咨，則治民者，不亦難乎。中有至易者存，若專以為難而不圖其所以易，則難者終于難矣。所謂易者，亦在吾身之正，吾心之中云爾。以吾之中正，則民乃寧，而怨咨不作矣。堯舜三代之世，不患乎民之怨咨，而惟患其民情之不得以上達。堯之洪水，下民其咨，太康一為遊畋之舉，而黎民咸怨，成康一為遊都之舉，而小民皆怨，蓋平時於憐安撫之者，至一失其所欲，則怨咨形焉。而上之人，亦無有不知，則亦深體乎民情者也。觀小雅之詩，民於然怨刺其上，而天下終于不亂，蓋情之得以達也。秦人說監諍之法，民不敢言而敢怒，上之人愈不知，而下之人益以離矣。

尚書詳解 卷四十五

五〇一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造周之謀。雖然而大明也。武王繼伐之功。其美為可繼承也。文謨武烈。豈止為一時計哉。開導佑助我後之人。釋然一出于正而無虧缺。天下之理。惟其開端者正。則其傳必遠。缺者必其始之不正也。安有大中至正之道。不能久其傳哉。穆王之時。歷世已久矣。而文王之謨。武王之烈。在人者未泯。豈非正乎。爾君牙當以敬存心。明乎我之所以訓汝者。用奉順于先王。不墜其所為。讓烈穆王。對揚文武光命于上。而君牙揚文武光命于下。謂之對揚。君臣之間。皆以守祖宗之家法為心。追配于前人。即先王之臣也。古者創業垂統之君。其規模一出于正。則雖衰世僻王。猶可以遵守。故夏之祖有與。則其子孫于失邦之後。亦能逃之為戒。商之祖制官刑。敬于有位。則其子孫雖既立不明。而其臣猶舉之以為法。無他。以其正也。漢高祖有戚夫人之醜。治宮室之壯麗。唐太宗閹門之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無法。則其規模亦淺。宜乎後世子孫得竊之以藉口也。源之不清。而資其流之濁。天下安有此理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末章復申前意。先正即前人。也。舊典即舊章也。先正之臣。已有故事載之典籍。可用之以為法。民之治亂在茲。能守此法。則民治。否則亂。既曰時式。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無非皆以前人為法也。能如此。則足以昭明汝君之治矣。有賢臣則君之治益顯矣。穆王雖無道之主。而悔悟之後。命其臣專守祖宗成法。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其亦賢乎哉。

### 尚書詳解卷四十六

#### 周書

周命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文武周公之遺風餘澤尚存。而穆王所以命伯冏之意。端有所自來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準人下及于緹衣。虎賁者。親近人主之臣。常情多謹擇其大。而忽略其細。故公卿大臣。每加之意。而幾近私昵之小臣。則忽之。殊不知古人所以成養君德。至于無缺者。多此等人。是故周公舉此以戒成王。而家法之傳。至于穆王。命伯冏一篇。其原蓋出于此。下逮春秋之世。此意尚存。若悼公之在晉。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荀卿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程鄭為乘。馬御六驥屬焉。使訓羣驥。彼諸御之與羣驥。平時所職。特在鞍馬之間。爾悼公必命其官之長以訓之。豈非穆王命伯冏正于羣僕侍御者哉。往者穆王聘心于車轍馬跡之間。未必知此。自非文武周公家法所傳。習熟于穆王之所見。其安能如此。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周命。

太僕正者。太僕之長也。太御中大夫也。按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為僕之長。太御掌御玉幣。與君同車。至為親密。左傳。隨侯龍少師。以為車右是也。

王若曰：伯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王若曰：而下數語，皆穆王自見為君之難如此，所以戰兢自持，思至于無過之地，則不得不推左右親近之臣是賴。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穆王自非懲創初年之事，悔過之深，則安知為君之果難也哉。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固匪正人，以旦夕承厥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此章有以見文武之聖德，猶且有賴于小大之臣，聽足以聰，明足以視，遠者純一也。聖者無不通，其實則一德，而所以稱名之則四也。文武雖有此聖德，尚且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至于侍御僕從者，無非正人為之。古人言用人，大率小大遠近兼舉，不遺如說，命官惟賢才，必言左右之惟其人。如君與稱商家，王人罔不秉德，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立政言準人，牧夫必言趨馬小尹，左右惟僕，古人所以如此者，深見呢近之臣，氣類易以漸染，言語易以乘間而入，以正人居之，則朝夕必有開導誘掖之功，必有薰陶漸漬之善，設若以不正人居之，則諂諂面諛，日入人主，習于為不善，殆有不自覺者矣。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惟是不善，惟是小大臣至于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則朝夕承弼其君者，自然能格其君之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身無擇行，發號施令，罔有不威，而口無擇言矣。夫十目十手之地，易敬也，至于不睹不聞之際，而加敬，始謂之罔有不欽矣。作意而言，易善也，至于非作意而言者，亦歸于善，始謂之罔有不威矣。自非盛德之至，表裏若一，顯微無間，何以至是人主之身，未至于欽與威，在已有絲毫之未盡，行于天下者，必不能人之己從也。吾身苟至于無不欽，無不威，則威應之機，自有不容觀者，吾不求于民之祗若，而自爾敬順也，吾不求萬邦之休，而自有美化也，自源祖流，其理如此。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穆王之意，謂文武之聖，猶賴小大之臣，況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則當如何哉。左右前後之士，常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繩君之愆，糾君之非，可也。曰：匡，曰：繩，曰：糾，曰：格，無非所以救過于未萌，庶幾君德不至于失，而文武之功業，可以繼紹矣。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為羣僕之長，使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俾無一邪人，問乎其間，然後勉爾君之德，交修其君之所不逮，交修則羣臣中皆知所以進諫，無一人而不修也。古者無親疎遠近之臣，皆得以進諫于上，且太僕之官，特掌王御車之事，而穆王資之以繩愆糾謬，以其一事推之，其他事皆然，則羣非繩愆糾謬者乎。昔者先王命適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芒屨跣，虞人得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管仲侯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人也，得以正趙文子，屏翳，得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類者，豈非先王之遺風乎。夫惟合小大遠近無一而不進諫，故主人主之德，所以無失，後世諫有常員，越職而言者，有罪，則久異于古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辟御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伯問為太僕之長，則自太僕而下，道僕田僕之類，皆其僚也。皆伯問之所得簡拔也。古人用人之制，自有要而不煩者存焉。若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心百執事之選擇，則安能盡察其人之賢否，惟委之其長，焉使其長皆得以自辟舉其屬，則人主不過擇數人之為官長者耳。周禮為官三百六十，而官各有長，如宮正為在宮者之長，酒正為掌酒者之長，其賢否功勞最，皆責任其長焉。不若後世以天下之官，而皆萃于錢曹一人之智，而欲周知衆人之賢否亦難矣。此一章深見古人為治之體，巧言令色，使辟御媚，皆不正之人，以辭色而取媚，如此等人，乃庸主之所喜，而明主之所惡，故堯必畏巧言令色，孔子必惡利口遠佞人，豈容有此等人，廁于羣僕之列哉。其惟吉士可也。吉人之辭，必無巧言令色，使辟御媚者也。所以然者，以其僕臣之正，不即后德之所係，故僕臣之正者，厥后無有不正，僕臣進諛說之言，稱頌君德之不暇，則君必自為聖，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則羣僕之職，豈可概以為車輅之任，而不之選擇哉。

爾無昵于佞人，充耳目之官，適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爾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至此，丁事懇切，不厭其言之重，既曰：無以巧言令色矣，又曰：無昵于佞人，慎簡之人，即巧言令色之人也。以佞人而任耳目之官，為王侍從，則是為充官，充官者，備員而已，耳目之官，所係非輕，豈可以佞人備數，若使佞人為之，其以非先王之典，啓迪其上無疑矣。若不以為吉，而惟以貨財為吉，使貨賂公行，惟納賄者得遷居羣僕之列，是厥病其官，而職為之不舉矣。惟貨其吉，此乃衰世之事，何為穆王之時，有此蠢蠢而趨利，惟王道衰微之際，人不畏清議，故好利之心，得以奪其好義之心，知有清議之可畏，安有舍義而趨利，惟王道衰微之際，人不畏清議，故好利之心，得以奪其好義之心，觀穆王于此，其與乎呂利，益言貨亦足以見其風俗之漸衰矣。惟爾大弗克，爾厥辟，古之所謂敬君者，惟以仁義與王言，惟知陳善閉邪，後之所謂敬君者，惟能伺候君之顏色，迎逢君之指意，汝伯問若以佞人充官，以惟貨而厥官，則汝之不敬君，孰甚焉。惟予汝辜，我亦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矣。嗚呼，欽哉，惟當以敬為主，常輔汝君，使由常憲之中，不出常憲之外，則汝之職，豈矣。詳復此篇之辭，如左右前後之臣，皆得繩愆糾謬，如太僕長得得以選其僚屬，如惟貨其吉，以利進身，古人制度詳密，與乎風俗之厚薄，皆于此乎有攸。

呂命者，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既命呂侯為司寇，則所告者特呂侯爾。而孔子序書，特曰穆王訓夏贖刑，蓋此書雖命呂侯，而其意則實以此而訓諸侯。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是因呂侯而併告天下之為典獄者也。贖刑者，即唐虞金作贖刑之法，此篇其罰千銀百銀是也。呂刑不止于罰，以罰之鉅數，為刑輕重之準。故夫子序之曰：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荒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刑稱惟呂命，王享國百年，遠期荒忽之年，方且詳度時宜，為之增損輕重作刑，以詰治四方。史官書此，亦有意存焉。人惟歷年之久者，其更事必多，其諳究人情必熟，至于垂老之年，則其少年剛果之血氣，消除殆盡，仁愛之心，至此時始發見。想當盛年之時，尚留意車轍馬跡之間，其計慮必未及此。

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懲賊，而後盡。允奪攘矯虔，苗民弗用，罔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極厥辜，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瀕瀕禁罔，中于信，以覆誼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乃堯舜以前三皇時事。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三皇時事無所攷據，略見此篇。此穆王將說堯舜以德化民，先說制刑之因。蓋自堯尤苗民始，若古有訓，即古人之大訓，載三皇時事也。堯尤九黎之君也，即與黃帝戰于阪泉是也。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食，雖飲而已，安知所謂亂。惟堯尤創為不義之舉，民皆從而化之，于是為亂之始。所以延及乎民，無不習于堯尤之惡，為寇以盜民財者，為賊以害人舉者，以偽為義，如鴆鳥搏擊者，為惡于內，而為姦為宄者，奪攘以劫掠人者，矯虔以詐取，而至于度劉殺戮者，凡此數者，皆是平民始初為惡，出自堯尤苗民，即三苗之君，先儒以為堯尤之後，此未可知。民既寇賊，則其刑亦無惡于用刑也。今也苗民，卻不用制之刑，惟作五虐之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不以善用之，而以虐用之，則其慘酷殘忍可知。方且自以為法當如此，不惟有罪者殺戮之，至于無辜之民，亦被其殺戮。爰始淫為劓刑，極厥辜，越茲麗刑，去鼻也。剕，去勢也。剕，額也。此四者以淫過而用之，自苗民始也。觀此二始字，見堯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後世用肉刑，皆本于此。卑卑之五刑是也。雖然，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苗民為亂，則極其亂，此苗民之過也。堯舜在上，既治苗民之罪，則易為用此肉刑，以效苗民之尤乎。仔細致之，民既為寇賊，則其刑亦宜極其重。然堯舜治之，不可不以刑。苗民既為亂，則此刑豈可廢。廢其刑，適以長民之奸，而召天下之亂。但堯舜之刑，與苗民同，而所用刑者，與苗民異。苗民之刑，乃所用之刑，而堯舜之刑，乃不用之刑。苗民之刑，乃淫虐之刑，而堯舜之刑，乃防為惡。惡，苗民之刑，乃殺戮無辜之刑，而堯舜之刑，乃原情定罪，輕重各有差等之刑。聖人非不欲去此刑也，其勢欲去之，而不可。漢文帝既除肉刑，之後，議者不深究聖人所以不得已用肉刑之意，而區區欲復肉刑之法，以此為復古。嗚呼！王井田封建，良法美意，所望于後人遵守不替者，至已泯沒無餘，乃于先王所不得已而用者，區區欲復古。

尚書詳解卷四十七

周書

呂刑

呂刑之書，雖為訓刑而作，其實輕刑也。何以知之？即周官而知之。周官載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是大辟與宮皆五百也。至穆王時，其屬三千，大辟之罰至于二百，而墨劓之罰二千，是輕刑則增其條目，重刑則減其也。然則周公之制，非歟？曰：民習于重而未敢以驟去也。又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蓋自唐虞而後，德漸衰，俗漸降，刑漸重。至于成周之民，耳目習見夫刑之重也，而驟然去之，則適以啓民之奸心，無乃召亂乎？至于穆王之時，雖是世降德衰，不及文武之盛時，然而承成康刑措之後，民之犯輕刑者有之，而無有犯死刑者。穆王于此始減其死而增其輕刑，為之設法，以遵唐虞之舊觀。天下之勢，惟是風俗淳淳，反樸方可以輕刑。故在唐虞之時，則輕刑如舜所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極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是也。在穆王之時，則可以輕刑。如此篇訓及贖刑是也。所以此篇近不取夏商周之法，而遠述唐虞之舊，蓋唐虞之化，專以德，不以刑。唐虞之所謂刑者，特以防民，使歸于德而已。嗚呼！穆王之用心，仁矣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之名，豈不失古人之意哉。穆王此章欲述堯舜之事，先自始初處說起。刑刑者，民之陷于刑也。三苗既淫，爲刑則極。故凡民之墮于刑者，合并而爲一法，不分輕重等差也。有辭者謂無罪者，也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自有差等。今有苗于有辭者，更無差等，民起而相漸染，混泯禁禁，言其昏亂之甚。民生本來自有信，亦與渺茫荒忽之說無相干。惟苗以淫虐殺戮無辜，斯民不知罪之所因，善者亦得罪，不善者亦得罪，所以生民至此，皆無信心，信不由中，則盟盟于鬼神而又自覆之，以見其無信之甚。庶戮者，衆被罪之人，爲有苗之所虐威者，方且並告無罪于上帝，言其疾病則呼天，上帝監視下民，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刑所發聞者，惟腥臭之刑爾。刑本非美事，而謂之馨香者，以德用之則爲馨香，不以德用而以虐用，則爲腥臭。穆王言用刑起初皆本于苗，非聖人本心如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刑，衆寡無辜，皇帝清問下民，衆寡無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章見帝堯所施，自有次第，先遏絕苗民，以除其害民者，于是命重黎之官，以辨神人之分，其次命羣后以經常之教示民，其次方始皇帝崩已下，問于民，皇帝即堯也。視庶戮不辜之人，陷有苗之虐，堯獨哀矜之，遂以威而報苗民之虐，堯之所謂威者，下文所言是也。遏絕之使不得長世，以在下國，此即威也。所以報虐也。堯知教化之本原，斯民惑于渺茫荒忽之說者，以其善惡不明，禍福不測，故求之于神，使當時爲善者得福，爲惡者得罪，民知正理自當如此，何用求之于神。堯既遏絕苗民，乃使重黎主天地之官，絕地天通，使神之在天者，不降于地，而人之在地者，無預于天，人神既不相雜，罔有降格，則民知有人事，不知有惑之說矣。堯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顛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以屬神，黎以屬民，使服舊常，無相侵瀆，是之謂絕地天通。由是觀之，帝堯與顯帝，皆有命重黎之事，民雖知神人有定分，而未知常經之教也。羣后虛心以逮下，明其顯然之明理，以果輔斯民之常性，使之入有父子，出有君臣，耕鑿有飲食，如此則人理明而人心自正，衆寡之情，安有掩蓋者乎。向者衆寡之情，不得以通乎上，以人神雜揉，詛盟共與人，惑于邪說，有罪無所告訴，今也人理既明，斯民皆得披心腹，告訴于上，皇帝因民之情，無所蔽也。又屈己清問于民，謂之清則堯之心，亦洞然清明，無有一毫之私意，是誠之下接乎民，衆寡有辭于苗，方始明言有苗之罪惡，堯雖知苗之罪惡，亦未嘗有忿疾之心，但以吾之德爲威，其威非虐也。而苗民將自畏矣，以吾之德爲明，其明非察也。而苗民將自開明矣，堯之治不責于苗民，而先反求諸己，蓋在己者既盡，則天下豈有難化之俗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三后下文所稱是也。恤，愛也。故愛民之功，若伯夷降典，以爲愛民之功，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以爲愛民之功，典即禮也。伯夷所掌者，秩宗之職，天地人之三禮，折民惟刑，使知所畏，則自知禮之可愛，羣禮而

及于刑，蓋禮與刑一事而非二也。出禮則入刑，折民以刑者，正使之入于禮耳。當時契敷五教以教民，今也不言契而言伯夷，蓋伯夷與三禮，可以起斯民尊敬之心，當時之民惑于詛盟鬼神，愚慢之說，不知尊敬天地人之常理，故伯夷首以禮典正人之心，人心不正，則雖有平土不可居，雖有嘉穀不可食，聖人命官自有輕重先後，伯夷所以居禹稷之先也。惟人心既正，然後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而人始得安其居，山川各有主名，如淮海惟揚，荆河惟豫是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而人始得備其養，降播種者，教之以播種之事，使農之所殖者惟嘉穀，若生民之詩所載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之職雖不同，而同于殷民之功而已。殷，富盛也。孔安國曰：禮教備衣食足是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乃自命重黎而下，堯經歷數節次而後至于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知聖人當初制刑，本非欲恃此以整齊其民，先有以教之養之，然後有以防之，刑者特隄防之具耳，制有隄防檢押之意，以刑之中者而防制百姓，則不失之重而過亦不失之輕而不及，凡以教民祇敬其德而已。觀此須見古人治民自有次第，又須見古人之刑與德本非二事，典非刑也，而曰降典，折民惟刑，則刑與典爲一，刑非德也，而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則刑與德爲一，後世以刑與德與典爲二事，故教民者不知所以隄防之意，而掌刑者始專事殺戮矣。後世以皋陶爲士，不預三后之列，吝之也，非也。堯豈薄夫用刑之官哉，特以教養未備，則刑非所先耳。

禮稷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衆彝。

此又合而言之，大抵從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前面所命三后皆政事也。此一段乃德化也。君臣之間，雖有政事如此，又當以德化陰騭潛率之，稷稷敬也。明明德之著見也。君以稷稷居上，臣以明明居下，君臣皆以德率其民，所以照灼四方，四方之民，皆化上之德，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衆彝者，君臣雖以德率民，而不敢忘夫隄防之具，天下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天下不能皆從上，而有違戾焉，所以明其刑之中，率治其民，以輔其常教，刑謂之中者，卽刑之管理也。中之理隨寓而在，當其重也，重有中之理存焉，當其輕也，輕亦有中之禮存焉，非謂于輕重之間，執其一以爲中也。刑既管理，則彝常之教自行，曰教祇德，曰降典，曰衆彝，聖人用刑之意，其大略可見矣。典獄非說于威惟說于富敬，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帝堯之君，臣有不忍用刑之意，故當時之爲典獄者，皆重其事而不敢以輕視之，威者倚法以爲虐也，富者依勢以取貨者也，此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若非絕止其威，則絕止其富，二者皆不可有一，既絕其威，又絕其富，則用心果安在，惟敬惟忠而已。敬則有所慎重而不敢輕忽，忠則有所畏而不敢慢，凡人言語有可探則必其是非之不純者也，言至于無探，則其德之純一可見，此卽天德也。天德無私是也，成富之念絕于其外，而敬忠之誠存于其中，此非無私之天德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斯人者也，今也典獄之臣，德與天爲一，則所以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在我矣。豈非在下而與上天爲配合乎。天能制人之大命，而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是之謂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嗚呼敬忠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此盛德事也。曾謂一典獄之有司。而足以盡之乎。蓋獄重事也。古人以勸天地。威鬼神者。莫不在此。自非德與天為一者。不可以居此之任。吾觀皋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蘇公之刑。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穆王之刑。至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下之所感化者。在刑。王國之所長久者。在刑。人君之所以享福者。在刑。則豈特制生人之命而已哉。自非惟克天德之士。安足以語此哉。後世惟以刑為慘酷殺戮之具。故舉而付之庸常之人。其視古人有間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豈非時伯夷播刑之通。其今爾何。德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既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自此以前。既言帝堯之君臣矣。自此以後。穆王獨告時之司政典獄者。天牧者。代天以牧養民者也。司政典獄之任。獨非天牧乎。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典天。敝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爾惟知職為天牧。則所以用刑者。當知所取舍矣。伯夷之刑。不可不置。而有苗之刑。不可不置。以深為懲戒也。曰。何。豈曰何。懲不直。致其辭。而發其問。端以示之。庶幾聽者之專。今爾亦何所。豈得非在伯夷播刑之道乎。謂教民以典禮。如前所云是也。知伯夷之播刑。則民知有愧恥之心。而自趨于典禮之善矣。今爾何所。懲戒。得非在有苗所以用刑者乎。苗之刑。上文既詳言之矣。此又再述之。惟時苗民所用之刑。不察于獄之所。麗人之麗于獄者。有當重者。有當輕者。有有罪而犯者。有無罪而適值者。匪察于獄之麗。則是輕重不分。有罪無罪。無所分別也。惟吉人。乃良善之人。為能知五刑之有中理。至于庶威奪貨者。其心在于貨。賄。則以威迫脅其民。而奪之。安知有五刑之中哉。今也苗民。不惟吉人之是擇。而惟庶威奪貨者。是用。謂之庶威。則見其威奪者。非止一人也。風俗之敝。古今一也。正道盛行之時。安有好賄之人。惟風俗敗壞。則自有此等人。故在苗民。則有奪貨者。在殷。則有總于貨寶者。在穆王。則有始衰。方有惟貨其吉。若罔命所戒。惟貨惟來。若呂刑之所言者。下至春秋之末世。諸侯卿大夫。惟賄賂是求。至刑獄之事。如羊舌肸之謂獄。如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故如此。獄者。人之大命。死生存焉。豈可以賄賂為輕重乎。此堯之典獄。訖于成。所以異于苗民之典獄。庶威奪貨者也。斷制五刑者。是庶用其刑。以斷制其民也。以亂無辜。是無罪者。無所分別于有罪者也。上帝不綱。深其所為。所以降咎于苗。苗有苗。亦不得以辭其罪。卒至于絕其世。而不得以有國。豈非汝當戒乎。夫。絕苗民者。堯也。而謂上帝弗爾。何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即天也。此與洪範。彝之稱。不曰舜。而曰帝。乃。震怒是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憚。日勸。爾罔戒。或不勸。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念者。即上文伯夷之當監。有苗之當懲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皆同姓諸侯之在父兄叔弟之列者。幼子。童孫。諸侯之子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獨告之也。能聽我言。庶幾至于天命。即前所謂自作元命也。

今爾罔不由。憚。日勸。爾罔戒。或不勸。爾罔以勸為安。以不動為戒。意豈不善。幾至于戒不動。則心有作。勸之時少。不動時多。以其出于勉強。非安行于勸者也。故告之曰。爾當自安。日勸。則此心不以勸為勞。而以勸為當然。刑者。人命所係。勸苟不出于自然。而至于戒。則是不勸之為害也。已多矣。刑者。是天以此整齊其民。使民趨于善。而不趨于惡。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使我兢兢業業。不可以一日違終其事。而相與以無窮者。猶有望于人。則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逆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我畏。而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于我。而我猶以為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順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方能盡在己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于勸者之所能為哉。惟敬五刑。敬即此之不已也。即勸也。敬五刑。則剛柔正直之德自成。時平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之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之德成。如此。則其利甚大。人君因之以享其福。斯民因之以得其利。後世因之以得其事。刑之為利如此。豈可以輕心用之。而不知所以勸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余。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者。殺民之具也。謂之祥刑。何哉。蓋刑本以率民為善。而用刑者。當以善用之。以善用刑。則慈詳憐憫之意。而憐憫酷烈之心。衰矣。有邦有土之諸侯。不可不知此意。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不以刑為己之私。何所度。得非在于罪相連及者乎。能詳審而揣度之。則有罪者。因係。而不得併及于無罪矣。此三句。又當以擇人為先。惟得人。則能敬能度。其次序然也。兩造具備。此教之以聽刑之法。造至也。兩辭皆至。其備則無一辭不備。然後合眾人而聽其入五刑之辭。其辭麗于五刑者。也。故曰。五辭。一人之智。不足以盡之。必參于眾人之智。若主制所謂疑獄。與眾共之。衆疑赦之是也。簡者。獄之要辭也。五辭既得其要。而可信矣。方可正之。以五刑。其辭與其法。適相當也。苟五刑不簡。謂正之以五刑。而不應。夫獄之要辭。是其辭與法。不相當也。正之以五罰。出金以贖罪。可也。五罰不服。謂其情之輕。出于過誤。雖罰之金。亦有不相當者。則正之以五過。從赦也。先王委曲之意。至此。惟恐不當人之罪。故如此之詳。有此三等。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在聽獄者。原情以為輕重。雖然。先王為贖刑之法。固使罪疑從輕。亦未嘗失之姑息。以縱釋有罪。苟有罪而縱釋之。亦與無罪而受戮者。均為不中也。穆王至此。又防聽獄者。易至于過人。過出。五過之疵。病者。惟官。謂以官更詰。也。惟反。謂報復。怨怒也。惟內。謂妻妾請求也。惟貨。謂賄賂。獄也。惟來。謂私相往來也。此五者。皆五過之病。先王之設。為過也。正以待其無辜。而陷于刑戮者。若有罪。而以官更詰。託之。故報復。怨怒之。故與夫妻妾請求。賄賂。獄。私相往來之。故。而遂赦之。則豈不為五過之病。于此五者。而有一焉。則其罪與犯者。同坐。惟當審之。以致其詳。克之。

以去其私則斯不至於故出矣。雖然故出人罪不可不入罪亦不可不入罪之疑者從赦而為罰。五罰之疑者從赦而為免。既曰疑則是輕重皆不得其實。聖賢事過于厚無過于薄。所謂罪疑惟輕。不可以入人之罪。亦當參以致其詳。克以去其私則斯不至於故入矣。詳味稷王之言。惟欲當乎人情。合乎中理。不可容一毫私意于其間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節不聽其嚴天威。

此言以獄之要辭書之于簡者。當以人之貌而參之也。獄辭既與衆共聽之。衆人以爲信矣。又當稽之于貌。蓋理直者其顏色自如。而有愧于中者。必有赧然于色。周官所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惟貌既有稽。又當參之于簡。蓋巧者能飾其容。怯者或適然而合。則貌又不可專恃。無簡者又不當聽之。所以然者。正欲其嚴天威而已。刑者天討有罪。至公而無私。具者皆也。無所不致其嚴故也。在我有一毫之未至。在獄有一毫之不得其情。則且有愧于天。豈所以嚴天威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鈞。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千鈞。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五百鈞。閱實其罪。其罰六百鈞。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鈞。閱實其罪。

此即刑之疑者赦而從罰也。六兩曰鈞。百鈞六百兩也。鈞。黃鐵也。五刑之中。惟墨爲輕。故罰則百鈞。劓重于墨也。故其罰惟倍二百鈞也。剕重于劓者也。故其罰倍差。既倍二百則爲四百矣。又差以一百共爲五百鈞。宮重于剕者也。故其罰六百鈞。大辟死刑。五刑之至重者也。其罰千鈞。五刑之中。雖有輕重不等。重者至于大辟。輕者至于墨。然皆當閱視實實。使其罪與其罰相當。聖人愛民之心。無有窮已也。五刑之罪。既不斷其肢體。傷其肌膚。赦而從罰。則其仁至矣。而罰人之金聖人亦恐傷民財。尙罰與罪不相當。亦非所以仁民之意。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併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屬者類也。凡五刑五罰。皆有其屬類。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書。卽此是也。周官二千五百。至穆王時于周官之重刑則減之。于周官之輕刑則增之。共爲三千。聖賢觀時會通之宜。以立法不拘一定也。孔安國曰。別言罰屬。會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併亂辭。勿用不行。上文言五刑之屬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然天下之情無窮。而刑書之所載者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求盡無窮之情。則又在夫用法者斟酌損益之。蓋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如唐虞之時。條目未多。惟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土三居。皆在明刑者隨宜而處之也。至周穆王之時。時變已異于古。其條目至有三千。其法漸煩矣。然猶人與法並行。法之所載者。則以其罪而斷之。法之所不載者。則以其罪而參之。以人若上下比罪是也。比附也。以其罪而附之上刑。而見其爲重。以其罪而附之下刑。而見其爲輕。則于輕重之間。而裁酌之。然亦以其辭爲主。蓋罪人之情。皆見乎辭。辭差也。亂紛也。若辭至于差。

而亂其辭。其情與其罪皆不相合。是不可行刑者也。聽獄者當無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有以察其情。又當求之以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其在詳審而克去其私意。則有以得之上刑。適輕下服。謂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當下服。有過無大是也。下刑適重上服。謂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當上服。刑故無小是也。不特刑之用也。原情以爲輕重。而罰之用也。亦必有輕重之權。此法之原人情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如刑不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此法之因乎時者也。惟齊非齊。吾欲其齊者。乃非所以爲齊。謂如上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吾亦從輕。前世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一之。吾欲齊之。乃所以爲不齊。則不若歸之于倫。要而已。倫。理也。要者。理之要會也。天下之情。與天下之時。皆無一定。惟是理則無有不定者。知所謂倫。要。則知所謂理。知所謂理。則知所謂權變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此欲用刑者。哀矜憫恤。以求其情。管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且謂人之念。特所以懲戒之。而未至于死。然人之出財也。已極于困窮。則且如此。而況刑乎。典獄之君子。當以此存之心。憫恤之念。勸于中。謂傷民之財。且不可而況于傷民之體。則以惟良折獄。可也。佞折獄。不可也。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以口才之人。其詞鋒捷出。足以折人之罪。而蕙祥愷悌者。以遲鈍不快人意。殊不知獄者。惟要盡人之情實。以口辨而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是吾有求勝之心矣。何以得其實。惟良善人有哀矜憫恤之意。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易于真。非無敢折獄者。獄欲得其實。用明之道。則惟有真飾而已。非其實也。故君子戒之。罔非在中。折獄不以佞而以良。則誠心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自然合乎中理。不至于過察。辭于差。蓋欲得人之情實者。惟于辭之差互處察之。則有不能逃者矣。事之真者。不謀而同。而其不實者。則今日之辭如此。而明日之辭乃不如此。明日之辭如此。而後日之辭又不如此。在斷獄者。于其差而詰之。則無不得其情。非從惟從。謂不從其偽辭者。乃所以從其本心也。人之辭。或有詐僞者。能文飾其辭。或有苦于困窮之。則木之吏。而始爲之辭。若便以其辭而從之。則失其本心之實矣。非從惟從者。是不從其口而從其心也。此在典獄者。以哀敬之心。折之。哀敬則得其情。而勿喜也。在己者。既盡其哀敬。則又明啓刑書。與衆人同其占度之。如此。咸皆也。五刑五罰。皆庶幾乎中正矣。刑罰之要。惟其中正而中正之理。苟在己者。皆哀敬之心。證以刑書。而不知所以背占。則中正。自而見。不曰成。中。而曰成。庶中正。則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其中正。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此意也。再丁率而言曰。其刑其罰。皆審克之。以刑則傷民之肌膚。罰則傷民之財。斷獄者。不可不以哀矜憫恤之意。而加審克也。言閱實至于五。言審克至于四。此皆丁率護復之意。重其事。故詳其戒也。

記曰。正以獄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是獄之已成者。未有不以告于君。獄成而卒者。是在我者。既得其實。而有所信矣。則必以其信于己者而輸之于君。使其君亦有所信。然而告于王之時。又當無一不盡其詳。其刑上備者。上之于君。而其辭備。具有并兩刑者。亦具上之。如此。則人君知其犯之因。所謂有并兩刑者。如今律云。二罪俱發。從重者論是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以敬而戒其臣曰。官伯即庶官之長。族者王之同姓。姓者王之異姓也。朕言多懼。此穆王仁愛恤刑之本心也。吾之所以告汝者。皆出于憂懼。蓋刑乃人命所係。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安得不懼。穆王之所謂多懼。即虞舜欷之之意也。典獄宜有以體此心。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之所敬者在刑。故不敢輕以付于人。惟有德者方可使之為明刑之官。穆王實見得刑乃天之討罪。今天相下民而愛之。故以刑整齊其民。使善者有所恃。惡者無所肆。此豈非天之愛民乎。天有愛民之心。而可政典獄者。實代天以愛民。故曰作配在下。既為天之配合。常有以察其難察之情。可也。情之難察。莫如單辭。謂辭之偏而非有兩造也。在典獄者。明此心如火之照物。然無所不見。洞此心如水。然無一毫之累。如此。然後可以聽單詞。苟不明。是在己之心。未免有私蔽之不足。以為天之配矣。既曰單辭矣。又言兩辭。天下之民。所以得其治者。無不在夫典獄者能以中道而聽。夫獄之兩辭。聽者之辭。有直則必有曲。有是則必有非。直其所直。而不直其所曲。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非。非則曲而非者。不敢怨。是則直而是者。無所寬。民安得不治乎。如其不然。則是非曲直不當。民奚賴焉。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苟或容私其間。則兩辭必不得其正。直者未必有曲。曲者反得直矣。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此深言獄之禍。以獄而得人之貨賄者。不足以為寶。適以聚其罪之功爾。一時之間得利。則人情皆以為益。而不知其實有禍害。其報應也。必以庶尤。言百殃俱至也。永畏惟罰。天道福善禍淫之罰。可畏。當永畏之。不可暫畏之。而暫止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于人。何嘗不中哉。人自取之。所謂自貽伊戚也。天不惟有福善之命。亦有禍淫之命。惟人在命。是自取其禍淫之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庶民之為不中。惟司政典獄為能正之。今也司政典獄者。以私心聽獄。民至于有冤不得伸。則不極之民。不罰之而天罰之。至于此。則安有令政在天下乎。此章言天罰之可畏。用刑者當去其私心。以合天之心。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暨。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處于五極。咸中有受。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者。諸侯嗣世之子孫也。穆王之戒。不特及于官伯族姓。又有及于嗣世之子孫。不惟有望于今日。而猶有望于來世。庶幾皆知穆王此心之植。則今往何暨。謂自今以往。奚所法哉。得非在于以德而發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若有此中。惟化民者有德。足以啓迪之。尚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無疆。

之辭。哲智之人。為能用刑。蓋其所見者明。所察者審。不至妄用。則自然有無窮之美名。所以然者。蓋刑之中。自有慶之理。在惟使刑皆處于極。則五刑無一而不中。斯有慶矣。所謂慶者。即上文所言自作元命。無疆之辭。皆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刑之可以獲福如此。則民未可以不善。而趨鄰之。刑未可以殺戮之事。而輕視之也。何者。民心本善。豈非嘉師。刑本所以使民為善。豈非祥刑。曰無疆之辭。曰有慶。曰嘉。曰祥。皆以至美之言。而勸勉之。使典獄知夫用刑之不可。則其罰不可逃。如上文所謂庶尤也。罔有政令也。皆所以為罰也。知用刑之得其當。則其福亦不可辭。如慶也。嘉也。祥也。皆所以為福也。皋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後世于定國為廷尉。且謂吾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則福之說。豈誣也哉。詳放呂刑之書。有以見先王仁心之所寓。蓋深恩厚澤。實慶賜未足以見人君之仁。惟于慘酷殺戮之事。與夫甲兵爭戰之事。方有以見人君之仁。蓋于不得已之中。而有慈祥憐憫之意。則聖人之心見矣。大夏長育。未足以盡天地之大。而窮冬霜雪之餘。一陽之復。有以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之德。亦惟好生而已。

### 尚書詳解卷四十八

#### 周書

##### 文侯之命

幽王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後。不能自強。周家遂不復興。皆自平王始也。孔子定書。為有取于此篇。蓋此篇之書。乃平王東遷之始也。文武之遺風餘澤。尚存。如人之病。元氣猶在。調以藥劑。則病可以立起。致之此篇。可見矣。管侯。管于。則諸侯猶藩屏王室。錫桓桓。形。則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子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義和之薨。蓋為文侯。則列國猶有。使平王能自此強于政治。則文武自可復見。惟其在位日久。略無興復之意。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新蒲楚之譏。其甚也。以天子之尊。下則諸侯。降尊貶重。自斃于列國。所以王者。遂息。而王澤已竭。黍離降為國風。則不得以嗣文武成康之後矣。夫夫子以至公為心。稱物均施。當其東遷之初。王政尚存也。豈可不敬之于文武成康之後。及其末年。王政已亡。則黍離已降。雖欲敬之。文武成康之後。何得而敬之哉。

平王錫管文侯桓桓圭瓚。作文侯之命。

觀此書。有以見先王封建諸侯之為有功。于藩屏也。秦人孤立。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西漢末年。內外





之請盟會之禮哉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善哉。乃甲冑。故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縱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養。今惟淫舍。犂牛馬。杜乃獲。故乃罪。無敢傷。格。格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爾質。汝乃越。遂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誓之曰。無言譚。聽我之命。欲其聽之專也。祖。往也。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益其叛也久矣。今又並起爲寇。其往征之。善哉。乃甲冑。故乃干。甲以衛身。冑以衛首。而干盾亦出以(案)此下文氣不貫核之經文。亦多遺漏。疑有缺文。則不待逐而自得牛馬矣。古人處事精審如此。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又戒軍中之事。行軍之時。人衆所在。易至于寇攘。而爲劫掠者。或踰垣竊而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者。皆是軍無紀律。故禁之。軍事以嚴終。古人之善用兵者。多多益辦。視千萬人之心。若一人之心者。以其紀律整齊故也。觀此一段。

伯禽于人情曲折行陣。纖悉之事。無不周知。所學亦微矣。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麥。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人者。當時諸侯亦有以師屬伯禽者。故此專戒魯之郊遂。時乃楨榦。乃築城之具。所立之本。謂之楨榦。兩旁障土者。謂之榦。以甲戌之日。築城。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苟有不供者。刑皆盡用之。但不至死耳。芻麥所以供牛馬也。亦責之三郊三遂之民。無敢不多。不然。則亦有死刑。軍事以嚴終。而所用之刑。則自有輕重。有所謂常刑。有所謂無餘刑。非殺者。又有所謂大刑。而至死者。蓋芻麥糗糧。一不備。則之軍興。其罪爲重。故與之死刑。其餘則築工重于用軍。次舍紀律也。東坡先生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戡糗糧。征其國。既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國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而守之。徐戎必爭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戎方空國寇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費誓言言築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多藝耶。其論甚精確。

尚書詳解卷五十

秦誓

觀此誓之書。乃春秋諸侯之事。爾聖人取而繼之。三帝三王之後。有深意存焉。傷王道之不行。而不欲絕之。不以示來世也。故取其改過遷善之意焉。以爲此卽帝王之門戶也。由此而進。去帝王亦不遠。論語之所以教人者。不曰無過。而曰勿憚改易之所言者。不全以吉望人。而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冥豫在上。以有渝。則可以无咎。同人之九四。困而反則可以得吉。蓋當其人欲橫流。善端窒塞之時。去帝王之道已背馳甚矣。及一旦改過。困于心。衡于慮。則向之橫流者。復絕。向之窒塞者。復開。善心油然而生。此豈不足以趨聖人之門戶乎。聖人所以予人之改過。而進人以善者。爲此故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以秦穆公之貨利。苟得。至于喪師。然一旦悔過。作誓。而夫子係之于帝王之書。之末。豈非惡人之齋戒。可以事上帝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嵒。還師作秦誓。

穆公始者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子輩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伐鄭。師經于嵒。嵒。晉界也。于是時晉文公既死。襄公初立。以謂秦之伐鄭。不以告晉。而乘我之喪。因其師之歸而敗之于嵒。秦春秋懷公。

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而書之所序，則曰秦穆公伐鄭，鄭襄公帥師敗諸殽，此皆仲尼之親筆也。易為而異其辭，其在書則與秦，春秋則秋之何也。春秋之教，兼于懲惡，其法嚴詩書之教，止于勸善。其辭，皆之有秦晉，猶詩之有木瓜魯頌也。齊桓公之霸，春秋責之備矣。而木瓜之詩，則美桓公也。春秋之責秦穆公者，謂其容人之節而謀其主，因人之有而違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動民，而棄其帥，欲道也。此春秋之所書異于秦晉之序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譚，予誓告汝。嗚呼！古人之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此誓衆之詞也。欲衆人專心致志以聽上之言，故曰嗟我士聽無譚。予今誓告汝以華言之首，擇其言之至要者以告汝。人之為善，莫切于自反，故也。古人有言曰：此即擇言之首也。古人之言以謂民之常情，欲使人盡順己之所為者，以此而為安，人情雖盡欲如此，然天下之事，雖要順己者，未有不拂乎人情，而順乎人者，未有能順乎己者。責人斯難者，是己者必責人何難之有，惟是以前所以責人者，反以自責，則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受他人之責，又使責己者，其言如流，無所顧忌，此方為難。天下之大患莫大乎有我之心，勝而天下之大善莫大乎忘我者也。知以順己之為安，責人之為難者，皆有我之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至于受責而俾言者之如流，自非忘我何以成人。如此說，此則全以義理為主，不見其有我之私也。此古人至切要之言，穆公引之以自悔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乃穆公悔過之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畏乎去之速，而來之遲。君子兢兢穆公自以謂我心之憂，惟恐日月已往而不來，但為今日而無明日，此是惟日不足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此二句乃穆公當痛定之後，思當痛之時，故有此言。此乃前日之事也。古之謀人，謂老成人也。其謀可從矣，而我反以為未能成就其事，而且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少年也，其謀不可後矣，而且以為親而近之。凡人之情，在今日而不知明日之非者，皆深自懲創也。不然，雖知其非，而且文飾之以為辭矣。雖則云然，尚欲詢茲黃髮，則固所懲，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謔，言俾君子易辭，我身多有之。

此則悔過自新之辭。雖則前日之過如此，自今以往，庶幾所謀者皆詢黃髮之人，則終無所過。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且老成謀國，君子之言，若不快人意，而實為國遠慮，新進之人，其言事可喜，而深誤人。穆公自一懲創之後，前日之貌與乎虛驕之氣，消散殆盡，所以惟欲得黃髮老成之人，亦如漢武初年，惟張蒼衛青輩是信，自輪臺哀痛之後，方知以託孤之任，委之霍光，持重之君子，番番老成之貌也。番番之良士，雖其筋骨既衰，凡耳目之力，與乎手足之役，皆過矣。然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蓋其經歷之深，諳練之久也。佗佗者，勇壯之貌，雖其射御之間，皆中法度，而不遠，然而我庶幾不欲此等人。前日之所好者，今惡之，前日之所惡者，今好之，此皆今日之好惡與前日相反也。曰尚欲，曰

尚有之曰尚不欲，皆有庶幾之意。此深見得穆公不敢自恃，惟截截善謔，言俾君子易辭，截截者，察察也。謔言者，辯言也。好察察小慧，而以便佞之言，能使君子皆變易其辭，此人乃大奸佞之人。詞鋒捷給，利口若雷，夫之流，皇暇也。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哉。人能悔過，則其見必明，見之明，則是非真偽，察之無不熟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人有技，若己有之，人之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查聖，而遠之，俾不遠，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有深沈之意，惟深沈者為能有所思。如有一介臣，謂介然有守者也。斷斷有確然不拔之意。斷斷守善，不惟他技之務，其心休休然，謂綽有餘裕自得也。其如有容，無以累其心，則其心廣大，惟己有技，能者，斯忌他人之技也。不以技能自居，則其心自然休休寬大，既無驕心，又無忌心，安得不休休。其如有容，形容之有不可得，苟以為有容，則終有限量，惟形容之不可得，則其所容者無限量，惟是有此等人，所以能容人之善，人有技若出手己，不忌其能人之有美德，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心好此人，善心之所好，有過于口之所謂，蓋聖揚揚達者有限，而心好善者無已也。天下之善一也，何拘于在人與在己人之技人之查聖，若出于己，然此是見義理，而不見人與己之分也。是能容之，苟好善至于如己有之，則能容人之善，以保我子孫黎民，隨其所職而有所利，是何好善之功，遂至于此。蓋我不以智自處，則天下之智者為我用，我不以才自處，則天下之才者為我用。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天下，患無此等人耳。天下而有此等人，則天下之賢皆樂為之用，此豈非其能保子孫黎民哉。乃若不然，則人之有技，反冒疾而惡之，惟恐他人之才名出己之右，人之查聖，則多方沮抑之，俾不得以上達，奸賢嫉能如此，安能容人。天下之士，皆將保身避患而去，誰與保子孫黎民哉。子孫黎民不克保，其危甚矣。自古國之興亡，不外此二者。齊有鮑叔則有管仲，鄭有子皮則有子產，唐有房杜則有王魏英衛，不然，以李林甫盧杞居其上，則雖有張九齡陸贄百輩，安能用之哉。穆公所言皆暗與古人合，惟其悔過後善心油然而胸中，明白無有以蔽之，在聖賢門戶中，自然識得聖賢門戶中事耳。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驗。孫叔敖管夷吾之賢，以動心忍性者得之，而孤臣孽子所以遠者，皆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也。大抵人之資質不同，其上焉者，生知固不待推擇，中人以下，不因推擇，困辱，則無日新之益，由此以觀，則患難之來，逆意之境，皆學

者進德之門戶，未可以此而遂沮喪其志也。物之生也，不在于大夏長養之際，而在于窮冬閉塞之時，明乎此，則足以知秦穆矣。

邦之枕陸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枕陸者，危殆也。榮懷者，安寧而懷來也。天下之事，無不在于人，君所謂澤水微子，百姓有過在一人，邦公知天下之所以安者，在一人之用賢，而天下之所以危者，亦在一人之用不肖，慶，善也。人君之用舍，

1446024

文科教學研究所閱覽室



21101000178170

保天下之安危則他技之臣豈可輕用之哉予致此篇知程公悔過之力自此便當懲忿窒慾釋前日之怨可也何爲文公二年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三年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似非所以踐悔過之言也抑無乃血氣之易勝前日之怨有未能忘情者歟抑亦悔過之言徒爲是空言知悔而不知改者歟余嘗致之春秋知秦穆公孟春秋之賢而其失則賢者之過也當僻處西戎未嘗與中國會盟自晉文公之入國也秦有大功于晉故溫之會復泉之盟使其子會之而不自來其納襄王也晉文公辭之而遂遠此見程公本心在于納王處不是要名既有文公能任其事則不得不歸惟是襄鄭一節出于輕信人言以致崎嶇之敗未幾而悔過作誓矣其後雖兩伐晉只欲報夙怨而已後之君子不可不諒其心也

